中華律藏



中華律藏

第四卷

歷代大藏經律部文獻·印度撰述（四）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一〔麗補〕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總攝頌曰

舍利子出家　并外道二人　及驅烏少兒
阿羅漢病女

別攝頌曰

舍利子出家　許受近圓法　調伏諸小軍
外道并五種

爾時有占波國王名曰央伽，復有隣國摩揭陀王號大蓮華，兩境相接，由皆人民熾盛豐樂安隱，兵馬精強，互相攻伐，一得一失，已歷多年。後於異時，其央伽王以國充人實追討舊怨，即繕甲治兵，盛興軍旅，誡期誓衆共來誅滅。于時邊人先覺，馳使報王。其王既聞，出師禦捍，交兵對戰，蓮華敗績，收軍入城，閉關固拒。時央伽王志在平尅，遣使報曰：若也出降，爲善；如其不者，終不相容。假使騰空飛羅掩取，設令入水沉網牽來，乃至登山圍林，亦無逃路。其蓮華王聞已大懼，即告羣臣曰：今央伽兵盛，厥使又來，國難既深，何方免釋？諸臣答王說伽他曰：

有王便有國　無王國不存　國破可遷與
命殞終難續　國命兩相違　人應善護命
國破還成立　命斷更難期

時諸臣等勸王出降，王從其義，便自鎖頸詣央伽處，相與立盟，永供輪稅。其事既畢，遂即放還。

爾時菩薩在覩史天宮觀察世界，有五事具處，將欲下生。時六欲諸天辦所應辦，於迦維羅衛國閱頭檀家，三淨摩耶夫人胎中乃令獲大吉夢，見菩薩作白象形降神母胎。當此之時，大地震動，光明晃耀，映奪金色，周遍世界，過日月輪，乃至上極三十三天，朗然洞徹。一切幽暗無不皆除，設使日月威光先所遺漏不自分辨長處晦冥，一遇神光普皆相見，然翌人示相非世間所知。于時有四大國王：第一王舍城有大蓮華王，第二室羅伐城有摩羅大王，第三鄔舍尼城耆多彌大王，第四憍奢彌城阿難多泥彌大王。此之四王當菩薩降生之日，各於內宮俱誕太子。其大蓮華王以誕子遇光，便謂子瑞，作是念言：我子威德如

日出時我子威光能照世界以其光影殊勝用表休
祥因遂名爲影勝太子
時摩羅大王亦同彼王以彼光明而爲子瑞便作是
言我今此子初生休徵殊勝光明遍滿國界淸夷宜
可表德立名因遂名爲勝軍太子
時奢多彌王亦同彼王將爲子瑞而作是言我子有
德出現光明宜可立名表彰休祥因遂名爲出光太
子
時阿難多泥彌王亦同彼王以爲子瑞而作是言我
子誕生如日初出揚光破暗光輝轉昇用表嘉祥因
遂名爲日初太子
爾時四國王等各各爲子標瑞立名咸悉不知誰是
釋迦菩薩大威神力之所顯現然諸王子並久積勝
因有大願力各將眷屬隨聖來生所以影勝應期亦
是異人間出遂使初生之日五百大臣皆生一子隨
其族姓而爲立名其影勝太子置八乳母而保養之
日就月將如蓮華出水其所習學經書技藝曆數竿
計及一切刹利灌頂王法無所不解更復留心工巧
之處及調象取馬乘車等法彎弓走箭搭索之方擊
劍治瘡衆術皆盡四種明處貫鍊無遺幷五百大臣
之子亦悉通達後於異時太子監國因於暇日乘象
遊行乃見人間徵斂賦稅便問從者此輩何故有所
徵求答曰彼是隣國央伽王使遠來收索太子問曰
我國何故輸稅與他答曰久來若此是時太子卽召
使人問曰彼國是刹利灌頂王我國亦是刹利灌頂
王統化不同人民各異何緣越國踰限就此徵求宜
可卽還從茲永絕其使聞已便作是念今此太子稟
性剛獷意欲違盟令我空返我等今者可就大蓮華
而爲徵索既見王已還敕依舊徵收太子卻歸還逢
此使如前徵索不止太子告曰我已發遣何得尙留
卽還爲善若不去者必加嚴罰諸人懷懼相率俱還
至國具奏王知其影勝太子爲人獷暴違盟負信不
受徵科幸願大王早爲先策如其不爾恐招後患時
王卽以伽他答使臣曰

樹木在萌芽　爪甲便能斷　扶疎大連抱
斤斧莫能摧

爾時央伽王大怒便發使致書大蓮華王曰影勝逆命繫頸送來若不然者我當自往就彼屠戮宜知朕意蓮華聞已君臣恐懼唯憂亡國便召影勝責其違拒并遣與書影勝白言彼是刹利灌頂王我國亦是刹利灌頂王境界各殊何緣供稅唯願大王與我四兵自共對決時蓮華王即自思忖知其影勝堪謀大事遂乃復書央伽王曰辱書賜追影勝仍令繫頸馳送將來但我此子欲令紹繼先王嚴告雖加未敢從命大王必欲雄力掩覆猛氣相陵橫野列兵唯知待罪央伽披奏忿怒非常便敕合國徵兵鍊磨器械我將親往破滅蓮華誅斬影勝遂興萬衆千軍兵馬騰驤旌旗蔽地鍾鼓聒天直入摩揭陀國時蓮華大怖即召影勝付授四兵于時太子既受王敎率大臣子而宣令曰央伽與國宿讎我今報復寇賊入境佇濟嘉謀汝等世積功勳受國恩寵何方助我破賊安人答曰某等雖無計略敢竭股肱侍從太子爾時影勝說伽他曰

治國養黎人　應當善守護　爲他所侵奪
萬姓失歸依

是時太子告諸人曰汝等同心共力衛護於我作是語已號令三軍兵馬咸發時大蓮華王登高樓上與諸侍衛前後圍遶觀望軍衆謂諸臣曰此是誰兵答曰此是影勝太子兵王曰汝等應知兵衆甚大宜可號爲兵衆影勝其中或稱此是大梯影勝如是種種歎美太子威德盛相

爾時太子告諸人曰吾聞善戰者不勞軍陣今央伽王有大兵馬其數甚多不可爭鋒致傷我衆權謀祕決擒獲爲先即募驍雄伺其無備遂殺央伽三軍六師一時退散爰整兵士逐北前臨彼國之人不知王死安城固守時影勝太子即令鎖彼王頭示於城內仍宣令曰此是汝國央伽王頭汝等可急開門若不爾者同時喪命衆聞大怖即爲開門諸有大臣繫頸歸款所有百姓無不順伏是時影勝太子既入城已遣使聞奏還白父王幸承大王威嚴臣人盡力央伽逆命今已斬除合境無虞遠安邏肅蓮華聞已慶悅無量即以種種衣服瓔珞嚴身之具及七寶齎送與

又疑叉

部下幾脫說

影勝即便令彼占波爲王以代央伽其國百姓因共號爲影勝大王後時聖德神功遍被幽顯人民豐樂寇賊屏除威德嘉聲流布遐邇後於異時蓮華王崩摩揭陀國諸群臣等告哀請還統治本國是時影勝即以占波國事付彼舊臣嚴駕星馳赴哀歸國服制既畢紹繼父王以法化人風調雨順百穀豐熟兆庶又安立德轉高隣國慕化無諸怨賊爾時中方有一婆羅門子欲學法術遍行諸處漸至南方其南天竺有大婆羅門名曰地師善明四論世號大師即便詣彼師所頂禮其足叉手白言我於師所爲弟子禮彼即問曰欲何所學答曰我今學四明大論師曰任隨所學即便學諸事法婆羅門法每月三日諸事皆悉不作或時洗浴或入城市或火中燒木既到是日諸婆羅門子共往取木欲燒隨路而去便即相問種姓生處犢子等四姓隨一而說復相問言汝是何方一即說言我是東方或有說言我是南方或有說言我是西方或有說言我是北方復作是言彼諸國土我悉見聞即伽他曰

智慧出東方　兩舌在西國　敬順生南國
惡口居北方

婆羅門子等作如是言諸處悉知不知中國如何諸弟子等諸其師曰鄔波馱耶我今欲往中國見彼國土復欲於彼水中洗浴承事參禮彼方諸師彼國論師我欲伏之我等名稱必遠知聞多獲珍財而爲利益彼婆羅門於弟子處甚生愛念所有衣物分給弟子資緣既辦共往中國隨路而行或有諸餘智人來者與其言論悉皆得勝或有得服以瓶盛灰打其頭上或有諸人來學騎術弓箭戰具咸悉教之或有諸人以香華等幢幡寶蓋而來迎之復有無量諸人皆悉來至而師事之漸漸遊行所經諸國城邑村落悉皆得勝方至中國時婆羅門作是念曰我留諸有智人並在王門我等今日亦應往彼而當伏之猶如何等譬如大樹根及枝葉我所經諸處論議得勝者猶如枝棄若於王邊而得勝者猶如翦根我今宜往王所即便往去既至其所呪願王曰長壽無諸灾障立住一面而白王言我於師所承得少多學問願欲與

王國內諸師共為談論王即告曰任自隨意王又告諸臣曰我此國中有如是婆羅門能與彼人論議不諸臣答曰有那羅村中婆羅門解四明論智慧如火彼自造論題名摩吒羅王曰喚彼鄔波馱耶來大臣銜命請至王所同前呪願王即告曰汝能與彼婆羅門於我前論議不彼答曰承王威命盡其力能敢為酬對當即依法作曼荼羅兩邊施座王即敕曰誰當先與大臣答曰客婆羅門名曰地師可令先首彼既先與誦五百頌已便住默然時摩吒羅覆誦其頌出多過失即便告言其誦言義甚不相當不合道理地師聞已便即默然無所言說論議之法默然不答便是墮負王告臣曰誰為得勝誰是不如大臣答言摩吒囉論議得勝其王心悅作如是言我國界內亦有如是聰明大智慧人王問鄔波馱耶住何聚落答曰那羅村王即賞賜那羅村任汝受用世人常法悉欲求樂有諸婆羅門女比求夫壻竟未能得時摩吒羅便於自類取妻共住歡娛不久乃生一子廣為設會其子體長便與立字名為長體以種種供給養育漸

漸長大教其藝業所謂竿計手印婆羅門行洗淨取灰取土讚歎四薜陀書祭祀讀誦施受六種悉得成就後於異時復誕一女其女眼目如鸜鵒鳥諸親會集建立名字號為鸜鵒其女養育漸長成已父教文字論義之法後於異時共兄論義互相擊難妹得勝時父告子言汝是男子被女論勝我若無後所有受用必輸失他於後有南天竺國有婆羅門童子名曰底沙善明無後世論為求法故從南方來至摩吒羅所禮其足已白言大師我欲於鄔波馱耶處學問問曰欲學何藝白言欲學無後世論報曰任汝所作既受法已若放學時論說之事如前廣說其童子底沙後在王前共師論各立兩宗此摩吒羅最為年尊可應先舉其摩吒囉便作是念彼婆羅門子新學論成恐難不得今應捉彼錯處作是念已時摩吒囉即先舉出長五百頌彼婆羅門子復頌答已便捉過失此是非言此言非類此說不可彼遂默然而住凡論難不如無言答者是為墮負于時國王問大臣曰此誰得勝臣白王曰底沙婆羅門為勝時王告言勝者賜

其村邑時諸大臣前白王言若來論難得勝卽賜村
邑其摩揭陀國不久總盡應取摩吒囉村與彼受用
時王竹言如是卽奪摩吒囉受用所封與彼底沙其
摩吒囉卽命妻曰賢首宜速裝束往詣餘方其妻問
曰何故時夫答言我久承事國王今論難之時不護
於我奪我村邑其妻裝束欲去時諸親族旣聞此事
卽來問曰鄔波馱耶何故裝束答言我久承事國王
論難之時不護於我是故餘去親族報言此住甚好
於親族中請住於此彼卽頌曰

本國被人欺　外國住最勝　不被欺之處
是本國親族

時底沙婆羅門聞已報言鄔波馱耶我是客人暫住
卽去其邑受用還當相與時摩吒囉雖蒙恩惠亦不
肯住底沙又言且宜住此分取半邑我亦取半報曰
善哉摩吒囉卽命妻曰賢首我久承事國王不護於
我今底沙極大恩造與我半邑我以此女與彼爲妻
妻曰待長子俱瑟耻羅其父卽命子曰我久事王於
論難時不能護我此底沙婆羅門有大恩惠分半邑

與我今嫁舍利與彼爲妻子白父言此之底沙是父
怨讎奪邑將去豈合爲親父便報曰汝是愚癡無所
識知父母正意子不敢違卽依禮法嫁女與彼底沙
時俱瑟耻羅便作是念我今被欺但由少學寡聞然
此底沙婆羅門爲解無後世論今時得勝我亦應學
作是念已卽問諸人何處方國明解無後世論有人
報曰南方最善彼卽漸次而行至南天竺遍問國內
誰明無後世論有人報曰某甲梵志彼旣聞已卽詣
梵志處白言尊者我欲事仁爲師願哀納受彼師卽
問言欲求何事答曰欲學無後世論梵志報言我不
教授俗人居士彼卽答言若如是者我今出家梵志
卽與出家便自要期我若不解此論者終不剪爪爪
旣漸長時人皆號長爪梵志于時舍利與底沙婆羅
門歡娛欲樂時有淨天久種善根當受最後身不樂
生死專求涅槃不求後有持最後身從淨天沒便於
舍利腹中受胎當受胎時其母夢有人持炬入已腹
中復登大山騰在虛空又見大衆而禮已身是時舍
利於夢覺已卽向夫說如是等夢其底沙婆羅門雖

解夢書不閑此事即往明解夢書婆羅門處說言我妻昨夜作如是夢彼即答言其夢甚善婆羅門訖曰當生善子年至十四即能善論天帝等論復於一切論難問答得爲最勝所言發大山騰虛空衆禮等者當得出家有大威德成就大戒天人所敬作是記已後於異時底沙婆羅門而與舍利論難舍利得勝時底沙作如是念昔時論難我已得勝今時不如此有何緣復作是念此應由胎是彼威德乃於後時十月滿足生一男子形貌端嚴色相具足身紫金色頂圓若蓋垂手過膝額廣平正鼻高脩直廣說如餘乃至宗親集會欲與立字當作何名父曰此兒宜可將詣外翁當與立字既至翁處白言大翁此子當立何字其翁告曰既是底沙之子宜可名爲鄔波底沙使將兒還底沙問曰子立何名報曰名爲鄔波底沙于時底沙便作是念此子既與父族爲名我今更與母族爲字名舍利子時人或云舍利子或云鄔波底沙即以孩兒付八乳母時母養育以上乳酪及以醍醐而供給之速得長成如蓮出水既漸長大令修學業世間技藝悉皆通達四薛陀論總蘊在懷至年十六善解帝釋聲明能伏他論後於異時遂於父前誦薛陀等論子白父言向所誦者是何義趣父曰我今不知答曰此所誦者是古昔仙人所作讚誦時人雖不知義仙人讚頌非無義理其舍利子學既勝於諸人其父先有五百弟子悉歸舍利子爾時舍利子教諸弟子所有明論無不周悉

爾時林園聚落有一大臣名曰形影於此而住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娶妻雖久了無子息常希男子在處祈求所有山林樹神無不祈請如是廣說時有最後生人從天沒已來託母腹廣說如上既誕子已廣設親會欲立名字諸人報言既是天抱將來可名天抱亦名目乾連時彼長者即以孩兒付八乳母養育長成如蓮出水乃至廣說六種法事四薛陀論悉皆通達時彼天抱教五百弟子學罷之時五百弟子誦讚入城其鄔波底沙諸弟子等亦誦讚入城爾時底沙弟子報目連弟子曰仁等何故錯誦論文彼問如何復問仁等於何處學答曰我之師主猶如日月具一

切智在林園聚落有大臣子名目乾連我於彼學鄔波底沙弟子學問具足無有憍慢情懷喜悅即往親教師邊師既見來問曰何故喜悅答言無事師即以頌曰

所有內情意　亦應詎可知
以聲色根形　知隱不可得

說是頌已告弟子曰必應有事時諸弟子以緣具說師即報曰彼所誦者是我廻文並皆不錯弟子聞已默而不喜

爾時目乾連弟子等往詣師處悉皆不喜師見問曰何故不樂答曰無事師即報言必應有事何故不說是時弟子以緣具說師言彼所誦者然彼師主聰明智慧所是長論短論促文引文極甚巧妙爾時二師互相知聞欲求相見時鄔波底沙詣其父所白言我欲暫往林園聚落父問何故答言彼有大臣名曰形影有子名為俱哩多我欲相見父曰彼人智慧可勝於汝子報父曰智慧不勝然彼大富多財衆人歎美時鄔波底沙說伽他曰

年長是為尊　多財人亦尊
若有多聞者　咸共尊承事

父聞子語而告子曰彼若來此當可教授不應往就時俱哩多詣父白言我欲往那剌陀聚落父言何故子白父言彼有婆羅門名曰底沙有子名鄔波底沙欲往相見父告子曰彼富於汝子言不富於我然彼智慧勝於我故時俱哩多說伽他曰

年長是為尊　多聞人亦尊
若有多財者　咸共尊承事

父告子曰彼若來此應與財物不應往就後於異時王舍城中有大節會時王常法或自往詣或使太子王有別緣不獲自出即遣太子未生怨去出城遊戲于時形影聞太子出遊便作是念影勝王死未生太子當繼王位我俱哩多承事為臣作是念已而告子曰汝可往彼遊戲之處安四高座所為王座大臣座音聲座婆羅門座復告子曰汝宜於大臣座上坐聞父語已即詣往坐是時底沙亦聞影勝王遣太子出城遊戲即告子曰汝應往彼看四高座汝將瓶鉢及

以錫杖置第三座汝於第四高座上坐日出日沒所有論師非與汝等子闘依教即詣往坐時諸人等種種音樂歌詠讚歎鄔波底沙默然而住諸人見已各相謂曰此人必應大愚非愚大智所以默然時諸音樂悉皆停住于時俱哩多問鄔波底沙曰汝見音樂歌詠人不答曰我整內觀不見斯事報曰不見耳可不聞鄔波底沙以伽他答曰

死皮筋作樂　令衆有歎驚　無常急若輪
智者知非樂

時俱哩多及以衆人聞說頌已便即問曰汝是鄔波底沙不報曰大衆當知我是鄔波底沙即問俱哩多曰汝見如上音樂等不答曰不見又復報曰汝貪內觀耳可不聞時俱哩多以伽他答曰

一切瓔珞等　莊嚴身受重　作儛動形軀
皆是虛誑攝　歌詠作戲者　譬如號叫聲
此等皆無常　思之有何樂

爾時鄔波底沙告言汝是俱哩多耶衆人答曰如是鄔波底沙報曰我爲汝來共汝出家俱哩多答曰所爲諸祭祀及祭祀火神求福修苦行斯其果報皆在手中家是大臣之種我常乘象何爲出家爾時鄔波底沙說伽他曰

樹若欲倒時　枝葉不相濟　死時亦如是
受用不能救

爾時鄔波底沙說伽他已告曰仁來同共出家答曰我問父母告言好去如是語時此俱哩多即至父所白言願父放我清信出家從家出家其父告曰所爲諸祭祀及祭火神法求苦修行所得果報汝今已獲復是大臣之子乘象之士當作大臣何爲出家時俱哩多即於父前說伽他曰

寧於林內樹皮衣　共飮同居食諸果
不緣國事禁閉縛　智者不爲恐懼事

父聞頌已告曰唯汝一子如初月輪愛之若此如前廣說凡是兒子皆依父母志願不移從汝出家既蒙許已于時同侶咸並到來時俱哩多即發勝心策勵身意往那剌陀村其鄔波底沙常樂寂靜在阿蘭若處領諸弟子有五百人令誦梵靜神呪時俱哩多漸

次而行至那剌陀聚落問諸人曰鄔波底沙今在何處村人答曰今在阿蘭若處領五百衆誦梵靜神呪時俱哩多即往阿蘭若處既相見已報鄔波底沙曰出家之事今正是時鄔波底沙曰仁得父命放出家耶答曰得也鄔波底沙語俱哩多曰仁今暫住我亦問父令我出家不俱哩多曰仁今去問何時得來答曰暫去即來鄔波底沙至父母處白父母曰今有啓請願垂哀愍我意欲求清淨出家父母報曰甚爲善事如汝所願任汝出家爾時鄔波底沙還至俱哩多處白言俱哩多父母已聽來共出家又問衆人汝等父母放出家不衆人答曰已聽時俱哩多曰我問父母已淹日月仁作何計來去速還答曰汝家因緣厚重牟禁所以來遲我家累輕是故來早非但今日乃至五百生來曾已出家又常發願願當生處非貴非賤處中而生緣此纒輕所以來速時俱哩多告衆人曰我宗高貴今欲出家豈得隨宜共往王城問諸淨梵于時六師外道在彼城中皆悉自謂俱得神通自在無礙其鄔波底沙俱哩多等即問六師脯剌拏曰

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若持梵行獲何殊勝彼師答曰我如是見我如是說無與無愛無見無祭祀無善行無惡行無善惡業報異熟果無今世無後世無父無母無化生有情世間無阿羅漢正行正成就若見此世後世者於此自法證明神通說得圓成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受後有唯受此生斷後世有命終即壞四大共成假爲人身是命斷時四大各歸本處第五空界諸根即轉將此死屍於林間焚燒既變爲灰骸骨鴿色即無人也乃知了已智者行施及受施者所是說有之人悉空妄說虛叫之言並皆愚夫若是智者了俱斷壞知無後身爾時俱哩多及鄔波底沙作如是念此師住於非道行於非智仁者不應隨彼而學修行嶮道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善教若如是
非法當云何

說是語已當知彼是如擊空器擊已而去次詣末羯利瞿闍離子處白言仁者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若持梵行獲何殊勝答曰我如是說如是見無

因無緣有情受苦無因無緣得淨不由因緣自然得
淨無因無緣有情無智慧無見無因無緣有情自然
智慧有見無力無精進無丈夫無世力無我形無他
形無我作無他作一切有情一切有命一切有類無
處無居無觀決定正道有情歸依苦樂覺悟所謂六
道衆生時俱哩多及鄔底波沙作如是念此師住於非
道衆於邪道智者遠離此是嶮道如是知已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正法若如此
非法當云何

作是語已如擲空器知非而去次往珊逝移毗刺知
子處白言仁者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有何
殊勝修何梵行答言摩納婆我於此處作如是見作
如是說汝應如是爲殺命故應如是作及教他作應
以自燒及命他燒斫截害等亦如是作不與應取於
欲應行妄語應作酒等應飲多積人山利刀應殺應
剉爲聚如是種種殺害無有罪業亦無有報於恒河
南岸種種殺生於北種種設會祭祀無罪無福若行
布施持戒精進等法及以四攝如不作者得大果報

爾時俱哩多鄔波底沙共相謂曰此說非理並是邪
教應當恐怖智者遠離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作是語已如擲空器捨之而去次詣阿市多雞舍甘
跋羅子處白言仁者行何法眼作何教示有何殊勝
修何梵行復得何果彼便答曰摩納婆我有如是見
如是說復有七身何等爲七所謂地水火風苦樂及
命彼皆無作無所作無化所化無有損害積聚安住
猶如木梢更互相持彼皆不生無變易故至不相害
若福若罪若以罪福若苦若樂若以苦樂於彼七中
誰是丈夫能相殺害能殺所殺皆無主宰不壞世間
命於六身所竅而住與六爲主終無損害於中亦無
能相害者亦無鬪諍無有悟者亦無發悟亦無憶念
無有省者亦無表者無表示者凡有一萬四千六百
發趣度門以爲上首復有五業三是應作二是所作
亦有全業亦有半業六萬四千觀屬六十中劫一百
三十那刺迦諸根復有一百三十六病界四萬九千

龍眷屬四萬九千妙翅鳥四萬九千尼揵子眷屬四
萬九千外道眷屬七有名劫七無名劫七阿蘇羅世
七毗舍遮世七天房七人間七大池七小池七大夢
七百小夢七大嶮坑七百小嶮坑七大悟七百小悟
六端嚴生十增長以大丈夫此是八萬四千大劫於
中愚夫智者莫不流轉已而得苦盡然始解脫譬如
以線纏繫重物從高擲下而轉線盡愚夫智者亦復
如是經於八萬四千劫中流轉生死至劫終已而得
解脫於中若沙門婆羅門能作如是語我以此禁戒
勤苦修梵行未成熟者令成熟其成熟者苦盡獲果
作此說者無有是處然苦樂當住無有增減不可得
知我如是說了知生死是實不虛作此說已時俱哩
多及鄔波底沙咸作是念然此教師住於非道猶如
嶮路智者應當遠離於彼作是念已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說是頌已如擊空器等廣說如前次詣昵揭爛陀子
處白言仁者行何法眼作何教示有何殊勝有何梵
行復得何果答曰我如是見我如是說一切有情所
受果報皆由宿業過去惡業今修梵行而得苦盡今
修善業因緣獲果更不造惡當得漏盡漏既盡已苦
業俱盡苦果既盡得至邊際爾時俱哩多鄔波底沙
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師說者亦住非道猶如險道
智者應離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下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說是頌已如擊空器等廣如前說便即捨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二〔麗綺〕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此有度舍利目連緣

爾時有教師名曰珊逝移即便詣彼問諸人曰此教

師何處宴坐其教師先在房中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我久在此不聞說此宴坐之語時俱哩多等復作是念彼人宴坐我等不應輙令起動待坐起已卽應相見作是念已便隱屏處爾時珊逝移從宴坐起諸根清淨彼二知已卽便詣彼白言仁者有何法眼作何教示有何殊勝修何梵行復得何果答曰我如是見我如是說實不妄語不害衆生常不生不死不墮不滅當生二梵天爾時彼二問曰所說何義答曰不妄語者名爲出家不害生者與一切法以爲根本常不生不死不墮不滅等處是爲涅槃生二梵者諸婆羅門等所修梵行皆求彼處聞是語已白言尊者願與我等攝受出家修行梵行卽俱與彼二人出家既出家已四遠皆聞俱哩多等於珊逝移處而得出家于時珊逝移多獲利養卽作是念我昔族望憍陳種姓今時亦爲憍陳種姓今獲利養莫不由彼二人福德非我福故作是念已時珊逝移先有五百弟子常教論典卽命彼二各領二百五十弟子受其教法時珊逝移便染時患時鄔波底沙告俱哩多曰師今染患

汝求醫藥爲看侍耶答曰仁有智慧宜應看侍我當求藥時俱哩多求得諸藥根莖華等與師噉服其病轉加于時教師卽便微笑底沙白言大人無緣必不應笑師今微笑有何因緣師便告曰如汝所言我向所笑金洲有王名曰金主命終欲焚其妻悲惱亦自焚身衆生愚癡由慾所牽欲情染故受斯苦惱鄔波底沙白言何年日月有如是事答曰某年月日及以時節其二弟子卽便錄記又白師曰我所出家求斷生死師既獲已願今教我得斷生死師卽答言我意出家亦求此事如汝所講我不獲得然十五日發灑陀時有諸天衆在於虛空作如是語於釋種中有童子生於雪山所有河名曰分路於彼河側有劫比羅仙人住處有婆羅門善解天文及能占相彼記童子當作轉輪聖王彼若出家當證如來應正等覺名聞十方告弟子曰汝等於彼教中出家修持梵行不應自恃族種尊高應修梵行調伏諸根汝等於彼當得妙果不受生死說先語已而說伽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爾時教師不久命終諸弟子等以青黃赤白繒綵
已將向林中以禮焚訖于時金洲有婆羅門名曰金
髮從彼來至王舍城中到鄔波底沙處時鄔波底沙
問汝從何來答曰從金洲來汝彼曾見希有事不答
曰不見餘事然金主王命終焚燒其妻悲念亦自焚
身便即問曰何年月日答曰某年月日及以時節其
鄔波底沙自撿私記誠如師言時俱哩多告鄔波底
沙曰我之教師已證妙法然師祕法不教我等師若
不證天耳法眼寧知他方有如是事時俱哩多便作
是念鄔波底沙聰明智慧於教師處應得妙法不教
於我作是念已便即告曰共立誓言若先證得上妙
法者應相度脫作是誓已俱遊人間
爾時菩薩年二十九欲在王宮受五欲樂既見生老
病死心生厭離中夜踰城往詣林藪六年苦行都無
所獲隨意喘息便飡美味乳酪等食酥油塗身以香
湯浴便即往詣軍營聚落受歡喜歡喜力二牧牛女
十六倍乳糜菩薩食已時有黑色龍王讚言善哉復
有一人名曰常住授與菩薩吉祥草已即詣菩提樹
下自敷斯草其草不亂便即右旋於此草上結跏趺
坐端身正念便即發要期之心我若諸漏不盡終不
起于此座
爾時菩薩應未證悟便即降伏三十六萬俱胝惡魔
其魔各有百千鬼神眷屬爾時菩薩以慈鎧伏降伏
魔已便證無上正等菩提時有梵天來請世尊於波
羅痆斯三轉法輪時會聽者有大臣子五十餘人既
聞法已並請出家及受近圓
爾時世尊復詣聚落名白氎林有六十人同爲善伴
聞佛說已便得正信復詣聚落名曰軍住其聚落主
有二女人一字難陀二名難陀波羅聞佛說法同前
正信復有一泚名憂樓頻螺其處有一大仙名曰迦
攝并諸弟子一千人俱聞佛說法咸請出家及受近
圓佛到伽耶頂制底所有伽耶迦攝示現三種神變
事已遂令迦攝住圓寂處後往杖林令摩揭陀主影
勝大王得見眞諦與八萬天衆及摩揭陀國婆羅門
居士至王舍城住於竹林

爾時世尊在竹林園羯蘭鐸迦池側時鄔波底沙與俱哩多遊行人間至王舍城乃見城中寂靜便作是念有二事因令彼大城得寂靜住或為有他怨怖或緣有大威德沙門婆羅門作是念已即行觀星無他怨怖面點三畫漸次遊從復有無量百千萬人隨後而去後於異時面粧畫已漸次遊從隨後無有一人便作是念我先遊從乃有無量百千人衆隨從今無一人是事云何爾時諸佛常法如餘佛即作念此異學人一名地師一名拘哩多已於過去諸佛之所多種善根久修福業猶如熱癰時節若熟逢緣發破即得除愈此人根熟今正是時佛又觀其根器云何得度復於誰處而得有緣觀知此人當於具足律儀人所而得發心世尊即令馬勝苾芻往彼而度時馬勝苾芻威儀庠序諸天人衆見者發心佛告馬勝汝可攝受二人既受敕已歡喜默然頂禮佛足便即往去爾時馬勝至明食時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威儀庠序顧若牛王時鄔波底沙梵志出遊乃見尊者馬勝威儀具足與世希奇歎未曾有于時鄔波底沙便作是念所有城中諸出家者非與此等我應問彼誰邊出家所學何法教師是誰作是念已便往近路而候尊者于時尊者從彼而來鄔波底沙見已便即問曰誰是汝師所學何法誰邊出家馬勝答言我之大師是釋迦種沙門喬答摩今證無上正等菩提彼是我師我依於彼剃除鬚髮而為出家修行梵行讀誦教法爾時鄔波底沙告言具壽願與我說令我得聞馬勝報曰如來教法甚深微妙難解難知我近出家不能廣說然我今者不能記文略說其義底沙告曰願說其義爾時馬勝便以伽他而告之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說是頌已時鄔波底沙即便離垢證得法眼法中之眼得見法已心無疑惑情無畏懼忽便起立恭敬合掌作如是言此是我師此是正法住此法者更不墜墮是無憂處我從無量曠大劫來未曾聞此甚深要法即告具壽大師世尊今在何處答曰我之大師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側時鄔波底沙聞是語已歡喜

踊躍恭敬合掌右遶三匝奉辭而去便即往詣俱哩多處時俱哩多遥見而來告鄔波底沙曰汝今容貌異常鮮潔諸根清淨爲得甘露上妙法耶鄔波底沙答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時鄔波底沙具申上事說伽他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爾時俱哩多聞是法已告言具壽更爲我說時鄔波底沙復爲重說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說是法已時俱哩多便得離垢證得法眼法中之眼既見法已恭敬合掌歎喜頂禮作如是言此是正法若住此者不墮落處我從無量俱胝劫來未聞此法時俱哩多告鄔波底沙曰大師世尊今在何處答曰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側聞是語已又告鄔波底沙今宜共往於彼出家修行梵行答言甚善俱哩多曰問諸弟子共許以不鄔波底沙報言善哉善哉汝是名德衆所知識應問弟子爾時俱哩多告諸弟子曰我與鄔波底沙今欲往詣佛世尊所出家學道修行梵行汝等云何弟子答曰我等所學皆依師授今鄔波馱耶隨佛出家我等亦願隨佛出家師告言善今正是時爾時鄔波底沙與俱哩多各與二百五十弟子即出王城欲往羯蘭鐸迦竹林池所爾時具壽馬勝苾芻去世尊不遠在一樹下寂然宴坐鄔波底沙既遥見已告俱哩多曰爲當先去禮世尊耶爲先於鄔波馱耶處而爲聽法俱哩多曰應聽法處作是語已俱詣尊者馬勝苾芻處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爾時如來衆中有一婆羅門先事月神世尊爲彼婆羅門而說伽他曰

若人能了法　無論老與少　當須起恭敬
猶如月初出

爾時會中有一事火婆羅門世尊復爲而說頌曰

若人能了法　無論老與少　當須起恭敬
如火能淨穢

爾時鄔波底沙與俱哩多等頂禮尊者馬勝足已即

詣佛所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衆等前後圍遶
而為說法世尊遙見俱哩多等便告諸苾芻曰汝等
見此二人大衆圍遶而為上首不答言如是我等已
見世尊復言汝等當知此二人等於我法中出家學
道於聲聞中神通智慧最為第一時俱哩多及鄔波
底沙至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願
與我等於善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修持梵行
爾時世尊命彼二人善來苾芻修行梵行佛既語已
時彼二人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如冒剃髮已經七日
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而攝頌曰

世尊命善來　諸根得寂靜　髮落衣著身
威儀如百夏

時有衆多苾芻食時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
於其城內所是珊逝移諸弟子等見諸苾芻共相譏
笑而說伽他曰

佛於王舍城　摩揭陀最勝　珊逝悉度訖
汝今當度誰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失威德情不歡喜乞食得已
還至本處飯食已訖收衣洗足至世尊所頂禮佛足
退坐一面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我等食時王城乞
食所有珊逝移弟子等種種譏嫌具說上事我等默
然無有威德情懷不樂佛言彼若作如是語汝應此
答

凡度應如法　世尊教是正　汝等有何知
彼度是依法

若作此答彼無威德默然而去時諸苾芻著衣持鉢
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時珊逝移諸弟子等如上譏嫌
說伽他曰

佛於王舍城　摩揭陀最勝　珊逝悉度訖
汝今當度誰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說伽他答曰

凡度應如法　世尊教是正　汝等有何知
彼度是依法

時珊逝移弟子聞是語已威德俱失默然退散後於
異時摩吒羅婆羅門夫妻俱亡底沙婆羅門及妻舍
利命亦終沒俱瑟耻羅從南方還將無後世論主那

剌陀聚落有守門人問曰具壽汝是俱瑟耻囉不答
言如是衆人得知問守門人曰摩吒囉婆羅門今在
何處答言已死又問其妻及底沙等具答如前又問
舍利子今在何處答言在王舍城有一大師名曰珊
逝移近出世間於彼出家俱瑟耻羅便作是言婆羅
門法不應出家此非善事作是語已漸次而行至王
舍城問諸人曰珊逝移大師今在何處諸人答言大
師已死所有弟子悉於沙門喬答摩處於彼出家歎
言甚善彼既記言當作轉輪聖王彼若作王舍利子
應爲大臣爾時長爪梵志聞是說已即詣佛所作如
是語沙門喬答摩一切我法所有見等皆我不欲所
有事火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我所見者悉離悉除亦
離變易若離此見不取相續更不取餘見沙門喬答
摩我如是見我如是解世人所見多與事火相違又
說如是見解皆住此道汝喬答摩作如是見如是解
不又事火論曰若沙門婆羅門等能捨此見不取餘
見如是此等眞沙門婆羅門是微妙處又事火者皆
住三見云何爲三一者一切不欲二者一切欲三者

一切頗不欲乃至出家
佛告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明解聰利俱瑟耻
羅苾芻最爲第一時具壽舍利子斷諸煩惱證阿羅
漢果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舍利子先作
何業由彼業故感得利智深智無疑惑智佛言諸苾
芻汝等應聽其舍利子先所作業還應自得非於餘
處廣說乃至果報還自受等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
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
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感念
往山林即携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華果以自支持汝
等苾芻如大黑蛇有五過患云何爲五一者多瞋二
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
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
者利毒云何名爲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
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
今不能常飡華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請飲食時
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俱齊喚
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之人亦畜妻宅兄曰此非

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彼報言未若如
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欲盛
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華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
煩惱所逼共辭林野還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
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爲汝有
俗心任情所欲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
宗親納以爲婦報其兄曰今與我同宅而居別爲一
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
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
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爲出
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
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今
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
流清水奇相非一縱身而下諸凡夫人見神通時心
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禮尊足白言大兄今
得如是殊妙勝德答言我證白言兄爲貧身須得飲
食我爲求福願與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
入報夫即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

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
三月中飲食資給答言賢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
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
三月中種種上妙供給其兄三月既滿即以上氈刀
子及針即便奉施兄既受已以刀割截刀子善利裁
割迅疾其妹見已便即蹲踞作如是言願我根性如
此刀子得善迅利乃至未來成就利智于時獨覺取
衣縫刺并用針線縫刺無礙妹便發願願我今身乃
至未來令我智慧猶若此針智慧深遠通達無礙爾
時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昔婆羅門女者豈異人
乎今舍利弗是由彼過去供養獨覺奉施刀子及白
氈等廣發弘願由此善根今得利智聰明第一汝等
苾芻當知黑業還得黑報若行白業還得白報乃至
廣說如上應知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世尊曰具壽
舍利弗昔作何業今得非貧族種非極下賤處中而
生數數出家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有一
國王娶妻不久自恣慾樂乃至遊獵不經多年便誕
一息其子長大見其父王非法化世便作是念我父

滅度當墮地獄我紹王位亦何斯苦我應往於善法律中出家修道乃至梵行作是念已即詣父所白言大王願王放我出家王告子曰所有種種祭祠天等皆求富貴汝是太子乘象之種王位在卽汝今何故而求出家種種呵責不放出家後於異時太子乘象出城遊觀見一貧人持棄乞食告曰賢首我是貴種不得出家汝非貧種何不出家答言我無衣鉢云何出家報言賢首我當與汝三衣鉢等汝應出家答言極善于時太子如上付與時有五通仙人在一樹下樂寂宴坐于時太子及與乞士俱詣仙人處太子下象至仙人處白言聖者願與出家時彼仙人即與出家太子告言我今欲去汝若得道及與證果願令相報彼即答言如仁所言既出家已即往靜處宴坐修定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所證果皆由太子我應於彼今可往看示現神變作是念已便至其所上昇虛空種種神變乃至火光下流水等廣如上說時諸人等見神變已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歛皆頂禮白言聖者今證如是殊勝果耶答言我證太子見已作如是念彼所獲者皆悉由我我不出家證斯果者莫不皆由高族家生作是念已便發誓願唯願我等生生世世勿於高族家生及以下賤處中而生令我無障易得出家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太子者豈異人乎今舍利弗是由彼昔時誓願力故今生出家自在無礙當知果報自作自受若作白業還得白報若作黑業還得黑報乃至善惡廣說如前汝等苾芻當如是學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諸苾芻等白世尊言此具壽舍利弗作何福業成熟善根於聲聞中智慧第一佛言由昔過去發願力故諸苾芻等白言世尊作何誓願唯佛慈悲爲我廣說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曰迦攝波十號具足此舍利弗有一教師迦葉佛所而得出家迦攝波佛記舍利師汝於聲聞衆中聰明智慧最爲第一乃至梵行而無虧缺然無果報非獲於果至師命終時廣發誓願我所修行梵行功德以此善根願迦葉波佛與彼嗢怛囉婆羅門當來

世時人壽五歲有佛出世號曰釋迦牟尼應正等覺十號具足於彼教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乃至漏盡證阿羅漢果爾時舍利弗今所獲果一如師願由彼願力故今舍利弗諸聲聞中智慧第一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能斷白世尊曰彼具壽大目乾連先作何業成熟善根諸聲聞中神通第一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彼大目乾連乃往過去善行善業積聚善根乃至果報廣說如前

佛告諸苾芻乃往過去波羅奈城去斯不遠有一仙人於彼居止心行慈悲憐愍有情于時有一採樵貧人負薪至彼疲極偃息仙人見已極生憐愍遂作是念此貧窮人先世不種修行善根雖得人身受斯辛苦而得衣食我今應度此人出家令修梵行作是念已告言賢子汝受辛苦何不出家答言大仙我是貧人採樵活命誰能見是度我出家告言賢首我當度汝令得出家儻若獲果願當相報答言聖者必若證果必當相報時彼仙人即與出家既出家已而遂靜處修禪習定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所證果皆由仙人我應觀察往看相報作是念已至其仙所上昇虛空下流清水乃至火光十八變等如前廣說其仙見已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便發願言願我所修無量功德於當來世所有威德如汝所有神通第一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仙人者豈異人乎即大目乾連是也當知果報黑白業等廣如上說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能斷來白佛言此大目乾連復作何業於大德中神通第一

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迦攝波佛出現世時以誓願故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能斷來白世尊具壽憍陳如先世作何善業成熟善根能四如意解今時利根明了

佛告諸苾芻於此賢劫中過去有佛出現名迦攝波有教師修持梵行不獲果報臨命終時發誓願故如前廣說於佛住世之時若有出家近圓者皆來於世尊所佛言善來苾芻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自然持鉢

即爲出家近圓別有一人在外遠國於苾芻處來求出家彼苾芻將此人來於佛所欲與出家近圓其人在路身亡乃不得出家時諸苾芻緣此事故來白佛言具如上說爾時世尊便作是念疲乏我聲聞若有人求出家近圓在遠國者我許於苾芻僧衆與彼出家近圓時佛世尊集諸苾芻告言緣此事故從今已後若有求出家者許苾芻僧衆與出家與近圓佛許此事已彼苾芻衆不知云何與出家與近圓以緣白佛時世尊告諸苾芻但有人來求出家者當問諸難若無障難者然後與受三歸即令合掌蹲跪當自稱名盡一形世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後與受五學處十戒二百五十戒廣如餘說既出家近圓已於阿遮離耶波馱耶處無怕懼心所作之事皆無所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我今爲諸弟子制其學處若諸弟子所作事業以水洒地及瞿摩耶塗壞掃地及修理衣鉢食噉等事不告白師及有客苾芻先不相識來至房中應白師知唯除五事餘悉皆白若不如是得越法罪言

五事者所謂嚼齒木飲淨水大小便利及四十九尋內禮制底此不應白二師所有縫衣等事弟子應白師勿自勞我當代作若如是者善不如是者得越法罪師若爲福及衆作不代無犯二師有病須勤看侍應白師言所須醫藥及以飲食應隨師意不得違情若如是者善若不如是同前得罪若二師有犯同住弟子應善方便白二師言師犯如是惡作之罪師應發露廣說如上二師邪見大衆爲作驅擯等令出住處弟子應須於大衆處慇懃求謝令衆歡喜又須白師勿作惡見方便正諫令捨是事令衆及師和合樂住若不如是得越法罪乃至廣說如上應知若二師犯僧伽伐尸沙罪弟子應須令師發露若復僧伽與其二師行遍住法及以意喜不得與善苾芻同室眠臥等事若如法悔罪根及業悉皆除滅同善苾芻乃至復本等廣如上說若如是者善若不依行者得越法罪其弟子等慇懃諫悔弟子有過師亦慇懃呵責令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麗綺〕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近軍苾芻遊行人間三月坐雨安居已度一弟子與彼漸行至室羅伐城爾時具壽近軍洗足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諸佛常法若有客苾芻來先唱善來從何處來復於何方三月坐雨安居爾時佛告近軍苾芻汝從何方來何處三月坐雨安居近軍苾芻白言世尊我從餘國來於彼三月坐雨安居佛問言此善男子是誰弟子近軍答曰是我弟子佛言汝出家幾時答曰經今二年其弟子度經一年爾時佛告諸苾芻曰此近軍已超過爲首我今制諸苾芻不應出家經年度餘弟子及授近圓不與同住應自依止若出家未滿十夏不度求寂及授近圓有客僧來先不相識不與依止若滿十夏於別解脫戒經善知通塞應度求寂依止等事皆悉應作自未調伏調伏於他無有是處如是愚小亦不應度自未證悟解脫寂定及以涅槃爲他說者亦無是處自墮淤泥猶未得出擬欲度他此亦非理時有年老無知苾芻不閑戒律度一外道及授近圓既近圓已白鄔波馱耶曰今教授我其師不解默然無對遂生譏嫌諸苾芻知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許十夏苾芻許度弟子近圓如前不於他依止而成就五法何等爲五一者近圓經十夏已上二者弟子患能爲看養三者有惡作疑犯隨事舉發四者若有邪見教令正見五者若不樂法勸攝受令樂住是名五法復有五種何等爲五一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持經四者持律五者善持母論是名爲五復有五種何等爲五一者具戒無缺二者多聞三者善明經義四者於毗奈耶善知通塞五者摩室哩迦藏善明義趣是名爲五復有五種何等爲五一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持經知義四者善通毗奈耶五者善明摩窒哩迦藏是名爲五廣如前說復有五種云何爲五此五同前於一一上唯加極善廣說如上

復有五種此五亦同於一一上更加勝字復有五種亦同上說於上加能廣說如前復有五種云何爲五一者戒成就二者多聞成就三者勝解脫成就四者證智勝解脫成就五者智慧成就是名爲五復有五種一者信成就二者戒成就三者多聞成就四者捨成就五者智成就廣說如前復有五種云何爲五一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精進四者念五者慧是名爲五廣說同前復有五種何等爲五一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精進四者定五者般若是爲五復有五種四者同上第五爲是樂寂靜坐復有五種一者有學戒蘊成就二者有學定蘊成就三者有學慧蘊成就四者有學解脫蘊成就五者有學解脫知見蘊成就廣說如餘復有五種無學成就同有學說復有五種一者知有過二者表示三者意表示四者捨衆五者隨解復有五種何者爲五一者知有留難二者知無留難三者隨說教示四者與依止弟子五者攝受廣說如前復有五種云何爲五一者知有犯二者知無犯三者知輕四者知重五者知波羅底木叉廣解演說成就五法滿十夏者得與人出家近圓與依止及教示如自不具上五法成就者應依止他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已五法成就滿十夏應度弟子自不應依止他若苾芻近圓經六十夏不解別解脫若不成就五法者應依止他住不佛言應依止他住白言云何依止佛言依止老者白言若無老者云何當住佛言當依止少者唯除禮拜餘皆取教示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苾芻愚癡無智不閑善惡遂度外道令受近圓乃共諸苾芻常爲諍論遂便歸俗種種謗毀遂生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何有斯事愚癡無智棄善法律而就邪見譬如有人飢火所逼棄好飲食噉諸穢惡如是之人亦復如是由彼愚癡棄善法律愛樂外道邪見是故苾芻不應輒度外道以爲弟子唯度釋子若有釋子持外道服來求出家及近圓者如此應度成苾芻性除斯釋種自餘外道皆應四月共住佛已許度外道四月共住承事供養不捨本衣時諸苾芻不知共住

調疑偽

及以度法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外道來求出家先可
應問身無障難若無障難已與受三歸及五學處將
向衆中於僧伽前蹲踞合掌教彼作如是言大德僧
伽聽我是外道名字某甲今求出家於四月中以我
本服供養僧伽願衆許我已著眼見耳不聞處應可
差一苾芻謂作羯磨作如是說大德僧伽聽此外道
某甲今求出家以本服於四月中供養鄔波馱耶及
以僧伽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若不許者說如
是三說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於四
月中所有事業一同求寂著親教師衣食僧伽食於
四月中若舊見改應與出家若心樂外道者應駈令
出爾時具壽鄔波離問佛世尊如佛所說改舊見者
云何得知改於舊見佛言應於彼前讚歎三寶說佛
功德應毀外道種種毀呰若聞讚歎佛法與僧聞毀
本族心生歡喜應與出家若讚三寶心則不喜聞毀
呰外道心生憂慼即不應度應驅擯出若聞毀呰外
道之種心不瞋恨便生歡喜是改舊見佛言若有事
火外道來求出家應與彼度及授近圓何以故此事

者下疑脫曰

具疑俱

火種類信三種業何等爲三所謂有業及所作業與
作因業是故應度汝等苾芻應如是學此等有業與
有所作業及所作因業汝等當學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三月坐雨安居已
時王舍城耆宿苾芻數少年少者多爾時世尊欲往
南山遊行人間告阿難陀曰汝應告諸苾芻欲隨世
尊者應修營支伐羅時阿難陀受教敕已即詣諸處
告諸苾芻曰世尊欲往人間遊行若欲隨世尊者應
修營支伐羅時耆宿苾芻告具壽阿難陀我不能隨
世尊遊行阿難陀告言何故不能答曰我等年老時
少年者我等不去問曰何故答言我之師主既不隨
去我今須爲看侍鄔波馱耶爾時世尊與少弟子具
持衣鉢即往人間在路遊行左右顧望如大象王恐
諸苾芻執持瓶鉢有不如法世尊迴顧乃見苾芻其
數不多世尊知而故問告阿難陀曰何故苾芻徒衆
減少時阿難陀以如上事具答世尊佛告諸苾芻我
今應許五夏已上苾芻成就五法得隨處學遊行人
間不依止住何等五法一者知有犯二者知無犯三

者知重罪四者知輕罪五者善持鉢剌底木叉廣能宣說是名五法遊行人間隨處受學得往勿疑具壽鄔波離問佛世尊六年已去成就五法遊行人間受學得不佛言得又白世尊三夏成就五法得往以不佛言不得佛言我今當制五夏已上成就五法得隨意去若未滿者縱閑三藏亦不應往遊行受學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乾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近圓此皆幼年以鄔波離爲首夜中忍飢徹曉啼泣時佛世尊知而故問告阿難陀曰何故夜中小兒啼聲阿難陀以緣具答佛告諸苾芻我今當制若年未滿二十不應與受近圓成苾芻性所以者何未滿二十不能忍飢寒熱渴乏蚊虫所唼及病等又師呵嘖不能忍受及諸苦惱由是幼小不能忍斯如上等苦佛告阿難陀若滿二十即有志烈能忍如上呵嘖等苦由年未滿與受近圓有如是過是故苾芻若未滿二十不應與授近圓若有求寂來求近圓苾芻應問年二十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長養漸大長者家業漸漸散盡便作是念我今貧困應求出家便命子曰我今年老不能與汝紹其家業我今欲於善法律中於彼出家於汝意云何子白父言父若出家我今亦應隨父出家父報言善于時父子相隨往詣逝多林於苾芻處白言聖者願與我等而爲出家苾芻報言善又告曰賢首此小童子是汝何親答言是子亦欲出家時彼苾芻俱與出家教四威儀及以喫食經數日已告言汝去鹿不養鹿室羅伐城是我境界極以廣大多諸人民敬信三寶汝應往彼自求衣食養活軀命聞是語已嚴持衣鉢相隨往詣室羅伐城次第乞食遂於衢路見一婦人作其煎餅時小求寂即從乞求女人報曰與我價直求寂報言我是沙門不畜財物旣不與直乞餅不得時小求寂高聲啼泣宛轉于地時諸人等遂生譏嫌何故苾芻度此血團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所有過失悉由度彼幼小出家從今以去未滿十五不與出家若有童子來求出家苾芻應問年十五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具壽鄔波難陀有二求寂更相調戲猶如女人與丈夫戲亦如男子共女人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所有過失斯由畜二求寂若畜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兄弟二人年幾相似來求出家時諸苾芻不敢度彼不知云何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兄弟一時求出家者應度無犯彼二求寂並未年滿應自留一教受事業將一付與親知識處或大德處若至年滿應與近圓其未滿者自養無犯若年二十不與彼等而受近圓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家有一奴勤求作務無有懈怠所有作務先首為了後於異時曹主生瞋便作是念曹主甚難承事我當逃走復作是念生處難捨是諸釋子於王得恩無能損者我投彼處出家其奴即往逝多園林於苾芻處白言聖者我欲求出家時諸苾芻即與出家及近圓已種種教示依教修行研求能除諸煩惱而證阿羅漢果如餘廣說于時長者乃生悔心便作是念我奴所作之事一切無有懈怠我不應瞋令彼捨我我若見彼應從懺摩即於室羅伐城城門邊立然彼苾芻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彼見告言賢首汝得出家耶答言爾報曰現今無人可給事我相隨歸舍爾時苾芻即昇虛空乃現種種神變是時居士而生悔心速便歸信心疾迴轉猶如大樹摧倒頂禮其足白言聖者得證如此功能願從今已後受我衣服臥具飲食湯藥名稱普聞某甲奴出家證阿羅漢果有如是勝妙功德時勝光王聞此語已某甲長者有奴出家殊勝證悟能獲四果作是語已即命群臣而告之曰汝等應知我是灌頂剎利王種從今已往一切官寮長者等家有奴求出俗者便放出家勿令障礙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家有一奴勤求作務常不懈怠廣說如前便即出家并受圓具令學法式告言賢首鹿不養鹿其室羅伐城土地寬廣父母居處汝今可去乞食而活時彼長者心生追悔便作是念彼奴勤求作務常不懈怠我若見時應求懺悔時彼長者遂於室羅伐城門側而立時彼苾芻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長者見已告言賢首汝得出家誰當事我

可共歸家即便執臂苾芻告曰若觸我者當截汝腕勝光王敕恩垂苾芻猶如太子是長者毀呰苾芻曰沙門釋子壞我城隍及壞梵志豈合與奴出家時諸苾芻聞此事已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既有斯過從今已往汝等苾芻不應與奴出家若有求者當可問之汝是奴不若與奴出家者得越法罪

爾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每放課錢或時收利或時本利俱收復於後時見負債人本利俱索牽掣久捉不放即共立限方始放還彼人便作是念然此長者甚是惡性我復不能本利俱還我當逃走復作是念鄉土難捨沙門釋子而於王所猶如太子我今於彼求出家耶即往逝多林詣苾芻處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彼與出家及受近圓并教法式既近圓已勇猛精勤於中無間不經多時乃證阿羅漢果時彼長者便生追悔作如是念彼負我債於時時間當還本利以何因緣輒見輕棄如若今時重得見者我當譏謝即於城門佇立而住時彼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長者便見問言賢首汝已出家雖復時時當還本利今可共歸便執其手欲引而行爾時苾芻便即昇空乃現種種十八神變廣說如上時彼長者速便歸信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于地白言聖者獲得如是殊勝功德上妙果證從今以去聖者所須資具衣食我當給與願尊納受爾時四遠皆悉聞知某甲長者所負財主獲如是果時勝軍王既聞斯事敕大臣曰從今以去所有負債未得還者此等欲於佛所出家若有如是不應與彼生其留難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放債與人時有一人舉物生利乃至出家不養鹿等廣如上說復於異時持鉢乞食長者遇見告言苾芻汝已出家雖復時時償我本利今可共歸欲執其手苾芻告曰汝莫觸我若觸我者當截汝手報言何故苾芻曰汝可不聞王有敎令若欲出家一切負債皆悉放免彼共譏嫌作如是語出家釋子多懷傲慢現負他債度令出家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度負債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從今已後負債之人不應輒度若有度者得越法罪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息乃至年漸長大因父瞋責遂即私逃後作是念鄉國難辯然諸釋子皆如王子得免衆事我今宜可於彼出家即往給園至苾芻所報言聖者我願出家時有苾芻即與出家及授近圓復於異時其父覓子往苾芻所白言聖者見有如是童子來不報言今已度訖長者告言此等苾芻常執刀耶所有來者即與剃髮又言豈不待於七八日間何故即度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即度若有童子去家不遠來求出家應七八日然後方度出家若有遠方來欲出家者不七八日與度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長者娶妻不久便生一息于時長者告其妻曰賢首我子長養雖復損我我今欲往外國興易我所負債令子代還作是語已便即出去遂乃不還其妻養育兒漸長大送於學內令教外典其同學者所有論典悉皆明解唯此童子全無所獲復於異時其母詣學告博士曰一種與直何故諸人學問俱備唯我童兒都無所解博士報曰夫所學者有二種事學業成就何等爲二一者具差二者有怖然此童子都無此二其母告言博士何不與杖復於異時博士總打種種呵責乃即啼泣歸向母邊具陳上事其母還打時彼童子便作是念我遭苦事前於一處被打今遭兩處不能受苦宜可逃去入逝多林至彼見一求寂採華便即歎言甚大快樂問言何故答言出家求寂報言汝今何不出家報言聖者誰能與我出家報言汝來共汝往鄔波馱耶既見師已白言鄔波馱耶此善男子欲求出家時彼師主即與出家其母後時往詣學堂問博士曰我子何在博士答言我打走歸母即報言我見歸來遂即還打棄我逃走于時慈母遂往諸處尋求訪覓不得乃於王舍城門首立東西顧望佇立不久乃見童子剃除鬚髮與彼求寂俱時瓶鉢相隨而來母時見識以手搥胸悲號啼泣告言癡子我比無處不覓遍歷諸方尋求不得音信不通汝今何故賤沙門中而爲出家執手將歸脫其衣鉢抑令還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不白父母與出家者多生過

＊乾疑執

＊時疑持

失佛告諸苾芻我今當制所有出家不告父母輒與出家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羯蘭鐸迦池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不久誕生一息年漸長大忽嬰疾病遍問醫人療治不可母告子言可於侍縛迦長者所療治其病既至其所白言長者爲我治病長者告曰汝身病重雖可療治然我所醫治二種人何等爲二一者佛及僧伽二者王宮內人汝等之病無暇可治汝今歸去其子即歸母問子曰其病療耶答曰我病無人可治具如上說母告子言汝應出家子答母曰我是婆羅門種云何於雜種沙門釋子中而爲出家又告子曰汝且出家病可還俗不難子曰若出家者必剃我頭此事云何母曰剃髮莫生是爲不可後還生髮何所惱耶即往竹園詣苾芻所頂禮足已白言聖者與我出家既出家已於此夜中遂住門外不入房中師便告曰何不入來答曰我身有病不得入來師便告曰汝今出家何得有病白言鄔波馱耶我身在俗先患其病師曰汝何不告我答曰師不見問其師便怒既至明已其醫弟子皆來請白問鄔波馱耶何故不喜師即告曰我之住處乃是病坊諸有病者皆投來此求救白曰如世尊說有二種事一者不應擊重擔二者已度不應棄師今已度知欲如何說此語時侍縛醫王即便來至師告醫曰此苾芻病可治以不醫王答曰此病極重然勝光王與藥若足我當治之既治可已白鄔波馱耶曰我爲求事今來出家求事既了今欲歸去師曰汝得阿羅漢果耶答曰未得又問汝得不還一來及須陀洹果耶皆云未得汝何故歸答曰我爲病故投此出家我病既差何能住此師曰出家法中有四勝果汝都未獲汝宜且住還他藥債若不爾者後更得病必死無疑不取師言即便歸去彼報恩故於侍縛迦供給華菓嚼齒木等時侍縛迦告言賢首汝於我處求何事耶彼婆羅門白言我無所求報恩故長者報曰我於汝更作何益事答曰我緣患病療我得差時侍縛迦報言我不曾省答曰我作憶念得省令解時侍縛迦言汝於善說法律中出家於四沙門果中應證得果汝已受他信心之物

今乃抑壓惡事作是語已便作是念我應以此事詣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言世尊然諸苾芻令病者出家受近圓因此令王倉庫漸漸損減我亦身勞復於聖者闕修善法願世尊制勿令更度病者佛即默然而許時侍縛迦知佛默然許已頂禮而去佛作是念諸有過失悉由度彼病者佛告諸苾芻曰從今以去不應度有患者若為出家來者應先問有患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劫比羅城尼瞿陀林中住時淨飯王而宣教令劫比羅城釋種家別一子出家彼等諸親眷屬來看時出家者為彼眷屬說法聞法喜已皆發信心便即出家其中或是父或是兄或是夫主或是親叔或是其子彼皆憂惱晝夜二時高聲啼泣爾時淨飯王聞彼釋種啼泣聲已告言何故晝夜二時諸釋種等悲聲啼泣時諸釋種白王言曰我等眷屬若在林中彼諸聖者即令出家為此憂惱而為悲泣王聞是語而作是念我應往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與我一願世尊問曰大王求何願耶王曰有少許願然諸釋種為言世尊當作轉輪聖王乘空往四天下我等亦隨世尊既出家已我等所望悉皆不得復次難陀當作力轉輪王彼亦世尊度令出家亦絕希望羅怙羅有大威德當作大王世尊今亦令其出家我等釋種亦絕希望大德父母於子恩愛深極願世尊制若父母未許勿使出家爾時世尊默然受父王所請王見許已頂禮佛足辭佛而去佛作是念諸有過失皆由不問父母而與出家及受近圓若有來求出家者應先問父母許已方與出家若不先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問父母不許出家時有他方遠來父母已許出家諸苾芻不敢輒度出家便有廢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遠來者父母先許出家應聽出家不問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四 〔麗綺〕

大唐三藏義淨奉　詔譯

爾時商主等還至海岸已在海艱辛皆生疲倦咸悉睡著于時僧護苾芻觀是大海又作是念如佛所說有五種事觀不厭足云何為五一者具相象王二者轉輪聖王三者大海四者妙高山王五者如來應正等覺是名為五良久觀已乃至五更便即睡著時諸商主裝束象車運載物去既至明已不見僧護便大怱忙四方求覓竟未能見於中有言應向前去有言在後四處既求不見悉皆憂惱作如是言我衆聖者此非吉祥宜應迴覓復作是說然彼聖者有大威德大海嶮難猶故得存平地無閑豈容不達作是語已便即進途爾時僧護在沙磧上睡日炙便覺起立四顧都無一人便作是語此商主等捨我而去我不可住宜應前進即漸次行無有人蹤但見小徑尋徑而行至一大林於中見寺殿羅精妙牀座榻席毾㲪綖殿堂樓閣窗牖殊妙其中亦有流泉清沼寶樹行列奇異雜色枝葉隱映於彼池中亦有衆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白鵝等鳥猶若天宮於此寺中有諸苾芻威儀具足爾時僧護見同梵行即往至彼恭敬頂禮彼苾芻言善來善來僧護汝從何來僧護以具如上事答時彼苾芻令憩定已將入寺中見諸好座有妙飲食苾芻問曰汝飢渴不答言飢渴報曰汝飢噉食答曰待僧伽食我當同食苾芻報曰汝在路疲乏宜應且食若至食時有諸過失僧護食訖向一邊住既至食時鳴揵椎集僧伽各自持鉢至食堂中次第而坐于時寺舍便即隱沒其鉢變為鐵撾各用此撾更互相打頭面俱碎血流遍地受諸劇苦食時既過其寺復現其諸苾芻平復如故諸根寂靜次第而坐是時僧護詣苾芻處白言聖者作何因業有如斯事受諸苦惱答曰大德僧護彼贍部洲人無有信心僧護報曰我今現見何故不信告言僧護我等往昔於迦攝波佛所而作聲聞欲至食時遂相鬪打由斯業故令我於此別受地獄且受輕苦於此命終當墮大地獄汝今應去報贍部僧伽每於食時勿相鬪打若鬪打者必獲斯苦僧護答言唯唯如是即辭而去漸

○以具疑倒

次前行復見一寺其寺嚴麗與前無異還見苾芻威儀具足乃至同前隱沒苾芻鉢中有熱淨銅更互相撜乃至寺現其苾芻衆依次而坐僧護白言大德由何業力來至此間受如斯苦苾芻告曰衆生難信答言我自親見何得不信僧護當知我於迦攝波佛所而爲癡闇每至食時得諸上妙酥等美食于時有客苾芻我等慳食便作是念待彼客去後當共食時値天雨乃經七日客爲泥雨不得進途乃至七日不行斯食並皆臭壞不堪充供便將送棄由受信施不平均食輒將棄擲由斯業故生於別獄且受輕苦受已命終墮大地獄告言僧護汝報人間苾芻勿爲斯事若爾當招大地獄苦聞是語已即辭而去漸次前行又見一寺嚴麗如前有諸苾芻見食時至同前而坐其寺火起猛焰熾盛諸苾芻衆悉皆被燒食時既過寺還如故其苾芻衆諸根調伏依次而坐僧護同前問答告言善聽我於往昔迦攝波佛所而作鬪諍便即破戒僧擯我出遂於他處與同類之人共住後於異時有一苾芻持戒精進來至此處又於異時復有苾芻持戒無缺亦來此處整理僧徒呵責我等遂生不忍後於異時至食時間大衆欲食遂即同心放火燒寺乃至燒盡由彼業力來生此中且受別苦於斯受盡墮大地獄汝當爲報贍部苾芻勿爲斯事若作此者還如我等受如斯苦又復別見有情形體如壁或如大樹或有如葉或復如華或有如果亦有如杵此等有情總以纏縛挽令斷絕爾時僧護漸次前行至一住處有五百仙人見僧護來各相謂曰此沙門釋子多言多語汝等不應與彼言談作是語已默然而住是時僧護到彼告諸仙曰宜應與我安置住處諸仙默然無人共語衆中有一仙人慈悲愍念告諸仙曰豈不安置沙門釋子諸仙報曰宜應與座勿與言談僧護答曰善於一空室安置僧護洗足敷座安置座已端身正念仙人住處先有衆多天女至初夜分到僧護所白言聖者願與我等說其法要僧護報言姊妹汝等大受快樂我被諸仙制不令語所以得此靜室而住姊妹遣我說法欲令我出去即時諸天女便作是念此沙門釋子從外遠來身應疲乏宜應

且去作是念已諸天便去至夜半後天女還來詣僧護處白言聖者爲我說法僧護報曰決定還我出此處耶諸天復念彼眠未足宜應且去至夜後分天女還來詣僧護所白言聖者爲我說法僧護復言姊妹汝欲還令我去此耶天女曰天既曉已何故不去豈復不聞佛說至恐怖處當須忍耶爾時僧護便作是念天女猒我我應速去復作是念此等仙人皆是異學我應須彼所學伽他令彼聞者悉皆歡喜作是念已便說伽他曰

露形與長髮　塗灰并斷食　地臥澡浴身
蹲踞及邪念　此等諸邪法　終不免生死
唯除眞妙法　莊嚴於自身　正見住思惟
當斷貪瞋等　慈悲行喜捨　有情命不斷
勤修於學處　此是眞沙門　亦是婆羅門
是大苾芻性

說是頌時諸仙聞已共相謂曰此誦我經時諸仙衆各各私起默聽其言由諸天女迷彼仙人互不相見爾時僧護爲說城喻經令其覺悟說是經已時諸仙衆證第三果諸天女等令彼仙人還復本心各得相見同聲唱言善說善說此經微妙作是讚已互相告曰汝等於彼來聽法耶答曰爾又言我今於此獲妙善利時諸仙衆咸白言聖者願我等與出家近圓修持梵行如尊者等僧護告曰諸具壽汝等能有如是增上信心斯爲善事如世尊說能出家者獲五種利益云何爲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爲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應可觀斯利益以慇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汝出家汝等欲爲於此出家爲當佛所諸仙答曰願與尊者同詣佛所於彼出家諸仙又白爲用尊者神力而往爲用我等神通去耶僧護聞是語已其心不悅便作是念諸仙人衆聞我說法上獲道果我雖解說

不獲斯果告諸仙曰且待少時我有所作詣一樹下於彼敷座結跏趺坐端身正念其心寂然又作是念佛說多聞有五種益如餘廣說如其精進煩惱頓斷遂乃獲得阿羅漢果出離三界刀割香塗不生瞋恨看金與土等無有異應爲帝釋諸天梵等之所供養即告仙曰捉我衣角承我神通而往佛所即昇虛空猶如鴈王亦如鷹隼其五百商人尚猶未達各停鞍馱遙見僧護白言聖者善到來耶今欲何去答曰此五百仙人欲於佛所而求出家我今相隨將至佛所時五百商人咸皆白言聖者我等願欲同去出家又告聖者且下而住暫待我等將諸財物付與家內相隨而往分付物已僧護苾芻與彼千人同往佛所時佛世尊正與無量百千大衆圍遶說法世尊遙見僧護等來告諸大衆汝並見此僧護苾芻與彼千人前後圍繞相隨來不苾芻答曰我等咸見世尊告曰世間奉獻莫過於此化人出家調伏濟度時僧護等俱禮佛足退坐一面具壽僧護白佛言世尊此諸族姓數有千人咸欲於佛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及受圓具

成苾芻性願佛慈悲哀愍聽許佛言善來苾芻於我法中善修梵行成大沙門說是語已鬚髮自落僧伽胝衣自然著體剃頭之處如經七日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廣如餘說世尊爲彼依教示誨各自勤策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離三界欲廣說乃至諸天帝釋而爲供養

爾時具壽僧護白佛言世尊我於彼處見諸有情其形如牆或如柱樹如葉華果或如掃箒鐺杓臼形彼於前身當作何業受如斯報佛告僧護凡諸有情自所作業還須自受他不相代廣說乃至果報還須自受乃往昔時於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現於世號曰迦攝波佛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是時彼佛所有求寂緣作苾芻僧護汝之所見形如牆者彼諸衆生汙泥僧伽牆壁所以得如是報所見似柱者彼諸有情曾於僧伽柱以鼻涕唾汙由彼業故受如斯報形如杓者曾作求寂爲行蜜漿於僧伽中有客苾芻來至求寂處其求寂洗杓彼客苾芻問言於僧伽中行非時漿不求寂答言行漿已了不見我今洗

杓遂生瞋罵由彼業力受如是報汝見形如臼者昔日曾作苾芻欲造鉢時有一求寂專知僧伽庫藏造鉢苾芻於求寂處借臼我用擣物時求寂白言大德且住少時我今正忙少時與臼苾芻乃即生瞋苦言我若自由非論借臼以擣油麻亦擣汝身于時求寂便作是念我若報答必更大嗔默然而住知彼苾芻瞋息定已時求寂即詣彼邊白言汝今知我是何等人尊者告曰汝於迦攝波佛教中出家求寂求寂報曰汝出家事所作未辦汝被一切煩惱所縛我得解脫汝出麤言當須說悔罪即消薄彼即說悔遂生曰形身汝所見形猶如鐺者昔與寺家曾作淨人承事苾芻為苾芻煎藥時苾芻瞋然彼淨人因茲生恨便故打鐺破由此業力身如鐺形汝見以繩繫之挽斷者昔為授事外有施物令彼僧伽寒熱受用爾時授事夏月衣物迴為冬用迴冬衣物將為熱用由此業故受如斯苦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以緣白佛具壽僧護曾作何業由何業故得於大富長者家生復得出家證阿羅漢果能作如是大利益事佛告諸苾芻汝

等應聽僧護苾芻所作福業乃至自受廣如上說乃往過去迦攝波佛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于時迦攝波佛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僧護亦於彼出家身作衆主有五百弟子四遠男女悉皆歸信時彼衆主乃至盡形堅持梵行無有缺犯然無所獲後欲命終便發是言我於迦攝波佛善法律中而修梵行精懃無怠然無所獲殊勝果報所有功德願資我等於當來世釋迦牟尼佛出現世時於彼法律而得出家淨修梵行斷諸煩惱而證阿羅漢果是時五百弟子來詣師所白鄔波馱耶獲勝果不師曰未得又白師言發何勝願師曰發如上願弟子俱白若鄔波馱耶證如是果我等亦隨出家同證阿羅漢果時有聚落五百餘人來詣師所同前問答乃至廣說我等亦願證阿羅漢果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衆主者豈異人乎今僧護是也往昔五百弟子者即五百仙人是往昔聚落五百人者今商主等是因昔衆主供養僧伽由彼業故得於大富長者家生由發願故復獲阿羅漢果又由往昔廣能調伏今生還得調伏多人度有

情而爲利益汝等苾芻若作白業還得白報乃至雜業等廣說如上汝等苾芻應如是學時諸苾芻又復有疑以緣白佛其化龍苾芻復於何處最初發心佛言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攝波乃至廣說施鹿林中爲諸聲聞而說法要汝等苾芻應於蘭若山間樹下空靜屍林草庵迥地巖窟等中端身正念寂靜而坐應勤精進勿爲放逸應如我教當如是學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如佛所教其成往妙高山所或向無熱池處或往餘池其中亦有七金山處或有在於城邑聚落時有一龍生已未久遂被金翅鳥王捉將至於空中望見苾芻諸根寂靜端坐入定龍作是念此等苾芻甚大安樂不同於我受如斯苦便生歸仰慇重信心作是念已即便命終婆羅痆斯國有婆羅門具六種法於彼家生乃至長大便於佛所出家圓具懃修梵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乃至帝釋諸天而爲供養即自觀察由何業故復從何沒而生此處獲如斯果遂即觀見從龍趣沒來生人中復見於大聲聞處發慇重心又見過去龍

時父母在彼龍宮便作神通至龍宮見舊父母悲惱啼泣問其龍曰何故啼泣答言聖者我生一子未久之間乃被金翅鳥王捉我兒去不知所在報其母曰我是愛子於此命終生婆羅門家又於迦攝波佛所而得出家懃修梵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龍母白言聖者此實難信亦是希有然我愛子爲性甚惡生其淫逸猶故不得何況獲得阿羅漢耶又報母曰我實證果不是虛言龍母告曰若如言者從今已後於日日中爲我受食便即默然而受其請苾芻每日常受上味種種飲食飯食已訖還詣本住然彼苾芻有一求寂時諸苾芻問求寂曰汝之師主每於何處喫食而來求寂報言我亦不知苾芻報曰汝之師主每日常食種種飲食汝何不去答曰我親教師有大威德而得去食我無威德云何輒去苾芻報曰汝師欲去汝宜默捉支伐羅角求寂答曰我捉不辭或恐墜地苾芻報曰汝師衣繫蘇迷盧山猶故不墜況汝身爾既被勸已欲至食時即便默至師所在隱屏處而立其師欲昇空去求寂默捉師主衣角亦昇空去時

龍宮內安二坐處二漫茶羅師既見已問諸龍曰何故置此二座壇耶時龍報曰應觀背後更有人不師便迴顧見此求寂汝亦來耶答曰爾師曰善哉至彼坐已諸龍作念是彼師主獲殊勝果有大威德應供天食然彼弟子未獲如是應與凡食作是念已時諸龍等依念供養飯食了已于時求寂取師主鉢於此鉢中殘一粒飯求寂取食其飯甘美世味無比求寂食已便作是念二人喫食便作兩般心生嗔恚發如是願我於迦攝佛所出家修習梵行將此功德願得龍身有大威德奪取此宮趂諸龍出由作猛利瞋恨不惜軀命發是願已便於兩手清水下流宮內諸龍悉皆頭痛諸龍白言聖者然此求寂不念善事宜應遮止師主告曰此是惡趣汝今何故發如是念爾時求寂即以伽他答親教師曰

我心已去遠　雖可却追尋　何故雖追悔
兩手水已流

說是頌已求寂爲龍便即擯出諸龍王等自居宮內佛告諸苾芻曰其化龍苾芻者此被擯龍王是時彼龍王因斯發心是爲最初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外道詣給孤林見諸苾芻住處床座編席受用資具及諸飲食彼便作念沙門釋子飲食臥具受用等好雖然法不如我應此出家飲食臥具於此受用若欲聽法應於彼處作是念已即詣苾芻處白言聖者我欲出家彼苾芻衆即與出家及受近圓外道常法每於十四日爲褒灑陀苾芻十五日其外道至十四日便往本外道處爲褒灑陀至十五日又於苾芻處而爲長淨後於異時黑月十四日僧伽長淨爾時外道便作是念今既兩處長淨爲向彼處爲於此耶復作是念沙門釋子慈心哀愍法則寬泰彼之外道法則嚴切我若不去必應重罰嗔責於我作是念已便往詣彼時諸苾芻鳴揵稚集僧伽大衆集已時秉法人白言僧伽盡集不諸苾芻衆乃共不見彼外道苾芻既不見已便作長淨至於明日彼即歸來諸苾芻問曰汝於昨日何處去耶答曰我向本梵行處去來又言飲食臥具於此受用然所受法於我本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彼外道執邪情樂彼法邪見不捨然於我教終
無利益不能增長法眼應須滅擯還令歸俗從今已
去來求出家者苾芻應問汝非外道及心樂邪法不
若言爾者應須擯棄若不問者得越法罪爾時具壽
鄔波離白佛言世尊頗度外道應滅擯者何等外道
應須擯棄佛言一者持外道服二者心樂彼見三者
歸著本服經明相出此等三種咸須滅擯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資以
乳餔爾時長者告其妻曰賢首生此子者雖用我財
亦能代我償諸債負作是語已便將貨物詣往外國
興易取利便沒不還其妻以自身力及託諸親種種
養育年漸長大爾時此兒與諸童子相隨而往至餘
長者家時彼長者有一少女見此童子便以華擲
彼童子時諸童子問曰汝於此女有期會耶答言有
諸童報曰此之長者為性嚴惡汝莫為斯事損害於
汝諸餘童子乃至日暮守此童子不令非法便共相
隨至於母處私報母曰此小童兒與某長者少女欲
為非法我等勸諭制不聽為我今歸去於此夜中宜

應遮止母曰汝等既能共相勸諭甚為善事其母即
令童子入房安置又於房中安觸瓶水及以觸盆母
自當門安牀而臥至夜半後子告母曰與我開門出
外便易母即告曰房中已安觸盆可應便易須臾之
頃其子復告與我開門母亦不開子遂嗔怒母曰汝
所去處我先已知我今寧可於此受死終不為汝開
門凡欲火染心無惡不作不避惡業遂於此時拔劍
殺母橫屍於地即詣長者家既至彼已見其少女身
形戰掉女曰汝勿生怖惟我獨住更無餘人童子念
曰我今應報令知已殺於母告言少女我已為汝殺
母命根女曰汝所生母為是孃母報言是我所生母
其女念曰此人嗔怒尚殺親母況我餘人作是念已
報言汝應且待我蹔昇樓女上樓訖高聲唱言此中
有賊彼人聞已於水竇中潛身而出到已宅內擲刀
於地高聲唱言賊殺我母賊殺我母作是唱已便依
世法燒整其母內自思忖深是惡人造極逆罪情懷
戰懼不自寧心遂向處處祠天隨處告問修何業行
而滅重罪或有說言應當入火或有說言自墜高巖

或有說言投身溺水或有說言自縊其身各各說言所作方便皆令自死無有出路復於後時往逝多林乃見苾芻念誦經論於中頌曰

若人作惡業　修善而能滅　彼能照世間
如日出雲翳

爾時此人便作是念出家釋子有除罪法今我應當出家修諸善業而滅其罪即詣苾芻處白言聖者我欲出家願見哀愍時此苾芻便與出家并授近圓既出家已精懃讀誦於三藏教悉皆具解辯才無礙善能論答別有苾芻問彼人曰具壽何因苦行精懃有何別求彼人答曰我為消重罪故問言汝作何罪答曰殺母又問是親生母為當乳母答曰是親生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若人殺母便求出家與出家者當壞我法即須擯棄從今已往於我法律之中若有人來求出家者當須問言汝非殺母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其人被衆擯已便自念曰我今不可還俗應須遠去邊境而住便往邊境之處化一長者長者於此苾芻乃生信敬為造一寺諸方客侶皆來此寺來者皆為說法多有證阿羅漢果復於異時身有病患用諸根藥莖葉種種藥草療治不差漸漸困篤餘命無幾告弟子曰當造浴室時諸弟子依教便造浴室爾時師主說伽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頌已便即命終墮無間地獄然諸弟子證阿羅漢者入定諦觀鄔波馱耶當生何處於諸天宮諦觀不見復觀人間及傍生趣并餓鬼中悉皆不見復觀地獄乃見在於無間地獄中爾時弟子共作是念我鄔波馱耶生存之時持戒多聞以法攝受曾作何業墮於無間又復諦觀乃見殺母之業既被地獄猛火遍身意想將是所造浴室遂即唱言浴室浴室燒熱猛火極燒於我是時當門獄卒以杵打頭告言薄福罪人此是無間地獄云何言是浴室被打頭時乃發善心即便命終生四天王宮凡生天者起三種念我從何來今生何處復緣何業作此念時乃見我從無間獄死生在四天王宮緣作浴室洗浴苾芻乘斯福

力而生此天是時天子復作是念我緣世尊善方便故令我生天不應安住當須詣世尊所以報此恩既至佛所聽聞妙法便證初果得見諦已歸還天宮時彼上首弟子是阿羅漢衆欲食時於上座處坐其小弟子爲僧伽行水是時上座鉢中受水指頭觸水覺水極冷便作是念我今於此飲斯冷水鄔波馱耶在地獄之中飲鎔銅汁便觀地獄遍皆不見復觀人間傍生鬼趣皆悉不見即觀天上乃見生在四天王宮復於佛所而證初果見已微笑語言是佛是法是僧大淨妙事不可思議此極重業墮於地獄有勝功能得生天上彼行水者白尊者曰鄔波馱耶死得爲上座歡喜笑耶告曰具壽汝今所問非正是時若僧伽集時可問斯事當爲汝說後於異時苾芻僧伽集其小同學衆中問曰大德前見何事歡喜爲笑耶爲見鄔波馱耶死得爲上座故歡喜笑耶于時衆首對於僧伽廣如上說時諸弟子皆大歡喜咸稱佛法僧寶是大勝利我鄔波馱耶造斯罪業而得生天殺父准斯犯逆廣說如前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中爲王說法其勝光王證見諦已于時有八萬天衆俱時同證并有無量百千梵志婆羅門居士等爾時勝光大王擊鼓宣令曰於我國界住者不應賊盜若犯盜者當科死罪被盜之人我自出物以酬其直爾時世尊復說少年經調伏王已其王又擊鼓宣令告言於我國境不得賊盜若犯者當科死罪被盜物家我以庫藏物還其時摩揭陀國有賊來向憍薩羅國兩國界中商人來去皆被劫物時摩揭陀國商人共往憍薩羅國各相謂曰此兩界中多有劫賊又多粜稅直于時商人多並抑迴少分前去至於中路群賊競出速疾劫奪其商人等或有被殺或有捨財而走於商人內有阿羅漢見此事已歸思惟頃不覺被賊斷其命根商人散走而得免者以泥塗身號啼叫聲往勝光王所合掌白王我等於王國界興易今被賊劫時王問曰在何方所白言於某方所其王命大將名毗樓盧澤迦樓賴吒令速往彼捉賊將來大臣依命將四種兵往捉時諸賊等在叢林中無畏而住不著衣甲正分所得財物

毗摸盧澤迦摟賴吒令其四兵圍賊四面一時擊鼓吹螺其賊驚怕棄物而走或有被殺或有捉獲時大將軍得所劫之物幷獲賊等同詣王所白大王曰此等是賊幷物今已捉獲王告賊曰我先擊鼓宣令於我國中不得行盜若有犯者當害其命被劫之家我庫藏中出物酬直賊白王曰我亦聞王擊鼓宣令爲貪財物違命去盜王曰汝等劫人何故害命白言爲欲令前人恐怕故王告言汝等令他恐怕我今與汝未曾見事遣汝恐怕王敕大臣將此賊殺斷其臣領賊於四衢道告衆人曰此是劫賊欲將殺去將行之時一賊逃走得脫往逝多林至一苾芻所白言聖者我欲出家時彼苾芻卽與出家及以近圓諸餘賊等旣被王殺後於異時諸苾芻等往屍林處賊出家者亦來林間見王殺賊眼中淚出餘苾芻見各相謂曰此初出家苾芻極有信心見斯死者眼中流淚見苾芻離便卽放聲號咷大哭苾芻問曰何故高聲大哭答曰此是我父此是我兄及以弟等又問此之賊等曾殺羅漢汝豈殺耶答曰曾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若殺阿羅漢者是斷福田犯逆亦壞我法應須滅擯駈令歸俗汝等苾芻若有人來求出家者苾芻應問汝不殺阿羅漢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具壽鄔波離白佛言若復有人先曾出家破壞僧伽於後更來求出家者應與出家不佛言不應佛告鄔波離從今已去若有人來欲出家者苾芻應問汝曾破僧伽不若非應度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又白佛言若復有人於佛世尊起惡逆心出佛身血其人志求於佛法僧心樂出家修持梵行者有如是者應與度不佛言不應若有人來求出來者苾芻應問汝非惡心出佛身血不若非應度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又白佛言若復有人先曾出家於四波羅市迦法中隨犯其一便卽歸俗復於善法心樂出家應度以不佛言不應若有人來求出家者苾芻應問汝曾犯四重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告諸苾芻若有苾芻作不見擧因卽歸俗還來出家及受近圓受近圓已還造諸罪不肯發露我不見罪若如是者僧伽

應與滅擯佛言若近圓已苾芻不懺不捨惡見衆作
舉已便卽歸俗來求出家不捨本見當須滅擯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六衆苾芻所度弟
子未知六衆性行依止而住知惡性已皆悉捨之餘
處依止所作事業三時請問于時六衆苾芻共相謂
曰此諸黑鉢生尊我等所度弟子若更度者應度如
是色類後於異時鄔波難陀乃見一人無手告曰賢
首汝今何故而不出家答曰誰能度我無手之人鄔
波難陀言世尊教法慈悲寬恕我當度之及受近圓
經三五日所是威儀噉食等事皆悉教訖卽便報曰
汝可不聞鹿不養鹿室羅伐城甚大寬廣汝應往彼
乞食自供弟子報曰我今如是云何乞食鄔波難陀
告言具壽我當教汝便卽爲著所有三衣皆與繩繫
以鉢袋盛繫於左臂錫杖繫於右臂卽入室羅伐城
時有一女搥胸唱言誰作如是非法毒害截此苾芻
雙手苾芻告言姊妹我在俗時被他截手非出家後
報言誰度苾芻報曰我鄔波馱耶鄔波難陀鄔波斯
迦曰除彼六衆惡行無耻誰能度此如是之人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所有過失斯出度此不
完具者何等名爲不完具者所謂無手無指無足缺
脣無脣及以諸根不具皆悉不應若度此類得越法
罪若被杖者若身形斑白太老大少佛言並不應度
一切穢汚僧伽臥具咸不應與又跛足綠眼及以無
目曲腰侏儒項有癭者瘂聾水病如是等類皆不應
度若度者得越法罪又婬欲過度被女所傷因重所
傷涉路而損大小便痢不能禁制如斯等類亦不應
度若度者得越法罪又白佛言有癬疥瘡癩瘻瘥乾
癬濕癬瘦病患嗽上氣燋渴瘠病癲狂痃癖痔病等
佛言不應度若度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四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 〔麗綺〕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諸苾芻於此住處三月雨安居時有衆多苾芻於其夏中遂向餘處人間遊行不善護身傷殺虫蟻時諸外道咸起譏嫌作如是語此沙門釋子無有慈悲夏中遊行殺諸虫類不異俗流然諸禽獸於四月中尙居巢穴不遠出外然此禿頭沙門不作安居不知收攝安在一處既無軌式誰復於斯以衣食施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緣此事今制苾芻作安居法於三月中住在一處時諸苾芻聞此語已不知云何作安居法佛言先於五月十五日可於住處灑掃淸淨牛糞塗地所有臥具聚在一處乃至洗足衆既集已應差一苾芻爲掌臥具人若有五法者即不應差云何爲五謂有愛恚怖癡不知臥具分與不分翻前五法是即應差應如是差敷座席鳴揵椎言白衆集先問苾芻某甲頗能爲夏安居僧伽分臥具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應先作白已次爲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夏安居僧伽分臥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爲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苾芻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夏安居僧伽分臥具僧伽今差某甲苾芻爲夏安居僧伽分臥具若諸具壽聽某甲苾芻爲夏安居僧伽分臥具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某甲爲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苾芻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佛言我今爲諸苾芻制分臥具法其授事之人應先爲僧料理籌已次於明日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復周其籌悉應兩頭緊花香泥拭飾安竹箱中名香普熏白氎覆上籌長一肘置上座前次宜制令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所有制法若諸大德樂此安居無違背者當可受籌諸苾芻衆於此夏中不應更相詰責云破見破戒破正行破正命如其仁等知有犯者即於今時可論其事無宜夏中更相舉發惱諸苾芻不安樂住作是告已次分臥具令一苾芻擎籌盤在前其收籌者持空盤隨後大師教主先置一籌次向上座

前住上座亦應少離本座蹲踞合掌受取其籌然後安詳置空盤上如是次第乃至行末若有求寂身既不來阿遮利耶鄔波馱耶代取其籌次取護寺天神籌既總行已應數其籌白大衆言於此住處現受籌者苾芻有爾許求寂若干又分臥具苾芻持諸鑰鑰安上座前白言大德某房有衣有利如其樂者取之若上座不取此房應與第二上座若第二上座取此房者其舊住房應與第三上座如是展轉乃至僧伽衆末第一上座見與第二上座之時便更索者初索之時不應即與第二索時亦不須與第三索時應與然上座得惡作罪如是展轉乃至衆末如前次第得越法罪准上應知然於住處所有房舍悉皆分盡客苾芻來無房可與世尊告曰應留一房并其臥具擬客苾芻時諸苾芻遂留門屋下廊簷前及以踏道與客苾芻佛言不應留門屋下乃至踏道與客苾芻此之處所乃是衆爲所居非人住處佛言應令一苾芻知僧伽利養別留一房安置臥具然彼苾芻應自守護所有諸物復應撿看虫及蜂窠蜂若出窠即應除去兒若未出應以線懸繫置餘處長成自去其有客苾芻來應給臥具若其人少人各與一必若人多二人共一或三共一有諸耆宿苾芻既得重大氍毹移動致難不知云何佛言若耆宿苾芻不能移動有小苾芻應令依止分臥具已即應告曰若無假物不應輒臥亦不應以小物垢膩破碎疎薄之類用替僧祇臥具其受事人巡房觀察見非理者准事治罰若小年者應告二師令其呵責其撿行房舍苾芻每月十五日巡房觀察若受用臥具不如法者白大衆知奪取臥具仍爲治罰若依止門人應告其師收取臥具大衆和集時應告白日諸具壽今此住處有爾許人當依某甲爲施主依某村坊爲乞食處以某甲爲營事人某甲爲瞻病者於此住處應作安居時諸苾芻等應撿行隣近村坊乞食之處既觀察已情愛樂者各自念言我於此處堪作安居乃至同梵行者不生惡惱設復生時速能除滅所有安樂未生者令生其已生者勸令增進村坊乞食之處不生勞苦若我病患有供侍人給我醫藥飲食所須皆悉充濟作是念

已恋入屏處對一苾芻具修威儀隨年致禮蹲踞合
掌作如是說具壽存念今僧伽五月十六日作夏安
居我苾芻某甲亦於五月十六日作夏安居我苾芻
某甲於此住處界內前三月夏安居以某甲為施主
某甲為營事人某甲為瞻病人於此住處乃至若有
圮裂穿壞當修補之我於今夏在此安居第二第三
亦如是說所對苾芻應云奧箄迦答云娑度若有因
緣不及前安居者聽作後安居准前應作既安居已
不應出界宿若有因緣須出去者不應經宿時衆村
中有一長者名曰鄔陀延其家大富多有財物及以
衣裳是時長者於其家內多出衣食別為一廂擬欲
供養苾芻僧伽即時遣信往詣室羅伐城請諸苾芻
僧伽曰於某村中長者某甲作如是言於我家中多
有衣服飲食今欲供養大德願垂哀受時諸苾芻報
使人曰其長者家去此遠近答曰去此强三踰繕那
諸苾芻等即作是念去此甚遠我等欲去齊暮得迴
還不各作是言去此既遠至暮不及迴來世尊制我
等安居不得出界外宿不知如何即便不去時彼象

村側近別有苾芻於彼安居即便受請既受請已多
獲衣食三月夏安居滿已著衣持鉢往室羅伐城漸
漸遊行遂到彼城詣一寺所時有苾芻即前迎接代
收衣鉢安置房內主人問曰從何而來何處安居客
便答曰我等比在象村之側三月安居滿已從彼而
來主人問言汝等安居和合乞食不以此為苦耶答
曰我等於彼安居甚為安樂衣食豐足不以為苦即
便問曰汝等云何於彼安居衣食豐足而不乏耶報
言在彼側近有一聚落名曰象村村有長者名鄔陀
延其家巨富以深信心作其福業多持飲食及以衣
服而來惠施為此豐足時彼苾芻即作是言然彼長
者亦曾來請又問彼云去此幾許答曰三踰繕那作
是念言若去至彼恐夜不來世尊不聽於安居內界
外而宿即便不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
之聲聞弟子雖於衣食無貪著心然欲令彼得安樂
住故復令施主得受用福應開七日赴其請喚因集
僧伽告諸苾芻曰於安居中有事須去出界外者應
請七日乃至一日當去佛令去者苾芻不知何事應

去以緣白佛佛言謂是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苾芻苾芻尼式叉摩拏求寂男求寂女等事不知何者是鄔波索迦等事佛言鄔波索迦家中有事便以身所著衣幷辦飲食即令使者請諸苾芻唯願聖者來受供養此則名爲鄔波索迦事應對一苾芻蹲踞合掌受持七日法去是謂鄔波索迦緣若鄔波索迦欲與苾芻臥具等物幷種種衣食喚苾芻曰唯願聖衆哀受我施衣食佛言苾芻應守持七日法出界外是名鄔波索迦緣若有鄔波索迦爲諸苾芻無飲食故多造上味美好飲食來喚苾芻佛言應受持七日法出界外是名鄔波索迦事

復有鄔波索迦造窣覩波欲安馱都幷辦種種香華來請苾芻曰唯願大德助我功德佛言苾芻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鄔波索迦及以佛事

更有餘鄔波索迦等造塔安其相輪或幢幡蓋或著檀香及鬱金等種種諸香供養於塔幷將飲食衣服供養來請苾芻佛言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鄔波索迦事

若有鄔波索迦或書寫蘇呾囉及以修學或寫摩窒里迦及以修學幷諸佛語既寫了欲設供來請苾芻佛言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鄔波索迦事

若鄔波索迦於路逕中幷諸有疑不能決了欲問苾芻解其義句設其飲食來請苾芻爲除疑故得受持七日出界是名鄔波索迦幷及法事

若鄔波索迦忽然邪見不信因果來請苾芻爲除邪見佛言苾芻應受持七日法出界爲除邪見是名鄔波索迦事

若鄔波索迦爲妻有娠恐生災難欲令母子平安來請僧伽覆鉢供食佛言苾芻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鄔波索迦事

若鄔波索迦爲病患事設諸飲食幷施衣服來請苾芻白言我病恐長命盡供養僧伽有如是事佛言得受持七日法去是名鄔波索迦事

云何鄔波斯迦事廣如鄔波索迦事

云何苾芻事如有苾芻擬造住處及園林施四方僧伽因爲慶讚設諸飲食幷施衣服供養僧伽令使請

[illegible]

喚苾芻說時諸苾芻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苾芻緣

又苾芻緣施諸苾芻園已復更施臥具并與常請供養或爲設利羅造塔或復塗檀及鬱金等諸香或安相輪及幢幡蓋等并設供養四部衆等書寫經等如上諸緣來請苾芻應受七日法去是名苾芻緣

若有苾芻欲治罰惡人作諸羯磨等來請苾芻僧伽共爲佐助苾芻僧伽應受七日法去是名苾芻緣

若苾芻僧伽欲治罰惡人作諸羯磨來請苾芻汝來助我苾芻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苾芻僧伽緣

若有苾芻病重困苦遣使來請苾芻爲我說法及請相看佛言苾芻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苾芻緣

云何苾芻尼等緣一同苾芻於中別者供養苾芻僧伽或供養法或時施物并學佛法及式叉摩拏女欲受近圓來請苾芻及苾芻尼願來與我授其近圓是時二衆應受持七日法去是名苾芻尼式叉摩拏等緣

云何名求寂緣一同前法云何求寂女緣除同前說於中別者十二童女至年十八歲請苾芻僧伽願爲

八敬與六法六隨法之文此中疑有脫

我授六法六隨法苾芻應去是名求寂女緣

若苾芻作安居已或作是念我於此安居無人供給我食或當餓死或有曾未學經應須學者曾未習定應思惟者或有未證應證者未見求見者未得求得者若有是緣欲離住處去者佛言無犯亦不破安居

若作安居竟忽有病生知無醫藥若其住恐命不全如是命難等緣出去佛言無犯亦不破安居

若苾芻安居已竟若有病生雖有湯藥無人看病恐有失命佛言聽去不破安居

若苾芻作安居竟有女人來至苾芻所而作是言我有女新婦及婢欲遣供養大德苾芻作念我若不去恐失梵行并有命難等起是謂梵行等緣佛言移去者無犯亦不破安居若有男子黃門等緣准上應去

若苾芻作安居竟若見女人而生欲想不能禁止煩惱恐失梵行亦應離去

若苾芻作安居竟見有伏藏即作是念我住於此恐當不能禁止其心而便取物佛言移去無罪

若苾芻於安居內忽有親里眷屬來誅苾芻住止苾

芻嫌賤移向餘處者同前無過又復苾芻若有女男半擇迦等來請安居既受彼請然斯施主或貪他物或復殺害他人或劫奪他人財物或於住處若有虎狼師子等惡獸諸難來怖施主或時走去或時身死時彼苾芻作是念曰此之施主請我安居復有如前諸難事起我今住此或失梵行或失命等緣來移向餘處安居者同前無犯

若時住處多有病苦緣生苾芻住此不安樂者佛言移向餘處安居同前無犯

又復若有女男半擇迦等來請苾芻相就安居或有王來捉彼施主或殺或奪財物是時施主走向餘處苾芻作念此之施主遭斯恐怖身既逃亡我若住此或失梵行及命難等因緣移向餘處同前無犯

若有施主來請苾芻而作安居然斯施主家內忽然失火或時身死或復逃去苾芻作念此之施主今忽遭火或死或走我獨居此恐有命難并梵行難移向餘處同前無犯

若有施主來請苾芻作安居事於其住處下濕水多恐後病生移向餘處同前無犯

若有施主來請苾芻作安居事然於住處側言何用住此剔頭受其飢苦住林樹下可還歸家多作福業不須出家苾芻作念我若久住或失梵行若有此緣聽去無罪

若苾芻於安居內或有王來嚴東四兵至其住處遣捉苾芻作如是言當如俗法驅役或令還俗或與娶妻或奪衣鉢或種種惱害有是難來即時直去無犯亦不破安居

若苾芻住處有男子女人及半擇迦來請苾芻作安居并供給衣食復為王等難來悉自逃走無人供給苾芻緣此欲餘處去無犯

若苾芻於安居內有諸賊來或盜牛羊等而為屠殺作諸非法來至苾芻所作如是言汝等出去我欲住此若有如是惡賊來至寺內惱亂苾芻者即應直去無犯

又若苾芻依止男女及黃門類而作安居時彼施主為他拘執怨家繫縛非人所怖走向餘方因斯命過

時諸苾芻作如是念我此安居有衆過患無復施主由此因緣斷我梵行爲沙門難緣移向餘處無破夏罪所到之處得爲安居即於此處而作安居不應出界又復先是非人住處苾芻於此而作安居有諸老小無知之類入此寺中遺放不淨不堪親近又近河水其水漂漲損失施主家資衣物或死或走苾芻作念此之施主遭斯水難我若住此必有命梵行難生移向餘處同前無犯若有苾芻於安居內見有苾芻教餘苾芻或作破僧伽事幷勸衆人及作破僧方便時彼苾芻便作是念今於此處現有破僧伽事我若於此安居然彼苾芻欲破僧伽或教令破及以勸化幷作方便復作是念我今於此善說勸化彼必不受惡對於我若久住此有是事生先已學者必當忘失其未學者不能令進不宜住此可移餘處就彼安居者同前無犯若苾芻於安居內聞有苾芻欲作破僧伽事而彼苾芻是其親友知識即作是念我若取語恐有破僧伽事得罪若不取語復是知識應受持七日出界外若七日事不息若過七日無罪若不去者得越法罪

若有苾芻聞苾芻說餘處三月安居多得利物此苾芻即欲於彼安居復有苾芻言此處亦有利養彼間亦得利養既是一種不及往彼苾芻於此安居遂不得利然彼先說苾芻得越法罪

若苾芻聞餘苾芻說某處有堪安居處此苾芻即便詣彼共受籌已所應得物皆悉不得彼先說苾芻得越法罪若有苾芻聞諸苾芻說某住處前三月有安居處苾芻聞已便去至彼共受籌已不得臥具亦不堪住彼說苾芻得突色訖里多罪若有苾芻聞苾芻說於某處前三月有安居處彼即便去既共受籌分得臥具已即便他行別於餘處亦不安居得惡作罪不成安居若苾芻聞苾芻說於某處住處前三月有安居處彼時便去受籌共分臥具作安居已自有緣事不受持七日出界外去不成前安居得惡作罪

若苾芻聞苾芻說言於某住處前三月有安居處即便往去既至彼已安居受籌分臥具訖有緣受持七日出界外某住處不作三月安居由先說者得突色

訖里多受持七日苾芻過七日不來者破安居然斯
六種前安居法與後安居法不異並准前安居作唯
言後三月爲異餘如百一羯磨中廣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 〔麗綺〕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三月雨
安居時有衆多苾芻於餘處安居各共立制作如是
言諸具壽我等安居三月不應言語破戒破見破軌
儀非正命等若見有廁草闕及君持無水應即添著
并安舊處若獨自不能爲者應以手喚伴共作制已
各還舊處如是不語經三月滿已補洗衣服訖著衣
持鉢從安居處漸已遊行往室羅伐城到已各置衣
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諸佛常法
客苾芻來先加慰問汝從何來道路安樂耶何處安
居白言我等於禪那鉢多安居纔從彼來於彼安居
甚得安隱和合亦不以乞食爲苦但緣我等衆多苾
芻於彼安居三月之內各共立制於安居中不相共
語乃至如上立制法中具說得安樂住不以乞食爲
患佛告諸苾芻曰汝等愚癡無一智人汝等云何作
此非法制令不共語耶猶如怨家共住食怨家食此
甚爲苦云何乃言得安樂住是外道法是愚癡法非

出要法佛言汝等苾芻自今已後作啞默法者得越
法罪若苾芻安居竟佛言應請三事見聞疑作隨意
事既令苾芻作三事見聞疑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作
佛言去隨意七八日前諸舊住苾芻應於隨近村坊
之處普皆遍告所有老少苾芻及未近圓者於供養
事咸共修營至八月十四日應須佛殿所制底邊作
諸供養燒香懸幡一切嚴飾並皆應作若鄔波馱耶
阿遮利耶諸有門徒皆令共辦幷及掃灑瞿摩塗地
供養僧伽上美飲食幷行酥等諸供養物隨時施設
諸苾芻等應相慰問我等安居甚爲安樂十四日夜
令持經者通夜誦經明日知時作隨意事勿過明相
既至明日應差五德爲衆作隨意者或一二多須具
五德人若先不和能令和合先和合者極令樂住云
何爲五謂不愛不恚不怖不癡善能分別隨意等事
若翻斯五即不應差既具五德應如是差敷座席鳴
揵椎集僧伽作前方便問衆許已應勸獎汝某甲頗
能爲夏坐僧伽以三事見聞疑爲隨意不彼答言能
次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爲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苾芻今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
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聽許僧伽今差某甲爲隨
意苾芻某甲當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苾芻今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
芻僧伽今差某甲爲隨意苾芻某甲當爲夏坐僧伽
作隨意苾芻若諸具壽聽某甲爲隨意苾芻某甲當
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
已許某甲當爲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竟僧伽已聽
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我
今當制作隨意苾芻所有行法汝等諦聽我今當說
受隨意苾芻應行生茅與諸苾芻爲座若一人作受
隨意者應從上座而爲隨意乃至下座若二人者一
從上座受隨意一從中向下至於行末若差三人從
三處起進事可知諸苾芻等並居茅座蹲踞而住上
座應爲單白大德僧伽聽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事
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作隨意白如是
其受隨意苾芻應向上座前蹲踞而住
爾時上座及餘下座應斂生茅頻倒橫布即移身近

前雙足俱蹲手屈少許當前執之作如是說具壽存念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我苾芻某甲亦十五日作隨意我苾芻某甲對僧伽向大德以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

大德僧伽應攝受教示我應饒益哀愍我是能愍者願哀愍故若知見罪我當如律而爲說悔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受隨意苾芻應言奧箄迦彼答云娑度如是次第乃至下座亦如是說其隨意人應更互相向作隨意事亦應三說若受隨意苾芻或二或三或四乃至多人自相對作若一人應對已作隨意人而爲隨意作法准知苾芻既了次喚苾芻尼衆令一一入衆中對隨意苾芻如大苾芻法作隨意事次喚式叉摩拏求寂男求寂女皆須如次一一對五德苾芻同前作法其受隨意苾芻應向上座前立作如是白言

大德諸妹二部僧伽已作隨意竟二部僧伽並應唱言善哉已作隨意極善已作隨意唱者善如不唱者得惡作罪受隨意苾芻應持小刀子或持針線或持諸雜沙門資具在上座前立作如是言大德此等諸物頗得與安居竟人作隨意施不若於此處更獲諸餘利物和合僧伽應合分不舉衆同時答云合分若異此者隨意苾芻及餘大衆皆得越法罪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有幾種作隨意佛言有四種一非法別衆二非法和合三如法不和合四如法和合佛言鄔波離於此四中如法和合是爲其善由是法和合故於十五日作隨意時世尊即於僧伽中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夜分已過何不隨意時有苾芻於其衆中從座而起正衣一邊合掌頂禮已白言於某房有舊住苾芻身嬰重病極爲困苦其病苾芻不能赴集不知云何佛言應取隨意欲來諸苾芻不知云何取欲來佛言或一人取一人欲或二或三乃至衆多不知云何取來佛言應到病苾芻邊蹲踞合掌具威儀已如長淨法與其欲作如是說具壽存念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我苾芻某甲亦十五日作隨意我苾芻某甲自陳無諸障法爲病患因緣故彼如法僧事我今與欲此所陳事當爲我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能如是與欲者善若不能語以身表業亦

成與欲若不能語復不能以身表者一切僧伽並皆應往就病人所若病人不來衆不往彼作隨意者作法不成得越法罪

佛言我今爲受隨意欲苾芻所有行法今當說之其受欲苾芻不得急走等乃至如長淨法中廣說其持欲淨苾芻既入衆中或上座邊說此若不能比座邊說亦得應如是說具壽存念於某處房苾芻某甲身嬰病苦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彼苾芻某甲亦十五日作隨意彼苾芻某甲自陳無諸障法爲病患因緣如法僧事與欲彼所陳事我今具說如上所說若不依者得越法罪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若受隨意欲已忽至中路身死得成善持欲不佛言不成應更取欲具如褒灑陀中廣說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若有住處唯一苾芻獨住此欲如何作隨意事佛言應於住處灑掃清淨瞿摩塗已應敷座席作衆事訖隨其力分自誦少多經已應於高迥處四望看有苾芻來知是淸淨若二三人即應相喚速來共爲隨意然即於彼客苾芻所對首

有時疑時有

法作如是言具壽存念今十五日是隨意日我苾芻某甲亦十五日且爲守持隨意若於後時遇和合衆當共彼和合衆如是法隨意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其衆多無智愚癡之人足衆數爲隨意者不成隨意應待有善苾芻來共爲隨意若無應居本座作心念隨意如是心念口言今十五日是隨意日我苾芻某甲亦十五日爲心念隨意若於後有時如法衆共爲隨意如是三說若有一二三苾芻共住者亦應如前作對首法作其隨意若有四人僧伽作隨意者咸作對首隨意不差五德爲隨意事若滿五人方爲衆法即應作白爲隨意事設有病人應將入衆不應取欲如有六人或復過斯咸作單白爲隨意事作隨意時若有病人應令取欲或有一如法止住隨意一是非法三是法一非法五是法一非法云何一如法止住隨意一是非法但一說已即便止住是名非法若具足說是名如法隨意云何三是法一是非法三遍說隨意已止住是名法一遍說已即便止住是名非法云何五是法一非法於中一是如法合三遍說隨意

即一遍說而便止住是名非法止住隨意或有一說
成隨意或有二說三說隨意或時大衆一時都說此
依何義一說隨意若十五日衆多苾芻集在一處欲
爲隨意然於衆中多患痔病若欲三說恐諸病苾芻
等不堪久坐以是緣故佛言一說隨意復有衆多苾
芻集在一處爲隨意事或時天雨或天欲雨時諸苾
芻等作如是念若三說者恐其天雨濕諸臥具是故
佛聽一說隨意復有衆多苾芻集在一處爲隨意事
若於住處或有王來并諸眷屬或有大臣官屬城內
外人亦皆來集將諸飲食及衣物等奉施苾芻僧伽
令其呪願苾芻竟夜呪願極大辛苦然諸苾芻各作
是念爲王等來種種布施呪願辛苦恐其天明以是
緣故開聽一說隨意又隨意時衆多苾芻共集欲作
隨意其中解蘇怛羅毗奈耶摩咥里迦諸苾芻等通
夜誦經及以說法時諸苾芻各作是念此解三藏苾
芻竟夜誦經及以說法極爲辛苦然恐天明不得三
說是故開聽一說隨意又隨意時若有四種諍起應
就解三藏苾芻決斷其罪既除罪已彼諸苾芻作是

*反[illegible]反

念言此三藏苾芻竟夜除諍極爲辛苦復恐天明三
說隨意恐爲有礙以是緣故開聽一說隨意又隨意
時或有諸王嚴四種兵到其住處或象馬車步等其
王瞋怒作是言捉取此沙門釋子緊縛將令使看象
看馬我今種種諸雜驅使令其役力或作是敕捉取
沙門奪其衣鉢皆悉殺之諸苾芻等作是念言我若
三說隨意恐王瞋責作無益事是故開聽一說隨意
若隨意時有諸賊等或是破城破村落者或殺他人
牛羊等賊或殺牛羊取血塗戶塗門•反以懲罰作諸
非法或復遣信喚諸苾芻時諸苾芻即作是念我若
三說隨意恐彼諸賊破城破村并殺牛羊既作非法
彼來喚我作無利事或奪衣鉢或斷命根以斯緣故
聽開一說而爲隨意若隨意時於斯住處有老苾芻
性無所知多足眠睡或從遠來路行乏困或有女人
或復童女或有鬬諍不信天魔諸惡鬼神來至門所
作如是言沙門汝等作不淨事或唾諸床席或上變
下瀉又諸神等令諸苾芻看鬼神等病苾芻作念若
我三說隨意現有難令我不安由是佛言開聽一

說隨意無犯若諸苾芻惡獸住處作僧房舍然於此
處或有老女及無智女幷童女等性不淨潔然諸苾
芻汙諸牀席非法大小便溺其弊衣曬之或令鬼神
瞋恨使諸毒害惡獸來損苾芻所謂虎豹豺狼熊等
來至僧坊或別房中垣墻食處乃至遍一切處皆有
諸難欲三說隨意恐有難來聽開一說若有苾芻近
龍住處而居止者種種汙穢或多唾涕上變下瀉大
小便利多諸不淨令使龍瞋或放諸毒虫傷損苾芻
或龍自來告苾芻曰汝於我處多諸不淨如上非法
之事苾芻作念我若三說隨意恐龍難等以是事故
聽開一說或一時對說若時僧坊近諸俗舍苾芻欲
隨意時諸俗家中忽然失火其火漸漸逼近僧坊或
恐失命梵行等難或損衣鉢等若三說隨意恐火將
近以是故開一說隨意或一時對說隨意不犯若僧
伽住處近大山谷隨意時天降太雨水漲濤汎諸王
宅舍村林園樹漸逼僧坊若三說者恐諸苾芻命難
衣鉢等難以是義故聽開一說或一時對說若苾芻
住處在於曠野寮處恐怖難起畏損命等諸苾芻各

相報曰今十五日是隨意時我等既有急迫難來不
得隨意任情散去後當如法作隨意事若有如是等
緣來至一時急起並皆無犯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若有衆多苾芻共作安居或時
未滿欲餘處遊行便即隨意得不佛言不得若言我
今且停隨意後當餘處隨意諸苾芻應報言具壽我
等此處安居不應餘處隨意及停隨意佛令我等如
法安居滿已後當如法清淨隨意若苾芻言我有緣
去應可爲我隨意及停隨意待彼作者得不佛言鄔
波離此不成隨意彼應報言我本不合相囑隨意及
停隨意待候安居了佛聽我等安居滿已然後如法
清淨隨意不聽我等不如法隨意佛言鄔波離如上
所說不依行者若作非法皆得惡作若苾芻至十五
日隨意時忽被王捉若大臣捉或被賊捉或怨家捉
彼苾芻衆應遣信報言暫放此苾芻來有少事緣彼
若放者善若不放者應就小界而爲隨意彼被捉苾
芻後時得脫應更隨意若不爾者得越法罪若苾芻
至隨意時若憶知有罪應於餘處苾芻所作說悔法

方可作隨意若不說罪作隨意者不成隨意如長淨
法中廣說於十事中亦廣說若至隨意時苾芻憶知
有罪欲說悔者若是波羅市迦罪衆應擯出然後隨
意有犯僧伽伐尸沙罪者應且置是罪先隨意已後
當治罪若波逸底迦波羅底提舍尼及突色訖里多
者先應說悔後作隨意若苾芻至隨意時於他勝罪
而生疑惑或有不是他勝若犯他勝不共住者不成
苾芻若不是不共住等應且住然後隨意若隨意時
有苾芻或有說罪或有羯磨其出說罪者應先說罪
後當隨意其有羯磨出者應先羯磨後方隨意若隨
意時或有苾芻自相謂曰汝身有罪其舉罪苾芻不
善身口意者不應須語且爲隨意若隨意時有苾芻
舉罪者應先觀此人護身口意不若此人身善口不
善者不應用語應當隨意若能善護口於身不善者
亦不應用語雖善護身口而不閑三藏者亦不應用
語且爲隨意若隨意時或有舉罪苾芻而善護身口
雖學三藏不知深義亦不曉了應告彼云審諦觀察
然後與我如法除罪應爲隨意若隨意時雖有苾芻

善護身口亦學三藏善知其義曉了其事而復心迷
至僧伽中法說非法非法說法以非爲是說毗奈耶
爲非毗奈耶非毗奈耶說爲毗奈耶來濫隨意僧應
問言衆中誰有其罪復是何罪爲是他勝爲是僧伽
伐尸沙波羅底提舍尼突色訖里多爲晝爲夜爲在
道行爲在道傍爲是行時爲是住時爲立坐時爲在
臥時若言犯四他勝不犯僧殘乃至惡作若言犯僧
伽伐尸沙不犯四他勝乃至不犯惡作若言犯波逸
底迦不犯波羅市迦乃至惡作若言犯提舍尼不犯
四他勝乃至惡作若言犯突色訖里多不犯他勝乃
至提舍尼若言犯初他勝不犯第二第三乃至第四
亦如是若言犯第二他勝不犯初乃至不犯第三第
四亦如是若言犯第三他勝不犯初二及第四亦如
是若言犯初僧伽伐尸沙不犯第二乃至不犯第十
三若言犯第二僧殘不犯第一乃至不犯第十三若
言犯第三僧殘不犯初二乃至第十三如是十三僧
殘展轉上下作句亦同上若言犯初波逸底迦不犯
第二乃至不是第九十若言是第二不是初及第三

乃至九十如是展轉乃至九十作句亦如是若言犯
波羅底提舍尼而是初不是第二乃至第四亦如是
若犯第二不是初乃至三四作句亦如是若言犯突
色訖里多而是初不是第二乃至終亦如是若言是
夜中犯不是晝或言晝不是夜或言是道非道傍或
道傍不是道或言行時不是住時或言住時不是行
時或言立時不是坐時或言坐時不是立時或言坐
時不是臥時亦如上此苾芻說上諸事衆應具問若
前引後違如是不定者不應取其語若僧伽問已而
語不異即應問言當見犯時作何形相出何言語作
何意趣若言犯他勝者衆應驅出方作隨意若言犯
僧伽波尸沙者即應且既其事先爲隨意若言犯波
逸底迦提舍尼乃至突色訖里多者先應說悔方爲
隨意若至十五日作隨意時衆多舊住苾芻集在一
處若五或過而爲隨意復有少許舊住苾芻不來共
集隨意苾芻即作是念此有苾芻不來至此遂共生
疑我等不待彼來今此隨意爲成不成作如是疑即
便隨意彼少苾芻後來至衆應更隨意其先隨意人

得越法罪由非法故除如長淨法中已說具壽鄔波
離白佛言世尊大德有苾芻安居作隨意時鬪此中
不有鬪諍者調哢者難問者將向王官等家者禁閉
人者非法舉罪者來斯住處現在苾芻是慚愧者不
又問有如是鬪諍惡人來不知云何隨意佛告鄔波
離若有如是惡人來急者應二三人向小界場中自
爲隨意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應出迎之爲取衣鉢安
慰問訊種種軟語安置房中已應自急爲隨意若得
者善若不得者應爲洗浴若肯洗浴者應令一人說
法彼等聽法應自急爲隨意若得者善不得者應自
向小界而爲長淨彼苾芻若問言今是隨意時汝等
何故長淨彼應報言汝客苾芻須知我舊住人自有
法則彼客苾芻謂言合爾共爲長淨事既了訖待彼
散已更和合別爲隨意若有住處作隨意時有病苾
芻房中不來不知云何作其隨意應報之曰若能來
者來若不能來應將欲及隨意來遣使往病苾芻所
報言汝往隨意處若能去者善若不能應與欲隨意
於隨意時有其四事或有事無人或有人無事或俱

有俱無云何名有事無人若於隨意時無識解無性識不善知好事亦不知作淨若近天神住處或向天神住處或婦女及童女或屬彼天神種種惡說或復作不淨或天神瞋恚來至寺門作如是言賢首等汝所作不善甚不如法汝諸賢首豈合作如是如是事不而不的言某甲有過此名有事無人云何名有人無事至隨意時如前廣說天神瞋怒來至寺門作如是言某甲苾芻於我有犯而不說言有如是罪過此名有人無事云何名有事有人謂說其罪過及人名字是名有人有事云何名無人無事二俱無故是名為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婆索迦聚落彼有長者名曰力軍財如毗沙門天王娶妻經久一無子息便生愁念我今大富多有珍財了無子息一朝身死以無後嗣財物沒官親識知聞咸來慰問何故如斯愁惱而住答曰我無男女恐身死後財物入官是故憂耳諸親報曰應可祈請神祇當得男女即便答曰若如是者我當求請為求子故即便祈請大自在天四大海神毗沙門天帝釋梵王諸天神等悉皆祈請求其男女諸園林神曠野等神四衢道神受祭神同生神同法神常隨神等悉皆求之諸人見彼所請衆神尚無男女咸作是言若求天神得男女者世間諸人求者皆得便滿千子如轉輪王等無有異然由三事現前方有男女云何為三所為父母要有欲心和合一處母月期至中有現前具此諸緣方有子息然彼長者為求男女祈請不息後於異時有一薩埵餘處命終遂便託娠於長者妻腹有智

有俱無云何名有事無人若於隨意時無識解無性識不善知好事亦不知作善若近天神住處或向天神住處或婦女及童女或罵彼天神種種惡說或復作不淨或天神瞋恚來至寺門作如是言賢首等汝所作不善甚不如法汝諸賢首豈合作如是如是事不而不的言某甲有過此名有事無人云何名有人無事至隨意時如前廣說天神瞋怒來至寺門作如是言某甲苾芻於我有犯而不說言有如是罪過此名有人無事云何名有事有人謂說其罪過及人名字是名有人有事云何名無人無事二俱無故是名爲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上　（麗綺）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婆索迦聚落彼有長者名曰力軍財如毗沙門天王娶妻經久一無子息便生愁念我今大富多有珍財了無子息一朝身死以無後嗣財物沒官親識知聞咸來慰問何故如斯愁惱而住答曰我無男女恐身死後財物入官是故憂耳諸親報曰應可祈請神祇當得男女即便答曰若如是者我當求請爲求子故即便祈請大自在天四大海神毗沙門天帝釋梵王諸天神等悉皆祈請求其男女諸園林神曠野等神四衢道神受祭神同生神同法神常隨神等悉皆求之諸人見彼祈請衆神尚無男女咸作是言若求天神得男女者世間諸人求者皆得便滿千子如轉輪王等無有異然由三事現前方有男女云何爲三所爲父母要有欲心和合一處母月期至中有現前具此諸緣方有子息然彼長者爲求男女祈請不息後於異時有一薩埵餘處命終遂便託娠於長者妻腹有智

願聞我子今欲入海採寶若有人去者在路無課亦不輸脚及無差科當自辦財物時有五百商人各辦米糧于時婆羅仙長者請五百商人家中設食已告諸商人曰如我愛子亦如汝子若作不善無利益事當須勸諫勿令作惡時諸商人並皆敬諾又告子曰汝聞我語皆應奉行若商人有教亦如我言莫在前行亦莫在後何以故或有強賊或有力弱其勇健者在商人前來然力弱者從後而來若商主被損商衆總損子聞其父說此語已父又喚彼家生二奴汝等當聽汝之二人不得一人暫離我子二奴啓曰誠如聖言誠如聖言其長者復作思惟欲令我子乘騎何乘若與象馬乘騎費粮當與乘驢而為輕省作是念已即辦驢乘發遣道路所須具皆悉備其長者子往詣母所白言阿母我今入海採寶時母聞已迷悶悲啼勸不令去告曰何時更得見汝子生瞋故答曰於惡趣中相見母報子言汝所出語極為麤穢不善宜應悔過令罪減少即於母前而便悔過既悔過已乘騎進發時諸婆羅門等為作吉祥呪願已即以運載

貨物應所須者皆悉持去漸漸遊行經無量聚落城邑方至大海即共五百商人持五百金錢用雇船舶及五船師一人執柂一人知進一人知退一人修補船一人別水既裝束已再三祈願于時商主長者子擊鼓宣令論說海中善不善事船發去已便至寶所多取寶物安隱而迴還到海岸爾時商主長者子別於一方於沙灘上居止共二家生計筭來去用度之物其長者子告自奴曰馱索迦汝往看諸商人今作何事奴往急看乃見商人並皆眠臥奴便睡眠其長者子後命令擁護往看商人今作何事時波洛迦見諸商人皆悉被辦馱乘欲發其馱索迦謂言波洛迦報波洛迦復謂馱索迦報彼商主是時二奴隨商人去至天明已二奴既不見長者子東西馳走問諸商人曰長者子今何所在或有答言在前或言在後皆覓不見諸商人等各相告言我等乘捨商主甚為非理急須往覓時諸商人或有言此路極險若覓商主我等皆死然而商主覓不可得我等共為方便若至家時父問商主在前行者云商主在後若問在後云

商主在前然不得云失却商主作是語已漸至本村其婆羅仙長者聞諸商人來至歡喜前行問諸人曰我子何在其前行者答曰在後其在後人告言向前其婆羅仙便作是念此等諸人誑惑於我我子應死爲復失耶爾時長者無希望心生大苦惱親屬聚集俱時號泣衆人皆往長者家舉聲大哭爲哭多故其長者及婦二俱眼盲四遠諸人皆知長者子於大海中失沒其婆羅仙長者久持孝服子在之日所有鞋履衣服文書受用之具皆悉施與村中祆祠即發誓言若我子命存所在之處安隱速達若身已死願生勝處其長者子睡時被日照身覺已爲風吹沙乃不見路不知商人從何處去即乘驢而行驢省非是舊路徐徐而行其長者子爲驢行緩以杖打之驢被打困更不能行長者子復作思惟誰忍見此困苦之事無慈愍心更打此驢即自步行駈驢而去見一鐵城其城廣大墻壁極高其中寬大至城門所見一丈夫其身長大黑色赤精遍身有毛其腹甕大甚可怖畏執杖而住時長者子問其人曰丈夫此中有水不彼默不言長者子問已即入城中爲渴所逼迷悶東西求覓水故竟無可得不稱所求遂即大聲云水水時有五百餓鬼一時而來如燒木柱自髮覆體咽如針孔腹如大山節節火出赫然俱熾告商主曰汝大慈悲與我水飲我等渴逼長者子曰我爲渴逼求水故入此城中餓鬼報言此是餓鬼之城何處得水十二年中我等不聞水名長者子問曰造何罪業生在此中餓鬼答曰贍部洲人多生難信我今若說汝亦不信長者子告曰我今對驗面前而見云何不信是時餓鬼而說頌言

我曾罵詈常瞋恚　慳悋惜財不與人
亦不曾行於布施　緣此業故生餓鬼

時長者子生厭離煩惱之心即急出城告彼丈夫曰汝當報我此是餓鬼城耶我當不入丈夫答曰商主汝可見蹈入餓鬼城更有得出者不爲汝有大福威德今得重出好去好去時長者子漸漸前行日欲暮時乃見化天宮處有一天子復有四天女共爲歡樂遊戲天宮其天遙見長者子告曰商主無病汝有飢

渴不答言甚飢渴耳于時天子即令商主洗浴供妙飲食其夜止宿至天曉已於日出時其宮變化前四天女變爲黧狗捉此天子覆面撲著於熱鐵床上猛焰星流食其背肉復至暮間日欲沒時還復變爲天宮狗乃變爲天女然長者子眼親見已情切恠異即告彼天子曰汝作何業今生此處時天子答曰商主南贍部洲人多難信長者子曰我今目驗云何不信爾時天子說往昔業緣以頌答曰

昔時白日損他命　夜則持戒勤修行
以此因緣生此中　今受如是善惡業

時長者子聞此頌已白言頌有何義天子答曰商主我往昔時在婆索村中身爲屠兒常以殺羊賣肉自養育身時有聖者苾芻名迦多演那勸我改悔勿造斯業無有盡期既勸不得是時聖者又復勸我令夜持戒我即依教以此業故今者白日受苦爲夜持戒夜受如是快樂果報商主若至彼村見我男女爲我告言我見汝父極受苦報汝今改悔休作此業時長者子告曰汝今自說南贍部人難化難信天子報曰爲將一信報我子言其殺羊處地下有一瓶金爾可穿取隨意受用自然快樂亦應時時供養聖者迦多演那是人天福田所供養者布施之時稱讚我名願罪消滅是時商主聞此語已漸進前行復見天宮有一天子共諸天女歡喜遊戲遙見長者子告言商主願爾無病不有飢渴耶長者子曰我有飢渴天子即令洗浴設諸飲食止息安臥至日暮時天宮復變天女爲大蛇繞天子身周帀食腦至日出時還復天宮作天子形及以天女其商主恠異問彼天子曰曾造何業生於此中天子報曰南贍部洲人難化難信我不能說時長者子答曰我目親見云何無信爾時天子說伽他曰

夜共他婦宿　晝日護尸羅
緣此業果故　受斯善惡報

時長者子問曰此說何義天子答曰我曾往昔在婆索婆村中常行婬欲婬他女婦後逢聖者迦多演那勸我悔造非法惡業我由不斷斯事聖者復言汝不常斷者白日持戒夜邀行非緣此事故白日受天快

樂夜受苦報善哉長者子去至彼村我有一子幸為報之我見汝父作如是言我由前生曾作此業婬他女婦受地獄苦時長者子言南贍部洲人難化難信云何肯受天子報曰若不信時告言我生存日祭火爐地下有二瓶金當可穿取自受快樂又復時時供養人天所奉大迦多演那發弘誓願稱我名號願罪消除得生善趣時長者子領受此語次復前行去此未遠乃更遙見園苑其中有師子座座上有一婦女而坐顏容妙好人所喜見座四脚下各有一餓鬼縛著座脚而住時此婦人遙見長者子來告言商主無病少惱有飢渴耶答曰我甚飢渴時彼婦人告長者子曰與汝諸漿汝可作盟今所與漿勿得與此四箇飢鬼長者子答曰敬諾所言既蒙設漿及妙飲食時彼婦人欲現餓鬼業報之事故便入一房隱身藏住諸餓鬼等即白長者子曰汝大慈悲願賜少許飲食其長者子心生憐愍即擲食與第一得食變為炎熱鐵團第二得食變為麥糠第三得食變為膿血不淨第四得食乃還食噉自身肉血爾時餓鬼吞熱鐵丸

者燒身臭穢婦人聞氣即出高聲告長者子曰汝所作者甚為非理不應與彼飲食其長者子答曰妹子彼見求我心生慈悲云何不與時婦人言我心慈悲更大於汝然此餓鬼一者是我夫壻二者是我之子三者是我新婦四者是我家奴是時長者子問曰曾造何罪生在此中婦人告曰南贍部洲人難化難信說有何益長者子曰我今現見云何不信時婦人言我於往昔於婆索婆村曾為梵志女因歲星節日家中設食乃有聖者人天所奉迦多演那來乞飯食我生歡喜施滿鉢盂食我復生念今可告夫冀生隨喜施食之因其夫瞋恚婦曰尚未供養諸婆羅門因何先施禿頭之人云何不與熱鐵丸既不遂情次當勸子子復報云何不食其麥糠後時我遣一奴送食與諸親眷奴得食已在路自飡上妙好者迴至勸問其奴便諱我若在路食之願我當食自身膿血後時諸親又送食來新婦盜食我又問之答言不食若食願我自食身肉自言商主其夫壻兒子新婦及奴者此餓鬼等是誰由自作今受餓鬼由我布施聖者迦多

演那一飡之食作如是言汝若受報我當眼見我先布施天人所供迦多演那應生帝釋天宮由發惡願故今墮餓鬼道中商主仁若往訪婆索婆村我有一女在彼村中爲婬女幸可爲報云汝父母兄嫂及奴墮在餓鬼趣中受苦由先作惡今受此苦汝今應可悔過莫作斯惡當受苦報長者子曰南贍部洲人多難信不受我語白言商主彼若不信者便當告我先臥床下有四瓶金幷一金杖及金澡罐汝當出取金瓶任意受用復須時時供養天人所識迦多演那美妙飲食幷稱我名令我得罪當輕薄時長者子既聞語已即便辭別入房眠睡爾時諸鬼互相告曰汝等應知此長者子正睡可持送往婆索婆村置羇床上時諸鬼等依言將往是時商主至明清旦日欲出時即便睡覺乃見諸床及以小床靴履之物一切資具之上皆有其名字次第讀看有如是語我今所施此物願子早來如若死者隨所生處願此諸物並皆隨從見斯事已即思惟言我之父母既知我死何須更住宜可往詣聖者迦多演那所而爲出家修其梵行作是念已即便往詣迦多演那所時具壽迦多演那遙見長者子來見已即告語言善來商主汝今見此生死過患耶白言聖者我今已見又即白言願與出家供侍聖者斷婬怒癡修於梵行時具壽迦多演那言汝可先傳彼語然後可來出家白言可爾既聞聖者告已即往彼村殺羊之處到其人所告曰汝今知不於惡趣中曾見汝父遣傳此語汝可迴斯殺羊惡業非法之事彼乃答言我父死來經十二年豈有傳信別生中事汝從他聞爲自見耶答曰我從惡趣中來若不信者汝父報言汝屠羊處地下有一金瓶穿取其金將爲受用幷復時時供養聖者迦多演那食稱讚我名願罪業消滅然此屠兒即穿地下遂得金瓶乃知證驗時長者子又即往訪婬逸之子到已告曰我見汝父令報汝斯事我所造業果報成熟現受衆苦斯人答曰我父死來經今十二年豈從他生中來爲復聞他說耶爲自見耶長者子曰我從餓鬼中來具見斯事若不信者汝父信曰向汝事火爐下有二金瓶汝應穿取受用及將一分時時供養聖者

迦多演那一國之食稱讚我名願我罪業除滅子即穿地乃見金瓶始知現驗時長者子又往彼婬女之處告言汝復當知我於惡趣見汝父母兄嫂及奴令報汝知急悔已過惡業之事答商主曰彼並死來經今十二年誰復見聞爾從何處來耶答曰我從地獄中來若不信者汝父母言我眠臥處床四足下各有一金瓶其中并有金杖澡瓶汝可穿取歡樂受用及以時時供養聖者人天所奉迦多演那當稱讚我名願我罪滅當即穿地一如來信時長者子笑曰人皆信金不信我語因笑露齒女見金齒乃知斯人是彼長者之子問曰聖者仁豈不是婆羅仙子耶報曰衆人皆道我是其女即走往至其家切報父母父母聞已尙猶未信其長者子自往家中作謦咳聲父母猜覺乃知是子即抱子頭號聲大哭父母先盲因哭眼膜除得見子面時長者子白父母我欲出家願見賜許父母告曰比者爲汝眼目雙盲我等命存已來不得出家二俱死後隨汝所欲時長者子雖復在家而常學讀誦遂證預流果復爲父母說四眞諦法父母聞已以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於後父母二俱身亡于時長者子悲愁離別戀父母故廣行布施修諸福業已往詣聖者迦多演那所頭面頂禮白言聖者願於善說法律中而爲出家修行梵行并受近圓爾時聖者既觀察已即與億耳出家而爲求寂證一來果時彼住處是其邊地少有苾芻難得受具且爲求寂所有求寂行法悉已教之證不還果諸佛常法歲二大會一切苾芻悉皆來集言二時者所爲春末及以夏後凡有大小聲聞等衆普皆雲集具壽聖者迦多演那弟子及諸苾芻等在於餘處三月安居安居既竟洗浣衣訖著衣持鉢漸漸遊行往婆索婆村方滿十衆時聖者迦多演那即與億耳近圓既近圓已所有律行悉皆教學斷諸煩惱證無學果既獲果已堪受人天上妙供養如上廣說時諸苾芻等往聖者迦多演那所白言大德比住此間供養聖者所有事法悉皆作了今欲禮覲大師世尊聖者報言善哉隨去既蒙許已嚴持衣鉢往室羅伐城于時聖者億耳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恭敬白

迦多演那言鄔波馱耶我有諮白顯見聽許我今但見鄔波馱耶未見世尊雖見法身未見色身若親教聽我見如來色身相好者今亦欲去是時聖者迦多演那告億耳曰諸佛如來難可得見時久乃逢如鄔曇華汝今欲去宜可知時迦多演那告言汝至世尊所代我頭面禮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幷持五事往白世尊婆索婆村地是邊國有欲近鬪十衆難得又彼國人常以水澡洗爲淨其地堅鞕牛若行時有脚迹不同諸國地土柔耎又東國人用如是臥具所謂羖羊皮鹿皮牛皮等若有苾芻與餘苾芻送衣聞有衣來而未入手恐犯過十日捨罪不知云何將此請緣具白世尊世尊有教我敬奉行是時億耳一心專念既辭師已其夜在彼村宿至明淸旦著衣持鉢漸漸遊行乞食已訖至於食後則其主人還臥具竟執持衣鉢往室羅筏城隨路而去經諸村落方達彼城至逝多林安置衣鉢洗手足訖卽往頂禮世尊爾時世尊爲諸四衆及諸天龍鬼神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等說法佛既遙見億耳從遠方來而告阿難陀曰可於房內與敷億耳牀蓐臥具阿難奉教卽往敷牀臥具既敷設已白世尊曰願聖知時佛既洗足入於房內右脇而臥兩足相壘作光明相正念當起如是作意爾時億耳於寺門外洗足已入房安置同前右脇而臥作光明相念當早起如是作意而於夜中竟無言語默然而住夜欲已過億耳卽便結跏趺坐直身定意正念現前佛告億耳苾芻汝可誦我所說經律如我成道所說之者卽教誦經億耳既誦經已佛卽讚言善哉善哉汝所誦經極爲淸淨微妙時億耳卽作是念鄔波馱耶令我請者今正是時如鄔波馱耶所問之事今應請之作是念已卽從座起頂禮佛足白言大德我住處阿濕婆蘭德伽國婆索婆村其地邊方彼有聖者迦多演那是親教師稽首頂禮佛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幷以五事請問世尊彼國是邊地十衆近圓極爲難得又彼國人常以洗浴以爲淸淨彼國地土極惡堅硬牛蹄足迹日曬乾已人行不得不同餘國彼國常用如是臥具毛氈羊皮鹿皮牛皮羖羊

皮以爲臥具若苾芻與餘苾芻送衣聞有衣來而未入手過十日恐成犯捨不知云何佛告億耳苾芻汝所問者今非是時我今不說且置是事當於衆中問我於大衆之中爲汝決疑既至平旦佛即起來衆中就座而坐佛既坐已時億耳苾芻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合掌頂禮世尊白言東方邊國婆索婆聚落聖者迦多演那在彼而住是我鄔波馱耶頭面禮佛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彼國邊方欲受近圓十衆難得彼國人民常以水洗浴便爲清淨國內地上極爲堅硬牛行踏地足迹日曝乾已人行不得不同餘國國法復用如是臥具所謂羊毛羊皮鹿牛羖羊等皮以爲臥具有苾芻遣信與苾芻衣聞有衣來其衣未至便過十日恐犯捨墮不知云何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後聽諸苾芻於邊方國持律苾芻五人得爲近圓邊方地土惡處開著一重革屣不得二重三重底若穿破應補若苾芻遣信送衣與餘苾芻彼未得衣無犯捨罪時具壽鄔波離在於衆中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大德向開邊方持律五人近圓不知從何處以來是邊方處佛言從此東方有奔荼林彼有水名曰奔荼從此已去名爲邊國南方有國名攝伐羅佛底有水亦名攝伐羅佛底從此已外亦名邊方西方有國名窣吐奴郎波窣吐奴婆羅門村此外名邊方北方有山名嗢尸羅此山之外名曰邊方

諸苾芻等生疑白佛言世尊此億耳苾芻曾作何業生大富貴家財寶無量於母胎中耳上自然有此妙寶耳璫價直無量復得出家近圓不見世尊得無學果斷除煩惱佛告諸苾芻此億耳苾芻先所作業自作自受因緣會遇如暴水流決定須受今始會遇合受斯報亦非地水火風能令有壞果報身必自受如有頌云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告諸苾芻曰乃往過去於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攝波如來十號具足住波羅痆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其國有王名訖栗伽而爲王化

人民熾盛飲食豐足無諸衰患悉皆安樂無賊無畏一切具足無所乏少以法治世彼王有子名曰善生立為太子時迦攝波如來化緣既畢如薪盡火滅而入涅槃時訖里伽王即取香木以用茶毗又用牛乳滅火收拾設利羅用四種寶造瓶於四衢中起七寶塔安置設利羅高一俱盧舍其國東境所有貢物盡施於塔後時其王命終便立太子為王即與諸大臣等共檢庫藏其物多少并見國之東境所出貢物悉施於塔諸臣白王先有王所施塔之物應還取不新王答曰我父先王所作之事如釋梵天王我今豈敢還取斯物然諸臣等皆不信樂佛法共作是念我今當設方便施塔之物悉還收取即閉城東門所有財物皆悉不入其塔彩色脫落並皆破壞北方有一商主將諸商人來至此國於塔傍住爾時商主塔所禮敬見塔破壞復見一女人無有男女灑掃供養然彼女人既見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於彼佛所發心受學商主問女曰此是誰塔女便廣說因緣此是迦攝波佛塔商主聞已心生歡喜即脫耳璫奉彼女人令賣取直用修營塔我若迴還當更布施女人得已即便莊嚴商主迴還到彼塔邊瞻仰無盡即便發心更造寶蓋幢幡以用供養如是發願我今供養此迦攝波如來塔所有善根願我當來生處常得富貴尊高於當佛所願得出家斷除煩惱證無學果

佛告諸苾芻其商主者豈異人乎即此億耳苾芻是由供養迦攝波佛塔故生生常得富貴家生於母胎中便有寶耳璫珠自然在耳復願當來出家斷除煩惱得阿羅漢果復於母所出惡言故由斯業力見諸地獄

佛告諸苾芻若作白業得白果報若作黑業得黑報雜業雜報汝等苾芻當離雜黑業當修白業告諸苾芻此是我教諸苾芻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下　〔麗綺〕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具壽鄔波難陀初始出家分得一牀甚是破壞若動身時牀便作聲在牀上臥不敢轉側恐畏作聲鄔波難陀即作是念我若不乞更作好牀者我則不名鄔波難陀至明淸旦即往勝光王所王言善來聖者鄔波難陀得安隱眠不即告王曰我雖眠臥心常恐怖大王自知我未出家臥八重敷具今雖出家爲是小夏分得一破牀觸著作聲不敢轉側恐畏破壞甚大辛苦云何得安穩眠王告鄔波難陀曰汝可合臥如是八重敷具耶便答王曰得稱合其理何處佛制不許臥八重敷具王曰若依法者我今施之任意將去復向王言我不是國王云何我得將王家物去王應遣人送將向寺我當受之王與八人四人舁臥具四人舁牀鄔波難陀得已歡笑隨逐而行路上有諸俗人婆羅門等見此牀褥問言此是誰物答曰王與又曰將此牀去王於何宿鄔波難陀報曰於自家宿此牀褥等是我之許諸俗聞已即便譏訶此禿頭沙門乃音如是行欲臥具鄔波難陀即至寺中掃灑田地塗飾摩已其牀褥等敷在門邊佛來至門所鄔波難陀見佛來至歡喜白佛言世尊看我臥牀看我臥牀佛既見已便即默然集諸苾芻僧伽就座而坐告諸苾芻若苾芻坐臥高大牀者得越法罪有一長者請佛及苾芻僧伽於舍供養敷設高座時阿難陀先到彼家見其高座語長者言此之高座不是應法當即除去彼正欲除佛便來至其舍知而故問汝欲作爲阿難陀白言除去非法牀座佛告阿難陀曰我非一切處制不許用高牀若白衣舍聽若在毗訶羅內坐臥者得越法罪于時南方有一苾芻身但三衣來至室羅伐城頂禮世尊有一皮敷具用以襯身鄔波難陀見已即便隨後慰問讚歎待彼苾芻暫停息已便從彼乞汝乞食苾芻此皮能惠施不我欲諸寺遊行每將隨身經過塔所巡禮聖迹彼即報言鄔波難陀我今與汝汝能去不鄔波難陀報曰然我有力能辦此皮不

足爲難告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我今不與汝皮彼聞是語心生瞋默爾而住便作是念勝光大王看牛之人名曰婆吒彼卽是我先來知識彼中有皮我求乞定得無疑作是念已往詣其所正屬春初牛生斑犢甚爲可愛鄔波難陀卽以手摩犢身便生愛樂婆吒見已語鄔波難陀曰聖者須牛乳耶答言不須見此犢皮我甚愛樂若得此皮爲敷具者足以支身安隱行道婆吒報言聖者且歸已知我意去未久間婆吒卽令人殺犢剝皮送與鄔波難陀彼人依語對牛母前殺犢剝皮將皮送與鄔波難陀然而犢母見將皮去愛念子故作聲大喚隨逐而去其送皮人將皮往詣逝多林到已入寺牛母在於門外世尊見此牛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此牛何故久立門外作聲時阿難陀白言大德由鄔波難陀殺犢取皮用爲敷具其犢乃是此牛生犢子母由愛念子故隨逐兒皮在於門外爾時世尊便作是念過患已起由彼皮故卽往苾芻僧伽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陀愚癡無智爲用皮故作非沙門法是故諸苾芻從今已後更不得用皮若用皮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用皮有異長者請佛及苾芻僧伽就家設供還復用皮而爲座物乃至佛告阿難陀不應一切處制皮是故我開俗家應坐不應用臥若在毗訶羅道不應坐臥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爾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從出家已來身常有病眷屬來者皆爲說法而去旣至家中復爲妻說今聖者畢隣陀婆蹉爲我說法甜美猶如淨蜜無可棄者其妻答曰汝果報成熟遇佛出世得聞妙法夫曰汝何故不聽答曰爲有羞故不能往彼聽法若得聖者來此爲說甚善時夫卽往畢隣陀婆蹉所白言聖者我蒙說法利益無量妻是婦人有慚羞故不能來此聽法甚樂聞法若聖者降德慈悲爲說婦人方得聞法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告曰我出家已來身常有病不能往至彼人白言聖者我等作侍者舁去答曰世尊未許以緣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我爲諸苾芻老病故聽乘輿卽集苾芻僧伽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往有利益故當乘轝是時

六衆苾芻亦在衆中如世尊說聽具壽畢隣陁婆蹉
乘轝及諸侍者圍繞往梵志長者家六衆聞已卽作
種種妙好彩畫寶轝乘之街衢而行往詣俗家并及
出入輕欺諸人喻如草木不顧前後婆羅門長者而
問曰聖者何故乘騎答曰世尊許乘時諸人等咸悉
譏嫌而作是說汝等沙門爲欲所逼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已有此過不應乘騎有二
種緣聽許云何爲二一者瘦弱二者老病有此緣者
我當聽許若無緣乘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遊行人
間在路逢水不能自持衣鉢浮渡時諸苾芻具緣白
佛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習學浮時諸苾芻聞佛世
尊聽學浮渡水于時六衆苾芻於市多河浮渡來去
後有居士女至於河邊無船可渡久住煩悶時六衆
苾芻告彼女曰我當渡汝然諸女等見是出家之人
便卽信委共渡河水遂於水中摩觸女身所有支節
渡到彼岸復告女曰迴來我還渡汝時彼女人告言
汝之禿人甚懷弊惡之性我之夫主猶故不觸我身
支節況汝卽便譏嫌罵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若諸患起皆由摩觸女身我今制諸苾芻勿得
觸女人身作是念已集諸苾芻告言六衆苾芻擬人
多種有漏處作非沙門法不隨順事非理不淨觸女
人身分汝等從今已後不得觸女人身分若觸者得
越法罪世尊已制苾芻不應觸女人者時有城主常
愛勝地園苑池沼將妻子眷屬衣服嚴飾往詣園苑
衆中有一女人持瓶詣河取水復有苾芻河邊濾水
觀虫女人羞恥見苾芻取水路邊卽便遠去於嶮窄
處而取其水瓶水既滿方欲舉之其女脚跌墮水被
水所漂時此苾芻便作是念世尊制學不得觸著女
人身分若觸著者得越法罪時彼苾芻棄而不救家
人怪遲尋後相覓問苾芻曰見一女人持瓶取水不
答曰我見墮河被水漂去白言聖者爲愍有情每於
水中觀小虫今見女人被溺豈合棄捨而不救之苾
芻告曰世尊不許觸女人身聞是語已便卽譏嫌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世尊告曰若有死難須可救之若
能自濟云放卽放時諸苾芻執捉之時乃生染心佛
言汝執於女當觀如母如女姊妹等想救渡令出有

救得者被溺既困不能省悟佛言於沙堆上覆面而
臥時苾芻等但覆面臥著棄去遂被烏鷲野干嗷嚙
佛言不應棄著而去當須守護苾芻守護近在身傍
便生染心佛言不應近住隨時念護苾芻爲守護故
過時不食佛言苾芻食時欲至見牧牛羊人告令守
護食已復須頻看知其死活時六衆苾芻於阿市多
河邊洗浴有異長者家牛常法渡河是時六衆各捉
乳牛尾渡河來去因茲牛遂乳絕長者訶責牧牛之
人其人以事具述長者譏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以此緣集諸苾芻告言汝等不應執捉牛尾渡河若
犯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應執牛尾渡水時有衆
多苾芻當欲渡水河無船筏不能得渡以是因緣往
白世尊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有五種可執而渡所
謂象馬犢牛猫牛及以浮囊是時六衆苾芻即作種
種嚴飾畫丈夫婦人形浮囊而渡梵志居士皆相謂
言是何道理答曰世尊許我時婆羅門居士等皆作
譏嫌此禿沙門染欲所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汝諸苾芻不應以種種彩畫丈夫女人形渡河當置

二種浮囊一爲褐色二爲小者世尊正說法之時有
苾芻來路見黑蛇云見長者佛言苾芻應著木履
緣在室羅伐城時給孤長者造勝新堂以種種彩畫
嚴飾爲請苾芻於此說法幷讀誦經食後宴息修造
衣服亦安置種種師子之座其說法處時有苾芻著
木履來於其地上蹋地令損給孤獨長者淸旦往禮
世尊乃見其地木履踏作坑坎問言聖者王及四兵
來此宿耶答言不爾然由苾芻著其木履遂踏地損
長者譏嫌佛言汝等著於木履而損寺地從今已去
不應畜木履若畜者得越法罪苾芻三月居家安居
皮履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俗家著木
履無犯時有信心長者婆羅門布施木履與諸苾芻
皆不肯受咸云佛未出時外道爲福田佛已出現仁
等是爲福田愍我故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
受受已濯廁邊用攝頌曰

竹葉蒲繩履　俱胝爲護開　曾著尊皮鞁
安帶重升㲲

佛告諸苾芻不得用木履當取竹葉作履諸苾芻著

不當臥常

不見隘前

竹葉履乃生過患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畜竹葉履當著蒲履還生過患佛告諸苾芻不得畜蒲履汝等苾芻當著繩履還生過患佛告諸苾芻不得畜繩履時諸苾芻乃患風腫兩䏶有病苦痛所逼當以水淋皮履總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世尊告曰汝諸苾芻若患兩腿風腫者當可著繩履勿生疑也

爾時俱胝耳童子身體柔濡昔時業報成熟故乃於足下有金毛長四指于時六衆苾芻見已共相謂曰此之童子猶如生酥滿瓶今於佛教中出家能作何物童子聞已心生不喜即往阿難陀所禮足已白言尊者云何一向勤求行三摩地答言具壽如佛所言經行最勝即往深摩舍那料理經行之地於中經行經行多故足下四指金毛並已脫落雙足研破血流於地狀若屠羊從此向彼爲尋後食諸佛常法未入涅槃時時往詣河邊遊行如見所說是故世尊遊行此處乃至億耳住處世尊見億耳經行之處皆有血流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是何苾芻一向勤求勝三摩地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此是億耳經行之處佛言

阿難陀我今許億耳著一重底革屣不得著兩重三重若底破當補爾時具壽阿難陀即詣億耳處告言具壽佛許著一重革屣不得著兩重三重底若穿破當須補著爲著安穩修行福德白言聖者世尊總許諸苾芻著爲復獨令我著耶時阿難陀告曰世尊見汝經行時脚下流血獨令汝著億耳白言具壽誰敢違佛所教然且獨令我著自餘梵行見者說言我棄捨家主及諸眷屬多財珍寶宮殿一切悉捨而爲出家獨許著革屣若世尊許諸苾芻僧伽總著者我亦依教著如其不然獨不敢著阿難往詣佛所具以事白佛告阿難陀從今已去許諸苾芻僧伽總著一重革屣不得著兩重三重若破者當補著時具壽阿難陀集諸苾芻僧伽白言佛許諸苾芻著一重皮屣不得著兩重三重若破當補著其中有一摩訶羅出家人著屣向經行處世尊告曰離我面前說是語已即集諸苾芻僧伽告曰我若在俗間得著革屣見我若獨在餘處苾芻聚中不得著革屣而來見我如佛所說別有苾芻欲洗足時其水瓶破遂於淨盆中

洗足已復以口滿含水猶如鹹行時六衆苾芻見作如是言不聞音聲而作舞耶六衆苾芻便即口和音聲有餘苾芻作是言汝等何故作掉戲耶六衆答曰汝豈不見此苾芻無別音聲而作舞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世尊知而故問乃至佛告摩訶羅苾芻汝作何思念而作是事苾芻白言爲欲免汙臥具故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若爲護臥具故作如是者而無過咎我今聽諸苾芻爲護臥具故應著一重革屣不著兩重三重若穿穴應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一乞食苾芻別有長者於斯苾芻深生敬信于時苾芻晨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乞食既不著革屣長者見其脚有劈裂白言聖者可無革屣著耶答言賢首我無革屣復白言聖者共往皮作家量脚大小爲作革屣然此苾芻即共往至皮作之家報曰賢首可量度此出家人脚裁一量革屣奉上其皮作人即量脚已便作是念此沙門釋子以言科稅我若爲作須共遠期不得即索價直爾時諸苾芻皆作一重皮革屣著其乞食苾芻頻往皮作家索不得更不能去於後彼信心長者見乞食苾芻猶故不著革屣問言何故不著革屣答曰未得是時長者即共苾芻往皮作家索革屣彼人答曰無一重革屣有多重者任意將去其乞食苾芻報言佛不許著多重皮革屣長者白言但且將往住處坼留一重彼即受將至於住處纔坐欲坼于時世尊來見諸佛常法知而故問乃至告言汝作何事彼便具答佛言莫作如是世尊復作是念此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等於我聲聞弟子多施重皮革屣我應開著作是念已集諸苾芻僧伽告言今有長者施苾芻多重革屣彼苾芻欲坼作一重我因此事今許苾芻若有長者多重革屣曾已著來施苾芻者受取而著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如佛所說聽取居士曾著多重革屣不知云何名居士曾受用者佛言若居士曾著經行七步八步者是名曾受用革屣

緣在廣嚴城爾時於此城中造種種革屣著時或作棄棄你你聲或作是是你你聲其革屣樣或作羊角形或作菩提樹形以種種綵色莊嚴價直五金錢是

時六衆苾芻見人著時便自棄已革屣即以脚踏彼人屣已推倒强奪作如是言所施革屣願你當來常著寶屣天堂快樂時婆羅門居士等皆生嫌恥咸共譏笑四遠皆聞沙門釋子强奪人屣時有婆羅門便以貴價買革屣一量作如是念我之女壻來時當以與著未久之間女夫便至路乏之息已先與洗浴塗香著諸瓔珞食已與此革履告言子我用大功作得此屣汝當守護勿被沙門釋子奪將既至明日其女壻著此革屣出往街衢乃見乞食苾芻於辰朝著衣持鉢次第乞食彼見苾芻心懷疑慮入一刑家乞食次入彼家其人從彼處出欲向餘家言聖者因何隨我後來我終不與革屣苾芻答曰賢首我自乞食不覓汝革屣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作是念今起過患斯由嚴飾革屣世尊集諸苾芻告言六衆苾芻見他著好革屣强從他奪諸婆羅門居士咸悉譏嫌是故苾芻不應著如是綵飾革屣若著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聽著皮鞋時諸苾芻爲於皮鞋磨脚瘡乞食之時婆羅門居士見作如是言聖者脚被老烏所傷耶報言不爾是皮鞋所損何不著其長帶答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聽著皮帶鞋

緣在王舍城爾時諸苾芻登鷲峯山時有苾芻於脚大指乃有瘡生入城乞食婆羅門居士等問答如前佛開許著重鞋下山之時又損脚跟乃至佛開兩邊著替攝頌曰

菴鞋及靴鞋　富羅寒雪開　獵師施熊皮
縫屣畜錐刀

緣在室羅伐城時屬霖雨諸苾芻等著青草鞋便往乞食苾芻脚上悉生痱子如芥子顆時婆羅門居士等皆問聖者何故脚上如是瘡耶答曰由其草鞋遂令如此時婆羅門等白言聖者何爲不著縵頭鞋耶答曰佛未許著世尊集苾芻告言從今已後聽諸苾芻著縵頭鞋時室羅伐城於街衢生草長盛苾芻行時脚踝被瘡婆羅門居士等乃至佛言聽著靴鞋惡生太子以迷癡故殺劫比羅城諸釋種時城中或有走向西者或有投泥婆羅入泥婆羅者皆是具壽阿

難陀眷屬後室羅伐城商人持諸貨物向泥婆羅釋種
見商人已問曰我今遭斯困苦遍阿難陀聖者豈不
來此看我等耶時諸商人一心憶念交易既了還至
室羅伐城具報阿難陀聖者眷屬在泥婆羅作如是
言聖者阿難陀於諸商人聞是語已情懷愴然即往
泥婆羅國國極寒雪阿難陀手脚劈裂迴還室羅伐
城諸苾芻見已問言阿難陀汝先手脚柔耎猶如於
舌因何如是劈裂答言泥婆羅國地近雪山由風雪
故令我脚手如是又問汝之眷屬於彼云何存活報
言彼著富羅又問汝何故不著報言佛未許著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寒雪處應著富羅時具壽鄔
波離白世尊曰如佛所說有雪寒處應著富羅何者
是寒雪國佛言椀中盛水凍者是寒雪處復有一獵
師於苾芻處深生淨信是時獵師獲一熊皮便將奉
施苾芻不取佛因到彼佛即知而故問阿難陀曰獵
師何故隨逐苾芻而行阿難陀復問彼苾芻知已以
緣白佛佛言稀有獵師發清信心縱令千種教化終
不肯息殺生之業是故聽受熊皮受已於佛堂門扇
下安坐上或於脚邊能令明眼并療痔疾時有一苾
芻皮履底穿將詣皮作家令其料理經久不還遂乃
從索有異苾芻報曰汝何不自縫答言我雖善解然
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解者應於
屏處自縫皮鞋既蒙開許即往彼苾芻處報言具壽
世尊已許自縫綴報曰須得錐刀及皮條等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聽諸苾芻蓄其錐刀皮條及線並
皆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下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以上四經・卍續藏本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一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初攝頌曰

開許用諸藥　實油治疥病
眼藥及風癎　畢隣婆蹉等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秋時染疾。身體痿黃。羸瘦憔悴、困苦無力。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何故諸苾芻。身體痿黃。羸瘦無力。阿難陀白佛言。大德。諸苾芻等。既侵秋節。遂染諸病。身體痿黃。羸瘦無力。佛告阿難陀。由是病苦。我今聽諸苾芻服食雜藥。如是世尊既聽服藥。時諸苾芻遂於時服。非時不服。身體尚衰。羸瘦無力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我已聽諸苾芻服食諸藥。然此苾芻猶故羸瘦。阿難陀白佛言。世尊聽諸苾芻服食諸藥。此諸苾芻並於時服。非時不服。所以身體痿黃。羸瘦無力。爾時佛告阿難陀。我今爲諸苾芻。開四種藥。一時藥。二更藥。三七日藥。四盡壽藥。言時藥者。一麨。二餅。三麥豆餅。四肉。五飯。此並時中合食。故名時藥

言更藥者。謂八種漿。云何爲八。一招者漿（西方樹名。亦名頗𠽦梨。角同皂莢。其味如梅。角寬一兩指。長三四寸。時人鎮食）二毛者漿（即芭蕉子。以少胡椒粖。安在果上。手捻揉之。皆變成水）三孤洛迦漿（狀如酸棗。其味一種。唯有此棗。無甜者）四阿說他果。五烏曇跋羅（其果大如李）六鉢魯灑（其果狀如蘡薁子。味亦相似）七篾栗墮漿（即是葡萄果）八渴樹羅漿（形如小棗。甜而且澁。樹多獨立。形若椶櫚。此等諸漿。皆須淨洗手。淨濾漉。然後堪飲）

內攝頌曰

椰子芭蕉及此棗　阿說他果烏跋羅
蘡薁蒲萄渴樹羅　是謂八種漿應識

七日藥者。酥油糖蜜石蜜

盡壽藥者。謂根莖葉花果。復有五種膠藥。五種灰藥。五種鹽藥。五種澁藥。云何根藥。謂香附子。菖蒲。黃薑。生薑。白附子。若更有餘物。是此體例。堪爲藥者。隨意當用。莖藥者。栴檀香藥。苟栢木。天木香。不死藤。小栢若餘體例。准前應用

葉藥者。三葉。謂酸棗婆奢迦葉（此方無）紝婆（楝木是也）高奢得枳（此方無）及以餘類。准前應用」

花藥者。謂婆舍迦花。紝婆花。陀得雞花。龍花。蓮花。更有餘類。應隨所用

果藥者。謂訶黎勒果。菴摩勒果。稗醯得枳果。胡椒。蓽茇。若有餘類。准前應用

五種黏藥者。所謂阿魏。烏糠。紫礦。黃蠟。安悉香。阿魏藥者。謂阿魏樹上出膠。烏糠者。謂娑羅樹出膠。紫礦者。樹枝上出汁。黃蠟者。謂蜜中殘出也。安悉香者。樹膠也

五種灰者。謂麵麥灰。油麻灰。麵麥䴬灰。牛膝草灰。婆奢樹葉灰

五種鹽者。謂烏鹽。赤鹽。白石鹽。種生鹽。海鹽。云何。五種澁藥。謂阿摩羅木。楝木。贍部木。尸利沙木。高苦薄迦木。此中時藥者。謂於時中服食。若更藥七日盡壽藥。若與時藥相和者。時中應服非時不應服。若更藥七日盡壽藥。與更藥相和者。齊初更分應服。過此不應服。若七日藥。與盡壽藥相和者。七日應服。若過七日。不應服。若盡壽藥。應盡壽守持而服。然此四藥相和。從強而服。若無病。及病差。不應服。或捨與同梵行者。應如是守持。先洗淨手。受取其藥。對一苾芻。蹲踞執藥。作如是言。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是病緣。此盡壽藥。我今守持。爲服用故。并同梵行者。如是三說。若七日藥更藥。准此守持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患風疾。往醫人處。問曰。賢首。我患風疾。爲我處方。時彼醫人白言。聖者。宜可服有情脂。病當除差。苾芻報曰。賢首。我今豈合食此脂耶。醫人報曰。唯有斯藥。餘不能差。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苾芻有病。若醫人說唯此是藥。餘不能差者。應當服脂。時諸苾芻不知服何等脂。還問醫人。醫人報曰。汝師既是一切智人。可往諮問。自當知之

時諸苾芻即往問佛。佛言。有五種脂。一者魚脂。二者江㹠脂。三者鮫魚脂。四者熊脂。五者猪脂。此等五脂。非時煮。非時漉。非時受。非時守持。不應服。時煮。非時漉。非時受。非時守持。不應服。時煮。時漉。非時受。非時守持。不應服。時煮。時漉。時受。非時守持。不應服。時煮。時漉。時受。時守持。應服。如服油法。七日服。過七日不應服。彼病苾芻因此服脂。病遂除愈。愈已殘藥。遂便總棄。時有苾

芻、復患風病。詣醫人處、問曰、賢首。我患風疾。爲我處方。醫人報曰。宜服脂藥。已有苾芻。服脂得差。汝應就覓。而彼苾芻卽往至前服藥苾芻所。問言。具壽。汝先服脂風得除差。醫人教我。亦服此脂。汝有殘脂。見惠於我。苾芻曰。我所殘脂。並已棄却。告曰。汝今不善。非所應爲。時諸苾芻卽以此緣。具白世尊。佛告諸苾芻。服殘脂藥。不應總棄。要須收畢。我今當說收畢法式。若苾芻所用殘脂。若餘苾芻來從求索者。應卽相與。若無人求者。當送病坊。病坊好爲藏貯。若有須者。於彼處取。守持而服。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患疥瘡。詣醫人處。問曰。賢首。我患疥瘡。爲我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宜服澁藥。當得病差。苾芻答曰。賢首。我可是耽欲人耶。醫人報曰。此澁藥能治疥瘡。餘藥不差。苾芻問曰。當服何等澁藥。醫人答曰。聖者。汝師是一切智者。具知此事。諸苾芻等往白世尊。佛言。有五種澁藥。一者菴沒羅。二者紅婆。三者贍部。四者夜合。五者俱奢摩。苾芻應知。此等諸藥。或皮或葉。並應擣碎。水煮塗身。塗已體更生瘡。佛告苾芻。應作散藥。苾芻濕擣。爲作一團。不爲碎粖。佛言。不應濕擣。應曝使乾。諸苾芻於盛日中曬藥。遂令無力。佛言。不應於烈日中曝藥。苾芻陰乾。藥便衣生。佛言。可於微日中曝。諸苾芻等。澁藥塗身。卽便沐浴。其藥墮落。不得藥力。佛言。待乾手摩。其藥入皮膚。然後沐浴。已更塗。塗已更浴。瘡病得差。彼病苾芻瘡既差已。所有殘藥。遂便棄擲。有餘苾芻。復患瘡疥。往醫人處。告曰。賢首。我患如是疾苦。爲我處方。醫遣令塗澁藥。并更報言。某病苾芻先亦患疥。令塗斯藥。可應就覓。苾芻卽往問言。具壽。汝先用澁藥。我爲醫人遣用澁藥。汝若有殘藥。見惠於我。報言。所有殘藥。我已棄擲。苾芻報曰。不應如此棄不收畢。時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用澁藥者。應知行法。所用殘藥。不應棄擲。若有餘病苾芻求者應與。若無求者。可送病坊。依法貯庫。病者應給。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患眼。遂往醫人處問曰。賢首。我今患眼。爲我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宜用安膳那藥。卽應得差。苾芻報曰。我豈是愛欲之人。醫人報曰。聖者。此是好治眼藥。除此餘藥。不能療也。以此因緣。時諸苾芻往白世尊。佛言。若醫人言此是治眼藥。餘不能療者。應當用安膳那。然彼苾芻不知用何安膳那。便問醫人。醫人報曰。聖者。汝師具一切智。應往問之。以斯緣故。時諸苾芻往白世尊。佛言。有五種安膳那。一者花安膳那。二者汁安膳那。三者粖安膳那。四者丸安膳那。五者騷毘羅石安膳那。此之五種。咸能療眼。是故苾芻若患眼者。應用安膳那。方得除差。病既差已。所有殘安膳那。遂便棄却。又有苾芻。亦復患眼。同前問醫。醫令還用安膳那藥。某甲苾芻。已曾患眼。先教用安膳那藥。可應詣彼求覓。此病苾芻。依言往問。具壽。我今患眼。有殘安膳那不。然此苾芻卽覓殘藥不得。報言。具壽。我之殘藥。今覓不得。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佛言。苾芻。若有殘安膳那。不應輒棄而不收畢。其安膳那行法。我今爲說安置法式。其安膳那。應置牢固處。花安膳那置於銅器中。汁藥安小合內。粖藥置在竹筒裏。後一一安置袋中。或以物裹。或於牆壁。釘橛繫之。持安膳那苾芻應依法式。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具壽西羯多苾芻。遂患風癀。隨處遊行。乃至婆羅門居士見已。自相問言。是誰家兒子。有人先識。告衆人曰。是某居士兒。衆人言曰。由是孤獨。令於沙門釋子教中出家。若不出家。親戚必當。爲療風疾。以此因緣。時諸苾芻往白世尊。佛言。諸苾芻。當爲西羯多苾芻。問彼醫人。爲療風疾。時諸苾芻往醫人處。問曰。賢首。有一苾芻。患如是病。可爲處方。醫人曰。宜服生肉。必當得差。苾芻報曰。賢首。彼苾芻可是食肉人耶。醫人曰。聖者。此是治風病藥。除此藥已。餘不能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醫人說此爲藥。餘不能療。應與生肉。時諸苾芻便與生肉。彼人眼見。而不肯食。佛言。應以物掩眼。然後與食。時彼苾芻緣與。卽除掩物。然病苾芻見手有血。遂便歐逆。佛言。不應卽除繫物。待彼食訖。淨洗手已。別置香美飲食。方可除其掩繫。而告之曰。汝應食此美食。病可得差。差已。每懺斯藥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病差已。如常順行。違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瑳纔出家已。多有諸疾。時諸苾芻皆來問說。具壽四體如

何。答曰。其不安隱。常有諸病苾芻報曰。具壽。汝於昔來。常服何藥。答曰。我於昔時。畜雜藥帒。須時取服。諸苾芻曰。今何不服。答曰。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應持藥帒。苾芻因此多畜諸藥。帒小不受。佛言。其藥作束。繫象牙杙上。藥便爛壞。佛言。隨時暴曬。彼於盛日之中。暴曬其藥。遂令無力。佛言。不應於赤日中暴藥。遂陰處曬。藥還爛壞。佛言。應陰乾處著。又被風雨來至。諸苾芻不敢收舉。佛言。使白衣求寂。此若無者。當自收舉。其觸著處去却。餘者應用。勿致疑惑。爲難故開。無難不得

緣在室羅筏城。時有具壽頡離伐多。於一切時。不樂求覓。見者多疑。時諸苾芻。共號爲頡離伐多。爲少求故。其少求者後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乞。遂聞壓甘蔗聲。因卽往見作沙糖團。以米粉相和。苾芻報曰。汝莫著粉和摶。其人問曰。可更有餘物。摶沙糖不。苾芻答曰。我實不知更有何物。然我等非時須食沙糖。所以不合著粉。報曰。聖者。時與非時。任食不食。此團除粉。餘物不中。苾芻遂去。後於一時。於非時分。衆中行沙糖團。然彼苾芻。疑不敢食。弟子問曰。鄔波馱耶。衆行沙糖。大衆皆食。何不食耶。報言。具壽。此中有時食雜故。彼諸弟子亦復不食。時諸苾芻問曰。具壽。衆食沙糖。云何不食。報曰。我鄔波馱耶言曰。有時食雜故。聞者亦皆不食。頡離伐多遂令衆人。多不肯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由此故。而成於染。作法應爾。出處淨故。應可食之。勿致疑惑。是時具壽頡離伐多。晨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至香行鋪前。見人以麨塗手。遂摶沙糖。捉沙糖已。復麨塗手。苾芻見已。告曰。賢首。手旣塗麨。勿把沙糖。我須非時食此沙糖。彼人報曰。聖者。誰復數數用水洗手。始得相觸。後彼苾芻疑不敢食弟子門人皆亦不食。事並同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本成染。卽不堪食。本體淨故。食之無犯

緣在室羅筏城。具壽舍利子身嬰風病。具壽大目揵連見其有疾。作如是念。我曾頻與舍利子看病。不問醫人。今應宜問。卽往醫處。問言。賢首。具壽舍利子。患如是如是病。可爲處方。醫人報曰。聖者。看其患狀。宜服鹽醋。當得除差。旣求得醋。更欲求鹽。具壽畢隣陀婆蹉報曰。我先有鹽。貯之角內。盡壽守持。若世尊許服。我當相與。時具壽舍利子聞此語已。報大目連曰。我意有疑。盡形壽藥。若和時藥。非時不應服。時大目連以緣白佛。佛言。目連。若更藥七日藥盡壽藥。與時藥相和。應作時服。非時不服。若七日盡壽。與更藥相和。應齊更分服。過此更分。不應服。若盡壽藥。與七日藥相和。應七日服。過七日。不應服。若盡壽與盡壽藥相和。應盡壽服。若不依者。得越法罪

爾時世尊。在狭苗國。人間遊行到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於彼城內。有一長者。名曰大軍。富貴饒財。多諸受用。彼人有妻。名大軍女。敬信三寶。賢善質直。意樂淸淨。彼聞世尊於狭苗國遊行。來到波羅痆斯。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聞已念曰。此應是我大師世尊。我雖頻爲供養。由未周備。今以我現有家貲。悉持奉上無上慈尊。略申供養。作是念已。卽往佛所。到已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爲大軍長者隨順說法。示教利喜。以種種方便。演妙法已。默然而住

爾時大軍長者旣聞法已。心大歡喜。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禮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受我三月夏安居請。我以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長者見佛許已。生大歡喜。禮佛而去。時彼長者供給世尊。三月安居。種種供養。及諸苾芻。無所闕乏。長者每日淸旦禮世尊足。卽復觀察諸病苾芻。有一苾芻。身嬰重病。往問醫人。時彼醫人令食肉羹。長者問已。歸到家中。語其婦曰。賢首。有病苾芻。醫人令食肉羹。方能療疾。汝可爲辦宜速送往病苾芻處。時彼長者卽令小婢。將其錢物。往諸屠家。欲買其肉。卽於此日。國王誕子。遂皆斷屠。若有犯者。與其重罪。假令貴買。亦不可得。時彼小婢具以上事。白大家知。時長者婦作是思惟。我於三月。供養世尊。及苾芻僧。所有家貲。不令有乏。若今不得此藥。交恐苾芻因斯命過。是我不善。如是思已。卽持利刃。入己房中。以割髀肉。授與小婢。令其細切。煮作美羹。急送與彼病苾芻食。爾時小婢卽作送與。然病苾芻得已便食。病遂除愈。彼病苾芻。亦復不知是彼長者妻割身肉。

便作是念。我既受此供養。不合空臥。我今宜可未得者令得。未證者令證。未解者令解。發勤精進。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撼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差別。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將諸大衆。往大軍舍。既至彼已。於大衆前。就座而坐。告長者曰。汝之少婦。今在何處。答言。室內。世尊威力不可思議。加護彼女。令於割處所有身肉。色相無差。平復如故。時長者妻於世尊所。生歡喜心。從房出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住立一面。佛告女曰。汝有何因。能於生死險道。發菩薩行。女卽合掌而說頌言

輪迴生死中　是身易可得

百千俱胝劫　尊勝墢難逢

爾時長者見佛世尊。及諸大衆。悉安坐已。卽以清淨種種上美飲食。供養佛僧。皆令滿足。攝除食器。嚼齒木已。清淨洗手。是時長者更取小座。於一面坐。爲聽法故

爾時世尊。爲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無數方便演說法已。從座而起。還至本處。集諸苾芻。於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食人肉者。衆所共嫌。於諸肉中。人肉最爲臭穢可惡。故苾芻不應更食。若食人肉者。得窣吐羅底也罪。我今制衆中上座行法。然諸上座。凡衆食時。有人將肉欲行。應先問言。此是何肉。若上座老病。或無辯了或不記憶。第二上座應問。若上座不問。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心疑未了。請世尊曰。大軍長者妻自割身肉。供養苾芻。遂令病差。由此因緣。深懷慚愧。精進不懈。便得漏盡。既食人肉。衆所譏嫌。於法有違。是可訶責。以何因緣。而得漏盡。佛告諸苾芻曰。然彼苾芻。非但此生受此女人供養。於過去世無量劫中。常以身肉。供此苾芻。由是因緣。今還以肉而爲供養。然此苾芻於過去生。由此女人。獲得五通。於今生中。具足六通。證得漏盡。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廣說因緣。乃往昔時。波羅痆斯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仁義信順。其妻亦爾。有婆羅門。聰明博識。弟子圍繞。數盈五百。教讀明論。大富長者於彼婆羅門處。深起信心。便請此婆羅門衆至家。以諸所有而盡供養。乃至盡形。心無懈惓。是時大富長者。爲性慈愍。每於晨朝。遍觀徒衆。知其安不。其婆羅門。有一弟子。身遭疾苦。往問醫人。醫人報曰。當噉肉羹。爾時長者往摩納薄迦處。中慰問已。語言。汝身病苦。醫人遣服何藥。彼便報曰。令食肉羹。時彼長者問已還家。而報婦曰。有婆羅門子病苦。要須肉羹。可令小婢。持錢往市。買肉作羹。送與令食。其日國王夫人誕子。遂勑斷屠。如有犯者。必加重罪。縱有錢物。無由買得。婢既歸還。具陳是事。其長者妻聞斯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已請婆羅門衆。至家供養。此病摩納薄迦童子於藥不得。必死無疑。是我之過。作斯念已。便入自房。手持利刀。卽割髀肉。令婢作羹。送與病人。既食羹已。病尋除差。患者思惟。今既斷肉。無由可得。必應是此長者之妻自割其肉。而將施我。作是念已。深生慚愧。復自思惟。我所未證者令證。未得者令得。所未顯示。精進不懈。今應作之。由精勤故。便得五通。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大富長者之妻施肉者。豈異人乎。今此大軍長者夫人是。昔時病人者。今病苾芻是。於過去生。因此女人施肉緣故。而獲五通。今時具足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得雜報。是故諸苾芻。應捨黑業雜業。修純白業。

緣在室羅伐城。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有第一象。忽然疫死。年當飢饉。時婆羅門長者。及諸國人。皆食象肉。六衆苾芻食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至長者家。然彼家中現煮象肉。釜中氣出。入舍從乞。長者妻曰。我今無食。苾芻問曰。釜中氣出。是何物耶。妻曰。聖者。此是象肉。仁等豈可食象肉耶。答曰。我等唯憑施主而活。若汝等食象肉者。我等亦食。可將施我。妻卽持肉。授與苾芻。得已盛滿鉢袋。攜之而去。有餘苾芻。見而問曰。仁鉢袋中。是何物耶。盛滿過度。答言。象肉。豈可仁等食象肉耶。答言。具壽。時屬飢饉。無食可求。豈得受飢。而自死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天龍藥叉。人非人等。國王大臣。於諸苾芻。咸生恭敬。云何食噉王家象肉。王若聞時。必作是語。由諸苾芻食象肉故。我第一象因此而亡。遂生譏醜。是故苾芻不應食象肉。若食者。得越法罪。象肉既爾。馬肉亦

然

爾時世尊。住贍波城。揭伽池岸精舍而住。於彼池中有龍王。名曰贍箄耶。信心賢善。每於月八日十四日。從宮而出。變作人形。詣苾芻所。受八支學處。受已於顯露處。還復本形。亦不損惱所餘衆生。時旣飢饉。有羸瘦人。及牧牛羊人。幷採樵人。遊行人。正道活命人。耶道活命人。此等諸人。共來剜割。持歸而食。是時六衆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長者家。然此家中。現煮龍肉。釜中氣出。卽入舍從乞。長者妻曰。我今無食。苾芻問曰。釜中氣出。是何物耶。報言。聖者。此是龍肉。仁等豈可食龍肉耶。答言。我等唯遲施主而活。若汝等食者。我等亦食。可將施我。妻卽持肉。授與苾芻。由此諸人更多取肉。時彼龍婦作如是念。由諸苾芻食龍肉故。人皆共食。欲遣我夫何時免受如斯苦痛。我以此緣。宜行問佛。旣過初夜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龍女身光。周遍照耀。揭伽池邊。悉皆明徹。時龍女合掌恭敬。白世尊言。大德。我之夫主。信心賢善。每於月八日十四日。從龍宮出。變作人形。詣苾芻所。受八支學處。於顯露處。還復龍身。亦不損惱所餘衆生。時逢儉歲。有彼飢人。共割其肉。因此苾芻皆取充食。欲遣我夫何時免苦。唯願世尊。慈念哀愍。制諸苾芻。勿食龍肉

爾時世尊。聞是語已。默然而住。是時龍女知佛默許。奉辭而退

爾時世尊至天明已。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於昨夜中。過初更已。有贍波龍女。光明赫奕。來至我所。旣申禮敬。在一面坐。彼身威光。周遍照耀。揭伽池側。皆有光明。作如是語。大德。我之夫主。信心賢善。每於月八日十四日。從龍宮出。變作人形。受八支學。於顯露處。還復龍身。亦不損惱所餘有情。時遭儉歲。有諸飢人。割肉將食。因此苾芻亦食龍肉。欲遣我夫何時免苦。唯願世尊。制諸苾芻。勿食龍肉。生慈愍故。我聞是語。默然而住。時彼龍女見我默然。禮辭而去。是故請苾芻不應食龍肉。食龍者。諸天龍等悉皆嫌賤。消滅善法。非釋迦子。是故諸苾芻不應食龍肉。食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二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佛在摩揭陀國。人間遊行。至王舍城。住羯蘭鐸迦竹林園中。時影勝王。聞佛遊行。來到國界。聞已作是思惟。我願先時。頻供養佛。猶未曾請三月夏安居。以所有家資。總爲供養。作是念已。盡其所有。請佛及僧。三月安居供養。幷遣侍縛迦醫王。供給所須病瘦醫藥。時影勝王作是念已。將諸臣佐。前後圍遶。從宮而出。往詣佛所。到已。稽首作禮。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爲王種種方便。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大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三月夏安居請。於我宮內。所有資財。供身之物。悉持供養。幷遣醫王侍縛迦。療諸病苦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時王殷重請世尊已。禮佛而去。還至宮中。辦諸供具。於夏三月。而爲供養。爾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聞影勝王請佛及僧。三月安居。種種供養幷大醫王侍縛迦供給湯藥。聞已作是思惟。彼是大國王。能以家資。及侍縛迦等。而爲供養。我今亦是大國之主。世尊若來此國。我亦當以一切家資。及醫人阿帝耶。而爲供養。乃至世尊住王舍城。三月安居。作衣已竟。執持衣鉢。大衆圍遶。欲往室羅伐城。漸漸遊行。遂到彼國給孤獨園。時勝光王聞佛來至。住給孤獨園。聞已往詣。到給孤獨園見世尊已。稽首作禮。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爲王種種方便。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時勝光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雙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世尊。及苾芻僧伽。受我三月安居請。總以一切資具。幷醫人阿帝耶。而爲供養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見佛許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還至宮中。辦諸供具。幷遣醫人。於三月中。供給所須。供養於佛及苾芻僧伽。時勝光王爲性慈愍。每於晨朝。至毘訶羅。親禮佛足。問訊起居。

遍觀大衆。知其安不。見一苾芻痔病嬰身羸瘦無力。王既見已遂便問曰。聖者。何故羸瘦無力。苾芻答曰。大王。爲患痔病。是故羸瘦。時王遝勅醫人阿帝耶。爲之療疾。時彼醫人奉敎而往然此醫人不信三寶。於其病者。不肯療治。王於後時還見病者。怪而問曰。聖者醫人不爲治耶。身尙羸損。病者對曰。大王雖遣醫人。彼竟不來相爲救療。時王聞已。卽便瞋責。遂遣使者、追捉將來。王曰。我先令汝看病苾芻。何爲至今。竟不救療。若不治者我當奪汝官位。然此醫人素無信意。因被王責。更加瞋忿。惡言毀罵。豈爲汝聚。奪我官耶。捉病苾芻。至寺門外。遂縛手足。爲割痔病。時彼苾芻既遭逼迫。苦痛纒心。卽便大叫復作是念。我遭極苦。世尊大慈寧不哀愍。如來常法於一切時。無不知見。由大悲力之所警覺。至苾芻所。時彼醫人遙見佛來。瞋猶未息作如是語汝來婢兒看汝弟子下部如何

爾時世尊。聞此語已。默然而去。還至本處。敷座而坐。熙怡微笑。口中出五色光。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幷處炎熱。皆得淸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爲從地獄死。生餘處耶

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故。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必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爲法器。見眞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幷說二伽他曰

汝等求出離　於佛敎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勤求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謗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肩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遶佛三匝。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卽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阿難陀。阿帝耶醫王。是自殘害。由於佛所。作惡罵言。云是婢子。我念從昔大三末多王以來。乃至我身無有訶罵爲下賤人。此阿帝耶惡口罵詈。乘斯惡業、却後七日。必當吐血。而致命終。墮地獄中。多時受苦。是故苾芻。如阿帝耶無信醫人、不應令遣看病苾芻。痔病有二種療法。一者以呪。二者以藥。若苾芻有病。不應於阿帝耶等不信之類。而遣療治。若令治者。得越法罪。是時患痔苾芻。因遣阿帝耶療治。彼作方便。遂令命終。時有大臣、以事白王云。阿帝耶毀罵世尊。爲下賤婢子。所療患痔苾芻。故令命終、時王大瞋。乃遣大臣。斬惡人首、大臣答曰。大王。阿帝耶先是死人。何須更殺。世尊已記。却後七日、當吐熱血。便卽命終。命終之後。當墮地獄。王曰。若如是者。驅出我國。是時大臣卽便奉敎。驅出國界、至娑雞多城。既到彼城。善神呵罵、極苦罵已。還驅出界。告曰。愚癡之人、汝已罵三界大尊。作下賤婢子。豈容此住。從此而去。到波羅痆斯城。從彼又被善神驅出。從彼到薜舍離城。還被驅出。又到王舍城。亦被驅出。又到瞻波城。更被驅出。到一樹下。暫時憩息。樹神驅出。從此至流泉池處、皆被驅擯不容止息。既被驅已。作是恩惟野干之類。於瞻部洲尙得停止、我是人流。至於樹下。乃至亦不容受彼恩念已。內心焦惱。吐血而死。死已墮阿毘大地獄。爾時世尊。以此緣故。卽說伽他曰

若人生世間　從口出惡語
常以利刀斧　斬截於己身
於惡人興讚　於善人嫌毀

口生諸過失　終不招樂果
㮶蒲雖失利　其過尙爲輕
毀辱佛世尊　其罪極深重
若人惡心語　毀謗於諸聖
於頞部獄中　動經百千歲
又緣此惡罵　謗毀諸聖故
墮在靑皰獄　經四萬二千

爾時世尊在荻苗國，人間遊行，至一村間，有舊住處，先不結界。於中止宿。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風病發動。時具壽阿難陀作如是念：我常供養世尊，未曾問於醫人。今患風疾，往問醫人。至已問曰：賢首，世尊今患風疾，爲我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宜用酥煎三種澀藥，服卽除愈。時具壽阿難陀和合煎已，將往世尊。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此是何物？阿難陀答曰：我作是念，此常供養世尊，不問醫人。今我宜應往問醫人。問已醫人報曰：宜用酥煎三種澀藥，當得除差。故我和合，以奉世尊。佛言：阿難陀，何處煮？答曰：界內。佛言：是誰煮？阿難陀曰：是我自煮。佛言：阿難陀，若界內煮，界內貯宿，此不應服。若界內煮，界外宿，不應服。若界外煮，界內宿，不應服。若界外煮，界外宿，不應服。佛言：阿難陀，苾芻自捉藥一切物，及自煮，並不應服。若苾芻自捉藥一切物，及自煮，並不應服。若界外求寂俗人煮者，苾芻應服。

緣在室羅伐城，有長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是時世尊爲彼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以種種方便，爲說法已，默然而住。時彼長者從座而起，偏露右肩，右膝著地，低頭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及苾芻衆，明日至家，受我微請。

爾時世尊默然而受。是時長者至明日淸旦，卽於家中，敷設床座，以大瓮器，盛貯淨水，安在庭中。遣使白佛：今旣時至，供養已辦，願聖知時。爾時諸苾芻衆受佛敎已，著衣持鉢，往長者家，依次而坐，如應受食。唯佛不去。佛有五緣，而不赴請，遣人請食。何者爲五：一者爲看病故，二者爲觀臥具故，三者爲入靜慮故，四者爲諸天說法故，五者爲制戒故。世尊爾時爲欲制戒，而不赴請，遣人請食。如來常法，若不赴請，卽命阿難陀請食。時彼長者至家，嚴設飲食，施諸苾芻，其飯稍生。具壽阿難陀旣受飯已，念此飯稍生，豈可堪食。世尊先有風氣，若食此飯，恐更增動。復作是念：若我不受，世尊未聽。我今寧可具爲受取，到本處已，重煮令熟，以奉世尊。世尊因此必應制戒。遂還本處，煮飯令熟，卽以鉢盛，持奉世尊。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此飯與諸苾芻食者，爲有異耶？爲不異耶？阿難陀答曰：有異。彼諸苾芻所食之飯，其飯稍生。佛又問曰：此飯何處得耶？時阿難陀具以事白。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雖未說，汝善知時。自今已後，聽諸苾芻，若受得生飯，應煮令熟而食。爾時六衆苾芻，因此緣故，自乞生米，受已煮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於飯粒中，三分熟，一分生，聽自煮食。若菜花果魚肉，先煮色令變，受已，聽自煮而食。若乳等汁物，應煮三沸，然可受取自煮而食，並皆無犯。若飯米生菜花果魚肉等，色未變，乳等未經三沸，自煮而食者，得越法罪。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是時輸波羅迦城，有一長者，名曰自在，豪族富貴，多饒財寶，貨財豐足，多諸眷屬，多所攝受，如薜室羅末拏天王。於彼城中，更有同類豪族長者，唯有一女，端正姝好。時自在長者遂娉爲婦，以爲歡樂。其後不久，婦便有娠。由此有情於胎而住，九月滿足，而誕一男。旣生子已，於三七日，歡娛受樂。過三七日，卽集親族，爲子立名。時彼長者問諸親族：當與此子立何等名？而諸親族告長者曰：旣是自在之子，應名安樂。後時長者於其家內，與婦交歡，又生一子，名曰守護。於後更生一子，與名歡喜。乃至如自在長者有病，寢臥床席。由其患苦，性多暴急，惡罵親眷，是以妻子並棄而去，竟不供給。時彼長者先有一婢，心甚慈悲，念此長者，是我曹主，常以資財，養活於我。今旣患重，豈可不看。妻兒雖不供給，我當畢命而供養之。作是念已，往醫人處，而問之曰：賢首，識彼自在長者不？醫人報曰：我先相識。何事須問？其婢報曰：現患困篤，妻子棄之，願爲處方。醫人報曰：女子，妻子旣棄，何人看侍？婢便報曰：賢首，我獨看之。旣無親屬，資財乏

少。易得之藥。願為求覓、時彼醫人即為處方。於妻子所。竊取少物、并減自料。將去買藥。為之看養。於後不久、病便得差、然此長者既得差已。而作是念。我之妻子。棄我不看。唯此婢子。存活我命。今得除差。此之恩德。我當報之。作是念已。告彼婢曰。我之妻子。咸棄我去。唯汝獨看。因汝恩惠。我命得全。汝於今者。欲求何願。時婢白言。大家當知。我無所願。若許我者。幸請為妻。長者告曰。何用為妻。今可與汝五億之錢。賜姓而去。彼婢報曰。擧子。雖與我錢。賜姓而去。設於餘處。不免婢名。若我為妻。絕斯賤稱。爾時長者知婢決意。遂便許之。復告婢曰。汝月期將至。當自沐浴。可來見我。婢知期至。沐浴而往。長者見已。遂共交歡。便即有娠。既懷胎已、所有庫藏、悉皆充溢、月滿生男。容貌端正、諸根具足。適生子已。所有財物自然增長。集諸親族。共為立號。諸親共議。可名圓滿。遣八乳母。以為供侍。二人抱持。二人飲乳。二人洗濯、二人遊戲。此八乳母。日夜供給。并以乳酪。生酥熟酥。及以醍醐。以為所食。嚴身資具。飲食湯藥。日倍勝前。由此因緣。速便長大。如淸淨池。蓮花開敷。既長大已。教令習學書算印法。及以券記。分別財物。相諸衣服。珍寶好醜。并令分別。木之善惡。象馬優劣。童男童女。貴賤等相。此之八種。並令誦習。而得通利。既了達已。復能轉教餘人。時彼長者先有三子。並皆娉婦。共為遊戲。深著欲樂。所有家業。咸悉廢失。時彼長者以手支頰。憂懷而住。三子見已。問其父曰。何故懷愁支頰而住。長者告曰。汝今知不。我於往昔。盈金十萬。爾乃取妻。至於今日。以自存活、汝今各已娶妻。耽著欲樂。所有家業。悉皆破散、我身死後。何由存濟。如斯之事。曾不籌量。時彼長者第一之子。於其耳上。先有寶珠。以為耳璫、即便脫下。便取其木飾之為璫。自立誓言。若我不能治生得利十萬兩金。終不著斯寶珠璫也。其第二子。亦復脫其耳璫寶珠。即取赤銅。飾以為璫。其第三子。復脫耳璫。取於鉛錫。飾以為璫。如是三子捨耳璫已。然第一子。先名安樂。由此因緣。世號木璫、其第二子。先名守護、世號銅璫。其第三子。先名歡喜。世號鉛璫。各取貨物。涉海貨易。是時長者第四小子。名為圓滿。而白父言。我今亦欲度海貨易。長者告曰。汝今幼小。不堪涉海。可於市肆之中。專且檢挍。小子爾時即依父命。在鋪而住。後諸子等從海而還、多獲財寶。安隱而至。既至疲息。而白父曰。我之財賄、願父觀察

爾時其父取彼三子所得之物。一一各有十萬金直。其最小子來至父所。頂禮父足。白父言曰。我於市肆之中。所得財物。亦願觀察。父告子曰。汝不遠涉廣為求覓。所得之物。何足觀察。子又白言。我雖在近。願父哀憐。賜為撿閱、父隨子意。遂觀小子所有財貨。凡有經營。曾無欺誑、算其本利、遂倍諸子。自在長者既見是已。甚大歡喜、稱其本心。不勝欣慶。作是念曰。今我小子有大福德。曾不遠行。而能獲此如許財寶。後於異時。自在長者忽然染疾。因斯念言。我若亡後。然諸子等必當分析。我今應當預畫方便。告諸子曰。汝等兄弟。可將柴來。子聞父命。各執取柴。遂成大積。父便告曰。可共燒之。其火既盛。父告子曰。汝等可共分此火柴。咸令相去。彼諸子等即依父命。競分柴火。於是彼火被分還滅。父告子曰。汝見此不。咸言已見。長者於是說伽他曰

衆火相因成光焰　若其分散光便滅
兄弟同居亦如此　若輒分析還當滅

爾時長者說是頌已。復告子曰。汝等當知。我沒之後。不應取汝妻子之語。說伽他曰

若用妻語家便破　醒人聞叫必心摧
破國皆猶於惡臣　由多貪故斷恩愛

爾時長者說是語已。令餘三子。並出門外。留太子住。而告之曰。我之死後、最小之子。常當共居。莫有離別。所有財物。容可棄之。此之小子。不得遺棄。所以然者。此之小子。是大福德之人。說此語已。說伽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頌已。遂便命終。長者諸子。嚴飾葬具。以五色繒綵、間錯其輿。及以種種香花。而為供養、送至尸林。既到林已。以火焚之。還至家中。修其孝行。共相謂曰。父之在日。所有衣食。皆由父力。得自存活。父今已死、應當勤力。各求財物、以家資貨。並將出息。其小弟曰。兄若出外馳求。我亦須去。其大兄曰、汝既欲行。不須遠去。可於當處。貨賣而住。我等諸人遠方貨易。作此語已。分散而去。各將財

物、遠方興易。其最小弟於家而住。所有家業。一切皆知。兄既出行。妻子並在。遂令婢使於小郎處。求索所須飲食之具。是時有多商客。於小郎處圍遶而住。遂不能進。衆散之後。方乃得見。緣此淹時。其嫂甚怪訶責其婢。其婢報曰。爲多商客圍遶叔住。爲此淹時。不能早見。于時長嫂怒其叔曰。此之婢子。乃作家主。我等諸人豈得安穩。告婢曰。汝令當看商客散後。復從彼索物。其婢卽去。應時往彼索物。尋便速得。卽來其所。便生歡喜。餘婢亦往索物。並逢衆集。物不時得。爲此來遲。大家怪責是諸婢等。問前婢曰。汝往取物。何爲速來。我之取物。致此淹滯。彼婢答曰。我之取物皆及其時。爲此早來。汝之往彼。皆不及時。緣此遲晚。是諸婢等。遂共前婢。同往取物。應時卽得。其二嫂等。共問婢曰。汝先取物皆極淹遲。何故此時而便來疾。其嫂答曰。今我當顧大嫂長壽無病。由隨大嫂之婦。往彼取物應時卽得其二嫂等。聞此語已。復生嫌恨。便作是念。今此婢子而知家業。豈得好耶。後於異時。兄弟三人並還到舍。遠涉諸國。從海而歸。多得財寶。既到家已。是時大兄問其婦曰。小弟於後檢挍家業。供給所須。並可意不。其婦答曰。小叔於我。至極存意。猶如親兄及己之子。其二三弟各問婦曰。我之小弟。如何供給於汝。彼婦各報夫曰。下賤婢子而知家長。豈得樂耶。彼夫便作是念。凡是婦人。皆有鬪亂。能令兄弟有愛別離。後於異時。彼之小弟。開於迦尸繒綵之庫。開訖。卽有大兄之子。來至庫所。其叔遂以上服。而以與之。其二三嫂。見之得物。各遣其子而往索之。其後到。其庫已閉。更於餘庫。別出麁衣。叔見子來。卽以此衣。而以與之。此諸子等。各著而去。還至本房。其母見已。告其夫曰。汝今見不。大伯之子。便得好衣。我子從索。乃得麁服。是時其夫便作是念。大兄之子。必應及開迦尸衣庫。我之子等。應及餘庫。復於異時。彼之小弟。開石蜜庫。其大兄子來至庫所。其叔見已。以一裹石蜜。持以與之。二三嫂等見已。卽遣其子。往取石蜜。其子到已。其庫已閉。由業力故。而不得食。遇開沙糖之庫。其叔見已。遂與沙糖而去。是諸嫂等見此事已。告其夫曰。汝今見不。他子乃得石蜜。我之愛子遂得沙糖。其婦如是再三譏刺不已。其二三弟便欲分離。遂共平論。有一言曰。我等若不卽分取物者。所有財物必當散失。宜卽分之。有一復言。此亦未可。應喚大兄。復有說言。此亦未可卽分。應共平章。若爲分之。其在家物。及外莊田。以爲一分。其庫藏物及興易之物以爲一分。圓滿以爲一分。若大兄取其莊田在家之物。我等當取庫藏幷興易之物。足得存活。若兄取庫藏物及興易物。我等當取莊田幷在家物。亦得養活妻子。其圓滿一人。我分取後。苦自治罰。共籌量訖。往至兄處而告兄曰。我等今者若不分析。皆不存活。兄報之曰。家業破散。皆由於婦。汝今應可極善思之。其弟答言。我等二人已深觀察委悉。極知應當分析。兄報之曰。若如此者。應當集取善斷事人。其弟答曰。我已籌量分數已定。何須更喚善斷事人。以其所有。分爲三分。在家之物。及以莊田爲一分。庫藏之物。幷興易物。分爲第二分。圓滿以爲第三分。其兄報曰。何故但爲三分。其圓滿弟豈無分耶。二弟答曰。圓滿既是婢子。如何有分。然我已於家資之數。以爲一分。兄若愛之。任兄分取。時兄思念。我父臨終。有如是語。應當守護。勿遣棄之。資財之物。尚容棄捨。此之小弟。汝應當收。作是念已。卽便報曰。如汝所言。我今應當收取圓滿。既分物已。其分得宅者。卽住家中。驅出其嫂。汝今速去。勿入我家。其嫂問曰。何因如此。其叔報曰。我今分得。庫藏及興易者。速至其庫。而作是言。圓滿汝出。勿復更來。圓滿問曰。何故得然。其兄答言。我已分得。時彼大嫂與其圓滿。相隨而出。往親里家。時諸兒子。患飢啼泣。其嫂告圓滿曰。兒飢啼泣。可與小食。圓滿報曰。可與我錢。嫂曰。仁以億金。隨時興易。豈容兒子無小食錢。圓滿答曰。我豈先知遭此分散。家業破耶。若我預知者。無量億金。藏擧餘處。女人之性。多於衣角。結以惡錢。是時大嫂卽以衣裹惡錢解付其叔。令買飲食。叔得錢已。卽往街巷。以求飲食。遂逢一人負薪將賣。其所賣薪。乃是海中浮木牛頭栴檀。其賣木者時屬嚴寒。飢戰而住。圓滿見已。遂問之曰。汝今何故如斯戰掉。其人答曰。我今不知所以然也。學負此薪。所以寒戰。圓滿善識諸木。遂卽看之。乃見束中有牛頭栴檀。卽便問曰。汝今賣木。須得幾錢。彼人答

曰。須得五百。圓滿報曰。我當與汝五百之錢。作是語已。遂於柴束。抽取栴檀。往至市里。截爲四分。鋸木之末。賣得千錢。將其五百。以付薪主。令其送薪至嫂之處。乃遣報言。圓滿令送。其人將薪。至其嫂所。而告之曰。圓滿使我送此薪來。其嫂見已。便卽搥胸。作如是語。彼之圓滿。一何恍惚。財物既被分散。智慧因何亦無。遣求熟食。乃送生薪。亦復無物可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三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輪波勒迦國王。乃患熱病。極重迷悶。有醫人處方。宜用牛頭栴檀末塗身。勅大臣等。速爲求覓牛頭栴檀。彼大臣等到圓滿處。而問之曰。今須牛頭栴檀。汝今有不。圓滿答曰。我今少有。問曰。可須幾錢。答曰。須得千錢。時彼大臣既與錢已。得少檀末。將至王所。研塗王身。尋得除愈。爾時彼王作如是念。若王藏庫中。無牛頭栴檀。豈是王耶。卽問大臣曰。汝所將來栴檀之木何處得耶。大臣答曰。於圓滿處得。時王卽遣喚圓滿來。使者往彼而告之曰。王今喚汝。圓滿念言。何故見喚。豈非因此栴檀之木。而喚我耶。卽持三段栴檀。裹著懷中。一段手持而去。王既見已。而問之曰。圓滿汝今有此栴檀木耶。圓滿卽便以木示之。王問。此木可直幾錢。答言。此木價直一億兩金。王復問言。汝更有不。圓滿答曰。我今更有。乃持三段。以出示王。時王卽便告大臣言。可與圓滿四億兩金。圓滿白王。其三段者。取王價直。以其一段。將奉上王。其王卽與三億兩金。而告之曰。我今於汝。甚大歡喜。汝今於我欲求何願。皆悉當與。圓滿答曰。王若歡喜與我願者。願住王國。不被欺陵。時王卽便告大臣曰。自今已後。寧可制約諸王子等。不應制約此之圓滿。圓滿辭王出已。時彼城中。有諸商人。聞有五百商客。從海而來。至輪波勒迦城。諸商人等共爲議曰。此商客至。我等諸人須共交易。不得於中獨爲貨買。其中商人報曰。圓滿亦須喚議。亦有言曰。圓滿今者貧匱無物。何須喚耶

爾時圓滿出城遊行。聞有五百商客。從海而來。安隱至此。聞已卽便往商客處。問曰。汝等今者將何貨來。彼客答曰。我今所將如是如是等物。今並在此。圓滿報曰。若干等物。其價如何。商客答曰。商主。汝今何須更問此之價直。應自知之。圓滿報曰。雖知如此。我今自買。不應自爲其價。任汝作價。我當買之。彼諸商客所有貨物。總自斷直十八億兩金。圓滿報曰。汝今且取三億兩金。物總屬我。餘欠之金。貨了方付。商客許之。卽將王處所得三億兩金。而以付之。所有財物。卽自封印。捨之而去。時彼城中諸商人等。遣人往問。有何貨物。彼商客曰。我今所有如是如是等物。彼使報言。如是之物。我等庫藏皆屬圓滿。商客答曰。隨汝庫藏物之多少。我今此物。先已賣訖。彼使問曰。先賣與誰。商客答曰。賣與圓滿。彼使報言。汝與圓滿。應多得直。商客答曰。圓滿所留。定價之物。今在我所。我今設欲推彼定物。以爲其價。總賣與汝。我今觀汝。亦不能辦。彼使問曰。於圓滿所。先得何物。商客答曰。得三億兩金。彼使答曰。圓滿極儉兄弟之物。作是語已。歸還入城。告商主曰。彼之貨物。先已賣訖。商主問曰。彼賣與誰。使者答曰。賣與圓滿。商主報言。彼與圓滿。應多得物。彼使答曰。圓滿所留。定價之物。推彼定物。總賣與汝。亦不能辦。商主問曰。圓滿所留。是何等物。彼使答曰。留三億兩金。商主報曰。彼應極盜兄弟之物。時諸商主使人喚之。圓滿來已。而告之言。我等先共立制。不令獨往貨買。要令衆共作價。然後分之。因何汝今輒違衆制。而獨買之。圓滿答曰。汝共立制。因何不報我兄弟耶。汝等應當堅護其制。非預我事。是時商主不察其理。責而罰之。徵其六十迦利沙波拏。于時圓滿未及輸錢。遂曝圓滿於炎景中。是時國王遣人伺察。遇見圓滿被曝日中。因以白王。王勅使人喚其商主。幷圓滿至。而問之曰。汝今何故以其圓滿。曝於日中。彼商主曰。大王當知。商主立制。要共交易。不許輒買。今者圓滿以違衆制。是故罰之。圓滿白言。大王。請問商主立制之日。報我知不。幷喚兄不。商主答言。不報。王告諸人圓滿善說。遂放而去。乃至

爾時輪波勒迦王須諸貨物，喚商主等，而語之言。我今當須如是如是等物。汝今與我。彼商主曰。大王所須。圓滿處有。王言。圓滿我先有勅。施其安樂。爲此今者不從彼索。汝等今者可於圓滿處。求買將來。時彼商主。遣人喚圓滿來。圓滿報曰。我不能去。使還報已。是諸商主集圓滿處。至其門外。時守門者報圓滿曰。諸商主等並集門外。暫欲相見。圓滿高慢。數日方出。商主見已。而告之曰。大商主。我今欲求如是如是等物。幸依本價。可以與我。圓滿報曰。我是商主。本爲求利。若依本價。豈是商主。彼人答曰。大商主。我今當與一倍之利。可以與我。圓滿念言。此諸商客並來至此。應當敬重。已得倍價。應可與之。作此念已。尋卽與之。於貨物中。但賣十五億兩金之物。以還餘價。自外之物。留在庫中。作是思念。猶如晨露。豈能盈瓮。當入大海。已求珍寶。爾時商主圓滿卽便遣人。詣輪波勒迦城。擊鼓集衆。而唱是言。汝等城中諸商人等。今者當知。圓滿商主欲往大海。以求珍寶。誰欲去者。共圓滿去。所往之處。不須買道。津濟之處。不酬價直。得渡大海。諸樂去者。入海之物可將來此。如是唱已五百商人。應入海物，並將來至。時彼圓滿商主共諸商人。發吉祥頌已。五百商人圍遶圓滿。而入大海。多獲財寶。安隱而還。如是六度入海。皆悉安隱。名稱遠聞，乃至室羅伐有諸商人將多貨物。來入輪波勒迦城。既止息已。往圓滿處。而白之言。商主。我等亦欲入於大海。答曰。汝等曾聞六度入海。得安穩還。更可入不。諸人報曰。我等遠來。仰託仁者。安隱入海。仁若不去。我豈敢哉。時彼圓滿聞此語已。而作是念。我今雖不求物。爲利彼故。應當入海。作是念已。卽與商人。共入大海。彼諸商人。晝夜常誦嗢拕南頌。諸上座頌。世羅尼頌。牟尼之頌。衆義經等。以妙音聲。清朗而誦。圓滿聞已。而問言曰。汝等善能歌詠。諸商答曰。商主。此非歌詠。圓滿問曰。是何言辭。商人報曰。是佛所說。圓滿先未曾聞有佛法名。今日得聞。身毛皆竪。深生信心。卽問商人。何者是佛。答言。有沙門喬答摩。從釋迦種。剃除鬚髮。被著袈裟。正信出家。捐棄國邑。處於山林。得成無上正等菩提。此名爲佛。復問彼曰。佛於今者。住在何處。答曰。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圓滿聞已。繫念在心。與諸商人。安隱而還。時兄安樂作是思念。我弟圓滿涉海勞苦。可爲取妻。作是念已。而告之曰。汝今意樂豪富長者。商主之家。誰之子女。我於今者爲汝娉之。圓滿答言。我今不樂取其妻也。願兄聽我出家。其兄報曰。我昔貧乏。何不出家。今饒財寶。豈欲出家。圓滿答曰。貧乏之時。不可出家。今有財物。應可出家。其兄知彼發心決定。便許言。定聽汝出家。便答兄言。入大海者。多有險難。多諸憂惱。入者極多。迴者極少。必定不應更入大海。我所得者。衆多財寶。皆由福力。亦不欺誑。其二三兄所得財物。皆不淸淨。若我出後。兄二弟等。共兄同住。必勿應許。如是言已。將一侍者。卽往室羅伐城。至一林中。於彼而住。遣使往報給孤獨長者。圓滿商主今在林中。欲得相見。長者聞已。作是思惟。圓滿商主涉海勞倦。今既陸路來此。問使者曰。圓滿今者將幾許物來。使者報言。唯我爲侍。無所將來。時彼長者復作是念。此是大福德人。不應趣爾入城。當以象馬僕從。而迎取之。作是念已。卽將象馬。迎至家中。香水沐浴。設諸飲食。餅食既竟。長者問言。商主。今者何故得來。圓滿答曰。長者我今欲於如來善說法律之中。出家受戒。而爲苾芻。時彼長者端身舒手歎言。甚奇希有。佛法僧寶出現世間。仁能出家。復爲希有。多饒財寶。眷屬廣大。捨而出家。更爲希有。時彼長者卽共商主。親往佛所

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衆會說法。見給孤獨長者。將圓滿商主。來詣佛所。見已。告諸苾芻。此給孤獨長者將無價寶。以奉於我。於佛法中。度衆生寶。無過此也。給孤獨長者與圓滿商主。頂禮世尊足已。退坐一面。而白佛言。此是圓滿商主。樂欲善說法中出家。得受近圓。成苾芻性。唯願世尊令其出家。受於學處。世尊爾時默然許之。是時世尊告圓滿商主。善來苾芻。汝應修行梵行。世尊言已。圓滿卽時鬚髮自落。猶如七日先剃髮者。僧伽胝衣自然著身。執持瓶鉢。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無異。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意皆成

爾時具壽圓滿。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唯願世尊。爲我善說法要。令我從佛。聞其法要。使我獨住於寂靜處。不復放逸。一心懃修。得安隱住。是故我今捨除家室。正信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修其梵行。於現法中。證獲通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作是語已。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請。得聞法要。乃至不受後有。是故圓滿汝當諦聽。善思念之。我爲汝說。既有眼識。了知於色。可愛光彩。是悅意事。與欲相應。令人愛著。如是諸欲。苾芻見已。便起樂欲。讚歎愛著。由此便生喜愛之心。有喜愛已。卽起貪心。由貪心故。與欲和合。由喜貪相應故遠離涅槃。圓滿。既有耳識。了知於聲。鼻識知香。舌識知味。身識知觸。心識知法。可愛光彩。廣說如上。乃至遠離涅槃。圓滿。有眼了知於色。可愛光彩。是悅意事等。如前說者。能不染著。卽近涅槃。此要略法。我爲汝說。汝今意樂欲何所住。圓滿答曰。我今聞佛要略法義。樂欲於彼輸那鉢羅得伽國而住。佛告圓滿。住彼國人。多懷暴惡。兇麁獷戾。嗔恚惡罵。若彼人等於汝惡罵。嗔恚兇麁。於衆人中。陵辱誹謗。如此之事。汝意云何。圓滿答曰。若彼罵時。乃至誹謗。我當作如是意。將彼人等。並爲賢善。不以杖木瓦石拳脚等。而打於我。佛告圓滿。彼國人等。極甚暴惡。兇麁獷戾。惡毒嗔恚。若當以木石等而打汝者。於意云何。圓滿答曰。世尊。若彼國人。以木石手等。來打我時。當作是念。彼國人等極大賢善。不以刀劍。而害於我。佛復告圓滿曰。其國人等。極懷惡毒。兇暴獷戾。若以刀劍木石。而害汝者。汝意云何。圓滿答曰。我當作如是意。彼諸人等極大賢善。雖以刀劍。而害於我。不斷我命。佛復告圓滿曰。其國人等。甚懷惡毒。兇麁獷戾。若盡汝命。意復如何。圓滿答曰。彼人若斷我命時。當如是念。有佛聲聞弟子。尙厭報身受諸苦惱。心懷慚恥以其刀毒。及以方便。而自斷命。彼國之人能斷我命。極爲賢善。乃能令我離此穢身。自不勞苦。爾時佛告圓滿。善哉善哉汝今乃能成就意樂柔和忍順。得住彼國。應當往彼。汝當度苦。亦應度他。汝當速得解脫。亦應解脫於人。汝當得安隱。應亦安隱於人。當得涅槃。應令他得涅槃。然具壽圓滿聞佛說已。甚大歡喜。禮佛而去

爾時具壽圓滿於逝多林。給孤獨園。止宿而住。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飯食訖。攝持臥具。捨之而去。執持衣鉢。往詣輸那鉢羅得伽國。人間遊行。至於城外。而便止宿。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逢一獵師。手持弓箭。而欲出城。肆行遊獵。見圓滿已。作如是言。我今欲行遊獵。見禿沙門。甚不吉祥。便卽張弓。向圓滿處。急行欲射圓滿見已。便卽褰衣。開示其腹。而報之言。賢首可射其腹。卽說頌曰

飛鳥在空鹿處林　爲求飲食被羅弶
諸有鬪戰執刀劍　共相斬伐致滅亡
餓鬼飢渴苦所逼　求食鐵丸及洋銅
我從久遠由此腹　爲許輪迴受諸苦

時彼獵師作如是念。此出家人。修習忍辱。今已成就。我豈常告如此人耶。卽生信心。于時具壽圓滿爲說妙法。遂令歸依三寶。受五學處。當此之時。別有五百男子爲鄔波索迦。五百女人爲鄔波斯迦。於彼城中。造五百毘訶羅。并給無量繩床木床大小臥具。圓滿卽於彼住。三月夏安居。三月滿已。於此身中。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平等。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乃至異時。大兄木耳瑠婆羅門。先有弟兩人。受用資財。並皆散盡。時彼二弟。詣兄白曰。彼無相者。眞是寒窮。今於我家。已出離去。我等兄弟。宜復同居。和合而住。時木耳瑠問其弟曰。誰是無相。二弟答曰。彼圓滿是。兄又報曰。此是勝德。如何無相。然於我家。是勝相出。非是寒窮無相也。于時二弟復白兄曰。從彼圓滿有相無相。今既去已。我但和合。一處而住。兄又報曰。汝所獲財。悉皆非法。我所得財。並是如法。然我不共汝等同居。二弟又曰。由彼婢子入於大海往來經求。獲得財寶。皆將與兄。兄得他財。遂生讚歎。毀辱我等。兄有何力。能入大海。求覓珍財。兄聞弟語。便生恚慢。復作是念。我今更去入大海中。卽乘大船。往趣寶所。暴風卒至。飄其船舶。到一洲所。於其山上。皆是牛頭栴檀。時諸商人更相謂曰。我等昔聞牛頭栴檀今始得見。是妙水精大自在藥叉之所守護。于時藥叉不在。仁可齊心

念須斬伐，時以五百具斧。一時斫截。時有藥叉，名曰作喜，見商人等以將諸斧，斬伐其林。時彼見已，卽往大自在藥叉處，報言：神主栴檀林中，有五百人，斬伐其樹，仁可知之。時大藥叉衆事了已，遂懷忿怒，以其神力，放大猛風，身亦隨去，至彼洲所。于時船師見其風至，告船人曰：君等當知，昔聞黑風，今此風是。實難遭遇，須作思惟，善爲方便。彼商人等，聞已怖懼，身毛皆竪，各念本所事天，而說頌言：

自在水風神　帝釋天仙等
龍王藥叉衆　阿素洛等神
我今遭此厄　唯願彼諸尊
極爲大恐怖　救我此危厄
或別求帝釋　或禮大梵天
自在地樹神　諸能救護者
我今遭鬼風　唯願見救護

時彼木瑺默然而住，不念天神。時商主等而問之言：我等極遭厄難，苦將逼切，何故默然而住？答曰：我弟昔云：入大海者，皆極勞苦，多諸過患，由貪醉故，入海者多，得還者少，必勿入海。我違弟語，入於大海，今遭此厄，當何所作？諸商人曰：汝弟是何人也？答曰：卽圓滿是。商人曰：彼圓滿聖者，是大福德之人，汝等當歸依彼。時商人等皆一心同聲：南無聖者圓滿，南無聖者圓滿。時有天女，先於具壽圓滿處，起信敬心，見彼商人齋意迴向，詣圓滿處，到已白言：聖者，仁之大兄極受苦惱，應當存念。圓滿聞此語已，便生憶念，入如是定，由定力故，從輸那鉢羅得伽人間隱沒，卽至海中，於大兄船檣竿上坐。是時黑風便卽迴去，如蘇迷盧之所障蔽。時大自在藥叉卽作是念：昔來所有船舶，皆被黑風所漂，破壞滅沒。今此黑風何故却迴？如蘇迷盧遮截，不能損壞。時彼藥叉處處觀察，遂見具壽圓滿於船檣竿之上，結跏趺坐。藥叉見已，便卽告曰：聖者圓滿，何故惱我？圓滿報曰：上首，我何惱汝？若我不獲諸功德者，必殞我兄，空留其名。大自在藥叉告曰：聖者，此牛頭栴檀林，我爲金輪聖王守護。圓滿報曰：上首，汝意云何，佛與輪王，孰爲尊貴？藥叉問曰：聖者，世尊今可出世耶？圓滿答曰：今已出世。藥叉報曰：若如是者，船舶未滿，當任重載。時彼商人先被恐怖，命將欲盡，今聞此語，忽然穌息。彼商人等既得安穩，遂於圓滿聖者，起尊重心。其商人等卽取牛頭栴檀，滿船而去。至輸那鉢羅得伽城，到已，圓滿白兄曰：若遭海難，稱其名號，由彼念力，安穩還者，其所得物，皆合屬彼。兄今可取雜寶物等，與諸商人。我今以此牛頭栴檀，爲佛造作栴檀精舍。彼兄便卽取其寶物，分與商人。其牛頭栴檀，圓滿欲爲佛建立精舍。卽召集巧工，平論價直：汝等工匠，爲日取錢五百？爲欲日取牛頭栴檀末一撮耶？巧工答曰：我等願欲日取一撮牛頭栴檀香末。平議既定，卽便起造。不經多日，精舍成就。付工匠已，餘殘檀札，及以碎末，相和研已，用塗精舍。其圓滿兄弟先相嫌恨，皆令和順。便作是言：今可奉請如來，及諸弟子。兄等問曰：圓滿聖者，如來世尊今在何處？聖者答言：在室羅伐城。又問：此城爲近遠耶？圓滿答曰：可百餘里。兄等報曰：我等且欲見本國王，啓請聽不？聖者報曰：任意諮問。時彼兄等往至王所，白言：大王，我等今欲請佛及僧，而設供養，願王聽許，助我營辦。王言：隨意當作，助汝辦供。是時圓滿昇高樓上，雙膝著地，遙望逝多林園，燒香散花，以金瓶水，而作潔淨，遙申啓請，而說頌言：

淨戒妙智慧　能知歸命者
善鑒無依護　願受我微請

說是頌已，由佛神力，其所散花，合成一蓋，直至逝多林所，在虛空中，住佛頂上。其所燒香，由佛神力，於虛空中，如雲重合。金瓶注水，由佛神力，如吠琉璃棒。具壽阿難陀見此祥瑞，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此祥瑞，必應請佛及苾芻僧。我今不知從何處來。佛言：阿難陀，從輸波勒城來。又白佛言：彼城去此近遠？佛言：可百餘里，汝往將籌，告諸苾芻：明日若能受彼輸波勒迦城圓滿請者，當受此籌。阿難陀答言：如是世尊。卽便取籌，於佛前而立，以次行之。佛自取籌，及諸長老苾芻亦受籌已，爾時具壽盆枕圓滿長老亦在其中，欲取其籌。時阿難陀爲圓滿而說頌曰：

具壽汝當知　今非薩羅主
亦非蘇達家　及鹿母夫人
而設於飲食　從此百餘里
輸波勒迦城　得通者當往
汝應默然住

時彼長老圓滿有大智慧。不修神通。而作是念。我雖斷諸煩惱。不修神通。同諸外道所有神通。作是念已。即便發大精進。獲得神通。時阿難陀行籌至第三長老。未受籌頃。時彼盆枕圓滿。以神通力。引手取籌。而說頌曰

不以顏貌獲神通　亦匪多聞及詞辯
但由寂靜戒慧力　身雖老病亦能證

是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此盆枕圓滿。於我苾芻聲聞衆中。最爲上首。能以神通受籌。莫過此也。應可先與。所謂上座盆枕圓滿。因行籌次。便證六通。是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宜應告諸苾芻。我先有說。汝等諸苾芻。所作善事。應可覆藏。所作惡事。應可發露。今彼城中多有諸外道輩。是故汝等。應現神通。往詣彼城。受圓滿食。阿難陀白佛言。如是世尊。既受教已。告諸苾芻言。世尊有教。我先令諸苾芻所有善事應當覆藏。所有惡事。應當發露。今彼城中。多諸外道。是故汝等。往彼城內。應現神通。時彼國王於其城內。掃除糞穢。以栴檀香水。而以灑地。於寶香爐燒諸妙香。懸諸幡蓋。散諸色花。周匝莊嚴。廁飾其城。於其城中有十八門。其王有十七子。一一門外。嚴諸供具。王及群臣在於大門。列諸騎從。以待世尊。其十七子。於餘小門。以待世尊。時彼圓滿木瑞鉛瑺亦在門外。乃至佛令差五授事。以神通力。先到其舍。何者爲五。一者知其桊事。二者知其器物。三者知其食草。四者知其淨水。五者知其熟食。王見五人從空而至。問圓滿曰。此是世尊以不。圓滿報曰。此是五授事人。來此撿挍。所謂知桊等。乃至熟食。世尊未至。先現種種無量神通。諸長老等。亦皆未至。王復問曰。聖者圓滿。世尊何故未來。答曰。且令撿挍者來。世尊後至。爾時有別鄔波索迦。而說頌曰

師子虎象及龍牛　以諸寶物嚴其坐
或有寶帳及寶山　寶樹妙車皆雜色
或有乘雲在空裏　放大光彩爲莊嚴
以神通力處虛空　歡喜而來此城邑
或有從地而涌出　或有從空而入地
或涌空中默然坐　觀此神變不思議

爾時世尊。於其戶外洗兩足已。還入本房。敷設床座。端身正念。跏趺而坐。舉足按地。是時大地六種振動。所謂動遍動等遍動。乃至擊遍擊等遍擊。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時彼國王問圓滿曰。聖者此是何相。圓滿報曰。此是世尊於本房中。以足按地。因此大地六種振動。是時如來放金色光。由此光明。照於大地。皆如鎔金。王復見此希有之相。心生喜悅。問圓滿曰。聖者。此爲何事。圓滿報曰。此是如來放金色光。由此大地皆作金色。爾時世尊。既自調伏。調伏圍遶。既自寂靜。寂靜圍遶等。乃至廣說。與五百阿羅漢。往輸波勒迦城。時彼逝多林中天女手持薄拘羅樹枝。隨逐世尊。在於背後以蔭佛上

爾時世尊。知彼天女隨眠根性意樂。隨其所樂。爲說聖諦法。令彼天女得聞法已。金剛智杵摧壞二十種薩迦耶見煩惱山峰。即時證得預流果。乃至後時。有別異處五百鄔波斯迦。遙見世尊。以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威光晃耀。用莊嚴身。亦如千日光明並照。端正殊妙。猶如寶山。時彼鄔波斯迦見世尊已。甚大歡喜。譬若有人。十二年中勤修禪定。心生喜悅。應度衆生見佛世尊。心生歡喜。倍劇於彼。亦如有人無子得子。貧人得寶。凡人得王。身心歡悅。樂善根者。初見佛時。心生歡喜。亦倍於彼

爾時世尊。知彼鄔波斯迦調伏時至。世尊即於苾芻衆中。敷座而坐。時鄔波斯迦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知彼隨眠根性意樂已。爲彼說四聖諦法。令彼鄔波斯迦得聞法已。以金剛智杵。摧壞二十種薩迦耶見煩惱山峰。即便證得預流果。見四諦理。時鄔波斯迦既得果已。咸作是言。此皆是我世尊威力。令我獲得無上道果見聖諦理。此之因緣。非我父母。及以眷屬。國王大臣。人天沙門。婆羅門等之所能作。復能令我枯竭血海。摧壞骨山。關閉惡趣。開其善趣。及涅槃門。建立天人。得超生死。我等今者歸佛法僧。受五支學。爲鄔波斯迦。作是言已。從座而起。向佛合掌。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等今時修何事業而爲供養

爾時世尊。以神變力持佛髮爪。與鄔波斯迦。彼得髮爪。便立窣堵波。時彼逝多林天神。便以百枝傘。插窣堵波中。白言。世尊。我常供養此塔。作是言已。便依塔住。時諸人等號爲宅

神塔或呼爲薄拘羅樹中心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四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漸復遊行。至五百仙人住處。時彼住處。華果茂盛。飲食充足。時彼仙人亦不顧戀。一切諸人來者任食。是時世尊。知彼仙人調伏時至。詣彼仙處。到已。以神力故。令彼仙人所有華果悉皆墮落。清泉美流亦皆枯涸。名華奬草變爲萎黑。所居土榻自然摧壞。時諸仙衆見是事已。以手掌頰。默然愁思。爾時世尊。告諸仙曰。何故愁思而住。衆仙答曰。聖者。由汝兩足勝福田來。令我住處變相如是。見如斯苦。世尊告曰。仙衆今者何故所居林樹花果滅壞。汝今欲此花果還復如故耶。仙人曰。我願如故。爾時世尊卽攝神力。令彼花果復還茂盛。時諸仙人極懷希有。於世尊所便生歸信。爾時世尊。知彼仙衆意樂隨眠。應機說法。五百仙人既聞法已。證不還果。亦得神通。於世尊前。合掌恭敬。白佛言。我等皆願於如來善說法律之中。而爲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修習梵行。是時世尊便作是言。善來苾芻。可修梵行。作是言已。時彼五百諸仙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執持瓶鉢。威儀齊整。乃至如百歲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唱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時彼諸仙苾芻。勤精進故。乃至證得阿羅漢果。厭離三世。觀金與土平等無異。目觀法界。如見掌中。刀割香塗。等無有異。以智慧劍。破生死㲉。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辯才無礙。諸有財利。貪愛供養。悉皆捨離。釋梵諸天。咸來供養。時彼諸仙本教授師白佛言。世尊。我以仙人形貌。誑惑世人。墜墮三惡。我先調伏彼已。然後出家

爾時世尊。與五百出家仙衆。及與諸苾芻等。如半月形。咸以神力。騰空而行。漸至杵山。於薄拘羅仙人所住之處。安止已住。時彼仙人遙見世尊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種妙好。以自莊嚴。圓光一尋。朗逾千日。猶如寶山。端嚴周匝。仙人適見。卽於佛所。生歸信心。便作是念。我速下山。願見世尊。得親近故。然恐如來調伏自人已。遂卽過去。我今寧可從山擲下。至世尊所。時彼仙人擲身而下。諸佛常法。終不忘念。見彼仙人。縱身擲下。卽以神力。接取仙人。爾時世尊。知彼仙人意樂隨眠。應機說法。彼聞法已。證不來果。成就神通。白言。世尊。聽我於善說法中。而作出家。成苾芻性。於如來所。常修梵行。爾時世尊告曰。善來苾芻。應修梵行。佛說言已。時彼仙人。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執持瓶鉢。威儀齊整。廣說如前。卽說頌曰

世尊唱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爾時如來告諸苾芻曰。此苾芻於我衆中最爲上首。於聲聞中。我信解中。亦爲上首。所謂著樹皮衣苾芻是。于時世尊。與千苾芻。而爲圍遶。作種種神變。至蘇波羅城。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我若從門而入。恐諸門人生於異念。我應以其神力。從空而入。作是念已。卽以神力。從空而下。入蘇波羅城中。時彼國王。及具壽圓滿。木耳璫。銅耳璫。錫耳璫。幷彼十七王子。各各與其侍從。無量百千人民。皆詣佛所。是時世尊。及諸大衆。前後圍繞。往栴檀鬘宮殿處。到已於大衆前。敷座而坐。爾時世尊。入於栴檀殿已。是時大衆。不見如來。遂欲毀栴檀殿。于時世尊思念斯事。此殿被毀。令斯施主福德冥沒。我今應以神通之力。變爲水精。是時此殿。內外明徹。咸見如來。如彼衆人意樂隨眠性行。應機說法。彼等聞已。無量百千有情證大殊勝。或有生解脫善根分。或有入智慧分。或有證預流果一來不還阿羅漢果者。或有發聲聞菩提心。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有發無上正等覺心。彼諸有情於如來處。一心恭敬。樂聽正法。苾芻僧伽。而爲上首。默然而住。爾時木耳璫等兄弟三人。種種營辦。嚴設座已。遣使啓佛。時今將至。飯食已辦。唯願世尊。知時早赴。爾時於大海中。有二龍王。一名黑者龍王。二名憍曇摩龍王。便作是念。世尊今於蘇波羅城。演說妙法。我今速往。聞佛說法。是時龍王。各與五百眷屬俱。以龍威力。化現五百流河。共趣蘇波羅城處。于時如來便作是念。此二龍王若至

蘇波羅城者。令此國境盡皆沒壞。是時世尊。告目連曰。汝先急食。何以故。目連當知。有五種急緣。應爲先食。何等爲五。一者從遠方來。二者欲達遠處。三者有病之人。四者爲看病人。五者授事之人。以此緣故。令汝先食。世尊爾時先與目連食已。速往龍王之處。到已告龍王曰。汝當愛念蘇波羅城。莫令毀壞。龍王白言。我等以善心來。不擬損害蟻子之類況欲傷蘇波羅城及有情等。爾時龍王來至佛所。世尊告龍王曰。應如是說。彼聞法已。歸佛法僧。受五支學處

爾時世尊。授歸戒已。方赴食處。時龍王等來奉佛食。各自心念。唯願世尊。先受我食。先受我水。世尊念曰。我若受一龍水。餘龍無限。應爲方便。卽喚目連。而告之曰。今者五百龍王。各施我水。不可一一別受。汝可持鉢。於水上取一鉢將來。目連受命。卽往取水將來。持以奉佛。佛卽受取。而爲飲之。具壽目連作如是念。世尊先說父母於子。能作難作。乳哺養育。教誨種種贍部洲事。假使有人。一肩擔父。一肩擔母。至滿百年。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將大地珍寶玩飾之物。以奉父母。猶不能報。不爲殷重。若父母不信佛法僧。漸漸教令信佛法僧。乃爲報恩。若父母先無戒行。能漸教令持戒。若父母慳貪。能令捨施。若無智慧。令有智慧。如此之事。乃名報恩。是時目連作是念已。復更思念。如前佛說。我未曾作。卽入定觀察。先亡之母。生於何處。卽以天眼。見其亡母生摩利支世界。見已思念。誰能往彼。以法教化。復自思念。唯佛能爲。餘無得者。作是念已。往世尊所。白佛言。世尊。父母於子。難作能作。我之慈母。現生摩利支世界。更無餘人能往彼界。爲教化者。唯願世尊爲教導。世尊報曰。以誰神力。而往彼界。目連答曰。唯願大悲加被於我。以我神力。共佛世尊。往彼世界。於是大目乾連以己神力與佛世尊。移其一足蹈一世界一迷盧山。如是威力經七日中。方到彼界。母見目連從遠而來。母云。經爾許時。不見於汝。如何得來。時摩利支世界人聞斯語已。遞相言曰。此女少年。云何子老目連報曰。此女養我。是我生母

爾時世尊。知目連母意樂。隨眠種性。卽便爲說四眞諦理。令得悟解。彼女聞已。得法見法。證預流果。以金剛智杵。摧滅二十薩迦耶山。破有身見由見諦理悉皆破壞。卽說三種因緣。世尊利益於我。此之利益。非是父母國王天神眷屬。亦非沙門婆羅門之所能辨。是佛所作能渴血海。破壞骨山。關閉惡趣門。開示涅槃路。建立人天業。卽說頌曰

世尊威力故　關閉惡趣道
惡道多留難　開示涅槃門
世尊除過失　能令生慧眼
逮及清淨源　越玆苦海岸
世尊天人師　善除老病死
百千世難遇　今遇證斯果

說是頌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爲鄔波斯迦。乃至命在以來。我常歸依。今欲供養佛及目連

爾時世尊。默然而受。時彼女人奉獻佛食。佛遣目連受彼女人種種飲食。食已收衣鉢洗足已。端身而坐。時彼女人取小坐具。就佛而坐。爲聞法故。爾時世尊。卽爲說法。佛令目連取鉢而洗。旣洗鉢已。佛告目連。當還本土。目連白佛言。以誰神足。而還本土。佛告目連曰。以我神力。作是言已。便至逝多林下。目連白佛言。今已至逝多林。甚爲希有。世尊。今此神通。其名云何。佛言。名爲速念神通。目連白佛言。我先不解諸佛甚深境界。我若先知如斯甚深境界。如一一油麻中。我皆教化。令得無上正遍知道。我今已取阿羅漢果。燒滅煩惱。不能得此大菩提行。時逝多林諸苾芻衆咸悉生疑。白佛言。圓滿諸苾芻。先種何業。速證阿羅漢果。復種何業。而生貴族家。種何業緣。而於婢腹中生。種何業報。斷諸煩惱。證無生果。佛告諸苾芻。圓滿苾芻。積習作業。得道資糧。遍緣如是。漂流中住。得決定覺。圓滿苾芻。自積習業。自獲其果。非自作業令地界受。非火水風界受。但身果自受。亦非蘊界六入界受。作業成熟。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佛告諸苾芻。於往昔時。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當爾之時。迦葉波佛出興於世。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住波羅痆斯城。是時圓滿。於彼敎中。而爲出家。具解三藏。爲諸苾芻番次檢校事業。後乃次至一阿羅漢。知洒掃事。

彼便洒掃。既洒掃已、頻被風吹塵穢覆汙其地。時彼阿羅漢作是念。今且待風息。然後更掃圓滿三藏。見地塵穢。以爲不掃。發嗔怒心。惡口罵辱。今此掃地。當何婢兒。時彼羅漢乃聞此言。作是念云。彼正嗔我。未可卽見。且應默然。後陳此事。既嗔息已。彼阿羅漢卽往圓滿三藏所。而告之曰。汝今識我是何等人。圓滿報曰。知汝於迦葉波佛教中出家。我亦出家。羅漢告曰。雖同出家。出家之業。我已作了。我得脫縛。汝猶被縛。汝口業不善。速應悔過。令罪消滅。圓滿三藏聞便說悔。由先過咎。應墮地獄。遂得人身從婢腹生。以說悔故。滅地獄業。五百生中。常處婢腹。今是最後身婢胎所生。由是義故。宿緣習業生豪貴家。勤知僧事。讀誦智慧。善巧蘊界入因緣處非處。由此業故。於我教中。而爲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純黑業者。得純黑報。純白業者。得純白報。黑白業者。得黑白業報。是故苾芻純黑雜業者。應當捨離。純白業者應當勤修。世尊說是語已。諸苾芻等信受奉行

緣在王舍城。爾時王舍城中。有二龍王。常所居止。其二龍王。一名山。二名妙。由二龍王威德力故。常有五百淥潭。五百涌泉。所有陂湖。未嘗枯涸。雨澤以時。調和充潤。種子苗稼。靡不豐稔。當爾之時。世尊調伏難陀龍王。鄔波難陀龍王。此二龍王。常從妙高山埵下來。供養世尊。爾時山妙二龍王等。作是念已。今此難陀鄔波難陀二龍王。常從妙高山下。供養世尊。我今如何在此、什不隨喜。此爲不善。我等亦應於世尊所。作諸供養。作是念已。卽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世尊爲此二龍。如法教示。二龍聞已。歸依佛法僧。便受淨戒。既受戒已。身及受用之物。皆自增盛。其二龍王。後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等於世尊所。歸依持戒。身及受用之物。皆自增盛。願許我等移居大海。世尊告曰。汝等常依國王城邑之所居止。今若徙去。應問國王。然後可去。二龍聞已。便作是議。世尊許我入大海者。不應令我問彼國王。作是議已。便住不去。時二龍王既住不去。常作是行。若於晝時。來世尊所。作居士形。若夜來時。變爲天身。將諸宮殿。隨身而行。禮佛供養。爾時頻毘娑羅王。以剎利種。貢高我慢。常作是行。若欲詣佛所。便令左右侍臣。先往佛所。告令諸人。若見王來。起立恭敬。侍臣卽往佛所。宣王告命。見二居士端坐如故。使者見已。便作是念。此二居士依止國王而住。若見王來。豈能不起恭敬。使者還曰王曰。大王。彼有二居士。在王境內之所居止。今在佛前而坐。王既念言。彼豈見我不起恭敬耶。我今當往。王卽往至佛所。時彼二龍。遙見王來。白佛言。世尊。彼王今來。我等寧可恭敬彼王。爲敬法耶。世尊告曰。龍王。恭敬於法。一切諸佛皆恭敬法。諸應供者皆恭敬法。而說頌曰

過去諸如來　及於未來者
現在諸佛等　能除多煩惱
現行虛空中　當行虛空者
彼諸正等覺　咸皆恭敬法
諸欲利益者　及樂盛德人
應悉生尊重　常念於佛教

時彼二龍聞此言已。便坐不起。時頻毘婆羅卽生嗔恨。白佛言。願示正法。爾時世尊卽說頌曰

嗔恨無清淨　忿怒或在心
諸佛所說法　不能得了知
斷諸嗔恨心　除去不淨願
若無毒害者　卽堪知正法

爾時頻毘娑羅王聞佛頌已。而作是念。緣此二居士故。世尊不爲我說法。作是念已。禮佛而還。既出門外。告侍臣曰。此二居士若辭佛已。汝可語云。不須住我國境。時二居士禮佛雙足。辭佛而去。乃見王臣具陳王意。居士答曰。今依王命。不住王境。時二居士共作是念。我等常願入於大海。今得王語。甚適我願。時龍居士以龍威力。遂作瀑流。溢於小坑。及大小江河。因入大海。其二龍王既至大海。身遂長大。多諸眷屬。後於異時爲龍王入海。王舍城中五百淥潭。流泉涌出。陂湖池沼。漸見枯涸。所降雲雨。不依時節。百穀苗稼。皆不豐盛。日見饑饉。諸苾芻等乞食難得。時頻毘娑羅王見是事已。便作是念。此王舍城中。先有二龍王。在境而住。以威德故。泉池陂澤。悉皆充溢。風雨以時。百穀豐熟。今者云何諸泉池等忽漸枯涸。風雲雨澤不依時節。五穀不登。國內饑饉。諸苾芻等乞食難得。勿此二龍爲金翅鳥之所噉食。或復自死。或爲長

喙之鳥捉取而去。或因怕懼。逃避餘處。我今應當往問世尊。作是念已。到世尊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向佛。廣說斯事

爾時世尊。告頻毘娑羅王曰。王今當知。彼二龍王見在不死。亦不爲金翅鳥之所噉食。亦不爲長喙鳥而捉將去。亦不怕懼逃走餘處。由王遷移。王言。世尊。我曾不憶見此龍王。何況遷移。佛言。王今憶念。令汝省覺。大王。汝今憶不。前二居士。於我說法會中。汝曾驅遣。令出汝國。王言。我憶此事。世尊告曰。此是山妙二大龍王。王言。世尊此二龍王今何所在。佛言。今在海中。王言。世尊。我及國人。必當損減。佛言。大王。當自悔過。王及國人。後不損減。王言。彼在大海如何得謝。佛言。彼二龍王。每於月八日。作居士形。常來禮我。彼若來時。我當現相令汝自識。汝當悔謝。王曰。我爲頂禮彼足。爲不禮耶。佛言。但唯引手。唱言龍王當忍。王聞佛告。尋待此日。望龍王來。後二龍王。作居士形。來至佛所。王尋後至。如來爾時方便現相。頻毘娑羅王卽便引手。告二龍曰。願當忍怒。還來此住。二龍答曰。大王應知。我於世尊所。歸依受戒。從此已來。身及受用之物。甚皆增長。今若還來此摩揭陀城。無有住處。今雖國人稍有損減。後當安隱。王言。如何後不損減。二龍答曰。王當爲我作二宮殿。每六月滿。以種種供具。而常供養。我當留諸眷屬住此。常相擁護。供養之日。我身自來。其影勝王聞此語已。爲此二龍。便立宮殿時二龍王留其眷屬。常在中住。供養時至。彼二龍王常來受供。後於異時。彼龍王眷屬並生驕慢。惡龍得便。遂降雨雹。時王舍城中有一婆羅門。於雨雹呪術之中。最爲通達。每占雹雲將欲起時。卽便除滅。王舍城人所得稅利。皆悉分與時南天竺國。復有一婆羅門。雨雹呪術之中。亦爲最上。彼聞北天竺國。波利迦城。有王名曰超軍。正化理國。於其城中。有孫陀羅龍王宮。其龍威力勇猛無比我當往彼降伏。時呪術師漸次前行。至王舍城呪師之宅。見空中雲起。似將降雹。舊住呪師不能止得。但迴邊來去。客呪術師問舊住呪師妻曰。賢女。汝夫呪師何故迴邊出入。女人報曰。善男子。雹雲甚盛。不能止得。客呪師答曰。汝夫教師若不止得。我當爲止。彼妻報曰。甚善。其客呪師卽取少水。呪灑虛空。其雲卽散。時王舍城中婆羅門居士等見此事已。甚生希有。皆以財貨。賞盜呪師。白呪師曰。王舍城中所住人衆。極生信心。所賞財物。汝皆受取。舊呪師曰。因何以物相贈。衆人答曰。因雹雲散。故來奉賞。舊呪師曰。我不能滅除。總是客呪師能散惡雲。時彼人衆卽持財物。詣客呪師所。共白呪師言。汝應此住。我等皆分稅利。供給於仁。客呪師曰。今隨汝意。便住不去時客呪師卽設呪法。禁其惡雲。不復令起。雨雹遂絕。其王舍城。婆羅門居士。皆作是念。我等福力故。風雷雹雨不復再下。我等何爲分其稅利。與彼呪師。便卽不與。時客呪師卽懷怨望。攝其呪法。進路而去。於後雨雹遂下。城中人等往問舊呪師曰。彼客呪師。今何所在。舊呪師報曰。由汝不與其利。今已去矣諸人咸言。彼若更來。可便報我。呪師曰爾。其客呪師旣漸前行。至勝軍城界。到彼城已。見勝軍王。前敬王曰。願王長壽。語已便白王曰。大王當知。王之境內有龍王。名孫陀羅。然彼龍宮中。有上妙藥。服者速得其力。願王觀我龍宮。我若得藥。便分與王。王曰。婆羅門。彼龍極惡。莫相忤觸。必當害汝呪師曰。大王當知。我有呪力。假令滿贍部洲皆是孫陀羅龍。我猶伏得。不能壞我名字。何況一孫陀羅龍也。大王。王之國內。頗有犯罪合死者不。王曰有。呪師曰。可遣此人。向彼龍宮。觀我龍處。時勝軍王卽喚罪人。令隨呪師。往彼龍宮。觀其龍處。爾時罪人卽奉王命。與彼呪師至毒龍宮遙觀龍處。云彼樹林清謐之處。龍在其中呪師見已。前至宮中。取其龍藥。盡力將還。至勝軍王所。分與勝軍王。辭王還國。至王舍城。時舊呪師見客呪師到已。卽告城中。人衆知已。各持供具。而來奉贈。白呪師曰。仁者便可住此。我等咸皆供給。呪師答曰。汝等欺負於我。我今不住。時彼衆人慇懃請住。彼見苦留。卽便住此。城中諸人。爲加封直時人法爾。愛盛棄衰。處富驕逸。於自類族。取女爲妻。未久之間。便生一息。名曰小山。復生一女。名爲電光。諸婆羅門共與呪師立號。名爲孫陀羅。妻名震雹。新婦名爲勝輪惱。立名已。心懷歡悅。時彼呪師便作是念。若其令我數止其雹。甚成勞劬。不如作法頓禁當雹。永不令起。作是念已。便設禁術。伏其雹

雨。永令不起。時王舍城人衆復相議曰。我等自福力故。雷雹不降。如何分我税利與彼客呪師。作是語已。卽斷供給。彼客呪師慳其呪法。子亦不教。樂著嬉戲。自身亦不勤習。所有藥物。皆不曬曝。悉皆朽壞。後於異時。欲理其術。尋已忘失。呪師先與王舍城人。宿懷嫌恨。伺求其過。遍於異學諸師問言。有何方便。而得所求稱意之法。時彼異師或言入火卽得。或言喫毒。或云自墜高巖。或云以繩繫頸。懸於樹枝。彼所說法。皆令捨命。不覩其法。時彼呪師漸次前行。至竹林精舍。見一苾芻。白言。聖者。有何方便。所求稱意。苾芻答曰。汝可於世尊所出家。呪師報曰。令我於彼欲作何事。苾芻告曰。汝可於彼盡形修習梵行。禪思讀誦勤爲學問。依教奉行。現身卽能滅盡煩惱。若餘殘結未盡。身卽謝滅。心有所求。於當來世。皆得成就。呪師報曰。聖者。此事難爲。苾芻告曰。若不能爲者。復有方便。世尊上首苾芻之衆。汝可延請供養飲食。呪師報曰。此亦難爲。唯願爲我別設方便。苾芻告曰。汝可請四大聲聞。盡心供養飲食。當卽發願。所求皆得。何以故。四大聲聞。猶如賢瓶。若有求者。皆得隨意。呪師答曰。此事可爲。爾時呪師卽請四大聲聞。以飲食供養。旣供養已。卽便發願。我以善根。願孫陀羅龍王從其本宮。卽便滅沒。令我於彼龍宮受生。與王舍事持呪師城人民大衆。而作損害。妻卽問夫曰。仁者作何發願。夫卽答言。我作如是如是發願。妻曰。此願甚善。願我當生與君爲妻。其呪師之子。卽白父言。我當爲子。其女白言。我當爲女。其子妻言。我亦與君爲婦。其呪師等旣發願已。歸本房中。卽便睡眠。時有五色雲起。降注大雨。浸壞牆壁。一時崩倒。爾時呪師幷諸家屬。一時滅沒。以願力故生於龍宮。驅舊住孫陀羅龍王。與自眷屬六萬圍繞。而生宮中。其呪師者。因號爲孫陀羅龍王。其妻名爲震雹。子號爲小山。女名電光。新婦名爲勝輪。龍法常爾。生卽悟解三種宿事。從何捨報。生於龍宮。皆由願力。因何發願樂生於此。爲欲損壞王舍城人。由斯事故。復作思念。世間苗生滋盛。方可令滅。爲苗生苦耶。謂元未生爲苦耶。若滅滋盛者。應甚爲苦。作是念已。喚諸眷屬。總令速往摩揭陀國。降清涼雨。令生苗稼。是諸龍等依命降雨。諸苗茂已。時孫陀羅龍王。乃與六萬龍等。尋至摩揭陀國。一時降雹。大如毘梨勒果。摧損苗稼。注瀉大雨。漂流根果悉皆蕩盡。於時摩揭陀國人等各相語言。今者此龍。乃至稻稈不遺。因此立名。號爲無稻稈龍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五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王城那蘭陀　波吒竹伎林
弶伽勝峰山　鞞聲薜舍離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園中。是時未生怨太子由被提婆達多種種擊發。而受其語。便加殺害順法父王。自登王位。爾時此王於如來所。欲作種種毀害之事。放一大象名爲護財。及惡馬惡狗。令害如來。爾時王母韋提希旣聞斯事。卽告子言。汝於世尊所。勿行輕毀。如來恒畏衆生起輕毀行。恐佛世尊離王舍城。此國土中失大利益。由世尊威力故。安伽國及摩揭陀國所有衆生。增長利樂。恒生歡喜。王聞此語。心懷忿怒。報其母言。餘國土中無有如來。其國豈當滅沒無有衆生。其母種種方便遮止。亦不迴心

爾時世尊卽作是念。此未生怨太子作無量罪。我當令此住無根信。今未是時。我今且往室羅伐城。作是念已。爾時世尊與聲聞衆。漸次遊行詣室羅伐城。到彼城已。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彼隣國王等。聞未生怨於世尊所欲行輕毀。如來懼於斯事。離王舍城。詣室羅伐城。今現到彼。隣國王等卽作念言。彼小國王。父順正法。而被殺害。由懷不足。諸天世人共所供養者。唯有如來。今此惡人更生輕毀。我等諸國共作種種方便。奪其王位。是諸王等展轉遣使。更相報已。備四種兵。具全甲仗。所謂象兵馬兵車兵步兵。至王舍城。四方苗稼。悉被毀壞。周營而住。是時無稻幹龍王復降大雹。更加傷損。有五百泉池。自然涸竭。天復無雨。國中飢饉。人亦不安。城外流水。咸散毒藥。未生怨王大懷惱苦。非

人得便起大疾疫。病死彌甚。送出城門轝車相及。是時未生怨。情懷無量。百種諸苦惱害身心。由懷憂故。以手拓頰愁歎而住。時未生怨母韋提希見子憂懷。問曰。汝何思念。卽報母曰。百種劇苦悉今來現。母曰。我先語汝。寶莫輕毀如來世尊。佛無所畏。唯慮輕陵。勿致世尊捨王舍城。若佛捨此。國內卽現諸惡徵祥。今此是也。王曰。阿母。今復如何。母曰。於世尊處應往懺謝。王曰。阿母。我實不敢對於世尊親自見面。唯深責恨。母曰。汝曾不聞或用栴檀或以刀斧。於此二人不生異念。設復有人。以淨信心栴檀塗拭。如來於彼不起喜心。設復有人。以諸怒心將刀傷割。如來於彼不起瞋心。時未生怨王聞母此說。勅喚一臣。卿卽速詣佛世尊處。爲我頂禮。起居如來。尊體輕利調適安不。復啓此言。子有過患。父亦不見。唯願世尊慈悲哀愍。詣王舍城。若佛不至。國當滅盡。臣白王曰。如是如是。臣依王勅。卽往室羅伐城。到世尊處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未生怨王起居如來。具說如上。佛言。王及汝身咸得安樂。使者白佛。未生怨王復啓世尊。子有過患。父亦不見其惡。唯願世尊慈悲哀愍。詣王舍城。若佛不至。國當滅盡。佛卽默然納受。是時大臣見佛默然。便退而去

爾時世尊捨室羅伐城。與諸苾芻漸漸遊行。往至摩揭陀國界首。以佛威力。諸風神王起妙和風。吹去毒水。悉令涸乾。諸水神王皆湧八功德水。泉池盈滿。空注甘雨。信佛善神咸驅疫鬼疾死休息。四方兵衆聞佛入界。各自退還。國內諸人貨易交會。外國聞已更將種種貨物互相貿買。國內豐足。街坊巷曲人衆慶歎如來威德。諸餘外道皆悉默然 低屈而住。是諸人衆甚大歡喜。時摩揭陀國王韋提希子未生怨王。聞佛世尊至摩揭陀國界。心大歡喜。命諸臣佐。告言。汝等可於衢路寬二里半來。清淨灑掃除諸瓦石。以栴檀香水。灑其道路。復以種種上妙繒綵。奇麗莊嚴。王舍城中燒衆名香。散諸雜花。祗待世尊。是諸臣佐受王敎已。廣大莊飾王舍城中。及諸衢路。時摩揭陀國主韋提希子未生怨王。以自威力。將四部兵。往迎世尊。是故世尊調伏圍繞。時未生怨王與無量百千諸天。隨世尊後詣王舍城。欲入城時。世尊已舉右脚。纔入門閫。爾時大地六種振動。乃至邊湧中沒。於此世界。光明照耀。乃至幽冥之間。現大光明。諸天空中。於佛頂上。雨種種花。所謂嗢鉢羅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復散栴檀擣金香末。及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幷諸天衣。如來入城之時。現此種種奇特異相。諸小街巷自然寬廣。諸小樹林便卽增長。其高大者復自低枝。象馬牛鳥。隨其類音揚聲大喜。及諸器物自然振吼。盲者得見。聾者能聽。啞者能語。不完具者咸皆具足。有昏醉者悉得醒寤。諸食毒者亦復消除。怨害之人俱生慈心。若有懷妊皆卽誕生曾無苦痛。獄囚繫禁枷鎖杻械。自然解脫。貧窮困乏獲諸財寶。有一鄔波索迦。旣見如是種種利益。便說頌言

世尊所遊國　彼國無諸畏
飢饉及他軍　風雨常調順
人衆咸修福　安樂悉無憂
百千希有事　斯處皆成就

爾時世尊入王舍城。安慰大衆。無不蒙益。世尊卽還竹林精舍。爾時摩揭陀國韋提希子未生怨王。卽詣佛所。頂禮雙足。廣說乃至世尊示敎利喜已。默然而住。是時摩揭陀國韋提希子未生怨王。聞佛所說種種正法歡喜踊躍。悉皆信受。卽從坐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至心頂禮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受請。及苾芻衆於三月中受我支伐羅。幷諸飲食。兼坐臥具。若有疾病。奉上湯藥。一切資具無有闕乏。于時世尊默然受請。未生怨王既知世尊默然受請。便起頂禮佛足。歡喜而退。還其本宮。營辦供具。於三月中。支伐羅。及以種種飲食湯藥。坐臥資具。供養世尊幷苾芻衆。無有闕少。是時王舍城中信心天神。見王如是廣爲供養。所有行疫災鬼。並皆趁逐。經於那地迦村過。直至廣嚴城中。乃便停住。其城人衆悉皆遭疫。死者極多。於衢路中。送屍殯輿相繼不絕。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都末羅。於其夢中。乃見廣嚴城內善神告言

世尊調御師　人天最尊上
若來至此城　災害必消散

其婆羅門聞是語已。至明清旦。卽告城中諸居士栗姑毘等。我於夢中。見如是事彼諸人

衆聞此語已。各作是言。應作何法。復遣何人迎請世尊。至此城中安居三月。嚴飾供養得除災害。諸居士等告都末羅曰。汝可自往迎請世尊。餘無堪者。是都末羅作如是念。我往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而住。廣嚴城內諸居士等。遣我迎來。此請世尊救諸人衆。世尊不赴。彼城人衆咸悉滅亡。不久當盡 作是念已。時婆羅門都末羅報居士言。 摩揭陀國韋提希子未生怨王長夜好殺。爲性暴惡怨害極多。我若迎佛必是害我彼居士衆便說頌曰

兩國爲怨敵　有使不拘留
何況如來使　而能有傷損

是時都末羅。作吉祥善法。漸次而行。至王舍城。疲乏息已。卽往佛所。歡喜問訊。退坐一面具白佛言。薜舍離城諸居士衆。頂禮世尊雙足。慰問如來。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世尊告曰汝及薜舍離人。得安穩耶。都末羅白言。唯願世尊往薜舍離城。如其世尊捨而不往。 其城不久人衆凋亡。 空有殘名。誰之止住。世尊告曰。我及於此諸聲聞衆。爲王請留安居三月。種種資具而爲供養。汝可見王具陳其事。王若許之我卽當往。時都末羅聞佛語已。遣使還國。具陳佛語。彼諸人衆。共然佛語。復遣使來。令都末羅指摩揭陀國未生怨王所。傳我等言。而慰問曰。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作是請言。唯願大王許如來往薜舍離城。王若不許世尊往者。薜舍離城不久磨滅。空有殘名而無人衆。是時都末羅布盧呬多作如是念。我今爲當先見大王。爲當先見大臣。復作是念。此先有教。不應先見王者。須求大臣。王設處分。臣亦能破。是故我今先見大臣。參事未久。大臣便問。何緣得來。都末羅報曰。我今爲請如來。要須白王。願仁助我白王。臣曰。如是。王若問時。我必當助。 時都末羅卽詣摩揭陀國韋提希子未生怨王所。 到已便用吉祥讚頌。 而讚其王。退住一面。白大王曰。薜舍離人衆問訊大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王報都末羅曰。彼諸人等。並安樂耶。時都末羅復白王曰。薜舍離人衆。共作是言。願許如來向薜舍離城。大王若不許如來向薜舍離城者。此城不久磨滅。空有殘名。大王報曰。我每作是念。薜舍離城願早磨滅。是我先意。王作語已。 時都末羅卽便退還。 是時大臣前白王曰。世尊豈有捨一有情令得苦難。王曰。仁者不也。若不。如此言謂大王於世尊處而不恭敬。 縱令大王許與不許。世尊爲利衆生故。必往薜舍離城。王曰。 佛意非我所知。 若爾應喚都末羅來。 大臣奉命。 便速喚來。 王告都末羅曰。汝立誓言。若能如我供養恭敬世尊。如是作者我當隨許。時都末羅聞此語已。速令往薜舍離城。報彼人衆。具陳王語。彼既聞已。報使者曰。王獨一身。由能供養。我等人衆豈不能爲。唯願世尊來詣薜舍離城。我等衆人最勝供養。願王隨喜。使者承此語已。還報都末羅。是時都末羅具陳白王。爾時未生怨王親詣佛所。 頂禮世尊雙足。 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我盡命存。供養世尊及聲聞衆。然而世尊常爲利益諸有情故。不受我請。唯願世尊受我一日微請。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未生怨王知世尊默然受已。從坐而起。退還本宮。時未生怨王於其夜中。廣辦清淨飲食。至晨朝時。令使往詣佛所。告言時至。佛既知已。洗手收鉢。赴王請食。王自持金餅。於世尊所。作如是語。唯願世尊調伏所有惡龍藥叉。大德。此無蘗龍王。於我多時而爲損害。非怨而怨。非讎而讎。非逆而逆。已生未生苗稼。皆被損壞 唯願世尊起慈悲心。爲調伏無蘗龍王。世尊默然受請。又與未生怨王。施讎呪願。却還住處

爾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 我今欲往波吒離邑。汝可隨我。唯然世尊。我願隨從。爾時世尊於摩揭陀。人間遊行。漸次行至波吒離邑。到制多所。卽於彼住。時彼村邑婆羅門居士等。聞佛世尊遊行至此波吒離制多所。 于時人民互相告報。一時雲集。往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卽告曰。汝等當知。若放逸者。有五過失。何等爲五。一者此婆羅門居士。以放逸故互相鬪諍。以是因緣向官論列。由是財物悉皆散失。此是第一過失。二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放逸鬪諍故。惡名流布遍滿諸方。是第二過失。三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放逸故心生貢高。 往詣刹利婆羅門居士沙門衆中。在彼衆會每懷畏難。爲非上首常作曲躬。是第三過失 四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放逸鬪諍故。欲命終時。 心生悔過。 是第四過

失。五者復有婆羅門居士。心懷放逸。由放逸貢高故。死墮惡趣。生地獄中。是第五過失。復告婆羅門居士曰。不放逸者。復有五種利益。云何爲五。一者婆羅門居士。由不放逸故。財不散失。此是第一利益。二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不放逸無鬪諍故。善名流布遍滿諸方。是第二利益。三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不放逸。心不貢高。往詣刹利婆羅門居士沙門衆中。常無畏懼。歡悅遊行此是第三利益。四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不放逸。欲命終時。無有惡作。此是第四利益。五者復有婆羅門居士。由不放逸。命終之後往趣天中。此是第五不放逸利益。是故汝等不應放逸。爾時婆羅門居士等。既聞法已。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頂禮世尊。而白佛言。唯願如來慈愍我等。請於今夜止我館舍。爾時世尊。默然受請。彼婆羅門及居士等。既見如來默然受請。咸共頂禮世尊雙足。辭佛而退。時行雨婆羅門。是摩揭陀國爲王大臣。彼聞世尊遊行人間。至波吒離村。在波吒羅塔邊而住。復聞波吒離人民悉皆供養。彼既聞已。即乘純白草馬車輅。侍從執持寶瓶金杖。及與五百摩納婆等。前後圍遶。爲欲瞻覩供養世尊。往詣波吒離村既到彼已。即下車輅。就世尊所。向佛而立。問訊世尊。修敬畢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行雨婆羅門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向佛合掌。白言世尊唯願如來及苾芻衆。受我明日家中供養。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行雨婆羅門。既知世尊受彼請已。速即還家。爾時世尊洗足入室。結跏趺坐。端身正念。觀見波吒離村大威力天神。以繩量界欲造大城既見是已。世尊晡時從定而起出於室外并諸苾芻露地而坐。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不聞此波吒離村欲造大城。阿難報曰。我知世尊行雨婆羅門。與三十三天籌量欲造大城。世尊告曰。我在室中入定即以清淨天眼。觀見於彼波吒離村大威力天神并諸小神。及有威德諸人民等。各隨彼神愛樂而住。皆順天神所行教法。由諸天神於此住故。當知是城應爲最勝。亦無鄰國之難及水火所損。時彼行雨婆羅門。即於其夜廣設供具并諸飲食。王晨朝時。令白佛衆唯願知時乃至食已。收鉢已訖。時行雨婆羅門手持金瓶。盛滿清水。長跪向佛。發大誓願。今我供養佛及聖衆。所有功德。迴施波吒離所住天神。長夜安樂。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若有清信人　供養諸天衆
此依大師教　是佛所稱揚
若於地方所　智者爲住處
食供持戒人　并爲說呪願
應敬者敬之　應供者供養
諸天護如子　常受於歡樂

爾時世尊。爲婆羅門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已。即從坐起便歸本處。時彼婆羅門所應作已隨分而去。歸心正念。如是思惟。世尊所出波吒離村。我今欲爲世尊用村築城。建立高門。號爲喬答摩門。若渡殑伽河。我亦爲造道路。名爲喬答摩道。爾時世尊。知彼婆羅門心之所念即於波吒離村北面。中道而出。漸赴殑伽河。是時未生怨王韋提希子作如是念。我今親自供養世尊。執持一百支傘蓋。數凡五百。高蔭佛上。其廣嚴城諸栗姑毘等並作是念。今未生怨王。親持傘蓋。供養世尊。我等亦可修行斯事。作是念已。便即莊嚴五百傘蓋。而爲供養。時有諸龍王等。便作是念。今者王及栗姑毘盛修供養。我今身墮惡趣。豈不供養世尊。作是念已。持五百傘蓋供養世尊。時有四天王衆。亦作是念。今諸人等。不見因果應報。猶自供養。況我等親照果知因。豈不能供養。作是念已。亦具五百傘蓋。而供養佛。復有三十三天。亦作是念。諸天人等並皆供養。我今豈可不修供養。作是念已。便具五百傘蓋。來供養佛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爲諸天人。作勝因緣。令發信心。于時世尊作是念已。便現神力。令諸衆會各各生念。唯我持蓋於世尊頂上。世尊證正等覺時。有二千五百天人。傘蓋持於世尊頂上。諸苾芻等。咸皆生疑而白佛言。世尊作何善業。證菩提時。得二千五百天人傘蓋持於世尊頂上。佛言。汝等當知。我於過去。積集資糧。作諸善業。廣如上說。乃至終須自身受果。苾芻當知。往昔有轉輪王。名大善現。具四軍力。能摧怨敵。皆悉得勝。正法治世而爲法王。七寶具足。惟少一子不得一千圍遶。王所生子。悉將隨從。王諸夫人。悉作是念。我設生子。還共分離。王性法爾。生子

必將隨從。我等今者共立制約。有懷胎者不得告王。後時有一夫人。身既懷子。諸夫人等將藏隱處。不令王見。日月既滿。遂生一子。形貌端嚴。衆人愛見。身皮金色。頭如傘蓋。垂臂過膝。額廣平正。眉間連合。鼻高脩直。一切支分悉皆圓滿。乃至長大。諸夫人等悉皆憐愛。如自腹生。後於異時。大王善現。從勝身洲七寶導前。八萬國王皆悉圍遶。時諸子等。左右營衛如半月形。威光照耀掩日月光。時諸夫人先藏之子。處於高樓。遙見父王。遂問諸母。來者是誰。母等答曰。是汝之父善現大王。子問母曰。父王滅後我得繼嗣紹王位不。母又報曰。王今除汝唯少一子。不滿一千。彼諸子中。王滅已後。大者紹位。汝既最小。不合登嗣。子復問曰。王若滅後。我既居小。不得紹嗣。願諸母等。許令出家。我以正信從家趣於非家精修梵行。諸母報曰。我於兒所極生憐愛。莫發此心。時子答言。我今立志。決定出家。彼諸母等既見專心。不生退轉。皆作是言。子若如此。共我立契。當隨汝心。後獲勝果。必須來報。子卽答曰。受命唯然。母皆隨許。子得遂心。詣寂靜處。無鄔波馱耶及阿遮利耶教示訓誨。自然悟得三十七道品法。現證獨覺。既獲果已。便作是念。我先許母。如證聖果。當必相報。我今可往報母等知。獨覺聖者。以身現法。爲利益事。便到母前廣現神變。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放大光明。種種異相。異生人等覩神變已。速發信心。時諸母等見子神變。如截樹倒。便卽歸禮。咸作是言。聖者。今能證得如是神通聖果。尊者須食。我等求福。唯願留心。在此園苑。受我供養。時辟支佛。默然受請。彼諸母等。次第送食。每日供養。時獨覺作念。而我於此坏幻之身。所作已辦。我今可入無餘涅槃。猶如鵝王翅翮具足飛騰虛空。廣現神變。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放大光明。現神變已便入涅槃。于時母等積最香薪。遂卽焚燒。以乳酒火。收取餘骨。置在金瓶。於園苑內起窣堵波。用以鏤鋓種種莊具。嚴飾其塔。幢幡傘蓋置於塔上。後於春時。林花吐馥於其苑中。多諸勝鳥出美妙聲。王與夫人及諸婇女。前後圍遶詣林苑中。遊行觀看見獨覺塔。命守苑人。此是何物。彼答王曰。此宮內事我今不知。便問宮人塔之所由。諸宮怖懼一時作禮。卽前白言。唯願大王施與無畏。王曰。我今與汝。時諸宮人具以因緣。廣爲王說。王卽語言。汝等不是。彼子既求愛樂王位。何不相報令使我知。冊立爲王受灌頂位。彼是大威德者。雖入涅槃。我以頭冠繒綵傘蓋。置於塔上。是時大王愛念子故。遂於塔上安置斯物。佛告。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善現王者卽我身是。我於昔時。將以傘蓋供養緣覺窣堵波塔。由此福業。我昔已獲二千五百轉輪王位。復由彼業。今證無上正覺。於其頂上。咸持二千五百天人百幅傘蓋。我若不證殊勝之果。更合感得二千五百轉輪王位。於我所有福業異熟。悉皆迴向施諸聲聞。若種一升眞珠。還博一升粳米。於我弟子亦不少乏。苾芻當知。作純黑業。感黑異熟。作純白業。還感白異熟果。廣如上說。汝等苾芻應當用心精勤修學。佛爲說已。諸苾芻等。歡喜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六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摩羯陀國未生怨王。及廣嚴城栗姑毘等。各造舡橋。于時諸龍便作是念。我今身墮惡趣。應修福業。各舉其頭。於弶伽河中。相續爲橋。令世尊等蹈上而過。作是念已。彼諸龍等各各舉頭。相續爲橋。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此三橋上。欲得過者。隨汝等心。我當與阿難陀蹈彼龍橋渡弶伽水。共諸弟子或取未生怨橋。或取栗姑毘橋。唯有世尊及具壽阿難陀。於龍橋上而渡。爾時有一近事之男。而說頌曰

智人渡大海　乘舡不作橋
愚者海爲橋　江河乘大舶
世尊已渡河　婆羅門處岸
聲聞乘栰去　苾芻但洗身
觸處水平流　何煩別求井
斷除貪愛本　更當何所求

爾時世尊渡弶伽河已。遙見高原。告阿難陀曰。汝見原不。欲識因緣。爲汝宣說。阿難陀白言。唯願開示。佛言。此高原者。往昔大聲

王建立寶幢之所。其寶幢量高一千尋。復以純金衆寶嚴飾。於此幢下廣施財物。作功德已。卽將寶幢棄弶伽河中。汝今欲見此寶幢不。白言世尊。今正是時。我及苾芻咸願瞻覩

爾時世尊以百福觀萬字輪相施無畏手。觸彼高地。時有諸龍。便作是念。何故世尊以手觸地。卽知如來爲苾芻衆欲示寶幢。時彼諸龍卽於地中捧出寶幢。諸苾芻衆咸得瞻覩時有苾芻。名拔陀離 志性閑靜。僻在一處。補義掃衣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速須觀視此幢形相。其幢不久尋卽滅沒。旣見滅已。諸苾芻等白言。世尊。我等咸見。唯有具壽拔陀離。性樂閑靜。而補衣服不覩。爲當離貪愛故。爲復先曾觀見耶。不同瞻禮。如若離欲。此亦有離欲者。若曾觀見。在於何處。佛卽報言。汝等當知。此苾芻已離貪愛故。復曾瞻禮。佛言。昔時有王。名曰叫聲。與天帝釋。共爲親友其叫聲王。旣無子息。心懷求乞。拓頰思念。我今多有種種財寶。國位臣人悉皆充滿。今無子息。我死之後當絕繼嗣。時天帝釋見叫聲王。便卽問曰。王今何故拓頰思念憂愁而住。時王答曰。我今多有種種庫藏。身若死後絕其繼嗣。所以憂愁。帝釋報言。勿須憂惱。我諸天子死相現者。勸令與王而作其子。諸天常法。有欲死者。五衰相現。云何爲五。一者衣裳垢膩。二者頭上花萎。三者口出惡氣。四者腋下汗流。五者不樂本座。後時有一天子。衰相旣現。帝釋勸言。仁者可於叫聲王最大夫人腹內受生。時天答帝釋言。凡是國王。多造過失。我若生彼。還造諸非。違法理人。當墮無間。不願生彼。帝釋報言。仁者。我當加被令汝省覺。時天答言。天主當知。諸天放逸。多著快樂。豈能憶我。帝釋報言。仁者。雖復如是。我終令汝憶知省覺。時彼天子聞是語已。遂往叫聲王最大夫人腹內受胎。當受胎日。王諸人衆皆喜大叫。日月旣滿。遂生一子。顏貌端正。廣如上說。乃至鼻高修直。時叫聲王集會眷屬。欲立其名。與作何字。眷屬答言。此之童子。入母胎時諸人大叫。應可立名爲大叫聲。其王依請。遂立其名。時大叫聲童子。授與八母。看侍長養。二爲乳母。二恒洗濯。二常懷抱。二與戲樂。每與乳酪醍醐生熟酥等種種美味。而爲養育。猶如蓮花速令長大。聰叡開悟乃能善閑。十八種伎藝悉皆通達。才辯智慧無不通利。凡刹利王受灌頂位。人間自在有大力勢。遠近諸王皆悉降伏。安置民人。要須具如是藝。善能調象。弄馬乘輅。施弓捻箭。於陣出入。善用鉤索鐵箭鐵矟踏地努拳。結髮莊束。善其射法。略有五種。一者遠射。悉皆穿穴。二者聞聲卽射。皆能殺戮。三者隨其要處。悉能射之四者亦射皆中。五者射入堅牢。此之射法悉能善了。王子法爾。父王在位。其名不顯。後於異時。叫聲大王身旣崩已。時大叫聲太子策立登位。初紹王位。正法理人。至於後時。還行非法。于時帝釋報言。仁者。我昔勸汝。與叫聲王爲子。汝今不應行此非法而理於國。當墮地獄。時大聲王聞此語已。以正法理人。不久之間復行非法。於第二迴帝釋復告。仁者。我先勸汝。與叫聲王爲其太子。汝今不應行斯非法理於國位。當墮地獄。時大聲王答帝釋言。我等國王多諸放逸。貪五欲樂 聞已便忘。唯願慈悲。留一記驗。我得見已。作諸功德

爾時帝釋。勅工巧天（梵云毘首羯磨天） 汝今可往大聲王宮端嚴道場。化作金幢舉高千尋。種種雜寶而爲間錯。時工巧天旣受勅已。卽往大聲王宮端嚴道場內。化作金幢舉高千等。衆寶莊嚴。時大聲王旣見金幢。遂造施堂。修諸功德。王令親舅。名阿輸迦專守供養。是時國人悉皆樂見。旣覩幢已。還往施堂。心不捨離。來往供養。遂廢家業時王國稅。不能充足王之大臣。隨少將進時大聲王。旣見物少。便卽問言。汝等何故少進租庸。諸臣答曰。大王當知。贍部洲人施堂食已。卽觀金幢。遂廢生業。由此因緣。租稅不足。王便報曰。宜廢施堂。諸臣奉命。遂卽除毀。是時諸人自辦糧食。觀禮金幢。還不捨離。廢營家業。同前租稅不能充足。王又問言。我令汝等旣毀施堂。何故今者稅猶不足。臣復答言。大王當知。彼諸人衆。自辦資糧。食已觀覩金幢。不營家業。是故租庸猶不充足。時大聲王廣作布施。造諸功德。遂將金幢。投弶伽河內。佛告諸苾芻。勿作異念。彼大聲王親舅阿輸迦者。今拔陀離苾芻是。由昔因中守護供養。所以不來觀禮金幢。時諸苾芻咸問世尊。此之金幢何處壞滅。佛言。於未來世人壽八萬歲

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儴佉。如法理世。十善化人。時王具足四種兵軍。能降一切。悉皆得勝。常修善品爲大法王。具有七寶。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王有千子。勇健多力。能破怨敵。遍四洲界。悉皆賓伏。一切人民。無有侵奪。犯罪之者。不行刀杖。以法宣令。自然調伏。時王有婆羅門。名曰善淨。是王大臣。善淨有妻名曰淨妙。常以慈心遍覆一切。後時誕子。號爲慈氏。時善淨大臣。常教八萬摩納婆等四薜陀論。以摩納婆等。付與慈氏。令教習讀四薜陀論。時四天王各持伏藏及以金幢。奉獻儴佉。所謂氷竭羅伏藏從羯陵伽國來。般逐迦大藏從密絺羅國來。伊羅鉢羅藏從揵陀羅國來。儴佉大藏從波羅痆斯城來。時儴佉王持此金幢。施與善淨。善淨受已。施與慈氏。慈氏受已。施與八萬摩納婆等。摩納受已。各共分之。是時慈氏見此寶幢須臾無常。知一切法皆悉磨滅。心生憂惱。卽趣靜林。起大慈悲。以智慧劍。截諸煩惱。證得無上菩提智。號曰彌勒應正等覺。旣成佛已。卽於其日。時儴佉王七寶隱沒。旣見是已。遂與八萬國王。前後圍繞。亦隨出家。時王女寶名毘舍佉。亦與八萬宮人婇女。隨共出家。時善淨大臣。與八萬摩納婆等。亦隨出家。爾時彌勒佛與八萬俱胝苾芻。前後圍繞詣尊足山。向迦攝波苾芻骨鎖留身之所。指山門開。于時彌勒世尊。以其右手。擎取迦攝全身骨鎖。置左掌中。爲諸聲聞廣說妙法。告諸苾芻。汝等當知。過去世時。人壽百歲。有佛名釋迦牟尼。出於世間。此之迦攝。是彼聲聞。少欲知足。杜多第一。彼佛滅後。能結集釋迦牟尼教法。時彌勒佛諸聲聞等。旣見迦攝留身之骨。心生憂惱。如何此身。能證如是種種功德。時彌勒世尊。諸弟子等由生憂惱。俱時現證阿羅漢果。于時有九十六俱胝阿羅漢。能證杜多而生厭離。時彼金幢便卽隱沒。諸苾芻等便白佛言。有何因緣。儴佉輪王。今與世尊同時出世。彼佛告言。由願力故。苾芻復問。云何願力。時彌勒佛爲諸苾芻說。於往昔中天竺國。是時有王。名摩娑婆。正法理民。國界豐樂。無諸諍訟。人衆充滿。常有花果。雨澤順時。五穀成熟。時北天竺國有王。名曰多財。亦正法理世。國界豐樂。無衆諍訟。人衆充滿。常有花果。雨澤順時。五穀成熟。後於異時。中天竺王有一大臣產生一子。其子生時。自然耳有寶璫。隨身而出。子旣生已。卽集親屬慶喜設會。與立其名。由子初生耳有寶璫。遂從立稱。名曰寶光。時此寶光。後於異時。見老病死心懷憂惱。卽棄俗緣趣於山林。當日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便卽號爲寶光如來。復於異時。北天竺國多財之王。昇於高樓。與諸大臣。前後圍繞。告群臣曰。頗有如我國土人衆豐樂無諸諍訟雨澤順時五穀成熟常受快樂。時有商人。曾向中天竺國。前白王曰。彼中天竺有王。名摩娑婆。其國豐樂與王相似。時多財王。聞此語已。心大瞋怒。便告大臣曰。汝等卽可嚴四種兵。我今自往伐彼摩娑婆王。幷破國土。時多財王。卽領兵衆。一者象兵。二者馬兵。三者車兵。四者步兵。各嚴器仗。遂向中天。渡弶伽河已。南岸而住。時摩娑婆王。聞多財王領四種兵馬。至河南岸。旣聞是已。亦嚴四兵。各持軍器。渡弶伽河。北岸而住。時寶光如來知此二王正堪調伏。來至弶伽河。止宿而住。於其夜中。起世間心。諸佛常法。若起念時。帝釋梵王護世善神。卽知佛念。彼諸天等。旣知念已。來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由彼天光赫爍照彼摩娑婆王軍衆。時多財王見彼光明。心生驚怪。問諸臣曰。是何光明。照耀彼軍。群臣答曰。彼摩娑婆王國內。有佛出世。號曰寶光如來。帝釋諸天悉來供養。具大威德。有斯光明。時多財王告諸臣曰。彼摩娑婆王國內。有此佛寶二足福田。出現世間。感得梵天王等常來供養。我今豈得損彼王身國軍人衆。時多財王卽遣使者。報彼王曰。王今可來共我相見。汝大福德。國中感得二足福田寶光如來應正等覺。釋梵諸天而來供養。然我今者欲得相見。執手取辭。彼此無畏。各得安穩。時摩娑婆王聞此語已。心懷不信。遂往寶光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彼多財王遣使相喚。欲得相見。執手取辭。我今不知云何。世尊遣我去不。爾時寶光如來報曰。大王今可往看。必得安穩。時王復問佛曰。我今至彼。旣相見已。如何設禮。佛告王曰。彼王有力。應先禮拜。時摩娑婆王聞佛語已。卽往多財王所。欲禮雙足。時多財王卽起迎接。相抱撫拍。共相慰喻。歎

喜取辭還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時摩娑婆而白言。世尊。一切諸王。誰爲最尊。合受禮敬。佛報王曰。轉輪聖王合受禮拜。王聞佛語。專記在心。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受我等請。明日供養。于時世尊默然而受。乃至世尊食訖。嚼齒木。嗽淨水已。時摩娑婆王卽於佛前。至誠發願。我今供佛幷諸聖衆。所有功德。持此善根。願我當得轉輪聖王。旣發願已。忽聞有吹螺之聲。爾時寶光如來便與授記。汝當來世人壽八萬歲時。汝當出世。作轉輪王。號曰餉佉。衆人聞已。出極大聲。彼多財王去猶未遠。聞此叫聲。問群臣曰。摩娑婆王國內有何因緣。出此大聲。諸臣察問。諮報王曰。寶光如來與摩娑婆王授記。於當來世作轉輪王。彼諸人等聞此記已。歡喜踊躍。爲此緣故出大叫聲。時多財王聞此語已。遂卽迴駕。詣寶光如來正等覺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誰合受輪王禮拜。佛告大王。唯有如來應正等覺。合受轉輪聖王禮拜供養。時多財王從坐而起。整理衣服。頂禮佛已。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僧伽。明日受我微供。乃至食訖。收鉢澡嗽已。時多財王起大慈悲。普遍生界。便發願言。以此供養善根。願我當來早得成佛。爲天人師。佛卽報曰。大王當知。於未來世人壽八萬歲時。當得作佛。名曰彌勒。十號具足。佛告諸苾芻。猶此願力。佛與輪王。二寶同時出現於世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可共我往俱胝聚落。時阿難陀遂與世尊。遊行佛栗氏國。漸至俱胝聚落。次北不遠。有勝攝林樹。佛於中住。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此之禁戒若破。於三摩地。亦皆隨失。汝等若能修習持戒。此三摩地。卽能常住。以其智慧。修習身心。於三毒中得正解脫。如是修習。得解脫已。聖者善能了知。我生已盡。梵行成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共我往那地迦聚落。阿難陀唯然。遂與如來。遊佛栗氏國。漸至那地迦聚落。群氏迦堂中。彼那地迦聚落。時有災疫。人衆多死。于時有滌目親近極精進近勝端嚴近端嚴多衆最上。幷賢善現名稱施稱上稱等衆多鄔波索迦。皆已身死。時諸苾芻於晨朝時。執持衣鉢。入那地迦聚落。巡門乞食。彼諸苾芻聞此聚落多有人死。然有滌目親近乃至上稱等諸鄔波索迦。皆悉身死。諸苾芻等。旣聞人死。巡乞食已。還至本處。安置衣鉢。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我等諸苾芻於晨朝時。執持衣鉢。入那地迦聚落。遊行乞食。乃聞人說此聚落中多有人死。彼諸人等旣並身死。各趣何道受生。佛告諸苾芻。彼滌目鄔波索迦。斷五下分結已。卽受化生。於此涅槃。證不還果。於此世中。得不退轉法。餘鄔波索迦等。亦復如是。佛告諸苾芻。於彼那地迦聚落。更有二百五十一鄔波索迦。並悉身死。亦皆斷五下分結。得受化生。於此涅槃。證不還果。於此世中。得不退轉。於彼聚落。復有三百鄔波索迦。亦皆身死。斷三分結故。及貪瞋癡由有輕障。證一來果。更此受生。當斷一切諸煩惱惑。於彼聚落。復有五百一鄔波索迦身死。斷三分結故。證預流果。不墮惡趣。決定當證菩提之果於人天中七返受生。輪轉息已斷除煩惱。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欲死者皆來問我。虛生擾亂。無有利樂。然而生者。皆歸於死。若如來出現。或不出現。生滅是常。有何奇異。然其法者。卽是法界。如來由自神通。證現覺已。演說示現。分別安住。開示廣說種種妙法。所謂有此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純極苦蘊生。所謂無此有故。彼卽不生。彼若滅故。此卽當滅。所謂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純極苦蘊滅。然與汝諸苾芻等。當說法鏡經。汝等諦聽。善思念之。云何名法鏡經。汝等當於正覺極生信樂。此名法鏡經。及於法僧伽所有聖者戒光清淨。皆生極信。此是法鏡經。苾芻當知。我所云說法鏡經者。所說是也

爾時世尊於佛栗氏國。人間遊行。到那雉迦聚落。時菴沒羅波利夫人。聞佛至那雉迦聚落。時彼夫人。有一鸚鵡鳥。名曰圓面。善解人

語。便遣此鳥。往那雉迦。頂禮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行不。世尊若欲遊廣嚴城者。願哀愍我。先至菴沒羅園。是時鸚鵡既受命已。即往佛所。至廣嚴城。過栗姑毘童子等出城遊戲。見鸚鵡飛過。同聲唱言。菴沒羅婢鸚鵡。我等今當挽箭射殺。言已挽弓。即射鸚鵡。其箭倒下。至童子頭上。時彼鸚鵡即說頌曰

兩國交戰時　使者不應殺
況我是佛使　一切不能傷

時諸童子亦說頌曰

我等箭無力　汝言見有驗
此是佛威德　汝當無畏去

時鸚鵡鳥即至佛所。頭面敬禮世尊足已。具陳夫人所有誠信。佛言。善哉。當善安穩。默然受請。於是鸚鵡知佛受請。致敬而去。未至菴園。便被惡鵄空中搦殺。既捨命已即生四天王天。生彼天已。即自念言。我因何事。種何福業。而來生此。便自觀見。由作佛使。捨傍生身。得斯善報。復作是念。我今不應隔宿報世尊恩。即以嚴身之具及青蓮華。俱物頭花。芬陀利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於中夜分。至世尊所。頂禮佛足。而以供養。退坐一面。由彼天身光明力故。時那雉迦聚落非常光耀

爾時世尊即知根性。為天說法。所謂四聖諦理。聞此法已。便以智金剛杵。摧破二十高峯煩惱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時天子證諦理已。三歎善哉。今佛世尊。大利益我。非諸父母及諸眷屬。天主沙門婆羅門等能作斯事。唯佛世尊。能拔地獄傍生餓鬼之苦。建立天人。超度生死。枯血淚海。離骨肉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涅槃淨天之路。從無始已來。習耶見山。以金剛智慧。能悉摧壞。令我得證預流果。我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佛法僧。作鄔波索迦。永不殺生等。願佛攝受。歡喜踊躍。猶如商人獲大財利。亦如農夫苗稼滋茂。亦如勇士摧伏强敵。亦如病人離諸疾患。得神通已禮佛而去。以其神力還至天宮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與汝。往詣廣嚴城中。阿難陀答言。奉命唯然。爾時世尊與阿難陀。至廣嚴城菴羅林住。告阿難陀曰。汝可往薜舍離城。脚踏門閫。說於此呪。并說此頌。呪曰

毘娑囉他毘娑囉他毘娑囉他毘娑囉他復圖復圖路哥阿努甘笈萃阿若波夜底薩縛復陀阿奴末底提娜薩縛復陀波囉復陀阿奴末底娜薩縛阿囉漢阿奴末底娜薩縛式叉阿奴末底薩縛尸囉縛迦阿奴末底薩縛薩底縛溺上奴末底波囉底迦波囉摩奴末底娜迦始縛囉奴末底娜因陀囉奴末底娜提婆多奴末底娜阿素囉陀囉奴末底娜阿蘇囉巢理瀧奴末底娜薩縛復陀奴末底娜毘娑囉毘娑囉毘娑囉毘娑囉復圖嚧迦奴甘筏俱蘋般也邸閻遮陀閻遮陀息災難騙災難驅出耶鬼

世尊欲入。大自在最勝尊與帝釋及梵天欲入。世界主護世四天王與無量諸天眷屬欲入。阿蘇羅王與其眷屬諸鬼神等無量百千。於佛世尊。生大信心。亦欲來入為利益一切衆生故。汝等鬼神莫生損害。速出逸出。速出速出。速去速去。汝等若欲發惡心者。今當速去。若有慈悲心者。便可聽住。無有過失。樂為擁護者。亦可聽住。大悲世尊為憐愍一切有情故。作如此說。蘇畝蘇畝。蘇畝蘇嚧嚧畝嚧畝畝畝嚧蘇摸嚧摸蘇摸嚧摸嚧摸嚧摸嚧摸嚧摸嚧摸嚧彌理彌理蘇嚧彌理蘇嚧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蘇呂彌理理理理理理利利利利利彌理彌理彌理彌理彌利彌利賀私彌彌理彌理私私頡殑伽囉伽囉迦吒殑迦囉迦囉迦遮殑迦囉殑迦囉殑迦囉殑迦囉殑迦囉　迦囉殑迦囉殑迦囉俱利賒殑迦囉殑迦離迦利賒理理理理阿理破娑理逋理逋理逋理逋理逋理逋理逋奈他奈他託離布離布娜他託涅理迦車託離布離逋理涅理車託波囉夜他離逋離布波囉夜他。世尊憐愍世間。欲入此城。利益一切衆生故。慈悲喜捨故。此呪成就伽他。一切諸天。及一切衆生。以最勝智慧法性。說伽他曰

斷除諸結習　遠離諸貪愛
其心常寂靜　彼能安樂汝
世間若有人　善住涅槃道
能說一切法　彼能安樂汝
生死流轉中　作諸歸依者
利益有情類　彼能安樂汝
普以大悲心　養育諸有情

慈念如赤子　彼能安樂汝
一切歸依者　在於生死中
依之獲善利　彼能安樂汝
證諸一切法　清淨無染穢
身口意寂然　彼能安樂汝
勇猛出見時　增長諸財物
成就諸義量　彼能安樂汝
在昔降誕時　大地皆震動
衆生悉歡喜　彼能安樂汝
大地六變動　證得菩提道
魔王生惱心　彼能安樂汝
善轉正法輪　名稱滿十方
說諸聖諦理　彼能安樂汝
演諸微妙法　摧伏諸外道
攝受於衆生　彼能安樂汝
願佛以安樂　及於帝釋天
一切諸鬼神　常爲擁護者
以佛功德力　諸天皆歡喜
所求事願者　無有不成就
常護諸二足　及諸四足等
去者獲安穩　來者亦安樂
夜中獲安樂　晝時亦安樂
不逢諸惡事　一切皆安樂
一切世間人　及諸一切天
異道鬼傍生　悉皆無惱患
鬼神來此者　地行及空中
常以慈悲心　晝夜爲善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七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菴羅夫人緣餘

爾時具壽阿難陀。從佛受呪及伽他已。卽往廣嚴城。以脚踏門閫。咸依上法。時菴羅夫人聞佛遊行廣嚴城。至我菴羅林。嚴飾侍從。前後圍遶。乘諸珍轝。從城中出。往世尊所。禮拜供養。至菴羅園林。從轝而下。遙覩尊顏。頭面禮敬。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諸苾芻衆。侍衛而坐。爲說正法。遙見菴羅夫人。告諸苾芻。汝等各依所修。正念而住。菴羅夫人今當至此。云何正念而住。先所惡業應當捨離。未生惡業抑令不生。先*所善業。勿令忘失。勤加修習增長圓滿。證見智慧。作如是者名爲精進。云何正意。行住坐臥善自觀察。支伐羅衣瓶鉢等。如法安置。如是觀察名爲正意。云何正定。當自觀察內身。勤修正念正意。捨離諸不善心。於一切衆生。復於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見法隨順。勤修精進。於一切有情。捨離諸惡。正念而住。今菴羅夫人欲至。敎示汝等。應善修習。當依我敎。時菴羅夫人便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以無量方便。爲說妙法。示教利喜已。世尊默然而住。菴羅夫人從坐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作如是言。願佛世尊。明旦與諸苾芻。垂至我家。受我供養。世尊默然許之。時菴羅夫人知佛受已。作禮而去。爾時栗姑毘子聞佛至廣嚴城菴羅林中住。各乘車轝。將詣佛所。其車馬等。種種形類。青馬。青絡。青鞭。青轄。青傘。青巾。青劍。青寶。青扇。青衣。青塗香。青粖香。及青侍衛。黃赤白等。亦復如是。所經道路。高聲驅逐。無人當者。既出廣嚴城已。直詣世尊。爾時世尊。遙見栗姑毘等漸將欲至。告諸苾芻。汝等未見三十三天出遊戲時。汝今當看栗姑毘等。彼諸天衆以自在神通。遊戲園林亦如栗姑毘等。無有異也。時栗姑毘等。既至菴羅門外。從轝而下。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世尊爾時爲栗姑毘等。以無量方便。廣演法要。示教利喜。時有一摩納婆。名曰廣飾。同至會中。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作如是言。善逝。我有辯才。又言。善逝。我有辯才。今欲歌歎。佛言。善哉善哉。爾時摩納婆說伽他曰

央伽大王被寶甲　於摩揭陀得自在
彼王國內出世尊　名稱十方如雪山
同俱牟陀及蓮花　其花開敷甚香潔
自在慈悲出世間　善逝名稱達諸方
日光出時紅蓮開　月光出時俱牟盛
衆人見佛皆歡喜　喩若空中覩明月
共瞻如來智慧力　猶如盛火夜中觀
能發衆生眼目光　所有疑惑皆除遣

爾時諸栗姑毘等告摩納婆曰。善言善言。如汝所說。于時五百栗姑毘子。以摩納婆善讚歎故。各脫上服。持乞摩納已從坐而起。

整衣服、合掌禮佛。白言。世尊。願佛世尊。與諸苾芻。至明日時。降赴宅中。受我供養。世尊告曰。我先以受菴羅夫人請已。諸栗姑毘等聞佛是言。白世尊曰。我等今被菴羅夫人最勝智者壞迋於我。今由彼故。令我不獲於先往世尊所瞻禮供養。復白佛言。我等當於後時。供養如來及苾芻衆。佛言。善哉。婆斯吒等諸栗姑毘聞佛許已。歡喜而去。時摩納婆見栗姑毘去。從坐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彼栗姑毘。以我善讚世尊。施我五百上服。我今還欲奉施世尊。願垂哀納。爾時世尊以慈悲故。受摩納婆所施之服。於是如來告摩納婆曰。如來應供正遍知。出現世間。有五種希有法。云何爲五。一者天人師出現。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演說法要。初善。中善。後善。文義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此爲第一希有。二者若有信心。於如來所說。聽受尊重。聞法奉持。心不散亂。此爲第二希有。三者若有聞佛說者。一一奉行。此爲第三希有。四者聽聞法者。即能證知。歡喜信受。生大善根。與出離相應。此爲第四希有。五者若聞甚深法句。以智慧了知。此爲第五希有。摩納婆。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故。有此五種希有

爾時如來復告摩納婆曰。凡善人者。得少恩故。猶尚不忘。何況多恩。是故汝當勤修此事。爾時摩納婆聞佛所說。信受奉行。頂禮而去。時菴羅夫人於斯夜中。營辦種種飲食。乃至坐於卑座。爲聽法故。爾時世尊爲菴沒羅夫人。讚歎布施功德。說伽他曰

布施人愛咸恭敬　名稱遠聞香普熏
是故智者常行施　求樂除慳得無畏
長夜得生帝釋天　與諸天衆同遊戲
諸天宮殿遙相待　此滅速生於彼天
帶自光明遊喜園　與諸天女五欲樂
佛弟子衆聞斯法　必定當生於彼天

爾時世尊與菴沒羅夫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禮佛而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彼栗姑毘種何緣業。若生天上。及生人間。得大威德。乃至於此。與三十三天同共福報。告諸苾芻。當知彼廣嚴城栗姑毘。以積習資糧故。廣說乃至。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攝波如來出現於世。十號具足。彼佛與二萬苾芻。前後圍遶。依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住。時彼城內。有五百鄔波索迦。各辦財貨。將欲入海。共造一舡。候於便風。即入大海。至彼寶洲。競取珍寶。滿置舡上。忽遇惡風。飄至山磵。求動無由。彼等惶懼。莫知恃怙。便爲迦攝如來。於沙岸上。聚砂爲窣堵波。持種種寶。而以供養。於睡眠中。遇大光明。中有聲曰。汝等當備行計。莫生放逸。於第七日時。必有海潮來至。由此海潮。必獲安樂。到於本國。彼商人等。即於晨朝。互相告言。共議此事。我等所爲迦攝世尊無上福田。作諸供養。以此善根。當令我等。天上人中。有大威德。猶如三十三天。等無有異。汝諸苾芻。彼五百商人者。今廣嚴城五百栗姑毘是。昔爲迦攝如來。起於沙塔。以寶供養。由是因緣。天上人間獲大威德。三十三天。等無有異。苾芻當知。造純黑業者。得純黑報。造純白業者。得純白報。造雜業者。得雜業報。是故汝等。應捨純黑業。及於雜業。修諸白業。勤加功用。無得放逸。佛說此已。諸苾芻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汝可隨我往竹林聚落。答曰。唯然世尊。爾時世尊遊行薜利支人。間至竹林聚落北。昇攝波樹林中住。于時其國飢饉。極至困弊。乞食難得。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時世飢儉。乞食難得。汝諸苾芻。如飢儉經廣說。亦如道品傳來經、六集經。及大涅槃經等法行。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隨我往無間聚落。答曰。唯然。爾時世尊行至一處。忽然微笑。諸佛常法。於微笑時。當出青黃赤白等光。從如來口。分爲二道。一道直上。一道直下。其光下者。照于等活、黑繩。衆合。叫喚。大叫喚。熱。極熱。無間。水泡。遍泡。阿吒吒。呵呵婆。呼呼婆。嗢鉢羅。鉢頭摩。摩訶鉢頭摩等地獄。其中熱者。遇光便冷。如其冷者。遇光便熱。所有一切極苦之事。皆悉休息。時諸罪人既得苦息。咸作是念。我等今從此滅餘處生耶。令彼有情。心生深信故。如來化作別形。往彼致化。既見化佛。便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滅。亦不餘處受生。我亦未曾見此有情。由佛威德。

令我劇苦。皆悉解脫。時彼罪人皆於如來化身。生極信心。彼等有情受業盡已。生天人中。得依正諦理其光上者。至四天王天。乃至有頂天。光所及處。皆出無常苦空無我等聲。復說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爾時光明遍滿三千大千世界。普皆照已。隨世尊後。若說過去事。光從後沒。若說未來事。光從前沒。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沒。若說傍生事。光從踝沒。若說餓鬼事。光從脚足大指中沒。若說人事。光從膝中沒。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中沒。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中沒。若說生天業。光從臍中沒。若說聲聞菩提。光從口中沒。若說緣覺菩提。光從眉間毫中沒。若說無上正等覺事。光從頂沒。爾時光明遶佛三匝。從佛頂沒。時具壽阿難陀合掌向佛。以頌問曰

千種間雜色　束之從口出
其光照十方　猶如日光盛

復說頌曰

貢高狂猾除　爲世勝上因
達牙珂貝齒　無緣不微笑

復說頌曰

此時由佛自覺法　往彼樂聞最勝者
無上牛王甚深言　能以清淨除疑惑

佛言。阿難陀。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覺。非無因緣。而輒微笑。阿難陀。汝見此處不。白言見。阿難陀。此是過去三正等覺所坐之處。時具壽阿難陀。即敷七條衣。以爲四重。請世尊坐。欲令此地。有四世尊所受用處。世尊就座。暫時而坐。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彌替羅聚落。阿難陀白言。唯然。我願隨從。爾時世尊。於勝身城。人間遊行。至彌替羅。住莫訶提婆林中。廣如莫訶提婆。及國王相應品中說。復告阿難陀曰。我復欲往阿耨井處。廣說如上。到其井傍。見一女人執持繘綆。欲來汲水。有一男子。於此女人。情生染著。其女亦於彼男深生愛重。共行言笑。到於井傍。其女將兒。年尚幼小。隨行而至。母觀男子。欲取其水。誤繫兒頸。投於井中。兒便命過。時彼女人從生已來。未曾聞說伽他。因繫兒死。不覺辯才。誦一伽他曰

我知欲本因　從其分別生
我若不分別　欲從何所起

爾時如來隨路而至。告阿難陀曰。汝應受彼伽他。此是過去諸佛所說。爲在愚夫異生口中。令此伽他不生光耀。如佛所說。我不曾見一切法。如心速疾轉動。于時女人爲其兒死。極生苦惱。禮拜世尊雙足。世尊知彼女人意樂隨眠。稱其根性。而爲說法。女聞法已。證預流果。彼見實諦。遂自說言。世尊。我所證法。非父母所作。亦非王天所作。非親眷所作。廣如上說。此是世尊之力。能竭血淚海。亦超過骨山。關閉惡趣門。開天解脫路。建立天人道。令入善趣流。我今歸依佛法僧。從今已去。爲鄔波斯迦。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爲菩薩時。此處往昔有仙人。名跋伽婆。請我令坐。以花果供養。在於餘處。亦作如是供養。復告阿難陀。我昔爲菩薩時。天帝釋作獵師形。被一雜色衣。我時爲出家故。脫於細軟上服。而與換之。有信婆羅門居士等。因從此地。建立受袈裟塔。乃至今日。諸苾芻咸皆禮拜供養。天帝釋將我迦施迦衣。於三十三天安置。建立迦施迦會日。至今三十三天咸皆供養。復至餘處。世尊告阿難陀言。我昔爲菩薩時。以青蓮花色劍。自割我髮。擲於空中。有信心婆羅門居士。便於此地。建立割髮塔。諸苾芻。今應禮拜供養。于時天帝釋持我髮髻。於三十三天安置。建立髮髻會日。今猶不絕。佛復至餘處。告阿難陀言。我昔行菩薩道時。闡陀迦於此地。將我乾闥伽馬王。却還本宮。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復於此地。立馬迴塔。諸苾芻至今供養。復漸至牛苑聚落。告阿難陀言。彼闡陀迦善男子於此而生。乃至長成。復至彼城。於彼城中。剎利力士等聞世尊欲至。老宿咸言。使諸少年。令嚴飾道路。我等嚴飾城內。時諸少年競相嚴治道路。見其路中有一大石。將欲除去。擧不能勝。于時如來即到其傍。告言。諸波斯吒種。今欲何作。答曰。欲爲世尊。嚴治道路。然除此石。不能得去。佛言。若如此者。我當除却。彼言。願爲除之。于時世尊以手擧石。擲在虛空中。其石高遠。望者不見。彼力士等。既見擲石聲勢極大。咸皆驚怖。佛言。



汝等勿懼、便以神力。遂令彼石、碎爲微塵。從空而下。諸力士見已。白佛言。今此微塵從何而落。佛言。我以彼石。作此微塵。力士等白言。此爲不善。佛言。汝願此微塵合成本石耶。彼言。如是。爾時世尊以解脫力。還令石合。置於本處。世尊便於石上而坐。及五百力士亦皆同坐。彼等白言。世尊用何力故。能擊此石。佛言。以父母所生之力。力士復言。用何力故。能碎斯石。佛言。以禪定力。復問言。用何力故。能合其石。以解脫力。白言。父母所生之力。凡有幾量。佛言。始從十人力。如一凡牛力。十凡牛力。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如一小象力。十小象力。如一大象力。十大象力。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如一白牙象力。十白牙象力。如一賓陀山象力。十賓陀山象力。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如一力士力。十力士力。如一大力士力。十大力士力。如一猛象力。十猛象力。如一章住羅夜叉力。十章住羅夜叉力。如一半那羅延力。二半那羅延力。如一那羅延力。如來節節之中。皆有那羅延力。自然而生。攝頌曰

人牛與青牛　黃赤小大象
力士藥叉等　不及那延力

此那羅延力。是如來父母所生之力。諸力士白言。除此那羅延。及解脫力等。更有餘力不。佛言。有福德力、福德力圓滿故。如來於菩提樹下。降伏三十六俱胝諸魔鬼等。證無上覺。復白佛言。除福德力。更有餘力不。佛言。有智慧力。智慧圓滿故。從無始來積習煩惱。並皆棄擲。復白佛言。除智慧力。更有餘力不。佛言。有神通力。神通力圓滿故。能降伏耆舊無智貢高六師外道。復白佛言。除神通力。更有餘力不。佛言。有無常力。無常力圓滿故。如來父母力禪定力。解脫力。福德力。智慧力。神通力。如來此諸力。皆於雙林樹下。光明盡滅。頌曰

禪定與解脫　福德智慧力
如斯諸力等　無常力最大

佛告諸力士。當知我身如金山峯。爲無常力。不久磨滅。是故智者。當求無常不能逼處。佛告諸力士。汝等當知。今世之人。壽命漸短。色力薄劣。然此石者。是往昔人拋擲戲弄之石。汝等觀斯石傍。猶有手指擎鋑之迹。時諸力士。聞佛此言。甚大驚愕。生希有心。摧伏驕慢。爾時世尊知力士等種性隨眠意樂。爲說四聖諦理諸證智法。彼等聞已。無始已來積習我見。身見山以金剛智摧破。證預流果。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與汝。往拘尸那城。答言。唯然。既漸次行。於其中路。有梵婆城。不入此城。便卽往彼拘尸那國。到彼國已。爾時世尊指娑羅雙樹。告阿難曰。我當不久於彼林下。入般涅槃。爾時世尊遊行俱盧數人間。至調伏網色王城。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我知一切諸漏。說皆滅盡。我非不知。我非不見。苾芻。我今豈可不知不見既漏盡滅。所謂此色。此色積集。此色斷滅。此受想行識。乃至此識積集。此識等滅。亦復如是。若有苾芻。常修習定。便起念求。不從諸漏。而得解脫。然彼苾芻。非不從諸漏。心得解脫。何以故。爲彼苾芻不修習故。應如是答。問曰。彼何不修習故。答曰。爲不修習四念住故。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支。八聖道等。爲不修習故。如是答。苾芻當知。如雌雞生卵。或五或六。或十二等。時彼母雞。不依時節。孚附抱其子。不溫暖之。又不轉動。然作是念。我此生子。或用於觜。或用於爪。損破其殼。望得其子安隱出殼。然彼雞卵。既不如法。遂不成就。能出其殼。何以故。由彼母雞不依時節。孚抱其子。兼不溫暖。又不轉動。所以不生。彼習定苾芻。亦復如是。然彼苾芻不從有漏。心求解脫。彼苾芻復非不從有漏。心得解脫。何以故。由不修習故。作如是言。云何不修習。由不修習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支。八聖道等。若有策勵修定苾芻。生如是念。不從有漏。而求解脫。然彼苾芻不從有漏。而得解脫。何以故。由修習故。作如是答。云何修習。由修習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支。八聖道等。由此修習。作如是答。苾芻當知。猶如雞母生卵。或五或六。乃至十二。是時雞母孚抱其子。如法溫暖。不失時故。苾芻當知。彼雞母不起如是念心。其子自以觜爪。損破其殼。望得其子平安生長。彼子遂得成就能以觜爪。摧破其殼。便得平安出離其殼。何以故。由彼雞母如法抱養。溫暖迴轉。不失時節。遂能成就。彼修習求定苾芻。亦復如是。然不生如是念。我不從有漏。心得解脫。彼苾芻復不從有漏心得解脫。何以故。由彼修習故。而得解脫。作如是答。

云何修習故。謂修四念住、乃至八聖道等。而修習故。作如是答。苾芻當知。如木作師。幷及弟子。常用斤斧。由常用故。遂有指痕。苾芻當知。彼木作師。幷及弟子。然而不能自順正智正見。轉用斧柯。由數用故。不覺自盡。旣見盡已。始生其念。知此柯盡。彼習定苾芻。亦復如是。然而不能自順正智正見而轉。不自覺知斷漏多少。後至漏盡。方始證知。何以故。由勤修習。何以能證。作如是答。云何修習。謂修習四念住。乃至八聖道等。由修習故。作如是說。苾芻當知。猶如海舡經水六月。出於岸上。經暑夏月。風日吹曝。後遭天雨。自然分散。彼修定苾芻。亦復如是。諸相應結。隨眠煩惱。諸障礙等。自然解散。何以故。彼由修習。皆能解脫。云何修習。而能解脫。謂修習等。廣說如上。由修習故。作如是言。爾時世尊。說此法時。有六十苾芻。不生諸漏。心得解脫。爾時世尊人間遊行。至天指城。告具壽阿難陀曰。今此城中。善覺釋迦生長此城。又至嵐毘尼園。世尊復告阿難陀曰。我於此林中。亦旣生已。南行七步。不假人扶。觀察四方。便作是言。此最後身。更不受生。復至劫比羅城。告具壽阿難陀曰。彼淨飯王生於此城。長受王位。復至毘輸那羅城。是時世尊告諸苾芻。我今爲汝。分別解說善惡二報。汝等諦聽。善思念之。何者惡衆。謂欲瞋癡怖甚惑等。相隨計縛。是名惡衆。云何善衆。謂不隨順諸欲瞋癡怖等。名爲善衆。如上二衆。我今說已。世尊復至俱那聚落。告具壽阿難陀曰。俱那含牟尼如來。於此聚落生已。而成正覺。便於此地。而般涅槃。爾時世尊復至犁地村聚落。告具壽阿難陀曰。我爲菩薩時。遊行父王聚落。至一贍部樹下。思惟入定。證得初禪無漏。又至餘處。告阿難陀曰。往昔俱那含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於此地上。安袈裟處。復至洗浴聚落。告具壽阿難陀曰。此村。往昔俱那含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於此洗浴。遂便立號。名洗浴村。復至斯迦底聚落。於聚落北。住勝攝波林。告諸苾芻。往昔有一工師。名阿吒羅。每持一竿。置肩上行。有一弟子。名迷勒迦。每蹬工師所持竹杖。在上舞戲。時阿吒羅告迷勒迦曰。汝可向我肩上。蹬竿而上。恒須下視。彼此相看。莫令失錯。更互上竿。各無傷損。旣作舞已。穩審下竿。諸人旣見。知我與汝。俱有勝能。旣生歡喜。便共獲財。時迷勒迦白阿吒羅曰。莫作此語。何以故。師今但自防守。我今亦自用心。作舞樂已。穩審下竿。彼此旣不損失。諸人覩見。兩獲財寶。時佛告言。如弟子迷勒所說。常順道理。何以故。若能守護自身。卽能守護於他若欲守護於他。卽便不能自守。如何自守。能守護他。由勤策勵數數修習。由隨守護。觸境現前。所以如是。自守護時。亦能護他。如何護他。不能自護由不惱他。亦不瞋他。幷不損害。慈悲憐愍。所以如是。能守護他。不能自護。是故汝等苾芻。應如是學。若欲自守護時。應當修習四念住處。若欲守護若言自護。及守護他。亦應修習四念住處。云何四念住處。所謂身受心法念等住處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爾時世尊到一車離伽羅聚落住一林中。告諸苾芻曰。我今於此林中。二月宴坐。諸苾芻除供養飲食人。餘者並不得來此。若至貢灑陀日。亦遣供養飲食人來取欲。于時世尊便入寂定。諸苾芻等皆無往者唯供養飲食人得至佛所。滿二月已。爾時世尊從定而起。於苾芻衆前。敷座而坐。告諸苾芻曰。若有外道。來問汝等。沙門喬答摩作何等行。於二月間。而入寂定。汝應報云。入數息三昧。何以故。我於二月中。作數息觀。宴坐而住。我作此觀時。於入息曾無散亂。如實了知。於出息亦無散亂。如實了知。長短生滅。遍身所有出息。皆悉了知。遍身所有入息。亦悉了知。輕安行出息。輕安行入息。如實了知。受了知心了知樂了知行。輕安心行而入息。如實了知。輕安心行而出息。如實了知。心能了知令心歡喜。令心專定。心解脫而入息。如實了知。心解脫而出息。如實了知。無常見。捨離見。厭離見。滅壞見而入息。如實了知。乃至滅壞見出息。如實了知。苾芻當知。我今念知此是麁行。我今超過此行。以輕安行餘極細行而行由我超過彼麁行。以輕安數。修微細行故。爾時有三天。來詣我所而坐。一者作是言。喬答摩沙門今已滅訖。一者云。彼非已滅。今當欲滅。一云。彼非已滅。亦非欲滅。住於禪定。凡諸應供。皆如是定。諸苾芻。我今爲汝如法而說聖者修行。諸天修行。梵天修行。無學修行。有學修行。如來修行。凡有學者。未得當得。

未證當證、未得見前。當得見前、凡無學者、已得見前。當得增長、有學者當得見法安樂而住。乃至道品集經中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八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於憍薩羅。人間遊行、至增長聚落。住增長林中。時蓮花聚婆羅門爲聚落主、是勝軍王所施。有弟子。名菴沒羅子、博學多聞。辭峰峻發。其蓮花聚常有五百梵行弟子。讀誦四明之典。聞沙門喬答摩。於釋迦族。剃除鬚髮而被法服正信出家 證無上覺。名稱十方。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爲諸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所作已辦、初善、中善、後善。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遊行人間、至增上林。彼蓮花聚念云。如我經說、若人有三十二相、彼人當有二趣、一者若在家。當爲轉輪王。正化天下。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寶、女寶、主兵臣寶、主藏臣寶、摩尼珠寶、具足千子。威德勇猛、相貌端嚴。摧伏他軍。大地山河、盡無賊盜、不加刀杖。正法理人。二者若剃除鬚髮。被福田衣。正信出家。當成正覺。既聞斯已。便告菴沒羅子曰、汝今知不。我聞喬答摩於釋迦族。剃除鬚髮、而被法服、正信出家。乃至成等正覺、名稱十方。遊行人間。至增長林。我經中說、若人有三十二相者。此人當有二趣。乃至成等正覺、具如上說。告門人曰、汝可往詣喬答摩所。到已白知。如我言不。弟子答曰。唯然受命。時彼弟子。與耆舊諸婆羅門等。往詣佛所。到已在一面立。時諸耆舊婆羅門。咸皆起居問訊已。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與諸耆舊婆羅門等。演說妙法。示教利喜。時菴沒羅子著一皮革。以高慢心。往來掉動、不聽佛說。輒來問義、如來雖答。猶不存意領納佛語、然於世尊。輕慢如此

爾時世尊告菴沒羅子言。彼耆舊婆羅門等皆具三明。汝今豈可輕慢。輒相問難。時菴沒羅答曰。喬答摩。我有何問。世尊告曰。我爲上首婆羅門等。說諸法要。汝今著一皮革。往來衆中。輕舉言問。我既答已、汝又不聽。菴沒羅答曰、若是婆羅門類。可與同坐言義、汝今既是剃髮沙門。非我婆羅門類。往來酬答。亦有何過。汝沙門等凡夫。行在惡路。多染惡法。如汝之衆、應合輕慢與語 故我如此

爾時世尊告菴沒羅曰。汝來於此。爲求利益。我今觀汝。不曾承事師長。時菴沒羅聞佛此言、便生嗔恨。於佛世尊。欲有誹謗輕毀、作是言曰、剎利釋種、是大愚癡梵行勝人。不知恭敬。佛告菴沒羅言。諸釋種等有何過失。菴沒羅子曰。我於昔時。有事入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在於高樓。咸指我言。此是蓮花聚弟子。輕慢於我、不生恭敬。佛言、汝見鵂鶹鳥不、在於本窠。猶爲自在種種言說。況諸釋種在劫比羅城。而得自在。菴羅子曰人有四等。一者婆羅門。二者剎利。三者薜舍。四者戍達羅。此四類人。咸皆恭敬諸婆羅門。唯汝釋種愚人。見尊勝者。不解恭敬。爾時世尊便自念云。此菴沒羅子云我釋種。從先世來。父是釋種。母非釋種

爾時世尊觀彼菴沒羅昔世父母。是何種類。知是釋迦之婢所生種族。諸釋是其昔主。即問菴沒羅曰、汝今是何種姓。答曰。喬答摩我是耳輪種。世尊告曰。我悉汝種是釋迦婢所生。諸釋種類是汝之主。爾時諸耆舊婆羅門等向佛言曰。喬答摩。而今不應以婢生種、譏謗於彼、何以故。此菴沒羅子、博學多聞、辯才無滯、能與喬答摩。共相論難酬答。佛告諸婆羅門。汝等意謂菴沒羅子與我言論得者、咸且默然、觀我與彼隨問酬答。若彼不能與我立宗問難。當默而住。汝等諸人。若能與我立宗言論。便可隨意。諸婆羅門曰彼菴羅子摩納婆。多聞通達。言詞巧妙。堪與喬答摩。共爲論敵

爾時世尊告菴沒羅曰。摩納婆。昔有國王。號曰甘蔗王有四子一曰炬面、二曰長耳。三曰象肩、四曰足釧。時彼四子因有愆過。被王放逐。時彼四子既被王逐。各將親妹往他國境近雪山下。殑伽河岸邊。去劫比羅仙人住處不遠。各剪草菴、互娶別生之妹而爲居住因誕男女後時甘蔗王念此四子問群臣曰

我之四子今何所在。群臣答曰。王之四子。因犯愆過被王放逐。今在他境大雪山下。殑伽河岸邊。乃生男女等。時甘蔗王告群臣曰。我之四子等。能如是耶。答曰能。爾時甘蔗王從容舉其右手唱言。我兒能最極能由大威德人言極能故。因名釋迦(唐言能也)

佛告菴沒羅曰。汝豈別聞有餘生耶。答曰。喬答摩。我聞古來釋迦之種。從此而生。佛告菴沒羅曰。昔甘蔗王有婢。名爲纖經。形容端正。人所喜見。時有一仙。是摩登伽種。常與此婢。一處住故。因遂私通。便生一男。其男生已。即能言語云。且可揩拭洗濯我身。除去不淨。彼時喚兒爲迦尼婆夜那。由斯兒生即能語故。謂是生迦尼婆夜那鬼。因號此兒。爲迦尼婆夜那。從此以來。迦尼婆夜那種。菴沒羅。汝頗曾聞迦尼婆種從此生耶。　佛說此語已時菴沒羅便即默然。第二第三作如是問。時菴沒羅亦復默然。爾時執金剛神。手執金剛杵。其焰焊赫。色如猛火。見菴沒羅默然思惟。不答世尊。持杵擬菴沒羅頭。作是念云今者世尊三問菴沒羅先世種姓若菴沒羅不答世尊者。我當持此火杵碎菴沒羅頭。令爲七分。時菴沒羅。以佛威力故。見彼執金剛杵即便惶怖身毛皆竪。白佛言。喬答摩。我聞迦尼婆夜那從彼而生。時耆舊婆羅門等白佛言。世尊。我等昔來不信世尊所言方知菴沒羅種。　是釋迦婢生。其言非謬

爾時世尊告諸婆羅門言。　汝等不應以婢生種譏謗菴沒羅。何以故。彼昔仙人有大神通威德。由甘蔗王於彼仙人曾有過失。彼便以惡呪誓法。而訶責之。王既聞已。憂愁惶怖身毛皆竪。便以種種殊珍嚴飾長女。王以左手執女右手執一金瓶。以與仙人。而爲其婦。時彼仙人不受王女。　時菴沒羅見世尊說是婢生種故默然憔悴。伏面下視。而無威光。思惟而住

爾時世尊作是念曰。由我說彼菴沒羅子。是婢生種故。默然憔悴。身無威光。思惟而住。我今應與其語。作是念已告菴沒羅曰。摩納婆。猶如剎利童子與婆羅門童女。　共爲婚對因生一男彼男於婆羅門衆中。　得共坐起得共祭水得讀典籍不。菴沒羅曰。得耳。喬答摩。佛言。摩納婆彼男得剎利灌頂以不。答言。得耳喬答摩。何以故。以是婆羅門外甥故。以是剎利姓兒故佛復告菴沒羅。有婆羅門童子。與剎利童女共爲夫婦後生一男。　此男於婆羅門衆中。　得同坐起得共祭水得讀典籍於剎利衆中。得受灌頂不。答言。得耳喬答摩。何以故。由是婆羅門姪兒是剎利外甥故。佛言如剎利童子因犯愆過。被剎利驅逐。彼得於婆羅門衆中。共坐起不。得祭水不。得讀典籍不。答言。得耳。喬答摩。於剎利衆中。得受灌頂不。答言。得耳。喬答摩。何以故。以是親故。佛言。摩納婆。有婆羅門童子。被婆羅門驅逐。得於婆羅門衆中。得同坐起。得共祭水。得讀典籍不。答言。不得。喬答摩。得於剎利衆中。得受灌頂不。答言。不得。何以故。以犯本戒。號爲婆羅門旃茶羅故。佛言。摩納婆。當知剎利生者。種族姓望。最爲尊貴。婆羅門則不如此。是故梵天娑呵世主說伽他曰

剎利承嫡者　兩足中最尊
明行具圓滿　得在天人上

摩納婆。我亦如是。重說伽他曰

剎利承的者　兩足中最尊
明行具圓滿　得在天人上

摩納婆。於意云何。若淨行婆羅門。嫁娶諸婆羅門。得於此中。受其祭水。及誦其典籍不。答言。得。佛言。因於嫁娶聚會。便執種姓。若有一切執著族姓。自言我是摩納婆者。此人不能見證無上明行足。若捨離我慢種姓。即能修行。證此無上明行足。時菴沒羅白佛言。如我狂醉。於世尊前。生輕慢者。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亦無此聟顧爲我說如是勝法。由此令我得悟明行足。佛言。諦聽。極善作意。摩納婆。諸佛出現於世。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然彼說法。初善。中善。後善。詞義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若居士居士子。聞此法者。能生信心。由信心故。即專修學。能知在家。是諸苦惱積集之處。凡是出家。趣於空野。　若在家者。　多被攀緣鉤鏁繫縛。乃至盡形。　不能修習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然我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以正信心。從家趣於非家。精勤修習。決擇知已。或多財物。或少財物。或多眷屬。或少眷屬。悉皆捨離棄俗出家。　剃除鬚髮。　被著袈裟起正信心。從家趣於非家。　住於淨戒。　披解脫衣。具足

行法縱有小罪，深心怯懼。一切善品，受已修學。捨能殺生，息持刀杖。於諸有情，皆起慈悲。乃至蚊蟻，皆無害心（廣如長阿笈摩戒蘊品中說於婆娑婆羅門事）。爾時世尊至薬聚落，爲諸四衆，廣說四佛坐經已，復至日出聚落，爲二姊妹女人，一名賢喜，二名明月，廣說如經。世尊復於憍薩羅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城。時給孤獨長者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世尊爲說法要，示教利喜已，世尊默然而坐。時給孤獨長者從座而起，合掌頂禮，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諸苾芻衆，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世尊默受。知佛受已，即辭歸家。於其夜分，嚴淨飲食。至明晨時，遣使迎佛，唯願世尊，降赴就宅。世尊既至，飯食訖，是時長者取一小座，專心而坐。時世尊爲給孤獨長者，說諸法要，示教利喜已，從坐而去。諸婆羅門居士，次第供養佛及聖衆。時諸苾芻受食之時，未及自喫，先與貧兒。諸婆羅門居士皆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先自食，餘施貧兒。有二乞兒，一是婆羅門童子，一是剎利童子。其婆羅門童子，不知時事，僧伽未食，先來前乞。諸苾芻等無與食者。剎利童子，食後方乞，衆多施與。剎利童子問彼童子曰：汝乞食得不？彼便報曰：我不得食。因嗔恨言：若我自在，釋迦弟子，皆斷其頭，棄之於地。剎利童子曰：若我自在，佛及苾芻，以六種味，日日供養。彼二童子各作言已，於一樹下，咸自眠睡。時有一車輅，馬驚碾婆羅門童子，因遂頭斷。爾時世尊由此事故，說伽他曰：

意常爲首　起業爲最　心有所恨
速受其報　苦來逼身　輪斷其頭

爾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所說此頌，其義云何？佛告阿難陀曰：汝今見不？彼婆羅門童子，於佛苾芻，起不善心，出麁惡語，由此因故，輪碾頭斷。阿難陀答曰：我今已見。世尊告曰：我見此事，故說伽他。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無子命終。城中婆羅門居士共相議曰：今此長者，身已亡歿，又無子息，欲令何人繼嗣於後？見前剎利童子在樹下臥，于時日光西傾，樹枝影覆童子上，而不移謝。衆人見已，便將歸舍，繼嗣長者。既嗣已，童子念云：此由佛法僧力，我今請世尊及苾芻衆，設諸供養。作是念已，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取一小座，一邊而坐。爾時世尊爲彼童子，說諸法要。童子聞法，從坐而起，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至明食時，與苾芻衆，至我家中，受我微供。世尊默然受請。爾時世尊至明食時，與諸苾芻，至童子家，飯食已，爲彼童子，稱機說法。爾時童子證預流果，獲四諦理，無始已來薩迦耶見，以金剛杵，而摧壞之。自云：今我信心，歸依佛法僧，乃至命存，永不退轉。世尊，爲長者子，已說法要，示教利喜，其長者子即從坐起，頂禮而去。爾時世尊還至本處，於苾芻衆前說此頌曰：

意常爲首　起業爲最　心意清淨
即受善報

爾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所說此頌，其義云何？佛告阿難陀曰：汝見彼剎利童子，於佛聖衆，發大信心，由此力故，室羅伐城諸婆羅門居士等，今繼嗣爲長者，今受財位，是故我說此伽他曰：

意常爲首　起業爲最　心意清淨
即受善報

爾時世尊至婆羅羅聚落，於此廣說四佛座經。復至聚落，名曰勝士，於此復說四佛座經。復至師子聚落，廣說四佛座經。復至新聚落，復廣說四佛座經。世尊至城，於其城中，又說四佛座經。世尊至王舍城，時有二梵志，一名爲座，二名高座，彼二梵志住於摩揭陀池邊，夜分即以釣魚食之，若於晨朝，坐重敷座，常誦伽他曰：

能行正法　名爲苾芻　捨離諸事
此爲禪路

爾時世尊知彼梵志調伏時至，即往其所，說伽他曰：

汝所說頌　應如是證　觀汝似善
心懷不淨　寂靜調伏　勿害衆生
捨離諸惡　此爲禪路　若身口意
不作諸惡　調伏自己　此爲禪路

時二梵志聞世尊說頌，作是念云：今喬答摩善知我心。即便恭敬。世尊觀彼根性，稱機爲說四眞諦理。時彼梵志，無始已來積集煩惱諸邪見山，以智慧金剛杵，而摧壞之，證預流果。後時諸苾芻見彼梵志重安座具，得預流果，皆悉敬之。有一苾芻，在世尊前，重座聽法，而彼苾芻應見諦理，翻不得見。于時世尊觀彼苾芻，合見諦理，云何不見，乃知

為重座不敬世尊故。世尊念云。應令諸苾芻。不得重座而坐。多過失故。因誡諸苾芻。並不應爾。爾時世尊從王舍城出。至多根樹村。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劫比羅城中。有一女人。在彼村中為婦。時彼女人。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一尋。繞旋於頂。如百千日。光輝赫奕。猶如寶山。彼女見已。便作是念。今此世尊。諸釋種中共為慶喜。於輪王族。捨諸婇女財物庫藏。出家為道。今乃乞食為活。於我乞麨。我當奉施。時世尊知彼心念。持鉢近前。就彼而乞。告女人曰。姊妹。汝可捨食滿鉢與我。時彼女人見世尊知我心念。倍生恭敬。便施佛麨。爾時世尊受已。因即微笑。諸佛常法。若有微笑。即放青黃赤白種種之光。從口而出。其光或上或下。下者救地獄苦。等活。黑繩。衆合。大叫。小炎熱。極熱。阿鼻地獄等。及八寒地獄。有皰地獄。阿吒訶。吒訶婆。呼婆呼。白蓮。青蓮。大蓮花等地獄。其熱地獄遇此光者。皆得清涼。寒地獄者。遇佛光明。皆溫煖此等衆生所有苦惱。皆蒙捨息。免其苦已。咸作是念。我等於此捨命。生餘處耶。爾時世尊愍彼有情故。遣一化身。往地獄中。彼等有情見佛化身。咸作是念。我等不從此滅。於餘處生。由佛威力故。令我等輩。息諸苦惱。皆發信心。苦業都盡。從地獄滅。於人天界受生。生人天已。後當遇佛。便證聖果。爾時光至上方者。其光普遍四天王天。三十三天。覩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摩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乃至無色界四天。光所至諸處天。皆悉唱言無常苦空。說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其光普遍三千大千世界已。漸復收卷。隨世尊行。若佛世尊。欲記過去事。光從前沒。欲記未來事。光從後沒。若記地獄事。光從脚下沒。若記傍生事。光從踵沒。若記餓鬼事。光從趺沒。若記人間事。光從膝沒。若記力輪王事。光從左掌沒。若記轉輪王事。光從右掌沒。若記生天事。光從臍沒。若記聲聞菩提事。光從口中沒。若記緣覺菩提事。光從眉間沒。若記無上正等覺事。光從頂沒。于時佛光遶世尊三匝。從眉間沒。時具壽阿難陀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其伽他如餘)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見微笑。汝見彼婆羅門女。以信心施我麨不。阿難陀答言。已見。佛言。彼女以此善根。從今已往。於十三劫。不墮惡趣。在天人中。輪迴受生。於最後身。證獨覺果。號為善願。其聲普遍。其婆羅門女。由生信心。將麨奉如來故。世尊。為彼女人。授記當來成獨覺菩提。其女夫主為採花薪等。往林野中。聞我妻施沙門喬答摩麨。得授記成辟支佛。聞已便生忿怒。即詣世尊。作如是言。汝來向我家中不。世尊報言。實來。又言。我妻施麨。汝為授記作辟支佛不。佛言。婆羅門。實爾。汝喬答摩。從轉輪王種族。捨王位出家。為乞麨故。作大妄語。誰肯信汝以少種子。獲大果報。佛言。婆羅門。由是因緣。我今問汝。當隨意說。婆羅門。於意云何。汝見希有法不。答言。喬答摩。且止餘希有法。我所於此多根樹聚落。見希有事。汝可且聽喬答摩。於此聚落東。拏瞿陀樹。廣大滋茂。於彼樹下。每有五百乘車止住。亦無相妨礙。由此樹故。聚落得名。佛言。婆羅門。彼多根樹。子大幾許。為當如稻畦大不得共簩籬。礙輪車。牛篋。簩箕。頻螺果。劫畢他果耶。答言。不也。猶如芥子四分之一。佛言。婆羅門。誰當信汝此之小子。能生大樹。時婆羅門答世尊曰。任汝信不。我自親見。然且彼地。不被傷損。沃潤甜土。子雖不大。如法安置。依時得雨。是故此樹。生長成大。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說伽他曰

如田及種子　汝今親已見
於業及果報　如來親自證
如汝之所見　小子成大樹
如是我見此　小因成大果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廣長舌。遍至髮際。告婆羅門曰。汝意云何。若能出舌。遍覆面者。然彼豈為百千轉輪王位。故作妄語。婆羅門答言。不也。喬答摩。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我自未曾說妄語　舌相皆由誠實增
汝今宜應如是言　幸遇如來蒙覺悟

爾時婆羅門既聞是已。生信敬心。世尊知彼意樂隨眠。應機為說四聖諦法。廣說如

前，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智慧杵而摧破之。現證初果。唱言。我入預流，我今盡壽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爲鄔波索迦。願世尊證知。時婆羅門聞佛說已，歡喜信受，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到重毘羅聚落林中而住。此經廣說。如雜阿笈摩。世尊至一邊地聚落，彼有具壽摩訶目乾連舅，於仙人中，出家學道。具壽目連而能調伏。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當愍念汝舅。目連白言。唯然世尊。爾時目連聞佛語已。知調伏時至。即往仙人所住之處。時有仙人告目連曰且止莫入。此是婆羅門修道之處。答言。我亦是婆羅門。時彼仙人說伽他曰

身上無梵線　不持祭祀杓
禿頭非事火　妄說婆羅門

時大目連亦以伽他。答仙人曰

漸恥爲梵線　正惠具祭杓
常持淨戒水　清淨作君持
實語爲然火　內心恒寂定
鎮修調伏行　斯眞事火然

時彼仙人語目連曰。縱令如此。亦不容汝禿頭沙門入我住處。于時尊者大目乾連，即以神力，起大風雨，往詣池側，坐一樹下。時難陀鄔波難陀龍王侍者，住此池中。而作是念。聖者大目乾連。常爲難陀鄔波難陀龍王之所敬重。然我於彼。亦應供養。時龍侍者從本宮出。至目連所。以身七重。右遶尊者。後以其首。覆目連頭而住。仙人常法。若見衆生苦切逼身。不生救念。即退仙道。時彼仙人便作是念。若出家人遭此大雨。便即捨命，我當失其仙道。生此念已。便從仙人住處而出，覓出家人。見目連被龍重繞七匝。復以其首，覆目連頭。告言。汝可入此菴中，目連答曰。大仙，汝已失其仙道。聞語聲已。知是外甥仙人問曰。聖者。汝是目連。目連答曰。時人號爲目連。目連報曰。仙人。緣何事來至此。仙人答曰。見汝苦切逼身。恐損害汝。所以故來。爾時具壽目連。即將仙人。俱詣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目連白佛言。世尊。此是我舅。於仙道中出家。唯願世尊。哀愍救護。世尊知彼仙人種性隨眠意樂。應機說法。仙人聞已。便證不還果。爾時仙人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頂禮白佛言。唯願世尊攝受。聽我於善說法律中。而爲出家受其圓具，成苾芻性。於世尊所。而修梵行。爾時世尊告彼仙人。善來苾芻。作是言已。鬚髮自落。僧伽胝衣著身。威儀成就。時龍童子見目連去。獨住不安。時彼聚落遂遭亢旱。共龍童子。化身爲仙人。於彼仙人住處。坐禪而住。于時聚落人衆。來詣化龍仙所。頂禮白言。今此聚落，遭其亢旱。我等作何方計。仙人報曰。汝等可共來於此住。即得消災。時諸聚落所有人衆，便來住彼。由因龍子爲大目連頂上持蓋。時人遂共號爲龍持蓋城。於此城中。有信心鄔波索迦。龍持蓋處建立寺舍。具足資物。于時世尊又到摩都盈城。相應住中。廣說其事

爾時世尊於俱盧城。人間遊行。至大倉聚落。於此廣說護國蘇怛羅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九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行至象城。有一婆羅門。遙見世尊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好。莊嚴其身。圓光一尋。朗逾千日。行步進止。猶如寶山。賢善威儀。婆羅門遙見世尊。就佛讚歎世尊曰。金色之身。目淨修廣。慈愍成就。具諸功德。天中之天。調御丈夫。超渡有海

世尊聞此讚已。便即微笑。諸佛常行。現微笑時。放大光明。乃至還入於頂。爾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以頌問曰

世尊從面門　出千微妙光
猶如日初現　照耀於十方

復說頌曰

捨離憍慢下劣心　諸佛世間最上因
無緣不應現微笑　降伏煩惱諸怨敵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陀。諸佛如來。非無因緣而現微笑。阿難陀。汝見彼婆羅門。以頌讚佛不。阿難陀答言。已見。佛言。此婆羅門。由讚歎我善根功德。經二十劫。不墮惡趣。常得生於天人之中。從此後身。證辟支佛。名爲應讚。時諸苾芻咸皆生疑。唯佛世尊能斷一切疑惑。便即請問。世尊告曰。汝等諦聽。此婆羅門。

由讚歎我一頌伽他。我爲授記、作辟支佛。佛言、非但今時由讚歎如來獲福、過去世時。此婆羅門以頌讚我。我亦施彼婆羅門五大聚落。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爲汝說、往昔婆羅痆斯土城有王。名曰梵授。正法化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無諸疾疫。其王好樂才學。時婆羅痆斯城。有一婆羅門。具大才學、其妻報曰。時節將寒。汝往王邊。善爲讚頌。令王歡喜、賜汝冬衣。其婆羅門行詣王所。見王乘象。從城而出。時婆羅門見日。念曰。爲先讚王。爲先讚象。然而此象。諸人盡愛、應先讚象。時彼婆羅門以頌讚曰

形如帝釋象　色具妙威容
大力相莊嚴　象王如是狀

王聞頌已。極大歡悅。亦復頌言

我之愛象王　人見皆歡喜
汝能善美讚　可賜五聚落

汝等苾芻。勿作異念。昔時象王者。我今是也。婆羅門者。今此讚象婆羅門是。彼時以一伽他讚。我賜與五聚落。今時以一伽他讚我。我亦授記緣覺菩提

爾時世尊次到大城。於此城中、廣說如前。於四佛座經中已說

世尊行到素魯揭群城。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名因陀羅。年少多聞。自謂聰慜。於諸流輩。曾不在懷

爾時世尊於一住處。在大衆前。爲說法要。時婆羅門聞世尊至城。便作是念。曾聞喬答摩沙門、顏貌端政。我今往觀。端政於我不。卽往佛所。乃見世尊三十二丈夫相。八十隨好光明赫奕。周遍其身。尋光嚴飾、超過千日。猶如寶山。周遍寶善。既觀察已。復作是念。喬答摩沙門。端政於我然不長於我。卽觀佛頂、而不能見。便登高處。亦不能見。爾時世尊告彼婆羅門曰。汝獲勞苦。縱登妙高山頂。亦不能見。然如來頂。汝可不聞、天阿蘇羅及世間人。終不能見。汝意欲知如來身量、於汝家內。祭祀火處地下。有牛頭栴檀柱、汝當擧出量度。卽知如來父母所生身。彼婆羅門復作是念。此希有事。我不曾聞。可往觀察。彼卽速疾歸家。於祭祀處。掘地出柱。皆如佛說。時彼婆羅門卽生信心、復作是念、喬答摩沙門。決定一切種智。我今可往承事供養。以信心故。卽詣佛所於世尊前。說種種讚喜。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知彼意樂隨眠根性。廣如上說。無始以來積集薩迦耶見。以智慧金剛杵。摧破邪見山。證預流果已。唱言世尊。我已出離。我今歸依佛法僧。願與授我鄔波索迦戒。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以淨信心。歸依三寶。爾時婆羅門從坐起。整理衣服。合掌禮佛。而白佛言。若世尊許我。當建立牛頭栴檀柱。令一切知聞。佛言。婆羅門隨汝所作。于時婆羅門將栴檀柱、於寂靜處。以種種供具。建立其柱。因此復致齋會。復有餘婆羅門居士等。爲求福樂。故於柱上。結吉祥草。以因陀羅婆羅門致立齋會。故名因陀羅會日。若時世尊現大神通。是時外道無色退去。天人歡喜。善人悅樂。外道迸散。投於邊地。或於婆羅門近事而住。于時世尊遊憍薩羅。人間行。往婆羅門聚落。時諸異道聞沙門喬答摩來。聞已忽忙。往詣婆羅門居士族姓家。到已、便作是語。願言增福增福。我辭去。彼諸人曰。聖者。何故而去。答言。我等以見汝等富足。我不喜見汝敗散所以且去。諸人問曰。聖者。我等有何敗散。汝等當知。喬答摩沙門。與千二百人。隨從漸來。皆雨刀雹。無量無數有子婦人。悉令無子。諸人報言。聖者。若實如是、應合住此、與我相助。豈合捨去。此是不善、我等決定壞滅。外道答言。汝等共我立契。然可住此。汝等可害喬答摩沙門。諸人言曰。我等當害。卽各執刀杖弓箭。擐甲而出於衢路間。時釋種中。有一老人。見彼諸人便卽問曰。汝等欲詣何處、彼卽答言。爲害怨故。又問、誰是汝怨。彼卽答言。喬答摩沙門是也、老人報曰。世尊大師。若是汝怨。更有何人爲汝親友。汝等可迴。彼諸人等。皆不肯迴、是時老人便作是念。此等之輩。不以說法。而能調伏。應設種種威力、可令押伏。是時老人便卽入村。四邊放火。燒其聚落。村內諸人並皆號叫。害佛人等、既聞叫聲。並皆驚忙。共相謂曰。喬答摩沙門。去此既遠。今乃現有極大損失。聚落被燒、應可却迴、且救其火。彼等既迴、救火不得。須臾之間。世尊便至。問諸人曰。何爲驚忙。諸人答言。今被火燒。不能救得。佛便報曰。我今爲汝、滅却其火。諸人白言。唯願世尊。爲我滅火。是時如來言語纔訖、佛威力故。其火並滅。時諸人等皆生信

心。而白佛言。世尊。今者何故得來。佛卽報言。利益汝等。而來至此。爾時世尊。知諸人等心之意樂隨眠自性。卽爲說法。令證四諦。如上所說。無始時來積集煩惱薩迦耶見山。以智金剛杵。摧破耶山。令諸人等。皆悉證得預流聖果。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唯有如來。能斷疑惑。諸苾芻等白言。世尊。觀此老釋種。以貪親愛。遂燒聚落。由此業故。獲罪無量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非但今生爲貪愛故。燒此村落。已於過去無量多生。爲貪愛故。已燒聚落。汝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於往昔時。有一聚落。有五百獼猴居住。所有苗稼。被諸獼猴皆悉損壞。聚落諸人。集會議論。作何方計。而息此災。其中有人。而出言曰。要須總殺。方息此災。又有人言。云何能殺。彼卽答言。聚落四邊一切樹木。皆悉伐却。留一柿樹。四邊安棘。其柿旣熟。諸獼猴等。並集樹上欲食其果。當可殺之。是時諸人遂伐其樹。悉皆並盡。唯留一樹。四邊安棘。當留一人。常令看守。待諸獼猴悉上樹已。可報衆知。諸獼猴中。有一獼猴。告獼猴王曰。有柿今熟。應可共往。而取食之。是時獼猴總集柿樹。諸人知已。悉持刀杖共集樹下欲伐其樹。彼諸獼猴心懷怕懼。傳枝來往。其獼猴王元無憂懼。坦然食果。諸獼猴等白其王曰。今遭厄難。如何食果。一無驚怖。時獼猴王而說頌言

凡人多事者　障礙自然生

樹大卒難斫　汝須無畏食

時獼猴群中有一小獼猴子。在於聚落。先被拘繫。拓頰憂愁。時有獼猴。旣見憂愁。遂便慰問同類曰。何故憂愁。拓頰而住。彼便答曰。善友當知。何得不愁。此聚落人。欲殺我等諸眷屬故。何得不愁。又復問曰。汝今何不努力。小獼猴答曰。今被拘繫。如何努力。衆復報言。我今解放。時彼被繫獼猴旣得放已。於聚落內。遂放其火。周遍而燒。聚落人衆。發大鬧聲。其斫樹人。旣聞叫聲。悉皆驚怖。共相語曰。此獼猴等。離我遙遠。未能爲害。旣有火災。應可且去爲救火故。皆走奔村。彼衆獼猴。悉皆下樹。免難而去。佛告諸苾芻。汝等勿作異念。往昔小獼猴者。今此釋迦老人。是非但今生爲愛親屬。燒其聚落。已於過去。亦爲愛親屬故。焚燒聚落

爾時世尊行至迦羅城。於迦羅城中。　前已廣說四佛坐緣訖

爾時世尊又至盧醯德迦城。　住於象力藥叉宮內。是時藥叉巡諸藥叉衆中檢校。時象力藥叉聞世尊入城。住於我宮。卽詣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坐於一面。世尊見藥叉坐已。爲宜說法要。示教利喜。餘如上說。是時象力藥叉從坐而起。整理衣服。頂禮世尊。合掌白言。唯願如來受我微請。今夜住我宮中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象力藥叉知佛受已。便於宮內。爲世尊造五百寺。一一寺內各造五百大床小床。及諸敷具。帷幕帳蓋。旣修造已。請佛世尊。及苾芻衆。受其供養。于時世尊。及諸苾芻。受其請已。時象力藥叉。有一親友藥叉。名屈底迦。在迦濕彌羅國。時象力藥叉遣使往報。我今請佛。及苾芻衆。汝之北地。所有果子應可送來。時象力藥叉發遣使已。卽於其夜。備辦飲食。幷五百寺內。灑掃敷座安置淨水。命執事人。令知次第。時屈底迦藥叉旣奉信。盛滿蘆篋葡萄等果。令諸藥叉負送至寺地邊。積聚安置諸苾芻等。旣見果子。悉皆不識。請問世尊。此是何果。如何服之。時佛答言。北方果子。名曰葡萄。以火作淨。當可食之。時諸苾芻受得果子。一一作淨。遂延時節。佛見便訶。不應如是一一作淨。應於果聚。取一火炭。三處淨之。是時象力藥叉。以種種飲食。一一自手奉授世尊。及苾芻等。廣如上說。大衆食已。時象力藥叉。取一小座。於如來前。端坐聽法。世尊爲彼藥叉。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卽從座起。于時葡萄食訖。由尚多殘。佛言。應可押取葡萄汁。煎汁不熟。遂便抒出。佛言。應可熟煎盛貯。供僧伽等非時漿飲。

爾時世尊於住房外。　旣洗足已。便向房中。宴坐入定。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於此壽命短時。出現於世。涅槃時到。有多調伏事故應可須作。我若共阿難陀苾芻。詣北天等國。爲調伏事。難可得成。今者應可共金剛手藥叉。往彼調伏。爾時世尊以二伽他。命金剛手藥叉曰

有念者賢善　存念者安事

有念者安睡　思惟得寂靜

有念者願善　存念者安事

有念者安睡　捨離勝負心

爾時世尊告金剛手藥叉曰。汝可共我。往北天竺。調伏阿鉢羅龍王。唯然。世尊。其金剛手藥叉。共世尊乘空而往。世尊遙見青林。告金剛手藥叉言。汝見此青林不。答言。善逝。已見。復告曰。我滅度一百年後。當於此處。造僧伽毘訶羅。名曰暗林。學奢摩他者爲第一處。爾時世尊遊行。至積集聚落。時彼聚落。有住藥叉名曰覺力。心懷暴惡。此聚落人民。恒常祭祀。雖復設祭。而恒被損害。時聚落人。聞世尊至。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聚落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聚落人衆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覺力藥叉。於其長夜。與我爲怨。恒常損害。唯願世尊愍我等故。調伏藥叉。是時覺力藥叉。亦在衆會而坐

爾時佛告覺力藥叉曰。再三而問。汝今聞不。時覺力藥叉答言。我聞。佛復告曰。汝今應可速捨惡心。藥叉答曰我今捨惡。更不爲害。是時世尊便令受戒。歸依三寶。時彼藥叉卽於此處。造立一寺。名曰稱集。諸信心人。布施資具。悉皆充足。寺既成已。世尊便去。是時藥叉隨佛而去。世尊告曰。汝可迴還。守護此處。我今助汝。而守護之。我滅度後。以身肩骨。留於此地。後有諸人起窣堵波。號爲積集窣堵波。世尊復至泥德勒迦聚落。復有藥叉。名曰法力。世尊便卽調伏。是時藥叉同前起寺。名泥德勒迦寺。世尊復至信度河邊。有一舡師。是時世尊示現種種神變。而調伏之。證見諦理。幷及調伏鹿疊藥叉。佛以神力。加被藥叉。今留足跡。因此時人共以立號。名爲鹿疊藥叉足跡

爾時世尊復至仙人住處。於此調伏杖灌仙人。于時婆羅門。及居士等。共以濫立坐臥之處。便卽號爲杖灌仙人坐臥之處。爾時世尊告金剛手藥叉。汝可共我詣無稻芉龍王宮中。唯然。世尊。爾時如來。與金剛手藥叉。到龍王宮中。于時無稻芉龍王。既見世尊到於宮裏。便卽瞋怒。念起害心。發諸煩惱。上昇虛空。降注雹雨。幷諸土塊。于時世尊知龍瞋怒便卽運想。入慈心定。既入定已。所注土雹。於如來上。變爲沈檀多摩羅末香等。如雲而下。時龍既見不害世尊。便卽放輪及諸兵器。尋卽化爲四色蓮華。空中而下。是時無稻芉龍王遂放烟雲。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亦放烟雲。于時龍王貢高狂慢因斯除息。遂便入宮。止息而住。爾時世尊便作是念。由二種因。能得降伏一切惡龍。或令怕懼。或令瞋怒。然此龍王合受怕懼。作是念已。告金剛手藥叉曰。汝可惱觸此惡龍王。爾時藥叉受如來教。以金剛杵。擊破山峰。其山既倒壓半龍池。是時龍王憂愁怕懼。卽欲逃竄。爾時世尊入火界定。令其十方。悉皆火聚。是時龍王逃走無路。唯世尊足立之處。寂靜清涼。是時龍王詣世尊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世尊。何故惱亂於我。佛卽答言。我是法王。豈得惱汝。我若不獲如此勝慈。早已滅沒。唯留空名。爾時世尊以千輻輪輞縵吉祥無畏之手。摩龍王頂。便卽告言。賢首當知。汝由清淨飲食供養聲聞。幷施寶瓶。盛滿淨水。合於三十三天中生由邪願故。受傍生身。害諸衆生。而自活命。此身滅後。當墮地獄。時彼龍王便卽白言。唯願世尊示我所作。佛告龍王。汝於我所。歸依三寶。受清淨戒。住摩揭陀一切人衆。宜施無畏。時彼龍王白佛言。世尊。我今受清淨戒。時龍妻子。幷諸眷屬。合掌頂禮。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亦願歸依三寶。受清淨戒。無稻芉龍王復白佛言。我等諸龍。多有怨害。又有龍王名箭。唯願世尊與受淨戒。令發慈心

爾時世尊與諸龍等。受清淨戒。歸依三寶。時執金剛手菩薩見無稻芉龍王。及諸眷屬。皆悉調伏。歸依三寶。受清淨戒。歡喜踊躍。時世尊調伏無稻芉龍王六萬眷屬已。從座而去。世尊遙見綠色樹林。便告金剛手曰。汝見彼林不。白言。我今已見。佛言。金剛手。此迦濕彌羅國境。我滅度後百年中。當有苾芻弟子。彼苾芻當調伏虎嚕荼毒龍已。卽從龍乞一跏趺安坐之處。以方便故。遍此國土。流傳正法。順毘鉢舍那者。坐臥處中。最爲第一。其國境內。當有六萬六百六十毛聚落

爾時世尊又到足爐聚落已。調伏仙人。及不發作藥叉。幷諸眷屬。於揵陀聚落。調伏女藥叉。及其眷屬

世尊復到稻穀樓閣城。於此城中。化勝軍王母。令住四諦已。世尊復到乃理逸多城。於此城中。有一陶師。倚是工巧。以自貢高。所作之器。於其輪上。待器乾已。然後方下

爾時世尊知調伏時至。自化爲一陶師。共彼陶師。自相謂言。器皿何似從輪而下。陶師答言。乾成而下。化人報曰。我亦乾成而下。汝共我同。然我有異術。獨能輪上成熟將下。陶師答言。汝技過我。化人報曰。非直輪上出成熟器。亦能更出七寶諸器。陶師見已。即便信伏。于時世尊攝化陶師。而復本身。說微妙法。令其眷屬。住四眞諦

爾時世尊次至綠莎城。於其城中。爲步多藥叉。及其眷屬。說微妙法。歸依三寶。令住禁戒。於護積城中。調伏牧牛人。及蘇遮龍王。世尊次至增喜城。於此城中。王名天有。及其眷屬。令住實諦。復次調伏栴茶梨七子。幷護池藥叉。幷諸眷屬。於彼城側。有一大池。阿濕縛迦。及布捺婆素。於此池中。俱受龍身。十二年後。即便出現。心懷瞋怒。而自念言。世尊不爲我等說法。而令我等。今墮惡趣。受此龍身。我等應毀壞彼教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二毒龍。有大威力。我滅度後。決定必能壞我法教。而作灰塵。作是念已。便往池所。告二龍曰。有足經我爲汝說。令汝等知。二龍白曰。我等龍身。豈能解了。作是語已。便即沒水。復作念言。世尊爲我說法。而我亦不能知解。爾時世尊於其池所。便留其影。龍見佛影。數數出現。常謂世尊猶住於此。復於其處。調伏二夜叉女。一名那利迦。二名那茶達耶

爾時世尊至軍底城。於其城中有女藥叉。名曰軍底。常住此城心懷暴惡。而無畏難。一切人民所生男女。常被食噉。然彼城中婆羅門居士等。聞世尊到軍底城側。現在其處。諸人聞已。共爲集會一時出城。往詣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退坐一面。于時世尊。與婆羅門居士等。爲說法要示教利喜已。乃至如上默然而住

爾時婆羅門居士等。從座而起。整理衣服。於世尊前合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明且食時受我微供。乃至飯食訖。收衣鉢。洗手已。即持金瓶。在世尊前。有所求乞。而作是言。世尊。彼諸毒龍。及惡藥叉。皆已調伏。然此軍底女藥叉。於長夜中。而與我等。非怨爲怨。非讎爲讎。我常恩義。彼常怨害。所生孩子。皆被侵奪。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調伏軍底女藥叉。爾時藥叉亦在會中。于時世尊告女藥叉曰。汝今聞此諸人語不。藥叉白言。善逝。而我已聞。復問女藥叉曰。汝今聞不。答言。世尊。我今已聞。佛言。汝久遠來。作此非法罪業。答言。諸人共我立契。若能爲我造寺。即當永斷

爾時世尊告婆羅門居士。汝等聞此女藥叉語不。諸人答言。世尊。我今已聞。佛言。汝等云何。諸人白言。世尊。我等必爲造寺。爾時世尊調伏此女藥叉。幷眷屬已。便捨而去

世尊復至渴樹羅聚落。於此村中。有一童子。以土爲塔。而作戲劇。世尊見已。便告金剛手。汝見此童子以土爲塔。而作戲不。金剛手白佛言。我今已見。佛言。我滅度後。迦尼色迦王(此云淨金)於此童子戲造塔處。建大窣堵波。號曰迦尼(聲上)色迦塔。廣作佛事。世尊從盧醯得聚落。乃至無稻芊龍王所住之宮。於其中間。調伏七萬七千諸有情已。還盧醯得聚落。入於寺內宴坐。至日晡時。從寂而起。告阿難陀曰。可共往古王聚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來先說。我往北天竺。當調伏無稻芊龍王。共我往其國土中。有五勝事。今者世尊復云。共我往古王聚落。此事如何。世尊告曰。我已共金剛手。往北天竺。詑多摩娑林。乃至土塔。從盧醯得。至無稻芊龍宮。於此中間。如來調伏七萬七千有情。然於彼國。有其劣事。土地高下。豐饒荆棘。多諸瓦石。大性甚惡。婦人惡行

爾時世尊遊行勝軍人間。漸至古王聚落。是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往昔衆許王初首於此。受灌頂位。最居第一。爲王故名古王聚落。復次世尊至賢馬聚落。是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其衆許王而於此處。馬寶出現。因名此邑。爲賢馬聚落。爾時世尊告阿難陀。爾可共我。往麼士羅聚落。唯然受教。時世尊漸行。往麼士羅。在路遙見。綠色樹林。即告阿難陀曰。汝見彼綠色樹林不。白言。已見。此是烏盧門茶山。我滅度一百年後。有麼士羅兄弟二人。一名那吒。二名婆吒。而於彼處。建立寺舍。當號名那吒婆吒。順奢摩他毘鉢舍那者。坐臥之處。最爲第一。於麼士羅聚落。當有識藥人童子。名爲祕密。有子名近密。雖無相好。而同於佛。我滅度一百年後。於我法中出家。而作佛事。時有阿難陀弟子。名末田地。度彼近密。而爲苾芻。傳我法者。此爲最後。於那吒婆吒寺

內有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高七肘。由彼說法化。得證阿羅漢者。各一籌。長可四指。擲著窟中。是時近密而取滅度。彼諸門人。即便取籌。積集一處。而用闍毘。時諸苾芻皆生疑惑。問斷一切疑者。世尊有記。未來具壽近密

佛今授記。當憐愍多有情故。而作利益。佛言。非但今時作斯利益。於過去世亦多利益。汝當諦聽。善思念之。佛言。乃往過去。於此烏盧門荼山。有三居處。一處有五百緣覺。一處有五百仙人。一處有五百獼猴。時此獸群頭主。本懷惡性。諸獼猴中。有生子者。皆被傷殺。諸雌獼猴。為子憂愁。共相議曰。汝等當聽。我此群主。常害我子。可設方便。我若懷胎者不須報知。至於後時。有一懷胎。諸獼猴等。將至幽處。而密藏隱。共採諸果。私相供給。日月既滿便生一男。深藏密處。令遣乳哺。長養使大。既成立已。即於眾內。驅逐群頭。令離本眾。於山別遊。以遊行故。聞獨覺聲。即便往詣。親近而住。心無怖懼。即採果實。及諸根葉。常將供給。獨覺食餘。還飼獼猴。獨覺常法。飯食已訖。即伽趺坐。獼猴見已。便即學坐。後諸獨覺。便作是念。我下劣身。應得已得。所作已辦。今可將入無餘涅槃。作是念已。便即騰空。示作神變。或身出火焰。或身瀉甘雨。或身出光明已。便入無餘涅槃。而彼獼猴。心懷憂惱。便即尋覓。至舊窟中。乃見遺身。是時以手舉獨覺衣。時有天神。便作是念。今此獼猴脫獨覺衣。恐損遺身。時彼天神驅獼猴出。以石覆窟。獼猴是時見窟閉已。悲泣懊惱。懷戀而去。還至本處。而以遊行。是時獼猴。樂附近人既無人故。心不安樂。常聽人語。忽於異處。有仙語聲。獼猴聞已。如失路人。尋聲奔走。乃見仙人而修苦行。或有舉手。或翹一足。或五熱炙身。獼猴依附。長時一處。而無怖畏。恒持花果。及以齒木。供給仙人。仙人食殘。還與獼猴。是時獼猴。壞仙人威儀。令依獨覺法。見舉手者。挽令向下。便即彈指。作跏趺坐。翹一足者。挽令向下。還即彈指。於仙人前。作跏趺坐。五熱炙身者。即滅其火。便即彈指。於仙人前作跏趺坐。爾時諸仙人等。白親教師曰。今有獼猴。障礙我等。廢修苦行。師便問曰。是時仙人。廣如上說。師又告曰。汝等當知。但是獼猴。皆能記事。決定曾見如是威儀修道仙人。汝可依隨。結跏趺坐。諸仙人等既聞師語。便跏趺坐。昔有善根。當得現前。雖不得阿遮利耶 及鄔波馱耶教示。自能生得三十七道品法。現證緣覺。時仙人等。於獼猴處敬信隨法。所得新果。及好美食。供養獼猴。然後自食。乃至後時。獼猴身死。彼緣覺等。於諸方國。取種種香。積集薪草。焚燒獼猴。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勿作異念。往昔獼猴與緣覺同住者。今憂波掬多是。往昔之時。以多利益。今復於此。我與授記。哀愍有情。亦多利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儞羅步提緣

爾時世尊。於勇軍人間遊行。漸至末土羅城。其中淨行婆羅門等。聞喬答摩沙門。到末土羅城。彼極讚說。照耀覺悟。安住分析。開示顯現。四種人等清淨之法。彼喬答摩沙門。若入此城。我縈利養。決定斷除。我聞喬答摩沙門。有不尊重處。而不遊行。此若有人。於彼喬答摩。不生尊重。彼定不入末土羅城。若令下劣人等。往彼輕慢。恐投喬答摩心。不將為事。若有上首勝人。不生尊重。輕欺喬答摩。此應甚善。我等眾中。誰為上首。是時末土羅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儞羅步提。通達四明四薜陀論。能顯己宗。摧壞他宗。所出言辭。隨實而轉。于時末土羅婆羅門等。眾共集會。往儞羅步提所。而即白言。鄔波馱耶。我等既聞喬答摩沙門。來於此城。彼極讚說。照耀覺悟。安住分析。開示顯現。四種人等清淨之法。然彼喬答摩。有不尊重處。心不樂往。若有人等。於彼喬答摩。不生尊重。彼定不入末土羅城。若令下劣人等。往彼輕慢。恐投喬答摩心。不將為事。若有上首勝人不生尊重。輕欺喬答摩。此應甚善。除鄔波馱耶。豈復更有上首之人。能辨斯事。唯願於彼。作不尊重。以言罵辱。時儞羅步提報諸人曰。我若隨意而轉。

若洪罵辱。我即罵辱。若堪讚歎。我即讚歎。于時儞羅步提。及與耆舊諸婆羅門等。前後圍遶。詣世尊所。時儞羅步提婆羅門。遙見世尊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而自莊嚴。圓光一尋。超過千日猶如寶山。周匝普現。威儀寂靜坐一樹下。儞羅步提見世尊已。心生踊躍。便即讚言

儞羅大歡喜　讚仙一切智
今設勝功德　人聞皆愛樂
善調伏諸根　如法淨身意
廣大功德海　我今略讚歎
論義中第一　調伏無過失
能知第一義　聲論不能動
明行得圓滿　善達諸禁戒
勝定如山王　力等那羅延

如是爲首。以五百頌。讚歎世尊已。爾時世尊知彼婆羅門心生深信。便爲說法。於此座下。證眞諦理。爾時儞羅讚世尊已。便即辭去。却還本城。是時城中諸耆舊婆羅門等。知儞羅步提讚歎世尊。作種種美語。而便訶責儞羅曰。我等先求鄔波馱耶。往喬答摩沙門所。作不尊重言。何故於彼。反爲善讚。時儞羅步提告婆羅門曰。我豈先不說如是言。然我舌根。隨意而轉。彼人堪罵辱。我即罵辱。若堪讚歎。我還讚歎。我見喬答摩沙門。功德廣大。堪爲讚歎。我即讚歎。是故汝等不應責我。爾時世尊。及諸大衆。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末土羅城乞食。於其城內。遂遇祭祀星宿會日。時星宿女神便作是念。喬答摩沙門若入此城。我之節日。必有障礙。須預設計。令其却迴。作是念已。於世尊前。露形而住。佛告女神曰。女人之體。設嚴華服。猶不端政。何況露形。是時天女聞此語已。便生慚恥。隱形不現。爾時世尊避道一邊。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苾芻。此末土羅城。有五種過失。一者土地不平。二者處饒荊棘。三者瓦石充滿。四者人民獨食。五者多諸女人。所以不入此城。爾時世尊從坐而起。便往驢藥叉園苑。坐一樹下。大衆圍遶。寂靜而住。時末土羅城婆羅門居士。聞喬答摩沙門而欲入城。天女障礙。不得入城。現在驢藥叉苑內。依一樹下而住。彼等既聞。各各營造種種飲食。各共車載。往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與彼信心婆羅門居士等。略說法要。廣如上說。乃至默然而住。時彼婆羅門等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爲世尊。營辦種種清淨飲食。各將車載。來奉世尊。唯願慈悲受我等供。爾時佛告具壽阿難陀。驢藥叉宮殿之內。所有依住諸苾芻衆。並皆令集。於供養會。在中而食。阿難陀言。唯然。世尊。時阿難陀受佛教勅。所有依止驢藥叉宮殿諸苾芻等。普告令集。至彼會處。詣世尊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世尊。所有苾芻。皆悉集於會堂。次第坐已。願聖知時。世尊往詣會堂。至已。於苾芻前。敷座而坐。時末土羅城信心婆羅門居士。知佛及僧。安坐食已。廣如上說。洗手已。收鉢訖。即於佛前。求願而住。作如是言。彼等毒龍。及惡藥叉。皆已調伏。此驢藥叉。常與我等。於長夜中非怨爲怨。非讎爲讎。非逆爲逆。我等所生孩子。皆被侵奪。世尊願爲我等。生哀愍故。調伏惡驢藥叉。時彼藥叉先坐會中。于時世尊告藥叉曰。汝聞此語不。白言。世尊。已聞。復告藥叉。聞此言不。善逝。已聞。又告藥叉。此非法事。汝當厭離。藥叉白佛。衆人若能爲諸四方苾芻。造毘訶羅。我當捨離。必不損害。是時世尊。告末土羅聚落信心婆羅門居士等。汝等聞斯語不。報言。已聞。世尊。我等爲造。是時世尊調伏驢藥叉。及彼五百眷屬已。時婆羅門等爲彼藥叉。及五百眷屬。造五百毘訶羅。如是漸次調伏池藥叉。林藥叉。訶梨迦藥叉女已。是時世尊現大神通。入摩土羅城中。調伏闇藥叉女。及五百眷屬。彼城人衆。亦爲苾芻。造五百住處。是時世尊於斯城外城內。調伏二千五百藥叉已。時彼城中信心人等。亦復爲造二千五百住處

爾時世尊復至鄔達羅聚落。住鄔達羅林中。時有婆羅門。名鄔達羅延。聞世尊在彼林中。遂乘白馬車輅。手持金杖金澡罐。眷屬圍遶。從城而出。欲往佛所。車道通處。乘車而進。若不通處。即步涉而進。遂至佛所。以妙言詞。慰問世尊。退坐一面。鄔達羅延婆羅門大長者白佛言。世尊。我今少有問答。願佛聽許。世尊告曰。婆羅門。恣汝所問。時婆羅門白言。喬答摩。此之五根。種種境界。各取本界。不取別界。所謂眼耳鼻舌身根。何者界處攝。何者依處。佛言。婆羅門。若此五根。種

種界處、各取本界。而不取別、所謂眼界。乃至身界。是諸根等。意能攝受、然此五根以意爲依止。婆羅門曰、意復以何爲依止。佛言、以念爲依止。婆羅門曰。念以何爲依止。佛言、以四念處爲依止。又問。四念處以何爲依止。佛言。七覺支爲依止。又問、七覺支以何爲依止。佛言、明解脫爲依止。又問。明解脫以何爲依止。佛言。涅槃爲依止。又問、涅槃以何爲依止。佛言。婆羅門。汝今所問。此事深遠、汝不能到彼邊際。涅槃。我今所修梵行、正斷苦故。盡諸苦際

爾時鄔陀延婆羅門大長者聞世尊語已。心生歡喜。從坐而起。辭佛而去。時彼長者作如是念、如何於彼、而作損害、其長者昔曾有人以食、供養世尊。及聲聞衆、便即發願。心有所求。悉皆獲得。作是念已、還來佛所。整理衣服。合掌頂禮。而即白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明日晨朝、於我家中。願受飯食。廣如上說。是時長者知世尊食訖。洗手收鉢已。於世尊前、即取小座而坐、便念惡願。此皺沙門喬荅摩、及諸弟子。食我飯者、與我作牛。爾時世尊知鄔陀延心之所念。而即告曰。婆羅門。汝心違法。終不能成。此諸苾芻、已盡後有、汝今可更別發餘願。爾時世尊說施呪願已、從座而去。還至本住處。在苾芻前、敷座而坐、告諸苾芻。彼鄔陀延爲求耶願、而生惡心。汝等食已。宜可速說先佛伽他。使彼耶願勿得成就、時諸苾芻說伽他已

爾時世尊。夜分已盡。於清旦時。入鄔陀延聚落乞食。侍者具壽阿難陀隨佛左右、彼聚落中。有一老母。名迦戰羅。將欲取水。而向井邊。世尊見彼調伏時至。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詣彼老母所。告言世尊須水。汝可持奉、答言、聖者、我今奉水。時彼老母以滿瓶水。速往佛所見彼如來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赫奕。超千日輪。如寶山行。時彼老母見世尊已。便生恭敬。如愛子心。即便舉手。欲抱世尊、唱言。子子。諸苾芻等即前遮止。莫抱世尊、佛告諸苾芻、汝等不須遮此老母所以者何。此老母已曾五百生中。與我爲母若不令抱我身者。即吐熱血。世尊見彼心生子想。念此恩愛。生慈愍心。便即引項。令老母抱、彼既抱已、心生歡喜。聽佛說法。爾時世尊知彼根性、隨機演說、令證四聖諦理。母聞法已、以金剛智杵。摧滅二十種薩迦耶見煩惱山峯。證預流果得見諦理。即作是言。是我世尊、如是勝利、父母兄弟、及諸天等。所不能作。廣如上說。從無始心以來。積集二十薩迦耶見山。以金剛慧。我已摧滅。得預流果。復說頌曰

善子所應作　謂報慈母恩
我今蒙佛光　當進涅槃路
善哉希有事　永超三惡趣
我今用少功　速至無憂處

說是語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彼於異時。夫既聽許出家。詣世尊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於善說法律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於世尊所。修諸梵行

爾時世尊付囑大世主苾芻尼。于時大世主令彼出家。與受近圓。示以法要、勸心修學。斷諸煩惱證羅漢果。廣如上說天人供養、是時世尊與諸苾芻尼。略說法要已。入室宴坐。是時戰迦羅苾芻尼。所聞法要。爲他廣說。于時世尊告諸苾芻。此戰迦羅。於我苾芻尼聲聞衆中。分析經法、而得第一

時諸苾芻皆生疑惑、爲斷疑故。而問世尊。彼戰迦羅苾芻尼。曾作何業、年邁出家、復以何緣、而受貧賤、於最後生。而不懷孕。復得出家、證羅漢果。說法之中。云何最勝、佛告諸苾芻、此戰迦羅苾芻尼。先作白業故。積集資糧。乃至果報自受。苾芻當知。我於往昔行菩薩道時。曾爲我母、由彼業故。年老出家。我昔行菩薩道時。母爲障礙。由戰迦羅不作善故。摩耶夫人常作好業。戰迦羅爲墮胎故。迦葉佛時。罵辱式叉有學苾芻尼。及無學苾芻尼。云婢婢。由此業故。今爲婢身。由迦葉佛時出家讀誦。又聞佛說法。因蘊善巧。界處緣起善巧、處非處善巧。在我教中出家。斷一切煩惱。得無學果。鄔波馱耶苾芻尼。於彼迦葉波佛正等覺法中出家。能廣分別。說法人中。最爲第一。時戰迦羅苾芻尼臨命終時。作是願言。我於迦葉波佛法中。修持梵行。讃誦經典、而未得果。今迦葉波佛授鄔達羅摩納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汝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時。成等正覺。號釋迦牟尼。願我善根。於彼釋迦如來法中出家、得如今日鄔波馱耶。說法人中。最爲第一。由彼願故今此苾

芻尼。於我法中、說法第一。苾芻當知黑黑之業。當得黑黑報。乃至汝等苾芻當修白白業。應如是學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隨我往吠羅聚落。阿難陀曰。唯然。世尊。是時世尊、共阿難陀去。乃至到一園中。時有婆羅門。汲水灑園。其婆羅門遙見世尊、便作是念。若喬答摩沙門入此園者。汚此井水。便藏罐索。佇立而住。爾時世尊以神通力。而入彼園。時有半之迦藥叉大將。遂側其井水。流滿園中。時婆羅門作如是念。此喬答摩沙門、有。大威力。能令井水涌出漫流。作是念已。卽生信心而作是言。喬答摩來此是水罐。此是罐索。隨意取水。是時世尊卽說頌曰

諸處悉有水　井水何所用
斷此渴愛想　更復何所求

時彼婆羅門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於善說法律之中出家。而受近圓、得苾芻性、廣如上說。善來苾芻。卽成出家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由彼苾芻策勵勤修、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厭離三世。廣如上說、乃至釋梵諸天恭敬

爾時世尊、於勇軍聚落。人間遊行、至裨闌底城、在棘木樹下而住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名曰火授。而作國王國土豐饒。人民安樂。居者充滿。是時彼王。聞世尊遊行勇軍人間、至此在棘木樹下。便作是念。沙門喬答摩、諸大國王恭敬供養。尊重讚歎。我亦應可供給供養。免彼隣國譏嫌笑弄。云火授王。如來在於境內亦能供養。我今應請世尊。及苾芻僧伽。以一切供具。而爲供養作是念已。便卽告勅。嚴駕出城往詣佛所。以種種善言。慰問世尊。却坐一面爾時世尊卽爲彼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火授王卽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受我三月兩安居四事供養飲食湯藥衣服臥具。爾時世尊默然受彼火授王請、時火授王既見世尊默然受請。心大歡喜、從坐而起、至本宮已、勅諸臣曰、卿等宜應日日廣辦十八種飯。及諸美味、復於國中、而遍告勅。汝等諸人。夏三月中。不得輒供沙門喬答摩。若輒請者。當斷其命。王告勅已。夜便睡眠夢見白幔圍繞宮城、夢已驚怖。心生愁惱。身毛皆竪從臥速起、拓頰而坐、思惟所夢。是何災祥。不爲此徵、而失王位、或當致死。至於晨朝。便告國師。具陳所夢。如是夢者、於我若爲。時彼國師心生異念、今王所夢。是其善徵、我若善解。遂令彼王、於喬答摩所、倍加敬養。我今惡解彼王所夢、作是念已、而白王曰、此夢非善。王白師言、此夢非善。當有何報。師答王言。如王所夢、決定失位、或當致死。王時思念。爲定失國、爲致死耶。作是念已、復白師言。有何方便。得不失位、及不致死。師便答言。於一夏三月、住幽隱處。勿令人見、若能如是。定不失位。身復不死。時火授王聞是語已。此事甚易。我當告勅國內人民。不令見我。作是語已。處處遍告。王有勅令、夏三月中。一切人民莫復見我、若輒見者。當斷其命、如是勅已。入於隱處

爾時具壽阿難陀、於其晨朝、詣火授王宮、於王門所。見衛門人。寂然閑坐。無所營爲。見已問言、汝等今者何故閑坐無所營作。彼便答言。聖者阿難陀。使我何作。阿難陀報言。彼火授王。豈不請佛、及苾芻僧伽。夏三月中。四事供養。汝等今者何得閑坐、不營飲食。及敷床座。令佛及僧伽。一日斷食耶。時彼門人白言。聖者、王雖告勅。令其廣辦五百人供。不言爲誰。阿難陀告言、汝可白言。彼便答曰。聖者阿難陀、王先遍告、夏三月中。勿令人見。若輒見者、當斷其命。我等當有第二頭耶。而敢白王。時阿難陀聞斯語已。往詣佛所。具陳上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可著僧伽胝。將一侍者。往大城中、市陌坊巷、四衢道中。作如是告、誰有信心於三月日。能爲供給世尊。及苾芻僧伽。飲食湯藥者。今正是時。爾時聖者聞佛教已。卽便往告、如上具陳、城中長者婆羅門等。作如是言。聖者阿難陀。我等各各獨能辦供。世尊上首。聲聞僧伽。於三月中供給飲食。四事無闕但緣王有嚴勅。於三月日。不許國內人民輒爲奉施上首世尊。及苾芻僧伽。若違犯者。罪至於死。如是遍告覺無能者。時有商主。從北方來。將五百匹馬。至此城中。作如是念、今屬雨時、若我前進。恐泥損馬者。多有漏蹄。於三月中。卽便住此。自乘智馬、每日料麥二升餘者一升商主亦聞王有嚴

令。時阿難陀往就商主。而爲說法。彼便作是念。我非久住此王境內。念已白言。聖者阿難陀。自乘智馬。每日給料大麥二升。餘者一升。世尊頗能食斯麥者。日奉佛二升。餘苾芻等各施一升。時阿難陀聞商主請已。詣世尊所。具陳上事。佛作是念。我自作業。還當自受。廣如餘說。乃至非外界受。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于時世尊說是頌已。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往苾芻衆中。次第行籌。作如是告。若能共佛。在此處住。於三月中。食馬麥者。可受此籌。是時聖者奉佛教已。便往行籌。世尊教主先受一籌。四百九十八苾芻各受共籌。于時具壽舍利弗白世尊言。我多風疾。於三月日。不能食麥。具壽目連復白佛言。我爲侍侍尊者。亦當隨去。佛與四百九十八苾芻。於此夏安居。具壽舍利弗目連詣三峯山。而爲安止。時天帝釋來請二尊者。於三月日。受其供給。是時商主即以馬麥。每日奉佛二升。諸餘苾芻。各施一升。佛告阿難陀。汝可爲我料理此麥。時阿難陀即便持麥。往詣聚落。至一老母處。告言。姊妹。可爲世尊料理此麥。老母報曰。聖者。我年衰邁。無力料理。然此隣家有少壯女。彼能料理。時阿難陀復詣彼所。告言。姊妹。頗能爲佛。料理此麥不。女人報曰。聖者。若能與我。料理此麥已來。許我問答者。我即料理。阿難陀曰。可爾。彼即料理。是時少女聞阿難陀言。聖者佛名者。是何義耶。時阿難陀便作是念。佛義甚深。難解難測。我若顯現。必不能了。我今且爲宣揚轉輪王事。告言。姊妹。若於世間。轉輪聖王出現於世。七寶隨現。何爲七寶。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將寶。其輪寶等。云何出現於世。若刹帝利灌頂轉輪聖王。於十五日。澡浴清淨。與諸臣佐。昇高樓上。從於東方。輪寶來現。千輻轂輞。皆悉圓備。如天金色。自然而成。王見作念。我曾聞說。若刹帝利灌頂大王。於十五日。澡浴清淨。登高樓上。有輪來現。必得成就轉輪聖王。我今試之。即從坐起。膝輪著地。右手捧輪。按左手掌。左手捧取。按右掌中。王即發願。勝妙輪寶。如先過去轉輪聖王所行之事。願見示現。王與輪寶。及四種兵。便得昇空。如先輪王所行之處。輪所住處。王亦隨住。是時東方八萬四千諸小國王。咸詣轉輪王所。白言。善來大天。此是王國。人民熾盛。安穩豐樂。唯願天王。安住於此。臣等侍衛。輪王勅曰。卿等各宜正法化世。有非法者勿爲共住。若如斯者。侍衛於我。于時輪寶。而於東方。乃至海際。悉皆降伏。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依輪寶法。昇空遍遊。還至王宮。住王殿前。姊妹。若轉輪王。出現世間。如是輪寶。必當顯現。言象寶者。作蓮花色。七支圓備。形體姝好。肥壯勇健。甚可愛樂。王若見已。心生歡悅。作如是語。象寶善賢。即令使喚善調象師。告言。此善象寶。宜速善調。善調順已。送於我所。白言。如王教勅。於一日中。所應調者。悉皆調之。而此象寶。其性賢善。能隨調法。如百歲象學調之相。見象調已即將奉王。白言。大王。象寶調善。王自知時。王欲試象。日初出時。乘象出宮。遍遊四天。食時還至本宮喫食。姊妹。若轉輪王。出現世間如此象寶。方出於世。言馬寶者。如紺青色。頭黑光悅。形狀端正。甚可愛樂。王若見之。情甚歡悅。令此馬寶。具大賢相。喚調馬者。令速調伏。即依王命。以調馬法。於一日中。皆悉教授。亦如上說。善調畢已。牽奉王前。白言。大王。馬寶調已。願王知時。王欲試馬。日初出時。亦乘馬寶。遊四天下。具如上說。姊妹。若轉輪王。出現世間。而此馬寶。方現於世。言珠寶者。有如是形色。八楞具足。紺琉璃色。清淨鮮潔。光明輝耀。破諸幽暗。姊妹。其珠寶有如是功德。轉輪王出現。珠寶方現於世。言女寶者。形儀端正。容貌超絕。不白不黑。不黃不赤。不長不短。不麁不細。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口氣香潔。如青蓮花。寒時觸。即溫煖。熱時觸。即清涼。是時具壽阿難陀。爲說輪王七寶。至女寶時。而彼女人料理麥了。即便頂禮阿難陀。合掌發願。願我以斯福業。當作輪王女寶。時阿難陀持至佛所。諸佛世尊無不覺了。知而故問。佛告阿難陀曰。誰料理麥耶。阿難陀白言。大德世尊。有一婆羅門女。佛復問曰。汝與彼有何言說。白言。共語。佛告阿難陀。汝與彼女。所有言語。爲我說之。阿難陀奉教具陳。佛復告阿難陀曰。何故不與顯說佛德。說轉輪王耶。白言。大德。我作是念。佛德甚深。

恐彼女人不能悟解。是故爲彼。說轉輪王。佛言。阿難陀。汝爲過失。爲彼女人。若說佛德。而彼女人聞佛功德。必發無上正等覺心。而不退轉。由斯願力。然此女人。必當得作輪王女寶。是時遠近人衆。咸聞婆羅門女料理佛麥。蒙佛記爲當作轉輪聖王女寶。 是時遂有五百女人。來苾芻處所。將麥料理。咸發誓願。若彼女人。作轉輪王女寶之時。我等咸願與彼侍衞。是時世尊欲食馬麥。具壽阿難陀悲泣雨淚。 世尊遊行所至之處。國王勝貴。持佛足七。而爲頂戴。於三大劫。修諸善品。何爲於此城中。食斯麁麥。是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何故悲泣雨淚。白言。大德世尊。生在王宮。合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棄捨國榮。而爲出家。經三無數大劫。廣施頭目手足。具一切智。廣受人天殊勝妙供。云何今欲食馬麥耶。佛言。阿難陀。汝今能食如來牙齒之中一粒麥不。白言。甚欲。佛於牙中。取一粒麥。與阿難陀。即便食噉。佛問阿難陀。汝頗曾得如是甘美所食不。答言。大德世尊。我雖生在輪王族內。能自食噉已來。口未曾得如斯美味。佛言。阿難陀。如來凡所入口。皆爲甘美。百味中勝。是時遠近諸國隣王。咸悉知聞其火授王。請佛世尊。及苾芻僧伽。三月安居。便自入密宮。而不出現。不與供養。佛喫馬麥。聞已發使。報火授王。其使既此。不許入見。在門首住。時給孤長者聞斯事已。五百乘車。各載精妙粳米。封閉密蓋。擬送佛所。是時惡魔作念。我已多種惱亂沙門喬答摩。不得其便。更宜惱亂。今正得時。作是念已。即變身而爲阿難陀形。往五百車處。告言。諸仁。欲何所去。答言。聖者阿難陀。我等聞火授王。請佛僧伽。三月安居。不與供養。佛及僧伽。而噉馬麥。所以給孤長者令將此米。奉獻世尊。魔曰。天龍藥叉敬重世尊。擧鉢向上。三十三天精妙香饌。置於鉢中。何故世尊而食馬麥。宜可急迴。諸人答曰。我既已出。詣世尊所。不欲却迴。魔復作念。而此諸人。不受我教。可作方便。即昇虛空。起大風雨。降如車軸。令其米車。咸半溺泥。駕者解牛。隨緣而去。是時世尊。與苾芻僧伽。而食馬麥。尊者舍利弗。及大目連。往三峯山。受天供養。其馬商主。三月既周。來請世尊。唯願哀愍。與苾芻僧伽。受我微供。佛默受請。知佛受已。於其夜中。辦種種精妙飲食。廣如餘說。乃至飯食已。收鉢竟。洗漱淨已。投佛足下。而發誓願。所有善根。願我當來作轉輪王。其乘智馬。當爲太子。五百匹馬。而爲我子。佛所記女。爲我女寶。餘五百女。爲我宮婇女。于時世尊既知彼念。告言。商主。汝今所願。當來必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一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火授大王在深宮內。希見善祥之事。時阿難陀至王門首。告守宮門者。仁今爲我。啓奏王知。具壽阿難陀。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便奏王言。 大王當知。聖者阿難陀。佇立門首。冀見大王。王曰。我今思望見福祥事。阿難陀苾芻。是大尊貴豪族勝人。是即福祥。善有名稱。有善顏容。有善色相。所言皆善。修諸善品。可屈入宮。誰敢留難。其守門人。既奉王命。報阿難陀曰。王屈入宮。其時四方國使。亦與同入。時阿難陀啓王無病。坐在一邊告火授王曰。世尊慰問。遣告大王。於三月中。在王境內。夏安居已。今欲隨去。令報王知。王曰。阿難陀。我今頂禮世尊威德。一夏已來。起居安樂不。食飲豐足不。時諸國使咸啓王言。王甚無道。既能請佛聲聞僧伽。與設供養。於三月日。自住密宮。而不見謁。世尊在境。一夏已來。食麁馬麥。王曰。聖者阿難陀。世尊僧伽於三月日。實喫麁麥耶。阿難陀曰。誠如所說。王便悶絕。從座而倒。冷水灑面。方得醒悟。喚諸臣佐。告曰。 我先勅令每日供膳五百人食。種種精妙。甘美香饌。羹飯飲食耶。諸臣答言。大王但令遣造香饌。不命臣等應合與誰。臣等奉勅每日供膳。造五百人分。時火授王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世尊爲彼。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從座起。復禮佛足。白言。世尊。我有深過。大德善逝。我有深過。由我幼少愚癡。不別良賢。闕諸善巧。先請世尊。及聲聞衆。於三月日。爲夏安居。便住深宮。而不見佛。唯願世尊證知護念。哀愍於我。受我追悔。見容其過。佛言。大

王、誠如王說、親請世尊。及僧伽衆。於三月日。而不來現實爲幼少愚癡、不別良賢。闕諸善巧、然大王當知若人造過深生自悔、其罪自滅、福德增長。何因緣故、由見過罪。能生追悔。王復白佛唯願世尊。與苾芻僧伽。盡形受我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佛言。大王。壽命促時。如來出世。未調化者。其數無量。涅槃將至。我不受王盡形供給。王復白言。大德世尊。若不受我盡形供養。唯願慈悲。受我七年。乃至七月七日供養。佛亦不受。王復白佛。唯願世尊。與苾芻僧伽。明日就宮。受我微供。佛作是念。不受王請。其王必定口吐熱血。因此命終。佛便默受王請。王知受已。頂禮佛足。奉辭還宮。勅諸臣曰。卿等有何巧計。令此衆饌。佛及僧伽。明日食盡。諸臣答言。可布地上。請佛僧伽。於上蹈過。亦同如食。王言。甚善。王於其夜。辦種種微妙清淨香饌。百味充備。衆中有一老出家者。情懷瞋恨。此無道王。於三月日。請佛世尊及苾芻僧伽。令食麁麥。今現此食。馳逞巧能。便以脚撥。散其飲食。諸婆羅門長者見共譏恥。聖者。此食口飡之物。何容脚撥。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彼苾芻以脚撥食。有斯過失。從今已後。不應如是入口之物以脚蹈之。若犯者。得越法罪。時火授王見衆坐定。王自行食。皆使飽滿。飯食將畢。收鉢器。淨澡漱已。取小卑座。對佛前坐。佛復爲王。廣說妙法。從座而去。時諸苾芻夏安居竟。洗浣衣已。各執衣鉢。悉來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共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在此。於三月日。夏安居竟。所有草菴可毀破不。如增一阿笈摩第四品中廣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先作何業。經三無數大劫。捨頭目手足。廣行惠施。成等正覺。佛與四百九十八苾芻。捨諸餘務。詣受盡城。食麁馬麥。具壽舍利弗。及大目連。受天妙供。佛告諸苾芻。我於昔時。自造斯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說乃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當知。乃往古昔。人壽八萬四千歲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號毘鉢尸如來應供正覺、十號具足。與八萬四千苾芻衆。住親惠城。王都城側于時親惠城中。有一婆羅門。教授五百童子。國中人民。尊重供養。如眞應供、毘鉢尸如來至彼城邑。國中人民。而不恭敬。及不尊重。此婆羅門遂於佛所。及聲聞衆。情生嫉妬。時有衆多苾芻學無學。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王都城乞食。乞得種種微妙香饌。滿鉢而出。其婆羅門見已。問曰。苾芻可來。我觀鉢中。乞得何食。是諸苾芻各懷質直。便呈鉢食。彼懷嫉妬。便生瞋恚。告諸學生。斯非應供。不堪受此微妙供養應令施彼極麁穬麥。時諸學生咸共答言。如是如是。如鄔波馱耶言。合食麁麥。於彼衆中。有二童子。心懷淨信。有賢德相。作如是言。鄔波馱耶。勿出斯語。此眞應供。具大尊勝。堪受天供。非論人食。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乃往昔時婆羅門者。豈異人乎。我今是也。五百學生者。此四百九十八苾芻是。其二童子有信心賢善者。今舍利弗。及大目連是。汝等苾芻。由我往昔於毘鉢尸如來。及學無學弟子處。懷嫉妬心。而生瞋恚。以不善言。作麁惡語。彼諸學生悉隨我語。由斯業力。今受斯報。是故世尊。與四百九十八苾芻。食麁馬麥其舍利弗。及大目連。此二童子。不隨我語。由善業力。今受天供。由斯義故。我常宣說。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汝等宜應勤修當如是學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來共我。詣無能敵城。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卽隨佛後。遊行人間。至無能敵國。住弶伽河邊。時有一苾芻。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恭敬。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爲我。略說妙法。我聞勝法。一心領受。勤策懇勵。旋爲通達。由斯事故。我捨豪族。剃除鬚髮。身服袈裟。捨俗家計。而爲出家。至終願求無上梵行。以自有智。得法見法。自利利他。我生已盡。梵行成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時此苾芻作斯語已。佛迴顧視。觀殑伽河。見於河中。有大方梁。隨流而下。見已。告彼苾芻曰。汝今見此河中方梁。隨水流不。答言。已見。佛言。若有苾芻。如彼方梁。不住彼岸。不住此岸。不住中流沙灘河渚。人不撈出。非人不持。不入漩渦。不壞不爛。不久之間。至大海中。而爲居止。苾芻如是。不住彼此。廣說乃至。到於涅槃。時此苾芻白佛言。大德。彼此之岸。乃至不壞不爛。我未知解。善哉世尊。願爲略說。令我開悟。乃至不受後有。佛告苾芻。彼此岸者。是爲六處。此岸

內處。彼岸外處。苾芻。雖知此內外六處。住中流者。樂爲愛欲。住沙灘渚者。是爲我慢。人撈捉者。是其苾芻與諸白衣。往還追感。共爲憂樂。非人捉者。若有修持梵行。遂作斯願。以此善根。當願生天鬼趣等中。入漩渦者。爲捨諸學處。言壞爛者。毀破淨戒。作諸惡法。鬪亂賢善。爲魔所朋。非沙門爲沙門。非梵行爲梵行。苾芻。應如是知。此爲彼此內外。廣說乃至。畢竟到於涅槃。時此苾芻聞佛善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如佛所說。而此苾芻一心記持。勤策懇勵。乃至我生已盡。梵行成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證阿羅漢果

爾時有一牧牛之人。名曰歡喜。去佛不遠。遙聽佛說。倚杖而立。時有蝦蟇。亦在河邊。牧牛人杖。遂柱隱背上。皮肉穿穴。雖遭此苦。心生是念。我若作聲。歡喜牧人。必爲散亂。聽法爲難。由是忍受。於世尊處。發殷淨心。因卽命過。生四天王宮。時牧牛人。擲杖一邊。詣世尊處。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恭敬。白言大德。我今不樂彼此岸住。不隨中流。不住沙灘。不令人捉。不令非人所持。不溺漩中。亦不爛壞。唯願世尊。許我於善說法律中。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問牧人曰。汝今牛群。豈可不須付彼本主耶。答言。不付。何因緣故。而不分付。答曰諸牛各有犢子。在於主邊。其母牛等戀念犢故。時至自歸。所以不付。唯願世尊。但令許我。於善說法律中。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佛言歡喜。汝今且待須與其此牛群。雖知住處。然汝先已受他牛主衣服飲食。不應如是。于時歡喜。便禮佛足而去。高聲唱言。我有大怖畏。甚大怖畏。疾疾而走。同牧牛者。數有百人。見彼懷懼。問言。仁者。生何怖耶。答曰。生怖。老怖。病怖。死怖。諸牧牛人聞是語已。亦隨彼走。有餘牧牛人。及牧羊人。并刈草採柴。在路見者。咸隨彼走。逆前來者問曰。汝有何所畏。答言。我怖生老病死。而此諸人聞已。皆遂欲至所住聚落。聚落中人。遙見大衆。遂生怖心。或出走者。或有收藏財物者。或有著鎧。嚴備仗者。於中有兇猛者。從聚落出。先鋒逆拓。問言。何事。彼便答曰。有怖有畏。問言。何懼。答曰。我今憂怖生老病死。時聚落人。方始安怗

爾時具壽舍利弗在佛會坐。見牧牛人歡喜去久。白佛言。世尊。其牧牛歡喜樂於善說法律中。而請出家。佛先何故令彼歸家。佛告舍利弗。歡喜牧人。處在家中。受五欲樂。無有是處。彼付牛已。卽來於此。汝當自見。其善族姓子。剃除鬚髮。被著袈裟。以淨信心。捨俗出家。於無上梵行。至終修習。得見諦理。而以自智。見法證會。亦令他證。我生已盡。梵行成立。所作今辦。更不受後有。復於異時。其歡喜牧人。牛付主已。與五百人。來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付牛訖。願見聽許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歡喜。汝與五百。同來此者。皆悉許得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可修梵行。既出家已。勸修善品。乃至心得解脫。常法如是。若得生天。起三種念。一者我於何處死。生在何處。以何業故。是時蝦蟇得生天已。卽便觀見。捨蝦蟇身。得生四天王宮。由於佛處。發清淨心。以斯業故。得生於此。便作是念。若先受天樂。不往見佛。甚無恩孝。我今預應往見世尊。是時蝦蟇天子。以天容儀。莊嚴身首。於中夜分。來詣佛所。殑伽河側。光明照耀。以天妙花。散如來上。頂禮佛足。對面而坐。聽佛說法。于時世尊。觀知蝦蟇天子根性隨眠意樂差別。說如是法。於四聖諦。令其開悟。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滅二十種有身見山。證預流果。超越骨山。涸竭血海。時蝦蟇天子深生歡喜。如賈客得寶主。如農夫得天雨。如陣得勝。如病得差。從坐而起。頂禮佛足。辭還天處。是諸苾芻。初夜後夜。悉皆覺了。夜見其光。而生疑念。於晨朝時。白世尊曰。於昨夜中。梵釋諸天。護世四天王。來於佛所耶。佛言。不來。然牧牛歡喜。聽我法時。有一蝦蟇。以杖隱著。皮肉穿穴。作聲恐驚牧牛歡喜聽法。而於我處。發清淨心。忍痛命終。得生四天王宮。來於我所。爲彼說法。彼聞法已辭還本宮。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牧牛歡喜。及五百人。先作何業。爲牧牛者。於佛教中。而爲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蝦蟇天子先作何業。生在蝦蟇。見眞諦理。佛告諸苾芻。由彼自造斯業。今還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住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其牧牛歡喜。彼佛教中。而為出家。具通三藏。為大法師。善知模軌。能持諷誦。有五百弟子。從彼受業。取其教誡。而於衆中。有諍事起。而此苾芻善和令息。是時有二苾芻。心懷我慢。不肯詣彼。起居問訊。後於異時。斯二苾芻。共衆鬪諍。方至彼所。頂禮足已。白言。尊者。有斯諍訟。願見令息。彼便作念。我若即令諍訟和息。而此苾芻不復更來。且退與僧伽。亦不違法。念已告曰。我今不知其諍緣。且向僧伽處。彼緣僧事。出外聚落。其二苾芻。至僧伽處。衆與和息。三藏苾芻僧事了已。從於聚落。還至本處。問弟子曰。其二苾芻。更來求我不。弟子答言。鄔波馱耶。僧伽已與息其諍訟。所有事意。具為陳說。聞已生瞋。出麁惡語。而此僧伽。如是斷事。同牧牛法。而諸苾芻。先是放牛者。方為出家。五百弟子聞已亦言。鄔波馱耶。誠如所說。僧伽和斷。如放牛人法。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往時三藏苾芻者。豈異人乎。今放牛歡喜是。往時五百弟子者。今五百放牧人是。由彼諸人於往昔時。迦攝波如來弟子聲聞衆中。出麁語故。五百生中。常為放牛。由於彼佛教中。熏修蘊界諸入緣起。處非處善根故。彼與五百人。於我教中。而作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其蝦蟇天子。亦於迦攝波如來教中出家　而常習定　遊行人間。至一聚落。住在寺中。初夜端坐。攝心欲定。持誦苾芻悉皆諷誦。聲能障定。彼既聞聲。心不能攝。便作是念。我今可於中夜入定。又於中夜。攝心欲定。持經苾芻又皆諷誦。復作是念。可於後夜。於後夜中。又復端坐。攝心欲定。時諸苾芻高聲諷誦未睡欲故。有懷瞋毒。便起忿恚。作如是語。而此迦攝波教中苾芻。從暮至晚出蝦蟇聲。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時習定苾芻者。豈異人乎。今蝦蟇天子是。彼於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聲聞弟子處。作斯惡語。由斯業故。五百生中。為蝦蟇身。而於我所。發清淨心。捨蝦蟇身。生四天王宮。於迦攝波如來教中。修諸梵行故。今見真理。由斯義故。我常宣說。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業雜業。當修白業

爾時世尊欲渡弶伽河。時有五百群鵝。五百頭魚。五百頭龜。右繞世尊。世尊爾時。為說三句妙法。告言。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汝等宜應發清淨心。厭傍生身。時鵝龜魚聞三句法。皆作是念。我等希聞如來三句微妙法味。不應更念自餘食想。便斷不食。傍生之類。飢火甚速。因即命過。生四天王宮。初生諸天。常法如是。若生天者。起三種念。我於何死。生於何處。由何業生。觀見自身。捨傍生趣。生四天王宮。由世尊處。得聞法要三句。廣如餘說。乃至咸詣佛所。以妙天花。而散佛上。世尊慈父觀其根性隨眠意樂。為說妙法。於四聖諦令其開悟。聞說法已。證預流果乃至頂禮佛足。共辭還宮。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唯願世尊。說此諸鵝魚龜等。先作何業。生在傍生。又作何業。得生天上。見真諦理。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諸鵝龜魚。自作斯業今還自受。廣如上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今當善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攝波如來。十號具足。住波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而鵝魚龜於波教中。而為出家。毀犯諸餘雜小學處。由斯業故。墮在傍生。由於我所。發清淨心。得生天上。住於迦攝波如來教中。修梵行故。得聞我法。見真諦理。由斯義故。我常宣說。乃至應如是學

是時世尊。渡弶伽河已。有五百餓鬼。來現於前。骸骨黑瘦。如火燒柱。頭髮蓬亂。腹如太山。其咽如針。遍體燋然。焰火燒聚。合掌恭敬。白世尊言。大德。我等由於先身。造諸惡業。於此身中。尚不得聞漿水之名。況獲飯食。佛是大悲。施水見飲。世尊遙視其河。告具壽大目連曰。汝今飽飲此諸餓鬼。目連奉教。即欲令飲。而諸餓鬼咽細如針。目連不能開張得飲。佛以神力。開其咽喉。目連與飲。彼緣渴想逼惱多欲。腹便脹裂。咸於佛所。發清淨心。命終生天。乃至證果。廣如上說。時諸苾芻又皆有疑。請世尊曰。此諸餓鬼。先作何業。生於此中。又造何業。得生天上。見真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自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說。乃至

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善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攝波如來。十號具足。住波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佛聲聞衆。巡行告乞。供養三寶。後迦攝波如來。教化漸廣。乞告之者。又復甚多。後於異時。有五百鄔波索迦。而在一家。緣有事故。咸共同集。時有衆多乞告苾芻。往至其所。從彼乞索。便懷瞋恚。發麁惡語。此迦攝波沙門徒衆。常行告乞。喩如餓鬼。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乃往昔時五百鄔波索迦者。豈異人乎。今五百餓鬼是。於迦攝波如來聲聞衆處。喚爲餓鬼故。由斯業力。五百生中。受餓鬼報。現於此身。而受餓鬼。而於我所。發清淨心。得生天上。由迦攝波如來教中。修梵行故。見眞諦理。由斯義故。我常宣說。黑白雜業報。廣如上說。乃至應如是學

是時世尊。渡弥伽河。左右顧視此河。時諸苾芻請世尊曰。由何事故。顧視看河。佛告諸苾芻。汝等樂聞此弥伽河緣起不。白言。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說時。唯願說之。我等樂聞。佛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有王名曰實竹。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穩。甘雨應時。花菓茂實。無諸詐僞。賊盜疾疫。常以法化。至於春月。王與宮婇。出遊芳園。見一丈夫。髮白面皺。年幾朽邁。羸弱顫顇。諸根不明。倚杖而行。王見問曰。是何丈夫。廣說乃至。倚杖而行。答言。大王。少行虧盡。老苦來現。王曰。我亦如是。同此老法。答言。大王。一切皆然。王遂憂愁。前進而去。復見一人。遍體瘡潰。皮膚皴澁。腹脹如山。膿血流出。支節分離。以物纏裹。長噓喘氣。倚杖跛足。緩緩而行。王既見已。告諸臣曰。此何丈夫。廣如上說。乃至跛足而行。臣白王言。此名病者。王曰。我亦同此。答言。大王。一切皆然。由於先身。作諸惡業。受斯業報。王便作念。若如是者。凡諸惡業。而不應爲作是念已。前進而去。又見一輿。以靑黃赤白繒綵嚴飾。而用蓋之。吹螺打鼓。男女大小。多諸人衆。四人共輿。復持柴火。逆前而行。復多人衆。隨輿而後。悲啼號哭。唱言。父父。兄兄。主主。而作大聲。王既見已。告諸臣曰。此是何物。廣如上說。乃至而作大聲。諸臣答言。大王。此名爲死。王曰。我亦同此死法。答言。大王。一切皆然。非但獨此。時王見斯老病死事。深懷憂惱。迴駕入宮。住幽靜處。於王境內。有一婆羅門。名曰應時。大貴豪族。多饒財寶。學超四典。時彼聞王見老病死。深懷憂惱。住幽靜處。與無量婆羅門衆圍遶。乘白車。駕白馬。執持金杖金瓶。來詣實竹王所。諸臣啓王。應時婆羅門來詣門首。王便出宮。昇其御座時婆羅門起居王已。就座而坐。白言。大王。何故住於幽靜之處。王卽爲彼。廣陳老病死緣。具如上說。應時白言。大王。世間各各自食業果。勿爲憂惱。自有有情。造諸善業。自有有情。作諸惡業。自有有情。造善惡業。大王。今是轉輪聖王。常作善業。臨命終時。必得生天。大王當知。是轉輪聖王。超勝諸人。受諸安樂。得生天上。倍受安樂。然今大王應作施會。王告諸臣。卿等宜應擊鼓宣令。大王作大無遮施會。境內諸人。有所須者。皆來受食取施。諸臣受令已。嚴飾施場。須食者與食。須衣者與衣。滌米泔水。成大壕坑。汎濫流溢。名曰無熱池。經於十二年中。米泔飯汁。共爲湊聚。汎流成河。是故世人號爲漿水河

是時世尊。遊至童長城中。告具壽阿難陀曰。時有國王。生長此城。名曰長淨。是故此城。號爲象聲。次至頞伽儞迦城。住在一邊。佛便微笑。廣說四佛化緣事迹。次至施寶城。告具壽阿難陀曰。菩薩往昔而於此處。施多珍寶。是故此城。名爲施寶。次至娑羅力樹。住在一邊。佛便微笑。亦復廣說四佛化迹。次至金卝城。告阿難陀曰。於此城中。菩薩昔時爲稱施會。以升量金。奉施乞者。是故此城。世號金升。次至自來城。告阿難陀曰。此自來城。有王名曰長淨。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穩。後於異時。其王頂上。遂生肉疱。柔軟如綿。而無妨惱。疱成熟破。遂生一子。形容端正。顏色殊妙。深可愛樂。廣如餘說。諸根具足。是故人皆號曰頂生。時有六萬婇女。生後入宮。諸女見已。乳皆流出。咸言我養我養。是故號爲樂養。而今有人。亦云頂生。或云樂養。頂生成大。長淨遂患。以根華葉藥。種種瘠療。而不能痊。病加困重。王告諸臣。宜速將頂生。爲我冊立。諸臣啓王。如王教勅。卽差勅使。令取

頂生。長淨大王患苦纏身。奉勅令喚。宜速急赴。欲爲冊立頂生未至。王便命過。復差一使人。報頂生曰。父王已崩。願見速至。頂生作念。父王既崩。我何須去。念已便迴。諸臣復差使。太子當來紹繼父位。頂生報曰。我有王分。在此便爲。諸臣啓言。若冊立王。須多禮。備寶堂浴池、師子之座。傘蓋頭冠。於大都城。合冊立王可來於此。報曰。我若爲法王者。如此之物。不求自來。時有藥叉。名曰作日。常隨頂生。所遣皆作。便持寶池師子之座。傘蓋頭冠王都大城。自然移來。是故此城。號爲自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二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粥并金麥緣　農夫牛緣　癩女米泔緣

勝光王緣　貧女燈緣　頂生王緣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汝今可共我。往室羅伐城。奉佛敎已。卽隨佛後。遊行人間。時有婆羅門。經夜不食。空腹耕墾。家女送粥。是時世尊。行至彼邊。其婆羅門遙見世尊。具三十二丈夫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赫奕。超過千日。行步殊特。如妙寶山、衆寶普飾。既見佛已。心生淨信。如十二年來。靜綀調順。鮮白恬寂。熙怡歡悅。如無子得子。如貧得寶。如求王者得王、若人宿有諸善根故。初見佛時。卽能發此崇敬淨心。時婆羅門疾疾捧持所欲食粥。來奉世尊。白言。沙門喬答摩。哀愍我故。受此微粥、于時世尊。爲婆羅門。而現涸井、令粥入井。彼便內瀉。井便溢滿。由佛威力。諸天威力。致其涸井香粥盈溢佛告婆羅門曰。仁行此粥。普與僧伽。彼便行與。一切僧伽、悉皆飽足。佛加持故。其井尚盈。是時婆羅門、於世尊處。倍生淨信。頂禮佛足。對面而坐。聽佛說法于時世尊。觀彼根性隨眠意樂。爲說妙法。於四聖諦。令其開悟。廣如餘說。乃至彼聞法已。證預流果。心懷踊躍。如商主得價、如戰得勝。如重病得愈。聞佛說已歡喜信受。頂禮奉辭。詣種麥處。見其麥苗。皆同金色。見已歡笑。生奇特想。而說頌曰

福田功最勝　能離諸過患
纔種植種子　卽招而果實

是時婆羅門。速詣王所。起居問訊。少病長壽。又白王言。大王當知。我纔種麥。生長成金。唯願大王差人取分。王便差人。而取麥分、時婆羅門收持積聚。量出王分、遂變爲麥。王曰可聚一處。更爲量出。如是七遍。爲聚共分。王分亦變爲麥。王曰。其麥是婆羅門福報。非我所能。任隨彼意。量出我分。婆羅門以無礙意。量出王分。還成金麥

是時世尊。從此而去。見五百農夫而爲耕種。皮膚皴澁。手皴脚劈。著麁麻衣。耕墾牛犢。項傷皮破。膿血流下。喘息長嘘。時諸農夫。遙見世尊具三十二相、廣如上說、乃至如宿種善根人。得見世尊佛詣彼所、欲調伏故、而趣一邊、苾芻衆中、就座而坐。而諸農夫遙見佛坐。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觀其根性隨眠意樂、廣如上說、既聞法已。證預流果、咸從座起。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唯願聽許我等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來諸苾芻。可修梵行。具如餘說。乃至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爾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時諸耕牛。挽繩令斷。皆來佛所、遶佛而住。佛爲諸牛。說三句法。廣如鵝鶲處說。乃至見眞諦理。各還天宮。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而諸農夫。先作何業、於此生中。而爲農夫。於世尊處、得爲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復彼諸牛。先作何業、生在牛中。遇佛生天。見眞諦理。佛告諸苾芻。先自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善聽。我今爲說。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現、號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住波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其諸農夫。於佛教中。悉作出家。而不讀誦。亦不作意。受信施食。作諸戲論。懈怠懶惰。而不勤策。諸苾芻。於意云何。其五百苾芻者。豈異人乎。今此五百農夫是。往時造

寺施主者，今五百長者是。由彼往昔受信施食，而不讀誦，亦不作意。懈惰而不勤策。由斯業故，五百生中，而為農夫，倍償施主。由於迦攝波如來教中出家，悟諸梵行故，今於我所，亦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而諸耕牛，亦於彼佛教，而為出家，毀諸雜小學處，由斯業故，生在牛趣。而於我處，發清淨心，得生天上。由昔梵行，得見真諦。是故我常宣說黑白雜業。廣如餘說。乃至汝等，應如是學。

是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來可詣都異迦城。聞教隨佛，至彼城所，有一婆羅門，而為耕墾。遙見世尊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廣如餘說。作如是念，我若往禮沙門喬答摩者，廢此事業。若不往禮，失諸福利。令事不廢，使獲福利，執鞭耕犁，遙言敬禮敬禮。佛告具壽阿難陀，彼婆羅門，自招錯咎，而於此處，有迦攝波如來全身舍利，儼然無損。若來我所，恭敬禮拜，彼便致敬二佛世尊。是時阿難陀速整衣服，合掌白言，唯願世尊就此而坐。其地則為二佛受用。佛告諸苾芻等，樂見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全身舍利不。白言，世尊，今正是時。白言，善逝，今正是時。若我得見，心倍清淨。于時世尊起世間心。常法如是，若佛起世間心時，一切含靈悉知佛意。龍作是念，世尊何故起世間心。即便觀見，世尊欲見迦攝波如來全身舍利。龍便捧持其佛舍利，在虛空中。佛告諸苾芻，汝等今應審觀此相。即欲隱沒。時勝光王，聞佛示現迦攝波如來全身舍利，令諸苾芻得見其相，聞已，心生希覩。即與妃后宮人婇女王子諸臣，嚴飾儀禮，出詣往觀。勝善太子，給孤長者，仙授故舊，摶師之子，無枝鹿子母等，各與無量百千有情，皆生希見，亦隨駕後，往舍利處。由其宿世善根發故，使令往彼。是時舍利便即隱沒。而諸人眾聞舍利隱，情生憂惱，互相語曰，我等空來，而無所獲。時有鄔波索迦，往迦攝波如來有舍利處，右遶恭敬，心作是念，我今繞禮，必獲福利。世尊知彼心常福利，有清淨心，即說頌曰

假令百千贍部金　積聚奉持施一切
不如有人一淨心　慇勤右遶於佛塔

是時復有一鄔波索迦，持泥置於舍利隱處。世尊為彼，亦說伽他曰

假令百千贍部金　恒以奉持施一切
不如有人一淨心　持泥嚴飾於佛塔

是時有百千人眾，聞此施泥福利，咸持泥置，或有將諸微妙花香，而散其中。佛亦為說頌曰

假令百千贍部金　恒以奉持施一切
不如有人一淨心　香花供養於佛塔

時有諸人，持諸花鬘燈明，幢幡傘蓋，供養是處，以清淨心，而來奉施。佛知心已，各為說頌。世尊又說伽他曰

我今所說施福田　如來功德無邊量
正覺猶如大海劫　無上尊首最為勝

時諸人眾咸作是念，佛所說福緣已滅，佛緣現在者，若興供養，有何福利。佛知念已，即說頌曰

若有能供養　現能已成佛
其心若能等　福利無有殊
佛是不思議　妙法亦難思
清淨者亦然　果報同為一
名相亦難思　無不轉法輪
正覺功德岸　無能到其際

是時世尊，為諸人眾，說如是法。彼聞法已，無量百千有情，獲大勝利。或有發聲聞菩提心者，或有發獨覺菩提心者，或有發無上正等覺心者。或有得煖頂，或得初忍，或證預流果者，或有得一來不還果者，或有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者，餘眾多人，歸佛法僧，信敬三寶，種諸善根。時有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即於其處，設大施會，名此方地，為施水處。

爾時世尊，遊行憍薩羅國，行至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給孤長者，聞佛至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雙膝著地，白佛言，大德世尊，與苾芻僧伽，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知佛受已，廣如餘說。乃至明日，令使白佛，飯食已辦，唯願知時。長者復命守門人曰，佛與僧伽比至食了，勿令外道入我宅中。時守門人聞教依奉。于時世尊與諸僧伽著衣持鉢，詣長者家。廣如餘說。乃至大眾，悉使飽足。淨漱畢已，取小卑座，為聽法故，對佛前坐。是時具壽大迦攝波，在一阿練若處，鬚髮稍長，著破納衣詣逝多林，見寺無僧，問

守寺者。上首世尊苾芻僧伽。今在何去。彼便答言。給孤長者請就宅食。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就彼而食。於佛上首。苾芻僧伽。便申致敬。作是念已。速時詣彼。其守門人告言。聖者。勿入於中。大迦攝波曰。以何事故。守門人曰。長者有敎。佛與僧伽。比至食了。勿令外道。入於宅中。於後亦供諸餘外道。時迦攝波作念。我今獲諸勝妙上利。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而不知我是沙門釋迦之子。我今宜往哀愍拔濟貧窮孤陋。作是念已。出遊芳園。復作是念。我今愍哀是何等類。令獲勝利。時有癩病乞兒。骨節分離。瘡膿流潰。乞求濟活。大迦攝波便詣彼所。從彼告乞。時彼癩女乞得米泔。癩女遙見大迦攝波。形容挺特。善自調伏。具諸威儀。而作是念。由我未曾施如是者。生此貧苦癩病纏身。若見聖者哀愍於我。我以米泔。當爲奉施。時迦攝波觀知彼念。即便近前。舒鉢令視。告言。姊妹能施米泔。可置鉢中。女便瀉泔。纔落鉢內。女欲指摘指便墮鉢。女作是念。而彼聖者護我心故。而見受泔。豈應自食。時迦攝波知彼念已。便對其前於牆下坐。而食其泔。彼作是念。今此聖者護我心故。雖食我泔。必應更求餘好飲食。時迦攝波觀知彼念。告癩女言。姊妹。汝今應當發歡喜心。我從今日。至明食時。以汝米泔。度一日一夜。彼甚歡悅。竊作是念。我於今日。獲勝妙利。大迦攝波受我鄙施。時此女人。迦攝波處。心生清淨。因此命終。生覩史多天。時天帝釋見此女人。以清淨心。而施米泔。因即命過。而不見知生在何趣。觀於地獄。而亦不見。餓鬼人中。護世四天。三十三天。亦復不見。天眼下觀。尚不能知。時天帝釋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以頌請曰

巡行告乞士　迦攝波大仁
施彼米泔女　今得生何趣

佛以頌答

天名都史多　諸欲隨念有
其施米泔女　今生於彼中

時天帝釋。作如是念。而彼諸人。不知修福。而行惠施。作諸利事。我今既知修福獲利。何不惠施。修諸福業。聖者迦攝波。心懷哀愍貧窮孤陋。病苦疾者。我今應爲而施一食。作是念已即便化身。詣貧窮處。羸弱孤單。隨作草菴。如亂巢穴。變自形儀。作醜陋織師。頭髮蓬亂。著麁麻衣。手皴脚劈。而爲織作。舍支夫人。身爲織妻。以撚其縷。取天妙食。預置一邊。時迦攝波。爲欲哀愍諸窮厄者。巡行告乞。次第而至。見已情甚愍此貧弊。佇立門首。持鉢從乞。時彼化天。以天妙食。滿置鉢中。然迦攝波作念。觀斯活計。非常困頓。天妙飲食。從何而得。必有餘事。生此疑已。常法如是。阿羅漢若不預觀。不知前事。即便觀察。見斯天帝。告曰。憍尸迦。仁今何故於苦厄人。而爲留難。於長夜中。世尊說仁無疑惑箭。及餘戲笑。拔出根栽。如佛世尊應正等覺。帝釋白言。聖者大迦攝波。我今何爲留難苦者。而此諸人。不見自福不行惠施。修諸善福。我今自見。何不惠施。廣修諸福世尊豈不說是語耶

福應常修造　無福遭苦厄
若有修福者　現受當安樂

大迦攝波從此之後。先觀方乞。時天帝釋。於虛空中。持諸天食。來置鉢中。大迦攝波翻側其鉢。食便落地。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斯事故。苾芻應持鉢蓋。時諸人衆。咸聞癩女施迦攝波臭惡米泔。命終得生覩史多天。勝光大王亦聞斯事。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便爲王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從坐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苾芻僧伽。爲聖者迦攝波故。於七日內。受我微供。佛便默受。王知佛受。頂禮佛足。奉辭而去。於斯夜中。勅諸供膳。嚴備種種精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床座。置清淨水。齒木及屑。令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廣如餘說。乃至坐定。王自行食。時有乞兒。來在其中。對尊宿坐。情生淨信。深起恭敬。作如是念。王由往昔修諸福業。今處尊貴。復能惠施。供養三寶王復自手遍行飲食。佛與僧伽。悉令飽滿。即行淨水。齒木及屑。洗漱畢已。王聽法故。取小卑座。對面而坐。佛告大王。我爲王故。說施伽他。而當爲彼獲大福者。王作是念。世尊今時受我供養。何得有人。而獲多福。念已白佛。唯願世尊。爲獲多修福業之者。而說施願。于時世尊。爲彼乞兒。而說呪願。世尊如是於五六日時。爲乞兒說施願頌。王便懷憂。手拓頰住。作如是念。世尊食我供養。稱乞兒名。而說施願。諸臣見王

愁憂拓頬。白言。大王。何故如是愁憂思慮。王曰。我何不憂。世尊受我微妙供養。稱乞兒名。而說施願。時有老臣。前白王言。願王安住。臣嘗明日致請世尊。而稱王名說呪願。是時老臣。宜告供膳。明日宜應倍加營造種種飲食。行食之時。一分在鉢。一分墮地。供膳之人。奉敎營造。世尊上首。苾芻僧伽。衆坐定已。卽行飲食。遂使一分。墮其鉢中。一分落地。時彼乞兒見食在地。疾走欲捻。行食之者。遙唱不令。乞兒告曰。王財極甚。飲食無窮。似我苦難者。何不令取。在地壞爛。是時乞兒心生散亂。遂不敬崇發清淨意。佛與僧伽。飲食畢已。王對佛坐。念曰。世尊。今時爲我說施 爲餘人乎。佛卽爲王。而說施願曰

嚴備象馬車步乘　於此國城自在食
王今不見緣何得　因施無鹽米齊力

是時具壽阿難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於數度受勝光王供養。我未曾聞說如是施頌

佛告阿難陀。汝今樂聞勝光憍薩羅王。昔施乾燥米齊業緣不。阿難陀白言。世尊。今正是時。白言。善逝。今正說時。苾芻僧伽。聞佛說此勝光大王宿昔。施齊因果業緣。必能受持

佛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有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卽有娠。月滿生子。廣如餘說。子旣長成。夫告妻曰。賢首。子今成人。能爲經紀。有債償他有衣食喫用。我今將本。餘方興易。妻曰。聖子。應須如是。斯爲善事。便卽遊方。至前命過。家有少本。悉皆傾盡。夫去之後。妻復生子。有隣長者。告其母曰。爾子與我作。當濟衣食。母便授與。長者卽使於田種處。與其食分。後於異時。節日將至。母作是念。今此長者。明旦家中。設施沙門婆羅門。供待賓客。必無有人。我今可往從彼索食。而盜與子。使不飢餓。念已。卽往向長者妻。具陳其事。長者妻聞。便生瞋恚。告曰。我未供養沙門婆羅門。諸尊貴客。作人何得先與其食。今日且住。明旦倍與。母復作念。我子今日。必受飢餓。家有無鹽淡齊一團。可將與子。持至子所。說如上事。又復語子。畏汝飢餓。故從家中。將此無鹽淡齊。子言。阿母。置此歸家。常法如是。世間無佛。當有獨覺。饒益哀愍諸困厄者。世間唯有而此福田。樂住空閑。是時有一獨覺。來至於此。彼遙見已。身心寂靜。威儀調伏便作是念。由我往昔不能供養如是福田。於此生中。受斯苦厄。若見受我無鹽淡齊。敢爲奉施。於時獨覺觀知貧兒心之所念。舒鉢向前。告言。賢首。意欲施者。可置鉢中。彼便恭敬。以珍重心。置齊鉢內。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往時貧兒者。豈異人乎。今勝光王是。緣於往昔。來施獨覺無鹽米齊。因斯業報。六遍常爲三十三天主。六遍於此室羅伐城。爲灌頂王。餘殘業報。今於此處。亦爲灌頂王。其報今盡。是故我今而說其頌

嚴備象馬車步乘　能於國城自在食
王今不見緣何有　因施無鹽米齊力

時國人民。悉聞斯事。王聞佛語。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卽爲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王聞法已。從坐而起。合掌恭敬。雙膝著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哀愍我故。與苾芻僧伽。於三月日。受我衣食湯藥臥具。佛便默然。受王所請。王於月。每日營辦百種微妙甘美香饌。一一苾芻。價直百千衣服。復持一俱胝諸香油瓶。欲於夜中。爲然燈會。由施食故。此表珍重。遂於國中起喧鬧。時有一女。貧苦憔悴。以乞濟活。聞此喧聲。問諸人曰何故喧聲。報貧女曰。勝光大王。於三月日。佛爲上首。與苾芻僧伽。供養衣食湯藥臥具。施一一苾芻。價直百千衣服。於今夜中。爲然燈會。表心珍重。所以有此喧聲。時彼乞女聞斯事已。作如是念。此勝光王。修福無厭。我何能爲。宜可隨處。求乞一燈。供養世尊。作是念已。捧持乞器。隨處乞油。然燈送置佛經行所。曲躬合掌。而發誓願。我念以此所有善根。如釋迦佛。百歲之時。成無上覺。如舍利弗。大目連。侍立左右前後。善賢相應。阿難陀苾芻。而爲侍者。父名淨飯。母號摩耶。城名劫比羅賢子羅怙羅。我當來有如是弟子父母國城子息。如釋迦世尊入般涅槃。分分身界。碎爲舍利。當同此世尊。而般涅槃。分身舍利。是時諸燈。悉皆滅盡。而此女燈。皎然明朗。常住如是。佛不止住。侍者不息。具壽阿難陀作如是念。佛燈明中。而眠臥者。無有是處。我今宜可止此燈明。卽以手擿。而不能止又以衣扇。復不能滅。持扇扇之。亦不得滅。爾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何所爲。白言。世尊。我念世尊於燈明中。而不眠臥。意欲滅止。以

手衣扇擿撥吹之。竟不能滅。佛言。阿難陀。勿自疲勞。縱令無礙大風。來吹此燈。尚不能滅。況汝以手衣扇。能令吹滅。然此燈者。而彼女人。發弘大行。以無限意。方然此燈。阿難。然彼女人。當來百歲之時。必成正覺。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無上正等。十號具足。前後相應賢善弟子。亦名舍利弗大目連。侍者名阿難陀。父名淨飯。母名大摩耶。城名劫比羅。子名羅怙羅。般涅盤後。分諸舍利。是時四方遠近人衆。咸聞斯事。以然一燈。供養世尊。蒙佛授記。當來成佛。婆羅門長者居士聞已。咸言而此貧女。當來圓具一切諸德。皆以衣財飲食。競興供養。勝光王聞生無比想。卽備香油一千大瓶。以四種寶。而作燈盞。佛經行處。然燈布置。又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爲聖者大迦葉波。奉請世尊及苾芻僧伽。七日供養。蒙佛說我往昔奉施無鹽米膏因果業緣。由斯事故。我復奉請世尊。并與僧伽。於三月日供養。一一苾芻。皆施價直百千衣服。一俱胝油瓶。而作燈會。不蒙世尊授我當來成於無上正等覺記。願見世尊記我成佛。當來應有得爲導首。佛言大王。無上等正覺。甚深難測。甚深難照。難解難悟。而不能趣。微妙難知。智者所覺。非愚夫了。非是易獲。以一施得。不以百施千施百千施。而能得之。大王。然若樂求無上等正覺。應須種種行檀惠施。修諸福利。親近善知識。謙下恭敬。頗有得成導首之期。爾時大王聞佛此語。涕淚悲泣。以衣拭目。合掌白佛言。大德世尊。往求無上等正覺時。施何等物。修何福業。佛告大王。且致餘劫。此賢劫中。爲求無上等正覺故。所施之物修諸福業。我今略說。王今諦聽。極善作意。佛告大王。乃往古昔。人壽無量歲時。有王名曰長淨。頂生肉疱。極爲柔軟。猶如綿絮。疱熟自破。而生一子。顏容端正。甚可愛樂。不白不黑。如眞金色。頭如傘蓋。手臂纖長。額廣平正。眉連如月。鼻高且直。具三十二丈夫相。生已入宮。宮中婇女。有八萬四千。遙見王子。乳皆流出。各各咸願。我養王子。卽以爲名。號曰樂養。由頂上生。復名頂生。如中阿笈摩王法相應品中廣說。頂生王子。與諸童子。遊戲時間。經六天帝釋報盡命過。後爲太子。復經六箇天帝命過。登政王位。復經六帝釋命過。於贍部洲。以法他世。內宮雨天衣服。外雨金寶。爾時廣嚴城側。有五仙人。名曰醜面。所居之處。諸鳥亂鳴。仙人不忍。遂呪誓之。使其諸鳥。翅羽皆落。時曼陀多王聞念曰。此無悲心。何容住此。便卽驅遣。令出其界。仙作是念。王王四天。我何處居。便卽詣於妙高山所。山下層住。時王後至西拘陀尼住。經六天帝命過。東弗婆提。北俱盧洲。亦復如是。於此自爲治化。於七重金山。各亦過六天帝釋命過。于時昇上須彌山頂。其仙呪禁王軍。皆不能動。時有藥叉。名曰空居。常前而行。仙見是事爲說伽陀

淨仙請息瞋恚心　無有一切得成就
此是曼陀多大王　不同廣嚴諸鳥類

時王問曰。誰禁軍衆。答曰。是大仙禁止。王復問曰。此仙愛樂何物。答曰。愛人髮髻。時王卽呪說言。願彼仙人。無頭髮髻。爲我侍從。作此願已。其仙髮髻自落。手持弓杖先走。王之女寶白言大王此是仙人。莫爲過患。願王放之。王聞此語。卽放彼仙。是時仙人。心生大恨。卽持戒行。不久得五神通。時難陀鄔波難陀龍王。見彼大王。及諸軍衆。意作是念。此是阿修羅。卽集四兵衆來見是曼陀多王。兵衆皆悉誤散。其四大藥叉。見此亦皆退走。並詣四天王所。白言大王。今有四事大軍來至。我答皆被打退。告曰。此是曼陀多王。有大福德。欲來帝釋宮所。我等非可共敵。汝等共我。將諸香花。種種供具。於前迎之。見已存問。卽共往帝釋天宮。帝釋若見。卽捨半座。分座而坐。于時阿修羅衆。有四兵衆。同往帝釋宮所。藥叉又來。告彼帝釋。其阿修羅將四兵衆。從地而出。已破五處。可須備辦。唯願天主知之。當可預備。于時帝釋卽欲往敵。其曼陀多王告帝釋曰。汝今且住。我往對敵。答曰。如是。時王卽領十八萬衆精力壯士。騰空而去。各相謂言。發大聲響。我等大威力士。其阿修羅見彼空中。有十八萬力士。作如此聲。皆悉閉耳散走。時頂生王。復作是念。我應住此贍部洲人。熾盛豐樂。及以三洲。皆悉屬我。今須取帝釋之位。作人天主。作此念已。卽失神通。墮贍部洲。染大疾患。王卽說伽他曰

有億多財者　貪欲而無足
少樂而苦多　智人能遠離
設受天堂樂　意悅亦未足

欲知悅樂盡　唯佛聲聞衆
譬如金山聚　亦如雪山王
一人猶未足　智者如是解
緣見此苦根　諸欲不可樂
人箭是落根　當共學律敎

時王說是頌已。作大捨施。復以伽他。而說頌曰

我知短壽身　來世必招苦
今須作功德　以招來世樂
若樂修福者　捨施隨力分
樂修福業人　今世後世樂

爾時佛告大王。於汝意云何。時彼曇陀多王者。卽我身是。我於爾時。如是利益有情。尙不能獲無上正覺。況復少施。而獲無上覺者。爲有緣此因生死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三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尾施縛多羅緣

世尊復告大王。汝當諦聽。乃往古昔。我爲求無上正覺。利益有情。乃有轉輪聖王。名大喜見。七寶具足。獲四神通。於長阿笈摩六十三品中。已廣分別說。時喜見王倍樂正法。飯食供養五百獨覺。奉飲食已。人各別施上氎一張。說伽他曰

已證廣大心　仁者莫放逸
施與持戒人　施必得增益
此施人明達　信心得解脫
以證無罪心　當生得快樂

爾時佛告大王。勿作異念。爾時轉輪王有七寶具足。獲四神通。卽我身是。我於彼時。作是捨施。雖不獲得無上正等正覺爲此因緣。積集善根。是故而今得成正覺。佛復告大王。我爲求無上正覺。作捨施功德。汝當諦聽。如往昔有一婆羅門。名曰時至。是大豪姓。每行施法。施諸婆羅門。用八十四萬大象。莊嚴金具。皆以淸淨。金幢覆蓋。金網垂下。悉以金莊。此象施與婆羅門等。於毘羅摩經中說。如中阿笈摩經。作此功德。說伽他曰

施已願彼樂　我施住無畏
以施供世間　天及諸人等
若求一切樂　捨施住無畏
能求當解脫　大富爲人主

佛告大王。往時時至豪姓婆羅門。施八十四萬金莊嚴象者。卽我身是。我於爾時。爲捨施故。未卽證無上正覺。猶彼因緣。有正信緣。是故而今功德圓滿。乃得無上正等正覺。復次大王。我爲求無上正等正覺。能行捨施。作福利時。大王諦聽。乃往古昔。有轉輪王。名曰吉勝。統領四洲。具足七寶。有三神通。爲無子息。因求子故。思念作千方便。時有一人來白王言。有藥名爲多子。宮人食者。當卽有子。彼王聞有多子藥名。卽求訪覓。後時王得此藥。善細磨之。令入宮人飮已。便卽妊娠。其王妃不知斯事。月滿生子。形貌端嚴。面如師子。有那羅延神力。集諸眷屬。作生日會。爲立名字。號曰茅草。是時王子面前。自然而有妙螺及輪。王子若吹聲此螺。外軍聞者。皆悉退走。或有聞者。耳卽便聾。若聞轉輪聲者。人皆走藏。或投屋穴。降得外境。諸王伏已。來見父王。白言。大王。所有外境諸王。我皆降已。父王聞已。甚大歡喜。卽於此國。爲太子娶妃。占星卜吉。集諸眷屬。爲成婚禮。彼之王女見其太子形貌可畏。怕懼却走。是時太子卽手持螺幷輪及刀。隨後尋趁。在路乃見王家所有象馬。被師子食。時守象馬人等。俱來告太子曰。今象馬等。被師子食噉。願見救之。我等自有私象馬等。六分之中。與太子一分。于時太子卽吹螺發聲。所有師子虎狼皆悉迸走。是時太子告諸人曰。我所合得六分之一者。留待我迴。告已。趁彼王女。其太子親眷。將其兵士。隨後復趁太子。告言。却迴。若決欲去。領取兵衆。往彼妃家。太子告曰。我今獨去。不用兵衆。說已兵迴。太子獨進。後時到彼妃國。妃父見已。告太子言。將此女去。得女卽迴。至彼調象所。報調象人曰。與我六分之一。其調象人答曰。象被風吹將去。時太子說伽他曰

盛少狂醉象　其象被風將
況復牛羊等　心思須自知

爾時太子。于時洗浴。身塗香藥。取鏡自照觀面。乃見顏貌可畏。乃作是念。我面如此。諸人見我。我今何用此身。當須自害。卽入叢林。欲

自害身。時天帝釋觀見太子。是賢劫中菩薩。若自害之。必受大苦。我若變令端政。即不自死。于時天帝與太子螺髻中寶珠。戴已。太子如天。形貌端嚴。獲具七寶。後時父亡。太子紹位。領四天下。如法住持。七寶具足。有大威力。轉輪聖王。六十萬城。皆立義堂。俗依法祭祠。專修布施。經於多年。經多百千歲。施一切婆羅門已。而說伽他曰

若多有受用　諸天及以人
發意不能施　多財而不捨
迷人慳執住　佛生須急施
持杖非是勇　能施心爲猛

佛告大王。我於爾時。名茅草轉輪王。置六十萬義堂。行祭施法。廣修功德。大王。莫作異見。彼是我身。當於爾時。名茅草轉輪王。如是六十萬城。悉皆依俗。造祭祠堂。施於一切。遍修福業。佛告大王。我爲捨施緣分。乃成無上正等正覺。大王。莫作異念。我修此福。當證無上正覺。爲因緣故。爲信根故。積集善根。復次大王。我復爲求無上正覺故。行施修福。大王諦聽。乃往古昔。有王名曰三螺摩騰迦。有諸眷屬。百千圍遶。其王心行慈悲。利樂有情。其國飢儉。王發實語誓願。天即降雨。是以其國。常當豐熟。其王於後。捨位出家。隨逐仙人。獲五神通。於此時中。波羅痆斯有王。名爲梵德。正住其位。人民熾盛。豐樂安穩。相師占之。於後十二年中。天不降雨。其王擊鼓宣令。告諸人民。若能辦得十二年糧者。可住此國。若無能者。任向諸處。國內諸人共相議論。今既飢儉。可作何計。欲向何處。其中有人言。我聞摩騰迦國境有仙人。說實言誓。天即降雨。每常豐熟。糧食充足。時諸人等。爲少食故。皆悉投於摩騰迦國。爲父王出家。太子住位。所有人民投國來者。十二年中。資給食糧。悉皆充足。梵德王問群臣曰。我國內人。今何所在。大臣答曰。如上廣說。在摩騰迦仙人國中。其王復告諸臣。今時飢儉。如末劫年。我等作何方計。得免斯苦。諸臣答曰。摩騰迦天。今以出家。證共仙道。宜可迎請。共梵德王。即詣摩騰迦仙人所。啓請白言。我之國內。極大飢儉。猶如末劫。唯願大仙降至我國。發實言誓。時仙受請。即往梵德王國。發實言曰

我生在於旃陀羅　亦無惡心損害意
三螺所說普應知　諸天及人皆悉見
如是我今眞實語　熏修慈心已久行
普爲法界諸衆生　願龍降雨濟飢人
從生已來所修善　久習慈心憐愍故
以此無量眞實語　龍當降雨救衆生

爾時仙人。發此願已。應時婆羅痆斯。天降大雨。飢儉既息。變成豐稔。城中諸人。先在摩騰迦國者。皆悉歸還。並存舊業。佛告大王。往時三螺摩騰迦王者。即我身是。我於往昔。心行慈愍。利益有情。若發實語。天即降雨。能除飢儉。常得豐熟。大王。我昔非唯以捨施故。證無上菩提。而更修無量福德因緣故。積集善根。起正信故。得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大王。我爲求無上菩提故。修行布施作諸福業。大王諦聽。乃往古昔。彌地羅國。有轉輪王名爲大天。我於中阿笈摩。已廣說訖。其王自見己身有大受用。作諸祭祠之法。而說伽他曰

若心求大富　天上及人間
隨力應行施　爲畏貧窮故
施者人所奉　後必受天供
人非人歸依　如雨能成實

佛告大王。勿作異念。彼時大天轉輪王者。決向善道。常修梵行。八萬四千生中。常得轉輪王位。大王。莫作異念。爾時轉輪王者。即我身是。復次大王。我豈唯以此施。證無上覺。而更修無量福業因緣。積集善根故。起正信故。得證無上正等正覺

佛告大王。我昔爲求無上菩提故。修行布施。作諸福業。大王諦聽。乃往古昔。於彌地羅城。有轉輪王。名泥彌多。我亦先於阿笈摩經中廣說。其王自見己身有大受用。作俗間祭祀之法。布施一切。而說頌曰

若見作善法　隨他還作善
懈怠不作者　是卑下丈夫

爾時帝釋天主。告泥彌多王曰。汝可來至我宮。受我五欲天樂。歡娛遊戲。隨意受樂。時王即以伽他答曰

如借他器物　依限終須送
天樂亦如是　猶如暫借物
我歸彌地羅　多造諸福業
當來彼宮內　承福生天上

爾時彌地羅歸本城已。修行布施。作諸福業。而說頌曰

善仁讚行施　隨時而行捨
刹利梵蘚舍　旃荼戍達陀
飢儉時行捨　行者令充足
當離惡趣中　必得生天上
智者知此德　施者能爲捨
由施得解脫　富貴而生天

佛告大王。勿作異念。往時泥彌轉輪王。往三十三天。帝釋請分座而坐。受五欲樂。猶於彌地羅城門所置祭堂。依法祭祀。行施修諸福業者。卽我身是

佛告大王。非唯緣此行施福業。而證正覺。大王。勿作異見。而因行施故。起正信故。積聚善根故。今得正覺

佛言。大王。我爲求無上菩提故。而行捨施。修諸福業。王今諦聽。乃往古昔。有王名曰阿難陀。王有五子。其最小子。號爲鏡面。後時大王。身染病患。醫人處方。用根莖葉枝果種種藥療。竟治不差。惟加困篤。臨命終時。速喚群臣。我今臨命。須立別王。臣等問曰。欲建立誰。告曰。有福德者。有天分者。置寶鞋履。宮人受語者。見六藏者。見內藏。外藏。內外藏。樹間。山間。水間藏者。可建立爲王。說已命終。諸臣試練。何子堪爲。唯有最小鏡面王子。堪紹王位。而有天分。旣登寶位。幷與寶履。令入宮中。諸宮人見。皆悉恭敬。見六庫藏。如前所說。乃至樹間藏者。王住樹下。下有庫藏。若在山間。及王園苑。亦復如是。水中藏者。王若遊戲地水之中。卽時有藏。群臣旣見鏡面王子。有是果報。尊重貴勝。卽立王位。旣紹位已。以法治國。國內飢儉。十二年中。俗法祭祀。施一切人。所求皆與。知自快樂。而說頌曰

以法聚財者　智人不積聚
施者名持戒　施與受施人
沙門婆羅門　貧乏令充足
捨此身已後　必得生天上
聽達如是解　正信解脫念
於施行勇猛　無悋常行施

佛告大王。勿作異念。爾時王者。卽我身是。我於爾時名鏡面王。十二年中。爲飢儉故。普於一切有情。而行惠施。所須受用。俗法祭祀。皆悉能施。卽我身是。非但行施福業。證無上菩提。大王。勿作此見。鏡面因行施故。起正信故。積聚善根故。今得菩提

復次大王。我爲求無上菩提故。而行布施。造作福業。發精進波羅蜜。大王諦聽。乃往古昔。於般遮羅國。有二王。一在北界。一在南界。其北界王名曰財。城名龍閣。其王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穩。無諸詐僞。賊盜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其王以法治國。城側有一大池。鳥鉢羅花等。彌覆其上。復有種種衆鳥。池中有一龍子。名曰妙生。時往興雲。以降甘雨。令田豐熟。多足糧貯。皆行布施。其南界王。性行險惡兇麁。非法治國。常以枷禁打棒百姓。天不降雨。人並驚忙。捨投北界龍閣城中。以求活命。其南界王因出城遊獵。乃見村舍空閑。神廟破壞。問群臣曰。村中人物。今並何之。諸臣答曰。比爲飢儉。人皆飢急。投北界王。大王施我無畏。卽具說因緣。王言。恣汝無畏。臣等答言。北界有王。名曰財。以法持國。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穩豐樂。無諸詐僞。賊盜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常好布施於諸沙門婆羅門。飲食資具。受用豐足。大王性行麁惡。枷禁打棒。百姓惶怖。走投北界龍閣城中。王曰。作何方計。令彼却來。聚落居住。群臣答曰。若大王如彼財王。行於慈愍。饒益衆生。不久諸人皆悉奔此城邑聚落。臣復白王。彼城更有好妙勝事。城側有池。池中蓮花。彌覆其上。有好諸鳥。復有龍子。名曰妙生。依時降雨。令得豐熟。爲斯彼國。人民快樂。其王復告群臣曰。作何方計。令彼龍子。來此居止。臣曰。若有持呪之人。卽可來至。時王卽命群臣。擊鼓宣令。若有能持明呪。令北界龍閣城中妙生龍子。來於我處者。賞金一籠。復大供給。于時有一呪師。名曰呪蛇。來詣臣所。白言。若定與我此金籠者。我能呪喚妙生龍子。來於此處。時群臣等卽與金籠。呪師曰。待我呪龍至此。然後受之。是時呪師卽往龍閣城中。於池四面。觀察池內。知龍住處。却來告諸臣曰。我於第七日。龍子必來。汝等可作祭祀之法。是時龍子知彼呪蛇呪師來此。至第七日。將詣彼國。作何計免其離父母親里眷屬。欲投何處。得免斯事。去池不遠。有二獵師居住。一名婆囉迦。二名頗囉迦。以求活計。池邊居止。網捕水陸。其婆囉迦不久身死。龍子作念。頗囉迦獵師。今見命存。我須投彼

爾時龍子變爲人形。詣獵師所。告曰。汝知此城。由誰而得如是人民熾盛。豐樂安穩。無諸詐僞。盜賊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獵師答曰。我知此事。皆由大王心行慈愍。饒益一切。養活百姓。龍子告曰。如汝所言。要然由王。更緣別事。答曰。更有。爲此池中。有一龍子。依時降雨。緣此人民熾盛。歡樂豐熟。多饒飲食。龍子告曰。若彼龍子。被人將去。離父母眷屬。汝見彼人。能作何事。答曰。我能告之。龍子告曰。汝識妙生龍子不。答曰。我比不識。報言。我是妙生龍子。今爲南方般遮羅國師。名曰呪蛇。欲來取我將去。今作祭祀結界之法。却後七日。來此之時。釘竭地羅木橛。種種色線。繞池四邊。作法必將我去。汝可且於一處藏隱。遙見作此攪水之時。卽須射箭呪師要處。速來彼令攝呪。不然所令頭落。必須先遣解呪。然後殺之。不爾我常被呪縛。至死不脫。時獵師告龍子曰。若獨令汝利益。猶故作之。況令王城人衆。皆得利益。我何不作。願無憂慮。是時龍子卽將獵師。視其藏隱僻處。獵師至第七日。彼彼藏處。其呪蛇師。卽來作壇。祭祀結界。一依呪印法。四面釘橛。種種色線繞之。卽以箭射。速來前進攪池水。爾時獵師拔刀告曰。我國之內。妙生龍子。汝欲將去。若不速解呪法。刀斫汝頭。令墮於地。時呪蛇師於此苦痛。恐懼畏死。卽解攝呪。解已。獵師斷彼命根。龍子得脫。出池抱彼獵師。白言。仁者。是我父母。爲來相救。我今免離父母眷屬之苦。仁可相隨。向我宮中。卽共相逐。入龍子宮。施設種種妙好飲食。與上寶珠。復告父母。此是親支。所投寄者。因此之人。今免愛別離苦。是時龍子父母。卽令獵師乞願。賜與無量珍寶。獵師得已。卽出池中。去池不遠。有一仙人居止。林果茂盛。有雜衆鳥。出和雅音。然此仙人樂行慈愍。利益有情。斯之獵師。每日三時。詣彼仙所。復於一時。具說龍子之事。時仙告曰。汝何用珍寶。求乞小願。然其龍宮。龍有不空羂索。何爲不取。汝可往彼。求取此索。獵師聞已。心生貪愛。卽往龍宮。乃見此索。便作是念。我所求者。今此索是。入龍宮中。又見妙生龍子。更共諸龍。相隨而行。龍見獵師。心大歡喜。惠賜珍寶。獵師答曰。我寶自足。須此羂索。龍曰。此索無用。我等。爲懼金翅鳥故。防援自身。須齋此索。獵師答曰。汝久遠時。時往一須。我之所用用日是常。若知恩德。當與此索。龍子便作是念。此人多乖恩德於我。我今諮啓父母。可當與索。龍子啓父母已。卽與其索。其獵師得索。心大歡悅。如得大地之物。出池歸家。其城大王。共妃戲遊。久不懷妊。旣無男女。以手拓頰。諦自思惟。我有無量財寶庫藏我今無子。斷息種族。諸人如知無子。建立別王。作思惟時。王諸眷屬。及沙門婆羅門等。皆怪大王生此愁惱。白言。思惟何事。王具廣說。又白王言。須求天神。當卽有子。其王爲求子故。卽求林神園神。四衢道神。受祭祀神。隨生神。諸天善神等。願當有子。佛言。若由此事。而求得者。人人並有千子。要由三事和合。方有其子。何者爲三。一父二母。三貪愛現前。乃當有子。其王至求子故。時有賢劫菩薩。遂於國大夫人腹內受胎。智慧女人有五種智。云何爲五。一知丈夫有欲心等。如上廣說。旣知得胎。歡喜白王。我今懷妊在左腋邊必知是男。大王聞已。甚大歡喜。夫人作念十月滿已。當誕子。彼能建立宗族。我捨壽後。爲我隨分行施。修諸福業。供養乞者。生在之時。能隨我後。妃欲產時。散放遊行。寒供煖具。熱給涼資。衣服所須。問醫方食。六味和可。衆寶瓔珞。以莊嚴身。猶如天女。亦如諸天遊歡喜園。常以床座轝輿將行。香美之處。聞樂悅聲。至妃月滿。便誕一子。形貌端嚴。人所樂見。人相具足。是時諸天擊鼓娛樂。父王聞已。甚大驚愕。諸宮白王。爲王有子。天擊鼓聲。王卽出勅。令城邑清淨掃灑。燒諸妙香。懸幡蓋。令施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苦。又施放大赦。作諸歡樂。復爲太子。作生日福。始從一七日。乃至三七。置立名號。群臣共議。欲立何名。衆人議曰。王旣名財。王子今可立號善財。給八乳母。如上廣說。是時太子。日漸長大。如蓮在水。不久長成。卽令入學。學諸文字。弓射。王法。算計。識別珍寶人象馬等。工巧術法。種種技藝。六十四能。解縛能讀。聰明了達。父王爲置三時宮殿。謂春夏冬。三種園苑。各依三際。善財獨在宮中閣上。吹笛作樂遊戲。是時頗羅迦獵師。因獵禽獸至一山上。見彼山下。有仙人居住。花果茂盛。有好雜鳥。并有大池。衆妙蓮花。以覆池上。然彼諸鳥池

中遊戲。獵師遊行。至其仙所。見彼仙人。髮爪並長。身被樹皮。由其苦行。身體乾枯。在一樹下草室之內。獵師見已。合掌禮足。啓白大仙。在此苦行。經幾許時。仙人曰。我經四十年來。於此苦行。獵師問曰。爾許時中。見希有事不。于時仙人徐徐軟語。答言。賢首。汝見此池不。答曰。我見。大師答曰。此池名梵隋。衆妙蓮花。彌覆其上。有諸雜鳥。居止其中。此池清冷。水如乳味。以花和之。每月十五日。有緊那羅王女名悅意。與五百眷屬圍遶。將諸香花。來此池沐浴。當浴之時。作諸妓樂。池中諸鳥。聞此美音皆悉止息。我聞之時。情甚悅豫。乃至七日。心大歡樂。賢首。我惟見是希異之事。爾時獵師便自思惟。我於龍子邊。得此不空羂索。我因此索。繫取悅意。作是念已。至十五日。隱在樹間。手持龍索。其緊那羅女來。欲入池洗浴。獵師卽擲索。繫彼緊那羅女。以繫縛之。其女見身被縛。忙懼作聲大叫。餘同類女。東西奔走去。悅意女方便欲走。獵師見彼端正。卽手執之。女曰。汝莫捉我。不堪爲夫。我堪與王爲婦。獵師告曰。若不急捉。恐汝當走。其女答曰。我今不走。仁若不信。取我髻中之寶。我因此寶隨意騰空。獵師告曰。如何得知髻寶。答曰。若寶在人邊。我隨人後。獵師手持其寶。索繫而進。于時善財童子。因獵而行。獵師遇見善財童子。面貌端嚴。人所喜見。其女端正。太子若見。必當脫將。作是念已。我寧自奉。其獵師往詣童子所。禮足白言。此之女寶。奉上太子。願見納之

爾時善財見彼少女。形貌端嚴。人所樂見。觀察其相。有十八種女相莊嚴。具如餘說。善財見已欲力所逼。心生愛著。如蛾赴火。色境如火。亦如水浪。不可止定。亦如生牛後。亦如金翅鳥。駛不可制。如風飄物。無可能迴。如猴得樹。迷亂難止。無始已來。貪欲習性。煩惱境習。欲味樂故。欲之諸境。極穢心故。妄想念故。以此爲弓。所思作處。以心爲箭。說伽他曰

善財見彼面如月　亦如雲霧中電光
心亂猶如象被射　受取悅意速歸城

爾時善財王子。歸龍閣城。慮賜獵師田宅。卽將悅意。於宮樓閣。共爲遊喜。其女端嚴。恣態無量。衛護善財太子。令其愛樂恆不相離。復於後時。有二婆羅門。從逝多林來至龍閣城中。一於王邊。依止王住。請婆羅門。尊以爲師。多賜資具。一於善財太子所。依止而住。太子亦賜資具。是時婆羅門告太子善財言。若得大王立汝爲王。得王位時。於我如何。時善財告曰。如我父王立彼爲門師。諸婆羅門中尊。我亦如是。立汝爲尊。其大王門師聞已。生大瞋恚便作思念。我今作計。不令太子得位。況彼婆羅門得爲尊者。復於後時。別有一國起逆。發兵往伐。卻被怨害。如是七度。令軍領兵往彼。皆被打退軍迴。臣等白王。賊軍增盛。我國有損。須集勇健之人。時王國師便作是念。今正是時。令太子征伐外境。乃令便死。卽白王言。他軍强盛。無能敵者。大王答言。今我自去。婆羅門言。太子少年盛力。令作大將。往彼共敵。必當剋獲。王命善財。告言。汝爲大將。可往曠野國中。共怨對敵。善財白父王曰。誠如所言。便入宮中。見悅意夫人。忘父王教。父王復勅善財。汝早往彼。與怨抗敵。善財受勅。還入宮中。見悅意已。便忘父王教勅。時王國師還來白王。善財太子。貪欲染著悅意。願大王令諸兵衆。皆來集會。便勅太子。於王前發。時王喚善財。領四兵衆。往彼抗敵。其善財白父王言。暫見悅意卽去。王言。卽發。今非是看悅意時。復白父王。我辭母去。王言。辭去。善財卽往悅意夫人處。取其髻寶。往詣母邊。長跪白母曰。此之髻寶。當好防護。莫與悅意。若大苦惱。逼迫至死。當卽與之。母旣受已。遶母三匝。作諸伎樂。卽往征伐。去城不遠。樹下暫居。時薜室羅末拏天王。領諸無量眷屬。因過其所。遂不能動。心大怪愕。我亦曾經處處遊歷。未曾有此。遂乃遙見善財童子在於樹下。是賢劫菩薩。自受疲勞。往彼鬪敵。我須佐助。可往降怨。不令損害。時薜室羅末拏天王。卽勅第五藥叉。汝可速往曠野城中。爲善財降彼怨讐。亦莫令損。是時藥叉奉王勅已。卽變四軍兵衆。人形高大。如多羅樹。象高如大山。馬大如象。作諸器仗種種變現。吹擊大鼓。令大恐怖。現大威力。至彼怨所。如是示現。其城四面牆壁。被藥叉威力一時俱到。人民皆怪怕懼。問曰。從何處來。天兵答曰。汝等早開門戶。善財卽來。往可迎取。若更遲滯。汝等總死。無有殘餘。城人答曰。我等於王不逆。亦不逆於善財。比被王使逼迫閉

門。衆人開城。以諸香花。作諸音樂。出迎善財。來入城中。押領平定。置立押官。善財歸國。其夜父王夢見鵄鳥取王腸肚。遶城四面。王身入寶室中。其王睡覺。心大怕怖。身毛皆竪。從眠起已。以手拓頰。住於怨思。我定被奪王位。必當至死。明旦卽集婆羅門等。說斯夢意。其王門師。便作是念。善財決定鬪戰得勝。降得外國。我須惡解。其婆羅門卽白大王。此是惡夢。決失王位。定當身死。要然於婆羅門呪法中。有禳方法可免斯厄。王又問曰。有何方法。告言。於王園苑之中。當作一池。嚴飾端正。白土泥之。令其精細。殺諸惡獸。取血滿池。置四街道。從一面入。向一面出已。令四上婆羅門解四明者。以舌舐王足下。用緊那羅脂燒香。若作如是禳禳。王久住位。長命無災。是時王曰。諸事可辦。緊那羅脂。云何可得。婆羅門白王。然易得者。却道難得。王復問曰。云何易得。婆羅門曰。大王兒婦。名悅意者。是緊那羅女。王卽告言。莫作是語。我子共彼。以命相連。答曰。大王。可未聞書教

捨一爲諸眷　爲村捨眷屬
捨村取城邑　爲身棄大地
王須自牢護　及以童子身
後乃能護他　須害彼悅意

大王。爲愛命故。無所不作。于時大王。聞此語已。卽依所說穿池。白土泥飾。殺諸惡獸。取血滿池。其善財宮內諸宮人等聞此事已。皆生歡喜。互相謂言。我並少年。端政容美。善財若至。我當承事。是時悅意見彼歡樂。怪問宮人。汝等有何喜樂。次第問之。有一宮人。如上具說。悅意聞已。心大苦惱。愁憂不樂。卽往善財母所。啼泣白言。具說如上。母曰。汝且小止少時。我自尋訪。乃知虛實

爾時悅意。更來白言。此事是實。時太子母告曰。汝今正是去時。我若不與汝寶。當是負心。卽與悅意髻寶。及衣裳等

爾時大王入池浴已。婆羅門以舌舐足至頂。王勅令索緊那羅脂。于時悅意身騰虛空。而說頌曰

我染觸身故　笑樂住於此
如象得解縛　已脫騰空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四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大王。見彼女人如風而去。心生怕懼。告彼門師婆羅門曰。所應作者。悅意已走。其婆羅門白言。大王已得成就。災厄已除。于時悅意在於空中。復更思惟。我今於此。受諸苦惱。皆由彼仙。若到仙所。須說此事。我身爲汝。遭大苦難。作是念已。卽至仙所。禮已。白仙人曰。我爲大仙向人說故。遂被繫縛。爲人愛欲迷亂至死。復白仙人曰。若善財相覓。取我指鐶。而授與之。報如是言。我之住處。道路極嶮。幸當迴去。更不須來。若不肯迴。願仙路視道路。於此北界。有三黑山。度此山已更有三山。復更有三山。度九山已。有雪山王。山北復有黑山。山下水流。復有佉達羅。伊沙陀羅。金剛藏。欲色山。烏俱得迦。伊伐得迦。阿鼻縛那。彼木山那等諸山。過此山已。卽入佉那羅山。山下有窟。入此窟中。入已。有大石柱。登柱上已。被鹿皮而住。當有一鳥王。來撥汝去。得過諸山。從此出已。多有諸色。于槎或作。人形羊形。羖羊形復至一窟。名賓伽羅。中有水流如粿。其中有大蟒蛇。速疾走來。汝須存意。極大超越。其槎中間。有惡鳥來。當須射破。復有槎。如兩牛相鬪可打角破。便當進路。或復途槎。以鐵爲人。手持鐵刀。形貌可畏。亦須打破。然卽進路。復有槎。形如藥叉相

其藥叉鐵口。汝若見之。以鐵釘釘額。復逢一井。名曰猛轉。當須手執於杖過之。若逢頭及眼黃色藥叉。當須杖刀之而過。又多度水。裏有蛟龍。其水名曰能伽。婆騰伽。多波儞。波登祇。指多囉。嗚嚧馱儞河。阿薩儞。阿施尾沙。毘陀諸儞等河。其能伽河。有藥叉女。常爲居住。名曰俱波。婆騰伽河。無人能住。多波儞河。多有蛟龍。指多囉河中欲色。嗚嚧馱儞河。緊那羅婢居止。呵薩儞河中。緊那羅新婦住。阿施尾沙河中。有種種色蛇。毘陀河水。甚濁穢惡。若度能伽河時。意存勇健若度婆騰伽河。心須超越。若度多婆那河。閉口而度。若度指多羅河時。作種歌唱。若度

鳥嚧馱那河，心須正定。若度呵薩那河時，默然勿語。若度阿施尾沙河時，當作禁毒蛇呪已度。若度那陀那河，手持利劍，割藤而度。如是度過此等河已，有五百藥叉，守當關門，汝須勤勇，必莫畏之。此是緊那羅王城。說是語已，禮仙之足，騰空而去

爾時善財童子，平定外國怨已，却還那布羅城。是時善財，纔息定已，卽拜父王，對面而坐。父王便已愛念之語安慰善財。善財答曰：以父王威力，得安穩歸，伐彼怨軍，悉皆平定。仍將賀子，置立押官，依法輸科。父王告言：我子有功，所作皆了。其善財童子，辭父王曰：欲歸宮內。父王告曰：且住共食。白父王：我久不見悅意，今欲往看。王曰：今日且住，明當往看。又白父王：我要今日須看悅意。父王默然不對。是時童子卽歸本宮，乃見宮中無有光彩，不見悅意，東西馳覓，作聲喚曰：悅意悅意，汝今何在？諸宮共集，欲亂善財。然而身心如被箭射，專向悅意，頻更重問。悅意何在？其時宮人，具說如上。善財童子聞已，甚大愁苦。宮人白言：今此宮中，更有勝者，幸除憂惱。于時善財，念知父王作無恩事，卽往母邊，禮足長跪，白言：阿孃，我今不見悅意，然而悅意，形貌端嚴，具多福德，今若不見，迷亂燒心，隨彼趣方，我當求覓。若無悅意，生大苦惱。母曰：當爲悅意遭命難苦，我放令去。問曰：此事云何？其母具說。善財知彼父王無恩。復問阿母：何方而去？母曰：悅意今向此山仙人法王住處。于時善財，爲離悅意，苦惱啼泣。不覺唱言悅意。母又告曰：我此宮中，更有勝彼，何故憂惱？善財答曰：阿孃，此之宮人，我不愛樂。母以善言慰誘，煩惱更加，速起尋訪，東西馳走，而作是念：可於得處更尋問。卽往詣獵師所。問曰：汝先何處得悅意耶？獵師答曰：於彼山中，有仙人住，其處有池，悅意每來池中洗浴。我依仙人言敎，繫捉得來。時善財却迴宮內，又作是念：今可往仙人所，取其消息。父王亦聞童子離別悅意，極大愁惱，欲往山中仙人之所。父王告曰：善財何爲迷亂至此？我今爲汝，更覓最勝宮人。善財聞已，白言：我無悅意，不能在宮而住。爾時大王，卽出嚴勅，令四衢道諸城門所，但有要路，皆令提搦，莫放童子出城。善財爲性，夜卽省睡。我聞叢中五種之人，於夜省睡。云何爲五？一者丈夫思婦，婦思丈夫；二者婦被夫瞋責；三者作賊之人；四者軍將；五者苾芻精勤苦行時。我今當一。于時童子作是思惟：我若從門而出，父母必罪守門之人。作是念已，卽取花鬘，置於幢上，無人守護門關之處，從此而去，至於城外。月初出時，善財向月啼泣，思想悅意，卽說伽他而告之曰：

月滿能明夜　亦是星中王
畢星如眼愛　亦如大導師

誰見悅意眼如青蓮。作是語已，漸行思念昔共悅意遊戲之時，逢其鹿麑，告曰：汝常食水草，無病遊行，不同我苦。問曰：見我悅意耶？說已漸行。至一方所，乃見花果茂盛，有蜜蜂於花上食氣，善財告言：青色無有垢，有金色相，在竹林間，兩色妙身，見悅意不？說已復行，見一蟒蛇，告曰：汝是黑蛇，舌如樹葉，張口及眼，俱有烟焰。我有欲火，亦復如是，無有毒心。見我悅意在於何處？說已次至一林，見百舌鳥，作其美聲，告言：汝在諸鳥中尊，遊林樹間，有緊那羅王女，名爲悅意，眼髮如青蓮，汝今見不？說已次行至無愁樹，名花間枝，華名吉利，樹中之王，而告之曰：憶悅意時，心卽迷悶，汝名無愁，我今合掌，令我無愁，由心迷亂，種種異言。次至仙人住處，讚仙人曰：身被樹皮衣，常飡最上根。我今頂禮大仙師，幸請速報悅意處。是時仙人以安穩言，告善財：且坐。先言我見，面如滿月，目類青蓮，緣眉細長，猶如蟻月，形貌可愛，人皆喜見。且飡根果，後當無惱，訪覓不難，必無疑慮。說是語已，復告善財曰：然悅意去時，遺言相囑，留此指鐶。善財若來覓我，可與指鐶。作是語已，復說險路，可報善財童子，道徑極險難行，當須迴去，若決不迴，當視道路。是時仙人告童子曰：當知悅意作是囑言：於此北方界，卽有三重黑山，過已更有三重，復更有三重。過九山已，乃有雪山王。此山有藥，採取以蘇煎服，能無飢渴，多饒氣力，性念能定。幷取獼猴隨其去處，以呪持之，幷將弓箭及以明寶。合阿伽陀香藥，能治蛇毒。復持三鐵釘及箏。雪山王北，復有青山，乃至當報。善財作大威力，超越彼諸惡類，皆當損之。廣說如前。依次而作。時善財既聞仙人說已，一依所告，次第而作。幷持藥呪，禮仙人足，退步而去，所須

之事。皆悉已辨。唯不得獮猴却來仙所。時仙卽與獮猴。爾時仙人復告善財。汝獨一身。無有伴侶。何須苦覓彼悅意耶。定當捨命。善財白言。我決須覓。月在空行。誰爲伴侶。亦如獸王。以牙爪力。亦無有伴。火能燒之。誰之爲伴。縱我無伴。有何所防。若見大海。可卽不入。若被蛇毒。可不療治。夫大人者。精勤作事。若事不成。人無有過。爾時善財依悅意說。以諸藥草呪法。過諸山河險難之處。直至緊那羅王城。時善財遙見彼城。異常勝妙。一切園苑。林茂端正。種種妙花。幷諸雜鳥。池水流渠。又見無量緊那羅女。共來取水。于時善財問諸女等。取水何用。答曰。王女名曰悅意。此在人間。身染人氣。以水洗身。欲除人氣。善財更問女曰。此水爲同一時瀉浴爲復前後依次與之。彼女答曰。次第瀉之。善財便作是念。我今幸得其便。此吉利指鐶。安於瓶罐之中。信通悅意。善財卽以指鐶。默擲置一水罐之中。報彼女曰。可以此水。在前授與王女洗浴。是時緊那羅女便作是念。此必有緣。卽在前瀉水。王女頂上洗浴。然而指鐶落在身上。是時悅意。卽喚其女。問曰。汝將水來時。更有何人。答曰。我見一丈夫。具陳相狀。然其悅意知是善財。令速藏隱。方便將入。莫使人見。依命將來。藏一處已。悅意往詣父王邊。長跪白言。阿爺。若見善財。欲作何事。父王答曰。斬爲百段。分爲四聚。此既是人。何所堪用。悅意復白王言。若當是人。如何能到於此。時父王聞已。瞋遂止息。王作是言。若童子來至。可與一切莊嚴之具。多與財寶及千緊那羅女。幷其汝身。悉皆奉與。于時悅意聞此語已。心大歡悅。喜樂遍身。卽令善財嚴飾衣服。來見父王。爾時緊那羅王遙見善財。人相具足。形貌端嚴。人所喜見。心生怪愕。欲試伎藝。置大金柱。高七多羅樹。又置七鼓。幷七玄高。其善財童子。身是菩薩。若是菩薩。諸伎工巧。無不解者。凡有所作。天亦助之。不爲障礙。卽於王前。設大供養。吹笛。擘箜篌。彈琵琶。作種種音樂。幷諸伎藝。空中諸天。亦皆助作。時善財童子。手執大刀。色如青蓮。光彩晃耀。其王殿前。有多羅柱。王令善財。以刀截柱。如截佉多喇葉。碎如油麻。以箭射彼金柱。七鼓。七玄高。皆悉穿過。身若須彌。不動不搖。空中諸天。及緊那羅等。皆大吼叫。爾時緊那羅王。見聞如此希異之事。心大驚愕。卽令莊嚴一千緊那羅女。姿質面貌。一如悅意。王告善財曰。汝知何者是悅意耶。于時善財卽發實言。說伽他曰

悅意是樹女　我今極愛敬
實言當速疾　徐步向前行

是時悅意不覺前行一步。緊那羅衆白大王言。此之善財有人威力。精勤超越。具有形貌。共悅意相應。何須苦逼。不與悅意將。爾時緊那羅衆。次第白王。令與悅意。其王卽勅。依緊那羅法。左手持女。右手執金瓶。告言。童子。此之愛女。幷千緊那羅女。侍從圍遶。以賞爲妻。王曰。人當無恩。必莫棄捨。亦不得更置婦人。時善財聞王教已。卽共悅意同歸本宮。而爲遊戲。歡娛作樂。善財復於後時。思憶家眷。離別父母。愁憂苦惱。卽共悅意。平論斯事。君欲如何悅意。卽爲啓父王知。王曰。任汝共善財相隨而去。莫行錯誤。人多詐誑。是時父王作誡勅已。卽與金銀眞珠等種種雜寶。而爲資遣。是時善財。以緊那羅力。速疾還詣那布羅城當入城時。由緊那羅作種種香氣。遍滿城內。父王聞善財來。勅令作諸鼓樂。掃灑城邑。除瓦石砂礫。皆令鮮潔。作諸音樂。懸繒幡蓋。燒衆名香。散諸妙花。善財共諸百千眷屬圍遶。入那布羅城。止息已持諸珍寶。往詣父王所。禮足已面前而坐。向緊那羅事。具如上說

爾時父王。知其威力第一超越。卽與灌頂。建立王位。時善財便作是念。我共悅意。爲夫妻故。今得紹灌頂王位。自知過去因緣。得如是福報我今須更勝於昔時。行於布施。作諸福業。作是念已象閣城中。十二年內。依彼俗法。置祭祀堂。佛告大王。我於爾時名善財童子者。莫作異見。卽我是身。當於爾時行菩薩行。名善財王。我爲悅意故。精勤威力第一超越。既得見已。於十二年中。置祭堂。依法祭祀。豈我唯此捨施福業。而證無上菩提。而更修餘福業積集善根故。正信因緣故。而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言。復次大王。我爲求無上菩提故。而行慧施。作諸福業。大王諦聽。乃往古昔。於尾施縛城有王。名曰尾施婆蜜多。正紹王位以法化世。其國人民。豐樂安隱。無諸詐僞。賊盜疾

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其王正信。能利自他。愛念國人。慈心相向。後於異時。共妃遊戲。歡娛未久。遂卽有娠。十月滿已。誕生一子。形貌端嚴。衆相具足。人所喜見。作生日會。爲立名號。共相議曰。此是尾施縛蜜多王子。應與名曰尾施縛多羅。授八乳母。廣如餘說。如蓮在水。速時長大。卽令入學。曆數算計。工巧伎藝。王法之事。及以調馬。種種相法等。悉皆成就。廣如餘說。爾時王子性懷賢善。質實淨心。自利利他。心常慈愍。愛念世人。能行一切無餘之施。既聞常施。心無間斷。不問遠近貧乏之人。皆來求乞。索者施與。皆令心足。然而菩薩復於後時。欲出觀望遊戲園林。七寶瓔珞莊嚴其體。又身被鹿皮。乘騎榮輿。擊大鼓樂。速趁而行。欲入苑中。時有一婆羅門。讚王子曰。剎利童子。大勝威力。卽說頌曰

無量人衆集　仁有大名聞
此輦應行施　施與堪施人

爾時王子。心生歡喜。速疾而下。以此寶輦。施彼婆羅門。而說頌曰

我本捨此輦　歡喜而能施
願我捨三界　速證妙菩提

復於異時。王子出城。遊行園苑。以寶莊嚴白象。如白蓮華。亦如雪山象。有種上相。亦如帝釋之象。以自相好而嚴其質。功德顯現。其象日日增長。於諸象中。而爲最勝。太子共諸親友眷屬圍遶。亦如衆星而圓明月。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映。孔雀鸚鵡。鵝雁鴛鴦。雜類哀鳴。群飛合響。太子于時有邊境國王。知王子遊時。與諸綵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喜嬉戲。樂行布施。令婆羅門速來乞象。其婆羅門至王子所。作美妙言詞。說伽他曰

天人聞好施　美妙遍諸方
施我所乘象　今正是其時

爾時王子聞斯語已。心卽歡喜。速從象下。而爲泰施。復以伽他。而發願曰

願我捨此象　喜施婆羅門
如是捨三界　速證妙菩提

爾時群臣來奏王曰。外境怨國遣婆羅門。來乞王子所乘最勝之象。今已施彼。大王聞已。極生瞋恚。卽喚王子。種種呵責。令其出國。其王子聞父責已。作是思惟。卽說伽他曰

我修菩薩行　慈攝苦衆生
已著堅固甲　捨斯最勝象
家中一切物　隨力皆行施
要心練行林　決定當須作
捨家修苦行　當詣練行林
不作如斯語　豈有施於人

菩薩作是語已。卽到妃邊。告言。賢首。所有財物。皆須布施。可入山林。修其苦行。具如前說。其婦聞已。恐於太子。有別離憂。合掌白言。賢子。我身男女。願亦相隨。山林中住爲修道。我亦不忍一念之中。而能相離。以妙伽他。答太子曰

如雪無有月　大地無苗稼
如林涸無水　妻無夫亦然

菩薩告曰。我等必有相離。一切世間。必有離別。況汝女性。報身柔軟。食飲臥具。皆須細美。在苦林中。唯敷草地。每飡根果。以達彼草。披掩其身。妻曰賢子。雖聞此苦。心亦不退。菩薩答曰。此之誓願。常念莫忘。爾時王子卽詣父王。頂禮合掌。以伽他白言

願父懺摩我過失　施象與彼婆羅門
緣此責我往山林　當願庫藏常增長

爾時大王聞此語已。聲嘶哽咽。不忍離苦。抱王子頸。愛言告曰。願子迴住。更勿廣施。菩薩以伽他答曰

我若復迴住　大地及諸山
身及妻奴施　此心終不改

爾時王子說此語已。跪辭父王。共諸妻子眷屬。前後圍遶。城中之人。皆大煩惱。咸送太子。送出城外。詣苦行林。時有一人。聞城中人衆一時大哭。怪而問曰。是何啼哭之聲。衆人告曰。汝可不知。此城王子蘇達那。被流出境。然而王子立性。愛樂布施。大王治責。今欲入山林中。緣此城內人民啼泣

爾時太子依法言別。以頌告諸人曰

一切恩愛久共處　時至命盡會別離
路宿樹下且隨飛　妻子眷屬皆如是
汝等當知法如是　世間皆有別離憂
當復尋趣所作事　安住不動喻須彌

爾時王子漸行去城。三十餘里。有一婆羅門。來告王子。剎帝利。我故從城出已。行三十餘

里。復以伽他。告王子曰

我聞好施名故來　於此道路極疲勞
欲令成就施本願　願汝速證妙菩提

爾時王子妃聞斯語已。出不忍言以頌答曰

汝婆羅門極惡人　被出山林由不放
可無少慈於我等　王子失位並由斯

爾時菩薩告妃言。賢首。汝莫於婆羅門作麁惡言。頌曰

若無此等求財者　何處更有證菩提
於六波羅施最勝　從斯行六證菩提

爾時菩薩心生歡喜。即以車輅。施婆羅門。而說頌曰

破我慳恚流　施輅婆羅門
猶如大仙轉　得成無漏法

爾時王子施車輅已。心生歡喜。携抱男女。漸進而行。遠至苦行林中。既到林已。身心歡喜。而修苦行。後於異時。夫人於山谷中。採覓花果去後。爾時天帝釋。觀見菩薩在苦行林中。爲欲試菩薩故。化作一婆羅門。於王子所讚言。大勝剎帝利童子。願聽我言。即以伽他。而說讚曰

端嚴族姓子　獨在山林中
汝愛之男女　速持施我來

是時婆羅門說此語已。爾時王子愛念子故。一念思惟而住。其婆羅門又復告曰。剎帝利。我聞汝名。能施一切。求者皆與。願以二子施與我來。何假思惟。而說頌曰

地上及虛空　皆聞好行施
汝今應速捨　滿我所求心

爾時菩薩答曰。縱捨自身。由故不悋。況捨男女。我今思惟。別有私念。即持兒女。施與婆羅門。而說頌曰

我今捨此子　快樂住山林
不共母籌議　怨恨生憂苦
莫令人有語　童子堅固心
捨子不捨身　恐人生謗議

婆羅門曰。剎帝利童子。此亦不然。汝生於王族。大地普聞。哀愍衆生。常行慈施。尚以香象。施沙門婆羅門。於諸貧乏下賤之人。常能攝受。求者滿足。不令空過。我既遠來。勿令無益。速調心馬。幸無退轉與別異心。使我所求。不令空度

爾時菩薩聞婆羅門語已。而復思惟。爲愛子故。迷亂其心。而說頌曰

我今持愛子　施與婆羅門
彼生於苦惱　皆由愛別離
我今若不與　苦行無由成
事遭此別離　必令求滿足

爾時菩薩專於一心。決定當捨。即說頌曰

人中大苦海　有情皆被溺
能渡甚爲難　誓作於舟筏

菩薩說已顏容怡悅。以右手携兒。左手持女。施與婆羅門。是時男女。舉目盈流。悲啼哽咽。菩薩施已。復發誓言

願我施男女　直趣菩提路
誓救諸衆生　速超生死海

爾時菩薩施此兒女。作是言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爲地動故。於山林中。所有修寂之人。皆生驚愕。互相謂言。今此地動。有何因緣。時有仙人。是婆悉吒種族。善能占相。告諸仙曰

林中小兒食果水　見令衆人心喜悅
在苦海中求出離　菩薩捨子大地動

爾時二子。知父施與婆羅門已。悲咽泣淚。禮父雙足。合掌白言

我等不見母　今將施與彼
願暫別慈母　隨父施他將

爾時菩薩爲愛念故。流淚滿目。抱兒女頸。以頌告言

我心於汝甚憐愛　不是無慈堅固心
當爲利益於人天　捨施汝等善喜見
我爲無上菩提故　求證涅槃安樂處
爲拔苦海諸有情　願救當離輪迴苦

是時二子。知父決定施已。作悲啼聲。合掌白言。父今決定捨施與他。阿孃來至。唯願白言。於父母處。並乞懺摩我等幼小。愚癡無識。多有愆犯。或時出語。不順恭敬。斯多過失。願見容恕。語已禮足。右遶三匝。遂彼漸行。思父所言。頻見迴顧

爾時菩薩思戀兒子。出言慈愛。迴入草室。即發無上菩提大願。又子出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空中諸天。皆發大聲。說伽他曰

大士要心施　決成無上事
施男并捨女　堅心無退屈

爾時諸天說是語已。其母持根果欲歸。又見地動。更加忽速。時有一天。變作母師子。守捉要路。不令得過。恐障菩薩利益之事。爲一切

有情。而行布施。妃告母師子曰

汝是獸王妻　何因守提路

我若貞於夫　願汝速開道

汝是獸王妻　我是人王婦

依法爲姊妹　汝急開其道

是時師子復本天形。卽避其道。妃見惡相。一念思惟。如天鬼神。及林中聲。我之居處。必有災怪不祥之事。卽說頌曰

我今眼目瞤　怪鳥作怪聲

必有別離苦　子今存與亡

復見大地動　身心更不安

定當失二子　憂心若火然

既作如是種種惡相。欲至住處。遍觀瞻視。不見二子。心卽迷亂。處處尋求。又便作是念。應於餘處。共諸虫鳥。而作喜樂。或應室內眠臥。先詣室中。唯見太子。合掌白菩薩曰。某童子等。身今何在。菩薩告曰。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然而童子。與彼人將。幸願隨喜。是時慈母聞已。如獸被毒箭。迷悶躄地。如魚離水。宛轉生苦。亦如牛等失子悲啼。哀聲不絕。而說頌曰

我子面如花　手軟逾蓮葉

未曾經苦事　愛子今何去

當共獸兒遊　性直如麞鹿

我子今何在　誰將汝驅役

哽咽從他行　悲啼身受苦

去時不見汝　誰知生別離

於此山林內　每飡花果根

忍飢寒事他　今遭斯苦厄

捨父母親戀　眷屬亦違離

皆由彼惡人　令子受辛苦

汝生剎帝利　今時奉事誰

晝夜被驅馳　衆苦恒纏迫

由於過去罪惡業　曾令有情愛別離

我若常行眞實言　一切衆生起平等

以此眞實誓言故　世世常無生別離

唯願二子脫卑身　速證涅槃安樂果

爾時慈母。見子所種樹木。更懷愁惱。抱樹啼泣。復爲言曰

斯等叢林及花藥　皆是我子身營理

叢林花藥獨敷榮　唯我與爾咸枯悴

復次漸行。見諸獸子。亦以悲啼。敘而言曰

汝常與子遊　喜樂情無間

子今何處去　苦惱而求覓

太子夫人於子去處。四顧觀望。山崖嶮峻。路絕人行。母更悲啼。以伽他告曰

鞭杖以驅將　路嶮山崖峻

逼迫令進前　婆羅門少慈

哽噎咽喉破　叫呼胸吐血

猶如獸驚走　足軟若爲行

爾時菩薩見彼愁苦悲啼不絕。卽爲方便。種種勸喻。說伽他曰

我無瞋恚心　便將二子施

利益有情故　雖捨而將捨

我子及眷屬　雖捨今已捨

當招大人果　無上妙菩提

我今誓捨子　爲求解脫故

車輅并妻子　施與一切人

其妻聞菩薩語已。心住堅固。合掌白菩薩曰

我無障礙意　莫生於異心

若欲將我施　隨意勿生疑

割愛捨親眷　至願求菩提

所求願滿足　拔濟救群迷

爾時帝釋天王心生怪異。然而菩薩勤修練行。爲欲止息助成立故。於其夜分。將無量諸天。前後圍遶。到於菩薩所居之處。虛空中住。照曜山林。周遍赫奕。而皆大明。告菩薩曰。世人愚癡。狂迷自亂。爾時天帝釋說此說已。又作是念。然而菩薩有一妃。供給侍怙。若無斯一。甚爲辛苦。我亦方便。必須求取。作是念已。到菩薩邊。化爲婆羅門。白菩薩曰

汝妻衆相具　於夫志貞潔

手持橐姓妹　可賜婆羅門

爾時菩薩妻答曰

無羞多貪人　婆羅門下劣

習性行非法　壞我貞潔心

爾時菩薩。慈心瞻視觀察。其妻卽答曰

我不惜其身　亦不自求樂

若我隨彼去　誰能奉事君

菩薩答曰。我甚惜汝。爲求無盡之法。當隨我意。可逐斯人。縱令汝去。我身當死。亦須發誓行施。說已歡喜。便自思惟。此是最後捨妻。心無執縛。卽手持妻。施與婆羅門。告曰

專須供給此尊人　純直心行身調善

我愛此妻甚珍重　婆羅門願哀納受

爾時王子爲求菩提故。當捨妻時。地六震動。其妻哽咽。隨逐婆羅門。既失男女。復離賢夫。

苦中生苦。愁毒纏懷。說伽他曰

我先作是業　無始恒相續
如牛失犢苦　我苦過於是

其王子妻作是語已。爾時天帝釋還復本形。告其妻曰。我非是人。亦非婆羅門。我是帝釋。能伏阿修羅。為欲成就菩薩大願無上菩提。哀愍有情。其菩薩妻聞天帝釋語已。踊躍歡喜合掌白言

天帝願我子　得離奴婢身
為作善因緣　遣向父王所

說此頌已。時天帝釋至菩薩所。左手持妻。白菩薩曰

此妻迴與汝　任意充供侍
幸勿轉與人　受寄將餘用

時彼婆羅門所將二子。帝釋迷惑。令向菩薩父王國中。然婆羅門常避其國。由帝釋故。不覺至彼城中。而賣王孫。城內群臣見王孫已。啟白王曰

我等見王孫　兒孫及女孫
隨逐婆羅門　於此城中賣

王聞此已。心悶迷亂。良久醒已。時王即勅左右臣曰。卿等速即將見。臣等依命將至。時有一臣。先抱兒來直見大王。王見孫子身體瘦弱。垢穢異常。衣裳破壞。迷悶躄地。諸臣扶坐。復告臣曰

在於山林中　猶常樂布施
卿等可速喚　我子幷新婦

爾時帝釋禮菩薩已。退還本宮。國內一切人民。皆往請菩薩。却歸本國。若王本國建立為王。時彼菩薩具一切施。所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親友之人。來乞求者。皆悉施與。修無量福業。說伽他曰

為求菩薩者　廣博能施與
剎利婆羅門　毘舍首陀等
金銀珍寶物　及以諸瓔珞
奴婢幷僕從　施與持戒人
所有妻兒等　奉施婆羅門
斯人獲其報　今世及後世

爾時佛告大王。然於彼時。名曰尾施縛多羅王。能施一切沙門婆羅門。諸貧窮乞丐。親友眷屬。作種種布施。修無量福業者。大王。莫作異見。即我身是。我於彼時。能行布施。修無量福業。發無上菩提願。大王。非唯作此布施福力。而證菩提。由我正信。善根積集。功德因緣。更修無量福故。而證菩提。復次大王。我為求無上菩提故。而行布施。修諸福業。大王。乃往古昔。於婆羅痆斯大城。有王名曰梵德。正紹王位。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國土豐樂。無諸詐偽。賊盜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復於異時。相師占候。於此境內。十二年中。天時亢旱。其梵德即擊鼓宣命曰。所在國中人等。普告令知。相師占候於十二年中。無雨亢旱。汝等若有十二年糧者任住。如若無者。可往飲食充足之處。後豐熟時。還來境內。當於爾時。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散彈。甚大富饒。多諸財物。受用等事及諸珍寶。牛羊稻蔗。廣大充滿。如毘沙門王。然而長者。既聞王命。即命當庫之人。告曰。丈夫。汝知我庫藏之中。有十二年糧不。守庫人曰有。長者即共眷屬安心而住。自餘人等糧食不辦。皆歸豐熟之國。若無佛出世。當有獨覺。在於人間。憐愍有情貧窮之類。于時獨覺在於曠野林中。為人應供。後於一時。其婆羅痆斯。在一方所。有五百獨覺居止。復於一方更有五百獨覺居住。爾時五百獨覺。即以食時。持鉢往詣散彈長者家乞食。斯獨覺等。告長者曰。汝能於十二年中。飯食供養五百出家之人耶。長者答曰。待我須問當庫之人。長者即問當庫人曰。丈夫可有糧食。得我眷屬。幷五百出家人。於十二年。用足已不。答曰有。是時長者即請獨覺。十二年中。飯食供養。食訖去後。復有五百獨覺。詣長者家告曰可能於十二年施我等五百出家之人餅食耶。長者白言聖者。我已一度請訖。何勞重來。諸獨覺等告長者曰。前來者別。我等適至。答曰聖者。待我問知庫人。長者告知庫人曰。丈夫。我等所有眷屬。及出家人。十二年中。供給糧食足不。答曰足。其長者即請五百獨覺。幷前五百十二年中餅食供養。長者復問聖者。每日何時當食。獨覺告曰。我等常於日午時食。是時長者即造一住處。每日依時。請千獨覺。就寺而食。然而長者問獨覺曰。聖者。爾時飢儉。何當降雨。答曰。今可降雨。長者復白言我之種子。今可種不。答曰任意。長者既蒙賓告。所有一切。並皆入出。時天帝釋觀見斯事。便作是念。此人供養一千獨覺。施中最尊施中無過。其散彈長者。我須助成功德。作是念已。帝釋天王。

應時乃降天雨。其種穀子。變生瓠盧。其農作之人。來問獨覺聖者。我之種子生苗稼。並是瓠盧。不審云何。答曰。汝但溉灌。其人即去。依時溉灌。乃生花果。一一華果。大如瓠盧。或如大瓮。其耕種人。即以斯事。復來啓白。聖者曰。汝莫輒損。時至自開。後時成熟。其果自劈。隨其種類之子。於中皆滿。飢儉自除。變爲豐熟。處處人物。皆悉來投婆羅痆斯有遠避飢儉之者。却來投此城中。于時長者。常以香美飲食。供養千聖獨覺。說伽他曰

聰明證悟心　身語亦寂靜
常施於斯等　無漏應供者
神通衆變化　端嚴有名稱
無投之人食　眷屬并身樂
施與應供人　具足持淨戒
所種安樂業　此世并來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五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佛告大王。當於爾時。散彈長者於十二年飢儉亢旱。供養千聖獨覺。于時帝釋助作功德。來降大雨者。大王。莫作異見。其散彈長者。即我身是。大王。我於過去。非唯以此布施而證菩提。勿作異見。由我正信。善根積集善根功德因緣故。更修無量福業。而證無上菩提

攝頌曰

馬王仙作證　蛇命鳥王恩
鸚鵡尾提訶　龜蘇二商主

佛言。復次大王。我求無上菩提故。利益攝受一切有情。大王諦聽。於中阿笈摩僧祇得分藥叉經中廣說。我於爾時。作一馬王。名婆羅訶。而爲利益。化諸有情

復次大王。我求無上菩提故。攝受利益有情之事。大王諦聽。乃至古昔。於婆羅痆斯。去城不遠。有仙人住。心行慈愍。悲念有情。去彼不遠有二農夫。耕墾種植。遂共相爭。互爲瞋鬪。遂即相打。俱到仙所。並請爲證。一人即往王邊。以事白王。王即告曰。汝等相爭。何人證見。白言。大王。我等二人爭。是誰先過。仙人答。若依轉輪王法。我爲作證。若行別法。我不爲證。王言如是。仙人答曰。此人瞋彼。彼人瞋此。彼既打此。此還打彼。王言若如是者。二俱合罰。仙人曰。我先有言。若依轉輪王法斷事。我以爲證。汝若不依我不爲證。時王白言。大仙云何作轉輪王法而斷事耶。仙人答曰。大王。若轉輪王法。除無益事。令住有益。其王告二人曰。汝去。更勿如是。佛告大王。爾時仙人以法作證者。勿作異見。即我身是。我於過去。雖作證見。依法爲證。作眞實證。由彼因緣積集善根政信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又爲求無上菩提故。攝受有情。菩薩爾時在不定聚。捨自身命。饒益一切有情。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大叢林中。有師子王。於中居止。復有五百商人。經過險路。由語聲故。有大蟒蛇。驚動睡覺。五百商人。悉被蟒蛇圍遶。爾時商人甚大驚怕。發聲號叫。求諸天神。其師子王。聞此叫聲來至。乃見蟒蛇圍彼商人。去此不遠。有少年象。爾時師子即往象邊告言。此諸商人。今被蟒蛇圍遶欲食。汝能捨命。救彼商人耶。其象答曰。欲遣如何。師子答曰。我須上汝頭上。後脚捉頭。以我雙爪。打彼蛇腦。後之兩足。入汝頭中。汝當必死。我打蛇腦。蛇當定死。其蛇口吐毒氣。我亦應死。象曰。且爲利益拔濟多人。寧顧身命。時師子王并象頭上。擲身打彼蟒蛇。師子按足。象便命過。打彼蟒蛇。蛇亦即死。由蛇毒氣。師子身亡。三箇一時並皆捨報。諸商人等遂全身命。商人欲發。空中諸天告商人曰。此師子王。是賢劫菩薩。今爲汝等。捨自身命。拔救諸人。汝等宜應供養菩薩。然後進發。時諸商人。即以種種供具。供養師子王身。遶已而去。佛告大王。爾時師子王者。勿作異觀。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在傍生趣。能救五百商人。捨自身命。害彼毒蛇。由我慈心攝受有情。功德因緣。積集善根。正信力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叢林。然有菩薩。在不定聚。傍生之中。作共命鳥。一身兩頭。一名達摩。二名阿達摩。是時達摩食好甘菓。後時阿達摩便食毒果。兩俱悶亂。共相平論。一作邪願。願我所生之處。常共汝

為惡友能為損害。二者發願。願我生生之處。常行慈心。利益汝身。佛告大王。於汝意云何。爾時名達摩者。即我身是。其名阿達摩者。即提婆達多是。我為慈悲心故。由彼因緣。積集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處。有好流池。菩薩爾時於不定聚。作其鳥身。於五百鳥中。而為鳥王。其中有一老鳥。不能遠求食飲。常食小鳥及諸鳥卵。徐劣而行。既食飽已一足而立。時諸小鳥。常被食噉。心大愁苦。共詣王邊。作鳥語聲。白言。鳥王。具說如前。愁悲苦惱。鳥王即為尋訪斯事。是誰食噉諸鳥子等。菩薩雖在惡趣。心常無異如是訪察。乃見老鳥詐劣徐行。在池岸邊。翹足而立。于時鳥王菩薩。即便覺知是損害之者。而說頌曰

食噉諸鳥卵　并餘小鳥等
翹足一脚立　猶如持戒者
徐徐而縮脚　微劣詐言談
曲項嬌為斯　必是多姦詐

爾時老鳥便作是念。今者鳥王既察知我。我今歸依。鳥王告曰。汝可設計。勿令諸鳥知汝怨事。老鳥聞已速即逃去。于時眾鳥安隱無憂。佛告大王。爾時鳥王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我為鳥王之時。由能慈攝一切有情。由彼因緣。積集善根正見力故。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所叢林之中。菩薩爾時在不定聚。作鸚鵡鳥。常解人語。然於彼時。婆羅痆斯有王。名曰梵德。正紹王位。以法化世。而有一鳥。欲害鸚鵡。鸚鵡飛投大王手中。告言大王。莫非法化世。時王見鳥來投手中。心生憐念。即於鸚鵡邊。而受五戒。以法化世。勅群臣曰。今於一切鳥獸。以無畏施。佛告大王。莫作異見。爾時鸚鵡。解為人語者。見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婆羅痆斯。有梵德王。正紹王位。去此不遠。有尾提訶國起逆。其梵德王。常欲伐彼不臣。其梵德王。兵眾強盛。其尾提訶國。雖兵馬驅勝。而常心行慈悲於梵德王。其梵德王。貪愛其國。興舉四兵。往擊尾提訶國。其王聞梵德王四兵欲來。即令掃灑城邑。無諸瓦石。懸繒幡花。辨諸飲食。又勅諸臣等。令城內人民。出城預前二十五里。香花迎接。復作百種言詞。讚美王德。其梵德王聞此事已。瞋心乃息。便作是念。既逆善言。不相違逆。今可迴軍。時尾提訶國群臣等讚梵德王曰。願王過國。所有軍眾。廣陳設會。尾提訶王說伽他曰

大王受懺摩　我當親奉敬
諸事隨王作　幸賜為親友

爾時梵德王。復以伽他答曰

由忍得解脫　瞋心寂無起
為一切能故　能勝一切人

爾時二王。共為和合。其梵德王。即歸本國。尾提訶國一切人民。皆悉無畏。佛告大王。爾時尾提國王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我為調伏其心。由彼積集正信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菩薩爾時在不定聚。於大海中。作一龜王。復於後時。有五百商人。乘船入海。乃被海獸打破船舶。其龜取五百商人。置於背上。渡出海中。爾時商人皆悉安隱。全其身命。佛告大王。然於彼時。大龜王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為由慈攝有情。由彼因緣。正信積集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時毘提訶國。有五百群臣。其中有二兄弟。最為大臣。兄名蘇斯那。弟名斯那。其名斯那者。心常好覓人過。無利益心。其蘇斯那者。於一切時常行利益。為由蘇斯那常行利益故。其斯那既無利益。惱亂人民。城中眾俱來白王。說彼所作無利益事。共王即令擯出境外。便往婆羅痆斯城。事梵德王。後於異時。其蘇斯那。聞弟被擯出境。在婆羅痆斯梵德王所以為臣佐。即白毘提訶王言。今欲往彼婆羅痆斯看弟作共和順之事。城中人眾。皆生怪愕。其弟常於兄處。作無益事。其弟。王擯出國境。此兄尚於弟處能行饒益。共為和可。佛告大王。莫作異見。於彼時中。名蘇斯那大臣者。即我身是。常為利益有情。由彼因緣。正信積集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所。有一大城。其城中有二商人居止。將五百乘車。載其寶貨。行至曠野險路。具如中阿笈摩說。其一商人。已被藥叉噉食。第二商主。平安得出曠野之中。佛告大王。其第二商主。平安得出曠

野之喻者。莫作異觀。即我身是。爲慈攝有情、由彼因緣。正信積集善根故。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乃往古昔。於一方所叢林之中。多饒河瀾、花菓滋茂。爾時菩薩在不定聚。作六牙象王、在其林內。其象王妻、名曰拔陀。於母象中。爲最尊貴。是時象王出群。在於閑僻之處。有別雌象。端正悅意。詣象王處。共爲私竊。既爲夫婦。甚加憐愛。行住相隨。意不相離。心相繫著。時拔陀母象。便生嫉妬。即自思念。作何方計。便我當得殺六牙象王幷彼母象。正住思惟。心大嫉妬。無計可得。遂便發願。願我生生之處。能害二人。作是願已。於山頂上。投身而下。便即命終。生毘提國大夫人腹。而處其胎。十月滿已誕生一女。衆相具足漸漸長大。嫁與隣國梵德大王。爲第一夫人。由彼宿業。於六牙象等。生大瞋恨。然而夫人有宿命智。即白梵德王言。於彼方所。有六牙大象。我今要此象牙。願王令取。于時王勅諸城。所有獵師。皆悉喚集。令取六牙大象。獵師集已。告曰。汝等往取象牙將來。時諸獵師王既勅已。依命即去。其獵師大將告獵人曰汝等並散。各歸本業。我獨自往取其象牙。是時大將即取祭祀之物。幷著衣甲毒箭等物。造詣方所。見彼象王幷及母象。二俱別住於閑靜處。各離象群而住。見已遠至遙望。爾時獵師。身被忍服。覆其弓箭。所有衣甲、藏在草中。欲爲殺害。爾時母象遙見獵師。即告夫曰。我等速向餘處。今有人來欲殺我等。象王曰。其人作何形貌。答曰。身被忍衣。外現慈相。若如是者。當須無畏。在袈裟中。無不善事。此之幢相。覆蓋之人。心住慈悲。當須無怖。勿生疑惑。如月無熱。斯人亦如是。于時母象。及以象王。並無疑惑。隨意遊行。爾時獵師既得其便。即放毒箭。射彼象王、中於要處。母象告曰。如何乃言著袈裟人。無有害心。爾時象王以頌答曰

心非生過患　亦非衣所作
此過由煩惱　由心離慈愍
如金褁銅葉　入火銅性現
患人雖不了　智者善能知
弓箭人俱毒　咸由彼爲惡
袈裟本寂靜　皆悉由心作

爾時母象心生瞋恚。告其夫曰

我不違君語　如君今所說
我欲碎斯人　節節令其斷

是時象王聞此語已。生如是念。作何醫療此煩惱患。若是菩薩婦。起怨害心者。此不應也。說伽他曰

如被多鬼所著心　見醫即作非供養
癡人見彼常非恨　應生如是歡喜心

爾時母象。聞其菩薩象王所說。默然而住。時諸群象詣象王處。便作是念。勿此母象損害獵師。若菩薩在傍生趣中。常行菩薩行。是時象王往獵師邊。以人言音告獵師曰。汝莫怪畏。恐損獵師。象王以鼻。遶取獵師。抱在胸前。又令母象別向餘處。然後告曰。丈夫。母象已去。汝若須我身上物者。任意取之。是時獵師心極怪愕。此乃是人。我非人也。我是人中象。汝是象中人。汝在傍生。有是情智。我居人類。反無斯慧。悲啼泣淚。菩薩問曰。爲何啼泣。獵師答曰。汝已損我。時象王聞已。作是思惟。我現相救。不曾有損。復更思惟。不是雌象而來損耶。又問獵師曰。誰損汝耶。獵師答曰。象王。汝身有無量功德。無辜加害。即是損我。汝身被箭所傷可有治療。我心被射。愚癡無智。難可療治。而說頌曰

我今觀察象王行　功德廣大猶如海
起害之人猶發慈　此之菩薩心難得
假說我今身是人　了無如是眞智覺
但有如斯瞋害毒　身空無有少功德
莊嚴形貌似人身　不如生在傍生趣
汝在傍生有人智　象王爲最象中尊
不言形貌即成人　不以傍生非是人
若有人慈功德者　彼乃當知即是人

爾時象王告曰不勞廣說多言語。不用多述巧言辭。汝今云何箭射我。速說斯事令我知。獵師答曰。我奉王教。須汝身牙。緣此射之。象王告曰。仁所須者。幸時早取。菩薩爲懷。無不捨者。任汝拔牙。將所利益。說伽陀曰

利益一切有情等　速離漂流生死海
常體無上菩提智　唯願早入涅槃城

爾時獵師心生羞恥。告象王曰。我須汝牙。象王告曰。任意拔將。答曰。我不能拔。若令我拔願住慈悲。我方能拔。若其不住慈悲之心。正拔之時。手必墮落。象王告曰。若汝不能拔者。我自拔與象王曰。爲我牙根入肉深遠。當

拔之時。白血流注。拔已欲與獵師。象王身色鮮白。如優曇鉢花。血流遍身。如山雪覆。亦如襉文

爾時象王。自心覩見身相如是。恐有退轉。欲堅其心。不令嬈亂。由彼菩薩多習性故。而行其施。豈有退邪。至於死路。唯歸佛陀。於彼時中。有種種異相。爲空中諸天心得滿足。便生喜悅。現希有事。然由象王作是苦行。空中有天而說頌曰

我等諸天見　象王行苦行
當正拔牙時　受於無量苦
內心猶喜悅　必不退菩提

別有一天。而問彼天曰

如此拔牙身受苦　云何能發趣菩提
猶如地獄受苦人　必不能發慈悲意

爾時象王拔牙已。默然而住。獵師念曰。云何拔牙執持而住。欲生悔耶。不與我耶。于時象王觀知彼意。即持優曇鉢花白色六牙。引其前足。而以六牙欲捨與之。告曰。待住少時待住少時我今極痛。象王又作此念。受者現前。何須久住。如何不施。本爲此牙欲殺於我。今既無牙何慮餘事。告獵師曰。汝應善聽。說伽他曰

賢首汝應棄惡事　所持利劍弓箭物
被此袈裟仁者衣　我今見此心歡悅
或有施淨受亦淨　或有施淨受不淨
我今觀汝淨應供　施者受者二俱淨

爾時象王見彼被離欲衣。心自喜悅。即與六牙。告曰

若實毒箭射我身　不生少許瞋恨意
此實願速證菩提　當救輪迴得解脫

佛告大王。於意云何。彼時六牙大象王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我以慈悲苦行布施故。而由未證菩提。由彼因緣。正見積集善根。而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我曾作兎。捨其身肉。布施與彼仙人之時。廣說應知

復次大王。我於往昔。父母二俱無目。常以肩背負擔。將行供養。經無量時。而由未證。廣說應知

復次大王。我爲利益諸有情故。大王諦聽。世間邪見。而依俗法。父母將老。或令飢餓。溺在河中。或將入火燒身之事。言得生天。我設方法。並令禁斷此非法事。廣說應知

復次大王。更有無量因緣。並於那迦藥叉經中廣說

大王。菩薩在不定聚。作獼猴王。於五百獼猴中爲尊貴。婆羅痆斯。被梵德王怕懼之時　我於爾時。捨自身命。救五百獼猴。廣說應知

復次大王。菩薩在不定聚時。生於雉身。如雉本生經中廣說

復次大王。菩薩在不定聚時。生在象中。如象本生經中廣說

復次大王。菩薩在不定聚時。生在龍趣。名曰矚波龍子。於龍本生經中廣說

復次大王。菩薩在不定聚時。作鵝王身。如鵝本生經中廣說

爾時勝光大王白佛言。大德世尊。於何時初發無上菩提之願。佛告大王。乃往古昔。無量劫時。有王名曰光明。其光明王。有一象寶。身色鮮白。如優鉢花。七支圓滿。形貌端嚴。人所喜見。時王即勅調象之人。令調此象。堪乘之時。將來見我。其調象人。受王勅已。即將調教。既成就已。還詣王所。王即乘象。并調象人。王在後坐。出城遊獵種種禽獸。然而象王聞母象氣。尋香而走。王見象走其疾如風。告象師曰

我見虛空轉　四方上下迴
山地如陶輪　樹亦空中去
象足不曾移　猶如騰空去
觀前山走來　後山無不動
須勒象令住　極打令其怕
象王既未調　死生今在即

爾時調象師白王曰

我誦大仙所說呪　并以鐵鉤鉤極打
誦呪鉤打唯加急　所用之法皆無益
無索無鉤能禁制　王知無物何能止
貪欲入心無調者　欲在心中如掘釘
此欲發時甚廣大　無有能爲止息者

爾時調象師作種種法。不能止息。而令象迴。又白王言。其象走困。願王攀取樹枝。放象隨意。即逢一樹王及象師。攀枝而住。喻如從死而得再生。王告象師曰。汝不調此象成就。便即將來。與我乘騎。白王曰。我調成就。然爲彼象聞雌象氣。貪欲醉故。不受言教。其象雖去。思憶本處。至第七日。必還來到。所以者何。由見母象。共行欲已。思憶象坊。至第七日。其象還

還來。時調象人速詣白王。王曰。汝教此象。未好成就。其人白王。我調象已。責曰。云何調伏。白言。請王驗試。即知虛實。其調象人。即燒大鐵丸。色赤如火。令象取食。象即詣前。欲取吞食。其教象人。復白王言。象若食之。象必不活。時王告象師曰。如斯調伏。當時爲迷亂我。先白王。我但調伏其身。不能調心。王曰。汝頗見有能調心者。象師白王言。有。唯佛世尊能調身心。一切有情欲調其心。由不能調。而皆却退。有諸外道。修行苦行。貪欲叢林在心。而不能拔。亦有捨境。離欲貪處。而不堅持復還退失。阿素洛等。及以天人。師子雜獸。龍蛇鳩鴿。乃至飛鵝雜類等。一切含識。皆被欲縛。無始已來。如輪迴轉。少年容貌。乃至於老。調伏其心。種種苦行。或有仙人。飡風食菓。皆不調心。心雖無相。誰有天人能得自在。言大王者有大威力諸鬪戰中最能殊勝亦不調心。唯佛世尊無有貪欲心得自在。爾時大王聞佛世尊有精進力。廣行惠施。修諸福業。即發無上菩提之願。說伽他曰

修無量福求佛果　得成善逝自在尊
若未能度彼岸者　我當誓度令至岸
聞佛離欲發菩提　復行惠施正法化
願我當來得成佛　利益有情貪欲滅

佛告大王於意云何。彼時名光明王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初發無上菩提之意

爾時勝光王復白世尊曰。最初於誰行施得證無上菩提。佛告大王。乃往古昔無量劫時。有城名曰毘訶彼地。其城有一陶輪工師。有佛出世。號曰釋迦牟尼。證無上正眞等正覺。十號具足。亦有聲聞弟子。名舍利弗。大目乾連。及侍者阿難陀。時釋迦牟尼佛正眞等正覺。共無量苾芻衆。俱遊行人間。至彼城中。爾時彼佛忽有風患。即告阿難陀曰。汝可往彼陶輪家乞酥油蜜漿。爾時阿難陀聞佛教勅。即往詣陶輪家。在門外立。白言長者。世尊患風強病。今須酥油蜜漿。時陶輪師。聞具壽阿難陀所說。即將酥油蜜等。長者共兒相隨。俱往佛所。以酥蜜等遍塗佛身。溫水沐浴。持沙糖水。奉上世尊。爲療病故。即得痊愈。爾時陶師長跪發願。說伽他曰

我以蘇蜜施如來　願獲廣大功德利
種族名號聲聞衆　悉如今日釋迦尊
善能調伏有情類　遠離衆苦歸圓寂

其陶輪子。亦發是言。願我當來如佛侍者。佛告大王。我於爾時。初施釋迦如來。得證無上菩提。其子者。即阿難陀是。王復問世尊曰。從初乃至成佛供養幾許諸佛而證無上菩提。佛告大王。我從釋迦如來最初阿僧企耶。乃至護世佛時以清淨心。如是供養七萬五千佛。於爾許時供養不曾心異。唯求無上正等菩提。大王。第二僧企耶。我初供養燃燈佛乃至寶髻佛以清淨心。如是供養七萬六千佛。我雖經歷多生。心無有異。常以清信供養諸佛。大王。第三阿僧企耶。初供養寶髻佛。乃至安隱佛。如是供養七萬七千佛。如是又至迦攝波佛。我雖供養無有異心。常以淨信。供養諸佛。爲菩薩時如是供養。皆蒙諸佛爲我受記。當證無上正等菩提。滿我所願。思求正覺。堅固釋持。慈攝一切有情故。爾時勝光王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時具壽阿難陀即以伽陀。請世尊曰

唯願世間尊　爲我分別說
何處初發意　爲求大菩提
更願無上士　爲說本事緣
曾供養幾佛　復經幾許時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無上兩足尊　慈愍有情者
於彼發菩提　誓度三有海
聞佛心離欲　廣說醉象緣
厭離貪欲習　因發菩提心
堅固發誓願　惠施如河沙
光明王世時　專求正覺等
初見釋迦佛　我作陶輪師
酥油蜜漿等　最初爲供養
亦曾爲上女　正信三寶尊
我見憍陳佛　以燈油奉施
無勝佛世時　我曾作三藏
共大衆相競　惡罵僧爲女
由斯口惡業　變我身爲女
却迴心淨已　還變爲丈夫
乃往過去世　曾爲王子時
寶髻佛兄弟　我以燈明施
三月曾供養　安隱佛世尊
佛滅度之後　以舍利起塔

曾作富長者　三月供養佛
世尊滅度後　建塔九十肘
後見有勝佛　梵志中為最
舉手合掌敬　供養人中尊
昔時作梵志　書論悉明解
我逢利益佛　施座奉如來
往修苦行時　曾住仙人法
見憍陳世尊　捉身欲山下
我曾作仙人　遇逢樂見佛
諸佛至居處　以根菓供養
往昔作仙人　見善眼世尊
以著樹皮衣　持施覆其身
昔曾作人王　供養勒叉佛
頓捨四兵衆　求無上菩提
從初釋迦佛　至於護世佛
七萬五千佛　我皆盡供養
此是一僧祇　如是行供養
一心無異別　恒發菩提願
次見燃燈佛　多聞甚可愛
以七青蓮花　作梵志持供
我曾作國王　見佛名有相
於佛修行處　供養此如來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住修
以妙色珍寶　音聲而供養
我曾作國王　佛號超師子
我以寶幡蓋　供養此如來
我曾作國王　佛名安隱日
王有一千城　皆令修供養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梵志

以浴室香湯　依時沐浴佛
我昔作國王　城中而供養
三千梵志佛　及一尸棄佛
我曾作長者　於財增城中
供二十五佛　修行於梵行
我曾作長者　於彼大城中
供養尸棄佛　建立寺舍塔
其寺供七佛　奉施珍寶具
及以奴婢等　莊宅花園林
曾作王信敬　於尸棄佛所
復在彼城中　唯求正等覺
昔曾作梵志　有佛名歡喜
為求菩提故　以果先供養
曾作長者時　有佛名善眼
我以摩尼寶　供養此如來
亦曾作商主　有佛名善生
坐於菩提樹　以餅先供養
於千商人中　曾作千商主
見佛坐菩提　號名善意佛
香泥塗佛上　復以扇招涼
佛邊坐聽法　聞法心開悟
昔作商人主　有佛名釋迦
我以衆寶花　以花散佛上
昔作商人主　有佛名高登
以幡花音樂　供養如是佛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最上
超越諸有海　當施衆車輅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最尊
佛行百里內　地散諸妙花

我於過去世　聞佛欲來過
遠將勝幡蓋　并四兵園遶
有佛欲渡河　我當作舡師
見佛心歡喜　渡佛到彼岸
我曾作商主　有佛名賢車
為佛造橋梁　令佛安隱渡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大梵
牛頭香造寺　以供養於尊
著僧伽胝衣　以覆如來上
儉世檀香浴　降雨人歸佛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淨月
國有多疾疫　供佛疫皆除
我昔作王時　有佛名調帝
請佛說妙法　為求菩提道
我昔作王時　有佛名梵尊
施佛僧伽胝　用覆如來上
當時國中儉　我以旃檀湯
沐浴如來體　豐樂人歸佛
我昔作王時　有佛名帝釋
其國有災起　王發慈止息
我昔作王時　供養調帝佛
用諸百萬寶　造食獻如來
昔為梵志信　見佛名悉達
以百千頌讚　供養天人師
昔為梵志時　佛名帝釋幢
合掌以正信　當來願如佛
始從燃燈佛　至於帝釋幢
七萬六千佛　我皆盡供養
滿二阿僧祇　供養於諸佛

不曾心有異 志願菩提處
第三阿僧祇 亦爲王供養
佛名安隱日 滅度而起塔
我昔爲國王 種種供養佛
滿足皆隨意 起塔名法王
昔爲大商主 見佛名悉供
我以衆金花 散佛呈供養
昔爲商人時 見佛名寶髻
爲佛作金網 以覆大師上
昔爲商人時 佛名上蓮花
作銀花供養 散布如來上
昔爲商人時 見佛名上稱
我以上妙室 供養於如來
昔爲大國王 佛號名勝論
正證菩提日 我以四兵護
昔爲商人時 見佛名無垢
造塔幷浴室 及以燃燈明
我昔作王時 見佛名合覺
坐石而入定 音樂以供養
昔爲商人時 見佛名修行
降怨度人衆 掃地令佛過
昔爲商人時 聞佛名淨住
欲來造寺舍 園苑毘訶羅
昔爲大國王 有佛名相師
摩尼寶供養 我時爲菩薩
昔爲大國王 有佛名繫都
我造法王塔 繒幡以供養
昔爲大國王 有佛名捨重
我以瓶杖施 起塔幷設會

我昔爲商主 有佛名見義
以金寶眞珠 種種香供養
我爲大國王 佛名諸兵義
佛遊於人間 四兵迎供養
我爲大國王 佛名他利見
欲入於城內 設樂香花供
我昔爲商主 有佛名底沙
以諸埿木香 根香散供佛
我昔曾爲大仙人 見晨宿佛在寶龕
但一伽他而讚佛 超過九劫修苦行
昔爲梵志名最上 見佛名曰毘婆尸
兩手持苣發菩提 歡喜布散如來上
菩薩昔爲商主時 見佛世尊名尸棄
幷有弟子聲聞衆 三月衣食而供給
昔爲商人深正信 於彼毘婆尸佛所
幷諸弟子聲聞衆 三月衣食而供給
昔爲商人深正信 佛名迦留村陀佛
請佛家賫嚫布施 隨佛出家持梵行
昔爲商人深正信 見佛迦耶迦牟尼
先造立寺生恭敬 後乃方隨佛出家
昔爲梵志名最勝 於兩足尊迦葉佛
由聞喜護所說語 乃得出家修淨意
菩薩昔作國王時 於彌勒仙修供養
入定見我當作佛 時仙却來供養我
從安隱佛至迦葉 供養七萬七千佛
一切如來皆奉侍 乃能數滿三僧祇
皆悉歡喜而供事 未曾少許心別異
皆發無上菩提願 爲菩薩時供養佛
一切示現而授記 對衆咸言當作佛

我久求願皆滿足 如久所願今想付
此願皆令得滿足 彼佛世尊諸大德
授我無上菩提記 我昔曾作尸毘王
復爲一切施主時 幷及尾濫大王身
捨身捨寶行檀度 昔爲商主入大海
持戒專求趣彼岸 能害自身令衆樂
皆令得度於苦海 往昔曾作仙人時
常行忍辱波羅蜜 身體手足被支解
由行忍辱心無退 如緊那羅本生說
我曾欲竭於大海 以滿精進波羅蜜
皆由口業眞實語 昔名藥物大臣時
牛出梵志共論義 當滿般若波羅蜜
諸天擊鼓而助喜 昔爲梵志名生然
勤修勝禪波羅蜜 頭上鳥生男女卵
定中不起鳥能飛 修行滿六波羅蜜
慈心常有恩念處 我廣心求尊重願
發願願求皆滿足 彼諸大德一切佛
我皆供養天人師 三有苦海諸衆生
一切皆歸涅槃路 我爲菩薩修供養
從彼光明王身後 乃至帝幢佛世尊
度得一千俱胝衆 況復成佛度無邊
世間之尊大導師 已度未度人天衆
我已置立橋船筏 堅固度於諸有情
我若入於圓寂後 由能濟度無邊人
諸有能修福德者 當來皆入涅槃城
我若入於圓寂後 而能修集於佛事
少許供養於形像 卽得生天無量樂
我若入於圓寂後 遺留法寶甘露味
如若有情聞此者 皆能修習出離去

已上諸佛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六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是無上福田。恭敬尊重。能令國王。及諸臣佐。婆羅門居士。商人商主。天龍藥叉。阿素羅。迦樓羅。揵達婆。緊那落。莫呼洛伽。乃至傍籬畢舍遮等。以諸衣服臥具湯藥諸療病物供給世尊及苾芻僧伽。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外道。共集講堂。皆相謂言。仁者知不。我等比來。於此得諸國王群臣居士婆羅門等。尊重供養供給衣服臥具醫藥等物。今有沙門喬答摩。人間出現。所有尊重恭敬供養供給醫藥衣服臥具等。皆悉施彼。我等斷絕無有利養。今復云何。共設何計其中一人。作如是言。仁者應知。若持梵行者。作非梵行。時諸外道答曰。如是復有一外道云。何得之。說曰。我等法中。有一女人。形貌端正。人所樂見。教彼女言。喬答摩沙門。共爲私事。衆皆問曰。是誰端正。答曰。彼氈遮外道女。衆人卽使令喚至已。告曰。小妹須知。我等往日所有利養。皆被斷絕。今時所有利養衣服。醫藥臥具等。悉皆尊重供養喬答摩沙門。汝不助我耶。棄捐我等耶。其女問曰。仁者使我便欲作何計。答曰。汝是我眷屬家小妹。可能作是言沙門喬答摩。共我私行非梵行事。若能如是。名爲捍敵。世人卽皆尊重供養我等。如昔無異。其女告曰。我不能謗沙門喬答摩。彼天人師。王臣敬重。威德無量。誰能輒信。時諸外道報曰。妹子。汝若不能謗沙門喬答摩。不依我等言者。我等大衆。不共汝言談話說。不得入我等家中。共擯棄汝。令汝至死。後墮地獄。女人身少智性。遂便問曰。仁者教我。欲作何事。時諸外道告曰。汝可時時往逝多林。其女依教。每日往逝多林。乃至後時。其女腹上。覆一鉢盂。詣如來所。爾時世尊爲無量百千大衆。前後圍遶說微妙法。然而此女來入會中。世尊旣見外道女來。作是念曰。我昔曾作此業。積集成就。由如暴流。其外道魔女。面前而住。說伽他曰

聲響令人愛　美言清巧語
染我懷妊胎　而今復說法

爾時世尊以頌告曰

若人爲妄語　當墮於地獄

外道女答曰

若作云不作　彼當墮地獄

世尊告曰

二人皆墮於地獄　墮與不墮自心知
謗法之者來生苦（少句未見本）

爾時天帝釋作是思惟。彼外道女。垢穢大聖及苾芻僧伽。作是念已。卽以神變解鉢令墮。是時魔女大生羞恥。速卽歸去

時諸衆首苾芻白佛言。世尊。云何勝軍大王。佛爲說法。初卽授記於此正眞等正覺。又復我等。今欲往無熱池邊。於如來前。各自說本事。佛卽默然而受其請。諸佛常法出現於世。未入涅槃敎化有情。必作十事。云何爲十。一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灌頂授記。二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彼發起無上菩提之心。三者建立三寶。四者結界。五者命壽五分之中。要捨一分。六者於室羅伐城。現大神通。七者於平林聚落。現從天下。八者於父母所令見眞諦。九者於無熱池中。共諸苾芻。說業報因緣。由此義故。世尊共諸苾芻。於無熱池中。說昔本業報事。告諸苾芻等。可往無熱池邊。各說自本業事。時諸苾芻聞佛教勅。咸皆依命。佛共四百九十九苾芻衆於室羅伐城沒。無熱池邊出。往詣野猛藥叉遊行之處。其處花果甚可悅意。然而此池流注四海。一名弶伽河。二名新度河。三名縛叉河。四名呬多河。其處嶮峻。非得通人而不能往。佛與大衆。俱到彼已

爾時世尊起世俗心。作此心時。乃至蟲蟻皆知佛意。難陀鄔波難陀龍王。知如來意。云何世尊起世間心。見佛欲於無熱池中。共諸苾芻。各說往昔因業。卽於池中。化出大蓮花。其花千葉。猶如車輪。色如天金。寶莖花藥。金剛所作。無量千花周匝圍遶。爾時世尊坐此花上。及諸苾芻各坐一蓮花。于時具壽舍利佛在王舍城祇利跋窶山上。縫僧伽胝衣。佛告大目揵連。往喚取汝同侶舍利弗來。白言如是。時具壽大目揵連。從無熱池沒。於祇利跋窶山現。到舍利弗前告言。具

壽舍利弗。今時世尊。共九百九十九苾芻衆於無熱池住。我承佛勅。故來相喚。卽可同行。答曰。具壽大目連。汝可待我縫僧伽胝了方得相隨。告曰。我共相助。縫不任意。時大目連。以神變力五指爲針助縫。其舍利弗告目連曰。汝應前去。我卽後來。大目連曰。仁若不去。我强力將行。時具壽舍利弗卽舒戶鉤。告目連曰。汝神通爲最。且取此戶鉤然後將我。時大目連卽挽戶鉤。然舍利弗又作是念。彼大威德。若挽戶鉤幷我將去。便以神通。以身繫著祇闍崛山。其山卽動。幷贍部洲地俱時皆動。難陀鄔波難陀龍王。幷無熱大池之中諸大德等。咸悉總動。時諸苾芻白佛言。此是難陀鄔波難陀龍王令動地耶。佛告諸苾芻。此非難陀鄔波難陀龍王動此地也。此是大聲聞現神通也。其舍利弗復作是念。我若繫著須彌山者。彼亦將去。我今以心繫著無熱池中。如來所坐大蓮花已。卽不能動。時大目連告舍利弗曰。具壽捔神通訖。可往世尊所。舍利弗曰。汝且前去。我在後來。其大目連去已。未至佛所。舍利弗先到。禮佛雙足。於蓮花上坐已。目連方至。尊者問曰。汝於先來。何大遲之。時諸苾芻皆生疑惑。唯佛能斷。白佛言。世尊。比見大目乾連神通第一。今乃不如。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非但今時。乃往古昔。於中天國。有一畫師。其人因事。往詣餘國至已。還向畫師家停。然而主人作一轉關木女。彩色莊嚴。令其供給看侍。對前而住。客便喚曰。來於此眠臥。其木女默然而立。斯人念曰。主人發遣此女看侍於我。卽以手挽。其索卽斷。身手俱散。極生羞恥。便作是念。今者被其私裏辱我。我應對衆而爲恥辱。斯人卽於當門牆上。畫自己身。猶如自絞入門扇後隱身而住。主人怪晚日高不起。卽往看之。開門乃見自絞而死。便作是念。彼人何故自勒咽喉。復見木人聚在地上。緣我勝彼由斯致死。其國立法。有人死者。先奏王知然後殯葬。主人急告王曰。中天竺國。有一畫師。來居我家。我作轉關木女供給。彼爲是人手挽索斷。斯人羞恥自懸而死。願王檢看。我願殯葬。王卽勅使往看。使者告曰。汝且斫索令斷然後檢看。爲是自懸而死。爲是主人勒殺。是時主人卽以斧斫唯加斫壁。客便告曰。爲死活耶。既對王臣。深慚愧恥。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爾時畫師者。卽舍利弗是。作機關木女者。卽大目乾連是。於彼時中。由有工巧而能勝彼。今用神通還復得勝

復次苾芻。汝等諦聽。乃往古昔。別於一方聚落之中。有二畫師。共鬪技能。皆稱我好。明解工巧。俱詣王所。白言云。我明圖畫。第二亦云。我能圖畫。時王卽令壁上各畫一面。畫已能知。我不信說。其一畫師。時經六月。乃畫一面。其第二者。但唯摩飾壁面。其畫了者。卽白王言。我畫牆了。王共群臣來觀畫彩。告曰。大端正。第二畫師白王。看我畫作。由前壁畫光影現斯。以薄衣覆。王見此事。甚大怪之云更勝彼。其人禮王足已。白言。此非我畫。由彼壁畫。於此影現。大王。爲復畫者端妙。爲復此處端正。王言如汝作者。甚爲端正。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爾時六月磨作畫師者。卽舍利弗是。時經六月畫師者。卽大目連是也。於彼時中。由其工巧。而能得勝。今復神通而還獲勝

復次苾芻。汝等諦聽。非但今時神通得勝。古昔於波羅痆斯城不遠。有二仙人。一名勝佉。二名利棄多。彼於後時。天降大雨。地面多泥。其勝佉仙人。膝脚跌倒地。被打瓶破。仙人呪誓。於十二年中。天更不雨。其梵授王。及波羅痆斯人衆。皆聞仙人呪誓。令十二年天不降雨。王及國人同往彼仙所。白言大仙。莫作如是。仙人告曰。我不忍之。令十二年不得下雨。梵授王等。別向利棄多仙人所。以事白言。此仙作實語。應時天降大雨。佛告諸苾芻等。爾時名勝佉仙人者。卽大目連是。利棄多仙人者。卽舍利弗是也。廣說如上

復次苾芻。彼二仙人。有少惱緣。其利棄多仙人。卽於勝佉邊求而懺摩。正禮足時。其勝佉乃以脚蹋利棄多頭髮之上。被蹋之時。卽作呪誓。願明日日出之時。汝頭破裂。勝佉還卽呪誓。願日莫出。日既不出。世間黑闇。諸婆羅門。城中人衆。皆來白勝佉仙人曰。莫作是事。彼仙答曰。若令日出。頭決破裂。其利棄多告勝佉曰。汝可作一土頭。其仙卽作土頭戴之。其日卽出。土頭便破。佛告諸苾芻。莫作異見。時勝佉仙人者。卽大目揵連是。利棄多仙人者。舍利弗苾芻是。於彼時中。而已勝彼。今時亦勝

佛告諸苾芻。汝等復聽。我今爲汝說。昔中天竺有一巧人。善解牙作。遂持象牙。刻爲粳米一斗。以充道糧。往波斯國。既至彼國。詣一巧師家中。暫寄欲住。斯人不在。但有其妻。旣見妻已。報言。將此一斗白粳米。爲我作飯。其巧工妻答曰。此米留著。汝當且去。其人留米卽去。彼便爲煮。柴薪俱盡。米仍不熟。夫主來至家中。問其妻曰。賢首。汝今作何物耶。妻卽具說。夫便看米。乃知是象牙爲米。夫以誑心告曰。此水爲有灰故。米不能熟。汝用淨甜水煮。米當卽熟。後時留米人來。其妻報曰。汝宜取淨甜水來。其人持瓦瓶取水。預前速至。晝作水池。於其池中。晝作一死狗。其形脹爛。其取水人。至彼池已。乃見此狗。一手掩鼻。一手下瓶。以眼視狗。遂打瓶破。瓶旣破已。便自羞恥。佛言。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其昔巧工作象牙米者。大目乾連是。晝作水池者。今舍利弗是也。汝諸苾芻。如來所得之定。諸聖獨覺。名亦不知。諸獨覺所得之定。舍利子大目連。名亦不知。舍利子所得之定。餘聲聞衆。名亦不知。舍利子苾芻。具大威德。勝大目連。然而由彼多現神通。密作是說 大目乾連神通第一

復次大迦葉波自說其業。而說頌曰

迦葉往詣於衆前　具說前生修行法
捨施少分諸功德　獲斯無量勝福田
猶如世間師子王　無畏遊於諸山藪
今大迦葉亦復然　演說昔法心無畏
我昔曾施升秕食　當於無漏獨覺所
住最無垢三昧定　我今信受亦復然
於佛教中發大願　常願如是最勝法
由是因緣獲果報　千度生於北欝單
其國長壽無彼我　漸獲尊貴無闕少
由斯一業獲果報　千度得生忉利天
彼天受妙香瓔珞　色相殊好以嚴身
彼壽報盡命既終　還復天中獲安樂
由於一業發大願　多饒財寶不貪著
不求五欲受諸樂　便捨出家學佛道
我昔不遇大明師　亦不逢彼聲聞衆
見服袈裟染衣者　便卽頂禮求出家
我見如是出家時　在於佛前衆中坐
從衆而起頂禮佛　說佛是我親教師
于時世尊出是言　汝是弟子我爲師
若求出離諸苦難　宜應聽受淨妙法
世尊爲我說妙法　發大慈悲於我處
四禪十力及六根　八支聖道令修學
我今獲致如斯法　便以漏盡不復生
今我最後受此身　與諸賢聖爲同侶
如來常說眞實法　持淨戒者願隨心
我所發願今得隨　更不受生最後有
我生及貪今已盡　斷諸有結更不縛
我於法中爲長子　由法王力離衆苦
佛已記我爲第一　於杜多中最爲上
已見實諦證眞法　我今惑盡獲不動
對聖尊前說本業　在於阿耨大池中
大聖慈尊加被我　安坐蓮花說斯事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苾芻。問具壽舍利子言。汝昔曾作何業。由彼業故。得大智慧。辯才無礙。爾時舍利弗以頌答曰

我昔山林見隱人　是其獨覺寂靜者
依止空閑修淨行　身被垢弊破袈裟
我時見彼心歡悅　卽便取衣爲浣染
更以針線好縫治　殷勤頂禮申恭敬
彼便於我生哀愍　舉身湧在大空中
爲現種種變神通　於是捲騰空去
時我覩斯神變已　合掌殷心發弘願
願我生生常智慧　有大勢力饒財寶
於彼榮豪族姓中　常得出家捨五欲
由斯願力得出家　五百生中離俗網
此是最後身　得生於人間
親事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我今得出家　於釋師子教
以獲安隱法　去熱得清涼
我於半月間　讀誦達彼岸
對親教大師　於僧衆宣示
而爲我授記　大慧最尊者
隨順轉法輪　令衆生悟解
舍利子大慧　於僧大衆中
自記宿業報　無熱池中說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苾芻。告具壽大目連曰。其舍利子。已說宿業。次至仁說本業報緣。作是語時。大目連卽以伽陀告諸耆宿。而說頌曰

我昔爲隱士　處在於山藪
時有一人來　求我欲出家
卽與剃鬚髮　并沐浴染衣
授與令披著　斯人於屏處

端身結加坐　證得緣覺果
搖颺騰空去　是時我歡喜
恭敬而合掌　由斯發弘願
今獲大神通　我願得斯通
如是大仙者　由斯善根力
生處常獲福　此是最後身
得生於人道　親事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於釋師子教
而我得出家　已獲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世尊記別我
神通爲第一　緣於施少分
今招大果報　昔時殘惡業
我說仁善聽　往因大國中
而生豪貴族　初爲童子時
出門庭遊戲　入家欲飲食
遇父與母交　旣見生羞恥
便以杖打我　爲此懷嫌恨
發言願長大　摧其身如箏
當發斯惡願　生黑繩地獄
受諸極苦已　得生於人中
此是最後身　由有餘殘罪
遭斯外道難　命根幾欲盡
最後罪報盡　不復更有餘
於慈父母邊　是故發清信
所有諸群生　而墮於惡趣
由心懷惡事　常見苦無樂
目連對耆德　說是宿業報
阿耨大池中　安坐花臺上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苾芻。於具壽善妙苾芻。作如是說。具壽目連。已說宿業竟。次至仁說本業報緣。作是語已。其時善妙卽以伽他。而說頌曰

我昔入寺中　見地有塵穢
卽便持掃箒　除糞及塗治
因發清信心　掃灑令清淨
由斯善根故　生處端正身
父母與立名　名爲妙善來
於眷屬等前　時好美名稱
衆人常樂見　見者生歡喜
親侍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我獲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我昔作斯願　惱盡成無漏
於贍部等洲　以繒綵掃地
若有人能掃　離欲經行處
彼人能掃除　此地幷諸地
若有人能掃　四方僧住處
塔地好如掌　大如安鉢許
斯人福增長　亦能自覺悟
是故汝當知　應正等妙覺
有大功德聚　宜勤供養塔
獲斯大果報　皆由往昔時
所修衆善業　方獲斯安樂
所以於佛塔　志心興供養
無上大福田　淨心應布施
若於佛正覺　或佛聲聞處
施少獲福多　由持戒淨故
善妙大衆前　自說宿業報
無熱池安住　安坐妙蓮臺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苾芻。告具壽妙意曰。善妙已說本業果報。次至於仁。說其本業。爾時妙意便以伽陀。而說頌曰

我昔爲童子　共諸同伴侶
耳安蘇秣那　同往花林處
見佛毘鉢尸　大窣覩波塔
諸天人衆等　咸興大供養
並以清淨心　手持頂耳璫
懸在高塔上　各發斯誓願
我見彼施花　卽於大衆前
持共耳上花　懸佛大塔上
由斯善根力　生於六欲天
常得大果報　我捨一花枝
一百俱胝歲　天中受妙樂
最後證無生　大德今應知
正覺多福德　勤修勝供養
第一世間尊　佛塔應恭敬
大師幷弟子　淨心施少分
獲福果無邊　我念過去世
作斯微善業　由斯福業故
常受諸天樂　親覲天尊師
無上等正覺　已獲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此是最後身
不得受後有　由此因緣故
名爲蘇末那　解脫諸苦蘊
已度於有海　蘇摩那苾芻
對衆而宜說　昔時因業報
無熱大池中　安坐花臺上

爾時耆宿聲聞。告具壽俱胝苾芻曰。其具壽蘇末那苾芻。已說自業。次至仁說。昔作何業。由何業故。佛記於汝。精進之中。最爲第一

爾時具壽俱胝苾芻以頌告曰

昔於親慧城　造一毘訶羅
淨心修已畢　奉施四方僧
於斯寺院內　繒綵而敷地
歡喜心調暢　發斯弘誓願
常願親事佛　獲得無上果
證第一涅槃　永離諸煩惱
我緣此福故　於九十劫中
常受人天身　快樂恒無畏
彼有餘殘業　受此最後身
生於高族家　唯有我一子
十月滿已誕　心生大歡喜
父時給財物　數有二百萬
我足有金毛　長短向四寸
微妙絕柔軟　喻若兜羅綿
已經九十劫　足常不蹋地
以福因緣故　親侍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得受人天樂
既證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世尊已記我　精進中第一
諸漏並已盡　而獲無垢處
我俱胝二十　對衆耆宿前
說其宿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苾芻。告具壽妙音曰。其具壽二十俱胝苾芻已說本業。次至二說。爾時具壽妙音以頌告曰

我先種善業　經於九十劫
不墮三惡趣　而得天人身
我未識三寶　唯見是佛塔
佛名毘鉢尸　而興大供養
復以三金錢　用買塗香等
安於佛塔上　一心無退轉
由斯福力故　多受人天樂
今獲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我於佛塔前　廣發微妙願
以斯少供養　受於無量果
大衆今應知　等覺有大福
塔前呈少供　獲果報無邊
世尊受我記　於彼伽陀中
廣宣妙辯才　多聞中第一
於斯大衆前　幷及諸耆宿
已說宿業事　無熱大池中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苾芻。告具壽賓頭盧頗羅墮闍。而作是言。具壽妙音。已說本業。次至仁說

爾時具壽賓頭盧以頌告曰

我昔生貧家　父母邊自在
父令知庫藏　侍衛於父母
心常爲慳悋　於姊妹兄弟
及以奴婢類　不給於衣食
我母亦索食　慳悋而不與
口復出惡言　可食諸瓦石
由斯惡業力　墮於大地獄
大熱及黑繩　於斯受衆苦
地獄受苦已　方得生人間
由斯惡業力　我常食瓦石
若得飲食時　食常不知足
飢渴甚逼惱　由斯恒受苦
此是最後身　人中生出家
親事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我以得出家　於釋師子教
獲得阿羅漢　去熱得清涼
世尊爲我記　煩惱漏已除
於師子吼中　最名爲第一
今雖得神通　由常服瓦石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耆宿今應知　我念往惡業
已受種種苦　餘業今應盡
我名賓頭盧　今在大衆前
說自宿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耆宿聲聞諸大苾芻。告具壽善來。作如是言。具壽賓頭盧。已說宿業。次至仁說。作何業報

爾時善來苾芻以頌告曰

我念過去世　親意大城中
生於貴族家　有無量倉庫
王名隨衆意　諸臣亦復然
端嚴人樂見　色相好容儀
于時我乘輅　大衆咸恭敬
同詣勝園林　共受五欲樂
於彼芳林見　沙門調六根
身披垢弊衣　寂然而宴坐
我既見斯人　心生大歡喜
雖見著弊服　而心不生厭

屬此出家人　惡想不樂見
身著大癩病　食時常變吐
由斯業報故　口出於惡言
於人命終後　生於地獄中
常爲飢渴逼　恒受於衆苦
厭名爲遠來　復名爲衆棄
身色甚大惡　受地獄苦已
方得生人間　身著大癩病
食常爲變吐　手抱人髑髏
竹葉爲衣服　用草而爲壁
常居此舍中　入聚落乞食
恒被他驅擯　或復被杖打
或不聽入舍　常被他嫌賤
五百生中然　不順諸人心
人天神所捨　于時我見佛
僧伽衆圍遶　欲於此衆心
志誠當說悔　遙見大衆已
便速奔馳走　即發如是言
常願足飲食　我身幷大衆
佛前而聽法　無人施我食
失望而欲去　牟尼大導師
慈悲爲我說　衆中遙命我
善來汝應坐　我聞心極喜
曲躬虔合掌　禮佛雙足已
退坐於一面　世尊大慈悲
應憐愍我故　爲我說妙法
聞法見眞諦　啼泣淚交流
而卽請出家　世尊許出家
我名爲善來　親事大導師
世尊受我記　處界中第一
我今大衆前　自說宿業事
安坐蓮華內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有喜曰。具壽善來。已說本業。次至仁說。昔作何業。爾時具壽有喜說伽陀曰

昔於王舍城　身受大富貴
其時遭亢旱　我設仙人食
後有一仙來　容儀甚端正
此是緣覺性　漏盡心自在
爲我心慳悋　遂起斯惡念
誰能於此人　七年供給食
以馬尿煮飯　令彼仙人食
仙人既食已　由此命便終
爲斯作惡業　久在地獄受
衆合及大叫　焰熱幷大熱
地獄受苦已　方始得人身
多病不自在　死受於劇苦
展轉五百生　生生恒受苦
重病常不離　不免衆苦迫
此是最後身　得生於人間
親侍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我得出家已　釋師子教中
證得阿羅漢　去熱獲清涼
我入耆宿位　獲得通無漏
隨順衆病人　皆令病消殄
我苾芻有喜　對諸耆宿前
自說昔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名稱曰。具壽有喜苾芻說本業已。次至仁說。爾時名稱苾芻。於大衆中。說伽他曰

昔爲隱士居蘭若　爲乞食故入村中
見一死女在道傍　膖泡膿流幷糞尿
我卽如理善觀察　對此跏趺正憶念
于時我觀不淨行　一心想念不散亂
我坐不久觀斯事　然此死屍肚坼裂
當見肚裂流膿血　糞尿臭穢皆充滿
遍體膿流肉壞爛　無量蠅蛆皆唼食
我時從定起　卽詣空寂處
更不行乞食　亦不思飡噉
若入聚落時　但緣求飲食
諸女甚端正　觀此不忍食
一切有情身　皆由四大合
滿中多糞尿　臭穢血膿流
如是正觀已　便得離慾想
住於四梵行　無量善觀察
從彼命終後　生於大梵天
梵天中壽終　生波羅痆斯
最尊富貴族　長者家作子
一切皆具足　晝夜常受樂
夜內眠臥時　忽然驚覺見
諸綵美女等　脫去瓔珞衣
身形皆裸露　更相架枕眠
我由昔業力　想彼舊寒林
念女皆不淨　心便厭離欲
發聲稱苦哉　遍告無人應
卽從高樓下　天衆爲開門
出此大城中　至一河南岸

見佛在北岸　高聲而喚佛
我今被損害　聖者哀救護
大師聞我聲　便以善言答
汝來施無畏　我聞速度河
遺一寶莊履　既至大悲所
正覺無上士　世尊知我渴
種種說妙法　聞法心開悟
剃髮而出家　得見眞諦理
世尊加被我　精進不放逸
後夜明星出　漏盡得清涼
我於耆宿前　名稱說本業
安坐蓮花內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財益曰。具壽苾芻名稱。已說本業。次至仁說。爾時具壽財益卽說業報。以頌答曰

昔於波羅痆斯城　國王名曰吉基羅
迦葉世尊滅度已　爲佛造立窣覩波
我爲彼王之長子　其王名稱遍諸方
於此寶塔我居先　建立殊勝妙傘蓋
由作如是勝善業　人天常得最勝福
所生之處常富貴　爲大施主多倉庫
我於五百生　捨施無能數
諸來求乞者　沙門波羅門
各各無違逆　悉令充滿足
及諸緣覺等　離欲無漏者
有五百緣覺　清淨心供養
由是善根力　得此最後身
而生富貴家　生已卽能語
云我家中有倉庫　今欲捨施諸貧士
施諸貧士無厭足　一切飮食幷資具
諸賢善士今應知　爲我速答此有無
諸人見我說斯語　各各驚怪皆逃走
汝爲當是人　爲天物藥叉
汝當爲我說　速答如斯事
母今聽善說　我是慈母子
非藥叉鬼神　但由宿命智
常爲長者恒布施　母聞斯語甚歡喜
我之慈母說是言　愛子無畏常行施
母作是言已　親眷養育我
諸人咸愛樂　見者生歡喜
始從生已來　常增益倉庫
金銀及僕從　由纔生能言
衆爲立名字　因生增益財
立我名財益　彼時能施財
令求者充滿　今侍等正覺
捨家而學道　我不爲避難
而求於出家　已獲六神通
清淨求出離　諸王常供養
臣等並尊貴　爲是豐衣食
我財益苾芻　對諸耆宿前
說昔業報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七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諸大弟子說業報緣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薄俱羅曰。具壽財益。已說本業。次至仁說本業因緣。爾時薄俱羅苾芻以頌說曰

昔於親惠城　而爲賣藥人
毘鉢尸住世　諸佛及僧伽
施諸療病藥　來者求皆與
根莖葉花藥　合以施衆僧
三月夏安居　隨食而供給
於諸苾芻衆　人施一訶梨
九十一劫中　不墮三惡趣
由其施藥報　獲斯殊大果
雖施少分藥　受樂轉無窮
施一訶梨勒　生天受天樂
有殘餘業報　復得生人中
生在有學家　不受信心食
於三日夜中　解了三藏教
服著垢弊衣　但唯求糞掃
常樂居閑靜　不愛俗喧林
我年百六十　不曾身有病
我慳施少分　多受天人樂
薄俱羅衆前　自說昔業報
安坐蓮花內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 尊者苾芻

曰。具壽薄俱羅。已說昔業報。次至仁說。爾時具壽尊者。卽以伽他。而說頌曰

昔作治皮人　憶念前生事
當時逢儉歲　煮皮而用食
以此爲存命　後有一沙門
從遠來求食　我當發淸信
皮食施沙門　獨覺尊食已
對面昇虛空　我發淸淨心
合掌申供敬　見斯神變已
更起慇重心　願我當生處
常遇如是聖　所獲殊勝果
一如今聖者　所施體無色
亦無香美味　見者心淸淨
當施如是食　因雖施少分
獲果乃無量　多引生天樂
復得勝人身　此是最後身
得生於人趣　親侍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我先所發願
願證無上果　已獲阿羅漢
除熱得淸涼　我名大尊者
今對斯聖衆　自說昔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優樓頻螺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作如是言。具壽尊者。已說昔業報。次至仁等當說。爾時三人。共以伽他。而說頌曰

我等昔爲三商主　與諸兄弟同遊戲
遇見迦葉佛滅塔　破壞摧落無多在
我等共勸商人衆　營造此塔復令新
三人於此佛塔上　各懸寶蓋同崇建
由斯殊勝善業故　得生天上受歡娛
天上福盡生人趣　獲得富貴常安樂
今逢世尊等正覺　於佛教中而出家
世尊在彼尼連側　現大神變運神通
我等皆蒙示正法　得入無上涅槃宮
斯由敬重大師教　又於佛塔懸妙傘
由斯差別種善根　能除熱惱淸涼樂
優樓頻螺迦葉等　於諸耆宿尊者前
自說往昔業因緣　無熱池中處邃坐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名稱。作如是言。優樓頻螺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各說本業。次至仁說。爾時具壽名稱。卽以伽他。而說頌曰

我昔曾作賣香人　於諸藥性善分別
時有婦人將女來　買香及藥至我所
彼之少女美顏容　見者皆令貪欲染
我見是女容儀已　不覺起心生愛著
卽執女手同遊戲　由斯惡業生惡趣
後得人身常手枯　經於五百生受苦
我今親事佛世尊　隨佛出家而學道
今已證獲阿羅漢　能除熱惱得淸涼
大德我思先惡業　已經百劫業不亡
今已得神通　由有餘殘報
我之左臂手　不如右手臂
若男若女人　侵妻及奪夫
常墮地獄中　恒受斯劇苦
樂遠離他妻　猶如蹈火炎
猶斯諸智者　與自妻歡娛
汝等當審觀　貪染他妻妾
恒於地獄受　長夜無休息
我由作是罪　隨所在生身
已受如斯報　捺落迦中生
今此最後身　得入無上位
解脫一切苦　去熱得淸涼
欲求安樂處　不得婬他婦
解脫諸煩惱　受於妙喜樂
我名稱苾芻　今於尊宿前
說自昔業報　無熱大池中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火生曰。具壽名稱。已說昔業。次至仁說。爾時具壽火生以頌答曰

我昔曾於親惠城　有佛正覺號毘鉢
我時名爲無所著　於衆人中最尊貴
佛有六十二萬衆　聲聞弟子共圍繞
我屈毘鉢尸世尊　幷諸弟子三月請
于時親惠城國王　亦請世尊幷弟子
是時我與彼城王　隔日設食呈微供
至時我倍加供養　佛及苾芻聲聞衆
三月供養事已畢　我更共王同供養
當時最後設會日　親惠城王宮自辦
廣設百味妙飲食　衣服臥具及諸珍
旣辦如斯上妙物　復於王苑敷高座
其座價直百千金　飲食衣服同斯量
一一苾芻所施物　算數計分不能知
所有象馬皆嚴飾　縷金線網莊嚴身
各各僧前持傘蓋　依座次第布周圓
宮內婇女莊嚴身　以次旃檀塗瑩體

各執金瓶盛德水　苾芻僧處遣祇承
於是最後興斯供　王自供養佛僧伽
我當見是王供養　一心正念作思惟
上妙飲食皆能辦　寶座嚴飾實難爲
乍可辦餘上妙具　如王象馬無由得
既作如斯言念已　帝釋天主應時來
于時天帝報我言　善哉助汝興供養
天帝既述斯言已　便化最勝大園林
其園芳麗甚超絕　諸天妙座遍莊嚴
幷持上妙天衣服　奉施佛及苾芻僧
先請毘鉢尸世尊　幷諸弟子聲聞衆
于時天帝及諸天　第一寶象而來應
各各執持天寶蓋　於僧頂上在空中
齎持天飲食　供養眞聖衆
復以天衣覆　得受人天樂
九十一劫中　不墮三惡趣
由斯先世善　感得柔軟身
爲大仙興供　大德毘鉢尸
今此最後身　生於王舍城
影勝王宮內　最尊豪族家
王及大夫人　敬戀恩養育
諸臣咸愛我　及所有國
常受於天上　諸天五欲樂
既得是人身　反受諸天樂
無上大導師　正覺牟尼主
調伏人天故　而來王舍城
我當聞佛來　大師微妙覺
聞已生歡喜　即詣如來所
既見世間燈　能持流炬者
從輅投身下　足步至尊前
頂禮佛雙足　深心極喜悅
退坐於一面　瞻仰大慈尊
無量人天類　恭敬而圍遶
世尊如是告　汝斷諸纏縛
無上天尊師　慈悲故來此
爲說四諦法　聞者能開悟
我聞如是請　唯正覺世尊
願許我出家　近住成圓具
無上大慈父　無有等等者
哀愍命善來　言下成圓具
精進不放逸　苦行而修習
即證無生位　得入涅槃宮
親侍大導師　無上等正覺
證得阿羅漢　除熱得清涼
能脫三有海　漂流生死河
一切憂悲苦　由斯永得除
火生之苾芻　對斯眞聖衆
說自昔作業　無熱大池中
安坐蓮花臺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護國曰。具壽火生。已說本業。次至仁說。爾時護國苾芻即說頌言

昔有王名吉基利　迦尸國主饒益人
我身是王最小子　爲佛造大窣覩波
父王令其最小子　躬持傘蓋奉如來
我聞王勅心歡喜　安置寶蓋窣覩波
既安蓋已便發願　由斯善業因緣故
天上人間招快樂　常有最勝大光明
今生最後於人趣　降誕倉庫大城中
既生最勝豪族舍　世間尊貴而第一
見者歡喜常恭敬　一切國人皆慶悅
殊勝果報隨身現　色相端嚴心安靜
人間受用悉充足　一切所須無乏少
護國苾芻對尊宿　說自昔報業因緣

爾時諸大聲聞耆宿苾芻。告具壽婆底曰。具壽護國。已說業報。次至仁說。爾時具壽婆底即說頌曰

昔於王舍城　王臣大富貴
五百仙人至　皆令共供養
當時我宣敕　普令先造食
家中種種飯　給五百仙人
次第分與我　我既爲尊首
最初仙供養　我家恒營辦
作飯百杓餘　於彼出家人
將此飯供給　既施飯食已
生貪作是念　我姊妹兄弟
妻男女親族　尚不施飯食
此仙三月坐　當有用度多
況於五百數　我須彼沙門
令其得命終　若得彼身死
我即無用度　無過殺於彼
及生罪心已　煎煮其馬尿
和食與彼飡　當喫此食已
乃即有病患　便即腸肚出
其時知死已　彼仙得道人
于時龍神等　皆共大聲語
大罪是商人　無過枉殺仙

得自在獨覺　寂靜無漏者
諸親皆瞋我　皆於當觀察
能生多罪業　爲殺彼仙故
聞親說語已　我卽起愍悲
請餘諸仙人　極生悔其過
對諸佛懺悔　現過心悔已
飯供五百仙　珍重令充足
懺其彼罪業　懺過於諸仙
以食供養已　卽當發誓願
當來願如是　供養此大德
如所得解脫　願我亦離縛
生生離貧家　莫在貧窮處
忽常起慳貪　令心發其惡
捐彼獨覺人　作業卽愍悲
死後墮地獄　久住千年歲
常受其苦痛　後得生人身
還受短命報　當有多財物
供養於諸人　常患腸肚出
因此卽命終　卽生遇大聖
乃獲出家體　依敎而成住
一切貪悉捨　無熱蓮花座
說本業因緣

爾時具壽耆宿苾芻。告具壽膝多迦攝波曰。具壽娑底、已說業報。次至具壽說。于時膝多迦攝波卽說頌曰

往請苾芻衆　不闕於七年
於其聚落內　時世爲饑饉
我所得分者　心調意寂靜
是獨覺所尊　無惱甚清涼

我先有要誓　乞者而不與
縱是子及親　非營作不濟
如是發此意　遂爲罪惡業
苾芻既不作　何故而與食
卽將此苾芻　經行於田處
然始至家中　方與其飲食
由斯惡業熟　遂墮於地獄
衆活炎熱中　而受諸楚苦
地獄業報盡　所生流轉趣
鄙賤常憂苦　飡糧甚難得
此是我最後　而獲於人身
不虧調御士　正覺無上尊
淨信而出家　蠲除諸有漏
證得六神通　至於羅漢果
諸德當知我　雖證大神通
經行甚難苦　方獲而飲食
遊歷極遠處　遂有而少獲
命將欲斷絕　時可得其食
我姓膝迦攝　名爲耳大威
無熱蓮花坐　言斯先業緣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具壽周陮槃陀迦曰。具壽膝迦攝波、已說業報。次至具壽說。于時槃陀迦卽說頌曰

我於前生中　而爲養猪者
繫其猪口已　將渡至河邊
既到河中心　欲至於彼岸
諸猪氣不通　因此皆命過
我隨水漂沒　荒迷無所爲
河邊有仙住　哀愍所救濟
出我溺憂苦　而爲與出家
以無相三昧　敎化令調順
既於此滅已　得生於天上
天上纔捨命　下生於人趣
虔恭等正覺　捨俗爲出家
頑愚極暗鈍　示敬不能持
於其三月內　方能誦一偈
既明一句義　煩惱欲悉除
我先所造業　如是思憶念
經於無量時　輪迴生死海
對於世間父　於此無熱池
我周利槃馱　說斯黑白業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具壽蛇僕。具壽周利槃陀迦。已說業報。次至具壽說。于時蛇僕卽說頌曰

迦攝佛滅度　最後爲聲聞
多聞備三藏　於法甚慳悋
不爲諸苾芻　諷誦而解說
恐餘諸苾芻　而有勝於我
苾芻詣我所　欲求問少義
我爲懷惡色　訶詰而不理
時諸苾芻來　諫責我斯見
何不治法化　作斯非理事
我於臨終時　情生極追悔
所閑眞妙法　不爲他顯示
命唯有七日　時轉不久停
宜集出家士　悔謝諸過咎
我既悔罪已　息其慳法心
卽於大衆中　七日常說法

既聞善說法　隨我皆聽受
互相爲解釋　咸共而談論
我緣臨終時　七日說妙法
而得生天上　諸欲悉具足
天上捨報盡　下生於人趣
而生劫比羅　釋迦王族中
資財大富貴　容儀甚可樂
人衆皆敬愛　資產無有乏
種族諸男女　捨俗而出家
我爲惱欲纏　而無欣樂意
無比大丈夫　爲欲哀愍故
頻至於我所　誨勸令出家
我即稽調御　無上等正覺
唯願七年中　哀愍受壇施
若見受其施　七年將過已
即隨大慧所　方可爲出家
告我命危脆　不暫豈七年
宜當急捨施　出入息難保
佛語深尊重　豈敢而棄捨
白言七日內　哀愍與出家
即於七日中　隨意皆資給
於其城內外　諸親咸守擁
最上大光明　還耀於城郭
不思議人衆　得出於城外
於佛法敎中　淨信爲出家
於二十五年　心無有正悟
遂即鄙心起　不欲依此住
莫能至甘露　宜退且還家
既生此怯懼　深懷大羞恥

諸親及家眷　定爲譏誚我
所念非相類　審知不善事
我宜以刀害　何用此殘活
即持極利刀　跏趺而端坐
安刀於頭上　心即得解脫
心既得蠲除　口口而稱讚
奇哉佛法僧　有斯勝善法
我先有思想　凡夫便捨壽
不顧其性命　證得無上寂
我於先有中　懶惰極慳法
由斯果報故　艱難得解脫
又我於臨終　爲說淨妙法
由斯業成熟　超除諸財欲
法根釋迦子　蛇奴大威德
於其無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又告具壽阿泥盧馱曰。具壽蛇奴。已說業報。次至具壽。于時阿泥盧馱即說頌曰

我先無攝錄　貧窮負草活
歸投備名稱　奉覲大沙門
今生釋迦種　名阿泥嚧馱
善閑歌舞伎　能於諸妙曲
希逢大導師　無長等正覺
見已心清淨　捨俗而出家
得聞所說敎　樂住大師處
情無暫放逸　常自勤策勇
三明具獲已　大師敎已作
觀知於宿命　所曾之事業
於三十三天　七返而受生

七返生人趣　亦爲作人主
灌頂刹帝利　獨化於贍部
彼七此亦七　輪迴十四返
曾住受用處　咸皆知其所
此類諸果報　無有而不悉
我於所生處　情極甚歡喜
觀知諸有情　生死輪迴趣
此變於餘現　一心繫思念
五趣輪迴事　天眼皆明了
已獲安詳道　天眼甚明淨
世間無上師　知我念所念
佛身意神通　而來於我所
我所有思念　而能增上說
大師無過咎　所說亦無非
我聞彼所說　依敎而淨住
心生極精勤　常修不放逸
三明已通達　所應作已作
於生無有喜　於死亦無憂
唯知待時至　正念住威儀
廣嚴竹林村　命當於彼過
於其竹林下　而欲取歸化
我先施食故　獲此殊妙果
虔恭大導師　無比等正覺
證得阿羅漢　清涼寂靜處
諸見者記我　大福中爲最
此阿泥盧馱　對佛苾芻僧
於無熱河中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又告具壽師子王迦羅苾芻。具壽阿泥盧馱。已說業報。次至具壽說。于

時迦羅即說頌曰

我先押甘蔗　至於煎糖室
時有病獨覺　徐行來我所
於其七日內　糖油常奉侍
於其七日後　獨覺昇空去
我緣出不在　奴便啓我言
有斯勝福田　比受家中供
我既聞斯說　情生極淨信
速往昇空處　深為欽敬仰
往因發淨心　又緣施油糖
天上人間趣　具福心明朗
此為最後生　亦得作人身
虔恭大導師　無比等正覺
於大釋師教　希得為出家
證獲阿羅漢　清涼寂靜處
我今極獲安　利養甚豐多
衣食及臥具　湯藥無所乏
我以少緣事　要須四團糖
欲施纔衣者　糖將與供養
諸天知我念　即告影勝王
宜速施迦羅　沙糖清涼漿
由斯施漿故　王獲大勝利
宜使侍縛迦　齎菴羅及糖
即遣四大象　馱齎異美味
影勝大福王　令送於我所
王既令使送　我得此甘糖
供給千二百　五十苾芻僧
迦羅阿羅漢　具六大神通
於無熱河中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又告具壽羅估羅曰。具壽迦羅。已說業報。次至具壽。于時羅估羅即說頌曰

我作先國王　在於廣嚴都
發朝依正化　令眾皆安益
時有一仙來　威德甚雄猛
詣至於我所　便發如是言
我今是盜賊　不與水而飲
請王准賊法　依教科罰我
我即報彼言　仙若法德備
泉井河江水　許隨意而飲
我所懷疑惑　不能悉蠲除
願見王罰罪　我即無思慮
即告彼仙曰　宜入芳園中
六日不應食　已後任隨去
我所作此業　實無有惡意
黑繩炎熱中　六十年受苦
業報盡後身　六年在母胎
此實無心造　亦無身口業
由此因緣故　而受諸苦果
耆宿眾前說　當知業不亡
此是羅估羅　對於諸尊者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惡業

爾時諸耆宿苾芻。又告具壽難陀曰。具壽羅估羅。已說業報。次至具壽。于時難陀即說頌曰

毘鉢尸佛教　時我設香湯
洗浴苾芻僧　便發如是語
願我當來世　及諸如是眾
清淨無瑕垢　煩惱漏皆除
容儀得端正　顏色過蓮花
其時命既過　得生於天上
天上甚超絕　人趣亦殊妙
隨所生流處　恒安常富貴
後持獨覺身　起塔鮮白淨
嚴飾塗香已　黃色而覆上
蹦跪合掌言　當願諸根具
身相如金色　善持而不變
由此善根故　生波羅痆斯
與迦陀國王　而為第二子
又見迦攝塔　虔恭生淨意
於其此塔中　而懸一傘蓋
由先浴眾僧　塗塔黃色因
施塔傘蓋故　多獲諸安樂
由斯餘福業　於其最後身
生釋迦王族　與如來為弟
我今於此身　具備大丈夫
三十殊妙相　而無欠闕者
釋迦師子教　而我得出家
證極阿羅漢　除熱獲清涼
蒙佛記於我　端嚴甚可樂
我生皆已盡　至於無上處
此善者難陀　對佛苾芻眾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具壽實力子曰。具壽難陀。已說業報。次至具壽。于時實力子即說頌曰

我於前身時　名捕魚商旅
因與易進發　有仙來伴去

是眞大獨覺　漏盡心無礙
我相見中間　常請受微供
隨其至宿處　爲敷諸臥具
洗足奉油塗　及與爲然燈
同比共爲伴　虔心常供侍
徐徐既前進　得至於海際
既至於海際　我即前跪曰
大德有何緣　故來於此處
我等皆欲羈　不辭諸苦惱
入於險難處　無涯大海聚
彼言我除惱　願汝常安樂
生生備大福　多財無所乏
我即以上衣　齋持而奉施
頭面禮敬足　虔心而右繞
彼哀愍我故　受我所奉衣
諸旅咸瞻仰　便昇於虛空
諸旅覩神通　我即懷悲惱
虔躬遙合掌　作如是發願
如是大尊德　願我常相遇
其所得妙法　願我亦證悟
當來得値佛　而得爲出家
供養僧伽衆　發起大神通
由此善根故　天上常歡樂
亦生於人趣　多受諸安泰
凡是諸生處　多財大富貴
天上及人間　福德恒明朗
從初受果報　此爲最後身
於拘尸那城　得爲壯士子
端正極可樂　顏容無有比
人衆皆敬愛　得超大富際
希遇釋師子　無上等正覺
見已心淸淨　捨俗而出家
依於竹林內　及處於山間
聲聞衆來集　而惱苾芻僧
數設臥具故　與苾芻說過
或惱或譏詶　頻頻相呵責
具此諸梵行　我即起悲心
時有我生盡　當爲供侍者
而自常勤策　於教恒修習
證得阿羅漢　具備六神通
詣於大師所　曲躬頭面禮
合掌前恭敬　從無上乞願
願見聽於我　供給苾芻僧
不隨愛瞋癡　慈心皆平等
大師知我意　默然受我請
即令住寺內　對諸苾芻僧
身爲慈悲業　口意亦復然
供給苾芻衆　低心常敬重
來去諸苾芻　及諸道行者
我見甚歡喜　安慰而問訊
五指放光明　如然大明炬
數設諸臥具　顯現大神通
我所有神變　苾芻欲見故
時極將幽暗　方來於我所
次復續後來　慈心悉敬重
爲敷其臥具　不生恚念心
我先有思慮　我所有誓願
淸淨悉成辦　今皆得圓備
此實力聖子　漏盡心自在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具壽近將曰。具壽實力子。說業報已。次至具壽說。于時近將即說頌曰

我於往昔時　爲獵者遊戲
爲求害麞鹿　持弓及毒箭
尋山登峻險　夙夜常無倦
若逢禽獸時　情起殺害心
彎弓放毒箭　射斷其命根
時我持弓箭　遊行於林藪
見一大獨覺　住在於樹下
我覩彼沙門　情生大恐恚
彼無犯調寂　我以毒箭射
既遭毒箭苦　甚受諸楚痛
即於其樹下　捨有歸寂滅
我由斯惡業　命終墮地獄
經無量千歲　具受諸楚痛
地獄命既終　復受傍生趣
山中遭害死　還墮於地獄
生生恒怖畏　步步皆驚恐
夙夜飢困苦　羸瘦甚憔悴
而常逢獵師　懷害雄猛者
即以利毒箭　射我應時倒
彼見我墮地　命在身搖動
後以利刀截　分割肉將去
如是五百生　多受諸苦惱
又於某方處　爲求諸食故
乃於其山下　見多大仙衆

具修諸苦行　有大神威德
我既覩仙衆　情便生慈念
漸漸心以慶　觀其大仙衆
由此發清淨　得生於人趣
遂見大獨覺　而來乞求食
我卽常奉請　就家受微供
供養彼德已　合掌而發願
願我當當世　常逢此尊師
見佛生恭敬　而爲作出家
得生無所畏　斷除諸有漏
由此善根故　得生於天上
又生於人趣　大富具多財
處奉此大師　無比等正覺
既見大牟尼　捨俗歸出家
淨心既出家　深樂大師敎
我證阿羅漢　具六大神通
大德而我今　斷除諸結縛
當入於山窟　方欲而受終
嘗有毒毒蛇　來墮我身上
此時我歸寂　是爲證涅槃
諸德我思惟　先身所造業
受無量果報　所作業不亡
此近將苾芻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具壽賢子曰。具壽近將。已說業報。大至具壽說。于時賢子卽說頌曰

昔時極飢儉　大怖皆幽闇
時有五百人　求乞而濟活
我爲衆中首　而與作導師
彼乞得食已　咸來奉於我
或精或麁食　常濟供承我
不懐諸惡意　依我敎而住
時有人在市　持煎餅而賣
我卽强奪取　走出於市外
衝突向前走　餅主隨後逐
我便迅疾去　莫能擒得我
急渡於大河　一邊而安住
四面遙顧望　不見有人來
欲飡其煎餅　多膩甚精味
我作如是念　今日應飽滿
時有大威仙　急來於我所
是大獨覺尊　諸根甚寂靜
我便作是念　貧苦最爲楚
由先不修福　今獲飢窮報
今宜精味餅　奉施此沙門
寧可受飢死　不用貧苦活
便發志誠心　深生清淨意
卽持其煎餅　奉上勝福田
大師受我施　對我前而食
欲哀愍我故　便昇於虛空
我卽合掌禮　願我無窮報
當生大豪族　顏色得端嚴
如是大德類　願常得相遇
彼所證獲法　我亦當開悟
由此善根故　多受諸快樂
天上及人趣　端嚴甚光悅
天上及人間　受勝大王報
由斯施業故　不曾生惡趣
復由殘業報　今於最後有
得生大豪族　釋迦種望城
於此後生中　而處於人身
處奉釋師子　無上等正覺
大德佛世尊　來過親族時
我與諸親眷　捨俗而出家
我先所有願　今皆已圓滿
證獲阿羅漢　寂靜清涼處
王種而出家　是其佛種族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具壽賢護曰。具壽賢子。已說業報。大至具壽說。于時賢護卽說頌曰

拘留孫佛時　有造彼佛塔
時我爲傭力　常與他雇作
作此塔之時　我頻出惡語
何用斯大塔　豈有得成期
塔宜微小作　不應虛費損
省功無憂惱　而得速成就
由斯口業故　說此麁惡言
臨終既命過　墮於地獄中
地獄業報盡　於其所生處
顏色極醜陋　人衆皆棄賤
迦攝波佛時　爲雄拘羅鳥
依波羅痆斯　半道大林中
其世大明燈　苾芻衆圍遶
我出和雅音　於上右旋遶
我凡見佛衆　而行乞食時
出時及入時　常與右飛遶
由斯善根故　得生於人趣

虔奉調御士　無上等正覺
釋迦師子法　而得爲出家
證悟阿羅漢　至寂清涼處
於諸妙教中　佛記我爲最
多聞持法則　善音常演暢
四衆來我所　聽聞我說法
天及諸有情　無不皆欽仰
先作善業少　爲惡業極甚
今獲其果報　當知業不亡
此賢蠅苾芻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具壽蜜性曰。具壽賢蠅。已說業報。次至具壽說。于時蜜性即說頌曰

昔於廣嚴側　我爲猴中主
見多鉢在彼　我便持佛鉢
諸苾芻見唱　世尊即告曰
汝等諸苾芻　勿喝不損鉢
即持大師鉢　將昇於大樹
滿盛白淨蜜　徐徐從樹下
捧持淨蜜鉢　奉獻大導師
其中有虫故　大師不爲受
我即詣一邊　觀見而有虫
揀擇其虫已　還持奉大師
雖至如來所　世尊亦不受
由未作淨故　善逝不納持
我即以清水　點淨其蜜上
以大至誠心　奉施等正覺
佛舒百福臂　無比無等手
持我獻蜜鉢　與聲聞衆飲
情懷大欣慶　虔躬而合掌
對此法王前　舞蹈禮已去
我願捨命後　得生於人趣
常遇大導師　恒持眞妙法
由此善根故　遂獲得人身
敬奉事調御　無上等正覺
於釋師子教　得爲作出家
證獲阿羅漢　至寂清涼處
備六大神通　而此諸苾芻
猶呼我蜜性　名稱遠聞
常受尊敬重　恒來供養我
與諸苾芻衆　遊行於人間
至於曠野處　大衆咸遭渴
我便心起念　願令獲淨蜜
四方非人類　知我心所願
各持大蜜器　咸來施與我
我見即便受　乃至隨意足
充滿苾芻衆　皆發勝上心
我於猴生中　爲王供養故
纔捨傍生趣　得踐甘露地
我先所有念　及曾發深願
虔心奉大師　所作皆成辦
此是我所念　先爲善業因
今受其果報　微妙極受樂
此蜜性苾芻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卷第十八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諸大弟子及佛自說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具壽因緣曰。具壽蜜性。已說業報訖。次至具壽說。于時因緣即說頌曰

九十一劫時　我在親慧城
見毘鉢尸佛　欲入大都郭
我既見大悲　妙花散於上
花閉整卓竪　佛頂上爲蓋
淨心投佛足　虔恭頭面禮
十指端合掌　敬重右圍遶
不聞彼佛法　亦不受三歸
但發清淨心　隨善逝而去
我於毘鉢尸　作斯善業故
經九十一劫　不曾生惡趣
常受大天身　恒受勝天樂
多生於人趣　大富多財寶
此是最後受　今得爲人身
生大淨行族　大富具多財
披其祕典趣　文義及占相
章句皆通了　及大人相好
於其淨行林　教授五百人
婆羅門衆園　出城歸林藪
時我見世尊　苾芻衆圍遶
精進甚勇猛　來入廉揭陀

既見大悲士　情便生淨信
由斯因緣故　得知其勝相
既出見世父　備足諸妙相
三十二端嚴　八十諸好飾
見此端嚴相　虔誠頂禮足
恭敬合掌立　讚歎大導師
相論所言者　唯仁衍具備
必定是大師　世間無與等
勝梵過帝釋　更無有變者
超日越地神　十方界無比
不見過佛者　豈能相比類
天上及人間　爲大摧魔將
無怙中爲依　無導中爲導
我願作聲聞　我希依奉教
赫奕金色臂　百福莊嚴相
世父舒垂下　摩我於頂上
還告汝心淨　多獲諸勝利
能發淨心施　其福無邊限
於無上福田　能生淨妙意
良田下種已　摩納婆皆辦
永斷無利趣　不有惡道怖
得開甘露門　所愛悉成就
必若樂出家　隨意而來作
急宜棄鬚髮　可置婆羅門
既聞佛法音　還告諸門徒
門徒啓告我　爲禿沙門耶
云何捨白淨　而取於黑處
棄其勝妙族　欲習卑賤類
婆羅門種類　世間最超越

梵王從胸口　化出婆羅門
汝等無開覺　汝等無所知
汝所習學教　唯我善能詠
如我所明解　文義說無窮
我隨解應作　汝等隨緣散
若無有所須　各隨共意樂
我更不爲師　亦不復教示
時此諸門徒　泣淚向前來
悲涕皆憂惱　隨便四散去
大悲靜寂士　善言慰告我
可來善苾芻　我卽具近圓
發正淸淨心　捨俗而出家
備諸大神通　所作已成辦
我今觀先業　天眼悉明淨
知生及死相　所曾受身處
證神通覺者　竭有漏際者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尊者憍陳如言。具壽因緣。已說業報竟。次至尊者說。于時憍陳如卽說頌曰

乃往過去世　迦攝佛滅後
見諸聲聞衆　共集作是議
大悲迦攝波　應爲後涅槃
出家者甚少　正法不彰明
我等所聞法　互相而敎示
精進不放逸　於佛敎勤修
共登於山上　布草以爲座
各要漏不斷　不從座而起
由懷精進故　不惜其身命

六人證神通　便入於涅槃
我第七根劣　不能斷諸漏
有法相應心　處凡而命過
由法相應住　不捨精進念
便得生天上　於覩史多宮
遂見釋師子　牟尼大菩薩
與諸天說法　致令得開覺
我聞彼說法　一心而聽受
深樂其正法　無心暫捨離
天上業報盡　下生劫比羅
爲憍陳如姓　淨行豪族中
淨飯大王子　備名稱菩薩
信心捨國出　苦行於林藪
最君大淨飯　勅我如是語
可去而出家　供承其太子
我以淸淨心　卽供承菩薩
將非證聖道　厭捨而方去
釋迦大牟尼　正轉法輪時
於此諸妙法　最初我證悟
迦攝波佛敎　出家修梵行
今得逢正覺　證獲於無漏
憍陳如苾芻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復告具壽鄔波離曰。尊者憍陳如。已說業報。次至具壽說。于時鄔波離卽說頌曰

乃於往昔時　波羅痆斯都
有王名梵授　我爲常供承
淨飾王髭髮　種種使端嚴

衣服皆相類　熏香而奉持
懷悲敬重心　奉事於大王
含喜於王處　說未曾聞頌
欲是極少味　而為罪根本
憂苦皆緣此　安樂無由得
若出家捨欲　得聞未曾聞
臣今情慕極　願王聽捨俗
時王告我曰　卿若能決定
出家後見我　即許卿捨俗
我啓大王言　審知決定意
願王悉臣心　出家後來見
既蒙王聽許　便詣於林藪
懷直不諂心　捨俗而出家
隨其力出家　得至於離欲
修習四靜慮　勤念不放逸
此王在世時　我名說波羅
具大尊貴德　人衆咸恭敬
又以正直心　詣師所頂禮
一邊而胡跪　合掌如是白
親教師存念　證我有未聞
須往梵授處　現身令正見
師告我聽詣　波羅痆斯城
可存決定信　勿得招虛妄
我今聽許汝　汝當隨我語
令其王中最　興發清淨心
蒙師正直許　我即右旋遶
奉辭隨漸進　詣波羅痆斯
梵授王聞至　親來於我處
及由王威德　諸天亦隨來

王從車而下　敬心頂禮我
虔仰極尊重　合掌一邊坐
我即為說法　令其斷諸欲
王聞深欽敬　頓捨諸欲事
便發猛利心　復作如是言
我今求出家　不樂諸欲事
我告王可來　詣於淨林藪
親近大仙所　而為作出家
王便冊長子　紹繼其國位
此大最勝王　捨國歸出家
王與妃宮婇　臣佐及宗親
大衆皆圍遶　詣求出家處
王以正直心　頂禮諸仙足
合掌求請遍　願與為出家
與王剃鬚髮　身披袈裟服
無量百千衆　皆捨俗出家
我求正直心　演說清妙法
令使諸聞者　得生四靜慮
我以懷慈念　恭敬大王故
命盡臨終時　生無邊光天
於彼天捨報　生來於此處
凡所生生處　大富多財寶
天上及人間　常受勝妙樂
此為最後時　斯是最後身
生劫比羅城　釋迦豪族中
常知所進趣　恒為侍釋迦
聲聞釋迦子　我為作承事
由大王威德　而得為出家
我與剃鬚髮　作如是白言

聖者不相濟　我當云何活
所有嚴瓔珞　及諸上妙服
告言今與汝　用充為活命
我見多珍寶　心生大追悔
宜皆盡捨置　樂求為出家
我今貧困苦　持此多珍寶
若有知聞者　必來而害我
可留已調度　及此諸珍寶
即掛於樹上　亦求為出家
釋迦諸王子　聞我如是說
令我先出家　悉皆禮我足
佛哀愍我故　告善來苾芻
我既出家後　然度諸王族
彼衆禮我足　頓摧於我慢
既調為出家　證得六神通
六通阿羅漢　超際於彼岸
蒙佛記於我　持律為第一
鄔波離苾芻　對諸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于時大導師　告尊者為光
可說先業報　曾受諸善惡
彼聞佛音告　即憶先業事
白言對佛前　今說諸果報
昔在蓮花上　救世最勝尊
有塔在曠林　多饒諸惡獸
無人能往彼　恭敬申供養
在彼側近人　不知罪福報
我即詣塔所　淨除諸草木
持帚遍灑掃　悉使周嚴飾

虔恭禮八方　敬重已便迴
由斯善根故　得生於天上
於三十三天　受諸勝欲樂
經三十六返　而得爲天王
我所住天宮　常爲金赫耀
廣有三十六　長六十繕那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下生於人趣　七返爲人主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曾所受生處　身有金光耀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恒生婆羅門　刹帝利豪族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隨意乘車輿　象馬不步行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若踐荊棘林　自然皆屏息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不曾遭疾患　亦無諸擯惱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凡所遊行處　吉祥相皆現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常得尊勝貴　敬事如大天
我復有希奇　嚴淨佛塔故
不曾身有苦　及餘諸少惱
佛法無瑕穢　如是不思議
淨心獲大果　亦復不思議
若求勝妙樂　盡除生死者
應敬如來塔　奉事無上尊
大德是我念　先世爲善業

得受其果報　甚深有愛樂
此爲光苾芻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告具壽奎宿曰。具壽爲光。已說業報訖。次至具壽說。于時奎宿卽說頌曰

大德我思念　過去俱胝劫
於一切超佛　而爲善品業
時佛無上尊　無邊百千億
聲聞衆圍遶　欲入大王都
我從餘村落　緣事至其處
遂見等正覺　具三十二相
如月與日照　如火電冥光
映蔽諸光輝　佛光最超耀
我常未覩此　如然大火聚
又見彼佛前　有一婆羅門
我卽諸問彼　報言佛導師
人天無倫匹　無與等正覺
既聞佛音告　心生淨欣樂
深愛其顏儀　遍體得安樂
復聞天樂音　非人讚頌聲
天雨末香花　雨此上勝城
有散靑蓮花　有雨贍博迦
或以旃檀末　或有但合掌
諸天在空中　虔恭上旋繞
情生深愛仰　遍禮喜盈溢
爲求香鬘故　四散而馳覓
我於此時中　遍遊無一花
去我而不遠　遂見賣蓋者

手持白妙傘　鮮明如淨貝
速詣手捧持　諸請暫獻佛
見許將佛所　誠心持蓋立
蓋從手而去　自往佛頂上
大師行卽動　大師住卽住
不捨調寂身　自然於空中
我與諸大衆　覩斯大神變
虔恭皆合掌　誠心咸頂禮
見等正覺相　聲聞衆儀式
至家爲事業　繫心常思念
快哉獲善果　見佛有所懷
我由奉佛蓋　無上福田處
由此善根故　七寶常嚴備
後於臨終時　生三十三天
得爲天中王　諸天皆敬重
復生於人趣　名爲自力王
大富多勤勇　餘王咸奉事
由斯作善品　流轉所生處
善根不斷絕　復續諸妙因
於彼勝福田　淨心而奉蓋
因此善業故　不墮於惡趣
此爲最後身　生在於人趣
虔恭調御士　無上等正覺
釋迦師子教　而得爲出家
證獲阿羅漢　寂滅淸涼處
魔變身如山　高一踰膳那
作大恐怖形　如空中黑雲
告言是何物　敢爲而惱亂
察知是其魔　故來相逼惱

報言魔波旬　隨意而現身
頭可如須彌　方來於我處
已證阿羅漢　具三明聲聞
佛所示誨法　得爲安樂住
受他一搏食　在定於七日
悟解脫意樂　是我所修習
大德我思念　先世作善業
多受其果報　可樂甚精妙
此奢宿苾芻　對大僧伽衆
於無熱惱池　說斯先業報

爾時諸耆宿苾芻各各自說先世業已。白世尊言。我等已說先世業報。唯願世尊開演先業。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山石摧下。觸傷足指。佛告諸苾芻。如來往昔生在異類。自作斯業。必須自受。增長熟時。緣變現前。如影隨形。必定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若人所作善惡之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報。皆於自身蘊界處中。而招異熟。卽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又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誕一男。年漸長大。母便命過。其父長者。娶後母來。不久有娠。復生一子。後與長兒。納娶妻房。多生兒女。後於異時。後母身死。弟投兄處。嫂問夫言曰。此是誰兒。報曰。是弟。妻言。聖子。當與其弟。家財分不。夫曰。當合停分。妻曰。聖子。彼是一身。我等多人。云何停分。夫曰。賢首。世法如是。妻言。聖子。可宜殺却。夫曰。賢首。豈容爲財殺害親弟。妻復頻言。染欲心者。無惡不造。夫諳一邊。作如是念。若於村落。而殺害之。人衆咸知。可將闌若無人之處。卽命弟曰。汝持器皿。可共往於闌若採花。白言。如敎遂卽共詣。至一山坂。推弟墮坎。以石打殺。汝等苾芻。於意云何。乃往昔時長者太子。而殺弟者。豈異人乎。我今卽是由於往昔。爲財利故。將別母弟。於闌若處。推墮山坎。以石打殺。由斯業報。於多年歲。於多百歲。於多千歲多百千歲。墮於地獄。受諸楚苦。殘業力故。成正覺後。山石摧下。傷我足指

爾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紫檀木槍。刺佛足傷。佛告諸苾芻。如來往昔自作斯業。今還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復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有一大城。於此城中。有二商主。善能興易。縛持舶已。爲求寶故。入於海際。因順風力。至其寶洲。一籌量藏寶。一不籌量貪心滿舶。後入海內。不籌量者。其舶欲沒。告伴商主言。願仁救濟。容我上舶。其人斟酌。隨力量寶。安於舶內。牽取其手。令使在舶。其溺舶者。作如是念。我與共彼。同至寶洲。我所採者。舶沒皆失。豈容其人將寶歸家。穿舶爲孔。令寶散失。作是念已。竊在一邊。持杖穿舶。商主遂見。告言。仁者。勿爲是事。非但財寶散失。我等俱亡。彼內懷嫉。妬心熾盛。竟不納諫。同前欲穿。其伴商主。見不從諫。卽持利槍。刺之令死。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昔之時。刺殺他者。豈異人乎。我今卽是。由斯業故。經於多歲百歲千歲中。墮地獄中。受諸楚毒。殘業報故。成正覺後。紫檀木槍。刺我足傷

爾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入沙羅聚落。乞食不獲。空鉢而還。佛言。汝諸苾芻。如來往昔自作斯業。廣說如前。乃至說頌。果報還自受

復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波羅痆斯大城之中。有一摩納婆。佛不在世。卽有獨覺。哀愍貧窮。住閑靜處。世間唯有此一福田。于時有一獨覺。名曰樂寂。出現世間。在波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于時摩納婆。亦於城中長者家乞。空無所獲。其時樂寂獨覺。亦來入此長者家乞。其摩納婆念曰。可少伺察。觀彼出家。有何所獲。卽隨後入。屛立門側。時長者妻。見其獨覺身心端寂。情生淨信。卽持種種精妙飲食滿鉢持行。奉施獨覺。受此食已。而欲出門。其摩納婆報言。出家者。我欲樂觀仁所得食。然而獨覺。常法如是。若不觀察。不知前意。卽以鉢食。令其觀見。由彼懷嫉。起憎妬心。以手打鉢。鉢便落地。飲食傾棄。復以脚踏。獨覺問曰。賢首。何意散壞此食。仁若須之。我當奉與。其摩納婆。復出種種麁惡言詞。而住一邊。時此大人而不得食。以自調順。詣鹿林中。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古昔時摩納婆者。豈異人乎。我今卽是。我因懷嫉妬之心。令其獨覺不得飲食。由

斯業報。經於多歲。百歲千歲。百千歲中。常生地獄。受諸楚苦。殘業報力。雖成正覺。後入婆羅村乞食。空鉢而還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婬女媚容、外道梵志之所教誨。來謗世尊。佛言。諸苾芻。如來往昔自作斯業。廣說乃至頌曰。果報還自受

復告諸苾芻。乃往古昔。人壽八萬歲時。有佛世尊。號毘鉢尸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其佛有二弟。一名皤私瑟吒。二名跋羅陀皤闍。其皤私瑟吒。於佛教誨。專勤修習。而不放逸。證阿羅漢果。其跋羅陀皤闍。受持三藏。諷誦通利。爲大法師。後於異時。有一長者。於法師處。深生淨信。爲其法師。建一住處。所須資具。悉皆嚴備。時法師啓請皤私瑟吒羅漢。願來同住。彼聞卽至。長者見其身心寂然儀容挺特。倍加淨信。嚴辦種種香美飲食。而以供養。持上妙衣。用爲奉施。弟生嫉妬。作如是念。我與長者。久爲門師。往還來去。未曾施我如是上衣。暫見我兄敬心奉服。作是念已。卽於兄處。求其長短。兄覺弟心有異。繫念觀察知弟嫉妬。卽將上衣而與其弟。雖得其衣。亦於兄處更求瑕隙。後於異時。長者使女。於寺中爲女工作。法師告曰。賢首。汝能爲我作不。女曰。聖者。欲何所遣。法師報曰。可著此衣歸家作業。長者若問從誰得衣。報言。聖者皤私瑟吒。復若問言。因何事與。答言。男子之意。緣女人與。女著衣歸。家人問答一一同前。長者聞已。於羅漢處。生不淨心。大人之法。深慮輕慢。因從此去。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昔法師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由懷憎嫉出言輕謗。由斯業故。經於多歲百歲千歲多百千歲生地獄中。受諸楚苦。殘業力故。成正覺後。外道梵志。令婬女媚容。謗讟於我

時諸苾芻。復白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被嚪喘摩納婆女。誹謗世尊。佛告諸苾芻。如來往昔自作斯業廣說如前。乃往古昔。波羅痆斯大都城中。有一婆羅門。學該明典。五百童兒。從彼受教。其波羅痆斯側近人衆。咸皆尊重。恭敬供養。猶如眞阿羅漢。時有五通仙。遊行人間。至波羅痆斯。城內人民。見彼仙人身心寂然容顏調順。皆生淨信。所與福業。咸詣仙處。恭敬供養。其婆羅門。無人敬仰。利養寡薄。於仙人處。心懷嫉妬。作惡思念。告諸學童。而此仙人深懷貪欲。諸學童兒各各亦言。誠如師說。仙實懷欲。而此諸童。所去之處。咸告諸親及餘長者婆羅門等。而彼仙人深懷貪欲。人衆聞已。心生異念。賢仙之類。多慮輕慢。捨之而去。汝等苾芻。往昔之時婆羅門者。豈異人乎。我今卽是。其五百童兒者。今此五百苾芻是。由我嫉妬於仙人處說貪欲語。由斯業故。經於無量百千歲中。墮在地獄受諸苦惱。殘業報力。成正覺後。與五百苾芻俱。嚪端摩納婆女。而來誹謗

佛復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波羅痆斯大都城中。有王名曰梵授。以法治化。人民熾盛。豐樂安穩。於此城內。有一婬女。名曰賢首。衒色濟命。時有丈夫。名曰爲偶。志懷惡性。其人遂送衣服瓔珞。奉彼婬女。意求交歡。賢首著衣。欲詣偶處出門遂逢別有一人持五百金錢。命言。賢首。可來同歡。女作是念。我今若往。何能獲此五百金錢。交來資覯。不應棄捨。宜可還家共爲歡會。念已。便命使女。往告爲偶。願仁少待。容我梳洗莊嚴身首。使女往報。持錢其人。有多營務。共彼暫歡。捨之而去。女復作念。時將稍過。我若往彼。能稱意不。念已。又告使女曰。汝可更往詣爲偶處報言。聖子梳洗已畢。於何芳園。而來共戲。女往報已。彼便問曰。或言未嚴。或言已畢。是何言說。使女來往。情生忿恚。所有私竊具向彼陳。著仁衣瓔。與別男子共爲交歡。所以使我有斯言說。其人聞已欲情頓息。起殺害心。起忿怒心。作如是報。可來於某芳園之中。使女既報。婬女卽至。其爲偶告曰。著我衣瓔。共他交會。爲用耶。婬女曰。聖子。此是我咎。非仁之過。女人之類生多過惡。願仁容恕。爲偶懷瞋。以毒害心拔刀斬首。時從使女見已。高聲唱叫。禍哉。殺我大家。殺我大家。人衆聞聲。咸悉疾來。時有獨覺。名曰極樂。在此園林。樹下住定。其人恐怖。速將血刀。置獨覺前。疾走一邊。入人衆內。人衆來觀。見血污刀在獨覺前。咸言。殺者必是此人。卽共周圍。以瞋恚心各作是言。咄哉出家者。仁被法服大仙幢相。作斯惡業。獨覺告曰。我何所爲。人衆報曰。共賢首婬女。而相歡合。便以刀殺。獨覺答曰。我懷寂靜。豈容作惡。雖有實陳。皆不信受。以繩反縛。送於王所啓陳上事。王不推尋。便出勅曰。既爲斯過。

可宜早殺。赤鬘絞頸。青衣膾子手執利刀。威仗嚴肅。遍告城中及四衢路。而此出家。爲殺賢女。王勅嚴法。卽將獨覺。於彼芳園而欲殺之。爲偶見已。作如是念。苦哉出家。持戒德行無辜枉遭。此是我過。虛令遣他至於死處。事不應爲。作是念已。速詣王所。啓言。大王。向出家人。無辜枉被。奉勅依法。此是我過。願王鑑知。具陳上事。望恩容恕。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古昔時。名爲偶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由斯業故。經百千歲。常在地獄。受諸苦惱。餘殘業報。成正覺後。他來謗我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與四百九十八苾芻。於邊界城。而食馬麥。舍利子。大目乾連。受天供養。佛言。諸苾芻。如來往昔自作斯業。乃至果報還自受。汝等諦聽。乃往古昔。人壽八萬歲時。有佛世尊。名毘鉢尸如來等正覺。十號具足。出現於世。與八萬苾芻前後圍遶。往親慧王都。于時城中。有一婆羅門。教五百童兒婆羅門法。人衆尊重。恭敬供養。事同羅漢。佛及僧伽。至王都已。其婆羅門。無人敬重供給資濟。於佛僧處。深生嫉妬。是時衆多有學無學苾芻。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獲諸精妙上饌香食。滿鉢而出。婆羅門見。問言。咄哉苾芻。云何獲食。我欲觀見。苾芻懷直。便示其食。彼增嫉妬。告諸弟子。汝等當知。此禿沙門。不應供養如此上饌。應須施與滓麁大麥。彼諸弟子聞師此語。亦各咸言。誠如師說。應合食麥。於其衆中。有二摩納婆。情懷敬信。作如是言。報親教師。勿作是語。此諸沙門。應供天饌。非但人食。何意說言。應合喫麥。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昔之時婆羅門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由於彼佛聲聞弟子處。懷嫉妬心出麁惡語。經於無量百千歲中。常食麁麥。餘業報故。成正覺後。與此四百九十八苾芻。尙食馬麥。其二摩納婆者。卽舍利子。大目連是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六年苦行。佛告諸苾芻。如來昔時自作斯業。廣說如前。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於無比聚落。有一陶師。名曰喜護。廣如中阿笈摩王法相應品中說。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昔之時無上摩納婆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由我昔於迦攝波佛處說云苦行未證具智。由斯業力。六年苦行不能證成無上等覺。我若當時於彼佛所。而不追悔願求當來等正覺者。　縱更經三無數大劫。修諸善品。猶未成佛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身現痛疾。佛言。汝諸苾芻。如來往昔生在異類。自作斯業。廣如上說。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有一聚落。於聚落中。而有醫師。時有長者男。因有患請醫令療。醫與方藥。病卽得損。長者將少財賄奉醫。後於異時。長者三度身遭患病。醫亦與差。長者竟無別贈恩報。醫懷忿恚。作如是念。彼人三度遭極苦患。我與除損。不能酬恩。更若遭疾。當與某藥令彼患人內情斷絕。後於異時。長者子復宿疾發動。同前請醫。醫以惡心。與不宜藥。致令病者腸絕段段。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古昔時善醫師者。豈異人乎。我身卽是。由我惡心令長者子服其毒藥。由斯業故。經於無量百千歲中。墮在地獄受諸苦惱。餘殘業報。成正覺後。身患背痛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他誅釋種。世尊頭痛。佛言。汝諸苾芻。如來往昔自作斯業。還自受報。廣如餘說。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流惠河邊。有五百人。捕魚爲業。時大海內。忽有二大魚。流入彼河。諸人捕獲。共作是議。若斷魚命肉便臭爛。無人頓易。宜可繩繫。有須買者。續截秤賣。庶得精新。作是議已。以繩繫縛。有人買者。割截續與。當割之時。魚遭大苦。婉轉血流。河水變赤。時有小兒。見河血色。情懷喜笑而爲暢適。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捕魚師小兒者。豈異人乎。我身卽是。由於往昔當殺魚時我心暢適。由斯業故。經於無量百千歲中。當患頭痛。餘殘業報。成正覺後。誅釋種時。我頭苦痛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先作何業。成正覺後。尙遭背患風痛。佛言。諸苾芻。如來往昔生在異類。自作斯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說。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有一壯士。遊歷邦國。至一王都。其王復有一大壯士。力無敵對。二士相知。爲欲賭當衣服故。卽共相撲。壯士常法。相共執手。卽知强弱。其外來者執王壯士手已。知彼力士不能得勝。王都壯士。報外來者。

仁今當知，我族在此，長居王都。積代有名。知仁有力。勿撲於我，使族不諧，我有妙女。當嫁與君。彼聞此說，默自取弱，三度如是。竟不與女，情生不忍，至第四度，相撲之時方便高舉。以瞋恚力。擲著地上，撲王壯士脊骨折死。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古昔時外來壯士。撲王壯士。脊骨折死者。豈異人乎我身卽是。由斯惡業。經於無量百千歲中。墮在地獄受諸苦報。餘業報故。成正覺後。尙遭背痛。以是義故。我常宣說。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汝等應當捨黑雜業常修白業。如是應學

爾時世尊。與五百阿羅漢，於無熱惱池。說先業報已，便卽隱沒。於室羅伐城東鹿子母園所住處現。彼聞佛至。速詣佛所，頂禮佛足，爲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鹿子母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慈悲。 與五百聖衆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便默然。知佛受已，奉辭還家。嚴辦種種上妙香饌。令使白佛。廣說乃至。知衆飽已。收鉢洗畢。爲聽法故。取一卑席。對佛而坐。佛爲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從坐而起。至於住處。就座坐已。告諸苾芻。其鹿子母。而自忘失。請佛僧伽。就家供養。不請世尊。說施伽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八

◎此經・大正藏本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耻那衣事一卷〔盈綺〕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衆多苾芻在自來城三月坐雨安居已各持衣鉢詣世尊所路逢泥雨困於暑熱野草割身遍皆流汗漸次遊行至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安置衣鉢洗足已至世尊處頂禮雙足在一面坐世尊常法見客苾芻來共相慰問汝於何處安居而來至此白言世尊我等於自來城三月安居已而來至此問言汝等在彼安居於三月中得安樂住不乞求飲食不難得不答言世尊我等三月安樂而住飲食不難我等從彼擎持衣鉢所經道路泥雨艱辛身形疲頓漸來至此世尊聞已作如是念我諸弟子雨安居竟人間遊行擎持衣鉢路逢泥雨極遭辛苦形體疲頓我今宜可令諸苾芻得安樂住幷諸施主福增長故聽諸苾芻張羯耻那衣張此衣時有五勝利一無過十日犯二無過一月犯三無過經宿離衣犯四唯著上下二衣得人間遊行五得隨意多畜長衣復有五種饒益一得別衆食二得數數食三俗家不請得往受食四得隨意多求衣五始從八月半至正月半時經五箇月所得財物皆是羯耻那衣利益如是開時令諸弟子得安樂住卽告諸苾芻欲令汝等得安樂住幷諸施主福增長故雨安居衆張羯耻那衣獲多利益如前十種如世尊說張羯耻那衣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張衣佛言三月安居衆獲衣物應將作衣先以言白告衆令知大衆應知今夏坐苾芻衆得此衣若大衆樂者令將此物爲衆作羯耻那衣至明日已鳴揵椎集僧伽言白已周令一苾芻作白曰

大德僧伽聽此衣是此處雨安居僧伽所獲利物僧伽今共將此衣作羯耻那此衣當爲僧伽張作羯耻那若張衣已離出界外所有三衣尚無離過何況餘衣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將此衣令某甲苾芻當爲僧伽作羯耻那若張衣已離出界外所有三衣尚無離過何況餘衣白如是羯磨准白成文當差張羯耻那衣苾芻須具五德者應可量差所謂無欲愛恚癡知張與不張若異此者卽不應差如是

應差爲前方便衆現集已應先問能不能云汝某甲
能爲僧伽作張衣人不若言能者答言我能次一苾
芻作白羯磨差云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作張
羯耻那衣人令爲僧伽張羯耻那衣若僧伽時至聽
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某甲苾芻作張羯耻那人此
某甲當爲僧伽張羯耻那衣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
苾芻某甲樂作張羯耻那人今爲僧伽張羯耻那衣
僧伽今差某甲作張羯耻那人某甲苾芻當爲僧伽
張羯耻那若諸具壽聽差某甲作張羯耻那人此某
甲當爲僧伽張羯耻那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
聽此某甲作張羯耻那人此某甲當爲僧伽作張羯
耻那衣人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其次張衣苾芻應作白羯磨當作羯耻那衣
大德僧伽聽此衣當爲僧伽作羯耻那衣此苾芻某
甲僧伽已差作張衣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
僧伽今以此衣作羯耻那付某甲苾芻白如是羯磨
准白應作
作羯耻那衣苾芻制其行法作衣之處當須在前洗

浣染治割截縫刺乃至刺三兩針共作復須再三作
如是念此衣當爲僧伽張作羯耻那衣現張作羯耻
那衣已張作羯耻那衣於此三心但爲後二亦成作
法若不作者得惡作罪次至八月白半十五日其知
事人應告大衆作如是白諸大德明日我當爲衆張
羯耻那衣仁等各各捨舊持衣來集某甲處其張衣
苾芻於此衣上布列名華妙香熏馥鳴犍椎集衆言
白復周可將此衣至上座前立兩手擎衣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此衣僧伽許張作羯耻那衣我苾芻某
甲僧伽今差作張羯耻那衣人我某甲是張羯耻那
衣我以此衣當爲僧伽張作羯耻那衣如是三說次
舒張此衣上座前立作如是語上座存念此衣僧伽
許作羯耻那衣我苾芻某甲是張衣人我今爲大衆
張此衣上座答曰善哉張衣極善張衣此中所有財
利饒益我當獲之如是三說乃至行末皆作是說善
哉張衣極善張衣此中所有財利饒益我當獲之次
復應知持衣人法不持此衣至大小便室不入廚舍
煙火之處不安置露地不棄衣向界外設暫出不應

經宿持衣苾芻若不依行者得越法罪其持衣人既至正月十五日應在衆中作如是白大衆應知明日當出羯耻那衣仁等各各守持自衣其有利物大衆應分鄔波離請世尊曰有幾種人不成張衣佛言有五種人謂無夏人破夏人後夏人求寂人張衣之時不現前者復有五種不成張衣謂行遍住人行遍住竟人行六夜人行六夜竟人授學人大德有幾種人但得財利而無饒益佛言有五種人謂無夏破夏後夏求寂不現前人復有五種人行遍住人遍住竟人六夜人六夜竟人授學人此謂得利無饒益大德有幾種人利益俱無佛言鄔波離有五種人謂不見罪被擧人重犯被擧人不捨惡見被擧人餘處坐夏人僧破已後非法律人

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遭賊劫奪漸至室羅伐城諸苾芻見問言善來具壽行李安樂不答言何有安樂所是衣物皆被賊奪將報言具壽今我此處多有衣利若出羯耻那衣得與具壽共相分給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有賊緣當可為出羯耻那衣應如是出如常作前方便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共張羯耻那衣今有衆多苾芻被賊所劫無衣至此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為此被賊苾芻出羯耻那衣白如是羯磨准白成乃至結竟既作法已所有利物受衣之人皆共平分其所得衣各隨自意分遺被賊無衣苾芻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疎薄衣惡衣多結衣紵麻衣縷緣衣破故衣犯捨衣死人衣此等諸衣合作羯耻那不佛言不合

大德石礙衣及屬別人三衣及不滿三五肘或不割截或不帖淨或不差張衣人或在界外得張衣不佛言不合夏三月中所得衣成張衣不佛言得若夏三月了所得之衣得作羯耻那衣不佛言得若更有衆多法非法衣准上文意應知

出羯耻那衣相本有八種云何為八攝頌曰

初決去不定　決定失去衣　聞出出界疑

望斷同心出

云何決去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作衣

已竟於此無戀心遂持衣鉢欲往餘方出界外更不擬來決意出者是名決去失

云何不定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衣遂出界外求衣或未作衣或已作半於此利物及以住處或有戀或無戀或有望或無望更擬還作衣或起疑念是名不定失

云何決定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衣遂出界外求衣作如是念還來作衣復作是念我今出去更不復來亦復不能造支伐羅是名決定失

云何失去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衣出界外造支伐羅起首作衣遂失其衣是名失去失

云何聞出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衣出界外求衣念言迴還我當作衣去後大衆遂便出衣彼聞出羯耻那衣心生隨喜善哉出衣是名聞出失

云何出界疑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未作衣苾芻自念出界作支伐羅若了若不了或還不還生如是心出界便失

云何望斷失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作衣作衣未竟出界求覓擬還作衣既至彼方求衣不得望心斷絕是名望斷失

云何同心出如有苾芻同在一處受羯耻那衣作衣出界外求衣後還來住處共衆作白二法出衣是名同心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耻那衣事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此經·卍續藏本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一

[1]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劫比羅城尼俱律陀園中。與大苾芻衆俱。時此城中諸釋迦子。咸共集會坐於一處。共相謂曰。若有人來問我等言。釋迦種族。誰爲最初從何[2]而生。有何繼嗣尊貴冑族。有此問者。我云何答。然我未知如是次第。我等宜共詣世尊所問知此事。如佛所說我當奉持。作是議已。諸釋子等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繞佛三匝在一面坐。合掌向佛具陳上事。白言世[3]尊。若有人問我。釋迦種從何*而生。誰最爲先。誰爲尊貴。有何冑族。云何而答。爲如是事故來請問。[4]唯願世尊。哀愍爲說。如佛所教我當奉持

爾時世尊聞此語已默然思惟。若我自說釋迦種族有尊貴者。恐諸外道謗言。沙門喬答摩。自讚釋種族望尊高。復生是念。我弟子中誰能說此釋迦族者。知大目連善說斯事。告目連曰。我今入定。汝爲釋種說共因緣。目連默然受佛教勅。爾時世尊。取僧伽胝衣四疊枕頭。右脇而臥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作意。[5]于時具壽大目[6]揵連。而作是念。我今可入如是定中思惟觀察知釋迦種族。即於衆前而昇高座結跏趺坐。告諸釋曰。仁今諦聽。此之世界初成之時。爾時大地爲一海水。由風鼓激和合一類。猶如熟乳。既其冷已有凝結生。其海水上亦復如是。上有地味。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此界成時。一類有情福命俱盡。從光音天歿而來生此。諸根具足身有光耀。乘空往來喜樂爲食。長壽而住。時此世界。無有日月星辰晝夜時節。亦莫能[7]辯男女貴賤。但相喚言薩埵薩埵。是時衆中有一有情。稟[8]性耽嗜。忽以指端嘗彼地味。隨嘗之時情生愛著。隨愛著故段食是資。爾時方名初受段食。諸餘有情。見此食時即相學食。既食味已身漸堅重。光明隱沒悉皆幽暗。由此食量不調停故。形色損減。由色減故。互相告曰。我形光悅汝形損減。彼光悅者恃形色故。遂生[9]憍慢起不善根。緣不善故地味遂[10]滅。地味*滅已。是諸有情共相聚集。互生怨歎悲啼愁惱。作如是語。奇哉[11]美味[12]奇哉美味。如今世人曾食美食。後常憶念先時香味。便作是言。奇哉美味奇哉美味。雖作是言。然猶不識其義好惡。緣何故說地味*滅沒。有情業故。地餅即現。色香美味悉皆具足。如金色花。如新熟蜜食此地餅長壽而住。若[13]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廣如前說。乃至地餅皆沒。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愁惱相視作如是語。苦哉苦哉。我昔曾遭如是惡事。是諸有情地餅沒時亦復如是。然不知此所詮何義。仁等當知。地餅沒已。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林[14]藤出。色香味具。如羅榮花。如新熟蜜。食此林*藤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廣如前說。乃至林*藤沒故。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憂愁相視作如是語。汝離我前汝離我前。猶如有人極相瞋恨不許當前。廣如上說。林*藤沒已。時諸有情有妙香稻。不種自生無糠穢。長四指。旦暮收刈。苗即隨生。至暮旦時米便成熟。雖復數取而無異狀。以此充食長壽而住。時彼有情。由段食故滓穢在身。爲欲蠲除便成二道。由斯遂有男女根生。便相染著。[15]生染著故遂相親近。因造非法。諸餘有情見此事時。競以糞掃瓦石而棄擲之。作如是語。汝是可惡有情。作此非法。咄哉汝今何故污辱有情。始從一宿乃至七宿。不共同居。擯於衆外。猶如今日初爲嫁娶。皆以香花雜物而散擲之。願言常得安樂。仁等當知。昔時非法今時爲法。昔時非律今時爲律。昔時嫌賤今爲美妙。由彼時人驅擯出故。樂行

[1]〔大〕－【宮】*　[2]而＝時【宮】*　[3]尊＋（白言世尊）【宮】　[4]唯＝淮【宮】　[5]于＝於【宮】　[6]揵＝乾【宮】　[7]辯＝辨【宮】　[8]性＝情【宮】　[9]憍＝驕【宮】　[10]滅＝減【宮】*　[11]美＝善【宮】　[12]奇哉美味＝一說【宮】　[13]少＝有【宮】　[14]藤＝蘇【宮】*　[15]〔生染著〕－【宮】

惡者遂共聚集。造立房舍覆蔽其身。而作非法。此爲最初營立家宅。便有家室。諸仁當知。昔因貪婬故造立屋舍。彼如法作不非法作此非法爲法。彼諸有情。若日暮時。若日朝時。由飢取稻每日充足。不令餘殘。有一有情。爲懈懶故。且起取稻。遂乃兼將暮時稻來。至其暮時。有一同伴。喚共取稻。此人報曰。汝自取去。我且來取稻已兼兩時糧訖。汝應自去。我不❶煩去。時彼同伴。聞斯語已心便讃曰。此亦大好。我今取時亦兼二日糧稻來耳。爾時別有一伴。聞此語已復言。我取三日稻來。復有一伴。聞此語已復言。我取七日稻來。即將七日稻歸。復有一伴。來喚其人共相取稻。其人報曰。我先已取七日稻訖無*煩更去。彼人聞已心復歡喜唱言。此是好便。我今日去取若半月或一月稻來。如是漸漸倍於前數。由此貪心日增盛故。遂令稻中生諸糠穢。先初之時。朝刈暮生暮刈朝生。其實尚好。以貪愛故。一刈之後更不再生。設生之時❷實漸小惡。於是諸人競來收採。或有遺餘漸漸小惡。時諸有情復集一處。更相悲歎曰。我等昔時身體光悅飛騰自在。端嚴具足歡喜充食。後以地味爲食。猶得香好❸爲食地味多故。我等諸人身即堅重。光明遂滅神通便謝。因遇種種暗損之事。諸人悲泣感生日月星辰。廣如上說。食多之者身❹色轉暗。食少之者身猶光悅。此二食故。遂成二種顏狀。由此二種顏狀故。遞相輕賤曰。我是端正。汝是醜陋。因此諸人互相輕毀。展轉生不善心故。爾時地味並

皆滅盡。諸人悲歎。後生地餅。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我等食之長壽而住。食多之者身光轉暗。食少之者身猶光悅。由此二種顏狀故。遂成二種好惡之類。乃至遞相輕毀。由輕毀故。展轉各生不善心故。地餅藴滅。我等悲惱。如是緣故。復生林*騰。色香美味亦皆具足。我等食之年壽長遠。而住於世。食多之者身光損暗。食少之者身猶光悅。乃至林*騰滅故。復生稻穀。不種自生無諸糠穢。如四指❺大。香味具足。我等食之身體充盛。食此稻者年壽長遠。久住於世。以貪心積聚故。其稻小惡糠穢轉盛。其稻無力。❻採收不生。或有遺餘。諸人見已更相告曰。我等分取地界。爾時封畺地段疆界。各各分之。此是汝地此是我地。因此義故。世間田地始爲耕種。遂立疆畔。又一有情。雖自有田私盜他穀。一有情見而告之曰。汝今何故取他稻穀。此一度盜後更勿爲。然其有情盜意不息。於第二日及第三日亦復盜將。衆人見之而復告曰。汝前三度私盜。頻勸不休。有諸有情。便行推❼捉往詣衆中具陳上事。衆共告曰。汝自有田。何以三度盜他田穀。勸此語已便即放之。其盜稻者告大衆曰。此有情等。爲少稻穀今故❽摧我。對於大衆毀辱於我。大衆復告。何以爲少稻穀。捉有情摧毀。對衆辱之。後不應然。因此盜故遞相毀辱。由此緣故大衆共集。遞相告曰。汝等具見此事。爲盜他穀。對衆遞相毀辱。不知二人是誰有罪。我等意欲衆中❾簡一有情顏色端正形容具足智慧通達立爲地主。有過

者治罰。無過者養育。我等衆人所種之田。各各依法。六分之中與其一分。爾時衆中揀得如上具足德人。便即立爲地主。爾時衆人告地主言。衆中若有犯者。請如法治罰。若無犯者應當養育。我等衆人所種之田。各各依法。六分之中與其一分。由此因緣立爲地主。爾時地主見彼諸人。若有過者如法治罰。若無犯者如法養育。爾時衆人所種之田。各各依法。六分之中與其一分。衆既同意。立爲地主。故得❿太同意名。能擁護劣弱。故得刹帝利名。如法治國。能令一切衆生歡喜。戒行智慧。故號爲大同意王。其王立時衆人相呼。爲有情大同意王。有息名意樂。即⓫立爲王。爾時有情。號爲近來意樂王。有息名爲善德。復次仁等。善德王時一切有情。號爲賢子善德王。有息名爲最勝善。即立爲王。彼時有情。號爲雲咽最勝善王。有息名爲長淨。即立爲王。彼時有情。號爲多羅尙伽長淨王。頂上有一瘡疱。柔軟猶如細綿㲲花。雖復增長未⓬甞痛惱。後漸熟破出一童子。顏貌端正。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從頂上生故。名爲頂生。時長淨王六萬夫人。爾時父王將頂生入於後宮。時六萬夫人見頂生已。各生愛念乳皆流出。咸白王言。我養我養。由此義故。復名持養。即立爲王彼時有情咸皆思惟。互相諮議分別好惡。各習一藝。時彼有情審思量故。未努沙⓭(此名人)如前六王。壽無量歲久住於世。爾時持養王。右髀有一瘡疱。柔軟如綿㲲花。雖復增長未甞痛惱。後漸熟破生一童子。形貌

❶煩＝繁㊂* ❷實漸小＝其實漸㊂ ❸爲食＝食爲㊂ ❹色＝已㊂ ❺大＝長㊂ ❻採收＝收採㊂ ❼捉＝拓㊂ ❽摧＝推㊂ ❾簡＝揀㊂
❿太＝大㊂ ⓫立＝位㊂ ⓬甞＝曾㊂ ⓭〔此名人〕－㊂

端正。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以端正故。名爲端嚴。卽立爲王。有大威力。王四大洲得大自在。時端嚴王。左髀忽有瘡皰。其瘡柔軟如綿㲲花。雖復增長未曾痛惱。後漸熟破生一童子。形貌端嚴。有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爲近王端嚴故。名爲近端嚴。卽立爲王。亦有威力。王三大洲風化自在。其近端嚴王。右足上忽生瘡皰。其瘡柔軟如綿㲲花。雖日增長而不痛惱。後漸熟破生一童子。形[1]體端正。有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以右足生故。名端嚴足生。卽立爲王。威德自在。王二大洲。時端嚴足王。左足上忽生瘡皰。其瘡柔軟如綿㲲花。雖日增長而不痛惱。後漸熟破生一童子。形容端正。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以[2]左足生端嚴故。名極端嚴。卽立爲王。威德自在。王一大洲。此大同意王息。名意樂。意樂王息。名善德。善德王息。名最勝。最勝王息。名長淨。長淨王息。名持養。持養王息。名端嚴。端嚴王息。名近端嚴。近端嚴王息。名有端嚴。有端嚴王息。名極端嚴。極端嚴王息。名愛樂。愛樂王息。名善樂。善樂王息。名能捨。能捨王息。名爲[3]極捨。*極捨王息。名爲支車。支車王息。名爲嚴車。嚴車王息。名爲小海。小海王有息。名爲中海。中海王有息。名爲大海。大海王有息。名爲瑞鳥。瑞鳥王息。名爲大瑞鳥。大瑞鳥王有息。名香草。香草王[4]有息。名爲近香草。近香草[5]王有息。名爲大香草。大香草有息。名爲善見。善見有息。名爲大善見。大善見有息名爲極愛。極愛有息。名爲大愛。大愛有息。名爲妙聲。妙聲有息。名爲大妙聲。大妙聲有息。名爲作光。作光有息。名爲有威。有威有息。名爲廣大。廣大有息。名爲大彌樓。大彌樓有息。名爲有彌樓。有彌樓有息。名爲廣[6]慧。廣慧*有息。名爲艷光。艷光有息。名爲有艷。有艷有息。名爲有大艷。有大艷王。其有大艷王息孫曾孫玄孫等。於富多羅城子孫更生。至[7]於百代。其最後王名爲調怨。爲能調伏[8]諸怨敵故。名爲調怨王。調怨王於無鬪城中子孫更[9]王。乃至五萬四千代。於其城中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無能勝。於[10]波羅痆斯城子孫更王。至於六萬三代於其城中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難當難當王。昔於金毘羅城中子孫更王。乃至八萬四千代。彼最後王。名爲梵授。復次諸人。梵授王於象造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象授。象授王於削石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五千代。其最後王。名爲及時王。及時王於廣肩胸城中子孫更王。經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童[11]勝力。復次勝力王。於無勝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上勝。復次其上勝王。於妙童女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一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勝軍。復次諸仁。勝軍王於贍婆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一萬八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龍天。復次仁等。其龍天王於末利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二萬五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人天。復次仁等。其人天王於多摩栗坻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海天。復次諸仁。海天王於歡喜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萬八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善惠。復次仁等。善惠王於王舍城中子孫更王。二萬五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除闇。復次諸仁。除闇王却於婆羅痆斯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百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大帝軍。復次諸仁。大帝軍王於俱尸那城中子孫更王。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海神。復次諸仁。其海神王於布多羅城中子孫更[12]正。乃至一千代[13]王法化世。其最後[14]主名曰修行。復次諸仁。其修行王復於俱尸那城中子孫更王。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廣面。復次諸仁。其廣面王。復於*波羅痆斯[15]城子孫相承。乃至十萬代正法化人。其最後王。名爲地主。復次諸仁。其地主王。復於無戰城中子孫相承。乃至一千代。其最後王。名持大地。如法化人。復次諸仁。其持地王。於彌恥羅城中子孫相承。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爲大天。復次諸仁。其大天王。復於彌恥羅城中子孫相承。八萬四千代皆名大天。並得仙通及修戒行正法化人。其最後王。名爲儞彌。儞[16]彌王有息。名正謝王。其王有息。名堅。次名佉努。次[17]名近佉努。次名有佉努。次名極佉努。次名善見。次名正見。次名軍聽。次名[18]悟了。次名大*悟。次名*悟軍。次名無憂。次名離憂。次名積果。次名善合。次名大聲。次名殺大

[1]體＝貌 [2]左＝右 [3]極＝堅* [4]〔有〕－ [5]〔王〕－ [6]慧＝惠* [7]於＝于 [8]〔諸〕－ [9]王＝生 [10]波＝婆* [11]勝＝女 [12]正＝王* [13]王＝正* [14]主＝王 [15]〔城〕－ [16]〔彌〕－ [17]〔名〕－ [18]悟＝牾*

聲。次名明旦。次名坊主。次名鬪戰。次名生怖。次名慶喜。次名鏡門。次名能生。次名[1]普生。次名最勝。次名飲食。[2]次名多飲食。[3]次名難勝。次名極難勝。次名安立。次名善立。次名大力。次名勝大力。次名善*慧。次名勝堅固。次名十弓。次名百弓。次名新弓。次名妙色弓。次名勝弓。次名堅弓。次名十輾。次名百輾。次名千輾。次名妙色輾。次名牢輾。復次諸[4]仁。牢輾王於善[5]議城中子孫相承。七萬七千代。彼最後王。號果仙王。復次諸*仁。果仙王有息。名龍護。龍護復於*波羅痆斯城子孫相承一百一代。彼最後王。名吉枳。爾時迦葉波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出興於世。時彼釋迦牟尼菩薩。於迦葉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淨修梵行生覩史多天。復次諸仁。吉枳王有息。名善[6]生。復次諸仁。善生王復於補多羅城子孫相承一百一代。彼最後王。名耳生。復次諸仁。耳生王有二息。一名喬答摩。一名波羅墮闍。彼喬答摩念欲出家。波羅墮闍念爲國王。喬答摩見其父王。非法爲法。法爲非法。治化國務。便作是念。若父王歿我當爲王。法爲非法非法爲法。如是治國我當墮地獄。既有此難。我當云何。設何方便而得出家。得免斯苦。作是念已詣父王所。頂禮合掌白父王言。大王當知。我欲出家趣於非家。王告子言。若義利故。多有人捨施財物。供養天神事火苦行。求國王位。汝今已得。我捨命已。汝當紹位。何故汝今捨此而去。喬答摩白言。我見國王非法爲法法爲非法。由此罪業當墮地獄。我今怖畏願求出家。大王慈悲。從我此願。爾時彼王。知其子心畢欲出家。即便告言。我今放汝隨意而去。時彼王子。聞此語已心大歡喜。去斯不遠有一仙人。名曰黑色。時彼王子。拜跪父王及諸眷屬辭別而去。詣黑色仙所。如法[7]蹲跪頂禮雙足。白仙人言。我欲出家。[8]願仙慈悲令我出家。時彼仙人即便聽許。時彼王子既出家已。而求菓子樹皮樹根以充資養。世便號爲喬答摩仙。爾時父王便即捨命。第二王子波羅墮闍即立爲王。爾時喬答摩仙。因恒食菓子及諸樹葉。遂便得病。白鄔波馱耶言。我今欲[9]入於聚落中而乞飲食。黑仙報曰。仙人有法。所謂守護六根遠離六境。若在山谷。或入聚落。無有所畏。汝若能持如是仙法。隨意而去。可近補多羅城造作草舍依之而住。爾時喬答摩。頂禮親教辭別而去。詣補多羅城。於一閑林造作草[10]舍。乞食自活。爾時補多羅城有一婬女。名曰招賢。形貌端正衆所愛著。時有一不善人。名蜜捺羅。由婬貪心。將諸瓔珞及以妙衣。送與彼女。須擬迎[11]娶。時彼女人。著諸瓔珞及以妙衣。欲出往彼。時彼門邊見有一人。持五百銀錢與彼女人。便作是言。汝來汝來。共汝遊戲。彼女思念。我今得五百銀錢。何爲不取。我若不取即不應理。即取錢已與彼遊戲。爾時婬女。使從女人往詣蜜捺羅所。而作是言。我未莊飾少時即來。彼侍從女奉此語已。詣蜜捺羅所具陳上事。時銀錢主。別有餘事須臾即去。爾時婬女復作是念。此人已去欲往先處。時亦不晚。告從女曰。詣蜜捺羅所作如是言。我莊飾了。未審與我何處園林而可相見。時彼從女。奉此語已詣彼蜜捺羅所。具陳上事。時蜜捺羅報曰。汝擬婦女人。或言未莊飾。或言莊飾了。時彼使女。先於大家有所嫌恨。便告彼曰。我之大家非未莊飾。[12]意欲以汝瓔珞及衣[13]莊飾其身。別看餘婿。時蜜捺羅聞此語已。欲心便息而生害意。便告[14]侍女言。汝報婬女。莊飾既了來[15]某園林。時彼從女。詣婬女所具陳上事。時彼婬女。聞此語已莊飾瓔珞。往詣彼林見蜜捺羅。蜜捺羅便即嗔曰。咄哉婬女。云何持我瓔珞妙衣別看餘婿。婬女報曰。聟子。女人常有如是過失。願恕其過。時蜜捺羅即發忿恨。便拔利刀殺彼婬女。時彼從女即唱是言。賊賊殺我大家。衆人聞已皆集其所。爾時國中有喬答摩仙。於草屋坐。時蜜捺羅見衆集已。心生怖畏無處可避。遂將血刀往仙人處。置草屋前隨衆而立。爾時衆人見彼死女。尋逐蹤跡。於草屋前見其血刀。即捉仙人便作是言。汝是仙形。云何而作如是惡業。時仙報曰。我有何咎。衆人告曰。汝與女人行於非法。復殺彼命。仙人報曰。我實不作如是惡業。衆人不信。便即捉縛將至王所。白大王言。此人與彼婬女共行非法。便殺彼女。王聞此言更不審問。令將其仙坐尖木上。以其赤鬘著於頭上。令彼旃陀羅人身著青衣。各執利刀周匝圍繞。將彼仙人。擊鼓宣示巡行城內。告諸人曰。當知彼

[1]普＝怖㊂ [2] [3]次名多飲食∽次名難勝㊂ [4]仁＝人㊂* [5]義＝護㊂ [6]生＋(王)㊂ [7]蹲＝胡㊂ [8]〔願仙慈悲令我出家〕－㊂ [9]入於＝於入㊂ [10]舍＝屋㊂ [11]娶＝取㊂ [12]意＝適㊂ [13]莊飾＝莊嚴㊂ [14]侍＝從㊂ [15]某＝其㊂

仙犯如此罪。從南門出。而擲仙人於尖木上。時黑色仙。來覓此仙不知[1]何在。處處求覓。乃見被擲在尖木上。情甚悲傷懊惱啼泣。問曰。汝因何事遇如此苦。時喬答摩哽咽悲泣。[2]白鄔波馱耶曰。此是先業孰能避脫。鄔波馱耶告曰。善子。汝今被傷。於諸法行身心退不。彼報師曰。我今身雖被傷心無損害。親教告曰。我何得[3]知。彼報師曰。我發實語曾不妄言。若我心行實不改者。願鄔波馱耶黑[4]顏變作金色發此語已。而彼仙人變為金色。四方傳告。黑仙變為金色。其師見斯實願。心生怪寄歎為希有。時喬答摩仙復白師曰。我今捨命當得何道。師答曰。善子。如外道異婆羅門法。說無子者不得善道。汝有子不。答曰。我昔於宮內。為童子時意樂修道。便捨家宅常修梵行。從何得子。教師告曰。若如此者當念過去時事。答曰。我今被傷極至酸痛。節節[5]支分如被刀割。唯念捨命。如何更有而起餘想。時彼親教師。以神通力興大風雨。沐喬答摩身。其所苦痛遂得蘇息。念往昔婬[6]慾之事。於是身中遂有兩[7]渧精血。從身落地。以業力故。便成兩卵。如餘經中說。有四種不思議事。一者諸佛境界不思議。二者龍不思議。三者世間心意不思議。四者一切有情業異熟力不思議。[8]緣彼業力遂成[9]於卵。其卵得日光暖故。漸漸成熟。各生一童子。去其生處不遠有一甘蔗園。其二童子遂遊彼園內。以福力故顏容日盛。其喬答摩。被日光炙遂便命終。爾時變金色仙人。於明旦時來看喬答摩。見其命[10]過。復見地上卵破。尋童子跡至甘蔗園中。見其童子。爾時仙人入定觀察。此二童子從何[11]而來。是誰之子。即知是彼喬答摩體胤。便生愛念。將二童子還其住處。每日撫養漸漸長大。即[12]為立名。號曰暖生。因此稱為日種。復緣喬答摩體胤故。亦名喬答摩。從本身生故。名身生。復於甘蔗園中得故。亦名甘蔗種。由此四緣故。有此四號。復於異時。[13]婆羅墮闍王無子身死。諸臣共議。王恐無子令誰繼嗣。而有臣曰。其王有兄喬答摩。先已入山修道。據其族次*正合繼位。作[14]是議已。便往變金色仙人所。到已頂禮合掌。白言大仙。我國王兄喬答摩仙。今在何處。金仙報曰。被汝等殺訖。爾時臣等復白仙曰。其喬答摩自出家已來。元不曾見。如何得殺。金仙告曰。我令汝等當自知之。喬答摩曾無過咎。枉被汝殺。眾人復白曰。如何殺之。時彼金仙即說上事。諸人聞已咸白仙曰。我等實是罪過。作此語已。其二童子即至金仙左右。諸人問曰。此二童子是誰種族。金仙答曰。此二童子是喬答摩子。諸人復言。如何有之。名字何等。爾時金仙即說上事。諸人聞之皆大歡喜。即於仙所請長童子。侍衛歸國便冊為王。其王治國未久之間。即便身死無有子息。爾時諸臣。復於山中迎其小弟。次紹王位。眾立王號。名甘蔗王。復次諸[15]人。時甘蔗王。補多勒迦城[16]唐云幼小子孫相承。[17]經一百一代。其二王皆名甘蔗種。其最後王名為軍將王。諸*人當知。甘蔗軍將王。亦名增長。有四大夫人。各生一男一女。共四王子。一名火炬面。二名大耳。三名象行。四名寶釧王。有四夫人並皆身亡。時甘蔗軍將王。處於宮內悲愁懊惱。諸人入宮。見軍將王憂愁不樂。前白王言。王今何故愁憂若此。王即報曰。國大夫人今皆殞歿。我今何得不生愁惱。爾時諸臣共白王曰。王若由此而懷愁者。鄰國諸王皆有好女。王應令我冊為妃后。王復告曰。我有四子並皆長[18]大堪可繼嗣。由此義故。誰當以女與我為后。諸臣白言。王[19]但宜令臣等。為王四方推覓。于時有[20]一國王女。甚端正堪冊為后。[21]群臣知已即來白王。臣等今知某國王女顏貌端正堪為*王后。王曰可爾。即發國使往彼女所。見彼國王問訊起居。王問使曰。此國幽僻如何至此。爾時使者白彼王曰。我軍將王國大夫人。已[22]終殞歿。聞王有女堪為國后。故遣我來諮論此事。彼王聞已即便聽許。復告使曰。汝王若欲與我為親。應先與我立於盟誓。我女有息必令紹位。使者聞已白彼王曰。我還本國當具陳此意。爾時使者還至本國。稽首王已具陳上事。王曰我有長子。彼設生子豈令紹位。時諸群臣共王議曰。王但冊取。彼或生男。或復生女。或是石女。王[23]今如何先憂此事。願王早索共為歡樂。王曰可爾。即令一使速往女國立先盟誓。即依國法迎歸為后。時增長王。與其夫人在深宮內。娛樂快樂貪愛恣盛。無時暫捨。因即懷胎。十月滿足誕生一子。容儀端正人所愛念。時增長王。以八乳母共令養育。先取女時。王及諸臣共立誓

[1]何＝住宋 [2]白＝曰宋 [3]知＝之宋 [4]顏＝色宋 [5]支分＝肢肢宋 [6]慾＝欲宋 [7]渧＝滴宋 [8]〔緣〕－宋 [9]於卵＝卵於宋 [10]過＝故宋 [11]而＝時宋 [12]爲＝便宋 [13]婆＝波宋 [14]是＝道宋 [15]人＝仁宋 [16]〔唐云幼小〕－宋 [17]〔經〕－宋 [18]大＝成宋 [19]但＝當宋 [20]〔一〕－宋 [21]〔群臣…女〕十六字－宋 [22]終＝從宋 [23]今如＝如今宋

言。此女生男，當立爲王，名之愛樂。後時漸長，譬如蓮花出水，顏色數盛。時增長王爲欲冊立長息以爲太子，不冊愛樂。時后父王，聞斯語已，卽令使者持書，告增長王。何因今者違先立誓。若違先誓，我當興兵往罰汝國。汝當嚴兵以待於我。時增長王，見此書已，集諸群臣，而告示曰。皐后父王今附書來，具陳上事，我等如何設計待彼。群臣議曰。彼王有大威力，可立愛樂爲太子。增長王曰。我有長子，如何立彼小者以爲太子。爾時群臣復白王曰。彼之國王四兵强盛。王若不許，必被相侵。今請大王，冊彼愛樂立爲太子，其餘四子令出國界。時增長王告群臣曰。我之四子先無愆過，如何棄之令出國外。群臣白曰。我是王臣，欲爲利益，我實不能於無過人輒便擯棄。有罪過人不可令住。王聞是已，默然而住。時諸大臣總集一處共相議曰。諸仁當知，共爲籌議，我等設計令王憎彼四子。因修一園，播❶洒田地，散諸香花，懸諸幡蓋，以爲嚴飾。時四王子因出遊戲，遙見其園，心生貪愛。至於園門，其修園官莊嚴❷以畢，從門而出。四子問曰。今此之園是誰所有。其官報曰。是國王園。四子聞已，却迴卽去。臣復白曰。云何迴去不入園內。四子報曰。是父王園，我等何敢得入。群臣白曰。王及王子俱得遊戲，此有何過。王子聞已，卽入遊戲。群臣見已，馳詣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王令修園，今*以嚴潔。願王親往以爲遊❸戲。時增長王卽勅曰。誰爲此樂。諸臣白言。是四王子在中娛樂。王聞是語卽大嗔怒。汝可往彼爲吾殺却。群臣咸皆跪白王曰。願王慈悲莫斷其命。王若嫌者且令出國。王聞依請。爾時群臣奉王命已，卽喚王子來至王所，告令出國。爾時四子，四輪著地合掌白王。我等四子請乞一願。所有眷屬欲隨去者，願王慨慈許其隨去。王告子曰。隨汝所願。時四王子，各將其妹欲出國去。時國人民亦願隨去。於七日內，國中人衆隨去欲盡。爾時諸臣白王。若不閉此城門，恐百姓盡。王告臣曰。急閉城門無令盡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卷第二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四王子，與諸人衆漸漸前行。至雪山下❹殑伽河側，近劫比羅仙人所住之處。時四王子與諸人衆，各剪茅草以爲屋舍，依此而住。爾時衆人共相採捕以自養活。時四王子，日日三時往劫比羅仙所，親近供養。四王子等年既長大，而無妻妾形體羸瘦。仙人問曰。汝等何因漸加憔悴。王子答曰。我等❺少年無有妻妾，日夜憂愁豈不憔悴。時仙報曰。汝等之妹互相配適。王子白曰。我等不知合得以不。仙人報曰。既不同母通❻許此事。爾時王子各自思惟。我等兄弟既離本國，此處無人可爲婚對。仙❼人此教其適我願。卽大歡喜，互相嫁娶以成夫婦。未久之間各生男女。時四王子心生喜慶，將其妻子頻至仙所。因茲便生諠閙。仙見是已心不得定。告王子曰。汝當安此好住，我離斯處。王子白曰。何故卽去。仙人報曰。汝等諠閙亂我禪定，猶如跣脚踏棘刺上。王子白曰。願仙住此，可與我等別覓好處，我當住彼。仙曰。可爾。時彼仙人有神通力，隨其所樂皆得成就。卽持金瓶盛滿中水，詣餘好處❽洒水爲界。告王子曰。汝等可於此地安止。時諸王子奉仙人教已，卽築城壁止住其內。彼仙人灑水爲界，因此立名，爲劫比羅城。百姓漸多城先窄小。時有天神見此事已，便指餘處其地寬廣。卽就此處別立一城，因號此城，名爲天示。時諸王子總集籌議。爲我父王娶後妻故，令我兄弟出離本國。我等諸人應共立契，自今❾以後唯娶一婦更不娶餘。爾時增長王問群臣曰。我之四子今何所在。群臣報曰。王諸子等因有過故，王令出國，幷諸姊妹❿今者見在雪山之下天示城中，自廣營城邑。增長王曰。我諸子等豈能如此自成就不。群臣報曰。能。時增長王卽大踊躍，端坐舉手告諸臣曰。我子大能，我子大能。由大威德言大能故，得釋迦名。後於異時，增長王崩。愛樂太子卽紹立爲王。時愛樂王亦無子息，後便命終。爾時群臣⓫相共籌議，往天示城，冊第一王子名曰炬面，以爲國主。子息便死，炬面無子，後便命終。復冊大耳以爲國主。大耳無子，復便命終。復便冊象行以爲國主。象行無子，復冊寶釧以爲國主。寶釧有子，名

❶洒＝灑[illegible]　❷以＝已[illegible]*　❸戲＝戱[illegible]　❹殑＝兢[illegible]　❺少＝小[illegible]　❻許＝計[illegible]　❼人＝有[illegible]　❽洒＝灑[illegible]*　❾以＝已[illegible]*　❿〔今者〕－[illegible]
⓫相共＝共相[illegible]

近寶劍，後紹王位，近寶劍有子，名曰天門，亦紹王位。復次諸仁，其天門王，於劫比羅大城子孫相繼，經五萬五千代正法治國。其最後王，名曰十車。十車有子，名曰百車。百車有子，名曰嚴車。嚴車有子。名曰勝車，勝車有子，名曰堅車。堅車有子。名曰十弓。十弓有子，名曰百弓。百弓有子。名曰九十弓。九十弓有子。名❶曰最勝弓，最勝弓有子。名曰嚴弓，嚴弓有子。名曰堅弓。復次諸仁，其堅弓王而有二子。一名師子頰，二名師子吼。此贍部洲所有一切善射之者。師子頰王最爲上首。其師子頰王而有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師子頰王復有四女。一名清淨，二名純白，三名純斛，四名甘露。淨飯王有二子，其最大太子，卽我薄伽梵是。其第二者卽具壽難陀是。白飯王有二子。一名恒星。二名賢❷善。斛飯王有二子。一名大名，二名阿那律。甘露飯王有二子。一名慶喜，二名天授。其清淨女誕生一子，名曰善悟，純白有子。名曰有醫。純斛有子。名曰勝力。甘露有子。名曰大力。我薄伽梵有子。名曰羅❸怙羅，始從地主大王乃至羅睺羅斷其繼嗣。何以故。以羅睺❹羅證無生果，斷生死種故。爲此斷其繼嗣。尊者大目❺健連，爲諸釋種大衆說其釋迦族已，便卽退坐，默然而住。爾時世尊知大目連說種族已。便從臥起端身而坐，告大目連曰：善哉善哉。汝爲諸苾芻說我釋迦昔世以來所有種類。如法說已。復告目連曰，若復有人，爲他廣說釋迦種族，此善男子於長夜中得大利益，恒受安樂。爾時世尊重復告諸大衆苾芻苾芻尼曰。汝等當知。應受我昔世*以來釋迦種族所在餘方如法憶念爲他廣說，何以故，能於汝等獲大利益。具利義故，具法義故，具梵行故。當得如上所有功德。是故汝等苾芻，應當受持讀誦爲他廣說，爾時劫比羅城中諸釋種等，聞此本族次第說已皆大歡喜， 卽從座起頂禮佛足各還本處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等。汝等諦聽。昔時師子頰王。於劫比羅城正法化人。於其國土甚大豐熟。無有恐怖。人衆歡樂，其善悟王，於天示城正法化人。國土安隱家給年豐，無有衰惱。善悟王后。名曰妙勝，顏貌端正衆所樂見。一切有情恒得安樂，天示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吉祥。甚多財寶倉庫盈溢。園林田宅其數不少。多諸眷屬所有珍財。如薜室羅末拏等無有異。時彼長者有一芳園。多諸花果流泉浴池，種種諸鳥出和雅❻聲。世所殊絕。國王王子及諸妃后。常❼往遊戲。時王夫人。見此園林卽生貪愛，白其王曰。此園甚好，可乞我來。王卽報曰。今此園者，是長者所有，我今安得輒持與汝。汝必須者。我於城內別自修造。勝於此園與汝遊戲。爾時其王爲夫人故。於王城內卽造一園。倍勝前者。以此園林爲妙勝夫人所造故。因名此園。號爲妙勝，師子頰王恒自思念。常乞一願。若得我種之內出一金輪王。甚適我願，其善悟王亦乞一願。願我得與師子頰王速爲眷屬。甚適我願。時善悟王最大夫人。因卽懷胎，滿足十月誕生一女，顏容端正世所希有，由此王女甚端嚴故。王及夫人後宮眷屬一切見者，無不怪仰，共相議曰，今此王女。爲是人生，爲是善巧天來之所化作。經三七日，卽如國法作諸喜慶，令諸群臣遞相籌議，今與此女作何名字。諸臣白曰。此天示城中咸相謂曰。由此王女先業果報。得此端正 復相議曰。今此王女非人能生，是善巧天之所化作。咸白王曰。可名此女號爲幻化，卽爲此女。令八乳母共相養育，至漸長大時，❽占相師來白王曰。今王娶女後必生兒，具足諸相有大威德，得力輪位，王聞此語甚大歡喜，後善悟王最大夫人，更復懷妊。十月滿足誕生一女。其女身光明徹城內。容顏相好世所無比。至三七日作喜慶已。卽集群臣議其名字。以此小女勝幻化故。因卽立名爲大幻化，復爲此女。令八乳母共相養育。漸至長大時，*占相師來白王言。今王娶女後必生兒。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威德尊重，至轉輪王位，王聞此語倍懷歡喜 時善悟王。卽令使者持詣師子頰王報其王曰。我大夫❾人誕生二女。其最長者生誕之日。顏貌端正世所希有。相師*占之。後當生子得力輪位。其小女者身光倍勝。相師*占之。後必生子得轉輪位。我聞大王有最長子。名曰淨飯，二女之中願以一女爲淨飯妃，故令使報，至彼具陳。王聞此言甚大歡喜。令使還國報善悟王曰，王之二女皆具相好。我今總取爲淨飯妃。然我先王而有要誓。不取二妃。今且取其小女生

❶〔曰〕－聖 ❷〔善〕－宮 ❸怙＝睺宮 ❹〔羅〕－宮 ❺健＝犍宮 ❻聲＝音宮 ❼往＝住宮＊ ❽占＝瞻宮＊ ❾人＝之宮

輪王者。其大女者且勿令嫁。待我集諸群臣及諸眷屬籌議此事。時善悟王聞是語已。即以國法莊嚴小女。幷令五百婇女圍繞侍從。至彼國已與淨飯王爲妃

爾時師子頰❶國王。有一輔庸之國。居山谷內。名般茶婆。忽然反叛。抄掠劫害隣近諸國。時隣境住人諸釋迦種。被其侵逼。互相犇馳告師子頰。我等村落。皆被某賊日夜侵害。願王與兵親往降伏。師子頰王曰。我今年老不任鬪戰。彼諸人曰。請王太子淨飯往彼捕捉。王即報曰。汝諸人等。若許太子求一願者。我便發遣。衆答王曰。唯然隨命。時師子頰王。於共城中擊鼓宣令。嚴勅四兵隨從太子。往彼❷討罰。爾時淨飯太子奉持父命。將領四兵至彼賊所共相戰害。以威力故。時彼賊衆。被太子軍或殺或縛。無有遺㦪賊既除滅。淨飯太子即領共軍迴歸本國。時諸釋種既得太子平除賊已。皆大踊躍而白王言。淨飯太子爲除怨害。臣等諸人不勝喜慶。王之先言太子有願。請王爲臣等說。時師子頰王❸告諸釋曰。汝釋迦種。先立言誓不取二妻。諸釋迦曰❹。王今豈欲解先誓耶。王曰。不然。更須牢結。然我意者。唯爲淨飯太子取其二妃。餘不應取。諸釋迦曰。此事可爾。❺時師子頰王。即令使者往善悟王所。而告之曰。我今與諸釋迦種等共相籌議。咸皆許我爲淨飯太子❻取王長女爲妃。王可與我。王聞語已甚大歡喜。即以五百婇女爲其侍從。種種珍服莊嚴女身。送劫比羅國。時師子頰王得其女至。即如國法。命諸群臣作倡伎樂。納娶其女爲太子妃。未久之間師子頰崩。以其淨飯太子後繼父位。正法化人國土安樂。五穀豐熟無諸衰惱。其國人衆處處充滿。於異時中。與大幻化夫人登諸樓閣。後宮婇女圍遶侍衛。奏諸女樂縱逸遊戲。菩薩若在覩史多天。常有五法觀察世間。何謂五法。一者觀察生處。二者觀察國土。三者觀察時節。四者觀察種族。五者觀察所生父母。何故菩薩觀察生處。在覩史多天宮。常作是念。過去菩薩何處受生便即觀見。或於淨行婆羅門家生。或於剎帝利貴❼種家生。或爲婆羅門師。或爲剎帝利師故。當❽今之時。剎利爲尊。我當*往彼剎利家生　何以故。若我於彼貧下家生者。或有來世衆生。誹謗我故。由此因緣。菩薩以自在福力。隨其所念皆得生彼。由此義故菩薩受生之時。先當觀察所生之處。何故菩薩觀察國土。菩薩在覩史多天。常作是念。過法❾菩薩生何國土即見彼國。　有甘蔗粳米大麥小麥黃牛水牛家家充滿。乞食易得。無有十惡多修十善。菩薩❿思惟中天竺國。如是等物悉皆具足故。我今生彼中天竺國。何以故。若生邊地者。或時有情誹謗我故。是故菩薩以福德力。隨其所念皆得生彼。如佛所說無有虛也。何故觀察時節。菩薩在覩史多天宮。常作是念。過去菩薩於何時節下生人間。若見彼國衆生上壽八萬歲下壽乃至百歲。菩薩爾時來生其國。何以故。若人長壽八萬已上時。諸衆生無有愁苦愚癡頑鈍憍慢。著樂非正法器難受化故。若人短壽百歲已下時。諸衆生爲諸五濁昏冒重故。云何爲五。一者命濁。二者煩惱濁。三者有情濁。四者見濁。五者劫濁。菩薩爾時作是思惟。若我惡世時出現於世。多諸外道心⓫王誹謗。五濁增長非正法器。猶如過去一切菩薩濁惡世時不出於世。何以故。諸佛出興所說正法。皆不虛過。由是義故。觀察時節。復次何故觀察種族。菩薩在覩史多天。常作是思惟。觀察於何種族可受生者。若見有人先世*以來內外親族無能訪者。即生於彼。菩薩爾時作是觀已。　乃見釋迦清淨尊貴轉輪王種堪可出現。何以故。菩薩若於下賤家生世間有情或生誹謗。菩薩於無量劫來。獲自在力。所有欲念皆得隨意。凡所說法曾無虛過。由此因緣。菩薩觀察所生種族。復次何故觀所生母。菩薩在覩史多天宮。作是思惟。如餘菩薩。於何等母而受胎⓬藏。觀彼女人七世種族。悉皆清淨無有婬汚。形貌端嚴善修戒品。堪任菩薩具足十月處其胎*藏　而此女人。所其生業往來進止。曾無障礙。復次大幻化夫人。曾於過去諸佛發無上願。使我來世所生之子得成種覺。　由是諸菩薩。　恐諸衆生作是謗言。何故菩薩。於彼無相女人胎中。而出於世。是故菩薩。從無始已來種諸善根。皆悉成就。由是義故。菩薩觀察所生之母

爾時菩薩。作是五種遍觀察已。即殷勲三唱告六欲天。而作是言。我今從是覩史多天下生人間。於白淨王最大夫人胎中爲其太子。誕生之後證常住果。汝等諸天。願欲隨我證

❶闕王有一輔＝王國有附【宋】　❷討罰＝罰討【宋】　❸(先)十告【宋】　❹〔時〕一【元】　❺取＝娶【元】　❻種＝族【元】　❼今＝爾【明】　❽〔菩薩生〕一【明】
❾〔思〕一【明】　❿王＝生【宋】　⓫藏＝腰【宮】*

斯果者。可於人間同我生彼。於天衆中三告是語。爾時諸天聞此語已同聲報曰。善哉菩薩。[1]知不。彼贍部洲 剛强難化多諸濁亂。外道六師及隨外道六聲聞等。 幷諸六定外道之類。遍滿其土。深著邪見難可拔濟。何謂六師。一者[2]晡刺拏。二者末羯利子。三者珊逝移毘羅胝子。四者阿[3]市多雞舍甘婆羅。五者脚[4]拘陀迦旃延種。六者昵揭爛陀若提子。何謂六隨外道聲聞。一者拘達多婆羅門。二者[5]輸那陀。三者遮彌。四者梵壽。五者蓮實。六者赤海子。何謂六定外道。一者欝多伽羅摩子。二者[6]邏羅哥邏摩。三者善梵志。四者最勝儲童。五者黑仙。六者優樓頻螺迦葉若胝羅[7]唐云有多毛[8]如是等外道邪法。教化彼諸衆生。貪著邪見難可濟度。如何菩薩今欲往彼。今我覩史多宮。一一諸天聽法之座。縱廣正等十二踰膳那。當我在此說法。我等聞已深生信受。能令我等於長夜中安樂利益。彼時諸天作是語已。菩薩爾時告諸天曰。汝等諸天。宜各隨意作諸音樂。時彼天衆。即皆同時作諸音樂。其聲沸鬧。爾時菩薩即吹大螺。諸音樂響[9]普皆摧息。菩薩爾時復問天曰 諸音樂中何聲爲大。諸天答曰。螺聲最大。諸善男子。汝等當知。 如大螺聲能令一切諸音樂聲悉皆摧息。我亦如是。下於贍部洲中。有所說法。能令六師外道六隨聲聞外道六定外道皆悉摧滅。令一切衆生得甘露法。 皆悉飽滿。吹無常螺。令諸外道假常之計皆悉摧滅。吹大空螺。令諸外道執有之見亦皆摧滅 爾時菩薩說伽他曰

師子能伏諸猛獸　金剛善摧一切堅
帝釋能伏阿蘇羅　一切光中日光勝

爾時菩薩。說此頌已告諸天曰。汝等若欲清淨飽滿甘露之法。可生中天竺國六大城內。爾時釋提桓因。在於座中作是思念。知釋迦菩薩必託摩耶夫人胎*藏之內。我當以神通力清淨其體。令無垢穢身力强健。以待菩薩。作是念已。即以通力淨彼摩耶夫人胎*藏之內。菩薩爾時於覩史[10]多天宮五種觀察。慇懃三唱告諸天已。即於夜中。如六牙白象形。下於天竺。降摩耶夫人淸淨胎內。爾時摩耶夫人。即於其夜見四種夢。一者見六牙白象來處胎中。二者見其自身飛騰虛空。三者見上高山。四者見多人衆頂禮圍繞。作是夢已。向淨飯王說如上事。時淨飯王。即召相師說其夢事。相師答曰。如我相法。王大夫人必當生男。具足三十二丈夫之相。莊嚴其身。若紹王位。當乘金輪伏四天下。若出家修道。證法王位。名聞十方作衆生父

內攝頌曰

我降生時　四天守護　如明月珠
諸物纏裹　亦如寶綫　智者明了
自持五戒　無諸欲念

諸菩薩有常法。從覩史天下生母胎。當爾之時。十方大地悉皆震動。有大光明並皆周遍。六趣衆生隨業之境。日月威光所不到處。普皆明徹。其中衆生各相告曰。今此光明得未曾有。將非我等別受生耶。復次菩薩降母胎時。釋提桓因即遣四天王神營衞其母。而此四神一執利刀。一執羂索。一執於戟。一執弓箭 何以故。恐諸惡魔得其母便。諸菩薩降生之時。其母胎中諸血穢等。皆悉遠離而不染著。如明月珠。雖爲諸物之所纏裹。而無染汚。菩薩在母胎時亦復如是。[11]諸菩薩常法。其母常見菩薩在其胎中。猶以靑黃[12]赤白等綿裹於淨寶。諸慧眼人見其寶綿分別曉了。母見菩薩在其胎中亦復如是。諸菩薩常法。在母胎時。能令其母身體和悅無有疲乏。諸菩薩在母胎時。其母自然常持五戒。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飮酒。諸菩薩常法。在其母胎。其母自然不貪欲愛。復[13]次摩耶夫人。忽自思念。四大海水皆飮令盡。向淨飯王說其心願。時劫比羅城中有一外道。名曰赤眼。善諸幻術。王令使者喚其赤眼。說如上意。赤眼報曰。願與夫人登高樓上。旣登樓已。即以幻術爲四大海水。持其海水與夫人飮。旣飮水已。爾時夫人其意即息。時摩耶夫人復更思念。一切有情被繫閉者。悉令解脫。作是思已即向王說。王聞是語。即勅獄官。所有囚閉皆令放出。爾時夫人其念即息。摩耶夫人又復思念。意欲布施財物。作是念已即向王說。王聞是語。即爲布施種種財物。爾時夫人其念便息。又復思惟。欲往苑園遊行觀望。便向王說。王聞是已。即將夫人就諸園苑觀望。其念便息。又復生念意。欲於父王園苑中居止。便告王曰。王聞是語。即令使者往善悟王處報云。[14]今摩耶夫人。意欲就彼父王藍毘尼園中居

[1]知不＝不知㊂　[2]晡＝晡㊂　[3]市＝末㊂　[4]〔拘〕－㊂　[5]輸＝輸㊂　[6]邏＝羅㊂*　[7]〔唐云有多毛〕－㊂　[8]（有）＋如是㊂　[9]普＝並㊂
[10]〔多〕－㊂　[11]（如）＋諸㊂　[12]赤白＝白赤㊂　[13]〔次〕－㊂　[14]今＝爾㊂

止王聞是語。便卽差人。攘設掃*洒。令摩耶夫人及諸侍從婇女詣藍毘尼園而爲遊觀。❶乃見一無憂樹花葉滋茂。夫人欲生太子便手攀其樹枝。時天帝釋。知菩薩母心懷慚恥。多人衆中不能卽誕其子。便作方便。發大風雨。令諸人衆各自分散。是時帝釋。化作老嫗立夫人前。夫人卽生。時天帝釋以仙衣擎取。先在腹內心多煩悶。告帝釋曰。汝放於地。時天帝釋暫少遠住。菩薩生時大地❷振動。天地光明乃至日月所不及處。皆令明徹。其中衆生皆得相見。各相謂言。非唯我身獨在此處生。亦有餘人共在此處。一切菩薩有常法式。從胎出時。無諸❸淥血及餘穢惡。其菩薩母欲産之時。不坐不臥攀樹而立。無諸苦惱後有。菩薩常法。生已在地。無人扶侍而行七步。觀察四方便作是言。此是東方。我是一切衆生最上。此是南方。我堪衆生之所供養。此是西方。我今決定不受後生。此是北方。我今已出生死大海。爾時諸天。手持白蓋及與白拂。❹萃寶殿飾覆菩薩上。諸龍王等。各持二種清淨香水。所謂冷暖調和。洗浴菩薩。諸菩薩常法。誕生之處。於其母前現大池水。其母所欲澡洗。皆悉充足。諸菩薩常法。誕生之時。諸天仙衆在虛空中。以種種天妙和香。末香塗香。❺旃檀沈水。而散菩薩。種種諸天音樂。在虛空中自然發響。爾時阿私陀仙。在吉悉枳迷山石窟之中。彼仙恒知一切世間興衰之相。其仙有一外甥。名那羅陀。彼那羅陀。時時而來恭敬供養。爾時仙人隨緣教示報那羅陀曰。彼聞仙記深信不虛。喜溢身心。求請出家而作弟子。菩薩初誕天地光明。那羅陀覩瑞。卽白仙曰。親教。頗有惡世二日雙現以不。若無二日。何故此窟有是光明。時阿私陀仙。說伽❻他曰

日光極熱不明淨　此光明淨及清涼
流輝晃耀於山窟　我定知是牟尼光
菩薩神通大威德　出其母胎現此光
清淨明朗眞金色　遍滿世間諸大地

那羅陀報曰。親教。我今隨從親教欲看菩薩。時仙告曰。汝今知不。彼之菩薩有大威德。天龍八部之所圍遶。我等往彼不可得見。若彼菩薩。入劫比羅城三號已。然後我往可見菩薩。菩薩生時。五百宮人各生一男。謂贊❼鐸迦而爲上首。五百宮人各生一女。旃尼而爲上首。五百大臣各生一男。鄔陀夷而爲上首。有五百象各生一子。報灑陀子而爲上首。五百馬各生一子。馬*驪呵馬子而爲上首。五百寶藏自開出現。四方諸國王等悉皆降伏。常獻種種雜物而來奉事。爾時大臣見是相已。來白大王。王聞此事便深思念。我今此子。成就一切諸善事業。因此大王號此太子。名爲成就一切事。是故菩薩初得此名。時劫比羅城有一藥叉。名爲釋迦增長。城內若有釋迦族類。生得男女。先將向彼藥叉。而爲作禮。時彼大王。便勅臣佐。將其太子。往增長釋迦藥叉處。遣作禮拜。臣得王敎。以七寶轝與安置太子。往詣藥叉之處。劫比羅城諸釋種等。性懷獷烈心意兇猛。多起人我堅鞕惡暴。見彼菩薩皆悉寂靜。默然而住。時淨飯王作思念曰。此住劫比羅城諸釋種等。性懷獷烈心意兇暴。多起人我堅鞕惡性。彼見太子入城。皆如牟尼默然而住。以此緣故。可呼太子名爲釋迦牟尼。時釋迦牟尼菩薩。至藥叉廟所。彼釋迦增長藥叉。遙見菩薩漸近廟所。卽從座起五體投地頂禮菩薩。衆人見已甚大驚怪。卽往淨飯王所白言。大王。今藥叉神遙見太子。從廟而出頂禮雙足。時王聞已甚大歡喜。作如是言。若天神禮拜太子故。知是天中天。以此緣故。號爲天中天。時彼大王。卽將太子還於本宮。令宮乳母依時養育。彼乳母等甚大歡喜。卽以雙手。於父王邊捧受太子。在宮❽閣內勤加養育。彼乳母等每日香湯洗浴。塗妙好香種種莊嚴。每日將向王所。王乃抱持太子安於膝上。觀看相貌甚大歡喜。國有常法。若王宮生子。卽喚梵行相師觀看相貌。王乃喚相人令占❾大子。旣占相已而答王曰。今此太子。實是成就三十二相。若在家者。得作金輪聖王。王四天下善法理化。具有七寶。一者金輪寶。二者象寶。三者馬寶　者末尼寶。五者女寶。六者主藏臣寶。七者兵將寶。具足千子。勇健端嚴降伏他軍。此大地中所有人等。無相犯者。皆悉令行勝妙善法。若當出家❿得法王位。如來應正等覺。名稱普聞具三十二相。王卽問曰。何者是其三十二大丈夫相。一者具大丈夫足善安住等案地相。二者於雙足下現千⓫輻輪相。三者具大丈夫纖長指。四者足跟趺圓長。五者手足細軟。六者手足網

❶乃＝ㄗ　❷振＝震　❸淥＝膿　❹萃＝雜　❺旃＝栴　❻他＝陀　❼鐸＝釋　❽閣＝閻　❾大＝太*　❿得＝紹　⓫輻輪＝輪輻

綫。七者垂手摩膝相。八者瞖泥❶邪蹲相。九者身不傴曲。十者勢峯藏密。十一者身相圓滿如尼瞿陀❷樹相。十二者常光一尋。十三者身毛上靡。十四者身諸毛孔一一毛生。如紺青色螺文右旋。十五者身皮金色。十六者身皮細滑塵垢不著。十七者於其身上兩手兩足兩肩及項七處圓滿。十八者其身上半如師子王。十九者肩善圓滿。二十者髆間充實。二十一者身洪健直。二十二者具四十齒皆悉齊平。二十三者其齒無隙。二十四者其齒鮮白。二十五者頷如師子。二十六者其舌廣薄若從口出普覆面輪至耳髮際。二十七者於諸味中得最上味。二十八者得大梵音言詞和雅能悅衆意。聲如羯羅頻迦之音。其聲雷震猶如天鼓。二十九者其目紺青。三十者睫如牛王。三十一者其頂上現烏❸率膩沙。三十二者眉間毫相。其色光白螺文右旋。若不出家。得轉輪聖王王四大洲。菩薩常法。其菩薩母產菩薩已。七日命終生三十三天。菩薩常法。生已其身端嚴。超諸世間。衆所愛樂見者無厭。 猶如善巧工人以閻浮檀金作諸形像。天衣覆上放大光明普遍暉耀。其菩薩身亦復如是。如彼蓮花衆人所愛。菩薩亦爾。菩薩常法。眼恒不眴。如三十三天。由果業故。日夜常見四維上下一由旬內。梵音深遠。如雪山鳥其聲清妙。菩薩生已。自然具足廣大智慧。善解一切世間正化。父王國法無不明了。爾時那羅陀仙人來白師曰。今者菩薩入劫比羅城。父王淨飯已立三號。願師共詣禮拜瞻仰。其師謂曰今隨汝意。二仙相隨欲修禮謁。以菩薩力故。遂失神通。不得如常乘空而去。便共步往劫比羅城。既入城已至王門外。告門人曰。汝可爲我往白大王。阿私陀仙今來門外。願見大王。時守門人卽至王所。具陳上事。王聞是已。卽持香花迎彼二仙。安置宮內。既安置已善言問訊。今者大仙。何緣遠來欲求何事。二仙答曰。我等故來願見菩薩。王報仙曰。我之*大子今正安眠。且待須臾令與相見。爾時二仙復白王曰。雖復未覺。我等意者暫欲觀瞻。爾時大王。卽領二仙至菩薩所。便見菩薩。雖復寢睡其眼常開。時阿私陀仙見是事❹已。卽說頌曰

如眞飛龍馬　暫睡還復覺
如蓚梵事人　睡蓋不能覆

時彼孀母。卽前捧抱太子❺。授彼二仙。時阿私陀。便以雙手跪而承受遍體觀察。白大王曰。大王已令諸婆羅門占。相師等相太子未。父王答曰。已令相訖。阿私陀仙復白王曰。彼等諸人。占此太子當有何相。父王報曰。若紹國位。御金輪寶聲聞十方一切國土。時阿私陀以贊頌曰

大王今當知　相者不能測
末劫無輪王　必證菩提道
一切金輪王　相猶不炳著
我今觀太子　當取法王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❻詔譯

時阿私陀仙。既知太子必成正覺。卽自觀身壽命長短。我今此生得見菩薩證菩提不。既諦觀已。卽觀菩薩十九出家。六年苦行獲甘露果。　復知己身先時殞歿不逢菩薩度人說法。便自悲傷啼泣懊惱。時淨飯王。既見此已甚大驚愕。以頌問曰

丈夫及女人　見者皆喜躍
大仙今何故　對此獨悲泣
將非我太子　有諸不祥相
善哉大仙人　願速爲我說

時阿私陀仙。以頌答曰

設彼虛空中　忽降金剛雨
於此太子身　不能損一毛
猛風與炎火　及諸利刀劍
毒氣嚙惡蛇　亦皆不能害
一切恐怖人　太子爲擁護
云何慈悲主　而有憂苦者
自在諸梵天　皆來爲侍衞
如是最尊勝　云何而憂懼
我今恨衰老　死時將不遠
不見轉法輪　所以自悲泣
當來世間人　遇此菩薩者
必得聞妙法　證彼寂滅果

時阿私陀仙。說此頌已便懊惱恨。作如是念。

❶邪譯＝耶薄◎　❷〔樹〕一◎　❸率＝盆◎　❹〔已〕一◎　❺投＝受◎　❻部＝剃◎

由此太子威德力故。令我退失神通。不能飛行乘空來去。我今於此步出城門。衆人見我必生輕慢作是念已白父王曰。王曾發願。願阿私❶他仙出入城中。我今步來酬王宿念。今亦步去王應為我修理城路。爾時父王。即令大臣勅諸人衆。嚴飾街衢懸諸幡蓋。告國人曰。阿私陀仙今步出城。汝等諸人隨意觀望。時彼仙人內懷惱恨。與淨飯王及王臣佐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前後圍遶出城門外。仙白王曰。王可還宮。我今辭去。既相別已。阿私陀仙漸次前行。至莘陀山即登彼山。擇其勝地因以居住。時彼仙人遠行疲乏。既坐憩息遂入仙定。由入定故得本神通。後於他時遂便染患。仙弟子衆。以諸湯藥療治不差。衆白師曰。師今此疾❷藥療無痊。世間無常不可為諱。我諸弟子皆求寂靜。師既獲得常樂。豈可不留遺誨。請師示誨。令使我等有所悟入。其師告曰。我雖出家希求甘露。然由未證愧無所傳。今釋氏所生童子。必當獲得無上妙果。能以甘露滋益衆生。汝諸弟子。可詣彼出家。若出家已。勿恃豪姓種類摩納❸薄伽勉勵精懃常修梵行。為得法故。專精加行。若此行成當獲甘露。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從此於東方　汝當往求覺
諸佛實難遇　見已可勤修

說無常法頌曰

積聚皆❹銷散　崇高必墮落
命合皆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阿私陀仙。說此頌已便即命終。爾時弟子那羅陀。以種種如法供具。隨時殯葬已。便詣❺波羅痆斯城。於彼而住。與五百摩納薄伽。為其教示婆羅門薛陀呪。其那羅陀。為是迦旃延姓。因號迦旃延。若釋迦菩薩當成正覺。迦旃延詣於佛所。彼佛即喚大迦旃延。而便以法教示。令彼度生死大苦海。住於最上寂靜究竟涅槃。遂以名之。為大迦旃延。後當得此名甘露。爾時菩薩坐於孀母膝上。於金❻槃中食香稻飯。極多不息。孀母見多遂奪食器。菩薩以手捻其金*槃。其孀母不能奪此食器。乃至八孀母奪此食器。亦皆不得。其孀母等。共往白王具說上事。王及諸宮人等。共奪此器亦復不得。王復告諸群臣。令共奪此器。其諸臣等以索及鉤。牽拽食器亦復不得。諸群臣等奪不得故。便取五百大象。及以繩索牽拽此器。菩薩爾時見諸人等慇懃方便種種牽器。菩薩思念。此諸人等欲試我力。菩薩遂以指鉤其器。其象牽拽力復不如。悉皆復退。時淨飯王。見此事已便作是念。而此菩薩一指鉤器。五百大象悉皆却退。若用兩手必敵一千。是故號之名千象力。此是菩薩第四名號。菩薩生時。有常法式。若欲入學。以五百侍從童子令隨。菩薩學習書業時。有博士名彩光甲。明解五百種書。時淨飯王。將菩薩及諸童子。詣彩光處令遣受業。爾時彩光博士。作一種書。示彼菩薩令遣學之。菩薩答曰。此一種書我先已解。次與第二般書而示菩薩令遣學之。菩薩答曰此一般書我先已解。次與第三般書而遣學之。菩薩答曰。此一般書我先已解。其彩光先生。乃至示五百般書。亦復如是我已解之。菩薩問博士曰。更有餘書與我學之。博士答曰。此五百般書世間行用。我唯解此餘皆不知。爾時菩薩。即自作一般之書。度與先生問先生曰。此是何字。又復何名。先生答曰。我不識此般之字名也。菩薩答曰。若世間中有二種出現。一者菩薩出。二者金輪王出。此般之字隨世自出。爾時空中梵天大王。即出語曰。菩薩所說二種之現及字。必當實爾。淨飯大王及諸群臣。聞此語已甚大歡喜。爾時菩薩。即為先生開異種新書。廣為談說。梵天大王見此之異。為證此事。必當實爾為此異故。此書號名梵天書。菩薩自解諸種書已。菩薩阿舅名❼摩那利。來將菩薩等。令教乘❽馬之法。又劫比羅城有一博士。名曰同神。明解弓射戰法。來教菩薩及餘釋迦童子。其摩那利白博士曰。此菩薩有大慈悲心。一切妙法願令教之。及諸童子亦堪教之。唯提婆達多。本自惡性無有慈心。願請博士勿教妙殺之法。何以故。此人惡性博士教之。必殺一切衆生。無有停息。為此勿教。博士得此語已。即教菩薩等法。皆悉總盡。其法妙者。不教提婆達多。菩薩當日習得五種弓法。一者射諸遠物。二者彼處有聲菩薩不見。隨其所念皆即射得。三者所欲射處無有不著。四者前人身上知有要穴。隨其所念若死不死。即射其穴悉皆隨意。五者不問遠近射之極當。菩薩明此五種等藝。四方傳之。釋迦太子有如上藝

❶他＝陀◎*　❷桑蔡＝樂◎　❸薄＝婆◎　❹鎖＝消◎　❺波＝婆◎　❻槃＝盤◎*　❼(曰)十摩◎　❽馬十(乘馬)◎

爾時薜舍離城諸人，得一好象。形貌具足，諸人共集遞相議曰。其淨飯王有一太子。天文❶占相。❷以後之時必爲金輪聖王。由彼威德現此寶象。令使數人將此寶象獻此釋迦太子。諸人當卽莊嚴彼象。將向劫比羅城。漸行到彼。至於淨飯王宮門外。爾時惡性提婆達多王子。從於內出見彼寶象種種莊嚴。心貪愛念。卽問使曰，此象誰許，使人報曰，釋迦太子天文*占相作金輪王，爲此因故。薜舍離城諸人。將此寶象獻上太子。提婆達多聞此語已。甚大嗔怒卽出是言。我國太子未作金輪大王。何故汝等預將寶象來獻太子。作❸是語已漸近於象。嗔恚之心打象一下。其象倒地因卽至死，打此象已便卽却去。當時難陀王子。次從內出，見此死象問其人等。此象誰許何人打死。諸人報曰。此象獻來。提婆達多打死。卽出是言，提婆達多極是不善。難陀重思念曰。將非提婆達多自試力耶，爾時難陀執其象尾。遂卽拽過三七餘步。離其大路卽便過去，爾時釋迦❹太子從內出來。見此死象問衆人等。此象誰許。諸人說如上意。菩薩❺重問。此象誰人打死。諸人報曰。提婆達多王子。打此大象一下。因卽至死，菩薩重問，本於何處打此象死。諸人答❻白。此象死處在於中路。菩薩重問。此象中路誰人拽來在於此處，諸人答曰。難陀王子。一手執尾拽其大象。置於此地。菩薩重言。打死之人甚當不善。拽令遠路極是善哉，重更思之。將非二人私試自力。我亦試之。爾時菩薩。執其象鼻遙擲城外。七里墮地其地便陷，時人號爲陷象之地。信心長者婆羅門，便於此處起大窣堵波。時諸苾芻悉來頂禮，便說頌曰

天授搏殺大象王　難陀拽於三七步
菩薩擲出城塹外　如在虛空擲瓦石

爾時釋迦童子遞相謂曰。我等出外。作輪刀斷樹之樂。作此語已。卽出就於林中。菩薩聞諸童子往❼林遊戲，卽領五百童子前後圍遶。至彼林中，諸釋童子競擲輪刀樹皆摧倒。爾時菩薩亦❽擲輪刀樹林，悉斷而無倒者。以刀刃平故。時諸童子見樹不倒，共相謂曰。我聞菩薩威猛自在。於諸五技無不達者。云何輪刀斷樹。一不能倒。所斷樹小術尙猶如此。豈況餘技

爾時天神。見諸童子生此謗議，欲解衆疑卽放猛風吹。諸林樹轟然悉倒。諸釋童子。見斯事已皆大驚愕。方伏其妙。時諸童子，復與菩薩鬪諸弓射。以七重鐵多羅樹幷七鐵鼓。其間各安鐵豬。而爲射棠。諸童子射不過一多羅樹，天授童子射過一多羅樹一鼓一豬。其箭便住。難陀童子射過二多羅樹二鼓二豬。其箭便住。菩薩爾時放其一箭，其箭直穿七樹七鼓七豬。幷過地輪復入水際。爾時龍王卽拔其箭，其箭之穴水便涌出，淸香輕美，人所飮者皆稱希有。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於其水傍造塔供養。菩薩爾時作此戲已。遂乘車馬與諸童子却還城內。其城門傍有諸相者。遙見菩薩威光殊特，競相謂曰，今此太子。若却後十二年中不出家者。必當登彼轉輪王位。時白淨王，聞斯相語甚大喜躍。卽集群臣而告之曰。我聞相者相我太子。却後十二年中不出家者。當得轉輪王位。汝等諸人宜加防衛。滿十二年勿令出家，得使登彼金輪王位，汝等諸人宜加防衛。滿十二年⓫莫令出家。得使登彼金輪王位。當與諸君共相圍遶。飛騰虛空觀四天下。汝等應當速立宮殿⓬簡求美女令共娛樂。時諸臣等前白王曰，我觀太子。不樂世間聲香欲愛。云何以諸美女而可留連。王告臣曰，我之太子縱不愛彼一切色欲。應由未見殊妙女人。自今已往汝等諸君。勤加選擇上好童女。倍數將來令太子見，任其意者必生愛樂。群臣議曰。今此太子雖無愛染，我等諸人應造種種嚴身之具，各令童女美顏容者執其香飾之物親奉太子。復令太子各賜諸女嚴好珍飾。或有愛者。便令留住共相⓭娛戲，作是議已，卽爲太子造立宮殿。百寶莊嚴敷師子座。令太子坐於其座。前積諸珍寶種種瓔珞，以成大聚。總命諸臣及餘人衆，咸令普集所有童女。任其意願隨時莊飾。著諸瓔珞將入⓮宮內。菩薩性愛捨施。於諸童女普⓯賜瓔珞。時執仗釋種有一童女。名耶輸陀羅。容色端正世所希有。執仗釋種，卽還家中告其女曰。今者太子。施諸童女珠寶珍奇嚴好之具。汝可往取。其女報曰。我之家中豈無此耶。何用他物，父告女曰。然彼太子雖施珍寶，或因愛樂便以爲妃。女曰。若因此時便爲妃者。縱取餘女我必當得爲其⓰太妃。父又告曰。必當如斯可便速去。於是

❶占＝瞻[illegible]*　❷以＝已[illegible]　*是＝此[illegible]　❹大＝太[illegible]*　❺〔亦〕－[illegible]　❻白＝曰[illegible]　❼棍＝塔[illegible]　❽〔林〕－[illegible]　❾擲＝執[illegible]　❿樹＝相[illegible]　⓫莫＝不[illegible]　⓬簡＝揀[illegible]　⓭娛＝喜[illegible]　⓮宮內＝內宮[illegible]　⓯賜＝施[illegible]　⓰太＝大[illegible]

耶輸陀羅。卽以種種珍飾莊嚴其身。與諸從女亦復嚴好。相隨而去。路傍諸人。皆共愛仰耶輸陀羅。不觀餘者。耶輸陀羅入菩薩宮。雅步從容端身而進。不觀左右。於太子前立。時彼太子。先以珍寶施諸女盡更無遺餘。獨有一金指環。見耶輸陀羅卽舉其指。然耶輸陀羅。先與菩薩從久遠來。恒爲因緣常相愛樂。卽昇師子座上。從太子指取其指環。群臣諸人遞相謂曰。此耶輸陀羅。族姓尊貴顏容具足。於諸女中最爲殊勝。堪爲太子宮中侍衛。群臣諸人同議斯已。向淨飯王具陳此事。時王卽遣二萬婇女。圍遶耶輸陀羅。入太子宮內

復次菩薩常法。出現世界必生一樹。名曰善堅。其初生時。一夜之中便高百肘。其初生夜。未見日光形質柔軟。可以爪甲掐而令斷。見日光已卽便堅硬。雖加刀斧及以猛火。不能摧損。釋迦菩薩既出世已。於劫比羅及以天示二城之間。有一大河。名盧奚多。其河岸邊而生此樹。河水汎漲洪波鼓激。流沙圮岸土石隨散。其樹善堅根鬚盡露。後因猛風摧倒。橫在盧多河中。便如大堰。堰水不流。其劫比羅城漸被侵沒。天示城中又復枯涸。天示城王見斯事已。則令使者告淨飯王曰。今此大樹橫在水中。彼此俱弊。王之國中有諸童子皆悉勇健。願王勅之令除此樹。時淨飯王報其使❶曰。我今何能處分斯事。劫比羅國有一大臣。名曰闡陀。前白王曰。願王令我撿校斯事。我有方便。令王子等不假王言。自除此樹。王曰可爾。闡陀大臣。❷卽於河岸一叢林間❸洒掃清淨堪爲遊觀。請諸王子往林嬉戲。諸王子等各乘寶車。與諸童子前後圍遶。既至林已。各敷床座縱誕歡樂。時有一雁飛空而度。提婆達多。卽挽其弓射之。令落其雁。落在菩薩座前。菩薩爾時。收捧其雁爲拔其箭。以藥療之應時平復。提婆達多。卽令使者告菩薩曰。今彼之雁我先射得。可還我來。菩薩爾時告彼使曰。我久發菩提心。一切有情是我先有。云何此雁是汝先有。提婆達多。從久遠來恒與菩薩結諸怨恨。聞此語已卽❹懷瞋恚。❺然菩薩此身。與一切有情。怨結已盡。唯提婆達多一人。尚有餘習。今因此雁爲最後之身。與提婆達多爲初首鬪諍。天示城王。既請淨飯王除樹不得。卽白令共國內人衆共拔其樹。爾時諸人施功用力叫聲沸鬧。菩薩聞已問左右曰。彼是何聲。闡陀大臣具陳彼樹堰水之意。菩薩聞已卽告衆人。我當往彼爲除此樹。時彼菩薩幷童子等。卽共往彼。路傍孔中出一毒蛇。烏陀夷見此毒蛇。恐害菩薩。卽拔利刀斬爲兩段。蛇吐毒氣著烏陀夷身變爲黑色。因此名爲黑烏陀夷。是時諸童子等。爭騁勇力抽善堅樹。提婆達多。鼓氣而前盡力拽之。纔動而已。難陀童子擧少離地。菩薩以手擲置空中。其樹乃爲兩段。各分兩岸。爾時菩薩告諸人曰此善堅樹。是其冷藥能除熱病。汝等各應細截斬分。若有鬼氣癰腫。將此療之並得除差。時諸童子並卽乘車。歸劫比羅城。至城門所遇*古相師。作是言曰。菩薩於此日中不出家者。必登轉輪王位。時有釋迦女。名喬比迦。住鍾聲聚落。在於高閣上遊觀。菩薩入城。❻遙見女。遂以脚指以厭其車。車便不轉。其女遙見菩薩念於心。菩薩手中先有鐵杵。以指撚之遂便微碎。喬比迦女觀視菩薩。以脚指捺樓。其閣遂穴。諸人見已作是念言。此之釋女。必能善得菩薩之心。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卽迎喬比迦女。幷二萬婇女侍從入宮。菩薩常法。將欲遊觀園❼苑。卽勅御者。我之好乘汝速裝飾。我欲乘之遊觀園苑。御者受教。嚴飾上乘至菩薩前。白菩薩曰。我已嚴飾上乘。❽唯願知時。菩薩登車❾遊觀。逢一老人。氣力羸弱形體損瘦。腰背傴曲行❿步倚杖。身體戰掉鬚髮變色。不如餘人。菩薩見已告御者曰。彼是何人。腰背傴曲形體羸瘦憔悴若此。御者報曰。此名老人。此⓫人不久要當身死。菩薩問曰。我於後時當如是不。御者報曰。太子之身還當如是。菩薩聞已愁憂不樂。卽告御者。可速還宮。我至宮中思量是事。我當云何得免斯苦。御者依命卽還宮內。既至宮已。菩薩爾時端坐思惟。作是念言。如此老法。不久之間卽至我身。我云何免。卽說頌曰

忽遇如此衰老者　形體枯瘦倚杖行
我身亦爲老所縛　云何得免斯苦事

爾時淨飯王。見菩薩却迴宮中。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觀林泉。生歡喜不。御者對曰。我見太子無有歡喜。王曰。何故不喜。御者答曰我與太子出城。門外見一老人。形體羸弱顏容

❶曰＝者(明) ❷卽＝卿(宮) ❸洒＝灑(宮) ❹懷＝根(宮) ❺(雖)＋然(宮) ❻遙＝覓(宮) ❼〔苑〕－(宮) ❽唯＝惟(宮)* ❾遊觀＝觀看(宮) ❿步＝立(宮) ⓫〔人〕－(宮)*

枯悴。倚杖前行身體戰掉。太子見已卽問我曰。彼是何人一當至此。我卽答曰。此名爲老*人。又問我曰。我於後[1]時當如此不。我卽答曰必當如此。太子聞已命我令還思惟是事。今者現在宮內思量是事。時淨飯王聞此語已自[2]私念言。太子生時。相師皆云出家修道。今若如此。應是斯事。我當倍諸五欲樂具以娛樂之。作是念已。卽令倍諸五欲樂具。以娛太子。頌曰

父王既聞御者言　卽自思量相師語
以諸五欲倍於前　願令菩薩不出家

菩薩常法。將欲出城遊觀。先勅御者。速當爲我嚴飾車乘。我當出城遊觀。御者受命。卽[3]爲嚴飾上妙車乘。既嚴飾已卽白菩薩。今可遊觀 將欲出城。逢一病人。舉身羸黃瘦瘠疲困路傍諸人皆不[4]顧見。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身形瘦弱羸黃困篤。一切諸人皆不*顧見。御者報曰。此名病人。因斯病故不久當死。菩薩問曰。如此病法。我超過不。御者答曰。此之病法亦未超過。菩薩聞已愁憂不樂。卽命還宮。思惟是事。爾時御者送至宮內。既至宮已。菩薩於是端身思惟。如此病苦。時淨飯王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御者答曰。太子不樂。又問曰。何爲不樂。爾時御者具陳上事。王聞是已。乃至倍加五欲娛樂太子。頌曰

上妙色聲香　最勝諸味觸
當受五欲樂　勿棄我出家

菩薩常法。將欲出城遊觀。先命御者嚴飾車乘。既嚴飾已出城遊觀。逢[5]一死人。以雜色車而以載之。復有一人。手持火爐在前而行。雜色車後。多諸男女。[6]被髮哀號。見者悲切。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以種種雜色嚴飾其車。載之而去。男女哀號見者悲切。御者答曰。此名死人。太子問曰。云何名爲死人。御者答曰。此人生氣一盡。不復得與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而重相見。菩薩問曰。我亦爾不。答曰亦爾。菩薩聞已愁憂不樂。卽命還宮。時淨飯王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7]觀。歡樂以不。御者答曰。我見太子愁憂不樂。王曰何故。答曰。今者路逢死人。父母妻子悲號相送。太子問曰。我當如此不。我卽答曰。皆當如此。故在宮中思惟是事。時淨飯王復加五欲。以種種微妙音樂倡[8]伎珠珍綵女。娛樂菩薩。頌曰

此最勝城甚嚴飾　天中天子可久住
倍加五欲能歡樂　猶如千眼歡喜園

爾時淨居[9]諸天。皆共觀念菩薩先有大實因力。我等當爲菩薩作大緣故。何以故。若有大因待大緣故。卽便化作一大沙門。執錫持鉢次行乞食。菩薩常法。出城遊觀先命嚴駕。既嚴駕已登車前行。於衢路中逢一沙門。淨除鬚髮。*被福田衣。執持瓶鉢徐行乞食。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御者答曰。名出家人。菩薩問曰。云何名爲出家。報曰。此人以善心修善行。於善處住。身口意業悉皆清淨。以信心故。剃除鬚髮。*被如來服。捨離俗家昇涅槃路。故名出家。菩薩卽便告御者曰。汝可將車近彼沙門。御者奉命。卽便引車至沙門所。菩薩爾時問沙門曰。汝是何人。[10]何故剃除鬚髮著別色衣。手持錫鉢以乞自活。沙門報曰。我出家人也。菩薩又曰。云何名爲出家人也。沙門報曰。常以善心恒修善行。身口意業悉令清淨。捨離俗家昇涅槃路。故名出家人也。菩薩歎曰。善哉斯事善哉斯事。卽自念言。若當如此我亦出家。卽命御者。可速還宮。我至宮中思量是事。御者奉命。執御還宮。既至宮中寂然思念。時淨飯王問御者曰。今者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答曰。我見太子愁憂不樂。王卽問曰。何故不樂。御者答曰。太子出城逢一沙門。剃除鬚髮。*被福田衣。手持鉢錫徐行乞食。太子問我。彼何人也。我卽答曰。名出家人。便問我言。云何名爲出家。我卽答曰。捨共俗家。昇涅槃路。故名出家。太子[11]聞已。命我引車近沙門所。問沙門曰。汝是何人。剃除鬚髮*被異色衣。手執瓶鉢自行乞食。沙門報曰。我出家人也。太子問曰。云何名爲出家人也。彼便報曰。捨離俗家昇涅槃路。太子聞已卽便歎曰。善哉斯事善哉斯事。若如此者我亦出家。卽便命我令速還宮。今在宮中思量是事。時淨飯王既聞此語。慘然不樂私自念曰。太子生時相師占言。太子不登王位。必當出家。觀今相狀應出家時至。卽設方便。我今當令太子[12]往田農所。見彼人衆行來作務。心得歡喜忘出家事。作是念已。卽往宮中告太子曰。我有良田令人營[13]植。汝可檢校。太子在宮。想彼老病死人。卽懷憂懼。念彼沙門復生喜戀。此心所繫無時暫捨。聞父[14]所言

[1]〔時〕－(宮)　[2]私＝思(宮)　[3]爲＝當(宮)　[4]顧＝願(宮)*　[5]一＋(老)(宮)　[6]被＝披(宮)*　[7]觀＝戲(宮)　[8]伎＝妓(宮)*　[9]〔諸〕－(宮)　[10]〔何故〕－(宮)　[11]聞＝問(宮)　[12]往＝住(宮)　[13]植＝殖(宮)　[14]所＝此(宮)

不可違背。即順父言便命御者。登車即往。身雖欲往田所。心恒繫念出家。既漸前行。忽於中路。過五百寶藏悉皆開門。中有聲曰。善哉太子。我等珍寶。是汝過去眷屬之藏。汝可盡取隨汝意用。太子報曰。此是過去眷屬❶愚癡資具。無時積聚莫知棄捨。我今何用汝等速去。時彼寶藏復出聲曰。汝若不取我今入海。菩薩報曰。隨汝意去。時寶藏等便入大海。爾時菩薩❷復漸前行。至犁田村見彼耕人。塵土坌身遍體流汗。手執牛杖盡皆有血。復見其牛。皮背穿爛飢渴所逼。羸瘦困苦喘息不住。爲諸虻蠅唼食膿血。諸小虫等滿其瘡食。或爲犁刃傷割其脚。菩薩遊歷耕種之所。皆見如此諸苦惱事。菩薩從無量劫來。深種慈悲。遇此苦業便生憐愍。即喚耕田人等。而問之曰汝屬何人。諸人報曰。我等皆屬太子。菩薩告曰。今放汝等任自存活。不須繫屬於我。耕田牛等亦便放捨。任逐水草養其軀命。于時菩薩念此苦事。從車而下。於贍部樹間。入第一無漏相似三昧。左右侍從圍繞菩薩。各坐樹下瞻侍菩薩。時淨飯王自念。食時將至。太子何爲不還宮❸內。即欲自往看其太子。便命車輅登之而行。至耕田所周迴諸處。尋覓太子。於贍部樹下。見入三昧。于時日已西傾。一切林影皆隨日轉。唯太子所坐之樹。猶蔭太子。其陰不移。時淨飯王。見是事已即自念言。今我*太子甚大威德。日已西傾。一切林影皆隨日轉。唯*太子所坐之樹猶蔭*太子。其陰不移。歡喜踊躍生恭敬心。曲躬低頭前禮太子。請從定起共登寶車。漸次還宮。至屍林下見諸死人。或黃或淤臭穢狼籍。太子見已重加憂念。於寶車中結跏趺坐。專心思惟。漸至劫比羅城。時曆數者即占。太子至七日內不出家者。必登轉輪王位。占知是事。即以其頌奏淨飯王曰

太子不出家　盡於七日中
於彼日出時　必登❹金輪位
七寶自在王　太子當如此
海內無勞役　怨敵自平定
太子若出家　無畏坐林間
證彼一切智　度脫諸衆生

爾時菩薩既至城內。有一釋迦種。名不過時有其一女。名曰鹿王。於樓窓中遙見菩薩。讚歎頌曰

安樂乳母生　安樂父能養
彼女極安樂　當與汝爲妻

菩薩聞此。其心寂入涅槃聲義。唯聞言曰。汝最勝人當思惟寂靜涅槃。菩薩聞此涅槃聲。愛念歡喜。聞妙聲❺故。即脫頸上珠瓔。擲於空中。以威力故。遂落鹿王女頸上。諸人見此皆大歡喜。白淨飯王具陳上事。王聞此語。即令二萬婇女迎鹿王女。將入太子宮內。彼時菩薩有三夫人。一名鹿王。二名喬比迦。三名耶輸陀羅。其耶輸陀羅最爲上首。其三夫人各有二萬婇女。前後圍繞在於宮內。時淨飯王。聞曆數者頌。即喚甘露等兄弟四人。集居一處。遞相議彼曆數之頌。若七日內不許出家。登輪王位者。我等宜應於七日內守護太子。仍令兵衆於四城門勤加防衛。作是議已。即於劫比羅城。築七重城塹。皆安鐵門。一一門上盡挂鳴鈴。若有開閉。其鈴聲❻聞四面周迴各四十里。菩薩所在樓閣之上。皆令*伎女作諸音樂歌舞圍遶。大臣猛將領四種兵。❼嚴更警候禁守城外。菩薩宮中諸門常閉。縱有使命須往來者。於城❽樓上別置梯道。令五百人擎之來去。其內宮門開閉之時。皆出異聲令淨飯王聞。若聞門聲。諸宮❾女等盡執仗刃。劫比羅城外百官吏人。亦復勤加遞相防守。時淨飯王。自將四兵守城東門。其斛飯王。自將四兵守城南門。其白❿淨王。復將四兵守城西門。甘露飯王。亦將四兵守城北門。大名釋迦。領諸猛士巡行城內。至城東門問守門人曰。誰守此門。淨飯王報曰。是我知更。大名將曰。嚴更者好。睡眠者惡。即說頌曰

睡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大名釋迦說此頌已。即至南門。問守門者曰。何人守此。斛飯王報曰。是我知更。大名將曰。勤加者好。睡眠者惡。即說頌曰

睡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大名釋迦。說此頌已復至西門。問守門者曰。是何人守。白飯王報曰。是我知更。大名將曰。勤加者善。睡眠者惡。復說頌曰

睡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說此頌已復至北門。問守門者曰。是何人守。

❶〔愚〕－宮　❷復漸＝漸復宮　❸〔內〕－宮　❹金輪＝輪王聖　❺〔故〕－聖　❻閉四＝四閉宮　❼嚴＋（加）宮　❽〔樓〕－宮　❾女＝人聖　❿淨＝飯宮

甘露飯王報曰。是我知更。大名將曰。策勤者善。睡眠者不善。即說頌曰

　睡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說此頌已還至中營。問守營人曰。何人知更。營人報曰。是某知更。策勤者善。睡眠者不善。即說頌曰

　策勤莫違法　實❶語莫妄語
　妄語入黑暗　是故勤防守

大名釋迦。如此巡已即至天曉。於淨飯王所白其王曰。七日之中一夜已過。*唯餘六日。王便報曰。既餘六日勤加守護。六日若過。我之太子登金輪王。我等諸人咸皆隨從。飛騰虛空觀四天下。如此警候乃至六日。唯餘一夜。天帝釋有常法。觀念之時窺於下界。即說頌曰

　釋迦牟尼國王子　修六度行皆圓具
　愛樂出俗處山林　以求無上眞如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菩薩。在於宮內嬉戲之處。私自念言。我今有三夫人及六萬婇女。若不與其爲俗樂者。恐諸外人云。我不是丈夫。我今當與耶輸陀羅共爲娛樂。其耶輸陀羅因即有娠。既懷娠已生❷思念曰。我於明旦報菩薩知。爾時菩薩。於其❸夜中約緣生理。而說頌曰

　所共婦人同居宿　此是末後同宿時
　我今從此更不然　永離女人同眠宿

當此之夜。婇女倡❹伎悉皆疲倦。昏悶眠睡。或❺頭髮披亂。或口流涕唾。或復讇語。或半身露。菩薩見此。雖在❻深宮猶如塚間見諸死人。即自思惟。而說頌曰

　如風吹倒池蓮花　手脚撩亂縱橫臥
　頭髮蓬亂身形露　所有愛心皆捨離
　我今見此諸女眠　猶如死人身形變
　何故我不早覺知　在此無智有情境
　欲同彼泥箭毒火　如夢及飲鹹水等
　當如龍王捨難捨　諸苦怨讎因此生

菩薩說此頌已便即眠睡。爾時大世主夫人。於其夜中見❼四種夢。一者見月被蝕。二者見東方日出便即却沒。三者見多有人頂禮夫❽人。四者見其自身或笑或哭。爾時耶輸陀羅復❾於此夜見八種夢。一者見其母家種族皆悉破散。二者見與菩薩同坐之床。皆自摧毀。三者見其兩臂忽然皆折。四者見其牙齒皆悉墮落。五者見其髮鬘悉皆墮落。六者見吉祥神出其宅外。七者見月被蝕。八者見日初出東方便即却沒。菩薩於夜中見五種夢。一者見其身臥大地。頭枕須彌山。左手入東海。右手入西海。雙足入❿南海。二者見其心上生吉祥草高出空際。三者見諸白鳥頭皆黑色。頂禮菩薩所欲騰空。不過菩薩膝下。四者見於四方雜色諸鳥。至菩薩前皆同一色。五者見雜穢山菩薩在上經行來去。見是夢已。即從臥起歡喜思念。我今此相不久之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之智。爾時耶輸陀羅。即從睡覺。便爲菩薩說其八夢。菩薩爾時。恐耶輸陀羅情生憂惱。方便爲解此夢。令得歡悅。見汝母家種族皆悉破壞者。今皆見在何爲破壞。見汝與我同坐之床皆自摧毀者。床今見好云何摧毀。見汝兩臂忽然皆折者。今皆無損。見汝牙齒悉皆墮落者。今亦見好。見汝鬢髮亦自墮落者。今見如故。見吉祥神出汝宅者。婦人吉神所謂夫婿。我今見在。見月被蝕者。汝可觀之。今見圓滿。汝見日出東方復遂沒者。今見夜半日猶未出。何爲遂沒。時耶輸陀羅聞是解已。默然而住。菩薩爾時思惟是夢。如耶輸陀羅所見之相。我於今夜即合出家。又作思念。我應方便令耶輸陀羅略知覺我。作是念已告耶輸陀羅曰。我願出家。耶輸陀羅曰。大天。汝欲往者可將我去。菩薩思念。得涅槃時即將汝去。報耶輸陀羅曰。我有去處便將汝去。爾時耶輸陀羅。聞是語已歡喜而寢

爾時菩薩發心欲出。大梵天王及帝釋等。知菩薩念應時而至。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心如未調馬　亦如躁獼猴
　能捨五欲樂　速證涅槃明
　大慈者起起　捨此大地尊
　當得一切智　度脫諸衆生

菩薩報曰。天帝釋。汝不見耶。即說頌曰

　如師子王在鐵檻　猛將弓刀守其傍

❶〔於〕－【明】　❷〔羅…四人〕十七字－【宋】　❸三＝四【宋】　❹內宮＝宮深【宋】　❺〔頭〕－【宋】　❻伎＝妓【宋】*　❼夜＋（日）【宋】　❽思＝怨【宋】　❾言＝語【宋】　❿北＝南【宋】

象馬人衆甚繁鬧　圍繞此城若爲出
父王猶如猛師子　四兵鐵甲皆全具
城塹樓閣及廊屋　種種兵仗皆充滿
見彼宮門及閤門　乃至城門亦如是
安諸鳴鈴普周遍　關拒甚難不可越
種種螺鼓闐遶我　喧聒鳴聲未曾息
宮[1]外多諸象馬兵　勤加防衛不令出

爾時釋提桓因。卽說頌曰

昔有誓願今應思　然燈如來先[2]授記
衆生多[3]拘苦惱中　應速捨家求正道
我今亦[4]能作如是　及彼梵王諸天等
當令汝得無障礙　詣樹林中修正覺

菩薩聞是頌已。其心歡喜答諸天曰。善時天帝釋卽以昏蓋覆。諸兵衆及淨飯王倡。伎婇女。所有一切防衛守護[5]劫比羅城者。皆令睡眠。心無覺悟。命夜叉大將散支迦持取踏梯。便令菩薩從梯而下至車匿所。見車匿方睡。菩薩以手推覺良久方[6]悟。菩薩爾時卽說頌曰

起起汝車匿　速被乾陟來
過去勝者林　我往彼寂默

爾時車匿。若睡若覺。以頌報曰

今非遊觀時　汝先無怨敵
既無怨賊來　云何夜索馬

菩薩以頌告曰

車匿汝昔來　不違我言教
勿於末後時　方欲違我命

車匿報曰。今夜半時我懷恐怖。不能取馬。菩薩爾時聞是語已。便自思念。我若與此車匿言酬未已。恐傍人聞廢我前去。不如自被馬王乾陟。卽趣馬坊至乾陟所。時彼乾陟見菩薩來。卽懷嗔怒如大猛火。跳踉來去未便受捉。菩薩手中先有百寶輪相。一切怖畏衆生見菩薩者。菩薩卽以百寶手撫慰安隱。菩薩爾時。便以輪手撫其馬頭。卽說頌曰

我今末後時乘汝　速當至彼不久留
我當不久證菩提　當以法雨潤衆生

復次一切衆生有常法。有人教者卽能習學。乾陟馬王聞此頌已。卽便安住。菩薩歎喜便被衆出。梵王帝釋。令四天子共扶乾陟擁衛菩薩。四天子者。一名彼岸。二名[7]近岸。三名香葉。四名勝香葉。皆有威力。詣菩薩所侍立左右。菩薩問曰。誰能將我騰空而[8]出。四天子曰。我等皆能。菩薩又曰。汝等有何神力。彼岸報曰。太子當知。盡大地土我猶舉得。亦復將行。近岸復曰。四大海水及諸江河。我今亦能荷負將行。香葉又曰。一切山石我能擔負將行。勝香葉又曰。一切林樹及諸叢草。能負將行。菩薩聞已以腳案地。令四天子盡力擎之。時四天子。卽皆盡力共相動挽。乃至疲乏猶動不得。時四天子盡皆驚愕。白菩薩曰。不知菩薩有大威力。我等若[9]知有是力者。不敢擎之。爾時車匿。聞其菩薩與四天子遞相言說。卽便趣行至菩薩所。菩薩[10]爾時卽乘乾陟。時四天子各扶馬足。爾時車匿一手攀鞦一手執刀。菩薩諸天威力感故。卽騰虛空。宮中善神。既見是已悉皆號哭淚下如雨。車匿見之白菩薩曰。此是雨不。菩薩報曰。此不是雨。是宮中神見我今去。淚下如此。車匿爾時。聞菩薩此言。哽咽歔欷默然不語。菩薩爾時。如象旋顧望其宮中。便自思念。是我末後與諸女人共居一處。今一時別之。不復更爾。復重思念。我若不從東門與父王別。恐生嫌恨責諸兵士不加防守。卽詣東門。見其父王睡眠極重。菩薩爾時。遶父[11]王三匝跪禮父足。作是言曰。我今去者非不孝敬。但爲生老病死磨滅有情。由是義故。我欲出家[12]證菩提道救濟斯苦。作是語已卽騰虛空。時釋迦大名將軍。巡行觀察至城東門。忽見菩薩騰在虛空。發聲[13]啼哭白菩薩曰。欲何所作欲何所作。菩薩報曰。大將當知。我欲出家。大名將曰。此是非法。菩薩報曰。我已曾於三阿僧祇劫。常行苦行求無上菩提。於一切衆生拔諸苦難。我今豈得在於宮中。今當一心爲法而去。大名釋迦。聞是語已卽復啼哭。哀哉哀哉。淨飯大王及諸釋種。苦哉苦哉。雖發大願[14]欲留太子。[15]徒加愛念。此事便發。釋迦大將卽說頌曰

今日淨飯王　爲子生憂惱
舉手叫蒼天　悲恨大號哭
耶輸陀羅等　及諸大宮人
今別悉達已　常爲苦所逼

大名釋迦。說此頌已悲淚懊惱。速至耶輸陀羅所以手[16]推耶輸陀羅。卽說頌曰

悉達夫欲去　應可生留戀
勿當後時憂　爲憶夫愁故
今去極難見　最後相見時

❶外＝門㊂　❷授＝發㊂　❸拘＝居㊂　❹能＝令㊂　❺劫比＝比劫㊂　❻悟＝寤㊂　❼近＝延㊂*　❽出＝去㊂　❾知＝識㊂　❿爾＝是㊂
⓫〔王〕－㊂　⓬證＝登㊂　⓭〔啼〕－㊂　⓮（今）＋欲㊂　⓯徒＝從㊂　⓰推＝椎胸㊂

苦哉無人聞　覺①去勿罪我

大名釋迦。頻於②內宮遍告衆人。了無覺者。悲惱忙懼。復速往彼淨飯王所。覺淨飯王。即說頌曰

悉達今欲去　王當速制之
勿於彼後時　爲子常憂惱

大名釋迦再三覺之。王猶眠睡曾不暫覺。時釋梵天等。與無量百千諸天眷屬。來詣菩薩。③至菩薩所便即閑邊大梵天王及色界諸天。儼然無聲在菩薩右。釋提桓因及欲界天在菩薩左。或有執持幡蓋幷奏音樂。或於空中散諸香花供養菩薩。所謂優鉢羅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栴檀沈水香粖香和香。以散菩薩。復以種種上妙衣服散於空中。復於空中擊鼓吹螺作諸倡*伎而作頌曰

諸天在空中　悉④皆大踊躍
抃舞菩薩前　歌讃於菩薩
無邊諸天衆　⑤揶揄彼魔軍
或有作⑥音樂　或有引前者
或復開諸門　或以花來散
或有扶馬足　瞻仰隨從行
或復左旋繞　或復居⑦左右
多聞及梵釋　先引菩薩路
一切威德天　無不隨從者
如月在星中　往彼聚者林

⑧是時菩薩。出劫比羅城已。梵釋天等皆大歡喜。白菩薩曰。善哉仁者。汝昔長夜如是希求言。我何時獲無障礙在閑林中。汝昔有願。今悉圓滿。汝若證得無上道時。攝受我等。菩薩曰。如汝所願。爾時菩薩。如象王右顧觀諸天等。作是頌曰

不證無上道　了知諸佛法
不復重來歸　入此劫比城

*是時菩薩。以二更中。行十二踰膳那。從馬而下。即解瓔珞告車匿曰。汝可將馬及我瓔飾從此迴去。即說頌曰

此馬及瓔飾　可付我親屬
我今捨貪愛　從此⑨被法服

爾時車匿聞此語已。發聲號哭悲感懊惱。淚下如雨。而說頌曰

獅子虎成群　藪林惡獸跡
獨住無眷屬　聖者如何住

菩薩爾時。以頌報曰

生者獨自生　死者亦自死
苦者還自受　生死無有伴

爾時車匿。復說頌曰

汝昔常乘諸象馬　手足柔軟未經苦
攢搓刃石滿斯地　如何於此堪行住

菩薩以頌報曰

假令少小憍養育　賢善及與諸孤獨
勇猛無畏人恭敬　如斯等類咸歸死
生老病死相紛鬪　速來⑩逼迫一切人
縱有餘願不少寬　能令須臾盡磨滅

車匿報曰。太子。淨飯大王若不見汝。必大⑪懊惱便當至死。菩薩雖聞是。已爲得菩提資糧久圓滿故。於車匿言曾不在念。爾時菩薩即於車匿手中。取其所執之刀。其刀輕利。青光湛色如青蓮花葉。既拔其刀。即自割髮擲虛空中。釋提桓因。於虛空中即便捧接。將往三十三天。每至此日。集三十三⑫大衆旋繞供養。其割髮之地。信心長者婆羅門等營一寶塔。名曰割髮地塔。茲𠇗俗人常應供養。菩薩當割髮已告車匿曰。汝見我不。形容已毀心復堅固。如斯之人豈有更還在人間耶。車匿曰。不也。車匿即自思念。今此太子是剎帝利種。情多高慢。我雖苦言終不移改。作是念已禮菩薩足。乾陟馬王亦禮菩薩。便吐其舌舐菩薩足。菩薩即以百寶輪手撫其馬背。而作是言。汝乾陟去。我證菩提常念汝恩。告車匿曰。汝必不應將我乾陟入於宮內。車匿悲泣不勝哽咽。所視迷悶歸還路時顧菩薩前。以菩薩神德力故。於二更中便至於彼。及車匿還路。經七日方至本國。既到城門。車匿念言。我若與馬同入城者。當爲衆人之所尤怨。我之身命或⑬可不存。是時車匿入苑林中。且先遣馬却入城內。是時乾陟既入城內。即便悲嘶。時城中人及宮人等。聞此馬聲咸皆忙遽。不見菩薩。⑭抱乾陟⑮項悲號懊惱。然畜生有常法。於世間情無不解了。況此馬王。爾時乾陟。見諸人等號⑯慟傷感。其氣迷絕便至於殞。然此乾陟從昔已來。於具六種勤事婆羅門家。受其胎形。若菩薩得無上道時。當言汝⑰惡性馬。便得宿念。超於生死長途中。登究竟涅槃岸。時菩薩須袈裟。於無比城中有一居士。財寶富盛倉庫盈溢多諸眷屬。如薜室羅末拏天王。時彼居士。於其同類種族中⑱取女爲

①去＝告㊂　②內宮＝宮內㊂　③〔至菩薩〕－㊂　④皆＝是㊂　⑤揶揄＝耶揄㊂　⑥音樂＝音聲㊂　⑦左右＝右左㊂　⑧是＝爾㊂*　⑨被＝披㊂*　⑩逼迫＝蹙逼㊂　⑪懊＝煩㊂　⑫大＝天㊂　⑬可不＝不可㊂　⑭抱＝挹㊂　⑮項＝頂㊂　⑯慟＝動㊂　⑰惡＝粟　⑱取女爲妻＝娶妻㊂

妻。既得爲婦共相娛樂。俗禮和合因生一子。如是乃至生❶於十子。皆悉出家證辟支佛道。爾時其母。與此十子疎布衣服。時彼十子共白母曰。我今便入涅槃不須此物。爾時十辟支佛白母言。淨飯王子釋迦牟尼。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母將此衣服可施與彼。必當獲得無量果報。作是語已。即於宮中現十八變火化而滅入無餘涅槃。其母年老❷困疾將死。持其衣服囑付於女。具說前事。時女後時染患將卒。復持此衣置樹窟中。告樹神曰。今此衣服爲我守護。待淨飯王子出家之日。當持與之。時天帝釋觀其下界。乃見此衣在樹窟中便往取之身自*被著。作老獵師形狀。執持弓箭❸與菩薩相近。菩薩告曰。此是出家人衣。我衣貴妙是俗人服。今欲相換可得以不。獵師報曰。我不相與。何以故。我若取汝好服行於人間。或有見者便言。我❹殺於汝取汝此衣。菩薩報曰。汝獵師當知。一切世間所有人衆。咸知我有勇猛智慧無能*殺者誰有將此能*殺我者。汝不須懼。時天帝釋。即跪持衣奉與菩薩。爾時菩薩。得此衣已便即著之。衣窄身大不❺遍覆體。作是念言。此出家服小不堪受用。若有威力。願自寬大❻今覆我體。菩薩及天力之威故。其衣即大。菩薩❼爾時復自念云。我今既*被此衣具出家相。當應救濟諸苦惱者。即以先著細妙之衣將與帝釋天帝得已。將還三十三天恭敬供養。換衣之所。諸婆羅門居士長者。共於此地造一制底。名爲受出家衣塔。爾時菩薩既剃頭*被袈裟已。於林野中處處遊行至婆伽婆仙人所。見其仙人以掌❽支頰思惟而住。菩薩問曰。大仙。何故作此思惟。仙人報曰我之住處有多羅樹。於先之時生金花金菓。忽於今時花菓自落。我於今時思念此事。菩薩報曰。此花菓主。懼諸生老病死之所逼切出家修道。所以花菓自落。若花菓主不出家者。當爲園苑。時此仙人聞是語已。即便擧目熟視菩薩。見菩薩儀容端正。便自思念告菩薩曰。出家人者。豈汝是耶。答曰。我是。爾時仙人即大驚悅。明目直視觀菩薩。便屈*今坐以諸花菓恭敬供養。菩薩坐須臾間。問仙人曰。今此之地至劫比羅城可有幾里仙人報曰。有十二踰膳那。菩薩念曰。此處甚近城國。諸釋種子其數不少。恐相煩亂。我當渡❾弶伽河。作是念已即渡*弶伽河。漸次遊行至王舍城。菩薩有善巧之力。具一切智。取迦曬毘曬拘那一十葉。綴作一鉢。威儀寂靜入城乞食。時頻毘娑羅王在樓觀望。遙見菩薩行步端正。被如法僧伽胝衣捧持一鉢如法瞻視威儀庠序次第乞食。見是事已私自念言。我王舍城中諸❿出家人。未有若此之者。而說頌曰

我今讚出家　如是賢善者
思惟生死故　彼人⓫要出家
在家諸苦逼　⓬糞穢來煎迫
出家味禪悅　智者樂出家
身心俱出家　諸惡皆捨離
口業亦清淨　正命以自活
聖遊摩⓭竭國　漸至王舍城
攝心在禪念　次第行乞食
國主在高樓　遙見此聖者
即發歡喜心　告諸近臣曰
汝等當觀彼　勝相皆具足
形容甚端嚴　視地如法行
智者不遙視　此非賤⓮種生
即令使者觀　彼住在何處
使者奉王命　即隨彼人行
觀此出家人　當於何處住
彼次第乞食　歷門至六家
鉢中食既滿　如法捧其鉢
菩薩乞食已　默然出城外
往彼般茶林　清淨自安止
使者知處已　即遣一人守
一報速還城　報彼國王曰
天王彼苾芻　今在般茶山
坐如猛虎兒　處山如師子
王聞說是言　即登諸寶輅
群臣共圍繞　速詣彼所居
至彼般茶山　王從車輅下
步行前往詣　⓯便即覲菩薩
恭敬相問訊　王即相對坐
見彼寂靜住　便作是言曰
汝少年苾芻　今是盛壯時
端嚴多技藝　如何自乞食
汝生何族姓　我與汝園宅
并給諸婇女　種種令具足」
菩薩聞是言　以頌而答曰」
大王有一國　住在雪山傍

❶〔於〕－[illegible]　❷困＝因[illegible]　❸與＝貫[illegible]　❹殺＝敍[illegible]*　❺遍＝通[illegible]　❻今＝令[illegible]*　❼爾＝是[illegible]　❽支＝指[illegible]　❾弶＝殑[illegible]*　❿〔出〕－[illegible]
⓫要＝便[illegible]　⓬糞＝塵[illegible]　⓭竭＝揭[illegible]　⓮種＝衆[illegible]　⓯便即＝即便[illegible]

財食[1]甚豐足　名曰[2]嬌薩羅
甘蔗曰喬答　[3]彼中住釋迦
我是刹利種　不樂世間欲
若人御大地　山林及海濱
具有諸珍寶　貪心猶未足
以薪投猛火　貪欲亦如是
怖畏嶮途中　御者常憂懼
諸苦欲爲根　能覆於善法
我昔出家時　諸欲皆棄捨
譬如大雪山　風吹尙能動
我心依解脫　諸欲不能牽
世間欲驕馳　生死[4]輪常轉
國主唯我能　解脫諸怖畏
我知欲愆過　見涅槃寂靜
我今當捨棄　往詣淸淨樂

爾時頻毘娑羅王。聞是語已問菩薩曰。汝出家士。[5]作此苦行欲有何願。菩薩報曰。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王曰。汝若得道者應當念我。報曰。依汝所願。說此語已。菩薩卽往耆闍崛山傍。仙人林下。旣到彼已。隨彼仙衆行住坐臥。見彼苦行。常翹一足至一更休。菩薩亦翹一足至二更方休。見彼苦行。五熱炙身至一更休。菩薩[7]亦五熱炙身至二更方休。如是苦行皆倍於彼。仙人見已共相議曰。此是大持行沙門。猶此緣故。名大沙門。爾時菩薩問諸仙曰。諸[8]大仙等。如是苦行欲有何願。一仙報曰。我等願得[9]帝釋天王。更一仙曰。我等願得大梵天王。一仙又曰。我等願得欲界魔王。菩薩爾時聞是語已。便自思念。此等仙人天上人間輪迴不絕。此是[10]耶道。非淸淨道。菩薩旣見仙人行垢穢道。卽便棄之。詣歌羅羅仙所。旣至彼已。合掌恭敬相對而坐。問彼仙曰。汝師是誰。我[11]欲共學梵行。彼仙報曰。仁者喬答摩。我無尊者。汝*欲學者隨意無礙。菩薩問曰。大仙得何法果。仙人報曰。仁者喬答摩。我得無想定。菩薩聞此私作是念。羅羅信心我亦信心。羅羅精進有念有善有智。我亦有之。羅[12]羅仙人見得如許多法乃至無想定。如是之法我豈不得。爾時菩薩默然而去。念彼諸法。未得欲得未證欲證未見欲見。菩薩爾時獨處閑林。專念此道勤加精進。作是事已不久之間。便得證見此法。得此法已。還[13]乃至彼羅羅仙所。白羅羅曰。今汝此法乃至無想定豈自得耶。彼仙報曰。如是喬答摩。乃至無想定我自得之。菩薩報曰。仁者。此等智慧乃至無想定。我亦得之。彼仙報曰。喬答摩。汝旣得之我亦得之。我旣得之汝亦得之。今我二人此弟子衆。可共敎授此法。義理一種得故。此羅羅仙。卽是菩薩。第一敎授阿遮利耶。彼羅羅仙[14]以菩薩智慧故。歡喜供養親好而住。菩薩爾時作如是念。今此道法者。非智慧非[15]證見。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是垢穢道故。菩薩知已告羅羅曰。仁者好住。我今辭去。菩薩爾時遊行山[16]林。見水獺端正仙子。舊云欝頭藍者此誤也。卽往親近恭敬問訊。告彼仙曰。汝師是誰。我共修學。彼仙報曰。我無尊者。汝[17]欲修學隨意無礙。菩薩問[18]曰。汝得何道。彼仙報曰。仁者喬答摩。我得乃至非非想定。菩薩聞此私作是念。此水獺仙有信心。我亦有之。有精進有念有善有智。我亦有之。彼得如是法。乃至非非想定。我豈不得。默然而去。念彼諸法。未得欲得未見欲見未證欲證。卽往閑林專修此道。勤加精進不久之間。乃至證非想非非想定。得是定已。還詣水獺仙所。白彼仙曰。今汝[19]此法豈自得耶。答曰。如是。菩薩又曰。大仙。此智慧乃至非想非非想定。我亦得之。水獺報曰。汝旣得之我亦得之。我旣得之汝亦得之。今我二人可共同住敎授弟子。何以故。得法同故。菩薩爾時作如是念。如此之道。非智慧非正見。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是垢穢道。白彼仙曰。汝今好住。我辭而去。此是菩薩第二阿遮利耶。菩薩爾時遊行山林。時淨飯王憶念菩薩。令使尋訪相望道路。在所山林悉皆知處。旣聞太子辭彼水獺無有侍者獨行山林。卽差童子三百人往侍太子。天示城王旣聞是事。復差二百童子往侍太子。如是五百童子圍繞菩薩。於諸山林隨意遊觀。爾時菩薩便作是念。我今欲於林間靜住。不可令其多人圍繞而求甘露。然我應留侍者五人。餘者放遣。是時菩薩。於母宗親中而留兩人。於父宗親中而留三人。而此五人承事菩薩。餘者各令還國

爾時菩薩。與此五人圍繞。往伽耶城南。詣烏留頻螺西那耶尼聚落。四邊遊行於尼連禪河邊。見一勝地。樹林美茂其水淸冷。底有純沙岸平水滿。易可取汲。靑草遍地。岸闊堤高。

[1] 甚=盛[illegible]　[2] 嬌=憍[illegible]　[3] 彼=往[illegible]　[4] 輪常=常輪[illegible]　[5]〔作〕－[illegible]　[6]〔仙〕－[illegible]　[7]〔亦〕－[illegible]　[8]〔大〕－[illegible]　[9]〔帝〕－[illegible]　[10] 耶=邪[illegible]　[11]〔欲〕－[illegible]*　[12]〔羅〕－[illegible]　[13] 乃=來[illegible]　[14]〔以〕－[illegible]　[15] 證=正[illegible]　[16] 林+（林）[illegible]　[17] 欲=亦[illegible]　[18]〔曰〕－[illegible]　[19]〔此〕－[illegible]　[20] 故=法[illegible]

有雜花樹。在於岸上。滋茂殊勝。菩薩見此殊勝之地。作如是念。此地樹茂其水清冷。底有純沙。岸平水滿。易可取汲。青草遍地。岸闊堤高。有雜花樹。在於岸上。滋茂殊勝。若有人樂修禪懿者。可居此地。我今欲於此地念諸寂定。此樹林中斷諸煩惱。菩薩作是念已。便於樹下端身而坐。以舌拄腭兩齒相合。善調氣息攝住其心。令心摧伏壓捺考責。於諸毛孔皆悉流汗。猶如猛士搦一弱人。拉搯壓捺復惱彼情。其人當即遍體流汗。菩薩伏其身心亦復如是。因此轉加精進。曾不暫捨。得輕安身獲無障礙。調直其心無有疑惑。菩薩如是作極苦苦不樂苦。雖受衆苦。其心猶自不能安於正定

爾時菩薩復作是念。我今不如閉塞諸根。不令放逸。使不喘動。寂然而住。於是先攝其氣不令出入。由氣不出故。氣上衝頂。菩薩因遂頂痛。猶如力士以諸鐵嘴[1]斫弱人頂。菩薩爾時。轉加精進不起退心。由是得輕安身。隨順所修其心專定。無有疑惑。如是種種自强考責忍受極苦。[2]苦及不樂苦。於其心中曾不暫捨。而猶不得入於正定。何以故。由從多生所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轉加勤固。閉塞諸根令氣內擁入於禪定。作是念已。便閉其氣不令喘息。其氣復從頂下衝於耳根。氣滿[3]無耳。猶如積氣聚[4]韛袋口。受如是種種諸苦。乃至不能得入於正定。何以故。由久遠時所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當倍加精進。內攝其氣令[5]其脹滿而入禪定。閉其口鼻。令氣悉斷。氣既不出。却下入腹五[6]藏皆滿。其腹便脹如滿*韛袋。復加功用輕安其身。隨順所修其心專定。無有疑惑。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受。其心猶不入於正定。由從多時染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倍加入脹滿定。入此定已擁閉其氣。其氣覆上衝頂。其頂結痛。猶如力士以其繩索勒縛繫羸弱人。頭頂悉皆脹滿。菩薩受如是等最極苦已。乃至不能得於正定。何以故。由多時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倍加功用入脹滿定。入其定已其氣滿脹。其[7]腹結痛。如屠牛人以其利刀刺於牛*腹。菩薩受如是苦受。乃至不能獲於正定。何以故。由多時染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倍加精進入脹滿定。既入定已閉塞口鼻。其氣脹滿周遍身體。其身盛熱。猶二力士執羸弱人內於猛火。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受。乃至不得入於正定。菩薩復作是念。我今不如斷諸食飲。爾時諸天觀見菩薩斷諸食飲。詣菩薩所[8]告曰。大士。汝今嫌人間食。我等願以甘露入菩薩毛孔。汝應受取。菩薩便作是念。一切諸人已知我斷人間食。今受甘露。便成妄語。若於邪見一切衆生。由妄語邪見故。身亡滅後。墮落惡趣於地獄中生。我今應當不受此事。然我[9]今應少通人食。或小豆大豆及牽牛子。煮取其汁日[10]常少喫。作是念已不受天語。遂取小豆大豆及牽牛子煮汁少喫。於是菩薩。身體肢節皆悉萎瘦無肉。如八十歲女人肢節枯憔。菩薩羸瘦亦復如是。爾時菩薩。由少食故。頭頂瘆枯又復[11]酸腫。如[12]未熟瓠子摘去其蔓見日萎憔。菩薩頭頂亦復如是。菩薩於是。轉加精進得輕安身。隨所念修受種種苦受。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菩薩爾時。以少食故眼睛却入。猶如被人挑去。如井中見星。菩薩眼睛亦復如是。菩薩於是。復倍精進受諸苦受。乃至不獲入於正定。何以故由從多時所熏習故。菩薩以少食故。兩脇皮骨枯虛高下。猶三百年草屋。菩薩兩脇亦復如是。菩薩爾時。轉倍勤念受諸苦受。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由從多時所熏習故。菩薩以少食故。脊骨羸屈。猶如簽篌欲起則伏欲坐仰倒欲端腰立上下不隨。菩薩困頓乃至於是。以手摩身諸毛隨落。菩薩復作是念。今我所行非正智非正見。不能至無上菩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五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有三天人。詣菩薩所見菩薩身。遞相議曰。其一天云。此喬答摩是黑沙門。其二天云。此喬答摩黮色沙門。第三天云。非黑非黮是蒼色沙門。因天議故。菩薩遂得三名。菩薩所有身上光色。皆悉變沒。菩薩於是時中不曾聽聞。心中自生三種譬喻辯才。所言三者。一者濕木有潤從水而出火鑽亦濕。有人遠來

[1]斫＝斷㊂　[2]苦十(苦)㊂　[3]無＝於㊂　[4]韛＝排㊂*　[5]其＝身㊂　[6]藏＝臟㊂　[7]腹＝脹㊂*　[8]告十(菩薩)㊂　[9]今＝念㊂　[10]常＝嘗㊂　[11]酸＝痠㊂　[12]〔未〕一㊂

求火。以濕火鑽鑽彼濕木欲使生火。火無出法。若有沙門婆羅門。身雖離欲心猶[1]愛染。耽欲耽愛著欲處欲悅欲伴欲。有如是等常在心中。彼諸人等。縱苦其身受諸極苦忍諸酸毒受如此受。非正智非正見。不能得於無上正道。二者濕木有潤在於水邊。有人遠來求火。以乾火鑽鑽其潤木。雖欲得火火無然法。如是沙門婆羅門。身雖離欲心猶愛染。於諸欲中。耽欲愛欲著欲處欲悅欲伴欲。有如是過常在身心。縱苦其身受於極苦忍諸酸毒。受如此受。非正智非正見。不能至於無上正道。三者朽爛之木無有津潤在於濕岸。有人求火。雖以火鑽鑽之火無然法。如是沙門婆羅門。身雖離欲心猶愛染受於苦受非正智非正見。不能得於無上正道。菩薩爾時悟此喻已。自作是念。我今應當日食一麻。雖食一麻。常爲飢火之所燒逼。其身肢節轉更羸瘦。爲飢火不息。復日食一粳米。飢火不息。復日食一拘羅。猶還羸瘦。日食一[2]葉豆。猶還枯[3]憔。復日食一廿豆。猶尙枯瘦日食一大豆。猶復困憔

爾時淨飯王。聞此苦行懊惱啼泣。及諸宮人婇女。脫身瓔珞敷草而坐。亦[4]復日食一麻一米及一豆等。爾時耶輸陀羅以少食故。懷娠漸損。王聞是事作如是念。若菩薩苦行不止。耶輸陀羅更聞斯語。必大憂惱其娠墮落。便至於死。我今當設方便。令不[5]知菩薩苦行。時淨飯王告諸宮人。其菩薩苦行。勿令耶輸陀羅知。幷勑往來使者。菩薩苦行。無令餘人[6]輒知此事。淨飯王雖從使者聞菩薩苦行。以諸方便告諸宮人。菩薩今者已食。菩薩爾時所食一麻一米。乃自念言。今爲此法。非正智非正見不能得於無上之道。我當別修苦行食諸穢食。復作是念。食何穢食。應取新生犢子未喫草者之所糞屎。作是念已便取而食。雖食此物。仍令食力消盡。然後復食。既而食已。便於屍林之下。枕臥死人及諸枯骨。以[8]右脇著地蓋於兩足。內念光相如是繫念。行住坐臥曾無暫捨。菩薩若坐。有諸村野男女。見菩薩坐寂然而定。手執草莖穿菩薩耳穴。左右而出。如是戲笑去來抽挽。便語菩薩耳言。看此坌土之鬼。又復重言坌土之鬼。復以土塊瓦石擲菩薩身上。斯等雖於菩薩之身如是戲弄。爾時菩薩。不起恚心無麁惡語。菩薩如此難忍能受。是時菩薩。以發勤策不息。輕安身體未曾休廢。習續正念意無疑慮。專心於定住三摩地

爾時菩薩復作是念。諸有欲捨苦故。勤修諸行。我所受苦無人超過。此非正道非正智非正見。非能至於無上等覺。菩薩復作是念。何爲正道正智正見。得至無上正等菩提。又作是念。我自憶知。住父釋迦淨飯宮內撿校田里贍部樹下而坐。捨諸不善離欲惡法。尋伺之中。生諸寂靜得安樂喜。便獲初禪。此應是道預流之行。是正智正見正等覺。我今不能善修成就。何以故。爲我羸弱然。我應爲隨意喘息。廣喫諸食飯豆酥等。以油摩體溫湯澡浴。是時菩薩作是念已。便開諸根隨情喘息。飲食諸味而不禁制。塗拭沐浴縱意而爲。于時其五侍者互相謂曰。此沙門喬答摩。懈怠懶墮而懷多事。受用無度斷惑錯亂。今既廣喫食飲豆酥油塗拭澡浴。今不能少許證獲。必無所得。便捨菩薩漸次而行。至[9]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同作是願。若世間有阿羅漢者。我隨出家。此五人同住同行。因名五衆。菩薩爾時。漸加飲食身力强健。卽往西那延[10]村[11](廣言會軍村也)彼有村主。名爲軍將。將有二女。一名歡喜。二名歡喜力。時此二女先聞。雪山南傍弶伽河側。劫比羅仙住處不遠。劫比羅城釋迦[12]種中生一太子。端正具足衆相圓滿。一切衆生見者喜悅。相師占云。此兒若紹王位當得轉輪王。此女聞已。於十二年中常守貞潔。人間常法。若有女人。能守貞潔滿十二年[13]者。卽合與轉輪王爲妃。故彼二女。於十二年內不犯十惡。滿十二年訖作是思念。我今於十二年中作淸淨行訖。應以十六轉乳粥供養苦行仙人。所謂十六轉者。一千牛乳飲一千牛。復以一千飲五百。復以五百飲五百。復以五百飲二百五十。復以二百五十飲二百五十。復以二百五十飲一百二十五。復以一百二十五飲一百二十五。復以一百二十五飲六十四。復以六十四飲六十四。復以六十四飲三十二。復以三十二飲三十二。復以三十二飲十六。復以十六飲十六。復以十六飲八。復以八飲八。復以八飲四。作是念已。卽取此乳頗璃器中煮爲粥。當煮之時。淨居諸天。觀見菩薩食此粥已卽成菩提道。我等應當助其威力。卽[14]將上藥速得力者置

[1]愛＝受（宮） [2]葉＝果（宮） [3]憔＝悴（宮） [4]復＋（復）（宮） [5]知＋（苦）（宮） [6]輒＝耶輸（宮） [7]〔苦〕—（宮） [8]右＝上（宮） [9]波＝婆（宮） [10]〔村〕—（宮）
[11]〔廣言會軍村也〕—（宮） [12]種＝衆（宮） [13]〔者〕—（宮） [14]將上＝上將（宮）

乳器中并衛護之。當時粥現種種輪相。時有一外道。名曰近行。來見此粥有種種相。作是念云。食此粥者必證無上智慧。我應乞取喫之。念已便去。粥既熟已。時彼外道却來告二女曰。我從遠來甚大飢乏。今此乳粥可分施我。二女報曰。我不與汝。默然而去。時二女人。從頗梨器中。瀉其乳粥於寶鉢中。天帝釋來立二女前。梵天淨居天等以❶此遙立。時彼二女。既見帝釋在前而立。即捧其乳鉢施與帝釋。帝釋報曰。施勝我者。二女問曰。今誰勝汝。答曰。彼梵天王。爾時二女。復持其乳施梵天王。梵天❷王報曰。施勝我者。❸問曰。誰勝❹於汝。答曰。彼淨居天。時此女人。復以乳鉢❺捧淨居天。淨居天報曰。施勝我者。又復問曰。誰勝於汝。答曰。彼菩薩今見在❻尼連禪河洗浴。為無力故不能得出。彼人勝我。汝當施與。時二女人。即持其乳粥往尼連禪河。將施菩薩。爾時河岸有女樹神。見菩薩羸不能上岸。即從樹出半身展手欲接菩薩。❼菩薩問曰。汝是何身。樹神答曰。我是女人。菩薩報曰。我不能觸汝。可為我低一樹枝。我欲攀出。時彼樹神即低樹枝。菩薩攀而得出。便著衣服在於河岸樹下而坐。時二女人便持粥至。曲躬恭敬奉施菩薩。菩薩以自他利故。便受其粥。又便問曰。秉此寶器總能施不。二女答曰。聖者。今總奉施。菩薩爾時即喫其粥。洗其寶鉢擲尼連河中。龍王便接其鉢入於龍宮。釋提桓因既而見之。化為妙翅飛入龍宮。恐嚇龍王奪鉢而去。於三十三天置一鉢塔。以時供養。菩薩問二女曰。今汝施我欲有何願。二女答曰。聖者。有雪山南。❽琮伽河側劫比羅城。釋迦種中誕一太子。顏容殊妙人所喜見。相師占之。當為轉輪王。我今以此功德。願為彼妃。菩薩報曰。彼之太子不樂世欲今已出家。二女報曰。若已出家不貪世欲。以此功德當令彼人所願成就。便說頌曰

彼悉達太子　世間最勝人
若欲求所願　當令速成就

爾時菩薩。見此二女說斯頌願已。告二女曰。依汝所願。時二女人聞菩薩此語。禮足而退。菩薩因食乳粥。氣力充盛六根滿實。於*尼連禪河岸遊行觀察。❾覓清淨處將欲安止。見孤石山有雜華葉莊嚴圍遶。菩薩見已即登此山。平整石上結跏趺坐。爾時此山忽自裂碎。菩薩起立作是疑念。由我惡業尚不盡故。令山碎耶。空中諸天。觀知菩薩疑念此事。即於空中告菩薩曰。世尊。昔無惡業此是。菩薩成道常法。善根功德充滿身心。一切地力不能勝載。今之此地。非是菩薩成菩提處。一切大地之力。不能負載二種之人。一者善最多者。二惡最多者。菩薩善業甚多。所以此山自然摧碎。今過*尼連禪河東有金剛地。彼處過現未來諸如來等。皆於其上得最勝智。已得現得當得。菩薩聞已將往其地。舉足步步皆生蓮花。四大海水成蓮花池。來迎菩薩足所履地。地皆振動如扣銅器。有遮沙鳥及善瑞鹿來遶菩薩。主風之神。調其清涼吹去塵穢。主雨之神。微⑪洒甘澤令霧埃不飛。菩薩既見此相。作是念云。今見此相。我於今日必成正覺。*尼連禪河龍。名伽陵伽。以先業緣住此河中。兩目皆盲。若佛出世眼即得明。若佛滅後其眼還盲。聞地震聲疑佛出世。從宮出看。忽見菩薩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如千日輝。如大寶山周遍嚴飾。龍王見已說頌讚曰

曾見諸菩薩　成佛具威德
昔見與今見　二見無差別
我觀初行步　復覩左右相
能受世間供　今成佛無疑
又瞻⑫被衣服　入於*尼連河
河水變清淨　今成佛無疑
大堅固勇猛　行步如牛王
亦如人中王　今成佛無疑
上飛遮沙鳥　下有祥瑞鹿
⑬身相甚端正　今成佛無疑
和風甚調暢　微雨從空下
鳥讚樹低枝　今成佛無疑
清淨光嚴相　猶如閻浮金
面端如滿月　今成佛無疑

龍王爾時。讚菩薩已便入龍宮

爾時菩薩聞伽陵伽龍王讚已。詣金剛地作是念云。我應須草。于時帝釋知菩薩心。即往香山。取彼柔軟吉祥妙草。即自變身作傭力者。持吉祥草至菩薩前。菩薩見已即從乞之。帝釋前跪奉施菩薩。既得草已。即詣菩提樹下欲敷草坐。草自右旋。菩薩見此相已。復自念云。我於今日證覺無疑。即昇金剛座結跏

❶此＝次【宋】　❷〔王〕－【明】　❸（又復）＋問【明】　❹於＝如【明】　❺捧＝奉【明】　❻尼＝泥【明】*　❼〔菩薩〕－【明】*　❽〔琮伽〕－【明】　❾覓＝見【明】　❿風＋（雨）【明】　⑪洒＝灑【明】*　⑫被＝披【明】　⑬身＝見【明】

趺坐。猶如龍王、端嚴殊勝。其心專定、口作是言。我今於此不得盡諸漏者、不起此座。魔王常法。有二種幢。一爲喜幢。二爲憂幢。其憂幢忽動。魔王便作是念。今者憂幢忽動。決有損害之事。便諦觀察。乃見菩薩坐金剛座上。復作是念。此淨飯子坐金剛座。乃至未侵我境已來。我先爲其作諸障礙。作是念已。蹙眉怒目著舍那衣。化爲小使者形。詣菩薩前倉卒忙遽。告菩薩曰。汝今云何安坐於此。劫比城中[1]已被提婆達多之所控握。宮人婇女皆被汚辱。諸釋種等已爲殺戮。是時菩薩。有三種罪不善尋思[2]生。一者愛欲尋。二者殺害尋。三者毀損尋。於耶輸陀羅喬比迦彌迦遮所。生愛欲尋。於提婆達多[3]所。生殺害尋。於隨從提婆達多諸釋種等。生毀損尋。生此尋已便覺察曰。我今何故。生此三種罪不善尋。又便觀察。知是魔王來此惱我。[4]令我散亂。爾時菩薩卽生三種善尋。一[5]者出離尋。二者不殺害尋。三者不毀損尋。時天魔王復更告曰。汝今何故。坐於菩提樹下。菩薩答曰。當證無上正智。魔王復曰。如何得證無上正智。菩薩答曰。罪者。汝且一度祠會。猶此緣故。得於欲界天中自在成就。況我於無數劫中。作無量百千拘胝那庾多祠會。爲利益有情故。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男女金銀諸珍。爲證無上智故。由是義故。我何不證無上正智。我今決定證此無上正智。菩薩作此言已。魔王復告曰。然我一度祠會。得欲界自在天主。汝今證知。汝於三無數劫中。作無量拘胝那庾多百千祠會。爲利益有情故。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男女金銀諸珍。爲求無上正智故。誰[6]當證汝。

爾時世尊。舉輪萬網縵無量福生慰喩一切恐怖。手指於大地曰。此當證我。如於三阿僧祇劫中。作無量拘胝那庾多百千祠會。爲利益有情故。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金銀諸珍實不虛者。當自證我。是時地神從地涌出。合掌而發聲曰。罪者。如是如是。如世尊言。實不虛也。作是語已。時魔王罪者。內懷羞愧默然而住。顏容憔悴而失威德。心懷[7]懊惱作是念云。我今作是方便。不能令淨飯子有少損壞。今當別設異計爲其障礙。念已便去。時彼魔王先有三女。姿容妖艶皆悉殊絕。一名爲貪。二名爲欲。三名爲愛著。種種天衣莊嚴其身。令往菩薩所。至菩薩前。作諸諂曲擬生惑亂。菩薩見已。化此三女皆成老母。卽便還去。魔王見此更增*懊惱以手[8]支頰諦思是事。我復云何。令此淨飯之子生於障礙。卽遣三十六拘胝魔兵。象頭馬頭駝頭驢頭鹿頭牛頭猪頭狗頭獾[9]狐頭鼠狼頭貒猴頭野狐頭師子頭虎頭等。如是奇怪種種頭兵。或執鑽戟。或執弓箭。或執鉞斧或執輪刀。或執羂索。或執斤斵。如是種種器仗來向菩薩。魔王自執弓箭欲射菩薩。菩薩見已作是[10]思念。凡所鬪諍皆求伴侶。我今與此欲界王諍。豈不覓伴。復更思念。我今覓除障礙方便。時魔兵衆。卽發諸刃同擊菩薩。菩薩爾時入大慈三摩地。時魔兵刃。皆變成靑黃赤白雜色蓮花。[11]落菩薩左右前後。彼時魔王。復騰空中雨諸塵土。而此塵土。變成沈檀[12]抹香及作諸花。墮菩薩上。魔王復於空中。放諸毒蜂雨金剛石。淨居諸天。化爲葉屋以蓋菩薩。毒蜂石雨皆不得損。魔王見已復作是念。我能幾時圍遶嬈亂。凡諸聲者能破三摩地。我今應變菩提樹葉令爲頗[13]胝迦。復令風吹相鼓作聲。彼若聞聲心不能定。作是念已。卽爲此事。時菩提[14]樹葉相鼓作聲。菩薩聞已不能專定。時淨居[15]天遙見是事念言。我今應助菩薩。爾時諸天。皆來至菩提樹。各[16]把樹葉不令葉動。時彼魔軍猶不肯散。淨居天等[17]復作是念。此罪魔軍久惱菩薩。尚不退息。卽以神力。擲諸魔[18]軍鐵圍山上。*菩薩爾時住優樓頻螺聚落。於*尼連禪河菩提樹下坐。於妙覺分法中。常不斷絕修習加行而住。於初夜分中。神境智[19]見證通成就。所謂一中變爲無量。無量中變爲一。或隱或*見。牆壁及山。得無罣礙如虛空中。出沒大地如遊於水。地相如故。或趺坐虛空如居大地。或遊騰虛空如鳥飛翥。日月有大威德。或復舉手而捫摩之。乃至來往梵天身皆自在

爾時魔王復作是念。諸禪定中唯聲能爲障礙。我應作聲。卽與三萬六千拘胝魔鬼神等。遙吼大聲。菩薩爲此聲故。爲十二踰膳那迦覃[20]婆樹林。由此林故。不聞彼聲。菩薩復作是念。我應修天耳智證通心。天及人聲皆悉得聞。菩薩超過人耳以淨天耳。人非人聲若近若遠無不曉了。菩薩念云。魔王三萬六千

[1]〔已〕－宮 [2]〔生〕－宮 [3]〔所生…多〕十二字－宮 [4]〔令我〕－宮 [5]〔者〕－宮* [6]〔當〕－宮 [7]懊＝煩宮* [8]支＝搘宮 [9]狐＝猧宮 [10]〔思〕－宮 [11]〔落〕－宮 [12]抹＝秣宮 [13]胝＝坻宮 [14]〔樹〕－宮 [15]〔天〕－宮 [16]把樹＝各把宮 [17]〔復〕－宮 [18]軍＝干宮 [19]見＝現宮* [20]婆＝娑宮

拘胝眷屬中。彼誰於我起於惡心。我何得知。菩薩復念。我如何證他心智。卽於夜中便得證悟。如於有情所發尋伺。心及心心所。欲不欲心。嗔不瞋心。癡不癡心。廣不廣心。息心攝心。❶驕慢不*驕慢心。寂靜不寂靜心。定心不定心。散心不散心。如實了知。旣知是已復更念云。此魔軍中從昔已來。誰是父親誰是母親。誰❷是怨害誰爲親友。如何得知。復更念云。我今應修宿命智方得了悟。於夜分中精勤存念。修宿命智便得曉了。從昔已來種種諸事。所謂一生二生❸三四五生十生二十生百生千生。乃至無量百千萬生。一劫生二劫生。成劫生壞劫生。乃至無數劫生。應念了知。彼人姓某名某。及已所生之處族姓種類。及有食噉苦樂等事。皆悉了悟。如是長命如是久住。壽命長短彼滅此生。所有相貌方處種種。無量雜類靡不盡知。菩薩作念。念此魔軍誰墮惡趣誰墮善趣。如何得知。復作是念。應以生滅智通方知是事。菩薩於中夜分修❹生滅智通。便得天眼清淨。超越人間。以此天眼見諸衆生。死者生者。端正者醜陋者。富貴者下劣者。往善道者。往惡道者。作善業者作惡業者。決定明了。復知一一衆生身口意業作諸惡事。誹謗聖者。或❺深著❻耶見。或作*耶見業。由斯業故。從此沒後墮惡趣中。或見衆生。於身口意作諸善業。恭敬賢聖行正見。由此業故。從此沒後生善趣中。皆悉明了。菩薩復作是念。一切有情。由彼欲漏有漏無明漏。輪轉苦海如何得免。復更念云。唯證無漏智通能斷此事。菩薩爾時爲是義故。菩提樹下於夜分中。常以相應❼修習成熟。專心於覺分法中而住。發心爲證無漏智通。卽於苦諦如實了知。集滅道諦亦復如是。證斯道已。於欲漏有漏無明漏。心得解脫。旣得解脫。證諸漏盡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不受後有。卽證菩提。彼中謂見覺分菩提。世尊所作已辦。卽入火界三摩地。此時菩薩以慈器仗。降伏三十六拘胝魔軍。證無上智。❽于時魔王罪者。弓從手落幡便倒地。宮殿皆動。魔王與諸三十六拘胝眷屬。心生懊惱而懷悔恨。便自隱沒。往劫比羅城告衆人曰。釋迦牟尼菩薩。修諸苦行登金剛座。於草鋪上今已捨命。時淨飯王及諸宮人群臣百寮。聞是語已。大苦惱心如火所燒。城中人衆及喬比迦等三大夫人。念菩薩德悶絕躄地。以水*洒面良久乃蘇。悲泣哽咽不能自止。左右侍女勸喻裁抑。如是種種獄責無量。時淨信天見魔欺妄。復知如來已成妙智。心生歡喜便普告曰。諸人當知。釋迦牟尼今不捨命。見證無上正智。時淨飯王及諸眷屬。幷劫比羅城人衆。聞此語已不勝歡躍。時耶輸陀羅。聞世尊菩薩證無上智。生慈悅曰誕一息。斛飯王亦生一息。❾于時月蝕。淨飯王見此盛事。甚大歡喜慶悅充滿。卽勅城中除去瓦礫。以栴檀香水遍*洒*于地。❿於四衢道中置於香鑪。然諸名香。懸綵幡蓋滿於街路。以鮮潔花周布地上。於四城門及街衢中。立⓫檀施處。*于時於東城門施會。沙門婆羅門外道梵志貧窮孤獨慳貪乞求。如此等類皆悉施與。南西北門及城中街衢亦復如是。令諸群臣。爲耶輸陀羅所生之息。而立其名。內宮侍女前白王曰。此子生時羅怙障月。因此應以爲⓬名羅怙羅。時斛飯王。爲其子故廣施如上。亦令親屬與子立名。問諸人曰。此子當立何⓭字。親屬報曰。此子生日。劫比羅城人衆歡喜。可名此子爲阿難陀。時淨飯王。觀羅怙羅而作是言。此非我釋迦牟尼所生之子。時耶輸陀羅。聞王此語深懷恐懼。卽携羅怙羅。往菩薩澡洗池邊。有一大石。先是菩薩力戲之石。以羅怙羅置此石上。合掌誓曰。此兒若是菩薩親生子*者。⓯投於池中不⓰至沈沒。若非菩薩親生子者。入水卽沒。作是願已。卽抱其石幷羅怙羅拋於池中。石便浮水。時羅怙羅落在⓱水中。坐於石上。如輕⓲綿在水隨波來去。曾不沈沒。淨飯王聞已生希有心。將諸群臣圍繞侍衛。至彼池傍見羅怙羅。在於池中坐浮石上。歎⓳欻喜悅。時淨飯王。自入池中抱羅怙羅。其石便沒。還於宮中倍加愛育。初菩薩以慈器仗。降伏三萬六千拘胝魔衆已。證無上正智。于時大地震動。普遍世界悉皆光明。所有大地黑暗之處。日月威光不能除者。蒙佛此光皆得明徹。其中衆生忽得相見。遞相言曰。非獨我等生於此間。更有衆生生於此處⓴攝頌曰

四種觸池　父子和合　釋迦出家

護河神禮

爾時梵界有二天子。覩見世尊坐菩提樹下。共相議曰。今佛世尊住嗢律*尼連禪河岸菩

❶驕＝憍【聖】*　❷是＝伐【宮】　❸三四＝三生四生【宮】　❹〔生〕－【宮】　❺深＝染【宮】　❻耶＝邪【宮】*　❼〔修〕－【宮】　❽于＝了【宮】　❾于＝於【宮】*　❿〔於〕－【宮】　⓫檀＝壇【宮】　⓬〔城〕－【宮】　⓭〔名〕－【宮】　⓮（名）＋字【宮】　⓯投＝放【宮】　⓰至＝生【宮】　⓱〔水〕－【宮】　⓲綿＝錦【宮】　⓳歎＝欣【宮】　⓴（卽）＋攝

提樹下。初成正覺入火界三摩地經*于七日今猶在定。我等當共詣如來所香花供養。各說二頌歎佛。作是議已。如力士屈申臂頃卽至菩提樹下。在世尊前頂禮雙足。其一天子說頌請曰

起起大慈悲　怨賊今退散
無罪大商主　應遊行世間
說善遊勝法　廣施諸實義
無量諸衆生　聞法皆受持

第二天子復說頌請曰

起起大慈悲　怨賊今退散
一切垢已除　應遊行世間
身心旣清淨　如彼圓滿月
無量諸衆生　聞法皆受持

①時二天子。說此頌已禮佛而去。爾時世尊。從三摩地起說頌曰

欲界諸安樂　色界諸安樂
貪欲煩惱盡　此安樂最勝
我今捨重擔　永離於負重
有擔受多苦　捨擔②則安樂
一切欲已捨　一切行已成
一切法已知　此人不復生

世尊在三摩地。於七日中旣斷煩惱受解脫樂。無人供養。不飮不食無飢渴想。爾時有二商主。一名黃蔵二名村落。各有百兩車及多人衆。共爲興販路由佛所。時二商主。先有知識命過生天。顧於商人作如是念。今佛在菩提樹下七日入定。斷諸煩惱受解脫樂。無人供養。我今應令此二商主爲最初供養。於多世中受諸功德。今宜勸爲此事。爲知識故。作是念已。於夜分中。放大光明燭五百車。現其半身在虛空中。告二商曰。汝今當知。釋迦牟尼世尊。在寛廣*尼連禪河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於七日中解脫煩惱受彼安樂。不飮不食無人供養。汝等二人。事速供養。爲最初供養。獲大利益。作此語已。③天遂便隱。時二商主聞此語已。共相議曰。我等當知。世尊威德甚奇。今天爲彼來告我等令使供養。作是議已。於佛世尊深心敬仰。持諸供物酪漿麨蜜往世尊所。到已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我等二人。多持酪漿麨蜜來奉世尊。願見哀慈納我微供。爾時世尊而作是念。我今不可同諸外道以手受食。尋念過去諸佛。爲益有情如何而受。時淨天空中告曰。世尊當知。過去如來。爲有情故持鉢而食。世尊亦知其事如是。*于時世尊。旣先無鉢卽自激祈。我若得鉢然後受食。時四天王。知世尊心願。各持一石鉢而來奉佛。然此石鉢。清淨輕妙周遍細密。形色端嚴非人所作。時四天王。旣各持鉢至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各從石山持此石鉢來奉世尊。唯願慈悲垂哀納受。爾時世尊作是念云。今此四王。各持石鉢以施於我。我若取一餘天怨望。乃至二三亦復如是。我今應可總納受之。以我神通合成一鉢。將適衆願作是念已便受四鉢。以佛神力。重纍內之遂成一鉢。便持此鉢。爲益有情故受商主供。旣受供已。卽爲商主說諸呪願。頌曰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④義利
若爲樂⑤故施　後必得安樂
福能招樂果　所願皆成就
疾得圓寂處　當證涅槃樂
勤修福德人　所有諸災橫
及以天魔衆　皆不能侵惱
若發勇猛者　具聖慧能施
當盡苦海邊　必得無爲樂

爾時四天王及二商主。聞此頌已。甚生欣慶禮足而去。爾時世尊。持此石鉢於*尼連禪河岸。以水泥壞如法而食。食已還菩提樹下。收鉢洗足。以麨酪漿蜜性冷故爾時世尊患於風氣。魔王見佛患冷風氣。來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涅槃時至。何用久住於世。可早入涅槃。世尊知爲魔王所惱。告言。汝罪魔王我未入涅槃。何以故。我未有聲聞弟子聰明智慧。若有他問如法而答。善破異論廣建正法。具足四部⑥衆。苾芻苾芻尼鄔⑦婆索迦鄔*婆斯迦。上天下界及諸十方。廣知我法修諸梵行。悉皆了知。若未如此。我未入涅槃。魔王聞佛此語。心生懊惱隱身而去。釋提桓因見佛世尊患於風氣。卽往贍部樹下。遠有訶梨勒林。於其林中取色香美味具足者訶梨勒果。速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我見世尊身患風氣故。取訶梨勒菓。今以奉施。若食此菓風氣卽除。⑧唯願世尊受我此藥

爾時世尊。便受服之所患尋愈。爾時世尊所患旣差。從菩提樹下起。往牟枝磷陀龍王池

①時二＝爾時【宮】 ②則＝卽【宮】 ③天遂便隱＝遂便隱沒【宮】 ④義利＝利益【宮】 ⑤故＝布【宮】 ⑥〔衆〕－【宮】 ⑦婆＝波【宮】* ⑧唯＝惟【宮】*

邊。坐一樹下念三摩地。時此池❶中合有七日雨下。牟枝磷陀龍王。知七日雨下不絕。從池而出。以身繞佛七匝。引頭覆佛頭上。何以故。恐佛世尊冷熱不調。諸蜂蠅等虫惱亂世尊。時此龍王。過七日中見雨止已。方解其身變作天身。頂禮世尊足白佛言。世尊。於此七日之中。頗安隱不。我身龕弊應無亂惱。願見歡喜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知足果安樂　多聞者知法
不害於衆生　人間大慈悲
能除世欲樂　諸惡皆遠離
我慢悉摧伏　斯人最安樂

佛說頌已。時彼龍王。頂禮世尊還本住處

爾時世尊。復從池邊還菩提樹下。於草敷上端身結跏如法而坐。觀十二緣生循環返覆。所謂此有彼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滅故彼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爾時世尊。於七日間入三摩地已起。而說頌曰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知因法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知因苦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滅受盡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滅緣盡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滅諸漏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普照於世間　如日在空裏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降伏諸魔軍　佛能斷鉤鎖

爾時世尊作是念已。我得甚深之法。難見能見難知能知。不可思惟難可思惟。其義微妙。唯有智者能知此法。❸若爲他說。彼❹不能解。我法虛授徒自疲勞。益我愁惱。我今應獨於寂靜處我所見法安樂境界思惟而住

爾時世尊如上思惟。止心住已不念說法。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念即自思惟。此世間敗壞諸衆生等。於彼苦境不能解脫。今時如來應正遍知出現世間。難逢難遇如烏曇鉢羅花。佛今出世。樂自寂靜不念說法。我今應往請佛。作此念已。如大力士屈申臂頃。從梵天沒至世尊前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即說頌曰

快哉今此摩揭陀　而現未曾淨妙法
於諸法中覺悟者　*唯願當開甘露門

世尊復以說伽他曰

我所得法甚難遇　能令有海悉無餘
少智愚人恒逆流　由欲系纏鎮漂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六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於此世間有諸衆生。或生或老。然其根性有上中下。利鈍不同。形相端嚴性行調順。少諸煩惑　亦少煩惑種類。由不聽正法故。所解狹劣。世尊。如嗢鉢羅花鉢特摩花俱沒陀花奔❺茶利迦花。並於水中或生或老。其花根性有上中下。一浮出水。一與水齊。一居水下。衆生亦爾。於世間中或生或老。然諸根性有上中下。利鈍不同。形相端嚴性行調順。少諸煩惑。亦少煩惑種類。由不聽正法故。所解狹劣。爲是人故當說正法。時彼諸人聞說法寶。並皆悟解

爾時世尊。聞是請已便作是念。我以佛眼觀彼衆生性差別不。作是念已。即以佛眼觀見有情。或生或老。然其根性有上中下。利鈍不同。形相端嚴性行調順少諸煩惑。亦少煩惑種類。由不聽正法故。所解狹劣。爾時世尊。即於有情起大悲心。而說頌曰

若有於法深樂聽　我即當開甘露門
如其譏慢自輕人　大梵我終不爲說

爾時大梵天王。聞此頌已作如是念。佛於今者欲說正法。心生喜躍頂禮佛足。遶佛三匝勿然不❻現。時佛世尊❼復作是念。我於今者爲誰先說。又作念言。有哥羅哥。往在因中曾爲我師。及以種種供給。我當爲彼先說正法。

❶〔中〕一(宮)　❷還＝復(宮)　❸若＝不(宮)　❹不＝亦(宮)　❺茶＝荼(宮)　❻現＝見(宮)　❼復＝後(宮)

爾時空中諸天白言。世尊。其哥羅哥。命終已來經今七日。世尊亦以佛眼。觀知命終經[1]其七日。復作念言。彼哥羅哥。不聞我法失大利益。若得聞法利益無邊。又復念言。我今當為嗢達羅摩子說法。由於因中為第二師。種種供給我故為說。空中諸天亦白佛言。此嗢達羅摩子昨夜命過。佛亦觀知昨夜命終。復作是念。彼不聞我法失大利益。若得聞法利益無邊。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我欲先為何人說法。復作是念。應為彼五人先為說法。何以故。我昔苦行之時。彼等五人信心尊重承事供養。復作是念。彼等五人今何所在。爾時世尊超人天眼觀察。乃見五人在[2]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見已從菩提樹坐下而起。往詣迦施挪國波羅痆斯城。乃路逢一外道。名為親近。彼見世尊形容端嚴清淨色相善好。問曰。具壽喬答摩。諸根端正清淨顏容皮膚細滑。於何教師而得出家受誰法教。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我今不從師受業　亦無比類同於我
世間所應開覺者　唯我一人善能曉
一切通達超出世　而於諸法無所著
咸皆棄捨證解脫　自然覺悟不從師
既無有人類於我　所以自然覺一切
如來天人大導師　已證一切智力具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詣迦施[3]挪國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是時五人在彼林中。遙見世尊。各相謂言。共立一制。此沙門喬答摩。性多緩慢常為邪命斷惑數退。彼今廣飡美食。所謂酥蜜酪等。以酥油塗身香湯洗浴。彼喬答摩來至我所。我等不應起迎頂禮。亦莫喚坐。彼若坐時亦任遠坐。立制[4]竟。如來漸漸近五人所。時彼五人。不勝如來威德尊重。從座而起。一人為如來安座。一人為如來取水。一人為如來安置洗足器。二人迎接為受三衣。善來喬答摩。可坐此座。世尊作是念。此愚癡人。共立章制而便自犯。作是念已就座而坐。五人供養。未知世尊得成正覺。心生輕慢所有言說。皆喚如來在俗名號。或喚喬答摩。或喚具壽。或喚種族。是時世尊。見毀呰已告五人曰。於如來處。莫喚俗姓喬答摩具壽種族名字。若如是毀呰如來者。失大利益。生生之處於長夜中而受苦惱。何以故。若復有人。頻喚如來俗姓名號等。彼無智人。生生之處失大利益。當受苦惱。汝等應知。自今[5]以去。於如來所莫喚俗姓。五人報曰。具壽喬答摩。汝先苦行。不得正覺智慧之法。亦復不見善安樂住。汝不可得。何謂今日破戒棄捨苦行。心不能定。癡狂心亂廣受好食。所謂酥乳酪等。酥油塗身香水洗浴。一無苦行。如何乃言得成正覺。世尊報曰。汝愚癡人。不見如來前後相貌諸根差別。五人報曰。具壽喬答摩。如是相貌我見差別。爾時世尊告五人曰。出家之人不得親[6]近二種邪師。云何為二。一者樂著凡夫下劣俗法及耽樂婬欲處。二者自苦己身造諸過失。並非聖者所行之法。此二邪法。出家之人當須遠離。我有處中之法。習行之者。當得清淨之眼及大智慧。成等正覺寂靜涅槃。何為[7]處中法。[8]所謂八聖道。云何為八。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時世尊。而為五人以決定心說如是教。時五人中。二人侍佛學法。三人是時乞飯。還至本處充六人食。又於中後。三人侍佛學法。二人入村乞食。還至本處五人共[9]飡。唯佛世尊不非時食。爾時世尊告五人曰。此苦聖諦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勤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集聖諦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聖諦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10]滅道聖諦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復告五人。此苦聖諦[11]法。我未曾知。今當應知。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集聖諦法。我未曾斷。今當應斷。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聖諦法。我未所證。今當應證。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道聖諦。我未修習今當應修。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聖諦。我已遍知。不復更知。先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集聖諦。我已永斷。更不復斷。先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聖諦。我已作證。更不復證。先未所證。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道[12]聖諦。我已修習。先未所習。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汝等五人

[1]其＝今(明)　[2]波羅＝婆羅(明)下同　[3]挪＝羅(明)　[4]竟＝意(明)　[5]以＝已(明)　[6]〔近〕－(明)　[7]〔處〕－(宮)　[8]所＝何(明)　[9]飡＝食(明)　[10]〔滅〕－(明)*　[11]〔法〕－(明)　[12]〔聖〕－(明)

當知。我先未得此四諦三轉十二種。未生淨眼智明覺。不能超過人天乃至梵界諸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天人阿蘇羅。未證解脫出離。不離顛倒。我不證無上正智。汝等當知。我自修習此四聖諦三轉十二種。證已卽生淨眼智明了達正覺。爾時我便超過人天❶魔梵界及世沙門婆羅門。於❷天人阿蘇羅解脫。出離心所顛倒。我得於正智無上正覺。世尊說此法時。具壽憍陳如。證於無垢無塵法中得法眼淨。及八萬天衆。於法中亦證法眼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曰。汝證❸法已。答曰。世尊。我已證。佛復告曰。憍陳如。汝證法耶。答曰。善逝已證。佛言。具壽憍陳如。既遍證法。❹以是義故。號阿若憍陳如。爾時地行藥叉衆。聞世尊語。同發聲言。仁者當知。此佛世尊。於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法輪。非諸沙門婆羅門人天魔梵之所能轉。令多人安樂故令多人利益故。哀愍有情故。由是義故。天衆增益蘇羅損減。爾時空行藥叉。聞地行聲已。亦同發聲。乃至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❺魔天覩史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及諸梵天。皆同時同刹那同臘婆同牟呼栗多發聲。阿迦尼吒天聞是聲已亦同言曰。仁者當知。此佛世尊。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相法輪。非諸沙門婆羅門天人魔梵之所能轉。爲令多人得安樂故。爲令多人得利益故。哀愍有情故。天衆增長蘇羅損滅。世尊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相法輪故。因號此法經及此地。名爲轉法輪處經

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有四聖諦。云何爲四。所謂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云何苦聖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乃至五取蘊苦。如此應知。修習八聖道。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云何名集聖諦。所謂愛欲更受後有。愛喜貪俱行愛彼彼欣樂染愛。爲捨離故。應修習八正道。云何滅聖諦。所❻謂愛欲更受❼後有。喜愛相應攀緣染著。爲滅壞休息永沒離欲見證故。修習八正道。云何道聖諦。所謂八聖道應當修習。世尊說此四諦法❽時。阿若憍陳如。證諸漏盡心得解脫。四人於此法中。離諸塵垢證清淨眼。爾時世❾間中有二應供。一是世尊。二是憍陳如

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汝等當知。色無我。若色有我。不應生諸疾苦。能於色中。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是故汝等。知色無我故。生諸疾苦。不能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應知。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於意云何。色爲是常爲無常耶。答曰。大德。色是無常。告曰。色若無常❿者。爲苦非苦。答曰。大德是苦。告曰。色若無常苦者。卽是變壞。若多聞弟子者執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答曰。不也。世尊告曰。如是受想行識。爲是常耶。爲無常耶。答曰。大德。無常也。告曰。乃至識等無常者。爲苦非苦。答曰。是苦。大德。告曰。識等無常苦者。卽是變壞。若有多聞弟子。執色乃至識是我。我有識等。識等屬我。我在識等中不。答曰。不也大德。告曰。是故當知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近若遠。如是諸色非我。非我所有。非屬於我。我不在色。由如實遍知。應如是見。乃至受想行識亦如是見。汝等聲聞弟子。具足多聞觀五取蘊。離我我所。如是觀已。知諸世間實無可取⓫無可取故不生怖畏。無怖畏故內證圓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說此法時。彼四人等聞此法已。心得解脫證阿羅漢果。是時世間有六阿羅漢。佛爲第一

爾時佛在波羅痆斯城婆羅⓬榛河邊。時彼城中有長者子。名曰耶舍。於日中。令奏女樂受五欲樂。身心疲倦卽便眠臥。諸⓭伎女等圍遶而睡。爾時耶舍。中夜忽覺見諸*伎女。九孔流溢種種不淨。頭髮蓬亂衣服垢穢。手足繁鬧囈言喧雜。見此事已作是思惟。我於今夜在屍林耶。心生驚怖起蹋寶履。其履價直百千兩金。趣至門邊大聲叫喚。諸人當知苦來逼我。諸人當知苦來逼我。悲泣雨淚。時有非人。隱耶舍聲不令人覺。卽爲開門。爾時耶舍。出⓮至大門亦發大聲。悲泣哽噎復作是言。諸人當知苦來逼我。時彼非人。隱耶舍聲不令人覺。便爲開門。爾時耶舍。出至城門如前叫喚。時彼非人亦爲開門。爾時耶舍出城門已至婆羅*榛河邊。爾時世尊河邊經行。耶舍見水如前叫喚。佛聞其聲。告言童子。此處無畏。汝可渡來。於是耶舍脫留寶履。渡詣佛

❶魔十(界)[illegible] ❷天人＝人天[illegible] ❸〔法〕－[illegible] ❹以＝已[illegible] ❺魔＝摩[illegible] ❻謂十(後有)[illegible] ❼〔後〕－[illegible] ❽時＝何謂[illegible] ❾〔間〕－[illegible] ❿〔者〕－[illegible] ⓫〔無可取〕－[illegible] ⓬榛＝柰[illegible]* ⓭伎＝妓[illegible]* ⓮至＝王[illegible]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
爾時世尊。卽將耶舍至其住處。佛就本座。時彼耶舍。禮佛足已對如來坐。爾時世尊。卽爲敷演妙法示敎利喜。諸佛常法。先說此法。所謂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有過患。讚歎出家獨處山林。思惟觀察斷諸煩惱。演說廣大微妙之法。開示令解。諸有聽者聞說此法。歡喜清淨無有疑惑。佛觀知已更復爲說出世之法。所謂苦集滅道聖諦。猶如浣衣先除垢穢。❶旣清淨已色卽易染。 耶舍亦爾。初聞佛說心器清淨。便能了知四聖諦法。證預流果。見法得法極通達法。究竟堅法越一切悕望。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於大師敎餘不能引。於諸法中得無所畏。耶舍爾時得此法已心大歡喜。從座而起整衣服。頂禮佛足右膝著地。合掌❷白佛而作是言。世尊。我今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從今已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爲五戒鄔波索迦。不殺不盜不❸耶行不妄語不飮酒。 作是語已退坐一面。
時彼耶舍出城已後。妻從睡覺不見耶舍。處處尋覓莫知所在。告父長者曰。長者當知。今子耶舍不知所在。 長者聞已作如是念。豈非我子被諸惡賊及以怨家將出城外作無利耶。作是念已。卽於四方令諸馬使自持火炬。與諸人等處處尋覓。遂出城門漸至河側。見有寶屨價直百千。便作是念。我子定非惡賊得去。旣脫寶屨明知渡河。長者卽便渡河而去。漸至佛所。❹于時世尊。 遙見長者從外而來。卽以神力令彼長者雖入衆中不見其子。
時彼長者。旣至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見我耶舍以不。佛言。長者。汝宜且坐。容於此處與子相見。時彼長者聞佛語已。起歡喜心得未曾有。禮佛雙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敎利喜。諸佛常法。凡所演說。先開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有過患。讚彼出家獨處山林。乃至令彼長者得預流果。其子耶舍。猶著俗時種種珍寶莊嚴之具。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卽攝神力而說頌曰

調伏寂靜持淨戒　常以妙法自莊嚴
於諸含識無害心　是謂沙門苾芻行

於是時中。世間有七阿羅漢。佛爲第一。爾時長者。忽見其子在佛前坐。見已告曰。童子汝來。共汝歸家。汝母相憶悲傷啼泣
爾時世尊告長者曰。於意云何。頗有已得無學智見證四諦法。彼人還家飡吐食不。長者答曰。不也大德。佛言。長者。汝今已得有學智見證四諦法不。答曰。已得。佛告長者曰。此耶舍童子。已得無學智見證四諦法。長者白言。我子耶舍獲大果利。得無學智見。證四聖諦理。所謂苦集滅道
爾時長者白佛言。世尊。願佛世尊至明日時。與子耶舍來我宅中受我供養。 爾時世尊默受其請。長者知佛許已禮足而去
爾時世尊。至時著衣持鉢。與耶舍童子到長者宅。耶舍母妻在中門傍。待佛世尊及其耶舍。旣見佛來。自以其手嚴飾床具敷設。❺座已請世尊坐。爾時世尊卽就其座。時耶舍母及妻。禮世尊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卽爲說法示敎利喜。先演布施持戒。❻人天之因。次❼演修習斷諸煩惱。乃至證預流果。爾時其母及妻。旣見法證法已。卽從坐起禮佛雙足白言。世尊。我於今日得此妙法。盡此形壽歸佛法僧。永持五戒作鄔❽婆斯迦。願佛世尊。今日❾食時受我供養。世尊默然而許。時耶舍母見佛許已。卽於家中。辦諸清淨上妙飮食。於世尊前飾一香壇。奉諸香味而以供養。世尊食已❿洒掃清淨。重以香花周匝供養。在一面坐。如來爾時。重爲說法卽便而去。時波羅痆斯城諸長者等。聞第一長者子耶舍剃除鬚髮⓫被於法服隨佛世尊而作弟子。其第二長者子。名曰富樓那。其第三長者子。名曰無垢。第四長者子。名曰驕梵拔提。第五長者子。名曰妙肩。聞耶舍出家。咸作是念。今耶舍童子生於貴家。富有珍寶身體端嚴。恒受快樂。捨其所好爲佛弟子。 將知如來甚大威德法亦微妙。 我等應當剃除鬚髮侍養如來學受勝法。作是議已卽共同心。從波羅痆斯城至世尊所。禮世尊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與妙法。我等出家爲佛弟子。依如來敎奉持梵行
佛告諸長者子曰。今正是時。善來苾芻。汝便出家修諸梵行。 作是語已彼長者子等鬚髮自落袈裟著身成苾芻相。 如經七日曾出家者。其所悟解如百歲苾芻。爾時世尊重爲說法。汝等苾芻。獨一靜處遠離喧雜。常守自心勤修苦行。今旣出家應求梵行。度於彼岸證

❶旣＋(除)[illegible] ❷白＝向[illegible]. ❸耶＝邪[illegible] ❹于＝於[illegible]下同 ❺座已＝已訖[illegible] ❻人＝生[illegible] ❼演＝復[illegible] ❽婆＝波[illegible] ❾食＝今[illegible] ❿洒＝灑[illegible] ⓫被＝披[illegible]下同

自正智，得佛神通盡於生死。梵行建立辦於所作，勿受後有，如斯修者得無生果。時四苾芻聞佛此言。即便❶悟解證阿羅漢果。時❷此世間有十一阿羅漢，佛為第一。波羅痆斯城中有五十豪族家。聞此五長者子咸皆出家剃除鬚髮而被法服證阿羅漢果。各作是言。如來教法甚為深妙。令彼五長者子各捨豪富而為出家。我等諸人亦宜詣佛而為弟子。作是議已咸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聽我等於善法律中出家而為苾芻常修梵行。佛言。善來苾芻。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如經七日剃出家者。佛言 具壽 夫出家者。獨處山林遠離喧雜，常守自心勤修苦行，度於彼岸證自正智。得佛靜力盡生死際。勿受後有。如斯修者得無生果。時五十苾芻，聞佛言已心獲無礙。證阿羅漢果。時此世間有六十一阿羅漢，佛為第一

爾時佛住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六十苾芻前後圍遶，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我今與汝。於一切天人繫縛之中。而得解脫。汝等各可隨詣諸方，為諸眾生作大利益，且令汝等各各而往。不用同行，我亦往優樓頻螺聚落，為利益故。爾時惡魔作是念言。此沙門喬答摩。住於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為聲聞眾如是說法云。我於一切天人繫縛中而得解脫。汝等苾芻，亦於一切天人繫縛中同得解脫。汝等應往人間廣為利益，汝等應各別行，不用同往。我亦將詣優樓頻螺聚落者。我今應當為彼作諸障礙，爾時惡魔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婆往詣佛所。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汝不得解脫　而作解脫想
汝在繫縛中　不能解脫我

爾時世尊作是念言。今者惡魔願我散亂。世尊知已說頌答曰

人天繫縛中　我已得解脫
罪者今當知　我已摧伏汝

爾時惡魔便作是念。此❹沙門喬答摩能知我心。作是念已便生懊惱。內懷❺慚悔便滅而去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我於天人繫縛中而得解脫，汝等亦得解脫。汝等應往餘方作諸利益哀愍世間，為諸天人得安樂故。汝等不得雙行。我今亦往優樓頻螺聚落。諸苾芻等咸奉佛教唯然而去。爾時世尊。往波羅痆斯城優樓頻螺聚落。既到於彼詣白𣘚林。在一樹下宴坐而住。時有六十賢部在聚落外。於日日中。與諸女樂共相嬉戲，有一女人，失眾所期棄而出去。時六十賢部尋覓此女，漸次往詣至白𣘚林。便見世尊坐一樹下顏貌端嚴，若有見者發清淨心。調伏諸根意得寂靜成就最勝，猶如金幢光明殊妙。諸人見已，便詣佛所。白言大德。頗見一女人不。世尊報曰。彼女人者是汝何親。諸人白言。我六十賢部，在聚落外於日日中。令諸女樂作於倡伎。此一女人失我所期棄我而去。我今覓來。告言。諸人。於意云何。汝今所要，為求女身是要為求自身要耶 諸人報曰，大德 求女身無益，尋求自身最為第一。世尊告曰。童子，汝等來坐。我今為汝宣說妙法。時六十賢部。頂禮佛足却坐一面。佛說妙法示教利喜。諸佛常法。先說此法 所謂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有過患，讚歎出家獨處山林思惟觀察斷諸煩惱，演說廣大微妙之法，開示令解。諸有聽者聞說此法。歡喜清淨無有疑惑，佛觀知已。更復為說出世之法。所謂苦集滅道四聖諦理。猶如浣衣先除麁垢得清淨已色❻則易染。六十賢等。初聞佛說心器清淨。便能了知四聖諦法。證預流果。見法得法極通達法。究竟堅法越一切希望。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於大師教餘不能引。於諸法中得無所畏。六十賢部得此法已。心大歡喜從坐而起。整衣服頂禮佛足，雙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等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從今已從乃至盡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為鄔波索迦。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飲酒。作是語已禮佛而退

爾時世尊。夜既曉已於晨朝時。著衣入多軍村。作是思惟。於此村中我先為誰說法。復作是念，是時村主有其二女，一名歡喜，二名歡喜力。我先往昔欲捨苦行時。此二女人。先以乳糜及與酥蜜，供養於我，我食此故身力強健

爾時世尊作是念已。往二女家。彼二女人遙見世尊。為佛敷設座已奉迎世尊。❼頂禮佛足作如是言。善來善來世尊 ❽唯願世尊入就此座。爾時世尊而就其座。時彼女人頂禮佛足

❶悟解＝所悟[illegible]　❷〔此〕－[illegible]　❸答＝報[illegible]　❹〔沙門〕－[illegible]　❺慚＝惡[illegible]　❻則＝即[illegible]　❼〔頂〕－[illegible]　❽唯＝推[illegible]

却住一面。佛爲說法示教利喜。廣說乃至於諸法中得無所畏。爾時二女。即從座起整衣服頂禮佛足雙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過妙法獲大勝利。從❶今以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爲鄔波斯迦。作是語已白佛言。世尊。今日慈悲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彼女人見佛受已。即於佛前作其泥壇。世尊洗手足已如法而坐。時彼二女。布設種種清淨甘美飲食。自手行食。頻頻將來而爲供養。世尊食已洗手收食器已。掃灑其地燒香散花。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世尊便爲說法示教利喜呪願而去。將欲出村便作是念。於此摩揭陀國。誰有最尊外道及婆羅門。聞我說法生信敬心。令衆多人得入我法。時有外道。名優樓頻螺❷迦攝。老年一百二十。有五百弟子。在尼連禪河邊林中住。修習苦行。時摩揭陀國一切諸人。皆生恭敬尊重供養。爲勝福田如阿羅漢。我今往彼爲說妙法。令衆多人獲大勝利。作是念已。往尼連禪河邊至迦攝所。其優樓頻螺迦攝。遙見世尊即嚴飾床座。佛就而坐。而作是語 善來善來大沙門。多時不見沙門來此。共相問訊曰。大德起居輕利不。作❸是語已相對而坐。佛告迦攝。仁是尊重於此火舍。請覓一邊寄停一宿。迦攝波曰。我非尊重。然此石室有大毒龍。恐相損害

佛告迦攝 我請此舍龍不損我。迦攝報曰。大沙門。若龍不損汝隨意而坐。爾時世尊於初夜分洗手足已。便入火室。如常敷草結跏而坐。正念不動。時彼毒龍遙見世尊心生嗔怒。便吐毒煙。時佛世尊。以神通力從口出烟進彼毒烟。時彼毒龍見佛出烟。嗔心猛熾遍身出火。爾時世尊。爲欲調伏彼毒龍故。入火光三昧遍身出火。於其石室猛火熾然。時迦攝波。於中夜分從本處出。觀其星宿。遙見石室火焰熾然。便作是念。大沙門喬答摩顏❹貌端政。苦哉苦哉不用我語。今被毒龍火燒成灰。告諸弟子。汝等各各將水滅火救大沙門。爾時世尊知迦攝意。便作是念。爲欲調伏彼毒龍故。更入三昧。出種種火光。滅毒龍火不損龍身。時彼毒龍見種種火。心生怖畏來詣佛所。便入鉢中❺盤身而住。世尊知龍調伏。從定而起。擎鉢而去至迦攝所。迦攝見已即便問曰。大沙門汝得存❻邪。世尊告曰。我得不安。迦攝問曰。於汝鉢中而有何物。世尊告曰。此是毒龍汝所畏者。我已調伏在此鉢中。迦攝見已而作是念。沙門喬答摩。雖有大威德善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在優樓頻螺迦攝住處聚落林中。 時迦攝波有五百摩納婆。各各供養祭祀火壇三所。其數總有一千五百火壇。彼五百摩納婆。於晨朝時欲祭❼祠火壇于時燃火並皆不著。其摩納婆等俱怪斯事。遂往迦攝所白言。我等今欲供養火壇。然火並皆不著。迦攝聞此語已便作是念。緣大沙門近我住處。有其威力燃火不著。作此念已詣世尊所。作如是語。沙門當知。我五百摩納婆欲祭*祠火壇。燃火並皆不著。緣有斯事俱來白我。我如是思念。爲大沙門近我住處有其威力。燃火不著。佛告迦攝曰。汝今欲得火著不。迦攝報曰。欲得火著。作此語已。所事火壇並皆同起咸悉熾盛。迦攝見已而作是念。沙門喬答摩。雖有威德善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於樹林中。 其摩納婆祭祠火已。欲滅其火不能得滅。于時摩納婆。詣迦攝所而白言。鄔波馱耶當知。我等祭祠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爾時迦攝復作是念。大沙門喬答摩近我住處。將非彼力令火不滅。作是念已詣世尊所。而白佛言。大沙門願知。我此摩納婆等祭祠火已。 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故我作❽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爲彼力致令如此。作是言已。世尊告曰。汝欲得❾滅其火不。迦攝白曰。大沙門。甚欲得滅。即時以佛威力盡皆滅沒。是時迦攝便作是念。希有威德。大德沙門雖能如是。然我亦是大阿羅漢。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住林中。迦攝異時。自欲祠火而不能著。迦攝便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非彼力致如此耶。作是念已詣世尊所。白佛言。大沙門當知。我欲於此自祭祠火。然不能著。是故我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爲彼力致使如此。作是言已。世尊告曰。汝今欲得火著以不。迦攝白言。大沙門。我欲得著。以佛神力令火❿忽燃熾盛炎著。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甚奇世尊希有如此。大威德力雖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六

❶今以＝爾今㊂ ❷迦攝＝迦葉㊂下同 ❸是＝此㊂ ❹貌＝色㊂ ❺盤＝蟠㊂ ❻邪＝耶㊂ ❼祠＝祀㊂下同 ❽〔是〕－㊂ ❾滅其火＝火滅㊂ ❿忽燃＝忽然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七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住[1]迦攝修道所止林中。迦攝異時祭[2]祀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于時迦攝便作是念。大沙門今近我住。將非彼力火不滅耶。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沙門當知。我於此處祭祀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故我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非彼力令如此耶。作是[3]語已。佛告迦攝。汝今欲得滅此火耶。迦攝白曰。大沙門。我意欲得除滅此火。其火卽時以佛神力悉皆除滅。是時迦攝便作是念。大沙門雖能如是有大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止林中。後於異時。迦攝所居精舍屋宇。四面一時其炎俱熾。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時迦攝。與其眷屬及諸大衆。同心相勵撲滅其火。亦不能得。爾時迦攝便作是念。此大沙門於我住處。將非彼力縱此炎耶。作是念已。詣世尊所白佛言。大沙門。我所居止屋宇精舍。四面[4]忽然熾炎災起。我及眷屬與諸大衆。齊心撲滅而不能得。是故我生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爲彼力致使如[5]此。作是語已。世尊告曰。汝意欲滅其火以不。迦攝白曰。大沙門。我意願欲除滅此火。是時炎熾以佛神力蕭皆滅沒。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其奇世尊。雖能如是有大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林中。時四天王。於其夜分身[6]光照明。如四火山。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是時優樓頻螺迦攝。於其夜中因觀星曆。乃見佛前有四火聚光明遠及。便作是念。此大沙門同我事火。是故彼邊有四火聚。爾時優樓頻螺迦攝。至於明日詣世尊所。白言。大沙門。[7]如我所見不。昨夜因觀星宿。大沙門前見有火聚。見已作念。此大沙門如我事火。佛言。迦攝我非事火。昨夜爲四天王[8]來於我處聽法所以有此光明非餘火聚。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然如是神通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時梵王帝釋。於其夜分身[9]光暉赫。如二火聚。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是時優樓頻螺迦攝於夜分中因觀星宿。遙見佛前有二火聚光明遠及。便作是念。此大沙門同我事火。是故彼邊有此火聚。至明往世尊處白言。大沙門。*如我見不。昨夜因觀星宿。大沙門前見二火聚。卽作是念。此大沙門如我事火。佛言。迦攝。我不事火。昨夜爲梵王帝釋來於我處聽法。所以有此光明。非餘火聚。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神通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學林中。摩揭陀國人有其時會。七日之中皆往優樓頻螺迦攝處與大供養。時既將至。迦攝作念。若摩揭陀國人來詣於此。覩此沙門如是神力。必應捨我定當隨彼。其大沙門。於七日間若不住此。斯爲善事。于時世尊知其所念。遂昇身祖使令不現。是時國人供養將畢。迦攝獲大利養。衆既散已。迦攝復作是念。我七日中得大所須。今若大沙門來於此處。我當供設。于時世尊知彼所念。卽爲現身。迦攝遙見卽作是念語。大沙門。汝亦還來。佛言。迦攝。我還至此。迦攝問大沙門。七日已來何故而去。佛答迦攝。汝先豈不作如是念耶。若摩揭陀國人來詣我處。見此沙門神力威德。人應捨我定隨彼耶。其大沙門。於七日間不住於此。斯爲善事。于時我知汝念。所以於七日中而不住此。迦攝復言。既知我意而去。今何得還。佛言。汝今復作是念。我已獲得所須供物。若大沙門來於此處。我當供設。復知汝念所以却來。迦攝言。大沙門。我實有此念。便白佛言。大沙門。汝諸飲食隨意受用。是時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不可思議。然我亦是大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10]時迦攝來請世尊曰。大沙門。願見住此。我等如法資設供給。世尊默然受之。迦攝既知世尊受請。卽便自手數辦器具而造飲食。詣世尊所告言。沙門。食飲辦訖。願自知時。世尊報迦攝曰。汝當先去我隨汝卽來。爾時世尊。迦攝去後。以神通力往贍部樹。取得其菓。香美鮮色滿鉢盛已。來迦攝處就座而坐。迦攝後至。見世尊已問言。大沙門。汝早[11]至此耶。答言。已

[1]迦攝＝迦葉(宋)下同　[2]祀＝祠(明)　[3]語＝念(明)　[4]忽＝怱(明)　[5]此作是＝是作此(明)　[6]〔光照…却〕十六字－(宋)　[7]如＝知(明)*　[8]〔來〕－(明)　[9]〔光〕－(元)　[10]〔時〕－(明)　[11]〔至〕－(宋)

至。迦攝復問曰。大沙門。鉢中是何物耶。佛言。汝向請我。汝去之後。我已定力往贍部樹。取此菓來。其色香美。汝若須食而可取之。迦攝曰。願大沙門隨意自食。是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大神力如是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果。是時世尊。將贍部樹菓。乃至菴摩羅菓迦畢他。及將俱盧自然粳米皆同上❶說。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時迦攝自手造食了已。卽往請佛。世尊著衣持鉢就座而坐。迦攝見佛坐已。卽取佛鉢置諸妙食。自手奉佛。世尊受已往別處食。至彼須水。時天帝釋知佛須水。便至佛所。以指擊地涌泉流現

時彼迦攝後時經行見此泉水涌流。而作是念。我住此久不見其泉。今日何得忽有斯水。往世尊所白言。大沙門。我住此久不見其泉。今日何得忽❷現。此是誰爲。佛言。迦攝。我昨日受汝飲食。來坐於此而欲喫食。爲須水用。時天帝釋觀知我意。速來於此。以指擊地流泉涌出。所以有此泉水。其泉號爲手擊之泉。于時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難可思議。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❸於優樓頻螺迦攝修學林中時佛世尊。晡時出遊泉所。脫諸衣服入泉沐浴。而欲出水。於其岸邊有一大樹。名遏堅那 去佛甚遠。爾時世尊。舒手欲捉其樹。卽便低屈。佛攀枝出。❹于時迦攝見此事已而作是念其大樹先來不屈。今誰低曲詣世尊所白言。大沙門此大遏堅那樹。先不低❺屈。今誰屈爲。佛如上說。此樹號爲手攀遏堅那樹。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佛得糞掃衣而欲浣濯。念言。用何物洗。時天帝釋知佛所念。持一大石置於泉邊。白言。世尊。願見受用。爾時如來。卽浣糞掃衣已。復作念云。用何物曬。時天帝釋觀知佛意。往餘山中取一方石置於佛前。白言。世尊。可於此❻曬。世尊以衣覆石之上。于時迦攝來見此石而作是念。未曾覩此二石。今何忽有。往問世尊。佛言。迦攝。我欲浣曬衣服。而念用何物。時天帝釋知我所念。持此二石。一用浣衣。一爲曬服。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林中。時往尼連禪河涔邊經行。水忽泛漲過沒人頭。世尊在彼水。卽四邊波止。如來安然經行。迦攝遙見此事。念云。其大沙門。有如是相好今被水漂。卽共諸弟子乘小船入河。見世尊在中。經行之處波水不及。問言。大沙門猶得活耶。世尊答言。迦攝。我今安壽。迦攝曰。大沙門可上此船。世尊以神力。忽然不見現於船上。迦攝見是事已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然我亦是❼阿羅漢。爾時世尊。知優樓頻螺迦攝心欲所念。便作是言。迦攝。汝非是阿羅漢果。亦不是阿羅漢向亦不知阿羅漢道。迦攝聞是語已。便作是念。大沙門喬答摩。知我心所念。念已合掌向佛白言。大沙門。❽唯願聽我於大沙門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令我於大沙門法中修習梵行。世尊告曰。若欲出家。汝弟子等知汝以不。迦攝答曰。彼皆不知。世尊告言。汝名稱遠聞。衆知汝善智慧具足。是故應當告汝弟子。聽汝者隨意所樂。迦攝聞佛語已。便卽往至本所住處告諸弟子。汝等當知。我今欲於大沙門喬答摩法中出家受具足戒。汝等意者所欲云何。彼衆白曰。我等所學❾本依鄔波馱耶。今若去者。我當隨從修習梵行。迦攝報曰。汝等若能隨學我者。所著鹿皮樹皮錫杖祭器。悉能棄擲尼連禪河中當隨意去。諸弟子等聞是語已。所有衣服祭器等物。悉皆棄置尼連禪河。擲是物已還迦攝所。便作是言。悉令棄者今皆已捨。應作何事。唯願指授。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及五百眷屬。往詣佛所而作是言。大沙門。我告徒衆悉已聽許。唯願度我。於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爾時優樓頻螺迦攝。有弟二人。一名那提迦攝。二名伽耶迦攝。各有弟子二百五十人。先於尼連禪河岸勤修梵行處修寂靜行。那提迦攝住❿尼連河下流。後於一時尼連禪河中。乃見鹿皮樹皮錫杖祭器等物並被漂沒。見是事已皆作是念。我等同修梵行者有何災難。如是等物被漂沒耶。爲是王害爲是賊侵爲⓫是火燒爲水漂損。然我等同梵行者。應當往彼尋問其事。爾時那提迦攝伽耶迦攝等。往詣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到已於其側近。乃見優樓頻螺迦攝⓬被僧伽胝除棄鬚髮於大沙

❶〔說〕－㊂ ❷現此＝見如㊂ ❸〔於〕－㊂ ❹于＝於㊂下同 ❺屈＝曲㊂ ❻曬＝曝㊂ ❼阿＝大㊂ ❽唯＝惟㊂下同 ❾〔本依〕－㊂
❿尼連河＝居㊂ ⓫是＝被㊂ ⓬被＝披㊂

門所住一面坐聽受妙法。見已向優樓頻螺迦攝作如是言。具壽。此出家法勝舊法不。答言。勝彼。爾時那提迦攝伽耶迦攝作如是念。今此大沙門有大神力。必應更有勝妙上法。若不爾者。優樓頻螺迦攝耆年宿德。過百二十。摩揭陀國人尊重瞻仰。大衆咸謂是阿羅漢。今者棄本所學依大沙門出家修道。我等亦應隨大沙門出家學道。如是念已。即共合掌頂禮佛足。唯願聽我於大沙門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令我於大沙門法中修習梵行。世尊告曰。若欲出家。汝弟子衆知汝等不。那提迦攝伽耶迦攝答言。彼皆不知。世尊告曰。汝等名稱遠聞衆所知識智慧具足。是故應當告汝弟子。若聽汝者隨意所樂。那提迦攝等聞佛語已。便即往至本所住處。告諸弟子。汝[1]等當知。我欲於大沙門喬答摩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汝等意者所欲云何。彼衆答曰。我等所學本依鄔波馱耶。今若去者。我等大衆悉願隨從修習梵行。迦攝報曰。汝等若能隨學我者。所著鹿皮樹皮錫杖祭器。悉能棄擲尼連禪河中者。當隨意去。諸弟子等聞是語已。所有衣服祭器等物。悉皆棄擲尼連禪河中。擲是物已。還鄔波馱耶所便作是言。悉令棄者今皆已捨。應作何事。唯願[2]指授。爾時那提迦攝伽耶迦攝。共將弟子五百人俱往詣佛所。而作是言。大沙門。我告弟子悉已聽許。唯願度我。於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於大沙門處修習梵行。世尊告曰。那提迦攝伽耶迦攝。善來應修梵行。作是語已。那提迦攝等及五百弟子。皆得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3]性。爾時世尊。度一千被髮外道。受具足戒。於優樓頻螺[4]地隨意住已。漸漸遊行至伽耶山。住其山頂窣堵波處。與舊被髮出家外道一千苾芻。而共居止。爾時世尊。以三種神通化[5]一千苾芻。三神通者。所謂神足通記說通教授通。神足[6]通者。如來入三摩地以心定故。即從本座忽然隱沒。現於東方。上昇虛空行住坐臥。入火光定。即於身內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雙現其相。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爾。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既現和已。從彼虛空沒。還復本處而現。此是世尊神足通。記說通者。所[7]為苾芻應觀察心意識。如是應善尋伺。不應不善尋伺。此亦意念。此亦證身識。此爲世尊記說通。教授通者。告諸苾芻所有諸法悉皆熾然。何者一切熾然。眼熾然色熾然。眼識熾然眼觸熾然。爲因眼觸內所生受。或苦或樂非苦非樂。亦是熾然。以何火熾然。貪火熾然瞋火熾然癡火熾然。生老病死愁歎憂悲苦惱。亦復如是火然。此皆爲苦。眼既如是。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此是世尊教授通。世尊說此法時。彼千苾芻不受後有故。於諸有漏心得解脫。皆得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在摩揭陀國伽耶山頂窣堵波處。與千苾芻俱。先是舊被髮外道。皆證阿羅漢果。盡諸有漏。應作已作所作已辦。捨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摩揭陀國大衆人民。因遊行故。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在雪山側近弶[8]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住處。去斯不遠有占相師。善閑方術授太子記。若在家者。紹轉輪王位。能降四方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千子圍繞端正勇健。摧伏他軍盡四洲界。普能王化無有怨敵。苦惱刀[9]杖悉皆屏息安樂而住。若出家者。以正[10]信心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證無上覺成阿羅漢。世間讚詠名稱遠聞。彼遊行人聞[11]是語已。往詣頻毘娑羅王所。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我等遊行至此人[12]間。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於雪山側近弶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修道之處。乃至世間讚詠名稱遠聞。悉如上說。唯願大王。殺彼太子。若除滅者。大王當得國祚長遠。其王報曰。汝等諸人莫作是語。何以故。彼釋迦太子。若得金輪王位。我當隨從。若成正覺當爲執侍親近供養。爾時摩揭陀主頻毘娑[13]羅。昇樓閣上乞五種願。願我國出大教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令我於彼敬事瞻仰。所說法要令得開悟。得聞法已受持淨戒。如法而住。于時世尊在伽耶山。遙見大王聞此語已。告諸苾芻曰。此頻毘娑羅。見在樓上發五種願。悉如上說。復次摩揭陀國大衆[14]人民。因遊行故。先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在雪山側近弶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住處。去斯不遠有[15]占相師。善閑方術授太子記。若在家者。紹輪王位。能降四方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

[1]〔等〕－[illegible] [2]指＝攜[illegible] [3]〔性〕－[illegible] [4]地＝池[illegible] [5]〔一〕－[illegible] [6]〔通〕－[illegible] [7]為＝謂[illegible] [8]伽＝迦[illegible] [9]杖＝仗[illegible]下同 [10]信心＝心信[illegible] [11]是＝斯[illegible] [12]間＝間[illegible] [13]羅＋(王)[illegible] [14]人＝生[illegible] [15]占＝瞻[illegible]

謂輪寶❼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千子圍繞端正勇健。摧伏他軍滿四洲界。普能王化無有怨敵。苦惱刀杖悉皆屏息。安樂而住若出家者。以正信心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證無上覺成阿羅漢。世間讚詠名稱遠聞❻者。彼捨輪王位而求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見在伽耶山頂窣堵波處。與千苾芻前後圍繞。並是舊被髮外道。皆證阿羅漢果。盡諸有漏。應作已作所作已辦。捨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聞是語已。往頻毘娑羅王所。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我等遊行至此人間。先聞彼釋迦種中生一太子。乃至成無上覺。在伽耶山與千苾芻前後圍繞。盡❺諸有結心正解脫。唯願大王。親近供養彼佛世尊。若如此者。令王國土安隱豐樂。王聞語已甚大歡喜。即命一人令往佛所。如我辭曰頂禮雙足白言。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作是言已。復稽請曰唯願世尊。與諸苾芻。來就我所住王舍城。受我一生供養四事。使者受王如是語已。往伽耶山至世尊所。頂禮佛足而作是言。摩揭陀主頻毘娑羅。故遣我來稽首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佛言。王及汝等咸得安樂。使者白言。王令稽請唯願世尊與諸苾芻。來至我所居王舍城。受我四事一生供養。世尊即時默然受請。使者知佛默受請已。頂禮佛足辭還本處。爾時世尊與千苾芻圍繞前後。並是舊被髮外道。皆證阿羅漢果乃至盡諸有結心正解脫。漸漸遊行於摩揭陀人間。至善住窣堵波竹林中住。摩揭陀王。聞佛至此千苾芻俱圍繞而住。皆已證得阿羅漢果。盡諸有漏。應作已作所作已辦。捨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王聞是已嚴駕善將。與無量百千眷屬圍繞。欲往佛所禮拜供養。其王善將。輪轂入地不得前進。王作是念。我有何咎。❹令此輪轂不復遊履。忽聞空中天曰。王無過犯。但王獄中無量人衆。先與大王同修善業。今若放捨可得前路。王聞是語赦及囚禁並皆放已。王欲進路。行度宮門頭冠傾側。便作是念。我於昔來造作何業。致是相耶。即聞空中天曰。大王無辜。然爲無量衆生先與大王同修勝業。今皆散住邊遠村坊。王當召命可共見佛。王遂宣令遣來集會。既集會已。嚴駕車輅一萬二千。幷諸兵衆馬騎雲屯十八萬衆。復有象兵一萬五千。幷與無量百千萬摩揭陀人婆羅門居士等前後圍繞。出王舍城往詣佛所。到已下車。除五勝物。所謂傘蓋頭冠寶劍寶扇寶屣。捨是物已。向佛合掌頂禮佛足。白世尊曰。大德。我是摩揭陀❸國主頻毘娑羅王。如是三白。佛告大王。如是如是。汝是摩揭陀國主頻毘娑羅王。如是三答。汝今可坐。是頻毘娑羅王聞佛語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其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一分頂禮佛足亦坐一面。一分合掌問訊。大沙門。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亦坐一面。一分合掌而不致問。亦坐一面。一分遠住默然而坐。于時優樓頻螺迦攝在大衆中。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見此迦攝在於衆中。便發疑念。沙門喬答摩。在迦攝處而有修習。爲當迦攝向沙門喬答摩邊而學未聞。爾時世尊知衆所念。以妙伽他問迦攝曰

迦攝汝昔見何利　捨俗出家而事火
及❷持此法所獲益　汝今爲我說斯義

于時迦攝亦以伽他。而答佛曰

有一說言獲益者　端嚴美女諸妙味
見彼法中有此利　因斯捨俗而事火

世尊復以伽他。重問迦攝曰

端嚴美女諸妙味　若由事火而得此
即有人天世間樂　汝何棄捨而不顧

迦攝亦以伽他。而答佛曰

爲覩勝靜無餘句　無所有處猶不住
除此妙法更無過　情今棄彼而不顧
由我先有愚癡意　持火禁戒望解脫
於勝妙法反爲顚　盲冥生死常流轉
諦觀無爲最勝句　調御象師能妙說
眞實益世牟尼教　獎導無倦喬答摩

爾時世尊。以斯伽他讚迦攝曰

善來迦攝波　非有思惡處
最勝廣法中　汝今已能❶入

爾時世尊告迦攝曰。汝起爲諸大衆現其神變。于時迦攝聞佛語已。即入三摩地此心定故。即從本處忽然不現。即於東方。上昇虛空行住坐臥。入火光定。即於身內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雙現其相。身下出火上流淸水。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爾。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是相已。從虛空沒還於本處地上而立。往至佛所頂禮佛足。作如是

❶入＝大㊂　❷持＝時㊂　❸國十（人）㊂　❹令＝今㊂　❺諸＝是㊂　❻〔者〕－㊂　❼〔象寶〕－㊂

言。世尊是我教師。我是世尊聲聞弟子。世尊告曰。如是如是迦攝。我是汝教師。汝是我聲聞弟子。迦攝汝起可就本坐。爾時優樓頻螺迦攝。頂禮佛足還至本坐。爾時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見此事已作如是念。非沙門喬答摩在迦攝處而有修學。但是迦攝於世尊所而學所作。爾時世尊。告摩揭陀主頻毘娑羅言。色有生滅。大王。當須了知色法生滅因緣。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王。若能了知色法生滅異。即能了知色之自性。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王。若善男子知色性已。而不愛著亦不領受。亦復不持。而能於此決定。無我及以我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善男子了此色性。不愛著不受不持。決定知此無我我所。我說此人得涅槃解脫。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世尊說此法已。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作如是念。若色無我。受想行識亦無我者。然何等法而是其我。誰是有情。誰復是命[1]者生者養育者。　人及數取趣意生與摩納能所作及造觸受行住等。此等諸法差別悉皆無我者。更有何物。不生不滅非三世有。而能作受。若人於可[2]所作及不應作。善惡之業所有果報。誰當受之。令捨此蘊而受彼蘊。爾時世尊。知此婆羅門居士等作如是念。即告諸苾芻曰。　無智慧人不多聞故。便作是念。執我我所。不知無我及以我所。何以故。苾芻。從集生苦。證滅斷苦。從集生行。證滅行滅。彼因緣滅彼滅。彼因緣故。能生諸有情次第流轉。如是因緣有情生滅　如來了知果[3]竟無我。　復告諸苾芻曰。我得清淨天眼過於人間。觀見有情流轉生滅。勝者[4]劣者妙色惡色。趣善惡道。所有作業如實我知。如是見一有情。造身口意惡業。誹謗聖者執著邪見。行邪惡業。由此因緣。[5]從此捨命墮於地獄。復見有情。造三善業不誹謗聖者。住正信心行正命行。由此因緣。從此捨命生於天上。如是等事我悉知見。　而不會說。　有情是我壽命與生養人及數取趣意生并摩納能所作及造觸受行住等。　若人於可作及以不可作。善惡等業所有果報。而捨於此蘊受於彼蘊等。皆不說是我。然是因緣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此大五蘊聚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　如是此大五蘊聚集滅。苾芻。如是諸行皆苦。涅槃爲樂。因集故苦生。因滅故苦滅。由此相續流轉斷滅。此即苦盡。云何是涅槃。　苦盡故爲涅槃。猶如火滅而得清涼。是故我說此句能捨諸蘊。貪苦盡故而得圓寂。爾時佛告摩揭陀主頻毘娑羅王曰。於意云何。色爲常耶爲無常耶。答曰。大德。色是無常。又問。若無常者。爲苦非苦。答曰。是苦。又問。色若無常苦者。即是[6]變壞。若多聞弟子執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7]我在色中不。答曰。不也。又問。如是受想行識。爲是常耶爲無常耶。答曰。是無常也。又問。乃至識等是無常者。爲苦非苦。答曰。是苦。又問。識等。無常苦者。即是變壞。若有多聞弟子。執乃至識是我。我有諸識。識屬於我。我在識中。不答曰不也。是故當知。[8]諸所有色。若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近若遠。如是諸色。非我我所。我有諸色。非屬於我。我不在色中。如實遍知應如是見。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王。有聲聞弟子。具足多聞。觀五取蘊離我我所。如是觀已。知諸世間實無可取。[9]無可取故不生怖畏。無怖畏故內證圓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世尊說此法時。摩揭陀主頻毘娑羅王。及八萬天子。無量百千萬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亦復見法得[10]法極通達法。究竟堅法越一切希望。〔[11]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於大師教餘不能引。於諸法中得無所畏。爾時大王及居士等。得此法已心大歡喜。從座而起整衣服。頂禮佛足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我今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從今[12]日已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爲五戒鄔波索迦。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飲酒。作是語已。便即請佛及諸苾芻。願來於我王舍城住。令我一生供養四事。世尊爾時默然受請。摩揭陀王及諸人等。知佛世尊默受請已。頂禮佛足即還本所。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而白佛言。世尊。是具一切智。能斷諸疑。我等不審。大王及諸眷屬。作何

[1]〔者〕－宮　[2]〔所〕－宮　[3]竟＝定宮　[4]〔劣者〕－宮　[5]〔從〕－宮　[6]變＝壞宮　[7]〔我〕－宮　[8]諸＝識宮　[9]〔無可取〕－宮　[10]〔法〕－宮
[11]〔度〕－宮　[12]〔日〕－宮

因業，由此業力得清淨眼。佛告諸苾芻：頻毗娑羅王所作之業，汝等善聽，我為汝說彼所作業。若[1]成就時因緣合會，如[2]暴流水，所作之業決定自受，無能替者。汝等苾芻自[3]所作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成熟，然於自身當受其報，善惡已熟必定不虛。而[4]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過去有佛，號阿羅那鞞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出現於世。佛事周已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彼土人民，火滅已後收佛舍利，於清淨處起大窣堵波，而作供養。時有金輪王名吉利枳，將十八俱胝軍將圍繞於空中過，欲向人間至窣堵波處。時有信佛天神，各以威力捉王輪寶，於空中住而不得去。時吉利枳王見其金輪既不得轉，即作是念：我福德盡，[5]令此輪寶不復前進。諸天神等於其空中而謂王曰：非王福盡，然以其下有佛舍利窣堵波，令王輪寶不復得去。時吉利枳[6]王聞此語已，與諸軍將十八俱胝圍繞而下。見其佛塔由故未成，彼諸部衆各相勸勉，齊以珍寶而共[7]莊[8]飾，復以種種香花伎樂持以供養，踞跪合掌大衆同聲而發願言：願我以此所種善根，於當來佛聞法得法眼淨。作是言已頂禮佛塔。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彼時轉輪王吉利枳及餘侍從，今即頻毗娑羅王并諸眷屬是也。是時彼王及其侍從所作供養，供世尊阿羅那鞞之窣堵波已，由此善[9]業緣故，於無量俱胝百千劫，生人天中受勝妙樂。王及眷屬由願力故，今於我所得[10]清淨眼。諸苾芻當知：黑業有純黑異熟，白業得純白異熟，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是故汝等苾芻，捨黑黑業及彼雜業，應當勤修白[11]白之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八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而白佛言：世尊是具一切智，能斷諸疑，我等不審，優樓頻螺作何業故，以五百神變而能調伏，那提[12]迦攝伽耶迦攝任運調伏？佛告諸苾芻：彼迦攝波所集資糧業，汝等善聽，我當為說。乃至頌曰：如前。佛告諸苾芻：往古昔時，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佛世尊號曰迦攝如來，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13]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時彼世尊佛事已畢而入涅槃。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積諸香木而用焚燒，復以香乳灑火令滅，以四寶[14]瓶盛其舍利，於形勝地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時波羅痆斯城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豐饒多有受用，如薜室羅末拏天。而彼長者於同類家娶女為妻，共相娛樂後生三子。長者後時忽染疾病，種種方藥不能得差，奄就命終。時彼子等種種繒綵裝飾其輿，送彼寒林以火焚燒，號叫悲泣。葬事已畢，時長兄以所有財物告令欲分。時彼二弟而不隨從，其兄數數言欲分之。二弟報曰：若如此者，先修福業然後聽分。[15]兄言：作何[16]等業？弟曰：於迦攝佛窣堵波處而為供養。時兄不信，多時致難，後始隨許。其二弟以種種珍異，於迦攝佛窣堵波[17]所作供養已，便發願言：由此善根，願我同於迦攝波佛應正等覺所[18]授最上記：摩納婆，汝於來世人壽百歲時，當得作佛，[19]號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彼佛法中而得出家，獲殊勝果。兄聞弟等發是願已，頂禮雙足即發善願：而我惡性不信正法，由此隨喜善根，亦於彼釋迦牟尼佛，與我五百神變而見調伏，令我出家，既出家已便獲勝果。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彼二弟者，即那提迦攝伽耶迦攝等是。由願力長兄急性不信正法者，是優樓頻螺迦攝。其故以五百神變而能調伏之，其那提迦攝伽耶迦攝而易調伏。頻毗娑羅王為太子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彼有園苑花菓茂盛，心常愛戀。時頻毗娑羅太子出外，乃見彼園苑，見已即便生愛樂想，告長者曰：卿可與我此園苑。長者心生恪惜，竟不與之。如此三返皆不隨從。太子復告曰：與汝財物，園可屬我。彼答太子曰：乍可出國，終不能與。太子復告長者：當念我言，若得王位必定取之。長者答曰：汝得王位，我必當出。太子曰：汝可記憶，我是頻毗娑羅太子。作是語已便即迴車。乃至後時，大蓮華王而年衰老，奄就命終，便以太子紹王。既得王位，強力奪彼園苑。彼長者便生熱

[1]成就=熟宋　[2]暴=瀑宮　[3]〔所作…自〕十六字－明　[4]說＋（偈）明　[5]令=今宋　[6]〔王〕－明　[7]莊=裝明　[8]飾＋（復以珍寶而共莊飾）明　[9]業=根明　[10]清淨眼=法眼淨宋　[11]白=業明　[12]迦攝=迦葉明下同　[13]波羅=婆羅明下同　[14]瓶=瓮宋　[15]兄言=言兄明　[16]〔等〕－明　[17]所=處宋　[18]授=受宋　[19]〔號〕－宋

惱、而得心病、怨恨而死。於此園中住。作一毒蛇。其蛇常於王所伺求方便。後於芳春之月、王與宮人❶及諸婇女、往詣園中除去左右。與諸眷屬歡❷喜受樂。便卽睡眠。諸女愛花皆捨王去、唯有一女、執刀而衛護王。是時彼蛇見諸女衆皆悉遊散。從穴疾出而欲螫王。王福力故、羯蘭鐸迦鳥圍遶其蛇而衆發聲。彼執刀女聞衆鳥聲、復見毒蛇而來向王。卽以利刀斷彼蛇命。女爲怖故便發大呼。時王從睡❸驚寤而起。便問女言。此爲何事。女報王曰。毒蛇欲來螫王、羯蘭鐸迦鳥群聲遶蛇。我已斷訖。王聞此事、便勅太子群臣、集王舍城所有人民。在此園苑、遠近盈滿鬧亂發聲。其王善治國境內外諸人聞已皆大悲泣。王告諸人。若刹帝利灌頂王。有人救命合酬何願、群臣白王。合酬彼人半國之賞。王言。羯蘭鐸迦鳥而救我命。若如是者。宜與半國之賞。大臣復❹白王曰。羯蘭鐸迦鳥而非人類、縱得王賞將何所用。其此園苑。施與羯蘭鐸迦鳥、復於終身供給飲食。王曰。如卿所言。時諸群臣。令其園苑周遍蒔竹。以此緣故。號爲羯蘭鐸迦竹園。爾時世尊。遊行摩❺羯陀人間王舍城外。在一樹下便住其處。時影勝王、聞佛到王舍城外在一樹下。與諸眷屬出王舍城。來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時影勝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❻唯願世尊及諸苾芻。於明晨朝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影勝王、知佛受請頂禮佛足還至本宮。勅諸眷屬。令辦種種微妙飲食敷設床座。於彼座前。寶瓶盛水安置令中。既敷設已便勅使者。往世尊所白言時到。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苾芻衆前後圍遶。入王舍城至王宮中。洗手足已敷座而坐。時王見佛與諸苾芻寂然安坐。時影勝王。自手斟酌種種美食。而爲供養相續不絕。皆令飽足。飯食已訖。王自行水。佛及苾芻澡漱已畢。王取寶瓶灌世尊掌。而白佛言。我毘婆迦蘭陀園奉施世尊。唯願納受。時佛世尊卽說呪願頌曰

所❼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爲利樂布施　後必得安樂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與諸苾芻卽便往詣羯蘭鐸迦園。止住其中。以是因緣。結集尊者於經中說。佛在此羯蘭鐸迦園。乃至舍利弗目❽揵連出家。得阿羅漢道

爾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請佛世尊及苾芻衆於家供養。於此之時。給孤獨長者。別有緣事至王舍城。此長者家便卽止宿。其長者於夜初分。卽起呼諸家眷❾屬、賢首聖者。可起取薪然火濾水造諸飲食。掃灑除地敷妙勝座、時給孤長者聞此語已。作如是念。此長者家、爲復嫁女。爲當娶妻。爲復屈勝上客。爲復請人。爲❿復請國王家內設食。作是念已。復問長者向所念事。長者答曰。亦不嫁女娶妻屈客并*及王等。如所敷設。明日請佛世尊*及僧伽苾芻⓫衆。如法設食。時給孤獨長者初聞佛名、遍身毛竪心生歡喜。問主長者曰。是何名佛。主卽答言。有喬答摩沙門釋迦之子、從釋迦種中以正信故。剃除鬚髮⓬被著法衣。從家趣於非家。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號之爲佛。彼復問曰。何名僧伽。主復答言。有善男子、從刹利種以正信故。歸佛出家。剃除鬚髮被著法衣、從家趣於非家。名爲僧伽。亦有善男子。從婆羅門種族。從薜舍種族。從戍達羅種族。以信心故。剃除鬚髮被著袈裟、從家趣於非家。出家修道、名爲僧伽。我請彼佛及僧伽衆。明日於此家中以食供養。復問長者。彼佛今在何處。答曰。今在寒林棄尸之所毘訶羅住、給孤獨長者又復問曰。我可得見彼佛不。長者答曰。汝可得見然於此待。若明日世尊至、汝必得見。是時給孤長者繫念於佛。便卽昏沈忽然驚寤而天未曙心作明想。行詣善自在城門。其國常法。夜分初更不閉。防外使來令無障礙。於後夜分城門亦開、用防內使無有障礙。給孤長者。見門開明隨⓭明而出。既出城門光明卽沒。是時天暗。心生怖懼身毛皆竪。我今於此。恐人及非人而見損害。作此念已卽欲却迴、時此城門所居天神卽放光明。從城門外乃至寒林、於其中間而皆大明。其神復報長者曰。汝可前行。有大饒益勿生迴想。何以故。而說頌曰

駿馬滿百匹　紫磨金百斤
馭牝兩車⓮輪　其數皆有百
載以種種物　而用行檀施
不如發一步　向佛之功德
如是等校量　十六分中一

❶及＝反(宮)*　❷嬉＝娛(明)　❸〔驚〕－(宮)　❹白＝曰(宮)　❺羯＝揭(宮)　❻唯＝惟(宮)下同　❼氐＝有(宮)　❽揵＝犍(宮)下同　❾〔屬〕－(宮)　❿〔復〕－(宮)　⓫〔衆〕－(宮)　⓬被＝披(宮)下同　⓭〔明〕－(宮)　⓮輪＝輅(宮)

假使象百頭　皆以金交絡
復載妙寶帳　而用行檀施
不如發一步　向佛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復有百美女
姝媛中最勝　頸絡妙珠瓔
臂搖衆寶釧　如是行檀施
不如發一步　向佛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天復告曰。汝可前行。有大饒益勿生迴想。時給孤長者而白天曰。賢首。汝是何人。彼天答曰。我昔是汝善友。名摩頭用。我於舍利弗大目揵連。甚大信心尊重禮拜。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宮。爲護衆生住此善自在城門。是汝昔友今故相告。汝可前行有大利益。勿生退想。爾時給孤長者心作是念。佛者。超出異生。不同餘聖。其所說法深可尊重。是故諸天。見佛生大歡喜。念已乘天光明卽詣寒林。爾時世尊。知給孤長者來故。卽出寺門而以經行。給孤長者前至佛所。以居士法問訊世尊。寢膳安不。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離一切煩惱　心不染諸欲
得無漏解脫　常得安樂眠
斷一切結縛　心息熱煩惱
寂靜得心者　乃可安樂眠

爾時世尊說是頌已。與給孤長者俱還精舍敷座而坐。給孤長者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時世尊爲給孤長者。演說妙法示教利喜。如佛常法。所謂先說布施功德持戒功德。受天果報功德。不樂諸欲過失受煩惱事。讚歎出家清淨觀察殊勝功德。宗法廣爲演說。世尊知給孤長者心生踊躍歡喜。心無障礙堪受勝法善能了知。是時世尊爲說勝法。所謂苦集滅道。此四諦法廣大演說。猶如離垢❶淨衣將染受鮮好色。給孤長者亦復如是。不離本座證四聖諦。所謂苦集滅道。給孤獨長者。❷以見法已得法。了知法深入法。斷諸疑惑不受他教。自能了知不被他引。於師教中心無怖畏。時給孤獨長者。從座而起偏露一肩。卽於佛前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已入法。一心歸佛歸法及苾芻僧伽。唯願授我鄔波索迦戒。從今盡命。永斷殺生心淨歸依。爾時世尊。告給孤獨長者曰。汝名字何。長者白曰。我名蘇達多。然我賚給孤獨食。是故諸人號給孤獨。佛告長者曰。汝何處人。長者答曰。在此北方❸嬌薩羅國室羅❹筏城外。有邑我住彼中。唯願世尊。而受我請詣室羅*筏城。受我供養。乃至盡形。及苾芻僧伽四事供養。佛告長者曰。室羅*筏城中有寺以不。長者答曰。彼城無寺。世尊告曰。彼若有寺。僧伽應來往。彼既無寺。若爲安置。長者答曰。唯願世尊而受我請向室羅*筏城。我當造寺令苾芻衆往來安置止息思惟。世尊默然受請。是時長者知佛許已。卽從座起頂禮佛足卻還本處。彼時長者。王舍城中事既了已。還至佛所頂禮佛足卻坐一面。而白佛言。唯願世尊。遣一苾芻與我爲伴。往室羅筏造立住處。安置世尊及苾芻僧衆。佛作是念。苾芻衆中誰能調伏室羅筏城人及長者眷屬。世尊知舍利弗堪彼調伏。世尊念已。告具壽舍利弗言。汝應觀察給孤獨長者眷屬及室羅筏城人。應往教化造立毘訶羅。舍利弗默然受佛勅已。頂禮佛足與長者同行。爾時具壽舍利子。於夜分盡至明清旦。執持衣鉢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卻還本處飯食訖。攝衣鉢所有臥具。襞摞一處付餘苾芻。往室羅*筏城。時給孤長者賚辦道糧。漸至室羅筏城外。遊諸園苑。林泉形勝可愛樂處。堪作寺舍。去室羅筏城不遠不近。寂靜無有雜聲。亦無大風復不大熱。亦無蚊虻蛇蠍等。有此勝地。爲我世尊造立寺舍。給孤長者遊行。至誓多太子園林中。共園去城不遠不近。晝夜寂靜乃至無有諸毒虫等。堪作寺舍。見此園已。入室羅筏城不歸本住。便往太子誓多宮所。而白太子言。可與我彼園。當爲世尊造立寺舍。太子報曰。彼非是園而是苑林。長者復白曰。無間園苑處所與我。如是三請。太子報曰。我實不應而捨此園。縱得布金遍地。我終不與。長者復白曰。汝已定價汝可取直。其園林屬我。太子報曰。是誰定價。長者白曰。汝自定價。因卽爭競不定。共詣斷事人所。爾時四天王。聞斯事已便作是念。❺今給孤長者爲世尊造立寺舍。我當賚助。作此念已。遂卽各化爲斷事人。於法司坐。時誓多太子給孤長者。共到其處。給孤長者及太子各具因緣白。斷事人議曰。太子。汝自定價。園屬長者。太子取金。太子既見斷已默然而去。是時給孤長者。還家勅諸僮僕。以車象牛驢擔負篋籠。運載其金至誓多林用布其地。有

❶淨＝浄【宋】 ❷以＝已【宋】 ❸嬌＝憍【宋】 ❹筏＝伐【宮】* ❺今＝念【宋】

少未遍。[1]于時長者心自思惟。若取大藏金卽太多。欲開小藏復恐不足。又作是念。諸藏之中何者不多不少。而得充足

爾時太子。見長者默住思惟。卽[2]便生念。給孤長者心應生退。爲一園林。豈能捨此積集多金。作是念已告長者曰。汝心應退。當却收取金。其園還我。長者告曰。太子。我心不異。然心中所計。欲開何藏不多不少而得充足。太子聞此語已便作是念。世尊威德不可思議。其法亦不可思議。是故長者能捨積聚無量金寶。作此念已告長者曰。其地金未遍處。還[3]收却還。我爲世尊而作寺門。長者報曰。隨意可爲世尊而作寺門。爾時給孤長者。爲世尊初欲造寺。諸外道衆。極生怨恨心懷熱惱。共集一處往長者所。到已便作是言。長者。汝不應爲喬答摩沙門造立寺舍。何以故。我等先已分界。彼王舍城可喬答摩居止。此室羅筏城而我等住。是故不應造寺。長者報曰。汝等。[4]祇可分自國境。不應共分我園。我所造功德皆由自心。諸外道等見長者堅意不移。卽詣王所具陳上事。給孤長者共對獲勝。彼外道心生忿怒而現惡相。便作是語。我終不從汝志。然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與我等共相論議。若能勝我隨意造寺。長者報曰。可爾。然我且問舍利子。若見許可卽來報汝。長者卽往尊者。舍利子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卽白言。大德。諸外道等皆作是語。汝欲作寺云我制汝。又言。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今現在此與我論議。若能勝我聽汝造寺。未審尊者。如何當擬。舍利子聞斯語已。便卽觀察此衆外道及室羅人民。頗有善根不。既觀察已知有善根。又復觀察。誰有善根堪調伏不。自心觀見我能調伏。又復觀察。幾時應來集會。觀見根器。却後七日可能集會。作觀察已告長者曰。可隨汝意。却後七日我當論議。給孤長者歡喜踊躍。頂禮舍利子足。往外道所。而作是言。聖者舍利弗作如是語。却後七日應當論議。彼外道衆聞斯語已。共相謂曰。有二種因緣。何以爲二。一者舍利子必應逃走。二者應覓伴侶。以此之緣。[5]延期七日。外道復相謂曰。我等亦可覓當宗知友。彼皆分頭散訪達本宗者。乃見一梵志。名曰赤眼。善能幻化。既得見已便卽告曰。汝之與我同修道行。我等今呼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共爲論議。彼今已求伴侶。汝可共相資助。共梵志問曰。幾時當論。報曰。却後七日。梵志答言。可爾。若會集時汝當報我。諸外道等恐怖煩惱每日各更求。[6]覓伴侶。剋程將滿至第七日。給孤長者於廣大勝地。爲具壽舍利弗。敷設師子勝妙高座。亦爲外道而敷一座。諸國外道皆集其會。及室羅筏城百千萬億一切人民。亦集其處。其中或爲看論議者。其中亦有善根成熟。俱來集會。[7]爾時具壽舍利弗。與給孤長者及諸眷屬。前後圍繞而來赴會。遍觀大衆誰堪調伏。卽便微笑整肅威儀。尋昇論座。一切大衆一心合掌瞻仰舍利弗。 時舍利弗卽告諸外道。爲我立宗汝破。爲汝立宗我破。外道答曰。我先立宗。舍利弗作如是念。若我先立宗。[8]人亦不能難破。除佛世尊。況赤眼外道。便作是念報外道曰。任汝立宗。我當隨破。彼赤眼善解方術。[9]卽便化作大菴沒羅樹。開花結實。具壽舍利弗。爲大風雨摧樹拔根。須臾散滅。時解術者而不能見。外道又化作一蓮花大池。具壽舍利弗。化[10]爲象子踐池折花。尋復平地。外道化爲七頭龍王。舍利弗化爲大金翅鳥。從空飛下食龍而去。外道化爲起屍鬼。令前害舍利弗。舍利弗以呪呪之。令鬼却迴損[11]害外道。外道怖急下座。五體投地禮舍利弗。作如是言。願救我命。[12]願救我命。時舍利弗攝呪力已。其鬼卽滅。爲赤眼外道說法。便發信心。從座而起頂禮雙足白言。願聽我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 求爲弟子而修梵行。作是語已。時舍利弗。卽令剃髮受具足戒。精勤修習不久之間。證無學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13]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揮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供養。是時大衆見此驚怪。各各嗟仰。於舍利子處皆發信心。作如是語。聖者舍利子。破大論議師調伏外道。大衆一心合掌瞻仰舍利子。是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大衆意樂煩惱。六界自[14]性了知說法。此是證四諦。彼大衆聞已。無量百千有情得大殊勝。有發聲聞心。有發辟支佛心。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發三歸心受五戒。有證須陀洹果。有得斯陀含。有證阿那含。有得出家斷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果。

[1]于＝於(明) [2]〔便〕－(明) [3]收＝取(明) [4]祇＝秖(明) [5]延＝近(明) [6]覓＝於(明) [7]爾＝是(明) [8]人＋(天)(明) [9]卽便化作＝便卽化爲(明) [10]爲＝作(明) [11]害＝壞(明) [12]〔願救我命〕－(明) [13]智＝知(明) [14]性＝在(明)

是時大衆。於佛法僧所深生敬心。時舍利子說是法已。却歸本處。給孤長者及諸眷屬。一切人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時諸外道心生憎恨。各相謂曰。我等不能破得舍利❶子。我等須作方便殺彼舍利子。先須入此寺中傭力。作諸伺候得便之處。卽須斷命。時諸外道詣給孤長者曰。汝今奪我諸勝利養。我先久住不忍捨離此國。唯願慈悲。於寺中許我傭力。長者報曰。待我白舍利弗。便卽詣具壽舍利弗所。到已而白尊者言。聖者。今諸外道作如是言。汝斷我諸利養。唯願垂慈。許我寺中有所傭力。由我等久住於此。不能捨離其國。舍利子聞斯語已。便卽觀察。彼外道等有善根不。旣觀察已知有善根。復觀察。彼等誰能調伏。觀知我能調伏。告長者曰可然。終不相違。彼外道等。卽於寺內起首傭力。時舍利子。化作二執杖當諸作人。其性甚暴驅逐彼人。舍利子知彼等調伏時至。相去不遠。於樹林下而以經行。彼外道見經行已。便作是念此來伺候今正便宜。諸人一時而來圍遶。舍利子見已。起觀察心。彼外道等擬作何意而來我所。乃見彼等爲害我故一時來。此時化執杖人。卽來驅迫以杖鞭撻。便卽告曰。汝等應往造作。彼卽同聲告曰。舍利子願救我等。舍利弗語執杖人。汝且去任彼止息。彼外道便作斯念。共相謂曰。此舍利子有大威德。我等皆發害心。此於我所而起慈心。作是言已便生信心。舍利子觀見彼等意樂。隨眠界行自性知已。隨其根器說四聖諦法。由聞法故。彼等皆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已。現證預流果。彼等見實諦已。皆白舍利子言。大德。唯願聽我等於善教法中調伏出家受具足戒得苾芻性。我等於舍利子所可修梵行。時舍利子。度彼外道授具足戒。教應作事。彼等漸次精勤修習。見此五種生死輪轉動搖。一切行趣摧滅。破壞離散之性。旣了知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揮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供養。爾時舍利弗。與給孤獨長者。以手執繩量地❷。設寺。具壽舍利子卽便微笑。給孤獨長者旣見笑已。尋卽白言。聖者舍利子。世尊及諸弟子。無因不笑。今者微笑。有何因緣。舍利子答曰。如是如是長者。世尊及諸弟子。無因不笑。今所笑者。當爾長者執繩量地之時。彼淨居天純金宮殿早已成就。以是因緣我今微笑。長者聞已卽大歡喜。告舍利弗。實若如是。更廣其繩大造立寺。便發弘願。時舍利弗。❸隨長者意闊引其繩。是時長者更廣發願大造其寺。時淨居天四寶宮殿還已成就。舍利弗見已。❹歡喜復告長者。彼淨居天由汝願廣。過前宮殿四寶所成。聞此語已倍加嚴飾。更多造寺滿十六所。其還寺外。別造六十四院。悉皆重閣。旣造了已。供寺所須家具悉足。爾時給孤獨長者。往具壽舍利子所。到已禮訖在一面立問言。聖者。世尊出遊日行幾午。舍利子曰。如轉輪王所行之法。又問曰。輪王日行幾何。報曰。輪王日行兩踰繕那半。時給孤長者。從室羅筏城於其中間。計兩驛半置四事供養。時非時食悉皆充足。建吉祥門立一首領。總知事務。嚴飾幡蓋及以寶幢。栴檀香水灑散其地。布衆名花。雜寶香爐置於衢路。作是事已告使者曰。汝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禮雙足。當陳我言奉問世尊。起居輕利❺小病少惱安樂行不。唯願世尊及苾芻衆。向室羅筏城。我以盡形四事供養。資無闕乏。使受教已卽往王舍城。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卽住一面白世尊曰。彼給孤長者。頂禮世尊雙足而白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行不。唯願世尊及苾芻衆。向室羅筏城。盡我一生四事供養。資無闕乏。世尊告曰。給孤長者及汝己身。願常安樂。使者白世尊已。復白世尊曰。給孤長者作如是語。唯願世尊及苾芻衆。向室羅筏城來。盡我一生四事供養。世尊爾時默然而受。使者見世尊默然受已。作禮而去。爾時世尊。由自調伏故。調伏圍遶。自寂靜故。寂靜圍遶。自解脫故。解脫圍遶。自安隱故。安隱圍遶。自善順故。善順圍遶。自應供故應供圍遶。自離欲故。離欲圍遶。自端嚴故。端嚴圍遶。猶如牛王牛衆圍遶。猶如象王小象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猶如鵝王諸鵝圍遶。猶如妙翅鳥王諸鳥圍遶。如婆羅門學士學徒圍遶。猶如大醫病者圍遶。猶如大將衆勇圍遶。如大導師行旅圍遶。猶如商主衆商圍遶。如大長者諸長者圍遶。猶如國王諸臣圍遶。如轉輪王千子圍遶。猶

❶[子]－宮　❷實＝貫宮　❸隨＝遂宮　❹[歡喜]－宮　❺小＝少宮

如明月衆星圍遶，猶如日輪千光圍遶，猶如持國天王乾闥婆圍遶。猶如增長天王鳩槃[1]茶圍遶，猶如醜目天王龍衆圍遶，猶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遶。如淨妙王阿蘇羅圍遶。如天帝釋三十三天圍遶。如梵天王梵天圍遶。猶如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靉靆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爲[2]莊嚴。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及無量百千萬億人衆前後圍遶。詣室羅筏。到城外已欲入城門。纔舉一[3]足登彼門閫。便即大地六種震動。動極動。搖極搖。震極震。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於世界中出大光明。鐵圍山間幽冥之處而皆大明。天鼓自鳴。種種妙花雰雰亂行。種種妙香如雨而下。及天妙衣服如雨而下。一切隘路自然寬廣，坑坎之地自然不坦，城中象馬及傍生等。皆發音聲。所有家具資身之物。一時自鳴。盲者能視。聾者能聽。瘂者[4]得語。跛者能行。根不具者皆得具足。醉者自醒。遇毒者自解。怨[5]酬者釋結。懷胎之婦無憂自誕。獄囚繫閉自然解脫。貧乏之者種種財寶自然充足

爾時世尊及諸大衆。既入城內。見是希奇種種異事。爾時世尊。從室羅筏城中。與苾芻衆同至寺所。敷座而坐。時給孤獨長者。并諸眷屬前後圍遶。俱詣佛所。金瓶盛水盥世尊手。其水不出。長者憂惱便作是念。我今應有宿世罪障。令水不出。爾時世尊。知彼長者心之所念。便即告言。汝無罪障。此之寺地。汝曾往昔已造毘訶羅。施佛及僧伽。汝今注水。非是昔日舊立施處。所以瓶水不爲汝出。汝可移立舊施寺處。長者受教便立舊處。其水即出。世尊便出五種妙音廣爲讚歎。欲呪願時。誓多太子心作是念。唯願世尊。先說我名。世尊知已。隨誓多心告諸苾芻。此誓多林給孤獨園。施佛及四方苾芻僧伽。是時誓多太子。聞世尊先稱己名。即大歡喜起大信心。爲佛造立寺門四寶所成。爲此因緣結集聖者蘇呾羅中說云。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九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憍薩羅勝軍大王。聞喬答摩沙門遊憍薩羅國到室羅筏城住誓多林給孤獨園。彼世尊喬答摩沙門說云。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軍大王聞此語已。往世尊所在佛前立。慰問世尊在一面坐。我聞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人作如是說。喬答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人豈不謗世尊耶。妄說能證。爲實得耶。爲正法說。爲復隨順法說。若彼人衆說如是言。世尊得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復有聲難破。[6]豈非恥辱。世尊告曰。若有說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語非證。我實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論難誹謗不成。何以故。大王。我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軍王答曰。喬答摩所說。我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不信。所以者何。喬答摩所[7]是耆老外道。所謂晡剌拏末羯利瑚逝移腳拘陀呢揭爛陀等六師。由云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喬答摩沙門。小年近始出家。如何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人肯信。佛告大王。有四種小。並不應欺。何等爲四。一者小[8]剎帝利。二者小毒蛇。三者小火。四者年小出家。此等不可輕欺。所以者何。小出家[9]者得阿羅漢有大威德。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剎利具足丈夫相　父母名稱皆清淨
見小奉敬勿輕慢　智者如是不應欺
大王應當知　小者不可[10]蔑
後若紹王位　必能相蹟害
恐後懷怨嫉　是故應恭敬
欲得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隨彼意　奉敬不應輕
或村或野田　若見小毒蛇
不可謂其小　智[11]者懷輕惱
其蛇爲食故　處處而求覓
後若得其便　必令人損害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遠離彼　是故不應輕
微火廣能焚　燒過[12]背皆黑
彼小不應*蔑　智者勿懷輕

[1]茶＝荼【宮】 [2]莊嚴＝莊飾【宮】 [3]足＝步【宮】 [4]得＝能【宮】 [5]酬＝讎【宮】 [6][豈]－【宮】 [7]是＝寧【宮】 [8]剎＝利【宮】 [9][者]－【宮】 [10]蔑＝減【宮】* [11]者懷輕惱＝懷輕惱者【宮】 [12]背皆＝皆能【宮】

小火雖未多　薪多火自廣
炎[1]盛損一切　城邑及村坊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速遠離　是故不應輕
假使彼盛火　燒城及村落
雖焚一切苗　經宿還復生
若輕具戒者　還燒自善業
子孫及財物　一時俱散失
由如多羅樹　截苗不復生
若輕苾芻者　不久如多羅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常遠離　是故不應輕
剎利具諸相　毒蛇并小火
苾芻具足戒　智者不應輕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常遠離　是故不應歎

爾時憍薩羅主勝軍王等。聞此頌已心生歡喜。即從座起。[2]禮佛而去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俱。爾時憍薩羅國勝軍大王。遣使持書向劫比羅城。與淨飯王書曰。王應欣慶。王之太子得成正覺。獲甘露法。以微妙義普施群生。皆得充足。深助歡喜。時淨飯王得書讀已。情甚欣悅。以手掌頰默然而住。面有憂色。時王大臣。名[3]烏陀夷。見王愁惱仰白王言。大王。何故以手掌頰心生憂惱默然而住。告鄔陀夷曰。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令使問彼持消息。還報於我住止之處。今者遣使。竟無一人報我消息。時鄔陀夷尋白王曰。我請往彼看問太子。知其消息卻來報王。時淨飯王。卻報鄔陀夷曰。比遣使往既至子所。見具足教。[4]便住不來。汝今請看決定彼住。鄔陀夷白言。我決定來。時淨飯王。親自作書頌曰

從受胎以來　希佛樹長成
我親長養汝　心熱常憂惱
汝今得增長　弟子如枝葉
餘人獲快樂　我今唯憂苦

復說頌曰

汝昔於萌芽　從小我長養
汝今得實果　不復報我恩
汝初誕生時　廣發諸誓願
我成無上覺　度無量衆生
斯事並證已　起大慈悲心
爲我及眷屬　願來於我城

時淨飯王。既作書已付[5]鄔陀夷。鄔陀夷既受得已。向室羅筏城。行經三日。詣誓多林給孤獨園。到世尊所頂禮雙足。以書奉佛白言。世尊。淨飯大王。令我持書奉與世尊。爾時世尊。開書讀已攝在一處。鄔陀夷從座而起白佛言。[6]世尊。可往劫比羅城不。世尊告曰。我今當往。鄔陀夷於前世時已爲善友故發此言。世尊若不去者。我今強將世尊往劫比羅。時世尊見此語已。以頌答曰（頌如餘處）

鄔陀夷聞此頌已而不能報。作如是語。世尊。我今往淨飯王所報言。世尊欲來向劫比羅城。世尊報曰。鄔陀夷。如來使者不應如汝。鄔陀夷答曰。世尊使者如何。佛告曰。出家是如來使。鄔陀夷答曰。我昔於淨飯王所。已作誠言。我今往[7]彼定將信來。佛告曰。如汝誠言不須違信。汝可出家然後卻還。爲如來往昔過去無量生行菩薩行時。於父母[8]教師鄔波馱耶及尊者處。不敢違命。是故鄔陀夷聞佛教不敢違背。時鄔陀夷聞佛教已。唯然信受。我今出家。佛言。善來苾芻。而成出家具足梵行

佛復告曰。汝可卻還。不可如舊輒入王宮。於門外住使人往通。門外有釋迦苾芻。若命入者可即隨入。入已若問更有餘釋迦苾芻不。可答言有。若問悉達太子形容服飾如汝不。可答言如我無異。若令汝於宮內止宿。必不得止宿。若問悉達太子不住[9]於宮內。汝可答言不止宮內。若問何處安住。汝可答言[10]於阿蘭若處。若問[11]悉達來不。汝可答曰來。若問幾時當來。汝可言七日外可來。時鄔陀夷既聞斯語。頂禮世尊雙足而白言。我今當往。世尊告曰。汝今可去。以如來神力加持。即日到劫比羅城王宮門外。時鄔陀夷在王門外。告門官曰。汝可通王。門外有一釋迦苾芻。王言。可入苾芻。入已淨飯王見鄔陀夷。即識問曰。汝得出家耶。答言。大王。我已出家。王言。更有釋迦苾芻不。答言有。[12]王復問。悉達太子形狀與汝相似不。答言。無異。王聞此語迷悶[13]擗地。以水[14]灑面良久醒悟。又問鄔陀夷。悉達太子幾時當來。答言。應來。王又復問。限幾時到來。答曰。卻後七日應來。王即勅諸臣佐。可修理宮閣。悉達欲來。鄔陀夷答曰。大王。世

[1]盛＝熾【宋】 [2]禮佛＝作禮【明】 [3]烏＝鄔【宋】 [4]便住＝使住【宋】 [5]〔鄔陀夷〕－【宋】 [6]世尊＋（世尊）【宋】 [7]〔彼〕－【宋】 [8]教師＝師教【宋】 [9]〔於〕－【宋】 [10]於＝我【宋】 [11]悉達＋（太子）【宋】 [12]王＋（又）【宋】 [13]擗＝躄【宋】 [14]灑＝潠【宋】

修不住宮閣。王又問曰。若來何處而住。鄔陀夷答曰。阿蘭若處住。王勅大臣。可[1]修園苑。[2]如彼[3]誓多林一種無異。彼諸臣佐問鄔陀夷。其*誓多林寺舍院宇。可有幾何。鄔陀夷曰。大院一十六所。其諸小者總六十四。諸院之中皆有重[4]閣。諸臣聞已。即令巧工七日之中造諸院宇。如*誓多林等無有異。爾時世尊告具壽大目[5]揵連。汝可告諸苾芻。世尊欲往劫比羅城父子相見。汝可著衣持鉢。若有樂見者。當共汝去。大目揵連。聞佛語已告諸苾芻。世尊欲往劫比羅城父子相見。有樂見者。可持衣鉢當共汝去。爾時乃至世尊。到盧醯多河邊。及諸大衆。時淨飯王。聞悉達太子到盧醯多河邊。王勅諸臣。裝飾城郭香水灑地。散種種花燒諸妙香。從尼拘陀園。至盧醯多河。其間道路皆悉裝飾。又於園中敷師子座。及諸徒衆所坐之座。城中諸人聞太子還[6]悉來集會。於大衆中或有先因緣。而來赴會。亦有故來看。太子先禮父王。為是父王先禮太子。有如是因皆來赴會。至第八日旦。諸苾芻澡手漱口洗浴來詣佛所。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若步行入劫比羅城。諸釋迦種皆是高心。若見步行必當恥笑作如是語。此悉達太子出家之時。無量諸天圍繞騰空而去。多時苦行得甘露味。成等正覺。今步行入城。作此念已即入三摩地。沒即現東方。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7]諸苾芻高六多羅樹。從空而行近劫比羅。世尊漸下至六多羅。諸苾芻漸下至五多羅。佛漸至五多羅。苾芻至四多羅。佛至四多羅。苾芻至三多羅。世尊三多羅。苾芻二多羅。世尊二多羅。苾芻一多羅。世尊一多羅。苾芻六仞。世尊六仞。苾芻五仞。世尊五仞。苾芻四仞。世尊四仞。苾芻三仞。世尊三仞。苾芻二仞。世尊二仞。苾芻一仞。世尊一仞。苾芻步涉。時淨飯王見神變已。而苾芻多。不知何者是世尊。時王呼鄔陀夷。乃至擊鼓鳴揵，宣王教令。[1]普使投劫比羅城內家家一子隨佛出家。時斛飯王有其二子。一名無滅。二名大名。其大名常令檢校家務。無滅常樓閣中坐。婇女圍繞歡娛受樂。[8]于時其母告大名曰。汝今知不。王有教令。於釋種中。家別一人令其捨俗。大名白母。我不出家。母言。何故。大名曰。母所愛子坐樓閣中。不遣出家。令我棄俗。母言。小子。無滅在家有大福德。汝今不應於彼生妬。大名報曰。母於無滅生愛戀心。偏意供承非其福德。母但莫送飲食。試福德不。母答云好。令汝現見。其母將籠盛空食器。對其小兒以帛覆之。而密封閉。命執事女送與無滅。復[9]教女曰。若問是何物。應即報言。空無一物。使者執籠而行。于[10]時帝釋觀見下方。觀是事已便作是念。無滅往昔。曾以飲食供養烏波利瑟吒辟支佛。如何[11]頓絕其食。我今應可與其飲食。帝釋以種種飲食。令其籠中器具悉滿。時執事女持其食籠。依前封印至無滅邊。尋問其女。此中何物。女即答報童子曰。此中無物。既聞語已便作是念。其母憐我。豈肯空遣使者來於我所。此籠之中決定此食。名為無物。即便開看。乃見住處種種資具。於其器中香美飲食悉皆充滿。香氣芬馥心生希奇。得未曾有。無滅孝養[12]便取好食却奉其母。令其使者諮白母曰。[13]唯願每日當令送此無物飲食。母得其食心生極怪。[14]便視大名。母即告曰。子見此食不。大名報曰。我今已見。母報大名。我已先報汝。無滅有大福德。汝今不應而生嫉妬。大名報曰。母今於無滅。若有福德及無福德。我亦不能出家。母見大名。種種勸語不肯出家。往無滅處作如是語報言。長子。汝今知不。王有教令。於釋種中。家別一人令其捨俗。汝今意者。為復在家為復出家。無滅報曰。今者在家。有何過失有何利益。今若出家有何利益。母報子曰。如法在家無諸過失。應感人天生。若非法住家墮三惡道。若如法出家依持聖教。得勝涅槃。若不能具足出家。即得人天身。無滅聞已尋白母曰。出家造過[15]由勝在家精勤功德。願母放我當自出家。母即報言。放汝出家。無滅先與賢釋種王素相[16]親近。即詣[17]王所行至門首。時王在樓[18]閣上撫琴作妓。琴絃忽斷歌聲遂錯。無滅善琴。在其門外知琴絃斷所以聲錯。門[19]家白王。無滅[20]立在門首欲見大王。誰為障礙。尋命入來。既相見已撫[21]柏而坐。王問無滅。至此門首經幾許時。無滅報言。琴絃斷時到其門外。當爾無滅以手撫王褥上白氎。當報王曰。織此氎師當織之時身患熱病。王今何故向此[22]石上而臥。王即怪之。遂揭褥看。便見底下一褥垢膩多污。賢釋種王見已。極生怪愕。呼彼織者來問言。此氎[23]汝當織時患熱

[1]修＋(理)㊂ [2](可)＋如㊂ [3]誓＝逝㊂* [4]閣＝閤㊂ [5]揵＝犍㊂下同 [6]〔悉〕－㊂ [7]〔諸〕－㊂ [8]于＝於㊂下同 [9]教＝告㊂ [10]時＝是㊂ [11]頓＝須㊂ [12]〔便〕－㊂ [13]唯＝惟㊂ [14]便＝使㊂ [15]由＝猶㊂ [16]〔親〕－㊂ [17](諸)＋王㊂ [18]閣上＝上正㊂ [19]家＝官㊂ [20]立＝今㊂ [21]柏＝拘㊂ [22]石＝氈㊂ [23]〔汝〕－㊂

病不。答言。實[1]爾。賢釋種王告無滅言。童子。汝何故得知。答言。觸時覺熟。是故我知。彼極生怪。王又問言。何故至此。白言。大王。淨飯有敕。勅諸釋種家。各許度一人。欲往出家故來辭別王。言住此一宿當共籌量。無滅住彼一宿。王言。童子。我若隨汝出家。天授當爲釋種王與諸釋種極爲大患。可共相勸天授同共出家。即喚天授來至彼所。時王告言。天授。我等今者悉欲出家。汝何所爲。聞已即心念言。我報言不出家者。賢釋種王亦不出家。我。[2]設方便應當誑彼。又復念言。當時世尊。於尼拘陀林中。以幻示現神變令諸大衆悉皆信伏。彼時我已。[3]設此計。念已告言。大王。王既出家我亦不住。即心念言。此爲誑者當。[4]今大衆咸悉聞知。時王宣勅告諸人民。我及無滅幷天授等釋種五百人同共出家。 汝等知聞應當歡喜。是時天授聞此語已心生苦惱。即心念言。我若定知賢王出家。我不應說同共出家。今者若不出家。是妄語人不得爲王。當且出家然後爲王。時[5]王淨飯作如是念。爲諸釋種設大供養。淨諸衢路除去瓦礫。以檀水灑地建立幢幡。懸諸繒蓋。燒諸名香。散[6]雜妙花。時王與諸釋種及諸眷屬。百千萬億前後圍繞。詣師子座坐已。諸釋種女於諸窓牖。皆欲看此出家釋種威儀尊貴及供養[7]具。諸方遠來。於巷陌中悉皆盈滿。作立瞻仰。王又召諸相師令占釋種。誰欲出家如法住誰不如法。時諸釋種各辭別父母。 自以種種嚴具莊飾其身。各乘車輅賢王引前。相師見已白言。樂爲承事。無滅及假和合亦復如是。天授次至。看鵄飛來撥髻珠將。相師見已白言。如此徵祥。決定於世尊身起害。當墮地獄。次瞿迦離褰那沓婆。[8]此云缺財羯吒卆羅底沙海授等從城出時。聞有驢鳴。相師見已。[9]白言。此等皆緣惡口惱亂衆僧當墮地獄。次鄔波難陀乘象出來。四面迴顧珠瓔尋斷。相師見已記言。此由多貪當墮地獄。乃至如是五百釋種。悉皆出來如往園苑。各各自現尊豪嚴麗。往詣佛所到已。世尊念言。彼五百釋種。我不得總言善來出家。何以故。其中或有得羅漢者。有不得者故。我今白四羯磨令彼出家。作此念已。佛告諸苾芻言。此五百釋種汝等苾芻。應作白四羯磨令彼出家授與具戒。諸苾芻言。唯然世尊。爾時父王勅鄔波離。汝往尼拘陀園。爲彼釋種賢王等五百人剃除鬚髮。時賢王等如法洗頭以次而坐。時鄔波離欲剃賢王髮時。悲淚啼泣數數傷歎。而爲剃髮。賢王見已問鄔波離。汝今何因數數啼泣。時鄔波離胡跪悲淚答賢王言。我從昔來。於贍部洲常[10]事賢王。王今出家無所依怙。轉事惡王寧死不生。賢王語鄔波離[11]言。我今知汝實是誠心。不須悲傷。我今令汝不事惡王。時鄔波離心生歡喜。從跪而起即剃王頭。剃王頭已。王遣使者鋪一白氎。賢王起立普告五百釋種。汝等諦聽。此鄔波離昔來事我。無有資財。汝等釋種。宜可各各脫上衣[12]及莊嚴具。隨是一物置於氎上。何以故。我既出家所有俗衣及諸瓔珞。不應更用。與鄔波離

爾時賢王作是語已。五百釋種所有衣服及諸瓔珞。皆投白氎與鄔波離。時鄔波離。次第剃髮如法洗浴。即著僧衣從此而去

時鄔波離即便思惟。五百釋種尊貴如是。尚捨國城妻子珍寶衣服剃髮出家。況我種姓卑族昔來供事。於此衣服而生貪著。又復右手拓頰作是念言。我若不是卑族。亦合出家得阿羅漢果。爾時佛有常法。日夜六時觀諸有情。阿羅漢等亦復如是。具壽舍利子。知鄔波離心之憂惱既知見已詣鄔波離所。到已語鄔波離言。何故拓頰而懷憂惱。時鄔波離白舍利子言。大德。我今云何不生憂惱。今見賢王及五百釋子。悉捨王位國城妻子。無量無邊珍寶衣服。今皆棄捨出家修道。我今貪著必墮惡道。大德。我若不生卑族之中。於佛所說毘奈耶中。必得出家勤加精進證羅漢果。時舍利子語鄔波離言。佛正法中不[13]簡卑族及少聞等。但依佛教修持淨戒威儀無缺。便得出家。是佛正法。汝欲出家。於佛正法毘奈耶中。受具足戒成苾芻性。汝應與我往世尊所。如來必定令汝出家。時鄔波離聞此語已。心生歡喜。所有珍寶上妙衣服。悉皆棄捨如棄涕唾。時舍利子。與鄔波離俱往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時舍利子白言。世尊。此鄔波離。於佛正法毘奈耶中。堪得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世尊慈悲令得出家。爾時世尊告言。善來應修梵行。爾時世尊作是語已。時鄔波離。鬚髮自落法服著身。如出家已經七日者。執持應器具淸淨戒。威儀圓滿如[14]一百臘苾芻。

[1] 爾＝是[illegible] [2] 〃＝故[illegible] [3] 設＝誑[illegible] [4] 今＝令[illegible] [5]〔王〕－[illegible] [6]〔雜〕－[illegible] [7] 具＝且[illegible] [8]〔此云缺財〕－[illegible] [9] 白＝由[illegible] [10] 事＝依[illegible]
[11]〔言〕－[illegible] [12]〔衣〕－[illegible] [13] 簡＝揀[illegible] [14]〔一〕－[illegible]

既出家已却住一面。[1]爾時舍利子即說頌曰

　世尊告彼言善來　衣變迦胝鬚髮落
　諸根寂靜怡然住　以佛力故具威儀

爾時五百賢王釋種。依佛正法白四羯磨。既出家已。遍歸佛所禮世尊足。如是次第禮諸苾芻。至鄔波離所。是時賢王見鄔波離足。既見識已。端身瞻視告世尊曰。此鄔波離。是我給侍。合頂禮不。世尊答曰。汝善男子。出家之法。應當降伏我慢之心。以是義故。聽鄔波離於先出家。是故汝等應當頂禮。爾時賢王受佛教已。摧伏我慢禮[2]鄔波離足。既禮足已地六[3]種震動。如其次第禮餘四百九十九人。爾時天授。至鄔波離所便不頂禮。爾時世尊告天授曰。[4]汝善男子。應當降伏我慢之心。應合禮[5]拜鄔波離足。爾時天授白言。世尊。遣我禮拜[6]鄔波離足。有何損益。我不應禮。爾時天授作是語已。第一先起破佛之意。時諸苾芻見賢王等禮*鄔波離足地六震動。心懷猶豫白世尊言。何故賢王禮*鄔波離足。地六震動。佛告諸苾芻。非獨今時賢王禮足地六震動。先世禮足震動亦然。汝等諦聽。我當為說。往昔之時。[7]波羅痆斯大城中。有王名曰梵授。以法化世國無飢饉。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時彼城中有一婬女。名曰賢壽。形貌端正。共餘丈夫歡愛。每共男子經一宿時。得金錢五百。城中有一摩納婆。名曰端正。往婬女家語賢壽言。我欲共宿。女言。汝有五百金錢不。端正答曰。我家貧無。其女報曰。可取五百銀錢迦利沙波拏將來。端正雖無財物。愛樂彼女。時[8]摘採種種花菓以贈彼女。其[9]女頻得花菓。心生染著。時彼城中至一節日。一切婦人皆著妙服及諸瓔珞。各共夫婿於本家中共受[10]歡樂。是時婬女於其節日。獨無人來共為戲樂。時彼婬女作是思惟。今此節日。城中諸有婦人。皆著衣[11]服瓔珞。各共其夫於自家中作諸歡樂。若摩納婆今來相就。不亦樂乎。作此念已。時摩納婆忽至其家。婬女見已。便[12]記昔時花菓相贈。發歡喜心作如是言。端正。汝去採花明朝可來共作歡樂。是時端正聞此語已心大歡悅。如因得脫即歸本處。心念此女顏容端正進止威儀。從夜初分及至後夜。思念不息垂欲天明。便即昏睡都無[13]所覺。至於晨時方[14]始驚悟。即覓好花。是時人民採花都盡。諸處求花竟無所得。唯有一處得夜合花。即將此花到彼女[15]家。其女見已即說頌曰

　乖鈍披皮愛欲者　好色黠慧[16]半摩沙
　此時好花處處有　今將少許夜合來

說此頌已報言。速去更別覓好花來。彼人為貪欲故。而忘艱辛。時屬極熱景當正中。從城而出往遠阿蘭若。而採好花既不辭勞。行歌自悅。時梵[17]壽王遊獵而還。倦途暑熱詣林止息。聞彼歌聲。王既聞已即漸前行。而說頌曰

　頭上赫日炙　足下熱沙蒸
　[18]賢壽喜行歌　如何不怖熱

時摩納婆。以頌答王曰

　不怖日炙我　思欲能燒我
　世欲有熱苦　日不能炙人

時梵授王聞[19]說偈已。作如是念。當知此摩納婆。善說涼話故。時日中採花不知熱。王即下乘坐一樹下。而命摩納婆。可說涼話。我當聽之。摩納婆聞王語已。作如是念。必知王今遇熱至甚要須涼話。作此念已。即於是時。說種種涼事。王聞此[20]語。即時身體而得大涼。心生歡悅告諸臣曰。若有人能救灌頂王命者。當[21]與何賞。其臣答曰。當分半國而贈彼人。時王告摩納婆曰。卿可與我宮內同宿。明朝賜卿半國之賞。時摩納婆與王同宿。王即具設種種淨饌上妙衣服資身臥具。令其寢息。更無伴侶。便作是念。若得半國為半國王。後宮婇女悉當屬我。隨意自在當受快樂。復作是念。半國之賞豈足在言。何如殺王而取全位。復作是念。凡尊勝位人皆共貪。[22]我今何須半國及以全位。何以故。由貪國位欲害國王。作是念已即說頌曰

　未得財時起貪愛　求不得時生苦惱
　設得財[23]物貪不息　故知財利招無利

念此頌已便即睡著。中宵覺後心生[24]悔恨。從床而起。取舊鹿皮敷地而臥。時梵授王。於晨朝時告使者曰。喚摩納婆來。我今當賜半國之位。使者奉教詣摩納婆所。白言。大王。我觀彼人威儀所作。無堪半國之位。王問其故。答言。大王。我向親觀棄妙床褥委身在地寢臥鹿皮。斯下之人豈當王位。王曰。彼是智人。非無緣故。當去喚來。使人[25]復往報言。王喚。既至王所。王告之曰。何棄床褥臥鹿皮耶。彼便

[1]〔爾〕－【宮】　[2]〔鄔〕－【宮】*　[3]〔種〕－【宮】　[4]〔汝〕－【宮】　[5]〔拜〕－【宮】　[6]鄔＝那【宮】　[7]波＝婆【宮】　[8]摘採＝採摘【宮】　[9]〔女〕－【宮】　[10]歡樂＝歡湊【宮】　[11]〔服〕－【宮】　[12]記＝說【宮】　[13]所覺＝覺知【宮】　[14]始驚悟＝寤【宮】　[15]家＝處【宮】　[16]半＝牛【宮】　[17]壽＝授【宮】　[18]賢壽＝端正【宮】　[19]說＝此【宮】　[20]語＝話【宮】　[21]與＝得【宮】　[22]〔我〕－【宮】　[23]物＝時【宮】　[24]悔＝懊【宮】　[25]復＝覆【宮】*

大第具以事答。重前啓曰。王若許①者我欲出家。願王放許。王曰。先共立契我當放去。若出家後有所證悟。*復來報者我當聽去。彼白王言。不敢違王命。遂便辭拜往靜林中。無親教師及軌範者。便自策勵證獨覺菩提。既證悟已復作是念。我昔與王共立言契。我今宜去滿彼宿心。却至王所上昇虛空。放大火光現諸神變。王便頭面跪禮彼尊。而說頌曰

見此少修證大果　得大菩別殊勝位
摩納婆今獲善利　出家至此更何求

是時尊者。令梵授王②生敬信已。捨之而去時梵授王有剃髮者。名天③河護。令持此頌。報曰。汝於時時可說此頌。令我憶持。時天*河護善能除髮。爲王剃時王便睡著。剃髮將已彈指警王。睡既覺已甚大歡喜。告天*河護曰。汝今有何所求。當隨汝請。白言。願王。容臣少思方卽啓白。時天*河護既誦伽④他已。常在王前時爲宜說。王聞歡喜。於諸五欲生厭離心。婇女現前都不觀視。淸歌美詠耳不用聞。何況於中而生愛著。　時諸婇女既失王恩心生憂惱。共相謂曰。我等失寵緣天*河護。誦彼伽*他轉我王心不生染愛。可共設計令速⑤驅逐。作是計已。時一婇女往天*河護所白言。阿舅。王若歡喜問舅所須。卽應請王解所誦偈。後於異時。其天*河護。復爲王誦先所伽*他。王聞歡喜還問所須。便卽啓王。別無所欲。唯願爲我解釋伽*他。王卽依請廣爲開釋。天*河護聞已厭離心生。便白王言。承事大王爲日已久。願流慈造放我出家。王曰。我今共汝先當立契。若出家後有所證悟。却來報我。卽放汝去。若不爾者不從汝請。天*河護白言。不違王命。便放出家。時天*河護。卽詣山林就仙人處。勤⑥加修習遂證五通。便作是念。我昔與王共立言契。我今宜去滿彼宿心。念已卽至王所。　上昇虛空放大火光現諸神變。王便頭面頂禮作如是語。賢者。汝得如⑦此功能仙人答言。大王。仙人尋卽作禮。而說頌曰

於此菴羅園　梵授王從者
捨彼剃刀具　出家得五通

時梵授王聞此頌已。以頌答曰

莫言天*河護　出家默然住
彼苦行難作　⑧苦作得大智
苦行能摧諸惡法　苦行能超於世間
苦行能淨⑨諸垢穢　苦行願⑩母莫惡說

時天*河護仙人心生歡喜。便卽⑪而去。佛告諸苾芻。彼梵授王者。今賢首釋迦王是。彼天*河護仙人者。今此鄔波離是。今者賢首釋迦王。昔爲梵授王。往日禮天*河護。地皆震動。今賢首釋迦王。禮鄔波離苾芻。地還六種震動。汝等苾芻。應當知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既⑫其爲彼未生怨王廣說法要。令無根⑬信得生起已。或時乘象出外旋遊。望見世尊在高樓上。遂於其象不覺投身崩墜⑭于地。又於一時乘象而出。見薄伽梵不覺投身。於世尊所深生敬信。遂便告彼執仗人曰。爾等須知。始從今日。我徹歸依薄伽伐多及室羅縛迦僧伽。爾等從今。若見世尊及聲聞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須進入。　時於其門戶勿爲遮障。啓門令進。若見提婆達多及彼徒衆。應須掩障勿使其前。後於異時。提婆達多有緣。須入未生怨宅。時守門者而告之曰。仁應可止。無宜前進。天授問曰。忽有何緣遮不聽進。門人告曰。大王有敎。始從今日。我徹歸依薄伽伐多及室羅縛迦僧伽。爾等從今。若見世尊及聲聞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須進入。時於⑮其門戶勿爲遮障。啓門令進。若見提婆達多及⑯彼徒衆。應須掩障勿使其前。時提婆達多既被遮止。情懷不樂住於門外。于時嗢鉢羅色苾芻尼。從王宮中行乞食已持鉢而出。　時提婆達多見嗢鉢羅色。便⑰生是念。豈不由此禿頭之女爲離間事。令未生怨及中宮內并大臣宅。便於我處致此稽留。作是思已。告嗢鉢羅色曰。我於爾處有何過失。　由汝令吾乞食之宅皆

①者＝去【三】　②〔生敬…王〕十二字－【三】　③河＝何【三】*　④他＝陀【三】*　⑤驅＝駈【宮】　⑥加修＝修加【宮】　⑦此＝是【宮】　⑧苦作得＝若得作【宮】
⑨諸垢＝除諸【宮】　⑩母＝汝【三】　⑪而＝時【三】　⑫共＝具【三】　⑬信＝姓【宮】　⑭于＝於【三】下同　⑮〔其〕－【三】　⑯〔彼〕－【三】　⑰生＝作【宮】

生障礙。遂便前進打搭其尼。❶時尼被打。出悲苦言哀告之曰。願見濟白。我有何因作如斯事。大德。既是世尊兄弟。復是舍迦上種而爲出家。我實無心。敢有談說。幸能見恕乞表❷忠誠。假閉斯苦不齒其言。遂努大拳打尼頭破。既其未曝被損。衆苦咸集。遂乃加持壽命起勇進心。疾行詣彼苾芻❸尼寺。❹時諸尼衆見❺其大苦。咸問之曰。禍哉阿離野迦。何意忽遭如斯困辱。便告衆曰。仁等姊妹。所有壽命皆悉無常。一切諸法並無其我。寂靜之處是曰涅槃。仁等咸應於善法處可勤勵念。勿爲放逸。其提婆達多。已造第三無間之業。吾今時至可入涅槃。于時便對尼衆之前。現其種種奇異神變。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時諸苾芻咸起疑念。欲斷疑故請世尊曰。大德。願見提婆達多。於嗢鉢羅色苾芻尼處。假令悲苦告謝之時。不齒其言。拳打頭破因斯就滅。世尊告曰。非但今日作如斯事。於過去世。亦❻爲悲苦告謝之時。不聽哀言。遂便斷命而食其肉。爾今應聽。如往昔時。於一村內有大長者。於此而居。多有羊群廣澤而牧。既其日暮牧者驅還。群中有一老弱牸羊。不及徒伴在後獨進。忽於路側逢一餓豺。問豺曰

大舅多獨行　頗得安隱樂
常居❼林野內　如何得養神
豺答之曰　汝恒踐我尾
并常拔我毛　口出大舅言
欲覓逃身處
羊復告曰　爾尾屈背後
我在面前來　如何見❽托余
尋常蹋仁尾　四洲并海岳
豺復答曰　咸皆是吾尾
如其不踐蹋　爾從何處來
羊復告曰　我於親識處
聞說皆仁尾　在地不敢履
我從空處來
豺復答曰　由爾牸羊空處墜
遂使林中野鹿驚　廢我今朝所食物
豈非下過理分明

于時牸羊。雖陳哀告廣述苦言。然而罪惡業豺。不肯相放。遂斷其首并飡於肉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異念。昔時豺者。即是今日提婆達多。昔時牸羊者。即是今日青蓮花色苾芻尼。往時雖述悲苦之言。不免身死。今日雖作種種悲言。亦遂被害。時提婆達多復生是念。我於世尊屢爲尤害。三無間業具❾已造之。以大拋石遙打世尊。於如來身惡心出血。此是第一無間之業。和合僧伽而爲破壞。此是第二無間之業。蓮花色尼故斷其命。此是第三無間之業。然我未能獲一切智。所餘諸事亦未見成。准斯業道更無生處。決定當往捺落迦中。作是念已。以手❿支頰退在一邊愁思而坐。時晡⓫剌拏有緣須過。過到其邊而告之曰。提婆達多。爾今何意。以手*支頰退在一邊愁思而住。彼便告曰。如何我今得無愁思。⓬因曠惱故。於世尊邊屢爲尤害。并已具造三無間業。久當住在大捺落迦受無隙苦。晡*剌拏曰。我常謂諸舍迦種內唯汝一箇解了聰明。豈謂汝今亦成愚⓭惷。豈有後世令汝見憂。若有後世汝造斯業者。我亦爲斯愁思而住。彼爲開解天授情故。便⓮於對面撲破已瓶。而告曰。縱天世間。不能令此更爲和會。更無後世。誰往受之。作者受者並成虛說。然而可往劫畢羅伐窣⓯覩城。自稱天子爲王而住。我當作汝第一聲聞。于時提婆達多。便謗無聖邪見遂興。能令一切善根斷絕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應知。提婆達多所有善根從斯斷絕。汝諸苾芻。我若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我不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⓰黎者常住一劫不堪救療。又汝苾芻。我不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如毛端許。我⓱方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譬如去村及去城邑。其路不遠有糞屎坑。深可丈餘。臭穢難近。時有一人墮斯坑內。頭及手足並皆淪沒。後有一人。每於長夜。爲慕義者。爲樂利者。爲⓲與樂者。爲與歡者。施安隱者。其人到彼糞屎坑邊。周匝觀望情存救濟。我若見彼墮糞屎人有片身分無糞汙者。我當方便引之令出。既遍觀察。不見其人有少身軀不被糞汙乃至手許可拔令出。汝諸苾芻。我亦如是。我若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我不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汝苾芻。我不見彼提婆達多有⓳小白法如毛端

❶時＝其　❷忠＝衷　❸〔尼〕－　❹〔時〕－　❺其大＝大衆　❻爲＝無　❼林＝於　❽托＝任　❾已＝以　❿支＝擡*
⓫剌＝賴*　⓬因＝由　⓭惷＝療　⓮於＝以　⓯覩＝堵　⓰黎＝犁*　⓱方＝不　⓲與＝興　⓳小＝少

許。我方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汝諸苾芻應知。天授已具三法。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何謂三法。汝諸苾芻。提婆達多。先具生共罪惡樂欲。遂便遭彼惡欲所牽。提婆達多。既生惡欲被欲牽已。此謂是彼提婆達多最初成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諸苾芻提婆達多。近惡知識。得不善伴。共惡人交。提婆達多。既近惡知識。得不善伴。共惡人交已。此謂是彼提婆達多第二成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諸苾芻。提婆達多得其少分。得其下品證悟之時。便生喜足。縱有勝上更不進修。提婆達多既得少分。得其下品。證悟之時。便生喜足。縱有勝上。更不進修已。此即是彼提婆達多第三成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于時世尊說伽❶他曰

勿汝世間人　生於罪過欲
由斯爾當識　惡欲所招殃
世並知天授　聰明不伏心
不能存少欲　空持美形狀
彼便行驕逸　欲❷陵於世尊
故我記斯人　一劫生無際
慳貪生惡念　❸耶見不虔恭
定生無際中　四門牢閉塞
若他無過失　惡謗令生過
今世若後世　自受愚癡人
若人於大海　毒瓶令水壞
溟渤寬❹亡際　遣惡定無緣
如斯於世尊　惡人生謗讟
常行自他利　罪謗豈能成
正見心常靜　惡緣無處生
應❺共爲知識　親近者聰明
由斯不造惡　恭敬可依行

於是提婆達多。謗毀聖說。決生*耶見定斷善根。但有此生更無後世。作是知已。於其徒衆別立五法。便告之曰。爾等應知。沙門喬答摩及諸徒衆。咸食乳酪。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令彼犢兒鎮嬰飢苦。又沙門喬答摩聽食魚肉。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於諸衆生爲斷命事。又沙門喬答摩聽食其鹽。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於其鹽內多塵土故。又沙門喬答摩受用衣時截其縷❻績。我等從今受用衣時留長❼縷*績。何緣由此。壞彼織師作功勞故。又沙門喬答摩住阿蘭若處。我等從今住村舍內。何緣由此。棄捐施主所施物故。故內攝頌曰

不飡於乳酪　魚肉及以鹽
長*績在村中　是天授五法

于時溝伽畔遊歷人間。漸行次至室羅❽筏悉底國。時提婆達多遂生是念。我於沙門喬答摩。雖興刑害。而竟不能傷損其命。我今宜可於其妻室而爲*陵辱。遂便往詣劫比羅*筏窣覩城。遣使報彼耶輸達羅曰。沙門喬答摩。已捨王業而作出家。我爲是緣故來紹繼。爾宜與我爲妻室乎。時彼得信。遂便巡事告瞿彌迦。時瞿彌迦報耶輸達羅曰。仁應遣使告天授云。菩提薩埵我昔執手。彼力堪持汝若有能可來見就。是時天授情無羞恥。不忖己微力。進入中宮進陞昇階。欲就其處。時瞿彌迦顧諸宮女哈然而笑。天授不覺合掌而居。時瞿彌迦有大諾近那力。遂將左手握其天授。于時十指迸血驚流。遂於菩提薩埵昔遊戲池。擲之池內。既墮池已出大叫聲。是時舍迦競來奔赴。遂詳議曰。提婆達多不❾恃其力輒入宮內欲事斯*陵。轉復尋聲見在池內。遂相告曰。斯內亂入可斷其命。復更議曰。勿於死人更加其害。世尊記此提婆達多。生惡道者墮泥*黎者。無間一劫不堪救療。此即與死相似。更復何勞見害。于時人衆捨不與言。時提婆達多從❿池起已。於水⓫賓中逃走而出。被其撅杙裂所著衣。白氎一條遂成兩片。便作是念。善哉斯服巧稱淨儀。爲我聲聞制其裙服。又於一時告舍迦種。汝等宜可策我爲王。諸人報曰。菩提薩埵現有內宮。汝可秉權令其賓伏。既納妻室方可稱王。時提婆達多。於舍迦處息其猜貳。除恐怖心。遂入宮中昇高樓上。到耶輸達羅所。合掌一邊而白之曰。幸存恩澤曲見哀憐。汝爲國大夫人。我乃稱王此邑。時耶輸達羅。有大鉢塞建⓬拕力。從妙寶床起就天授。捉其合掌雙膝摧地。天授十指迸血流出。⓭婉轉于地痛不自勝。時耶輸達羅而告之曰。汝眞無賴。愚惷之極。暫執其手已不堪任。況復求念以充交合。轉輪王主應作我夫。或最後生菩提薩埵。我充其室方⓮始合

❶他＝陀(宮)　❷陵＝數(宋)*　❸耶＝邪(宮)*　❹亡＝亙(宮)　❺共＝供(宮)　❻績＝纏(明)*　❼〔縷〕－(宮)　❽筏＝伐(宋)*　❾恃＝村(宮)　❿池＝地(宮)
⓫賓＝濱(宮)　⓬拕＝柂(宮)　⓭婉＝宛(宋)　⓮始＝如(宮)

儀。自外諸人全非偶配。是時天授懷恥出宮。舍迦諸人見其憂苦。而告之曰。汝今先可往世尊處求其懺摩。若見恕容方稱天子。時提婆達多。以極嚴毒塡十爪❶中。詣世尊邊作❷如是念。若沙門喬答摩見恕我者。斯曰善哉。必也不容。我當就禮以其毒爪擱足令傷。既至佛邊頂禮雙足。請世尊曰。幸願哀憐見容恕我。于時世尊。觀其天授作何種心來向我所。鑒知天授爲殺害情。遂以神力變雙膝下成水精石。默然而住。時提婆達多見默無語。遂起瞋心興其害意。便以毒爪爬擱世尊。于時十指❸並皆摧破。返中其毒生大苦惱。是時尊者阿難陀而告之曰。天授。爾可歸依世尊。報阿難陀曰。大德。我今若其歸依佛者。如佛言曰。若歸依佛陀不生於惡道。捨棄人身已當生勝天上。然而世尊記我。當生惡道泥*黎耶中無間一劫不堪救療。我若生天彼成虛語。若墮惡趣還是妄言。正生如是極瞋怒時。惡業既圓更無所待。無間之火遍❹燎其身。遂便叫喚高聲告曰。大德阿難陀我現被燒我今被炙。時阿瑜窣滿阿難陀。既見其苦極軫慈悲。又於親族更加愛念。而告之曰。提婆達多。汝今宜可極想歸誠❺但他揭多阿羅漢三藐三佛陀。勿爲餘念。其時天授。被無隙火燎炙其身。業報現前受嚴極苦。深心慇重口自唱言。今日我身乃至徹骨。於薄伽畔至心歸伏。說斯語已。現身隕❻墮無間無隙㮈落迦中。于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知。提婆達多善根已積。於一大劫生於無隙大地獄中。其罪畢已後得人身。展轉修習。終得證悟鉢刺底迦佛陀。名爲具骨。當獨之時。既獲證已持鉢巡家。既獲所飡還歸本處。置鉢一面。洗手濯足方欲就飡。遂乃攝心觀其宿世。我緣何事久在生津。迷惑輪迴今身覺悟。遂便觀見於世尊邊造其種種惡逆之事。復見往昔世尊本行菩薩時世世生生常爲怨隙。但由少許恭敬利養而至於此。既了斯事。其所獲飡一不曾食。遂昇空裏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已。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證圓寂。時阿瑜窣滿舍利弗呾❼囉毛嗢揭羅演那。每於時時往㮈落迦。而爲看行。時舍利弗呾*囉告毛嗢揭羅演那曰。仁可共我往無隙獄觀其天授爲慰問耶。于時舍利弗呾*囉與毛嗢揭羅演那往阿毘止既至其所。時舍利弗❽嗢*囉命毛嗢揭羅演那曰。仁今知不。此卽是其阿毘止處。上下四邊無不通徹。一焰猛火中無間隙。仁於大神大德衆內。世尊記說以爲第一。應可運心觀無❾隙獄。受苦情類爲滅火災。說是語已。時毛嗢揭羅演那。便入如是大水之定。既定心已從上❿注雨。⓫滞如杵大入阿毘止。其水於空悉皆消散。復*注大雨滴。若犁轅或如車軸。然其雨水亦皆消散。時舍利弗*嗢囉見斯事已。遂便斂念入勝解行定。既入定已。其水滂沛遍滿獄中。受苦聲除服其本念。時阿瑜窣滿毛嗢揭羅演那。發言命曰。若是提婆達多可應前進。聞斯⓬命已。有多千數提婆達多⓭競來奔就。時阿瑜窣滿摩訶毛嗢揭羅演那。報斯衆曰。若是世尊之親兄弟提婆達多者。宜應住此。時提婆達多。遂便漸就阿瑜窣滿舍利弗呾*囉摩訶毛嗢揭羅演那。既至其所。頂禮二尊之雙足已。二尊問曰。天授。汝今所受大地獄苦。有差別不。天授答曰。且如阿毘止內共受之苦。此不須言。然於我躬所受別苦。幸存聽察。時有鐵山⓮火熱遍起。洪焰通爲一火。來至我所磨碎我身。譬如石上磨油麻子。復有極利雙齒鐵鋸。猛焰大熱解割我身。一一肢骸片片零落。又有鐵棒遍皆熱焰。數數來至打碎我頭。復有大象從四方來。踐蹋我身。碎如米粉。時阿瑜窣滿舍利弗呾*囉毛嗢揭羅演那。同告之曰。汝提婆達多。如汝所云。時有鐵山大熱極熱。遍起洪焰通爲一火。來至我所磨碎我身。譬如石上磨油麻子者。斯則由汝於其鷲峯山以大拋石打損如來。由波惡業招斯苦果。又復汝云。又有鐵棒遍皆熱焰。數數來至打碎我頭者。斯則由汝於阿羅漢嗢鉢羅色尼拳打其頭遂致終卒。由彼惡業招斯苦果。又復汝云。復有大象從四方來踐蹋我身碎如米粉者。斯則由汝起大害意放護財象欲蹋世尊。由彼惡業招斯苦果。二尊命曰。提婆達多。汝今雖受如斯極苦。世尊記汝。受斯罪竟。終得證悟鉢刺底迦佛陀。名爲具骨。時提婆達多聞斯語已。白二尊曰。若如是者。我今情勇。能於無隙大地獄中。一脇而臥甘受其苦。作是語已忽然不現。時阿瑜窣滿舍利弗呾*囉毛嗢揭羅演那。次復詣彼外道六師受苦之處。遂便見彼高迦離迦。於其舌上有一百犁周遍耕墾。于時

❶中＝已【三】 ❷〔如〕－【三】 ❸〔並〕－【三】 ❹燎＝撩【三】 ❺但＝呾【三】 ❻〔墮〕－【三】 ❼羅＝囉【三】* ❽嗢＝呾【三】* ❾隙獄受＝間獄【三】 ❿注＝澍【三】* ⓫滞＝滴【三】 ⓬命＝念【三】 ⓭競＝竟【三】 ⓮火＝大【三】

索訶界主梵天王，亦隨二尊而往，觀見高迦離迦，而告之曰：汝高迦離迦，汝可於此二大尊者苾芻之處起極敬心。然此二師，堅守淨行智慧神通衆中第一。時高迦離迦，見彼二尊便告之曰：此二罪惡*耶欲之人，何來至此。作此惡言纔發聲已，於其舌上遂有千犁而遍耕墾。時阿瑜窣滿舍利弗呾羅毛嗢揭羅演那，作是念曰：此之有情業重難救，無可奈何，捨之而去。次便往詣晡剌拏❶迦攝波處。既至彼已，時晡剌拏迦攝波，遂便就禮二尊雙足，而白之曰：願二大德，察我罪人。我由昔時說其*耶法，矯誑時俗遮其正信，緣斯罪業有五百犁時時耕舌。又復我諸聽聞弟子，於我所重餘骨窣覩波邊呈供養時，便有大苦重來逼迫。幸能見報我所受殃，并復告知，更勿於其窣覩波處而興供養。于時二尊既然其語，遊獄事了，俱便返詣贍部洲中。于時二尊，對薄伽畔并諸大衆，具爲說彼提婆達多及高迦離迦并晡剌拏捺落迦中所受苦事。既廣陳已，時諸苾芻咸共疑念，遂便請問斷疑世尊曰：大德世尊，何故提婆達多，尊所告言不肯見用，墮阿毘止受大極苦，以至斯耶。世尊告曰：汝諸苾芻，非但今日不用我言受斯刑酷，曾於往世不受我言遭其苦惱。汝等應聽。我曾於昔在不定聚，行菩提薩埵行時，中在牛趣爲大特牛。每於夜中，遂便於彼王家豆地隨意飡食。既其旭上，還入城中自在眠臥。時有一驢來就牛所，而作斯說：大舅，何故皮膚血肉悉並肥充。我曾不覩暫出遊放。牛告之曰：外❷甥，我每於夜出飡王豆，朝曦未啓返跡故居。驢便告曰：我當隨舅同往食耶。牛遂告曰：外*甥，汝口多鳴聲便遠及，勿因斯響反受縲拘。驢便答曰：大舅，我若逐去終不出聲。遂乃相隨至其田處，破籬同入食彼王苗。其驢未飽寂爾無聲，既其腹充即便告❸曰：阿舅，我且❹唱歌。特牛報曰：片時忍響待我出已，後任外*甥作其歌唱。作斯語已急走出園。其驢於後遂便鳴喚。于時王家守田之衆，即便收掩驢告衆人：王家豆田並此驢食，宜須苦辱方可棄之。時守田人截驢雙耳，并以木臼懸在其咽，痛杖鞭撻趁之而出。其驢被辱展轉遊行，特牛既見遂於驢所，說伽❺他曰

善歌大好歌　由歌果獲此
見汝能歌唱　截却於雙耳
若不能防口　不用善友言
非但截却耳　舂臼項邊懸

驢復伽*他而答之曰

缺齒應❻小語　老特勿多言
汝但行夜食　不久被繩纏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餘念，往時特牛者，即我身是；昔日驢者，即提婆達多是。往昔不用我言，已遭其苦；今日不聽吾說，現受如斯大殃。又諸苾芻，汝更應知，猶如今日提婆達多不用我言招其大苦，往昔之事宜可更聽。汝諸苾芻，昔於一村有一長者，在此而住。有一大牛衆相具足。時彼長者，延請沙門及婆羅門無依無怙貧窶商客，普設供養，行捨施已遂便解放，具相大牛隨所遊行，更無拘繫。是時大牛既蒙釋放，隨意遊行追覓水草。時行陂澤陷深泥內，自出無由。是時長者日將曛暮，方見人傳，遂尋覓之，到其牛所。長者念曰：泥深牛大，我獨無堪，待至明朝詳來濟拔。牛遂告曰：可❼以繩❽綣繫我角上，置於前面任曉方來。如有❾狖狢來逼我時，我以*綣繩振角驚怖。其人遂即以繩繫角，長作其*綣置地而去。既屆冥宵，野*狖便至。遙覩其牛作斯言曰：誰於此處偷❿竊藕根。牛便報曰：我被泥溺自出無由，非是竊心盜他蓮藕。*狖聞是語遂與言曰：我之美饍何忽自來。遂近其牛欲爲屠害。牛告*狖曰：⓫爾宜遠我，莫見相*陵，勿使汝身遭羅苦毒。*狖雖聞⓬告不齒其言，遂就牛邊欲爲摧掣。時勃利沙婆⓭譯爲牛王見不用言，說伽*他曰

我非偷藕根　亦非盜蓮者
必⓮若情存食　上背應從剝

*狖曰：今正是時，應從背後次第而食。擲上牛背下口欲飡，牛角振*綣羂著*狖項，遂便擺索空裏懸身。于⓯時大牛說伽*他曰

汝是美少年　戲者空中舞
騁伎於村⓰田　野田無施主

是時野*狖亦以伽*他而答牛曰

我非作舞者　亦非美少年
帝釋投梯下　吾當往梵天

又復牛王，更說頌曰

實非天帝釋　投梯往梵天
繩*綣急勒項　性命此時窮

❶迦攝=迦葉㊂下同　❷甥=生㊂*　❸〔曰〕－㊂　❹唱歌=歌唱㊂　❺他=陀㊂*　❻小=少㊂　❼〔以〕－㊂　❽綣=捲㊂*　❾狖=貍㊂*
❿竊=盜㊂　⓫爾宜=宜爾㊂　⓬（牛）＋告㊂　⓭〔譯爲牛王〕－㊂　⓮若情存=苦存情㊂　⓯時=是㊂　⓰田=內㊂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昔時牛王者。即我身是。往日野*猴即天授。是往昔不用我言已遭其苦。今不聽吾說現受如斯大殃

時諸苾芻復有疑念。遂便請問斷疑。世[1]尊。何故提婆達多。於世尊所起大瞋心。不隨正語。生[2]阿毘止大苦燎身。世尊告曰。非但今日不用我言身遭猛火一切無救。汝諸苾芻。宜更應聽。曾於往昔有一王都。王名制底迦。敷化於此。時王福力。令其國界富饒昌熾安隱豐樂。多諸人衆無所闕乏。又復其王有大勝福。每欲坐[3]時。有諸天衆捧其座足止在空裏。其王有一知國大臣。便生二子。大名出喜。小名衆愛。于時大兒。每見[4]其父以法非法而教於衆。遂便念曰。我爲長子職合襲官。我父終亡當大臣位。吾亦當以法及非法而教於物。緣斯惡業生捺落迦。豈若我今修出家行。遂至父所求哀出家。父遂許之。於世尊處出家離俗。後於異時。其父大臣掩隨他世。時第二子爲國大臣。以法非法而化於俗。國人怨酷說其非理。時有一人。旋遊村邑不期展轉。見彼大兄修出家行。于時苾芻見其客至。而問之曰。爾從何處今來至斯。其人報曰。我住某城。遂問其弟。客人具答。彼行非法苦剝人庶。衆皆負怨無賴求生。苾芻聞已告其人曰。仁今可去勿生憂[5]慼。我有容隙當[6]往彼城。以理開導令行正法。冀望人庶離苦得安。其人聞已遂還本處。報其親族具述所由。展轉風聞徹其小弟。弟即便往白其王曰。我之大兄欲來至此。王便告曰。善哉。若至彼即大臣。其人白曰。我已久來事王殿下。勞誠宿著其事如何。王便告曰。我之國法太子襲臣。事不可移知欲何計。王復告曰。必汝情願。彼若來時應云我大。既蒙王教內喜而歸。苾芻不久還其本邑。王衆見已咸悉起迎。唯獨其弟端居而住。苾芻告曰。汝是我弟何故端居。[7]其人報曰。爾小我大。如其不信應取證明。我長王宮王知大[8]少。宜應共問決判眞虛。于時苾芻進白王曰。我之二[9]人誰爲長子。王乃故心而妄語曰。此人當大爾爲小矣。纔發言已。惡聲之後。天便放座擲之於地。即於口內臭氣外充。于時太子苾芻。見斯事已說多頌曰

若人爲妄語　諸天便捨去
口中臭氣[10]出　失却天堂路
王應爲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爲妄語　下道定當行
[11]當招無否報　猶若水中魚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爲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爲妄語　下道定當行
當作非男女　定受黃門形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爲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爲妄[12]語　下道定當行
應時天不雨　非時[13]利雨流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爲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爲妄*語　下道定當行
當受蛇身報　兩舌口中生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爲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爲妄*語　下道定當行
即如制底王　造其極惡業
當趣阿毘止　惡報處泥*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其大臣長子。即是我昔身。其制底迦王。即今時天授。今仍於我。起極瞋心不受其語。緣斯惡報。生捺落迦在阿毘止

時有苾芻尚有疑念。更便請白斷疑世尊曰。大德。何故提婆達多。大慈世尊爲利益語。不能信用。生捺落迦阿毘止中。受大極苦。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提婆達多。非但今日不用我言受斯獄苦。又過去世時。亦不受語曾遭辛苦。汝今應聽。汝諸苾芻。於往昔時在一村內有妙巧師。機關善解在此[14]村住。遂於相似族望之中。納女爲妻。綢繆結好懽娛得意。未久妊[15]身。八九月已便生一息。既其誕已經三七日。作其懽會爲授其名。號曰巧容。如法長養漸至成立。其父不久遂爾身亡。其息於後便向餘村。更就[16]巧師學機關[17]技。復向餘邑轉求伉儷。有一長者。父女居門許與爲妻。而報之曰。汝齎某日促赴我言。不爽斯期任爲婚娶。如其不及非我之愆。巧容[18]復往報巧師曰某村有女許我婚成。[19]吉日時臨相期促至。如能赴節必不爽言。若也乖時非我之過。巧師報曰。必如是者。我當共汝赴彼促期。良日吉[20]晨理難再得。取木孔雀相與俱昇。不遠還途促赴期日。時彼村邑人物共觀。見所未曾

[1]尊+(所世)【明】　[2]阿=訶【宮】　[3]〔時〕－【明】　[4]其=王【明】　[5]慼=感【明】　[6]往=住【明】　[7]其=於【明】　[8]少=小【明】　[9]人=子【明】　[10]出=法【明】
[11]當=常【明】　[12]語=說【明】*　[13]利=滲【明】　[14]村=相【明】　[15]身=娠【明】　[16]〔巧〕－【明】　[17]（一）+技【明】　[18]復=覆【明】　[19]吉日=告日【宮】
[20]晨=辰【明】

嗟其奇巧。❶旣呈禮賂取婦歸還。遂與三人俱昇孔雀。機關轉發俄陵太虛。未盡浹辰倏歸故邑。旣❷其到已。于時巧師報兒母曰。此機關象汝可藏之。兒若索時必不應與。由其解去未學還歸。勿使其兒致遭苦厄。其兒於後數數從母索其孔雀。我乘木象暫欲旋遊。欲使多人歸伏於我。母遂報曰。汝師去日固有留言。兒索象時不宜見與。但解昇去未體歸還。勿令因此致招苦厄。兒報母曰。去還之術我已並知。師有慳心不令見與。女人心軟數見求情。遂以機關持授其子。子得象已遂動發機。直上搏霄衆人歎善。*其師見已而歎之曰。此兒一去不復還來。更轉機關往而不返。到大海上多雨❸小晴。所有機繩❹盡皆爛斷。從空墮之海內因乃命終。諸天見之說伽*他曰

諸有悲憐出益❺語　不從其教自隨心
木象無師强乘去　終於大海見身沈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機關師者。卽我身是。其弟子者。卽提婆達多是。往背利語。已遭沈沒之殃。今棄益言。現受燒身之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一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阿瑜率滿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所云僧伽破壞。復云。僧伽和合。未知齊何名爲破壞。未知齊幾名作和合。世尊告曰若復苾芻。於其非法作非法想。現有別住作別住心。作羯磨者。齊此名爲破壞羯磨僧伽也。若其於法而爲法想。於和合衆作和合想。爲羯磨者。齊此名爲僧伽和合。何謂破僧。若一苾芻。是亦不能破僧伽也。若二若三乃至於八。亦復不能破和合衆。如其至九或復過斯。有兩僧伽。方名破衆。作其羯磨幷復行籌。何謂羯磨。卽如提婆達多於諸苾芻告❻令敎誨制其學處。汝等苾芻須知有其五種禁法。何謂爲五。具壽。若有苾芻。不居阿蘭若。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於苦樂。能得勝處。如是於樹下坐常行乞食但畜三衣著糞掃服。具壽。斯謂苾芻。是則淸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於苦樂。能得勝處。若具壽。諸苾芻衆忍此五種勝上禁法。是淸淨是解脫是出離者。應可遠彼沙門喬答摩。應可離彼與其別居。不應親附。此是其白。如是羯磨准白應爲。云何行籌。卽如提婆達多於諸苾芻告令敎誡制諸學處。具壽。有五勝法。是則淸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云何爲五。具壽。若有苾芻。不住阿蘭若。是則淸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如是於樹下坐常行乞食但畜三衣著糞掃衣[illegible]行時。是則淸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若具壽。諸苾芻忍此五種勝上禁法。是淸淨是解脫是出離者。應可遠彼沙門喬答摩。應可離彼與其別住。不應親附。應可受籌。提婆達多幷身第五。而受籌者。是名受籌。內頌曰

非一破僧伽　至九方能破
幷作羯磨事　行籌說非法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且如被捨置人。此人能作破僧伽事。及以隨順捨置之人。乃至隨此隨順之人。爲破僧事。非能捨置。非隨順捨置。非隨順隨順。爲破僧事耶。爲當能捨置人爲破僧事。及以隨順能捨置人。乃至隨此隨順之人。爲破僧事。非被捨置。非隨捨置。亦非隨此隨順之人。爲破僧事耶。又復爲當被捨置人。及以隨順捨置之人。爲破僧事非隨順隨順。非能捨置。亦非隨此能捨置人。乃至亦非隨此隨順。爲破僧事耶。爲當被捨置人。及隨順隨順。爲破僧事。非隨捨置。及非能捨置。幷非隨能捨置。乃至亦非隨此隨順。爲破僧事耶

爲當能捨置人。及隨能捨置。爲破僧事。非隨此隨順。非被捨置。非隨捨置。及非隨此隨順之人。爲破僧事耶

爲當能捨置人。及隨順隨順。爲破僧事。非隨能捨置及被捨置。非隨捨置非隨順隨順。爲破僧事耶

爲當隨順被捨置人。及隨順隨順被捨置人

❶〔旣〕－聖　❷〔其〕－聖*　❸小＝少聖　❹〔盡〕－聖　❺語＝論聖　❻合＝今聖*

爲破僧事非餘四耶

爲當隨順能捨置人及隨順隨順。爲破僧事非餘四耶

爲常被捨置人及能捨置人。爲破僧事非餘四耶

又復爲當被捨置人爲破僧事。非餘五耶

爲當隨此被捨置人爲破僧事非餘五耶

爲當隨此隨順之人爲破僧事非餘五耶

爲當能捨置人爲破僧事非餘五耶

爲當隨此能捨置人爲破僧事非餘五耶

爲當隨此隨順之人爲破僧事非餘五耶

世尊告曰。鄔波離。斯等諸人❶咸能破壞和合之衆。但唯除彼被捨置人。此一不能破僧伽故。內頌曰

三二一能破　餘非可類知
破衆三六殊　唯除被捨置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若有人破和合衆已。此人定生無間之罪。亦成無間之業者。大德。未知苾芻齊何名爲破和合衆。生無間罪成無間業耶

無間罪者。若墮在捺落迦中。受罪之時曾無間隙。無間業者。謂從人趣更無間隔。乘墮泥犂。無間之字。雖同其義殊然有別。若無間隙。梵云阿毗止。無間墮隨。梵云阿難闍利耶。若取正譯應云無❷隙。無隙無間不能具。若且後具題無間之字。不云無隙。事乃分疆無間。即生墮獄中。無隙。此餘身方受。有斯差別故數十八不同耳

世尊告曰。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及正破時爲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及正破時爲其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之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及正破時便生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法想。及正破時爲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言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亦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而作法想。及正破時亦爲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法想。及正破時便起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非法想。及正破時亦爲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亦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❹作非法想。及正破時爲其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非法想。及正破時便生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法想。及正破時爲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❺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法想。及正破時亦爲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斯乃但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法想及正破時便起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爲非法想 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便爲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作猶豫心。及正破時亦生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爲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❶成十(言)圖 ❷〔無隙〕一圖 ❸定十(故)圖 ❹〔作〕一圖 ❺〔不〕一圖*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便生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問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亦生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爲破和合衆。此生無間❶之罪。不成無間業

鄔波離，此中總有一十八句。就中六句。由正破時作非法想而爲誑說。由心重故。遂生無間罪成無間業。餘十二句。由心輕故。不成無間業。攝頌曰

初六建首皆非法　中六初並法應知
下六初三非法心　下三是法應須識
初六中三上非法　下三法想理須知
中六中間與此同　下六中間盡猶豫
最初六句後上三　非法法想并猶豫
自餘五處咸同此　是故便成十八殊

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
法法非法法疑非法法疑法法非法非法
非法法法非法疑非法法疑非法非法非法
法法法疑疑疑疑疑疑非法法疑非法法疑」

疑有長行及以攝頌。猶疑創學未體區分。輒復更准頌文出其錯目。樣使長行易曉。無使滯於初心。十八分明。實不疑於後唱。復恐寫人致誤。有替譯文故。復重以九行。庶無三家之謬也。詳夫律教東流。綿歷多代。四部譯匠。並勵懸心。或親涉龍河。或傳文鳳浦。至於破僧句數。多並未詳。致使後人懷疑。卒成尋文者。則疑文於節段。逐義者乃懸礙於分疆。遠疏出釋之家。並懷疑於先唱。是知輕身殉命。振錫鶴林。亡己爲人。褰衣鷲嶺。頗得詳識疑滯。決擇是非。實補闕漏。永除惛懵。懸望傳譯之後。令得法忍於初心。福被無窮。俱時替悟

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是破僧。皆是僧伽擾亂。若是擾亂，卽是破僧耶。佛言，自有破僧而非擾亂。應爲四句。云何破僧而非擾亂。自有僧破。而不受行十四種破壞之事。云何僧伽擾亂而非破僧。　自有受行十四種破壞之事。然非破僧。云何擾亂而爲破僧。謂受行十四種事。幷爲破僧。有二俱無，謂除前相，是四句

大德。若有破僧皆別住。但有別住卽破僧耶。應爲四句

爾時世尊。爲阿若憍陳如及八萬天子。以施法味皆令充足。爾時苾芻咸皆有疑。請問世尊。彼憍陳如及諸天子。先作何業令法味具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我於往昔在不定聚。於大海中而作龜身。於諸龜中而復爲王。後於異時。有五百商人。乘❷舡入海到於寶所採種種寶。既獲寶已而還本國。於其中路遇❸磨竭魚非理損*舡。諸商人等皆悉悲號同聲大叫。時彼龜王。聞此叫聲從水而出。詣商人所作是言，汝等勿怖，宜上我背。我今載汝令得出海身命得全。於是衆商一時乘龜而發趣岸。人衆既多所載極重。住於精進心不退轉，受大疲苦既已度畢。便於岸上展頭而臥，去身不遠有諸蟻城。其中一蟻漸次遊行。聞龜香氣前至龜所。乃見此龜舒頸而臥，身既廣大復不動搖。蟻卽速行至於本城。呼諸蟻衆其數八萬，同時往彼。是時彼龜睡重如死。都不覺知。蟻食皮膚困乏未覺，漸食精肉方始覺知。乃見諸蟻遍身而食，便作是念。我若動搖迴轉身者。必當害蟻，乍可棄捨身命終不損他，作是念已，❹支節將散要處穿穴。便發願言。如我今世以身血肉濟諸蟻等令得充足，於當來世證菩提時。此諸蟻等皆以法味令其充足。佛告諸苾芻等，勿生異念。往昔龜王者。卽我身是。彼引導蟻子。卽憍陳如是。彼八萬蟻。以憍陳如引來食我血肉得使充足。卽八萬諸天是。我以過去世，以血肉充足。今世成佛以法味充足。苾芻當知。如常所說黑雜二業。汝應當捨，白白之業。汝應當修

爾時世尊。爲五苾芻先說法味，皆令充足。超生死海將趣勝因究竟涅❺盤。爾時苾芻咸皆有疑。請問世尊，此五苾芻先作何業。得法味具足，大師哀愍。於生死海强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唯願爲說。佛告諸苾芻，此非希有。我今於此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悉解脫，一切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智。皆得自在。此五苾芻。以法味具足，於生死海强令出離，安置究竟涅槃。❻我於昔時。未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未得解脫，尙爲此衆。我以身血充足已。令住五戒，此是希有。汝等諦聽。往昔❼波羅痆斯城中有一國王，名金剛臂，正法化世國土安樂。人民熾盛五穀豐熟。其王淳信稟性賢善，樂自利他有慈悲心，具大威德樂行正法，憐愍衆生，諸有財物能捨能施，於大捨中而自安住。彼王極修習慈悲，晝夜六時入慈悲定。爲入定故，所有求者皆不得施。王知此事告群臣曰。於城四門各置施堂用貯財物。若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露遠來求者。

❶〔之〕－（明）　❷舡＝船（宮）*　❸磨＝摩（明）　❹支＝肢（明）　❺盤＝槃（明）　❻〔我〕－（明）　❼波＝婆（宮）*

皆悉與之。群臣聞勅即奉王命。於*波羅痆斯城四門。各置施堂。❶積貯財物及諸飲食衣服臥具金銀摩尼真珠琉璃螺石珊瑚馬瑙璧玉珂貝赤真珠右旋螺貝等大物資糧安置其中爲給施充足貧窮故。又於異時。多聞藥叉。從阿洛迦筏底王城驅出。吸人精氣。五藥叉處處遊行。至*波羅痆斯城外。乃見牧牛羊及負柴草人幷店肆諸❷估賓人。見已即問諸人。汝等豈不怖我。諸人報曰何故怖汝。藥叉又報。何故不怖。諸人報曰。我王性大慈悲。於諸有情利樂意樂。晝夜六時入慈悲定。時彼藥叉即便化身。爲婆羅門遊四施堂。既見知已。時金臂王從定而出。遂整衣服具諸威儀。時五藥叉往至王所。舉手讃歎。唯願大王。福壽長遠。白言。大王我今飢渴。唯願慈悲布施飲食。王告侍臣當施種種上妙飲食。 時五藥叉即白王言。我渴飲血飢唯食肉不喫餘食。王告侍臣。勿損衆生。當可求覓自死血肉施彼令食。時五藥叉復白王言。我今所食惟熱肉血。而不食彼自死肉血。王既聞已復作是念。不可損生施彼而食。 當以我身熱血熱肉施彼食之。作是念已。即命醫人。醫既到已。王尋報言。當刺我身五處出血令五藥叉各各飲之。醫便答王。此五藥叉至極下品。我今不忍刺王出血。王善醫術皆悉明了。遂自以針刺其五處。令血流出令彼飽滿。復爲說法令其充足。授與五戒。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彼金臂王即我身是。五藥叉者五苾芻是。我於往時。施彼血肉及爲說法授與五戒。我於今時。爲說正法*令住見諦究竟涅槃。汝諸苾芻。應如是學

爾時世尊。爲五苾芻先說法味。皆令充足。超生死海令住見諦。究竟涅槃。時諸苾芻以生疑念爲斷疑故白言。世尊。此五苾芻有何因緣。世尊以正法味令其充足。於生死海拔之令出。令其安住究竟涅槃。佛告苾芻。此非希有我今於此。離貪瞋癡生老病死❸憂悲苦惱。皆悉解脫。一切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智。皆得自在。令五苾芻法味充足。於生死海拔之令出。究竟涅槃我於往昔。未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未得解脫。尙爲此輩。以其身血令其充足。授以五戒。此爲希有。汝等諦聽。往昔*波羅痆斯城有大王。號爲慈力。如法化世人民熾盛。五穀熟成安隱豐樂。其王本性有大慈悲。具大威德。於諸有情恒常憐愍。後於異時。多聞藥叉。從阿洛迦伐底城驅出。吸人精氣。時五藥叉處處遊行。至*波羅痆斯城。不見諸人設於祭食。心生瞋怒。於其國中多諸疾疫。死者極衆。爾時群臣以事白王。王今國內死者極衆。時王便勅諸臣。汝等於其城內唱令遍告。王勅汝等。我於有情爲欲利益。專心勤求日夜不斷。汝等諸人。於諸有情起大慈心。常修此心諸災寂靜。時諸人等奉王勅已。於諸有情發大慈心。彼五藥叉。於其國中不能爲害。以諸有情發慈心故。時五藥叉。於其城外處處遊行。不能得入不能爲害。城外乃見牧牛羊人負柴薪人幷諸店肆*估賓之者。見已即問。汝等不怖於我。彼人答曰。何故怖汝。藥叉報言。何故不怖。諸人答曰。我慈力王每常思惟我亦思惟。藥叉答曰。彼慈力王思惟何事。衆人答曰。於諸有情常修慈心。以是思惟我等亦❹爾。彼藥叉等聞是語已便作是念 我等今者。以此諸人修慈悲故。於此城中不能損害。彼諸藥叉。城四門外遊行求見彼慈力王。後於異時。彼慈力王因出城外。時藥叉等見慈力王。即便變身作婆羅門像。舉手歎王。福壽長遠。白言大王。我今飢渴。唯願慈悲施我飲食。王告侍臣。當施種種上❺妙飲食。時五藥叉即白王言。我渴飲血飢惟食肉。不喫餘食。王告侍臣。勿損衆生當可求覓自死血肉施彼令食。 時五藥叉復白王言。我今所食惟熱肉血。不食所有自死肉血。王既聞已便作是念。不可損生施彼而食。當以我身熱肉熱血施彼食之。 作是念已即命醫人。醫人到已王尋報言。當刺我身五處出血令五藥叉各各飲之。醫人答王。此五藥叉至極下品。今我不忍刺王出血。時王善巧。一切方便皆悉明了。遂即以針刺其五處。令血流出令彼飽滿。復爲說法令其充足。授以五戒。爾時佛告諸苾芻等。勿生異念。彼慈力王即我身是。五藥叉者。即❻憍陳如等五苾芻是。我於往昔施彼血肉。及爲說法授與五戒。我於今日爲說正法。令住見諦究竟涅槃。汝諸苾芻 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先六年苦行。然後成無上覺。往詣*波羅痆斯城。❼度憍陳如五苾芻衆。次度耶舍五人。次度賢衆六十❽人民。是故苾芻。其

❶積=用[illegible] ❷估=沽[illegible]* ❸憂悲=悲憂[illegible] ❹爾=於[illegible] ❺〔妙〕－[illegible] ❻〔憍〕－[illegible] ❼〔度〕－[illegible] ❽人民=民人[illegible]

衆漸多。時諸苾芻心生疑念。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往作何業。今受六年苦行異熟。佛告苾芻我自作業還自受報

佛告諸苾芻。我於往昔人壽二萬歲時。有一聚落名爲分析。其聚落中人民熾盛安隱豐樂五穀[1]成熟。其聚落中有婆羅門。名尼拘陀。多[2]諸眷屬富饒自在。於中爲主。訖栗枳王。以此聚落施尼拘陀。彼婆羅門有一弟子。名曰最勝。父母清淨氏族高良。乃至七祖[3]並皆殊勝。學諸異論洞徹四明。諸有字書無不通悟。顏貌端正人所樂觀。時尼拘陀有五百弟子。常教讀誦。其聚落中復有陶師。名曰喜護。歸依三寶深信四諦決定無疑。見四諦理證預流果。所有壞生營事之[4]具。皆悉棄捨。以鼠[5]壞土用無蟲水及無蟲木。造諸瓦器。以此器物置於門外。遍告諸人。施我米豆。將此器去多少隨意。所得米豆養[6]盲父母。或時奉施[7]迦攝如來。時彼最勝與其喜護。自[8]少以來共爲親友。後於異時。喜護往詣迦*攝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佛以種種微妙之法示教利喜。爲喜護說時。彼喜護聞法歡喜頂禮而去。時彼最勝乘白馬輅。與五百弟子前後圍繞。從城而出。於其中路乃逢喜護。見已問言。賢首。汝從何來。喜護答言。我從迦*攝佛所供養禮拜而從彼來。今可共汝往詣佛所禮拜供養。最勝答曰。賢首。何須見佛而修供養。何以故。作此出家正覺難得。喜護報言。賢首。勿作是言。此迦攝佛。出家不久已得正覺。具一切智正法現前。時彼喜護如是三告。我當與汝共往佛所。時彼最勝亦復三答。如是出家正覺難得。喜護卽便上彼車上撮彼最勝。共往佛所瞻仰禮拜。爾時見彼撮已便作是言。彼迦攝佛。定是最勝。無上大師。所有諸法並是殊勝。何以故。而彼喜護先來賢善。而無卒暴卒爾凶猛。爲彼如來而撮於我。作是念已便告喜護。汝當放我。喜護答言。我不放汝。汝若共我往世尊所供養禮拜。我當放汝。如是三告。時彼最勝報言。喜護。乘此車輅。我當與汝俱往佛所。可通輅處乘輅而行。不通輅處便卽徒步。旣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喜護。從坐而起合掌白佛。而此最勝不信三寶。唯願世尊。爲說妙法。令彼最勝信佛法僧。爾時世尊。默然受請。卽爲最勝演說妙法示教利喜。乃至默然而住。爾時最勝。告喜護言。汝聞此法何不出家。喜護答言。最勝。汝可不知。我養二盲父母。時復供養迦攝如來。最勝答言。汝若不出家者。我今決定出家。爾時喜護。從坐而起白佛言。世尊。今最勝於佛善說法毘奈耶中。欲得出家。唯願世尊。聽其出家。作是語已禮佛而坐。爾時世尊。聽其最勝如法出家爾時世尊。從分析聚落往*波羅[9]痆城遊行人中。漸至彼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訖栗枳王。聞佛遊行人間至施鹿林。王從城出往詣佛所。到已頂禮迦*攝如來雙足退座一面。佛卽爲訖栗枳王。演說妙法示教利喜。乃至默然而住。時訖栗枳王。從座而起整衣服。而白佛言。唯然世尊。及苾芻衆。明日清旦受我所請。我於宮內施設供具。飯佛及僧。世尊爾時默然受請。時訖栗枳王。見世尊默然受請已。頂禮佛足從座而起。辭佛還歸。時王到已於其夜中。營辦種種香美飲食。至晨朝時。鋪設勝座辦諸香水。作是事已令使白佛。日時已至唯願知時。迦攝佛於日初分。將諸苾芻。執持衣鉢前後圍繞。往至其王設供養處。到已佛居衆首。餘苾芻隨次。各敷座而坐。時訖栗枳王。以種種飲食。自授世尊及苾芻衆。供養已佛及苾芻。各攝鉢器澡手嗽口。王執金瓶滿中盛水。於世尊前[10]蹋跪而作是言。唯願世尊。我爲世尊造立大寺。數滿五百院。是一一院。各置大小諸床敷具及香稻米。供佛世尊及苾芻衆。爾時世尊告訖栗枳王。汝今能發殊勝大心。此之功德如具受之。訖栗枳王如是三請。於夏三月唯願世尊。受我種種四事供養。我爲世尊造立五[11]百大寺。是一一寺。各置大床小床几案氈褥枕。具各有五百。及上妙粳米種種珍奇。供養世尊幷苾芻衆。爾時世尊告訖栗枳王。大王。今者能發此心。與辦無異。時訖栗枳王白佛言。世尊。我今無供養。世尊。有人已能如我誠心辦供養不。世尊答曰。大王。國內已有如是供養我者。王便問曰。其供養者名字是誰。世尊報曰。王之境內有聚落。名微頻持。有陶師名喜護。作彼聚落。於佛法僧信心決定歸依三寶。見實諦理證得聖果。所有壞生營事之具。皆悉棄捨。以鼠*壞土用無蟲水及無蟲木。造諸瓦器。以此器具置於門外。遍告諸人。施我油麻米豆。將此器去多少隨意。所得米豆等物

[1] 成熟＝熟成【三】 [2]〔諸〕－【三】 [3] 並＝皆【三】 [4] 具＝上【宮】 [5] 壞＝壤【宮】* [6] 盲＝育【三】 [7] 迦攝＝迦葉【宮】下同 [8] 少＝小【宮】 [9] 痆＋(斯)【宮】
[10] 蹋＝胡【三】 [11]〔百〕－【宮】

養。*盲父母。亦復將來供養於我。佛告王曰。我於一時遊行城邑。至微頻持聚落食。時著衣持鉢次第行乞。至陶師喜護家門已。徐徐打門。❶于時喜護陶師緣事他行。唯*盲父母住於家內。聞打門聲來於門所。問言。是何賢首。是何人者來打門耶。佛言。我迦攝波佛應正等覺。爲食時故行乞至此。彼即開門請我令入。既入其舍。彼盲者曰。我有熟豆在盆器中。并有熟菜設於筐裏。我今不見。唯願世尊。恣意而取。盲者又曰。彼供養世尊施主。爲他事暫出。爾時世尊告大王曰。我當以作北俱盧洲法。而自手取食從而出。陶師喜護後便至家。見其豆菜有人取處。問父母曰。誰食此豆菜。彼盲父母即如上事次第而說。喜護聞已甚大歡躍。而作是念。我已得大利益。迦攝波佛入我舍內自恣取食。由此歡喜心故。跏趺七日入定。從定起已。緣是定故。正念不散。滿十五日恒無間斷。於七日中。緣定力故。家內食器飲食恒滿。供給父母而不乏少

佛告王曰。我於異時。住微頻持聚落安居三月。於其夏初時經苦雨。我所住處屋宇霖漏。喜護陶師有造作處廠屋。皆用新草而爲覆苦。我於爾時告侍者苾芻曰。汝等可共往喜護陶師有造作處。拆取彼廠苦屋新草將覆此屋。彼苾芻等聞我語已。並依其教作所爲事。*于時喜護緣事他行。其喜護父母聞拆屋聲。便即問曰。是何賢首是何聚者。來拆喜護新覆草屋。彼等報曰。我是迦攝波應正等覺侍者苾芻。緣佛所居屋宇霖漏故。來取此所有新草。爲迦攝波應正等覺。覆苦其屋。陶師父母白聚者曰。我兒不在任聚者取。諸苾芻等遂拆廠草苦我等屋。喜護後還家。見其作廠拆却新草。便問父母。誰來拆我作廠新草將去。父母報曰。汝出不久。我聞拆廠。便問言。是何聚者。是何賢者拆我新草廠屋。彼即答言。我等苾芻。是迦攝波應正等覺侍者苾芻。緣佛所居屋宇霖漏故。來取此所有新草。爲迦攝波應正等覺覆苦其屋。便即答言。我兒不在任意取將。時喜護聞父母說已甚大歡喜。便作是念。我已得大利益。迦攝波佛於我家內自恣無難。心既知已歡喜踊躍。跏趺七日專念相續。無時暫捨。以天福力雖於七日。其被拆屋雖大霖雨。一❷滯不漏。佛告大王。莫生異念。我今不受王請三月安居四事供養。猶如喜護新苦於廠。時訖栗枳王白世尊言。喜護今者獲大利益。迦攝波佛。於喜護家受用無難。時王隨喜。便說偈❸言

諸祭祀中火爲上　❹圍陀之中神爲上
世間所尊王爲上　一切衆流海爲上
諸星宿中月爲上　諸耀之中日爲上
上下四維及天等　供養世尊最爲上

爾時世尊。爲訖栗枳王。說其妙法示教利喜已。便即而去。時訖栗枳王。便以種種諸供養具隨送世尊。出聚落已。頂禮雙足遶佛三匝却還本宮。命一使者。令送五百乘車各載粳米付與陶師。當報喜護。此五百車所載粳米。當用供養汝盲父母及迦攝波如來。是時使者既奉王教。將米付與即宣王命。此五百車所載粳米。當用供養汝盲父母。并時時供養迦攝波佛時彼喜護見王米來。報使者曰。王多事務我不敢受。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摩納婆者即我身是。由我往昔謗迦攝波佛。❺不得正覺名要須苦行。彼不動苦。如何能得正等覺耶。由惡謗故。❻今我報❼得六年受苦。汝等苾芻應知。業報必須自受。廣說如前乃至。如是汝❽等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二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在室羅❾筏城。若彼菩薩踰城出外。當爾之時。耶輸陀羅即便有娠。菩薩六年苦行。耶輸陀羅。於王宮中亦修苦行。由是因緣胎便隱腹。是時菩薩知苦行事無有利益。即便隨意氣息長舒。遂餐美食。粳米雜飯飽食資身。以油塗體溫湯澡浴。耶輸陀羅聞是事已。宮中亦復放縱身心。事同菩薩。由斯快樂。胎遂增長其腹漸大。釋氏聞已笑而譏曰。菩薩出家極修苦行。汝於宮內私涉餘人。致使懷娠腹便增大。耶輸陀羅聞而誓曰。我無此過。未久之間便誕一息。當此之時。羅怙羅執持明月。集諸眷屬慶喜設會。請與立字。諸眷屬等共相議曰。此所誕子初生之時。羅怙羅手執於月。應與此兒名羅怙羅。時諸釋種共相議曰。

❶于＝於㊂*　❷滯＝滴㊂　❸言＝曰㊂　❹圍＝韋㊂　❺〔不〕－㊂　❻今＝令㊂　❼得＝行㊂　❽等＝當㊂　❾筏＝伐㊂

此非菩薩之子。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卽便啼哭。抱羅怙羅自爲盟誓。以羅怙羅擲於菩薩。昔在宮中解勞石上。擲置菩薩洗浴池中。而發誓言。此兒若是菩薩之胤。入水便浮。必若是虛乘當沈沒。作是言已。其羅怙羅與石俱浮。不沈於下。耶輸陀羅復告之曰。宜從此岸至於彼岸。還可復來隨意便至。衆人見之咸生希有。母復持兒作如是念。若佛世尊六年苦行。成覺之後更住六年。滿十二歲重還於此。我令諸人❶目驗虛實。爾時世尊。後時還至劫比羅城。一日食在王家。一日食在宮內。時耶輸陀羅作如是念。頗有方便。能令世尊隨我所欲。時此城中有一外道女。善解術法。能令男子愛樂女人。耶❷輸陀羅寄與五百金錢遣使報曰。汝作術法附來與我。彼女卽便將一相愛藥丸寄與宮內。其母得已。便將藥丸對諸宮人。假羅怙羅手中。作如是語。兒將此藥持與汝父。佛具一切智先能了達。知耶輸陀羅生羅怙羅招世惡謗。此之誹毀今日當除。世尊知已。化爲五百。世尊佛形一等。時羅怙羅持藥巡行。雖歷多佛並皆不奉。既至世尊所遂卽與藥。佛爲納受已却付羅怙羅。時子得已遂卽服之。佛知食已便爲呪願。從座而去時羅怙羅隨佛而行。諸婇女等不放出宮。時羅怙羅啼哭悲惱願隨佛去。世尊去已作如是念。知羅怙羅不受後有當證聖果不肯居俗。世尊知已。遂卽將行。時羅怙羅宿緣所感。於五百佛。能識世尊不肯捨離。時淨飯王宮人眷屬及諸釋種。見此希奇敬重耶輸。知其昔日枉被招謗。今滅惡名生歡喜心。爾時世尊。到本處已欲度羅怙羅。淨飯王聞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作如是語。世尊。若必度羅怙羅。當乞一日我申供養。世尊隨請聽將供養。時淨飯王。爲羅怙羅廣設大會。幷嚴高座供養羅怙羅。至第二日。共羅怙羅往詣佛所。禮世尊已作如是言。大德。任將羅怙羅出家。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曰。此羅怙羅。汝今將去與如法出家。時舍利子受佛敎已。便與羅怙羅如法出家。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童子羅怙羅。於大衆中躬持藥丸。於五百佛所而識世尊。佛告諸苾芻曰。此羅怙羅。非獨今生而識於我。曾於過去無量劫中。在大衆中。嚴以花鬘與吾相識。汝等諦聽。當爲汝說。曾於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取隣人長者女。納以爲妻。未經多時遂卽有娠便誕一子。復告妻曰。今有此子食用我財。亦能爲我等還債。我今將諸財物入海興易。汝可在後。若看此兒好知家事。妻答夫曰。一依所敎。長者入海遇風❸舡破。幷諸財物沒溺不迴。妻聞夫死。持孝修福復自傭力。幷諸眷屬各相拯濟。養活於兒漸令長大。於其舍側有善織師。以彼❹工巧自得存活彼長者妻見已卽作是念。入海興易。不如織絡*工巧爲業。其入海者多死不還。夫織絡者。常得居家經求自濟。復作是念。今我此子令學織業。思惟是已。卽將其子往詣織家。白織師言。大兄。此❺愢甥敎爲織業。織師答曰。好留子敎織。其子聰敏不久學成。每與織師並機雙織。所得財利將歸本家。所得物歸❻常用不足。織師所得恣意有餘。愢甥問舅。我今與舅同作一業。何故舅室恒得充饒。而我家中每不支濟。舅報愢甥我作二業汝卽爲一。愢甥問舅。第二業何。彼便報曰。我夜竊盜。愢甥❼白言。我亦隨盜。舅卽報曰。汝不能盜。答曰。我甚能作。舅作是念。我且先試。作是念已便共向市。舅買一兎使令料理。我暫洗浴卽來嘗食。彼料理已。舅未至間便食一脚。舅洗浴迴問其愢甥。料理竟不。答曰。已了。舅曰。料理既竟將來我看。愢甥擎兎過與其舅。舅見其兎遂少一脚。問愢甥曰。兎第四脚今在何處。愢甥報曰。其兎本來有此三脚。云何問我索第❽四耶。舅作是念。我先是賊。今此愢甥大賊勝我。卽將其兎共入酒家。舅安坐已。卽喚愢甥共坐飲已。卽令愢甥計算酒價。愢甥報曰。若人飲酒可使令算。我本不飲何論算耶。舅今自飲舅當自算。舅作是念。我先是賊。今此愢甥大賊勝我。若共同本亦堪作賊。卽與愢甥於夜分中。穿他牆壁擬盜財物。既穿孔已。其舅卽先將頭❾欲入孔中。愢甥告曰。舅不閑盜法。如何先以己頭入於孔中。此事不善。應先以脚入孔。若先以頭入。被他割頭。衆人共識禍及一族。今應先以脚入。舅聞是已便以脚入。財主既覺便卽唱賊。衆人聞聲。卽共於內孔中捉其賊脚。爾時愢甥復於孔外挽出其舅。力既不禁恐禍及己。卽截其頭持已而走。❿于時群臣奏王此事。王告群臣。截頭去者最是大賊。汝可將彼賊屍置四衢中密加窺覘。

❶日＝自㊄ ❷[illegible]＝輸㊂ ❸舡＝船㊂ ❹工＝功㊂* ❺愢甥＝外甥㊂下同 ❻常用＝用常㊂ ❼白＝曰㊂ ❽四＋(脚)㊂ ❾〔欲〕－㊂
❿于＝於㊂*

或有悲泣將屍去者。此是彼賊。便可捉取。群臣奉命。卽將死屍如王設法。彼賊㑋𠏉便思念云。我今不應直抱舅屍。恐衆人識我。我應佯狂於諸四衢。或抱男女。或抱樹石。或抱牛馬。或抱豬狗。作是念已。便行其事。時世間人。既見其人處處抱物。咸知是狂。然賊㑋𠏉始抱其舅。盡哀悲泣便卽而去。群臣奏王皆曰守屍。唯一狂人抱屍哀泣而去。更無餘人。王便告曰。彼是狗賊如何不捉。今可捕取。爾時彼賊復作是念。我今如何不葬我舅。我必須葬。便作一駕車人。滿著柴束驅至屍上。❶速解牛絡放火燒車。便走而去。當爾之時。車柴之火燒屍遂盡。守屍之人尋奏王曰。彼賊屍者今已燒盡。王問彼曰。誰燒賊屍。臣具上事。王曰。汝等當知。彼駕車人卽是狗賊。云何不捉。今可捕取。爾時彼賊復作是念。我今要須於葬舅屍之處設諸祭祀。 念已便作淨行婆羅門形。於國城內遍行乞食。卽以其食於燒屍處五處安置。陰祭其舅作已便去。時守屍人具以白王。王曰。彼是狗賊。如何不捉。甚爲不善。爾時彼賊復作是念。我今要將舅骨投於殑伽河中。作是念已。便作一事髑髏外道形。就彼骨所。取其餘灰以塗其身。收取燒骨於髑髏中安置。投殑伽河中作已便去。彼守屍人復以奏王。王曰。彼是狗賊。云何不捉。甚爲不善。汝等宜止我自捉取。爾時其王。乘一汎舟前後侍從。遊殑伽河中。於河岸上置人守捉。王先有女。顏容端正衆人樂見。同於河中遊戲。令稍相遠。報其女曰。有人捉汝。汝便高聲。又勅守岸人曰。我女作聲。汝等卽須相近。若見男子便❷可捉取。爾時狗賊復作是念。今王與女遊戲河中。我應要與彼女相共嬉戲。作是念已。卽於上流而住。放一瓦鍋隨流而下。岸夫見已謂❸是賊。競持棒打瓦鍋便破。乃知非賊。第二第三亦復如是。乃至十數。時守岸人屢見瓦鍋。便捨不打。爾時狗賊頭戴一鍋。隨流而下至王女所。上女舟中。手執利刀告王女曰。汝勿作聲。若作聲者我當❹害汝。王女怕懼不敢作聲。因與戲合。既戲合已便走而去。女見賊去。高聲啼泣作如是言。彼賊强私我今已去訖。守河岸人報王女曰。汝嬉戲時默然歡樂。賊今既去乃始啼泣。我等於今何處求賊。守岸人等具以告王。王曰。汝等云何不善防守致令如是。 時彼王女被狗賊交。遂便有胎。具足十月誕生一子。時彼狗賊聞王女生子。復作念云。我今必爲我兒作諸喜慶。作是念已。卽變其形爲一給使。從王內出告諸人曰。王有教令。我女生子。汝諸國人。可於今夜恣意歡樂。互盜衣服財帛任情而作。時國群臣及諸人衆。聞是語已放情嬉戲。其聲❺喧鬧聞*于王內。王問諸人。我諸國人云何喧鬧若是。國人答曰。我等先承王教令我如是。王聞是已知是狗賊所作。便作是念。我若捉此狗賊不得。我便捨去國位。卽設一計造一大堂。堂既了已。其兒年已六歲。令諸群臣擊鼓宣令。 盡喚國內所有男子盡入堂內。有不來者捉獲殺之。爾時國人盡來入堂。時彼狗賊亦在其中。時王卽以華鬘告其兒曰。汝持此鬘於彼衆中。若見汝父以鬘與之。復令傍人隨逐。其兒與鬘汝便捉取。爾時彼兒。卽持花鬘至於衆中。以業力故。果見其父便以鬘與。時彼傍人。便捉狗賊將至王所王集群臣共議此事。如此罪人云何處分。可殺之耳。王卽思惟。此是智賊。云何殺之。告群臣曰。此人勇猛兼有智慧。可留侍衛。便嫁與女以之爲妻。仍以半國給之。佛告諸苾芻。爾時狗賊。❻卽我身是。時彼兒者*卽羅怙羅是。由於昔時於人衆中能識我故。今復於此衆中能識於我。諸苾芻當知。業力不可思議。汝等應隨業行

爾時耶輸陀羅作是念。羅怙羅父若入宮時。我應設諸方便承事供養令不出宮。作是念已。耶輸陀羅與喬比迦彌離迦遮等六萬美人。各各嚴飾種種莊具。熏種種妙香皆悉辦訖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諸苾芻圍遶侍衛。爲調伏有情故。入王宮內。時耶輸陀羅等三夫人。與六萬婇女。作諸音樂倡伎歌舞。整理衣服蠱媚妖艷。在世尊前❼止欲令染著。世尊見已便作是念。今者食時將至。我若先食。不爲此諸女說法。恐調伏時過。令諸女人欲心熾盛。於四諦理不蒙利益。我今應以神通力故令彼女等皆悉調伏。作是念已。卽沒於地從東方空中而見。於彼空中行住坐臥威儀自在。復入火光三昧。於其身中。放諸青黃赤白種種之光。或復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於諸苾

❶速＝迹㊂ ❷[可]－㊂ ❸是＋(於)㊂ ❹害＝割㊂ ❺喧＝沸㊂ ❻卽＝則㊂* ❼[止]－㊂

從上首師子座上忽然而見。諸艷女等見斯事已。皆於佛前倒地。如斧❶斫樹。頂禮佛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知諸女等性力意願。以四諦理廣爲分別。諸女聞已得預流果。唯耶輪陀羅。爲染心重故。未獲於果。便作如是心念口言。我有滋味。能令喫者心生愛著。即作種種馨香美味諸飲食等。自手執持而奉世尊。作是念已。諸苾芻皆聞以報世尊。佛言。諸苾芻當知。我昔三毒未離之時。諸有香味而無愛著。何況今者三毒已離。而能染我。耶輪陀羅縱有食味我無所懼。時諸苾芻皆疑白佛言。世尊。何故耶輪陀羅因歡喜團。於佛世尊生於染著。佛言。諸苾芻。此耶輪陀羅。非於今生欲因歡喜團而染著我。曾於過去先有是事。汝等諦聽。往昔世時有一聚落。去斯不遠。有阿蘭若林。多有花果及清流美泉。時有仙人。喫彼花果身披樹皮。作此苦行證五神通。所有禽獸不相恐懼。常來親近。後於一時欲往小便。有一女鹿隨仙人行。仙人小便失精。鹿隨後便即喫之。復以舌舐生門。有情業力不思議故。因即有胎。日月既滿。彼鹿來就本處生一男子。鹿生此兒知是於人。便棄而去。時仙人見之作是念云。此是誰子。復更思惟知是己兒。遂收養之。後漸長大至年十二。頭生一角。因與立字。名爲獨角。其父染患。獨角種種醫療。不能得差。其父漸困命將欲死。告獨角曰。我今此處。常有諸山仙人數來過往。汝可❷迎接問訊。若來供給花果。爲我願故。說伽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❸墜落
合會有別離　有命咸歸死

乃至仙人身歿。彼獨角仙。以仙之法爲葬其父。思❹戀父喪愁悲憂惱。便證五通。後於異時因往取水。取得水已迴至中路。遂逢天雨泥滑倒地。水瓶遂破。掬破瓶水置其掌中。以口呪向天遙散。由汝雨下打破我瓶。從今已後十二年中勿更雨下。由此仙呪力。雨便不下。❺波羅❻疺城遭大亢旱。人民飢饉迸散逃亡。是時國王召諸占事問言。何故天不降雨。占事答曰。仙人瞋故天不下雨。王問占事。作何方計天下甘雨。百姓豐樂。占事報言。若也敗仙戒行修道。天即甘雨。若不敗仙令犯戒行。十二年中天終不雨。時王聞已托頰思惟。宮人妃主及諸臣等。見王憂惱即白王言。何故憂惱。王即報曰。由仙呪力天不下雨。乃至廣說義如上辯。我今不知作何方計令彼仙人敗修戒行。由斯憂惱是以不樂。時彼國王有一大女。名曰寂靜。即白王❼言。不須憂惱。我設方計當令彼仙必敗戒行。王問女曰。有何方計。女白王言。我學婆羅門呪法。及餘婇女二十人等一處學法。願王可於水上縛*舡安板著土栽樹種諸花菓。一依仙人所住之處。我等乘*舡至彼仙所。即能令仙敗修戒行引來至此。王聞是已。即如女說。縛*舡安板栽諸花果並如上說。遂於果中蜜盛藥酒。及諸❽飲食並亦安藥。於是寂靜幷餘婇女。假作仙儀形狀衣服。著樹皮衣披髮散後。共仙無異。從*舡上下徐步詣仙。口誦婆羅門呪法。至仙人所。彼仙弟子遙見二十客仙來至。即報仙師曰。有諸客仙今來至此。時獨角仙口念善來。喚令入室。是時諸仙既入室已。時獨角仙。細看諸仙顏色有異。即說頌曰

曾不經辛苦　行步復從容
面上不生髭　胸前有高下
是仙形貌❾到　此事實希奇

彼獨角仙雖有疑心。亦爲客仙敷座處已。及設菓實。寂靜仙曰。汝所住止有如是等多苦澁菓。我今住處有好菓實。猶如甘露。我今請汝至我住處。時獨角仙。即共相隨乘❿船泛水。於*舡樹上取其椰子。諸菓實中盛嫌媚藥酒。奉獨角仙。彼既飲已便報假仙。共行非法。由此婬染遂失神通。戒行已虧呪力便息。浮雲四起。獨角見已擧面罵天。寂靜報言。汝身爲非尙不自覺。何謂擧面⓫由故怨天。婬染既纒默然而住。寂靜將往直至王前。白父王曰。彼呪雨仙。此人即是。王見仙至喜不自勝。雲布遍天便降甘雨。百姓豐樂五穀滋榮。爾時父王。即嫁寂靜與仙爲婦。及諸美女亦賜驅馳。⓬乃至後時棄於王女。便共餘女遂作私通。寂靜見已心生嫉妬。即共仙人甚相忿競。擧脚蹴仙履打仙面。仙作是念。我於昔時天起雲雷。由呪令息。忽纒婬慾被女欺⓭陵。爾時仙人。厭心慾染便捨寂靜。精勤習定即證五通。乘空而行還歸本處。佛告諸苾芻。昔時仙者即我身是。王女寂靜今耶輪陀羅是。由昔食味貪著婬情。今者以歡喜團。更欲厭著於我。佛說此語已從宮而出。耶輪陀羅。既見佛

❶斫＝破㊂　❷迎＝延㊂　❸墜＝隨㊂　❹戀＝變㊂　❺波＝婆㊂*　❻疺十(斯)㊂　❼言＝曰㊂　❽飲＝餘㊂　❾到＝別㊂　❿船＝舟㊂
⓫由＝猶㊂　⓬乃＝及㊂　⓭陵＝凌㊂

知心便息念。更不尋求卽并七重高樓。不惜身命遂投於地。佛以神力接不令損。諸人旣見不有傷損。心生驚怪。諸苾芻衆見便問佛。此耶輸陀羅。爲愛佛心故。不惜身命投於高樓放身於地。佛告諸苾芻。耶輸陀羅。爲愛我心故。不獨今生不惜身命。過去亦復爲我不惜身命。告諸苾芻。汝等諦聽。往昔波羅痆斯城有王。❶名曰梵❷受。於一時間。遂出遊獵廣殺衆生。行至山谷。見一緊那羅睡臥。婦在傍邊而守護之。王遂張弓射緊那羅。旣著要處一箭便死。捉得緊那羅婦。欲取爲妻。時緊那羅婦尋白王曰。唯願大王。放我殯葬其夫待了。卽隨王去。❸王便作是念。此豈能走乔作其禮。作此念已遂卽放行。時緊那羅婦。遂積❹柴四面放火。❺追念其夫不惜身命。卽投於火。夫婦俱燒。諸天空中而說頌曰

欲求於此事　翻乃更遺餘

本希音樂天　夫婦皆身死

爾時世尊告。❻諸苾芻曰。往昔緊那羅者。卽我身是。緊那羅婦者。卽耶輸陀羅是。於往昔時。爲愛我故。已投於火。今爲貪愛復墜高樓。佛作是念。若化耶輸陀羅者。今正是時。我宜令彼出生死海。作是念已。爲耶輸陀羅說四聖諦法。彼旣聞已。以智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山峯。悉皆摧滅。證預流果發起信心。從家趣非家策勤修習。證阿羅漢果。是時苾芻尼耶輸陀羅。處於衆中心懷慚愧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一切苾芻尼衆中。耶輸陀羅苾芻尼。最具慚愧。諸苾芻衆咸皆有疑。復問世尊。此耶輸陀羅苾芻尼。作何業報。六年懷羅怙羅。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如上說乃爲頌曰

佛告諸苾芻。往昔有村。時有老母唯有一女。多養乳牛每日作酪漿。母女相隨巡村。❼估賣。後於一時。其女負酪忽設嬌心。遂報母曰。我欲見風。願母持酪且漸前行。母卽取酪擔負而去。其女乖墮諂誑心故。❽離於六里不趁其母。由此業故。耶輸陀羅今生招報六年懷胎。

佛告諸苾芻。義如上說而說頌曰

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問世尊。此羅怙羅先作何業。今受此報六年處胎。佛告諸苾芻。羅怙羅自作惡業。義如上說幷及頌曰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此波羅痆斯城不遠。時有一林多諸花菓。有兄弟二人。一名商佉。二名里企多。身著樹皮常食菓實及諸藥草。商佉爲師。里企多爲弟子。時波羅痆斯國王及諸人民。知此林中有二修道人。一名商佉。二名里企多。後於一時。商佉平旦持滿瓶水遊山採菓。其里企多五更早起在兄前行入山。不持瓶水採得花菓。於先到來渴乏須水。向己瓶中遂無水飲。便取師水而用飲之。旣喫水竟。更不與師添瓶。是時商佉。日高後至乏渴須水。取己添瓶覓水而飲。見瓶無水。遂卽瞋罵。是何强賊偸❾劫我水。時里企多尋卽報言。我是其賊我用瓶水。唯願鄔波❿陀耶。罰我重罪。商佉報曰。汝是我弟子。須水任飲不與汝罪。里企多白鄔波馱耶曰。我是賊人願與重罪。若如不與心不安寧。商佉聞已遂大瞋怒便卽報言。我今不能瞋汝與罪。如索與罪。汝向國王處而索重罪。時里企多遂向王所。至其中路逢王出獵。擧手呪願。唯願大王。長命無病常戰得勝。說伽他曰

大王我是賊　輒盜喫他水

願王依賊法　賜我盜水罪

時王報曰。縱輒取水亦不是賊。王復問言。汝取誰水。時里企多廣如上事具報王已。王便報曰。旣是汝兄又是鄔波馱耶。雖輒飮水亦不是賊。汝今好去。不合與罪。時里企多。又白王曰。我是賊人願與重罪。如若不與心不安寧。是時國王聞此語已。便發瞋怒。而卽報言。汝今此住更勿東西。待我山遊迴來處分。王去遊獵餘路還宮。遂忘仙人不與進止。經於六日。是時仙人不敢東西。諸臣白王。彼仙奉敎經於六日不敢東西。唯願大王。速與處分。王便報言。⓫討罪六日。汝今無過。今放汝去。臣報仙人。汝今六日已罰汝了。今奉王勅。任汝東西。里企多喜遂卽歸⓬還。佛告諸苾芻。昔梵授王今羅怙羅是。爲前生時起瞋心故。不許東西。乃經六日故。今六年以業力故。在母胎中。諸苾芻若黑白業及雜⓭染業。咸悉有報。諸苾芻。應捨黑業及雜染業修純白業。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復白佛言。此具壽賢子。曾作何業。今於上首釋種之中。而爲國王。佛告諸苾芻。此具壽賢子自種福業。乃至說伽他曰

佛告諸苾芻。昔有貧人。遊行人間至*波羅痆斯城。於其城中有諸貧人。見此人來卽生瞋

❶名＝命　❷受＝授　❸〔王〕－　❹柴＋（木）　❺〔追念…火〕十二字－　❻〔諸〕－　❼估＝酤　❽離＝雖　❾劫＝却　❿陀＝馱　⓫討＝罰　⓬〔還〕－　⓭〔染〕－

恨，鬪爭打。搭驅出城外。彼城國王有一園林。其人既被驅逐投園林中。且自居止。時彼國王。因春陽月此園林中花菓茂盛好鳥競集。王與宮人婇女往園遊觀。既至園中。與諸婇女處處遊翫嬉戲娛樂。時彼國王疲乏而睡。女人有常法。若見花菓便生貪愛。當爾之時既見王睡。各散林中採求花菓。時彼國王從睡覺起。卽還城中。彼諸宮人見王還城。各速隨逐。時一宮人心卽忙遽。不覺身上遺其瓔珞。宮人去後貧人見之私自念云。我若取者。或有尋知必相苦惱。卽取瓔珞懸於樹上。心自念云。本主若來隨意將去。復遙觀之。若非主取則不擬與。彼之宮女既至宮中。覺失瓔珞念在園內。白其王言。我緣忙遽遺忘瓔珞。在彼園內。時王卽告群臣。我有瓔珞遺在園內。可速覓之無令遺失。臣奉王命。將多手力散覓園中。見於瓔珞繫在於樹。衆共議言。誰繫瓔珞在此樹上。卽令手力縱橫訪覓乃見貧人在一叢下。問言。汝見何人繫此瓔珞。貧人如上具報。爾時王臣卽持瓔珞還宮送王。具陳上事。王聞此言。卽遣使者追取貧人。貧人既至。王便告曰。汝先因何得我瓔珞。不持將去繫於樹上。貧人答曰。大王當知此是王之貴物。我先貧窮不堪受用。王聞此語甚大歡喜。告貧人曰。汝求何願。我當與汝。貧人答曰。今此城中所有貧人。願王各施飲食并賜衣服。并令我爲上首。王聞此言便告大臣。我國城中一切貧人。可施飲食兼與衣服。仍令此人爲其上首。大臣奉命。於*波羅痆斯城擊鼓宣告。一切貧人並令集會。既集會已。施與飲食并諸衣服。宣示王命。令先貧人爲其主領。所有處分咸可隨受。時諸貧人等。先既得衣食。悉皆慶悅。遂奉爲主。諸貧人等。先在街衢掣盜他食。食主瞋恨常打罵之。後得王恩轉增奪掣。國人懼王不敢打罵。時國諸人卽至王所。具論此事。王便報曰。汝等自可守護。勿打貧人。後於異時。城中有人。於篋籠中盛諸餅食。其上首貧人見已。便奪持之奔走。諸貧人等競來隨逐。欲相掣奪。其貧人主走至河岸。又被逼逐。卽戴餅篋泛河而渡。到彼岸已在一樹下

佛告諸苾芻。若佛如來未出世時。當有辟支佛出。現於世利益蒼生。因行而過。彼貧人見威儀庠序。便自念云。由我先世不知戒施不能供養此人。致令此身貧窮孤露。若彼德人受我施者。我當施與。時辟支佛觀知其念。爲利益故。持鉢向前乞其餅食。貧人歡喜盡持餅食而以奉施。辟支佛常法。口不說法。身現神通以相利益。得其餅已。騰踊空中現種種神變。諸異生等見此神變。速發善願五體投地。猶如樹倒。便發大願。我今供養此聖人已。當令來世得爲國王。於諸國中最爲上首。我於今者見辟支佛。於當來世願見如來。度生死海。發此願已。諸貧人等皆渡河至咸索餅食。上首貧人報曰。我已施訖。汝等隨喜。諸貧人曰。汝施餅食已發何願。上首報言。願我來世於諸國中得爲國王。於諸國中最爲上首。諸人聞已咸皆發願。上首既得國主。我等願爲最上臣佐。佛告諸苾芻。爾時上首貧人者。今賢王釋子是。諸貧人者。今五百釋子是。由彼賢子昔於辟支佛所發願施食故。今得諸釋種中而爲國王。及見於我出家學道。證阿羅漢果。汝諸苾芻當知。造黑業得黑業報。造雜業得雜業報。造白業得白業報。汝等應捨黑業及雜業染業修純白業

佛在那地迦村群蛇林中。此時多有諸苾芻鉢及世尊鉢。在於露地有一獼猴。從娑羅林下來而取於鉢。諸苾芻等卽前打逐。佛告諸苾芻。汝等勿打。任其所取。不畏損壞。時彼獼猴至於鉢傍卽取佛鉢。上娑羅樹須臾之間。盛滿鉢蜜來供養佛。蜜中有蜂如來不受。時彼獼猴知如來心。復持蜜鉢於一屏處。擇其蜂已還來奉佛。爲未淨故佛又不受。獼猴復知佛意。持其蜜鉢至清流傍。取水灑蜜還來供養。佛卽便受。時彼獼猴既見佛受其蜜。心生歡喜合掌頂禮。踊躍跳躑不顧前後。因落井中遂卽命過。當卽託生那地迦村清淨婆羅門家夫人胎中。既託胎已。緣福業故。那地迦村界內天降蜜雨。時諸人等問占相者。此是何事。占者報曰。緣婆羅門婦胎中有兒業力威故。至十月滿生子之日。復降蜜雨。眷屬並集。三七日中設食供養。眷屬當問。所生孩子爲立何字。家人答云。其子懷時當降蜜雨。生時亦爾。父姓婆悉瑟吒。因茲爲名未度婆悉瑟吒。此名最勝蜜。兒漸長大。因宿業力便生信心。卽往佛所。佛爲說法發心出家便如法度。既出家已。日日自然感三鉢蜜。一

❶搭＝搨(宮) ❷〔之〕－(宮) ❸內＝中(宮) ❹瓔珞＝珠瓔(宮) ❺現＝見(宮) ❻餅＝餘(宮) ❼餅＝鉢(宮) ❽〔佛〕－(宮) ❾〔餅〕－(宮) ⑩子＝兒(宮) ⑪漸＋(漸)(宮)

鉢供佛。一鉢供養僧伽。一鉢共親友食。時諸大衆咸並生疑。俱往白佛。以何因緣此最勝蜜苾芻。日日如是有斯蜜應。佛言。此最勝蜜苾芻自作福業。是故日日感斯蜜報。廣說如上

佛告苾芻。汝等昔見有一獼猴從娑羅樹下來以一鉢蜜供養我不。苾芻白佛言。世尊。我等昔見。佛言。彼獼猴者。即此最勝蜜苾芻是也。由前信心施蜜因緣[1]故獲斯報。然此苾芻。何但日能變三鉢蜜。欲令四海總成蜜者。不足爲難。何以故。由施佛蜜福增上故。廣說如上。應捨黑業及雜染業修純白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在劫比羅城尼瞿陀園中。當度五百釋子及鄔波離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以緣白佛。此鄔波離。昔作何業爲王剃[2]士。爾時佛告諸苾芻。往昔國王。有一剃頭人。有辟支佛來立門前。語彼人曰。善男子。與我剃頭當獲善果。彼剃頭人有一外甥。其舅告曰。我爲王使。汝可於後當爲此人如法而剃如國王一種。時彼外甥聞舅是言。即自思惟。盜與此人如法剃頭。必應多得功德。作是念已即便諦念。爲辟支佛如法剃頭。時辟支佛復思念云。彼人與我如法剃頭。我當護助必令此人多獲利益。時辟支佛作是念已。即騰虛空變現種種神變。彼人見已甚生希有。合掌禮敬五體投地。便發願云。我今既與此人剃頭。如國王相似。願我來生於世世中。常得與諸國王剃頭。如我身無異。佛告諸苾芻。彼[3]時外甥者。今鄔波離是。由於先世與辟支佛剃頭發願故。今與王爲剃頭人

爾時佛復告諸苾芻。此鄔波離。於先世時復有餘願。我今說之。汝等諦聽。往昔村中有一長者。取得一妻生於二男。彼時國王。有一剃頭人。與此長者共爲親友。彼剃頭人甚有財寶。無有男女。常私念云。我今多諸財[4]物。而無子息。一旦終沒無可委付。必被國王盡取將去。時彼長者。見剃頭人愁憂不樂。即便問曰。汝今云何愁憂如此。時剃頭人即如上答。長者告曰。我有二子。今將小者與汝爲子。作是議已。便取小兒以爲其子。後時長者遇病命終。長者[5]太子。與諸童兒共相嬉戲。因或鬪罵。諸童子言。汝非族姓。何以故。汝弟見爲剃頭家子。爾時此兒。既被斯言愁悴不樂。便私念云。若我小弟不與剃頭家爲子者。我今云何被他毀辱。我今應當收奪取弟。作是念已即奪弟歸。時剃頭人心懷懊惱。便集其家剃頭種類。告彼衆曰。我養彼兒經多年歲。今奪將去。我諸眷屬自今[6]以後。勿與此家作剃頭人。時彼兄弟不得剃頭。髮毛爪甲皆悉長醜。國王忽見即便問曰。汝今云何髮毛爪甲作許長醜。時彼兄弟答國王言。王剃頭人制諸種類。令於我家勿爲剃頭。王重問曰。彼有何故。時彼兄弟具說前事。國王聞已即便告言。父與他兒不合更奪。既奉王教。即便將弟與彼剃頭爲子。[7]由弟與彼爲兒。後兄議曰。恆令我等被他毀辱。我今應當殺去我弟。必免斯語。時有人聞。往剃頭家告其弟曰。汝兄等議。恐辱種族。當欲殺汝。宜善防護。弟聞是語已告剃頭人曰。兄今欲來殺我。今宜放我出家學諸仙道。剃頭人念。我若苦留此兒不許出家。必被他殺。我今不如放令出家。父既念已告其兒曰。我今放汝出家。汝得仙法將歸教我。子便白曰。善哉奉命。爾時其子即往山林仙人住處。尋諸仙人了不相見。即自端坐繫念思惟。便證辟支佛果。既證果已即便念云。我先與義父共言誓曰。若得善法歸來相教。作是念已即往父所。到已騰空作諸神變。其父見已心甚歡喜。合掌發願。令我世世常與國王作剃頭人。時剃頭人於後值五辟支佛。皆發斯願。令我世世爲諸國王作剃頭人。復於四生值佛世尊。亦發斯願。佛告諸苾芻。彼剃頭人者。今鄔波離是。由先世時發斯願故。今爲國王作剃頭人

復次諸苾芻。復作是疑。鄔波離作何福業。證阿羅漢持律第一。佛言。其鄔波離復有因緣。汝等善聽。我今爲說。乃往過昔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佛世尊出現於世。號曰[8]迦攝波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時佛有一弟子。是阿羅漢持律爲最。時鄔波離爲彼弟子。終身

[1]〔故〕－麗　[2]士＝仕麗　[3]〔時〕－麗　[4]物＝寶麗　[5]太＝大麗　[6]以＝已麗　[7]由＝我麗　[8]迦攝＝迦葉麗下同

梵行不獲果利。臨終之時而發誓願。我所持戒福業善根。願我當來釋迦牟尼如來出[1]現世時。與彼世尊作持律弟子。如我鄔波駄耶無異。其弟子者。即鄔波離是。爲先發願故。今獲斯果。是故苾芻。黑業黑業報。白業白業報。雜業雜業報。應捨二業[2]緇修白業。乃至廣說如前

爾時世尊在菩提樹下。降伏三十六俱胝魔軍。證得無上正遍知覺。時魔即往劫比羅城於虛空中。告淨飯王及諸宮人群臣百姓曰。沙門喬答摩今夜已死。時淨飯王聞之。心懷懊惱悶絕[3]擗地。及諸宮人群臣百姓亦皆如是悲泣懊惱。時淨居天觀察下方。乃見斯事即下空中。告[4]迦比羅城國王人衆曰。喬答摩不死。今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正遍知道。時淨飯王及宮人國臣。忽聞此言踊躍歡喜。當此之時。甘露飯王誕生一子。以諸衆人歡喜日生故。因號此兒。名曰阿難陀。既生此兒。設八乳母[5]共養育之。時甘露王召諸相師。[6]遣占此兒。相師報曰。今汝此兒。當與釋迦牟尼佛親爲侍者。時甘露王既聞此言。便作是念。今我此子宜加守護。不應令釋迦牟尼佛見。後時佛來至於劫比羅城。其王即將此子藏避於廣嚴城中。待佛去已還將歸來。世尊常法。於一切衆生。心無不見無有不知。此事於妄語戒中及十八頭魚中說並同。乃至世尊作如是念。此阿難陀童子[7]逮最後身。合於我法中而得出家爲親侍者。我所說法皆能領受。更無遺失。我涅槃後成羅漢果。爲度阿難陀故。須入劫比羅城甘露[8]王宮。令彼王宮城人不知我來。世尊作此念已。即作神通。并苾芻僧伽圍遶。入甘露王宮。如法而坐。其王聞佛到來宮內。即將阿難陀童子藏隱一房中。佛知是已即作神力。令彼房門自然開闢。其阿難陀。先至佛所禮世尊足。即便把拂在佛背後。侍立扇佛。其甘露王後來。禮世尊足已却坐一面。佛即爲王說種種[9]微妙法已。即從坐去。其阿難陀童子。先業因緣故。還隨佛去。其王及夫人婇女眷屬[10]攝留阿難陀童子。亦不能留得住。佛即告王及夫人等。此阿難陀童子是最後身。汝等亦不能留。宜應聽去。王即啓佛。若當如此。世尊且放歸家。我當如法發遣。佛言。如是聽汝。時甘露王。即使諸內外一切親族及請沙門婆羅門等。設食供養。乃至貧窮下賤乞人。皆施錢財衣服。阿難陀童子。於其舍中別諸親族。身著瓔珞乘七寶莊嚴象。多將侍衞前後圍遶。往尼拘律陀林中。至劫比羅城門。所乘之象見池中有諸妙蓮花。其象即往池邊。以鼻[11]卷取蓮華。其古相師占[12]相此事。白甘露王曰。阿難陀童子今出遊學。一聞於耳不忘於心。時阿難陀到尼拘林。從象而下步詣佛所。頂禮恭敬在一面坐。佛告十力迦葉。汝應與此大歡喜童子如法度之。十力迦葉既奉佛命。即便度之爲受具戒。爾時世尊。從劫比羅城。往王舍城竹林園中。時阿難陀背上生一小瘡。佛令侍縛迦治之。即依佛教。爲阿難陀治。是時世尊坐師子座。爲諸大衆廣說法要。具壽阿難陀亦在此會聽法。侍縛迦作是念。今我治阿難陀瘡。今正是時。何以故。聽法心至。割截不知痛故。作是念已。便取妙藥傅其瘡上。瘡既熟已。以刀割之出其膿血。復以妙膏傅上。因即除差。然作此法時。阿難陀以聽法故。了然不覺。佛說法已。侍縛迦白世尊曰。我於聽法坐中治阿難陀瘡。割截針決。阿難陀以聽法故。皆不覺知。具壽阿難陀報曰。我爲聽佛法故。假令割截我身碎如油麻。都不覺痛。是時能治醫王。見斯事已生希有心。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尊者歡喜曾作何業。遂於背上生癰瘡耶。佛告諸苾芻。歡喜先業汝今應聽。廣說如前。乃至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乃往古昔。於一邊國。名雞羅吒。有王治化。當時無佛。唯有獨覺出現世間。時有獨覺聖者。爲乞食故。至此城中[13]詣國王宅。王見生嗔。便以彈丸打其脊背。時彼尊者降自貢高。知彼非器捨之而去。諸苾芻。昔時王者。即歡喜是。由以瞋心以彈打辟支佛故。五百生中常於背上受惡瘡報。今末後身餘報如是。苾芻。若作黑白雜業當受其報。廣說如前。具壽歡喜有常法。若與如來異身相隨行者。其心則常恭敬。若與如來化身行者。其心則少恭敬。時有一長者。請如來及諸苾芻。於其家中設諸供養。爾時世尊。至時著衣持鉢。與諸苾芻前後圍遶。赴長者供。飯食訖還來本處。苾芻問阿難陀曰。汝於今日。隨如來赴供。爲隨異

[1]現＝見 [2]緇＝往 [3]擗＝躄 [4]迦＝劫 [5]共＝俱 [6]遣＝遺 [7]逮＝還 [8]〔王宮〕一 [9]〔微〕一 [10]攝＝授 [11]卷＝捲 [12]相＝見 [13]詣＝諸

佛爲隨化佛。阿難陀報曰。我於今日。與佛世尊相隨往彼。非化身也。諸苾芻曰。以何知之。阿難陀曰。我若與眞佛行者。心自恭敬內懷慚愧。若與化佛行者。則不如此。諸苾芻遞相報曰。此阿難陀甚爲希有。能知眞身化身差別諸相貴賤等類。於是遠近咸知阿難陀善別諸相。爾時世尊。從王舍城往室羅筏城。至❶誓多林中住。具壽阿難陀。著衣持鉢入室羅筏城乞食。時有一婆羅門。於中路逢阿難陀。作是念云。我先聞此沙門喬答摩弟子善能占相。今應試之。爲解不解。便問阿難陀曰。今此路傍勝葉波林。凡有幾葉。阿難陀報曰。有如許百如許千如許萬如許拘胝。報已便去。時彼婆羅門。卽於林中取一把葉數❷之。知有七百七十七葉。棄之林外默然而住。時阿難陀乞食已。復還歸來由於舊路。彼婆羅門問曰。聖者。今此林中凡有幾葉。報曰。前者有如許百千萬拘胝。今者欠七百七十七葉。時婆羅門聞此報已。歎甚希有善解算數。時諸苾芻聞已生疑白佛言。世尊。此具壽阿難陀。先種何業善能占相算數。佛告諸苾芻。昔種福業廣說如前。乃至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苾芻。往昔世時。❸波羅痆斯城中有❹一婆羅門。取得一妻生得一子。生至二十一日。會諸親族設諸飲食。因爲此兒立名號。曰大白。年漸長大遊行人間。學六萬頌算數之法。善得明了。復❺教他人算數之法。由此因故。五百生世明了。亦教他人。今最後身得此通達。時具壽阿難陀。復於一時。往波斯匿王宮中。勝軍見來。歡喜頂禮在一面坐。白尊者曰。我從生已來自然業感。常有一銀娑羅香粳米飯二頭熟雉一枚甘蔗。每以食時從空而下入銀盤中唯一頭雉常落地上不落盤中。時具壽歡喜。既聞斯言甚生希有。還至僧坊以告諸人。時諸苾芻咸以此緣往白世尊。佛告諸苾芻。往昔此*波羅痆斯城有一長者。多諸珍寶及多田莊。於其莊上。送新粳米。及送死雉幷甘蔗等。世間常法。若佛不出於世。當有辟支佛現教化。時有一辟支佛巡門乞食。至長者家入其門內。長者見彼威儀端正言辭柔軟。心生歡喜。便將新粳米飯及炙雉二頭幷甘蔗一枚。以施獨覺。時彼獨覺以鉢受之。甘蔗與飯及以一雉。得入鉢中。一雉落地。由此業因受斯果報。時彼長者。今勝軍王是。於無量百千❻世。生於天上受諸快樂。受天報已。復生人間作王。感斯勝事。是故汝等。若欲供養僧食。應勤施與。勿令落地。時勝軍王聞佛世尊記說往昔之事。心生歡喜。於佛法僧起大信心。獨坐一處作是思念。由我前生供養辟支佛故。獲如是報。我應廣設佛法僧等。必於來世受大利益。作是念已。占事人奏曰。明日阿難陀應合得纓頭賓位及灌頂位。王聞此言默然不語。具壽阿難陀。於其夜中。額上忽然生一惡瘡。經一宿已王遂聞之。卽便生念。供養有德之人獲福無量。我親供養。作此念已卽勅天下。所有名醫咸集朝所。阿難陀有病。卿等往治。諸醫奉詔。適阿難陀所。便自選擇得一好手。遂卽下針刺去惡血。王自執持千輻輪傘。蓋阿難陀上。刺血了已更傳好藥。王自以帛纏阿難陀首。當日瘡差王遂禮拜辭阿難陀去。衆僧見此事已咸生疑惑。便白佛言。大德世尊。阿難陀。過去作何福業。今感國王親自承事。佛言。此阿難陀昔種福事。廣說如前。佛告諸苾芻。往昔*波羅痆斯城有一醫師。時有辟支佛病。往醫師所。彼醫卽便盡心恭敬。白❼辟支佛言。尊者。所須衣食一切醫藥。我總供奉之。必至病差。如言奉事乃至病除。佛言。諸苾芻。爾時醫師者。今阿難陀是。由昔供養病辟支佛故。無量世中生天受福。五百生中常於人間受勝果報。一切國王及婆羅門諸宰貴等親自供養。今最後身。感勝軍王親執傘蓋。萬乘之主屈駕承事。如前廣說

爾時世尊。從室羅筏城往婆羅城。漸漸遊行至於城外。到一村住。其村名曰婆羅門村。大聲聞衆圍遶世尊。不遠而住。所謂上坐阿若憍陳那。具壽馬勝。具壽賢子。長氣苾芻。大名苾芻。耶舍苾芻。圓滿苾芻。無垢苾芻。牛王苾芻。妙臂苾芻。具壽舍利❽弗。具壽大目❾揵連。具壽大迦葉波。具壽俱絺羅。具壽劫賓那。阿尼樓陀。難地迦。金卑羅。住婆羅村住。妙枕苾芻及阿難陀等。無量苾芻大聲聞衆。於日午後來詣佛所。頂禮佛足次第而坐。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吾今年邁氣勢漸微。爲諸四衆說法無力

❶誓＝逝【宮】 ❷之知＝知之【宮】 ❸波＝婆【宮】* ❹〔一〕－【宮】 ❺教＝告【宮】 ❻〔世〕－【宮】 ❼〔辟支佛〕－【宮】 ❽弗＝子【宮】 ❾撻＝韃【宮】下同

佛❶在*波羅痆斯城波羅門村中間。是時舍利子大目揵連。勸請阿難陀與佛作侍者。阿難陀一依尊者教。佛卽讚歎阿難陀。是時苾芻衆咸皆生疑。卽白佛言。阿難陀修何❷福業。今爲佛作叔伯堂弟。復作侍者。聰明智慧聽聞佛語。更無忘失。佛告苾芻。汝等當知。阿難陀自作是業。廣說如前

佛告諸苾芻。往昔過❸去時。*波羅痆斯城有王。名曰日曜。於其國中作王。制禮令其人人豐樂安寧。無諸衰難。國王於後妃生一子。三七日中喚諸臣佐。朝集設會爲子立名臣佐白王王名日曜。子合立名。號大日曜。其子漸長。❹策爲太子。於後王妃更生一子。群❺臣立名。號爲日智。其王太子。每常思念心樂出家。每見父王。或行非法或依國法。太子見是事已。遂卽念言。我今於後受王國位。行如是法。卽墮地獄無有出時。作是念已往詣王所。跪拜禮畢白父王言。我今願欲出家。願王垂慈放我令去。時彼父王告其子曰。有諸仙人外道。事火事天苦行持戒。作如此業。唯求來世生國王家身爲王子受諸快樂。汝今此身見受果報。如何捨樂願行苦事。爾時太子復白王言。聽我出家。王知其意不求世樂遂許出家。時彼太子得王放已。卽入山中仙人住處出家修道。父王卽冊其弟日智紹太子位。時日曜太子。旣至山中繫念思惟。證獨覺果。於後時中。身染疾患周旋消散。還至婆羅痆斯城。諸人見已而白王言。日曜太子。入山修道證獨覺果。今來城內。王旣聞已卽迎日曜。禮其足已白言。大仙。汝須衣食我求福德。今請大仙住我園林。隨時安置所須之物。我當供給。時彼獨覺默然受請。王見受請。卽勅日智太子。侍養獨覺供給所須。時獨覺仙。卽於定中觀見日智太子。却後七日當捨其命。告太子曰。弟今何故不求出家。弟言。我願出家。獨覺告曰。白父王知。日智太子往父王所白言。我願出家。願王聽許。王聞此言。遂生忿怒告太子曰。汝兄日曜今已出家。我終沒後須有繼嗣。今不放汝。時彼獨覺。聞王不放其弟。卽詣王所。說伽他曰

日曜放日智　❻令隨我出家
出家最勝事　諸佛所讚歎

父王白言。大仙當知。汝已出家。我之國法須有紹繼。唯有日智令知國位。在家修福其事足。得何用出家。時彼獨覺。復說伽他曰

王先別恩　此事復別　却後七日
日智命終

王問獨覺。日智太子却後七日必不活耶。答言。如是。王言。若如是者故令出家。太子出家已。發善心供養獨覺。彼獨覺患風。手執飯鉢掉動不安。其太子見。遂將金釧以承其鉢。鉢遂不動。太子覩已歡喜。發如是願。我今聽法亦復如是。法入我心更不傾動。往時獨覺未得果證。爲弟日智。常說圓滿微妙勝法。今得證果更不說法。日智見已白獨覺言。汝❼未出家恆常說❽法。何因獲果遂卽默然。獨覺報言。我實不說法。日智問曰。誰合說法。獨覺報云。汝知應正等覺出世之時。當說種種圓滿妙法。太子聞此。發如是願。願以此善根。未來之世與佛作弟。又得出家親承供養。聞法領記獲大總持。爾時辟支迦謂其弟曰。却後七日汝當報終。常守此心莫令忘失。七日旣滿未得果證。垂將告謝。重發誓言。如前所願。爾時佛告諸苾芻曰。時辟支弟。今阿難陀是。緣過去世供養辟支迦。常發願言。未來世中與佛作弟。親承供養多聞總持。所以今時爲我毘季聰明第一。若水注瓶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卽白佛言。其阿難陀。過去行何善業。今蒙世尊於大衆中歎美稱揚聰明莫比。總持强記領受無遺。佛告諸苾芻。阿難陀往昔自修善業。廣說如前

佛告諸苾芻。往昔之時於賢劫中。於時有情壽二萬歲。有佛世尊。號迦攝波。出現於世。在*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佛有一弟子。多聞不忘聰明第一。彼有弟子。從出家來常修梵行。乃至命終不獲聖果。臨終之時一心發願。所作善根願當來之世。與釋迦如來爲親侍弟子。如今無異。於弟子之中聰明第一。願釋迦如來與我授記。如彼無異。汝諸苾芻。彼弟子者。今阿難陀是。以先世善心發願力故。今於我弟子中聰明第一。諸苾芻。若作黑白雜染業者。各獲其報。汝等應捨雜染黑業。常修白業

佛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鐸迦園中。有五百苾芻闕遠世尊。皆是阿羅漢。唯提婆達多未得聖果。爾時國土飢荒。人民無食乞求難得。衆中有神通苾芻。卽騰虛空或下贍部林中。取香

❶在＝告㊔　❷福＝蓉㊔　❸去＋（世）㊔　❹策＝冊㊔　❺臣＝佐㊔　❻令＝今㊔　❼未＝來㊔　❽〔法〕－㊔

美贍部之菓。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衆自亦飽足。或往蜜羅林。下迦比陀林。或下甘露園。或下阿梨勒林。取香美之菓。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衆自亦充足。或有苾芻神通自在。卽騰虛空往北倶盧洲。取自然粳米香美之者。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衆自亦飽足。或有苾芻神通自在。虛空遊行往至餘國。乞種種美妙飲食。乃至滿鉢廣說如前。或有苾芻。以神通力往四天王所。或往三十三天中。取天厨精妙飲食。滿鉢充足。乃至廣說如前。爾時提婆達多。見諸苾芻有如此神通取諸菓食。作如是念。此國土飢荒。人民無食等。廣說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厨飲食。四衆充足自亦飽足。我若有神通。卽騰虛空下贍部林中。取香美贍部果。滿鉢充足。我亦供養四衆自亦飽足。廣說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厨飲食。四衆充足自亦飽足。誰❶有與我力得見聖道。依彼教力我得神通。作是念已。從坐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而立一面。提婆達多白世尊曰。唯願慈悲。敎我聖道令得神通。爾時世尊。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已。告提婆達多。汝應受增戒中勤心修習。卽得神通。乃至增心增智。應受心中常勤修習。卽得神通及得餘法。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世尊不肯教我神通法道。作是念已從座而起。往詣具壽阿若憍陳如所。到已問阿若憍陳如曰。上座。唯願慈悲。教我聖道令得神通。爾時阿若憍陳如。觀佛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觀已告提婆達多曰。汝應增色心中勤習。卽得神通及得餘法。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此上坐亦不肯教我神通道法。　卽往詣馬勝賢子禪氣大名圓滿無垢牛王眼妙臂乃至五百上坐邊去。到已問曰。上坐慈悲。教我聖道令得神通。爾時妙臂等五百苾芻。咸觀佛意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觀已告提婆達多曰。汝應增色心中勤習。卽得神通❷及得餘法。乃至受想行識。汝應增意心中勤習。卽得神通及諸餘法。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此五百上座等。亦不肯教我聖道神通。欲似此五百上座。先共世尊平章。不許教我聖道。何以故。今見佛等五百上座。不肯教聖道神通。復念。如是何有能教我聖道神通。當時十力迦攝波。在王舍城先尼迦窟中。我詣彼處。彼上座直心無諂。及❸我弟阿難陀。親教彼十力上座。能教我聖道神通。提婆達多念已。卽往詣十力迦攝所。頂禮雙足於一邊立。作如是語。上座十力迦攝慈悲。教我聖道神通。爾時十力迦葉。不觀佛意及五百上座聖衆意。亦不知提婆達多發生如是逆心。以不觀故。卽教提婆達多聖道神通。是時提婆達多。於初夜❹後夜修習善業而住。依止初禪得獲神通。卽以神力。一身變作多身。多身合爲一身。或現或隱。以智見力故能如是現。復於山石牆壁。通過無礙如於虛空。於大地出沒。猶如水中。在於虛空中結跏趺坐。猶如在地。或騰虛空猶如飛鳥。或在地手捫日月。提婆達多得神通已。作如是念。我得如是神通。作諸變相神通亦得。詣贍部林中取香美果。滿鉢充足供養四衆。自亦飽足廣說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厨食。亦供養四衆自亦充足。復更思念。此摩揭陀國中誰人最勝。我當歸伏。因彼人故。令一切人皆恭敬我。復更思念。此國太子阿闍世。父王亡後太子爲王。我應降伏。我若降得阿闍世太子。令一切人皆恭敬我。作此念已。往詣阿闍世所。卽現神相化爲白象。卽入大門從小門出。或入小門從大門出已。自現其身更入大門。變爲駿馬從小門出已。自現其身欲入小門。卽爲牛王從大門出已。卽異身現如法。持鉢詣阿闍世所。卽變其身猶如小兒。身衣金瓔坐太子膝上。乍起乍坐流轉徘徊。太子知是提婆達多神通之相。或抃或抱或拍或嗚。便唾口中。提婆達多。以供養利益貪心故卽咽其唾。時阿闍世起顚倒心。作如是念。此提婆達多勝佛神通。時提婆達多自現眞身。是時太子。心生恭敬便卽頂禮。及諸供養將五百寶車送。提婆達多出。時阿闍世還至本處。每日兩❺迴參提婆達多。及承事供養。時太子遣立五百大鐺作諸飲食。　送至提婆達多以爲供養。時提婆達多收取自食。及五百苾芻圍遶共食。時苾芻於王舍城晨朝乞食。聞如是語。此提婆達多。得太子種種利供養。日日二時恒日不絕。及五百車輅寶車承事供養。及五百鐺作諸飲食而爲供養。及將自食五百苾芻圍遶而食。諸苾芻聞此事已。次第乞食還至本處。依法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往佛所頂禮佛足次第而坐。而白佛言。大德。我等

❶〔有〕－宋　❷及＝乃宋　❸我＋(堂)宋　❹〔後夜〕－宋　❺迴＝三宋

晨朝入王舍城乞食。聞提婆達多從阿闍世太子所多得利養。廣說如上。乃至五百苾芻閑邊坐共食。佛告諸苾芻。時提婆達多受此利益供養。猶此自害及以衆害。何以故。諸苾芻。譬如芭蕉出菓便卽枯死。猶此自害。提婆達多。受此利養亦復如是。譬如竹葦若出花菓便卽枯死。如騾懷妊有子便死。諸苾芻。提婆達多。受此利益亦復如是。諸苾芻。提婆達多若受利養得。彼無智提婆達多。日夜長受惡名苦惱無利。得如是報。汝等苾芻應如是知

爾時提婆達多廣得利養。遂起貪心更不希求。起顚倒心別生❶憒念。世尊今旣年老力弱。今爲四衆說法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四衆。我自教示而爲說法。世尊當可宴寂而坐。修習善法常住安樂。是時提婆達多起此念已。卽失神通。自不覺知我失神通。爾時迦俱羅苾芻。習四無畏除貪念心。死生梵天。卽見提婆達多遂失神通。是提婆達多亦不自知。爾時大目揵連。在揭伽國膠魚山恐怖鹿林中。彼迦俱羅梵天子。從彼天沒。如屈申臂頃。往目連處 頂禮雙足却住一面。作如是語。大德目連。今可知提婆達多爲利養故。遂起貪心更復希求。起顚倒心別生憒念。世尊今旣年老力弱。今爲四衆說法疲倦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四衆。我自教示亦爲說法。世尊當可宴寂而坐。證習善法常住安樂。是時提婆達多起此念心。卽失神通。自不覺知我失神通。大德❷大目揵連。起慈悲心往詣佛所。說提婆達多如上緣起。乃至失其神通自不覺知。爾時大目揵連。從梵天子默然受語。爾時迦俱羅天子。知目連受已。心生歡喜。頂禮目連雙足。忽然不現 爾時大目❸乾連。見梵天去。便卽入如是定。從膠魚山沒。卽於王舍城迦蘭鐸迦竹林園中踊現。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 爾時大目*乾連。所受迦俱羅天子言語。皆悉諮白。是時世尊告目連曰。汝先知提婆達多如上事耶。爲復報汝始知。時目揵連白言。世尊。我先舊知。爾時世尊。共目揵連說是語時。提婆達多共四苾芻。一名❹迦利迦。二名褰茶達驃。三名羯吒謨洛迦底❺沙。四名三❻沒羅達多。共此四人同詣佛所。世尊遙見提婆達多等來。告目連曰。且止莫語。彼無智提婆達多等來。此無智人今對我前。如上之事。定當自說亦自讚歎。爾時大目揵連禮佛雙足。入如是定從竹林沒。往膠魚山至本處已。如法而坐

爾時提婆達多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旣年老力弱。爲四衆說法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徒衆。我自教示而爲說法。世尊當可宴寂而坐。修習善法常住安樂。世尊報曰。如我舍利弗大目揵連。弟子中尊聰明智慧梵行神通證羅漢果。 我今尙自不以苾芻僧伽而見付囑。 豈可況汝無智癡人食唾者乎。是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讚歎舍利子❼目連等。憎嫌於我。罵云無智食唾者乎。於時提婆達多。於世尊處 遂起七種逆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卷第十四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❽詔譯

爾時提婆達多。遂出懊聲點頭三迴。便起而去。是時阿難陀。在佛左右搖扇而立。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於此竹林園內喚諸苾芻集此食堂。是時阿難陀奉命。巡喚總集食堂。是時阿難陀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衆今已集。爾時世尊。卽往食堂敷座而坐。告諸苾芻。此世間中有五種教師。何者爲五。第一有教師。自不具戒稱已具戒。彼有弟子久共一處。卽知我師不能具戒。共相謂曰。我若告向餘人。外旣聞已。我之教師卽被輕賤。我等於後。云何見師共住承事。教師自知好惡。我等應可覆護。勿向人說。何以故。我此教師。時時供我衣服飮食湯藥臥具。是時弟子貪此供給。覆護教師。不向人說令知破戒。時彼教師。應須弟子覆護於我。如上所說。此世間中第一教師。復次第二教師。世間有一教師。用不淨之物以將充命。自將清淨之活。亦非罪失。彼有弟子久居一處。後乃得知我之教師。用不淨物以將充活。自將清淨亦當有罪。我弟子等。若說教師此事。外將輕賤。此等之緣。我諸弟子若爲可活。此教師作諸種不、淨罪可自知。然不關我諸弟子事。又此教師

❶憒=憤(宮) ❷大目犍連=目連(宮) ❸乾=犍(宮)* ❹迦利迦=孤迦理迦(宮) ❺沙=洒(宮) ❻沒+(達)(宮) ❼目連=目犍連(宮) ❽詔=勅(宮)

常念。我等時時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時諸弟子貪著供給覆護教師。❶教師常思念。此弟子便覆於我。此是世間中第二教師。復次第三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智見不淨。教師自將智淨無過。彼有弟子久居一處。乃見教師智見不淨。教師自將智淨無過。我等今向外人說陳。教師外將輕賤無禮。我等得如是教師。若爲堪活。此教師作智見不淨罪可自知。然不關我諸弟子事。又此教師常念。我等時時供給飲食衣服湯藥臥具。時諸弟子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教師常思念。此弟子可令覆護於我。此世間中第三教師。復次第四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妄與人授種種記。自將不妄。我與授記皆悉眞實。彼有弟子久居一處。見師妄與諸人種種授記。自將不妄。我與授記❷悉皆眞實 弟子等云。我向外人陳說。教師必將輕賤無禮。我等得如是教師。若爲同活。此教師妄與授記之罪。師可自知。然不關我弟子之事。此教師念。我等悉令覆護。此教師時時常念。我等弟子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 時弟子等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教師自念。我妄與授記。弟子可令覆護。於我常憶此念。 此世間中第四教師復次第五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常虛妄說法。自將是實。彼有弟子久居一處。見師常虛妄說❸法。自將爲實。 我等弟子向外人說。必將輕賤不禮 我等得如是教師。若爲同活。此教師妄與說法之罪。師自得知。然不關我弟子之事 教師常念、我等弟子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 其弟子等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教師亦常念。我雖虛妄說法。弟子可令覆護於我。此世間中第五教師

佛告諸苾芻。我受持戒清淨。我自將實戒清淨。自知亦無穢故。亦教諸弟子清淨戒奉行故。不用弟子爲戒常覆護。我無憂此怖。我用清淨之物以將充活。我將是實❹淨之物故。不用諸弟子常覆護。我無憂此怖。❺諸苾芻。我智見實相亦將是實。我無憂此怖。不應令弟子爲智見故覆護我。佛告諸苾芻。我所授記一將是實。我念實故無憂此怖。不應令諸弟子爲授記故令覆護我。佛告諸苾芻。我❻說法❼如實。亦將是*如實故。無憂此怖。不應令弟子爲法故令覆護我。佛告諸苾芻。當知世間五種妄教師。自有過失故令弟子覆護。我不應如是。不應憂怖。 亦不應於汝弟子等勢力可住。常責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受我嗔責。可令近。❽住我法。若不能受我嗔責者。自令退散。❾譬如瓦 師未燋之器以將入❿火。好者自現眞牢。惡者自然破裂。瓦師不起惜心。 亦不怖畏。善惡自現。應以可住。 我亦如是。 受學我法。常嗔責汝。好者可自智眞。惡者任自退散。我所說法清淨故。不應怖畏。汝等當知。說此⓫言已。卽從坐起入自徵訶羅中。爾時天授苾芻⓬語四苾芻。一名孤迦⓭利迦。二名⓮騫茶達驃。三名羯吒謨洛⓯迦。 四名三沒達羅達多⓰言。汝等可來與我同伴。彼喬答摩沙門。見今在世。我等五人⓱同意。 破大衆及破法輪。我等滅後名稱後世我得如是名出。 具壽提婆達多等。昔沙門喬答摩在世。多有神通威力。提婆達多等五人。⓲得破衆僧法輪。 我名傳流四方。彼孤迦*利迦報提婆達多曰。我等不能破於佛世尊弟子衆和合住。及⓳彼法輪亦不能破。何以故。天授。又世尊聲聞弟子。多有神通威力。及有天眼。遠知我心。 若我等⓴平章事。他悉具知。爲此者故。 我等不能破其和合僧。天授報孤迦*利迦等言。我有一好方便。我等往諸老宿苾芻邊啓請供養。汝等所須一切之物。我等供給不令闕少。更往於年少苾芻邊供給。無鉢者施鉢。無衣服者與衣服。所須者我卽具給。及求法者賜法。及求教者我教之。令悉成就。孤迦*利迦等報天授曰。此之方便亦得成事。爾時提婆達多。爲破和合僧衆故。 卽往詣諸老宿苾芻說陳事意。老宿等苾芻。 卽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㉑如是方便。老宿等知已遞相告曰。提婆達多。欲作方便故破僧伽事。見此因故。諸苾芻往詣佛所。 說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及以法輪。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天授有意欲破僧輪。爾時世尊告諸苾芻等曰。 汝等宜應別諫天授。若更有作如是流類。應可諫曰。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等今應捨作破僧伽事。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尋卽別諫提婆達多告言。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

❶〔教師〕－㊂ ❷悉皆＝皆悉㊂ ❸〔法〕－㊂ ❹〔淨〕－㊂ ❺諸苾芻我＝我諸苾芻㊂ ❻說法＝法說㊂ ❼如＝妙㊂* ❽〔住〕－㊂ ❾譬＝彼㊂ ❿火＝水㊂ ⓫言＝語㊂ ⓬〔語〕－㊂ ⓭利＝里㊂* ⓮騫茶＝蹇茶㊂ ⓯迦＋(底迦)㊂ ⓰〔言〕－㊂ ⓱〔同〕－㊂ ⓲得破衆僧＝破得僧衆㊂ ⓳〔彼〕－㊂ ⓴平＝評㊂ ㉑〔如〕－㊂

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伽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事眞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具以此緣而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提婆達多。我等爲作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而此事眞實餘皆虛妄。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諫。當敷座具犬鳴①健椎應先白言。復總集僧伽。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時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眞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伽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諸苾芻②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眞實餘皆虛妄。僧伽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伽事。若諸具壽忍許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汝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如是破僧伽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已作白四羯磨諫提婆達多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已。卽以白四羯磨。諫彼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云。此眞實餘皆虛妄。時提婆達多有助伴四人。共相隨順說破僧伽事。告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善若惡。何以故。然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爲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上。乃至我亦愛樂。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當與助伴四人作別諫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呵諫。應如是作。汝孤迦里迦褰茶達驃羯吒謨洛迦底③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汝等共爲助伴。莫相隨順說破僧伽事。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爲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爲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而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法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堅執而住。汝莫愛樂破和合僧伽。當樂和合僧伽。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可捨隨順破僧伽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奉教而④作。卽以別諫⑤諫彼四人作如是說。汝孤迦里迦等四人。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莫共爲伴順邪違正。諸具壽。汝等勿於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論好論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然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具壽。汝莫愛樂破僧伽事。當樂和合僧伽。應共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應捨隨順破僧伽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⑥彼助伴人不肯受語。堅執不捨云。此眞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孤迦里迦等。我等爲作別諫之時。孤迦里迦等堅執其事。無心棄捨而云。此事眞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孤迦里迦等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同前集衆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孤迦里迦褰⑦茶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爲作別諫。別諫之時。彼於其事堅執而住。作如是語。此事眞

①健=犍 ②〔已〕－ ③灑=洒* ④作=住 ⑤〔諫〕－ ⑥〔彼〕－ ⑦茶=荼*

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僧伽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孤迦里迦等四人。汝孤迦里迦等。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❶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等作如是語。大德。彼苾芻所有❷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而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非法語者。非律語者。而彼苾芻。於非法律執受而住。不知而說。非是知說。諸具壽莫樂破僧伽事。當樂和合僧伽。應共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諸具壽。汝今應捨隨伴破僧伽不和合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諸苾芻既奉教已白言。如❸是。我等當諫。即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彼四人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大德。我等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❹里迦等時。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

時提婆達多。聞是語已便作是說。沙門喬答❺磨與我授記。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即告孤迦里迦等。當知沙門喬答*磨與我授記。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達多。於破僧事更增勇猛。諸苾芻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問提婆達多苾芻曰。汝實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提婆達多白言。大德實爾。爾時世尊告提婆達多曰。汝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不應為。非出家人之所作事。若苾芻興方便欲破僧伽。皆得惡作罪。若別諫時事不捨者。皆得麁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捨者善。若不捨者。白了之時得麁罪。作初番了時亦得麁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

爾時世尊即於本座。為諸聲聞弟子。欲制破僧隨伴學處。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世尊即便問孤迦里迦等四人曰。汝等實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破僧伽方便。勸作諍事堅執而住。汝共為伴順邪違正。告諸苾芻曰。大德。共彼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等。乃至非出家人之所應作。廣說如前。爾時具壽十力❻迦攝波。教提婆達多神通道法。當時❼諸苾芻告十力迦攝波曰。何故上座。教惡人提婆達多神通道法。十力迦攝答曰。具壽。我當不知此惡行人。我若知此人惡行。不教神字。何論教通道法。爾時眾多苾芻告提婆達多曰。汝得利益供養。悉是上座十力迦攝之德。汝得如是。應往供養十力迦攝。共大眾作此語方便。以提婆達多。往十力迦攝。令教提婆達多捨此惡心。得令行善。為說此事故。時提婆達多告諸苾芻。彼十力迦攝與我何力。我自日夜常求精進苦行。得第一禪定力。是我自求。不關十力迦攝事。時提婆達多作❽此無恩之語。所有神通皆悉退散。時諸苾芻。知提婆達多無恩故神通退散。爾時諸苾芻。有疑詣世尊所。頂禮佛足白世尊曰。提婆達多。於十力迦攝無恩故。所有神通皆悉退散。佛告諸苾芻。其提婆達多。非是今時無恩為此失却神通。亦是往昔無恩之語。失却❾神通。所學之法皆悉退散。汝等諦聽。佛告諸苾芻。此❿波羅痆斯城。昔有國王名曰梵授。時彼城中有一⓫旃茶羅善明健陀羅呪禁之法。承彼呪力飛騰虛空。詣香山中。採得非時奇妙花果持還城內奉獻國王。王見恭敬心生歡喜。即以聚落賞旃茶羅。爾時南天竺有一摩納婆。為學呪故。往*波羅痆斯⓬城。問諸人眾。誰善呪法。諸人見問。報摩納婆。今此國內有旃茶羅。善能治呪。摩納聞已。便詣旃*茶羅處合掌白言。我今來此奉侍親教。旃茶羅問曰。為求何事而云供養。答曰。為學呪故。旃茶羅即說頌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換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時摩納婆報親教曰。我無珍物。唯容承事供養。幾時可得此呪。旃茶羅曰。十二年中承事供養我者由知得不。摩納婆為學呪故。一心承事供養。漸至一年。爾時旃茶羅。為親會故。身飲酒醉夜至家中。弟子摩納婆。見即作是念。今親教身醉。我於今夜。可重加親近侍

❶〔伽〕－[illegible]　❷〔言〕－[illegible]　❸是＝十（言）[illegible]　❹〔里迦〕－[illegible]　❺磨＝摩[illegible]*　❻迦攝＝迦葉[illegible]下同　❼〔諸〕－[illegible]　❽〔此〕－[illegible]　❾〔神通〕－[illegible]　❿波＝婆[illegible]*　⓫旃茶羅＝旃茶羅[illegible]下同　⓬〔城〕－[illegible]

衙。卽與敷設床席。臥著親教得令安隱。爾時親教床上轉動。當卽床桄忽折。聞床桄折聲。摩納婆自起。作如是念。親教床桄摧折。臥不安隱。我於床下脊梓床桄。不令墮地。作此念已。卽於床下梓桄而著。不令墮地。醉人常法。可有身力盛者二更醒悟。其親教飲酒多。至於初夜不醒。嘔❶變變於摩納身上。摩納婆自見身上❷變吐狼藉。卽作是念。我若爲*變出言。親教聞已不能得睡。作此念已。桄下不言默然而住。卽至半夜親教醒覺。見摩納婆於床下身上嘔*變極以狼藉。親教卽問。床下是誰。弟子答曰。我摩納婆。親教問曰。云何在於床下。弟子卽如上總說。親教聞此語已生大歡喜。喚摩納婆子。我於汝處甚大歡喜。起離於床下。洗浴淸淨來。賜汝法。時摩納婆。卽洗衣裳。半且來至。親教見已卽賜呪法。時弟子依法學得呪已。其弟子爲急心故。卽作是念。我得此呪。宜於城中作其呪法自試神通。念已卽騰虛空。往香山取非時花果。來至*波羅痆斯。獻奉國內大臣。大臣得❸已卽獻國王。國王問大臣曰。卿何處得此非時好花。大臣報曰。南天竺國摩納婆將來與臣。臣卽奉獻大王。彼摩納婆。極明呪法族姓亦大。唯願大王。留此呪師摩納婆。用此旃茶羅作❹勿此旃茶羅是不淨行。願卽趁却。所有聚落迴與摩納婆。旣作語已。爾時國王依臣所請。趁却旃茶羅。安置摩納婆。亦迴聚落訖。其旃茶羅報國王曰。此摩納婆是我弟子。呪法可過勝我。時國王問摩納婆。汝今呪法。可是旃茶羅教不。時摩納婆答大王曰。我自苦行一年日夜不絕。求得此法。旃茶羅可虛與我。時摩納婆。無恩於親教故。當卽失其呪驗。後所作法皆悉不成。佛告諸苾芻。彼摩納婆學得神呪。爲無恩故呪力退散。今提婆達多身是也。爲無恩故。神通退散。諸苾芻當知。所學法親教不合無恩。自今已後。無恩者獲越法罪

爾時世尊。從王舍城詣伽耶山。時提婆達多。共五百苾芻於人間行。阿闍世王。愛樂提婆達多。卽與五百車粟。奉上提婆達多。令作路糧。至於中路逢諸苾芻。苾芻問將車人曰。此是誰車。車人報曰。此是阿闍世王奉與提婆達多。苾芻聞此語已。卽至佛所而說其言。時阿闍世王無智。將五百車粟。與提婆達多。以爲供養。不與世尊。世尊告諸苾芻。其阿闍世王。非是今世無智亦供養無智人。往昔先世亦乃如是。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東天竺有一村。去村不遠有一林。其林種種花菓茂盛流泉浴池。有五百仙住彼林中。常食自落之菓。及取樹根以爲飲食。亦取樹皮以爲衣服。爾時有一阿摩菓樹。枝葉垂地極將豐熟。彼五百仙人。至於樹邊隨樹乞菓。其樹神心貪悋菓故。不令落地。是時仙衆見菓不落。復留一仙令看所住之處。餘者往於餘樹更重求菓。仙衆去後。有五百賊來至林中。到彼樹邊見菓豐盛。遞相議曰。我等作何方便食此樹菓。尊者告曰。汝等取斧截斫此樹。令菓落地。汝等可以食❺足。樹神聞尊者此語。心生悲怖悋惜其樹。時樹神搖動其身菓悉落地。其時賊衆俱共食菓。食菓旣已。時仙卽至。見樹摧菓悉落盡。仙衆卽問彼守林仙人。今此樹菓是誰食盡。彼守仙人卽以上事具答諸仙

爾時諸仙人卽責樹神。是汝無智悋善愛惡。不與善人菓。與惡人菓。佛告諸苾芻。昔無智樹神者。今阿闍世王是。賊中尊者。今提婆達多是。此阿闍世王。先時無智施惡人菓。不供養好人。今無智與提婆達多物。不供養淸淨苾芻。爾時世尊。從摩揭陀往至王舍城羯蘭鐸迦竹林園中。與大苾芻同住前後圍遶。爾時提婆達多在王舍城。於人間常行非法不善。是時城內衆人皆往白佛。是時提婆達多作諸惡不善。世尊❻旣聞此語告阿難陀曰。汝將一苾芻隨行。入王舍城街街曲曲。人間若見婆羅門及長者居士。說如是語。提婆達多及同伴。若作非法罪惡人。不須謗佛法僧何以故。此人非行佛法行人。若有人說提婆達多有神通威德。汝報彼。提婆達多先有神通今悉退失。無一神驗。爾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卽入王舍城說如上語。若後提婆達多。更作不善惡業。勿更來佛邊恥說其過。爾時世尊。爲慈悲故現其身患。時醫王活命。爲佛合煎酥藥。藥名那羅若藥。佛問醫王。此藥不可思議。醫王答世尊曰。實不可思議。佛復告醫王。極不可思議。答曰。實極不可思議。世尊復問醫王。汝可知不。答曰。我知。世尊。佛復告醫王。汝實❼不知。答曰。我實不知。佛復告醫王。何者是不可思議。答曰牛食水草能出甘露。此酥合煎此妙那羅若藥。佛復問醫王。何

❶變變＝[illegible] ❷變＝[illegible]* ❸已＋(卽) ❹勿＝幻 ❺足＝是 ❻旣＝卽 ❼不知＝知不

者極不可思議。答曰。佛出於世能說妙法。能令僧衆依教而行。此是極不可思議。佛復問醫王。何者①是汝可知耶。答曰。一切皆歸死。除佛之外無有得脫者。佛復問醫王。何者汝實不知。答曰。我知人滅不知去處。爾時諸苾芻聞此語已心生疑惑。遞相問曰。此侍縛迦善解佛意

爾時諸苾芻即問世尊。看此侍縛迦善知佛意。佛即告諸苾芻。此侍縛迦。非是今世善知佛意。亦前世之中善知佛意。汝等諦聽。佛告諸苾芻。往昔一村落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有。其家極富。後娶一妻。②妊至十月乃生一女。至二十一日。集諸眷屬乞立名字。其眷屬等即與此孩女名曰善行。乃至復生一子。集諸眷屬乞立名字。其眷屬等與名。曰善德。其長者作如是念。我今有子。將諸財寶可往興生。更作思念。我若興生。於後多留財物。恐長我妻用我財卻。作此念已便少留財。自餘貴寶。於金瓶中而滿盛之。復以眞珠玫珞瓶項蓋其瓶口。將至寒林馬耳樹下。掘坑埋之。別取資財③即往興易。至他同所倍加得利。便更娶妻。乃至又誕多子。其前妻子漸爲長大。而問母言。我父何在。母曰。承聞。汝父今在某城。多饒財貨甚得安寧。汝可往④彼。父若見汝應相濟及。子聞此語便詣父處。入於市內父子相見。父見子面即便識之。喚言。汝從何來欲何所至。其子具陳上事。父知己子將歸住處。告言。汝實莫向他⑤言爲是我子。至於住處心生⑥怜愛。洗浣衣服重加情念。自餘妻息而問之言。此是何人。父言。此是我友之子。其餘子等見父加*怜。而作是念。此必是子侵我等財。父便作念。我今宜可與彼財本令還所住。若不如此。自餘子等定有妬心。而傷害之。父復作念。若與彼財。爲其物故。在此親戚恐殺害之。即作書頌而與其子。作書頌已與子遣還。諸親在道即捉問言。汝父與何等物。答曰。唯與一書。諸人等曰。必以方便令彼歸還。隨意放之便達本國。見母啓拜母問。汝於父邊得何等物。答曰。更不得物。唯與此書。母曰。汝父欺箴徒獲辛苦。子言。我父甚爲智慧。實不輕箴。即讀其頌思惟句義。而解釋之。既了知已。即指瓶處方掘取之。將至家中成大富貴。佛言。苾芻。過去父者。即我身是。彼其子者。今侍縛迦是。我以方便而教訓之。便知我意今亦如是。爾時侍縛迦而作是念。如來大金剛體。微少酥膏何以爲足。應用二斤。作是念已。即量取二斤熱酥膏。置佛鉢中。世尊食已而殘少許。與諸苾芻。⑦苾芻禮謝世尊。⑧于時提婆達多見此事已。而作是念。我應食⑨酥。而問侍縛迦言。沙門喬答摩⑩蘇食幾多。侍縛迦⑪答曰。正有二斤。告言。我亦欲食二斤。侍縛迦曰。如來世尊大金剛體。所食酥量能使消化。非汝所及。提婆達多曰。我今亦是大金剛體。何不能消。即取二斤而便食之。至明清旦。佛所食酥皆悉消化。侍縛迦持粥來奉世尊。如來即食。提婆達多酥猶在腹。亦食其粥。腹即大痛。旋轉叫喚晝夜不安。阿難陀於自親族心有顧戀。聞其受痛情生悲愍。詣世尊所而白佛言。提婆達多。爲多食酥未消喫粥。腹痛不安。爾時如來。即舒百福莊嚴功德千輻輪臂無畏相手。通徹山壁按提婆達多頂。告諸苾芻曰。我於提婆達多及羅怙羅。心生平等更無有異。提婆達多諸痛苦⑫劇皆悉除滅。作是語已。時提婆達多衆苦頓除。從死得蘇。即觀其手方知佛臂。而作是念。此是沙門喬答摩臂。爲提婆達多由無量劫來懷惡毒故。雖知承以佛威得脫劇苦。便作是語。其悉達多善能學得如是醫療。以因此法能自濟人。*于⑬是四面而出大聲。如來世尊以誠實語。救提婆達多劇苦痛惱。提婆達多衆及諸人。聞此聲時無不慶喜。皆共稱讚。世尊神力不可思議。甚爲奇特。時諸苾芻。詣提婆達多處告曰。佛若不救當死無疑。提婆達多曰。佛知善術。方欲衆人皆隨己故。而作斯法。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勿出此語。宜速默然當自心觀。豈非佛救耶。提婆達多曰。何關彼能救我。腹內酥消痛苦自除。時諸苾芻。既聞此語知無恩報。詣世尊所而白佛言。唯願如來。親聽提婆達多。世尊。於彼有大慈悲彼今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四

①〔是〕－[illegible] ②妊＝娠[illegible] ③〔即〕－[illegible] ④〔彼〕－[illegible] ⑤〔言〕－[illegible] ⑥怜＝憐[illegible]* ⑦〔苾芻〕－[illegible] ⑧于＝於[illegible]* ⑨〔酥〕－[illegible] ⑩蘇＝酥[illegible]
⑪〔答〕－[illegible] ⑫劇十(痛)[illegible] ⑬是＝時[illegible]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卷第十五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非爲今時無恩無報。從昔已來亦無恩無報。汝等善聽。我當爲說。

攝頌曰

佛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此婆羅痆斯城有一大村。去村不遠有一大林。花菓茂盛流泉浴池。有一仙人名憍尸迦。在彼林中。每食墮落之菓。衣服樹皮心大慈悲。種種禽獸皆咸依附。有一母象在彼林中。當產之時聞師子吼。心大驚怖失大小便。棄子而走。出於林中。時仙採菓。見小象子知其失母。仙起慈心[1]慜彼象子。尋覓其母。求不能得。遂收象子至自住處。而鞠養之如子無異。既漸長大。便壞仙處花菓樹木。仙既見已遂即嗔責。象知仙瞋更不損林。象又漸大心極猛盛。後復損林。仙又訶責。象無怖懼。仙加苦嗔。象起害心欲踐仙人。仙走入室。象以鼻牙損仙。半屋。便即自走。時樹林神即說頌曰

佛告諸苾芻。往昔仙人者。今我身是。往昔象者。今提婆達多是。往昔無恩。今亦如是無有善報。汝等當知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此[2]波羅痆斯[3]時有國王。名大帝釋軍。國土豐饒人皆快樂。王有夫人。號爲月光。但所作夢[4]皆有眞實。於彼國內有一菩薩而作鹿王。其形金色殊勝端正。人所見者無有厭足。自知端正心常怖畏。恒怕獵師常藏其身。時諸禽獸互相解語。時有一烏。詣鹿王所心生愛念。作如是語。阿舅。云何驚怖食草。金色鹿王便即報曰。我爲端正。一切獵師若見我者。恐相殺害。爲此食草心常驚怖。烏尋報曰。我於夜中亦怕鵂鶹。我等與舅。從今已去更相守護。若於白日。我處高樹監察好惡。有事報王。若至夜中。王當觀視有事報我。於彼國中。有一大河在於林側。時有二人先有怨讎。忽然相逢。一人力勝。遂縛怨人擲於河中。其水流急彼人漂溺。便作是言。誰能救得我者。我與作奴。時彼鹿王。與五百眷屬至河飲水。聞此聲已起慈悲心。便入水中欲救溺人。是時老烏來詣王所。便即告言。此黑頭蟲。都無恩義。勿須救拔。若得離難必害鹿王。時彼鹿王爲慈悲故。不取烏言。往溺人所背負而出。既到岸上。以口解繩待蘇息已。便即報言。[5]子須當知此是歸路。汝當好去。時彼溺人胡跪合掌報鹿王言。我於王邊更得此命。願常供侍爲奴。以報王恩。時彼鹿王即說頌曰

不用汝爲奴　亦不須承事
但莫說見我　恐彼取我皮

我今於汝更求一事。汝隨我願勿言見我。即是報恩。何以故。我身端嚴色相具足。恐彼人知殺我取皮。是故莫說見我在此。彼人答[6]言。敬從王願。我定不說。即起合掌右繞三匝作禮而去

爾時月光夫人。受五欲樂疲極而睡。於後夜中夢見鹿王。身皮金色微妙端嚴。坐師子座。爲諸國王及諸人衆說甚深法。夢中思惟。我作此夢定是眞實。歡喜而寤。即向於王說夢所見。王既聞已信其所夢。心生驚怪。何得有鹿處師子座爲衆說法。時月光夫人。爲王陳說[7]悅意之語。王大歡喜。即便殷懃請王。爲覓金色之鹿。王勅群臣。國內獵師總召令集。諸臣奉命。召諸獵師將詣王所。[8]王問獵師。我聞國內有金色鹿。汝等見不。若有見者。以軟繩繫勿令傷損。將來見我。時諸獵師白大王言。我獵多年。不見此鹿亦不曾聞。大王。既聞鹿在何處。請爲王捉。王勅諸臣。擊鼓宣令。訪有見者來報我知。我即當賞五百聚落。諸臣受教。擊鼓集衆宣王賞募。時[9]彼溺人聞王[10]重募。即[11]便作念。我今貧困。爲欲貪求王之重賞。爲當報恩。不說其鹿。佛告諸苾芻。世間常法。一切有情五欲所繫。無惡不作。時彼溺人心貪五欲。即忘往時被[12]怨執縛。復作是念。我今背恩欲報彼怨。不懼未來如前苦事。應報其怨。作是念已詣王宮門。見種種莊嚴依王正法。使守門者白大王知。王既聞已即喚令入。其人報王。於山林中具諸花菓。有一鹿王。身皮金色千鹿圍遶。至極端正。我知其處令王得見。王聞語已心大歡喜。召諸群臣將其兵衆。外國朝者見王嚴駕。亦皆隨從。其人引前往鹿王所。布兵圍繞。時彼鹿王親友之烏。恒在高樹。遙見兵衆[13]來漸近林中。烏即下樹報鹿王言。前被溺人是背恩者。王不

[1]慜＝愍[illegible]　[2]波＝婆[illegible]　[3]〔時〕－[illegible]　[4]皆有眞＝悉皆有[illegible]　[5]〔子〕－[illegible]　[6]言＝曰[illegible]　[7]悅＝悅[illegible]　[8]王問獵師＝問獵人曰[illegible]　[9]彼＝被[illegible]　[10]重＝召[illegible]　[11]便作＝作是[illegible]　[12]怨＝惡[illegible]　[13]〔來〕－[illegible]

引於王用我獵鹿。❶王問言。有何所以。烏答曰。王前者溺人將諸兵衆。來獵鹿王。時彼千鹿聞兵衆聲。驚怖走散。是時鹿王卽作是念。我今若走。彼諸兵衆尋覓於我。亦殺千鹿。我寧守死活彼千鹿。作是念已。爾時鹿王詣國王所。往時溺人遙見鹿王。卽舉兩手指示王言。金色鹿王彼來者是

佛告諸苾芻。衆生若造極惡業者。不待來生今卽見受。被溺之人。由不知恩造惡業故。手指鹿訖手卽墮地。王見是事怪而問言。何忽如是兩手墮落。時彼溺人苦痛悲泣。卽便向王以頌答曰

穿牆盜物者　此不名爲賊
有恩而不報　是名爲大賊

王聞此語卽問彼人。此頌何義。我今不解。時彼溺人卽便爲王具說前事。王聞是已。爲不知恩溺人。說頌報曰

無恩溺人　何故汝身　不陷入地
何故汝舌　不破百分　何故金剛
執持刀❷杖　不殺害汝　一切鬼神
何不打汝　汝極背恩　何故少報

王知彼鹿是大菩薩有大威德。告諸臣言。應與鹿王設大供養。卿等速迴掃灑道路。懸繒幡蓋燒衆名香。我與鹿王俱來入城。諸臣聞勅具依王教。是時國王。令金色鹿在前而行。國王大臣隨鹿王後。入婆羅痆斯城。於宮門前敷師子座。種種莊嚴請鹿王坐。王及月光夫人。後宮婇女王子人民。圍遶而坐。是時鹿王方說妙法。王及夫人一切大衆。旣聞法已。卽請鹿王爲受五戒。一切有情願歸菩提。王見是已心大歡喜。向鹿王言。王所遊處山林曠野。悉施鹿王。我從今後永斷殺生。亦令國人不得遊獵。願諸有情。於諸住處心無怖畏。

佛告諸苾芻。爾時鹿王者。今我身是。時無恩溺人。今提婆達多是。過去無恩今亦如是。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婆羅痆斯邊界聚落。於中有一作花鬘人其聚落傍有一河水。作花鬘人每常渡水取花來去。後於一時欲渡河水。於此河中。非時得一菴沒羅果。持詣王城與守門者。守門者得轉餉通事。通事人得便奉進王。王得其菓復與王妃。妃得其菓卽便食之。以菓香美復從王索。王復問彼通事之人。何處得菓。通事人答。我於守門人邊得之。王卽遣喚守門人問。菓汝從何得。守門人云。我於花鬘人邊而得此菓。王復遣喚作花鬘人問言。何處得菓。花鬘人答。於河中得。王語作花鬘人。汝往河所更覓此菓。其花鬘人旣得勅已。自齎糧食復往河所。尋水而覓行至一山。於高崖上遙見菓樹。其巖嶮❸絕。一切獼猴皆不能上。何況於人。其作鬘人多日尋覓。無有上處。糧食復盡。其❹人心念。我得王敎令覓其菓。今旣不獲如何得歸。作是念已不顧身命。手攀嶮崖漸漸而上。未到果所遂便墜落。下有深❺磵墮在其中。時有菩薩。作獼猴王遊行山谷。見花鬘人。墮在深坑受諸飢苦。菩薩發心救諸含識。善巧方便。時獼猴王遂設其計。取一大石輕重如人。❻卽便背負調習運轉。知得出坑。遂負鬘人漸漸而出。❼由此疲極身體乏困。當於彼時。一切禽獸悉解人語。時獼猴王問花鬘人。汝因何事落在深坑。時花鬘人廣如上說。是時菩薩便作是念。此採菓人不得其菓。必當受罪。我今應可與取菴沒羅菓。菩薩雖困。遂昇高巖摘取其菓。擲與鬘人。彼人得已便自食足。餘殘菓子衣裓盛之。獼猴下樹報花鬘人言。我今疲乏欲少❽時睡。汝可警覺守護於我。花鬘答言。好我警覺。獼猴便睡。時花鬘人而作是念。我路糧盡。若食菓子以何奉王。應殺獼猴曝作乾脯將充路糧。方可得達。時彼惡人不知恩故。遂起惡念。擎取大石打獼猴頭骨❾髓俱破遂致命終

爾時空中有一天神。見此事已。卽說頌曰

承事恭敬　猶如善友　有如是人
不知恩報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往昔獼猴王者。卽我身是。其花鬘惡人者。今提婆達多是。非但過去不知報恩。今亦如是。苾芻當知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之時有一山林。種種花菓。時有一鳥。名曰啄木。其林一邊有師子王。尋常殺鹿而食。後殺一鹿遂便食噉。骨橫咽中不能得出。痛苦多時不能得食。羸劣飢瘦彼鳥遊戲見師子王。卽便問曰。阿舅。何故羸瘦如此。師子答曰。我有痛苦。時鳥問言。何故痛苦。其師子王廣如上說。鳥復報曰。我爲治苦。汝是諸獸中王。能報恩不。每日之中常與我食。師子王報曰。依汝所須常能供給。鳥便思念

❶王問＝問烏【明】 ❷杖＝仗【明】 ❸絕＝峻【明】 ❹人心念＝心念言【明】 ❺磵＝澗【明】 ❻卽便＝便卽【明】 ❼〔由〕－【明】 ❽〔時〕－【明】 ❾〔髓〕－【明】

我作方計除却其骨。待去却後然始令知待
師子睡方可除骨。既作念已。暫遊於樹求覓
共食。時師子王遇涼風吹。遂便美睡。鳥見睡
已。以木著口鑵[1]細更看。遂入口中銜骨而
出。在於樹上待師子王睡眠覺。後將骨示之。
時師子王須臾睡寤。遂覺喉中骨去無痛。踴
躍嚬呻。鳥見歡喜。從樹飛下以骨示之。報師
子云。阿舅。苦痛皆由此骨。師子歡慶報彼鳥
云。外甥。我久苦痛今得除差。我欲一生供養
承事。唯願外甥。日日來此。鳥聞此語歡喜而
去。後師子王正食鹿時。其啄木鳥被鷹所逐。
驚怖飢急飛投師子。說被鷹逐飢急怖事。願
舅。賜我一餐之食。時師子王。以頌答曰

我當行殺害　惡性亦惡行
我牙齒鋒利　入我口得出
應當自忻慶　今復更何索

鳥聞此[2]說亦以頌答

物墮海中失　夢得寤時失
承事惡人失　救濟無恩人
此更爲大失　我從汝何索

鳥說頌已即便飛去。佛告諸苾芻。往時啄木
鳥王者。即我身是。彼無恩師子王[3]者。今提
婆達多是。先不知恩亦不知報。今亦如是。汝
等當知

世尊[4]復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
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婆羅痆斯城有一貧
人。常取柴樵賣以活命。其人復於一時。執持
繩斧往趣林邊。將欲伐柴。即逢非時大暴風
雨。七日不息。爲避風雨漸次經歷。遂至山邊
見一石窟。即欲入中將至窟門。見熊在內驚
怖却走。熊見驚走便呼彼云。善男子來。汝勿
怖我。其人雖復聞彼熊呼。猶懷恐怖。躊躇而
立不前不却。熊見彼住即抱入窟。不令驚懼。
與諸美菓堪食樹根。養經七日至第八日。熊
自出外看其風雨。見風雨[5]歇。即與美菓發遣
令去。其人長跪合掌白言。我蒙供養身命得
活。我從今後何以報恩。熊即報曰。汝但勿
[6]向外人遭說。我在此住者。即爲報恩。其人即
便遶熊行道經一匝已。報其熊曰。我終不敢
報餘人知。說此語已便即而去。其人行至婆
羅痆斯城門。見一獵師欲行遊獵。先共相識。
獵師問曰。汝多日不還家中。婦[7]兒眷屬悉皆
憂惱言。[8]爲被風雨漂。及虎狼食。將作汝死。
[9]已度大雨禽獸多死。汝今云何得活。時採薪
人說熊收養廣如上說。獵師問曰。彼熊今在
何山[10]何窟。願汝[11]視我。時採柴人報獵師曰。
我今縱死亦不能却入山林。獵師[12]報曰。多以
巧言種種勸化。我若殺得。與汝多分。我取一
分。其人即起貪心。遂便却迴。*視彼熊處行
至窟邊。遙指熊[13]視。是時獵師於其窟門。多
積柴薪以火。熏之。時熊被煙火逼困苦欲死
即說頌曰

我此山中住　不害於一人
食菓及樹根　常起慈悲念
我今命欲盡　當復作何計
自念過去業　善惡今得報

時熊說此頌已即便命終。時彼獵師知熊死
已。即入窟中取熊剝皮分作三分。語彼樵人。
汝取肉二分。我取一分。時採樵人以手取肉。
當取肉時兩手俱落。獵師見[14]以唱言。奇哉奇
哉。獵師已肉亦不將行。便却入城。以希奇事
聞奏於王。說向國人。王既聞已親自往看。收
取熊皮往詣寺中。打鍾集衆。遂將熊皮安僧
衆前。王禮僧已。爲諸僧衆說如上事。寺中上
坐證阿羅漢果。以頌報國王曰

大王今當知　此非實熊身
是勝上菩薩　當獲無上果
應三世供養　大王須起塔

時王聞已勅諸大臣。取種種香木。往詣熊窟
所焚燒其身起塔安置種種花香懸繒幡蓋灑
掃供養。國王大臣及諸人等。共立制約。每一
年中同集供養。共立制已禮塔而去。一切人
民若有來禮彼塔及供養者。皆得生天。佛告
諸苾芻。往昔熊者。今我身是。昔採樵惡人者。
今提婆達多是。昔時早已無恩無報。今時亦
復無恩無愧。汝等當知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此提婆達多。復有無
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婆羅痆斯城有
一貧人。常取柴樵賣以活命。其人[15]後於一時。
執持繩斧詣於山林。至一樹邊欲採其樵。遂
逢大蟲驚怕却走。上一大樹。不覺樹上有熊。
見已復怕不敢更上。熊見驚怕漸下報言。汝
不須怕。但依投我。樵人聞已亦不敢近。熊見
悲愍自來執抱。於[16]其樹上選安隱處。熊抱而
坐。是時樹下大蟲報其熊曰。此是無恩衆生。
後殃害汝。何須守護。當可擲[17]於樹下。我須
食之。若不得食我終不去

[1]〔細〕－【明】 [2]〔說〕－【明】 [3]〔者〕－【明】 [4]〔復〕－【明】 [5]歇＝散【明】 [6]向＝即【明】 [7]兒＝與【明】 [8]爲＝謂【明】 [9]已＝此【明】 [10]〔何〕－【明】 [11]視＝示【明】* [12]報曰＝有智【明】 [13]視＝處【明】 [14]以＝已【明】 [15]後＝復【明】 [16]〔其〕－【明】 [17]〔於〕－【明】

佛告諸苾芻。世間之法，有歸投者尚自守護。何況菩薩有來歸投而不守護。　時熊報大蟲曰。此人投我。終不違信。蟲聞此語。爲飢乏故亦不肯去。熊報樵人。我今抱汝疲乏暫睡。少時汝自警覺幷守護我。頭枕樵人便起思念。我暫睡息。當爲樵人說十頌法。作此念已熊即便睡。蟲見熊睡。報樵人曰。汝能幾時樹上而住。應可擲熊樹下我食即去。免害於汝當得還家。時採樵人聞此語已。即起惡念，此蟲好語。我於此處能幾時住。作此念已。便即擲熊樹下推落，覺已未至地間，即說十字

說已至地，蟲既得熊。遂便食噉飽足便去。樵人聞熊說十字祕密之法。便即思念。熊有好法應說*親我，遂起貪求即生煩惱。爲失法故心迷狂走。說十字曰

時樵人親屬既見癲狂。將彼歸家。更無餘語唯說十字。其親屬等既見癲狂。即覓醫人及善呪者，種種醫方療不能差，時婆羅痆斯城不遠有林多菓，衆鳥皆集出美妙音。時彼林中有一仙人，具五神通。狂人親屬將詣仙人。❶蹋跪禮拜便即白言。我此眷屬癲狂心亂。不說餘語唯宜十字，我等不解如何治差。仙人報曰。此人造惡都不知恩。殺大菩薩擲於樹下。而未至地間說於十字，以攝十頌，說此十字已墮地而死，被虎所食。時採樵人便即癲狂。時諸眷屬及仙門人皆白仙言。云何十頌、復有何義。是時仙人次第解釋，便說頌曰。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往昔熊者。今我身是。時採樵人不知恩者。今提婆達多是。昔不知恩，今亦如是。汝等當知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昔有一城名曰寂靜。其中有王亦名寂靜。國土豐饒人民安樂。無諸賊盜不相征伐。王性慈悲。愍諸衆生等如一子。心好惠施常樂聽法。無有慳貪，供養沙門婆羅門等及諸貧病。心無厭足。王有常法，每日清旦先參父母。後看病人，然治國務，時有貧人重病極困。醫人瞻者不肯與藥，皆云❷定死。病人既聞心懷苦惱。悲泣遊行至寂靜城。時王春時與諸群臣后妃眷屬。欲遊園觀行詣城門。時彼病人拄杖悲泣。跪拜王前白其王曰。唯願大王。救我❸救我。如是病苦令得命全。王既見已起大慈悲。迴駕還宮命大臣曰。召我國內所有醫人。臣奉王命。遂即召集一切醫人。便將見王。王喚病人躬自親看。汝等醫人必須治差。諸醫見已白大王曰。觀此人病藥極難得。王便問曰，何故難得。醫答王言。要須一生不解瞋人，而取其血煮粥治之。方可除差。如若不得其病不除。王既聞已便作是念。我既不能救一人命。用此王位及身命爲，却自觀察。我一生來無有瞋處。作是念已，命其乳母便即問曰。我幼小時不有瞋不。乳母答言，自生抱王我尙無瞋，何況王身。❹未將爲定。更問親母。兒自生來見有瞋不。母便報曰。既懷王已我尙無瞋。況王自身。王既聞已歡喜踊躍。作如是念。今得藥耶。告諸醫人。於我身上。五處下針刺取其血諸醫白王。病人卑下王是貴勝。　我今不敢於王身上而輒下針。佛告諸苾芻。一切菩薩善解世間種種事業。爾時國王起慈悲心。即自下針五處出血令器皆滿。便付醫人。即令作粥與病人食。是時國人見王慈悲善養黎庶。王子臣人❺后妃婇女一切國人悉皆啼泣，共相謂曰。王愍一人不惜身命。棄捨我等今無依怙。王既聞已報諸人曰。汝勿❻懊惱。此非惡事。爾時大王於其六月日日出血供其病人。是時國王。漸加羸瘦身體無力。淸淨諸天見王事已。作如是念。此是賢劫菩薩身。若遭衰亡非是好事。我等以天威力方便。毛孔之中皆入❼甘露。念已即與威力。王當可活病人得差。諸天加威。王得平復。病人又差。王便更與病人五大好村。時彼病人寂靜城中。與其城內王臣宰貴身爲同類。八方傳號。經於六月與病人血食乃得差。及以更賞五大好村。八方既聞此號皆悉怪念。來至彼城問彼病人曰。實國王經六月中出血供養汝不。　彼病惡人即作無恩無報告諸人曰。此之國王於我何益。身有惡血應合棄却，或以施人此有何怪，然彼惡人出此語已。即於地中火出。燒此人家一切皆盡。彼之病人却得瘦病，佛告諸苾芻。彼國王者今我身是。彼時病人無恩無報。今提婆達多是。佛告諸苾芻。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過去婆羅痆斯城，有一國王廣如前說，乃至王妃生一王子。顏貌端嚴。其色赤白頭面圓滿。猶如傘蓋，手臂垂下猶如象鼻。兩眉相連額廣鼻直。一切肢節悉皆圓足，彼生之時。諸吉祥事悉皆現

❶蹋＝胡(聖)　❷定＝足(聖)　❸〔救我〕一(聖)　❹未＝永(聖)　❺后妃＝妃后(聖)　❻懊＝惱(聖)　❼甘＝(共)十(聖)

前。生已經於二十一日。一切眷屬皆來集會作諸喜樂是時諸臣。相共白言王子生時百千吉祥皆悉現前。因此立名號為善行。廣說如上。乃至漸長。時彼善行性大慈悲。於諸有情生❶怜愍心。常樂布施。濟給沙門婆羅門及諸貧窮遠行人等。爾時父王語善行言。自今已後。不應如是恒行布施。我國庫藏不可供足。是時王妃又生一子。彼子生時。百千災厄不吉祥事。皆悉現前。乃至立號名為惡行。至彼長大。佛告諸苾芻。世間常法。行布施者。衆人喜愛名稱普聞。有異國王。聞其善行好行惠施。遂欲嫁女為善行妻。多與珍寶車乘僮僕作書遣使。詣婆羅痆斯國報其王知。王聞歡喜許其為婚。是時善行前白父王。不欲費損父王庫藏。我今入海自求珍寶。得已娶妻。王即聽許。善行見許。歡喜裝束辦糧欲去。惡行見已即作是念。今此我兄。自他國人皆悉愛敬。入海採寶忽若得來。父王大臣一切國人倍生敬重。我父必當❷策為國主。我無國分。我今宜可設一方便隨彼入海伺求殺之。我身得迴。樂與不樂。父必*策我以為太子。作此念已。亦詣父所白父王曰。我欲隨兄入海求寶。王聞許之。惡行歡喜亦作裝束。是時善行。於其城內擊鼓搖鈴。遍告衆人。我欲入海。有能去者。應辦糧食裝束隨行。我為商主。水陸阻難我皆能護。我皆能護使無怖畏。亦不輸稅。作是語已。有五百人。至太子所白❸太子言。我等請隨太子。❹于時取吉勝日。即便同去。廣說如前。乃至入海即告弟曰。此船海中忽逢難破。汝應捉我。不須恐怖。惡行報云。如兄所敎。船遇好風遂至寶所。是時船師告於太子及衆人曰。汝等昔聞有珍寶渚。今此處是有種種寶。隨其採取。衆人聞已歡喜踊躍。即便下❺舡取種種寶。猶如麻麥滿其❻船中。善行太子取如意珠。繫其腰下迴船而還。欲至此岸。逢摩竭魚打破其船。是時惡行即捉其兄船人❼珍寶皆悉漂失。唯有惡行。以兄威力得至此岸。 善行用力既出海已疲極而睡。惡行守兄。遂見其兄腰下寶珠。即作是念。兄得好珠我❽失所獲。我今應可剌兄目睛。持珠獨還。作是念已先盜取寶。便以棘針剌兄目睛。棄之而去。善行無眼不知歸路。後牧牛人見已問云。 從何而來。是時盲人具如❾上說。牧牛人知即起慈心。將歸家中。善行本性極善彈琴。在彼家內時為彈琴。牧牛人妻心生愛念。即起染欲語盲人云。共我行私。盲人聞已兩手掩耳白云。勿出此語。我不欲聞。汝是我妹。何出此言。佛告諸苾芻。世間常法。一切有情心貪欲色。若不相隨各生❿瞋恚。時彼婦人見不遂意。即生瞋恨起心謗染。告其夫云。彼無目人欲婬穢我。如何家內養此惡人。佛復告諸苾芻。世間常法。一切有情於所愛妻。被人侵汚心生瞋惱。此一切怨此怨為重。由此因緣其牧牛人聞妻語已。 於無目人起重瞋恨復作是念。此人重罪今見無目。即是受報不須殺害。但驅令出。作此念已即便驅出。 其無目人抱琴而去巡歷城邑乞求活命。後時父王既崩之後。其弟惡行即紹王位。無目之人漸次乞求。至妻國城。其妻年長。諸國王子皆從競索。女之父王告其女曰。先嫁汝時。善行王子入海船沒而死。今有王子等競來索汝。如不嫁⓫汝。恐諸王子心懷瞋恨。是故我今共汝平章。汝心若為。女白王曰。唯願父王。勅國內人。嚴淨城邑集諸國人。女自⓬簡選父王允女所請。遂勅境內及諸外國。我有一女今欲出嫁。集諸國人自*簡駙馬。遂即嚴飾城隍。如歡喜園。即令擊鼓宣告。現在城中所有人衆。及四遠來者。王女求夫隨情選擇。君等隨力莊飾。皆來集會至明清旦嚴飾王女。與諸婇女相隨而出。如歡喜園中吉祥天女處妙花林。 遂於城中百千萬數大衆之中。次第巡行自求夫主。其⓭時善行立在一邊彈琴而住。有情業力因緣會合。共相遭遇。聞彼琴聲心生戀慕。即以花鬘遙擲其上。告言此人是我夫主。時諸大衆各生憂惱。共出嫌言。今此衆內有多豪族。諸方貴勝王子大臣年華可愛。及此城內美妙男子。如何棄此而取盲人。以為夫主。時王近臣見此事已。心懷憂惱。便入白王。王隨女情求得夫主。王問如何。答言。眼瞎。王聞愁惱。喚女來問。少女何意。 今此城中多有賢人貴勝宰輔大臣及四遠來男子非一。何因不愛而取盲人。女答父云。我愛於此。王曰。若爾宜應就彼。何故住斯。女即詣彼告言。仁是我夫。答曰。汝為非理作此思惟。其餘男子而為交耶。女曰。仁者。我無此心作如是事 問曰。如何得知。女即懇誠發實信語。仁今證實我心如念。善行王子及

❶怜＝憐【三】 ❷策＝冊【三】 ❸太子＝大王【宮】 ❹于＝於【三】 ❺舡＝舶【宮】 ❻船＝舶【三】 ❼〔珍〕－【宮】 ❽失＝無【三】 ❾上＝前【宮】 ❿瞋＝怨【三】
⓫〔汝〕－【三】 ⓬簡＝揀【宮】* ⓭〔時〕－【宮】

於仁處。情生樂欲無異心者。願仁一目平復如故。而此少女發實語時。盲人一目便卽開明。告曰。賢女。我是善行，被弟惡行而於我處爲無利事。女曰。何以得知仁是善行。卽發實語作如是言，我被惡行刺我眼時，我心於彼而無少恨，斯言若實，我之一目平復如故。說實語時雙眼明照。是時王女。卽將善行詣父王處白言。此是我夫。王乃不信。女便向王具說前事。王甚奇怪。卽令大禮共成婚媾已。多嚴兵馬。令其善行還到本城。驅彼惡行。册立善行紹繼父位。汝等苾芻。於汝意云何。善行王子豈異人乎。卽我身是。其惡行者。今提婆達多是。非但今時無有報恩。往昔之時亦復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六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言。復聽。提婆達多往昔之時無有恩報。乃往古昔有一王都。人民熾盛安隱豐樂。王有四子。一名大枝。二名副枝。三名隨枝。四名小枝。其四王子年漸長大。皆娶隣國王女以之爲妻。其於父所興逆害心。父覺知已擯令出國。各將妻去。行至曠野路糧皆盡。共立惡制。可殺一妻取肉充食，用濟身命得出長途。❶于時小枝作如是念。寧可自死不斷他命。更無餘計，宜將己妻密走他國，作是念已，將妻逃走飢渴所逼，妻便困乏不能前進。告其夫曰。聖子，我命將終無由涉路。小枝作念。我於羅剎惡伴存彼軀命。於此而終深可傷惜，卽割髀肉與食。又刺臂血❷令飲。妻食肉血，漸漸徐行至一山谷。採拾根菓以濟身命。於其山間有大河水。時有一人。因遭怨賊截其手足。擲著河中作苦惱聲。隨流而去。小枝因出聞苦叫聲。生悲愍心尋聲往覓。遂見一人隨水流下。卽入河中背負令出。置河岸上。見手足俱無。情懷痛切。問言。善男子。爾因何事遭斯苦楚。其人具以事答。小枝報曰。汝今雖苦勿生憂怖。將根菓令食。便語妻曰。可生慈念看養此人。既蒙恩養瘡苦漸差。其婦於彼情生愛著，頻頻就彼共作言談。菩薩稟性少行欲染。雖時聚會無解婬情。然此山中所有根果。由菩薩威力悉皆精妙。婦人食已彌益邪心。至其人所求行非法。彼便不許答曰。我幾命斷幸蒙見濟。其爲惡事便是棄恩。汝夫若知定分身❸首。婦數求及被煩惱逼。遂共交通深生愛著。不欲暫離。於其本夫心無戀樂。彼雖遣去亦不見隨。便作是念。今此女人於我耽著。私通他婦乃是大怨，我定遭苦。卽共籌議告其婦曰。夫若知我行非法者。必當斷命。此不須疑。女人聞說以之爲然。當設餘計女人❹耶智不學而知。卽以衣纏頭枕石而臥。小枝採菓還至其傍。見有異狀問言。賢首。有何所苦。答言。聖子。頭甚苦痛。小枝報曰。欲何所作。女❺嵛懷計生此惡心告其夫曰，我先頭痛，醫與石栢塗頭卽差，小枝報曰。何處得有我往求覓，女曰。於彼崖下於山澗邊。見有斯藥既其懸絕。尋索而下我在上持。彼是大人。爲性質直不懷邪僞，報言，可爾，以索繫腰懸崖而下。欲採其藥，妻遂放索落崖墮水。由彼有情有長命報合紹王位，落崖不死，隨水漂流至王都所。屬彼國主無子命終。臣佐國民共爲籌議。王既無子今已命終。我等立誰紹繼其位。喚諸相師。❻令覓一人堪爲王者。時諸相師四方求覓。如有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是時小枝，由其業熟合受王位。從水而出坐在崖邊。然菩薩威德。所住之處光彩異常。時諸相師因遊至彼，見此大人有王瑞相。咸皆歡喜❼往告諸臣曰。我等求得大人。具王瑞相，堪爲國主。諸臣聞已。卽令國人嚴飾城隍。備其大禮。選擇吉日。共册爲王，然未有國后。諸臣告令諸國貴族，若有端正好女，各令嚴飾將赴王都　稱王意者納之爲后。王緣女人遭大苦惱，深生厭離無心顧❽眄，諸臣啓言。大王當知，國后若無斷王繼嗣。諸方美女咸集於玆，欲册爲后及諸婇女。王亦不許，說女人過患。福德有情所在之處，花菓飲食悉皆甘美多有氣力。爾時菩薩落崖已後。於❾其山中花菓根莖並悉不生設有生者苦澁無味。彼二惡人，由諸根菓無氣力故　漸漸羸弱不能存濟，時彼惡女，卽便荷負無手足人。從山而出。入諸聚落巡行告乞，若他見問此是何

❶于＝於[illegible]*　❷令＝食[illegible]　❸首＝手[illegible]　❹耶＝邪[illegible]　❺嵛懷＝懷嵛[illegible]　❻令＝合[illegible]　❼〔往〕－[illegible]　❽眄＝盼[illegible]　❾〔其〕－[illegible]

人，報言此是我夫，雖復如是形容，更無他意，然而國法，若有女人事夫❶貞謹，人多敬重皆爲供養。此女到處多饒飲食，如是遊歷漸至王都，❷諸人聞已皆悉嗟歎，或有心生喜樂出外遙觀，城中諸人見斯事已，謂共方便共起譏嫌。王說女人有多過患，豈不見此*貞謹婦人，無手足夫肩上擔負，巡門告乞以相濟給。時守門人見如上事，具奏王知。王聞是語勅令喚❸入，女人入內，王既見已卽便微笑，而說頌曰

食髀肉充飢　飮我血濟渴
肩負肉團行　何處有*貞謹
惡計求石栢　貰我落崖亡
肩負肉團行　何處有*貞謹

時此女人聞王斯頌，情懷羞恥卽便低頭。諸臣聞頌不知其緣，白言：大王，所說之頌是何義❹利？王爲諸臣次第廣說，城中人民嫌此女人，共唱爲惡擯令出國。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乃往昔時小枝者，豈異人乎？我今卽是。其女人者，今提婆達多是。非但今時無有恩報，過去之世亦復如然

汝等苾芻，復當諦聽，提婆達多無恩無報，乃往古昔有一王都，王名自在❺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正法治化信重賢良，自利利他常懷大悲恒求妙法。於諸黎庶深有戀慕，後於異時，妃誕一子，形儀端正殊妙可觀，顏色光❻晃如眞金鋌，頭有傘髻，手臂纖長，額廣平正，雙眉相連，鼻高且直，諸根具足，親族立字名自在，❼藺付八乳母，年漸長大令遣入學，算計謀策印文祕字無不該練，工巧技藝悉皆通達，所謂象馬車步乘馭善巧工射干戈，無不備悉，其自在童子，敬信賢良情懷仁讓，自利利人是其本行，常有悲愍普愛黎元，捨去慳貪❽修行惠施，所有財貨無一❾慳心，舉國知聞悉皆傾慕，四方遠近百踰❿繕那，所有孤貧盡來臻湊，皆令無乏咸起歡心。菩薩曾於一時，乘車出遊趣芳園內，其車皆以金銀琉璃硨磲碼碯天帝青寶，共爲嚴飾，皆以微妙栴檀而爲轅軛，於其車上，皆以師子虎豹之皮而爲莊嚴，點諸寶珮，見者愛樂。駕以驄馬，其疾如風趣於園所。時有聰明智慧大婆羅門，來告童子曰

應知世間人　皆聞汝行施
寶車雖愛重　應施婆羅門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卽疾下車生歡喜心，便指其車告婆羅門曰

我今捨寶車　喜施婆羅門
願我捨三有　趣無上菩提

時婆羅門既得車馬，乘之而去。菩薩又於一時乘大白象，名曰⓫王增長，色白如珂雪及白銀花，七⓬支圓滿衆相具足，皆善安住，猶如帝釋醫羅跋拏，行步庠序人所樂見，與諸眷屬并諸⓭僕從，咸共圍遶，譬如滿月耀於星漢。又復屬以三春之際，雜花叢發泉池清澈，衆鳥和鳴，菩薩*于時欲往芳園暫爲遊戲。時有他國怨敵，告婆羅門，令從菩薩乞大白象。時婆羅門卽從菩薩舉手而乞，并說頌曰

諸有人天衆　咸同好施名
所乘大白象　宜與我將去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卽疾⓮疾下象生歡喜心，便指其象告婆羅門曰

我今捨白象　喜施婆羅門
願出三有流　速趣菩提岸

時有諸臣奏父王曰：自在太子，今以增長大象，施與他國怨讎婆羅門。王聞是語生大瞋怒，便勅使者，令喚自在太子。既至，王便告言：汝今不應住我國內。太子聞是語已便自念言：父今捨我，我今爲求無上菩提利益一切，被智慧鎧捨此大象。復作念言：我今若在家者，必是不能隨情捨施，宜應往山林堅持戒行，是故今可捨其家緣獨居林藪。有往乞者誓不違逆。是時菩薩作是念已，便還本宮具告妃知。妃既聞已，恐離⓯夫故心懷悲苦，卽便合掌白菩薩言：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去往山林中，我終不能須臾之間暫相捨離。若乖離者我命不存。便說伽他告菩薩曰

虛空無月無光彩　大地無苗實不生
蓮花池中水流枯　婦人無夫亦如是

菩薩告曰：世間常法必有離別，汝於王宮生長，足好飮食衣服臥具，以斯養故身肉柔軟，若山林間以草敷地於草而臥，以菓爲食，採花菓時步遊荊棘，常持戒行，自身亦見衆⓰人心常堅固，來者供養，我亦決定隨意捨施，當施之時勿生憂惱。菩薩復告妃曰：汝應可自當善籌量。妃答言：我隨聖子意。菩薩復告曰：若如是者，心常寄念發誓願言。既立誓已，菩薩詣父王所頂禮白言：願父恕過，所施大象

❶貞＝眞(明)*　❷諸＝衆(明)　❸入＝人(明)　❹利＝理(明)　❺友＝及(明)　❻晃＝悅(明)　❼藺＝間(明)　❽修＝鎭(明)　❾慳＝悋(明)　❿繕＝緒(明)
⓫王＝玉[illegible]　⓬支＝枝[illegible]　⓭僕＝侍[illegible]　⓮〔疾〕－[illegible]　⓯夫＝去[illegible]　⓰〔人〕－[illegible]

與他國怨讎婆羅門故。由是過失，我往山林。願王庫藏常豐不[1]渴。王聞語已與子離別。心懷悽愴憂悲苦惱。便告子曰。汝可住此。勿向山林。隨意布施。菩薩頌伽他。答父王曰

大地諸山林　乍可令迴轉
我[2]於乞求者　施心終不移

爾時菩薩。說是頌已辭父而去。*于時太子妃及男女。并諸侍從數有千人。皆大泣淚共出此城。時有一人。聞是大衆泣淚哀號。問言。今此大衆因何悲泣。答曰。汝豈不聞。便以頌報

城中有太子　自將象寶施
王責遠驅擯　由是衆悲啼

爾時太子既出城已。告諸侍從。汝等迴還。汝今應知。一切恩愛會當別離。眷屬聚集法不長久。如彼行路同息樹陰。會合片時要當分散。即說頌曰

一切世間人　會合必離別

爾時菩薩說是語已。可行三十里。見一婆羅門。來至菩薩告言。剎帝利童子。我聞汝名稱遠[3]聞。從三十驛故來。爲求四馬車。願施與我四馬車。*于時太子妃。既見婆羅門來乞。心生輕慢[4]已。麁惡言詞告婆羅門。即說頌曰

希奇甚惡性　告言婆羅門
在於林樹間　來乞四馬車

爾時菩薩告其妃曰。汝於婆羅門勿出惡言。便說頌曰

若無[5]求乞人　我施誰當受
爲趣菩提故　盡施去慳心
六度殊勝福　是名菩薩行
爲證於菩提　圓修一切智

爾時菩薩說是頌已。心生歡喜。復說頌曰

我今除此慳貪垢　寶輅施與婆羅門
古昔大仙皆共行　並獲無漏菩提處

爾時菩薩發此願已。[6]心生歡喜。持此寶輅施與婆羅門。時菩薩自負其男而於肩上。又妃將女還安肩上。進路而[7]行。積漸至於山林。既至林已心生少欲。便修戒行依止而住。後於異時。有一婆羅門來詣林間。至菩薩所爲求男女。時屬曇低採菓不在。時婆羅門舉手讚歎告菩薩言。剎帝利童子。願得尊勝。便以伽他告菩薩曰

我今無侍者　與妻諸處求
汝之此二子　願將惠施我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爲離愛子便暫思惟。時婆羅門。[8]復告菩薩曰。剎利童子。我曾聞汝。[9]能施一切。今我乞求何須思忖。便即以頌告菩薩言

汝今名稱遍[10]諸方　能以慈悲施一切
如昔所聞能惠施　仁今應可順修行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便以伽他告婆羅門曰

我今定可捨身命　本願不生於異心
假令以子施他人　於此終無有退轉

復告婆羅門曰

我今棄二童　夫妻住林藪
女人性悲戀　云何得存住
後人莫說我　無悲棄自兒
不能捨己身　而以男將施

爾時婆羅門告菩薩言。[11]剎利童子。不應如是。汝於王種而得生長。此界大地皆共知聞。名稱十方隨順一切。於諸含識生大慈悲。種種惠施恭敬供養。猶如香象。諸沙門婆羅門師長貧士及孤寡類。皆能攝受而興供養。隨所求願咸稱本心。見者招携無有空過。所[13]逢惠施福不唐捐。我既遠來艱辛備盡。有所求乞幸遂希望。心馬難調無由定住。須臾翻覆不可爲常。恐退本心不能惠施。令我辛苦失望而歸。仁今應可滿我本願務遣而去。即便以頌讚菩薩曰

名聞遍十方　能施於一切
幸願垂哀愍　得遂我希望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爲離愛子心生憂慼。便自念言。我今若捨二童子與此婆羅門者。我及曇低離愛子故。生大悲苦。若不捨者。於我梵行便大虧違。又婆羅門失其本望空語而去。我今定[14]受離別愛子憂悲大苦。於此地處令我[15]憔然。終是不能違本誓願虧我梵行。心便決定欲捨其男。而發願言說伽他曰

我今捨此子　願獲大果利
以斯殊勝福　度苦海衆生

爾時菩薩纔施女男。而此大地六種[16]振動。所居山側諸有仙人。見地振動並皆驚愕。互相謂曰。以誰福力復何因緣。而此大地忽然*振動。今可審觀。誰之[17]勢力而有此瑞。於仙衆中有一仙人。年最尊邁善閑占相。復解天文。便以伽他告諸仙曰

此是菩薩樂山林　飡菓飲水資身命

[1]渴＝竭㊂　[2]於＝從㊂　[3]〔聞〕－㊂　[4]已＝以㊂　[5]求乞＝乞求㊂*　[6]心生歡喜＝生歡喜心㊂　[7]行＝去㊂　[8]〔復告…聞汝〕十三字－㊂　[9]（言）＋能㊂　[10]諸＝十㊂　[11]剎＋（帝）㊂　[12]〔能〕－㊂　[13]逢＝求㊂　[14]受＝是㊂　[15]憔＝焦㊂　[16]振＝震㊂*　[17]勢＝威㊂

可愛童兒今已捨　是故大地有斯微

時二童子。知父情捨悲號啼泣。頂禮父足合掌白言。願父哀憐莫捨於我。我今無父。而趣何依。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心懷悒悒滿目淚流。便以伽他告愛童曰

子等汝應知　我非不愛慜
爲濟衆生苦　是故捨兒身
以斯殊勝福　度苦海衆生
令得出迷津　同獲菩提果

爾時二童子聞父語已。知父決定而將捨施。悲號泣淚頂禮合掌哽咽而言。以頌伽他而白父曰

父今決定而施我　我今遵言囑我孃
我曾先有諸①恕過　願母哀憐見容恕
我由幼小愚癡故　不遵奉敬親教言
今時不得報慈恩　如此之②恕願容恕

爾時子等既說頌已。頂禮父足右遶三匝雙目盈淚辭父而去。*于時菩薩念彼童男言詞悲切。心懷憂苦發菩提心便入草菴。是彼二子纔離草菴。此三千世界六種震動。無量百千諸天在於虛空。作如是言曰。嗚呼奇事異口同音而說頌曰

希奇所施大威德　菩薩如是決定心
身生愛子二童兒　捨離己身心不悔

爾時童子母曼低離。既採菓實。獲已欲來於草菴處。見是大地六種震動。心便驚愕速急向菴。於時有一天子。化爲母師子。③欄路而住。見菩薩欲度脫一切衆生今捨二子。恐此曼低離於檀波羅蜜心生留難。曼低離既見師子。*欄路以頌伽他報母師子曰

師子汝是獸王妻　何因*欄我此道路
我今共汝悉事夫　宜速遠離隨緣去
汝是獸王師子妻　我是人主帝王妃
共仁義合爲姊妹　當須開路容我去

爾時天化師子聞是語已。避道而去。*于時曼低離。在路見種種惡怪　所謂在於虛空聞悲哭聲。復聞居在山林諸有情類皆啼泣淚長④吁嘆息。須臾之間便作是念。我見如是等怪。決定於彼草菴有不善事。而說頌曰

我今雙目瞤　諸鳥共哀鳴
令我心哀切　與子定生離
如是大地動　身心並皆戰
遍身今不安　定知離別事

爾時曼低離說⑤是頌已。思惟千種有損之事。便到草菴進入菴已。遍觀諸處不見二子。心生憂惱便作是念。我之二童不與小鹿而爲遊戲。復於聚土爲城而作戲耶。即往尋求。既尋不見。復作是念。由不見我入菴而睡。作是思惟。心懷恐懼欲求見子。所採花菓便棄一邊。雙目盈淚頂禮夫足。而白問曰。我二幼童今何所在。爾時菩薩以頌報曰

超越*求乞者　婆羅門詣此
我施彼二童　汝可應隨喜

爾時曼低離聞是語已。猶如鹿母被毒箭傷。悶絕⑥躃地。復如居水之魚在地⑦婉轉。譬如鵝鳥失子哀切。亦如牛母失犢悲鳴。*于時曼低離。作如是傷歎頌曰

我之二子面如花　手足柔軟如蓮葉
同時俱受於斯苦　別我孤去獨如何

爾時天帝釋。知菩薩與曼低離夫人俱⑧與決定希有難行之行。與三十三天共相圍遶。從虛空而下。光明照耀。至菩薩所居山林菴所。在於空中。以頌伽他。告菩薩曰⑨爾時帝釋作是頌已。令菩薩心堅固勇健。而作思惟。今菩薩唯有曼低離夫人。以爲侍者。若有從乞決定捨施。便即無人可事菩薩。我今應從乞取曼低夫人還。且權寄在菩薩處已。忽然不現。時天帝釋。於後不久化作婆羅門身。至菩薩所而說頌曰

此婦容儀極姝好　唯獨專心事一夫
如斯尊貴好夫人　幸願施之承事我

時曼低離夫人。聞是語已心生憂惱。嗔彼⑩乞人。作如是言曰

汝是無羞貪愛者　滿世間中極惡人
若是知法識尊儀　豈合從夫強乞我

是時菩薩。心懷悲感迴顧夫人。夫人以偈告曰

我今心不愁　亦不憂身苦
唯憂君獨住　如何可存濟

爾時菩薩以頌答夫人曰

我在此處不須憂　我求堅固不壞道
汝但恭敬隨斯去　我如野獸死於林

*于時菩薩說此頌已。心極歡喜重說頌曰

我今此⑪山末後施　夫人去後我無憂

說半頌已。是時菩薩即以一手執曼低離。以一手執持澡罐。向婆羅門而說頌曰

此人清淨無雜染　言詞辯了巧祇承

①恕過＝過恕【明】　②恕＝言【明】　③欄＝攔【宋】*　④吁＝呼【宋】　⑤〔是〕－【宋】　⑥躃＝躄【宋】　⑦婉＝宛【宋】　⑧與＝輿【明】　⑨〔此下有頌〕－【宋】　⑩乞＝化【宋】　⑪山＝出【宋】

今我以玆所重妻　奉施仁將願守護
*于時菩薩既施妻已。發如是願。以此施福願早成佛 說此語時 爾時大地。六種震動。時婆羅門遂領夫人。去斯不遠。時曇低離心懷悲感。而說是語。我今已別所敬之夫及所鍾愛極好兒女 不審宿因有何罪業。於此曠野。❶栖遑哀號 如彼母牛失於犢子。時天帝釋見此相已。還復本形向曇低離 而說頌曰
妙女我非婆羅門　亦非是人是帝釋
能壞修羅大天王　今我深心憐念汝
汝須何願 我皆與之。聞此語已心生歡喜。便即重心恭敬禮拜。而說頌曰
千眼天主救我子　令離賤身得解脫
值見父耶常歡樂　帝釋天王我願是
說此語已。爾時帝釋天主。與彼妙女迴還至菩薩所。以右手執曇低離手。語菩薩曰。我將此女寄與聖者。常以供養看侍仁者。有來求者更不須與。此是受寄。若轉與他世人嫌恥。時天帝釋。即往將兒婆羅門處。令彼荒遂不知所措。憧惶失次。還到本城市中欲賣。大臣見已便報國主。有人將王孫子二人。大名悅意。小❷名黑兒。無慈心憫市中唱賣。王聞語已情甚悲怪。便遣使❸往追彼人來。勿令兒子入怨家手。宮人聞已。悲懷憂惱合城愁歎。使者速將王所。王見孫子命令近前。兒子身著❹敝破衣服飢瘦羸弱垢膩塵穢。心即迷悶遂從師子座上 縱身投地悶絕久❺蘇。城內諸人大臣補相宮中婇女。一時號哭聲振城郭從座墜地。諸臣百官 幷內宮人。一時號哭悲切無已。良久乃*蘇告諸臣曰。我兒雖在彼山林行檀施。業猶不休。今遣使往速迎還。爾時帝釋天王。復至菩薩所。事既了已便辭菩薩而退。不久之後父王亡沒。諸臣共議。大王今既捨化。我等諸人應迎太子。說是語已。即迎太子冊立爲王。既昇王位。作大施會。內外諸有無所恪惜。廣施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貧窮❻乞求遙道來者幷王眷屬❼親友人等。普皆霑洽。一切施與種種功德。即說頌曰
爲求菩提故　施與歡喜心
剎利婆羅門　薜舍達羅等
旃荼及惡類　持戒清淨人
金銀寶瓔珞　驅使奴僕者
男女妻子等　俱以捨施心
即得清淨身　今世及後世
如王救孫子　婆羅門受寶
眷屬共歡喜　如是得安❽隱
皆由彼王孫　云我是最上
是人之福田　合得受供養
因此得財寶
佛言。苾芻。汝等當知。此是何事。爾時捨子王者。我身是也。時婆羅門者。提婆達多是。此婆羅門作無恩義。汝等苾芻。勿當如此得少供養。須作重心。況復多施。汝等苾芻。當如是學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有瞻波城長者。名曰寶德。多饒財寶受用豐足。娶妻未久便即有娠。其夫遂與盛陳供侍。廣說如餘。後時長者往王舍城。月滿之後。於❾女星月更誕一男。形貌端嚴人所希見。於其足下毛長四指。同黃金色。即令使人疾詣王舍城報長者曰。生一男也。長者問曰。說何語。使人曰。長者生男。如是之問皆云長者生男。時使人曰。何須多問。更不言答。長者云。汝今何不百度而說此語。我今瀫與百過滿口黃金。汝三度說與三口金。令使却迴報守庫人。與二十俱胝財寶。與男每日食。長者即向王所白大王言。我生一男。時王報言。我以瞻波城幷七頭端正寶莊好象。並與汝男。寶德長者既啓王已即還本城。經三七日眷屬來會。既是*女星❿月生 應與號曰女星。付八孃母。二人與乳。二人常抱。二人洗衣。二人共⓫戲。種種飲食用爲養飼。漸漸長大如蓮在水。其男如是年既長大即令入學。將數別寶⓬伎能皆悉明達。諸人將女競至求婚。 其父與男修三種房室園林。謂春夏冬三時。隨用爲立三種宮人。所謂上中下。其人每在上宮遊戲快樂。日用五百兩黃金作食。與男令食。爾時提婆達多。惡謀阿闍世王。汝父頭白變黃。不厭女*戲種種食飲。爾令長大。不與爾位得日未期。阿闍世王問言。今欲若爲。提婆達多答言。須存過人事。凡所求事無種不作。當爲如來服酥。父王持粥欲往竹林至如來所。阿闍世王在於中道。以鄉猜刺頻毘娑羅王打破粥鐺。其王却歸」爾時世尊。以他心智皆悉預知。告目連曰。其提婆達多。勸阿闍⓭世令墮地獄。我於頻毘娑羅索粥欲食。被打鐺破。汝當爲我往瞻波城向寶德長者男邊乞粥將來。爾時大目⓮撻連

❶栖遑＝恓惶[illegible] ❷名＝日[illegible] ❸［往］－[illegible] ❹敝＝弊[illegible] ❺蘇＝甦[illegible]* ❻乞＝無[illegible] ❼［親］－[illegible] ❽隱＝樂[illegible] ❾女＝[illegible]* ❿月＝日[illegible] ⓫戲＝喜[illegible]* ⓬伎＝技[illegible] ⓭世＋（王）[illegible] ⓮撻＝[illegible]*

端坐入定。從王舍城沒於瞻波城現。其長者男每事日神。平旦事時。其目*揵[1]蓮從日裏下。其長者子見大目連。心極驚怪。而說頌曰

今見日神身　從日下吾前
誰令現其身　速答是何人
爲當是日耶　爲是多聞天
爲當是月下　爲復帝釋身

爾時大目*揵連。審觀知彼長者子意。卽說言曰

不是千光日　我非多聞天
亦非帝釋身　我是牟尼子
甚極足威光　爲乞粥來此
供養於佛身

長者子問曰何如佛耶。大目*揵連以頌答曰

芥子不可比須彌　螢火小虫不比日
牛[2]跡之水不比海　如諸外道不比佛

是時長者子聞是所說。問今來意欲須何事答爲如來乞粥來。問曰。如來者是何族姓目連答曰。有沙門喬答摩。是族釋子。剃除鬚髮身[3]被法服。心行正眞出家修道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此是佛也。其長者子先未聞佛。當聞佛名心大歡喜。身毛皆竪所有五百[4]金錢造得食飮。一時受奉置於鉢中。爾時目連卽入於定從瞻波城沒於王舍城。出至[5]竹林中將奉世尊。頻毘娑羅。更將粥來欲至佛所。聞食香氣普遍。意將諸天及天帝釋來供養佛。我所作粥並不堪用。白言世尊。有天帝釋及諸天來供養於佛。此竹林中。極理香好。佛言。王國界內有大城。名曰瞻波。有長者子。日用五百金錢造食。目連苾芻往彼乞來。其長者子有是福力。彼王聞已心生歡喜。欲令使喚。佛知王意卽語王言。汝莫輕彼遣使往喚。又告大王。汝可頗能受我鉢中殘食不。大王[6]白言。我是積貴摩頂授記王種。不合喫人殘食。佛是我法王。令食卽喫。佛問王言。汝曾生來得如此食隨意喫不。答言。世尊。我生王宮。王宮長養。身[7]見爲王。未曾食此好美飮食。佛言。大王當知。彼長者子是大福德之人。常喫如斯上味飮食。爾時頻毘[8]娑羅王。頂禮佛已退歸還宮。卽勅群臣。當令四事具辦兵馬往瞻波城。群臣問王因何向彼。王言。我欲往見寶德之子。臣等答言。在王國境何因往看。令使喚取。王言。其人是大福德。不可往喚。臣等答王。我作方便不用王喚其人自來。王言。可爾。任卿等意。臣卽作書使人往茲。令掃灑城。大王欲來。其長者子聞已歡喜。大臣又報。王子亦來。時長者子聞其王子性行兇麁。恐有費損。諸大臣等更作書報。王及王子二俱不來。汝等須作計議。擁塞弶伽令水却流。無[9]今一滴順河而過。長者聞已心極憂懼。當知[10]王欲科罰我等作此書來。其瞻波城諸人聚集。共作一書馳報宰相。王頻附書。勅云王來。復言子來。復令擁塞弶伽却流。讀此書已。又得報云。王及王子俱亦不來。王欲得見寶德之子。汝等速當遣來是要。時瞻波人密遣一人。往王舍城聽察虛實。其人乃知一依書事。*于時城邑諸人。同往長者之宅。諸寶德言。大王欲見汝男。其國臣相實語不虛。我密遣人而往聽察。一如書事。須見長者[11]之子寶德答言。若令我等塞弶伽河以金擁之。我男終亦不能發遣。衆人重言。長者是大富貴。亦知以金擁塞弶伽。我等貧人無計可得。要須慈愍我等。長者答言。若於城內。家出一子隨我子者。我當放去。*于時人衆皆依長者所言。長者卽往男所。竊語子言。城邑人衆同來啓我。影勝大王欲得見汝。子白父言。我當卽去。父言必應爲汝脚足之下有金色毛欲得相見。汝勿舉脚以視大王。將一寶珠[12]往彼王所。置王足上禮拜王已。卽跏趺坐。黃金色毛自然而現。*于時寶德心自思惟。我今發遣子去。爲當令乘象去。爲復乘馬乘車。爲遣乘船。更自思惟。不及乘船安穩。卽令造船。船中更造種種園林。有諸好鳥出種種音。及諸婇女莊嚴身已。往王舍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七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時頻毘娑羅王。聞長者子乘[13]舡而來。從弶伽河穿渠。直至王舍大城。五里之內滿油麻子。船至城所。勅令掃灑去諸瓦石香水灑地散諸名花。喻如天宮。作好供養。迎長者子入王舍城。其子見王頭面禮足。便以寶珠置王足上。退住一面結跏趺坐。時王見彼足下黃金

[1]蓮＝連(明)　[2]跡＝蹄(明)　[3]被法服＝披法衣(明)　[4]〔金〕－(明)　[5]〔竹〕－(明)　[6]白言＝言曰(明)　[7]見＝現(明)　[8]娑＝婆(明)　[9]今＝令(明)　[10]王＝正(明)　[11]〔之〕－(明)　[12]往＝住(明)　[13]舡＝船(明)

毛已。心生驚愕歎言。有大功德福力之人。汝曾見佛以不。答言。未見。王言。汝可相隨見佛世尊。問王。佛騎何物。王言。出家之人不用乘騎。長者❶子答言。我亦步去。時諸人衆皆以脫衣覆地與長者子踏上。問言。彼佛世尊踏衣行不。答❷言。不踏。卽令去衣。其長者子以足踏地。諸天脫衣覆地。問言。我不令著衣。何因地上有衣。傍人答言。此是天衣非我等衣。亦令去却。天去衣訖。時長者子足踏地著。是時大地六種震動

爾時佛告諸苾芻。此長者子從九十一劫已來。皆以覆衣踏行。不曾露足踏地。今長者子爲重法故。以足踏地因此地動。爾時長者子來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隨其根性而爲說法。既聞法已從座而起。頂禮佛足求願出家受持戒行。佛言。不然長者子。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戒。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佛言。我是國主。於彼長者庫藏資產事皆由我。王既聽許。唯願如來❸令其出家。佛言。善來苾芻。卽時出家❹被僧伽胝衣手持瓶鉢。威儀庠序如百歲苾芻。是時六衆苾芻共爲恥笑。其長者子汝如生酥。有何所堪。今者勤勞修行梵行。有何所益。時六衆苾芻見而調弄。共作是語。此人形貌如生酥團。於佛正教勇猛勤修。當何成就。彼聞是語。卽往尊者阿難陀所白言。尊者。云何苾芻決定修行。早得成就意得正定。答言。如佛所說。受三摩地勤苦經行。速得正定。時彼聞已卽往屍林。作三摩地經行。專念覺品善法思惟。覺不能證。又起一念。我今勤行精進過諸聲聞。不得證果。我今自有家宅眷屬財物。❺現存。歸俗自須行施造諸功德。爾時世尊知其思念。告一苾芻曰。汝可往詣彼屍林所報長者子曰。汝可來此。時彼苾芻承佛命已。便往林中報曰。世尊命汝。彼既聞已共往世尊。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告彼長者子。汝不應在於空閑林中獨住宴坐而作如是非理尋思。汝昔作是念。所有聲聞勤修苦行。我皆過彼。由不斷漏心得解脫。我之親屬有大資具。受用豐多。可應還家受諸欲樂。廣行布施造諸功德

時長者子聞佛說已。便作是念。世尊今者知我心之所念。卽時驚愕恐懼憂惱身毛豎立。白佛言。如是世尊。佛復告長者子。我今問汝。隨我意答。汝昔在家常作何業。答曰。善解彈琴。又問若調絃時其絃調急。其聲和雅悅心。好聲堪用已不。答言。不也世尊。問曰。琴絃若緩。其聲和雅悅心。能發好聲堪用已不。答言。不也世尊。若琴絃不緩不急。調絃平正。其聲好不。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長者子。若復有人。極行精進心生掉舉。若多慢緩心生嬾惰。是故汝應修處中行。若如是者。汝今不久斷諸有漏心得解脫。得慧解脫見法證果。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長者子聞佛所說。歡喜信受諦心思惟禮佛而去。時長者子。聞佛世尊爲說琴喻方便誨已。獨處閑靜修不放逸專修正念。善男子。汝所樏心希求出家。剃除❻鬚髮。被僧伽胝衣。正信出家。學無上果梵行已立。最後獲得諸法。以自覺知證成就果。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應知證果。時彼具壽便自證得阿羅漢果。善得解脫已得果已。正受解脫喜樂一心。而作是念。我今正是應詣佛所供養恭敬。作是念已。卽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

爾時具壽而白佛言。凡有苾芻。得阿羅漢果諸漏得❼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棄諸重擔得自己利。盡諸有結。❽慧善解脫。心得自在。而於六種得勝解脫。所謂一者出離凡俗得勝解脫。二者利諸❾勝解脫。三者寂靜勝解脫。四者貪欲盡勝解脫。五者盡諸最勝解脫。六者不失正念勝解脫。白言。大德若復有人。發少信心而求解脫。勿作是見。於貪瞋癡而得解脫出離生死。大德。若復有人發少尸羅出離生死而求解脫無病惱憂。勿作是見。得盡貪瞋癡無病憂惱而得解脫。大德。若復有人。爲求名利爲稱譽故。行寂靜行而求解脫。勿作是見。得盡貪瞋癡離於愛取。不失正念而得解脫。大德。若有苾芻。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棄諸重擔。獲得己利永斷諸有。心善解脫❿慧善解脫。是彼阿羅漢。得此六種勝解脫。大德若有苾芻。心得學處若求無上涅槃善道。不著於色時。彼學處是淨尸羅成就學處調伏諸根。後得漏盡。於無漏心而得解脫。得智解脫。於現前法以自覺知。而證圓滿。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時彼羅漢無學尸羅。成就諸根無學。大德。喻

❶〔子〕－【明】 ❷〔言〕－【明】 ❸令＝與【明】 ❹被＝披【明】* ❺現＝見【明】 ❻鬚＝須【明】 ❼盡＋(應作所作)【明】 ❽慧＝智【明】 ❾〔勝〕－【明】 ❿〔慧善解脫〕－【明】

如童子幼小[1]心惰樂睡。至[2]子盛少尸羅諸根咸悉成就。後時年老諸[3]根以枯尸羅成就。大德。苾芻亦復如是。若有苾芻。而住學處得心自在。彼求無上涅槃善道。不著於色住於尸羅。諸*根調伏。後時盡諸有漏。於無漏心得無漏慧。得解脫命。於現前法已自覺知。而得圓滿。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無學尸羅而得成就。已證得果。卽見諸色心不攀緣。亦不惑亂。其心正定情無顚倒。善思修習心無增減。有惑亂之事。不能爲失正念。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心知諸法。色等諸法不能惑亂。不失正念。安定不散。情無顚倒。善解脫善修習。見生滅法

復次喩如城邑聚落。不遠有大石山。無有缺漏亦無孔隙。全爲一石。或有大風從東面起。其山不動不搖亦不西傾。西南北風亦復如是不動不搖。過去色等如大暴風來於眼前。眼等心識無有顚倒亦復如是。不動不搖。其心安定無有散亂。若得解脫修習善已。見生滅法。復次耳鼻舌身意。能知聲香味觸等。此之六種惑亂身心。彼能得果不失正念。內情心等不失正念。無有散亂顚倒。善得解脫修集善已。見生滅法。具壽苾芻說是語已。便以伽[4]陀而說頌曰

出家解脫者　心無病惱憂
彼住寂靜地　樂盡愛貪欲
趣解脫盡者　及心不失念
了知意生法　而心得解脫
心若得解脫　寂靜見諦住
所作既作了　不應而更作
如彼大石山　暴風不能動
色聲亦復然　不能爲損害
心意得定者　而見生滅法

說是頌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世尊能斷一切疑惑。便卽白問。世尊。具壽苾芻種何等業。由業力故生富貴家。而於足下有金色毛。每日常食五百種味。九十一劫已來足不踏地。纔生誕已。得二十俱胝金錢。後於世尊教中出家修學。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彼之具壽。積習善業果報成熟。喩若暴流決定自受。汝等苾芻。應知自作自受。廣說如餘。卽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苾芻。乃往昔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毘鉢尸應正等覺出現於世十號具足。彼佛有六十二千苾芻前後圍遶。遊行人間漸至王城。名曰親慧。爾時城中有諸居士子。聞毘鉢尸應正等覺與六十二千苾芻前後圍遶遊行人間來至於此。彼既聞已。皆共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諸童子善說法要。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爾時衆童子等從坐而起。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許我以四事供養三月安居佛及衆僧。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時諸童子知佛許已。頂禮雙足辭佛而去。彼童子等既到城已。於議堂中共相議曰。我等云何供養世尊。若共作一食供養。爲人各作食供養。其中或有云。衆共作食供養。廢其生業田農等[5]事。時衆共議。人各依次一日作食供養。卽隨力所辦作食供養。其中有一童子。家貧共母商量。我家貧乏依次辦食。云何得辦。時母答言。愛子。[6]可於最後而[7]與供養。未至日來隨力收辦卽以充足。既至日已鋪以熊皮。如來踏上行至坐處。造五百味飮食供養如來。五輪著地發大誓願。願所生之處。常得豪[8]性富貴家生。亦願我足不踏於地。猶如如來足下有毛四指金色。行願如佛。當當來世有佛出時誓當供養

佛告諸苾芻等。爾時貧童子者。卽寶德長者子[9]是。彼於毘鉢尸如來所。發誓願業果成熟。感大富貴足下有毛作黃金色。從九十一劫以來。不曾具足一踏於地。當生之日有二十俱胝金錢。隨其日日從地踊出。卽於佛教中出家修學。得阿羅漢果

佛告苾芻若作黑業者當得黑報。若作白業者還得白報。諸雜業者還復如此。汝等苾芻。如雜黑業者。汝不應作。常作白業。如未生怨。爲彼惡友提婆達多故。於父王頻毘娑[10]羅所。起大惡逆。擲稍打著手指。舉國人民共爲恥笑談論。如此惡者爲友。未生怨王在胎中時。何不殺却。或時有人談論。此非是阿闍世王過也。由彼惡友提婆達多過。或有說言。爲佛與提婆達多出家不作擯罰致於他方自所安住。或有譏說。佛亦無過爲彼苾芻僧伽不依僧敎住持故。如斯衆議父王聞已。心不起惡而云。由我先世業故。復有說云。是佛及僧之

[1]心＝憫(明)　[2]子＝於(明)*　[3]根＝相(明)*　[4]陀＝他(明)　[5]〔事〕－(明)　[6]可＝汝(明)　[7]與＝興(明)　[8]性＝姓(明)　[9]足十(時)(明)　[10]羅＋(王)(明)

過。我由此說情懷憂惱。時諸苾芻各生疑心。請世尊曰。何故彼人造過令此受殃。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有如前事。乃往過去曾亦遭此。汝等諦聽。我今爲說。乃往古昔有❶波羅痆斯城王。名梵授。人民安隱富樂豐饒。時彼城中有其二狗。一黑一白。食鞍韉皮繩。於異後時王欲出戰。告其臣曰。卿速嚴仗。臣即觀見被狗咬破不堪所用。便啓王知。王聞生瞋令殺諸狗。城中諸狗既遭殺害。因即逃竄出國去者。時有他國一狗從外而來。見其諸狗怖而逃竄。問言。何意如是。城中諸狗以事具答。報曰。何故不白大王。城狗對曰。誰敢啓王。外狗報曰。仁等安住。我於此夜進詣白王。便至王所行步端儼。說伽他曰

大王宮中有二狗　❷一白一黑備色力
應當誅彼不滅我　誅者不誅非是理

是時王聞此頌。告諸臣曰。卿等宜應爲我覓取說伽他者。將來見我。諸臣訪覓。誰於夜中爲王說頌。而有白言。他國狗來爲王說頌。王曰。卿等審推。實是宮中二狗食耶。爲餘狗喫諸臣集議。王今令推。云何詳審。於中有言。何假多論。但取頭髮安狗❸口中。若食皮者自當吐出。既安髮已。王宮二狗便吐食皮。以事白王。王曰。宜治二狗。餘狗無愆。汝等苾芻。於意云何。昔二狗者豈異人乎。今提婆達多阿闍世王是。由彼往昔過失令他受苦。今亦如此。彼等造罪佛僧招過。汝等復聽。提婆達多無恩報事。乃往古昔於❶波羅痆斯城。王名梵授。治化人民。時有一人入山採木。路逢師子。便即逃竄墮落井中。師子奔趁不見其井。遂墮其上。而有毒蛇逐鼠鵄欲擒鼠。此三一時俱墮井內。各起害心欲相噉食。師子曰。今此井中我有勢力。能食汝等。然而共在厄難之處。宜息惡心莫相損害。因緣會遇屬有獵師。逐鹿至此向下看井。其井中人遂發大聲唱言。丈夫。願見救濟

是時獵師先拔師子令出井中。師子即便禮獵師足。白言。我今知汝深恩。必當報謝。其在井中黑頭蟲者。不識恩義。必莫救之。師子即去。於後獵師。所有井中人蛇蟲鳥等。次第悉皆救出。後時師子捉得一鹿。獵師因行遇至其所。❹救師子見來。即便以鹿授與獵師。跪拜而去。後於一時。其梵授王及諸宮人。出城遊戲至苑園中。恣意歡娛遂便睡著。時諸宮人見王睡已。心無畏懼。或有經行。或有立者。或有坐者。或有眠者。或有遊去。或有脫衣曬❺汚。或有解脫瓔珞在❻其傍邊便即眠睡。墮井鵄鳥銜其瓔珞。遂將遠去。與彼❼能救獵師。以報恩德奉上瓔珞。時梵授王眠覺。與諸眷屬臣佐速歸入城。*于時失❽纓絡宮人。遍觀其處不見*纓絡。詣王白言。大王。在苑園中而失*纓絡。時王便告諸大臣曰。在諸苑園已失*纓絡。汝等須爲訪覓。是誰盜將。時諸臣佐既奉王命。即便訪覓。時黑頭蟲時往彼獵師之處。而覓方便覷其*纓絡。見已便知是王*纓絡今在於此。其黑頭蟲便棄恩義。遂詣王所白言。大王。所失*纓絡我今具知❾在獵師處。王聞是語便即嗔怒。即令使者往捉獵師。時王使人至獵師所告言。汝於苑園中盜王宮人*纓絡。其獵師恐懼答云。我等實不盜王❿纓珞。具向使者陳說所得來由。還其纓珞。使者得已將詣王所。其獵師當處即被囚縛。*于時其鼠見已急往報蛇白⓫說。其黑頭蟲罪惡之人。不識恩德。遂令我善知識被王使者見今囚縛。蛇聞語已答言。汝報獵師。我今日爲爾向王宮中螫於王身。汝當呪持。我即收毒。王當歡喜決定放汝。亦即與汝貨賜。其鼠得此語已即具報獵師。獵師云。善哉當如是作。其蛇即螫王身。王時患苦毒遍其身。廣召醫師。誰能治我。時諸醫師無能治者。王既遍告。獵師聞已。遂遣所執當人。汝當爲我白王。我能治得。其執使者具事白王。王言。即令解放將來。既至王所。獵師爲治。手下即差。便即釋放。王甚歡喜重與賞賜

佛告諸苾芻等。汝意云何。豈是異⓬人耶。時獵師者我身是也。彼黑頭蟲不識恩義者。提婆達多是也。往昔之時無恩無義不知恩德。今亦不知恩義。亦不知恩德

復次佛告諸苾芻等。如是提婆達多。不知恩義亦不知恩德。汝等諦聽。我爲汝說。乃往昔時有非時七日大雨不止。其鼠狼投入穴內。鼠亦入其穴中。後有毒蛇。覓避雨處亦入其穴。然⓭而鼠狼欲害其鼠。*于時毒蛇報鼠狼曰。汝及我等遭大苦厄。汝等勿生相損害心。各自安住。其毒蛇等各立名號。⓮毒蛇名愛君。鼠狼名有喜。鼠名恒河受。其愛君及有喜等告恒河受言。汝是勤健。當爲我向餘處求覓

❶波=婆【三】*　❷一白一黑=一黑一白【明】　❸〔口〕－【明】　❹〔救〕－【明】　❺汚=汗【明】　❻其=身【明】　❼能=所【明】　❽瓔珞=纓絡【三】*　❾〔在〕－【明】　❿瓔=纓【三】*　⓫說=言【明】　⓬〔人〕－【宮】　⓭而=其【明】　⓮〔者〕－【明】

飲食將來。其鼠性行質直心意賢善、爲彼蛇及鼠狼勤來覓食、未迴來間、鼠狼報蛇言曰、彼若求食不得空來。我卽食伊。其蛇聞是語已遂作是念、此鼠狼今遭此苦難。由欲擬害彼鼠。我今恐彼求食不得空來。決定被食我今預須報彼鼠知。作是念已卽便附信報鼠令知作如是言。其鼠狼作如是言。如鼠無食空來必定食汝。其鼠苦求食飲不得。作是思惟、我今食既不得空去。必定食我、其鼠復附信與蛇、以頌報曰

若人儉少無悲心　飢火逼迫遂生急
汝大有恩報此語　我今無復更來親

佛告諸苾芻等其鼠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其鼠狼者。提婆達多是也。其提婆達多。往昔之時亦無恩義。今亦不知恩德。時未生怨王、於父前擲劍王便問言。愛子。汝因何意擲劍於我前耶。答王曰。我有瞋恚。父有受用我無受用。王聞是語便告子曰。若如是者。其贍波城與汝受用。子得城用歡喜踊躍。便往提婆達多處。作如是言。尊者。我今得贍波城恣情受用。時提婆達多報太子曰。汝今用功現果報力交得受用。太子答曰。聖者。我今見也。復言。汝可更用大功必得增勝。時太子遣往贍波城。徵稅重役逼迫百姓。爲被逼切各散投諸方。或有投王舍城。或投諸國。或有其中發使奏王言。[1]太子逼迫贍波城人散走外國。唯願大王。制其非法

爾時父王卽命太子告言。汝今何故逼迫百姓。太子答言。爲兵士不能存濟。父王言。若如是者。除王舍城已外。摩[2]揭陀國諸人民等。任子受用。太子得已。卽詣提婆達多所報曰。聖者。除王舍一城已外。並是我得。提婆達多答曰。用功者今得如是果報。汝可更用功力。爾時太子。卽遣使命苦役損害摩*揭陀國城邑人民。時諸人民既被逼迫苦已。時諸人衆奏影勝王曰。今被太子損害摩*揭陀國人民城邑。願王制約勿許使。王聞是語卽命太子。太子至已父王告言。汝復何故損害摩*揭陀國城邑人民。太子答言。我諸兵士其衆甚多不能存濟。王言。若如是者。我今惟留一庫財物已外。及王舍城並任汝受用。太子得已。卽往提婆達多所。我今更得王舍城。唯除一庫財物已外並得。提婆達多答言。此是用功果報成熟如是。復言。凡是國王。以用庫藏爲力。若有庫藏卽是國王。爲庫藏故須用功力。時[3]彼太子更遣損害王舍城人。時王舍城人民衆等。并贍波國及摩*揭陀國諸人衆等。各懷恐懼。密奏王知具陳上事。被太子損害苦急。[4]太王比來養育百姓。由如赤子。今被太子損害。我等人民多有逃散諸國。我今遂欲如是。[5]其影勝王情甚敬信慈愍有情住持正法。聞是語已卽命太子。太子至已。王以理言順太子意。以手摩太子頂告言。我今所有城邑人民並付囑汝。[6]汝今因何惱亂百姓。汝今正應合須養育。太子答[7]曰。我爲無庫藏所以如此。*太王報言。若如是者。除我宮人。自餘庫藏任汝所用。然其太子性懷暴惡。雖得庫藏由不厭足。更復惱亂國內人民。不肯止息。時諸人衆還詣王處具事白王。王聞語已告太子曰。我今與汝人民庫藏。因何更復惱亂百姓。不肯止耶。太子聞是語已便*太嗔怒。告諸臣佐曰。汝等應知。若有人訶罵刹帝利灌頂王者。合有何罪責罰。臣等答曰。合有極刑。今訶罵者是我父也。云何損害。今且令付後宮囚閉。於時臣佐便卽囚閉。大王被閉。宮人臣佐城中人衆。聞王囚已並悉憂惱。皆念大王往昔恩愛王囚閉也。太子卽位。暴惡磣刺凶猛獷烈。無有臣佐敢諫其王。時影勝王既被囚閉。心自念言。是我宿業因緣且得。隨日時國[8]大夫人韋提希常以餉食。時未生怨王問守門人。時守門人便白王言。王母每自送食將與老王。未生怨王聞是語[9]已語守門人曰。汝當勿使更放飲食及水漿等入。告諸宮人亦勿送食。若有送者罪當極刑。時諸人等見教嚴重。更無人敢送食至老王所。於是多日更無有人得到王處。時王夫人韋提希。念王恩愛不能自忍。以酥蜜和麨塗身。而以脚釧孔中盛水。將以上王。命且延日。時守當人[10]心卽猜疑。暫雖知覺。已爲念王恩。其未生怨未問之間。亦不報知。後於異時。未生怨王問守當門曰。老王今者若爲存在。其守門[11]人具述。韋提夫人。以酥和麨塗身。脚釧孔中盛水。奉王。王今以此存活。時未生怨王勅守當人。自今[12]以後更勿令夫人入見老王

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經行。當王窓牖。王遂遙見佛影。因此見佛心生歡喜。爲此善根命

[1](其)+太(?) [2]揭=竭(?)* [3]彼=被(?)* [4]太=大(?)* [5]〔其〕－(?) [6]〔汝〕－(?) [7]曰=言(?) [8]大=太(?)* [9]〔已〕－(?) [10]〔心〕－(?) [11]人+(答曰)(?) [12]以=已(?)*

存活。時未生怨王更問守❶當宮人。我已斷使餉食。老王今若為存活。門人答❷言。為王於窓牖中遙見世尊。世尊慈愍攝受。因此福力王得存活。王令閉塞窓牖。剌其足下令不得立。時守當人即依王勅。閉塞窓牖剌其足下。是時老王。身患疼痛苦惱念。*以哽咽啼泣流淚不止。即自思惟。今在苦惱。世尊何不愍念觀察於我。如來世尊無不知見。諸佛常法。有大慈悲攝受衆生。決定擁護即住正觀。若能調伏三事。超四暴流安四神足。五支具足超過五道。住七覺分示八支道。善巧方便隨入九定。具十種力。名稱遍滿於十方界。倍勝千轉自在輪王。晝夜三時以佛眼觀諸衆生故隨轉智慧。誰減誰增。誰遭逼迫誰被逼迫。誰下惡趣誰向惡趣。誰一向趣誰負重擔。我今以何方便能救離此從惡趣中置人天趣。并得解脫。未修善根者。令修習善根。已修善根未成熟者。令得成❸就已成*就者令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大目❹揵連曰。汝往影勝王所可傳我語。願王無病。作如是言。佛告大王。如善知識應所作者我已作。我今救汝。離三惡趣。令汝常得在天人中過於生死處。聞佛所說即入三摩地。從耆闍崛山沒。於王舍城王禁閉所。在王面前白言大王。佛告大王。願無病惱。時王禮敬尊者大目*揵連。時大目連白王曰。佛告大王。如善知識。我於王處所作已辦。令離地獄傍生餓鬼建立人天。具如前說。由業因緣。是故大王。當知依於業因。此在於禁閉脚被刺破。又不得食苦害其身。王問大目連曰。何處有好❺食飲。*于時目連答曰。於四天王處有好*食飲。具報王已。即便化身而去。往耆闍崛山。時未生怨王子患指瘡病將詣王所。王抱懷中以手摩挲以口嘬之。其時王子啼泣不止。王既嘬其癰瘡穴破。膿血在於口中。唾膿於地。太子見膿在地。更啼不絕

時*大夫人韋提希。見此事已吁嗟嘆息。時未生怨王見母嘘嗟嘆息。問言。何故嘘嘆。答曰。曾祖已來未有此患疹。汝亦曾有此患。王父嘬汝瘡上。有膿血便即飲。却不唾於地。我見膿時恐見膿時汝更啼泣。緣此王父喫汝膿血。問曰。實有如是憐愛我耶。母曰。如是憐愛汝耳。爾時未生怨王。嗔恚心止起憐愛心。語諸臣佐。如有人言。老王活者分國半位。人於老王皆生憐愛。聞王此語奔競走看。其老王遙聞走聲。極衆在獄驚懼。作是思惟。必當喚我種種苦刑。長嘆喘息迷悶於地。便即捨命。於北方天❻王宮。在天膝上忽然化生。時薛室羅末拏天問曰。汝是誰耶。曰我名勝仙。何故名曰勝仙。有天飲食常在面前隨念而食。是故長號名曰勝仙。時諸苾芻心生疑惑。唯佛能斷。俱白佛言。云何影勝大王。造何等業果報成熟。有大富貴豐財受用。於王宮生。復得見佛知聖諦理。後被刺脚禁閉。身受飢渴苦困。因玆餓死

佛告諸苾芻等。若作黑業感黑異熟。若作白業感白異熟。若作雜業感雜異熟。是故苾芻。自作其業還自受之。如有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是故苾芻。應當捨離雜業及黑業。汝等應修純白淨業。汝諸苾芻如是應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八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乃往昔時無佛出世。容有辟支佛。時時。❼怜念貧乏。自資少於臥具飲食。時世唯有辟支佛。此時辟支佛遊行。往至❽波羅痆斯城。居至一陶家輪舍所。亦有白餘商人等。同共止息。中有一人夜在房中。遂失大便不淨污地。夜總即去。其聲聞緣覺。若不觀察。不預知其事。辟支佛夜止宿。擬於明日平旦乞食。主人入房。乃見房中糞污不淨。然而異生愚癡之類不識善惡。便發惡念報辟支曰。汝出家人。脚不被刺。何因不出房外大便。在此房內而放不淨。❾于時主人以鎖鎖門口云。汝今可於此房餓死。爾時辟支佛作是思惟。恐此主人後受苦報。我若開門自出。又恐嗔恨。默然居住至中食時。主人嗔息。命辟支曰。可來喫食。告曰。我時已過更不食也。若如是者。今夜更宿明旦食齋。辟支佛以慈愍而攝受故。便即為住。至於明旦。造淨妙食

❶當宮=門㊂　❷〔言〕－㊂　❸就=熟㊂*　❹揵=犍㊂*　❺食飲=飲食㊂*　❻〔王〕－㊂　❼怜=憐㊂*　❽波=婆㊂*　❾于=於㊂*

供養辟支。是時辟支爲欲利益此主人故。現身變化而爲說法。或現神通。或身上出火。或身下出水。種種變現。其時主人見此神變。心切悔過。　猶如迅風吹其大樹連根俱拔摧折而倒。此亦如是而自❶摧撲口云。大聖願暫下來。我今墮在❷染欲垢中。願慈拔我。佛更下來。其人禮足口發願言。於聖者邊而發惡意。願無業報。又願供養功德善根。於當來世咸得廣大財富自在。亦常供養諸佛如來。心無厭離。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爾時陶家人者。今影勝王是。當於爾時向辟支佛。心懷惡意口❸出麁❹語。業成熟故。今刀刺脚閉在房中飢渴餓死。由生悔心發願力故。彼業成熟。得生王宮富貴多財。於世尊所。破二十種身見山峯。以慧穿穴。證得預流果。佛復告諸苾芻等。行黑業者得黑果報。行白業者當成熟白業果。行黑白雜業者。當得黑白雜業報。汝等苾芻。當捨黑業及黑白雜業。專修白業行應如是學。時諸臣佐來白大王。其老王身今已亡。聞此語已悶落於地。於時以水灑面還得❺蘇醒。即入室爲父持孝服。無人可諫令得離愁。時臣佐共議。云何方便王得無愁。當時南天竺國有❻伎樂人來。　將至王所作諸*伎樂。王心無樂。默然不對不與善言。*伎兒總去。遊行至世尊所。告言。善哉丈夫。心生歡喜即打鼓作樂。爾時世尊自即放光微笑。出種種光又如火𦦨。其光或上或下。其光下至無間地獄。光所到處。冷苦者即煖。熱者得清涼。諸受苦者並得止息。皆作思念。我得❼託生餘處。佛化一人於地獄中。告言。汝等亦不*託生餘處。爲有異人放光明苦得止息。諸罪人見彼化人。心生歡喜罪得消滅。皆得生人❽天處所。堪受聽四諦聖法。其光上至四天王三十三天。至阿迦尼吒天。光中說無常苦無我空法頌。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還隨佛後。若世尊乃至無上菩提事。欲說往昔事時。其光合從後入。若說當來之事。光從前入。若說地獄事。其光從足下入。欲說畜生之事。光從脚跟後入。若說餓鬼之事。光從脚指中入。若說人間生事。光從脚脛中入。若說轉輪王者。光從左手中滅。若說大轉輪王者。光來至右手中滅。若說天上之事。光於臍中滅。若❾說聲聞緣覺之事。光從於臂中滅。❿若說辟支佛法。其光從眉間入。若*說授記無上正眞等正覺法。其光從頂入等。廣如前說。時此光明到佛所。遶佛三匝眉間而入。爾時阿難陀合掌讚佛說伽他等廣說如前。以伽他讚佛

千妙種種色　從口一道出
⓫遍照於十方　亦如日初出
無我而說偈　聞者除憍慢
皆作佛因緣　無緣不放光
降伏諸怨等

佛告阿難陀。汝見彼*伎兒於我歡喜打鼓作樂不。阿難陀白佛言。我見也。佛復告阿難陀言。此*伎兒得辟支佛果。名雅和音。爾時提婆達多語未生怨王。我以教汝今得王位。今須建立令我作佛。時王語提婆達多言。佛身有金色。汝身無金色。若爲建立令作佛耶。復白王言。我身作金色。斯亦可得。其提婆達多即喚金匠報言。於我身上令作金色。金匠答曰。聖者。若能忍痛即可作得。答曰。我能忍痛。金匠即以熱油塗身。受諸辛苦著金薄塗身。別有苾芻。問孤迦里迦苾芻曰。提婆達多今者何在。答曰。爲染身金色不在。時⓬彼苾芻聞已。即往彼看提婆達多。見受諸辛苦叫喚爲身上金色。苾芻即來白佛言。其提婆達多爲身欲作金色受大辛苦。佛告苾芻言。時提婆達多。非是今時爲身金色辛苦。於往昔時爲金幘辛苦至死。往昔之時於婆羅痆斯城。有一婦人。夫主遠行不在。有一烏鳥。來彼婦人前和美語聲。其婦人言。如汝美聲我婿平安早到與汝金幘。不久中間夫婿到來平安至家。其烏復於*彼婦人前還作美聲。時彼婦人即擲金幘與烏。得已即東去西別有鵄烏爲彼金幘。打彼烏頭落地而死。佛言。爾時烏鳥者。今提婆達多是。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此提婆達多。於往昔時爲金幘故。有如是習性仍在。爲⓭彼金薄身受其辛苦。⓮又提婆達多白未生怨王言。我建立王今得王位。須立我爲佛。王言。如來脚下有妙輪相。若爲建立得號爲佛。提婆達多復白王言。我能作足下輪相。時提婆達多。即召巧工問言。汝頗能於我雙足下作輪相不。其人答曰。聖者。若欲能受痛。我當爲作。提婆達多言。我能忍痛。時匠念言。其人有大氣力。若拓印時脚跟踏我。必因玆致死。便即語提婆達多言。可向房中出脚。我即印上。答匠言好。時匠即燒輪形鐵。如火色

❶摧＝捽㊂　❷染＝深㊂　❸出＝生㊂　❹語＝言㊂　❺蘇＝甦㊂　❻伎＝妓㊂，　❼託＝托㊂*　❽〔天〕－㊂　❾〔說〕－㊂*　❿若＋（授記）㊂　⓫遍照＝照遍㊂　⓬〔彼〕－㊂*　⓭彼＝復㊂　⓮又＝叉㊂

印其足下。其時受❶太辛苦。時有苾芻來問孤迦里迦言。其提婆達多今見何在。答曰。今在。一處作脚輪相。時彼苾芻往彼房所。看提婆達多。至彼見提婆達多。爲作脚輪相。燒脚受大辛苦。痛聲叫喚。時彼苾芻。心生疑怪往如來所。唯佛能斷疑惑。白言。世尊。我見提婆達多。爲作脚輪相。受大辛苦疼痛。佛告苾芻。往昔之時亦爲脚受苦。習性仍在。如往昔時。尊山之中有一大象。下山飲水。有一野犴隨象後行。見象脚跡自作量度。我於此沒當生天上。因茲跳❷擲。忽被枯木以貫其身。遂便至死。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彼野犴即提婆達多是。當於爾時。度量脚跡忘作觀意。今時還爲脚輪受大苦痛。時佛世尊。在王舍城住耆闍崛山深邃藥叉宮中。時提婆達多白未生怨王。我今立汝爲王。汝可立我爲佛。然我今欲殺沙門喬答摩。王宜共我設諸方計。我今不知以何物打先打何處而令命終。時有工巧。能造拋車。從南天竺國來至城中。提婆達多聞已。即命巧工告曰。汝能造五百人所牽拋車不。答言。我今善解造此拋車。時提婆達多。便即持咽珠價直千金而與巧工。令造此車。復與一千人以爲驅使。報巧工曰。佛在鷲峯山。汝今應可於其山上近佛坐處安五百人拋車。復於餘處安二百五十人拋車又復餘處令更安二百五十人拋車。告諸人曰。汝等應知。沙門喬答摩遊行來去。即以拋車打令斷命。時彼人等受提婆達多敎已。即詣鷲峯山上。造五百人拋車畢。時五百人共相議曰。造此大拋車欲害世尊。悉作是言。汝等應知。寧各捨命。不害人天所共恭敬大聖世尊身。作是語已即捨拋車。便從山頂求覓僻路而下。恐提婆達多見。爾時世尊知諸人所念。便化階道。衆人見已各相議。曰此峻高山先無階道。汝等應當知。此是世尊威德。*于時諸人於佛如來發大淸信。便於階道而下至世尊所。爾時世尊。爲彼諸人欲調伏故。經行鷲峯山。旣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欲聽法故。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眠。爲說如是四諦令其開悟。彼旣聞已。以智金剛杵。即能摧碎二十種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旣見諦已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二十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飮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是時工師情謂害佛。便持咽珠私自逃走。時提婆達多數數遙望。謂佛世尊頭以落地。見佛安然了無損害。親五百人佛所聽法。遂起嗔恨餘路登山。乃見工師持珠私走。因此自更將五百人欲發拋車。佛作此念。是我宿業積集成熟業報來至。欲水暴流無能止息。退自作自受。若他受者無有是處。佛知業已告五百人曰。諸仁當知。提婆達多共惡意。欲將汝等身登鷲峯山。此是我業決定須受。可共前進。時諸天等便觀下方。*于時執金剛藥叉。便作是念。此提婆達多既興惡逆欲害如來。作是念已。即往金毘羅藥叉宮。報藥叉曰。提婆達多。於鷲峯山頂造大❸擿車。飛大拋石欲害佛身。世尊既在汝宮安住。提婆達多正發石之時。我當以金剛杵於虛空中而摧碎之。汝應相助。恐有碎石迸著佛身。汝應覆護。金毘羅曰。善哉如是

爾時世尊從座而起。將入深山巖穴之內。*于時提婆達多。與五百人發機飛石直擊如來。時執金剛神。以金剛杵於虛空中打石令碎。其石一片欲墮佛身。時金毘羅藥叉接石不著。遂打自身。從斯迸落損世尊足。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非在虛空中　非海非山穴
無有地方所　能免於業報

時金毘羅藥叉。被石擊身自知必死。便發善念。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諸天常法。得生天已起三種念。一者今在何處。二者因何得生。三者復因何業而得生此。旣審觀已知是天處。復知前世身爲藥叉。於佛世尊發淸淨意。得生廣勝三十三天。復作是念。我得生天。不應經宿受玆妙樂然後見佛。宜時速往敬禮世尊。作是念已。即於身手遍嚴瓔珞殊特。妙好。幷持四種❹曼陀羅等微妙蓮花。其天首髮柔軟香潔右旋紺靑。身相端嚴不可比喻。威儀庠序下鷲峯山。以天威力光明赫奕遍照山野。詣佛所已。散華供養退坐一面。爲聞法

❶太=大(明)* ❷擲=躑(明) ❸擿=擲(明) ❹蔓=曼(明)

故。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眠，爲說如是四眞諦法，令其開悟。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壞二十有身見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過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設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智金剛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❶終，更不殺生乃至不飮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卽於佛前而說頌曰

世尊威力彌弘廣　閉塞堅牢惡趣門
開示妙善生天路　我今獲得無爲果
親承諸佛大慈悲　衆惡皆除得天眼

是時前身藥叉天神。如商人得利，如耕夫收實，如戰者得勝，如病得除，依舊威儀禮佛而去。時諸苾芻始從初夜至後夜分，各自禪念，忽見佛前光明遍照，皆生疑惑詣佛請白，有何因緣，梵釋諸天四天大王衆。來此奉覲，佛告諸苾芻。此非梵天。亦非帝釋四天王衆來此謁我。由提婆達多於鷲峯山作大拋車飛石打，我執金剛神以金剛杵空中打碎。時金毘羅藥叉接承不得。遂打自身，因發善心命終之後得生廣勝三十三天。緣此故來稽首於我。我爲說法。得見眞諦歸還天已。是故苾芻，若作黑業得黑果❷作純白業得純白果。若作雜業必受雜果。宜捨黑雜業唯集白業。當如是學。時諸苾芻皆生疑惑而白佛言。金毘羅藥叉爲護佛故自喪身命。佛言。非但今日爲我喪命。於過去生亦爲我故自喪身命。汝應善聽。乃往古昔*波羅痆斯國有王。名曰梵授。正法❸理國無諸枉濫。時世淸淨人無災害。五穀豐盈萬姓安樂。當爾之時。去城不遠有別聚落。多諸園林勝妙花果。雜類諸鳥和鳴可愛。時有仙人住此林內，絕粒苦行唯食根果。❹被樹皮衣以禦寒暑。卽於此處有一獵師。每持弓矢殺諸禽獸。而自存養。而此獵師於時林間往仙人所。仙見歲寒往來疲乏。心生愍念。乃將根果與之令食。遂結恩義共爲父子。是時獵師敬事仙人。稱之爲父，仙亦憐❺愍愛之如子。後於異時其梵授王❻淸晨縱觀入鹿園中。時有野鹿*驚怖悲鳴急投仙人。時王卽便射殺此鹿。既見命終。仙乃發憤報彼王曰。汝之惡性深非道理，彼鹿投我輒事屠害。時王聞已極生瞋恚告諸臣曰。若有世人。於灌頂剎帝王加麁惡語。合科何罪。群臣白王。非法惡人合當死罪。王曰。然此仙人輕毀於我。其時群臣欲害仙人。獵師近見便作是念，我見命存，豈彼敢害大仙人也，是時獵師卽共決戰，仙人避走。時王爾時有大威勢，其時獵師便被王殺害，佛言，諸苾芻。汝意云何。時仙人者我身是也，時獵師者，卽前身藥叉天神是也，當於爾時。已爲我故喪失身命。今還爲我遂便致死，石打我足流血如是不絕，世尊忍痛。爾時醫王侍縛迦。每日三時來詣佛所。其王舍城人及諸國商人貧富貴賤有信心正見者。皆與醫王同往佛所，時諸衆人白醫王言，作何醫方。醫王答言，我解此方，其藥難得。時阿難陀問醫王曰。是何藥草難可求得。答言。此方用牛頭栴檀香。我先已於諸處求覓不得，縱令商人有者。怕未生怨王惡性。不敢出賣。王若須者，方始將出獻王。王若須香之日。無可與王必定被殺。何以故。爲曾賣栴檀香來。已知有其香故。時賣香商人在其衆中。聞侍縛迦所說爲世尊治病故。須栴檀香。便作是念。未生怨王共提婆達多親愛。於世尊相嫉。若聞我與世尊牛頭栴檀香時。定當損我。復作是念。世尊是諸人天應供。我爲此縱其身命被損。亦須奉上如來牛頭栴檀香。卽往取香來供養佛。❼踞跪白言。世尊。我得栴檀香來。世尊慈愍須當受取。佛告具壽阿難陀言。此大仁邊。爲受取栴檀香。依命受得。商人生大歡喜。頭面禮佛退而還去。爾時世尊微笑。有五色光現青黃赤白。皆從口出。乃至其光於眉間入。廣如上說。時阿難陀以偈讚佛。廣說如前。

佛告阿難陀。汝見彼商人心生歡喜以牛頭栴檀香供養於我不。阿難陀白佛言。我見。佛告阿難陀。如彼商人。以無量善根敬信。捨施牛頭栴檀香。於未來世當證辟支佛果。名曰栴檀。因於我處生大歡喜。當得是報。爾時世尊。得此檀香塗足。血猶不止。侍縛迦復白佛言。用童女人乳汁塗點瘡上。時諸苾芻。心怪不識童女乳汁。時具壽阿難陀問侍縛迦言。何者是❽名童女乳汁。答曰。若婦人初妊胎生子者。是名童女乳汁。爾時四衆往詣諸處。求

❶終＝存【宋】　❷〔作〕－【宋】　❸理＝治【宋】　❹被＝披【宋】*　❺〔愍〕－【宋】　❻淸＝凌【宋】　❼踞＝胡【宋】*　❽名＝共【宋】

覓童女乳汁，在王舍城中。除提婆達多及諸近友。於餘外四衆處，皆求此乳。其提婆達多及諸惡友唱言，汝等勿與乳汁。當欲作❶厭魅幻化之法。自無與心障破一切人。爾時是王舍城中唯有一婦人。身自瘦小。初生孩子身亦瘦小。其母乳汁子食猶不得足。況故更與他人。時彼婦人聞佛世尊須童女乳汁。便作是念，我若以用乳供養如來。我自瘦弱多有禍患。一者子當必死。二者提婆達多與王親近 及有宿舊朋友，聞與乳必當殺我，復作是念，若我身死并我子亡。爲天人應供養者。念患足指疼痛。我當持乳將供養如來。時彼婦人出乳貯於銅器中。持將往如來所。頭面禮足，*蹋跪奉佛。白言，世尊。我❷將女乳來。聞佛須童女乳，我今將來，願佛受取此❸乳，佛告阿難，此女人心懷正信，汝當受取此乳。時阿難陀依命受得。婦人頭面禮佛退還而去。爾時世尊。微笑放五色光，其光遍滿三千，廣如上說。佛告阿難陀言。汝見彼女人將乳來供養我不。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見。佛復告阿難陀，此人以歡喜心捨施乳來供養於我，以此無量善根。當來之世得證辟支佛果。時佛世尊。瀝乳塗瘡血流不息，諸方苾芻及梵志等。聞佛患瘡皆來佛所。 或有塗香粖香安於瘡上種種醫療竟不能差。爾時具壽十力迦❹攝波，以眞實語發大誓願，若佛世尊，於一切衆生普作子想，實不虛者。令血止息瘡得平復。作是願已。血便止息瘡即除差。時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及王舍城一切道俗。皆大歡喜踊躍無量。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并拘迦里迦惡苾芻等。心不歡喜。口云，得病差者誠爲善哉。因此能有諸善根故。時諸苾芻皆生疑惑。唯佛世尊能斷除之。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十力迦*攝發誓願已，血流止息瘡得除差

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有此因緣。過去世時亦有此事。汝應諦聽。乃往過去我被毒瘡。彼發實語已得除差。 乃往昔時於一山野有一大村。去村不遠有大叢林，多饒根果。異類諸鳥在此栖遊，出和雅音甚可愛樂，有一仙人止住其中。但食根菓飲清流水。*被樹皮衣專持神呪。於此村內有一長者。在於宗族娶一女人。以爲夫妻共爲歡樂。於後不久妻便有娠，歲月滿已誕生一子，滿三七日設會立名，字之喜樂，長成已，或時經行或時坐臥，常思善事常行善業。時彼村人見彼喜樂，號名法愛，謂求善故。時時往詣仙人所承事供養。衆人見彼愛樂仙人勤修練行。 復號其名以爲練行。當於後時彼長者子身患毒瘡，以種種藥及諸呪法療治不差。 然其父母將子共往詣仙人所白言。仙人，侍者今患瘡極困，當願療治。時彼仙人即作實語發願，今此長者子，於親於怨皆生平等無有異心。若是實言。毒瘡當除愈。發此願已，毒瘡當時即得除愈。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爾時長者子者。即我身是。時仙人者。即十力大迦葉身是。於彼時中爲發眞實願故。病得除愈。今時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意生悔過。我於喬答摩沙門。以石擊打不能損害。無益於事。衆❺人皆知虛獲惡名。其提婆達多，即於樹下結跏趺坐諦自思惟。時諸苾芻見提婆達多已。各共籌量思惟議論。提婆達多於如來所有如是嗔恨。以石擊打如來。 時孤迦里迦苾芻是提婆達多朋友，告諸苾芻，汝具壽等不能諦思非語即語、汝等不見提婆達多今在彼樹住於四禪。 是大人者不作惡事。時苾芻等心生疑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諸苾芻白佛言。如上所說。時提婆達多朋友苾芻孤迦 里 迦 等見白佛已，訶諸苾芻。汝等自無羞恥。即說我提婆達多云作惡事。佛告諸苾芻。孤迦里迦往昔之時亦復即說無羞恥事，汝等諦聽。如往昔之時，於王舍城有王。先立勅條令事王人。置兩摩舍那，一著丈夫，一著婦人。丈夫屍林著女婦。女婦屍林著丈夫，爾時後有一黃門死。將往深摩舍那。其丈夫屍林守人不令放著。其婦女屍林亦不聽著，二俱無處。於王舍城不遠。有一林所。花樹林菓茂盛可愛。有諸雜鳥出和雅音，有一仙人居止其中。根菓爲食飲清泉水*被樹皮衣。近彼方所耕地之處。有櫰麻樹。其人將此死屍置櫰麻樹下。時有野犴聞死屍臭，尋氣而來即食死人。有一老烏。在於櫰麻樹上藏隱而住。便自思惟。我今好讚野犴。彼應與我少多飡食。老烏以頌讚曰

汝胸如師子　腰復似牛王
我禮獸中❻主　與我食飡者

爾時野犴遍觀察已。以頌答曰

誰居叢上樹　後生中最勝

❶厭＝魘【宮】 ❷將＝得【宋】 ❸乳＋(時阿難陀依命受得)【宮】 ❹攝＝葉【宮】* ❺〔人〕－【宋】 ❻主＝王【宮】

身色照諸處　如寶作一閣

老烏又以頌[1]讃曰

我多有用具　故爲見汝來
[2]今我禮獸王　有殘食與我

野犴還以頌答曰

汝項如孔雀　烏烏甚可愛
聲鳴最勝妙　任汝來取食

時烏下樹。共彼野犴同食死人。彼仙人見已。還作頌曰

多時見汝等　共合無羞者
樹中最上昔　所食人中賤

老烏聞此語已。復以頌答曰

師子孔雀侖　共食最上者
秃人於此來　關爾何物事

爾時仙人嗔已。還以頌答曰

老烏鳥中卑　野犴獸中賤
糠麻不堪樹　黃門人中下
地中三角醜　看此不識羞

時老烏起大嗔心。即往仙人祭火壝中。四邊觀望無可損處。以糞汚其壝中。撥水瓶破便即走去。時彼仙人歸來。唯見祭火壝中糞穢不淨水瓶被撥打破。仙人觀察。乃知是烏糞穢及打破水瓶。即說頌[3]曰

如彼獰惡物　無羞多嗔者
壞我祭火壝　復打水瓶[4]碎
是類非是類　一切莫共言
應言少共說　無言最安樂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意云何。爾時仙人者。即我身是。老烏者。提婆達多是。彼朋友[5]者。惡[6]苾芻孤迦里迦是。於此時中非是而說無羞而說。爾時諸苾芻心生疑惑。唯願世尊廣說因緣。世尊共提婆達多。宿世以來因何有惡。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諦聽。乃往昔時。近此海邊有一共命之鳥。一身兩頭。一鳥名法。一名非法。共非法鳥當時眠睡。法鳥眠覺。見流水上有一甘菓。逐流而來嘴以取之。作是念。彼既睡眠。我今欲喚[7]睡覺共食。爲復自食。復作是念。爲同一身。我若食已彼亦得飽。即便食之。後時非法睡覺已。見法有異復聞香氣。怪而問曰。是何香氣。答曰。我食甘菓。復問。菓今何在。報言。非法爲汝睡眠。此已食訖。答曰。如汝所作非是好也。我自知時。後時法鳥眠睡之次。非法見[8]一毒菓於水上流。引嘴往取食之。二俱迷悶心狂昏亂。爾時非法即設誓言。當來所生之處生生世世。共汝相害常共爲怨。時法答曰。願我生生世世。常共汝爲善友。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意云何。時法鳥者即我身是。非法者即提婆達多是。於彼時中始生怨結。我常行利益之心。天授常懷損害之意。佛告諸苾芻。乃往過去於婆羅痆斯有王。名曰白膠香。統化其國。其國豐熟人民熾盛。皆得安樂。近彼國界有一王女。共爲婚娶娛樂遊戲住此歡樂。後時懷妊乃生一女。其女漸漸長大。乃復有娠月滿以後便生一子。形貌端嚴人所樂見。親族聚會。爲子召諸臣議論。爲彼日初出時生其孩子。故號名初。付八乳母侍養孩子。(讀如前說)如是將養用諸乳酪生酥醍醐等。其子如蓮花在水速疾長大。後令入學。敎其文字解數算計。種種[9]伎藝工巧之法。乘象之事。弓弩箭射等法。王法之事。皆悉明解。後時[10]老王立爲太子。*老王先有一上宮王妃。名曰違摩。復有一大臣。名曰宰牛。*老王甚大*恰愛倚付其臣。時王共上宮遊戲。後時懷妊。相師占之必生一子。當定殺王自取王位。後時王患。用諸根苗葉花菓種種藥草醫療。病不能除。大王便作是念。今須建立太子安住王位。我若死後太子必殺我上宮。復作是念。我作何計挍。即喚*太臣平章。多與受用資具財物。便寄違摩分付臣邊。令其覆護。告言。汝是我親近大臣。其違摩夫人者。是我[11]親近夫人。我今自知身決定死若死已後太子正住位時。汝應慈念當須擁護。莫令殺却。違摩夫人臣白王言。我作如是。必不令殺違摩夫人。王即說頌言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頌已即便命終。作諸幡花寶塔。殯王已了。便建立太子爲大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是時太子既登位已。告諸群臣曰。汝等殺却違摩。時宰牛大臣白大王言。不作觀察。無事

[1]讃＝答(明)　[2]今我＝我今(明)　[3]曰＝言(明)　[4]碎＝破(明)　[5]〔者〕－(明)　[6]苾芻＋(者)(明)　[7]睡＋(眠)(明)　[8]〔一〕－(明)　[9]伎＝技(明)　[10]老＝先(明)*　[11](愛)＋親(明)

何故即殺達摩。身現懷妊。未審生男或是生女。若生[1]男時方可殺却。時王答大臣言。如是亦得。汝當自看時達摩月滿[2]以後即生一男。其同日時。有一採魚師婦。乃生一女。與漁師餸物將男換女。其大臣即白王言。達摩生一女也。王曰。大好。我得解脫。後時漁師養育其子漸漸長大。令入學讀書。乃能綴文巧作辭章。時乃立名巧作文章。大臣私來告達摩言。汝子今大巧作辭章。達摩復白大臣言。今欲願見形貌。方便將來大臣答言。何更須見。不須看之。時大臣見彼愛戀其子。爲作方便。令子手持一魚作賣魚人形。即往母所。其母遙見。相師占曰。此持魚[3]人者。必當殺我王自住王位。其語遞相告[4]言。轉轉乃至王所。王聞此語告諸群臣。乃可速即捉取漁師子。莫令逃逸。其語轉轉漁師子聞已[5]即東走而避乃入一老婆家其老婆見已隱藏深處。以大黃塗身。色如死人形。人與將往深摩舍那之所。安著林所即起而走。近有一人。於林中採取花菓遙見此人從死人中忽起而走。採菓之人隨後即趁不遠便止。王使隨後即到問採菓人。汝見一人作如是形容以不。其人答曰。纔見從此路去。即速趁捉。其漁師[6]兒忙怕。入一浣衣人家。其家以衣裳重裹。馱於驢上。遠離人處河邊解放。其漁師兒起立觀察四方。遠望無人之處便即速走路逢一人。見其疾走路兒[7]赴王訪者。王使尋復到於村中。括訪其所。見者報曰。從此走過。時人被使趁急。復投一治皮作靴家。而彼家人一一具言。被王逼迫今欲殺我等。廣如上說。復告彼[8]家人言。願[9]慈愍故。爲我作一量鞋。鞋[10]跟向前鞋頭向後。若尋跡者。無人知我去處。靴師答言。我先未曾作如此鞋。即說頌曰

曾見種種靴形狀　隨彼尺樣便爲作
未有如此造靴鞋　令跟向前鼻居後

時彼靴師[11]依言即作。著鞋走出。村牆既高無處踰過。即於水竇中出。時王使者尋其脚跡。乃見入靴師家處。其漁師子。情懷怖懼投身入水。龍王見已將[12]入宮中。爾時大王展轉聞說。漁師之子投身入水在龍宮內。王勅諸臣。於我國內。所有持呪之人。悉喚將來。時諸呪師既聞皆來詣王所。時王告言。汝等往彼龍宮。呪龍將來。聞已悉去。於別曠野有一藥叉[13]名賓伽羅。常以魚肉爲食。此藥叉住處樹木猶枯。[14]況復人見存命。龍王被諸呪師呪已。逼迫救彼不得。即以神力。將漁師兒及諸呪師等裹爲一服。將往藥叉住處曠野之中安著。龍王告諸呪師曰。汝等所作非是好事。彼漁師兒被藥叉所害。我等亦被損之。呪師問曰。作何方計。龍王答言。汝等無益之[15]事惱亂於我。我被逼迫。將漁師兒置於曠野之中。令彼藥叉所害。汝等亦無所益。時諸呪師漸行得歸本國。白大王言。我等惱亂龍王逼迫極困。遂送[16]魚師兒深曠野中賓伽羅藥叉所食。時王語言。汝等大好。更亦尋聽或時未死。時漁師兒在於曠野東行西行。彼賓伽羅藥叉在一方所共諸惡狗聚集一處。漁師兒遙見此狗便作是念。我今決定即死。其狗遙見彼人。復命一狗往趁捉取。其人見已遠走上樹。狗在樹下。藥叉隨後即到。藥叉告言。彼可不聞賓伽羅人形藥叉在於曠野之所。若有人來住此者。皆當損害。汝今時到下來。其人答曰。我以盡命在此。時藥叉住。於[17]悉柰纙結衣服。繫身而住。時人欲作計走。即往樹下向一方走。藥叉與狗同走而趁。其人專急即脫身衣擲於藥叉身上。遍覆其體。群狗謂是其人衆。共擒捉食噉。彼人便得走脫。復作是念。我有親舅。見在仙人所出家。我今可往彼也。其仙所住之處。花菓園林滋茂熾盛。有種種鳥出和雅音。時漁師兒展轉尋問。乃到仙所。時大王使諸處尋訪。亦到其中。於彼捉獲漁師兒。便即投身谷下。於空中捉得頭髮。入人手身墮谷底。時王使者作是思惟。其人決死執得其髮。持向王所白大王。今我已誅害漁師兒訖。王大歡喜賞賜其使。時護仙人所。天來[18]告仙言。汝外甥兒。今[19]苦逼迫何不觀察。仙人報曰。我若不擁護必定命終。彼仙能持如是明呪。令男作女令女成男。其仙即以呪法攝受外[20]甥。即云。汝勿怖懼。時外甥既得仙人攝受。便化身爲美女。相貌[21]殊好特異常倫。即往[22]波羅痆斯。於王園苑而住。其守苑人既見美女。心生希有速詣王所。白大王言。今有美貌成就少女。見在苑內。王聞語已報曰。宜速將來。便即以大威儀僕從迎入王宮。時王於彼美女深生愛著。生愛著已見王暫離。便變女身而作丈夫。即戴王冠命安地大臣曰。冊我爲王。[23]于時臣佐以大儀

[1]男=女【明】 [2]以=已【明】 [3]〔人〕一【明】 [4]言=曰【明】 [5]〔即東…見已〕十六字一【明】 [6]〔兒〕一【明】 [7]赴=起【明】 [8]家人=人家【明】 [9]慈愍=愍我【明】 [10]跟=根【明】 [11]〔依〕一【明】 [12]入=往【明】 [13]名+(日)【明】 [14]況=呪【明】 [15]事=師【明】 [16]魚=漁【明】* [17]悉=志【明】 [18]〔告〕一【明】 [19]苦+(惱)【明】 [20]甥=生【明】 [21]殊=姝【明】 [22]波=婆【明】* [23]于=於【明】*

著。冊立爲王，爾時諸天說伽他曰

頭不斷者不爲害　復起能作如是業
隨宜損彼不名害　如害白膠王子者

佛告諸苾芻等。於汝意云何。其白膠王子曰初王者。即是提婆達多。於彼時中，魚師兒者，我身是也。從彼王時起此怨讎，世尊復告諸❶苾芻。汝等諦聽。昔時曠野有一大村。其中有二巧兒。作別寶人。其人各座一鋪市易。不得相侵。別時有一識寶貧人。將一寶器來至其所止息。三五日間持此寶器。彼一鋪人欲買其寶。酬價極下。時彼貧人不肯賣與。更將向彼別寶人邊酬價平和。即生歡喜報言。汝可買取。鋪主答言。我無爾許錢財可買。答曰。隨日所得多少與我。其人聞已即便受取。酬價少者即來共諍云。我先見此人寶器。汝今因何奪我市易。從此已去遂至怨讎，佛告諸苾芻，彼酬價少者，即是提婆達多。於彼時中酬價多者。即是我身。乃至今時如是結怨惡意不息。復告諸苾芻。往昔之日曠野村中。有一長者居住。同族姓家娶女爲婚共爲歡樂，其妻有娠，月滿已後便生一子。母即命終。長者便作是念。我更娶妻共爲歡樂。娶妻不久誕生一子。母亦命終。長者便作是念。我亦娶妻不久溘死，我爲長子索❷娶一女。當即娶女遊戲多生子孫，其妻問夫已。次黨子者是何人也，夫主答曰。此是我弟。其妻復問夫曰。於後分我錢物已不。夫曰。世俗之事皆合兄弟有分。妻報夫曰。若當如此。汝今兒子極多。既分財物，當須殺却儞弟。其夫聞已。凡夫之人爲貪財物無不造罪。　即作方計報其弟曰今者可共往入山中採取花菓，至於山中。兄取大石打弟頭❸碎。因即命終。佛告諸苾芻。兄者即是提婆達多。弟者即是我身，於彼時中乃生怨惡

佛告諸苾芻。　我更說提婆達多共我作怨惡緣起，於往昔時，曠野中有一大村，有一居士。同族姓家婚娶一女。共爲歡樂遊戲。後時懷妊一子。月滿已後便生一女。形貌端嚴人所愛樂，居士曰。有人先來從我乞者。我當與女時有一婆羅門來乞。口云無病。居士告言。我有一女奉貸與汝。時婆羅門曰。我占時候日星❹非是穩便。我今不受。待於後時日星穩便。我當來取。說此語已便即退去。別有一時。復有婆羅門。爲求乞故還至彼家。口云無病。乞與我物。答言我有一女奉貸與汝，報言。先有一婆羅門。來乞之時何不與女。居士答言。彼爲星宿不便。口云星宿穩便來取此女。時婆羅門言，我受此女。問曰何不看星宿相宜。❺即受。時婆羅門便爲頌即受此女。　受得女已即便歸還，先來乞者聞別有人來乞女去。即來詣彼婆羅門所告言。此❻女先受得。因何將我女歸來，答曰。汝爲瞻星非是穩便。不取此女。我不看星宿穩便遂取此女。　時彼婆羅門乃生怨惡嗔恚，從此即生怨害之心。佛告諸苾芻。爾時後來求乞得女婆羅門者。即是我身是也。其先來婆羅門看星宿穩便者。即是提婆達多是也，　時佛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未生怨王有一大象，名曰護財，極大獰惡性操常醉每日損人。諸人皆怖不敢出門。時王舍城人悉來白王。其護財象極大獰惡。每日出屋往於坊市。四道街衢損害衆人。王當遏分看象之人。莫令每日出屋。須隔日出。若出之時。預擊鍾鼓令人藏避。王告言好。即勅大臣令喚看象人來。使人依命喚來，告言。王❼舍城中諸人衆來白我，護財大象獰惡損害諸人。汝當隔日出。❽若出之時預擊鍾鼓告聲象出時調象人等再拜大王已依勅即去。　其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大有財物多有受用。發心請佛及苾芻僧。時提婆達多。聞長者明日請佛幷衆設齋。　即持百千珍寶與調象人告言。有長者明日請喬答摩沙門幷聲聞徒衆，汝可將護財惡象當面放之踐踏喬答摩沙門。答言，聖者，依命如是。又須令王知之我等依命。時提婆達多即詣未生怨王所白言。汝不能立我爲佛。爲汝殺父今得王位。我今殺却佛自立一切智。大王，可令護財象出。時未生怨王語提婆達多言。汝不聞諸佛世尊未調者能令調伏，說已得即去。語調象人曰。我已白王，汝可明日將象出。時調象人持鈴擊聲告城中人。明日放護財象，汝等自當防護，時彼長者聞此事已心生愁惱。　自嘆我是薄福之人。今請世尊及苾芻衆過家設供。有此事起放惡象出，若爲設齋，復作是念。我今須造飲食熟已將往佛所，其夜即辦飲食。明旦向世尊所白佛言，王舍城中擊鈴告人。欲放護財惡象，各自防護，今者世尊莫入城來。所造飲食欲將就此，佛告長者。汝可作辦，我今不

❶苾芻＋（等）【明】　❷娶＝取【明】　❸碎＝破【明】　❹非是＝是非【明】　❺即＋（受此）【明】　❻女＋（我）【明】　❼〔舍〕－【明】　❽〔若出之〕－【明】

怕護財惡象，我共聲聞衆同來入王舍城。長者聞已歡喜即去。至家辦食鋪設座已。遙望世尊。爾時如來即持衣鉢共苾芻衆入王舍城。時人即放護財[1]象。時象見佛幷諸徒衆。即生嗔怒。速走往如來邊。其提婆達多共未生怨王。上高樓頭遙望惡象。欲踐踏沙門喬答摩。提婆達多甚大喜悅。即說頌曰

我見十力者　被象力所踏
聲聞釋種子　今日應消盡

爾時世尊以右手化作五師子。時象見師子已。當時忙怕失大便奔走而去。世尊又放大火諸方熾熱。唯佛住[3]所足下涼冷。其護財惡象東西遊走。唯逢熱火。世尊住處清淨涼冷。當見惡象。諸聲聞等皆悉迸散遠走。唯阿難陀一人不離佛邊。其象醉醒羸弱來詣佛所。世尊即以百寶莊嚴輞輪相無畏之手。摩其象頭行無畏施即說頌曰

莫樂象身處　象趣是惡趣
當莫損害[2]他　即得賢聖道
汝爲前身業　故生在惡趣
損害諸有情　將是爲歡樂
從此死已後　當生在何處
復住在何邊　賢首汝善聽
諸行是無常　諸法是無我
寂靜是涅槃　於我心生信

爾時世尊。即往長者家敷座而坐。其護財象隨佛後行。佛在長者家。其象門外立。爲不見佛故。即欲推門屋倒。佛以神力變其宅令化爲水精。內外相照令遙見佛世尊食竟說施頌已從坐而去。其象隨佛後行。其國大臣具如上說。啓白大王王聞此事轉告提婆達多汝大損我。其象去已。隣境國王聞者必起怨敵。汝大不是時提婆達多被訶責已默然而住。王勅諸臣言。若佛出後當即關閉城門。莫令象出城外。勿令隨佛後去。大臣依勅。報守城門人。及語調象人。緊捉取象莫令隨佛後去。依命即欲捉象。其象見佛出城面前不見世尊。其象。以脚踏鼻氣息不通悶絕而死。當生四天王衆天。天法當生天者。有三種念起。從何處滅生在何處。是何業報。當觀自身。從象[5]中死已。生在於此清淨四天大王中。[6]前生爲於佛所發歡喜心。我今在此歡樂。不往如來所共非道理。我先須共諸天圍遶。詣[7]如來所。其象生天。有身百寶莊嚴。清淨之身內外明徹。其夜即衣裓盛衆妙花。往如來所竹林園中。其光遍照勝昔日。時以衆寶花散佛身上。即於前坐聽佛說法。世尊觀察隨所樂聽而應說法。其天聞已。以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煩惱山。即證預流果。既證果已心大喜悅白佛[4]言。世尊。無父無母能作此事。無王能作。無天能作。無親無友亦無過去魂靈。無沙門婆羅門枯諸血海。唯佛能斷我苦惱海。超煩惱山閉惡趣門。安置人天勝妙之處。即說頌曰

因佛閉塞惡趣門　三塗之中多損害
今蒙開闢人天路　復證微妙涅槃城
因佛斷除衆惡業　患翳之目得清淨
能證寂滅聖賢道　超過有流衆苦處
一切人天所應供　能除生老病死苦
於百千生不逢遇　果報今時得見佛
我禮大師乘瓔珞　頂禮佛足心歡喜
右遶三匝欲還歸　騰身即往天宮上

爾時彼天。如商人得利。如農夫得豐熟。如壯士鬪敵得勝。如病人得差。所將諸天下供養已。還與相隨歸於天上。*于時林中有諸苾芻。於初夜念誦經行。見大光明遍照林野。心生怪愕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於昨夜分是何因緣。釋梵諸天下世尊所。佛告諸苾芻。此非釋梵諸天來於我所。復次諸苾芻。汝曾見護財大象以不。如此獰惡奔逸欲[9]來殺我。時苾芻等俱白佛言我等悉見。佛言。我已誨示。彼於我所生正信心起歡喜故。便即命終。得生四天王宮。其夜來詣我所。爲彼說法得證見諦。却歸本宮。諸苾芻等心生疑惑。唯佛能斷。白佛言。世尊。彼護財象。作何罪業[10]隨傍生趣。復作何業。得生四天王宮及得見諦。佛告諸苾芻。彼護財象者。先集業報今自證負。如暴流[11]水必當受之。此護財自作自受。非他人受。復告諸苾芻。所作之業無地水火風爲彼受之。亦非蘊處界善非善事。而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苾芻。過去世時。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佛出世。名迦[12]攝波。十號具足。住*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是時此象於彼法中出家。持戒不能堅固。[13]復不貴重有所虧缺。常以四事供給衆僧。成[14]就善根。所生之處食飲充足。見我正法心生歡喜。便即命終。得生

[1]象十(等)㊂　[2]所＝害㊂　[3]他＝處㊂　[4]以＝已㊂*　[5]〔中〕－㊂　[6]〔前〕－㊂　[7]詣＝諸㊂　[8]〔言〕－㊂　[9]來＝求㊂　[10]墮＝隨㊂　[11]〔水〕－㊂　[12]攝＝葉㊂*　[13]復＝後㊂　[14]就＝熟㊂

四天王宮。復爲在迦*攝波佛時出家讀誦四諦緣起蘊處等法。由彼三業修集善根。[1]今得生天。復得遇我證獲眞諦。如是苾芻。若修白業等。如餘廣說

爾時諸苾芻等心生疑惑。佛能斷疑。白佛言。世尊。彼護財醉象當來害佛時。云何諸聲聞衆皆悉遠走。唯阿難陀一人不離如來。佛言。汝等諦聽。非但今時。於過往昔阿那婆達多河邊有一鵝王。名曰提頭賴吒。有二子。一名滿。二名滿面。滿者大兒。滿面者小兒。其名滿者。性行極剛獰惡。常行欺打。種種惱亂自餘諸鵝。時諸鵝等每來諮白鵝王。汝子咕啄打我。鵝王便作是念。彼既麁惡獰性。若安立太子位。我死已後必損殺諸鵝。我今須作方便。即喚二子滿及滿面告言。汝等可能往詣諸池有鵝之處撿行。若先來者我即與王位。時鵝王子旋意。各將五百鵝衆往於諸方。東西遊行遍觀池水。諸鵝漸行至*波羅痆斯。於彼時中有一國王。名曰梵德。正住王位。其國人民熾盛安[2]隱豐熟。去城不遠有妙花池。清流最勝。有諸雜色蓮花。而覆其上。其池四邊亦有千花菓樹。亦有雜類諸鳥翔集。時鵝王子名滿者。共五百鵝衆下來入彼池中。心無怖畏遊戲歡樂。其滿面共五百鵝衆在虛空中。時有一鵝報滿面言。我等可下入此池中以不。答言。我且往無熱池中紹王位已。然後可來於此遊戲。當即速疾往無熱池中即紹王位。還來至*波羅痆斯池中遊戲。時池邊諸人。見鵝端正無畏遊戲。皆生怪愕。人所樂見鵝中之王。從何處來至此池中。身體莊嚴。其池諸鳥無有比者。人皆愛之。無畏而住在池遊戲。時*波羅痆斯衆人聞已俱來。皆往池邊觀望看視而住。其國臣佐白大王言。不知從何方有妙色鵝王。共無量有千諸鵝圍遶。在彼池中。身色端正。勝自餘諸鳥。人愛不足無畏而住。時王告諸大臣言。若當如此喚捕獵師來。大臣依勅。即喚集來。王言。聞我池中有勝妙鵝王至。人所樂見。不知從何方來。汝等可作方便四面圍繞繫縛將來。莫令損彼身體。[3]肢節。將來見我。其捕獵人依命即去。巧作方便綏綏繫縛已。時鵝王的知不得解脫。告諸群鵝。汝等速往無熱池中。五百群鵝皆悉走散。唯有一鵝涕淚而住。時採捕人見彼一鵝不被繫縛在鵝王邊啼泣而住。心生怪愕告言。我懼王勅繫縛汝身。汝莫啼哭。我不殺汝。即將此鵝王往*波羅痆斯王邊。傍邊一鵝雖不被縛。心相愛念亦隨後去。將到王邊。王告獵人。不繫鵝何因而來。其採捕人白大王言。我不繫縛彼自隨來。王生怪愕語採捕人。隨後來者。的知是夫婦相愛不離。汝解放此鵝王。從彼同去。莫令有人損害。其採捕人白大王言。恐別有人損害於鵝王。勅群臣告諸百姓。勿令損害此鵝[4]王也。時王即喚群臣。卿今可於*波羅痆斯城隍之處擊鼓宣令作如是語。國中所有一切人衆。從今已去但是衆鳥不應傷損。臣即如勅普告令知。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往時滿面王者。即我身是。彼隨鵝者。即阿難陀是。其次五百群鵝者。即是今時五百苾芻是。於彼鵝時皆悉走散。唯有阿難陀不相捨離。今時亦復如是。衆皆走散。是阿難陀不捨離我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等。重爲汝說。阿難陀不捨離我。五百苾芻走散之事。汝等諦聽。如過往昔。於*波羅痆斯有王。名阿吒。正住其位。其國人民熾盛豐熟安樂。有五百臣佐爲彼威德。近境諸王皆來朝拜。時有一人從南天來。名曰杖瓶。然此一人常敵千人。到臣佐所。大臣即將見王。白大王言。聞王威德。此一人鬪已敵千人。王當攝受。時王即賜受用財物。於後時中比境有王。軍馬漸多强盛勇健。即辦象馬車步四種兵士來逼。阿吒。共爲鬪戰。其阿吒王亦以四事兵馬出共鬪戰。其外境王被打陣破散走而去。各歸本所還來聚集。密遣一人諸五百群臣。我更鬪戰。汝莫共我鬪敵。若得位時多與汝等財寶。勝阿吒萬倍。其五百群臣皆悉迴意。共外境王情同密契。時王復以四事兵甲。更來鬪戰。阿吒亦以四種兵士共爲鬪敵。其五百大臣共外境王同情不戰。彼南天來者。共阿吒王心大苦惱。彼人即說頌曰

一切[5]友捨離　多時好看侍
唯有[6]瓶杖人　不離大王所

彼勇健人殺彼五百大臣。爾時佛告諸苾芻。勿作異念。時彼阿吒王者。即我身是也。彼敵千人勇健者。即阿難陀是。其五百群臣者。即此時五百苾芻是。其五百苾芻皆悉走散離我。唯阿難陀不捨離於我。復告諸苾芻等。汝

[1] 今=令【宮】 [2] 隱=穩【宮】 [3] 肢=支【宮】 [4]〔王〕—【宮】 [5] 友=有【宮】 [6] 瓶杖=杖瓶【宮】

等諦聽。阿難陀不捨離我之事。如過往昔。有一菩薩住不定聚。在一方所山中。受獸王師子身。時有五百野犴。每常隨後求拾殘食。同住山中。師子殺得蟲獸。上味血肉食已捨去。餘有殘者。野①干取食多時在彼。於後時中。彼師子王夜覓蟲獸。夜闇不覺墮在枯井。其五百野犴中有一野犴。見師子墮井。不離井邊思念方便。作何計校。救拔師子得出井中。自餘野犴見五百群鹿隨後而行。其彼一野犴。傍井東西遊行。見一土堆。以脚推土置於井中。土漸滿井師子得出。爾時諸天於虛空中。卽說頌曰

皆須作親友　羸弱及强者
我見一野犴　從井救師子

佛告諸苾芻等。時師子者。我身是也。其一野犴者。阿難陀是也。昔四百九十九野犴。卽此四百九十九苾芻是也。其四百九十九苾芻棄捨於我。唯阿難陀不捨而住。佛告諸苾芻等。諦聽。乃往昔時有一菩薩。在不定②趣。時一方所與五百鹿爲王。有一獵師欲害群鹿。於河側邊。著弶柵網索計校捕獵。時諸鹿等心無畏懼遊行至彼。然其鹿王於前而行。遂被繫縛。既見被縛。諸鹿並皆走散，有一母鹿，住於王邊而不棄捨。*于時鹿王欲斷其索。而不能斷，母鹿見其鹿王不能斷索。便說伽他曰

大威德鹿王　宜速愍懃解
安置弶柵者　獵師今欲來

爾時鹿王。便以伽他。以頌答曰

我今作何計　無能斷此索
弶索極堅牢　縛脚令徹骨

爾時獵師。手執弓箭身著袈裟到此鹿所。母鹿見獵師欲害鹿王。*于時鹿母卽就鹿王，而說頌曰

大威德鹿王　宜速愍懃解
安置弶柵者　獵師今欲來

爾時鹿王。以頌報曰

我今作何計　無能斷此索
弶索極堅牢　縛脚令徹骨

爾時鹿母。心懷虛怯卽就獵師。而說伽他曰

汝是大獵師　宜放弓箭却
將刀先殺我　然後殺鹿王

爾時獵師聞是語已。心大驚愕而問鹿母。此鹿是汝何等眷屬。鹿母報曰，是我夫主。獵師聞是語已。便說伽他而報彼曰

我今不害汝　亦不殺鹿王
令汝重相愛　夫妻還得合

爾時鹿母說伽他曰

如我與夫同歡樂　愛重夫主還相見
願汝與諸眷屬等　恒常愛重同歡樂

爾時獵師。聞是③說已心大驚怪，歎言希有。便解鹿王與母鹿同去。爾時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其鹿王者。豈異人乎。卽我身是。其母鹿者。阿難陀是。四百九十九鹿者。是四百九十九苾芻是。其四百九十九苾芻棄我而去。唯阿難陀不捨而住。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有世尊能斷疑惑。大德世尊。宜可觀察提婆達多。自爲臭穢爲利養故，損害其身，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以貪穢惡利養故而害其身。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於一山中。有大花池。時有大象住在池邊，復池一邊有野犴住。身多④穢臭，是時其象從池飲水而出。其野犴欲往池邊飲水。野犴告象曰。仁可避路。若不爾者可共鬪敵。象作是念。此可愍物臭穢無⑤上，若以足踐或鼻或牙害彼，皆悉穢惡。我今還⑥已穢惡之物方可害彼。而說頌曰

亦不足蹋汝　復不鼻及牙
我用穢物殺　當以穢殺穢

時象復作是念。我向一邊行。彼應必隨我。後卽向一邊速去。其野犴便作是念。我以口辭彼懼退走，卽隨後趁象，其象見近。卽以極努放糞打其野犴。便卽命終，佛告諸苾芻等。勿作異念。爾時彼野犴者。卽提婆達多是，當以穢物損害，今時亦穢惡利養故損害。時苾芻心皆疑惑。唯佛能斷。來白佛言。若能依佛教者，皆度生死苦難。若依提婆達多教者，墮在苦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大唐三⑦藏義淨奉　制譯

佛告諸苾芻等。如過往昔，若依我敎者。皆得離大苦難，若依提婆達多者。皆在苦難之中。

①干＝犴〔明〕　②趣＝聚〔明〕　③說＝語〔宮〕　④穢臭＝臭穢〔宮〕　⑤上＝止〔明〕　⑥已＝以〔宮〕　⑦藏＋（法師）〔宮〕

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於曠野中。近有一村。其村樹花菓滋茂。隨近有二群猴。一部五百各有一猴王。其中一王。夢見被五百猨猴擲此二王於熱鑊中。於此夢中。生大驚愕。身毛皆竪。便即夢覺。❶令喚群猴。即說此夢告言。我今所見夢者。不是好耶。我等須棄此居所住之處移往餘處。群猴白言。如大王所說。當須走離。菩薩是大威德。若見夢者必當真實。其王即喚第二王告言。我今見如是夢。須往別處住。王難信告言。凡所夢見。可即依此信耶。汝若欲往隨意所去。我今於此境界得寬。我終不去。彼王知其難信。領自管五百群猴。即移餘處。後時於彼村中。有一賤婢炒麥。有一羊來至❷此婢邊。欲食此麥。其婢即以火燒木打羊。火著身上被燒急已。走入王家象坊。坊內多有芻草。其羊抖擻身火便落草上。然著草木衆象被燒。其當象人告王。時王即喚醫人告言。衆象被燒。爾急作何醫療。時彼醫人便作是念。往日被群猴損暴我田農。我今得便當須酬寃。白大王言。此象被燒。須用猨猴脂塗身。方可得差。時大王勅諸群臣。汝等速須訪覓猴脂。臣等依命。即喚獵師。汝等可速覓猴將來。獵師依命。即往諸方捕捉猴。彼難信猴王幷五百群猴。俱被繫縛將來王所。其醫人爲久結怨恨。將彼猨猴等。活擲著於熱鑊之中。爾時諸天即於空中。而說頌曰

近寃不可住　城及村野中
婢嗔羊食麥　猴等被銷鎔

佛告諸苾芻。汝等勿作異念。爾時見夢猴王者。即我身是。其難信猴王者。提婆達多是。所餘獼猴取我語者。免斯火怖。取提婆達多語者。悉遭劇苦。今時取我語者。並於生死大怖而得解脫。受提婆達多言教者。悉遭苦難。復次所有隨❸順我意者。❹皆得平安。❺遠離苦難。❻隨提婆達多意者。悉遭苦難。汝等苾芻諦聽。乃往昔時有異方所。有二獼猴王。各有五百眷屬。其中一獼猴王。與五百眷屬遊行人間。至一聚落。於此聚落有一金波伽樹。其樹菓實茂盛。時諸群猴見此菓樹。白猴王曰。此樹菓子❼繁茂。枝將欲折。我等遠來疲乏。取其菓食。爾時猴王。見斯樹已。遂說頌曰

此樹近聚落　童子不食菓
汝等應可知　此菓不堪食

說此頌已。諸獼猴等即便捨去。其第二獼猴王。亦與五百眷屬遊行人間。漸至此村。是諸獼猴亦入其村菓實繁茂。便告獼猴王曰。我等涉路疲勞。欲食其菓安穩而去。獼猴王曰。善哉。爾時五百獼猴即食其菓。❽于時諸獼猴等。所食其菓皆悉致死。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其不食菓獼猴王者。我身是。其第二獼猴王者。提婆達多是。隨順我意者。平安得達❾遠離苦難。隨提婆達多意者。❿悉遭苦難。今時諸有情等隨順我語。於生死中而得解脫。受提婆達多言教者。悉遭苦難。爾時提婆達多。以石欲擊世尊。*于時諸婆羅門居士等。悉懷嗔恚咸言。我等即殺提婆達多。其中有人。是提婆達多朋友者。即報提婆達多。提婆達多聞已。即於閑林樹下安禪而住。時諸婆羅門居士等。見提婆達多在於樹下安禪而住。各相謂曰。汝等應知。此提婆達多有大威德。我等云何⓫而得殺之。云何⓬今我發斯惡事。宜速各去。時諸苾芻聞提婆達多住如是威儀諸婆羅門居士等雖瞥嗔怒而不殺害。是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以緣白佛。大德世尊。今可觀察提婆達多作非法罪。於諸人衆示⓭修善法。佛告諸苾芻。其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作斯非法而現正法。誑惑老鼠以害其命。汝等諦聽。我爲汝說。乃往昔時有異方所。有一鼠王。與五百鼠爲眷屬。有一猫子。名曰火焰。其猫少年之時。所有鼠等悉皆殺害。後年老邁便作是念。我昔少時氣力強盛。以力捉鼠而食。我今年既朽邁。氣力微薄不能捉獲。設何方便而捉獲鼠。作是念已遍觀其地。乃見一鼠王與五百鼠而爲眷屬住此方所。即就鼠穴詐作坐禪。⓮時諸群鼠出穴遊行。乃見老猫安然坐禪。其鼠問曰。阿舅今何所作。老猫答曰。我昔少⓯年氣力盛壯作無量罪。今欲修福除其舊罪。時群鼠等聞是語已皆發善心。今此老猫修行善法。即與鼠等右遶老猫。行於三⓰匝便入於穴。其⓱老猫取其最末後者而食。不經多時其鼠漸少。鼠王既見此已便作是念。我鼠等漸漸數少。其老猫氣力肥盛。是事必有緣由。其鼠王即便觀察。乃見老猫。於其糞中有鼠毛骨。心即知老猫食我鼠等。我今深觀捉鼠之時。作是念已。便即於窟而看老猫。乃見老猫捉最末後鼠而食。⓲鼠王見已避遠而立。遂說頌

❶令＝命【宮】 ❷〔此〕－【宮】 ❸〔順〕－【宮】 ❹〔皆得〕－【宮】 ❺遠離＝得達【宮】 ❻（所）＋隨【宮】 ❼繁茂＝茂繁【宮】 ❽于＝於【宮】* ❾〔遠離〕－【宮】 ❿悉＝還【宮】 ⓫而＝以【宮】 ⓬今＝令【宮】 ⓭修善法＝現修善【宮】 ⓮（爾）＋時【宮】 ⓯年＝時【宮】 ⓰匝＝遍【宮】 ⓱〔老〕－【宮】 ⓲〔鼠〕－【宮】

曰

老猫身漸肥　群鼠積漸少
食苗實根❶葉　糞不應毛骨
汝今修禪不謂善　爲利詐作修善人
願汝無病安穩住　我今群鼠汝食盡

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時彼火焰老猫者。提婆達多是。作非法罪。於諸人衆示現修善。是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大德世尊。思審觀察。隨世尊言教者。安穩得度生死。順提婆達多言教者。遭大苦難。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非但今世隨順我言教者得度生死。往昔亦復如是。汝等苾芻諦聽諦聽。我爲汝說。乃往昔時有二導師。各有五百車乘過於磧中。或得水草。或不得水草。乃經數日。諸牛犢等極遭苦難。於後見一方所。其草青茂有多涌泉。時諸商人將諸牛犢就其水草。時諸商人入水澡浴。飲諸牛犢。既飲水已便息而住。其五百群牛之中有一牛王。告諸牛曰。此方地所青草欝茂。有好浴泉。我等恣意飲食而住。若有商人備駕於我。便須臥地不復受使。第二牛王告群牛曰。汝等應知。其商人等有大氣力。能調伏難調之物。宜可依舊隨順人等❷般運車乘。恐後有損。其大牛王聞是語已。卽嗔第二牛王。汝所言者。依前受他驅使。是事非法。豈有人類能見自背。復告群牛曰。汝等取我言教。不須❸相去。*于時商人欲駕其牛。彼諸牛等見商人欲捉。便卽瞋怒爬地攫裂。商人見已。各執棒打。❹皮穿流血卽令駕車。餘牛牽車而去。皆不被打。爾時空中諸天。卽說頌曰

今觀惡牛王　妄語行惡行
諸牛緣此苦　飢渴身流血
復觀善牛王　淳和出正教
由此諸牛類　度險身肥飽

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其最勝牛王出正教者。卽我身是。時彼牛王出惡教令。令彼群牛遭苦難者。提婆達多是。昔時有能受我教者。皆得安隱。能越危苦諸險難處。諸有能受提婆達多言❺教者。皆遭如是苦難。非但往昔。現今能有隨我正見受其教誨。皆得安隱越度生死煩惱大海。若隨順提婆達多。❻耶見惡行。恒遭如是諸大苦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❼唯佛能斷。以緣白佛。*唯願世尊。觀是提婆達多。自身愚癡眷屬亦❽愚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非但今世愚癡。往時亦然。汝等諦聽。我爲汝說。乃往古昔有一閑靜林野之處。有群獼猴遊住。於此時諸獼猴遊行漸至一井。乃觀井底見彼月影。既見月已詣猴王處。白言。大王應知。其月見墮井中。我等今應❾速往拔出依舊安置。是諸❿猿猴咸讚言。善便相議曰。云何方便可能拔月。其中或云。不須餘計。我等速肱爲索而拔出之。時一獼猴在井樹上攀枝而住。其餘一一次第以手相接。獼猴既多。樹枝低下欲折。時彼最下近水之者攪水覓月。由水渾故月便不現樹枝便折。一時墮水被溺而死。時有諸天而說頌曰

此諸癡獼猴　爲彼愚導師
悉墮於井中　救月而溺死

佛告諸苾芻等。往昔獼猴王者。卽提婆達多是。昔時由⓫自愚癡故。以愚癡而爲眷屬。今時亦爲愚癡眷屬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世飢⓬儉乞食難得。佛告諸苾芻。我欲三月靜住。不得一人輒來見我。除取食者及長淨日。大德亦應共立明制。時舍利弗摩訶目⓭乾連。在南山內三月安居。時提婆達多亦於夏中三月供給飲食及以雜事。滿三月已。提婆達多爲諸大衆廣說妙法。苾芻當知。沙門喬答摩常說法時。讚歎在山寂靜離諸煩惱解脫最疾最速。一者乞食。二者糞掃衣。三者三衣。四者露坐。如是四人去諸塵垢證得解脫。若有人不樂如是四種修道。不樂解脫者。卽合受籌出離衆外。說此語已。*于時大衆五百苾芻入各受籌。隨提婆達多出離衆外行至門首。羅怙羅見語五百苾芻曰。云何捨如來隨逐惡黨而去。諸苾芻告羅怙羅曰。我於三月安居飢餓。蒙提婆達多供給取食。并將雜物而供養之。若不祇濟我等死盡。提婆達多分破僧時大地震動。流星晃耀四方火然。一切諸天擊鼓震響高聲唱言。自今已後涅槃道息。無有⓮得道果者。無有漏盡者。無有讀誦蘇呾羅毘奈耶阿毘達磨。心亦不著阿蘭若處。亦無修聲聞辟支佛道者。亦無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人天浩亂。三千大千世界法輪不轉。衆生隨人不隨於法。舍利子摩訶目揵連見此奇怪⓯斂心入定。⓰覩見提婆達多破和

❶葉＝猫㊂　❷被＝般㊄　❸沺＝於比㊂　❹皮＋(皮)㊄　❺汝＋(之)㊄　❻邪＝耶㊂　❼稚＝唯㊄*　❽恐＝愚㊄　❾〔速〕－㊄　❿猿＝獼㊄　⓫自＝㠯㊄　⓬儉＝歉㊄　⓭乾＝揵㊄*　⓮〔得〕－㊄　⓯斂＝歛㊄　⓰覩＝觀㊄

合僧。便相謂曰，我等宜往滅諸諍論求令和合。三月已滿三衣已具。卽往世尊所，漸漸遊行詣王舍城竹林園中。安置三衣。洗足已往世尊所。見羅怙羅在門外立。謂舍利子曰。鄔波䭾耶知不。提婆達多已破僧訖。舍利子曰，我❶已知訖故爲此來。汝勿憂愁。我當和合。便入衆中見世尊。稽首頂禮却坐一面。而白佛言。我聞惡人提婆達多已破僧衆。我欲和合。未審世尊。垂慈許不。爾時世尊卽便歎曰。善哉善哉。若能如是和合僧者。得福無量。時舍利子幷大目連。白此事已奉辭世尊。便往南山詣提婆達多所。時提婆達多。作佛威儀爲衆說法。孤迦里迦在右邊坐。褰茶達驃居在左邊。時提婆達多。遙見大德舍利子目揵連來。便作是念。我已成一切智人，而此大德入我衆中。卽遣左右侍從令起。卽遣舍利子目❷健連左右而坐。時孤迦❸梨迦褰茶達驃。旣被强移坐處心生瞋恨。善自思惟。我等有大過失助破僧衆，若欲不起恐被瞋打。便卽移處，遣大目*健連幷舍利子居在左右而坐。提婆達多❹告舍利子曰。我今背痛。汝爲大衆演說妙法

爾時舍利❺弗默然受請，提婆達多說此語已。便疊僧伽胝支頭右脇而臥。時舍利子以神通力。令遣仰眠不令覺知。告諸大衆。汝等大師眠如孩兒。時舍利子告目連曰。汝爲大衆可速現神通迴心向佛。是時大目*健連。卽便身騰虛空。具四威儀行住坐臥。入火光三昧。放種種光明青黃赤白。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東西南北具見四種神通。現神通已。從空而下却坐本處。是時大衆見大目*乾連具此神通。心懷悲惱，我若侍佛亦應具得神通道德。舍利子告大衆曰。諸苾芻。汝等若於佛世尊所。有赤心者可隨我去，旣聞語已。卽隨舍利子後往詣佛所。僧衆去後。孤迦❻利迦苾芻。卽喚提婆達多起，令趁舍利子。時舍利子。恐提婆達多不見我徒衆故。必當懊惱吐血而死。遂便漸次緩緩遊行。使提婆達多得見我等。*于時提婆達多。從睡起已拭眼而趁。舍利子以神通力當路作大深坑。提婆達多孤迦*利迦褰茶達驃等五人。不覺墮坑。迷亂不知出處，復自思惟。我今旣失徒衆，莫知寧覓且歸本處，時舍利子目*健連及諸僧衆。漸詣佛所，到竹林園邊欲見世尊，極大羞慚不能擧目。各自思惟。我等云何作如是非法無慚愧事。漸詣佛前而立。❽時世尊大慈憐愍歎聲慰問。汝等苾芻。極大疲勞來至我所。今者人身難得已得。佛法難聞已聞。六根難具已具。善惡之事已具知之。我已成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常演說寂❾靜涅槃究竟菩提。說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若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❿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老死滅則憂悲苦惱滅。汝等苾芻。常思修學自利利他。自利利他之法。⓫若法不善無利無樂究竟不善。及於他四衆所得飮食衣服臥具湯藥自身不善之事。不應作者莫作。但觀自身及他有利益者。常須修學。*于時諸苾芻等聞此法已，心生歡喜疑網皆除。內外清淨。有異苾芻等，心生疑惑而問世尊有何因業。今被破和合僧，佛爲諸苾芻說過去業，我自聚集作業今自受之。非是他受。苾芻當知。有情作業還有情受，非無情受，而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乃往過去清淨山林有一大仙，五百小仙以爲眷屬，俱共修道，時有客仙來過其所，主人不與如法供給看侍。客仙心生懊惱而恨，便破和合仙衆。誘引彼諸小仙言。我善解種種道術及五神通。我當教示，汝當隨我。後時大仙知此事已，勸彼客仙莫破我衆。非是仙法，巧⓬說善言令生歡喜。雖得如是滅諍之語。由勸不息設方便，時世有辟支佛。有大慈悲。少欲知足上勝福田，遊行世間漸詣仙所，大仙見辟支佛端嚴殊勝。心生歡喜供養恭敬。而發願言。以此供養佛功德。願我當來得大智慧神通之力。客仙雖成一切智。願我能破彼和合僧衆。結會古今。往時客仙我身是也。五百仙人中有大仙主者，提婆達多身是，爲此因緣，黑業有黑業報，白業有白業報非黑非白業有非黑非白業報。

❶已＝以【宮】　❷健＝揵【宮】＊　❸梨＝里【宮】　❹告＝若【宮】　❺弗＝子【宮】　❻利＝里【宮】＊　❼闍＝闍【宮】　❽〔時〕－【宮】　❾靜＝滅【宮】　❿入＝處【宮】＊
⓫若＝苦【宮】　⓬說＝設【宮】

諸苾芻當知。宜捨一切不善之業。修集善業。應當修學。時諸苾芻復有疑故而白佛言。世尊。彼提婆達多何故內作於外外作於內。世尊告曰。是提婆達多非是今身內作於外外作於內。過去亦復作如是惡。諸苾芻諦聽我說。往昔有一野[1]干其性饕餮。遊行聚落處處求食。日至染家。不覺墮於藍色盆中。染[2]主見幾出擲地。*于時野干遂宛轉灰土。既見身體污惡不淨。便即入河沐浴而去。身毛光澤似如藍色。時衆野干。見其毛色異於尋常。而生甚怪。衆共問言。汝是何人。彼即答曰。我是帝釋天王之使。冊我作禽獸中王。時野干作是思惟。身是野干色非本類。時衆野干共報師子知。師子便告大師子王。師子[3]王遂即遣使令撿虛實。其使到已。見彼藍色野干乘大白象。諸禽獸等普皆圍遶如事獸王。其使見已還來王所。廣說如前。大師子王聞是語已便與軍衆往彼衆所。見野干王乘大白象衆獸圍遶。大蟲及豹大力獸等親爲左右。餘小野干遠避而住。心生懊惱便設方便。於野干中差一野干。令喚王母。其母問曰。於我兒所有何伴屬。野干答曰。內有師子虎象我居外院。母曰。汝去定殺我子。并說頌曰

我在山谷中歡[4]喜　隨時得飲清冷水
子若不作野干鳴　得居象上身安樂

使者還來報同類曰。彼是野干。非是王種。我於山中親見其母。諸伴報曰。我可試看。即便就彼。然野干法爾。若一鳴時餘不鳴者身毛墮落。餘即鳴叫。其王野干作是念曰。我若不鳴毛便落地。若下象作聲必被他殺。我今寧可象上作聲。即便鳴叫。其象即知此是野干。即以鼻涿下雙脚踏殺。空中天見說伽他曰

在內翻居外　合[5]外乃居中
斯皆不合爲　如野干乘象

佛[6]告苾芻。汝等當知。往時內翻爲外外居於中。自滅其身。野干王者。提婆達多是也。由彼過去顛倒業故。今亦如是破和合僧。內翻爲外外乃居中。時提婆達多。既趁舍利弗等不得迴還本處。生大忿怒。便打孤迦*利迦等隨[7]儻[8]徒衆而告彼言。良由汝等失我徒衆。時諸苾芻疑而問佛。提婆達多以何緣故。舍利弗等領其徒衆。應瞋不瞋。於自隨*儻無辜。輒便漫打。佛告諸苾芻。非但今身枉作事業。亦曾過去別人街婦枉殺他人。乃往過去有夫婦二象。居住山澤。母象婬[9]泆與外象通。既被街誘欲[10]隨他去。恐其夫覺事有乖競。與其夫象入河澡浴。語夫象曰誰能沒水久住不出。夫唱我能。便共沒水。彼二伺其未出。遂私相奔走。其夫象入水多時乃一度出看。其二象不見復入沒水。如是再三便至困乏不已。遂便出水尋婦不見。於其水中處處討捕。因此枉踏無量衆生至死。爾時空中諸天而說頌曰

象身雖復大　智慧甚微淺
好婦被他將　枉殺諸含識

佛告諸苾芻。時夫象者。今提婆達多是。今亦如是。別人作業別人受[11]厄。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問佛。世尊是一切智。舍利子及目*乾連。云何如是能作善巧方便。勸化導誘此五百苾芻。捨邪歸正來至佛所。佛告諸苾芻。其舍利子及目連等。非但今時誑得脫彼。於過去世亦曾誑誘。乃往過去世時有一丈夫。常在山居。善能弓射諸[12]伎藝。後生一女。長養漸大。其人心念。今我此女不應輒嫁。若有男子。弓劍業藝與我相似。方嫁與之。於後不久有二男子來習*伎藝。一者學成五種*伎藝。一者唯學成一餘四不得。其人遂便將女嫁與業成之者。藝不成者。心便忿恨捨離而去。便就劫[13]道賊邊共爲伴侶。以解用刀。於要路處待彼女夫。欲相屠害。於後不久其人眷屬乘車將過。路逢商人多衆將度。便問之曰。汝等諸人何故不過。答言。有賊當路。其人報言。我等但過無勞挩懼。諸人告曰。汝若不提請在先過。我等諸人隨後而往。既聞此語馳車便去。諸賊徒等上樹遙望。見彼車來報賊主曰。今有車來。其賊遣使一人。汝今宜迴。不須來過。我於此處大有健兒。其人報云。汝雖極健我亦甚健。*于時賊主差五人來令與共戰。咸皆致死。又差三七人來。亦都殺盡。後時總來衆戰。並俱被害。唯舊同學一人得存。最後二人交戰。然女夫[14]放箭。皆被賊人以刀揮斷竟不能害。且五百箭皆悉放盡。唯殘一箭還延而住。其婦問曰。何以不射。彼便報曰。今我與君二人之命併在此箭。所以然者。我留此箭有所防護。今若放訖。他來害我并君亦死。婦人見此即便起舞。逕轉之間彼賊樂觀。遂忘禁禦。其夫伺之即便放箭應箭便死。臨命終時

[1]干＝犴　[2]主＋(已)　[3]〔王〕－　[4]喜＝戲　[5]外＝殊　[6]告＝言　[7]儻＝黨　[8]徒＝走　[9]泆＝逸　[10]隨＝逐　[11]厄＝辱　[12]伎＝技　[13]道＝盜　[14]放＝被其

而說頌曰

此非彼車主　而能殺於我
❶由我起染心　觀他便失命

佛告苾芻。汝等當知。彼車主者。豈異人乎。今舍利子是。時彼婦者。今目*乾連是。其賊主者。今提婆達多是。如彼過去車主及婦俱得賊便。今舍利子及目*乾連。善能得彼提婆達多之便。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王子侍縛迦菴沒羅園。時未生怨王。曾於五月十五日夜將安居。時明月澄天光景花麗。與諸臣佐后妃婇女在高樓上。告諸人曰。今既夜月清閑甚明可愛。我及卿等欲何所作。宜各述懷咨請其事。時有婇女應聲報曰。大王人生行樂不可虛度。今此良宵可以遊戲恣情受五欲樂。是王之事。復有一女言。大王。我今意欲。此王舍城一切道俗。共為歡會同受欲樂。是王之事。時王太子鄔陀夷白言。大王今此明夜大王親領四兵。罰不臣國。邊荒靜謐戰勝旋歸。是王之事。復有大臣。是外道徒黨。白言大王。此明月夜觸目清閑。當十五日將安居時。可於尊者❷晡剌拏等六大明師人所遵承為物稱首。各有五百人無❸衣徒侶。常共隨逐。現在王舍城將欲安居。堪消物利。我等宜應就彼足下奉事供養。此是王事。復有王子侍縛迦。於眾中坐。王告之曰。汝侍縛迦何故默然。一無所說。侍縛迦白言。大王。屬此芳辰。朗月澄淨人皆共愛。將安居時。然佛世尊具大威德。有聲弟子。慈悲普覆。為世導師最上福田。在我園中為❹安居事。宜親供養。是王業也　時未生怨王聞❺斯說已。即整威嚴乘大香象。幷將五百宮人❻乘五百象。各持明炬與諸眷屬詣菴沒羅園。王於中路心驚毛竪。便作是念。此❼是侍縛迦。將非與邊賊相知來誘引我害我命不。即問侍縛迦曰。汝佛世尊與幾多人坐園中住。報曰。與千二百五十苾芻。王又問曰。若非汝有異心。既有許多人眾。吾何不聞謦咳之聲。侍縛迦答曰彼佛世尊。三業寂靜心常在定。弟子亦爾以是義故。無喧雜聲。王聞此語心便決定。更無疑難。便至佛所下象馬已。見佛世尊與諸大眾諸根寂定湛然如海。遂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大慈三業寂靜。唯願善誘導訓我兒。得令似佛常無喧亂

爾時如來以慈善心慰喻王曰。善哉大王。宜時就座。諸有疑難恣其所問。既坐定已白佛言。世尊。於世間中有種種業行。有結花鬘者。或有竹作者。或有屠膾。或作販賣調伏象馬。或言話。或為弓射。或作乞求。戰鬪勇力事王。剃頭染浣縫衣。如是類各以自業求覓資財。隨情修福著五欲樂。世尊。頗有如是眾生之類。於現世中得沙門果不。時佛卻問王曰。大王。於如是義。曾問餘人以不。王白佛言。世尊。於如是義。我以曾問外道晡剌拏等訖。彼諸❽師答曰。於我經中說如是法。無善惡業。無善惡報。無施與祀。無施祀業。無父母。無父母恩。無有此世他世。無有修道得聖果者。無有聖人無羅漢果者。四大散已無所依止。若有人言今世後世業因果並實有名。諸智者智慧所說愚人所談。二俱皆空。時未生怨王復白佛言。世尊。我❾聞六師種種實義。彼皆妄答。如人問菴沒羅果❿便將梨菓而⓫報答之。若問梨時便將菴沒羅答。邪見六師晡剌拏等。正問⓬耶答。是外道等雖作如是種種*耶說種種*耶答。皆不入我意。亦不隨喜。捨離而去。更問諸餘六師外道末羯利俱賒離子等於今在世。一切眾生作種種業。作種種行種種技藝。侍養父母供養三寶供給悲田。於如是等眾生類中。依因此業頗有得道及聖果不。彼即答曰於我經中作如是說。無因無果無善無惡。無有煩惱無有斷者。無有涅槃無有得者。三世之中所有因果皆悉空無。一切皆是自然。智者自⓭然智。愚者自*然愚。無有修者。亦無⓮有得者。亦無自利。亦無利他。一切眾生無因生無因滅。如是師等皆作如是妄說。非善說非理說。我作東問他在西答。我雖聞如是種種邪說。不入我意。亦不隨喜。亦不頂受。辭捨而退。更復詣彼散逝移所。亦作如是種種問疑如前。眾生種種行業種種技藝行生死業。於此業中。頗有眾生。因如是業。能盡煩惱證聖果不。彼即答曰。大王當知。我所說者⓯常教眾生。自行殺生教他殺害。自斫斫他自炙炙他。自行偷盜教他偷盜。自行婬欲教他婬欲自作妄語教他妄語。自行飲酒教他飲酒。自行劫盜教他劫盜破家破國。所逢眾生地行空中悉皆殺害。若殺無量無邊眾生。若能恒河此岸。殺無邊眾生。作

❶由＝因　❷晡＝哺　❸衣＝依　❹安＝斯　❺斯＝安　❻〔乘〕－　❼〔是〕－　❽師＋(答)　❾聞＝問　❿便＝他　⓫〔報〕－　⓬耶＝邪*　⓭〔然〕－*　⓮〔有〕－　⓯常＝當

◎此經・大正藏本

無邊惡。恒河彼岸。供養無量無邊衆生。作無量無邊功德。此❶二衆行。並無因無果無得無失無增無減。世尊。我問正義。他作如是種種妄說。我作東閣他乃西答。我聞此已亦不歡喜。亦不隨喜。便捨而去。復往餘處阿市多雞捨甘拔羅所。我如前正問。他亦如前*耶答。作如是說。都有七物。是七種物。體是自然。亦非他作。非是❷化生。不從*化有。非聚非散。常❸是自然。何等爲七。地水火風苦樂命。是七種物。無人能造亦不相妨。於善於惡及苦樂不苦不樂。此之七事作與不作。俱無記驗亦無報。無有死者亦無殺者。萬四千種樂更有六萬。三業二業一業半業等惡。若能具造如是種種諸惡。卽得解脫生死苦❹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❶二=爾【宮】 ❷化=他【宮】* ❸是=侍【宮】 ❹雖十(下餘世尊正答廣如毘奈耶雜事)夾註【宮】

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此雜事四十卷中惣有八門以大門一頌攝盡宏綱一一門中各有別門惣攝乃有八頌就別門中各有十頌合八十九頌并內攝頌向有千行若能誦誦憶持者即可惣閑其義

大門惣攝頌曰

執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猛獸筋
笈多尼除塔

別門第一惣攝頌曰

執揩剪爪鉢　鏡生支蹈衣　水羅生豆沫
洗足棄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瓶揩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
瓔珞印應知

尒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欲入廣嚴城次第乞食去城不遠有栗姑毗子園其處清閑花果茂盛流泉交帶好鳥和鳴如天帝釋歡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具復有奇絕音樂器等并有薰香澡浴雜物是時六衆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比聞此園可愛世尊常讚如三十三天我等試觀有何形勝六衆議已共入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麁細諸椎及大小石此等皆擬肇持戲弄令身運動散滯銷痾能銷飲食又見奇絕箜篌琴瑟諸鼓音樂之具復有薰香洗浴之物浮瓶澡豆芬馥餘甘（餘甘子出廣州堪求此西方名菴摩洛迦果也）持用揩身并將塗髮能令鬚白更黑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此諸樂具足暢憂情我等今於用力勞宜歌舞洗浴先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多時不為澡浴宜可先洗作是議已俱共入池即取淨瓶用揩身體此六苾芻並多奇巧所有技藝無不善知若洗浴時以瓶揩體便出種種五樂音聲如彼技人吹彈擊拍時有衆人從此而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謂曰栗姑毗園盛陳歌舞我等宜可遊從觀瞻衆皆言尒即便相與競入園中衆人入時六衆便出問言聖者作音樂人今在何處答曰汝等愚人

有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如是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是誰所作答言賢首汝所問者即是我等洗浴之時以瓶揩身出斯音曲答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欲惱身心耶報言癡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欲樂無廢修道斯有何過汝豈我師作斯譏恥宜應默尒勿招禍患彼聞生怖緘口而行入廣嚴城於四衢道各生譏議互共譏嫌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洗浴以瓶揩身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瓶揩身為洗浴事若揩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以瓶揩身時諸苾芻脚有塵垢並生皴裂入乞食時諸人見已作如是語聖者脚生皴裂復多塵垢何不揩淨作醜形儀答言賢首世尊不許彼言仁等身有垢穢豈清淨耶苾芻默然既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制今乃隨開我今聽諸苾芻以瓶揩足非餘身分若揩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見不許瓶便用浮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指點取白土或以白灰抹其額上以為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是善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額為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而笑曰我今跪拜六衆報曰汝等愚人不閑礼式誰合跪拜誰當敬礼彼人荅曰我等但知見老婆羅門即云跪拜若見苾芻便云敬礼若如是者見我苾芻何不敬礼而云跪拜荅言聖者我見仁等面有三畫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尒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面作三畫有如斯失是故苾芻作三畫者得越法罪佛言苾芻不應以白土作三畫者苾芻有患醫師處方白土塗身苾芻不敢以緣白佛佛言前是𠛬制此是隨開醫人處方遣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四張　珠

牛黃點額所有乞求多獲美味見是事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今跪拜我今跪拜諸有問荅並如上說我見仁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時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嚴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牛黃點額若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遮牛黃點額時有苾芻額有惡瘡往問醫言賢首為我處方醫人荅曰聖者於瘡四邊以牛黃塗之即當得差苾芻報言世尊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荅曰聖者汝師大慈有病必許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𠛬制今更隨開除為病緣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輙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著塗香入年少衆中告言年少汝等可齅我香何如諸人荅言豈可上座身著塗香報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五張　珠

耶荅曰彼合不合我今已作彼咸譏賤皆共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塗香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身著塗香若有著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著塗香時有苾芻身嬰惡苦往醫人處問言賢首為我准病而作方藥報言聖者可著塗香當得平復荅言賢首豈今我今受欲樂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許醫人處方塗香非犯時病苾芻身著塗香入衆中坐与婆羅門居士等說法或往俗舍人見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芻身著塗香不應入衆坐亦不為婆羅門居士等說法亦不往俗家若苾芻病差方可洗身隨意入衆亦得為他諸人說法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將塗香来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為修福處今佛出世我以仁等為大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六張　珠

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令我等棄
善資粮趣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
施苾芻報曰待我問佛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當受苾芻受已對此人
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
價買来如何棄擲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不應受得對主輕棄可於如
来制底之前塗地供養如佛所說當
於制底前塗地供養者時諸苾芻受
斯香已於髮爪塔前手塗供養施主
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我豈不知有塔
供養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養訖
苾芻白佛佛言受得香已塗在房中
彼便用塗住房門扇時彼諸人謂是
佛殿即便礼拜佛言不應尒遂塗門
傍還同前過佛言當塗頭邊壁版之
上時時鼻齅但是香物齅時令人眼
明勿致疑惑
尒時世尊在室收摩羅山住恐畏林
鹿園之所時菩提王子造鳥鳴樓初
成就已為申慶讃請佛及僧就舍設
食世尊至宅於其樓下坐諸大衆就
座而食時鄔波難陀正於食時便以

自手打其樓柱令樓震動時供養人
報言聖者菩提王子新造此樓用百
一種彩畫雕飾何意仁者欲為損破
鄔波難陀答曰貧寒人菩提於此起
愛著心命終之後當墮何處汝復於
此更生愛著命終之後落大瘦鬼中
彼人聞已極致譏嫌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打柱有斯過失
由是苾芻不應以手打柱違者得越
法罪佛言不應以手打柱六衆即便
以拳肩背脚并諸輒石打令摇動復
生譏議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
不應打是時六衆復打牆打地佛言
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曰初分時執持
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身著梵
線乞食之時多得美味共相謂曰難
陀鄔波難陀我今得好方便身安梵
線乃於他日便著梵線入城乞食有
不信人見其梵線遂生輕賤作如是
語我今跪拜問答同前乃至時諸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著梵線有斯
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線若有著者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婆羅門以
妙香花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
臂得諸餅食既飽食已形貌充溢從
舍而出六衆相謂難陀鄔波難陀是
好方便我等可為便於他日以五色
線繫於臂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
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衆譏弄廣
說同前乃至諸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若諸苾芻以五色線繫臂有斯過失
由是苾芻不應以五色線繫臂若有
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臂線者
時有苾芻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
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荅言聖者
取五色線呪之繫臂必得除愈報曰
世尊不聽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為本
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苾芻白佛
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為病因緣醫人
教者繫線無犯佛許以線繫臂苾芻
安在右臂肘前還有譏過佛言不應
尒遂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
前佛言不應當安左手肘後苾芻由
此遂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擲非

人見之皆起嫌賤報言聖者由共緣結
繫我名字緣此呪故令得病除今生
輕慢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棄擲
若其身病未得可者繫之衣角如善
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俗人有莊
嚴具瓔珞之屬時彼苾芻取諸瓔珞
手足之釧莊飾其身共相謂曰莊嚴
好不時諸俗旅調言聖者頭上剃髮
腋下毛長何處得有莊嚴妙好豈非仁
等為欲染所纏六衆默尒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苾芻身著瓔珞有斯過失由
是苾芻不應著諸瓔珞莊嚴手足若
故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賊来盜僧庫藏并
及私物為無記驗苾芻不知何時
失物佛言苾芻可畜其印是時六
衆便以金銀瑠璃水精玉石而作
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見諸俗人
即便舒手呈示指環顧言仁等無
病長壽諸俗問言指上何物答言賢
首此是指印佛所開許俗人譏笑作
如是語沙門釋子為憍慢事衆寶嚴
飾為指環印非真沙門非婆羅門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張 硃

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著指
環及寶莊飾應用五種物為印所謂
鍮石赤銅白銅牙角六衆印上刻作
男女行非法像諸俗見譏仁等沙門尚
有染欲心耶苾芻白佛佛言凡印有
二種一是大衆二是私物若大衆印
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鹿伏跪而住
其下應書元本造寺施主名字若私
印者刻作骨鏁像或作髑髏形欲令
見時生厭離故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曰
剪爪髮揩光　春時餧小呆　渴聽五種藥
廣說大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為佛及僧
造逝多林住處施大衆已告剃髮人
曰汝今可往逝多林園為諸聖衆剃
除鬚髮彼人受教即往園中是時六
衆遍在寺門看望不絕時鄔波難陀
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遥見剃髮人來
告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初月一何
希現彼言聖者長者遣來為衆剃髮
問言汝解剪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
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其人即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一張 硃

尊者舒手工人曰聖者欲如何剪賢
首如稻穀形彼即如言又去應作人
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
月隨尊者教彼悉為作後便告曰汝愚
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知宜可平截
放尒急去乃至日暮方始言歸曛黃
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幾人
剃除鬚髮答曰何暇得與大衆除髮
官長苾芻鄔波難陀令我除甲作種
種形勢廣說如前乃至日暮纔蒙放
出更欲何為長者聞已遂起嫌心難
於善說法律出家而心不寂靜苾芻
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剪甲有如
是過由是苾芻不應剪爪若有違者
得越法罪佛既不許剪爪時諸苾芻
指甲皆長俗人見之問言何故爪長
如是答曰世尊不許報曰長留爪甲
豈為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翔潮
今更隨開剪爪之法有其二種一如
剃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剃髮人入寺
為衆剃髮廣說如前乃至問言汝解
揩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二張 硃

来試看先作黃色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作金色隨所教者悉皆為作彼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解宜可平磨放尒急去至長者處乃至更欲何為長者聞已更起嫌心廣說如上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磨爪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磨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苾芻磨爪苾芻染衣或復熏鉢爪有垢生形色醜惡持鉢乞食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何故指爪不淨彼以事荅報言聖者何不除刮荅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是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為好揩使光生

佛在王舍城其影勝王發如是念每至春秋節變新穀初果必先奉佛及諸聖衆後方自食時彼大臣以新熟菴沒羅果(此果大如桃而生熟難知古四棱是別不同菴摩洛迦大如蔹棗味堪為藥)奉上大王王曰可持此果先奉佛僧臣便微笑王曰卿何故笑對曰大王謂臣未奉佛衆已先奉訖王曰恐卿不知由是因緣我今奉施聖衆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三張 珠

樹果林對曰此誠妙事臣實隨喜即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衆并設大會慶讃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揭陀國所有人衆大聚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王以此林施僧伽已時諸苾芻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悉来噉食遂令都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便令使者詣影勝王處求菴沒羅彼告使曰我有果林已施僧衆汝今可往隨衆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衆常在寺門遍看無闕時鄔波難陀門所經行使者既至礼尊者足白言聖者我是某國王使王遣我来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幸見分張鄔波難陀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所周遍觀察唯覩空條竟無一果遂便還白空林無果鄔波難陀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已報曰汝可昇此高樹使者即上既不見果又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遂昇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言聖者豈此樹林今歲無果報言賢首猶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四張 珠

往年結子今歲亦然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荅言不尒問曰何無荅曰此果小時我等食盡時彼使人還至王所以事具白王曰善哉我本期心令聖衆食彼使悒然辭歸本國時摩揭陀國因有大會衆人聚集問苾芻曰聖者何故今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荅言賢首非不結實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比来此果成熟之時摩揭陀境所有人衆食皆充足只由仁等從小食盡遂令無果斯非善事荅曰此之果林王不與汝國內諸人但奉僧衆由是共食斯何過焉時諸人衆聞是語已共生嫌恥沙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苾芻不應食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来施苾芻苾芻報曰佛不聽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而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苾芻白佛佛言至核鞕時食之無犯復有信心長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五張 珠

以熱菴没羅果来施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受我儭施時諸苾芻不敢受食以緣白佛佛言挍䩭已後乃至於熱惱皆應食勿起疑心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到醫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為處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我當施與瀉利之藥彼便服酥復患於渴醫来問曰聖者好不荅言賢首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醫見問曰渴得除未荅言未除醫曰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荅曰現在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醫復来問渴得可未荅曰今猶未可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荅已在口中應可嚼之報曰世尊不許醫曰世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佛言應嚼嚼訖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曰何不咽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之無犯如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為五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六張 殊

言所謂餘甘子（梵云菴摩洛迦此云餘甘子廣州大有與上菴沒羅全別為聲相鄰人皆惑之故為注出是掌中觀者）訶梨勒毗醯勒畢鉢梨胡椒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七張 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之餘論大生長者因緣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多有貲財受用豐足於露形外道深生信敬娶妻未久即便有娠尒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善賢長者宅時彼長者遥見世尊遂將其婦詣世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為男為女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長者聞記即以清淨上妙餅食盛滿佛鉢持奉世尊佛言願尒無病從舍而出去此不遠有露形外道遥見世尊便作是念我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沙門喬荅摩之所誘攝我今試往問彼因緣何所授記既至門所問言長者沙門喬荅摩曾来此不荅言已来何所說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所誕彼記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

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善明曆數即便觀察計筭陰陽如佛所言更無有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讚實事者長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説虛作是念已即便反掌翻為其面長者見已問言聖者反掌為面何所為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説半實半虛長者問曰云何虛實答言生男子是實光隆家族此亦不虛言光隆者是火之異名此無福子纔生之後焚燒家族言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此是妄語長者汝頗曾見生在人中天相具足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生後貧寒無衣乏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妄沙門喬荅摩尚不能斷一切煩惑得阿羅漢況餘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説已便生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持禁戒不妄陳説虛實之事後自當知遂捨而去善賢念曰彼腹中者可殺棄之即便授與墮胎之藥然而此子是最後生

雖知服毒反成良藥長者遂便蹂婦左脅胎向右邊蹂右脅時轉移左畔最後生人諸漏未盡必無容有中間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按腹痛即便大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來相問何因汝婦出大叫聲長者答曰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人遂歸長者念曰我今不能害腹中物宜可將去往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母命即便共去設惡方便令彼命終還竊持來至其本宅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婦遭難今忽身死時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色疊圍彼屍骸送往寒林焚燒之所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勝踊躍遂建幢幡入王城內遍諸坊曲街衢之所高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共委沙門喬荅摩記善賢長者其婦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婦今身死屍送寒林猶如大樹無有根栽枝葉花果事將安附世尊法爾於一切時觀察衆生無不聞見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

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修八正道永斷九結妙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於善根處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現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

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
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尒時世
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
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
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
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
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
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
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
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
若說未來事光從胷入若說地獄事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
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
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
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
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菩
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
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五張　殊

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
時具壽阿難陁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
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明盡虛空
佛是眾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如是如是阿
難陁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
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今欲
往屍林處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
持衣時阿難陁承佛教已告諸苾芻
若諸具壽樂欲從佛往屍林者當可
持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尒時大師
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
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
善順善順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
離欲離欲圍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六張　殊

檀林栴檀圍繞猶如烏王眾烏圍繞
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
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鳥
諸鳥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
大醫病者圍繞如大將軍兵眾圍繞
如大導師行旅圍繞如大國王諸臣
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月
眾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
國天王乾闥婆眾圍繞如增長天王
鳩槃茶眾圍繞如廣目天王龍眾圍
繞如多聞天王藥叉眾圍繞如淨妙
王阿蘇羅眾圍繞猶如帝釋三十三
天圍繞如大梵天王梵眾圍繞猶如
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發聲垂布
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
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
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
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
念住無邊福智普熏修無量功德皆
圓滿
復有尊者阿慎若憍陳如尊者馬勝
尊者婆濕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
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七張　殊

尊者阿難陀尊者頡離伐底如是等
諸大聲聞及諸苾芻并無量億人天
大衆恭敬圍繞欲往屍林然隨佛遊
行有十八種殊勝利益一無王怖二
無賊怖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
國怖六無師子虎狼惡獸等怖七無
關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關防邏怖
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
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
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
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
是時人天大衆隨從世尊至屍林所
於其四面有清涼風時王舍城中有
二童子一是剎帝利種一是婆羅門種
俱出遊戲剎帝利童子素有信心婆羅
門童子則不信敬時婆羅門童子報
剎帝利童子曰仁今知不汝師如來
與善賢長者婦授記生男光隆家族
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
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身
死送往屍林豈非世尊所言虛妄時
剎帝利童子說伽他曰
假使星月皆墮落　地山林樹上空中
海水洪波一時盡　大仙所說無虛妄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
焚屍之處驗其虛實答曰共行詣剎
帝利童子遥見世尊說伽他曰
牟尼除斷諸調戲　人天大衆皆雲集
當為最勝師子吼　降伏他論理無疑
大師今往屍林中　涼風周遍吹寒野
無量衆生共瞻仰　喜觀調伏運神通
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
之妻當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
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
諸惑得羅漢果彼婦今死輿至屍林
如來大師及諸聲聞遠近大衆咸赴
喪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輒向
寒林之處必是為彼善賢妻故因斯
調伏有緣衆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
即令促整軍儀及勅太子後宮妃后
并諸扈從共出城闉時彼剎帝利童
子遥見影勝王說伽他曰
今觀國主出王城　并諸軍衆咸侍從
我今思忖諸大衆　必定咸蒙勝饒益
時諸大衆既見世尊闢開前路世尊
微笑入大衆中露形之儔各生是念今
喬答摩微笑入衆豈非此子命不終

耶告長者曰此是薄福衆生形命未
盡報言聖者今遭此禍其欲如何答
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禁戒但知念
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骸置
於薪上以火焚燎猛焰既發身分咸
燒唯近腹邊一無傷損時彼母腹遂
便拆裂出青蓮花中有孩兒儀貌端
正儼然獨坐人所樂觀于時大衆見
是事已極生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
光俱降我慢尒時大師告善賢長者
曰汝可抱取火中孩子長者猶尚觀
外道面露形報曰仁今入火形命俱
失彼聞生怖不敢取兒世尊復命侍
縛迦汝可火中抱取孩子侍縛迦便
生念曰世尊不應非處非時使我為
也我今宜可取此孩兒以無畏心便
於火內抱出孩子是時諸天說伽他曰
佛教令彼入火中　抱取孩兒無所畏
由佛威神自在力　能令猛焰變清池
爾時世尊告侍縛迦曰汝向入火身
無傷損生瘡疱耶白言世尊我於王
宮生王宮養曾以牛頭栴檀香摩觸
身體未如今日身受清涼佛告善賢

長者汝今可取孩子將歸是時長者
惡見壞心仍不起信還復迴身觀外
道面邪黨諸人同時報曰長者此兒
極是薄福禀性兇暴火能食一切此
不燒者明知定是可惡堅鞕罪苦衆
生目驗共觀更無勞說若將至舍必
見灾危汝之性命定當殞歿人間受
重無過巳身聞有灾殃遂不取採尒
時世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
孩兒王遂驚忙舒手承取周迴顧盼
請世尊曰此兒當與作何名字佛告
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号火生佛觀
大衆隨眠意樂稱機說法時彼衆中
有無量万億衆生得殊勝行或得預
流果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即斷諸惑
得阿羅漢果或得煖頂忍善根或發
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菩提心或發
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禁戒
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即以孩子令
八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
時火生童子大舅先將財物貿易他
方聞妹有娠心生歡喜世尊與記當
必生男光隆家族廣說如上乃至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一張　珠

果遂即易巳財貨更收餘物歸王舍
城聞妹巳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
男得果豈虛妄耶顧問隣人我妹懷
胎蒙佛授記宿懷歡喜今聞身死乘
本希望寧容世尊言非是實隣人報
曰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輩用
外道言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
神處炎火中身無傷損今時長養現
在王宮舅聞是語往善賢長者處相
問許巳報言長者汝為非理荅曰我
何所作汝用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
娠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
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
此事既尒且下須說若將兒來我當
容恕若不尒者我當捴集所有鄉親
擯斥於汝以籌置地數汝無知於街
衢處唱汝惡響我妹無過善賢枉殺
害女人者不應共語於法官處以罪相
刑長者聞巳生大憂苦便作是念如
說苦詞必不相放便詣影勝王所禮
足白言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相
刑唯願垂恩放出童子王曰我不從
汝得童子來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十二張　珠

若須者可往問佛長者即便往詣佛
所禮雙足巳白言世尊我有親屬苦
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刑願
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
者不得兒者便嘔熱血以取命終遂
告具壽阿難陁曰汝今可往影勝王
處并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
言大王可還長者火生童子若彼長
者不得童子必嘔熱血以取命終是
時尊者阿難陁具傳佛教詣王白知
王言尊者為我畔睇世尊足下如佛
所教我當奉行時阿難陁願王無病
辭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教養
此童子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
出日別三時來見我者隨意將去長
者荅曰不敢違命時王即便令著上
衣具服瓔珞載以香轝送至其家人
間常事若父在者子名不彰後長者
死火生童子自知家務於三寶所深
起敬心便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
房受用資具無不充足施與四方一
切僧衆名曰踩腹林是故經云佛在
王舍城住踩腹林時善賢長者曾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三張　珠

商人他方興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亡
火生童子代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
弥著商人多獲牛頭栴檀上妙之鉢
便持一鉢盛滿珎寶遣使送與火生
彼既得已置高幢上宣令普告若有
諸人不用梯隥而取此鉢或是沙門
婆羅門有大威力神通自在而取得
者我以此鉢施與其人時諸外道晨
朝起已出行澡浴見高幢已告長者
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具告其事外
道荅曰長者比來敬釋迦子彼當取
耶言訖辭去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入
城乞食見彼高幢咸問長者此是何
物彼便具荅苾芻報曰我豈為鉢自
顯已能如佛所言覆善彰惡是出家
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從
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具
荅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始生
死已來所有長養煩惱惡家我已變
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普
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象
鼻至彼幢標取栴檀鉢持還住處苾
芻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栴檀鉢

勝鉢來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苾芻諸
苾芻荅曰尊者豈可為斯木鉢現神
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合我已作訖
今欲如何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
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
者得越法罪然鉢有四種金銀琉璃
頗梨所成復有四鉢所謂鍮石赤銅
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
輙受若先有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
若先無者即不應畜若先有者應作
藥盂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二種
謂鐵及瓦如是應知
後於異時火生童子人天妙相悉皆
出現從占波城乃至王舍於此中間
有輸稅處稅官身死生藥叉中遂於
夜夢告其子曰我身死後生藥叉中
可於某處稅物之所為我營葺藥叉
神堂於其門前懸一鈴鐸若有諸人
持物過時不輸稅者鈴便震響即毀
令迴取直放去其子他日於諸親族
說其夜夢共觀要處安置神堂外懸
鈴鐸時占波城有婆羅門妻遂作是
念此婆羅門隨處經紀所獲財物我

常食用端拱而坐不事生業是所不
應遂往市中買取劫貝撚成細縷於
織師處令其好織直千金錢既得一
雙疊已報其夫曰此之白疊直千金
錢可往市中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
若無人問報曰市上無人更向餘處
其夫持去市中賣之言索千錢竟無
酬價便即唱言市無人物即以其疊
內於傘柄竹筩之中共諸商旅詣王
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衆
同輸稅已既欲登途懸鈴響發稅官
聞已共相告曰鈴既發響稅物未周
宜更審觀無令脫漏更迴商旅子細
搜求遍察貲財無不稅者遂放商人
鈴還發響復更觀察詳審再三商人
怯之各生嫌恨報稅官曰汝欲劫我
方便擁留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為
兩處於一朋中無婆羅門者無聲放
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復分二朋如
是去留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獨
住稅官執捉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察
我緣身有物隨取彼遍搜已無物放
行鈴更發聲復還捉住報言婆羅門

汝縱有財我不取分應爲實語勿訴
靈祇我欲表知神明是聖婆羅門曰
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傘柄中抽出
雙疊税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
記不虛妄時彼税官取其一疊開與
神披婆羅門曰君等明言不取税直
今看形勢揔欲奪將報言勿怖我
不取物欲表大神言無虛妄暫將一
疊用報神恩即還汝去彼既受已內
傘笛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
市中舒張其疊索千金錢竟無一人
來共酬直便於市中唱言無市時火
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象入市中欲
歸本宅聞唱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
市喚來我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
城無市婆羅門言我有雙疊價直千
錢竟無一人共相酬酢報言將來試
為觀察彼便呈現火生報曰一疊是
新一疊曾著者曾著者酬二百五十其
未著者酬五百錢疊主報曰何意如
此並未曾用火生曰令汝自觀驗知
虛實將未用者開擲空中如蓋而住
徐徐而下次擲用者即速墮地疊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七張　珠

見已心生希有報言長者仁有大智
神叡超群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未
用者置棘刺上不入而過其曾用者
被針羂住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
希有報言長者聰明智識實未曾看
隨所酬直取疊將歸火生報曰仁是
客行聊申供養無勞減價恣取千錢
婆羅門取已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
曾用疊與家人著其未用者自充洗
衣後於異時其影勝王與諸大臣昇
高閣上火生長者洗浴之服曬在樓
隅忽被風吹墮在王處王曰此衣乃
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曰曾
聞古王名曼陁多七日之中天雨金
寶王令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
生長者佛與授記有人天妙相此妙
天衣從空而墮待彼來至我當與之
火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記汝有人天
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尒可著之
即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已審觀乃是
己物遂便微笑白言大王王曾觸不報
言已觸白言既捉鄙衣宜可洗手此
非天服是臣浴衣王曰何以得知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八張　珠

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與此相似王
可驗之王見是已極生希異報言童
子汝今豈可人天妙相皆出現耶答
言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
中大王若許令便奉請王言可去備
辦飲食白言大王若有人天妙相而
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作即宜莊
駕共至家庭三即就宅見彼外門驗
使婦女王便侄目長者白言何故侄
目王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
是臣婦王言希有次見內人王更侄目
長者復問王如前答報言此亦使者
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奇異次至
中門見琉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上
置機關魚影便現內王既見已謂是
水池即便脫屣火生白言王何脫屣
王曰今將入水恐有霑濡火生曰此
非是水是琉璃地王曰何因魚動答
曰非魚是機關影王心不信便脫指
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
更嗟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
謁未起之項女皆泣淚王問火生曰
何因內人見我流淚答曰非是啼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九張　珠

由王衣服構檀沉水香烟所熏烟氣損睛致使流淚時影勝王受天妙樂殊勝難思躭欲無猒不還宮内國之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啓未生怨太子曰國主大王入火生長者所居之宅躭著欲樂不肯還宮咸願太子往白其事時未生怨即至王所白言大天何為住此不顧万機王語太子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子曰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觀火生面作如是語實巳七日荅言實尒王曰若尒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白言大天若見花開合寶珠光不光鳥有鳴不鳴知其晝夜别王曰我仍未知荅言有花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夜闇晝明自有夜明晝闇有鳥夜便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聞是已深生奇異報言童子大師世尊言無虚妄如所記事汝悉受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火生長者之餘　攝頌在前

尒時未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從者曰向付珠寶汝可將来從者開拳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王遂瞋打火生曰從者何辜輙見瞋打荅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尋還本處白言太子我宅中財是太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取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歿後當勠取之時未生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故其父明王遂加逆害便自稱為灌頂大王作摩揭陁國主告火生曰汝是我弟可共分財火生念曰其父明王教而自立豈於我所能容忍乎今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為允念巳告言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悉以持奉更何所分唯願大王来我宅内我向王宮幸當聽許王言善哉隨意所作王便移去火生入宮宅中相好悉移宮内如是來去經于七返好遂火生無隨王後時未生怨作如是念我今不能得火生寶更為餘術方便取之告竊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内偷取寶珠其人聞語便作鐵鉤昇牆欲入内人見巳遂即高聲唱言賊入賊入火生聞巳意不令去遂云汝住其賊即便膠著牆頭不能向下比至天曉人皆共觀問彼賊曰何故至斯荅曰王遣我来偷火生寶衆人皆怨此是惡人法王無辜横加殺戮令復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深如何可恕王聞是巳遂令使者詣火生處作如是語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意欲放去唱言賊去遂便得脫火生念曰尚能殺父不害我者無有是處豈為財寶自殞命耶然則我奉世尊昔所授記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出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獨乞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

長者遂與諸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往詣佛所礼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来苾芻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曽剪剃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来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尒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方便勤修觀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搖不息有為諸行皆悉敗壞可猒惡法常為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夜雖有天報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咸起疑念唯佛世尊能除疑網我今共問即詣佛所白言世尊火生長者先作何業彼業之報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張　昧

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業與母一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生在人中受天妙相復由何業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皆當善聽火生童子先所造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鉢尸如来應正等覺十号具足與大苾芻衆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去斯不遠有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鬪諍為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豊足與毗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曰我雖數數請毗鉢尸佛及諸聖衆設美飲食然未曽為三月安居四事供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切資生盡捨供給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佛以方便為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愍受我三月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　第四張　昧

請飲食衣服卧具醫藥佛見請已默然為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礼足而去時國王有親聞毗鉢尸如来與諸大衆来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我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我今欲請佛僧三月供養即往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時佛為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起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頻請佛僧衆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唯願世尊及諸大衆哀愍見受三月供養四事無闕佛言大王我已受彼天分長者三月中請王言佛若為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籌議彼必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為受王聞佛語礼足而去至宮中已即令使者往命天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汝今知不我欲先請佛僧以中供養汝次後設事亦非遲答言大王我已最先請佛僧訖既有此念伏願無違王言長者雖復如此然汝是我國內之人以理斟量我當先設白言大王雖是王人理盡先請若王苦抑於義有違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　第五張　昧

言長者不由情欲即得遂心然我與汝隣日設供若食好者即隨其請長者言尒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珍奇殊勝飲食既至天明於設食處以大瓮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飲食已辦願佛知時時毗鉢尸佛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僧衆隨從至天分長者家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見佛僧坐已即便自手持諸供養奉施佛僧如是慇懃知衆飽足嚼齒木澡漱訖安置鉢已為聽法故取小座席於佛前坐尒時世尊為彼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稱讚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即營辦種種供養廣如前說乃至從座而去如是更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王見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諸大臣見王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悒荅言今我寧得不憂於我國內寄住之客設供佛僧我不能勝故懷憂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樵買而作食販柴人等皆勿聽賣蒸薪既之辦食無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勿

賣柴草若有犯者當出我國時彼長者至設食日求柴不得便用家內栴檀香木以將炊爨復以香油塗其疊布用煑餅食由是香氣遍滿城中三怯問曰何故今日香氣氛氳異於常日從何而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王言我今可無此事大臣諫曰王今何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無子息身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費用王今宜可還令賣薪即便許賣長者聞王許賣薪草生忿怒心出惡語曰隨我家中現有香木令王并母一處焚燒次於他日王故懷憂諸臣重問王同前荅臣曰願勿懷憂我作方便令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臣即便於其城內除去凡礫掃拭街衢遍灑香湯燒香普馥幢幡繒蓋處處皆懸散以名花無不充布莊嚴可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宏壯雅麗復安食座衆寶嚴儀於其座上覆以繒綵塗香末香在處塗拭上饌細軟如天甘露種種滋味超世珍羞敬奉佛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

等隨力共作如是嚴飾城隍辦其盛饌王今宜可發起歡心王自親觀極生希有即命使者詣世尊處白言食辦願佛知時佛及大衆各持衣鉢至彼王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王遂令灌頂大象持百支傘蓋佛世尊自餘諸象各持一蓋以蓋苾芻國大夫人親持寶扇為佛招涼自餘內人扇苾芻衆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僧廣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曰汝今可詣王設供處竊觀飲食盛細如何使者既至觀其盛饌遂乃忘歸第二第三使皆不返是時長者觀自往觀見彼盛設深歎希有便作是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為及宮人我何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人曰汝若見有乞人來至須者皆與勿令輙入長者入室懷憂而住時天帝釋常以天眼觀察世間見天分長者室內懷憂察知彼心便作是念世間福田佛為第一作大施主天分為先我今宜應共彼相助即自化作婆羅門像至長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

宜往白大長者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告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与勿令輙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何勞要見長者之身彼人報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云無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曰可語彼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强欲見我身耶白言大家如所教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緣須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來門人引入時婆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言長者何緣以手支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說伽他曰

若人能解憂 斯人可共語 如其憂不解

共語欲何為

時天帝釋問言長者有何憂事我有方便能為解除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即復本形告言長者我今上巧妙天來相借助作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帝釋既至天宮告巧妙天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與天分長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九張 律

共相借助荅曰善哉時巧妙天即於明日至彼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奇巧超絕種種莊飾倍勝於王食堂坐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並是天厨令大烏王持百支傘蓋毗鉢尸佛其餘諸烏持蓋苾芻舍之天女手執金扇為佛招涼自餘天女扇苾芻衆時彼國王遣一使者竊往觀察看長者供養其狀如何其使往觀見其奇異遂便忘返復遣大臣還同前住後令太子亦復不來王佐其事即便自往至彼門所尔時世尊遥見王已告長者曰此是國王已見真諦汝於彼所出麁惡言今在門外汝往求謝長者遂出求謝於王白言大王今請暫入自手供養王即入見上妙天厨極生希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日中供佛僧衆非我所望時彼長者既作如是奇妙盛饌供佛僧已頂礼佛足而發願言我今供養最上福田願此勝因我於來世常得生在大富貴家珎財豊足受天妙相獲殊勝法出離蓋纏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張 律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即火生是由於彼王出麁惡語以柄擲大母子同燒由彼業力於五百生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今時同燒一處由於毗鉢尸佛作上供養又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家財寶豊盈天諸妙相自然而出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汝等苾芻我與毗鉢尸佛神通道力悉皆平等若於我所供養承事生殺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綴鉢畜貧具刀子及針筩 并未楨有三

是六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其鉢有穴即便持去詣鍛師所報言賢者我鉢有穴幸能為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皆是閑人不與價直虛相驅使我若為作餘者續來頻頻料理廢我生務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時節報言聖者我未有暇明當可來明日便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一張 林

報云後曰或早或晚日日如是矯誑
延時苾芻勞倦有知識苾芻見而問
曰具壽日日常見來向此家豈可是
汝門徒親識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
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令其料理
彼調誑我為此常來荅言具壽汝可
不聞工師巧見難得實語然我解作
若佛許者我為汝綴以緣白佛佛言
若有苾芻解巧作者應在屏處而綴
其鉢設有見者譏醜不生時彼苾芻
既聞佛許即便往彼巧苾芻處報言
大德世尊開許得自綴鉢當為我作
彼言具壽豈用我指而綴於鉢須得
作具方可為綴以緣白佛佛言由是
我今開許僧伽畜鐵作具若有須者
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欲裁三衣
便以手裂衣財損壞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手裂可刀子裁世尊許已時有
苾芻欲割裁衣往俗人處告言居士
我須刀子欲割截衣荅曰將去既裁
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即相施
荅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二張

苾芻受畜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衆
便以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其靶時諸俗旅見而
問曰聖者此是何物荅言世尊聽畜
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纏繞心耶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畜用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刀靶若須刀子純用
鐵作彼便大長俗人復問此是何物
荅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畜彼言聖者
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不畜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割物
佛言汝等應知有三種刀子謂大中
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名
中其狀有二一如烏羽曲二似雞翎
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刺三衣時
便以竹篾或用鳥翮衣遂損壞佛言
應可用針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琉璃
頗梨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
何物荅曰佛許畜針彼言沙門釋子
欲事纏心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三張

鐵鍮石及以赤銅苾芻畜針隨處安
置遂便生澁佛言應用針筩苾芻不
解如何作筩佛言有二種針筩一是
柚管二以竹筩此許用管彼二刀子
恐生鐵垢著此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苾芻作僧伽胝
時諸苾芻便於地上敷置其疊多被
蟲食有塵垢汙以緣白佛佛言不應
安地可作衣楨苾芻不解以緣白佛
佛言有二種楨或木或竹布衣於上
牽挽來去被竹楨衣佛言先須鑽孔
次可以線繚令相著就上刺之
如佛所說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
宜安上楨中下二衣即不相稱佛言
應作三楨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照鏡并鑒水　不應用梳刷　頂上留長髮
浴室衆姑毗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於日初
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諸俗人於
箱篋中開諸莊具六衆見已便持彼
鏡照面觀形難陀鄔波難陀互相告
曰我甚端正俗旅見譏作如是語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四張

者頭上無鬚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容
儀端正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苾
芻不應照鏡若照面者得越法罪如
佛所說不應照鏡即便照水同前譏
笑佛言亦復不應臨水照面苾芻觀
蟲水時自見其面便生悔心佛言觀
水見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為觀
瘡或窺昔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咎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他俗家有莊
飾具便用彼梳整理頭鬢相語好不
俗人見時同前譏笑彼便默然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梳頭若作得越
法罪苾芻復更用刷還同前過佛言
用得越法罪苾芻梳刷一時俱用佛
言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
買逝多林奉佛僧已令剃鬚人往入
寺中為衆剃髮其人既至六衆問曰
汝能剪剃留頂鬚不荅曰是我工巧
即令剪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一分
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
癡人汝元不解可惣淨剃放汝歸家
日暮言歸長者見問汝剃幾人鬚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二十三張 珠

報言無暇多剃鄔波難陀令作頂髻
廣說乃至日暮言歸長者聞已情起
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頂上
持髻若有持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卧在憍閃毗國
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内猪坎窟中後
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木皆
茂鵝鴈鴛鴦鸚鵡舍利孔雀諸鳥在
處哀鳴遍諸林苑時出光王命掌園
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
皆可修治除衆瓦礫多安淨水置守
衛人我欲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
一依王教既修營已還白王知如所
教勑我皆營葺唯願知時彼王即便
將諸内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戲
既疲偃卧而睡時彼内人性愛花果
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牛卧苾芻鬚
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
下跏趺而坐宫人遥見各並驚惶唱
言大王有鬼有鬼苾芻即往入坎窟
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趁問
宫人曰鬼在何處荅曰走入猪坎窟
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十六張 珠

是何物荅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日是
何沙門荅曰釋迦子問言汝得阿羅
漢果耶荅言不得汝得不還一来預
流果耶荅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
定乃至四定荅並不得王聞是已轉
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宫
女可將大蟻填滿窟中螫螫其身時
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
作是念此善沙門来依附我實無所
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横加傷害我
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
猪從窟走出王見猪已告大臣曰可
將馬来并持弓箭臣即授與其猪遂
走急出花園王隨後逐時彼宫女告
苾芻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
害時彼苾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
至室羅伐城時彼苾芻見已告言善
来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来荅曰從
憍閃毗比所住止得安樂不荅曰有
何安樂幾被國王斷我形命問言何
故即具說其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告一苾芻汝今可往牛卧苾芻所
作如是言世尊喚汝既受佛教至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十七張 珠

卧所敬宣聖旨彼聞教已即詣佛所如常致敬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苾芻汝豈作如是非法惡形狀耶實尒大德汝是癡人於彼窟所貪心戀著深生愛樂佛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者得越法罪如佛所教苾芻不應留長髮者蘭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即棄彼卧具等物来近聚落而為住止佛知故問阿難陁曰何故蘭若苾芻棄彼住處来近聚落而為居止阿難陁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髮不應長佛言我今開許蘭若苾芻頭髮極長可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此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往詣醫所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澡浴身形可得平復報言賢首我豈同俗受欲樂耶報言聖者准此是藥餘不能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是醫人云須浴室能除其病非餘藥者是故我今聽入浴室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還往告醫人曰浴室除病其狀如何

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輪王醫方彼說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何荅曰然汝大師具一切智仁可就問彼當教作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彼便內迮外寬作其浴室佛言不應如是浴室之法內寬外迮形如瓜瓠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作牕令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不應在下彼便高作尚少光明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處中作烏鳩鴿便入室中佛言應作牖子摠擋風雨来時水滯傍入可安門扇風吹開者當須置扂若難開閉作羊甲杖而開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著扇并橫扂鏁鈕於浴室中瓨水置地冷不堪用佛言應在室內兩邊安垜瓨置於上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膝齊在地然火燒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以甎石籍地火正炎熾苾芻入時遂便悶絕佛言火若燄猛不應即入待煙燄消隨意當入彼散著火遂便速滅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言應用鐵杴苾芻中火悶絕之時應

以少許蔓菁子油和麨置於瓮中得令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眼中淚出佛言用麨團拭淚猶未除應以餘甘子屑溲作小團用掩其淚室無板坐彼自持来被油汙損佛言應將草替足蹈地時被塵土汙佛言應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敷青者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溼時諸苾芻以油塗摩遍身皆癢用甎石爪揩便皮破佛言身癢不應爪搔應用浮石彼便利作招過同前佛言磨却利處然後方用彼既用了隨處棄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以繩繫掛為牙杙上浮石油膩數數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多人出入其室遂冷佛言入時應閉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苾芻於浴室內湯為言話佛言不應湯話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遂便泥溼佛言不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應作別室於中洗浴此還有泥此是西方浴室尉庵以甎墼疊成形如[illegible]積上狹下寬中高一丈許下闊七八尺一畔開門門須扇掩[illegible]

洗衣裳勿令淨涸可於其邊安一小窟龕置石像或是銅像先浴淨已草向餘香餘人復入要心供養雜類常時貴不多種無窮福中安地雖深一〻方至洗浴時於此燒炭或可然〻令煖以適時節室內明燈通窗出方浴法皆食前不得冷方飲汁浴著欲洗時者洗景入室已可以一邊湯浴石坐行時適汗以油塗身令人揩拭遂得沉病今疾風癢瘡疥東夾皆除不須藥藥直因浴洗去垢而已然復移向別室更浴其時以藥湯浴身此是常釋浴法佛教苾芻事異未知從昔不掃那因法出者樂病逆者者任隨時意事然中大熱地作書亦佛北方眾因在受皆有佛言應以物砌苾芻不知以何物砌佛言應用甎砌或可布沙水便湯溢佛言作竇決水令出又澆水時澆人居下浴人在上令水汙衣佛言不應如是可令浴人在下澆人在上洗浴之時須用齒木及澡豆牛糞土屑向餘處取佛言於浴室處豫置此物勿令遠取既洗浴已身體虛羸佛言任食小食手有油膩難辛洗除若更延停洗時恐過佛言應用匙食或得熱粥亦可用匙食時須盤無茶請受佛言應畜承盤盤子佛令作浴室不知遣何人作佛言應使弟子門人共作若有施主亦可憑求洗浴之時揩摩身體更乎而作佛言入時應將弟子令揩摩身承盤子者西方食法

通行盪下蓋作此是聖教身此方不同坐子事極要盪前時觀水充不飲害眾生食律文食了然濁淨須留一大抄許以施眾生方有貴飢之盡此盛是傳旨之鄉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四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尒時佛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栗姑毗子名曰善賢性無諂誑質直為行每於日日敬礼世尊後於異時欲詣佛所實力子苾芻與友地苾芻於世世中常為怨對時友地二苾芻人間遊歷至廣嚴城忽於路次逢見善賢問言善賢汝向何處報言聖者欲往礼佛彼二報曰至世尊所語為奉獻汝今頗有勝妙語言奉世尊不答曰我無報言善賢汝至佛所作如是語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世尊聞已必大歡喜善賢聞已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辭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彼栗姑毗子妻為謗毀應可為作覆鉢羯磨若更有餘如此流類

亦應同與敷座席鳴揵稚先言告已
次衆皆集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以無
根波羅市迦法謗實力子清淨苾芻
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
為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覆鉢羯磨已苾芻不往
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
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住
處報言僧伽與汝已作覆鉢羯磨時
阿難陀敬受佛教詣善賢所于時善
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婦曰善賢
何在答言聖者有緣須出問曰因何
事故須見善賢答言應知僧伽已為
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大德云何名
為覆鉢羯磨答曰若有人家僧伽為
作覆鉢羯磨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
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
女人言大德准此即是聖衆為我隨
籌立制作不往還事我有何過為作
覆鉢答言汝夫善賢曾詣佛所作如
是言父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
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
出云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君今
知不聖衆為君作覆鉢羯磨答曰善哉
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須解此覆鉢
義不答言不解妻曰若被聖衆為作
覆鉢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
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君頗曾
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行非
法耶答言不見尒今宜往禮謝大師
若大慈尊見慈者善如不容捨勿入
宅中善賢聞已心生驚怖尋詣佛所
禮佛足已合掌叩地白言世尊我可
常願旦澡漱已行禮大師我於中路
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處
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覲為禮敬彼言
汝往佛所頗有善語奉獻佛不我答
言無彼教我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
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
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為傳其語我有
何過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謗毀
元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
有餘類如是應作敷座席鳴揵稚言

白已周大衆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
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
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
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為我作
覆鉢羯磨我今從衆乞作仰鉢唯
願大德僧伽為我仰鉢慈愍故如是
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聞處合掌
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由惡
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具壽實
力子僧伽為彼作覆鉢彼善賢今
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為善賢作仰鉢羯
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仰鉢羯磨已時諸苾芻
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為
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面如鏡　不為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專修寂定
跏趺而坐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
乞食食事既了収衣鉢洗足已於一

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既被欲惱倍發瞋心即出其根安在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燒心世尊大慈寧不垂愍尒時遍覺邏堅憂懷尋至彼邊問言苾芻汝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教苾芻染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婬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翻更打餘苾芻聞已慚恥而黙佛因此事告諸苾芻豈我先時不為汝說若染欲心起時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應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打而更打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顏貌端正人所樂觀養育隨情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為出家過有他緣辭逝多林人間遊歷未久之傾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為救療彼以針刺其口便尚遊歷事周還歸給苑故時知友皆不枉承不為安慰問言大德豈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五張　珠

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我名某甲主人悟曰汝昔面首端正以何緣故今見醜衰即便具答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人頭面如護明鏡不應輒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若使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醫人為救療者時有苾芻頭面熱悶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可求佛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興易人二是婆羅門其興易人於歌舞事勝婆羅門其婆羅門於鬪戰事勝興易者後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興易人歌舞勝我我以鬪戰常勝彼朋作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有議曰此成好事令我於誰學其歌舞復有議曰聖者六衆善閑音樂至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有所須者我等供給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衆之處敬礼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我歌舞六衆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六張　珠

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其告常奉餅直遂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以戰法勝興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君於我等鬪戰為勝如何今日兩事俱強此有何故答曰我於歌舞用功習學問曰誰復相教答曰聖者六衆慈悲教我諸婆羅門聞是說已共生嫌賤沙門釋子作禪畢法歌舞戲具教諸俗人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舞有如是過苾芻不應習學歌舞作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事時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衆處求重溫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衆報曰我為屏除即便詣彼擯除所有歌舞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不如彼朋諸婆羅門咸生譏毀沙門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擯除他人歌舞之具若擯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復詣六衆報言教我戲樂六衆不許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顧暫去於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七張　珠

現身我當得勝六衆即去既往現身彼與易人見便著耻不能作樂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其身佛言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其身若苾芻身作歌舞及以諷詠或復教人或自設攝或復現身皆越法罪（下是尊者善和因緣）

尒時憍閃毗有一長者名曰大善稟性柔和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獨無侍從荅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菜內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將為侍者荅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妊娠若生男子當與大德以為侍從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設歡會其父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後

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毗城次第乞食至大善家長者見已逆唱善來合掌礼足便取其鉢盛滿勝上餅果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觀聖者面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告其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施與尊者而為弟子汝今宜可隨尊者去童子乃是最後生人易為捨俗即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便與出家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策勤修行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禽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妙音尒時世尊因大衆集普告之曰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音聲美妙善和苾芻最為第一由其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未離欲苾芻咸廢己業於日日中聽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乘白蓮花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

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側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振足為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為行荅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羣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遠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花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攝耳舉足而行任彼駈馳隨鉤而去王問御者曰何故此象今隨意行御人荅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聲諷誦經典象聞生愛遂不肯行王曰若如是者宜可迴象就訪彼尊我

觀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
城御者即便奉命迴為未至舊居時
勝鬘夫人怯王來遠請問所白王以
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疊
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作
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諷
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令我大
王性愛瓌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
起慢情悔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
往白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持疊奉
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疊豈由此
物憍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尔云
乃持上妙疊詣逝多林時具壽阿難
陀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
便下為礼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
者今日晨朝諷誦經法答言大王何
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
者念日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
法雅韻超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
者大王性愛妍雅若其見者當生譏
賤起不敬心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
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為奉施答言大
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為第一是

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晝
日遊履於一樹下跏趺而坐時阿難
陀引王至彼白言大王樹下坐人即
妙聲尊者王進極相見其貌醜便生
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低眉攝衣而去
善和見王知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愛染亂彼心
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　而不見於外
於內而求果　此為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
而不見於內　於外而求果　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　亦復不見外　凡夫皆彼障
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　復善見於外
智者當出離　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
因緣善和苾芻其形醜陋言音和雅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
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
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
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
留孫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時彼世

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
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
尊遺身舍利造窣堵波周圍一踰繕
那高半踰繕那令人守當漸次修造
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懇懃營作不生
勞倦時有作人見窣堵波其量高大
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今
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
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
輒出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
欲駈令出彼便叉謝還依舊作塔猶
未了復生嫌慢守人與杖駈之令出
更還懺謝遣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
忘倦百千衆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
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為不善見塔
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
即以此來所得傭直造妙金鈴懸在
塔上世尊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
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今獲人身其形
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
無不歡悅
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
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

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万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在婆羅痆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時迦攝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妙音響繞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日見佛行過繞佛哀鳴還向枝間歡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來更不託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子音聲美妙最為第一世尊告曰善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願於迦攝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主於迦攝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諷誦稱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

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究無所獲願我以此勝因於迦攝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号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讚誦弟子說為第一我亦如是逢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為第一由彼願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之師說為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弃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餘廣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聲韻隨句而說猶如瀉藥置之異器彼諸外道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日日常往礼覲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藥置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欲諸外

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藥置之異器若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衆作吟詠聲而誦經典世尊意許默然無說長者見佛默然許已礼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衆作吟詠聲而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寺僧音聲喧雜白言聖者今此伽藍先為法宇今日變作乾闥婆城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三啓經餘皆不合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德誦三啓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但知直說如瀉藥聲諸苾芻曰佛許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荅曰我先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遣學許苾芻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堂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

白言聖者乹闥婆城未能捨弃復從
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
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抽
出鉢苾芻告曰具壽勿妄抽鉢荅言
何過報曰墮地損壞豈非過耶彼便
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立取
其鉢若內袋中若洗若曝皆不應立
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曰
蹈衣并諸袋　稱及於坐具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畏之處施鹿林中菩
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花樓盛設供
養於此樓上處處皆敷朝霞上疊于
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覆不以足
蹋時諸苾芻亦不敢蹋菩提王子白
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蹈過佛不為
履王子見已即攝敷衣佛方前進外
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荅摩未堪
供養王子敷疊不敢履之佛知是已
告諸苾芻君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
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七張　恭

降慈悲為蹴蹈者欲伏外道我慢心
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蹈勿生疑慮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
腳跌鉢墮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
佛言苾芻不應手擎其鉢便以衣角
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袋
盛去苾芻手携招過如上佛言不應
手持而去應可作襻掛髆持行若異
此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旅為伴人
間遊行於行伴中有婆羅門忽染時
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病仁為處方
荅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差報
言涉路無處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
閑諸藥從彼求覓必當見惠時彼即
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
荅言我有用此何為報言我身有病
醫遣服之有時見惡苾芻對彼開鉢
袋中覓訶梨勒先出錐刀次抽皮片
并諸雜藥淨穢交參時婆羅門見其
雜惡報言聖者仁等苾芻能作如是
不清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畜三種袋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八張　浴

者鉢袋二者藥袋三者雜袋時諸苾
芻齊安三襻置之腋下即便傍出衣
下外現不信俗人見已譏笑報言聖
者豈可腋下挾鼓而行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三種不應齊著應次第安長
短相稱便安細襻令身有損佛言應
須闊作於內安氈以線絡之勿令卷
縮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九張　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氈褥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割截衣即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為割截世尊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既多有氈褥今欲裁割將作三衣介時世尊讚歎持戒毀破戒者告諸苾芻有五種物不應割截一切被帔及長毛毯短毛毯并諸氈褥破碎之物若割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客苾芻緣事暫出不持坐具來入寺中日將欲暮其知事人告言具壽可取卧具彼便荅曰我無坐具以何替褥若如是者可取草牀遂取其牀時屬寒夜徹明被凍因斯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無坐具輙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來亦持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能持數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苾芻我有緣出即擬還來不將數具大師不許輙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那去又復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來不將坐具既至彼已遇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坐具便夜方歸遂被蟲狼及盜賊等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遇有他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者借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條衣疊為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借物以襯卧具有不淨汙便將此服還彼苾芻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方還苾芻洗還彼仍不受白佛佛言准價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坐具者即是疊長於身元織作為襯文意知之具不令數地礼拜敷地凡拜乘本儀如佛所言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

寺內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因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還來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任不將去復有苾芻暫出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離衣宿即便夜歸被蟲賊所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有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解去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心念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捨別請苾芻得衣無暇割截浣染佛言若縵剌浣染緣未具者直尒白疊及生綃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疑惑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那向餘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制苾芻不應輙離三衣而宿非尼

師但鄙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不持
去忘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蠹形嗽飲令
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
往室羅伐城礼世尊足俱無水羅於
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逼身到一池
所一人報言具壽可疾觀水欲飲除
渴即便鑒察見水有蟲如是再三隨
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既有蟲飲便害
命今遭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即
說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冀礼大師足
時大苾芻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憂滌皆除弃
於此教中受禁戒　我寧捨命不傷生
尒時小者不能忍渴即飲蟲水隨路
而去大者護蟲要心不飲即自策勵
詣一樹陰端身而坐乃至氣力未衰
以來計心善事及共力盡遂致命終
由此福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四張　珠

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
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
前身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
佛教攝生尊重時彼天子便作是念
我若不往礼世尊者是不恭敬是所
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
著天瓔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盛諸
妙花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陁利迦華曼陁羅花過初夜分來
詣佛所便布天花申供養已礼佛雙
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
大赫弈周遍照耀逝多園林尒時世
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
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
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
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
尊本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
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
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
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
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
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
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五張　珠

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
乃至命終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
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
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遂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
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
降伏彼怨如重病人除去衆疾時彼
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苾芻
漸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置衣
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礼佛雙足在一
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苾芻來即便
安慰問言善來苾芻從何處來今夏
安居在何城國尒時世尊問彼苾芻
曰汝從何處來白言世尊我從南方
來又問今夏何處安居荅言亦在南
方佛言汝尋遠路曾有伴不白言有
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尒時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六張　珠

尊說伽他曰

若輕慢我戒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苾芻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真見我

尒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胷令見復說
伽他曰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辟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攝波佛時　苾芻犯學處　由損伊羅葉
現墮於龍中

尒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苾芻不持水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應畜水羅如世尊說令畜水羅者苾芻不知羅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言是常用絹三尺或二尺一尺借家用者或以兩幅隨時大小其作羅者皆須絹細密蟲不過者方得若是疎薄元不堪用有人用惡絹及疎紗紵布之流本元護蟲意也）二者法瓶（陰陽瓶）三者君持（以絹繫口細綖繫項沉發水中擡口出半若全沉口水樹不入傍滿引出仍須察蟲非直君持但是瓶口由風無問大小以絹君口瓶細瓶急繫直時取水擲是若事莫不須共出五深為要也）

四酌水羅（斯之樣式東夏元無述如鍱樣卽小圓羅子鑄葉況大用然非本式）五衣角羅（取密絹方一搩許或繫瓶口汲水充用或道挽口邊……）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先有嫌隙共為伴侶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其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羅彼便不與事有慶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嫌隙者不應為伴人間遊行設遇斯緣應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有水羅不彼荅言有更不問言相借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從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告言汝問有無不言借用令去借羅不敬之甚故我不與彼便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

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卽可同行去不與者卽不應去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荅言我有與我用不荅曰共用遂卽同行於其路中遇逢商旅彼有羅者緣須覆歸無者告曰汝先許羅今可相與報言許共濾水不擬全留住者無羅遂便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應可覆問汝若迴還與我羅不若言與者善若不與者卽不應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無水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知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闕者無犯大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闕者得大德若多人一羅及以僧衆得遊行不無闕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岸邊得行去不鄔波離若水流急無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濾頗得用不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濾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用大德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蟲任用佛告鄔波離有五種淨水一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濾羅淨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淨者謂是大衆差一苾芻令觀濾水彼便如法觀察若餘苾芻來以衆淨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苾芻戒見儀命皆清淨者彼所有水用之無犯濾羅淨者每用此羅曾無蟲過不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井水淨者旦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出來皆隨意用苾芻觀水目察多時遂令眼光視物昏亂佛言不應久觀應如六牛竹車迴項又齊心淨已來觀察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苾芻時諸苾芻皆不為受彼皆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為勝福田佛出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十張 殊

為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器物應受佛言為衆受器物者苾芻受已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彼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因何不見荅言賢首置在庫中報言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冀令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福仁等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無受用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他所施物應為受用依佛教已即便受用後於異時有別施主心要廣博以大銅盤施有老苾芻分得此盤躬自摩拭遂生勞苦佛言應差掌盤器人監知洗拭苾芻即便不為簡擇差知器人致令損壞佛言不應具五法者未差不應差已差不令作云何為五謂是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記憶若具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令作云何為五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行與未行善能記憶如是應差敷座席鳴揵稚言白復周衆皆同集應先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緣器不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十一張 殊

知能者荅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行器物人當為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准白羯磨作）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弟子門人不解洗者此亦應可付行器人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衆於一鉢中六人共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隨上共相謂曰觀此黑鉢能現神通六皆斂手鉢便墮破一時大笑苾芻見已報言具壽共作如是醜惡之事應合羞恥翻為大笑荅曰我作何事為當飲酒為噉葱蒜苾芻報曰此事不久亦當見作六衆曰我雖鉢破豈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何過耶時諸苾芻恥而無對以緣白佛佛便念曰由諸苾芻一處噉食有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十二張 殊

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
旅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
然少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
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棄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道路無器
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
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
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
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
一處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
餅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
處諸親命曰久別索居今得聚會可
來同處一盤而食答言汝是俗人我
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
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
彼慇懃喚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譏
議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但著一裠
而食俗人見已共相謂曰食者何人
一人答曰此是沙門釋子彼皆譏恥
作如是語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
弟子作此無慙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一裠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
一裠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言不應一裠食者時有老病羸瘦
無力不能更披餘衣而食佛言應著
軟滑僧腳崎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
此僧腳崎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
者應在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裠隨
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在阿侍羅
河露形而浴俗旅見時問言此是何
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
復有說言是釋迦子彼皆嫌賤作如
是說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弟子
若此無慙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露
形洗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
浴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應畜洗
浴裠佛言聽畜洗浴衣者苾芻即便
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此不應持
若唯有複無單裠者應觀其水無蟲
方浴時有但三衣者恐成違法不著
此衣佛言守持應畜復有餘人貧無
此物佛言必若無者以繩繫葉前後
遮障於隱屏處不令他見浴時無犯

苾芻浴訖挹衣有蟲不撥去水佛言
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
撞舉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豆生不淨地　吐食指授索　銅器不應畜
盛塵等隨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鞞跋底
苾芻隨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
喚為多疑頡鞞跋底彼於異時曾於
廟中見豆生菉便起斯念我損生種
後於異時僧家多作菉豆饆餅彼不
敢食弟子報言鄔波馱耶僧家多有
菉豆饆餅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
損生種耶弟子曰此事云何彼如所
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
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即如
師所陳盡皆向說時頡鞞跋底多有
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
熟種縱多時煮食已還生此既被煮
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為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淨地為可食不佛言應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為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淨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首獲一特牛後得犉牛復得特牛如是展轉牛遂成群時婆羅門於初特牛以為祥瑞即便放捨作長生牛更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既被渴逼就河飲水遂遭泥陷不能自出時舍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察有善根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即便舉出除去其泥以水淨洗飲飼水草説三句法告言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當於我所發起淨信於傍生趣深起厭心説是語已捨之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作是念若阿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不遭如是等苦於舍利子所繫心尊重尋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舍利子便作是念我今宜往看彼老牛作意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六張　珠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門家時舍利子為化緣故便往婆羅門家頻頻到彼夫婦皆來請受三歸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行至彼家內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廣如上説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似牛滿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立名衆人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應與作名号為牛主廣説同彼善和因緣出家近圓獲阿羅漢果由先業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若佛未制非時食敕便於屏處吐而復食制戒之後吐而外弃既無食力身形羸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苾芻牛主身形羸瘦顏貌異常時阿難陀以緣具白佛言若宿業報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再三弃之於外次淨嗽口隨意咽之此成無犯有諸苾芻既飽食已喉中却出便生疑念我將不犯非時食耶佛言若有斯類應淨嗽口此成無犯時牛主苾芻既出家已多諸俗族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七張　珠

令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為出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子德若妙高山遂令衆人共生嫌賤由是緣故牛主苾芻不於中國而為安處

介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從今已往勿住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勅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出逝多林便往世利沙宫安隱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住邊方者牛主為寂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作牛形狀於佛法中出家脩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説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脩道其親教師是阿羅漢為衆上首年既朽老其形羸瘠不能自食于時牛主常與其師收斂鉢器既淨洗已共餘苾芻一處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竟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八張　珠

來傷晚答言具壽我鄔波馱耶久方
食了更於他日弟子食了自洗器訖
至本師處見食未了便起瞋心告其
師曰何故遲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
此既咸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候其
瞋定方可告知彼瞋息已告言具壽
汝作何語答曰我道師食遲緩猶若
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是何人耶
答曰我知師是迦攝波佛教法之中
而為出家我亦於此而作出家告言聖
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為之事
我已作訖我離諸纏汝便具縛汝於
我所出麁惡言應可懇懃至心悔罪
如是惡業方得滅除時彼聞已至心
悔責汝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
麁惡言所造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
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牛形由
彼勤作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
行斷諸煩惑證阿羅漢時諸苾芻
復請佛言牛主苾芻復作何業今蒙
世尊令住邊方稱為第一佛言由發
願力曾作何願即於彼佛出家修業
畢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

師主迦攝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
受用衣食稱為第一彼見此已發如
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道至盡形壽
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
之業佛所授記摩納婆汝於未來世
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
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惑證阿
羅漢如我本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
受用衣食說為第一我於彼佛弟子
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是由彼願
力今受斯報汝等當知由純黑業等
廣說如上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指授索令
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令行食人失其
次緒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越法罪若無
火力索熟物非犯若火力强者取生
無過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難陀往銅作家
問言賢首頗能為作銅鉢不答言此
是我業何不能為未知其鉢所須大
小答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仁
何所用答言癡人汝豈不取價直與

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
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
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既
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
線結為鉢絡次第重疊置鉢絡中即
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即前
行到施主家坐已開張當前布列時
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今
者開銅器鋪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
一將盛餅二擬貯麨三用安餅四著
羹團五受羹菜六置乳酪七請助味
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
飲食倍多於此聞是譏已默爾無對
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
畜銅器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勿畜
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銅匙盛鹽
盤子飲水銅挾並皆無犯若是他物
用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應爲洗足處　及以濯足盆　熱時須扇𢷤
蚊蟲開五拂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在何地即便濯足遂使諸繩在處狼乱時有長者婆羅門等來入寺內見洗足處問言聖者何故此處蟲蠅亂飛荅曰此是我等洗足之處彼聞嫌賤沙門釋子皆不淸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處洗足然洗足處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處者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如鼈背形時諸苾芻作已太滑不堪揩足佛言應可澀作此洗足處本然洗浴西方諸寺及云處皆有大小甎定甃地而作或大如床小可半床四畔壘甎高一尺許中間甃砌作盂音疾以甎石灰泥水洗不去皆通一竇令水外流灌足洗身最是要用有老苾芻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處佛言應畜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瓫是時六衆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瑠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何物荅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即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制欲貪染不除荅曰脚踏汝項我畜何過汝非我師何事相責俗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洗足之器不合用寶應以瓦作苾芻便作如瓮瓶佛言不合應如鳥足踏地其中稍高令得支足或可於中作蓮華形當須澀鞕苾芻用洗足已隨處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衆物應可竪在隱屏之處若是私物安門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苾芻患熱身體黃瘦羸劣無堪俗旅見時問言聖者何故身體黃瘦羸劣無力荅言時屬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荅言賢首世尊不許荅曰仁之大師性懷慈悲若知苦熱許扇無疑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持扇六衆苾芻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琉璃或以瑱揩拭及種種莊彩而爲扇柄俗族來見便生譏耻六衆傲慢廣說如前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知扇有兩種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衆多敬信俗旅便持種種莊彩之扇來施苾芻苾芻不受佛言若爲僧伽受取無犯

緣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苾芻爲蚊蟲所食身體瘡痒爬搔不息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以事具荅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子物荅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畜拂蚊子物是時六衆聞佛許已便以衆寶作柄用犛牛尾而爲其拂俗人既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拂蚊子物一者撚羊毛作二用麻作三用細裂氎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梢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裹不高　不持於重擔　若病許扶絡
服蒜等隨聽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苾芻應助營作者有一苾芻須緣梯上時諸上人從下仰覩見彼形惡告言聖者我今始知聖者是男由男根具彼在梯上若

愧默然苾芻白佛佛便思念苾芻昇
梯由不結下褁有苾芻過告諸苾芻
若有營作須昇梯者應結下褁方可
昇上又諸苾芻於營作時高結下褁
不信俗流見而譏笑問言聖者欲相
撲耶答曰我有作務彼聞默然苾芻
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褁平地
作時不應如是言步下褁者謂將褁裙邊下緣向前牽闌插急褁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自擎重擔不信
者見作如是語我為父母妻子忍不
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為躬自
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為供養
世尊二為僧伽食事三為病者供給
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彼默無對
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擎重擔
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
山上下脚跌倒地佛言應畜拄杖聞
佛許已六衆即便以金銀等并雜彩
物雕飾其杖俗旅見已共生嫌賤苾
芻白佛佛言苾芻有二種緣應畜拄
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嬰身時

有苾芻伴作老病而拄其杖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
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與時應畜如
是應乞敷座席鳴揵稚言白既周衆
應盡集時老病苾芻於上座前蹲踞
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
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大德僧伽與我
苾芻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愍者願慈
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
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老朽
瘦弱或復身病作畜杖羯磨白如是
羯磨准白應作
若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拄杖者
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諸苾芻老瘦無力加
以風疾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脚跌倒
地瀑墮君持恐皆破碎苾芻白佛佛
言苾芻應持網絡六衆聞已以五色

線而為網絡俗旅譏嫌問答因緣皆
如畜杖如若杖絡二皆須者合作羯
磨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食噉蒜已
來詣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
苾芻可坐一心聽我說法時彼苾芻
聞佛勅已重礼世尊一邊而坐佛為
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
輕觸尊儀如是再三佛言苾芻汝當
一心聽我所說苾芻亦復再三向外
迴面便礼佛足奉辭而去尒時世尊
知而故問阿難陁何故彼苾芻聽我
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陁言由彼噉蒜
恐觸尊儀故數數迴面佛告阿難陁諸
苾芻輩有食蒜耶阿難陁言有佛言
白彼食蒜障入聖道向不食蒜若聽
我說法以金剛智杵摧壞二十身見
大山得預流果是故阿難陁從今以
往制諸苾芻不應食蒜及葱韮類食
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衆中坐
便作是念今此苾芻不得見諦明當
見不即便觀察明亦無緣能見諦理
即更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際亦不

見彼證聖之日即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 散念不專注 令彼未來世
不見真諦理
尒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
舍利子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輙思
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
於未來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
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噉
蒜故障見真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
食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身嬰疾病
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
為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蒜患得銷
除報言賢首佛不聽食醫曰此是病
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醫云此
藥非餘差者服之無犯苾芻聞已便
於寺中為病食蒜受用房舍牀榻氈
席大小行處及以衆中出入往來或
繞制底或礼香臺經過俗人為其說
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
廟之處衆人聚集輙往其中所到之
處諸人咸聞蒜臭共生嫌賤作如是
語沙門釋子雖復出家而還噉蒜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七張 珠

氣相熏與我何別苾芻白佛佛言苾
芻有病欲食蒜者所有行法我今當
說諸病苾芻若食蒜者應住寺側邊
房不得用僧卧具及大小行室不得
入衆亦不為俗人說法不繞制底不
礼香臺不往俗家園林天廟衆人聚
處皆不應往可於屏處而噉服之設
人見時不生譏恥若服了時於七日
內仍住於此服蒜可停三日若非一
日後方洗浴并可洗衣香熏無氣後
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
罪 第一門了
第二門總攝頌曰
牛毛并傘蓋 披綫藤鞋緣 出家藥湯缾
門扇鍵竹釜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曰
牛毛及隱處 同牀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滌獲方應用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
施四方僧訖令剃髮者往詣寺中剃
除鬚髮廣說如前鄔波難陀問剃髮
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不答言是我
巧工寧容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八張 珠

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鄔波難陀
曰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
之摸人未解剪髮宜可淨剃放汝歸
家廣說如前乃至佛言苾芻不應作
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忽
有瘡生以刀剃時便受苦痛苾芻白
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餘如
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為衆剃髮廣如
上說鄔波難陀見而報曰頗能與我
除隱處毛不答言此是我工即令剪
剃如前驅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佛
言苾芻不應剃三處毛剃者得越法
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時蟲出痛
辯難忍廢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
告老宿苾芻然後更互瘡處剃除勿
致疑惑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同一牀卧共相
推倚擽舉呵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共一牀眠有如是過同牀卧者得越
法罪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
村落從他借牀乇人與一報言更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九張 珠

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牀臥如何苾芻各別從索多人共臥理復何傷苾芻答曰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性懷慚恥具修戒行欲襯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帊或以鉢袋隔而方臥牀既如是自餘褥席准此應知

緣處同前眾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長者家求得臥處時屬寒冷復覓臥物時家中人於苾芻處心生哀愍以已臥物借與苾芻先入手者獨披而臥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得獨臥應可共用隨老者覆後於一時鄔波難陀隨老得物便披臥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苦仁乃經行鄔波難陀曰誰遮汝等不起經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佛言眾人得披臥時過覆必欲經行可披私物若披眾物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當冬月苾芻苦寒居在一邊側身而臥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見諸苾芻一邊而臥問言聖者大師

教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背而臥虛度日時不修善品苾芻答曰心有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寒何能策勵我今被凍誰復能知長者辭出還至宅中以五百張厚白疊帔與送眾僧時諸苾芻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俗流見生嫌恥問言聖者豈可仁等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為寒故披此俗衣苾芻白佛佛言不合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將染色物覆已方披若僧祇衣帔內以物替外將物覆然後方披異斯招罪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曰

釜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依止
毛毯不翻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叔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座數妙衣設諸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禮雙

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違所請爾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廣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令使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時大眾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人留在寺內諸佛世尊有五因緣留知事人為佛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欲簡靜離諸諠鬧二者欲為諸天宣說法要三者為欲觀察病人四者為欲觀察臥具五者為欲與諸弟子制其學處今者世尊為制學處諸苾芻眾赴彼請時遂於中途遭天大雨衣服皆濕至彼家中就座而坐隨其坐處衣皆被染居士見已極起嫌心作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可還持此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已告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咸可持將苾芻答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諸苾芻奉佛教已令使往報居士應

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彼居士聞是語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物若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染令壞色披著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寺告聖衆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為我受染以披著唯願仁等當持傘蓋勿令衣溼荅言居士待我問佛以緣白佛佛言居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有意持奉衆僧汝等可受染已披著為利前人勿致疑惑是故我今令諸苾芻應持傘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衆苾芻聞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為其柄及餘種種雜綵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生譏賤問荅同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持如是傘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葉六衆苾芻聞佛許蓋遂便長作傘柄在大城中擎之而過俗旅見時作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者從外方來諸人即便就彼看問既見苾芻共生嫌恥乃至苾芻白佛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三張 琳

言不應長作傘柄長齊二肘或與蓋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蓋時有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村內苾芻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白佛佛言若道在村中不得正擎若偏持去者無犯時有苾芻入村乞食以傘柄曾觸不敢持行彼雨露衣苾芻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應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時方可持去

緣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陀夷漸次周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乏入逝多林先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尊者荅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澀波名稱晡律拏牛主畢寧羅善辯羅怙羅既至彼已一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時諸尊者荅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四張 琳

無宜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于誰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聞論議受調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爾於七日內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較斯為善事可於某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叢每至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三乃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知南方有一外道是盧伽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陀夷聰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衆生為皆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根熟尊者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論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盡其言義總為衆說時彼外道信解心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願降慈悲拔濟於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五張 琳

阿羅漢果時彼會中一切大衆見是
事已皆生希有咸言尊者舍利子如
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摧伏令使出
家是時尊者觀彼大衆根性差別樂
欲不同順彼宿緣爲說法要令其聽
者億万衆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
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
受三歸并五學處所餘大衆皆於三
寶深起敬心合掌恭敬奉辭而散時
此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非一
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
是故我今聽諸苾芻學盧迦耶等諸
外俗論時諸苾芻聞佛世尊許學書
論遂無簡別愚昧之類亦學外書佛
言不應愚癡少慧不分明者令學外
書自知明慧多聞强識能摧外道者
方可學習諸明慧者鎮學外典善品
不脩佛言不應如是常習外典佛言
當作三時每於兩時讀佛經一時習
外典苾芻遂於年月分作三時以緣
白佛佛言人命迅速刹那無定不應
年月分作三時可於一日分爲三分
苾芻朝習外典暮讀佛經佛言於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六張 宋

初分及以中後可讀佛經待至晚時
應披外典苾芻即便曾時尋讀不誦
其文尋還廢忘佛言應誦彼皆不知
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時
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
門子而爲出家一名牛授二号牛主
二人恭敬讀誦經教後時此二共遊
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從住此村
串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詞時彼一
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在者既溺憂
心經多廢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
逝多林既停息已便詣尊者憍陳如
所禮敬事畢白言尊者可共溫經答
曰善哉我爲汝誦既誦少多報言尊
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
有所闕答言子我從先來如是習誦
即便辭禮更別往詣馬勝跋陀羅大
名婆澀波名稱晡律拏牛主毗摩羅
善臂羅怙羅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
我溫經答曰善哉我爲汝誦既誦少
多廣如前說乃至往詣尊者舍
利子所既禮敬已白言鄔波馱耶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七張 宋

共溫經答曰善哉我爲汝誦同誦之
時長引聲韻其舍利子聲更倍長白
言大師自餘尊者誦習皆謬唯獨親
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爲謬
誤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
非謬誤既被挫折默爾無言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
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
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
作闡陀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
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言闡陀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爲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八張 宋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雖復年邁常為掉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黙然遂告難陀鄔波難陀曰諸黑鉢者極為多事輙行誡勗我等宜可作耻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遥看而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衆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乘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忙趍走六衆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答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災六衆大笑我等故欲耻辱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作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人間遊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具壽汝可為我擎持衣袋我今疲極欲息肩少者報曰欲致片言頗不瞋責答言任説詎復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寶隨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首汝不為持誰復强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耶鄔波馱耶輙於我處而行誡勗少者黙尒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云暮共寄寺中寺内衆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止者不得輙住其知事人告二客曰仁既新来可請卧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請取少者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卧具即便往詣衆首上座既礼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報言賢首汝共誰来答曰苾芻某甲賢首汝可就彼請為依止勿令彼人作如是語衆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扣[illegible]喚曰敬礼上座問汝是誰答云某甲頗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

六衆立制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制衆不作者我當為立汝先語我云豈不見三尊多畜愚癡物今言敬礼上座一何翻覆之甚如是通傷誰能為作隨汝别覔依止之師彼遂黙然不為開户通宵坐地受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止師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懐堅鞕心有恨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輙作如是恶制令他苾芻擯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揭陀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俱羅藥叉住殿而為安處苾芻龍護而為侍者尒時世尊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卧已來侍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釋便以天眼遍觀下界見佛世尊在薄俱羅藥叉所住之殿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礼覲世尊即便

變作妙瑠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
隨大師後而為遊步摩揭陁國時俗
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者告言勿啼
滸俱羅藥叉欲來食汝于時龍護見
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
可適滸俱羅藥叉而為恐怖作是念
已即披長毛大㲲於經行處告言沙
門滸俱羅藥叉現身來至佛告龍護
汝愚癡人以滸俱羅藥叉怖於善逝
如來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豎
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
作非法事心生嫌佐白言世尊於佛
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
應知香苔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
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未世獲清
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
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
大㲲有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
披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聞是制已
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牧牛人處時
屬寒夜得長毛㲲㲲有臭氣蒸多蟣
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
敢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

披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
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㲲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紐
應知條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劫
貝卧帔或得長毛㲲或得高攝婆如
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
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攝婆㲲僧伽
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
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
即便疾疾置鉢于地整理上衣時居
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如是語沙門
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
其鉢得越法罪然為護衣應安鉤紐
苾芻便以蒜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
不應尒復以綫繫佛言此亦不應可
於肩上安鉤胷前綴紐苾芻不知云何
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蔓菓子二
如葵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
安鉤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鉤

即於衣上綴鉤令衣疾破佛言應疊
作帖以錐鑽穴鉤出其內繫作雙鉤
其紐可在胷前緣邊綴之疊衣三攝
是安鉤紐處若違制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
之時下衣墮落置鉢于地整理下裙
俗人見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
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
繩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
腰絛苾芻不知其絛如何當作佛言
絛有三種一偏二方三圓若異此者
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次制諸瓔珞 金絛及綵物
斷皆畜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尒時釋子
大名有一聚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
過時彼眾人來白大名曰知事之人
今已身死可遣餘人來知村務時有一
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摩納婆
汝今且往撿挍村事我當續更遣知
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撿察

所得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恨色大名問曰汝今多送租稅倍勝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不白言大家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迫耶諸人荅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為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為抑奪為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婆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為明月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痊損於此邑中所稅年稅咸充藥直無有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所白言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於彼村邑有年稅不荅曰於此年中多獲封稅由彼遭病咸充藥直仍不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可為還債諸人荅曰更無餘物唯有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七張　孫

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來時彼邑人放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母常為二事一煑餅食二採衆花于時老母白大名曰我今年邁不堪一業此之小女與我為伴彼言隨意老母即報明月汝今可往林內採花我在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花已線結好鬘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花鬘可置而去喚老母來問言何意先時花少今者倍多白言先時大家有近親人來從我乞我即分布今時不與又我目暗觀察不審今小女眼明採花審諦是故花多大名曰若尒此女留住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花結作勝鬘持來與我因号此女名曰勝鬘女於後時取己食分詣彼園所遇佛世尊入城乞食勝鬘於路見佛色相深起敬心瞻視尊顏渴仰而住便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田未曾供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受我食者我此飯食持將奉施尒時世尊知彼女心即便舒鉢告言善女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八張　孫

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鬘將已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內頂礼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婢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礼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相既見勝鬘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之勝鬘啼泣又問何故憂悴若斯荅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　有鬘鉤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聲作鵝三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後時彼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其所乘馬忽尒奔馳控制不禁遂至劫比羅園入大名園內勝鬘見已便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鬘此是誰園荅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樹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九張　孫

求煖水為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水盛以蓮葉將至王所與王洗足王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念溫煖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攪水令冷煖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女言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作念要得冷水可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撥取水奉上於王王既飲已即問女言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荅言園無三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向如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王王聞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辭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卧須汝握脚王既眠已女為握足王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貴勝恣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户忽有傷損我及曹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閑門户于時四兵尋覓大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已不為開門軍聲外震王乃驚覺即問女言此是何響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得開門王乃問女誰閉其門荅言我

閉何故閉耶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勝恣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睡眠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户忽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即關閉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園主大名是汝何親荅言我是大名駈使之人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大名聞已辦諸美饍及以香花與多人衆詣其園所見勝光王唱言善來大王共相慰問令王洗浴次奉上衣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罷言議問大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荅曰是駈使人王曰非駈使人是君之女宜當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斯數倍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如是者我當莊嚴倫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即便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瓔珞載于大象於康莊處搖鈴遍告劫比羅城所有人衆或有諸方來集

會者應知釋種大名之女号曰勝鬘今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大王為第一夫人舉城人衆咸皆送出時勝光王廣脩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說取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為婢夫作是念已懷憂而住及迎至城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勝鬘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低頭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即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貴我憍薩羅城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一名行雨二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時即讚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人容儀超絕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雨聚集之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雨當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今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

映孔雀鸚鵡鵝鴈鶖鷺鶴類哀鳴羣
飛合響王於一時與諸婇女於芳園
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
人樂逸貪諸花果恣意遊行其時行
雨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
勝鬘因過到其傍邊既見行雨作如
是念此是樹神即礼其足勝鬘稱著
行雨便睡王既睡覺過見勝鬘在行
雨處王即喚諸婇女還入宮中後於
異時王對行雨讚勝鬘時行雨白言
我於何時得見勝鬘王言汝已見竟
行雨荅言未曾省見王言我令汝憶
曾相見時汝自思念往於園中手攀
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鬘來見手
觸汝足行雨白言彼是勝鬘耶王言
是行雨白言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
弃如此細軟容儀曲覩於我王復詣
彼勝鬘之處讚歎行雨勝鬘曰我於
何時得見行雨王言汝已曾見勝鬘
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令汝憶汝於無
憂樹下礼行雨足勝鬘白王彼是行
雨耶王言是即白王曰知王於我深
有愛念能棄如此顏容色相曲覩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五張 緣

我舉國人衆普皆知聞勝光大王有
二夫人一是勝鬘一是行雨勝鬘歡
滑超絕諸人行雨容儀難可比類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勝
鬘行雨各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
形細軟二乃容顏超倫世尊告曰此
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
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
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
年復生一女保漸長大父母遇病皆
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戚念往山
林即將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花果以
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蛇有五過
患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
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
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
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云何名
為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
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
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餐花果以
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
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
兩聲齊喚二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一張 殊

之人亦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
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報言未若
如是者何不與我荅曰此已遠離世
間惡法女心欲盛報其兄曰豈我林
中食諸花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
惱所逼共辭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
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
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為汝有俗心任
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
中大會宗親納以為婚報其兄曰今
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為一室兄曰我
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
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
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
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為出
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
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
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今可往
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
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纔身而
下諸凡夫人見神通時心叅迴轉猶
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礼尊足白言大
兄今得如是殊妙勝德荅言我證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三張 序

言兄為資身須得食飲我為求福願與供養可住於此荅曰汝無自在可入報夫即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荅言賢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既求福我何不為告曰汝兄亦是我尊我欲隔日而申供養荅言隨意其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內麁食覆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情麁食置內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此妙食奉施尊兄願當隨喜汝等苾芻當知勝鬘是獨覺妹以精妙食供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常細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行雨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正乃至今生儀貌超絕汝等苾芻當知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修行白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六張 珠

廣說如上汝等苾芻當如是學

復於後時勝鬘夫人遂便懷妊同於此夜大臣婆羅門婦亦即有娠由有娠故極受辛苦勝鬘夫人至九月滿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聚會宗親欲為其兒施立名字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大夫人請立何字群臣如勑抱現夫人時大夫人謂諸臣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麗必當喪我憍薩羅城大臣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大夫人先已為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名為惡生初生之日大臣之婦亦誕一男生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總集諸親與兒立字衆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遭極苦宜與此兒名為苦母惡生太子以八養母而為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八養母而為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業藝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出城遊獵太子乘馬忽尒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七張 珠

今至園中釋子聞已平相議曰我等速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耆老見之共相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荅曰惡生太子來在釋園耆老曰彼是客人創來至此未相觸悞今且容忍諸人聞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到園中於其園內周遊而住其守園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園內破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瞋怒更加威武咸共出城意欲煞戮耆老復問汝等更向何處荅曰惡生太子乃領四兵破損我園今欲煞戮耆老曰且當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來相害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既至園所追覓不得見彼一人問曰婢子惡生今在何處荅曰尋即逃迸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剜心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別以餘土填滿其坑所倚墻壁亦皆削去別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八張 珠

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花彩遍散園内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憍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礼在一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我有何議論白言太子其言毒害我不敢說惡生日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可實說我欲知彼所為之事彼人即為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左右日汝等憶持父王歿後我紹位時汝等當說斯事令我憶知是我先怨必誅釋種苦毋曰善哉太子快出此語願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為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為謀構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請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王位耶荅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為坐圖逆害以陷惡名臣雖愚鈍竊為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長行大臣不驚徒從遊諸聚落既到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攸定養神遣素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祥園既至于彼下車步進欲申礼謁

尒時如來在彼堂中閉户入定有苾芻輩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佛何所在荅曰佛在堂中閉户靜慮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扣户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劍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威飾奉覲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顧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執持顧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佛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户佛即為開便就大師嗚足頂礼作如是言不覩如來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極能降伏屈已慇懃王言我於世尊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王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造作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拚所有見解衆並隨順別竪宗旨構立問端作是

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答
摩處共為談論若不能荅我便辱彼
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
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來至佛所
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
如來況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
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
如是發懃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
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
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
問默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
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
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
故令我如是發懃重心又佛世尊應
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多
造論端欲來難佛　至佛所瞻仰世
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為彼圓滿而
荅彼等聞已咸生慶悅發大信心
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

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
如是發懃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
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
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
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荅聞佛妙義
深生慶喜委弃異道遵崇正法即請
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
盡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
是念幾虛喪我為自欺誑昔非沙門
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
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真沙門
婆羅門真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
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面色黃瘦形貌羸弱諸根缺減觀
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
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
於屏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為此形
容人不樂觀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頓
無顏色形容顦顇人不樂觀彼荅我
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

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
行欲者受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
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
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逾絕
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
增長然愚癡人悉皆受樂我見世尊
聲聞弟子受樂梵行諸根明淨面顏
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
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
具足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理國
事時見有多人皆為五欲來至我所
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
共相言訟爭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
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
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
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
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依
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
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
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
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纏綿五

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衆修
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
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
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國主号為勝光於此
國中統領自在人又應死我能斷命
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
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
門刹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黙陟
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
有秦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
大衆之中圍繞說法諸天人衆各各
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乱
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謦欬嚏噴之聲
況復更有諸餘諠雜于時在會忽有
一人謦欬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
願少默住勿為諠擾汝豈不聞世尊
說法義妙當機猶如上蜜說斯語已
彼即黙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
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
刀杖嚴刑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
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

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
皆由於我從生以来常受安樂彼等
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處
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
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
誰重共至客家而問彼言卿等眠時
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
功德并說正法僧寳福田緣此事故
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歎二
世尊有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我
之寵禄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
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
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三佛亦住憍
薩羅我生刹帝利種佛亦刹帝利種
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尒
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刹帝利王世尊
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渊
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
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
是諸見聞奇妙法已頂礼雙足奉
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
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

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
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
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尒時
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
信受奉行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尒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
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
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
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鑄行
兩二夫人等駄令出宫作是念已弃
所執守昇卓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
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日是我
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為主
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鑄行雨
問長行曰王今何在荅曰王在釋迦
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至
老王尒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
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
往何處苾芻荅曰王入不久長行尋
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行佛
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

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沓言大王長行大臣衆立惡生驅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勝鬘曰汝已先受夫王寵祿今且歸還受見王俸料我行行而從此却迴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見未生怨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去何忽至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衆之威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而來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我當築彼為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為太子即名群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國主刹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

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得食佐使來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憧惶顧盼至蘿菔園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蘿菔五顆王既飢虛根莖俱食食已患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鬘涉路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終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菔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不答曰我見一人數來至此求索蘿菔便向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傍偃仆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先來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去煞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趣屍所勅群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刹帝利灌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威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備飾靈轝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

蘿菔因苦命終尒時世尊告言大王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乞食自資得蘿菔五顆送與其母即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間哀愍孤弱樂靜安居為世福田于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持蘿菔奉施於彼尒時獨覺受其所施踊身虛空為作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調伏即遥礼拜情甚欣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索向蘿菔母曰適有辟支來乞我已將施子聞此語為飢所逼遂發瞋心起於惡念願彼因食蘿菔霍亂而終大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勝光王是由彼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經六返遭霍亂病而取命終至今七

生餘殘業力食此雜穢雷乱而死大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勿為惡口時未生怨王聞佛所說喜遍身心頂礼佛足信受而去

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與諸大臣大殿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念於往日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我若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恐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作不苦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罰釋種時至不為便成妄語請下明勅卜日出軍象馬車步四兵俱發奮耀戈甲椎鐘鳴鼓出室羅伐城往劫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遥見世尊即詣其所白言大德有多園林蔭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十二張　殊

涼樹何足顧尒時惡生聞世尊言促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眷如來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迴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誅滅其後惡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群臣曰劫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辱旣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來種族世尊護念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能得報此怨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喬荅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頃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諸釋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詣如來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知諸釋種根性本緣為說妙法時彼衆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十三張　殊

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此法利頂礼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生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兵衆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復以神力變城為鐵以大鐵網遍覆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況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要須自受廣如上說尒時世尊說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果所願礼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大兵衆欲來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排敵彼來防備衛惡生軍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十四張　殊

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煞害唯用索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彼弓弦為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牟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絛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于時惡生兵衆尋自敗散諸釋種子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上城而作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

尒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勇力告苦母曰我等今者宜可收軍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勿憂劫比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類況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者大陣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撿挍農作聞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種不聞諸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嚴兵衆来襲惡生倉卒擯擊即便大敗惡生之軍煞傷幾盡是時惡生告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

蟻況害於人今閃婆一人將兵来戰煞害弥多况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来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滅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来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卒暴起戰鬪心內外不通願王勿慮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唤言為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荅曰我是閃婆汝宜可往報諸釋種城中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先犯城中制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說有何制說我毀犯荅曰我等作制不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容入請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令出願佛慈悲賜我記念常為供養敬奉如来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與閃婆尒時閃婆以殺重心受如来髮爪往婆具荼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

来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不國人皆来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許作送書使人腋挾利刀詣衆集處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有大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賫書遺及仁等問言何為荅曰彼欲為王統領仁等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荅曰此無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片片為座與衆令坐衆人見已咸歎其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荅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餘人倍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怖共相謂曰使者尚尒何况閃婆我等不如立彼為主共披封已并書卻報乃語使言善来大王我等欽風早希臨降閃婆既别往舊停處嚴飾從侶整肅侍衛入婆具荼國老少歡喜辦設所須咸共盡心選擇吉日衆立為主諸國遠聞婆具荼國中有釋迦種名曰閃婆共立為主号為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来髮爪以申供養即号其塔為閃婆

窣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
立神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十八張　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勝鬘之餘

尒時惡生告苦母言劫比羅國諸釋種子勇健難當今閉城門上城防護我等何能得為煞害今且歸還苦母答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破滅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決勝於他云何為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為毒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為

准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為矯詐遣使詣彼持王教命而告之曰今我於仁有愛戀心實無惡意緣有少事要欲入城幸為開門冀見容納即還遠出不敢停留依計至彼傳如上說城內諸人共集議論為當放入為不許耶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揔集一處可共行籌若籌多者應隨其語衆然其說即共行籌是時罪惡魔王作如是念我常隨逐沙門喬荅摩不見其㵼隙不能得便我今宜可害彼眷屬正是其時即便變身作老釋子居其上座先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籌咸云老宿既受我何不取于時衆內多人受籌既見籌多遂即開門令王軍入王曰我已弃捨劫比羅城諸釋迦子任情誅煞衆聞教已便縱四兵旋鼓震天嚻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心時釋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眷屬起極悲憐頭髮蓬亂即疾往詣惡生之所白言大王當與我願王曰欲須何願白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王曰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隨意當出荅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我身未出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目視諸臣諸臣白王此大名者是先王親友允其所願王言若尒少時令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愍眷屬憂惱纏心疾往赴池自沉水底即以頭髮繫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未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二五　殊

入北門出東門入諸臣見已而白王曰今時釋種皆自燒煑以何得知諸門出者悉皆還入王曰速看大名入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知彼已命過王加瞋怒即告臣曰可設高座我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見人血横流騰波街巷者我終不能身離此座即登座遥望諸勇健人被殺之時法尒血少諸臣議曰仁等應知今此惡王作大罪業自為要契望血横流何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紫礦煑令色赤盛滿千瓨當街傾瀉觀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至惡生遥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今望足宜可歸還時惡生愚人枉殺釋種七万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外道住處苦母白言此等千人皆是惡家何不總殺王曰去何當殺荅曰令群象脚蹋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力撲象令倒手擎弃之苦母見已白惡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曰我

見荅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益王言有實若為殺之荅曰掘地作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杴磨之令碎時有二童子走至佛所尒時世尊欲令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燜熟而終殺釋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陁曰盛水滿鉢持來我所時阿難陁即授鉢水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滴許置水鉢中即便烟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住此佛若於我有所記者可速來報即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國時諸苾芻見此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因何業故令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為緣實無罪犯被愚癡惡生輙見誅戮世尊告阿難陁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外道園中我當為說愚癡惡生殺諸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衆尒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婆羅門於其中路遥見世尊作如是語喬荅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

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是愚癡惡生造作無量尤重惡業釋種無罪枉為屠害佛至園中見彼被磨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皆號泣世尊即便在其一面於所敷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劫比羅城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煞出大叫聲昔為漁人煞諸魚類復於聚落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煞尚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苾芻頗曾聞見諸有獵師屠膾之類以共自業活命之事能得為馬車步威嚴熾盛不諸苾芻言未曾聞見如此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斯事獵射之徒得有如是熾盛兵衆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為馬車步熾盛威嚴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惡心視彼人故由斯不獲為馬車步及諸財物汝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衆生惡眼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兵及諸財寶何況惡生愚癡垢重然彼學人具大



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威為馬軍步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滅無有是處汝等當知憍薩羅城譬如毒龍所顧視處悉當滅壞此城亦尒七日之後愚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揚聲號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尚息惡心豈況其餘含識之類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現無辜犯被惡人惡生枉見誅戮又因何業誅戮之時令佛頭痛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合會成熟之時如瀑流水不能止遏無代受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各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百漁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海入河泝流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頓煞者肉便壞爛何所用為或云且煞一魚繫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煞一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六張　珠

其肉亦壞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命斷須宍之時生取而賣咸言可尒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是時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喜心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横加劇苦當來之世此等生處我亦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殺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苦母是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五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今被惡生苦母掘地埋身抗以鐵杴令諸釋子受大苦惱諸餘釋種皆是當時隨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是由見煞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彼業故我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聚無邊功德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

復次汝等苾芻應更諦聽劫比羅城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百群賊至一村中劫棄財物有二長者閣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又語云若不下者今汝惣失長者報言我寧受死終不能下賊便積柴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七張　珠

火燒閣熾火上騰受焚燒苦長者作念我無愆犯令我受苦於未來世隨汝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苦母是五百賊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賊徒煞二長者今此二人亦還殺彼是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二業勤修白業當如是學　時惡生王煞釋子已往室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太子於高樓上與諸婇女奏妙音聲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臣答曰逝多太子王曰喚來即承命至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受欲樂耶太子答曰不審大王誰是怨家王曰劫比羅釋子即是我怨太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為善友王聞是語便大瞋怒告諸臣曰此亦與諸釋子為黨急可誅戮諸臣即殺命終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尒時世尊欲宣此義而說頌言

今生若喜來世喜　由其作福二俱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八張　珠

自知此喜由先業　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　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　更復受樂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佛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其逝多太子無有愆犯被惡人惡生枉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頌時阿難陀默然信受後於異時惡人惡生與諸婇女在宮殿中便自誇讚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所為究竟於此世間有相似不于時惡生所將五百釋女聞其語已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　為戒所拘束　汝今盡誅戮
自讚欲何為

王聞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怒亦即以頌告諸目曰

誅龍留龍女　於我生瞋毒　速可截手足
急遣隨觀去

時諸目等即將五百釋女於波吒羅池邊截其手足因此号為截手足池諸經首云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釋女被截手

足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等今時諸苦逼身痛切難堪世尊大慈寧不垂愍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不覺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處見諸釋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蝦蟻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聞獨覺不知佛意況餘含識而能得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女持衣及水來至此者極為要事佛作念已舍支天女即知佛意作如是念何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尊欲為五百釋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百天衣往無熱池處以缾取水來至佛所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來佛言汝往慰問諸釋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

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釋女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業今時成熟必當自受無人肯代爾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諸釋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過生

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即起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王宮於世尊處極生尊重發淨信心時彼五百釋女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時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瓔珞光明殊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花所謂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過初夜分來詣佛所天花供養禮雙足已在一面坐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赫奕周遍照曜逝多園林爾時世尊隨諸天女意樂根性為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時諸天女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

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斯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越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惑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収田實如勇健者降伏諸惡如重患人除去衆病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時諸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此生中無有愆犯愚人惡生枉截手足又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真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女所作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廣如上說所有果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張　珠

世尊名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釋女於彼佛法中出家為苾芻尼常於學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言而為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地獄受燒然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常截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聞法證見諦理汝等苾芻此皆由業廣如上說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記已還惡生處彼便問曰世尊於我有何言記彼言大王如來說言憍薩羅國悉當破滅更經七日惡生苦母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大地獄中是時惡生聞彼所說極懷煩惱掌頰而住苦母見已問言大王何故懷憂王言苦母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言記我及汝於七日後猛火焚燒墮在無間大地獄中苦母對曰大王如乞索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時欲令其家生百千種不吉祥事何況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一張　珠

門喬答摩所有親族被王誅盡寧無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為呪詛王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柱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令造樓將諸宫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母白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母言今日安隱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瓔珞諸宫人等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登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枕上而白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寶珠便即火出燒其偃枕延及上騰即焚樓閣諸宫人等四散馳走惡生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閉閉其戶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母曰禍哉我今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二張　珠

自知此燒由惡業　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來世苦　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　更復受苦於餘趣
尒時具壽阿難陁聞佛說已白言大
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乇
愚人惡生及以苦母被火焚燒墮阿
毗止大地獄中我因斯事密說此頌
廣如上說
時惡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
瓔珞環玔嚴身之具諸釋女等見即
啼泣心懷憂惱即自念去彼諸人等
生存之日敬重衆僧宜將此物為彼
追福奉施衆僧即持布施時六衆苾
芻得此物已便自嚴身入劫比羅城
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白言
聖者我等不欲覩見斯物故施仁等
望息憂心今還令我起昔追念六衆
默然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
由諸苾芻身著瓔珞及諸環玔并金
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制諸苾芻
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應著若有
著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五張

出家有五利　不捉錢授學　大衆說伽陁
烟筒我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
娶妻未久歡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
親族及以財物悉皆衰盡便作是念
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財受用加以
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
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
不能求覓錢財産業親族衰盡今欲
出家妻荅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
夫報言尒即往逝多園中詣苾芻所
礼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
賢首斯為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
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
為五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
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恭敬
讚揚礼拜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
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
出家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
聞衆諸勝人類之所讚歎是故智者
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今發心斯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六張

善事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并受圓具
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虛一不
養廣室羅伐城處所寬廣是佛境界
應行乞食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
衣鉢入室羅伐城乞食逢一女人形似
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妻作是要契
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今既出家宜往
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逝多林
未久時間白鄔波馱耶言我先與故
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
垂聽許師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荅
言可尒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舊村
處其妻遙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善
來聖子即欲捉衣鉢苾芻曰賢首
欲何所為荅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
勿觸衣鉢問曰何故荅曰我奉鄔波
馱耶所誡令善護心彼言聖子汝自
防心我豈相障即捉衣鉢敷座令坐
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為妻曰欲為
洗足荅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
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荅便與
洗足後將油來欲為塗足苾芻見問
荅言塗足苾芻曰汝勿為塗問荅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七張

前鄔波馱耶識我護心彼鬪聖子汝
自防心又將食來欲同盤食問曰何
為荅曰離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
食苾芻不許問荅同前即敷氈褥白
言聖子遠來疲困願少眠息苾芻既
洗足已即便卧息時彼即來欲同處
卧苾芻曰汝欲何為荅言聖子希同
卧來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荅同前
苾芻不許即來抱觸女是觸毒披靡
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惡念即共交會
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
是念此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
可使衆人知之諸苾芻等定當擯逐
還來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
空去可將多少粮直貝齒隨行苾芻
曰我不合捉金貝等物如何持去妻
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者即便以物繫
錫杖上報言將去苾芻即持錫而去
至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常法守門不
令空過時鄔波難陀門首經行遥見
彼苾芻來頭似鵮象眉長垂下見已
便念是何尊者而來於此應可相迎
即進前行唱言善來善來尊者時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八張 珠

芻報曰敬禮敬禮阿遮利耶時鄔波
難陀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苾
芻不知鄔波馱耶不識阿遮利耶我
今問彼從何所來即前問曰老叟從
何所來荅曰阿遮利耶我看故二來
鄔波難陀曰汝是善人情存恩恵念
昔恩者人皆共讃世尊亦說汝等苾
芻常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
存宿恩得見妻不荅言我見又問曰
得安隱耶報去幸承覆護甚得平安
汝錫杖上是何等物荅曰妻為道粮
與我貝齒鄔波難陀曰老叟汝甚福
德徃見妻已得此利來復作是念看
此舉容應有別事我今應以軟語問
之其摩訶羅性懔愚直所作之事具
向說之鄔波難陀曰汝所作者更可
具向鄔波馱耶處說彼聞歡喜彼至
師邊一一具說師聞此語告諸苾芻
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彼
莫訶羅不知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
為說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汝等
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應為說
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九張 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二十張 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名曰歡喜住居蘭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定故時人稱為住定歡喜將欲入定魔女來請共行欲事歡喜不受後於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來坐其膝上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為大毒觸即害人染心既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共行婬已如毒箭入胸心懷憂念云我愚癡毀清淨行作婬染事即可還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藏之心宜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出家者當如法行若其不然後當還俗即以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醜流淚悲泣往詣佛所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大眾演說正法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苾芻言善來善來者彼嘔熱血便即命終作是念已告歡喜言善來善來何故悲泣答言大德世尊我先歡喜今非歡喜佛言汝有何過作此語耶答言世尊我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雖造此過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佛言歡喜汝能終身受學處不答言大德我能受持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喜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波羅市迦汝等應與歡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亦當授與應如是與敷座席鳴揵稚言白復周眾既集已令歡喜苾芻遍禮僧已於上座前蹲踞合掌應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我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苾芻終身學處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僧伽可令歡喜在眼見耳不聞處住差一苾芻為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吳〇泳　殊

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此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若諸具壽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佛告諸苾芻授學之人所有行法我今當說授學苾芻不應受住本性苾芻恭敬禮拜逢迎合掌不同一座凡坐之時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有同行應退一步若向長者婆羅門家不應將住本性苾芻為伴設同去者令彼前行不同室宿不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不畜求寂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差作秉羯磨人亦不差教誡苾芻尼設差下應去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不得作諸制令不同長淨及隨意事每至晨朝常須早起開諸門戶設舉燈臺灑掃房院以新牛糞隨處塗拭可於廁上亦塗令淨咸可安置水土及葉勿令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吳〇泳　殊

事所須之水可適寒溫於水實處洗令淨潔鳴揵稚敷座席可備衆花燒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說頌讚歎佛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須持扇扇諸苾芻凡欲座時於大苾芻下在求寂上每受食時令心安靜食若了時為取氈席所有食器置於本處掃灑食處恒於衆中告知日數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大衆人人咸可用心為造寺施主及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父母十方施主應說經中福施妙頌若自不能請餘人作餘日准知時諸苾芻共分房舍不與授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養佛言應與其授學苾芻不修善品佛言應修此之行法乃至斷盡煩惱以來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時苾芻如佛所勅次第作已歡喜苾芻至念慇懃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四張

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制所有行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應更行應隨大小次第而坐與住本性人而為共住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陁婆蹉從出家後常嬰疾病有同梵行者來問言大德起居輕利安樂行不荅言具壽我常病苦寧有安樂問言何苦荅言患瘵問比服何藥荅曾吸藥烟得蒙瘵損大德今何不服荅曰佛未聽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烟治病苾芻不解安藥火上直尒吸烟烟不入口佛言可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爭猶未好佛言應可作筩彼以竹作此還有過佛言不應用竹可將鐵作彼作太短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佛言不應太長可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麤惡置椀孔上以口吸烟彼既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輒棄可作小袋盛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令埃應挂為牙杙上或竿上鐵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五張

生垢佛言應以蕪油塗拭彼於用時洗拭辛苦佛言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

第二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銅盂　乘輦老病聽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遭疾苦詣醫人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病幸為處方荅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平復荅曰佛未聽許醫言聖者世尊大悲此必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若遣作湯洗者隨意應作佛既聽許用藥湯洗諸苾芻不知何藥為湯還白醫言佛已許我作藥湯浴不知當用何藥醫曰聖者我亦不知何藥然曾讀輪王方中見此湯名仁等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為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治風根莖花果及皮木等共煑為湯洗身除疾諸苾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塗膩污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復無顏色佛言洗將了時於其湯內置一兩滴油令身潤澤又具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六張

畢隣陁婆蹉有病乃至苾芻問言何苦荅言我患鼻中洟出醫問比服何藥荅曰曾為灌鼻大德今何不灌荅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穌油灌鼻苾芻直尒傾置鼻中膩汙身體佛言不應如是苾芻復用蒸錢而灌事猶未好佛言不應用蒸又於小布中灌有過同前佛言不應以小布灌可用銅鐵及錫作灌鼻筩苾芻便為一槩佛言應作兩槩彼作尖利及以麁惡佛言勿令尖利麁惡苾芻不淨洗手灌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中又復畢隣陁婆蹉患渴苾芻來問仁有何疾荅言患渴無物飲水白佛佛言畜飲水銅盞

又復畢隣陁婆蹉有諸親族來就聽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聖者畢隣陁婆蹉說美妙法我已聽受妻曰佛出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不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羞耻若其聖者畢隣陁婆蹉得來至此為我說者當聽受之夫便為請荅言賢首我

自有病不能詣彼荅曰聖者我取舉來報曰佛未聽許苾芻乘轝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苾芻有病乘轝佛既聽已時畢隣陁婆蹉即便乘轝將諸弟子詣彼請處時六衆苾芻在路遇見問諸弟子言乘轝者誰荅曰是我鄔波䭾耶六衆曰世尊聽諸苾芻乘轝耶荅曰聽許又曰世尊大慈知諸釋子身形柔軟不能徒步所以聽乘時六衆苾芻手相謂曰我等亦可莊嚴好轝至第二日以妙繒毛及諸鈴鐸莊飾之具垂繫轝上乘向街衢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問曰聖者此是何物報曰世尊聽我乘轝報曰豈汝沙門尚受欲樂乎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無病苾芻若乘轝者得越法罪有二因緣方得乘轝一者年老衰羸二者帶病無力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隨處觀看至一樹下見便利處婆羅門曰長者沙門釋子極不淨潔花果樹下而遺

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自便轉耶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訖之際忽見一摩訶羅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于時長者極懷羞耻默然無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諸樹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諸苾芻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來逼以護戒故抑不便轉更招餘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許道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苾芻在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中被炙辛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荊棘林下隨意便轉其鄔波難陁復以大便汙他菜園佛制苾芻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苾芻往無草處便轉糞穢狼藉時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釋子大好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



諸苾芻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
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
寺內應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
言應在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
作佛言有二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
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廁在其中言
傍出者於房後簷架木傍出周以板
障令廁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處及
著缾處廁安門扇并須攢居外置木
屐入時應著時一苾芻入廁復有苾
芻重入佛言不應如是凡入廁時須
彈指謦欬其在廁者亦應如是廁極
臭氣佛言應為直次洗拭令淨置葉
土等勿損飛蟲諸苾芻以手洗廁心
懷嫌惡佛言但直瀉水以掃篲揩不
應用手時諸苾芻廁內洗手足久待
不出佛言外安洗手足處彼便遠置
佛言近者由是我今聽諸苾芻若作
廁時所須雜物皆可作之佛聽作廁
時諸苾芻有小便者亦在廁中有大
便者不得疾入久待招病佛言應可
別作小便之處諸苾芻不知何處佛
言近廁應作通水令出別安門扇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張 妹

皆如廁
第二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缾知淨觸　頹世尊長者　因斯尼涅槃
嗽嚼俱開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婆羅門
為渴所逼欲須飲水行入寺中至苾
芻處告言我渴仁可與水苾芻持觸
缾水令飲婆羅門見已問言聖者此
缾為淨為是觸耶答曰是觸若尔何
緣持此授我報曰缾在一處我遂將
来報言聖者淨觸兩缾不應渾雜別
處安置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求水者
濟其渴乏豈非福耶婆羅門嫌水不
飲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
衆應可置淨水缾供渴乏者佛言大
衆置淨水者時有長者聞佛許已多
以缾瓨施於寺內其所須者即便持
去或守園人及諸俗旅隨意將去苾
芻見時不為遮止未久之間缾器皆
盡時諸苾芻告彼施主曰仁所捨器
今皆破盡宜更持來答言聖者我施
多器因何速盡苾芻以緣具報施主
彼言聖者諸凡俗人我无不與何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張 妹

遮止令其損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問衆應差遣
掌器物人佛聽許已時諸苾芻不為
簡擇隨意便差佛言有五事即不應
差云何為五若有愛恚怖癡亦復不
知所有器物藏與不藏復有五事應
差若無愛恚怖癡善知器物藏與不
藏應如是差集衆同前對衆應問汝
苾芻某甲能為大衆作掌器人不彼
言能者今一苾芻作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
作掌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為衆作掌
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
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
人若僧伽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
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苾芻
某甲作掌器物人竟由其默然故我
今如是持
時有人來為渴須水苾芻新缾盛水
授與俗人將舊缾水授與苾芻佛言
不應如是應將新器供諸苾芻舊器
與俗苾芻用訖即便投擧白衣用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二張 妹

隨處輕弃佛言皆須収取苾芻不善防護致有損失佛言應為庫貯苾芻依教而作時有商主從北方来請佛及僧於三月内為辦供養便作是念我今供養不欲從他求諸器具我當自辦即以白銅赤銅作多食器於三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来及聲聞衆期限滿已將諸器具施與衆僧苾芻便將此器内瓦器庫中手相振觸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時有渴乏婆羅門来入逝多林到苾芻處告言聖者願與我水苾芻即持水罐及繩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何所為苔曰我無舊水自可汲用婆羅門曰仁等慈悲一切衆生若能豫辦少多飲水極為善事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衆宜應豫安淨水苾芻聞已隨處安置或在中庭或居房内簷前門側令水不淨佛言不應如是應作貯水堂苾芻聞已不知何處安置佛言可於入寺門東邊作停水處室中闇黑佛言應安窻牖地上有泥應以塼砌并洩

水令出應安門扇并安鈕居貯水缾恐不應置地安木牀上若無木牀應以塼墼以物支勿令傾側水缾不淨時時應洗不知以何物洗佛言應以梳篇并諸雜菜雖頻洗刷仍有臭氣佛言應置多器更互盛水一分安水一分曬乾遞於日中曝曬佛言陰處令乾使不蓋口土入瓶中佛言應須蓋覆勿以不淨手觸應淨洗手彼觸瓶時頻頻洗手致有勞倦佛言若是淨銅瓦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以乾牛糞屑揩手去膩亦得佛既聽許豫置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使弟子門人其安置水處所須之物皆應豫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苾芻尼喬苔弥與眷屬苾芻尼有五百人来詣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佛為說法于時世尊忽然嚏噴時大世主喬苔弥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苾芻尼聞大世主說此語時咸即同聲如世主所願有地上藥叉鬼神聞五百苾芻

尼說此語時皆共同聲咸說斯願虛空藥叉神聞聲亦說斯願如是四天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都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手相聞聲咸說斯語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尒時世尊告大世主喬苔弥苾芻尼曰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世主曰大德世尊去何於如来處申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苔弥於如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光顯喬苔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頌曰

世主喬苔弥　致敬如来足　願牟尼延壽
劫住化衆生　佛母殷重心　發言申礼敬
不應於佛所　作如是願詞

時大世主喬苔弥便作是念佛於衆中讚歎和合乃至大師現住於世苾芻僧衆復未乘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縣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然如是再三佛皆默然尒時大世主復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喬荅弥汝為涅槃作此語耶荅曰為涅槃故說如是語佛言既為涅槃說是語者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五百苾芻尼又白言世尊我等意欲疾入涅槃佛告諸苾芻尼汝等為涅槃故作此語耶荅言如是佛言汝等既為涅槃說如是語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及諸苾芻尼等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足詣難陁處白言聖者我今意欲疾入涅槃難陁曰為涅槃故說此語耶同佛所說如是復往具壽阿尼盧陁羅怙羅阿難陁乃至諸上座所頂礼白言聖者我等意欲疾入涅槃難陁苾芻及諸上座等問曰為涅槃故作此語耶荅言如是報言汝等既為涅槃說此語者我等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于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頂礼諸上座等辭還住處到本寺中於七日內為諸三衆演說妙法既聞法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六張　殊

今無量衆生證得廣大殊勝利益諸苾芻尼各各出寺就空閑處隨其次第半跏趺坐乃至五百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喬荅弥即入三昧以勝定力隨念所為隱身不現即於東方上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卧入火光定即於身內放種種光青黃赤白及以紅光一時俱現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尒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五百苾芻尼與大世主喬荅弥現相無異時大世主復入初定從初定起入第二定從第二定起入第三定從第三定起入第四定從第四定起入於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起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處起次第逆入至初靜慮而般涅槃五百苾芻尼皆同大世主喬荅弥次第順逆入諸禪已亦般涅槃尒時大地悉皆震動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是時諸有苾芻或在妙高山或餘山中乃至城邑聚落蘭若林間寂靜之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七張　殊

觀此相已斂念觀察見大世主喬荅弥與五百苾芻尼皆般涅槃時諸苾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既般涅槃我等宜往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各隨力持諸香木詣大世主喬荅弥等般涅槃處尒時世尊與憍陳如婆澁波十六名阿尼盧陁舍利弗大目連等及餘聲聞大衆為供養大世主喬荅弥等舍利故皆来集會時勝光大王與太子諸臣及諸眷屬亦為供養舍利故来至其處給孤長者仙授長者故舊長者及鹿子母等與眷屬俱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王與其眷屬無量百千皆来集會時勝光王將種種寶衣嚴飾之具裝五百寶轝復持種種香花幢幡寶蓋及諸音樂時具壽難陁阿尼盧陁阿難陁羅怙羅等四苾芻舉大世主靈轝世尊亦以右手擎轝自餘苾芻各舉諸苾芻尼靈轝以殷重心廣設嚴飾送置寬平空閑之處尒時世尊即舉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苾芻尼所蓋上衣告諸苾芻曰汝等看此大世主喬荅弥等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八張　殊

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尒時勝光王等及諸大衆各持種種香木焚燎其身世尊為衆演說無常法已還至寺中洗足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如是之事皆由見他嚏噴之時願言長壽是故苾芻若他嚏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得越法罪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是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苾芻尼等曾作何業由彼業力年百二十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佛告諸苾芻其大世主喬荅弥五百苾芻尼等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由自業乃至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世尊化緣已盡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為供養彼如來舍利起四寶塔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王有大妃及五百婇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九張 隸

年既朽邁王便弃捨自相謂曰何故大王令於我等捨而不問衆共議曰由年衰老是故不問時有婇女作如是語諸姊妹脩行何業得不衰邁能令願滿王妃荅曰若供養迦攝波佛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極善啓王允許即持種種末香塗香花鬘瓔珞幢幡寶蓋諸妙香饌詣於塔所廣設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礼右繞行道長跪合掌發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身無老相汝等苾芻其王大妃及五百婇女者今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苾芻尼是由此福力乃至今生百二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苾芻當知皆是由自業力廣說如前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尒時世尊制諸苾芻見他嚏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一長者雖復娶妻竟無男女年既衰邁錢財衰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無子息意欲出家妻去任意即詣逝多林於苾芻處而為出家并受圓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二十張 隸

後於異時佛為大衆宣說法要時老苾芻在衆外坐舊妻忽來鬧夫嗔責諸苾芻等無有一人發言長壽其妻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掘土繞苾芻頭向外而棄呪願長壽時諸苾芻共觀其事妻前捉髆惡口罵詈告言聖子仁今何故於憋悴內而為出家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叉由我呪願令汝長壽若不尒者定被藥叉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歸家即牽共去時諸苾芻告言摩訶羅住此莫去彼不肯住苾芻便捉一髆曳之時摩訶羅唱言我痛我痛苾芻白佛佛言可問摩訶羅何邊髆痛為是苾芻捉者痛為是妻捉者痛若言苾芻捉痛彼心樂去隨意放行若言妻捉者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苾芻如言即問荅言仁等所捉髆痛遂放令去即從歸舍因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佛言年老苾芻皆樂長壽如此之類見嚏噴時應云長壽若不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二十一張 隸

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時有信長者
忽然嚏噴諸苾芻不言長壽其不信
者願言長壽告云仁今乃於我家之
內生敬信心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
衣藥叉由我願言令仁長壽若不尓
者定被藥叉吸尓精氣不應久住宜
可早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俗
人之類皆樂長壽若見嚏時應云長
壽若諸苾芻見老者嚏小者應起一
礼口云畔睇若小者嚏噴大者應言
無病若不作者俱得越法罪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
佛令五苾芻住正定位於善說法律
既出家已於受飲食噉嚼之類進止
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佛其事云何
佛言汝等苾芻有五種可嚼食一根
二莖三葉四花五果五種可噉食一
麨二飯三麦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
不知以何助味佛言應共乳酪酥蜜
魚肉乾脯雜菜之類此若無者可和
水食凡潤溼滋味充人色力得脩
善品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二十二張　珠

安門扇鈕孔　皮替處中窓　內關網扇栝
開居須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造作房舍
不知安門佛言安門復不安扇廢修
寂定佛言安扇不安門鈕開閉時難
佛言應安門鈕及鑰匙孔開時作聲
佛言聲處可安皮替房中黑闇佛言
應安窓牖近下安置遣諸賊難佛言
不應近下依便極高同前室闇佛言
不應太高太下應須處中苾芻作時
外寬內狹佛言應令內闊外狹有鳥
雀入佛言張網既著網已復不安扇
夜有蛇蝎等來入室中佛言宜安窓
扇被風吹開佛言應著轉樞上復安
居開閉時難佛言應用羊甲杖而開
閉之作小鐵叉子形如羊足甲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鎚及鏡子　鐵鉢并木杴　釜牀竈五石
斧鑿衆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
病諸苾芻來問尊者何疾答曰我患
風痃大德比服何藥答曰我先病時
以熱鐵鎚置餅水內用此湯水揩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二十三張　珠

身時便得瘥損若如是者今何不為
報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我今聽許風病苾芻以鐵鎚煖
水洗沐身形聞佛許已苾芻燒鎚熱
不能舉佛言應以鐵鑷鑷之待熱牽
出苾芻以鑷俱牽火中熱不堪捉佛
言鑷留在外勿置火中可近鐵鎚以
泥團裹之捉冷處牽出置瓮水中隨
意用用時諸苾芻以澡豆牛糞淨洗
其鎚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
苾芻先煖觸水後煖淨水佛言先煖
淨水後煖觸水若不尓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來問畢隣陀婆蹉尊
者何疾答言我有如是病大德何不
醫療報言具壽我先曾畜小溫藥鐺
子今時闕事是以病增問言今何不
畜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有病苾芻聽畜溫鐺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願為僧伽
造立浴室於中火炭隨處縱橫佛言
聚合一處苾芻不知用何物聚佛言
以鐵作鈽佛既聽已諸蘭若苾芻不
能得鐵佛言以木作杴大便燒壞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二十四張　珠

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方用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詣醫
人所問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為處
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芻為
煎藥故須釜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
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
許長者曰若尒置地而去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聽取于時毗舍佉鹿
子母聞佛聽諸苾芻畜釜遂送五百
口鐵釜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
第行與苾芻佛既遣行諸年少者不
得佛言應與瓦釜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冷地卧食飲
不消詣長者處從借牀席用充卧具
病即得除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
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受取時毗舍佉鹿子
母聞佛聽諸苾芻受牀即送五百張
牀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
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須竈從長者借
用已却送長者曰施與聖者苾芻報
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二十五張 殊

言受取時毗舍佉鹿子母同前送五
百竈乃至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為染衣服要須
斧用從長者借了已却送彼曰施與
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應受其斧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牀撗忽折從長
者借鑿用已却送彼日便與聖者報
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為大衆故應受其鑿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曰
許斤斧三梯 竹木繩隨事 下灌造寺法
說難陁因緣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牀脚忽折為須
斵斤從長者借用已還主廣如上說
乃至為衆應受
緣處同前佛在鹿子母舊園中許諸
苾芻營造寺宇及以制底苾芻造既
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梯苾芻
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
木及繩隨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疾苦
行之醫所問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二十六張 殊

若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為下灌
必得除損荅曰世尊未許醫曰大師
慈愍聽許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若有病緣開聽下灌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造苾芻寺僧房
應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
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門樓
五層苾芻不知云何昇上佛言可於
門側角頭作曲道而上有三種道謂
石板土苾芻不解下層以木中間用
土上層安石上重下危遂令隤毀佛
言下層安石中層用土上層以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二十七張 大



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貢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之餘難陀因緣

緣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世尊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孫陀羅儀容端正世間罕有光華超絕人所樂見難陀於彼經綿戀著無暫捨離染愛情重畢命為期世尊親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陀為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難陀門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難陀宅中皆如金色于時難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來令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速返白難陀曰世尊在門聞此語已即欲速出迎礼世尊時孫陀羅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陀曰今可暫放礼世尊已我即却迴孫陀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莊渥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陀曰可尒即至門首頂礼佛足取如來鉢却入宅中盛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陀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來大師威嚴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陀阿難陀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荅曰於佛邊取阿難陀曰宜授與佛荅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陀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陀汝食我殘不荅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陀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世尊昔行菩薩道時於父母師長及餘尊者所有教令曾無違逆故得今時言無違者即告阿難陀曰汝與難陀剃除鬚髮荅曰如世尊教即命剃髮人為其落髮難陀見已告彼人曰汝今知不我當不久作力輪王汝若輒尒剃我髮者當截汝腕彼便大怖褁裂刀具即欲辭出時阿難陀便往白佛佛便自去詣難陀處問言難陀汝不出家荅言出家是時世尊自持瓶水灌其頂上淨人即剃便作是念我今敬奉世尊且為出家暮當歸舍

既至日晚尋路而行尒時世尊於其行路化作大坑見已便念孫陀羅斯成遠矣無緣得去我今相憶或容致死如其命在至曉方行憶孫陀羅愁苦通夜尒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彼難陀令作知事人即便往報世尊令尒作知事人問曰云何名為知事人欲作何事荅曰可於寺中撿挍衆事問曰如何應作荅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苾芻出乞食時應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次第淨塗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當為白僧若有香花應行與衆夜閉門戶至曉當開大小行處常須洗拭若於寺中有穨壞處即應修補聞是教已荅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當作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劫比羅城為行乞食于時難陀見寺無人便作是念我掃地了即可還家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令掃淨處糞穢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方可言歸故篲取持糞穢無盡復作是念閉戶而去世尊即令閉一戶竟

更開餘户彼户便踹遂生憂惱復作
是念縱賊損寺此亦何傷我當為三
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舍
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趣
小徑佛知其念從小道來既遥見佛
乃欲相遇路傍有樹枝蔭低垂即於
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
其身露現佛問難陀汝何處來可隨
我去情生羞恥從佛而行佛作是念
此於其婦深生戀著宜令捨離為引
接故出劫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
已住毗舍佉鹿子母園
尒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有弟号曰
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
與佛俱來我暫往礼或容得見是時
難陀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
次第巡至鹿子母家時毗舍佉見彼
客儀相好光飾與餘不等即作是念
此豈不是佛之弟耶便起淨信礼其
雙足將手觸著彼身柔軟女是觸毒
近便損害難陀稟性多欲便起染心
遂即流精墮毗舍佉頭上世尊知已
化彼不淨令作蘇合香油手觸襲之

作如是念何因此處得有如是微妙
香油是佛神通變此香物遂生希有
歡躍之心讚言善哉佛陀善哉達摩
善哉僧伽善說法律不可思議能令
如此難陀之類耽欲男子投佛法中
專修梵行時彼難陀起追悔心豈非
我犯衆教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難陀無犯若有如是多欲之人
應以皮帒子盛勿致疑惑佛言多欲
畜皮帒子者苾芻不知以何皮作佛
言應用三種羊鹿鼠皮即便生用遂
有臭氣佛言熟之當用洗已曬乾曬
時見女生欲染意遂乃精洩穢汙下
裙佛言應為兩披一曬一著時有精
多其皮堅壞應將物襯可安沙土時
有苾芻喜而噉食及繞制底佛言解
安屏處淨洗手已噉食礼敬後於一
時難陀在石上坐憶孫陀羅即於石
上畫作其像時大迦葉波因過其所
見彼畫石問言難陀汝何所為答言
大德我畫孫陀羅形報言具壽佛遮
苾芻作二種事一者習定二者讀誦
汝今棄此自畫婦形聞已默然迦葉

波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作畫有此過
生佛告苾芻難陀癡人憶孫陀羅畫
其形像是故苾芻不應為畫作者得
越法罪
時諸苾芻聞佛制畫於制底處不敢
塗香佛問阿難陀何故如來髮爪窣
覩波所不著塗香及香泥灑地時阿
難陀以緣白佛佛言應以香泥隨意
塗拭不得畫作衆生形像作者得越
法罪若畫死屍或作髑髏像者無犯
佛念難陀愚癡染惑尚憶其妻愛情
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
汝先曾見香醉山不答言未見若如
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時世尊
猶如鵝王上昇虛空至香醉山將引
難陀左右顧盼於果樹下見雌獼猴
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
難陀曰汝見此瞎獼猴不白佛言見
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瞎獼猴比孫陀
羅誰為殊勝答言彼孫陀羅是釋迦
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獼
猴比之千万億分寧及其一佛言汝
見天宮不答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

便執衣還若鵝王上虛空界至三十
三天告難陀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
難陀即往歡喜園婇身園麁身園交
合園圓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
苑園花果浴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
悉皆遍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
鼓樂絲竹微妙音聲廊宇踈通牀帷
映設處處皆有天妙婇女共相娛樂
難陀遍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而無
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餘處男女雜
居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
見男子天女荅曰世尊有弟名曰難
陀投佛出家專修梵行命終之後當
生此間我等於此相待難陀聞已踊
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諸
天勝妙事不荅言已見佛言汝見何
事彼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見
天女不荅言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陀
羅誰為殊妙白言世尊以孫陀羅比
此天女還如香醉山內以瞎獼猴比
孫陀羅百千万倍不及其一
佛告難陀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
宜可堅修梵行當得生天受斯快樂

聞已歡喜默然而住
尒時世尊便與難陀即於天沒至逝
多林是時難陀思慕天宮而修梵行
佛知其意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
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陀同座而坐
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
一處安缽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讀誦
經典阿難陀傳佛言教告諸苾
芻奉行皆如聖旨是時難陀既見諸
人不共同聚極生羞愧後於一時阿
難陀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縫補衣
服難陀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咸
棄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陀既是我
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陀速
即起避彼言阿難陀諸餘苾芻事容
見棄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陀曰
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遵異路是
故相避荅曰何謂我道云何尒路荅
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圓寂而
除欲染聞是語已倍加憂感
尒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陀曰汝頗
曾見捺洛迦不荅言未見佛言汝可
捉我衣角即便就執佛便將去往地

獄中尒時世尊在一邊立告難陀曰
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陀即去先見
灰河次至劍樹糞屎火河入彼觀察
遂見眾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鉗拔舌
拔齒抉目或時以鋸剫解其身或復
以斧斫截手足或以牟鑽鑽身或以
棒打稍剋或以鐵鎚粉碎或以鎔銅
灌口或上刀山劍樹碓擣石磨銅柱
鐵牀受諸極苦或見鐵鑊猛火沸騰
熱焰洪流煮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
之事復有一大鐵鑊然湯涌沸中無
有情覩此憂惶問獄卒曰何因緣故
自餘鐵鑊皆煮有情唯此鑊中空然
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陀唯願生天
專修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
終後入此鑊中是故我今然鑊相待
難陀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竪白汗
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難陀者
生叉鑊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
汝見地獄不難陀悲泣雨淚哽咽而言
出微細聲白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
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或願
人間或求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過

是故汝今當求涅槃以修梵行勿樂
生天而致勤苦難陀聞已情懷愧恥
默無所對尒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
獄出至逝多林即告難陀及諸苾芻
曰內有三垢謂是婬欲瞋恚愚癡是
可弃捨是應遠離汝當修學
尒時世尊住逝多林未經多日為欲
隨緣化衆生故與諸徒衆往占波國
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陀與五百苾芻
亦隨佛至往世尊所皆礼佛足在一
面坐時佛世尊見衆坐定告難陀曰
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
圓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
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為說
難陀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難
陀難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
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為婬愛其母
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尒時
名入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
形色端正二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
容貌醜陋如燒杌木傍生中有其色
如烟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
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
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
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
如彼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
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
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
眼遠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
難陀有諸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
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
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
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
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
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
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
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入若
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
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淨
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
受胎若母根門為風病所持或有黃
病痰癊或有血氣胎結或為肉增或
為服藥或麥腹病蟻腰病或產門
如駝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
車轅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

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
血出或復水流或如鴉口常開下合
或上下四邊闊狹不等或高下凹凸
或內有蟲食爛壞不淨若母有此過
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卑賤
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
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
業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
境處無男女二愛亦不受生
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淨
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衆多
過患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
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
男者於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
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生所造
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
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衆鬧聲
作此想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
之想云何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樓
我昇臺殿我昇牀座我入草菴我入
葉舍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牆孔
我入籬間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
即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

母血非是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
緣為識所緣依止而住譬如依酪瓶
鑽人功動轉不已得有酥出異此不
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亦
復如是

復次難陀有四譬喻汝當善聽如依
青草虫乃得生草非是虫虫非離草
然依於草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
青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
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
牛糞生虫糞非是虫虫非離糞然依
糞因緣和合虫乃得生身作黃色
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
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棗生
虫棗非是虫虫非離棗然依於棗因
緣和合虫乃得生身作赤色難陀當
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
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虫身作
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
復次難陀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
界現前堅鞕為性水界現前溼潤為
性火界現前溫煖為性風界現前輕
動為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三張 貴

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
分散譬如手握乾麨灰等若但水界
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渧水由水
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
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
者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宍團難
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
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
業為因更互為緣共相招感識乃得
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
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
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
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
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
有羯羅藍體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
因非緣但由此等衆緣和會方始有
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
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
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
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芽
等得生如是應知非唯父母非但有
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
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四張 貴

人為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
乾牛糞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應
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合故方有胎生
父母不淨成羯羅藍号之為色受想
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此之蘊聚
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
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
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
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
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
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
是故難陀誰於有海而生愛味臥母
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陀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
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時胎居母
腹如榍如癰臥在糞穢如處鍋中身
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
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
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溼
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
難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臥在糞穢
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
煎熬極受辛苦於母腹中有風自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五張 貴

名為遍體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頞
部陁狀如稠酪或如凝酥於七日中
内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陁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
名曰閇尸狀如鐵箸或如蚯蚓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陁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為内開從先業生吹擊胎箭
名為健南狀如鞋楥或如温石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陁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
所謂兩髀兩膊及頭髀如春時天降
甘雨樹林欝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
五相顯現
難陁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
膝如春降雨荑草生枝此亦如是四
相顯現
難陁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
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
脚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陁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
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始生
難陁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
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難陁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堅鞕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
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脹胎藏猶如
浮囊以氣吹滿
難陁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
曰踈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
現若母行立坐卧作事業時彼風旋
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
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辟如鍜師及
彼弟子以橐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
已即便隱滅
難陁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
腸猶如藕絲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
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髮於彼胎内
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
作百一禁處

難陁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
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
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陁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
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
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陁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脉吸諸
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
左邊有五其脉有種種名及種種色
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黄赤
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
雜難陁其二十脉别各有四十脉
以為眷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脉於身
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陁此八百脉
各有一百道脉眷屬相連合有八万
前有二万後有二万右有二万左有
二万難陁此八万脉復有衆多孔穴
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
孔相連猶如藕根有多孔隙
難陁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

名為遍體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頞
部陀狀如稠酪或如蘇酪於七日中
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陀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
名曰閉尸狀如鐵箸或如蚯蚓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為內開從先業生吹擊胎箭
名為健南狀如鞋楥或如溫石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
所謂兩髀兩膞及頭辟如春時天降
甘雨樹林欝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
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
髁如春降雨叢草生枝此亦如是四
相顯現
難陀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
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
腳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陀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
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始生
難陀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
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難陀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堅鞕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
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脹胎藏猶如
浮囊以氣吹滿
難陀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
曰疏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
現若母行立坐臥作事業時彼風旋
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
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辟如鍛師及
彼弟子以橐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
已即便隱滅
難陀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
腸猶如藕絲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
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髮於彼胎內
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
作百一禁處

難陀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
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
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陀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
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
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陀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脈吸諸
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
左邊有五其脈有種種名及種種色
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黃赤
白豆蘇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
雜難陀其二十脈脈別各有四十脈
以為眷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脈於身
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陀此八百脈
各有一百道脈眷屬相連合有八万
前有二万後有二万右有二万左有
二万難陀此八万脈復有衆多孔穴
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
孔相連猶如藕絲有多孔隙
難陀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

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憐愍
貪乏於諸財物無悋著心所造善業
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
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
則長若以短為好則短麁細合度支
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無不
愛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辭辯分明
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
三業向人說時他皆信受敬念在心
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善業獲如是
報難陀胎若是男在母右脇蹲踞而
坐兩手掩面向母脊住若是女者在
母左脇蹲踞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腹住
在生藏下熟藏上生物下鎮熟物上
剌如縛五處插在尖標若母多食或
時少食皆受苦惱如是若食極膩或
食乾燥極冷極熱鹹淡苦醋或太甘
辛食此等時皆受苦痛若母行欲
或急行走或時危坐久坐久卧跳躑
之時悉皆受苦難陀當知處母胎中
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迫其身不可
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況惡趣
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陀誰有

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海受斯厄難
難陀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
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為八所謂
屋想乘想園想樓閣想樹林想牀座
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難陀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
鮮白淨潔或由業力令色黧黑或復
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
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
難陀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
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說
難陀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
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
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難陀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支體
具足
難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
腹中
難陀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
便生三種不顛倒想所謂不淨想臭
穢想黑闇想依一分說

難陀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
長舒兩臂趣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
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
雙脚向上將出產門難陀若彼胎子
於前身中造眾惡業并墮人胎由此
因緣將欲出時手足橫亂不能轉側
便於母腹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
或善醫者以煖酥油或榆皮汁及餘
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夾薄刀子
利若鋒芒內如糞廁黑闇臭穢可惡
坑中有無量蟲恒所居止臭汁常流
精血腐爛深可厭患薄皮覆蓋惡業
身瘡於斯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
臠割兒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
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復得存
與死無異難陀若彼胎子善業所感
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
辛苦難陀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
三十八七日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
命幾死方得出胎難陀汝可審觀當
求出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二十三張　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貴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難陁因緣之餘

佛告難陁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内或以衣裹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車或居牀席懷抱之内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陁如牛剝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唼食皆受苦惱初生亦尒以煗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横流加之杖捶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血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陁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爲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内即有八万户虫縱横噉食難陁有一户蟲名曰食髮依髮根住常食其髮有二户蟲一名杖藏二名麁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户蟲名曰繞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户蟲一名驅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宅四名圓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户蟲名曰稻葉依耳食耳有一户蟲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户蟲一名遥擲二名遍擲依脣食脣有一户蟲名曰蜜葉依齒食齒有一户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户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户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户蟲名曰手圓依腭食腭復有二户蟲一名手綱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户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食腕有二户蟲一名遠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户蟲一名欲吞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二户蟲一名有罪二名大罪依胷食胷有二户蟲一名螺貝二名螺口依宍食宍有二户蟲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户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户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户蟲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户蟲名曰黄色依黄食黄有一户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户蟲名曰大真珠依膂食膂有一户蟲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張　貴

日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户蟲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腸食腸有五户蟲一名月滿二名月面三名暉耀四名禪面五名别住依右脇食其脇復有五蟲名同於上依左脇食其脇復有四蟲一名穿前二名穿後三名穿堅四名穿住依骨食骨有四户蟲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重雲四名臭氣依脉食脉有四户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名蓮花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户蟲一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有四户蟲一名鹽口二名藴口三名綱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屎而住有四户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小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二户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髀食髀有二户蟲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膝食膝有一户蟲名曰愚根依脛食脛有一户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陀如此之身甚可猒患如斯色類常有八万户蟲日夜噉食由此令身熱惱羸瘦疲困飢渴又復心有種種苦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三張 貴

憂愁悶絶衆病現前無有良醫能為除療難陀於大海生死之中有如是苦云何於此而生愛樂復為諸神諸病之所執持所謂天神龍神八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及餘禽獸諸鬼所持或為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難可具說

佛告難陀誰於生死樂入母胎受極辛苦 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血妄生吴想及諸飲食漸至長成假令身得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歲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為嬰兒次為童子漸至成長憂悲患難衆病所逼無量百苦纏惱其身難可說盡身內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意便求死如是之身苦多樂少雖復暫住必當謝滅難陀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藥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死王所救送往空田是故當知生無可樂來世資粮應勤積集勿作放逸策修梵行莫為懶惰於諸利行法行功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恒觀自身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四張 貴

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追悔一切所有愛樂之事皆悉别離隨善惡業趣於後世難陀壽命百年有其十位初謂嬰兒位卧於襁褓二謂童子樂為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四謂少壯勇健多力五謂盛年有智談論六謂成就能善思量巧為計策七謂漸衰善知法式八謂朽邁衆事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為十謂百年是當死位難陀梗槩大位略說如是計准四月以為一時百年之中有三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月揔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為數揔有二千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百半月揔有三万六千晝夜一日再食揔有七万二千度食雖有緣不食亦在其數不食緣者所謂瞋恨不食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齋掉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合集數有尒許幷飲母乳人命百年我已具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數汝應生猒離難陀如是生成長大身有衆病所謂頭目耳鼻舌齒咽喉胸腹手足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五張 貴

癩癬狂水腫欬嗽風黃熱瘧衆多疿病支節痛苦難陁人身有如是病苦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癊病百一摠集病摠有四百四病從內而生難陁身如癰箭衆病所成無暫時停念念不住體是無常苦空无我恒近於死敗壞之法不可保愛難陁凡諸衆生復有如是生受苦痛謂截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受獄囚枷鏁相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熱雨雪蚊虻蟻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種種諸惱無量無邊難可具說有情之類常在如是堅鞕苦中愛樂沉沒諸有所欲苦為根本不知弃捨更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受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取陰苦四威儀中行立坐卧亦皆是苦若常行時不立坐卧即受苦無樂若常立時不行坐卧若坐不行立卧若卧不行立坐皆受極苦而無安樂難陁此等皆是捨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起如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六張　貴

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知足深生猒患勤求解脫難陁於善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況具說於三惡趣餓鬼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難忍之苦

復次難陁有其四種入於母胎云何為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愛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思質直不為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便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乱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諸病作居止處難陁應知此身恒是一切不淨窟宅體非常住是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七張　貴

關筋脉相連通諸孔穴脂宍骨髓共相纏縛以皮覆上不見其過於熱窟中不淨充滿髮毛爪齒分位差別執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穢汙流汗黃水痰癊爛壞膿[illegible]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屎尿可惡及諸虫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生熟二藏盖以薄皮是謂行廁汝應觀察凡食噉時牙齒咀嚼涎唾咽入喉中髓腦相和流津腹內如犬咬枯骨妄生美想食至臍間嘔逆覆上還復却咽難陁此身元從羯羅藍頞部陁閉尸鍵南鉢羅奢佉不淨穢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壞井常以醎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又胙眩火燒煮身根不淨糞鍋常嬰熱苦母若行立坐卧之時如被五縛亦如火炙雜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陁彼胎雖在如是糞穢坑中衆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乱復有一類薄福有情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先業因緣力故或由母食冷熱醎酸甘辛苦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八張　貴

不善謂故或飲𣿰水過量或多行婬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受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橫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塗手內纖孔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陀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宍散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胎子楚毒亦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故正念不散難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風令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劇苦欲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腿難可觸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灰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亂於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難陀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於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

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其心質直不為放逸少有智慧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先修善行臨命終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廣說如上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等臨命終時眾苦來逼雖受痛苦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逸無有智慧貪財慳悋手常拳縮不能舒展濟惠於人恒有希望心不調

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去難陀是謂三時皆無正念廣說如上難陀此諸有情生在人中雖有如是無量苦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人身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墮落有愛別離苦命欲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生世間善趣云何世間善趣謂是人天人趣難得遠離難處更復是難云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辭喻餓鬼趣者性多瞋恚無柔軟心諂誑煞害以血塗手無有慈悲形容醜陋見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渴苦恒被障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義行無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淳質行互相食噉強者陵弱有諸傍生若生若長若死皆在闇中不淨糞尿垢穢之處或時暫明所謂蜂蝶蚊蟻蚤虱蛆蟲之類自餘復有無量無邊生長常闇由彼先世是愚癡人不聽經法恣身

語意貪著五欲造衆惡事生此類中
受愚迷苦難陁復有無量無邊傍生
有情生長及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鼈
黿鼉鱓鯉蚌蛤蝦蟆之類由先世業
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陁復有無量
無邊傍生有情聞屎尿香速往其處
以為食飲所謂猪羊鷄犬狐狢鵰鷲
烏鵄猫狼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業
所招受如是報難陁復有無量無邊
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諸不淨充其
飲食所謂為馬駝牛驢騾之屬乃至
命終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陁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焰
燒然極大炎熱無一衆生不被燒煮
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熾盛猛火
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法難陁云何
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生老
病死火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
然無一得免難陁懈怠之人多受衆
苦煩惱纏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
死無終勤策之人多受安樂發勇猛
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捨善軛無
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宍筋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二張　六

血脉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
懈怠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
難陁我不共世間作諸諍論然而世
間於我強為諍論所以者何諸知法
者不與他諍離我我所共誰為諍由
無見解起妄執故我證正覺作如是
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陁我所言
說有差異不難陁言不也世尊如來
說者無有差異佛言善哉善哉難陁
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
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
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
是大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無信常與諸
根而為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利易
事不修難者恒作難陁且止如斯智
慧境界汝今應以肉眼所見而觀察
之知所見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
陁汝莫信我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
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
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荅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三張　貴

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
之法獨在靜處思量觀察常多修習
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
成就正念而住自為洲渚自為歸處
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
別歸處難陁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
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
渚無別歸處如是難陁若有苾芻於
自內身隨觀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
了於諸世間所有憂惱常思調伏是
謂隨觀內身是苦若觀外身及內外
身亦復如是難陁次於集法觀身而
住觀滅而住復於集滅二法觀身而
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有智或
但有見或但有念無依而住於此世
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陁是謂苾芻於
自內身隨觀而住外身內外身為觀
亦尒次觀內受外受及內外受而住
觀內心外心及內外心而住觀內法
外法及內外法而住勤勇繫念得正
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憂惱常思調伏
觀集法住觀滅法住復於集滅二法
觀法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四張　壹

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陁是謂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陁若有丈夫稟性質直遠離諂誑於晨朝時來至我所我以善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所得暮以法教旦陳所得難陁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覆護覩對我前聞所說法順於寂靜能趣善趣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見有自利見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應常修學於出家法謹慎行之勿令空過當獲勝果無為安樂受他供給衣食卧具病藥等物令其施主獲大福利得勝果報尊貴廣大如是難陁應當修學

復次難陁未有一色是可愛樂能於後時不變壞者無有是處不起憂悲不生煩惱者亦無是處難陁於汝意云何此色是常為是無常大德體是無常難陁體既無常為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

聖弟子衆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自言不也世尊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是常無常大德皆是無常難陁體既無常為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衆計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不也世尊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若我多聞聖弟子衆如是觀察於色厭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厭患若厭患已即不染著既無染著即得解脫既解脫已自知解脫作如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介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陁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有

漏心得解脫介時世尊重說伽他告難陁曰

若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　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觀　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悉欣慶　親友共交歡
往來相愛念　貪名著利養　難陁汝應捨
勿親近在家　及於出家者　念起生死海
窮盡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皰
肉皰生閉尸　閉尸生健南　健南漸轉變
生頭及四支　衆骨聚成身　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頷車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髆骨并鼻梁
胷臆與咽喉　總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
肩髃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總有五十骨
項後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數亦四八　右脇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鏁
三三相續連　二二相鈎牽　其餘不相續
左右兩髖足　合有五十骨　總三百十六
支拄於身內　骨節相鈎綴　令成衆生體
實語者記說　正覺之所知　從足至於頂
雜穢不堅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葦舍
無筋唯骨立　血肉遍塗治　同機關木人



亦如幻化像 應觀於此身 筋脉更纏繞
溼皮相裹覆 九處有瘡門 周遍常流溢
屎尿諸不淨 譬如倉與篅 咸諸穀麦等
此身亦如是 雜穢滿其中 運動骨機関
危脆非堅實 愚夫常愛樂 智者無染著
洟唾汗常流 膿血恒充滿 黄脂雜乳汁
腦滿髑髏中 胷膈痰癊流 內有生熟藏
肪膏與皮膜 五藏諸腸胃 如是臭爛等
諸不淨居同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怨家
無識耽欲人 愚癡常保護 如是臭穢身
猶如朽城郭 日夜煩惱逼 遷流無蹔停
身城骨牆壁 血肉作塗泥 畫綵貪瞋癡
隨處而莊飾 可惡骨身城 血肉相連合
常被惡知識 內外苦相煎 難陁汝當知
如我之所説 晝夜常繫念 勿思於欲境
若欲速離者 常作如是觀 勤求解脱處
速越生死海

介時世尊説是入胎經已 具壽難陁
及五百苾芻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難陁苾芻越生死海險難之處 能至
安隱究竟涅槃 獲阿羅漢果 説自慶
頌曰
敬心奉澡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因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八張 資

獲斯殊勝報

時諸苾芻聞是説已 咸皆有疑 為斷
疑故請大師曰 大德難陁苾芻先作
何業由彼報得金色之身 具三十相 以
自嚴飾 望世尊身但少四指 於婬欲
境極生愛著 大師哀愍於生死海 强
拔令出 方便安置究竟涅槃 唯願為
説 佛告諸苾芻 難陁苾芻先所作業
果報成熟 皆悉現前 廣説如上 即説
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苾芻 過去世時九十一劫 人
壽八万歲 有毗鉢尸佛如來應供正
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出現於世 與
六万二千苾芻遊行人間 至親慧城
王所都處 往親慧林 即於此住 時彼
世尊有異母弟 於婬欲境極生愛著
其毗鉢尸如來應正等覺 於生死海
勸令出家 方便安置究竟涅槃 時彼
國主名曰有親 以法化世 人民熾盛
豐樂安隱 無諸詐偽賊盜疾疫 牛羊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十九張 資

稻蔗在處充滿 王異母弟極耽婬染
王聞佛衆住親慧林 將諸王子親侍
大臣及內宮女人民翊從往詣佛所
頂礼佛足退坐一面 介時世尊為彼
王衆宣揚妙法示教利喜 得殊勝解
其弟耽欲不肯出門 時大臣子及餘
知友撫慶之類 詣而告曰 善友知不
王及王子并諸內宮大臣人衆 往毗
鉢尸佛所躬行礼敬 聽受妙法 獲殊
勝解 人身難得 汝已得之 如何今時
耽著婬欲 不肯出門 彼聞責已 心生
愧耻 俛仰相隨 同行而去 時佛弟苾
芻見諸徒侶共行而去 問曰 何故君
等將此一人共伴而去 時彼同伴具
以事白苾芻曰 我是佛弟 昔在家時
於諸欲境極生耽著 幸蒙大師强牽
令出 安隱將趣究竟涅槃 更有如是
愚癡之輩與我相似 仁等慈悲强共
將去 誠為大善 今可往詣無上大師
得至佛所 必生深信 時彼同伴共至
佛所 佛觀彼類稱根欲性而為説法
既得聞已 深起信心 從座而起 偏袒
右肩 合掌向佛 白言 世尊 唯願大師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十張 資

及諸聖衆明至我家入溫室澡浴佛默然受彼知受已禮佛雙足奉辭而去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婬欲境起厭離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溫室浴如來大師慈悲爲受佛是人天所應供養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作是念佛來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弟躭欲難諫佛今調伏實誠希有答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浴所須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辭王而去王告諸臣曰當可唱令普告諸人明日世尊將入城內諸舊住者及遠方來汝等諸人咸當隨力嚴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香花迎大師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勅時諸人衆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水燒諸妙香懸衆幡蓋散花供養如天帝釋歡喜之園時彼王弟辦諸香湯及香油等莊嚴浴室敷置牀座毗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妃宮人婇女及諸人衆咸出奉迎還禮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十張

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見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禮世尊雙足發是願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躭著遲拔令出得趣安隱究竟涅槃願我當來得爲佛弟獲金色身亦復如是我於欲境生躭著時强牽令出受涉深河得趣涅槃安隱之處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親慧王躭欲之弟即難陀苾芻是由於昔時請毗鉢尸佛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善因今爲佛弟身作金色我於躭著婬欲之境强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涅槃至安隱處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今身感得三十大丈夫相佛告諸苾芻彼所作業廣說如前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資生無乏有一苑園花菓茂盛流泉浴池林木森竦堪出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十一張

人棲隱之處時有獨覺出現於世哀愍衆生樂處閑靜世間無佛唯此福田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斯聚落周旋觀察届彼園中其守園人既見尊者告言善來爲解勞倦尊者住此即於中夜入火光定園人見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勝行即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今没我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園內長者聞已疾往園中禮雙足已作如是言聖者仁爲求食我爲福因幸住此園我常施食彼見懇懃即便爲受住此園內勝妙定解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臭身輪迴生死所應作者並已獲得宜入圓寂永證無生作是念已即昇虛空入火光定現諸神變放大光明上燭紅輝下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證無餘妙涅槃界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以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收餘身骨置新瓶中造窣堵波懸諸幡蓋深生敬信灑三十種衆妙香水并發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十二張



願求諸相好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長者即難陁是由以勝妙供養敬
信業故今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
時諸苾芻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
難陁苾芻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
俗者必當紹繼力輪王位佛告諸苾
芻難陁先世所造之業果報熟時必
當自受廣如上說過去世時此賢劫
中人壽二万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
間十号具足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
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時彼城中王名
訖栗枳以法化世為大法王廣如上
說王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攝波佛
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
信敬取佛餘身以諸香木栴檀沉水
海岸牛頭天木香等焚燒既訖滅以
香乳收其舍利置金寶瓶造大窣堵
波皆用四寶縱廣正等一踰繕那高
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親上
中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時王中子
者即難陁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
置中蓋斯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
常為力輪王化一洲內今此生中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十四張 上

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大自在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問世尊大德
難陁苾芻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
根門最為第一　佛言此由願力難陁
苾芻於迦攝波佛時捨俗出家其親
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門稱為第一
盡其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
證悟於命終時便發誓願我於佛所
盡斯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
所證願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
記未來世有摩納婆當成正覺号釋
迦牟尼我於彼佛教法之中出家離
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親教師於
斯佛所善護根門最為第一我亦如
是於彼教中守護根門最為第一由
彼願力今於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
門最為第一如是苾芻若純黑業得
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
者當受雜報是故汝等離純黑雜業
修純白業如是應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十五張 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別門總攝頌曰

三衣及衣架　河邊造寺簷　拭面拭身巾
寺座刀應畜

第三門第一子攝頌曰

三衣條葉量　牀脚拂遊塵　行履著氍毹
貯石須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說苾芻應畜
割截衣伐羅時諸苾芻即便割截長
條短條不能相似以緣白佛佛言長
條短條下應叅差割截應須齊割彼
復不知云何齊割佛言長條短條應
隨其量可取竹片量截長短方定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支伐羅葉不
相似便不端正以緣白佛佛言若作
衣時葉應相似苾芻不知云何相似
佛言可取竹片量葉寬狹然後裁之
佛言應量葉者時諸苾芻作葉極大
佛言不應大作然葉相有三謂大中
小大寬四指或如烏張足小寬二指
或如母指面此內名中諸苾芻於不

淨地以刺其衣遂便垢汙佛言應以
牛糞淨拭其地作曼茶羅待乾淨已
於上作衣佛言作曼茶羅者然牛糞
難得佛言應以水灑其地淨掃置衣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尖牀腳遂便
損地佛言不應尖利應可平作然猶
致損佛言應作襯帒置牀腳下或破
帛纏裹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
疲極食時既至入逝多林見其食處
敷妙好座置好飲食見生希有發信
敬心即脫上帔敷上座坐處出門而
去後於異時衣便垢膩其知事人數
之下座彼婆羅門後因他事來至寺
中行詣食處於上座所不見其衣巡
次過觀見敷下座彼作是念我衣新
物又是貴價因何今日穢汙若斯且
待片時察其何故乃見知事安置座
已捉衣拂地彼見如是知其汙緣告
知事曰此之小事仁不解耶先當灑
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由不解故致
損我衣起嫌恥心捨之而去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每於食處應先灑水次

掃令淨然後敷座方成應法時知事
人於塵土座上敷其座褥遂多垢汙
招過同前佛言先可拂拭牀座次敷
氈褥苾芻不知以何拂拭佛言應以
一衣用拂牀座時彼知事拂以好衣
佛言應用故衣其知事者拂以故衣
不久破碎即皆棄擲佛言不應即棄
裂為細片繫在杖頭用拂牀座經久
無堪遂還棄擲佛言雖不堪用不應
棄擲應剉和泥及和牛糞用填柱孔
或塗牆隙欲令施主福利久滋
緣處同前時有年少苾芻隨於一處
而作經行彼經行時令地損壞時有
長者入寺遍觀至經行處便作是念
地尚如此聖者之足其狀若何作是
念已問言聖者誰令此地有損壞耶
苾芻報曰此即是我經行之處長者
報曰地既如此足如之何幸當舉足
我試觀足即便舉示其皮並穿長者
見已起悲念心報言聖者我有氍毹
欲為敷設在上經行於足無損答言
長者佛未聽許彼言聖者仁之大師
性懷慈念此定應許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我今聽彼精勤警策經行苾芻
應畜氍毹隨意無犯還告長者彼即
為敷苾芻便受多時足蹋遂為兩段
各在一邊長者後來見其狼藉問言
聖者因何氍毹零落至此若見破處
何不縫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長者
所說斯實善哉見有破處即可縫治
或以物補若其碎破不堪修理應可
和泥或和牛糞於經行處而為塗拭
能令施主增長福田
緣處同前有苾芻病往醫人處報言
賢首我有如是病為處方藥彼言聖
者服如是藥當得平復即為處方還
歸住處料理藥時須得扸石便詣餘
家暫借充用彼人便與磨藥既了以
石相還答言聖者此即相遺隨意將
歸答曰佛未聽畜若如是者可置地
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畜扸
石并軸他若施時隨意應受
第三門第二子攝頌曰
衣架及燈籠　勿使蟲傷損　熱開三兩舍
可記難隨身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隨處而安衣服

便多垢膩被蟲蟻穿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隨處而置衣服當作衣架
苾芻即便穿壁安衣令壁損壞佛言
不得穿壁初造寺時應出木橛上置
衣竿時諸苾芻房內置竿簷前不作
佛言簷前亦作勿令闕事
緣處同前佛言應作衣架者蘭若苾
芻求竹無處佛言應削葛蔓横繫
罝衣或葛亦無佛言以繩為笐戶浪反
緣處同前如世尊言夜闇誦經者彼
誦經時有虵來至少年見已驚忙大
喚唱言長虵長虵凡夫苾芻悉皆驚
怖遂令聽者因斯廢闕以緣白佛佛
言當可然燈以誦經典苾芻夏月然
燈損蟲佛言應作燈籠苾芻不知云
何應作佛言應以竹片為籠薄疊遮
障此若難求用雲母片此更難得應
作百目瓶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
令瓦師作如燈籠形傍邊多穿小孔
瓦師難求佛言應用瓶瓨打去其底
傍穿百目置燈盞已向下而合若孔
有蟲入應以紙絹及薄物而掩蓋之
緣處同前時當盛暑苾芻苦熱身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三張　資

萎黃病瘦無力尒時世尊知而故問
具壽阿難陁曰何故諸苾芻身體萎
黃病瘦無力時阿難陁具以事白佛
言應作招涼舍苾芻不知如何當作
佛言應近寺外為三面合三邊築牆
架作偏敞疎徹來風不同於寺四面
有壁苾芻即便於內安牀外置行柱
佛言中安行柱復不開窓還遭熱悶
佛言置窓彼著窓時或太高下佛言
應與牀齊有諸鳥雀來入房中佛言
應置窓櫺勿令得入風雨飄灑應安
窓扇苾芻食時閉門室闇佛言食時
開門苾芻熱時於自房內但著下裠
及僧腳崎隨情讀誦并為說法作衣
服等於四威儀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尒時世尊既與難陁剃髮
出家并受近圓已將詣香山及三十
三天至捺落迦周旋觀察還逝多林
諸客苾芻未識難陁見彼身作金色
具三十相周匝莊嚴有老苾芻見時
謂是如來便起迎接既識知已方生
悔心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難陁衣
應為記驗若更有此人亦為記識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六張　資

是正覺此是餘人
第三門第三子攝頌曰
河邊制蘭若　羅怙遣出門　合訶不合訶
二行應與願
緣在室羅伐城時勝慧河邊諸苾
芻以善方便策勵勤修斷盡諸惑證
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威儀庠序所為
審諦能使衆人敬信深重尒時世尊
告諸苾芻勝慧河邊苾芻住處近彼
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時具壽阿
難陁聞世尊語即解其義由近大師
久為侍者或聽其言或時見相皆即
解了若世尊欲得見者說讚美言尊
者了已便寄信報河邊苾芻諸具壽
世尊讚歎意欲相見仁等可來彼既
聞已更相告語佛於我等為讚歎言
事須相見當欲如何一人報云更何
所作我等當去遂不觀家所應作事
若不觀者雖阿羅漢不能預知復共
議云去為善事即告諸苾芻曰仁等
當知世尊大師讚歎我等意欲相見
今者可去諸苾芻曰若如是者我等
同行即共相隨涉路而去漸漸遊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七張　資

至室羅伐舊住諸苾芻出迎慰問便於寺外有大喧聲世尊聞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寺外何故有大喧聲阿難陀曰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共来至停在寺外寺內諸人咸出迎接更相問訊致此喧聲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可還去勿住於此于時尊者承佛教已詣苾芻所告言具壽當知世尊有教仁等還去勿住於此時彼聞已執持衣鉢遊適人間佛告諸苾芻曰諸有村坊所居之處若有勝慧河邊苾芻住者並彼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阿難陀聞復還寄信苾芻重来如是至三諸苾芻執持衣鉢復往人間尒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勝慧河邊苾芻住處人皆獲利時阿難陀聞佛頻讚復令信報彼諸苾芻共相謂曰具壽何故世尊讚歎我輩欲得相見頻往佛所令我還来應由我等普告多人致令遣去我今宜可不告諸人默然而去時諸苾芻各持衣鉢詣世尊所礼佛雙足退坐一面佛告

具壽向難陀曰汝今可覓閑房靜處為我及彼勝慧河邊諸苾芻輩敷置座褥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處敷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苾芻住處即於門外洗雙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趺端身住現前念時諸苾芻亦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尒時世尊便入初定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乃至入至初定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世尊念曰我入初定諸苾芻亦入初定我乃至入非想非非想定諸苾芻亦入此定我復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乃至初定諸苾芻亦皆同我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諸苾芻共相謂曰仁等

當知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便入自定尒時世尊至天明已即從定出大衆皆集佛於衆中就座而坐時具壽阿難陀從座而起整衣服露右肩礼雙足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頻頻讚歎勝慧河邊諸苾芻等意欲相見彼諸苾芻皆来至此不蒙問及佛言阿難陀我已共彼諸人語訖依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阿難陀白佛言未審云何名為聖語法律共相慰問阿難陀如我共諸苾芻皆於門外洗雙足已隨次入房就座而坐各並端身住現前念我入初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入初定我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復如是隨我出入諸定我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定我復乃至入初定是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阿難陀我作是念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河邊苾

芻自相謂曰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
等亦可自定而住阿難陀此謂聖語
聖法律共相安慰我作如是相安慰
已阿難陀白佛言善哉大德聖語聖
法律共相安慰極善世尊聖語聖法
律共相安慰世尊既與河邊諸苾芻
以聖語聖法律共安慰已其聲普遍
四遠諸人共相謂曰佛共河邊諸苾
芻輩以聖語聖法律而相安慰既聞
此事諸長者婆羅門皆來礼拜渦迹
苾芻此諸苾芻即為長者婆羅門宣
說法要口出臭氣時彼諸人左右顧
盼共相謂曰此之臭氣從何而來諸
苾芻曰此之臭氣從我口出白言聖
者豈可日日不嚼齒木耶答曰不嚼
彼曰何故諸苾芻曰佛未聽許答曰
聖者若不嚼齒木得清淨耶時諸苾
芻默然無對以緣白佛佛言彼婆羅
門長者所作譏恥正合其儀我於餘
處已教苾芻嚼其齒木而汝不知是
故我今制諸苾芻應嚼齒木何以故
嚼齒木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
能除黃熱二者能去痰癊三者口無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張　貫

臭氣四者能食飲食五者眼目明淨
佛制苾芻每嚼齒木時一年少苾芻
於顯露處而嚼短條世尊至彼苾芻
見佛深生羞恥云我不應對世尊前
吐出齒木即便吞咽遂鯁喉中諸佛
常法無忘失念尒時世尊便舒無量
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環万字能除
怖畏善施安隱捉少年頭屈右手指
內彼口中鈎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
告曰汝何所為苾芻以事白佛佛作
是念在顯露處嚼齒木者有如是過
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露處嚼
短齒木有是過生故諸苾芻於顯露
處不嚼齒木亦非短條苾芻違者得
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於顯露處
坐嚼齒木者時有少年苾芻於老者
前坐嚼齒木佛言不應尒有三種事
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嚼齒木佛
言不將短條充齒木者時諸六衆促用
長條以充齒木諸苾芻見共生嫌恥
報言具壽汝等豈可執杖戲耶答曰
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嚼短
齒木幾將命終蒙佛救護得存餘壽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七張　貫

豈可汝等於我衣鉢有希願耶令我
早亡共為羯磨然長齒木有利益處
一得然釜煮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
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
將充齒木嚼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
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
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
中佛言應在屏處嚼齒木者時有
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
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便用隨宜
瓦盆安在房內腳邊便傾水流汙地
佛言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
求盆無處佛言應就水竇邊嚼齒木
苾芻遠嚼不近竇口佛言應可近邊
方一肘地佛教嚼齒木時苾芻不知
刮舌其口仍臭佛言嚼齒木已當須
刮舌苾芻不知用何刮舌佛言應畜
刮舌篦佛聽畜篦六衆苾芻便以金
銀琉璃頗梨寶作諸婆羅門長者見
已問言聖者此是何物答曰賢首世
尊令我用刮舌篦彼言豈汝沙門釋
子貪欲樂耶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有四種刮舌篦苾芻應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八張　貫

畜云何為四謂是銅鐵鍮石赤銅等
諸苾芻便即利作刮舌傷損佛言不
應利作然此四難求佛言應劈齒木
屈以刮舌苾芻劈破便用刮舌作瘡
佛言劈齒木已兩片相揩去上鐵刺
然可用之苾芻嚼齒木已不知作聲
默尒而棄遂便墮在護寺天神頭上
彼生嫌恥佛言不得默棄應可作聲
若不作聲者得越法罪苾芻唯於齒木
一事作聲而棄大小行時涕唾吐利
及吐水等所有棄擲皆不作聲佛言
凡有如是所棄之事皆須作聲大師
既制恒嚼齒木苾芻道行卒求難得
遂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無齒木
應用澡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
淨漱隨意噉食勿復生疑
緣處同前時具壽舍利子有二求寂
一是准陁二羅怙羅後於異時尊者
舍利子欲往人間告二弟子曰我欲
人間隨意遊適汝等二人為住為去
准陁白言鄔波馱耶我願隨逐羅怙
羅曰鄔波馱耶我住於此舍利子言
若如是者以汝付誰答言以我付嘱

尊者鄔陁夷我依彼住報言羅怙羅
彼是惡人恐行非法答曰鄔波馱耶
我事如父彼何為惡即便付與行趣
人間纔去之後鄔陁夷告羅怙羅曰
汝未作如是如是事答言不作鄔陁
夷瞋言癡物此尚不作餘何肯為羅
怙羅言仁豈是我親教師及軌範師
耶鄔陁夷轉更瞋盛遂扼其項推出
寺門便於門外啼泣而住時大世主
苾芻尼與五百門人來礼佛足見其
啼泣問言聖者羅怙羅何故啼泣報
言喬荅弥大德鄔陁夷手扼我項推
令出寺彼作是念我今不應棄佛之
子而向餘處即共門徒圍繞而立次
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擬入園中敬
礼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荅王作是
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及以佛毋而
向餘處即圍繞而立次有給孤長者
亦入園中敬礼佛足見羅怙羅同前
問荅長者作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
及以佛毋國主大王而向餘處即圍
繞而住是時門外大衆雲集致有嚻
聲世尊大師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陁

曰何故門外多人聚集有大喧聲尊
者阿難陁具以上事敬白世尊佛告
阿難陁實有苾芻駈他苾芻令出寺
耶荅言大德實有此事佛告阿難陁
苾芻但於巳房可得為主非於寺内
不應駈他苾芻令出寺外違者得越
法罪世尊既制不駈苾芻令出寺外
時諸苾芻於弟子門人皆不敢訶責
遂傷法式不肯奉行佛言應須訶責
苾芻不知云何訶責佛言有五種訶
法一者不共語二者不教授三者不
同受用四者遮其善事五者不與依
止言不共語者謂不共言語所有問
荅言不教授者於利害事皆不教誨
言不同受用者所有供承皆不應受
衣食及法亦不交通言遮善事者所
有修行善品勝事皆不令作言不與
依止者謂絶師徒相依止事不共同
房如佛所言應訶責者苾芻於事不
為簡擇即便訶責佛言不應隨事即
為訶責若有五法方合訶之云何為
五一者不信二者懈怠三者惡口四
者情無羞恥五者近惡知識時諸苾

苾芻具此五法方始訶責若不具五即不訶責佛言五法之中隨有一時即須訶責訶弟子時諸餘苾芻遂相攝受佛言若被親教師軌範師訶責之時餘人攝受作離間意是破僧方便得窣吐羅罪佛言不應攝受時諸苾芻皆不容許因此難調更不恭敬或有出國或有還俗佛言應令苾芻教其改悔生恭敬心彼即令其不善巧者至彼人邊告言具壽汝親教師喚乞歡喜彼更高慢佛言應令善巧苾芻教令改悔深起殷心時彼本師見來求謝便不簡別即相容捨彼於善品不能增進復有少年因斯歸俗佛言具五種法應作懺摩一者有信心二者發精進三者生恭敬四者口出美言五者近善知識佛言於此五中隨有多少亦可懺摩然諸苾芻不合訶責而訶責者得越法罪應合訶責而不訶責亦越法罪不合容捨而容捨者得越法罪應合容捨而不容捨亦越法罪

若有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心無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敬應可駈出若知彼懷有慈順者應可恕之若具五黑法者即可駈出若不駈者得越法罪佛言駈出即露體駈出佛言不應露體令去若是求寂應與水羅君持及上下二衣然後令去若是近圓或擬近圓者應與六物駈其出寺皆不得露體令去（六物者三衣坐具水羅君持有二瓶是淨觸）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曰

造寺安簷網　廣陳掃地處　求法說二童　熱時應造舍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言樹下臥具者清淨易得苾芻依此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若得長利別房樓閣悉皆得受苾芻造寺不安基階及以前簷佛言先安基階可與膝齊上置厚版立柱於上斗栱承梁準次而安上布平版版上布甎於上復以碎甎和泥拋須覆築上安盤石灰泥一重既了餘皆類知前安欄楯簷牽勿柱勿令墮落時諸苾芻或於此食有鳥雀來共相惱亂應安羅網不知以何為網佛言有五種網謂麻紵芻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及猪皮等雖作得網不解安置佛言於網四角安小鐵鐶方便挂舉勿令雨爛後於此食鳥尚入者以物遮掩食了還開苾芻食時犬來前住希覓殘食苾芻不與望斷命終苾芻白佛佛言凡噉食時為施畜生留一抄食時蘭若苾芻所出飲食唯與野干遂餘烏鳥便瞋恨作烏音聲告賊師曰林中苾芻多有金寶賊解烏語至苾芻所從其索金報言我無即便打罵苾芻曰咄哉丈夫何因打我答言汝多有金何不相與苾芻曰我居林野何處得金願勿枉打賊曰汝定有金若不見與定斷汝命苾芻曰有瞋我者妄作此言定是我怨幸當實報賊曰烏向我道苾芻曰由彼懷恨問曰何故苾芻具說上事賊師言聖者若不具言我定枉煞知已便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局心行施有此過生由此應知留食之時普施群生勿拘一類可於飯上以水澆溼餅須細擘散之於地隨意當食不應遮止若遮止者得越法罪苾芻造房天雨之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傍入簷下水流濺損佛言應作懸障遮苾芻不知云何作障佛言用版彼便遍遮遂令房暗佛言不應遍遮可留明處版求難得佛言蘧蒢席等擬用遮障既遭雨溼蟲蟻便生佛言夏雨時安餘時應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往逝多林禮世尊足禮已掃寺內地後於一時長者他緣不遑入寺世尊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如何令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箒來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蟻子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了知況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已便作是念大師何故起世俗心乃見世尊躬欲掃除逝多林地既知佛念便詣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箒輕軟如綿至佛前住尒時世尊意欲令彼樂福眾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即自執箒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乾連大迦攝波阿難陀等諸大聲聞見是事已悉皆執箒共掃園林時佛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凡掃地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自心清淨二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後時給孤長者來入林中聞佛世尊及大弟子躬自執箒遍掃林中便作是念如來大師及諸聖眾躬自執箒掃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是給孤長者聞佛世尊及大弟子各親執箒掃逝多林情懷愧悚當處而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伽他行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說妙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是時長者聞法踊躍奉辭而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法生尊重心讚歎恭敬佛言今者如來離染瞋癡遠生老死無憂悲苦具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重讚歎正法未為希有汝等當知我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有憂悲苦惱為法因緣捨自身命汝

今善聽我當為說乃往古昔娑羅痆
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熾
盛安隱豊樂廣說如餘
時梵授王深信正法稟性賢善自利
利他憐愍一切常行惠施有大慈悲
離染著心曾無恡惜後於異時王大
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法
夫人白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
王言由大夫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
尒時大王即為求法便勑大臣盛金
滿箱周遍國界奉金求法竟未遂心
月滿生子顏容超絕衆相具足廣說
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人所樂觀
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
何名大臣白言王子未生已希妙法
應與立字名求妙法王令八母乳養
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蓮出水年漸
長大常求妙法資未遂心王崩之後
自紹王位告諸群臣卿當為我求於
妙法群臣受勑即持金箱遍贍部內
處處求訪無法可得臣白王言在處
遍求無法可得時求法王不滿所願
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王心為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三張　貴

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此
真偽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
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
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王聞此頌心大歡喜告藥叉曰仁者
當重為我說此伽他時彼藥叉即報
王曰王用我語我當為說王曰唯然
願為宣說隨意無違時藥叉曰大王
若實樂法者可作火坑七日七夜燒
炭猛燄投身入中我為重說王聞斯
語倍增欣躍報藥叉曰此不敢違王
即宣令遍告國中我為樂聞妙法七
日之後當入火坑一切有緣樂希有
者可來觀我既宣勑已舉國皆知無
量衆生至期咸赴由王重法至誠所
感於虛空中復有無量百千諸天鼓
樂絃歌香花供養慶希有事重王至
誠悉皆來集時彼藥叉七日既滿便
昇虛空告菩薩曰所期已至可入火
坑尒時大王遂立太子紹繼王位普
召群臣咸乞歡喜共為辭別漸近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四張　貴

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　紅燄如日令人怖
我今歡喜投身入　為法曾無悔惜心
今我雖處火坑中　決定當求希有事
願此福利資含識　猛火變作妙蓮池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坑內故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清凉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
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
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尒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
金葉遍贍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
普令修學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
求法王者即我身是為求法故委弃
身命何況今時於勝妙法不生尊重
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我於妙法恭敬
供養尊重讚歎如是誠心依法而住
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苾芻聞已歡喜
奉行
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時有
老宿苾芻弃禪誦業入逝多林皆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七張　貴

掃地佛言我於知事人作如是說非諸耆宿苾芻修行業者然於我所依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業一者習定二者讀誦苾芻聞佛為知事人察作是說其知事人不能遍掃遂多林地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日應鳴揵稚總集衆僧共為灑掃時諸苾芻既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事遂使護寺天神及非人類并餘法衆聞說戲論生嫌賤心佛言不應尒應說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苾芻既掃地已塵土坌身不信敬人見生嫌賤佛言既掃地了除去糞穢應可洗身若不洗者以水溼手拭去塵坌洗手濯足如常所為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觀察林藪苾芻總作佛言不應尒可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蚤虱及以汙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蹈者苾芻灑地然後淨掃作曼荼羅餘人見時不敢足蹈佛言應誦伽他蹈過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香臺殿幡竿制底如來形影皆誦伽他然後足蹈若不尒者得越法罪

尒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王以為國信一名馱索迦一名波洛迦其馱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數林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便入市中取他魚餅隨意而食尒時食主即便苦打時二童子還至王所白言大王我向廛中少取魚餅時彼家人苦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勅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輙打後於異時王罷朝已暫為偃息時二童子各在一邊為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一云王睡二云如是王聞起念豈非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佯睡伺其所說時馱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答言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馱索迦曰世間頗有阿羅漢不馱索迦曰世間無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子語已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令國內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衆中分明告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

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念長者若來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後於異時給孤長者來至王所自將小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尒時童子即便出外與餘童子共為戲樂小童去後王作是念今正是時以二童子用相分付即便竊告守門人曰長者童子勿使入來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者坐久心念還家從座而起顧盻從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白言大王我覓使童王言長者我有二童今付長者可領將去彼覩王意俛仰而取復作是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復思此二先是惡見王令試我令遣將去是時長者即共還家既至家已命掌庫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皆給與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時二童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意得告掌庫者曰我所求覓君皆與耶答言爾與童子復問誰遣如是答是長者二童相謂長者於我父母無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

隨入市諸人遥見皆喚二童汝來我
處隨意所食二童報曰昔時遥見各
掩食盤今日遠觀悉皆喚我非無所
以幸為說之諸人荅曰汝昔强飡一
無酬直今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緣
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
者慈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
業幸當見付報言且住後當令作後
時長者將彼二童入逝多林俱持篲
箒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須還本宅告
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
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
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元
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
糞不停尒時佛告阿難陁曰為此二
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陁留殘命食二
童作念要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
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
畔還在除西畔時東畔還在如是艱
辛至日將暮
佛告阿難陁令此二童當近汝宿汝
復遍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
隱惡事顯露欲令二童捨惡見故宜

現其善汝等苾芻有得定者如定而
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陁宣佛教已時
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
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陁曰此是何物
阿難陁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
二童子白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
漢耶阿難陁曰豈汝二人不自親見
何所致疑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
應供今見神通邪見便息而生正見
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令彼釋梵
諸天咸來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衆
觀知佛心咸來佛所由彼威力有大
光明二童見已問阿難陁此是何光
荅曰此是梵釋及餘天衆來詣佛所
現此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荅曰
汝既親見何所致疑彼二童子先時
邪見謂無後世今見天衆即於此時
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所頂礼
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稱其根性
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
剛智杵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
流果既得果已重礼佛足白言世尊
我今願於如來善說法律出家近圓

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命言
善來駄索迦波洛迦汝修梵行時彼
二人於佛言下鬚髮自落瓶鉢在手
如初剃髮經七日來進止威儀同百
歲者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威儀如百歲
隨佛意皆成
尒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
倦未久時間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
至梵釋諸天所共敬重
尒時世尊度駄索迦及波洛迦令出
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嫌耻
如何世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
善事由彼邪見人所共知世尊聞已
作如是念於我衆中聲聞弟子諸惑
斷盡功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
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
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來礼
佛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
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
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衆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佛默
然受長者知已礼佛而去

尒時佛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去告䭾
索迦波洛迦曰汝等二人明日宜應
至長者家為衆行水行時尊者奉佛
教已至二人所具陳佛教時彼一人
奉佛勑已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
奉行便作是念何故世尊捨諸耆宿
及以中年於我二人曲為顧命令我
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
我等宜應滿世尊願尒時長者即於
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敢
食五嚼食即於晨朝敷設牀座及盛
水器莊嚴已訖遣使白佛飲食已辦
唯願知時尒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
芻衆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
及諸大衆悉皆坐已是時長者復遣
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
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暫
来隨喜時王聞已便與太子及内宫
人邑從相隨至長者宅共申隨喜既
至佛所礼足而坐
尒時具壽䭾索迦於上座前立手執
瓶水神力加持令所注水從上至下
次第洗手尒時具壽波洛迦於下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十二張　賁

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
從下至上次第漱口時勝光王見是
事已便作是念此何耆宿大德苾芻
親於佛前敢現神力即起尋水至下
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水後更尋水
至上座邊見䭾索迦持瓶而立極生
希有長舒右手出讚歎言希有佛陁
希有達摩善哉正法能於現世令䭾
索迦波洛迦等捨罪惡見證獲如是
殊勝之德時彼長者既見大衆悉坐
定已便以自手行諸飲食大衆飽已
洗手漱口嚼齒木已屏除鉢器即取
小席親於佛前長跪聽法
尒時世尊為勝光王及大長者隨機
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大德此䭾索迦波洛迦曾作何
業生在邊地一是斷見一是邪見又
作何業於佛法中而為出家斷盡諸
惑得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之二人
自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前乃至
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諦聽乃往古昔
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十三張　賁

佛出現於世時此二人投彼佛法而
為出家二人為伴往詣邊國無教授
師自修禪定實無所證作證解心臨
命終時誹謗聖法生邪見心作如是
語迦攝波佛誑惑世間斷盡煩惱得
阿羅漢我於諸惑不能斷盡何有餘
人得阿羅漢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䭾索迦波洛
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
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處邊地起邪
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
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
理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斯業力於
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
漢無師習定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
應無師輙自習定若輙學者得越
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於閑若處
造一小室時有苾芻於此而住時屬
春陽為熱所逼形色萎黃瘦損无相
欲移住處往白長者仁當守護我欲
他行長者問曰有何闕少而欲他行
苾芻答曰我無闕乏然為時熱室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十五張　賁

難居長者荅曰若畏熱者為造地窟
荅言長者佛未見聽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須地窟者隨意應作長者為作
至夏月時復多溼氣便不堪住後白
長者言我欲他行同前問荅然為地
溼疾蔭病增不堪居住長者荅曰若
如是者為造大舍苾芻告曰世尊未
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任為大舍長
者便造以無簷故柱危欲破以緣白
佛佛言安簷若恐摧者應安邪柱以
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鹽安角內　藥器用氍毹　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
陁跋蹉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
行者來相問訊言上座四大安隱不
荅言我患寧有安隱復問上座比來
曾服何藥荅曰曾服石鹽若尒今何
不服荅言賢首佛未聽許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應畜先陁
婆鹽苾芻隨處安置遂令銷減佛言
不應如是隨宜安置應可畜角便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十五張　實

竹筩亦還銷失佛言應用角筩安鹽
於內遂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應用
牛糞水煮洗乾無損佛言石鹽應安
角中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著
蓋苾芻不解佛言還應用角持畢隣
陁跋蹉因患問荅同前須畜藥椀佛
言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未久
便生一息年漸長大遂於善說法律
而為出家但臥空牀未有氈席長者
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子但臥單牀
更無氈席告言聖子自餘苾芻皆有
氈席汝何故無荅曰諸人多是宿舊
出家先來貯畜我新捨俗由斯未有
荅言若尒我舍有好氍毹可用敷臥
荅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聽用
氍毹苾芻即便不以物襯赤體而臥
遂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惡便不
識認問其子曰更得褥耶荅言舊物
父言因何垢汙以至於此荅曰為無
襯替致令汙染父曰此是價物令其
損壞汝今宜可安替而用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雖是私物亦應安襯若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十六張

安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佛言應誦經者可昇高座
其人坐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
佛言應作承足牀苾芻不解佛言若
座不移動應以甎作若移轉者可用
版為雖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四角
各安鐵鐶隨意擎去時有求福苾芻
及信心俗族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
誦經師不敢足蹋佛言以草及葉替
而方蹋勿致疑心

緣處同前佛言作承足牀林中苾芻
此物難得垂足勞倦以緣白佛佛言
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踈薄　唾盆并襯體　鐵槽砌基地
日光殊浣衣

緣在王舍城畢隣陁跋蹉身常抱疾
頭面垢膩問荅同前乃至上座先持
何物荅曰持拭面巾今何不持荅言
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有病無病
應持面巾

緣處同前畢隣陁跋蹉苦熱身黃問
荅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荅曰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十七張

踈薄衣今何不持荅言佛未聽許以
緣白佛佛言熱時應著踈薄之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痰癊
於林兩邊弃其涕洟令不淨穢天將
欲曉門人入房礼問安否洟唾汙額
苾芻見問即以事荅苾芻曰我試觀
之便入房中見其洟唾牀邊狼藉告
諸苾芻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僧房
中洟唾不淨以緣白佛佛言非是合
棄洟唾之處不應輙弃若在闇中不
頭扣地而為礼拜須致敬者口云畔
睇但有請白咸應如是若患傷寒涎
洟流出應以器承著器物時致有傾
側更多穢汙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
繩然由傾側佛言其承唾盆及洗口
器形如象跡底凸向內置地安穩棄
唾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內安物苾
芻不解佛言應截草置中或安沙土
等有多繩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
氣佛言時時應洗洗已不曬致有虫
生佛言曬乾復有苾芻涎唾不止待
器乾時事便廢闕佛言應畜二盆更
手而用苾芻簷下讀誦經行若洟唾

時隨處棄擲佛言不應尒棄者得越
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柱下各安唾盆
若有唾者可棄於此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
昔於五百世若生若死常處地獄後
生人趣處在居家常好嚴身戲樂無
猒不思地獄後於異時在佛法中出
家修行見佛說法於三藏教說地獄
苦傍生餓鬼人天差別聞地獄時恐
苦現前身諸毛孔並血流出衣裳黕
汙常有臭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
此苾芻應畜襯身衣苾芻即便披在
衣外遂生譏醜佛言應在內披其身
瘡癢將此衣揩佛言不應如是若有
濃血當以樹葉作湯徐徐洗除其襯
身衣時時浣染曬曝令乾
緣在王舍城具壽畢隣陁跋蹉身常
抱疾同梵行者問荅同前乃至上座
先持何物荅曰曾持鐵檜安藥湯湊
若尒何不持用荅言佛未聽許以緣
白佛佛言病者當畜鐵檜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於夏雨時
旋繞制底有泥汙足佛言應可布甎

上以碎甎和泥打之復安礓石灰泥
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
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甎
苾芻寺門及寺內地多有泥陷佛言
如上所作准事應為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
小舍苾芻寄住時當寒節苾芻觸冷
身形羸瘦來告長者曰我欲他行荅
言聖者有所闕耶報言無乏但為苦
寒長者曰仁住於此我與日光珠令
常得火荅言長者佛未聽許荅曰佛
大慈悲必聽受用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若須日光珠者聽畜隨時出火長
者便與苾芻受用時有五百群賊欲
打小城過苾芻處告言須火報曰現
無賊曰何方得火荅曰賢首有日光
珠能出於火便示其處賊去破城迴
至於此欲奪其珠問珠何處苾芻示
珠賊取而去苾芻患寒至長者所報
言我寒具如上說長者曰珠在何處
荅曰有賊將去長者曰此貴價物不
容舉掌令賊將去深成可惜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此之貴珠不應示賊應

與其火如日光珠月光亦尒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令浣衣人洗濯
衣服時浣衣者多得他衣洗浣未了
時鄔波難陁至日晡後便持故衣詣
洗衣處報言為洗荅曰現有多衣明
當為洗便生忿怒彼言勿瞋可留而
去我今為洗即便留衣與衆多衣一
處同浸遂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
惱掌頰而住多人来見皆共譏嫌苾
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浣衣故生
衆譏嫌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陁以赤
色衣汙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赤
色衣令他洗浣作者得越法罪六衆
聞已便將白衣令彼洗浣彼便撲打
令衣損破佛言苾芻衣皆不應令浣
衣人洗
緣處同前六衆聞佛不許令他洗浣
衣物即便持衣至浣衣處以物纏頭
於池水邊自洗衣服衆人見譏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浣衣處
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版木上撲打
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尒應在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二十一張　貴

中以煖水浸徐徐自手洗濯令淨佛
令手洗苾芻不能佛言用脚時有手
足皆患不能佛言令他為洗應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二十二張　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拭身履絁咽　石器生疑惑　染衣有多種
隨意畫伽藍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洗已溼體披衣
色壞兼臭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畜
拭身巾時有苾芻無巾可得佛言洗
已片時蹲地以洗裙拭體然後披衣
苾芻草屐上有塵土即便撲打令絹
系斷佛言不應尒復用水洗轉加爛
壞佛言不應尒可將溼帛拭是故苾
芻應持拭鞋履物（言拭裙者可用觸布一條半長六尺許擬拭替鞋靴何令靴上不安帶是西國法也）
佛在占波國揭伽池側時有龍女信
心純善其子不信不依法律其母送
便勸令聽法子今宜去於聖者邊聽
聞正法令汝獲福其子不變本形而
去至誦經處少年苾芻見之驚怖便
唱長蛇長蛇其餘苾芻未離欲者皆
生恐怖即以毛縄繫其龍項擲於寺
外其子歸家母見問言汝向聖者處

聽正法不荅言阿毋不須說此無慙受
人毋曰彼於汝處作何非法即便具
說毛繩損項毋曰由此因緣名為聖
者若是餘類然汝無疑子便默然時
彼朋友皆共譏笑唱言破項見調弄
時身體黃瘦氣力衰弱毋見告曰何
故汝身萎黃若是荅言阿毋常有知
識調言破項我負羞恥致斯羸瘦毋
曰由汝不變本形遂招此過若變形
去不被毛絕今可變形往彼妙法隨
所聞見皆攝汝心若依本形藏身而
聽彼乏信心不隨毋語默然而住毋
作是念聖者毛繩繫龍子項欲聽法
者與作難緣我今為此當往白佛過
初夜分身放光明來至佛所禮佛雙
足在一面坐由彼龍女身光明故令
揭伽池周遍照耀龍女白佛言大德
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
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棄之寺外
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
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
唯願世尊於諸聖眾略為遮制勿以
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

然受請是時龍女禮佛而去令時世
尊至天曉已於僧眾前就座而坐告
諸苾芻曰昨夜龍女來至我所禮雙
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
悉皆明朗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
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
毛繩急繫其項棄之寺外項便傷損
彼諸明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
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
於諸聖眾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
龍子慈愍故告諸苾芻曰汝等何因
作非法事令彼龍神心生輕慢能使
正法速至銷亡故諸苾芻勿以毛繩
繫龍虵項若見來時即可彈指告言
賢首向不見處隨言去者善若不去
若以羊甲杖緩杖其頭置甕中傍
邊穿孔口以物塞擎之出外此杖無
者以歡𦶜等繫項牽出此亦無者
應以杖徐按繩索繫項安置甕中如
前棄外放草藂中縱彼火焚燒此
草虵亦命終佛言不應棄草藂內後
棄露地不久觀察便有諸虫來相接
食佛言棄已不應即去可於露地棄

之待入穴已然後可去
緣在王舍城城中有一長者善閑石
作造諸石器隨時貯受多獲利物便
作是念作何方便獲多福業能於現世
得利無窮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就舍
供養於石器中而噉飲食獲多福業
得利無窮即詣佛所廣說如上乃至
佛眾皆來就家坐定長者便將新器
行與上座舊器授與下行苾芻生疑
不肯為受佛言出處淨故應為受之
勿致疑惑長者供養皆令飽滿佛為
說法從座而去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須染世尊聽許
苾芻煮染染木令染色壞佛言曬乾
然後煮用於日中曬令染不好佛言
不應日中曬曝於陰處曬致令醭出
佛言非在烈日復非極陰隨時曬曝
又復以衣與染木同煮令衣損壞佛
言別煎染汁一度煮已即便棄擲佛
言三煮方棄苾芻三度煮汁皆一處
安佛言三皆別安不能記知何者初
中後佛言書字記其次第苾芻以汁
澆在衣上佛言不應先於盆中置染

汁已然後授衣便多著汁曬時流下佛言不應多者或時染少令衣斑駮佛言不得極多極少應處中斟酌在地曬衣塵土便汙佛言不應令復於草東上曬汁句一邊佛言可於繩上或在竿上便搭繩上中薾染色佛言可於繩上搭衣一邊以竹夾夾定若恐損衣以物替夾苾芻不數翻轉汁向一邊佛言應數翻轉時有苾芻作重大衣染安繩上重不能勝佛言敷草上曬數須翻轉有以新汁而染舊衣有以新衣投之舊汁佛言新衣新汁舊衣舊汁不應異此有以新衣曝於陰處便以故服曬在日中佛言新在日中故於陰處染衣之時以第三汁先用染衣次中後初佛言先初次中及後染衣既竟不以水授衣色斑駮佛言應以水授苾芻染了當日水授佛言應待明日正染衣時風雨來至苾芻憧惶不知何處欲曬衣服佛言應置寺簷前即於簷前染衣令染汁汙地俗旅見問聖者何因此處得有流血答言非血是我染處遂生譏醜苾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三張　貫

以緣白佛佛言染衣之處或以牛糞或用土塗拭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創造此寺施佛僧已所有牆壁未為彩畫便作是念我今請佛欲畫僧寺至札佛足退居一面白言大德寺牆未畫我今欲畫佛言隨意長者不解來白苾芻苾芻不知用何彩色便往白佛佛言善哉長者不知汝今復問應用四色青黃赤白及雜彩色以充圖畫

第三門第八子攝頌曰

造寺所須物　穿牀札敬儀　別畜剃髮衣
花鬘挂眠處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施食苾芻數至其舍遂令長者住歸戒中後於異時因說七種有事福業報言聖者我欲隨一福業發意修營苾芻答曰善哉應作問言聖者我作何事答曰可為衆僧修營住處聖者我今現有造寺之直然無善伴助我修營答言長者仁當辦物我助修營善哉聖者即授錢物苾芻念曰此物即是屬四方僧如何費用造器具耶我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六張　宗

餘處別更求覓長者錢物貯於庫中後時長者作如是念聖者好心為我造寺試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覩其處一無營造問苾芻曰許為造寺何意空無答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營為答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答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衆僧費用何過答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物用造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怪為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來答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我意相通此有何過苾芻曰我問世尊苾芻白佛佛言營作之人應食寺物雖聞許食尚啟麁餐佛言不應麁食彼作上食佛言不應絕上應觀餘寺體例為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忽患腹痛數去迴轉致有疲困苾芻白佛佛言於牀穿孔隨時轉易即於好牀穿破作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張　資

佛言應取故牀若藤織者應割為孔
若條編者擘開為穴若病老後隨事
料理由數迴轉下部瘡痛佛言於牀
孔邊可安軟物不淨墮地以瓦盆承
勿令高舉糞臭外弃更覓餘盆如
是展轉無器可得佛言不應總弃可
畜一一盆洗而曝乾無第二盆應安
樹葉其盆雖洗臭氣不除應用油塗
如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苾芻
咸來問疾少至便礼病人老來病人
致敬緣此枉損病苦轉增佛言彼身
不淨不應敬礼自身汙染不合礼他
設他礼時亦不應受若有違者俱得
越法罪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
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礼亦不礼他
者大德不知總有幾種不淨汙染佛
告鄔波離有二種不淨一噉嚼不淨
二觸汙不淨言噉嚼不淨者謂嚼齒
木噉諸飲食根果餅菜之類若食噉
時及以食了未淨漱來皆名不淨觸
汙不淨者謂大小便及以料理不淨
處并剃髮時乃至未淨洗灌漱口已
來皆名不淨有如是等不淨觸時受

礼礼他咸招惡作金口明文此方不用致令執別並爲瑕玩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如世尊說妙花婆羅門作如是語
白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鞚或
舉鞭大喚當爾之時願表知我婆羅
門妙花頂礼佛足并問起尻又言喬
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行時或脫草屣
或時避道或時舒辟當爾之時如前
表知我申敬問又言喬答摩或時見
我在自衆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
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之時如前表
知我申敬問世尊未審如來聖教之
中亦同如是礼敬法耶佛告鄔波離
不應如是而行礼敬凡是口云我今
敬礼但是口業申敬若時曲躬口云
畔睇此雖是礼而未具足然鄔波離
於我法律有二種敬礼云何為二一
者五輪著地二者兩手捉腨而皆口
云我今敬礼彼云無病若不爾者俱
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著
何衣剃除鬚髮還披此服而為食噉
及礼大師不信之人見生嫌恥沙門
釋子實不清淨用剃髮衣便將噉食

還披此服敬礼大師我等云何於此
生敬苾芻白佛佛言不於三衣隨披
其一而剃鬚髮然應別畜剃髮之衣
即縛鬚是應被此衣而除鬚髮時有貧乏
此衣難得佛言應用僧脚敧遮身而
剃除髮了時苾芻不洗諸俗人見皆
共譏嫌沙門釋子剃鬚髮已不知洗
浴可惡之甚苾芻白佛佛言剃髮了
時宜應洗浴時有老病氣力羸微或
復有時求水難得佛言如此之類應
洗五支謂頭及手足
緣處同前時有敬信婆羅門及居士
等以妙花鬘來施苾芻皆不敢受俗
人報曰聖者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
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幸當為受苾
芻白佛佛言見施花鬘宜應為受彼
受得已隨處棄擲彼見嫌曰我以貴
價買得此花供養仁等何因遽棄佛
言不應輒棄苾芻便用於髮爪窣覩
波懸以供養彼言聖者豈我不見髮
爪塔耶我於先時已供養塔今故持
來奉上仁等苾芻得已挂房門上俗
人見時謂是佛殿即便敬礼佛言勿

安門外應置房中彼露處安同前懸
過佛言應安屏處時復觀香但是香
物能益眼根苾芻不知云何屏處佛
言可於臥處挂在頭邊
第三門第九子攝頌曰
好座并牀施 香泥及鉢龕 油器法語行
衣袋持三索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妙
好牀座僧伽應受別人不許得大倚
牀此亦是僧非別人也
緣處同前信敬俗人以上香泥來施
苾芻皆不敢受俗旅報曰聖者我今
以仁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
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幸當為受苾
芻白佛佛言應受既受得已對面弃
地彼起譏嫌我以貴價買得此香仁
今弃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弃擲便
將塗拭髮爪佛塔廣說如前乃至受
已應置頭邊塗於壁上時時鼻觀凡
諸香物能令眼明時有信心長者請
苾芻衆就舍而食以上香泥塗苾芻
足皆不敢受報言聖者諸有信敬婆
羅門他施香泥彼得塗頭或摩身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一張 貴

我敬仁等以香塗足因何不受苾芻
白佛佛言為受塗足香泥受已弃擲
諸俗人見廣說如前善哉仁等當為
我受將至寺中隨情所作苾芻白佛
佛言如前不應對面弃擲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處安鉢令其
損壞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鉢
應為鉢龕時諸苾芻穿牆而作佛言
不應如是初造寺時於諸房中作安
鉢處佛言應作鉢龕者蘭若苾芻无
作龕處佛言應用葛蔓或以草索編
籠塗以牛糞或將泥拭置鉢於中有
壓土入佛言應還如是作蓋合之不
應置地宜可施系挂在樹枝苾芻出
行隨身將去不信者見共起譏嫌問
言聖者所將之物為是鸚鵡籠及安繖
株耶佛言若出行時不應持去可留
舊處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三一
聚落求停止處主人既許即便洗足
復從乞油其家有女將油來施苾芻
無器展手欲受女人報言聖者雖解
乞油不知持器報言小妹佛未聽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二張 貴

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應持油器
聞佛聽許時鄔波難陀將二弟子各
持油器相隨乞油有一婦人將油來
施見器極大挺身告曰聖者誰能施
滿此大油瓶苾芻曰奇哉慳惜隨汝
意施更有信心婆羅門等自當添滿
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持大
油器從人乞覓佛制大已便持小器
將以乞油所用不足佛言不應持極
小器然器有三種大者二抄小者一
抄二內名中應如是畜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一老一少隨路
而行說非法語時有不信心藥叉聞
其所說而作是念此釋迦子談說非
法隨路而行我今宜可吸其精氣即
隨後而去復作是念前事已去此不
可追更作邪言當吸精氣相隨去時
復遇藥叉是敬信者彼便問曰汝欲
何之以事具答彼便報曰此二行必
論法語汝宜且待勿逐苾芻我今共
汝且申談論答言知識我於此二必
不相放時二藥叉即隨後去彼二苾
芻說非法語至岐路邊一詣給孤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三張 貴

園一向鹿子母舍時彼小者礼上座
足白言好去上座荅言具壽願汝無
病勿為放逸時二苾芻各隨路去彼
不信藥叉奮迅形儀欲吸精氣後來
藥叉報言汝今不應輙為造次彼二
苾芻巳説妙法汝自不解湧生瞋恚
彼復問云何者是法汝豈不聞大云
無病勿為放逸得無病者佛言大利
勿放逸者衆善之本如世尊説
若不放逸者能得不死處若作放逸人
終歸於死路
彼聞法巳心生歡喜隨路而歸時後
藥叉便作是念此即是我所為之事
我今宜去白世尊知既至佛所礼雙
足巳在一面坐白言大徳有諸藥叉
是非人主於佛法中情懷信敬復有
藥叉専懐不信凡藥叉衆於佛法中
多不敬信諸有苾芻隨路行時作非
法語恐藥叉聞作無利事唯願世尊
制諸苾芻應存正念隨路行時莫非
法語願慈悲故世尊知巳黙然而受
時彼藥叉知佛許巳礼足而去尒時
世尊藥叉去後於大衆中就座而坐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四張

告諸苾芻曰我聞藥叉作如是説苾
芻在道作非法言隨路而去無信藥
叉伺求其便尒所為非諸出家者隨
路行時作非法語是故我今制諸苾
芻隨路行時所有行法苾芻涉路行
時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聖黙然於
止息處説聖伽佗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處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緣處同前苾芻作三衣竟置在肩上
隨路而行遂被汗霑并塵土汙佛言
應以袋盛置肩而去苾芻不知如何
作袋佛言可長三肘闊一肘半其一
肘半中疊縫之一頭開口形如象鼻
佛言不應如是可當中開口不安㡘
紐塵土猶入佛言應安㡘紐苾芻以
常用衣置之於下非常用者安在於
上取時翻攪令衣雜乱佛言常用者
在上非常用者在下
緣處同前時有群賊於路刼人遂入
村中諸人覺出逐賊敗散隨處依投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三張

時賊求水無綆及礶賊帥令人上樹
遥望若有来者可隨借用見有苾芻
隨路而来遂相告曰有釋子来彼多
养事必有礶索若有者善彼若無者
當破其腹取血飲之作是議巳遥望
而住苾芻来至問言聖者頗有井索
及水礶不荅言我無時賊聞巳即便
闘乱各持刀杖左右觀瞻衆中上首
是阿羅漢即便觀察何故諸人各持
刀杖觀見彼賊欲煞苾芻告諸賊曰
何故仁等情生闘乱彼具報知上座
告曰仁等勿憂我皆為辦必得清水
恣意飲足即取苾芻所有腰絛共相
連接復取其鉢繫使堅牢放下井中
隨意取水觀察無虫飽足令飲諸人
慶悦報言聖者如其無水我於仁等
損害不疑善哉聖者當持井索苾芻
報曰當順尒言賊便礼足隨路而去
時諸苾芻亦皆飲水盛滿君持并添
淨礶若持者當淨礶口開俱尋前路漸至給園
苾芻見巳慰問善来善来仁等尋途
得安隱不即便具告苾芻白佛佛言
由是我今聽諸苾芻須持井索苾芻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六張

聞已持極長繩佛言不應尒便持極
短佛言不應尒然繩有三種謂長中
短長者一百五十肘短者十肘二內
名中有處足水尚持長繩佛言可量
地勢長短隨時
第三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剃刀應畜　及剪甲等物　支牀并倚枕
香土用隨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頭髮既長詣剃
髮人處報言賢首為我剃髮彼作是
念沙門釋子强力使人虛費功勞竟
無酬直即取刀具揩拭延時作如是
念我速剃者更有人來如是連延廢
我家業報言且去午後方來隨言而
來復言晡後晡時既至復道明朝常
作誑言竟不為剃有知識苾芻問言
具壽何因數數頻來此家為是宗親
為是知識荅言不是但為髮長欲求
除剃彼人誑我為此頻來知識報曰
汝不聞乎工巧之人難得實語我解
剃髮佛未見聽苾芻白佛佛言若有
苾芻解剃髮者宜於屏處更互剃髮
勿使俗流致生譏笑時彼苾芻聞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七張

教已至知識所報言具壽世尊聽許
仁今可來為我剃髮荅言善哉雖佛
聽許豈以指頭為仁剃髮須刀磨石
并須鉗子及剪甲刀子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我今聽許為僧伽故畜剃髮
刀并雜所須物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佛令釋子
家別一人得出家已牀無承足卧不
安寧然彼先時支體柔軟所卧之物
悉皆華靡今時牀下身卧不安無多
火力便詣醫所問言賢首我無火力
當為處方醫人報曰可相隨去觀所
住房於所卧牀如何安置見其卧牀
頭邊低下報言聖者由所卧牀頭邊
低下致令四大火力衰微可於牀脚
下安支足物荅曰佛未聽許佛大慈
悲必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於所卧
牀應安支足彼依言作病仍不除復
問醫人與我方藥醫曰若眠卧時當
安倚枕荅曰佛未聽許廣說如上佛
言卧時當安倚枕苾芻不解云何當
作佛言作枕之法用物長四肘闊二
肘其四肘疊作兩重縫以為袋內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八張

綿絮可用支頭
緣在王舍城畢隣陁跋蹉性常抱疾
廣說如上乃至問言先持何物荅言
我於先時用香熏土報曰今何不持
報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為病
因緣任持香土
雜法第三門了
第四門總攝頌曰
上座及牆柵　緣破并養病　栴荼豬藥寺
辭依栽樹法
第四門第一子攝頌曰
上座番次說　或可共至終　濾作非時漿
處不為限齊
如世尊說半月半月應為長淨苾芻
不知遣誰說戒佛言應令上座於說
戒時上座常誦有一住處上座不能
諸人報曰說戒將至何不溫尋荅言
具壽我自無力知欲如何苾芻白佛
佛言上座不能第二應說復有住處
第二不能廣說如上第二不能令第
三作復有住處第三不能廣說如上
佛言苾芻應作番次說戒時諸苾芻
番次說時或有能者或復不能能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九張

為說其不能者不知如何佛言其不
能者求能為說復有住處說戒番次
至不能者轉覓餘人彼不肯與不知
如何佛言其能說者常可豫請如世
尊言令上座說戒上座不能可令第
二第二不能令第三作此若不能令
番次作此復不能應求能者或常請
作有一住處無有一人總誦得戒然
其上座誦得四波羅市迦餘皆不誦
時諸苾芻便不說戒佛言不應總停
說戒隨所誦者即可為說上座應可
誦四他勝次座可誦僧殘次座誦二
不定其次三十其次九十其次四對
說法其次衆學其次七滅應作如是
誦過戒經不應不誦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
曰如佛所說時非時漿者云何為時
云何非時佛言其不濾者為時其淨
濾者為非時仍以水渧渧之為淨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常多惡欲慳垢
所經向餘住處非理受用或一切時
或房分齊時或日分時或親友時去
何一切此即是我春時住處此是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張　貴

處此是冬處名一切時云何分齊此
是我房此是他房云何日分時此是
且時住處此是晡時住處云何親友
時此是我軌範師處此是親教師處
此是弟子處此是門人處此是知識
住處由如是故多人來往惱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住處自
作如是限齊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二十一張　貴

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屋剃具　不著打光衣　得少亦平分
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
後道俗諸人来往者衆長者念曰今
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遶築高
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今此寺園便
成大路欲安園牆不知得不佛言長
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悉以甎
圍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
者後時来礼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
念我先築牆不通水竇致令水滿儻
若許者為竇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
水時諸牛犢揩損其牆或以角觸長
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為木
柵廣說如上佛言應為木柵時有惡
人盜木將去長者来見柵被賊偷隨
處零落長者以事白佛柵外安塹佛
言隨作長者即於柵外周匝安塹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名曰底灑頭

髮搔長詣剃髮人處求彼剃髮彼作是念諸釋迦女强使我作廣說如前苾芻所請許尼僧伽得畜剃髮具等宜於屏處更相剃髮

緣處同前世尊既許難陀出家時孫陀羅作好法衣打治光淨以牙揩拭寄與難陀難陀得已披此好衣手擎上鉢對諸大衆馳騁而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為難陀癡人著此衣服手擎好鉢馳騁衆前是為非法若有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世尊既制著熟打衣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苾芻不受廣如上說豈令我等無善資糧於後世願當受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隨意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光任情受用苾芻以手接衣光仍不去佛言置於露地待潤接之亦不能除佛言以水浸去亦不總除佛言若水浸已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施與大衆熟打好衣准上應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二張 賁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在於要處衆集堂中共為言話告言汝等知不沙門喬荅摩及聲聞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衆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日明日宜共君等觀喬荅摩等是均平不諸人日善時婆羅門遂將白疊一雙入逝多林即以其疊於上座前施四方僧白言聖者我以此疊施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日大婆羅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莊嚴是心資助善扶勝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詐現恭敬礼辭而去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日汝可告諸苾芻彼婆羅門故來入寺欲求瑕隙施此疊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鈎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告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來求瑕隙所施疊布汝等可應平等共分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鈎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日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三張 賁

世尊敎我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即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且彼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衆疊仁等作何受用有一苾芻報大婆羅門曰衆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得者用為鈎紐一人報言我所得者方如手許隨身受用時婆羅門既聞斯語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謗相謗說沙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苾芻是具德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為出家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礼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汝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習者悉皆讚歎當求出家世尊即命婆羅門曰善來苾芻便是出家即成圓具策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四張 賁

之輪如前廣說斷諸煩惱獲阿羅漢
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
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獲如是利
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
樹葉衆共分張若得衣物乃至極少
堪作燈炷衆亦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
樂清淨希顧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淺
淨愜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為出家其
婆羅門遊方求覓巡歷外道及婆羅
門修行之處見便利了有不洗淨有
入池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
惡或亦繁多皆不稱心無歸依處時
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
者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即詣逝
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携君持瓶水
可受三升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
沙門喬荅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
何洗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
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
彼人隨從而行遂便發念觀此婆羅
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
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

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
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
服唯著僧腳敧及下裙而已次於一
邊瓶石之上置末土七聚以為一行
各如半桃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
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
入廁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令彼遠處
遙見便利既了籌而拭身便以左手
取其一土向下洗淨復取一土洗小
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土偏洗左手
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膝令水
斜出若有三叉木置上亦得先以七聚一一用洗左
手又取七土一一兩手俱淨洗拭兩臂
亦令淨潔又取一土用洗澡瓶並下
徐去威儀寂靜披著法衣後更以水
而洗雙足次至房中取淨瓶水兼三
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
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
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
不如釋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礼
舍利子雙足白言聖者我今願於尊
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
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逸舍

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
此殊勝之心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諸
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
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
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
是卑下之人被他駈使既出家後受
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
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
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
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
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
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
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說是語
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圓具如
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
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
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
撝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
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
有中隨處受者利養恭敬無不棄捨
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子將羅漢
弟子親詣佛所俱礼雙足具陳上事

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導衆生於我法中因斯制戒爲清淨事福利無邊論斯重教金口親言事合來行四部遠近依如律部大有開遮謂從少佛來塞其盲致令學者苦究所惟遂迷使七百年中斯法來僧長以爲繼覺事復因佛滅身歿於石上轉手又無所用安之事此則咸[illegible]今法如淨綱織汁漆今晚欣健約然行首以其誓傳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緣業具壽舍利子以清淨事調伏引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圓寂處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令得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調攝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妻誕一女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在家有五百群賊夜劫其村時彼賊帥渴逼須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來女言且待即急然燈取水觀察賊帥問曰何所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答言恐有草蟲飲時致患報曰我是狂賊欲害汝村准斯非理應與毒藥何憂草蟲爲我患乎女聞是語說伽他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八張 賞

凡賊所爲者 枉奪他財物 隨君作不作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授與是時賊帥飲水既說情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勿起異心女曰我實不須如此賊人以爲兄弟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見時射以毒箭遭此命過苦痛難言我聞兄言倍生憂感仁今若能歸依三寶持五戒者我爲仁妹賊便美語告其女曰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爲說三歸五戒令起信心群賊奉持共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賊帥即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即舍利子是昔時觀水爲清淨故令賊受戒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令生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永證無生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須在意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清潔諸天敬奉是故汝等從今已去若苾芻苾芻尼學戒女求寂男求寂女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爲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九張 賞

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禮佛讀經自不禮他亦不受禮不應噉食不坐僧牀亦不入衆由身不淨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呪法皆無効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嚼齒木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法懈怠放逸爲下品行當墮惡道時諸苾芻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縫破須隨皆 明月聞便領 依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著故舊衣無心愛惜時衣邊畔皆悉破落苾芻白佛佛言隨所損處以線絡之雖復橫絡線復下垂更著豎線絡令牢固佛言當觀僧伽胝服猶若身皮時諸苾芻更無餘衣常披大衣於其腋下流汗霑汙臭氣不淨令衣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帖緣苾芻不知如何安帖佛言用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張 賞

一肘半闊一張手而為其帖佛言不
應用白物帖應以壞色彼用袈裟色
佛言不[illegible]赤石赤土染之苾
芻縫著佛言應可麁絣遶於一邊安
帖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帖顛倒任
披若有臭氣時時拆洗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
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
便度出家與授近圓時大世主將五
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
一面佛為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
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
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毗
奈耶唯願慈悲亦為尼說佛言无有
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毗奈耶
法然於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
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衆中
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然
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頌無
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
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
佛作是念非一切處有明月可求及
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

持苾芻尼毗奈耶為苾芻尼說復應
教詔有問為荅如是念已告諸苾芻
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荅如世尊說
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
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我
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
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
具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釋
梵諸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
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
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
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
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
此明月尼曾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
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
人壽八万歲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
号具足與六万二千苾芻往親慧城
住勝慧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
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
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
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
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
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施父

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
針金銀弥寶種種異物奉施尼衆為
隨意事即於衆首合掌禮拜而發誓
言願我以此於尼衆中敬心福施所
有善根於未來世令我獲得大慧大
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衆
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
我未來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業
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時出家
修行為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
竟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聞
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親教
師於此法中總持第一如佛授記於
未來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
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
於尼衆中總持第一由昔願力今受
斯報汝等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
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
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
間遊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鹿子
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
為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阿遮利

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來報言子隨去速來答言彼無他事尋即旋歸禮足而去既至彼已衆先有制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住便詣苾芻而為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到師房所扣門而進白言敬禮阿遮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師今有疾我即棄去是所不應世尊由斯制須依止手相瞻視我今宜住待差當行即便供給病遂痊損白言觀察卧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闕乏不答言我無闕乏然我本心不擬住此但為暫來取自衣鉢此衆有制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衆法請作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我今棄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教師及軌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漸為善事汝當好去常為謹慎勿作放逸遂禮師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掌禮敬師言善來具壽何故遲遲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十五張 青

便以事具悉白知師曰善哉具壽汝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看能令善根日夜增長如蓮處水師作是念為前依止為更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緣暫去即擬還來宜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專修靜慮有小苾芻請作依止即便為作生如是念如佛所說寧作屠兒不與他出家及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既尒門人亦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教讀誦詣一苾芻報言具壽教此讀經答曰共立要期我當教讀若有乏少能供承者我不相違答言若有闕少我自供給即便教讀後於異時彼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給遂便瘥差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瞻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侍報言汝去別求依止答曰家作依止是弟流恩一無闕乏今何駈遣報曰汝無闕乏我有闕乏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病至三不曾迴顧汝作如是不恭敬事若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聞默然不能致答苾芻白佛佛言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十五張 [illegible]

依止師可為供侍當觀師主與父母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讀阿遮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子不為瞻侍及其病差還來問經師曰汝去我身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汝習讀可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白佛佛言於依止師應為供侍於教讀師亦為供給者後於異時依止教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為供給苾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讀隨處得住若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即便棄擲人間遊行於彼弟子不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餘而求依止其師即以衣食法共相資助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事周還來給園少年苾芻皆起迎接其年老者咸唱善來彼舊弟子見不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來少皆迎接老唱善 [illegible]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十六張 [illegible]

不移座豈成合理荅曰豈彼於我出家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我憶念見而迎接苾芻報曰勿作是語如佛所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佛法中剃除鬚髮而披法服以淨信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事供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為應理彼便默尒苾芻白佛佛言弟子門人纔見師時即須起立若見親教師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依止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如下具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来到師處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敬礼有所請白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何因我得是汝之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作依止師曰如汝憿慢不相敬重誰與依止隨汝意去別覔餘師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日不三時礼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師而申礼敬

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礼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依止思養供給受念如子時彼弟子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利耶請為觀察房舍卧具我今欲向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闕乏不荅言阿遮利耶我無闕乏然欲人間隨處遊歷不久還来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追悔者即可迴来白言甚善奉教當還至中路已便生追悔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弃他行不為應理今可迴歸遂却還住處師見問曰汝今復来有所遺忘荅言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在外遊行為此還来師言甚善師復生念即舊依止為更與耶苾芻白佛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顧戀門人無顧戀心是則名為不捨依止若依止師無顧戀心門人有顧戀心此亦名為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戀心亦不名捨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為衆導首有多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

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顧問後時病差弟子皆来請其師曰教我習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染患汝等無人迴顧看我若有見汝如此憿慢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為讀誦苾芻白佛佛言教讀誦師亦應瞻侍彼悉皆作便繋善品佛言應為畨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荅言何故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諸人報曰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若看病人即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彼便供給因斯病差来請師曰教我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畨後請師曰教我闇誦荅曰未至汝番荅其師曰無承供給是我當番讀誦授經餘人巡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有所須者我皆為作彼便默尒苾芻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聡一懞授聡者前以其文長懞便事闕佛言應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向門徒舍出牀

令坐六人同坐其牀遂破一時大笑餘苾芻見告言具壽作斯非法不知慚耻仍更大笑彼共答曰我豈飲酒耽菸蒜耶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曰我何非法答曰豈可不見牀重破耶答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默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介佛言不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若大木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四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　將園不昇樹　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為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見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物而為供侍佛言鄔波離但除性罪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陀有一求寂欲受近圓師即為嗟作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持座物先至壇守灑掃田地敷其座席諸人未來鄔波難陀左右顧盼見樹開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衆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十張　貴

便昇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圓苾芻白佛佛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子將受灌頂次當王位於此時中倍加守護欲近圓人亦復如是善加愛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圓人輒昇高樹令昇樹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光王之所委寄曾於一時因有過失被王訶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國主難久秖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出家如是念已詣逝多林六衆苾芻恒令一人在門邊住時鄔波難陀住在門首見廣大來即以美語告言善來何故難覩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可不聞世人有語希逢致敬數見便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答言聖者凡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雖得意終致滅身我欲出家願能濟度報言賢首能發此心極為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一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所稱讚今正是時即便引去與出家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群臣不見廣大為遇病耶答言彼無患疾大王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二十二張　貴

責因斯即去詣逝多林而為出家王曰誰作斯事答言聖者鄔波難陀王聞此語心懷瞋恨令使往報聖者我所訶者即度出家今可度我及惡左太子勝鬘行雨皆與出家可自稱王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鄔波難陀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報汝國王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鬘行雨悉與出家我當作王此亦何損豈我就宅詃誘廣大令其出家彼自來求我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王聞此語更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是故不應輒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鄔波難陀是愚癡人度大臣廣大令王起嫌是故苾芻不應度大臣出家見來求請應須詰問汝非王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外國人來無人委識又本國王元未聽許至苾芻所求請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此華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惑

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陀曾於一時斬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二十三張　貴

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
於好顯敞高堂之處教授五百婆羅
門子讀四明論時彼溥士傲慢自高
不存礼節情懷毒害輕蔑於人見
尊者阿難陀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
攉此禿沙門頭不答言我能時彼弟
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攉尊者頭時
阿難陀四壁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惱
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
顧瞻宜可默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
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某街
巷處問曰有何過患答曰彼有婆羅門
稟性毒害不閑禮節教諸弟子讀誦
明論令一弟子拳攉我頭苾芻問曰
汝何愆犯致彼瞋恨答曰我是無過
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答曰我元
無過彼令攉頭由我顧瞻重更來打
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鄔波難陀聞
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答曰有片許
事鄔波難陀曰我尚略聞願更重說
即為具說時鄔波難陀即三點頭口
中唱諾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

人使剃頭人逆順淨剃揩摩以油於
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
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
觀苾芻時鄔波難陀即在其前經行
來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攉
彼禿頂沙門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告
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
來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
打其頭鄔波難陀即捉其臂報言癡
物鄔波難陀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
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
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捉一臂共相
牽挽餘人續來並皆曳去鄔波難陀
有大氣力牽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皆
至王門六眾法尒若懷忿怒至王門
時王殿遂動王觀相已報左右曰出門
觀察豈有聖者六眾來耶即便出觀
見鄔波難陀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
門所還入白王聖者鄔波難陀今在
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
向使聖者阿難陀不出家者合受何
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
答言我為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

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尼事等妃后
是事故免不并餘人王於我等俱生
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勑輒以
拳打聖者阿難陀頭彼復懷瞋亦打
我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告近臣曰
卿今可去斬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
羅門到街巷處告眾人知時彼父母
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來至悲啼
雨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哉我子
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
大臣我子有愆王令斬手既犯國憲
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
斬左手斯誠曲恩大臣聞之即斬左
手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誅摠
左手舉右臂點節誦書鄔波難陀遥
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
王為王之法勑令無違斯成快樂王
雖知國無如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
事答言前時出勑斬婆羅門手彼手
現全王喚臣來問言婆羅門何不斬
手答言斬訖若尒聖者鄔波難陀見
為諸人舉手教讀大臣白言見彼父
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為活幸

當截左為此即便截其左手王言為彼父母截其左畔今由我勅更截右邊即便往斬時婆羅門既無兩手垂髀而往後時鄔波難陁在傍而過問言何故垂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彼聞懊惱默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并諸人衆皆生譏恥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遣行刑戮作苦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不應斬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陁愚癡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是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陁護彼婆羅門鄔波難陁意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陁起擁護心鄔波難陁行酬報事斬截其手汝等當聽乃徃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怡但著皮衣更無所顧於果樹下加趺而坐思量法義上有獼猴擎果今落打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二十一張 貴

彼頭尒時隱人說伽他曰

我終不起念 令汝苦身亡 由汝自作愆
當招斷命報

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為知友獵師因出至彼林中到果樹下隱人有事弃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暫時停憩時彼獼猴便將大果打獵師頭時彼獵師頭先無髮其果攂落頭遂血流苦痛纏心舉頭觀樹遂見獼猴踞擲枝上便即彀弓射以毒箭從樹而墮因此命終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隱人即阿難陁是往日獼猴即婆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鄔波難陁是彼時為阿難陁之所擁護鄔波難陁之所酬報乃至今時亦復如是一護一弃由此應知先業因緣終不亡失廣說如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二十七張 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捺荼蘇陁夷 大衣晝時用 師護婆羅達
取鉢己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自衣

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豬蔗多羅果 毛綖黒喜選 安置刀子鉢
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豬往闇林中煞而噉食骨及頭蹄弃擲而去六衆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遥見有烟群烏乱下即便相命共往觀看既見闇林烟揚烏下遂相告曰難陁鄔波難陁彼處定有可噉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見豬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為足矣可煑而食即便自煑是時豬主尋蹤遂至見其煑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首若我得作煞生事者豈可不能取

好羹處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猪骨頭足自煮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食餘骨頭蹄是他所弃充糞掃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食訖根梢弃去六衆行見遂相告曰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取將即便取取時甘蔗主尋蹤來至見彼六衆共取殘蔗報言聖者者大仙服為非法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為偷盜事者豈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喫食而復取他所弃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好弃惡我等取斯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於闇林中好者還食惡者弃去六衆因行見此還物事同甘蔗乃至被俗訶責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長者子有好毛緂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患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緂纏裹我身弃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曰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皆身亡不久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氣斷由於毛緂生重愛故捨命之後生大瘦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彩裝飾暴與毛緂纏尸送至林處苾芻見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曰具壽有賣香人因病身死以好毛緂用裹屍骸弃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往詣屍林所取其毛緂時彼非人即便起屍堅捉其緂作如是語聖者黑喜勿取我緂凡屍林人多有匈膽便報鬼曰癡人汝由愛緂生餓鬼中今更欲往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著共鬼相爭以脚踏之強牽而去往逝多林時彼屍鬼更增瞋恚隨逐不放報言聖者還我緂來彼不採錄便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叉諸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行於寺門前啼泣而住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言有黑喜苾芻取彼毛緂佛作是念着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得緂必歐熱血因即命終告阿難陀曰汝即宜去報彼黑喜還非人緂若不與者歐血而死既與緂已令使前行到彼林中報言汝卧後以緂蓋時阿難陀宣教語彼黑喜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後以緂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陀曰如佛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受毛緂者可在前行至林遂卧隨言即卧以緂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脚踏黑喜苾芻黑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宜輙取屍林處衣亦復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向頭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惡彩色二臭氣三無力四多虱五藥叉所持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制已六衆即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譏問言聖者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煞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

是若有蟲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曝已然後浣染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礼制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所有行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得入寺不礼制底若樂礼者離一尋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不為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若有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聖者勝杜多人来過我舍聞如是語即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喚坐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說難遭即應為坐勿致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安置被垢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灸黃臘拭方裹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彼先停貯假琉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詣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為渴逼與琉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持用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吐羅難陀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来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答言與我當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五張　貴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業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作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六張　貴

餅藥叉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堂處畫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變於瞻病堂畫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礼足而去依教畫飾既並畫已時有不作意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湿損壁畫佛言不應尒可於寺內近一角頭面向佛像而為澡浴或可別作洗浴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甎應為水竇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為澡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遇患詣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幸為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衆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第七張　貴

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在門鄔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畔睇聖者我實希來今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賤心問曰仁何故來荅言聖者我子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鄔波難陀報言且住我為取水即便入寺食已洗鉢取殘餅麨菜餅果雜菜以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兒寧死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鄔波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應得病瘳損時婆羅門深生輕賤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令告諸苾芻不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中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不依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噉時替鉢之葉便以脚蹈俗旅見譏沙門釋子

實不清淨安鉢之葉脚蹈而食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葉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著草屣食俗旅譏云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應如是著鞋屣食作者得越法罪時諸病人脫去草屣食便增病佛言若病人不脫草屣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　安居無依止　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為

緣在室羅伐城鄔波難陀度一弟子無鉢可與衆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淨處出行礼塔新出家者見鉢便念此有閑鉢我今將去食後當還即便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報言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餘尊者馬勝賢善等鉢苾芻問曰汝無鉢耶荅言我無誰先無鉢度汝出家荅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与我出家苾芻譏恥除彼惡行誰不與鉢令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與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為

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具鉢及水羅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知其無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其小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覺已弃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困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賊問汝何人荅曰我是貧人問言若尒何不出家荅曰說我情事方論出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荅曰世尊教法慈念為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俗鄔波難陀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詰

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度賊出家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若是六賊勿與出家度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與出家遂作難緣乖出離道佛言若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意當與若有人来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非大賊不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門人而来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覓有德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臥具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夜瀨陁還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為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苾芻於此不應為夏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二張　貴

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為後夏違者得越法罪

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撿察謹慎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前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住處衆事具足捨与四方僧伽後於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弃寺他行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知已還来相問長者先知弃寺而去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弃寺他行荅曰我聞長者為王所執心生惶懼遂即逃奔荅曰我雖被禁餘有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必遠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三張　貴

五歲以来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之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中同一利養別為長淨應作羯磨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告已大衆皆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滿五年主来者善若不来者乃至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来者善若不来者所有卧具及諸雜物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来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三張　貴

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擎重擔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三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擔正是其宜仁今為誰作斯勞苦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即於頭背腰髁而擎重擔還招譏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珠
須知染方法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荅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乞食耶荅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我投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四張

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來荅言聖者有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為出家荅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為汝說其人心欲希求出家禮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為出家者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為四佛告苾芻者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下居用陳棄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苾芻性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詎能依此而為活命我之本意求不見出家見此難行我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為彼說四依法若近圓後方可為說預先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出家便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得來荅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為善事如佛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五張

為六荅曰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鄔波難陀曰汝今且去我為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父已弃不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為娶妻具壽鄔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來當為出家荅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六物荅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鄔波難陀問曰此是何物彼即荅曰我諸眷屬為我娶婦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為借所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中路遭賊劫奪苾芻所有衣物往逝多林賣所盜物被奪苾芻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六張



聞聲遂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
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
更合取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
其所劫者即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
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芻人間遊
行賊奪其物賊手觸著苾芻衣鉢苾
芻便弃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
芻失物不應造次即作捨心乃至其
賊心未安隱作屬已心來見時應取
復有苾芻同前遭賊賊詣給園賣其
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捉其賊
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受衆
苦惱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
官人可為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
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
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
齒木并雜染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
弃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弃去有疑
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
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
愍二者近為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七張

者久故通懷五者聞用已財心生歡
喜此五人物雖不問主用時無咎又
復觀知他所弃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
緣處同前佛許染衣便於寺外露地
及經行處而為染作被塵土汙及風
雨溼苾芻白佛佛言可於寺內而為
染作寺內染時染汁墮地猶如血色
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煞牛
羊耶答曰非煞衆生是染汁墮地報
言聖者染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
於染處牛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垔
塗擯石灰地佛言石灰地處可以水
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截樹法 賊絞作神通 若得上帔衣
不應割去縷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尒時世尊於
勝身山令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
王即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陁所
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衆聚
時為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等可
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
言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八張

聽種樹苾芻種樹便弃而去其樹便
死時諸人衆至第二年還來集會同
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耶答曰已
種令何故無報言種了弃去不為防
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
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
將護待大方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
種樹即弃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
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
當於四邊壘塹遮護復為熱傷佛言
應通總穴夏雨如篅停水爛壞佛言
夏時可除園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
弃去同前致損苾芻白佛佛言種樹
行法我令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
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有異
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
守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陁羅王附上毛
緂與影勝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
隣陁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賊聞
此事王得上緂與尊者披在阿蘭若
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
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九張

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何人荅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所覓荅曰欲取上緂若如是者隐中舒髀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勿令此緂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遂即抽出一邊拔之不已便成大聚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畢隣陁婆蹉何因惱我荅言癡人汝不惱我我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敵宜當趍竄勿被王収便弃毛緂滅影而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緂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畢隣陁婆蹉所作非理披此上緂住蘭若中是故苾芻不應披此上價之緂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有蘭若苾芻得斯好緂應著村中令人守護後有蘭若苾芻得他好緂寄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參菜或安阿魏或苦楝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時曬暴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礼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苾芻蹲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弃其善品隨處而卧荅言長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礼而辭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疊衣帔持來寺內奉施僧伽苾芻得已截其縷績染以赤石隨意而披長者後來於諸房門覩其帔疊悉皆不見問言聖者我施帔物今何不見苾芻以事具荅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帔因何割壞唯願留縷受用苾芻白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縷直尒而用割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揔攝頌曰

焚屍詰三轉 捨墮我身亡 界苾芻不應
不合五皮用

第五門第一子攝頌曰

焚屍誦三啓 目連因打亡 不應廣大作
多獲諸珍寶

緣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於佛法中而為出家遇病身死時諸苾芻即以死屍并其衣鉢弃於路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沙門釋子身亡弃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諸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嫌於釋子中為出家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親必與如法焚燒苾芻白佛佛言苾芻身死應為供養苾芻不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万戶虫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

察無蟲方可燒殯欲燒殯時無樹可得佛言可弃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之夏中地溼多有蟲蟻佛言於藂薄深處令其北首右脇而卧以草稕支頭若草若葉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啓無常經并說伽他為其呪願事了歸寺便不洗浴隨處而散俗人見譏咸言釋子極不淨潔身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尒應可洗身彼即俱洗佛言若觸屍者連衣俱洗其不觸者但洗手足彼還寺中不礼制底佛言應礼制底

緣在王舍城具壽舍利子及大目連於時時中往觀地獄餓鬼傍生人天五趣巡行觀察至無間獄時舍利子語大目連曰具壽宜當為此無間有情息猛燄苦時大目連聞是語已即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雨滂如車軸獄中猛燄令空中雨隨處銷亡時舍利子見是事已報目連曰具壽且止我滅其火荅言隨意時舍利子入勝解三摩地降注天雨令無間獄地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息苦遂見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三張　貴

道晡剌拏由昔為他說惡邪教報受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見二尊者報言大德仁等若往贍部洲中傳我所說報我門徒曰由我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惡業力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然汝供養我本塔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為供養時二尊者聞彼語已默然而受從地獄沒至王舍城二人相隨共入城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是執杖推髻之流外道議曰我欲打彼沙門釋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遍方打不損勿觸我且先問稱我意者善若不遂心打之未晚舍利子在前而至問言苾芻正命眾中有沙門不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欲打即說頌言（蓋形外道自言正命）

正命眾中無沙門　釋迦眾內沙門有
若阿羅漢有貪愛　即無凡小愚癡人

時彼外道不閑頌義報尊者曰汝讚歎我當隨意去尊者即便順路而行尊者目連前業將熟緩步而來外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三張　貴

即見問言苾芻正命眾中有沙門不若不豫觀難向羅漢智亦不行荅言汝等眾內寧有沙門如佛所說此是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門此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門婆羅門但有空名說是沙門婆羅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聲聞眾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師晡剌拏由在人中說邪惡法誑惑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彼寄我言我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眾生今墮惡趣受耕舌苦總報徒眾汝等更勿供養我塔每供養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人聞已便生忿怒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強論過失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報曰宜須熟打餘更何言豈不平章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為巨過打便合理眾即以杖打尊者身過體爛熟由如擣葦即便四散時舍利子怪其在後遲晚不來遂即往看見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四張　貴

形體碎如提草而布于地問言具壽
何意如此荅言舍利子此是業熟知
欲如何舍利子言具壽豈非大師聲
聞衆中稱說神通最為第一何乃至
斯荅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
憶況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裹
襟其身猶若嬰兒抱持至寺諸人驚
集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如此荅
曰執杖外道打令爛熟遂緩下衣徐
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曰豈非
大師聲聞衆中說尊者目連神通第
一荅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
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指蹴天帝
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
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
一然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
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
我以不淨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為
給侍奉行教命隨力隨能無有違犯
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
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
深生厭離當求寂靜無宜久停即留
命行捨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

者見是事已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即
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臥具少欲自
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王舍
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
共打聖者大目乾連遍身支節悉皆
爛熟碎如提草時舍利子自以衣裹
猶若嬰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
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衆總萃
竹園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
大目乾連遍身支節碎如提草時舍
利子自以衣裹猶若嬰兒持至園中
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王既
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
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
見王即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橫流
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哽言
曰聖者何因忽至於此荅言大王此是
前身自作業熟知欲如何王極瞋怒
告大臣曰卿等即宜奔馳四散覓彼
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
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
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
王報臣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捉

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之所有
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
大師聲聞衆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
何不飛騰遠斯苦痛荅言大王是大
師說然業力持我於神字尚不能憶
況發通耶如來大師不為二語親說
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未生怨王以
衣掩淚命諸醫曰於七日中不令聖
者遍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
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為瞻養懇懃
致敬禮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目連
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垂恩恕殷
垂恩恕我當涅槃舍利子聞而告曰
我等二人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
甘露同歸圓寂舍利子言當如是作
尊者馬勝聞大目連身遭苦楚來至
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
非山非海中　無有地方所　亦不在空裏
能避於先業　如影隨人去　無有安住者
善惡業不亡　無上尊所說

時大目連及舍利子即礼尊者馬勝
足已右繞三匝白言阿遮利耶
所作我已辦 今是最後辭 當入無餘依
清淨涅槃界
是時尊者馬勝告舍利子曰
汝所作善已成辦 能隨善逝轉法輪
今者樂欲入涅槃 世間法將燈明滅
彼醫人等既奉王命共相議曰三出
嚴勅我欲如何一人告曰知何所為
聖者年尊被杖熟打猶如搥葦如何
可治然此尊者有大悲力我等歸命
彼自垂愍諸人曰斯為善計即便共
去詣尊者所礼足而白大王有教摠
命醫人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支
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
然聖者年尊加斯苦害難可平復唯
願慈悲賜方便力令我封祿不至削
除時尊者報醫人曰若如是者汝去
白王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
行乞食諸人喜辭共詣王所而白王
曰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
行乞食王聞歡喜若實如是斯曰善
哉滿七日已以神通力息除苦痛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八張

王舍城次行乞食至大王宮門門人
見已入報王曰尊者大目連今在門
首欲見大王王聞語已不勝喜躍疾
起敷座出至門首見尊者五輪著地
慇懃礼已請尊者入就座而坐白言
聖者尊體起居得平和不尊者荅曰
大王應聽
我今何用膿血身 荷負衆苦無休息
今巳除盡蚖虵毒 安隱當趣涅槃城
涅槃城中絕諸患 緣生衆苦悉皆無
佛及聖衆在中居 輪轉愚夫不能入
大王當知是我宿業必須受報身如
搥葦無可療治假使古大醫王不能
痊復所有醫人願皆釋放王曰皆放
醫人王聞是已涕淚交流起礼尊足
尊者告曰王勿放逸略說法已即辭
而去時舍利子入定觀察以何意故
具壽目連雖遭此苦入城乞食乃見
將欲入於涅槃尊者舍利子從見目
連被打之後心生悲戀遂嬰疾苦作
如是念具壽目連若涅槃者我住何
為我今宜可先入圓寂作是念已至
具壽阿難陁所辭別廣如經說次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九張

世尊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佛教我已持 隨力為他說 聖衆已供侍
於身無愛心 勉勵自事終 已修涅槃行
身語意三業 依正道無差 我於生不愛
於死亦無憂 是故我涅槃 更無過此樂
作是語已佛告舍利子汝於如是殊
勝法中於後而來寂初而去有何意
耶尒時舍利子合掌恭敬說伽他曰
不忍見佛入涅槃 殊勝目連亦如是
如來法將今事了 故我於先證圓寂
今啓大聖人中尊 我今欲往本生處
為諸親族說法要 當捨輪迴五蘊身
佛告舍利子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
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
逝我欲涅槃又告舍利子若汝欲得
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
所欲我更何言時舍利子寂後礼佛
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
次至大目連處白言具壽我有重病
仁頗知不我今欲往那羅陁聚落於
親族所為其說法當趣涅槃荅言具
壽隨意應作我亦如是往林園聚落
為諸親眷說法要已當入涅槃次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十張

難陀阿難陀阿尼盧陀頡難伐多跋陀迦羅怙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辭別云欲涅槃時彼尊宿告言謹慎舍利子侍者准陀與苾芻衆詣鄔羅陀村在鄔羅陀寺東南二十餘里許具壽羅怙羅亦與苾芻衆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告羅怙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　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　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　猶如畫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　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敬法供養僧　佛正法藏為依止
汝羅怙羅如我囑　於耆宿者應親近
三藏教中有疑處　除我更無能荅者
若有宜應問世尊　為汝解疑宣要義

具壽羅怙羅荅曰

我觀是次第　佛亦不久滅　如樹燒四枝
其身寧久住

時羅怙羅禮舍利子足右繞三匝了知諸行皆悉無常即便迴去尊者舍利子將求寂准陀以為侍者於摩揭陀國人間遊行漸至鄔羅陀村北界攞波林依止而住為諸親屬演說法

要令住三歸受五學處聞舍利子將欲涅槃時有無量百千衆生悉皆雲集尊者觀察如是人衆堪應受化隨其根性方便說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令彼衆生或得煖法或得頂忍世間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應供果或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獨覺聲聞種子是時尊者濟度親屬及諸大衆生淨信已於日初分上昇虛空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地震動四方焰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響諸苾芻衆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或居妙高餘七山處雪香山等諸崖坎窟江河之側隨處禪修受解脫樂時彼諸人見地動已便作是念何意大地忽然震動斂念觀察見其親教已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無親教師於贍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直者弟子有八万阿羅漢同時皆悉入般涅槃

尒時大目乾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以神通力支持身體入王舍城次第

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雙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　無堅危脆常動搖
猶如毒餅我捨除　唯願大師哀愍恕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債　意將為滿足　生死海無邊
難怖昇彼岸　我伴舍利子　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　唯願大雄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問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何言時大目連寂後禮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往林園村為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前說為受歸戒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尊者遂於晡時入般涅槃所有弟子七万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悉入于涅槃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羅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覩波營造諸人皆作生天解脫勝妙之業

時具壽阿難陀及羅怙羅聞舍利子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盈目往詣

佛所礼佛足已俱立一面具壽阿難陁白佛言世尊

我聞身子因逝滅　周遍身心皆動搖
目視諸方悉闇冥　假使聞法心迷亂

尒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惱　恩愛皆離別　先為汝等說
是故莫憂悲　生者不免死　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　終無得存者

時求寂准陁為鄔波馱耶焚燒供養已取遺骨舍利并持衣鉢詣王舍城既至住處置衣鉢洗足已至具壽阿難陁所頂礼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衣鉢時阿難陁即將准陁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　形體若癡人　不辯於方隅
聞法心無解

今求寂准陁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我已焚燒供養取遺身舍利并持衣鉢並皆至此今欲如何佛告阿難陁舍利子苾芻將諸戒蘊入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十四張

槃耶不尒世尊將諸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入涅槃耶不尒世尊又我自覺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携持此法入涅槃耶不尒世尊具壽舍利子不將如是無漏法蘊及三十七菩提分法入於涅槃然具壽舍利子具戒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行常有勤勇正念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慧出離慧趣入慧大利慧寬廣慧甚深慧無等慧空慧具足開示勸導讚勵慶喜聞悉解了處衆宣揚情無怯弱然我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今既涅槃由斯憶念今我憂愁悲啼不樂佛告阿難陁汝勿憂愁悲啼不樂無容得有如斯道理從緣生法欲令常住者無有是處既知諸法性常滅壞不應憂感阿難陁我先曾於處處宣說一切恩愛歡樂之事悉皆無常終歸離別辟如大樹植根深固莖幹枝條花果繁實悉皆充滿枝從出者必先摧折如大寶山峯高峻者必先墮落今亦如是僧為上首苾芻僧伽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十五張

住於世而舍利子先般涅槃又阿難陁若舍利子所去之處於彼方隅名稱充滿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生憂念世相如是終歸離別若我現在或復去世如是應知自為洲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依又阿難陁汝可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然於我法弟子之中能持戒者則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依若有苾芻觀於內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愁妄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身如是廣說觀受心法物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愁妄生煩惱如是名為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時阿難陁聞佛說已頂礼佛足退辭而去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聖者目連曾作何業被諸外道打碎其身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大目乾連自所作業無人代受乃至廣說乃往古昔於一城處有一婆羅門妻誕一男年既長大為其娶婦見於婦處遂生愛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十六張

母瞋新婦見懷忿心於其母處不為
敬重母責子曰汝愛其婦與我相違
婦聞是語遂生惡念此之老母年過
容華於己聟邊未能離而更於我
夫主强說過非從是已後常求母過
後於異時婦見姑婢作私隱事遂告
其夫共生瞋忿子告婦曰愚癡老耄
尚不息心於我少年强生言責遂起
惡心作殊害語如何得有勇力之人
打彼身形碎如提草汝等苾芻勿生
異念往時婆羅門子即大目連由於
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百生
中身常被打碎如提草乃至今日
最後生身於我弟子聲聞衆中神通
第一尚受斯報是故汝等當知先所
作業必須自受無人代當乃至廣說
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已奉行
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由何緣故諸外
道等不打舍利子而害目連佛告苾
芻非但今日放一打一過去亦尒汝
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有多童
子群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來
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又共議曰無

宜即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
杖如不可意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
時有寒一摩納婆念曰何意相問
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即便荅曰
不問冬夏時 但令有風起 風生寒即有
無風寒定無
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第二者彼
便報曰
冬月定有寒 夏時寒不有 此事人皆識
無智共生疑
時諸童子聞已瞋嫌熱打而去汝等
苾芻往時放去者即舍利子是其被
打者即大目連今時亦尒
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世尊曰希有
大德具壽阿難陁生大憂惱世尊大
慈能為開解佛告諸苾芻我今開解
慶喜憂懷未成希有我於往昔已為
慶喜除其憂感汝等應聽過去世時
迦尸國婆羅痆斯城王名梵授乃至
廣說豐樂安隱其王有子名曰善生
善生有子顏貌端正宗親聚會乞與
立名諸人議曰此是迦尸國王之孫
應名迦尸孫陁羅後於異時善生王

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憐愛子故兩
手抱屍悲啼號哭挺胷大嘷憂懷悶
絕時迦尸孫陁羅有方便智作如是
念大王憂惱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為
解憂結即詣王所禮足白言大王我
有所欲王曰汝欲何物荅曰與我造
車用日月為輪裝挍精妙可疾將来
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身當破而取
命終王聞是以更增憂懼告其子曰
誰作斯無益 是愚者所言 定知我不能
强欲令求覔
其子白言
大王我非愚 國主是愚者 抱此臭屍肉
嘷子苦悲號 日月纔出時 普照於人世
能除四方闇 開發大光明 父王今不知
子去生他趣 地獄傍生鬼 人天異道中
非處勿攀緣 人王善思察 慇懃須定意
唯法可歸依 王聞童子語 身心皆欣躍
拔除憂毒箭 便弃子屍骸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迦尸孫陁
羅者即我身是善生者即舍利子是
其梵授王即阿難陁是即說頌曰
王子即我身 我父舍利子 阿難陁梵授

往昔事應知
尒時世尊出王舍城往憍薩羅國人
間遊行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
壽阿難陀於舍利子遺身之骨香花
供養給孤長者聞舍利子已入涅槃
有遺身骨具壽阿難陀親為供養便
詣其所礼雙足已白言聖者知不尊
者舍利子今已涅槃彼即是我先所
尊重長時日夜敬仰深仁將彼骨
隨處供養我亦有心欲申供養唯願
見與報言長者我亦如是先所尊敬
無由相與廣說乃至給孤長者往詣
佛所白言世尊唯願慈愍與我具壽
舍利子遺身之骨欲申供養佛告阿
難陀汝於同梵行者供養遺骨於如
来所未為供養未是報恩於如是事
若能作者是於如来真為供養是大
報恩所謂能與他人出家及受近圓
或與依止教其讀誦策勵禪思專求
出道勿令虛度何以故阿難陀如来
世尊於三無數大劫之中為諸有情
備受無量百千種難行苦行方證
無上正等菩提阿難陀由依止我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二十一張　賛

善知識故今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
悲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
者遺身之骨令其供養時阿難陀蒙
佛教已即持身骨授與長者何故阿
難陀不違佛教如佛昔時行菩薩道
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曾
無違逆今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
者得身骨已礼佛而去持歸本宅置
高顯處與其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
有香花妙物具申供養時此城內人
衆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陁國那
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未寂唯
陁持付阿難陀尊者阿難陀持来至
此佛令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內共
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
夫人并諸長者鄔波索迦毗舍佉鄔
波斯迦及餘人衆咸持香花奇妙供
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
利子故得證道者追念昔恩亦来供
養後於異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鎖
門而去時諸大衆咸持供養来至門
所見其門閉共起譏嫌長者何因障
生福路長者迴還家人告曰多有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二十二張　賛

来欲申供養見門鏁閉咸起譏嫌云
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即是
緣可往白佛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
言世尊多有人衆於尊者舍利子遺
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
養来至我宅我有他緣鏁門而去諸
人来見共起嫌言長者閉門障我福
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
尊者骨起窣覩波得使衆人隨情供
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長者便念云
何而作佛言應可用甎兩重作基次
安塔身上安覆鉢隨意高下上置平頭
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竪
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
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
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覩波為餘
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為如来
造窣覩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
為獨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
重不還至三一来應二預流應一凡
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如世尊
說如是應作苾芻不知若為安置佛
言如世尊住法處中应安大師制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二十三張　賛

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
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既
為造窣覩波已白佛言若聽許者我
為尊者舍利子慶窣覩波設大施會
佛言隨作時勝光王聞大長者請佛
欲為尊者舍利子慶塔設會王作是
念我當助作即於城中搖鈴普告現
在城中所有人物及餘四遠商估之
類若有來觀此法會者所賣貨物
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百商人
於大海內遭遇黑風欲破船舶時彼
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
各各稱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
洪波平安留此聞勝光王作如是教
咸生是念王由昔業受斯勝位今復
無猒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
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即以衆多金銀
珎寶真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
捨之而去苾芻受已不知如何處分
其物佛言螺貝堪吹響者應與賤部
影像處用自餘所有珎寶應留多少
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堪
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懸繒

供養所餘諸物衣裳疊帀及錢貝等
現前僧衆應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
合用故此據舍利子塔物作斯處分
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詰問令憶念　問彼容許不　教授事不為
長淨及隨意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不審見
聞疑即便詰問苾芻諸苾芻聞已各
生羞恥形軀羸瘦顔色萎黃氣力減
少不能讀誦如理思惟乃至佛告諸
苾芻從今已去苾芻不以不審見聞
疑詰他苾芻若作如是詰責他者得
越法罪詰問既尒如是應知憶念問
許不為教授長淨隨意類此應知皆
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　初度五人已　不喚名族等
俱尸宣略教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世尊告五
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
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
芻此苦集苦滅順苦滅道聖諦之法
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
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
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
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
所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
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
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
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
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
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
得無上菩提
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
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
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
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
上菩提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

八万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
憍陳如汝、、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
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
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
阿若是解了義
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
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痆斯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
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
婆羅門一切世間為大饒益令同梵
行者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增盛
阿蘇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
空諸天四大王眾皆悉聞知如是展
轉於剎那頃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
至梵天普聞其響梵眾聞已復皆追
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為三轉法輪
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
奉行
爾時佛為五人三轉法輪令彼出家
近圓成苾芻已時五苾芻於如來處
頻喚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佛告
諸苾芻汝等不應於如來處喚其名
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何以故若有

苾芻於如來處喚名氏族及具壽者
此是癡人於長夜中多受苦惱作無
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喚
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
說不應於如來所喚名字等得越法
罪者時有少年苾芻除佛世尊於餘
耆宿苾芻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壽
苾芻白佛佛言年少苾芻亦復不應
於耆宿處喚名字氏族或云具壽然
有二種呼召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
壽年少苾芻應喚老者為大德老喚
少年為具壽若不爾者得越法罪佛
在俱尸那城壯士生地娑羅雙樹間
爾時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
為汝等已廣宣說毗奈耶藏未曾略
說我今更為說其略教汝等應可諦
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苾芻或時有
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然於此事若
違不清淨順清淨者此即是淨應可
行之若違清淨順不清淨者此是不
淨即不應行此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隨物不分　蚊幬隨意畜　三股杖作瓮

應張羯恥鄙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長衣犯捨便即持衣於上座前捨其知事人見此衣已作如是念今日僧伽多得利物可賣分之遂即唱賣衆共分張時彼便廢闕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犯捨之衣捨與衆僧有如是過由是犯衣不捨與僧告諸苾芻昔日苾芻犯捨衣捨與僧遂被分張事成闕乏由是不應捨與僧衆可與別人若無知者雖捨與僧亦不應分若以長衣捨與衆僧遂即分者此二俱得越法罪佛言長衣捨與別人者時有犯長苾芻以衣捨與無識知人既得衣已默然而住不知還衣苾芻白佛佛言應還餘人教無識者若還者善若不與者應強奪取而守持之此捨衣者乃是作法非是全與然捨衣時求知法者然後當捨

緣在廣嚴城時諸苾芻為蚊蚋唼食爪搔瘡時遍身血出俗旅見時問其何故苾芻具答彼言聖者仁等豈可不畜蚊幬耶答曰世尊不許欲何所

畜報言世尊大悲此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聽諸苾芻畜其蚊幬苾芻不知當如何作佛言周十二肘於上安蓋蓋長四肘闊二肘隨身高下緣帶懸垂直縫留門致蟲還入佛言不應盡縫應留少許相掩作門熱應摇扇若下邊致入可以氈席或將餘物壓之勿令得入

緣處同前佛言用水應濾者時諸苾芻以手捉羅遂致勞倦佛言繫於杖上開羅取水如是用時仍猶勞倦佛言持三股杖以繩繫杖繩不肯住佛言近上應穿為三孔以繩貫繫或安鐵鐶寬開三股羅繫於二開羅受水瀉水之時淺出流地佛言用心瀉水勿令溢出瓶底無接隨處傾側佛言安捲勿令瓶動水在羅中急過不住令蟲悶絕佛言應可羅中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或砂或乾牛糞應以水淫安在羅中水猶不住佛言應作存水器苾芻不知如何作器佛言器有二種謂銅及瓦苾芻以手持椀遂致疲勞佛言不應手持可於椀邊穿作三

孔以繩繫之懸在一股叉上方便令牢應以羅角置在器中存養蟲命若其羅容水不下者應以滑杖羅外打之苾芻於不滿瓶內而觀於水不能見蟲佛言瀉水滿瓶令其不動已方可觀察才上有塵觀蟲不見佛言去塵方察若以小蟲示他人時將指頭示小蟲行急見不分明佛言應以茅端及草莛等而指示之苾芻得蟲並悶絕或時致死佛言應作放生器時於井口上而覆其羅蟲雖落水多覆水在中苾芻即用此罐滿而放下滿而引出蟲仍依舊佛言應以比器盛蟲放下至水覆之空而引出苾芻不解應別作放生器時有無器可得佛言可以繩繫羅方便投下斟酌蟲去然後牵出

[illegible]

水瀝鉤被純令覆而一下瀉多乘出井此是乞食之藏也若在寺者即以常用井索滿繩覆之如前安置少有別處依傍善鐵鉤可亦三指以鐵鉤內中捷起京者同前書鈎齊立在中下令至水掬法觸覆飲令深淺井亦得為之若別可迴轉成房覆若井深處或可別為盆時前可逆往河池為水竟時還須灌器物其油也去以此來聖教為本所制成是律罪有性遮違越經性重性罪之內無生家初者欲智人理宜存護若將此為經者何更重者善能作者現在得長命果報來世當使淨也且神州之地四百餘州出家之人動有萬計於一通水事存者著實僧俗生常見獲不許可一一門到口傳其當行人違揭披便使學道三藏坐禪四禪起為生滅心空理者不讀大乘所遣十不為初罪諱民受之且如有已見奉年入寺不過欲口故作受生更失者之擬指妙家知內用水日設千生可生既知數理宜為細蟲細家自將付物善嗟善惡護有令人將可之憑見求小的不見大乞水陸俱傍修生無數傷之罪苦求如之何直知東手象門任隨分取狀此云數生之人當墮地獄鬼為生淚得為人經今於為出乎此苦歸家國之際有步無苦盛苦善觀花物會共結慈緣廣如別傳此不煩也

時諸苾芻每用羅竟不數洗灌不撥乾不日暴不翻轉令羅疾壞佛言凡用羅者應爲洗等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濾大衆水徒衆既多遂生勞倦佛言若衆大羅遲水不供者應作濾水瓮苾芻不知如何作佛言若銅鐵瓦應作瓮形底下爲孔大如蓋許作蓮臺形可高四指上安多孔大如麁箸上以疊裹或用絹布纏以細繩於中濾水用了洗覆如上唯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第八張　貴

時諸苾芻以虱壁虱及諸蟲類懸棄於地彼便悶絕苾芻白佛佛言凡是生命不應懸棄亦不應隨處輒爲棄擲虱安故帛此若無者可安木孔牆隙壁虱置青草中此若無者置涼冷處若更有餘蟲可於所宜處安置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濾漉之水不觀不得飲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濾之水觀得飲不佛言得以觀察故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衆安居了應張羯耻那衣時勝光王聞佛許已便以羯耻那衣寄奉大衆勝鬘夫人及行雨夫人給孤長者及諸居士敬信之流咸送多衣以充僧用時諸苾芻但取一衣作羯耻那餘皆還主王聞是已報言聖者我等此物已捨與僧如何今者更重取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受取此衣隨彼多衣應差多人作張衣者當取其一作法守持餘應舉畜當爲僧伽作安居利物

第五門第五子攝頌曰

死後囑授別　委寄者身死　他方通聚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第九張　貴

若死對餘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誕生三子其最小者於佛法出家遊行人間去後未久父便遇病將死之際總命諸親告二子曰家中所有咸可取來彼便集聚遣爲三分二子人各與一其餘一分與出家者作是記已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彼二子如法焚葬憂惱而居彼出家者聞父身亡便生是念我有兄弟今可言歸爲其說法既到舍已兄弟相見共盡哀情兄曰弟不須哭父亡之日遺留一分財物相與弟作是念如世尊說死後與者不成善與遂不受之苾芻白佛佛言俗人死者有希望心苾芻死時心無希望此是俗人有希望心取時無過隨意應用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告餘苾芻曰當好瞻侍我我有衣鉢當屬於汝彼便看侍不久命終彼見身死便取衣鉢安已房中時諸苾芻共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第十張　貴

借問云者衣鉢今何所在荅言彼已
與我具告其事苾芻白佛佛言彼之
愚人生存在日何不相與死後方施
無知是法云死方與應索其物大衆
共分准分應與緣處同前時有苾芻
對彼苾芻分別衣物忽令身亡彼苾
芻便取其物置己房中舁彼屍燒既
焚燒已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云者
室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濾水羅尋
將此物來至衆內苾芻問曰此物且
來餘有多物何不將來荅曰房中唯
此更無他物餘人報曰有一苾芻是
共知友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荅
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苾芻白佛佛
言此是作法不應便留可奪取共分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分別衣彼
忽命過此便持衣捨與僧伽入衆問
曰此是誰物荅言我物對彼分別彼
遂身亡我持此物捨與大衆苾芻白
佛佛言作法應念雖對分別物不屬
彼當自取用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
衣物所對苾芻忽然歸俗後時憶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十五張

彼某甲苾芻曾於我所分別其衣我
雖還俗彼物屬我我宜就索既至彼
已報言聖者仁曾對我分別衣物今
可與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
芻以彼苾芻為委寄者即還對彼而
作分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苾
芻不應對彼委寄之人分別衣物作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
衣物其所對者是鬪諍人常與苾芻
諍競紛擾既懷瞋忿便欲出去共分
別衣人見去啼泣報言勿去強復苦
留而不肯住諸人謂曰汝勿留此好
為鬪諍亂惱衆人荅言如何我不留
住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委
寄之人苾芻白佛佛言若委寄苾芻
設居海外但令身在還指委寄亦無
有過時有苾芻於遠方指他苾芻
作委寄人彼便命過苾芻聞時已經
多日不知云何苾芻白佛佛言初既
聞已所有新舊物即於餘人而作委寄
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界外不與欲　將行不展轉　說戒[illegible]心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十六張

違者並招愆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雖居界外亦
與界內者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在
界外與界內人欲見佛不許時有苾
芻欲出界外臨將發足僧伽有事六
衆即便強令說欲苾芻白佛佛言欲
出界者不應取欲六衆聞已遂於界
外更互與欲乃至六人展轉相與苾
芻白佛佛言不應界外展轉與欲作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半月應說戒者
六衆便於界外欲與清淨佛言不應
如是又取將行者欲又於界外展轉
取欲清淨廣如前說佛言皆不應作
作者得越法罪
如佛所說安居了時苾芻可於三事
見聞疑作隨意事六衆苾芻便於界
外作隨意事又留將行者又界外展
轉亦如上說皆不應為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應可知人數　隨意任行籌　不與俗同坐
老少應隨夏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婆羅門　因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十七張

出外久逝多林生希有心我今試問寺中現住可有幾人既見苾芻問其人數苾芻報曰我不能知婆羅門曰勝光大王憍薩羅國所有兵衆尚可數知寺內僧徒何因不測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應知人數苾芻即便一一別數或時屈指忘不能憶苾芻白佛佛言應可行籌既總數已告衆令知苾芻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逝多林見諸苾芻勤加習讀繫念靜思見斯事已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便問苾芻於斯住處總有幾人彼報其數札已而去既至舍中報家人曰我欲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尒許人隨其僧衆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即於家中具諸供養時彼長者於衆集時遂至寺中報知事人曰仁當為我敬白僧伽某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衆就舍而食既白知已辭而去有餘苾芻從人間來至給孤園內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美飲食已敷設座席安置水瓮齒木澡豆旦令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十六張

人往白佛衆告其時至幸願降臨苾芻僧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人取食有五因緣如來大師不親赴請云何為五一自宴坐二為天說法三為瞻病人四觀臥具五為制學處此中為者欲制學處時彼長者准計僧數安置座物飲食亦然及見多人來至其宅報典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我為准擬既過先數其欲如何典座報曰有客新來尒須生喜荅曰仁若先言我當辦食苾芻默尒于時大衆有飽足者有被飢者苾芻白佛佛言典座應觀客數告施主知復有苾芻臨中而至佛言此亦告知我今為彼衆首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衆及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曰賢首人多食少可平等均行若人少食多者告言賢首大有飲食可隨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不依所制者得越法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水濾蟲及齒木土屑並令備足勿使闕少食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十五張

不撿挍者上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與諸俗人同座而坐時敬信者見便譏笑告言聖者仁是出家常修梵行云何乃與常行婬欲不淨之人而同一座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諸信俗人言合道理故諸苾芻不應與俗人同座而坐坐者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未叙同處而坐信者告曰仁已近圓因何得與小師共座荅曰此非俗人是出家者斯有何過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亦復不應與未近圓者同座而坐佛不許已時老苾芻與少者同座復有少者與老一處不相恭敬苾芻白佛佛言老少不應雜座若無夏者得共二夏者同座一夏者得與三夏者同座若二夏已去共大三夏者皆得同座佛既制已時諸苾芻在於俗舍但得與其大三夏者同坐座席難求佛言若俗舍內座難得者雖親教軌範亦得同座以物隔中無致疑惑

第五門第八子攝頌曰

不應居貯座　不誘他求寂　不為摴賭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張

亦不食席殘

緣處同前聽法之時應敷座席時有求寂亦居軟座因而睡著遂失便利汙其座褥苾芻白佛佛言求寂不應坐軟座褥時具壽舍利子求寂准陁來聽法時苾芻便與鞕枯令坐問言大德何故與我堅硬座物荅言軟座佛遮求寂報言大德我豈同彼有過失耶佛言若有用心求寂與其軟座餘即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訶責求寂遂便遣出逝多門外啼泣而住時鄔波難陁見而問曰汝何意啼荅曰被師訶責報言子来我當與汝衣鉢及鉢絡腰絛之類隨所須者不令闕乏遂喚歸房白佛佛言於弟子處訶責之時不應决擯可作帶體棄留眷念心還擬収攝應令苾芻開語求寂彼言我今不用彼親教師大德鄔波難陁我所須者咸皆供給我更不能往舊師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而鄔波難陁遂誘將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誘他弟子輙誘將者得吐

羅底耶罪是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有緣事時即便引佛法僧寶而為呪誓或引鄔波馱耶阿遮利耶而為呪誓有信敬俗人聞呪誓時作如是語我等俗流尚不引佛及師為誓仁等出家何故引佛及師而作盟誓是所不應彼黙無對苾芻白佛佛言俗生譏恥時合其宜然出家者本求實語不應盟誓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苾芻隨有事至即以衣鉢腰絛等物而為賭賻俗侶見時共生譏恥告言仁等豈可同俗流耶緣有事来便賭衣鉢斯非合理荅曰有何非理豈敢慈蒜而飲酒耶彼便黙尒苾芻白佛佛言俗人譏恥誠是合宜苾芻不應賭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每於晨旦於寺閣上遥望野田或見煙浮或觀鳥下便往其處觀有何物曾於一時見前事已躬往觀之於蘇林處有虎殘肉喜而持来入逝多林其虎尋氣来至

寺所夜於門外啼吼出聲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何意虎来大聲啼吼阿難陁曰彼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持来寺中佛言苾芻食虎殘耶白佛言食阿難陁如師子王殺好麋鹿敢其精肉飲鮮血已决捨而去然其虎類食肉既飽藏舉殘肉是故苾芻不食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衆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凡是上座見行肉食時應可問言此是何肉非虎殘耶又非不應食物不不問而受得越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 不為言白等 若得上價綾
賣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陁鄔波難陁因行人間過到此寺于時大衆多獲利物時諸苾芻雖見此二知其惡行曾無一人為解勞者時鄔波難陁白難陁曰阿遮利耶此諸黑鉢常生傲慢我等宜可為作惱緣且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利物荅言甚善應如是作遂即隱身

竊觀分物既見分已報言斯分不善是惡分張仁可白衆言欲分衣報曰分時不見今何處来苾芻白佛佛言欲分利時先白衆知僧有利物令欲共分所有苾芻不應輙去時諸苾芻重聚其物普告衆知不應出食即分其物時彼二人還自藏隱及衆分了同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先巳告衆仁何處来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鳴揵稚苾芻白佛佛言白告知復打揵稚方可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告衆令知復打揵稚共分其物二人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報曰豈可不聞告衆及揵稚聲即便告曰雖告衆知及鳴揵稚仁等豈可共行籌耶苾芻白佛佛言白告知復打揵稚并可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為三事巳如前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告曰具壽何故如是故惱衆僧告白揵稚并復行籌故不現身待了方出荅曰仁等何故云我惱僧仁等豈可對衆行耶此總不須我今出去苾芻白佛佛言雖作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張 貴

事仍對衆行若不現前即不須與斯曰善分勿致疑惑然諸苾芻不應故作惱衆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方僧竟便用種種上妙彩色內外圖畫此城人衆既聞長者圖畫巳周覽来觀者遂有無量百千人衆皆集寺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人衆所欽尚於大芏家得一毛㲲即便披服作玩好心入逝多林周觀寺宇發希有念便將毛㲲施四方僧（此中據言四方意與現前非是住僧也）如佛所說有現衣物乃至截為燈炷平等共分苾芻遂便割㲲為片衆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是念彼是上㲲我宜與直贖取將来旦起入寺至其門所見諸苾芻問言聖者我所施㲲人作何用苾芻報曰仁可隨喜我等割破大衆共分一人告曰我將作帽一云作靴一云繳膝一云㧝鉢巾報言聖者彼是上㲲因何截破宜應出賣既得錢貝衆可共分苾芻白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稱理是故苾芻若得如是上價㲲時賣取錢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一張 貴

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五皮不應用　餘類亦同然　若患痔病時
熊皮履應著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自相謂曰難陁鄔波難陁於此城中所有人衆我等皆從乞得餅直然於王家調象師邊曾不見施今可覓或容見與一人報曰應如是作然須豫設少多方計應取師子皮以為鞋履於繫象處上風而行象聞氣時即便驚走荅曰善計我今且去從彼乞求若得者善若不與者怖象未遲即於晨朝詣調象師處報言賢首仁等何太無来福心曾於我等不施少多餅果之直彼言聖者我等豈可繫屬於仁以餅果直共相供給六衆聞巳點頭唱諾弃之而去遂於他日著師子皮鞋於其象處上風而立時彼群象聞師子氣遺失便利驚怖奔馳時彼象師鉤斸象頂不能令住六衆遥見告言賢首急牽急牽荅言鉤斸不住如何手牽六衆報曰我能令住荅言聖者若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二張 貴

令住斯成大恩六衆曰共立盟言若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令住報言即與彼便急步至鳥下風鳥不聞氣即不驚走諸調鳥人問言聖者仁解呪耶荅曰我無異術若如是者云何令鳥怖不怖耶彼便以實告彼鳥師彼言聖者仁等如何作斯非法不饒益事若其王家軍勝大鳥因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聞微笑默尒無言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著師子皮鞋有如是過即告諸苾芻曰汝等從今不應更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法罪聞佛不許便用虎皮而為鞋屣佛言此亦不應然有五種爪牙等獸皮不應用所謂智鳥智馬師子虎豹佛不聽已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更有餘爪牙之類皮得用不佛言亦不應用用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痔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痔病幸為處方報言應用熊皮作鞋著時病差荅曰世尊未許醫言佛是大慈必應見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三張 貴

苾芻白佛佛言為病應著多重難得佛言若無應取一重并毛替其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四張 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揔攝頌曰(此二頌攝至第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及勇健 馱娑度尼法 因許高荅弥 尼不前長者 可與餘卧具 不合瀆水汙 第六揔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縱 擁前復擁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不應用五猛獸皮有爪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是時六衆用彼獸筋還同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衆便用皮縱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屧之屬若擁前擁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皆越法罪除兩三重草屣(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若也外國東郷為法令因緣許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為立其名

尒時菩薩在覩史天宮王舍城中有

王名曰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
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王名
梵授唱搭尼城王名大輪憍閃毗城
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
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
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為五一觀
族姓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
五觀母氏六欲諸天三淨母腹摩耶
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
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
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
日月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皆得
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
皆誕太子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
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令天地
光曜希奇各為立名用符靈瑞時大
蓮花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
影乾坤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
曰影勝(梵云頻毗娑羅)其梵授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
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
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三張

我子生時光如日出無不明了應與
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子之功能
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内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　生已蹈蓮花　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尒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
天子各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
非人輒為損害菩薩處胎不為胎中
血垢所汙辟如衆寶聚在一處不相
霑汙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清淨
妙琉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
見別母觀腹内分明亦尒母雖持胎
身無勞倦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
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
不飲酒於諸丈夫絶婬泆意十月滿
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暫時佇
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尒時大地六
種震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
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華上不假
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
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最後
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天王捧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三張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溫
一冷灌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
自然井現香泉上涌隨意受用又於
空中諸天下散嗢鉢羅花鉢頭摩花
拘勿頭花奔陁利花并餘種種奇妙
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纓
從空亂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
處說
内攝頌曰
阿私多覩相　鄔剌陁勸師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
私多善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
名鄔剌陁聰明辯慧數來參謁阿私
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
即於仙處而為出家後於異時共此
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
即說伽他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　遍照猶如日　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荅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　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　初出母胎彰此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四張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譬如金色滿十方　騰照三有皆明徹
鄔剌陁白其師曰鄔波馱耶若如是者今可共行往觀菩薩師曰子今知不菩提薩埵有大威神無量諸天悉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無由待入城中為立名已如其重出我望逢迎菩薩生時闡鐸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生闡稚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上象廐馬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發隣國諸王皆奉信物大臣見已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祚興隆王子誕生嘉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侍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現諸國朝賓奇珎揔集王聞告已心大欣躍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事皆成宜與立字名一切事成梵云薩婆頞他悉陁此是菩薩㝡初立字号一切事成是時菩薩乘四寶轝無量百千人天翊從入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懷憍慢立性多言菩薩入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臣曰諸釋迦子體懷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城

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釋迦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城中有舊住藥叉名釋迦增長時人敬重立廟祠祀但是釋種生男女已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敬礼時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曰可抱太子往礼藥叉大臣抱至時彼藥叉遥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所頂礼其足臣歸白王王聞是已生希有心今我太子於天神亦更為尊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薩第三立名

内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遥至
親觀牟尼形

尒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澡浴乳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養母便以上妙塗香塗摩身體具諸瓔珞授與父王王即抱持瞻視歡喜即便揔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解占相人知筭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宜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

者當為輪王普王四洲以法化世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勇健忠良能伏怨敵周圍海内無諸患惱人民豊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服袈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稱充滿世間時諸相師聞王說已悉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所說之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王復問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具荅一一別指三十二相具有廣文以共餘經及律藏事無差別故不煩錄

尒時阿私多仙人告鄔剌陁曰摩納婆比者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等宜往礼拜瞻顏各乘神通騰空而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去劫比羅城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既入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阿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隨入誰遮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遥唱善來奉吉祥事為洗足已妙師子座安置令坐王礼足已白言大仙

何事得來仙說伽他曰
國主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者答曰雖睡我欲暫觀
王便抱現觀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既
見已說伽他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暫時眠 所為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
大仙彼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
仙以伽他而答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有此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
近當得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
十九年捨王城去六年苦行當成正
覺復觀自身得幾時住得見佛不知
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見懷
慼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親觀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第八張 賁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悴
仙人答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來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燄 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虵一時來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弃無上法我前亡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為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為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
世人皆為邪心之所擾乱出言諂誑
不能依實時彼仙人而告王曰比日
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令阿私多仙
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致敬
慇懃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
將欲出城可為掃除淨修郭邑時淨
飯王勅令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
皆共脩營裝飾康莊塗拭清淨灑以
栴檀香水散以占博迦花幢蓋陵空
香烟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遣
播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
中或他方新至所有人衆皆悉存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第九張 賁

明日晨朝看大仙出衆既聞已各至
途中瞻望仙人步出城闕咸生希有
悵望而歸時阿私多仙還向本山繫
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
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
鄔剌陁來礼師足白言大師我本出
家求甘露味師所得者幸願共分師
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意求甘露竟
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劫比羅
城太子興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号
天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
家捨高慢心當自謙下勤脩梵行作
不放逸當於尒時獲甘露味說伽他曰
如來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尒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鄔剌
陁如法焚燒殯葬事訖剖捨憂慼遂
詣婆羅痆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其
鄔剌陁先是迦多演那種族時人因
号迦多演那仙人衆皆敬重時盛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第十張 賁

尼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為瞻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技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
釋迦菩薩為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為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患遂於三夫人處生猒離心所謂牛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為上首六千婇女咸皆捨弃於其中夜踰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將為無益遂即住情而為遊縱噉好飲食酥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於難陁難陁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倍上妙乳糜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敷草已端身正念加趺而坐心念口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加趺是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千魔衆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婆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

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嗢逝尼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謡歡會相次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百池五百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為王　有五殊勝物　因叙奇異事　廣說健陁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為五一者勝雄象名曰草山二者勝母象名曰賢善三者勝驢名曰海足四者勝馬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名曰飛烏其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八十驛驢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驛飛烏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如是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忽有不睡之病由此疾故於酥起惜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子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王更憎睡王乃勅曰若有人當在我前說酥名者當斬其頭王既無睡便於初夜與內宮人共為歡戲於中夜

時至象馬廐而為撿閱於後夜時觀諸庫藏自持利劔問守更人曰誰為警覺者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答第三問不相答者便斬其首由斯嚴酷隱燈光名共安餘字号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及內宮曰我親警覺尔何眠睡答言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達宵不得眠睡共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業王曰若非尔業誰復應為答言太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便廢王業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大臣應作王即便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如何為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

誰復應為荅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
詣百姓所同前問荅時彼國人番次
守更而為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
次念王言恐或當煞我遂於夜中掌
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
憂彼即以事具荅知識彼便報曰汝
家不遠有人名曰健陁羅何不相求
為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
肯為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
錢物必當為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
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為作即便
許彼健陁羅曰且當與半若我命存
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
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
及諸餅果王執杖人並皆命食咸令
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
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
具報所有因緣健陁羅曰幸願君等
為我忍望荅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饍
在腹未消云何不為問曰我等為君
欲作何事荅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
喚我令覺荅言如是時健陁羅即於
中夜以毛毯縈膝坐而覺瞌王於初

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象馬
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陁
羅汝覺勿睡大王欲來彼遂警覺王
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陁羅聞作如是
念我若初言即為荅者後時不然定
當斬我頭落于地即不言應三更喚
之誰為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
覺者誰荅言大天我是健陁羅王曰
健陁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
事善能談說荅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鵂鶹鶴飲乳　芸草尾身齊　斑駮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擅麩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陁羅　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陁羅曰
世有奇事且如鵂鶹鳥有毛無毛以
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荅
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
觀健陁羅至曉得鵂鶹鳥對王秤看
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
荅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荅曰
由王故然王遂默然時健陁羅愁過
一宵以手摩頭而還舊宅時賣香童

子持餘半物還健陁羅是時國中但
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陁羅求
其警覺為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
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何所思荅
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
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
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
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
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
緣荅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
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荅曰由
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
為警覺如前荅言我為警覺王曰汝
何所思荅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
何世事荅曰世有芸草以物椎打與
不椎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
然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
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芸草對王椎
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何
緣荅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
遂默然復於他夜三復問言何人警
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何所思荅
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曰有

告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鼠來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答曰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駮還有介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即得一雉對王果如所說王曰汝何得知答曰我先數知王曰汝有妙智答言白王故然王遂默然又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陁羅王曰汝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滿盆還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礙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即以盆盛沙瀉水令滿其水不溢三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答言是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事云何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水其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即以水和鹽王親自試

王問何故答言鹽從水出得水依舊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而答王曰汝思何事答言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言我思以水一升和一升麨攪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取水及麨對王和試王問何故答曰我本國人並多食麨常見如此王云汝能記事答言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絹布綺繡之屬不知何去三日我亦不知此物何去健陁羅曰此等諸物終歸為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為土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處去時王答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健陁羅曰此等諸物化為泥土云云如汝所說爛為泥上

內攝頌曰

伍光親問母　知從獼所生　與彼五百金
驅之令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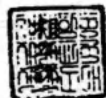
尒時大王既見健陁羅多有情智慧答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間種種事業我不能曉此有何因健陁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故為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健陁羅即白王曰王從獼生王曰汝今罵我健陁羅曰王今實說豈敢相罵如其不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陁羅搖地作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王臥息即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占我無畏我當為說王言與母無畏即便報曰汝昔父王多諸婇女因行他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一獼作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乎於時彼獼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有娠因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彼健陁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獼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衆人知如是事遂即賜與健陁羅五百金錢令

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二十張　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賢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鉢　鄔剌陁得果
妙駄鉢持油

尒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嬰此不
睡之病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令得瘳
念應可召集國內醫人療我此病作
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召集王即報
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
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
者然王舍城頻毗娑羅王有子名侍
縛迦爲大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
能療斯疾時猛光王遣使賫書往頻
毗娑羅王所書曰白影勝王可令侍
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
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
相迎時頻毗娑羅王得書讀已生大
憂愁掌頰而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
後恐更來須即隨言我境便是附庸
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相撓擾
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
悒王曰由汝多能解此伎術令我煩
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
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
王願賜教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彼
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
心即皆煞害恐行無道枉煞汝身侍
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己身何名醫也
唯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
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
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
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
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來
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
何不宜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
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
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晨陳設
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行往嗢逝
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
童聞大醫王欲向嗢逝尼國持一訶
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
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
等何故不爲醫療童子荅曰彼王所
患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第二張　賢

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
酥即斬其首為是醫人知王性惡悉
皆逃散無敢治者是時醫王報童子
曰法弟當知我為彼王以酥合膏與
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現
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
可往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
汝亦令彼王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
共進發漸至王城時猛光王聞醫王
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迦者既是王子
復是醫王應為盛禮迎入城闕時王
即令嚴飾城郭脩理街衢陳設儀仗
王及太子群寮人庶皆悉出迎是時
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衆前後圍遶
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
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瞀
病不得睡眠今時極重宜為療治醫
王荅言我當為治然須藥物其藥多
在諸國及餘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
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俱識或
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我賢
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荅言善哉隨
意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輒為遮止告
諸大臣并守門者曰醫王或可旦出
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須有出入
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已
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
白日或於夜半來往不恒人無怪者
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荅言
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散食時王
既食了已侍縛迦白王我今將得摩
伽陁國上妙美酒王令可飲時猛光
王生大歡喜去可將來是時醫王令
伴童子現相指授取尒許來王既得
藥尋即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
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
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酥臭王
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縛迦
來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既
知走已便白王言今覓不見走將遠
矣王更大怒便喚飛烏乘草山大烏
遠趁醫人繫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
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
是時飛烏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
追趁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烏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及喚言大醫王喚速來荅曰汝何須急
來食菴摩羅果飛烏荅曰我奉王命
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須受取報曰
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菴摩
羅果各共食半飛烏即念共食一顆
豈有術乎醫王取一菴摩羅先食半
顆餘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剖
其半顆令藥入中持與飛烏飛烏受
果即食時飛烏先患痢病既食果已
藥病相當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
醫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
一大象及賢善母象及飛烏使者汝
等好看勿令損失若有參差必獲重
罪囑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看
養飛烏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光
王既得病差是時飛烏却赴王所王
見問曰醫人何在飛烏荅曰王得醫
人欲何所作我捉得時當斬其首荅曰
王今病差百痛復除應合賞賜何因
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重賞
報彼大恩飛烏即作勅書報醫王曰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
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稽皇恩珎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
者請所賜物並迴與彼侍醫童子是
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王又遣
使人將大氎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
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
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
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
佛所奉上其氎世尊見施告阿難陁
曰應將此衣作支伐羅時阿難陁即
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
及羅怙羅隨應著用時尊者阿難
陁作上下二衣復與羅怙羅作僧腳
敧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
覩史多天宮殿之上有書佛語問荅
之詞頌曰

何處王為上　於染而染者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別離　說名為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
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
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
緣須至覩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

有便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
在版上介時得叉尸羅國有舊住龍
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
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
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
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
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
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
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甕
滿中盛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
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甕
而為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者即可
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
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即自
化身為摩納婆形并持金甕遍遊諸
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痆斯國
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
城中諸人衆等及以外来四遠商客
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問頌是我
將来若能解者即與金甕而為供養
乃有无量百千人衆悉皆雲集其中
有聡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
生希慕驚怖非常然無有能為解釋

者龍王唱言婆羅痆斯既無智人此
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
納婆曰勿為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
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来當
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荅曰名那剌
陁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那剌陁於
靜林中得信来至時彼化龍當前而
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来
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甕而為供
養時那剌陁聞已記憶告摩納婆曰
當為汝釋問曰何時荅曰十二年後
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荅言
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
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
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
時那剌陁與五苾芻先為親友往彼
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
甕来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
句頌者當與金甕而為供養然彼句
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苾
芻告曰那剌陁應往佛所而為諮問
那剌陁曰仁者佛出世耶荅曰已出
問曰住在何處荅曰在仙人墮處施

處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馳即往
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
八十隨好莊嚴赫弈圓光一尋以為
映佩明逾千日形若寶山色相殊妙
心神寂怡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既得
親覩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
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
王位如久積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
時鄔剌陀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
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隨彼
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當機為說四聖
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
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
見實諦已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願
於佛善法律中而為出家成苾芻性
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為摩納婆解
釋頌義應先往彼為其說已然後出
家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
頌義未解宣陳既無辯才設往何益
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為我
說其問頌彼若說已應如是答
第六王為上　染處即生著　無染而起染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愛　智人於此棄

愛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為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閑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為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葉若更
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
答曰在施鹿林中鄔剌陀受佛教已
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即
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録佛在鹿林
中時瞖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鄔剌
陀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為婆羅
門身往世尊所此婆羅痆斯有大婆
羅門解三明書及四明論彼若見我
為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婆羅門生
高貴族何故自卑向喬答摩處復作
是念作本龍身往世尊所龍有多怨
恐為障导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
尊所即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
并九十九俱胝兵旗扈從千子圍遶
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

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
人衆而為輔翊於王頭上持百支傘
蓋威光赫弈猶如日月往世尊所尒
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衆之前而為
說法時諸大衆遥見輪王無量百千
軍衆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
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
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
心生貪著願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
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
尒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
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護持遂便破戒
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還起
詐心誑我徒衆汝今還可復其本形
龍王白言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怨惡
恐有衆生共相損害尒時世尊告金
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
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
而行是時龍王從坐而起別至一處
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
婆羅痆斯城尾在得叉尸羅國（相去有二百驛）
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醫羅大
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霑汙形骸臭

穢可惡常有諸虫蠅蛆之類遍其身
上晝夜唼食令他嫌耻不樂觀見是
時龍王即以本身詣世尊所頂礼雙
足却住一面時諸大衆見此龍身恐
怖可畏雖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
者見此龍身麁澁鱗甲皆悉劈裂癰
潰膿流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
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
是何物來世尊前尒時世尊告諸大
衆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
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
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
佛說已各懷憂惱默然而住龍王白
言唯願世尊為我授記當於何日捨
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人壽八万歲
時有佛出世号曰慈氏十号具足為
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
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
十四河駛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哉
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
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旛
國作是語已頂礼佛足忽然不現
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

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濃血
廣說如上佛告諸大衆欲知此龍宿
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
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
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
出世名曰迦葉波十号具足在婆羅
痆斯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此龍于時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閑三藏具習
定門於寂靜處醫羅樹下而作經行
以自策勵于時醫羅樹葉打著其額
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繫心疲惓從定
而起策念經行葉還打額極生痛苦
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
于地作如是語迦葉波佛無情物上
見何過咎而制學處令受斯苦白彼
猛毒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
醫羅大樹生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
諸蟲蠅蛆唼食臭穢非常汝諸苾芻
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苾芻壞醫
羅葉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

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
故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乃至說
頌如前
尒時鄔剌陁仙人詣世尊所頂礼佛
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
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善法律中出
家修學佛言善來苾芻聽汝出家可
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
髮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
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鬚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鄔剌陁既出家已諸同
梵行者不知云何喚其名号以緣白
佛佛言此苾芻姓迦多演鄔應喚此
姓即以為名時諸苾芻即依此喚尒
時佛告迦多演鄔曰然於世間有二
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
纏於此二見常為固執煩惱不除恒
懷我慢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
演鄔由無疑惑自生智慧正見現前
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
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

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
那於此二邊勿為執者如来常依中
道而為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
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
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
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
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
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
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
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
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
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
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
為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悟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㝵如手撝空
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
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
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
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尒時嗢逝尼國人多疫死喪與相次
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白
王曰王今宜可修諸福業或云供養
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呪術藥法王
聞議已祈請攘灾悉皆脩作冀除疫
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
若有沙門婆羅門等来入城中能除
疫者即當報我尒時如来大師知此
國人多遭疫病死亡無數欲存救愍
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世間無不
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中
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
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
度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
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趣
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
覺花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
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
在中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
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
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
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
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

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瞖膜無善根者
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人
天路安隱無㝵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嗢逝尼國猛光
大王并後宮婇女及諸人庶世尊觀
知大迦多演那苾芻能調伏彼即便
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觀察嗢逝尼
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婇女并諸人庶
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
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痆
斯次行乞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
苾芻往嗢逝尼國路次達掣鞠社國
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尊者故舊
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
髮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号為
妙髮有音樂人從南方来見女妙髮
頭髮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
門此女頭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
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答曰汝要

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
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
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
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為夫新死
心懷憂感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頰
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所以
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
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
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
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白若
尒樂人買髮酬直千錢可取其價以
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
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諸樂人所告
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千
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答言老母當
時我等要須此髮今乃無用若其出
賣可取半價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
髮將去
尒時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靜處安心
而住婆羅門妻詣尊者所頂禮足已
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
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
請尊者曰我眾極多卒何能濟問言

聖者眾有幾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
善尊者默然尒時老母知受請已禮
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
旦敷設牀席貯淨水往白食辦願
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
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
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
妙飲食食了嚼齒木澡漱訖屏除鉢
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為說
法問言尒女妙髮今在何處答曰容
儀不整未敢輒來雖阿羅漢不觀不
知即便繫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
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即命出房至
尊者所以殷重心禮尊者足退坐一
面母曰此是妙髮雖知輕觸請與尊
者為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
緣事須諮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
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
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瓔珞之
具穀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邑母
曰我是貧家詎當見與如是勝事尊
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
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

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
為其母女亦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
起去漸漸遊行至嗢逝尼國纔入城
中所有災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
白王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
纔入城內所有災患半皆除息王曰
此誠善事應申供養時諸婆羅門來
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
事是我威力災患半銷未久之間悉
當除殄何因今說白彼苾芻諸苾芻
咒願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
王告臣曰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容儀
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災疫半皆除殄
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
除障事是我威力災障半銷未久之
間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
誰功力卿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
門至烏麁中於不淨地以麁米餅投
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時兩朋皆
問大王今日設食
如何諸臣白王如是應作即於烏麁
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婆羅
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

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貧王但以麁餅惡糜澆醋漿水設婆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尒而住彼去之後苾芻次來問言聖者王所設供其味何似荅言賢首施主所惠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復告臣曰卿今更可於為廚中清淨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敷好座席敬奉名飡欲出之時彼如前問婆羅門曰卿如剎利灌頂大王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廚饍事難一准因何今日不見嗤嫌彼便默去次苾芻來問如前荅門人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為廚馬廄亦然淨儀精廚問荅相似王聞語已作如是念諸苾芻衆是真福田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迦多演那處礼足而坐尒時尊者為王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礼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衆明就我宮為受疎食尊者默許王見受已礼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晨

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人往白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時尊者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將諸苾芻詣設食處就座而坐

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僧衆整容端坐双攝諸根鼓樂聲了王問尊者曰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者荅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善惡王曰諸根內閉容可不知對境馳心何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便而告王曰王今頗有合死人不王曰欲須何用荅曰王可以鉢平滿盛油置彼手內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滴墮于地者當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置妓女奏諸音樂還來至此問持油人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人來至問曰美女容儀音樂好不荅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汝有眼耳何不見聞荅言大王若我油鉢一滴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攝屍在地我於尒時恐鉢傾側怖頭落

地一心持捧辛苦迴來何暇能知美女容儀歌舞善惡王遂無言默尒而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王此人但為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殷重正念不為縱逸善護自身況我苾芻於諸歌舞並皆捨弃此是多生苦痛因故寧容輙更欲見聞耶王觀油鉢審察甘心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時太子諸王內宮婇女及衆士庶皆來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苾芻時衆食了嚼齒木澡漱已畢除鉢器於尊者前三居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妙飲食供五百聖衆與我等不尊者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隨念皆來無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已貧窮遂自剪鬘賣得五百金錢於我徒衆敬設名飡斯成希有

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鬘價直五百諸天婇女難以為比當須審察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來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鬘得五百金



錢奉為尊者大迦多演那設食供養
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即行
尋問展轉遂至達拏鞠社城既至城
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暫
憩息已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
出来問安隱不母便問曰仁今至此
欲何所求荅曰欲求妙髮以為瞀事問
言為誰荅曰為猛光王以充國后母
日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
日其物幾何母曰內莊嚴具數滿五
百外諸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
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者聞
已馳還報王白言大王我求得女王
日尒共何言荅曰我報其母王取充
后王曰彼索娉財使具說王聞報
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銜王
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
佫禮儀前後行軍盛嚴旗鼓從達
拏城將至嗢逝尼國既入城已即於
是日所有疾癘並悉消除國界休寧
人民安樂因此嘉應遂共号曰安樂
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第二十四張　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丁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第二十五張　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欣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樓上遙增長　婬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尒時猛光王住嗢逝尼城此有長者
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為興易持貨
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盛
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日中瞻壁
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象
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染心便以
花鬘遙擲王處墮王肩上王即仰觀
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
顧眄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涂意
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荅曰
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
蓬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象
步入其舍歡懷既暢便即有娠智慧
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
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
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
王今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即以上真

珠瓔珞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尒自取如其是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憂愁遣使白王我已有娠舊夫將至今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便令彼不來女便默尒王與彼信我今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某處求來既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抱兒置內白氎通覆上絡珠瓔密合其箱朱條急繫紫鑛印上報婇使曰可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衆牛隨路而出行至箱所圍繞不進時猛光王與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繞箱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群聚而住使者日門有一箱絡以朱條紫鑛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白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第二張　戊

者持箱既至三所即便開印乃見珠瓔及以孩子王識珠瓔報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去是汝子夫人得已即呪願曰願兒長壽令此孩子與作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護又安樂夫人親為撫養母亦改号名牛護母

于時北方得叉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園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臣白言有嗢逝尼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絶與此不殊彼有賈人來至於此王遣喚來既至具問聞其富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我欲伐彼其三即自親整四兵向嗢逝尼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犂作王觀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第二張

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國彼是客來遂被欺陵隨處逃竄誅日猛將何所用為王若比來以我為爪牙者久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中言話未畢婦來餉食縱蒸為器夫即洗手將欲就食顧眄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飢色我貧窮者有此麁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飢取命終即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餐其婦便以歡緣乞盞酌酒令飲王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之王有智策善閑時務復更思曰於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彼人去相欺慢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令彼於我深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時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第四張　致

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
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
善知友尔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塗
身湯水沐浴為設飲食馬須好飲恣
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莫
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
名曰渴沙來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
大臣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
思量於其書末并為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己之國土
亦當勤守護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
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從他降
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
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曰知識專
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
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
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
內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
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
書報曰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深寓
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
疑雖逆來心我無違出然此太子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第五張

曰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
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因
勝歡懷共盡送解兵圍旋於本國時
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
敵已如雨散自己國王急當求覓四
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圓
勝抽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
除怖辭汝言歸尔若入城當過我宅
答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
何後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
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
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
本城門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
人來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遂入宮
中後於異時嗢逝尼城有大節會遠
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智
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
眾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
首凡諸豪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
處能見其人一謂彼他戰破二謂他
所欺迯三謂身為人主喪亡家國餘
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觀聚集夫
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第六張

之告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
在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
妻送至王所王纔遙見尋便驚歎喜
唱善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得至答
曰故來奉覓增長見王坐師子床諮
白輔翊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
意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
便離座脫去天冠王先闊額增長既
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
王即便威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
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
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
闈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勑內宮曰
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
以臥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
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內
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
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愧恧前
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遂戶王曰汝
今住此共我治國增長答曰我是耕
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去我若得
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牽
入嗢逝尼城令乃方去我是耕夫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第七張

搖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
尒王遂強立為國大相創為宰輔供
膳尚麁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
不荅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
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
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
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
時人号為增養從此已後故名增養時王問汝得好
不荅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相
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
聚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
荅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貴王曰
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尒後於
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
敬增養故方便為問今於國中現有
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總息
時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
除殄王言不可次有諸臣各呈異見
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荅
曰若作如是計方能消滅王對諸臣
遂然其策將為當理諸臣見已各生
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
共為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荅

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曰
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曰有恭
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
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
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問增
養曰比得好不荅曰家中人衆以我
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
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浴訖
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
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誡非過咎又汝
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荅去待我食
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到汝宅與
汝同餐荅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
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
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三
令使喚去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
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
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
非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
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誕家
人又曰姊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
落此人今日定遭王譴事乃不遲既
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

使報去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
去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
已自乘大象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
今欲食荅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荅
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
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
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
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
悉皆戰懼互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
耕人今者同襯與國王共食又共議
曰知欲如何王既共餐事難輕忽我
等從今不應致慢若不敬者定招禍
患衆然其語共生敬畏
王於異時又問好不荅曰有一大臣
是王親族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
我若作言斯成有哥至於進退汝自
當知荅曰我所作者願王不責王曰
我無怪責增養異時隨路而去見二
童子貧無親屬持彈并丸在道而戲
時有婢使頭戴水瓶在傍而過一童
子曰我以乾丸彈破作孔一人又云
乾丸作孔此未希奇我彈溼丸而掩
其孔此成奇事既共議訖即以乾丸

彈令作孔次彈溼丸擲之令合于時
增養遥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念
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屏除
怨罵問二童曰汝是誰家子荅曰我
無親族隨時活命報曰若尒可於我
所共汝為活荅言隨命既蒙収採問
曰我更何為荅曰汝但習彈後若見
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口
內荅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為爭
覺童子即以穢丸選彈口內彼便吐
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恥辱更
不相陵王復問言汝得好不荅言王
之內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曰若
如是者我入宮時汝来門所問言王
在何處若言在內汝可語言万機之
務棄而不知鎮處後宮何能辦事又
若見我在內住時汝於側殿在我牀
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為汝舉足令
上荅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
臣位别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斯
理王曰是我所愛汝復何懲如是作
時中宮於汝不敢輕慢彼便默尒後
於異時来入內宮問王安在隨王言

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與舉足內人見
時皆不忍可欲致恥辱王言汝莫是
我所愛此有何辠然相謂曰共見此
人受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為輕慢王
若知者於我加刑從是已後悉生恭敬
王於異時問言好不荅言今時得好
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
樓上談說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
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去曲女城有
或去出氈蓋城中有去諸餘城國且
未湏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
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絶如天婇女在
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
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
於其夜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
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
来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婢
即依教為其洗浴揩摩身體時有一
人復持五百金錢来詣門首報言我
欲来宿然此婬女常法如是後有人
来殺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
猛光王容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
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剎帝利種

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婬女起罪
惡心非理枉煞彼所零淚落在王身
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淚落荅言
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
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
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
出不荅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劍共相
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
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
處我命須存荅言其處容可走出然
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為走
路王言汝行指處我識拔之女指其
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
能得出

尒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
住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
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
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
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
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蒙庇廕元由
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
遥望厄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
語聲盡力揺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

隨糞而行不淨露身辛苦出外天曉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為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人處夫人倉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聞已泣淚横流即以竹篦刮去不淨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衆妙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集臣即招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於其坊處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喚即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採令遣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祥行詣王所王既遥見高聲唱言善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呪願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

隨我力能薄閑多少王言大師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尒命存王既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算從今已去絶其封祿婬女善賢宜將頭髮繫惡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宅以驢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答言大王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便即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君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為封邑婦曰若如是者我欲牸牛百頭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為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以寶莊嚴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所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可直說宜作頌言從王乞願送至王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卒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

其事

我願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欲馬寶車
女愛諸瓔珞　家中有婢使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妄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答遂其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語婆羅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亦心相助平論萬機答言大王我是婆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事時王即便强立婆羅門為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既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身多癬疥問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女兒同眠宿不答曰非直同歡枕席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曰豈當得有如此事耶答曰王當目驗是時增養即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多酬藥直凡所須者我無有悋醫人

為療恙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
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
遂將為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
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瓔珞好自
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
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
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今即奉請
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
餚饌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
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
星光遂於帷內遥擲小鞠琴即褰帷
報其父曰過我毱來王見少女顏貌
超絕遂生染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
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曾未
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
將去王即威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
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闈愛著星光
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白
所言即令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
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
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
垢衣臥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
答言大王由天瞋我今遭禍患王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十七張 收

汝曾於天何所求願答曰王使我父
往伐渴沙當爾之時我於天所心有
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者
我若婢時所得夫主騎其背上令作
馬鳴王今娶我豈足內人誰能為我
報其宿願凡為欲愛所牽無所不作
答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為我願無
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
默然立汝於天更有祈願答曰更無
求願然當時復作是念令婆羅門
大臣呪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
此亦可得婆羅門大臣我之自有彈
琵琶者此可方求答曰可為求之于
時健陁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
嗢逝尼城遂與婬女共相交涉既生
染著情亂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
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婬女見其
窮匱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耘復無
庄店興易唯仰交遊聚集以為活命
若有財貨可即持來無即須行宜容
後客答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
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
勿苦相驅許我宅中始知相愛婬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十八張 收

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答曰我
悉為之
是時婬女情欲驅遣既大便已遂以
棄核安其糞上報曰汝可以齒齧去
棄核彼便齧取女即以腳踏其脅脊
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
是不淨穢人當離我去即驅出宅其
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
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
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
處可求答曰有健陁羅人客彈琵琶
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
當如是作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
命大臣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
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脊
背淨行大臣為王呪願琵琶發響王
作馬鳴時健陁羅作如是念七重樓
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人所弄
情發於衷乃為歌曰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織誒汙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
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十九張 收

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住此
便與五百金錢遠駈出國後時大臣
諫曰凡為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
王聞忖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
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
髡彼鬘耶荅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
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獻互譏誚汝
頗方便能令其婦髡彼鬘耶荅曰無
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
為好事長情之智必有長情之婦其
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為交好既得意
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
我索者悉皆為作荅曰雖有愛言豈
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
過荅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髡其
鬘我令疑汝定不能為荅曰但看剃
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着故弊衣卧
單牀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
是荅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
能酬賽令天神瞋於汝生嫌隨汝所
求悉皆為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聞
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荅曰仁先在
家未有仕官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

我夫主三公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
来當剃其頭鬘供養天神自今已来
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曾受樂遂忘
賽神由此愓心致令天怒我令定死
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為我
宜可聞奏悉為辦之妻使附信報增
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為作婦既聞
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来我
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啓王事
辦請更不疑大臣若来願知此事王
曰已知不勞言說時彼大臣来至王
所白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
六月中不出庭户願垂恩許得遂所
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鬘既
慚着耻不出于外其婦令使報增養
婦曰頭已髡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
王聞大喜即令使者笑大臣来于時
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既至王
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
頭鬘現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
耆耻外愧於人曲脊低頭一無言荅
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為事了便自
静誤昌言告衆曰若被女人如是輕
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屏
處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
耻辱耶荅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
不其姊妹子妙閑幻術告曰大臣增
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
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耆耻荅言阿
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荅
言舅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侶於
大糞聚化為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
婦顏容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
有大衆商侶来至城者或王自看稅
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
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
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
惑人心纔覩見時即便染着報言少
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侶捴
放稅直荅言隨意報去不應盡日丁

待夜中幻師即便揜畫為夜增養共
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咽因茲睡著
幻師遂乃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
枯骨卧糞聚中大臣即去白言大王
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既至
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
豈噉宍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
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為寧當
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
我今宜去就彼尊者大迦多演那處
投求出家即行就礼白言大德我欲
出家尊者即與出家授五戒十戒已
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
摩經時猛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
遂令還俗如昔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夭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人聲八夢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
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
我今宜可試其智策令使喚來告言
我於內宮少有營務須經七日汝可
攝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
於刹非利賞罰適宜有犱非者官司
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
答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
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
勿禁姦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
每於國事嚴加撿察至經七日尋自
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
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然於姦私
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
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
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己妻室亦無妬
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客寄
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
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
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
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
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
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
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
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
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收
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
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陀羅
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答曰是牛
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
言字某答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
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
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
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
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
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還歡喜後時
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
婢便白母母曰任來婢還報已遂乃
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
而哭母曰汝何意哭答言阿母顏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二張

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我是汝母更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佘來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慇懃致敬女隨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名字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即為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憐念既至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詐佯病而眠時彼娉使來買塗香報言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看也答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娉歸報知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答言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答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病念答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皆為辦答言阿母我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寒人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

念我懷瞋色弃背而來彼更於我倍生殺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事為問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便喚女為說店主久故懸情彼是汝叔遇病嬰纏不暫看問答言阿母豈無醫人為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為歡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答言不知母曰從羯所生今得為王有大兵衆汝之夫主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健陁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汝自知時可來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當紹帝業若健陁羅共妃生子此若為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即便與藥告健陁羅曰汝共彼女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健陁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家既至舍已見健陁羅與妃一處寢臥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二適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即便還店既至明日三語太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大王夢見我眼觀覩王曰汝如何見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心耶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雙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為商主婦其夫持貨與易他方我歸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羣賊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旋更破商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

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婬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妒情以此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妒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尒時嗢逝足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我若不去既無別業餬口交無宜可携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庵為畋獵事煞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獵人處獵人記識遥唱善來王便下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供侍即持弓箭行凄荒林時王周瞬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惱既經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六張

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便於王處起慈愍心遂得託生四大王天三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我與交通無宜輕棄即便安慰置在傍邊時王大臣周旋覓共至王所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還至城闕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若有舊住及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中宮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任意樂與外人交通不以為過又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歡遊鼓聲纔動即須還入若有違者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王宮鎮被幽禁時諸宮女皆夜出外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為護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外覓別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外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七張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被年少容華情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受其言即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正告曰汝可共我為相愛事報言暫為持燈待我計筭賞用之數方可隨情時彼男子取受既多辛難周悉遍宵計筭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違更住星光弃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可須臾共為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頭我無二首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為歡戲不答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嚮遠聞流遍餘處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教令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瑜健鄉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答言彼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然家聞王自來定為非義答曰丈夫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八張

事好悉須㕠汝宜住此我且他行荅
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
為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遣大臣
諫便往嗢逝尼城遂於夜中見星光
女問知是巳復覩儀容挺特舉世無
雙報言剎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
我共為歡戲荅言隨意可數氈席王
曰汝可數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愓不
敷卧椅巳徹天明鼓聲既動女便欲
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荅曰王有教
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斷其命我
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
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
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
歡不荅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
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
將来王讀印巳告增養曰其出光王
將大軍衆来入城內無人警覺與我
宮人密求歡愛寧得於彼為放捨耶
荅言大王此迴竊至我不豫知如若
重來必不相放
時出光王還巳聞知遂告大臣瑜健
鄔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九張

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
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
去為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
引臣亦隨行至嗢逝尼城止一宅內
增養覺巳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劍
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
勿放男子時瑜健鄔知其事勢作如
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弃捨
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著婢
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驅行
去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
衛人謂是婢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
弃瓶而走增養入宅覓王不得但見
瑜健鄔即將見王報由此人令出光
王走時瑜健鄔前白王曰我比蒙王
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
臣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
王乃大責增養曰何有敵國害王來
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走去若餘方
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
巳驚惶思求方便時是南方有機巧
師新來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
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荅言我且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十張

作壁有成功是時增養遂藏王家葦
山大象過告城邑葦山大象走出外
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嚮巳報
工人曰應以木作葦山象形彼即隨
言作機關象於此象中安五十人為
糞及水多貯象內告言汝等宜動機
關可令此象往憍閃毗不遠而住王
若四兵共來看者象可迴還若獨來
者即捉其王置於象內急走歸國工
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象至憍閃
毗不遠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
使者見象奇絕咸共觀望有說此象
從山林来復去此是猛光王所失大
象遠来至此有来白王說其所以比
聞猛光王有葦山大象世所超絕白
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
人皆来瞻視王聞是巳極生大喜告
瑜健鄔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
四兵多持羂索領諸人衆共出城閭
看牽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皆為扈從
雲屯俱集坰野時象內人見王兵至
遂便却走大臣奏曰於縛象事王先
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十一張

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
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爲內人
見王獨來即便住爲王至爲所諸人
便出捉王入爲遂動攪鬧猶如疾風
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叔勢有大
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
遂多加兵趣至國界大臣告曰既至
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既被將
別思方便
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嗢逝尼城增
養大臣將出光王至憍光王所白言
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椎鐘鳴
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闐壹王
勅增養曰可依國去棄彼出光臣曰
此出光王於調爲法善知其妙王若
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
解盡妙術除棄不難王曰若如是者
卿可自學荅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
如何當害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
誰堪就學荅言王女天授禀性勤榮
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就學當盡
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
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爲文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十二張　成

以愓儻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
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
死不疑即便儻愓就學其文時瑜健
鄰在憍閃毗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
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
不存別求紹繼瑜健鄰妹名曰金髮
攢巧多情信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
宜往嗢逝尼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
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興繼嗣聞已
嘿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為外道女
形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去至
嗢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
命存不門人荅曰彼王於汝有何怨
惡荅曰殺夫并子財物取將門人曰
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為經書如是
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荅遂
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臣影蔽形與
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
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
眄荅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覩
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為
法荅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
相我於彼邊隔愓而學荅曰寧有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十二張　藏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
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能
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褰帷自擊彼
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褰帷覩王顏
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母賓
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主與我通
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
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剎帝利
王灌頂受位我為方便令契汝心既
遣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
念于時金髮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
當安心勿為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
王學調為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屛
處瓔珞上覆草衣自号春花佯作癲狀
即便行詣嗢逝尼城遂於街巷癲狂
之所或臥或起口出狂言而為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為樂　我即是春花
共為遊賞事
若有人識去此是瑜健鄰者即解金
瓔密相求及若不知者去是狂人不
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
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窺覦得
至出光王家晤申言議後時其女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十一張　六

授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為重戮可
殺為方便走出為佳出光荅曰若尒
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
且讀其文走策駈馳未覩日見願王
與我賢善母象隨意乘騎看其去就
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
語掌象人曰賢善母象可與天授隨
意乘騎或旦出中還或晡來昏去或
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時
晨至時瑜健鄰作逃走計背負象糞
以出城門門人問曰眷花用糞何為
荅曰王家設會克歡喜園人謂枉言
不以為意以草裹糞於憍閃毗路挂
在樹枝象屎乃臧負持而出門人見
問荅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
笑竟無採錄還於走路乃挂樹枝時
出光王與其大目及金鬘天授並於
某時某處期欵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天授乘其母象到所期處大目金鬘
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
即彈琵琶大目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為商主　得還憍閃毗

畢我忠目願　長歌且為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
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
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
乘賢善象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
驚怒告曰汝可急乘摩山大象趁彼
惡人將來見我即乘大象躡路而去
大象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鄰即於樹
枝取其象糞弃地而去大象遂齅不
肯前行遶巡之間母象遂遠經多踰
繕那復還趁及瑜健鄰取象屎乃擲
之于地大象復齅更得前行至自遶
壇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
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象亦被將
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
問之曰有何消息荅曰已走至國無
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尒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
即請命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
知識貧窶無依遠近星奔皆至王所
廣行檀捨為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
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
詐術將得汝來夫人曰我父亦行詐

術囚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
將汝父來至憍閃毗國為織師者我
即不名為出光王也彼懷瞋忿默尒
而住
時出光王語瑜健鄰曰卿頗能得解
我憂耶荅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
繩繫猛光頸牽來至此令學織工荅
曰將賢善象天授隨來安隱歸還豈
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
不既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奴取嗢
逝尼城所須貨物覔好商主求妙美
人瓔珞衆身皆令具足為商主婦作
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嗢逝尼城其
猛光王聞大商旅來至我城王自出
觀奴其稅直既至營所問言商主住
在何處引人指撝王便到彼開門而
入直進中庭覩商主婦顏容挺特昔
所未見莊嚴美妙逈絶人間於此城
中無與等者王起染意報言賢首共我
交歡共曰此是林禪隨意所須既為
欲染嬰纏無所不作即便坐卧共作
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
以衣遍覆復令四人舁林大衆歌唱出

嗢逝尼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
從者亥復揺鈴而為歌曰
人間致子能食月　毗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婬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亦
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
不知王之去處增養佐王隨處求覓
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憍閃毗國
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
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鎖
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輒報天授後
時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
猛光王因有少緣出織師舍于時出
光樓上遙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
王先闔頷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淚
文襟作如是念今此惡王蹋頸我父
到斯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
不名為天授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
王性利根知其懷恨告大臣曰我於
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為彼洗沐身體
嚴設香湌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使
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
作如是念我若即令為殺方便彼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第十八張　溫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
強為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著垢
弊衣卧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
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有願
不酬答曰我先所許并不可求王曰
汝何所許豫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
為辦答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
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達
憍閃毗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
飲食日既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指端
纏至于頭與置城頭我即為王設大
施會命婆羅門衆數滿千人咸興供
養大王今日多有內宮豈復於我能
生憂念以此籌量定死無疑王曰此
即是汝為我祈天更不須憂慮皆為
作從是已後作殺方便即於城下繫
二狗兒日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長大
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
心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
湌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
自支持既滿七日天授遂喚諸結鬘
人汝可廣緣多作香鬘速將來進勅
瑜健鄰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第十九張　映

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
餘衆諸大臣輩各作駝馳不欲令知
內宮密事時瑜健鄰奉勅皆作掃拭
街衢香水灑流香爐寶蓋無不普薰
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
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適合
舞妓翩翻當此閒時天授遂即將王
上城令其卧地以花鬘纏繞從足至
頂間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
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鵄
烏鵰鷲野干之屬食肉禽獸舐舔殘
骸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懾傳
去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
隅因此命終被犬所食人衆聞已歸
叫喧聲振鬱推胸喧滿城郭時諸苾
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園諸
大臣等衆聚共議何為大王而自上
城城下何因有犬來食諸臣僉議見
花鬘緣方知定是天授豫為惡計然
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
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
怨讎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
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第二十張　藏

何業由彼業力生彼犬食佛言諸苾
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
熟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遮護出光作
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
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
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
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无佛有獨
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
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人間遍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
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
大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
一無愆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
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臣
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
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生
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
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
純白報若作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
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第二十一張

芻當如是學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死嗢逝匿猛光
王無有怨敵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
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
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婬女
有云大王得叉尸羅城下名圓勝於
此城中有一倡女顏容殊妙善六十
四能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
纔相見時不生愛染王纔聞說容顏
智慧即生愛著無增養曰鐵使速求
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
交歡答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
是王怨隙彼即常在得叉尸羅王自
往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答曰我今
意正事不可遮御住於斯我當行矣
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
時王即乘革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
路中有石杵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
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瓔價直
千万與彼淫女便共交通時嗢逝匿
城大臣人眾婆羅門等怪不見王莫
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
知又曰王既豈足內宮更何所覓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二十張

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
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君等何
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當見問
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
忿報言仁今煞王欲擬自立能出如
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
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
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
人見增養愁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
事憂惶答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臣
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
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
麥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廄馬所當前
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
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糠麥
馬雖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
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
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
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
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
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
便往彼舉鞍欲披馬遂奮迅變異形
儀告言大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二十三張

便拔刀荅言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
是騎馬人乎荅言不見報言智馬藥
叉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
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荅曰丈夫
共立要期我當爲去勿更將我重至
此間荅曰隨意共去我不須心即乘
其馬漸至得叉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張　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戚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攝頌在前

尒時猛光王在得叉尸羅婬女之舍
見增養来問言卿何爲来即皆以事
具荅王曰我且歡樂待七日滿當可
共去日既滿已往石杵山自駕其鳥
鳥遂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鳥
鳴聲作如是語我聽鳥鳴知其意趣
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
聞說遂即共王同乘其鳥隨路而去
至一陶家有坏瓦器爲使脚踏瓦師
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
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譏於
我唯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
當憤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鵽鴒
鳥當道生卵爲脚踏碎鳥見悲叫增
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
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行
婬女舍是不應行後當重憶尋路而
去復於路邊在一樹下乘鳥而過於
樹枝上有一黑虵纏身垂下欲螫於
王增養見已便即拔刀斬爲數段落
地宛轉增養曰此不應作而強作之
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已經
三度後當憶念復於他日爲乃速行
不肯緩去方欲至城增養白王前有
相師作如是語爲行百驛還向南海
飲水充虛看此急行定不肯住當抱
樹枝縱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
詣一園中任鳥走去王語增養卿今
可去竊報安樂去我今至在芳園中
即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極時王
媲趾不向大門即便於一水竇欲入
宮內時有二女不識是王遂相告曰
我聞大王已至一去我意思量於此
竇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今增養
竊告夫人彼乃隨情遍語城邑遂於
別日情懷不忍告增養曰汝於我處
頻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譏誚我豈我
一人受用大地汝於某處作如是語
此諸人等受用大地以自活令復於
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
造婬女舍我不應往復於某處作如
是語此不應作而強作之豈我向婬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二張　戚

女處是不應作又我與汝在芳園內
令汝獨去竊報夫人去我今来停在
園內汝便以語過告城隍是則於我
作無利事增養驚懼作如是語靈祇
共鑒明察我心實不識王前於陶家
見有坏器烏脚踏破陶師見憂我見
斯事作如是語此諸人等依地土活
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生卵烏
行踏碎鳥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
語此於不應行處而生其子後於樹
枝見虵下樹欲螫於王我遂斬為數
段在地我作是語於不應為處而強
作之於斯等事我直說之非識王也
又去令入宮內竊報夫人便將此語
過告城邑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竊
語夫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
汝分疏去非是過我於小門欲入城
時覩見二女作如是說一去王来一
去從此道入若不說者彼何得知若
曰彼是飛行魅女潛身竊聽聞王語
聲此亦非我為無益事王曰汝今無
過可自安心勿為怖懼又復我行去
後有婆羅門去王不来更立餘者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三張

須殺卻今正是時荅曰婆羅門且待
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殺荅曰
我作方計殺除壁得王曰除惡為善
聘此城中有大臣子先閑明呪增養
詣彼問曰飛行魅女殘害生靈如何
設計得令除盡荅言向父我能擒得
即便斬取死人之手變作嗢鉢羅花
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中賣
若以錢来買者即不須與如其笑者
錄取其名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教
而作於此城中錄笑者名得五百人
王聞是已報增養曰有此多人如何
能殺荅曰我解方便王不須憂王曰
隨汝自作遂於城邊料理一處令使
淨潔復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遮大會
求請天神汝諸姊妹咸可来集女聞
王命意欲求財悉皆聚集雖無名字
亦為貪来便有五百餘人彼大臣子
皆以呪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持刀
捴煞王曰此妖雖殄尚有諸婆羅門
即令遍語我造無量不善之業已煞
五百飛行魅女仁等為欲救濟我故
日日應来一處受食彼聞歡喜皆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四張

来受王勅門人曰諸有受食婆羅門
衆汝宜好數来報我知門人敬諾王
又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
養婆羅門時婆羅門為貪好食便受
王請皆来集會食罷欲出門人數之
惣有八万便即白王數滿八万王聞
思忖如何一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
婆羅門正噉食時看人持刀背後而
立告言若聞我道取略聲汝等一時
齊斬其首如是教已彼依言作乃至
悉斬其首

時王既殺衆婆羅門已即於其夜夢
見地震六字聲空出六字聲復有八
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鄙心若空
出六字者謂諸誰平今彼我云何八
夢所謂一者見白旃檀香泥遍體塗
拭二者見赤旃檀香水澆灑其身三
者見頭上火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
毒虵五者見二鯉魚舐其兩足六者
見二白鵝飛空而来七者見大黑山
當面而来八者見白鶖鳥頭上遺糞
是時彼王既作如斯衆多夢已卯大
驚怖遍身毛竪作如是念豈緣此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五張

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便召解夢婆羅門至而告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當說惡若言好者更增高慢長其惡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為籌議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為說當有何報荅曰此夢表王國位將虧身當殞歿王聞是已生大憂惱

尒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方便令我身存王位不失耶我今宜可詣尊者迦多演那處請問吉凶豈非與我為悉地乎既至彼已頭頂礼足在一面坐以夢具白尊者荅言大王頗於餘處問此事耶荅言聖者於餘亦問於何人邊問荅曰於婆羅門處彼何所記王即以彼所說具白尊者荅曰大王彼等常受欲樂欣願生天餘何所識王之所夢是其善瑞不須驚怖不由此故失位身亡所以者何如王所聞地有六聲是何先地如是應知即是於王共相警識令王既惡從善昔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此寂初王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說頌曰即是初六字

六万六千歲　地獄中燒煑　現受大極苦
未知其了時

其第二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二無字

無有苦邊際　了自終不知　我類共同然
此由前惡業

其第三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三我字

我所得衣食　或理或非理　餘人食受樂
令我獨遭殃

其第四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四鄙字

鄙哉我禿命　有物不能捨　飲食不惠人
令身無利益

其第五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五心字

心常歎誰我　鎮被惡繫牽　地獄受苦時
無人肯相代

其第六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六若字

若我生人趣　常修於衆善　由其福業力
必得上生天

故此六聲彰彼先業又復大王空中六聲是誰先地如是應知王住宅內有大竹竿於中多有微細蟲食軟者皆盡遺餘堅鞕諸蟲不樂恐命不全共說此頌以告宅主即是衆初諸字

諸軟處皆食　唯有鞕皮存　願王知不樂
更別安餘者

王去舊竹別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存活又復大王王有掌馬人名曰近親先瞎一目彼人於日日在烏巢中打破卵子烏見子死心生怨恨悉皆鳴叫而說此頌即是第二詐字

詐復能相為　刻人令眼瞎　不殺我子孫
除解心憂惱

王當遮止勿使更然

又復大王於王國中有遊戲池水先平滿多有魚鱉獺蟇所居有一白鷺烏常食其魚令池乾無水烏見是事遂生嗟歎而說頌曰即是第三平字

平地水恒滿　多有諸魚鱉　取食以充軀
今時水皆盡

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駈烏令去

又復大王王此國中有一大山名曰可畏有雄烏母烏並悉生盲唯有一子恒為供侍為父母故出外求食遇見蜂烏相隨而去漸為誘誑將至國所遂便被縛憶念父母悲憂內疚不食水草而說頌曰即是第四今字

今父母孤獨　生盲無引導　處在深山中

無食誰看養
王今宜可令放彼島得與父母共為
歡樂
又復大王王住宅中有被縛麀鹿離
昔羣心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五
彼字
彼羣皆受樂　水草任情遊　唯我受拘繫
晝夜獨懷憂
王宜解放任往山林
又復大王於王宅中有鵝被繫仰睹
空裏見有群鵝飛騰而去情生憂惱
而說頌曰即是第六我字
鳥朋皆已去　飲啄盡隨情　我身何罪業
被繫無聊生
王起悲心亦宜解放
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何先兆者如
見白栴檀香泥遍體塗拭者有勝方
國王送大白絲來奉大王今至半路
經七日後必當來至此為先兆
又見赤栴檀香水澆灑身者有健陁
羅國王送赤毛寶絲來奉大王今至
半路經七日後亦當屆此此為先兆
又見頭上火然者有縈鄰國王送上

金鬘來奉大王在路而來經七日後
亦來至此此為先兆又見兩腋下垂
大毒蛇者有支鄰國王送二寶劍來
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至此為先
兆又見二鯉魚舐兩足者有師子洲
國王送一雙寶屐來奉大王導路而
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二白鵝飛空而來者有吐火羅
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導路而來
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伽
國王送大爲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
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白鷗鳥頭上遺糞者牛護之母
安樂夫人此為先兆王自當知然王
不應於婆羅門處更起惡心時括光
王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如死重穌深
生信仰礼足而去還至宅中如尊者
教皆悉奉行別安大竹遮掌馬人拈
踢池中添水令滿放鳥并鹿及被繫
鵝滿七日已如所記事皆悉到來王
見是已更於尊者極生敬重作如是
念但我宅中所有吉祥皆是聖者福

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絲奉持供
養後以王位奉禪尊者即告使者曰
可持此絲將奉尊者迦多演那彼便
將去奉授尊者次告安樂夫人及星
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臣曰仁等當
知今此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來
獻於我汝等愛者隨意當取時安樂
夫人即取金鬘星光少妃取赤毛寶
絲牛護太子取其二馬增養便取二
劍大臣取其寶屐唯餘寶爲王自取
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訖便
往尊者處礼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
大德慈造外來事雖具說謹持國位
奉獻尊者唯願慈悲哀憐納受尊者
報曰世尊有教遮諸苾芻不受王位
王曰若如是者當受半國荅曰此亦
不합王曰若作國主是佛所遮愛用
五欲理應無損我悉奉施荅曰大王
所有諸欲佛皆不許王曰此不應者
所有受用及上受用供身資具幸當
為受隨情而用荅言大王待我白佛
王言任意請佛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住是時

大師無不知見遂作是念假令迦多
演鄰於諸受用及上受用自無所須
然為未來諸苾芻故應可受取如是
念已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
心時乃至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
心時聲聞獨覺尚不能了何論畜類
于時世尊為斯事故遣知迦多演鄰
意趣遂起世俗心即令迦多演鄰天
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即白言
世尊苾芻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
不佛言為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
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是故我今聽
為四方僧伽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
用非是別人此中受用謂是村田上
受用者謂是牛羊等于時尊者請世
尊已白猛光王曰世尊已許為四方
僧伽得取受用及上受用為欲哀愍
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
增故時王即為尊者遂造大寺四事
供養悉皆充足莊田牛畜施四方僧
佛告諸苾芻我今最初許鄔波索迦
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受用物謂是
嗢逝尼城猛光王為首又最初許鄔

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其餅
食謂是鷲峯山摩揭陀主影勝大王
為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
聞四方僧眾施其臥具謂是室羅伐
城給孤長者為首又我最初許鄔波
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造毗訶羅
謂是婆羅痆斯善賢長者為首
內攝前頌曰
猛光一切施　影勝施餅初　臥具謂給孤
善賢造僧寺
爾時猛光王曾於宮內與安樂夫人
一處食王性愛酪夫人持一酪挍
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被妙寶纓絡
首而過鼓色內徹猶如電光照王夫
人悉皆明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怖問
言大王此何明照為是電光為是燈
燄答曰此非電光亦非燈燄然是星
光披其寶纓從此而過是彼光明王
曰如斯寶纓汝弃不取乃取金錫誠
無識鑒豈我宮中無金錫也誰言外
方女能知物好惡答言大王斯何得
有如此智慧豈非王教取寶纓耶王
曰是彼自取非我所教王及夫人因

相輕忽便致瞋忿遂持酪挍擲王頭
上王先闕額因被挍傷便自手塵去
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死生路無
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卻便勅增養曰
汝今宜可煞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
聞已便作是念王極於此深生愛念
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即斷
其命待瞋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
屏處且安勿令王見作是念已白言
如是我當即殺遂便藏舉王既忿息
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答言
大王奉勅令煞我順王言已斷其命
王曰斯為異事亦當煞我及以星光
牛護太子并一大臣汝自灌頂為大
國主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為誠勗
後更平章豈合因斯即行刑戮增養
曰王聽辟喻諸有智者因辟喻言得
聞其事
內攝頌曰
文鳩死赤體　三種難不應　觀无猒不眠
總攝其七頌
第一內子攝頌曰
林內文鳩死　樹下獼猴亡　此世他世中

四盲暗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涌清流
果木數榮於大樹顛有二鴿鳥為巢
而住便採好果填滿其巢報雌鴿曰
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輒食且求餘物
權自充飢若遇風雨飲食難得方可
共噉答曰善事遂遭風日之所吹暴
果遂乾枯巢中欠少雄鴿問曰我先
語汝果不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食噉
因何汝遂獨食果耶答言我不食果
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今既欠少
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知何緣欠失
二鴿皆去不食兩諍遂致紛紜時彼
雄鴿嗔啄雌項因此而亡雄鴿在傍
看果而住忽為天雨果復盈巢雄鴿
念曰今還巢滿明非彼食便就雌鴿
為懺謝曰

可愛彩鴿宜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恕我斯愆咎

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文鴿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慧
然後空憂惱

是時增養復說二頌

如彼愚癡鴿　無辜煞同類　不知形命盡
憾謝苦生憂　大王亦同彼　無辜瞋所愛
已遣加刑戮　徒自生憂惱

更說譬喻王當曉之又復大王昔有
長者時屬秋天持黃豆子詣田欲種
置於樹下向廻轉處樹上獼猴下來
偷種把得一掬還上樹顛緣樹上時
遂遺一粒便放滿掬尋樹而下覓一
黃豆長者見之即以杖打因此命終
時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獼猴　棄把求一粒　自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遣我已殺夫人為小瞋心便亡
大利今求重見其可得乎王告增養
曰因何一語便煞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　所出唯一言　決定不參差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闇乱令煞夫人汝即隨言
豈成道理增養曰王豈不聞世有二
闇即以頌答

大王今應識　世有二種闇　一謂是生盲
二者不知法　此世及後生　復有二種闇
一謂罪惡見　二者壞尸羅

第二內子攝頌曰

赤體空無用　杵曰唯應一　惡言起疑心
輕賤事須漸

王語增養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
體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赤體不
為好相云何為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主亦然　女人夫聟亡
兩向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虛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
云何為三

鈍馬道行遲　設食無蔬味　家中有淫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
汝遂殺卻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
亦不被受用云何為三

賣炭人好衣　浣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无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
云何為三

幽澗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主遠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造次殺卻夫人罪合杵曰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餘人合當折曰
木匠不善察　衣工用長綖　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折曰
大王非直此三合當折曰更有三種
云何為三
使者更遣使　遣作令他作　少女愛倡狂
此三應折曰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折曰
云何為三
放牧於田內　剃髮居林藪　常在於婦家
此三應折曰
王曰我出一語汝便殺夫人誠哉大荅
荅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一語為定
乃有三種云何為三
王但出一語　女人一出嫁　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今自造患害得我一語遂煞
夫人荅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自造
患害云何為三
力弱者著甲　無伴有多財　年衰畜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今疑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
遂煞夫人荅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illegible]張

見時令他起疑云何為三
見淺智人修上行　見勇健者无瘡痕
見無老女說廉貞　此三能使他疑惑
王曰汝極輕賤我如何造次煞卻夫
人荅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被他輕
賤云何為三
無事多言語　身著垢弊衣　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賤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怒家煞愛夫人
更有何物荅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
事須漸漸云何為三
食魚須漸漸　登山亦復然　大事不卒成
此三須漸進
第三內子攝頌曰
三種愚癡人　離間有三別　下品應重製
姧詐事應知
王曰汝是愚人如何煞我所愛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愚癡相
云何為三
委付不相知　供承急性者　造次便相捨
此謂三愚相
王曰汝是離間我之親友煞卻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離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illegible]張

云何為三
知友不親近　或復太親密　非時從乞求
三種當離間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荅曰王
豈不聞更有三種下品之人云何為三
於他物起貪　自財生愛著　見他苦心悅
斯為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合車裂死云何為三
性拙造機關　畫不知彩色　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王曰汝大姧詐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姧詐之物云何為三
女人三度嫁　出家復還俗　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姧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為他事　孤獨爭多虛　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今煞卻荅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云何為四
兔頭難得角　龜背難得毛　婬女難一夫
巧兒難實語
王曰汝為他事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illegible]張

不聞更有四種為他人事云何為四
為他受寄物 作保及證人 為行無路粮
愚人作斯事
王曰汝煞夫人令我孤獨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孤獨之事云何為四
生時唯獨來 死時唯獨去 遭苦唯獨受
淪迴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虛多實少煞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虛多實少
云何為四
貧苦行他乞 魚子及菓花 秋日起重雲
此虛多實少
王曰汝所作事深是相違煞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
云何為四
光影及明闇 晝夜善惡法 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重打煞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打之事云何為四
帛打生光澤 驢打即能行 婦打徐隨聲
鼓打即便鳴
王曰煞我夫人汝可失去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失去之事云何為四

風起塵驚去 象留失戰聲 承事无用人
德慶行遠逆
王曰汝行不合事煞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合之事云何為四
國王為妄語 賢人恚雷乱 沙門起瞋恚
智者喜速怒
王曰汝為無益煞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无益之事云何為四
无益日下燈 大海中降雨 飽食更重食
承事無事人
第五內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觀 不善合駈却 驚怖不歡樂
渴憶難思愛
王曰汝作不應事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為事云何為四
不請強教授 他瞋為說法 不應求強求
共壯兒相撲
王曰汝不堪觀殺我夫人答曰我雖
不堪觀更有四種可觀之事云何為四
勇士戰可觀 可觀呪除毒 親會食可觀
可觀能講義
王曰汝煞夫人是不善事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善之事云何為四

在家不勤務 出家有貪欲 國主不審量
大德為瞋恚
王曰煞我夫人汝合駈却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駈之事云何為四
御者令車傾 不解量牛力 捋牛多擊乳
婦久住親家
王曰殺我夫人見汝驚怖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應怖而怖云何為四
鵝鴨與鵓鴿 白鷗及鸕鷀 如斯四種鳥
恒常有怖心
王曰我无夫人情不歡樂云何汝煞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樂之事
云何為四
獼猴不樂村 魚鼈非石山 盜賊非樓室
狂夫猒已妻
王曰汝合棄捨殺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棄之事云何為四
為家棄一人 為村一家棄 為國棄一村
為身捨大地
王曰汝煞夫人我之渴憶无滿足期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事
云何為四
火亡足柴期 丈婬他婦女 渴病河中飲

飲他酒難足
王曰汝煞我夫人是難思量事答曰
王豈不聞更有四種難思之事云何
為四
國主瞋難知　途中忽遇賊　家中女婦闘
難思施物來
王曰汝煞夫人是可憂傷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可憂傷事云何為四
老耄帶婬情　惡婦被夫違　婬女年衰朽
出家有瞋恚　如斯四種事　皆悉可傷悲
第六內子攝頌曰
无猒可愛事　不共戲奪財　不共爭惡心
無依伴不信
王曰安樂夫人我觀無猒汝便殺却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無猒之事
云何為五
國主及爲王　名山與大海　世尊身相好
觀時無有猒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煞之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五種可愛之事云何為五
美根出名家　溫柔不為惡　婦德皆圓滿
斯人真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為戲樂煞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
云何為五
小兒及毒虵　闇豎偏生子　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王曰煞却夫人即是奪我財物答曰
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云何
為五
舞樂與醫人　賊及於典獄　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殺我夫人汝今不堪共為爭競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爭競
云何為六
大富及極貧　下賤極高貴　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爭
王曰汝有惡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六種惡心之人云何為六
雖見不相看　違逆不親附　好說他過咎
望報與他財　雖施還擬索　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殺夫人我无依怙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無依怙事云何為七
老病僧惡王　老家長惡口　不閑於法律
重病無醫療　不依尊者教　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煞夫人不中為伴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不中為伴云何為七
詔戲人祟兒　博弈與婬女　躭酒賊黃門
此七不為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委信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是難委信云何為七
深水耆至咽　獼猴及烏馬　黑虵頭髮竪
面廣少鬚鬢　於斯七事邊　應知難委信
第七內子攝頌曰
不睡及不欲　九惱無悲心　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煞夫人我不能睡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八事令人無睡云何
為八
熱病瘦病及咳欬　貧病思事極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牽　如斯八事令無睡
王曰汝煞夫人我不欲汝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八種不可欲事云何為八
病老死飢儉　愛別怨家會　違害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為憂惱殺却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
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含忍云何
為九

若愛我怨家 或憎我善友 及憎我己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前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悲心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世間有十種无悲之類云何為十
屠牛屠羊屠鷄猪 捕鳥捕魚獵諸獸
置兎作賊為魁膾 斯之十惡无悲心
王曰汝是悖惡人煞我天人荅曰王
豈不聞人有十惡云何為十
惡聲惡口無羞恥 背親弃恩無有悲
強賊竊盜食難供 常作邪言是為十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天
人荅曰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
事是不可信云何為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苾芻婆羅門
露形者人糞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
春時極遠然能毒熱月相違者若初
少時人皆拜礼及其圓大無有礼者
火相違者如有熱病更須火炙又如火
炙瘡火炙方差水相違者如冬月時
池水冰冷人皆不飲井水雖煖然人皆
飲用春陽之月池水溫煖人皆共飲

井水雖冷人不樂飲此據西方國法童女
相違者若未嫁時常憶夫家及其嫁
去暴常啼泣而憶本舍婦女相違者
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衣帔蓋體
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面
隨路而去苾芻相違者若少年時所
飡飲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
得及其年老所食飲食皆無氣味食
不能消然豈供養婆羅門相違者若
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而復令
其受戒五年專修梵行及至盛年欲
情興盛而不禁止方縱行非露形相
違者如露形外道若在空中即披衣
服及其出外翻更露形人糞相違者
若糞溼時水上浮出及其乾燥翻更
下沉是謂十種相違之事王言增怒心
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重問當依
實荅以何勢力殺我夫人荅言大王
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殺害夫人大王
當知彼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迦多演那
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

障礙為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處
與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
子吼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為十
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
就如是智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
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是為初
力又於衆生三世業報若處若事因
緣異熟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
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處
如實而知是第三力又於衆生所有
根性差別如實而知是第四力又於
衆生所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五力
又於種種世界如實而知是第六力
又於一切處遍行如實而知是第七
力又於前生種種生處皆悉憶知所
謂一生二生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
至百生千生万生無量万生成劫壞
劫乃至無量成壞悉皆憶念如是種
類如是衆生我所住處某名某族如
是飲食所受苦樂如是受生命有脩
短死此生彼如是方國昔時生處悉
皆追憶如是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八
力又得清淨天眼超越人間能觀衆

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界高生
善惡趣隨業而往如實而知若有衆
生作身惡行語意惡行謗毀賢聖心
生邪見由此惡業為因緣故身壞命
終生在地獄若有衆生作身善行語
意善行不毀賢聖心生正見由此善
業為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天上如
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九力又得諸
漏已盡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
了證圓滿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
知是第十力
成就此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
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大王此是
如來有大勢力餘莫能加是名有力
尒時增養說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
大王默然無荅增養念曰王既默然
一無言說何用多時共相調謔我今
宜可將出夫人即便引現流淚盈目
稽首王前敬礼雙足以妙伽他而陳
謝曰
三應於此了無常　度脩相承有家法
三法見惡常含忍　國大夫人幸當恕

世間妙語王先問　我因問荅聊陳說
王力能調大狂象　況此愛婦亦遠乖
於夫尊重婦德具　始終共聚唯此一
我比為主作沉吟　今此夫人見容恕
尒時王見生大歡喜亦以妙伽他荅
增養曰
汝宜如是美妙語　皆是於我生愛心
今賞賜汝曲女城　安樂夫人我容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寶器　妙光蘭若中　因能活問醫
不度損衆者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
有衆多婆羅門長者等在大集處共
為議論咸作是語沙門喬荅摩常懷
躭欲及聲聞衆亦復多貪作是語時
有勇健長者亦衆中坐聞斯語已荅
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今仁等自當目
驗大師世尊為是多欲為是少欲及
聲聞衆亦復如是長者歸舍想觀所
有金銀器已往詣佛所礼雙足已奉
問起居在一面坐尒時世尊為彼長
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長
者離座偏露一肩合掌向佛白言世
尊願降慈悲并苾芻衆明當就宅受
我微供佛默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
已奉辭而去長者亦復請諸外道白
言我於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仁
等亦可於彼同飡次詣城中婆羅門

諸居士等報言我請佛僧及外道衆
明於舍食仁等亦可共來隨喜供奉
佛僧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
飲食若噉食若嚼食於晨朝時敷設
座席安置水盆齒木豆屑所須事已
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
爾時世尊將諸聖衆於日初分執持
衣鉢往詣長者設供之處就座而坐
長者即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金銀
琉璃頗梨殊妙盤器欲於佛僧次第
行與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告諸苾
芻此是長者意欲試察行四寶盤汝
等皆不應受尊者慶喜受教而告苾
芻依教竟無一人輙受其器長者見
已即取赤白銅器次第行與奉上妙
食手自供養皆令飽滿飯食訖嚼齒
木澡漱已収鉢器長者便取卑席對
世尊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并說施
頌鐸鼓擊已從舍而去時諸外道並
作非法形儀隨情亂坐不依次第長
者即告守門人曰若見外道持金銀
琉璃頗梨寶器而出門者汝可奪取
若言長者與我者答曰與仁噉食非

是總施若不還者即可打拍強奪其
器長者便以四寶盤器行與外道彼
便高聲從索與我金盤或云授我銀
器遂便擾亂忿競交興拳打手搶拳
毆脚踏共相陵辱無可親揀長者見
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與彼
沉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遮止答言長
者與我汝何見遮答言竟時與食非
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留門人遂
打倍更紛紜罵聲外徹廣嚴城中所
有居人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雲
會長者告諸人曰仁等頻見佛及苾
芻與外道衆差別相不答言我見長
者曰佛及聖衆少欲知足非如外道
都悉法律而相擁護諸人倍更於佛
僧衆深生敬重篤信弥隆設有不信
及慶中人亦於佛衆起敬信心爾時
世尊既到住處洗足已在大衆中就
如常座既坐定後告諸苾芻曰少欲
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芻不於金銀
琉璃頗梨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
若離欲人隨施主意若是凡夫或往
天上或至龍宮彼福業力設食之時

皆是金等妙寶盤器無餘雜物苾芻恐
犯不敢取食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
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
應取食勿致疑惑佛在室羅伐城時
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
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
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
月滿之後便生一女顏容端正人所
樂觀令色婀娜衆相具足於其誕日
室中明照猶如日光休慶嘉聲流遍
城邑諸人共議有某長者誕生一女
容儀挺特見者樂觀衆相圓滿初生
之際室有光明猶如日光於日日中
有千万人發希奇心集長者舍共觀
希有于時他方有一相師善閑先兆
聞其奇異亦往觀瞻見希有已四顧
而坐告諸人曰君等知不此女具相
舉世皆無准依相書當與五百丈夫
共行歡愛諸人報曰看此殊相五百
未足為奇四遠皆聞相師所記竟來
觀察闐噎街衢是時長者經三七日
後為大歡會命親宗親為女立字皆
云此女當作何名咸言誕生之際室

有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
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為瞻視廣
如餘說乃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華雅
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
彩赫弈綺服芬芳於己宅中鮮明遍
照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
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
遁仙人離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涤欲
心何況無始時來積集煩惱婬欲增
盛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
以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睹
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太子大臣并
餘國三王子之類咸共問覩求為婚
娶由妙光女相師授記與五百人共
行欲事皆生譏恥不共成親然於宅
中內外人滿門戶牖皆共窺看雖
備守防難為禁止長者見已恐貽家
禍情地無安即便念曰女年長大雖
非偶類求者當與人皆恥嚮靡見祗
迎於是長者見無人取心生憂惱病
苦嬰纏身形羸損時此城中有一長
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即便身死如
是展轉更索餘妻第二第三乃至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廿五　第五張

七悉皆病死由其先世作妻短命業
惡僻流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
殺婦時殺婦長者獨居難活更覓餘
女至彼女家問其婚事父母報曰豈
我今欲殺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寡
婦諸人答曰豈我今欲殺自身乎長
者諸處覓婦不得遂於妻室斷絕求
心所往外道沙門婆羅門及諸雜類
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念曰我父
先是屬佛部波索迦更復何煩隨諸
外道我今宜可與佛弟子而為共住
漸申供養終當出家即便數往逝多
林中有舊知識問言汝數入寺求出
家乎答曰我今無事已是出家何勞
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死更取
還亡如是二三乃至于七世人著字
喚為殺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
思念父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即發心
投苾芻眾知識報曰雖知如此然於
妻室道理終須若無男女宗祧將絕更
可求覓諸餘雜類答曰我欲如何佗
所求者皆云豈我欲殺女耶若尒何
不求諸寡婦答曰比亦見求彼云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第六張

豈自殺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
求答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
家作婬女舍一切丈夫悉皆捨棄報
曰汝有信心誰復輒入唯除苾芻時
來過顧汝今可問答曰彼多不肯見
娶於我報曰彼亦憂勞或相適配長
者即去到彼家中彼父見已唱言善
來欲何求覓對曰中心有願未敢在
言父曰說亦何損答曰欲求妙光以
為婚對報言相與即設威禮以女娶
之車馬賓迎將歸室內便以家中所
有錢鑰悉皆付與語言賢首我室舊
法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趣汝
可隨時殷申供給答曰善哉我當隨
作時彼長者於日日中延請苾芻就
舍而食妙光自手常為供養若見苾
芻顏容姝好色澤超倫者即記在懷
是時長者有緣暫須外出報言賢首
我於某處有事須行汝於福田供承
莫絕答曰如是長者復去報苾芻曰
我有他緣須適餘處唯願聖者於日
日中就舍受食答言願汝無病我當
就食長者行後苾芻就宅是時妙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第一張

以夫不在於苾芻前現其姿態作嬌
媚相苾芻見已各並食訖還至寺中
更相告曰仁等知不過失相現今欲
如何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為
一人復曰我乞食人當行乞食請人
去善苾芻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者
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來
食不答曰一日來食後更不來長者
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嬌媱相
彼懼過患是故不來便向寺中慇懃
重請答曰我是乞食人可依常法白
言聖者我已忖知更不同前恐生過
患苾芻便受彼礼而去便於他日苾
芻就食長者遂遣妙光入室返繫其
戶長者戶外自手授食苾芻食時妙
光室內生分別想某甲聖者如是足
跡如是髻背臂項面目乃至頭頂如
是繫念分別便生極重愛染遂被欲
火內外燒然遍體汗流奄便命過苾
芻食訖如常澡漱為說頌已辭之而去
長者開戶喚妙光曰汝可出來我欲
共食彼既命終寂無言響長者便入
見僻于地謂是睡著欲令警覺以手

推摩方知命過悲啼哀慟告家人曰
我是薄福下品之人如斯寶女忽然
死棄可報諸親云女身死宗親既聚
悉來號哭搥胸懊惱自撲于池或於
長者興罵詈言如是紛紜遂便日晚
以五色疊裝飾喪轝送至林所是
時去林不遠便有五百群賊餘處行
盜來此居停路有一人見賊營已遂
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已身亡四遠宗
親俱送林所勿此群賊因生過患我
宜速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
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
令相害諸親聞已咸備喪儀令人守
護銜悲拔淚各並入城其諸賊旅遂
到林傍防守之人隨處逃竄諸賊近
見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怪共
衣共閱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
活觀其姿貌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
女妍華昔所未見縱令遠覓此類難
求各起染心共行非法即解五百金
錢置側而去至天曉已四遠聞徹妙
光雖死餘骸尚得通五百人獲金錢
五百諸苾芻眾亦復聞知時諸苾芻

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妙光前身曾作
何業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耀
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
尊告曰汝等苾芻其妙光女前身作
業終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
至一頌廣如上說
汝等應聽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
有迦葉波佛出興於世十號具足於
婆羅痆斯施鹿林住時此城中王名
訖栗枳為大法王安隱豐樂無諸戰
盜廣說如餘時彼世尊化緣既盡如
薪火滅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是時王
及諸人於佛遺身咸興供養焚燒既
畢收其舍利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
那高半踰繕那有居士女見塔形儀極
生渴仰遂以明鏡繫相輪中而發弘
願願我來世所在生處光明照耀猶
如日光隨身而出汝等苾芻昔居士
女即妙光是由昔懸鏡發願力故今
獲斯果身如日光生時光曜遍滿于
室又復應知其身雖死有五百人共
為交會復與五百金錢此昔因緣汝
等應聽於往昔時婆羅痆斯王名梵

授為大法王廣如前說當此城中有
一婬女名曰賢善顏容端正人所樂
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時有五百牧
牛人至芳園中共為歡戲各相謂曰
我於園中是事皆足唯無少女共作
交歡可覓將來衆皆云善欲取誰來
皆云賢善即往其所報言少女可至
芳園共為歡戲報云若得金錢千文
我當共去無者不行荅曰且取五百
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云隨意諸人
即與五百報云前去我嚴香花著衣
服已後即隨行諸人去後女尋生念
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
五百其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
曾與我交若作依憑或容救濟遂令
婢使往詣舅邊作如是語我忽失意
於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為歡戲我
若與彼五百人通理難存活如其不
去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如
何方計得使消通婢到具說舅依王
力不令女去亦不還錢于時世間無
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愍貧窮依
下卧具隨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第十一張

田時此獨覺人間遊歷至婆羅痆斯
求寂靜處欲為安止見五百人一處
聚集共見尊者身心俱寂特異常倫
此真福田卒難遭遇宜與供養以植
來因即共籌量辦好飲食盛使滿鉢
虔奉聖人獨覺常儀口不說法唯現
身相令發善心即騰虛空現諸神變
於身上下水火流光凡夫見還疾生
信敬猶如大樹崩倒全身礼彼上人
各發弘願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申
供養以此善根願與賢善婬女假令
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通汝等苾芻
應知往時賢善女者即妙光是昔五
百人即五百群賊是由於聖者興供
養故復由發願彼之業力於生死中
受諸流轉五百生內常與五百金錢
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婬女其命
雖終於彼遺骸還與金錢共行惡事
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受乃至
一頌廣說如前汝等應捨黑雜修純
白業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佛說已
歡喜奉行
尒時世尊作如是念由諸苾芻向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第十二張

是家受飲食時有斯過患告諸苾芻
曰其妙光女由於苾芻起分別想遂
令命過是故汝等不應行詣如是人
家受其供養生斯過失若有苾芻詣
如是家生過失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苾芻是修定者彼
便數往何蘭若修習禪思時有魔女
生非法心請苾芻食苾芻不受彼作
是語聖者若不見受我當於仁作無
益事荅言大妹我持戒者汝復何能
作無利益彼即對前作不忍聲從是
以後常求其便時彼苾芻曾於靜處
以衲裹身忽然睡著魔女見已作如
是念此即是我報怨之時即擎苾芻
向影勝王所住閣上王正睡著即以
苾芻放在王上王遂驚覺問言是誰
荅曰我是沙門問曰是何沙門荅曰
是釋迦子王曰聖者何故來此彼即
以事具向王說王曰何故於此怖難
之處而為居止若我於佛未生信者
必於仁處身命不全亦復能令聖教
淪喪彼聞語已默尒而歸告苾芻衆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此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第十三張

苾芻於怖難處而為居止有斯過患即告諸苾芻大王影勝善說識嫌是故苾芻不於如是怖難處而為居止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生癰痤能治醫王因來見患即便為破有緣別去不與安藥于時苾芻轉增痛苦時諸苾芻見其苦痛更相告曰諸具壽若有解者可為除苦時有少年苾芻即便為作醫王自念我向破癰痤不與安藥今宜可與即行問曰我為破癰未與安藥答言已作問曰是誰答曰是少年者醫王察看知是好藥報言若於他日我不在時應如是與答曰我且隨宜權行此法然佛世尊未是聽許報言世尊大悲必應開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善醫者應與安藥可在屏處勿令俗見若敞露處作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寺中問苾芻曰我有如是病當服何藥并欲何食時諸苾芻不解醫者一無言答其善醫者亦損生

疑不為陳說時諸俗旅不樂而去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善解醫方應為陳說此成無犯

緣處同前爾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伏外道憂惱人天所有外方諸非人衆隨其住處城邑聚落設在世界中間亦皆俱來詣室羅伐城世尊大師常為天龍藥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勝鬘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毗舍佉鹿子母更復有餘諸來大衆飲食衣服共申供養令諸來者皆得充足有諸非人亦生愛著咸依此住不還故居若起欲心即便變形為夫聟像共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人形手足頭面異常人像或有其眼赤黑或有頭大身短或有鬚色純青或有雜兼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遂於險處弃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子時為加精氣或有初生之際影翳人非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同前弃擲鬼父見時便加養育漸至成人時六衆見已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諸黑鉢竊我門徒長養成

人即便將去我今攝斂如是門徒令諸黑鉢不復牽誘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路次見黃鬚人即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鉢所養若出家者我當度脫即便就彼問言賢首汝誰家子答曰我無依怙唯獨一身若如是者何不出俗答曰誰復與我黃鬚之人作出家師主報言賢首大師教法以慈悲為上汝若能者我當與汝為出家師彼生喜悅隨至寺中即與出家并近圓事於數日內教行法已報言賢首汝可不聞廢不養庭室羅伐城土地寬廣父所行處乞食資身以自存活即於他日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有女人持食出施見彼苾芻推胸告言誰與仁者黃鬚之類而為出家答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報言除彼惡行誰更能於世尊教法令生過患諸不信者於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為譏誚沙門釋子所為非法黃鬚之輩亦度出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度如是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度黃

鬚告諸苾芻時諸俗旅訶譏宜應法是
故苾芻不應與彼毀法衆人而為出
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如
是等類不與出家苾芻不知何謂毀
法衆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辱法衆
云何為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
族者謂家門族冑下賤异微貧寒膺
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茶羅卜
羯娑木作竹作浣衣酤酒獵師等類
是名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髮有黄
青赤白或髮如鳥毛或復無髮或復
頭蔽長區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
諸傍生耳或復无耳或時眼有諸病
謂黄赤太大太小等或時眼瞎耳聾或
時牙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
根下墜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麁太
細或羸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
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仙所遮
不應度脫如有頌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賞諸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時鄔波離隨持其黃髮賣與賊兒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第十六張　彼

言若賣髮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默索等三同　忘由勝并問　大神通大藥
刀子下天宮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鄔波離有二
求寂一名默索迦二名波洛迦此二
相視情懷莫逆一告一曰汝可近圓
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為給侍不令
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說時此二人
更相讓惜竟無一人受近圓者時具
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一親
教師一屏教師一羯磨師得與弟子
二人同時受近圓不佛言得此二誰
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人同受不
佛言得此三誰大佛言亦無大小得
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
衆為衆而作羯磨理相違故若如是
作者得越法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
時受無大小者云何致敬及為知事
人并受利物佛告鄔波離此等諸人
不應相礼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
差與而　受之
緣處同前時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第十八張　牧

當来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
世尊於何方域城邑聚落說何經典制
何學處此欲如何佛言於六大城但
是如来久住大制底處稱說無犯若
忘王等名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
長者給孤獨鄔波斯迦毗舍佉如是
應知於餘方處隨王長者而為稱說
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應云
婆羅痆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鄔
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經典
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紙葉
讀誦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第十九張　增



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佛現大神通事

尒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住于時國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苾芻衆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蒙王臣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身之物時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長夜惱喬荅摩不能得便我今宜可於諸外道而為惱亂是時六師晡剌拏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惕亦於王舍城依止而住魔王波旬即便化作晡剌拏形往末羯利瞿舍梨子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時末羯利瞿舍梨子問言晡剌拏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荅言我證如是復往珊逝移瑳剌知子處復往阿市多雞舍甘跋羅處復往脚拘陁迦多演那處復往眤揭爛陁慎若侄子處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

又復變作末羯利瞿舍梨子形皆往其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末羯利瞿舍梨子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荅言我證

又復變作珊逝移瑳剌知子形皆往其處廣說如前乃至荅言我證次復變作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形如前所說次復變作脚拘陁迦多演那形次復變作眤揭爛陁慎若侄子形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奇殊勝之德荅言我證見是事已彼皆自作如是之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除我一人無斯威德彼於異時此六大師在唱誦堂悉皆聚集共為議論咸作是說我等昔時皆為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恭敬供養飲食衣服悉皆斷絶然而沙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二張　賤

門喬荅摩為諸王等恭敬供養資身之具悉皆豐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神通道力嘆沙門喬荅摩今來共我捔上人法若喬荅摩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我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但是喬荅摩現上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為時彼六師詣影勝王所呪願王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慧沙門喬荅摩亦復自稱具大神通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捔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變時我當示現二倍三倍神通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亦行半路共捔神通時影勝王荅六師曰仁等雖活死屍无異因何能以上人之法喚如来耶彼聞是語皆辞而退

後於異時王出大城為礼敬故往至佛所六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是語廣如前說請捔神變王曰兩度来說事不可過若更言者擯汝出界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三張　賤



彼便默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議仁等當知王於沙門深生敬信此不可期憍閃毗勝光大王爲性中平无有阿曲衆所共聞若喬答摩向彼城者我等喚其捔神通力彼於異時世尊隨緣出王舍城往室羅伐漸次到彼住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既停息已詣勝光王所爲呪願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捔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亦行半路共捔神通時勝光王答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時王即往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合掌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六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命召世尊捔量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四張

苾芻勿於來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說如是法汝等苾芻於勝善法應須掩覆罪惡之事發露爲先時勝光王如是再三勸請世尊世尊悉三還如是答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云何爲五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彼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二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灌頂授記三者於父母所令見真諦四者於室羅伐現大神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衆生悉皆度脫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古昔諸佛皆於何處現大神通見在室羅伐城復念何時大衆雲集見七日後如是知已告勝光王曰王今應去觀機應會我當作之王曰欲在何時佛言待七日後王禮佛足奉辭而去便詣外道處告言仁等當知七日之後如來爲衆現大神通仁等若有所爲當隨意應作外道聞已展轉共議沙門喬答摩或可逃竄或覓已朋我等諸人欲何所作六相議曰沙門必定求覓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五張

朋我等亦可覓相知者于時俱尸那城有一外道名曰善賢其年衰老一百二十歲時此城中有諸壯士皆於善賢恭敬尊重深心供養謂是阿羅漢時諸六師共籌議已即詣善賢處問言善賢仁是我輩同梵行者我等欲召沙門喬答摩共捔神力現上人法仁可相助答言仁等所作非宜共彼沙門捔其神變何以故彼是大德有大力勢如何得知由有理故問言何理答曰若大沙門未出世時我念曾於曼陀枳你大池之側隨處安坐於晨朝時乞食已就無熱池邊逐靜而食時彼池所有天神住便自取水來相供給沙門喬答摩既出世後彼聲聞弟子衆爲第一名舍利子彼有求寂名曰准陀持糞掃衣就無熱池而爲洗濯時池邊諸天即爲洗濯持衣授與其洗衣水同自灑身極生恭敬如我惟忖我不及彼弟子弟子仁等今欲喚彼大師共捔神力誠非善事彼聞議曰此亦是彼沙門朋黨更一覓餘人共爲籌議時諸六師詐現敬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六張

相即辭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
為議曰何處更欲覓我朋流一人告
曰於其城內有一五通宜可就彼共
為計策必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力
能現諸神變然於雪山寂靜之處茂
林清池花果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
鳴彼有五百仙人依止而住其中多
是證得五通我等宜可詣彼共議既
至彼處相問訊已白言仁等與我同
修梵行我等今欲嗤彼沙門喬荅摩
共捔神通上人之法仁與我等為伴
助不彼皆荅曰斯為善事我願共成
大集之時應現異相見我相時即行
相助
尒時六師敬奉其說辭之而去復於
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
羅著服香鬘具諸瓔珞於王宅邊近
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
去愛其美貌便以花鬘遙擲王子花
墮肩上餘人共見有憋惡者見是事
已遂白大臣臣白王曰王子哥羅於
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
審即令大臣刖其手足彼承王教將

詣市中令魁膾者截其手足時彼親
族及諸人眾皆共悲啼驚其苦切圍
遶而泣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
親請外道曰哥羅王子被王所瞋截
其手足仁等頗能以實語力令此王
子所截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
默然無對尊者阿難陀因行乞食亦
來此過諸親報曰王子哥羅被截手
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乎尊
者荅曰君等且待我白佛還來相
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
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陀即便疾
去往逝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
陳上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令彼
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
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真實之語所
有眾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
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非想非非想
如來於中㝡為第一所有諸法若有
為若無為無染欲法㝡為第一所有
大眾群類聚集然於其中佛聲聞眾
㝡為第一所有戒禁精勤苦節修持
梵行清淨聖戒㝡為第一此之實語

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
平復如故
時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世尊當如
是作禮佛足已即便往彼哥羅之處
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
難陀如佛所教以實語請之作如是
說所有眾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
乃至清淨聖戒㝡為第一此之聖言
無虛妄者即可令此王子哥羅所斷
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
即便平復時諸人眾見是事已悉皆
踊躍出大音聲歎未曾有尊者阿難
陀勝諸外道即將王子往詣佛所禮
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
是王子哥羅于時王子亦禮佛足
在一面坐尒時世尊順其根性意樂
差別而說法要王子聞法證不還果
并得神通時勝光王聞尊者阿難陀
為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即
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容恕我荅言
容恕王曰哥羅可來歸舍荅言大王
我已離欲今於此住奉侍如來不應
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即為

於一林中造經行處即於中住以彼
支節分分相連即名此林為分分林
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
面坐白言世尊若佛許者始從城門
至逝多林所作現神通舍佛言任作
王即造舍塗拭修營張設百千殊妙
幢蓋灑以涼檀香水散以无價名花
懸諸彩幡飄颻可愛金珠曜日寶鐸
和鳴燒海岸香烟雲成蓋猶如忉利
歡喜之園為佛世尊即以金銀琉璃
頗梨瑪瑙種種莊校畫世希奇微妙
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道鄔波索迦
亦各隨力為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
外道而為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大
王當知我等已至可喚沙門喬荅摩
王聞告已即與中宮及三大臣并諸
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神通舍所
王告使者摩納婆曰汝往礼佛當傳
我語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
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納婆受王教
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白言
世尊勝光大王頂礼佛足請問世尊

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
願彼大王及汝自身無病安樂摩納
婆曰勝光大王作如是白此諸外道
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納婆汝
今可去
尒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納婆猶
若鵝王舒張兩翼上昇虛空往神通
舍時諸大衆見乘空來悉皆踊躍歎
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
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
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今既元邊大衆
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為是沙門
為是我等時哥羅王子以神變力往
香醉山取彼種種奇妙林樹花果資
縈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
面安置王見是已特生希有告外道
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亦
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今既元
邊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次
有貧人蘇達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
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
之王見是已倍生歡悅告諸外道曰
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可為外道

荅曰大衆既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
亦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國種種
人民悉皆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
諸天大衆亦皆雲聚欲觀神變尒時
世尊從出房外淨洗足已復入房中
就座而坐入火光定遂於門鑰孔中
出大火光至神通舍悉皆火著諸外
道言大王此是沙門現神通事所住
堂舍皆被火燒喚彼沙門來滅其火
王聞默然竟不能荅懷憂而住如是
勝鬘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給孤
長者毗舍佉母更有諸餘淨信之類
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師并彼
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火光
咸悉遍燒神通之舍除其塵垢皆令
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
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
歡心如死重甦便命外道曰如來大
師已現神變仁等今可出己神通彼
便默然低顏無對
尒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踏其
香殿（西方名佛所住堂為健陀俱知健陀是香俱知是室此是香室香臺香殿之義不可親觸尊顏故但喚其所住之殿即如此方玉階陛下之類然名）

為佛堂佛殿者亦乃下臨西方之意也

是時大地六種震動幾動正動極動幾震正震極震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北踊南沒南踊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由斯大地普遍動故於雪山內五百仙人見瑞相已悉皆驚覺共相謂曰彼同梵行者現斯瑞相我等宜行即便進發世尊為彼所化生故便放金色微妙光明從世尊所至五百人於此中間無不明照時諸仙人遙見世尊圓光妙彩如寶山王千日澄輝莊嚴具足三十二相照耀金軀八十種好隨形炳飾時彼諸仙見佛相已心便澄定如久習禪如無子得子貧人獲寶如樂王者受灌頂位亦如有人宿植善根最初見佛時諸仙人既至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依彼根性隨機差別順四諦理而為說法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薩迦耶見山獲預流果既見諦已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於佛所願得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大師所而修梵行爾時如來即

命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即如法教授彼自策勵精勤不息摧五趣苦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帝釋諸天所共敬重爾時世尊與此五百仙人羅漢苾芻及餘苾芻衆天龍八部前後圍遶往神通舍於大衆前昇師子座時有鄔波斯迦名神仙母來詣佛所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勿煩神慮我自與彼外道之類共捔神通現上人法伏諸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心得歡悅其不信者為結因緣佛告神仙母曰无煩汝意汝雖有能得與外道共相摧伏現神通事然諸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女人現如是事作上人法汝今應坐時貧蘇達多長者求寂准陁求寂女摠髻蓮華色苾芻尼更有無量諸神通者皆詣世尊同前啓請佛如前答令其復坐時大目連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勿為慮我共外道捔其神變現上

人法摧伏外道增長人天佛告目連知汝有力能摧外道然彼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大目乾連有斯威德能現神通共我為敵汝宜復坐佛告勝光王曰誰請如來共諸外道捔神變事時王即起偏露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今請佛共諸外道現其神變上人之法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倍復增長其未信者作信因緣令於未來沙門婆羅門人天大衆咸蒙利益長夜安樂佛受王請默然而住王知受已復座而坐

爾時世尊便入如是勝三摩地便於座上隱而不現即於東方虛空中出現四威儀行立坐卧入火光定出種種光所謂青黄赤白及以紅色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其神變既現變已即還收攝於師子座依舊而坐佛告王言此是諸佛及聲聞衆共有神通大王誰請如來對諸外道及人天衆當現無上大神變事

王從座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請
世尊為諸大衆當現無上大神通事
降伏外道廣說如前佛便黙然王知
受已復座而坐尒時世尊便以上妙
輪相万字吉祥網鞔其指謂從无量
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无畏手以摩
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
持妙蓮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
為莖金剛為鬚來至於此諸佛常法
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蜫蟻亦知佛意
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能知況
舍歐類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彼龍
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
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須此蓮
花即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
寶為莖金剛為鬚從地踊出世尊見
已即於花上安隱而坐於上右邊及
以背後各有无量妙寶蓮花形狀同
此自然踊出於彼花上一一皆有化
佛安坐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
後皆有如是蓮花踊出化佛安坐重
重展轉上出乃至色究竟天蓮花相
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降雨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十八張 既

放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荅或復行
立坐卧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
兒亦能現見如来影像尒時世尊現
神變已勝光大王及內宮女王子大
臣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量百千无
數大衆悉皆雲集瞻仰神通目不蹔
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大
衆共覩神變不改威儀恭敬供養情
無散替處處皆有鼓樂音聲螺貝長
鳴歌儛遊戲飲食歡娛亦皆歡喜各
出音聲馬嘶象吼駝叫牛鳴孔雀鸚
鵡各為哀響人天大衆覩佛神變歎
未曾有時彼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
樂亦散衆花所謂鉢頭摩花拘物頭
花分陁利花曼陁羅花以天沉水栴
檀香抹及以諸香悉皆散布以天妙
衣及人間上服繽紛而下尒時如来
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為欲調伏受化
有情故說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自餘所有衆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十九張 既

伽他
曰光君未現　熒燿粗舒光　曦輪上太虛
熒火從斯沒　如来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師弟子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所有神變汝
等憶持大神通事今將隱沒說是語
已神變皆無時勝光王告六師曰大
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今者可作神
通時外道晡刺拏黙无所荅即便以
肘觸末羯利瞿舍梨子如是向末展
轉相觸乃盡六人竟无一人敢為應
對再三王命令現神通時彼六師還
相築觸同前黙尒縮項低頭如入深
禪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藥叉主作
如是念此六癡物久惱世尊須作方
便令其敗壞更不敢然悉皆逃竄作
是念已即放猛風雨雹交注彼神通
舍隨處崩摧外道邪徒並皆驚散或
有驚怖入山穴中林樹草藂潛藏而
住或入天堂祠室抱腹懷憂佛神通
舍一無傾動尒時世尊覩是事已說
伽他曰
衆人怖所逼　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樹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張 既

制底深叢處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尒時世尊觀諸大衆根性差別隨眠
各異為其說法令彼聞已無量百千
億數大衆得殊勝解或得初果二果
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聲聞菩提心
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發无上菩提
心於大衆中所有衆生皆悉至心歸
向三寶世尊為彼大衆說法亦教利
喜所作事了從座而去時有晡剌拏
等弟子與其師主在於一處問其師
曰鄔波馱耶何者為實時諸六師各
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是
常此為實事又有說言无常是實又
云亦常亦无常又云非常非無常是
謂為實又云有邊无邊又云亦有邊
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无邊又云身
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云死後有
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

云非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
妄雖說此語情多恥愧低頭俛仰爰
火燒心欲求水飲便往池所於其半
路有一黃門見而說頌
汝今獨行何處去 狀同相觸折角牛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處走
時晡剌拏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死常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強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處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諂直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即有清涼處 鵝鴨鮮花皆遍滿
汝是極惡生盲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晡剌拏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教
我速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示已晡剌拏即詣池
所既至池已以沙瓶繫頸入水自沉
因即命過時彼弟子更相問曰仁等
頗有見我鄔波馱耶不皆云不見又
相問曰仁等頗曾見鄔波馱耶有所
說不一人荅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

是實餘皆是虛又云我說无常又云
亦常亦无常又云非常非無常又云
有邊又云無邊又云亦有邊亦无邊
又云非有邊非无邊如前具說時諸
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知所有言說
悉並不同我今宜可覓親教師問其
實事即便求覓於其中路見童女來
伽他問曰
賢首汝頗見 晡剌拏大師 不將衣覆身
立地手中食
童女聞說即以伽他而荅之曰
彼是地獄人 長手從他乞 手足皆白色
見在水中沉
弟子亦以頌荅
汝勿作是語 斯為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今尼依法住
童女復荅
露體人間行 誰將此為智 令他衆共見
了无慚恥心 醜面露身形 便將此為法
毗沙門王見 刀割定无疑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尒而去即詣
池所見其師主以沙瓶繫頸沉沒而
亡弟子之中有樂戒者共作是說此

事是實餘皆虛妄亦以沙爪繫頸自
沉而死所有餘衆並皆四散依止邊
方佛現如是大神變已人天大衆悉
皆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二張 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明大藥事

尒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
之法降諸外道皆令退散默無所說
逃竄邊方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
有疑請世尊曰如來大師以神通力
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實成
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
大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
今者已捨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
到於彼岸獲無上果調御丈夫為人
天師令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
念過去未離貪欲瞋恚愚癡生老病
死憂悲苦惱具繫縛時尚能降伏六
師眷屬不敢酬荅逃竄邊方乃至淪
沒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
鞞提醯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
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極愛寵
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
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
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
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
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
供給至年長大世間技藝悉皆通達
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
之勢頻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
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
不悅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惱王即
為臣具說其事臣曰若如是者何不
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
和順王曰於何處取臣曰隣國王女
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嫁娶
臣曰善作方便令彼相親王曰安心
臣往觀察大臣即去見隣國王既至
彼已問其嫁事彼王聞已報大臣曰
若作婚姻可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
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荅曰
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
許斯要者重來相見荅曰諸國太子
皆由大臣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遣信
白王時王聞已備禮迎歸情甚相得
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
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
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二張 賤

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
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聞技藝容貌
超絕擧世無雙云何棄此別有建立
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答于時
大臣觀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
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具告大臣臣曰此
不足憂我先求誓已共立要令隨所
欲勿問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
令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
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後不久夫
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
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
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號
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
大仍未策立夫人本國惟王遣信即
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
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
不爾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
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臣曰王何憂
色王即具告臣臣言大王更無餘計
宜立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
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
有殺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三張

不仁事非我所為臣曰不能殺者所
為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臣
曰如其不然請遠駈擯王曰善人無
罪何事遷流臣曰欲求其過豈不易
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
當知也時王即便選擇吉日立彼求
王以為太子足食知已遂作是念王
棄於我住必見誅遂詣其母具陳此
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冀延形命母
聞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
涕即以伽他告其子曰

汝本坐臥高牀褥　所著衣服並鮮華
云何獨去向他方　麁衣寢地能存活
汝比睡覺常安隱　涼宮綺觀任遊從
云何寒熱冒肌膚　野外飄零獨辛苦
王宮象馬任乘騎　珍羞美膳隨時食
上妙衣服袪寒暑　云何棄此往窮林
鼓樂妓歌恒適意　能令聽者悅心神
衆人敬仰鎮隨從　汝獨懷憂欲何去

王子答曰

誰恒受安樂　誰復常艱苦　凡居人皆有
倚伏必相隨　苦樂更遞變　常如是流迴
會合為苦生　世法皆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四張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辭白其
母已即便辭去往半遮羅將至彼國
苦於飢渴遂往路邊樹下停息四顧
悄然偃臥而睡時半遮羅大臣因有
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範有異常倫
佇立久之觀令睡覺問曰汝是何人
誰家之子答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
子名足飲食報曰何故來此王子即
便以事具答近臣知已引至王所白
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飲食其
父立少發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子
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
集歎善慰喻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
經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衆歎希
奇誕生之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
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三子之
胤繼生之後多足飲食應號此兒名
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既長
大才藝遍通足食三子尋便殞逝妃
常追悼悲不自勝三見知是即便念
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
醮大臣并急隨去既至彼家歡慄得
意近大臣家有雞栖府相師見已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五張

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為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還夫人即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母為飢所逼見有沸鐺便作是念我母未來暫覩鐺內有可食不遂見雞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言食未荅曰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令歸學所大臣既至去我須食夫人與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荅曰兒來食訖臣作是念為全食肉方得為王為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食雞肉便得為王為當全食少食亦得荅曰雖不全食食頭即得若其有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得為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兒取頭充食若毋不知此事難作先當問毋其意如何後因語次盛問妻曰夫主與子欲誰為王其婦聞說遂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今若道以子為王此人即便弃擲於我今時宜可順彼為言荅曰寧使夫主為王此之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十七　第六張　[illegible]

人聰明解慧豫審先機云此大臣為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為防護可共豫計勿使身危即於屏處報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可捨此國向鞞提醯彼即是汝祖宗舊處親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樂子聞告已俛仰辭母往鞞提醯欲至彼城於一樹下因乏而睡于時求王身嬰重病因即命終彼國舊法若未立嗣王靈輿不出三元後嗣不知立誰時諸群臣咸皆訪問誰堪為主我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丈夫瓌偉異常人間罕匹日光雖度樹影不移衆人共觀咸歎希有此善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樹影留覆固是非凡可嗣令寤欲既覺已問諸人曰何故相驚荅曰仁合為王故相覺耳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問曰其法如何荅曰先奏美音漸令覺悟群臣聞已作如是念此非貧子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方誰家之子

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如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十七　第十一張　[illegible]

子王高聲奐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我昔先王名曰善生子号足飲食我是其兒名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已皆生歸躍咸云我等今者還得本王咸脩威儀廣陳音樂千軍万衆從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足食斯名遂隱自宗重起号曰重興年幼為王諸臣見憐所有勅令多不奉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皆存問此等是誰所管封邑荅曰咸是某甲大臣所有復生念曰城邑聚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弄國德將如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子号為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欣樂垂拱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滿為有為無若其有者應與彼妻為有娠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具事非謬彼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云召圓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十七　第八張　[illegible]

夹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
曰汝婦有娠好須養護勿令傷損月
既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无
比三七日後欲為立名諸親議曰未
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曰我抱宿
疢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无瘳損及
懐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
藥母說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為勝　此是藥中妙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肩挐大藥詣池澡浴於其
道上見有魚骨謂是寶珠蹴之令出
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腳蹴謂真珠　自業不肯終
強覓他遺寶　他所弃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畊沙門　弃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
入水見白鶴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
我取此鳥即欲前就鳥遂高飛大藥
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无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殑伽河方為

洗浴既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
有大銅鉢隨流東下時有白鵜躑躅
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物顧問其子
大藥報曰
殑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鵜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
岸上時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
其上大藥同前以頌白父是時大藥
既漸斷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衆共
議曰我等无主可尊大藥為王大藥
立已揀諸童子將為輔佐從是之後
朋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
客遊他鄉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
叢薄欲為便利有一丑人來問女曰
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
是我夫丑人報曰汝無羞恥不愧友
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
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
華匡令衰失宜應弃彼與我為妻時
彼老公來諍訟者於大衆所引我於
夫其女受言即與丑人隨路而去時
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叫

望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
一手牽時彼丑人亦牽一手婆羅門
曰汝偷我婦丑人曰我能設斯此是
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鬪諍各相牽引
少年為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自知
无力莫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
云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
林中聞彼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
報大藥曰仁既稱王有斯非理叫云
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即令諸童
子執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門
曰我老无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妄
語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
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
門推胷懊惱自撲于地即便伺察驗
彼真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將此婦
來答曰從妻舍來問曰有何飲食答
曰肉羹及飯加以清觴大藥曰若如
是者我觀其食以驗真虛即令以指
抉口竟无一物空見流涎問婆羅門
曰你從何來答曰從婦家來所食何
物答曰酪漿及餅加以葉脯告言汝
可吐出即便抉出一如所言大藥見

已知少是賊刼彼老妻即與重杖搋
地為穽埋之齊咽以孔雀膽塗其額
上作如是字諸有偷婦賊者准此科
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有五百皆
悉同此而為治罰
時童興三現有村城皆被六日之所
控執三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
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整軍
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
聞有大叫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
左右周旋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
即報王知讀其額字去皆是賊王見
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荅曰此是
大藥童子准去而作不罰元辜王聞
釋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
及諸童子聞王軍至蹟處而住時滿
財城所有人衆聞王欲至悉皆營辦
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
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
大藥今可速來父白王曰童子幼小
未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
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
之才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

迴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
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令使往
語圓滿曰汝可以砂挼繩長一百肘
速遣將来圓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
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来未曾聞見
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
見父問曰父何憂色荅曰我未曾聞
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
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
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
報曰仁當為我奏大王曰仄陋小
邑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測天心未
審大王須何色繩王處帝都朝多俊
乂請垂一肘以樣示人非直百肘短
繩千尋亦應可辦使去白王具陳其
事王曰此是父說為子言乎對曰是
大藥語王既聞已生希有心憶彼天
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霸王可期
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
作飯熟可將来又告曰其穀不得臼
內舂擣亦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
不在於外烝煑之時非火非元火將
飯来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

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擎
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
城使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
彼令知聞更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
憂進白父曰何故憂色父遂具告大
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即取稻穀
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搯擽米元
有碎既擣得米便求煑處即於門外
簷下安釜煑之上蒔日光傍以火炙
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
一足履道一足踐荒所持飯器置於
頂上蓋蹤布傘非日非陰一足著鞋
一足徒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閹人
便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
王問使者彼皆具荅三問大喜是誰
所為荅是大藥王極驚嗟謂使者曰
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善閑法式
觀其計策實為王佐之才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報圓滿曰我須
園苑林池具足花果茂盛可速將来
使至彼已具陳其事圓滿憂惱此事
難為園苑無情不可移轉欲令持去
宣可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荅父曰

寧得不憂三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曰父不須憂我皆為辦令王歡喜即報使曰既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為此處園池長自荒野進止法式皆來詣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藥三倍驚歎實為希有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送特牛五百令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報圓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曰寧得不憂三遣特牛令供乳酪既求非所得之無由若不遵王命致招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王聞已不徵乳酪即召父子二人具教其事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遠以大木五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兜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衆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慈悲得令我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

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告諸天衆使人問曰汝何所為答曰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為此悲啼請天擁護使迴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其子白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既無兒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曰皆是大藥王歎其智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儔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騾令圓滿養護勿以繮繫不置室中不餧以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具告其事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依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憂箭射心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無奈何況當人也大藥見父問答同前報曰父不須憂我皆為作即於晝日日中放牧夜収入宅於迴露處既無繮絆其事難為專勅二十一人夜宁看守一足

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終而復始王令人審察如何看守使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騾無走路如何加罪大臣曰可勅乘者於夜睡時乘騾潛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守者至天曉已報圓滿言騾已失矣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惱燒心大藥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可成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一計為之稍難若父不憚羞慚當希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即便剃父頭鬚以為七道仍以青黃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往至都邑唱大音聲云大藥令至并將父來剪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已共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為善事然辱其父有點惡章王及諸人皆出城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為實為虛王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遂白王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策過人觀此所為一何鄙賤王問大藥曰何故汝令令父毀辱以至於此答言大王令以為策不知其辱臣有

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事供養於父王曰汝智與父孰為優劣答曰我勝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養育劬勞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曰惟王審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言父勝大藥前進稽首白言大王前令養驢遂便遞失此驢乃是驢父理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為重責王及大臣聞是語已歎奇計智絶代希有王極歡喜遂即廣施威禮拜為大臣所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乘事明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歎

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為娶妻故多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為娶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衒已技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既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顏容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錢不宜持入於曛黃後遂往空林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十八張

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宅所扣門而喚妻還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於卧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令入共至房中為設餘饌令其飽滿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首今非好日復无節會因何得有此上食耶答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欲至為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婦遂陰言意告牀下我善聽須知其數問曰得幾許来答得五百金錢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答曰且自安隱明日將采婦曰我與君身事同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愚直答曰安在城外去我善聽須知處所問在何處答曰在某林中多根樹下婦曰聖子行路辛苦且當安寢知其睡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為之即從牀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十九張

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處唯見空坑一无所覩即自拍頭槌胷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識共来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曛黃之後既絶人行藏某樹下歸舍而宿今来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彼有智略超絶諸人汝若歸投錢應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行啼泣淚至大藥所共相問訊即以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所失之物當為尋求問曰仁家頗有犬不答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為設供養余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藥曰八人来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睹察告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二十張

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
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
相時汝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
觀於誰處哀盼言笑使受教已即往
其家在門而立所謂八人次第令入
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
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
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
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
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
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曰
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
已財汝所取者即應還彼荅曰敢為
重擔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
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國法重加
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言大臣
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
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
彼得歡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
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
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
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
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

庶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
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横輙
有侵欺

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
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麨而食
忘不繫口餘處旋行時有毒虵入於
麨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歸
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
汝顏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應
去之稍遠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
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
能為我決并持麨袋至大藥所具陳
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虵
又彼相師作如是語於衆人前即令
置袋于地以杖扶開有大毒虵從中
而出張鱗吐毒蹡身而去諸人見已
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
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
聚落誰所管耶諸人荅曰此是某大
臣彼是某大臣攝之屬已將為封邑
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
管攝國主但唯內宮及飲食而已既
遍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
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无力知當奈
何幸蒙上天豫告於我滿財城內在
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
已立為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為
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
給今既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
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
謀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為王是
時大藥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无
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便於
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
曰諸君當知此為大臣不遵國令致

使賦役辛苦非常饕餮姦邪不相存
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
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税隨力有无眷
屬妻子永无勞擧君等六城各自牢
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无宜用語設
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臣来我
當賔伏於其國内聞斯教已並悉依
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白王曰諸
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
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
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来王即親
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
城奏曰我於大王无心違背六臣暴
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来我皆降
伏王即令使往唤大藥彼聞勅召馳
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无
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
制輕科彝倫協叙小大無怨咸歌舞
造共喜来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
母各生慈念國内人衆悉皆雲集邑
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
揚王乃以女娉于大藥遂蒙賞愛无
驕恣心時有異方貧士来投此王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三張

求榮禄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
愍遂便招納拯以衣食令無乏短時
有婆羅門来從大藥求索穬麦即便
違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即持惠
復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寮庶朝集
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
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
妻子然大藥黙无所説王曰大藥卿
何不言答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
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況復女
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虚實
王當目驗復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
捉得別處藏擧将餘孔雀對婦前殺
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答曰我聞
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
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
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
食誠哉鄙事無懼忍章又將餘女顔
容美麗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
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来勿
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
何不審思察任用仄陋无宗族人補
為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内人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三張

充已室所愛好鳥殺以爲養又復外
國客人共相收納供給衣食養爲義
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
相委寄我觀悪行實无以加今可令
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
令魁膾將大藥去准法刑戮時旃荼
羅以赤絃花繫於頭下打悪聲鼓悪
人隨逐擧刀怖懼如炎魔卒送向尸
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
若已親各出哀言爲求天佛時外國
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
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
穬麦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説
頌曰

國王不可親　悪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該内宮人
不慊作欺心　負他穬麦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
聞已謂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
答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
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
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唤大藥来
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四張

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所有城邑並不自屬但唯飲食內宮而已我運籌策廢彼強自享國安家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藏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今來殺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有云父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不可親當密觀察王當自驗王家有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煮羹王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瓔珞權假將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喚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他糠麦者王令魁膾將殺於我其人遂至急捉衣裾口云還我一升糠麦意道無悲不知機變昔時乞麦見死來徵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過歡喜釋放便倍威禮拜為重臣是

時大藥稽首白王曰觀諸女人可共密言不所賜女者於我無用請即収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氏族相當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婆羅門像手執淨瓶掛吉祥線身著鹿皮面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日暮見婆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大藥答曰我從鞞提醯城來欲向何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歸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非貞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曰我此貧居即是君宅往來停宿幸不為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路於麦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何答曰我名毗舍佉誰家少女答曰聚落中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容儀未識其智今可試之大藥即坐刈麦田中高舉兩手以腳踏麦毗舍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可擋可愛光彩異常答曰為蓋身有何好處

又曰甚好容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關容飾問曰父何處去答曰一身兩事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取棘斷其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答曰歸家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為妻室不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向滿財城路在何處平直柔軟復无棘刺幸應指示今我安行女指曲路即自前行往至池邊變衣而坐眇其一目識彼大藥識知我不須臾大藥行至池邊遥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无縷不織衣　元非氎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曰

滑路宜應去　澁道不須行　遥見大藥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麦地　有樹著赤花
弃在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深成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无羞恥因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仙相

似即宜遠去雖我戒陽若更重来令
狗食汝時婆羅門既乖所望還至毗
舍佉所女遅見已遂唱善来是時大
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不被打女
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
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
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
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
設食次第皆作後来毗舍佉諸人告
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来至大
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婚
姻之事荅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諳
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
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无不通達
徒延歲月此𡚱難逢即可娉與无宜
更住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
即以為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
佉亦留礼贈還向鞞醯城欲詣中興
王處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𥹳麦一
𥈠裹在衣裾往先投宿婆羅門處扣
門而喚其婦出問汝是何人荅曰是
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
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八張

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
入其宅大藥又念白有外人不令我
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喚開門婦
聞聲魂神驚懾不知何計遂以私
人安小篅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
藥告曰我此𥹳麦何處得安婦曰可
瀉于地荅曰恐鼠侵食遂觀屋角及
於牀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篅大藥思
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麦置篅中婦
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麦物
欲如何夫曰此傳婦女何不出物安
麦篅中彼便逆指不許近前婦知意
止無柰之何遂便驚怖計无所出報
言篅澀恐當損麦大藥曰汝不須愛
我不令損即取紫草及乾牛糞於篅
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
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
可来父聞走至知子在篅報大藥曰
汝若須篅我當酬直可索幾多荅曰
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
我兒今死何用錢為遂與金錢與篅
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
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悉行自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九張

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
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并報城
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為求婿
前至於彼其毗舍佉善當養護大藥
便即往鞞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
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
毗舍佉得書云

四橛可成衣　少一不能織　如其杙有闕
橛足可令輸

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
牀下求覔足橛使者問曰欲何所求
荅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橛足既得
橛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為安置
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
愚直遂便舒脚內彼橛中毗舍佉即
以逆楔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
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
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
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来以錢呈亦
報言前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
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
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
如是第一大臣而為婚對興隆家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十張

莫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毘舍佉澡浴
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豐資養
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
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
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答言
已得王曰何如答云少女容華顏貌
超絕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為妻
是當其匹我今啓王為將來不王曰
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禮事在
精奇任意莊嚴令眾歡悅大藥承命
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眾烏
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此舍
佉處共為婚姻禮事既畢將還鞞提
醯歡樂而住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
為販馬來至鞞提醯於此城中有五
百婬女儀貌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
詞並皆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
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
人各為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亂
彼倡女中最第一者往商主處求為
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日來至
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為
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

女曰若君斷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
馬五疋若無私過汝當與我五百金
錢作此契已倍興方便來相媚諂然
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
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
與交通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
女彼女即便將諸手力來徵商主當
副前言與馬五疋汝已斷志共我行
非商主曰汝無羞恥誣枉好人便詣
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
明日可來更為詳審大藥還家遲於
常日毘舍佉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
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閑道理
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曰我等未
閑汝能決不婦曰我識為斷觀智如
何君先奏王召諸臣眾并牽五馬共
至池邊可於泉中喚彼倡女問曰商
主與汝實行非法可將寶馬如其夢
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無
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
聞已深生嗟歎即於明日奏王召臣
集諸人眾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
牽來於岸上立如毘舍佉計次第咸

聞王眾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
卿等昨朝作是斷者無煩今日重集
劬勞此是誰計答曰是毘舍佉我昨
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毘舍佉
有大智榮名稱流布遠近咸知時有
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
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
王眾同觀無人辨識毘舍佉聞已告
曰毛鞕者是母軟者是女眾歎希奇
復於異時有呪蛇人將二毒蛇來詣
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
大藥以事告毘舍佉彼聞微笑答曰
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飡
封祿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深識應
以軟物繫於杖頭向蛇脊搭試脊若
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
作日驗不虛人皆嗟善
時有南國商人將栴檀杖來至王所
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毘舍佉同前
識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沉
末便上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
是念我今且欲試諸大臣誰最有智
即於樓上更豎幢竿竿頭安置光明

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不別
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
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
舍佉彼便荅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
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
舍佉王乃與珠弥更稱善時諸大臣
見毗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起
有心共為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
然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
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
遂即私求深誠鄙悪荅曰此是世法
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者即不
隨從婦曰我欲屏彼勿當見責荅曰
隨意婦曰君可稱病我自知時大藥
如言辭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毗舍佉
報云夫患我意无違即造木人形同
大藥卧在牀席覆以薄衣報諸人云
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與我
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櫃安六
房中大臣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
人知待入中已即牢鎖閉如是六臣
咸入於櫃告諸人曰大藥已亡王及
諸臣中宮寮庶咸作是念如是勝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十四張

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毗
舍佉便舁六櫃來至王所白言大王
大藥身死所有珍貨咸在櫃內宜觀
領受并說二頌王見悲愴令日身亡
便將物至于時大藥從側門入花瓔
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
受念極深纔死不停即欲取貨王曰非
我索財是毗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珍寶
開櫃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无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三家物
大藥曰若尒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既
開櫃已時六大臣各從中出王問其
故六臣荅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違此屏合
受重懲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
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
策超倫昔未曾有大臣輔相被屏至
斯因此便能制執欲者王既慶悅於
毗舍佉倍加封祿諸國普聞
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十五張

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
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令內外國
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
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
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超
群宜往求婚理亦應得大藥荅曰彼
是隣國事若怨讎先以方便然後求
及王令輔相自往言婚時彼王自見
便到已便共議曰鞞提醯王多有兵
力共交婚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
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即便許
諾卜選良晨可於某曰宜來就此共
作婚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
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
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
使報鞞提醯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
其使至已大藥白王未可倉卒當善
量議隣國為怨自古常事每有諍憚
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荅言大王
願不為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大
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
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翔鳴
騫翥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十五張

誰可量議通信去来誰堪委付竟无
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
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
從何来具相荅曰我從北方室利王
處来先是監國使者以舍利為婦年
少容儀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
詞因暫出遊被鵶擒去我為此故憂
箭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無儔
匹願汝為妻荅曰我不曾聞亦所未
見鸚鵡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鸚鵡
還將鸚鵡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
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言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國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暫因遊戲出　遂被鵶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颻因至斯
舍利荅曰
舍利鸚鵡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鸚鵡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為
妻室既為交密情無間然是時具相
見彼王家造作種種上妙餅食色類
衆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
何意宮中營斯盛饌我今願得嘗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十七張

味不荅曰雖有如是上妙餅食悉皆
安毒問言何故荅曰為鞞提醯王欲
来成礼作斯飲食然有審意害彼王
軍具相委問細察知已而說頌曰
咸去此王女　姻與鞞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荅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謗稱量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鸚鵡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
奇珎踊躍歡欣告舍利曰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王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荅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无宜更遲晚
是時鸚鵡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
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
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
兵衆詣鞞提醯四面圍合進退无從
王與大藥共為謀計其欲如何大藥
曰不可交兵應為離間時彼營內有
五百大臣皆以國家珎寶而重賄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十八張

諸臣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
與王作斯事已令使報曰非我不能
與君共戰既為妻父即是密親當善
思量身存為本今至我所治不自由
若不信言當須覩驗我將某物與某
大臣六五百人皆受贈賄可即搜問
足了真虛彼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
事異中夜収軍既至城已遂便捴領
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業大藥
白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暫往
求女為當得不未知須觀其意王曰
隨去大藥將兵往半遮羅國園中停
止彼王便喚可入城来荅曰我不入
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王曰隨意時
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由大
藥既是怨讎不應輙放臣白王曰鞞
提醯王自無計策興隆王業皆是大
藥之功由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
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破彼城王
乃稱善即領四兵至鞞提醯國圍遶
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某道去
向鞞提醯大藥訪知彼王珎寶咸在
某處并女妙樂一處同居大藥即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十九張

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珍寶物率兵
衆別路而歸既見王已惣集朝官慶
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珍寶及
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發命旋師時
此國王廣施大礼替嬪已畢即策妙
藥為大夫人時半遮王令使賫書與
妙藥曰我極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
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
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鸚鵡傳
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
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高已往
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乱家國彼之鸚
鵡可附將來女寵鸚鵡寄與父王王
見鸚鵡倍生瞋恚白此傳鳥亡國喪
親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稽首而
白三日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
終死亦無恨三日隨彼死法而斷其
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荅曰麻
縷我尾灌以青油爇火令著任其自
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
二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空室燒盡無
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
與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張

荅大藥歡喜半遮羅王瞋心猛熾更
與女書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守
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鸚鵡王
見大怒令捋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
毛弃之舊外報言汝去飛鵄下見掠
以慈虛到一神祠鵄便欲食遂告鵄
曰兄食我身肉纔一日如其見放於
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鵄曰誰
當信汝荅曰為作盟要又復我无翅
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自辨虛實從
告鵄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
彼王天祠遂徐放于池鵄隨言作至
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背後一小穴
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
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誑神
共瞋比遭衰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
殃酷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
豆子各置一升如是存誠我為思審
時守護人便將此語白大王知王曰
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為作是
祭神經多時節鵄食生肉鸚鵡飡麻
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
護人曰汝可報王介所多時供養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一張

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
隍寮庶咸剃鬚髮俱來我所我當施
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作盡
除鬚髮至天祠中礼天神足求哀懺
謝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反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剃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
何意遲遲令我見怯即便具說此所
經事大藥聞已極生歡悅具白王知
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感
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人鸚
鵡為世所難及
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諸臣中誰家
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養飼
齊介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
其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
大藥得狗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
而繫其狗每見大藥食時芳香芬烈
餅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一片但將
麁食而養餧之支濟性命不令其死
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摠命臣所養
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二張

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
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何瘦荅言
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
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藥
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嘆
異諸人
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便以
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感不得
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
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
肥壯然刻木為狎時來恐怖羊雖飽
食脂膏不生報已共觀果如其事王
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耶以事具
荅王曰深有奇智
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
芳園共為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
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
說之是時諸人悉皆說已次問大藥
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荅曰我家
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
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
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
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三張　[illegible]

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一獼猴
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
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
汝當報曰我有獼猴善閑音樂歌舞
絲竹無不倫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
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直
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獼猴共至
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
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
生大慶悅廣賜珎財歎曰大藥之智
於諸衆中寂為第一
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叡智學善
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
名為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
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肩者我此妙女
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
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十八種
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
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為學此兒醜惡
令我羞恥其兒長大自恨无識遂入
城中以求學問至彼聰叡婆羅門所
礼而致白我來請益幸見哀憐彼便
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四張　[illegible]

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
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
雖復容儀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
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无
違要即為具礼以女娉之其女感先
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
念曰我今為容情懷怯憚宜將歸舍
隨意所為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
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容華夫便醜陋
為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
本處於其中路道粮皆盡至一池邊
為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麨欲飲烏曇
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
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
告曰古仙有制女不飲麨為斯不與
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
烏曇告曰此亦古仙不許女食烏曇
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
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
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飡無宜獨
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於熟
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為飢
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illegible]

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
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
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既生嫌
賤便下取棘圍樹而去于時中興王
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
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曰
此既空林誰為啼哭尋聲遂至烏曇
女邊觀彼容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
問言神仙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荅
大王今當知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宛若
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
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為非法如何
曠野獨弃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
至彼樹下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
將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
倍生憂感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
執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
自念何緣樂得交語即託餘事高聲
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鬘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水飲　報言女不令
長恨可渴死　同行經曠野　噉肉不相分
念此至死枯　舞時須著節　自上烏曇樹
熟果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婦向前委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為人事少虧
弃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　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住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初頌第一句皆是當時取四行第二兩句為詞句意欲使人更極顯義
時彼二人意託餘言共相對荅王便
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詮予我聞不解
可為申述烏曇即便向王具說此是
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
今為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
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
彼人存昔愛耶荅曰寧有斯事自當
令彼於我生嫌然此婆羅門多解呪
術不應造次告責其人王即以緣報
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

於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六人
光彩超群不敢親附是時大藥報婆
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所求荅曰我
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不荅
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嚴來前
若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誤刀斬
汝頭彼言隨教王勑宮人並皆莊飾
來至我所即皆總集如常裝宮女一百
婇女隨從烏曇皆詣王所大藥遂報
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
嚴飾猶如龍女被呪所禁一無言說
又如聾者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還坐
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
在後而行惡相捉之云是我婦大藥
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持取而
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還怜汝餓鬼　弃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
遂不與語王與宮女向苑園中竟日
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瓔珞價直
百千兩金掛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

言歸聽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獼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使去急可取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將欲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珠瓔荅曰我是乞人不見瓔珞即便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我得珠瓔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即便双長者子同一木枋而械其足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從覓子乃叱曰汝為此故引我將來不能與汝子既食罷欲去旋迴荅曰我時未至不能共去被便愛語告曰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為要誓當隨汝言彼既設誓遂共旋行于報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時遍行城郭尚不能得麁食充軀今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卧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瓔珞珠女既至已同處禁身便與交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国

根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六張

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取瓔珞彼雖播扛不免禁身音樂違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安樂乞人自念斯等既出豈復相憂如我思忖自非大藥計策鑒明能令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設幽亭容閑住即入白王我雖有兒子無過咎因何我子輒復禁身王曰百千兩金真珠瓔珞乞人將去於外共分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願不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自之計必望求得其所禁人請皆放出王令釋放大藥入園撿失珠處仰觀高樹見有獼猴念彼珠瓔是此將去然須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遥可如前宮人並出頸下瓔珞咸悉莊嚴獼猴遥見取珠掛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猴見亦舞大藥曰可並低頭猴亦低頭珠便墮地王見大喜嗟其奇智擒罪榮功重增封祿時彼六臣因聚一處共為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彊

根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七張

畫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俚報呈薄伎遂得當塗致令我等喪亡祿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臣告曰我等六人共為盟要所有言契稽不相負同心戮力杜絶怨讎大藥及王於我無恨可令祿位還復如先如是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既見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具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何籌議還來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既至園中各以男女共為誓對作如是語既為親密元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實相告一云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云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已情共為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盟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素伏惟思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皆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我身是中興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大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三十一張

今為三界衆尊現大神通還黜六師
外道汝等苾芻於善知識應當親近
然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內外典籍
終能成就如是威德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張 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之餘明佛從天下等事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
伏諸外道利益無量衆隨類悉歸依
一切人天咸令歡喜遠近城邑婆羅
門等及工巧人並皆來集室羅伐城
於世尊處而為出家時彼諸人所有
眷屬皆來尋覓至此城中見已告曰
仁等捨俗而來出家欲令我等若為
存活答曰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
其法彼曰善哉我當修學即皆出家
時婆羅門等見已譏嫌此等工人出
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來
出家後還畜昔時所有作具由是因
緣致生譏醜告諸苾芻曰既出家後
不應更畜工巧之具若仍畜者得惡
作罪佛制戒後時有醫人既出家已
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舊苾芻身嬰
苦病見客苾芻來報言具壽可為我
治答曰佛不許我先是醫人更畜醫
具欲將何物而療病耶以緣白佛佛
言我今聽許諸苾芻輩先是醫人得
持針刺物若是書吏得持筆墨若剃
髮人得畜剪刀子

緣處同前現神變後人天歡悅佛及
苾芻多獲利養爾時世尊為欲擯其
利養過故遂昇三十三天於玉石殿
上三月安居近圓生樹為母說法并
餘天衆具壽大目連在逝多林而作
安居是時四衆既無世尊咸悉共詣
大目連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尊者
見來即為說法隨機演暢示教利喜
默然而住是時四衆各從座起偏袒
右肩合掌恭敬白尊者曰大德頗聞
如來大師今於何處而作安居尊者
答曰我聞佛往三十三天於玉石殿
上而作安居近圓生樹為母說法是
時四衆既得聞法知世尊所在深生
歡喜禮足而去至安居竟四衆還來
禮尊者足在一面坐尊者為說法已
大衆各起禮足白言大德諸人久不
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
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二張 駿

尊處傳我等言頂礼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復更為白贍部洲内所有四衆久違聖顔咸希親奉我等四衆無有神通能至三十三天礼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天衆得來至此願佛慈悲哀愍我等時大目連默許其請衆知許已礼辭而去尊者觀知大衆去已即入勝定猶如壯士屈申臂頃即於此沒至三十三天現遍見世尊於玉石殿為諸天衆無量無邊說微妙法時大目連不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至此諸天圍遶猶如贍部四衆無邊尒時世尊知大目連心之所念告言目連此之大衆非自能來皆由我力而有來去是時目連既至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普觀大衆白言世尊念此大衆甚奇希有悉皆雲集由彼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生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來生於此佛告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衆由彼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得來生此時天帝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三張

見佛世尊與大目連有所論說即於佛前告大目連重叙其事由其敬信三寶清淨聖戒廣說乃至得來生此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叙其事廣說乃至來生於此

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佛深信於彼命過來生於此復有餘天作如是語我由前身於法於僧於清淨聖戒深生淨信具足受持於彼命過來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衆親於佛前悉皆證得預流果各礼佛足隱而不現尒時目連見衆去已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贍部洲中所有四衆各並虔誠來至我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久不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頂礼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等四衆無有神通能往三十三天礼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諸天能來至此善哉世尊慈悲哀愍從彼天處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四張

贍部洲作此白已尒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告諸四衆滿彼七日已佛從天處向贍部洲於僧羯奢城清淨曠野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礼佛足即還入定猶如壯士屈申臂頃於三十三天沒贍部洲中出告諸四衆滿此七日已佛從天處來贍部洲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諸四衆各持香花往僧羯奢城時彼城中所有人衆聞佛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街衢灑以香水名花遍布幢幡繒蓋處處莊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於一勝處敷妙高座企想如來是時如來為三十三天衆說當機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將諸天衆至夜摩天為說法已即於此沒復將天衆至覩史多天為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至色究竟天皆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至善現天如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是時帝釋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五張

佛言世尊今欲詣贍部洲荅言我去白言為作神通為以足步荅言足步帝釋即命巧匠天子曰汝應化作三道寶階黃金吠琉璃蘇頗胝迦荅言大善即便化作三種寶階世尊處中蹋琉璃道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其右邊蹈黃金道手執微妙白拂價直百千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為侍從天帝釋於其左邊蹈頗胝迦道手擎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金而覆世尊并欲界諸天而為侍從佛作是念我但步去者恐外道見謂沙門喬荅摩以神通力往三十三天見彼妙色心生愛著神通即失足步而還若以神通徒煩天匠我今宜可半以神通半為足步往贍部洲尒時世尊循寶階下去此十二踰善那人氣上熏如死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齅世尊知已化作牛頭旃檀香林令氣芬馥聞者歡喜佛作是念若贍部洲男見天女女見天男情生愛染由婬欲心極熾盛故便歐熱血悶絕命終我今宜可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illegible]張

是作已不令染愛擾嬈其心

尒時具壽須菩提在一樹下晝日閑居遙見世尊諸天大眾恭敬圍遶咸德尊重從三十三天而來至此便作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悉皆辞佛當往天處此諸人眾百年之中並皆身死佛化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咸嚴无不磨滅善哉世尊處處慇懃作如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生滅之法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猒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无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得不壞信即便速疾捨加趺坐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遙礼世尊瞻仰而住

尒時嗢鉢羅苾芻尼作如是念佛從天上下贍部洲作何方便我得最初礼世尊足大眾皆集無地旋踵若其直尒作苾芻尼形者人皆見輕莫由進路我今宜可現大神通即以自身化為輪王七寶前導九十九億軍眾圍遶千子具足微妙莊嚴如半月形詣世尊處時有無量億眾沙門婆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七張

門外道內道無邊四眾悉皆影附欵未曾有上持白蓋掬從雲奔猶如白日放千光明朗月澄輝出於星漢如是嚴飾壯麗難思至世尊所大眾見已皆生希有瞻仰忘疲各生異念何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他方輪王帝主既見是已各生求願如何令我得受斯樂大眾開路令彼近前尒時鄔陁夷苾芻在斯眾會告諸人曰此非輪王乃是嗢鉢羅苾芻尼自現神通來礼佛足時眾問曰大德云何知是嗢鉢羅尼耶荅曰嗢鉢羅花香氣芬馥嗢鉢羅色舉眾同然故知是彼現斯神變時苾芻尼既至佛所便攝神通前礼佛足在一面住

尒時世尊既安坐已告嗢鉢羅尼曰汝今可去勿苾芻尼當我前立尼對大師現神通者是非理事被佛訶已便詣一邊佛作是念尼對佛前現神通者有如是過我制諸尼於大師前不現神力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後諸苾芻尼不應於大師前而現神通作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八張

爾時大衆見此輪王有大威勢心生
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可愛
皆生願樂求往天中爾時世尊見斯
事已為欲遮其人天願故隨彼機緣
為說妙法彼聞法已得預流果或一
來果及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
獲阿羅漢果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
發獨覺菩提心者或發無上大菩提
心者或發煖頂所有善根或發中下
忍心皆令大衆歸信三寶爾時世尊
即以此緣而說頌曰

設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雖得於勝定
不如預流果

爾時世尊為諸大衆示教利喜說妙
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何意具壽鄔陀夷聞嗢鉢羅香氣知
是彼屍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聞香
得知於過去時亦曾聞香而知其事
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痆斯城有
一商主娶妻未久便即有娠是時商
主欲入大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
首我向他方求妙寶貨汝看家室宜
可用心答曰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

去答曰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便啼
泣徒伴見悲問言何故答曰欲得共
我一處同行我不見隨為此涕淚伴
曰彼意欲去何不隨之答曰誰相供
給伴曰但令共去我為相供即便將
去既入大海被摩竭魚破其船舶是
時商主因此命終餘人亦死其婦伶
俜遇得一版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
金翅鳥王於此居住遂將此女以充
妻室未久之間昔所懷娠誕生一子
顏貌端正後於異時復生鳥子形如
金翅其父遂亡是時衆鳥立子為王
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為王此是
汝兄今可將去向婆羅痆斯於衆人
中立為國主答言國母我當為立時
婆羅痆斯城現有國王名曰梵授以
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王於朝
集在衆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爪
擒其兩髀棄於大海諸妙瓔珞莊嚴
其兄將至王城置師子座上告諸臣
曰此是汝王好當伏事如有相違還
令汝等俱淪大海人皆畏懼奉教而
行臣亦不敢告令斯事衆人皆謂是

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時時間
與我相見答言我來後於異時王有
妾為月滿生兒但現其頭身不能出
臣白王知王曰牽入後宮令諸宮人
作實語盟要使其速出應如是呪若
除王外無男子者宜令為子安隱生
出即便牽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
我除王更無人者為子宜出雖作此
誓為極辛苦兒不能生人皆大叫
不知如何時有牧牛女定去斯不遠
聞人叫聲問其所以何故宮內有大
叫聲諸人具告牧牛女曰我為盟要
能使為兒安隱得出諸人聞已具告
大臣大臣白王遂喚入內女即便以
實語為前為盟我從生來除一夫外
無別男子此事實者即願為子安隱
產生作是語已為便生子而尾下出
女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過亦不
相容內人問曰爾有何過答曰我於
先時抱他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陰
當爾之時似如受樂緣此小過尾不
隨身由斯實語尾亦隨出臣報王曰
為子已生王曰誰能令出于時大臣

以事具曰王遂傷曰我之宮女咸不貞良唯牧牛人獨見清白王曰喚牛女来我須自問女至王問汝以實言令爲生子耶荅曰如是王作是念母既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汝有女不荅王言有其字如何荅名妙容曾與人未荅未曾與阿母若如是者當可與我荅随王意即辯儀禮娶入宮中王復念曰宮女非貞已斷盟誓若令住此必行非法後因金翅鳥来王即具告其事弟宜晝日將我婦去安海洲上夜可持来荅言善好遂便以婦付與金翅如其言契晝去夜来時彼海洲有好香花名曰去醫婦便日日結此花鬘送與梵授時婆羅痆斯有婆羅門子因取樵木須往山林見緊鄉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龕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子行時身形速疾遂與立字名爲速疾父於子前每常歎說婆羅痆斯是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十三張 職

生荅曰婆羅痆斯是本生處荅曰若介何不還鄉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欲逃無路荅曰我當爲問父言大善子便數數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石報其父曰户既得開共父逃走父曰汝母整爲花果須出急即還来無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害荅曰我作方便令彼遲来父言好事母持果至子便取嚼嚼而吐出母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荅曰母懶遠去近覓苦果誰復能食故須弃却毋曰若介我當遠去覓好果来荅曰善哉爲覓好者母至明日即便遠去子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晚遂去其石父子俱逃至婆羅痆斯父生之處其母来至見石室空虛椎胷大哭隣人問曰何意啼耶即以事具荅隣人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憂苦母曰我不憂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荅曰我亦數向婆羅痆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即以箜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十三張 府

授之報言姉妹若見我兒面親付與語言汝可彈此箜篌以自活命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疾付師受學師即教詔兒因暇日即疾入山採取薪木遇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何如荅曰常受飢苦知欲如何報曰汝母相憶泣涕恒流何不往彼荅曰彼是藥叉誰能共住荅曰若不能去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荅言不與即授箜篌報言彈此而爲活命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荅曰善哉我如是作即持箜篌至學堂處見諸同侶彼便問曰汝来何遲荅曰見我母友授此箜篌諸人問曰汝能彈不荅言我能汝可爲彈我等共聽彼即爲彈初絃不觸彼言何故不觸初絃荅言觸者必生過患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指觸時諸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緣斯日晚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即具荅先生問曰汝能彈不荅曰我能若介爲彈一曲彼即爲彈初絃不觸先生曰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十四張 職

意初絃不以指觸荅言若觸恐有過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舍悉皆崩倒瓮器之屬盡破無遺先生大瞋即扼其項驅出村外既被斥逐隨處狐遊唯彈箜篌而自活命時有五百商人賫持貨物欲入大海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无音樂何以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速疾婆羅門子解擘箜篌可相隨去即將速疾共至船中於大海內諸人告曰汝擘箜篌共相娛樂即便為彈初弦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弦荅曰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為彈觸其時舩舶跳躑海中遂便破碎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速疾一人得存遇版逢風天緣命活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園中更無男子唯見梵授王婦妙容女人因與言交共行綢密晝日相見夜即別離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既通懷悉皆具告荅言賢首若如是者何不將我共至婆羅痆斯女荅言好共

汝倶行問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名我字妙容其女即便漸持小石乃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即喚速疾同乘金翅向婆羅痆斯女曰尒可合眼閉即損睛欲至城邊聞人叫聲遂作是念鵄鵰欲至閑眼瞻望鳥急慈風雨目便瞎于時妙容置之園內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花盡發衆鳥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容女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醫花香即為頌曰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頌聲勑內人曰遍可觀察誰作此聲諸人荅曰有患眼人作斯聲讚王便喚至問曰汝作頌聲荅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是念豈非雅頌王樂聽聞我為作之戎容賞賜即還說頌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頌荅曰

妙容所居處　去斯有百驛　超過於大海
有洲真可愛

王既聞已以頌荅曰

汝頗曾聞見　我所愛樂者　若是妙容身
汝可說其相

是時盲人以頌荅曰

腰間有万字　胷前有一旋　常結去醫花
寄來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難安海島亦復通私既無所用宜應與此忿恨居懷乃為頌曰

妙容及瓔珞　付與此盲人　宜可速乘驢
駈之出城郭

于時二人被王擯出盲人將婦隨處挨逞至日暮時投大聚落於空天廟權且停宿時有群賊五百夜入此村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有賊師一人走入天廟反閉其户村人來問廟中者誰盲人荅曰我是客人非關賊類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即宜遣出是時賊師報妙容曰汝何用此盲瞎人乎宜可出之與我同活妙容便許推出盲人村人見之遂斬其首既至天曉

賊師便將妙容而去至一河邊无有
船栰不能得渡賊報婦曰賢首河既
汎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身體
所有瓔珞我先將過安彼岸已還來
相取婦言隨意便脱衣裳及諸瓔珞
與其賊師入水而坐即作是念豈不
此人將我物走遥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　瓔珞汝持將　我生如是心
恐汝今偷去
賊師聞已以頌遥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　誰信於我有親心
所有瓔珞我持行　恐汝得便還傷我
是時賊師即便將物弃婦而行其女
遂即露體出河入草而住去此不遠
有老野干口銜肉臠循河而去時有
一魚從水踊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
弃所銜肉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
鵄撥兩事俱失垂耳而愁于時妙容
於草藂內遥見野干即説頌曰
肉被鵄將去　魚復入河中　兩事並皆亡
愁苦知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
一人乃為頌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十八張

我不為歡笑　亦不作歌舞　誰在草藂山
以言相調戲
妙容聞已在草藂中報野干曰我是
妙容野干聞聲即瞋罵曰汝罪過物
不自羞恥反來相調以頌答曰
舊聟已殺却　新夫將物行　彼此無蹤伏
愁悠草中鳴
妙容聞已即以頌答
我今還本舍　貞心事一夫　恐損於宗族
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答
假使殑伽水　逆流烏鳥白　贍部生多羅
汝能專守一　烏與偶鵂烏　同共一樹棲
彼此相順從　汝能專守一　假使虵晃[illegible]
共在一穴遊　二物情相愛　汝能專守一
假使用龜毛　織成上妙服　寒時可披著
汝乃有貞一　假使蚊蚋足　可使成樓觀
堅固不搖動　汝能專守一　假使蓮花莖
作橋令衆渡　大烏亦能過　汝能專守一
假使大海中　水中生火聚　諸人皆共向
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説是頌已告妙容曰我且作
斯戲調之語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十九張

國夫人將何酬報答曰知識若能令
我還心者我當日日供給肉食不
使乏少野干曰若如是者當用我言
應入殑伽河内令水至咽合掌向日
念天而住我為報王野干便去至王
聞處出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容今在
殑伽河中洗心練行宜疾喚取還入
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語既聞其事
告大臣曰卿今宜往殑伽河邊我聞
妙容在彼勤苦啟心易操即可將來
與我相見時諸大臣既見妙容即以
瓔珞衣服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悦
還依昔日為大夫人遂日日中常以
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即絶是時野干
還伺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容
汝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熱打
於汝與舊不殊夫人聞怖即還給與
野干之肉汝等苾芻勿作餘念往時
妙容者即嗢鉢羅苾芻尼是彼時速
疾者即鄔陁夷是往時聞去醫花香
氣知是妙容今聞嗢鉢花香知是彼
尼汝等苾芻如是應知一切事業皆是
串習以為因緣大衆聞已歡喜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張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尼八敬法　尼欲依次坐　二部事各殊
還俗尼不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
與五百釋女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
坐一面佛即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
喜尒時大世主既聞法已深心歡慶
從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頗有
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
性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
大世主汝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
行純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
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
許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尒時世尊著衣持鉢出劫比羅城往
販葦聚落時大世主聞佛去已與五
百釋女自剃頭髮皆著赤色僧伽胝
衣常隨佛後隣宿而去世尊到彼住
相思林中時大世主涉路疲極塵土
蒙身便詣佛所禮佛足已退坐一面
尒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時大
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合掌白言
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之中

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
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
應剃髮著縵條衣乃至盡形堅修梵
行純一圓滿清淨无染此能獲得長
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
許時大世主知佛世尊頻請不許遂
於門外啼淚而立時具壽阿難陀見
已問言喬荅彌因何啼泣而立荅言
尊者我等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苾
芻尼是故啼泣阿難陀報言喬荅彌
可住於此我問如來尒時阿難陀詣
世尊所頂禮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
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
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
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
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陀汝今勿請
女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出家近圓
成苾芻尼性何以故若許女人為出
家者佛法不久住譬如人家男少女
多即被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
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陀如作
田家苗稼成熟忽被風雨霜雹所損
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

阿難陀如甘蔗田成熟之時遭赤節
病便被損壞无有遺餘若聽女人出
家損壞正法不得久住速當滅盡亦
復如是具壽阿難陀復白佛言是大
世主於世尊處誠有大恩佛母命終
乳養至大豈不世尊慈悲攝受佛告
阿難陀實有斯事於我有恩我已報
訖由因我故得知三寶歸佛法僧受
五學處於四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
果當盡苦際證會無生如是之恩更
為難報非衣食等可相比喻尒時世
尊告阿難陀曰汝為女人求請出家
成苾芻尼者我今為制八尊敬法盡
壽修行不得違越我此所制如種田
人夏末秋初河渠之處堅修隄堰不
使水流溉灌田苗隨處充足八尊敬
法亦復如是云何為八阿難陀諸苾
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
芻尼性此是最初敬法事不應違乃
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
阿難陀半月半月當從苾芻求請教
授此是第二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
形當勤修學阿難陀無苾芻處不得

安居此是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
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陁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憶念
苾芻所有過失謂毀戒見威儀正命
阿難陁若苾芻尼見苾芻戒見儀命
有毀犯處不應詰責苾芻見尼有毀
犯處應為詰責阿難陁此是第四敬
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
難陁苾芻尼不得罵詈瞋恚訶責苾
芻苾芻於尼得為此事此是第五敬
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陁若苾芻尼雖受近圓已經百
歲若見新受近圓苾芻應當尊重合
掌迎接恭敬頂礼此是第六敬法事
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陁苾芻尼若犯衆教法者應二
衆中半月行摩那䭾此是第七敬法
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陁若苾芻尼夏安居已於二衆
中以三事見聞疑作随意事此是第
八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
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二十四張　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二十五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内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礼少　意喜兩衆中
随意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陁我今已制苾芻尼八尊敬法
皆不應違若大世主喬荅弥能奉持
此八敬法者即是出家受近圓成苾
芻尼性時具壽阿難陁聞佛所說八
尊敬法頂礼佛足奉辞而去詣大世
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
許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
近圓成苾芻尼性然佛世尊制諸苾
芻尼行八尊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
形當勤修學我今為說世尊所制八
尊敬法今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世
主言願為我說一心聽受尊者告曰
如世尊說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
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㝡初敬法
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
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大世主

聞尊者阿難陁說敬法已深心歡喜頂戴奉持白阿難陁言大德譬如貴族四姓家女澡浴身體拭以塗香淨治鬚爪衣服鮮潔時有餘人以占博迦嗢鉢羅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時女人既見花來歡喜而受置於頂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來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五百釋女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尒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大世主受持敬法是則出家是則圓具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女衆其事云何佛告鄔波離自餘女衆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授近圓時諸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以緣白佛佛言大世主為首及五百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申礼敬已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礼尊像次礼其師宜令合掌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二張

乃至命存歸依佛陁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如是三說師云好荅云善

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鄔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荅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尒時世尊令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盛後於異時諸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荅弥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等苾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年少出家近圓未久令依大小手相恭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荅弥言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三張

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陁處諮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陁所說如上事阿難陁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白佛時阿難陁即詣佛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近圓未久令依大小手相恭敬是事得不佛告阿難陁汝令不應口說斯事何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苾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令无闕乏阿難陁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新淨白疊敷在衢衕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蹈斯疊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阿難陁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鬘布地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足蹈我鬘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復次阿難陁若其女人於我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映蔽況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陁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滿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汙由出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四張

故滅五百年是故阿難陀我令百歲近圓苾芻尼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礼新受近圓苾芻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有四人衆事五人衆事十二人衆事起彼便惣集二部僧伽事務既多遂妨教授讀誦思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二衆事別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須共為餘皆别作

尒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既大其母亦歿後時吐羅難陀尼因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荅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言若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尼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至尼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牽纏遂便還俗時吐羅難陀尼因出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荅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言若尒何故更不出家荅曰我已還俗誰與出家尼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已皆共譏嫌諸

釋迦女能為善事或時出家而修梵行或時罷道還染俗塵隨情所為豈非善事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尼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還俗尼更不得出家其長者等善為譏笑損壞我法是故苾芻尼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荅弥　出家有五利　可於五衆内

訶責事應知

緣處同前尒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名瞿荅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財貨往得叉城而為興易既至彼已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号曰名稱見唱善来歡懷命坐因即相知共為交密時瞿荅摩賣舊持新還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為興易到婆羅痆斯遂投瞿荅摩家而為停止彼見歡喜唱言善来共申久好時得叉長者告瞿荅摩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瞿荅摩曰善哉斯語今可共

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婚嫁彼言可尒我意同然時彼長者賣舊持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與兒作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痆斯瞿荅摩聞彼生男情甚歡悦便作是念得叉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當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叉長者得書領信還以書荅時瞿荅摩得書表意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女雖儀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物集與之立字衆皆議曰此女形瘦是瞿荅摩女應與立字号曰瘦瞿荅弥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懐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異表不空彼覧書已報書荅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嫡婚姻時瞿荅摩既披書已女漸成笄教其學識得叉長者亦復敎

兒令解衆藝長者先時有私通婬女
以兒付彼令學陰書此論女人與男
女交通私密矯誑難知之事多時學
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今欲還家其
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荅言阿
母我已善學憶念須歸母即私把紫
鑛綿圍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
自打頭令破流血荅言阿母必苦相
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自言善學
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
自打頭破我擬將淫紫鑛綿於頭上
挼令赤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无智
未可言歸既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
之間復言阿母我欲還家其母報曰
汝應且住荅言我去母曰汝若去者
我投井死荅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
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
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投井
死我擬井中多置草槫投身而下人
見謂死汝實無智未可言歸復經少
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已慇
懃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
訖方去乳糜熟已盛銅槃中多安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八張

蜜對兒盡食食已還復吐著槃中命
言汝食荅言阿母吐出之食云何復
食母便啼泣隣家聞已皆来共問何
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荅曰為汝作
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
食母即棍胷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
食持與人乎隣人皆集強令其食彼
兒見逼遂欲飡糜母便捉手掌打其
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之書汝
實无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
即駈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既被斥
逐遂還故居自為商主將五百商人
多持賄貨南之中國每對諸人說哭
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痆斯時諸商
人往還来去皆與婬女共作交通由
聽善言不入婬舍婬女議曰姊妹當
知共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
復相看一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
書於諸女人極生猒賤由是諸人皆
絶還往衆中有一年老婬女問諸人
曰彼是丈夫不荅是丈夫諸根具足
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
立為衆首荅言如其得者立為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九張

若不得者其欲如何荅曰當酬汝等
五百金錢衆人曰善其母即便就商
主邊賃宅而住多貯衆貨不令闕乏
商主家人時来店所有所求覔老
母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母
曰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
不如此者及他人汝從今日来我家
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既聞此言數
數来取商主遂恠問家人曰汝於何
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
一老母所住之家多貯衆貨自言我
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
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来隨意取我
有所須即從彼覔商主聞已於其母
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既能如
此資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
曰商主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老
母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荅曰善哉
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
善事遂即行詣老母店中既相見已
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荅曰
我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
汝即是彼體无差異往来我處勿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十張

他心荅言如是情無間別毋命其女
汝可進来與兄相見女即出来共相
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来儀貌端嚴
舉世無匹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
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毋曰
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
屬他不荅曰未有所屬報言阿毋若
尒何不與我毋曰欲令事汝不擬與
他然有一過使我懷疑歡合楚時欲
去便弃荅言阿毋頗能相與必不弃
遺毋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将入我
家方信汝心言無有二荅言可尒遂
将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即将
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選吉日可共成
親毋即遂報諸婬女等可於某日各
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
會至成親日商主見㤭問言阿毋何
因大會更無男子唯有女人老毋矯
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主耳
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婬女耶商主
念曰我被婬女之所欺誑其女交歡
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荅曰
我之財貨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十一張　戍

相與女即黙然後時商主因酒睡著
遂将遷蓧衰束送著街衢天曉人行
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
横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傭力
人邊覓雇身處于時瞿荅摩長者更
造新舍多雇作人令往屋中隨處求
覓其長者子来時瞿荅摩見彼容儀
極為軟弱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
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重加憂惱
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㤭問言
女誰家子從何處来名字何等彼即
哽咽聲嘶荅言阿父當知我是北方
得叉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来至
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今遭苦難
死活難期時瞿荅摩見語悲哀情生
愍念問曰汝識得叉城人名稱長者不
荅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
荅摩聞說父已知是舊親更鍾慈愛
美言告曰汝可无畏勿生悲悽當作
女夫是汝舍宅既蒙安慰遂息愁懐
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
塗香飲食房舍凡是所須皆令無乏
復告婦曰汝可為女備辦瓔珞莊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十二張　殺

之具女夫既至當作婚姻遂對宗親
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為婚嫿遊方
荅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者
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
更求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婬女舍欲
報私讎荅言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
儀豈等凡流隨宜嫁娶長者黙然是
時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見有死
屍隨流而去岸上烏鳥欲飡其肉舒
嘴不及遥望河邊遂以爪捉著揩栽
其嘴嘴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
復将一著揩嘴令縮如故無異遊方
見已取箸而歸遂将五百金錢往婬
女舍報言賢首往以無錢縛我出
今有錢物可共同歡女見有錢遂便
共聚是時遊方既得其便即将一箸
揩彼鼻梁其鼻遂出長十尋許時家
驚怖愁命諸醫令其救療竟無一人
能令依舊醫皆弃去女見醫去更益
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過
勿念相負為我治之遊方荅曰先當
立誓我為汝治先奪我財並相還者
我當為療荅言若令差者倍更相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十三張　妓

對衆明言敢相欺負即取一箸揩彼
鼻梁平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
得物歸家廣為婚會命聚宗族娶婦
成親時瞿荅摩城外有宅報女夫曰
汝可將婦詣彼停居彼有村坊悉皆
給汝既至彼已安樂而住未經多日
婦即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欲
歸家令母看養荅言隨意既到舍已
便即生男遂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
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
求還母處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
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
毒蛇來螫因此命終婦在車中便誕
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
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哭不語後以
手觸方知命終號哭搥胸痛惱悶塞
悲泣四向顧望不復見人携抱二兒
却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
泛漲求進無由即作是念若將二子
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
大子懐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
迴取大兒浮至中流有豺狼來遂銜

小子于時啼聲母遥叫哭大子意謂
其母相喚擲身入水因即命終母急
上岸趁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
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流
而去情為猶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
痛切悲啼速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
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搥胸懊惱
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
苾芻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
無可逃避當尒之時在家父母并諸
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
得存餘命悲號啼哭急走而來女見
問之汝何行急彼便倒地悲叫而言
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
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他曰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惡業　夫兒及父母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隨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頌已即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
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
撚劫貝線權寄停止母遂相容便到
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來

母處買劫貝線母於異時便持細縷
從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縷麁今何
細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為荅有
客人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
更无兼手何不見與我以衣食相供
荅言我歸問彼知意報來即貴價取
縷設好飲食香花莊飾令母還歸瘦
瞿荅彌見而問曰阿母何處賣線得
錢身香花彩荅言少女非直貴價得
錢身服花彩更乃飽飡美食歡喜歸
來女曰我恠非常為此相問即於女
前說織師好復言少女彼之織師未
有妻室汝能共活衣食相供荅言阿
母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猒患隨
宜活命更不求餘母曰女人无依理
難存濟宜覓處所以自安身遂說百
種因緣令其改嫁女便心變從彼所
求織師既知以禮迎去時彼織師性多
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女即往
告老母曰何意將我付與藥叉常受
苦楚知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懐憂
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產資財並皆
屬汝其女未久便即有娠其夫知已

不加楚毒妻生愓意不並尋常織師
覺已懷恨而住後詣織師共為聚集
酒醉還家扣門而喚其時婦屬產期
閉門而坐雖聞叫喚無由出看織師
性惡復加酒醉懷怛在心更增忿怒
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
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
便作是念有娠之時已愓於我令豚
生子更長高心若不煞之必為儜㵤
即報妻曰汝速然釜以油置中見油
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投於釜內
妻曰此是君兒新生无識有何過失
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麁杖打其
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
遂即舉兒置油釜內夫見熟已報云
汝今可食此肉荅曰我欲如何自飡
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
遂飡其肉如世尊說
淫欲是小過　愚者亦能除　瞋癡是大殃
智者當遠離
于時織師遂生悔恨坐臥不安如火
燒心極懷憂惱煩惌睡著妻作是念
其人煞子令我食肉人中藥又可宜

遊遊即持道粮走出城外時有北方
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為伴隨時活命
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端正便生
愛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
報曰我先有夫毒蛇螫死一子新生
被野干所害一子兩歲溺水而亡父
母親知咸遭霹靂我無依託隨處遊
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
女容儀卒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為已
妻忽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將夫
身被殺賊帥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
食遂納為妻後被北方國主誅其賊
帥遂將此女為大夫人未經多時王
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准其國
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塟入陵中被
賊破陵穿孔已穴瘦瞿荅弥在於墓
中土塵入鼻即便嚏噴群賊聞聲悉
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瘦瞿
荅弥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外已
四顧忙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加以
飢渴內迫身心因即癲狂不記先後
遍體泥塗手足皴裂露形而去漸漸
孤行途經万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

衆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
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
至逝多林所介時世尊大衆圍遶為
說妙法彼遥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周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弈超
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
仰遂得本心覩已形容深生羞恥即
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來大
師無不知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
救護中寂為第一寂為雄猛無有二
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
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
中修四攝行捨除五盖遠離五支超
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
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
方於諸自在寂為殊勝得法無畏降
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
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
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
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
得聖財以智安膳鄉破無明膜無善
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

置人天路安隱無㝵趣涅槃城如有
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佘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汝向衆外可
以上衣授與商主之婦瘦瞿荅弥令
其披著將来聴法時具壽阿難陁奉
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
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如来大師觀
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
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
獲預流果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
向佛歎未曾有白言世尊唯願慈悲
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苾芻尼
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
既得已即令出家并授近圓教讀毗
奈耶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倦
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畢歸
磨滅斷三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
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

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
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佘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弟子苾芻
尼中瘦瞿荅弥持律第一是時諸尼
聞佛記已有諸尼衆詣瘦瞿荅弥聽
其說法時瞿荅弥欲令諸尼生猒離
故即便為說本業因緣諸尼聞已便
向苾芻廣說其事後於異時瘦瞿荅
弥来礼佛足諸苾芻見共相耳語說
彼業緣時瘦瞿荅弥礼佛足已奉辭
而去
佘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是諸
苾芻共相耳語為說何事時阿難陁
以緣白佛佛告阿難陁衆生業報難
可思議由心造作一切世間皆因業
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當受其報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世
尊此瘦瞿荅弥先作何業夫被虵螫
而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
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乱
癲狂漸漸遊行来詣佛所善法律中
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蒙佛
授記於尼衆中持律第一佛言汝等

苾芻當知此尼由先作業果報熟時
皆須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
如餘處汝等苾芻當一心聽往古昔
時於一聚落有長者住大富多財娶
妻經久迴無兒息心懷憂惱我有多
財了無繼嗣身亡之後並入官取婦
聞何憂夫以事荅婦作是念我今未
知由夫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
非夫主於我情生異念更覓餘妻親
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愁詞我宜自
行不待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業不
懷男女可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
首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將冷水飲
嫛無由於其宅中常為鬪諍共相惱
乱無有停歇妻作矯情報言聖子宜
可娶来彼若年顏與妹同者我便於
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夫
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
者妻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既長大父
母並亡其人遂来至二弟處求姊為
妻彼便見與作大禮儀共相婚嫡人
皆法佘得新忘舊不念前妻舊婦腹
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見夫棄擲極

生嫉妬因即病差便即有娠報夫主曰我今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若生子我歿世後得為繼嗣自作家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藥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汝家有兩婦定相惱乱汝今無事早發斯言婦便默尒月滿生兒母便念曰此子幸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所損害我今付彼令養為兒作是念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汝共作養育俱為己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遂共恩養未經多時遂生悪意作如是念此非我子豈繼我家若長成日母作夫人子為曹主我充婢使此必無疑何用養怨宜當早殺既生悪念如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悪心亦復如是遂以竹籤刺兒腭內子患楚痛極苦號啼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荅言不知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楚啼泣更增即便以妳置彼口中方見竹籤驚怯拔出其兒因此便即命終母懷痛切悲啼號哭捶胸叫喚親隣来集問其所以荅言我兒後母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二十三張

妬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悲皆驚集問言何意啼淚交流具以事荅遠近隣伍諸人咸萃共瞋後母告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既聞已起誓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夫主毒蛇螫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肉心乱癲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長者後妻豈異人乎此瘦瞿荅弥尼是由彼往昔極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業故夫被蛇螫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乱癲狂露形而去無所覺知又諸苾芻乃往迦葉波佛時此瘦瞿荅弥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命終修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一尼為鄔波馱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亦與授記瘦瞿荅弥臨終發願我於迦葉波如來無上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葉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二十四張

來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迦葉波佛說我鄔波馱耶於諸尼中持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為持律第一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何罪被毒蛇螫二子何愆一被野干損害一為溺水而亡佛告苾芻各自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說汝等苾芻當一心聽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處諸方僧来咸住於此長者以財付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嘆問汝無智慧三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歸荅言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若不揔還夫妻二子沒為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收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居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子雜營諸務時有羅漢苾芻知僧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二十五張

挍時逆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
皆不至時阿羅漢怪其不来即往告
曰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衆僧悉
皆闕食聞是語已生瞋恚父母親
識聞已呪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
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
来何不被毒虵螫死一子復言何不
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
煞汝等苾芻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
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
靂死者是彼時夫昔即被虵螫死者
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害
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
害心出麁惡語皆受斯報汝等苾芻
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白
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當
勤脩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
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
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尒時愚癡惡生摧于無辜
咸被誅戮釋女尊親兄弟姊妹及以
夫主悉皆喪滅各懷憂苦於佛所說
善法律中来求出家得出家已辟如

飲鴆憂想漸除後為欲纏煩惱還惑
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毒虵有五
過失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
三者怨讎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
亦尒瞋恨多讎無恩惡毒女人毒者
謂有一類多欲染心特諸釋女苾芻
尼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陀苾芻尼所
到已頂礼一邊而坐白言聖者欲心
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
報言姊妹更欲何為汝等少年可捨
學處宜覓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
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息我若
少年共汝同去諸尼聞已礼足而還
遂更共議諸姊妹等聖者吐羅難陀
作如是語我等去何欲為安處或有
說言吐羅難陀所言極善我等宜行
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姊妹女人於佛
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為難遇宜可
往問聖者喬瞿荅弥咸去可尒即共
詣彼頂礼雙足白言聖者欲心煩惱
實難禁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
能止報言諸妹勿道欲名何以故其
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

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
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
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行
欲之人永無猒足四者行欲之人無
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
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
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
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
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
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
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
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
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
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
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嘆是故智者
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慇
重心捨諸俗綱求大功德汝等姊妹
為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
過患為於今生習欲苦惱諸尼荅曰
且止先世願說今生時喬瞿荅弥即
宣說自一生来喪失父母夫主兒子

死亡并食子內生入墓中癲狂迷乱
次第為說諸尼聞已悉皆愁怖身毛
驚堅便用心聽視瘦瞿荅弥面時瞿
荅弥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
令彼聞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
前說既得果已白瘦瞿荅弥幾將失
我被吐羅難陁陷欲涅中永沉生死
瘦瞿荅弥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
上報曰姊妹知欲如何彼為惡行損
壞佛法少欲諸尼共生嫌恥云何苾
芻尼令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苾芻尼
白諸苾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尼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令歸俗若
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尒時有一苾芻尼訶罵苾
芻苾芻羞恥便即默然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訶罵苾芻
若犯者得越法罪如尼不得訶罵苾
芻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苾芻尼及正
學女求寂男求寂女如是下三眾名
伍頭不應訶罵五眾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


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尼不在前行　見僧應起敬　白僧半加坐
歸俗諂元緣

緣處同前尒時具壽大迦攝波在亰
子母東林住處於小食時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吐羅難陁尼亦復乞食遙
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洽
此愚人若迦攝波次第至家吐羅難
陁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立迦攝波
來告言聖者宜過家无熟食尊者即
去作是語已還至餘家迦攝波来同
前言告如是展轉乃至多家皆聞斯
語情生怪異若阿羅漢不發觀者於
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
難陁苾芻尼告言姊妹汝今無慇然
是具壽阿難陁作斯過失強請世尊
令如是等惡行女類出家近圓諸苾
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
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芻尼不應
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迦攝波善
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
乞食尼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
因此乞求難得向苾芻說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乞處苾芻尼避應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在无
量百千大眾之中而為說法尒時具
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衆見皆起吐
羅難陁端坐不動衆人即白吐羅難
陁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
遙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座
極為不善荅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
極愚極鈍而来出家我是釋女從佛
出家博通三藏善閑說法契合真理
問荅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為時衆
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
已後苾芻尼遙見苾芻應從坐起若
有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苾
芻從坐起者後於異時蓮花色苾芻
尼於寺門首為諸大衆演說法要時
具壽阿難陁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
花色尼遙見彼来急從座起阿難陁
来即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為大衆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二張　禮

何教法報言須說其經于時具壽阿
難陁即為大衆廣說其義蓮花色尼
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陁為貪說
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
悶倒地是時衆中無信心者共相譏
曰我聞蓮花色尼無諸染欲今見阿
難陁美貌容儀遂生異念欲火燒心
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
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過
從今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來聽
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為
說法忘命令坐苾芻尼應可白知隨
處安坐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
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
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
日出放大光明泉鳥皆鳴者謂說法
人挍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
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
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
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
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
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三張 禮

訖汝等作者自可脩行當離諠鬧獨處
閑居住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
在山崖或依坎窟或在草積或於露
地或向塚間或屍林處隨宜臥具延
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脩靜
慮莫為放逸勿於後時情生悔恨此
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
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沼花
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
尼亦近王園於闇林中或在餘處受
用隨時供身臥具加趺而坐宴默思
惟遂有蟲來入小便處因生苦惱世
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加趺而
坐以修寂定應半加坐是時諸尼
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
應以故破衣及以軟葉而為掩蔽方
始半加當修寂定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若苾芻尼捨戒歸俗重求出家得
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一經捨
戒更不應出家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四張 禮

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
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請問苾芻
諸過失不佛告鄔波離必無因緣諸
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
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 殘膩不相遮 不問隱屑事
近圓座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
已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散盡
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
逝多林為出家壽宴言聖子君若出
家我何依託亦云出家夫言賢首可
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答弥
處頂礼雙足白言聖者此是我婦樂
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
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答
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勝妙心俱
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
人有五勝利功德無邊聖所稱歎五
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
家時大世主喬答弥即與落髮長者
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五張 禮

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今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異時入城乞食妻苾芻尼亦來乞食時世飢饉乞求難得過見其妻問言仁者若為存濟妻曰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辛苦存生便即告言我今多得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半相與時苾芻尼還至本處向諸尼衆具陳其事尼既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者苾芻有食應可相與勿致疑惑如世尊說若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有食相與勿致疑惑者苾芻乞食得已便即減半與苾芻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苾芻尼别處得食而不來就苾芻作念尼應餘處得食為此不來何勞留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明日遂來覓食報言仁者昨不見來遂不出食今雖有者已成殘宿惡觸不堪受用尼聞斯語礼足而還至住處具說其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苾芻殘觸苾芻尼得食苾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六張

尼殘苾芻得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於僧衆中問苾芻尼與僧不同隱屑之事尼聞羞恥俯面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問苾芻尼所有隱屑之事然苾芻尼自可相問苾芻若問得越法罪苾芻又問同戒隱事彼復羞慚佛言可令尼隔方問彼尼彼以其事告彼隔者隔尼聞已方報苾芻白不對言少羞慚故

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苾芻尼受近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苾芻尼月期忽下舍利子告言姊妹汝可起去尼為羞恥便不肯起時舍利子觀知所以即便起去諸苾芻尼曰姊妹纔受近圓未離壇場豈合惱亂阿遮利耶令起不起答言姊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為蹲踞於前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七張

諸尼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蹲踞可坐執上或坐草座或復小褥子上由諸女人身柔軟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苾芻餘臥具　應與苾芻尼　足不蹋攙板
不著裝身物

緣處同前尒時大世主喬答弥與五百苾芻尼遊行人間日將欲暮到逝多林作如是念時今已過日既將暮不暇入城我等宜共隨時居止待至天曉方可入城即於寺中露地而眠所有衣服為塵土所汙至天曉已復作是念若不頂礼大師至城還須重來即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見衣服塵土所汙知而故問喬答弥曰衣服何因被塵土汙即以事具白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陁曰苾芻所有餘長臥具不與苾芻尼耶白言不與佛告阿難陁從今已後苾芻受用餘殘臥具應與苾芻尼勿致疑惑如世尊說應與苾芻尼臥具者時諸苾芻分臥具時皆取下惡留上好者與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八張

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芻尼麁
與麁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須食應與
緣處同前介時具壽大迦攝波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
難陁苾芻尼從外而來欲入住處遇
河水泛溢見迦攝波在板橋上吐羅
難陁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之
遠從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波遂即落
河衣服並溼鉢沉水底錫杖隨流迦
攝波曰姊妹汝无過犯乃是具壽阿
難陁作斯過失強請世尊度如斯類
惡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為尼苾芻
聞已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
多生過失告言自今已後苾芻尼不
應共苾芻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共苾芻同橋
行者時有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芻尼
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橋共行
无過
緣處同前介時吐羅難陁苾芻尼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
至勝鬘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善來
即敷座令坐共為言議時吐羅難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卷 第九張 禮

尼問勝鬘曰姊妹何故斜麁腰絡耶
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
為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
聖者我用物纏是故麁也尼曰由此
眾人見者相受勝鬘默介尼至住處
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衣豈合
尼畜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非
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介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又
見夫人乳房圓正問答同前夫人曰我
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
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陁見皆借問
如上具答尼即學作著用此衣佛言
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漬水汙衣　不持死胎子　不呑於不淨
觸已子非他
緣處同前介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入
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渠
塹行吐羅尼見便作是念我今宜可
治此愚人遂持大塼遠至傍邊遙擲
塹內穢惡臭水汙其衣服迦攝波曰
汝无愆犯然是阿難陁作斯過失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卷 第十張 禮

說如上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苾
芻尼不應以穢惡水汙苾芻衣服若
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介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
娶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興易妻歡
好食著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一男
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旣經多月而作
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
當害我遂即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
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因
乞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答
言聖者可去无授食人我懷憂惱報
言妙相可有人亡答言無有人亡然
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我
若為棄頗能常供乞鉢食不答言我
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答
言並與即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
中而為棄擲時彼舍內先有衆多湯
行男子室中聚立見而問曰禿頭釋
女欲何所作答曰只由汝等無賴狂
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
子聞已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
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陁尼現作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卷 第十一張 禮

是棄胎惡業諸尼默尒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大鉢有如是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苾芻出羅難陁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佛言苾芻小鉢是尼大鉢

緣處同前時笈多尼既將一渧不淨置在口中復將一渧置下根內衆生業報難可思議遂𠫤懷娠生童子迦攝波時笈多尼不敢手觸兒便啼哭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默尒餘尼荅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為此啼哭彼即荅言世尊大悲去何已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可命存尼聞稱善往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者女人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覓共抱持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意如是彼遂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言諸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二張　禮

法罪

第七門揔攝頌曰

笈多尼不住　僧脚崎二形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寺外不以骨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笈多與兒宿　王舍藥叉神　施兒衣繫項
稱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男同一室宿時笈多苾芻尼遣童子迦攝波出外令宿子即啼哭諸親聞已問笈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啼哭尼默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苾芻尼與男子同一室宿為此令出由是夜啼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小兒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諸尼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笈多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如是乞敷座鳴揵稚尼衆集已笈多合掌隨應致礼於上座前或於草坐墩上或褥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大德尼僧伽聽我笈多苾芻尼生男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三張　禮

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次令笈多尼離聞處著見處須一苾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笈多今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與笈多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與子同室宿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惑其笈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時笈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四張　禮

同宿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
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止名曰娑
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
臣宰輔及諸人衆由彼力故王及諸
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花
果泉池在處充滿常無飢儉乞求易
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
之類悉皆来湊摩揭陁國時此藥叉
亦皆覆護娑多遂於自類族中娶妻
同住是時北方健陁羅國復有藥叉
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擁護令
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陁境事無
差異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
後於異時諸方藥叉共為聚會此二
藥叉得申歡愛共為親友執別之後
各還故居娑多藥叉取摩揭陁上妙
花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花
果送與娑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
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娑多語半遮
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
共為親愛不相踈隔半遮羅曰善哉
斯語我意同尒娑多曰今可共作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十五張　桂

腹之親我等二門若生男女共為婚
媾彼言可尒時娑多妻未經多時遂
有娠體月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
樂其女生時諸藥叉衆咸皆歡慶諸
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遮羅聞彼
生女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娑多藥叉
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
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
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
歡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時娑多得
書領信還以書荅然半遮羅意雖求
男子未久之須婦遂有娠月滿生兒
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号半支
迦時娑多藥叉聞半遮羅生一男子
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
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女夫何疑
遂裁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
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莫表不空
彼覽書已報書荅曰許作交親今皆
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時娑多藥
叉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大象
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議曰此
之孩子誕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十六張　桂

吼既是娑多之子應名娑多山既長
大已父遂身亡自為家主是時歡喜
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
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
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
人衆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
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
境界若有餘人為損害者我應遮護
尒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藥
叉女由於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
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姊意事難
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
然父在日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婚
姻事即便裁書與半遮羅藥叉曰我
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来
此彼得書已便為盛禮至王舍城娶
婦歸故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夫
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
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
女皆取食之荅言賢首彼皆是汝家
族住處餘来侵害尚欲相遮寧容汝
今輒為酷虐興斯惡念勿更再言由
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十七張　桂

嗇懷瞋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
是次第更生五百其家小者名曰愛
兒時五百兒咸勢成立母恃豪強欲
行非法夫頻勸誨竟不受言夫知彼
心默尒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舍城
中隨來去處現在人衆所生男女爲
次食之尒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
衆皆共白王臣等男女皆被盜將不
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
何願王慈悲善爲尋察王即勅令諸
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兵
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
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
王舍城中大災盛起諸王臣佐重啓
大王今此國中生大災難具說上事
王聞驚怪即喚卜師問其所以荅曰
斯之災橫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
諸妙飲食而爲祭祀王下明勅擊鼓
宣令告諸人曰無問主客在我境者
皆須備辦飲食香花掃灑街衢城隍
聚落種種嚴飾鼓樂音聲鈴鐸幡幢
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勅各以精心
備辦飲食香花等物嚴飾街衢如欲
[illegible]卷 第十八張 [illegible]

善國處處祭祀雖勞備設災橫不除
甞惱憂惶莫知所計于時守護王舍
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
女咸被歡喜藥叉之所食噉汝等宜
可往世尊處所有災苦佛當調伏諸
人報神曰此既取我男女充食則是
惡賊藥叉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喚
爲訶利底藥叉女王舍城人聞是事
已皆往佛所頂礼佛足白言世尊此
訶利底藥叉女於王舍城所居人衆
便於長夜作不饒益我等於彼先無
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
咸悉盜去以充飲食唯願世尊憐愍
我等爲作調伏尒時世尊默然受請
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礼雙足奉辞
而去至明清旦佛即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即
往訶利底藥叉住處時藥叉女出行
不在小子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即以
鉢覆其上如來威力令兒不見弟弟
見諸兒時藥叉女迴至住處不見小
兒即大驚忙觸處尋覓及問諸不委
兒何在荅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搥
[illegible]第三十一卷 第十九張 [illegible]

胷悲泣交流脣口乾燋精神迷亂情
懷痛切速趣王城遍行諸坊康莊巷
路園林池沼天廟神堂客舍空房皆
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即癲狂脫去衣
裳大聲號叫唱言愛兒汝今何在遂
出城外巡歷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
得即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被
髮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蹲踞而
坐如是漸次到贍部洲七大黑山七大
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
不得情懷苦惱氣咽不通又往東方
毗提訶西瞿陁尼北俱盧洲亦皆不
見便往等活黑繩衆合叫喚大叫喚
熱極熱阿鼻止頞部陁尼剌部陁阿
吒吒呵呵婆呼呼婆青蓮花紅蓮花
大紅蓮花如是等十六大地獄皆亦
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登
第二第三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
山頂先入衆車園次入雜麁歡喜皆
覓不見即往園生樹下乃至善法堂
中入善見城欲入帝釋宮勝殿中時
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門而住
見彼來入便即驅出善見城外情加
[illegible]第三十一卷 第二十張 [illegible]

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躃
地悲啼號哭白言大將軍我小子愛
兒被他盜去莫知何在願見施我多
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癲狂汝
今且觀近汝家室晝日遊處誰来居
止答言大將軍沙門喬答摩在彼而
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
所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
聞斯語情生歡喜如死再生還来本
處遙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
嚴其身圓明赫弈超日千光如妙寶
山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既
至佛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白言世
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
我得見佛告訶利底藥叉女汝有幾
子答言我有五百兒佛言訶利底五
百子中一子若无有何所苦答言世
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而
取命終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不見
一兒受如是苦況他一子汝偷取食
此苦如何答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
訶利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
他男女耶答言唯願世尊示誨於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二十張 桂

佛言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在人衆皆施无畏若能如是不起此
坐得見愛兒答言世尊我從今已去
依佛教勅王舍城中現在諸人皆施
无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
于時訶利底即依如来請受禁戒城
中人衆皆得安樂離諸憂惱時訶利
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
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
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噉佛言
善女汝不須憂於贍部洲所有我諸
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衆生食并於
行末設食一盤呼汝名字并諸兒子
皆令飽食永无飢苦若復有餘現在
衆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
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利底
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
伽藍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於晝夜
勤心擁護勿令衰損令得安樂乃至
我法未滅已来於贍部洲應如是作
尒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利底母五
百諸兒及以諸来藥叉等衆皆大歡
喜頂礼奉行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二十二張 桂

皆有疑請世尊曰訶利底母先作何
業生五百兒及人精氣食王舍城人
所生男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此
藥叉女及此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
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是時无佛
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
隨宜邊際卧具世間唯有此一福田
時此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為大
設會有五百人各各嚴身咸持飲食
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中逢見
懷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
姊妹可来共舞蹈共為歡樂女見相喚
便起欲心擧目揚眉共為舞蹈由其
疲頓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內
女懷憂惱掌頰而住便以酪漿買得
五百菴沒羅果時彼獨覺來至女傍
其女遙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路
而行情生敬仰遂即近前頂礼雙足
持香美果奉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
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
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
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二十三張 桂

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
此真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来生
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
女我皆取食汝等苾芻於意去何彼
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利底藥叉女
是由彼徃昔奉施獨覺五百菴沒羅
果發悪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
生五百子吸人精氣食敢城中所有
男女汝等苾芻我常宣說黒惡業黒報雜
業雜報白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
業離黒雜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
諸苾芻聞佛說巳心大歡喜頂礼佛
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既受如来三歸
五戒巳遂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
難即將諸子施與衆僧若見苾芻行
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
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来抱持
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苾芻曰此是
誰子荅言訶利底兒女人報曰此是
惌家毒害藥叉所生子耶苾芻報曰
彼巳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
災難為此將来施與我等女人作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二十四張 憧

藥叉之女能捨悪心將子奉施我等
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
僧伽不受女人白言聖者尚能納受
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
芻奉教雖受不為守護縱其自意隨
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
施與僧伽一苾芻為受以故絮裟片
繫其項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
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
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来贖取諸
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
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
苾芻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
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衆苾芻
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
應隨彼意知足受取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藥叉女既將諸
子施與僧伽夜卧患飢啼泣至曉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
食稱其名字而祭祀之或有欲得齋
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
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苾芻鉢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二十五張 神

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
佛言應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二十六張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禮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窓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婬女名蓮花色衒色為業以自活命時有婆羅門來告言少女好不汝可與我行欲愛事報曰汝有錢不答言我无女曰可去覓錢後來相見答言我覓便往南方隨處經紀得五百金錢還來女處時蓮花色白依尊者目連善知識故因即出家近圓得阿羅漢果隨情所樂出王舍城向室羅伐尒時世尊來遊苾芻尼住阿蘭若時蓮花色遂往闇林於閑靜處宴坐入定受解脫樂時婆羅門持五百金錢至王舍城問諸人曰蓮花色女今何處去答言彼已於釋子法中而為出家向室羅伐彼聞告已即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王舍城女名蓮花色遊行至此今在何處答言彼女已捨非法而為出家在闇林中宴修妙觀彼便往就報言少女先有誠言今持錢至汝可與我共為歡樂報言婆羅門我已棄捨罪惡之業汝今宜去報言少女汝雖捨我我不捨汝宜可起來必不相放報言汝於我身何處支體偏生愛樂答曰我愛汝眼即以神力挑其兩眼而授與之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禿沙門女能作如是妖術之法拳打尼頭棄之出去即以此緣告諸尼衆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住阿蘭若有如是過自今已後苾芻尼不應遂靜在闇林中及空野處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苾芻尼不應住阿蘭若時諸苾芻尼便在街衢坊巷坐修禪寂還招前過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應居寺內修習時有信心俗人聞佛令尼於寺中修定遂於城外為造尼寺尼來居止還被諸賊及儜惡人來共相侵嬈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城外安置尼寺應在城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尼

寺門前佇望而立見有人來即便調弄時諸俗旅皆共譏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應住在門下若苾芻尼在門前立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首者便於窓中而望遙相調弄起過同前佛言此亦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脚崎　有男池不浴　文衛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寺院內便著五衣作諸事業熱悶疲勞因此羸弱即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於寺內應披僧脚崎作諸事業俗人來見遂起欲意信心者見共作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斯事從今已去苾芻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僧脚崎而為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若對俗人作者可用僧脚崎覆兩肩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往男子洗浴之處而為洗浴有諸少年男

子亦来洗浴見足入水共相議曰觀此
禿沙門女身如野水牛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男子
浴處有斯過失從今巳去苾芻尼不應
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陁苾芻尼立在四
衢道中見俗人来即便調弄諸人報
曰禿沙門女豈合於四衢道中調弄
我等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自今
巳去苾芻尼不應幕爲四衢道過應近
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四子攝頌曰
若是二形女　或是合道類　或常血流出
及是无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形女而
爲出家見餘尼来便現異相彼問言
妹汝是何人荅言姊我是二形人尼
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
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
可速擯出自今巳去若有女人来求
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
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道合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二卷　第四張　柱

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汙其處所
餘尼来入見巳問言誰汙處所荅言
姊妹我本无心欲汙其處爲二道合
欲小行時大便俱出尼白苾芻苾芻
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
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從
今巳去若有女人来求出家應須先
問汝非二道合不若不問與出家者
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常流血女
出家衣裳點汙多有蠅附諸尼問曰
妹身常流血耶荅言我是常流血女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亦同前
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無血女出
家見有餘尼於時時中月期水現遂
生嫌恥報言小妹汝有邪思不能離
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荅言阿姊何
故見嫌此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荅
言我元血人何有期事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宜應擯去
不生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
問言汝非無血不若不問者得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二卷　第五張　柱

法罪
第七門第五子攝頌曰
道小著内衣　近苾芻不唾　僧足不對說
當於自衆邊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度道小女出
家時彼女人向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
問曰何遲出耶荅曰知欲如何我身
道小根不具足是故遲耳尼白苾芻
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即應擯弃
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爲月期下汙衣
卧具多有蠅附雖加浣染還同前汙
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内衣諸尼
便著時吐羅難陁苾芻尼亦著此衣
入城乞食街中躓落諸人見問此是
何物遺在地上尼瞋荅曰惡生種冝
可速問汝家母姊當爲汝說佛言若
苾芻尼著内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
此過若不安帶繫腰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
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陁尼
見速至傍邊唾地唱言極愚極鈍物
迦攝波曰此非汝愆然是阿難陁過
令惡行女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二卷　第六張　柱

苾芻以縁白佛佛言吐羅尼所為非沙門法諸婬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此鄙惡之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芻不應唾地唱言極愚極鈍若作者得越法罪

縁處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尼来便喚令坐彼問聖者欲作何事報言我為犯罪今欲説悔尼即對坐苾芻白言阿離移迦存念我苾芻某甲犯某罪我今對阿離移迦發露説罪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住尼言聖者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尼邊説罪宜於清淨苾芻見解同者發露説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縁處同前時有苾芻尼犯罪見苾芻来虔誠恭敬頂礼雙足合掌請言聖者憐愍我故願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所為荅言聖者我為犯罪今欲對説苾芻對坐尼即合掌白言聖者存念我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廣如上説佛言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淨苾芻尼邊説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 尼可用心聽 敷座令人坐
尼座應分別

縁處同前如世尊説苾芻苾芻尼羯磨事別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別磨時不能無畏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為作羯磨苾芻尼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如是作（誦是二衆是尼衆也）

縁處同前如世尊説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来聽法便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汙其座褥苾芻便去知事人来欲収舉置見多穢汙以縁白佛佛言尼来聽法不應令坐好座如世尊説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来即與小座時大世主喬荅弥因来聽法令坐小座大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今能坐許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不令苾芻尼坐好座聽法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故有過生苾芻以縁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若苾芻尼心存念者来聽法時應與好座勿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沽酒婬女舍 途中不觸女 隨時開內衣
歌舞不應作

縁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俗女著妙衣瓔問曰少女因何得此上妙衣瓔荅言聖者我因沽酒得此衣瓔尼便作念此好方便心縁不捨前行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羸弱而去問曰汝屬誰家荅言聖者我无所屬但得衣食我即與作尼曰若尒何不沽酒荅言聖者如我之類豈能沽酒凡沽酒家須得寬宅牀榻座席盞杓甖樽錢本多侍供承如法客来无乏方有利潤尼曰若尒所須之物我為汝辦所得之財能與我不荅言我與便近尼寺造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悉與之多與本錢令其沽酒諸有飲者多来於此餘沽酒家皆起嫉妬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多獲財利後時王設



大會皆喚沽酒家諸人報言吐羅難
陁苾芻尼寺邊有大店肆多酤美酒
諸人皆飲多取利物何不喚来偏沽
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女即便大叫
告言聖者吐羅難陁王家使人枉相
牽捉顧見出来尼聞速出便即罵言
儜惡物汝何所為牽我女兒使者荅
言聖者豈合置店沽酒耶報曰我以
脚蹋惡家項上作沽酒業何關汝事
問言聖者亦有怨家乎荅曰汝即是
惡將我女去因此鬪諍諸長者婆羅
門見問言何故廣說其事共作譏嫌
諸釋迦女自為掉舉作非法事充沙
門女不遵淨行而為沽酒苾芻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吐羅難陁尼所為之事
非釋女法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沽
酒若沽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著衣
持鉢次第乞食見一婬女著好衣瓔
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瓔荅言
聖者我街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
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緣
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張

衣服垢膩形帶飢色行步虛羸體骨
端正問言少女汝屬誰家荅曰我元
所屬但得衣食我便屬彼荅言若尒
何因不作婬女業耶彼便即以兩手
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聞作
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為
此業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
貴族所生然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
出家亦當自作彼聞諂誘便荅尼曰
聖者若作婬女可即得耶衆緣俻具
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鮮華瓔珞
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来入舍時
隨其貴賤飲食香鬘皆須供給尼言
少女凡是所須我皆為辦然汝衣食
所得財物能與我不荅言悉與尼於
近寺造一大宅所須之物悉皆俻辦
澡浴香花衣服瓔珞皆給與之恣口
所飡容儀肥盛諸婬女中最為第一
遂使諸人皆来臻湊彼諸婬女見此
事時共生嫉妬吐羅難陁尼多獲財
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香使者即
便集諸婬女共作塗香諸女譏言告
使者曰吐羅難陁尼寺邊亦有婬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一張

宜可喚来使者既去喚女擒来彼便
大叫告言聖者今有王臣擒我將去
尼便疾出語使者曰汝儜惡人將我
女去荅言聖者亦作婬家報曰我以
脚蹋惡家項上作婬女業何干汝事
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苾
芻尼不作婬女業若有違者得吐羅
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將一
少女於林野處大路之次街色為業
因此求財為他所執尼便惡罵廣說
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衆苾芻每於伎樂
人中共作歌舞共相議曰諸大德我
等常被樂人使作歌舞者皆由十二
衆苾芻尼彼若不將衣鉢等物私與
伎兒令惱我者彼即不能令我作樂
宜可治罰令正是時可為計投鄔波
難陁曰宜可共打咸言可尒遂便同
往遥見吐羅難陁苾芻尼共相謂曰
此尼是頭首宜可苦治即前共捉或
有拳打頭上或以脚蹋腰間或用錫
杖而為打拍遍體青腫不復能行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二張

油指身卧在牀席諸尼見問何故如
此答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
衆汝作何過答曰彼是法兄我是法
妹共相教誨自是常途豈比餘人向
勞問過諸尼聞已咸共譏嫌云何苾
芻打諸尼衆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由諸苾芻若打尼時觸其身
體告諸苾芻若打尼者是不應為得
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著內衣
者雖著此衣仍猶點血汙諸卧具多
有蠅蟲遂生猒賤受惱居懷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
上更著覆裙諸尼即便奉教而衣
仍黠汙佛言於時時中當為浣衣
眠卧時常須繫念若不尒者得越
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苾芻名曰本勝身
死之後舁至屍林以火焚葬時十二
衆苾芻尼即於其傍自為歌舞諸尼
嫌耻以事白佛佛言尼法不應自作
歌舞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僧尼捉若轉　至三皆擯出　廣說法與緣
違花色為使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
大德尼若捉轉其事云何佛言同舊
近圓及依夏次移向僧寺復白佛言
世尊尼轉根時即依本夏送向僧寺
僧若轉根還依本夏向尼寺不佛言
此亦送向尼寺大德此之二人至彼
處已根還復轉其事云何佛言隨其
所應還歸本處大德此尼更轉如是
至三此復云何佛言若至三轉即非
僧尼當須擯弃勿懷疑惑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
財娶妻而住復共一處有一長者名曰鹿
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
諍財富各言己勝後為親友通好往
來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
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
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鹿子於園
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
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
疎隔鹿子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
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營[illegible]
彼言可尒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
本處後時天與妻生一女容儀端正
超絕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苾芻來
至宅中為父說法孩子不啼攝耳尋
聽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女立名共
相議曰此女愛法攝耳專聽天與之
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速
便長大如蓮出水時鹿子長者聞彼
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
可送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
何疑并傳語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
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異表
不空天與領信遂以語答彼若生男
定為營婦于時鹿子傳語表心情求
男子未久之須婦遂有娠月滿生男
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兒立名共相
議曰此兒生日屬毗舍佉星應名毗
舍佉亦付八母抱持養育時天與長
者聞鹿子生男作如是念鹿子長者
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已生女彼是
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
并傳語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送
衣瓔願垂納受彼得信已傳語報曰

久許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法與長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我今情樂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父曰小女我有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子毗舍佉彼即是夫誠為不可蓮花色尼是其門師時來相問法與白言聖者我於善說法律情樂出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願來於此家與出家何以故我父遮制无由得出尼曰善哉少女能發此心樂為出家諸欲味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眾苦二者行欲之人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无猒足四者行欲之人无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眾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无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駈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六張 禮

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二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應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白佛時蓮花色尼至世尊所頂礼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法與於佛所說善法律中情樂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為父先擬嫁與鹿子男毗舍佉父母遮設不聽出家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汝往告諸尼眾天與長者女法與情樂出家可使蓮華色尼往法與處告其女曰恭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并五學處即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阿難陀奉世尊教告彼尼眾諸尼共集遣蓮花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今尼僧伽奉世尊教使我於此與汝出家先受三歸并五學處當用心受既為受已告言汝今是近事女次授十學處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七張 禮

言汝已出家託當勤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聽受蓮花色尼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彼開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時蓮花色尼來白世尊奉大師教所作已訖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尼眾可使蓮花色尼往彼家中授法與六法六隨法二年正學時阿難陀如世尊教告諸尼眾使蓮花色尼至法與處依佛教勅授與六法六隨法告言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奉教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復更隨機為說妙法彼聞法已獲一來果是時法與於二歲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長大容儀挺秀超絕常倫時諸親族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成令使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親可選吉辰式修婚禮天與答曰善哉斯事應如是為即便召集諸陰陽師占其吉日某天與長者遣近親族令使告知我女法與某日成禮若長若幼皆須投集共申歡慶諸莊嚴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八張 禮

皆可持来時鹿子長者亦告親知然彼宗親眷屬廣博咸来集會滿室羅伐城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宮及諸寮庶皆聞天與長者女法與嫁與鹿子長者兒某日吉辰共為昏會諸親惣集闤闠城中王告大臣鄔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須宣三命令其境内聚落村坊諸貴豪族所有嚴飾奇異之物咸可賫持助長者婚會時諸貴族聞王命已咸持種種奇異之物皆来借助是時城隍悉在巷陌人衆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燒香普馥散以名花如歡喜園皆可愛樂法與遥見怪其奇異問家人曰今欲非時為白花會耶家人荅曰由汝福報為此非時作白花會與汝成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逆詣父所跪白父言我於五欲情无愛樂願父聽我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生日我有誠言嫁與鹿子長者男毗舍佉彼是汝夫今不由我然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寮庶貴賤咸悉知聞汝嫁與鹿子男毗舍佉彼豈容汝詣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十九張

園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四禁牢獄明日婚姻勿為造次又諸親族咸来告言少女汝今不應為倉卒事汝既盛年梵行難立彼聞告已即便策勵作意勤修專求聖道竟未能得離欲方便於此時中世尊大師無不知見諸佛常法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寂為第一寂為雄猛无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寂為殊勝得法无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无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鄣破无明膜无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向人天路安隱无导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二十張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見受炎熱普得清凉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尒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无常无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来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二十一張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帀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眾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无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介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阿難陀汝見法與童女我付苾芻尼眾次第授與三歸五戒十戒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三十六張

式叉摩拏於二年中與六法六隨法不明日出嫁眷屬皆集阿難陀曰我皆已見佛言阿難陀無容得有住其家內食殘宿食不久即應證不還果及阿羅漢果汝今應往告諸尼曰法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隨法尼眾應遣蓮花色尼為使者往彼家中作梵行本法時阿難陀告諸尼已尼眾共集令蓮花色至其家內與作本法已告法與曰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復更為隨機說法得不還果發生勢力時蓮花色尼往白世尊佛告阿難陀汝往苾芻尼處傳我所教作如是語僧尼二眾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花色尼為使者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往告尼眾并集僧伽於二部中以蓮花色尼為使者即於其處授法與近圓眾作法已時蓮花色往彼告言少女二部僧伽已與汝授近圓竟佛所許許當善奉行又為說法彼聞法已深起厭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无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壞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三十五張

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导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无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無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處白衣家食殘宿食受行俗法于時法與既得果已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今欲往詣王園尼寺父母告日若如是者恐於王法罪及我身可為設計與佛同去答言善哉願為方便時天與長者即請世尊及苾芻僧令使復告鹿子長者曰善友當知我女法與不樂為俗必定出家宜可早來強為婚嫁于時鹿子啓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誠言指腹為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臣將諸親強為婚嫁王曰隨意其時長者即命宗親擬為婚事其天與長者辦諸飲食令使白佛供設已辦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苾芻眾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卷　第三十六張

飽足時鹿子長者并諸眷屬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將毗舍佉偹設禮儀來至門首欲為婚娶時天與長者知佛大衆飯食了澡漱訖収鉢已坐卑下席并諸眷屬於大師前聽說法要尒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法與尼斷三界惑得無所畏嫁娶之事復在目前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并毗舍佉與其親族偹設音樂佇立相待時法與尼隨世尊後出至門前時毗舍佉既見法與遂便舒手捉法與辟無量百千大衆俱見于時法與即現神通如大鵝王舒張兩翼上昇空界為神變事是時王臣及毗舍佉所有眷屬并諸人衆見神變已皆生希有舉身投地如大樹崩遥礼彼足而申懺謝唱言聖女證悟如是殊妙勝德欲令在家受諸欲樂食殘宿食理所不應是時法與從身而下為諸大衆宣說妙法其聽法者无量百千得殊勝解有得預流一来不還果者或有於佛法中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或發聲聞獨覺大菩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一卷 第二五張

心復令大衆歸依三寶求出生死時法與尼既獲大利往詣佛所礼足而去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善說法者即法與尼最為第一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業於其本宅而為出家蒙佛開許遣使得戒即於其處獲阿羅漢果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唯願慈悲說其本業佛告諸苾芻法與前身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須自受非於餘處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在世名迦攝波如来應正等覺十号具足住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其女長大情樂出家父母不聽時有老尼是其門師女即白言聖者頗能於此與我出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不尼曰我往白佛汝且安住便至佛所以事白知佛即使尼往至家中與女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三卷 第二六張

家授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二部僧伽亦復使尼與授近圓已于時老尼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即於家中證阿羅漢果彼佛稱讚說法尼中最為第一是時老尼便作是念此女出家并受近圓聞法解悟獲阿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便即發願我於迦攝波如来應正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授摩納婆當来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来法中如此女人不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悟斷除煩惱獲阿羅漢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尼中最為第一願我當来亦復如是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是由彼往昔梵行所有善根迴向發願在宅因使得為出家受諸學處成苾芻尼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蒙佛記為說法第一汝等苾芻由是我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三卷 第二七張

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說頌時諸
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為懺　獨不令剃髮　不貫尼寺屋
軌等不揩身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
其受學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
中委嵴而卧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
因委卧荅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
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軌範
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
乞歡喜荅曰善哉我往請謝向逝多
林房中不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
處經行便就礼足彼不為受棄之而
去諸男女見謂欲涤纏心告其尼曰
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来
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為覓尼懷羞耻
默然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
是念由諸苾芻不受尼懺致使眈欲
迷男女起惡分別告諸苾芻苾芻尼
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喜苾芻應受
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
去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
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涤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動若
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
利從今巳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
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
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
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
不實於苾芻尼勿生異念招地獄苦
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巳
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二衆中
受近圓時作何要揩如世尊說諸欲
涤者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
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
尼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勸一
長者為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
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来向
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衢
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微降雨各
懷憂惱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
曰賢首天旣降雨何不急取所將貨

物覓停寄處荅言聖者我等客人過
求停止令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
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飦侵星天
令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汝
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肯取
荅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為籌度縱與
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
忍至天明方可移覓尼曰諸子必能
倍與可入寺中荅言善哉如聖者言
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
尼衆悉皆駈出賃與商人諸尼散出
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溼徹既至
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
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
是語各共譏嫌云何苾芻尼施主造
寺駈尼令出賃與俗人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男子
洗處遂入其中以軌指身而為洗浴
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看此
禿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於此婬欲乱心愚暗人中
指身洗浴苾芻尼輒指身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拳指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軌指身者尼便
以骨以石以木及拳而指身體還同
前過佛言應用手指除手已外用餘
物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惣攝頌曰
除塔幟門前　被老不應畜　不共女由婦
寫藥三衣絁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　僧制不應越　尼无難聽入
教誡等隨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
燒既畢十二衆尼取其餘骨於廣博
處造窣覩波以妙繒綵幢蓋花鬘置
於塔上栴檀香水而為供養又差二
尼能讚唄者於日日中常持土屑及
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來便與土
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花引前唄讚旋
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
劫畢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間至室
羅伐路在塔邊若向羅漢不觀察時

不知前事遥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
於此新造如來爪髮之塔我行礼敬
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
及水令洗手足授與香花讚唄前行
引五百人旋繞其塔礼已而去去塔
不遠尊者鄔波離於一樹下晏坐而
住見而問曰具壽劫畢德應可觀察
礼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鄔波離何
故令我存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
其塔內有本勝苾芻骸骨由彼尚有
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
鄔波離仁住於此佛法瘡生捨而不
問鄔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漢告
諸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
教法者宜可共往於軌衆處人持一
軌毀破其塔時衆門徒既奉師教各
取一軌於少時間悉皆毀壞二苾芻
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諸
餘尼衆時十二衆尼及餘未離欲尼
既聞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為
命過時吐羅難陁苾芻尼便問二尼
小妹誰向彼說荅言大姊彼是客僧
無由得知尊者鄔波離不遠而住向

客人説時吐羅難陁尼報言小妹我
纔聞説即知是彼先剃髮人有斯惡
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可苦治令
其失壊如世尊説壊徒衆者衆不應
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發大瞋恚便
持利刀鐵錐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
命時鄔波難遥見諸尼疾疾而来便作
是念觀此諸尼形勢忿速必有異意欲
害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
尼各懐瞋恚欲来相害于時尊者情
生忿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
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乱斫鐵
錐木鑽遍體鑱刺尒時尊者由定力
故更无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
等已殺悪行惡家報讎既了宜可歸
寺作此語已捨之而去時具壽鄔波
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壊即還住處諸
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荅言具
壽諸苾芻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
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少欲苾芻既聞
斯説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徳當知
若苾芻尼於苾芻處設有瞋恨但應
不礼恭敬問訊豈合造次手執利刀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 第六張 禮

鐵錐木鑽往殺具壽鄔波離幾將斷
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徳此事
已去不可更退從今已往欲何所作
荅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
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来入逝多
林内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尼既聞
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
如是於日日中来礼佛足方隨意去
彼入寺時苾芻告曰喬荅弥衆僧立
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荅言聖
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
制我欲如何尼即却迴還其住處尒
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豈大世
主身有病耶荅言无病若尒何故不
来時阿難陁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陁
是諸苾芻擅作斯制然諸苾芻尼繫
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
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
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
尼如世尊説白知方入不為教授者
諸尼不知去何為白佛言尼入寺時
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
苾芻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懐障難持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 第七張 禮

刀錐者聽入若不白知入僧寺者得
越法罪苾芻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
罪如世尊説苾芻不應教誡諸苾芻
尼者時六衆苾芻教誡不息佛言若
苾芻尼有過苾芻僧伽未與歡喜輙
為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
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互當収謝
尼衆坐應知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
不可意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令
懺至房請謝廣説如前是時苾芻見
来礼懺以脚蹋頭棄之而去尼即黙
然還歸寺内諸尼見問小妹從軌範
師已収謝訖荅曰莫更逢見如是之
師問言何故即以事具荅諸尼聞已
皆共譏嫌姊妹當觀輕篾女人乞撒
喜時而不為受又復以脚蹋頭而去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衆等
正合譏嫌從今已去尼来懺時不應
以脚蹋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
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 第八張 禮

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應可先遣苾芻若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為方便令彼心喜方為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聞疑為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復為長淨有苾芻曰我觀長淨及以隨意皆為清淨故知長淨即是隨意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佛言二事雖殊皆為清淨是故當知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不忍共相見過於隨意時在大衆中更相憶念乎為詰責於戒見儀命各說犯科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二師諸同學等各為朋扇因此鬪競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諸具壽勿為鬪諍住出家心如世尊說若於其處有諸苾芻共為鬪諍各相論說忿覺而住者我於其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事若銷停我即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

善根无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彼諸苾芻即便忿覺共為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无貪瞋癡三種善根此諸苾芻即不忿覺共為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苾芻當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鬪諍不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為鬪諍住出家心彼諸苾芻懷瞋不歇更相鬪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禿沙門作隨意時無出家心常懷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長者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芻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為隨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為時諸苾芻作隨意日而為懺謝更增忿覺心不能捨佛言作隨意日不應懺謝七八日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日前宜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切苾芻不應為懺於有瑕隙情相違

者而為懺謝共乞歡喜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諍勝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悉皆雲集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依夏坐時便大喧丙佛言女人性貪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差二尼　若至長淨時　差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尼羯磨別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日諸苾芻尼悉皆来至逝多林所而為長淨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為長淨諸長者婆羅門等見其宣丙皆来共觀彼立而住佛聞是已告諸苾芻勿於門首而為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衆寺內長淨因共聚集多為言話以緣白佛佛言由是苾芻不應與尼於其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来寺內佛言尼来半路苾芻往彼共為長淨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

著在道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
為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議
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門女談說何
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所論
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黙聽於此
空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
王於我等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
而為讒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
而為長淨於長淨日當差二尼半月
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淨
諸尼遂遣无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
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
難得佛言一人有力得往僧中彼雖
至寺見佛及僧大衆威重欲向何人
而告清淨即尒還來是時尼衆不為
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
衆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
被差苾芻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
白已當告僧伽僧伽即應以白二法
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為鉢囊
結髮尼不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　第十三張　僅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差人待尼告淨
者雖在門首尼來到時報言莫近我
莫觸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
中因此尼衆不得長淨苾芻白佛佛
言被差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為受作
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
淨若不為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應可差人住在門所待尼
教授者被差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
形通披毛縷於其門下攪生死輪尼
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礼
足合掌蹲踞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黙
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
王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頂礼逝多
林中聖衆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勝常安樂行不褒灑陀日苾芻
尼衆並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
黙尒而住尼便教曰聖者應言可尒
彼聞不解佯作嚾聲點頭而去時此
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
所暫時相待見无尼至還向房中著
說戒者作單白已其授事人白大衆
曰誰將尼衆告淨事來衆中無人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　第十三張　里

言是我衆皆念曰豈非尼衆不來告
淨更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
褒灑陀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來
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衆
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來僧所問言
聖衆何故不受苾芻尼衆告清淨耶
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日差何尼來
為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答曰是我
等來至於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
攪生死輪我即於彼告清淨已遂還
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儀對說清淨
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
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
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
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
尼无犯從今已去若苾芻尼來告清
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者名
字去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
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問名者尼來
告時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
苾芻不勞更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主喬荅弥身嬰病
苦尼來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　第十四張　僅

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物病即消除荅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如是者今何不持荅曰我今出家世尊不許去何得持白佛佛言尼在寺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乞乞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主入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為獨我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曰幸蒙佛毋來入我家即疾數牀命之令坐援敘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覲鉢中得何美味其尼示鉢即便唾中大世主曰子今何故汙鉢中食汝若索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已多招告報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食時應持鉢絡掩蓋而去諸尼不解鉢絡去何佛言應作方尺布係提上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襻將行乞食得遮塵土復易擎持神州比來尼此鉢絡由下尖角鉢不

勃指不同于巾帕鉢床器作特屬取市小尺二尺疊使正方傍邊可彭符作横襻用時搭肩安隱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花曾於一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詣芳園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結花鬘令人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花林妻即奉教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花鬘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鬘者皆為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今我結妙花鬘我自不解求人不得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餅報言聖者且去我今懷憂无人授與尼曰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不結荅曰我先不解即問尼曰聖者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邁昔在少時何事不曉聖者若尒憐愍我故願為結鬘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即與汝結荅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舒脚而坐用意結鬘女人見已嘆其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復與結鬘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鬘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花我今為結

報言汝來何晚花已結竟辯向園中問言誰結荅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譏恥沙門之女作非法事去何奪我所作生業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衆不應結鬘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結鬘者時屬世尊儼結大會及五年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給孤長者毗舍佉鹿子母仙授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勝上競薦香花及以諸方僧尼悉皆来集甚足花彩少結鬘人時諸信心見結花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等今者為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花鬘不諸尼荅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許諸尼結諸花彩我今去何欲相助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為三寶事尼得結鬘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在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花鬘俗旅見弄告言聖者皆是結鬘之女而来出家諸尼羞恥默尒而住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尼不應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花彩作者

得越法罪解結鵄者當於容處勿使
俗識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賃房與俗旅
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往銅
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
不荅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為不能問
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大作問言聖
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取價
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
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
報言為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
為作如是漸小乃至七重皆入鉢內
吐羅難陁令求寂女揩拭令淨以五
色線為絡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令
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
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荅
言癡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
飯次著羹臛次受美團餘安雜味荅
曰若尒更復多須有餘物來无安置
處彼便黙尒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第十八張　禮

去諸尼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
法罪唯除銅匙及安塩盤子并飲水
銅桄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
通睛將為惡相人無娶者有餘長者
娶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
号為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為妻
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
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既无妻
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来相問曰何
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荅
曰我是薄福娶妻未久便即終亡如
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死時人号
我名為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如
上具說其事若尒通睛女兒何不索
取報言彼亦不與荅曰我知彼家養
女多時必應嫁娶即便就覓彼見問
曰來何所須荅曰欲求娶女是何女
耶眼通睛者父曰可隨来意宜於某
日共辦營禮家酒熱壊傍求好者諸
有酒家即皆為辦時吐羅難陁入通
睛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
无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第十九張　禮

酒壊尼曰何故不令變為好酒荅言
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惠施
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為昔在
少時何事不解荅言聖者憐愍我故
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頗能與我美食
之直令汝酒好荅言多與尼曰可出
酒瓮我為瞻相即便舁出時吐羅尼
上下觀瓮何因酒壊乃知由熱即開
窓牖令持溼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
繞瓮纏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
復好所有親族悉皆来集諸酒家
咸悉俻擬性不来取令人往問何不
取酒報言我酒變好无勞別取問言
是誰教汝已壊之酒還令好耶報言
聖者吐羅難陁於我有恩能為此事
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去何
奪我所作生業苾芻白佛佛言此非
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嫌是故諸尼
不應教他變已壊酒作者得吐羅底
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為給施身
忽染患漸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
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婆羅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卷第二十張　禮

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
施他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來至家
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善
捨之次分惠少多答曰聖者來遲我
之財物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
者我本希望舉面而來今遣空還不
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
將我終不惜尼曰若尒我今便受願
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來
集以青黃赤白繒綵靈轝送往屍林
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長者命終疾
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
族焚燒既畢咸悉歸來見舍封閉問
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來封閉報
言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
尒且賃與我後酬價直尼曰虛實答
言實與尼即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
羅門來入其舍聞如是事皆共譏嫌
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與
他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
門女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
尼不應賃舍與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

捨訖唯有一鋪尼聞來乞事並同前
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恥苾芻
白佛佛言若賃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入城乞食見
師巫女搖鈴繞家誤說凶吉多獲利
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便我
亦為之求得鈴已明旦入城即巡諸
家搖鈴振響為他男女洗沐身形誤
說吉凶妄談未兆有病患者天緣皆
差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
祈無不豁竭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
舊醫巫詣諸人處問言有事我為占
相諸人答曰更不勞汝我有聖師善
閑衆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是
誰答言聖者吐羅難陀彼聞譏恥作
如是語非法釋女妄為巫卜奪我資
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
如是過妄為誑說招俗譏嫌告諸苾
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者有作者得
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橙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庋應安替
不畜琉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
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
陀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
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
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來元無
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設更見我
不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
頭上以手按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
何過纔淨洗髮以菴摩羅末撲我頭
上尼曰汝作此解去吐羅難陀先來
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即譏嫌苾
芻白佛佛言尼為非法理合譏嫌從
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
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尼衆往河
中浴是時吐羅於駛流處逆水而立
交其爾樂諸尼問言聖者為作何事

荅言小妹我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應為荅言此是極淨有何乖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遂生垢或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鉢者諸尼以錫過裹其鉢俗旅見問聖者此是何物荅言仁者世尊制令以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過裹鉢耶仁令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羞恥默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過裹其鉢可為小替纔承鉢底彼作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尼得琉璃盃時有女人為有客來便詣尼處告言聖者幸借琉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二張

用荅言聖者為女夫来无盃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我舊盃荅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盃如是諍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琉璃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琉璃盃若畜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溼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為喜樂其婦及夫別房睡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入家內遂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即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去此與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盃出鉢盂亦破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放令出時彼苾芻持此容儀至逝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入多門家應將餅麨門前為記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三張　禮

後方入苾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嫌恥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閙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入我家荅曰佛令作聲而入為此呵呵荅曰更无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可呵能為警覺苾芻默尒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尒無對佛言不應拳打門可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杖頭安鐶圓如盞口安小鐶子搖動作聲而為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舉怖之時有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餅擲地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搖无人問時即須行去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為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欲閑寂二者為諸人天說法三者為觀病人四者為觀卧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四張

五若為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令此因
緣為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推
為菓舍命衆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
粥次行乾餅次授爐餅并與蘿蔔時
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嚼乾餅者作
百百聲喫餺爐者作獵獵聲屋上雨
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
等諸聲殊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
聞其聲韻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
座起隨其音曲手舞足之告大衆曰
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是百百聲
大德此是獵獵聲此是索索聲此是
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
中有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
忠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
譏恥施主深怪請食苾芻情大羞恥
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礼世尊足世尊
法尒共取食人擬言致問大衆頗得
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
主致怪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
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宴坐而住至
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芻衆中就座
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五張　裡

主家而作舞耶答言大德有譏彼意
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
苾芻作掉舉而為舞者得越法罪若
作譏彼心者无犯汝諸苾芻此等皆
由作聲歡食致斯過失是故苾芻不
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遮已時
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来
施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
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世尊出
世即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
薄施物持来供養仁皆不受豈令我
等往後世時无路粮耶又如佛說及
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
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
福无量唯願慈悲為我納受苾芻白
佛佛言此諸施物宜當為受所有乾
餅與羹餅和食蘿蔔甘蔗截作小片
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
受食時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
既到彼家更待餘者人未盡集報長
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餐食飽便去
更有人来後令行食如是展轉施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六張　裡

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
既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
不應乱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
方入若乱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言不乱去者有病苾芻侍者
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白佛
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来在房中食
云何為五一者是客新来二者將欲
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
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
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
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令為
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本心
欲求聞法无一苾芻為其說法遂生
嫌恥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譏嫌故諸
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
得越法罪當為說法佛令說法者苾
芻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為
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
能令第三者此若无堪應番次與或
隨能者當豫請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七張　裡

時中往逝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請佛僧衆就家受食苾芻皆去世尊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為制戒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說者衆差一人令住說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并諸眷屬皆来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請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宜為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无言對復道而歸既至寺中諸苾芻問具壽住彼為說法不荅言說具壽獨留於我更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皆来集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我情懷怯懼返即為我宣揚妙法苾芻白佛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差四苾芻與說法人為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八張

與四人侍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與四伴時伴苾芻遂向生緣或出便轉患不白知臨時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與說法人為伴苾芻向餘處時應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莫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不下醫来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无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去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瀉藥勿為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樂法應尒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宜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九張

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待瀉痢畢纔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虵住諸牧羊人故火燒林四面火来虵即驚怖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存命投一樹下蟠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虵被火燒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為觀察宿世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當知諸行无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宜於我所起敬淨心捨傍生身當生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有鵄來銜去飡食由此毒虵於尊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知請說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也）婆羅門舍而為受生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即便觀察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羅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頻往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十張

元侍者耶尊者答曰我之侍者非茅
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无小兒
堪為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為
侍者報曰願尒无病我已受之即便
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
爪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
戲時或因瞋忿若爪若齒有傷損處
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
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
法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
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
奉聖者為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
戀此即是其家後生人良久佇立觀
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
家并授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
刮舌已不洗而弃蠅來附上遂便命
過次有守宮來食其蠅因此而死次
有黃猫來噉守宮還同喪命次有
子食此黃猫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
饑來食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
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
苾芻來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猫蠅
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蠅

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
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
昨日婆羅門兒是尊者舍利子弟子
我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筵不洗
而弃必應為此令其命終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
帶毒與蛇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
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弃之不洗
而弃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弃者有諸
苾芻為水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灰
土上揩拭弃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
自染衣裳曝曬迴轉于時具壽鄔波
難陀來見染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
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鄔波難陀性
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
轉乾衣日曝溼者陰乾彼言大德勿
作如此時鄔波難陀還同前作如是
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
相捶撲鄔波難陀便即走去彼隨後
逐時舍利子來見相趁告言具壽欲
作何事彼瞋盛故仍趁不息鄔波難
陀既被逐急遂取樹枝遙打於彼仍

不止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下
令趁及鄔波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
或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
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
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
者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當知事至
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
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懷
毒人或先有惡心不應自往令其作
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
令有闕彼毒苾芻勤修忘倦摧五趣
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
至人天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
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毒如此之
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為希有于
時尊者舍利子為諸苾芻廣說前
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
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擔毒蛇身生於
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熟
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

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世間住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善苾芻彼佛法中而為出家常修慈觀諸苾芻見咸皆喚言慈觀慈觀報言仁等更莫喚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喚仍不止於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無䊵佛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芻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無䊵餘殘業力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著　蘭若法應知　浴守門妙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四卷　第十四張　[illegible]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胝灑掃為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洗衣浣服如僧伽胝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為如世尊說僧伽胝者是其大衣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胝者是衣中三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尊說僧伽胝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時隨敢食時入眾食時礼制底時聽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礼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等處可披大衣嗢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及食等事其安怛婆娑任於何處隨意著用悉皆无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眾鳥皆鳴農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鬧獨處閑居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苾芻寡聞淺識往空閑處而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十三張　[illegible]

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群賊被他所害並多傷損飢渴所逼眾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有悲心情无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獲賊眾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望舉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善來時諸賊人情生无畏住經少時告言聖者我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蘭若無火可求又言聖者渴困須水苾芻報无賊復告言聖者須少許麨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无賊復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報无次索蘇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復告言聖者飢困須食苾芻報無賊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屬何星宿苾芻答言我居蘭若不閑斯事中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事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得非想非非想處无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四卷　第十六張　[illegible]

定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者
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
荅賊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
言此是何方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群
賊所問之事苾芻皆荅我居蘭若賊
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此苾
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号尚不
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
於苾芻處各懷瞋恨便共苦打身體
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
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苾芻既遭
困厄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芻見
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
上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汝等苾芻我為蘭若苾芻制其行法
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畜蘇油麨及
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節
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
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
往醫人處請求救療荅曰應作浴室
洗浴身體病可得除荅言賢首我於
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一卷 第十一張 理

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在浴
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
洗時彼便入內身披諸服謂是苾芻
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
求寂來至其所告言老人可共洗浴
彼即搖頭不欲重洗求寂即便捉髀
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絜
以不淨手觸淨洗身荅曰我是沙門
汝是何物荅言我是外道即告諸
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緣白佛
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戶見苾芻入
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号佛言
不應尒
尒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
聚落名曰欲黎彼有園林佛於此住
於別村內有婆羅門名曰妙花封邑
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王常為供養
妙花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
聰辯論難无滯與五百人於妙花處
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花聞
沙門喬荅摩釋迦之子弃捨俗業剃
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為出
家已證无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十八張 理

近諸國無不知聞十号圓明人天恭
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
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
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
今來至此欲黎聚落林中而住我先
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
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前
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
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
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
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无雙所
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
化亦无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
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
者如上所說證大菩提于時妙花聞
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
聞沙門喬荅摩釋迦之子弃捨釋種
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為出家廣說
如上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
憍薩羅欲黎聚落於大林中而為居
止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
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十九張 理

業如其在家當為轉輪王若出家者
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
往彼觀為觀察所聞相好為實為虛
樹生白言如大師教即與眾落諸耆
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詣世尊所既到
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種言
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為說
微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
婆佛說法時著皮革屣佛前經行時
來暫聽以言亂問語畢便去於世尊
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作拒逆心自
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
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邊為言
說問言喬答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
學識大人共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
不住不識次第无恭順心以言亂問
而為違逆彼言喬答摩我婆羅門法
行與他人而為言說立坐卧者皆共
言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
不生男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
何失佛言汝有所為來至我所汝於
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
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為詰難即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十張 禮

佛言汝喬答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
於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
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
語白言喬答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
及為己事詣劫比羅城諸釋男女在
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遥
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花
婆羅門弟子唯知遥指更无恭敬供
養之心佛言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
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釋迦種
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過白言
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
羅門剎利薛舍戍達羅此等諸人悉
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
種無如是事二時世尊即作是念此
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
甚我今宜可為彼宣說過去因緣根
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已見摩納
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婢之所生即
釋迦子是彼曾主告摩納婆曰汝今
何姓白言喬答摩我姓箭道佛言摩
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婢
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王時餘耆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十一張 禮

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
樹生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
聞聪辯論難無滞共喬答摩依正法
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言樹生
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黙然令彼
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即說
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答摩而
為論難我等且默尒時世尊命樹生
曰古昔有王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
名炬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肩四名足
釧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童子各
將己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
側於一河邊是劫比仙舊所住處相
去非遠各著草菴以自停息遂捨
親妹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男女
時甘蔗王憶念諸子告大臣曰我子
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斥
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三告臣曰
我子能作如是之事答曰彼能王即
舉身長舒右手而為歎曰我子能為
如是之事由彼大人口陳說故因此
種族号為釋迦(此云能也)摩納婆汝頗曾聞
釋迦氏族如是之事答曰我聞摩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十二張 禮

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婬名曰知方容
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為妻室遂誕一
子纔生即語且莫揩身待我洗浴除
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喚是名為箭
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聞
便默尒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
荅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
放大火光流焰輝赫告言摩納婆佛
三問時汝作矯心不應荅者我即以
杵碎破汝頭而為七分佛威力故令
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
竪白佛言喬荅摩我先曾聞有斯種
族時彼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
如喬荅摩所說我等皆信令此樹生
源於種族實是婬兒時摩納婆見去
婬子心生憂赧低頭而住口不能言
尒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
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為更說
種種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高慢
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
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是時樹
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
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二十三張 禮

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一相遍身无　未觀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為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二十四張 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　說妙花婆羅門事

尒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
遍於我身欲觀三十二相已見三十
於二有疑陰舌二相未能得見我今
方便現陰藏相令彼見已即舒舌相
長至髮際廣覆面門彼既見已作如
是念沙門喬荅摩衆相具足有二種
業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
聞无不周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辭
佛而去于時妙花婆羅門於一園中
與諸耆宿言話而坐企望樹生尒時
樹生遥見妙花即便往就敬礼其足
及餘尊宿在一面坐妙花告曰摩納
婆彼喬荅摩有善名稱充遍十方具
諸相好其事實不荅言大師衆所稱
揚其事皆實汝頗與彼為言論不荅
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論悉皆次
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
有言論具白妙花彼既聞已發大瞋
恚即便舉足蹋彼頭上怒去大好使

入能辦其事亦令我身沉淪惡道如
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耄失彼即引
我亦在過中但為日晡不獲即往恭
敬問訊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即於夜中
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纔至晨朝以卓
運載詣世尊所到已歡喜共申言問
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為喬荅摩
辦清淨食已載至此唯願慈悲哀憐
納受時阿難陁於世尊後執扇招涼
佛告阿難陁曰汝今可告於此聚落
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時阿
難陁既往告已悉皆集在常食堂中
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
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佛僧眾
悉皆坐已即以自手持妙飲食供養
佛僧大眾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屏衣
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
尒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
喜已說伽他曰
祭祀火為最　初頌論中最　人中王為最
衆流海為最　衆星月為最　光中日為最
十方世界中　凡聖佛為最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二張

尒時衆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聞佛說
此伽他之時食雖飽足尚齩乾餅作
大音聲婆羅門見而白佛言喬荅摩
聲聞弟子依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
依不依喬荅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
有貪食者喬荅摩我有弟子名曰樹
生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來咚
共言論喬荅摩共彼所有問荅談論
幸當為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為說
時婆羅門白佛言喬荅摩其樹生者
元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輕弱
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
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
荅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
聲當尒之時願表矢我婆羅門妙花
頂禮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荅摩若復見
我涉路而行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
時舒臂當尒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
問又白言喬荅摩或時見我在自衆
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
除頂帽當尒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
問何以故喬荅摩我婆羅門法唯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三張

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
之所獲得故我於此善護衆人尒時
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極大高慢
我今宜可息彼慢心為其說法
尒時世尊即為宣暢示教利喜如佛
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謂說布施
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
染汙沉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
如是等法廣為陳說世尊知彼欣樂
隨喜發清淨心堪為法器於殊勝事
能得受持復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
諦法譬如淨衣易受染色時婆羅門
即於座上證見諦理無復疑惑得預
流果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前禮佛足
作如是語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
學處願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具清淨
念禮佛足已奉辭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老
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止是故不應
此時緻食告諸苾芻曰彼婆羅門善
為譏笑由莫訶羅說施頌時喫食不
住致斯譏醜若有苾芻說施頌時食
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說頌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四張　如法

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末不
食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頌時不
聞說聲不解其義者應食无犯設若
聞聲不解義者食亦无犯聞聲解義
食者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解義不
得食者於一住處衆坐人多遂使末
行屈来至上彼聞施頌並皆不食日
時遂過佛言此若聞聲兼解義者且
不應食待說兩三頌訖後食無過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
尒時世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有餘苾芻亦行乞食至一園中
佇立而住見諸男女起惡尋思作邪
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相應
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
下苦種子流出臭糞蠅蟲不食無有
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
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竪便出
園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而停住時
有如是過即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
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晡
時從定而起於僧衆中就座而坐告
諸苾芻曰我向入城為欲乞食見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五張

苾芻亦為乞食至一園中起惡尋思
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念便就
其邊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
下苦種子臭糞流出蠅蟲不食无有
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
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竪遂出
園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為住立
若住立者得越法罪
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即從座起頂礼
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
名為苦惡種子何謂臭糞流出蠅蟲
皆食佛言苾芻苦種子者謂是三種
罪惡不善邪思量法云何為三謂惡
欲尋思瞋恚尋思殺害尋思臭糞流
出者臭糞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
出者謂欲纏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
流動不住蠅蟲者謂諸世間於六觸
處无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
罪惡業尒時世尊復說頌曰
下揻眼耳等　被欲之所牽　苦子種身中
臭氣常流出　若在於聚落　或居閑靜處
常於日夜中　不思於正法　由依罪惡念
遂起妄尋思　遠離樂住緣　當受於苦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六張

若人修寂定　於勝慧勤行　常得安隱眠
不被蠅蟲惱　親近於善友　勝人之所說
若能如是學　更不受當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若不
知何者名為非處佛言非處有五唱
令家婬女家沽酒家王家旃荼羅家
是謂五處非所行境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
由蛇觀卧具　一衣不為礼　初至寺中時
老年應礼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
所有卧具於親友處囑令看守時彼
苾芻即以卧物安置舊處而不受用
時有毒蛇来求住處遂於褥下蟠屈
而居有客苾芻来投此而住暫停歇
已行礼佛塔及餘苾芻日暮歸房舊
住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
敷卧具行来疲困洗足安眠由先業
力不觀卧具遂即眠睡壓著其蛇蛇從
褥出便螫苾芻苾芻受苦宛轉蛇上
於片時間二俱命斷至天曉已主人
来喚彼既身死無復柸承主人念曰
行来疲極且縱安眠曙足之後自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七張

起覺食時欲至更来打門喚言可起食時欲至既無響應即取户鑰開入房中見其身亡次翻卧褥復見虵死衆共来看知被虵螫以縁白佛佛作是念不觀卧具因致俱亡告諸苾芻曰受他嘱者應將卧具付知事人或可隨時自為曬曝置於架上繫不令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彼於夜分燈火照看

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豫為觀察時諸苾芻无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舊者應觀莫翻新者有襯褥布時時抖擻不尒得越法罪

縁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時一苾芻度一少年弟子弟子多睡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忽然驚起但披僧脚敧往詣師所其師正起欲著下裙弟子近前礼足而起既新剃鬚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披亦便墜墮師弟二人恚皆形露彼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恥默尒而去其師遂即訶責弟子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五卷 第八張 泣

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答曰昔有縁今時無過師徒義絶我今行矣復問何事即具告知報言具壽汝誠有過訶責合宜聞便默尒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順法告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著一衣礼他亦不得一衣受礼違者得越法罪

縁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苾芻不相體恤不為解勞時有衆多苾芻從異方来礼制底竟无一人為解疲極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在簷前或居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縁被擯隨處而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来婆羅門曰若尒何不住在房内我無故識誰復相容為礼聖蹤暫来至此隨處停住不久當還諸人聞說皆生嫌耻我等曽聞沙門釋子性懷平等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創来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凡是客僧来入寺者先應礼拜耆宿四人當前而立主應好心准法安置後於異時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五卷 第九張 拉

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城先知佛制礼老年者即問諸苾芻曰尊者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答曰在竹林園中便即就彼扣門而喚時尊者憍陳如問言是誰答曰我是客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言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答曰具壽彼在畢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前通問尊者喚入安慰停息客僧即問尊者准陁今在何處答曰彼在鷲峯山客僧便往致問尊者命入如前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何處答曰今在細你迦窟客僧便去既見尊者同前問答令其止息客僧答言今已天明當須乞食不可更留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僧到處先令礼拜四耆宿者此是方便治罰客人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我先豈令客苾芻礼大地尊宿唯遣礼謁當處老宿四人

內攝頌曰

世尊為高勝　廣說弟子行　行雨問大師　為說七六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五卷 第十張 僅

縁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晡後
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礼雙足已退
坐一面請世尊曰弟子事師所有行
法唯願為說佛告高勝我今為說苾
芻所有弟子門人供事之法汝應諦
聽凡為弟子於師主處常懷恭敬有
畏懼心不為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
起親問二師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
小便器為按摩身其師若言我今有
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說病由請
方救療如醫所教便為療治若師自
有藥物應用和合如其无者可問近
親親眷若多應問師曰何親處求得
師教已如言可去若无親族應向餘
家如教往覓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
若无者當緣自業於飲食中而為將
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嚼齒
木之處應先淨掃作曼荼羅安置坐
枯及盛水瓶器并澡豆土屑淨齒木
刮舌篦既澡漱已除所須物若師患
目應問醫人為作眼藥而塗拭之次
應授衣餘衣襞疊勿使撩乱師礼塔
時當入房中灑掃其地若有塵土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十二張

將牛糞或以青菜而揩拭之次應自
礼尊儀及礼師主或問安白事於日
日中三時礼拜當隨已力於同梵行
者亦申礼敬次應策勤坐禅讀誦每
於半月須觀曬牀席若至食時應洗
兩鉢若是乞食苾芻自持重鉢輕者
與師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胝與師令
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
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
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
渡河水扶侍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
主為當同行為當別去若言同行即
可隨去若得乾麨豆餅及酸漿水置
已鉢中若得米乳酪石蜜飯餅及沙
糖安師鉢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
二小壇布以諸菜可安二座踞坐飯
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主令
得此食須者應取師主即應知量而
受若住寺者弟子應先洗器往至廚
中問知事人今為僧伽作何飲食其
知事人敬而告知彼還白師今日僧
伽作如是食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
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澡漱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十三張

處應淨掃除作曼荼羅安坐牀子
及以水器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
洗足應為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
以眉指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
食事又問為於此處修習善業為復
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住處
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
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為授
經若學禅思教其作意若還來時
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礼尊像及同
梵行者隨力而礼與師置座同前洗
足若是寒時應守持心為暖湯水若
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為招涼師亦知
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營
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
己物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苾芻衆
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
師於弟子當如子想若有病患共相
瞻侍至差至死我今為汝略說其事
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得
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
心為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譬
如蓮花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

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摩揭陁主未生怨王與佛栗氏國共相違逆未生怨王於大衆中告諸人曰安隱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王告大臣行雨婆羅門言卿往佛所頂礼佛足為我問評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白言大德未生怨王對諸衆前作如是語彼國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世尊記皆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正遍知者言無虚妄是時行雨奉王教已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掛以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處足步而行登鷲峯山至世尊所歡顏敬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陁主未生怨王頂礼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病安樂時婆羅門即以王語次第白佛廣陳其事未審世尊作何垂誨佛告婆羅門我不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十四張　桂

時在佛栗氏國曾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為衆宣說七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法時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无損婆羅門言我未能解大德所陳要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為我說令得開解

尒時具壽阿難陁在佛後立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陁汝頗聞知佛栗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聚集評論法義不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聚集評論法義佛告婆羅門若彼國中人多聚集評論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善法无損了一阿難陁汝頗聞知佛栗氏國人多和合同起同坐評論國事荅言我聞廣說如上

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无損了二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不應求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斷絶國之教令常樂奉行荅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无損了三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女人及童女類或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十五張　桂

母護父護兄弟姉妹姑𡣍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訓罰是他妻妾乃至授花許為其婦不共會卒行非法事荅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无損了四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言教情無違惱荅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了五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制底處常修供養所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虧廢廣說乃至善法无損了六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阿羅漢敬心慇重常生正念其未來者願皆来此其已来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无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了七

佛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衆於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元有損失善法隆盛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衆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興罰何况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曰大德喬荅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十六張　桂

我有多緣且欲辞去佛言隨意時婆
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辞佛去後佛告阿難陁汝
可適告鷲峯山處所有苾芻皆令集
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陁即便遍告諸
苾芻衆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
立白言世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佛
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苾芻我今為
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
意云何為七汝等苾芻數多集會詳
論法義應知苾芻福徳增長善法无
損了一汝等苾芻若和合同集同起同
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元
損了二汝等苾芻不應求者而勿営求
所應得者不令斷絶所有正教常樂
奉行
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无損了三汝
等苾芻所有受者與貪俱生喜願求
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
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福德増
長善法元損了四汝等苾芻若有苾芻
久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者年
宿德大師所讃為同梵行者之所識

知衆皆恭敬殷重供養所說言教樂
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
損了五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居阿蘭若
受下卧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
增長善法無損了六汝等苾芻若有
苾芻於同梵行者殷重用心常存正
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既
來至已作安樂住心不生猒於新衣
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
與乃令少之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了七
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
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元有虧損
安樂而住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
應聽云何為七若諸苾芻於大師處
恭敬供養尊重讃歎如是作時得安
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
了一如是應知於法於戒於教授事不
放逸事於卧具事於修定事生殷重
心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
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了七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
應聽云何為七若諸苾芻不愛作業

不愛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
惡友不貪名利条問他人常修於定
於增上證不生喜足无退屈心乃至
證得真實諦来无暫休息如是作時
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増長善法
無損了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
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若有苾芻有
淨信心有慚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
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
得增長善法无損了七汝等苾芻復有
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
知法知義知時知量知自身知門徒
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
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了七汝等苾
芻復有七法云何為七若有苾芻修
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
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
捨修觀之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
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時得安樂
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汝
等苾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
習汝等一心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
得增長善法无損

汝等苾芻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諦聽我當爲說云何爲六一者我今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身礼敬灑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衆華燒香供養或復爲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隨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二者我今應以語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讃歎彰其實德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讀誦經典晝夜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繫念思惟無令斷絶設在危難亦不暫停况復平居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不斷其命不行楚苦遠離煩惱至解脫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四者諸有所得如法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散与共他受用不屛處食於同梵行者嗜无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穴不雜不垢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讃同梵行者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出離无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汝等苾芻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當修習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時諸衆聞佛說已皆悉歡喜信受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二

內攝頌曰

衆集敬大師　聞法生正信　自述年衰老　說行兩因緣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曰我今欲往波吒離邑阿難陁言如是世尊即與諸苾芻隨從世尊發摩揭陁國漸次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邊時彼邑人聞佛來至悉皆聚會至制底處詣世尊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告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曰汝等應知放逸之事有五過失云何爲五一者若婆羅門等爲放逸時以此因緣所有財寶受用之物悉皆散失二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生媿赧又懷怯懼三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有惡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臨命終時心生悔恨五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命終之後墮於地獄餓鬼傍生是謂

五種放逸之過

復次若婆羅門等行不放逸時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所有財寶受用之物皆不散失二者凡所趣向眾會之處情无媿赧亦无怯懼三者有善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臨命終時不生悔恨五者命終之後生於天上長受安樂是謂五種行不放逸利益之事尒時世尊為波吒離邑諸婆羅門等演說法要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諸婆羅門等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慈悲哀受我等晝日遊從閑靜房舍尒時世尊默然為受諸婆羅門等知佛受已頂礼佛足奉辞而去諸人去後佛即詣彼閑靜住處既至彼已即於房外洗足已入室宴坐時摩揭陁國行雨大臣便於波吒離邑四邊量度廣立封疆欲造城隍將罰佛栗氏國時此邑中有大勢力威德天神各求住處尒時世尊於宴坐處即以天眼過於人天觀彼天神各求住處乃於晡時從宴坐起詣清涼處坐告阿難陁曰汝豈不聞量度城邑白言我聞行雨大臣欲置城邑以自牢固將伐北城佛言阿難陁善哉行雨大臣有大智慧欲置城邑即與三十三天形狀相似我於住處以天眼觀見諸大天神各求住處阿難陁但是勢力諸天欲住之處於此城內福德大人亦於其中而求住處但是處中諸天欲住之處其處中人及餘諸類亦於此住阿難陁於其城邑有勝人住上有勝人言議有勝商人來共交易往還无滯者謂即是此波吒離城然有三灾禍城當損壞所謂水火及內反逆時行雨大臣聞佛世尊從摩揭陁漸漸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處為諸人眾之所恭敬聞已尋往至世尊所脩敬已畢共相慰問退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

尒時大臣即從座起偏露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喬荅摩唯願明日及苾芻僧就我宅中為受微供佛默然受是時大臣知佛受已從座而去時行雨大臣既至宅中告諸大小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食既辦已至明清旦敷設座席安淨水盃澡豆齒木嚴辦既周即令使人往白時至飲食具備願佛知時世尊即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眾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眾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收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派之業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內舊住天神於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尒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設供養為隨喜故而說頌言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大眾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〻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宣說願伽陁
若合恭敬布施者　應可殷心脩供養
由是天眾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遇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是時世尊為彼大臣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終歸棄捨即整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喬答摩從城出處我當於彼起大門樓渡弥伽河為作津濟時佛世尊知彼念已於城中道西趣郭門北面而行向河欲過時彼河中諸人欲渡或將草木栰及浮囊憑而渡水往還不絕數有億千世尊見已作如是念我今為當安步中流水上而去為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即入勝定隨其所念并諸苾芻此沒彼出有一苾芻即於是時說伽陁曰

諸人求渡者　往來非一數　浮囊及草木
欲越弥伽津　世尊以神力　并及苾僧衆
從此至彼岸　不復起疲勞　平川水流溢
穿井復何為　心根煩惱除　豈更求餘物

時行雨大臣於佛出城處為造門樓名曰喬答摩門河津階道名喬答摩路今時世尊既至北岸告阿難陁曰我今欲往小舍村北外攞波林佛行至彼既安坐已告諸苾芻曰此是尸羅此是三摩地此是般若由持戒力

定能安隱久住不退由修定故智慧得生由慧力故於淫瞋癡心得解脫如是諸苾芻心善解脫得正解了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所作已辦如實而知世尊復告阿難陁曰我今欲往販葦聚落村外林中白言世尊如是應去既至彼已時彼聚落人遭疫癘有一淨信鄔波索迦因茲命過復有善賢名稱等諸近事男亦皆命過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次行乞食聞此村中多有諸人遭疫而死既得食已各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俱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我等入村行乞食時聞有衆多鄔波索迦悉皆命過未知彼等當生何處佛言苾芻於此村中有二百五十諸鄔波索迦斷五下分結從此命過得化生身於彼涅槃更不退轉證不還果不復更來汝等苾芻復有三百餘人鄔波索迦從此命過薄斷淫瞋癡得一來果暫來人間當盡苦際汝諸苾芻於此村中有五百人並已命過能斷三

結得預流果不復退轉於七有生人天還往當盡苦際汝等苾芻何煩致問作斯擾惱生者必死此為常事若佛出世及不出世生死之法如來悉知為諸有情分別演說開示十二緣生法門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无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無故彼无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廣大苦蘊悉皆除滅我今復為汝等說法鏡經應可諦聽善思念之去何法鏡謂佛法僧聖清淨戒汝等於此深生尊重恭敬供養礼拜讚歎正信正念常不斷絕是名法鏡如是應持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依教奉行佛告具壽阿難陁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汝可告諸大衆時阿難陁言如是世尊佛及

僧衆漸至城所住菴没羅林時此城
中有一女人（舊云奈女者非）顏容端正衆所知
識名菴没羅是此林主聞世尊至住
我林中著妙衣瓔而自莊飾命諸女
屬共相隨從乘駕寶車詣世尊處既
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尒時世
尊於无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為說法
于時世尊遥見女已告諸苾芻彼諸
女衆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
勿生異想聽我所說汝等苾芻云何
名為繫念思惟若有苾芻起罪惡念
不善心時當即除遣應生正信發起
精勤攝心令住正念不散使善法生
惡念止息正智熏習圓滿增廣正勤
相續勿為異念苾芻如是繫念思惟
汝等復聽勿生異想苾芻應知往來
所趣當善觀察屈申俯仰著僧伽胝
執持衣鉢行住坐卧語默睡眠惛沉
起時為對治法正念而住云何苾芻
正念而住汝今當知謂觀內身策起
正勤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
次觀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
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八張）

於此諸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策起
正勤勇猛不息應善調伏於諸世間
知是憂苦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是故
汝等正念而住由彼女衆欲來至此
是我殷勤之所教誨是時女衆來詣
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
為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菴
没羅女從坐而起合掌恭敬白佛言
世尊唯願哀愍與諸苾芻明日就宅
受我微供世尊默然知佛受已頂禮
雙足奉辭而去時廣嚴城諸栗姑毗
子聞佛世尊遊行人間住菴没羅林
各嚴駕乘駟馬寶車駁青馬駕青車
青鞭勤執青旄戴青帽擎青蓋帶
青刀捉青拂著青衣瓔珞塗香悉皆
青色并諸從者皆服青衣復有栗姑
毗與諸從者別為一隊車馬衣瓔悉
為黃色復有一隊悉為赤色復有一
隊悉為白色如是各別前後隊仗聲
螺擊鼓出廣嚴城皆欲親覲如來頂
礼恭敬世尊知彼欲來告諸苾芻汝
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苦園者今可
觀此廣嚴城中諸栗姑毗子由其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九張）

德莊飾巧妙與三十三天出遊芳園
等无有異諸栗姑毗子既至林所便即
下車徒步而進詣世尊所頂礼雙足
退坐一面欲聽妙法世尊為說示教
利喜各令慶悅尒時會中有一婆羅
門名曰黃髮摩納婆從座而起整衣
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樂欲隨喜讚
歎佛告摩納婆隨汝意說既蒙佛許
即說頌曰

大三身持寶鉀　今為國主獲善利
有佛現出於此處　名稱高遠若須弥
如日運華處池中　於夜開敷散芬馥
如日流輝照空界　光明遍滿於世間
世觀如來智慧力　如大明炬照昏冥
常為人天作智眼　諸來見者皆調伏

時諸栗姑毗聞是說已同聲讚言大
摩納婆善說斯語是時會中有五百
栗姑毗子各脫上衣持施黃髮世尊
復為大衆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時諸栗姑毗子各從座起整衣合掌
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與諸
苾芻明日城內受我微供佛言我與
苾芻已許菴没羅女明日就食白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十張）

大德我有所失不如彼女彼有智慧先請世尊我等不能及時親覲恭敬礼拜我於後時當興供養佛言甚善聞佛讚已倍懷歡喜頂礼佛足奉辭而去時摩納婆見彼諸人辭佛去後少時而住即從座起整衣合掌白佛言大德彼三百人聞我讚佛同發一意悉為妙語故各持一衣來施於我持奉佛唯願慈悲哀愍納受世尊為受告言摩納婆若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有三希有事亦現於世云何為三謂於世間若有大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凡所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當知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一希有

復次若有聽聞如是妙法能善作意一心審諦攝斂諸根思念觀察當知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希有

復次其聞法者情生喜悅獲大善利於世俗事生厭離心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三希有

復次若有展轉聽聞法者皆亦漸漸依教奉持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四希有

復次諸聞法者繫念思惟即能通達甚深妙慧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五希有

復次摩納婆知恩報恩名大善士少尚不忘何況多恩是故汝今應勤修學摩納婆聞佛說已歡喜信受頂礼雙足辭佛而去時菴沒羅女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牀席置淨水盆齒木及屑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尒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衆詣彼食處佛及大衆次第坐已時菴沒羅女見佛大衆坐定已手自奉行種種上妙飲食普令飽滿餅食訖次授澡豆及以齒木澡漱已收鉢竟遂取卑席於佛前坐攝心聽法尒時世尊即為其女說施伽他曰

若人不慳能施與　見者愛敬咸親近
入衆會中无畏懼　得大利益具名聞
是故智人常惠施　能令長夜福增長
漸除煩惱破慳貪　三十三天受歡樂
修諸善業營功德　命終之後得生天
與諸女衆戲芳園　為佛弟子常安樂

尒時世尊復為菴沒羅女隨機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還至住處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竹林中汝可告諸大衆時阿難陀如佛所教即與大衆隨佛至竹林共住外栖波林時屬飢儉乞求難得佛告諸苾芻今時飢儉汝等宜可求同意者於薜舍離諸方聚落隨便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處住若不如是求乞難得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各依善友隨處安居唯阿難陀獨留侍佛在於樹下而作安居佛於夏內身嬰病苦受諸痛惱幾將命沒作如是念我身有疾不久遷謝然諸苾芻散在餘處我今不應離諸大衆而般涅槃應以無相三昧觀察自身令苦停息作是念已即入勝定所受諸苦如念皆除安隱而住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

大德世尊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辯好惡所聞之法不能誦持由見世尊受諸病苦恐將寂滅令問世尊未般涅槃少得醒悟又言若諸苾芻不惣集者我不涅槃以此惟忖故知更說希有之法佛告阿難陀汝作是意謂我教導諸苾芻故不涅槃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豈可我今更欲示諸苾芻希有之法阿難陀我所應說皆已說竟苾芻令解了內外諸法所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阿難陀諸佛如來常以此法分明為說無有秘悋覆藏之心然阿難陀我身有疾將欲涅槃便作是念吾今病苦必定命終諸苾芻等各在餘處我念不應離斯大衆而般涅槃宜自用意以無相三昧觀察其身痛惱令息即便入定所受諸苦悉皆除愈得安隱住阿難陀我今衰邁身力羸弱年將八十唯依二事而得存住如朽破車亦依二事以是義故汝今不應憂愁苦惱但諸世間有為之法從因緣生而不滅壞得常住者無有是處

我先為汝常說是事一切世間樂欲光華愛念可意悉皆散壞恩愛別離無留住者是故當知於我現在及我滅後汝等自為洲渚自為歸依法為洲渚法為歸依無別洲渚無別歸依何以故若我現在及我滅度若依法者樂持戒者於我聲聞弟子衆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依無別洲渚無別歸依阿難陀若諸苾芻能於內身善知身相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如是外身內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於如是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苾芻若作如是觀者此則名為自為洲渚自為歸依順法而住

內攝頌曰

行雨竹林內　筱理波吒邑　渡河詣小村
漸向涅槃等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廣嚴城住重閣堂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阿難陀隨佛而去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澡漱畢洗足已佛即往詣取弓制底樹下而坐告阿難陀曰此廣嚴城物產華麗芳林果樹在處敷榮塔廟清池甚可愛樂贍部洲內此最希奇阿難陀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隨意阿難陀如來已於四神足已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自在時阿難陀默然無語如是世尊三唱前事乃至悉皆自在阿難陀亦皆無語佛作是念今阿難陀被魔所惑身心迷乱我已再三分明告示竟無言說能為啓請由是定知被魔所惑即便告曰汝可依一樹下宴坐而住不應與汝雜乱同居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往晝日宴坐之處住一樹下尒時惡魔波卑來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今何故云涅槃時至請我涅槃魔言大德往者一時佛於尼連河側菩提樹下

成佛未久時我詣彼白言世尊當知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我言若我聖衆聲聞弟子未有智慧通達聰明辯了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流通者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亦未能得堅修戒品令我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者我今未宜入大涅槃大德世尊今聲聞衆有大智慧具足通達辯才無畏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使流通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能令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諸事圓滿是故我今白世尊言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且少待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時魔作念沙門喬答摩出言無二定般涅槃情生歡喜忽然隱沒佛作是念我今宜可入如是定隨彼定力留其命行捨其壽行作是念已便即入定留命行捨壽行于時大地悉皆振動四方熾然星光墮落於虛空中天鼓自鳴佛從定出說伽他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十七張　律

諸有等不等　牟尼悉已除　由得內證定
如鳥破於殼

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起便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陀有八因緣大地振動云何為八今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阿難陀有時空中現大猛風水即波動水若搖動地即振動阿難陀此是初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入無邊水想欲令大地悉皆振動若苾芻尼及諸天衆大威德者若作此想亦使大地悉皆振動阿難陀此是第二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從覩史多天下降母胎時大地振動諸世界中光明晃耀倍勝天光世間所有極幽闇處假使日月具大威光而不能照菩薩現生母腹之時光明赫弈悉皆普照諸有情類從生以來欲見自手尚不能覩因光照了乎得相見知餘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十八張　律

情亦生於此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初生之時大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四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菩薩成正等覺時大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五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如來三轉法輪時大地振動亦如上說此是第六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如來留命行捨壽行時大地振動四面熾然流光赫弈於虛空中天鼓自鳴此是第七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於此時中大地振動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阿難陀此是第八因緣大地振動

介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觀如來所說之事為留命行捨壽行因此大地悉皆振動佛告阿難陀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十九張　律

如是我留命行捨壽行阿難陀言大
德我親聞佛作如是說若有能於四神
足修習多修習者欲住一劫若過一劫
皆得自在大德世尊於四神足已修
習多修習唯願世尊住世一劫唯願
善逝住過一劫佛告阿難陀是汝之
過作斯非理我已再三分明告汝汝
自不能知其意趣由魔波旬惑亂汝
心阿難陀汝意云何諸佛如來言有
二不白言不尔佛言善哉善哉阿難
陀如來大師出二言者无有是處我
已許魔汝无宜請阿難陀汝今可往
取弓塔邊側近苾芻皆令普集常食
堂中時阿難陀即往遍告衆既集已
詣世尊所頂礼佛足合掌白言大德
世尊諸苾芻衆咸悉來集常食堂所
願佛知時佛從座起至其堂内就座
而坐告諸苾芻汝等觀察諸行無常
是變易法不可委信深可猒捨而求
解脫汝等當知有勝妙法能於現世
得利樂住未來世中亦復利樂汝等
苾芻宜於此法受持讀誦善解其義
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

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
安樂人天云何勝法能得現世利樂
及後世利樂若諸苾芻受持讀誦善解
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
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
一切安樂人天所謂四念處四正勤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當
知此是現法利樂及後世利樂應當
讀誦受持勿忘佛告阿難陀我今欲
往重患村中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
隨佛後世尊行至廣嚴城西共園林
之界如大象王全身右顧望廣嚴城
時阿難陀白言世
尊如來右旋非細周望城郭非無因
緣唯願為說佛告阿難陀我今右旋
顧視如汝所言非無因緣阿難陀此
是如來應正等覺於最末後望廣嚴
城我今欲往力士生處娑羅雙樹入
般涅槃不復重來所以迴顧望此城
邑時有苾芻聞佛語已說伽他曰
最後迴顧望嚴城　正覺不復還來此
今欲詣彼雙林處　壯士生地證無餘
世尊從至重患村已住升攝波林告

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戒定慧由習戒
故定便久住善修定故淨慧得生由
有慧故於欲瞋癡而得解脫於如是
等心解脫處聖弟子衆而實了知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
有如是次第經過十餘聚落皆為衆
生隨機說法至受用城北林而住于
時大地悉皆振動四維上下煙燄洞
然日月無光流星墮落於虛空界天
鼓自鳴時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
起往至佛所頂礼雙足在一面立合掌
白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
佛告阿難陀三因緣故大地振動云
何為三而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
住風依空住空中風擊水即波生水
若波浪地即振動阿難陀此是初因
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有大威德具大
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
作無邊水想能使大地悉皆振動若
苾芻尼及諸天大威德者令大地動
亦皆振動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
地振動如前廣說

復次阿難陁若如来不久入般涅槃即大地動如前廣說阿難陁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時阿難陁白言世尊希有大德乃能成就如是不思議事如来應正等覺不久將欲入大涅槃由斯義故大地振動現希有相如前廣說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来應正等覺實能成就如是希有之法阿難陁我昔曾於无量百千刹帝利衆令彼瞻覩我於介時隨其形量長短分齊我即與彼形相共同顏色音聲亦皆相似彼所說義我亦同說其不了者我為說之以勝上法示教利喜令開悟已我便隱沒彼亦不知我何所在作如是語彼何處去為天為人非我境界阿難陁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如刹帝利衆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衆中悉皆如是欲界色界乃至色究竟天我皆往彼隨其形量長短分齊廣如上說乃至阿難陁我能成就如是无量希有之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illegible]張 [illegible]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illegible]

介時世尊告阿難陁曰如是應知教有真偽始從今日當依經教不依於人云何依教不依於人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来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悪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閑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悪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持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悪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說是汝悪取不依經律當須棄捨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来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二張　禮

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閑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時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二張

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是真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初之四種名大黑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三極觀察深知是惡此非是經此非是律非是佛教當須捨棄後之四種名大白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三極觀察深知是善此實是經此實是律真是佛教當善受持阿難陀是謂苾芻依於經教不依於人如是應學吾異此者非我所說

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波聚落（波波此云罪惡）答曰如是世尊是時欲往俱尸那城壯士生地漸至波波邑依折鹿迦林而住諸人聞已衆議同行出波波邑往詣佛所到已礼足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時此衆中有鍛師之子名曰准陀亦坐聽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四張

時諸大衆既聞法已辭佛而去准陀即便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如來與諸聖衆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黙然受知佛受已生大歡喜奉辭而去即辦種種上妙香美飲食敷設座席置清淨水土屑齒木已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世尊即於日初分時著衣持鉢與諸大衆赴其食處佛及僧衆就座而坐既見坐定准陀自手持諸供養奉佛聖衆于時有一罪惡苾芻遂竊銅摭蔵著腋下佛神力故不令人見唯佛准陀見此非法准陀知佛及僧悉飽滿已即行淨水豆屑齒木屏鉢器澡漱已是時准陀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即以伽他請世尊曰

我聞牟尼一切智　已越彼岸無疑惑
最勝導師調御士　願說世有幾沙門

世尊亦以伽他答准陀曰

有四沙門無第五　我今為汝說次第
應知勝道及示道　淨道活命并汙道

准陀復請曰

世尊說何為勝道　云何名為示道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五張

何者名為淨活命　并汙道者願宣說
世尊答曰
能除疑箭斷諸惑　唯希圓寂非餘豪
是謂天人之導師　諸佛說斯為勝道
善解第一最勝義　方便顯了微妙法
牟尼能破諸疑網　是名第二示道師
若於法句善宣說　依法少欲而活命
於無罪法善能修　是名第三正道活
身著沙門解脫衣　常為汙家不羞恥
虛誑恒為不實語　是名第四汙道人
於大聲聞真法眾　諸在家人當善察
非我弟子悉皆然　是故當須起深信
云何无罪共罪居　淨與不淨同處住
由彼愚人為惡行　令於善士悉生疑
勿以色相信前人　少時同聚便委付
麁險人多詐形貌　誑惑常行於世間
如以少金飾耳璫　體即是銅無所直
內假外實如真相　多插門徒亂善人
尒時世尊見鍛師子設供養已為說
隨喜福頌伽他曰
若施福增長　寬饒皆止息　由善能除冥
惑盡證涅槃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六張　道

而去內攝頌曰
佛出廣嚴西　迴顧望城邦　經遊十聚落
最後至波波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我今欲往拘尸
那城時阿難陁聞佛告已即隨佛後
漸向波波邑未到金河於此中間路
邊暫住告阿難陁我今背痛汝可以
我嗢呾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臥以
自消息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疾疊衣
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
僧伽胝枕頭右脇而臥兩足相重作
光明想正念安住念當速起如是作
意復告阿難陁曰汝可速往脚俱多
河取滿鉢水吾欲須飲并灑身體時
阿難陁聞已持鉢詣彼河邊時有五
百乘車纔新渡河水皆渾濁便感滿
鉢來至佛所白言大德有五百乘車
新渡此河水皆渾濁唯願世尊將洗
手足不堪飲用金河不遠清水可求
佛即受水洗足拭面身稍安隱即起
加趺正念現前端身而住
尒時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圓滿從此
而過見佛世尊在樹下坐容儀端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七張　道

眾所樂見身心寂靜極善調柔如妙
金幢光明赫奕見已就礼世尊雙足
在一面坐佛問彼曰汝今愛樂沙門
清淨法耶為樂婆羅門法耶大臣答
言大德我樂迦羅摩淨法佛告大臣
汝復何緣樂彼淨法答言大德其迦
羅摩曾隨路行住一樹下時有五百
乘車於此而過經少時間罅有人來
問彼言曰向見五百乘車於此過不
答言不見又問聞聲不答言不聞又
問仁豈睡耶答言不睡若不睡者五
百乘車於此而過何不見聞答言我
不眠睡心常覺悟而不見聞由定力
故彼聞是說便作是念希有上人澄
心寂慮乃能如是又車行震響塵坌
驚飛蒙彼身衣而不聞見故我於彼
發淨信心愛樂其法佛告大臣汝意
云何五百乘車所發音響比虛空中
雷震霹靂何者為大白言大德非但
五百乘假令百千万車作大音響豈
能大於雷震之聲大臣當知我於先
時在此聚落住重閣內於小食時執
持衣鉢入村乞食食已取衣鉢洗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八張　道

竟於重閣中宴坐而住忽然雷震降大霹靂于時四牛及二耕夫并有長者兄弟二人聞此大聲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城中人民高聲大叫我於尒時從宴坐起出閣經行時有一人從城出外來詣我所頂礼我足隨我經行我便告曰何故城中共出大聲有大喧鬧彼白我言城中向來天忽雷震降大霹靂四牛及二耕夫并長者兄弟二人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因此城內共出大聲彼問我言大德豈可不聞此大震聲我報不聞彼復白言世尊睡耶報言不睡我雖內覺而不外聞彼作是念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寂靜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我所發淨信心圓滿聞已白言大德豈有於佛不生敬信我今於佛深起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汝可將我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奉覆世尊使者持來圓滿白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世尊欲令彼獲勝利即便為受圓滿復言大德世尊我當更欲供養佛僧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張

見聽許佛言善哉為善事見佛受已歡喜踊躍頂礼佛足奉辭而去佛告具壽阿難陁此金色黃疊以刀截縷我今欲著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便以刀截去縷綖持奉世尊佛即為著佛身威光令衣金色無復光彩時阿難陁白言大德世尊我隨佛後二十餘年未曾覩佛如是顏容威光赫奕何因緣故現斯光明非常顯著

佛告阿難陁有二因緣現其光相異於常日云何為二一者若菩薩即於此夜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如來即於此夜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於此二時現斯勝相又阿難陁我往金河阿難陁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彼河所佛即脫衣置於岸上唯著洗衣入河洗浴出已拭身告阿難陁曰准陀必當生追悔心汝可安慰報言准陀汝今多獲善利能為最後供養大師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者甚為難遇應知准陁有二種因心生追悔應為開解作如是語准陁我自於佛親聞是語有二種施所受果報無與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一張

者為菩薩時受其食已便證无上正等菩提及以如來受最後食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阿難陁此二種施所獲果報无與等者阿難陁應知准陁為長壽業為多力業美顏生天財食貴勝眷屬等業悉皆增長尒時具壽阿難陁白言世尊闡陁苾芻性懅獷惡多瞋造次於苾芻常出不順麤惡言詞佛滅度後云何共住佛告阿難陁我滅度後闡陁惡性苾芻應默擯治之彼被治時若生憂悔起敬仰心眾知改者共施歡喜如常共語

世尊復告阿難陁我今欲往拘尸那城阿難陁言如世尊教即隨佛後往壯士生地既渡金河去城不遠於路邊住告阿難陁曰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嗢呾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臥以自消息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疾疊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胝枕頭右脇而臥具說如前

復告阿難陁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阿難陁白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二張

證自覺親為我說依於閑靜依於離
欲依於寂滅斷諸緣務勤修於念擇
法精進喜安定捨此覺分法大德世
尊自證自覺之所宣說阿難陀汝說
如是七覺分法依閑靜等若多修習
勤精進者當得无上正等菩提說是
語已佛即起坐正念思惟端身而住
時有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自勸發　令宣微妙法　可為諸病人
當說菩提分　大師身有疾　并為病苾芻
於覺分法門　敷演令開悟　善哉阿難陀
白法皆圓滿　聰明有大智　巧說牟尼法
於正念擇法　精勤喜覺分　輕安及定捨
善能分別說　無上調御師　樂聞覺分法
雖身有疾苦　无辭尚起聽　佛為法主尊
是能開導者　為法尚殷重　何況所餘人
後有諸賢聖　於十力教法　假令遭病苦
起聽不辭勞　此等善持經　及以明律論
尚樂聞正法　餘人何不聽　世尊離染教
聞已如說行　繫念法精勤　當得於善分
由心有喜故　為此身輕安　由安有樂生
從樂生於定　由有妙定捨　了諸行無常
能離三有生　染著心不起　能離諸有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三張　禮

不樂於人天　證無上涅槃　如薪盡火滅
如是六利益　皆從聞法生　是故勸臨終
諦聽於妙法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今可詣
拘尸那城荅言如是即隨佛後至於
壯士生地住娑羅林將欲涅槃告阿
難陀曰汝今為我於雙樹間安置牀敷
我當於彼北首而卧今日中夜必入
涅槃時阿難陀如教作已詣世尊所
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如佛
所教並已安置是時如來即往就牀
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繫念
正念觀察而住為涅槃想時阿難陀
在佛背後憑牀而立悲啼號哭出大
音聲作如是語苦哉痛哉何期如來
速般涅槃何期善逝速般涅槃何期
疾哉世間眼滅每於先時諸方苾芻
來詣佛所佛為說法初中後善文義
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我
因得聞甚深妙法彼於今日聞佛涅
槃不復更來遂令如是殊勝妙法隱
沒於世佛告諸苾芻阿難陀今在何
處白言世尊今在佛後憑牀悲慟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五張　[illegible]

如是語廣說如前乃至殊勝妙法隱
沒於世佛即告阿難陀曰汝勿憂愁
悲泣懊惱何以故汝侍如來作身慈
業獲大利樂唯獨一身得無邊福作
口慈業及意慈業亦復如是得无邊
福阿難陀過去如來皆有如是供侍
之人如汝用心供侍於我未來諸佛
亦有供侍與汝無異阿難陀世相如
是皆不久停畢歸磨滅無常住者以
是義故汝今不應悲啼涕泣生大苦
惱不見世間從緣生法常住不壞我
曾為汝廣說法要諸有可愛稱意之
事並歸無常悉皆離別尒時世尊大
悲所熏為令阿難陀生喜悅故告諸
苾芻轉輪聖王成就四種希有之事云
何為四謂有刹帝利眾來詣王所聽
得見王深生慶悅復聞妙法倍加歡
喜如是復有婆羅門眾諸長者眾諸
沙門眾來詣王所如上所說乃至倍
加歡喜汝等當知如轉輪王四希有事
此阿難陀亦復如是有四希有事何
等為四謂有四方大苾芻眾來至其
所情生欣慶復聞妙法重增歡喜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四張　[illegible]

是苾芻尼衆鄔波索迦鄔波斯迦三
阿難陀所亦復如是倍加歡喜汝等
苾芻此阿難陀復有四種希有妙事
云何為四若阿難陀與苾芻衆說法
之時善能開解無有疑滯諸苾芻衆
咸作是念善哉善哉此阿難陀宣說
妙法幸勿默然莫辭勞倦然諸聽衆
情無猒足時阿難陀既說法已默然
而住或為苾芻尼近事男近事女說
法亦復如是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心
便喜悅即白佛言世尊於此地中有
六大城所謂室羅伐城娑雞多城占
波城婆羅痆斯城廣嚴城王舍城何
故世尊弃捨如是形勝福地就斯荒
野磽确邊隅卑陋之所而般涅槃佛
告阿難陀勿作是語拘尸那城是邊
鄙卑陋不可樂處何以故阿難陀此
拘尸那城乃往古昔有聖王都城名
拘奢伐底安隱豐樂人民熾盛縱十
二踰繕那廣七踰繕那城有七重垣
院周帀圍繞此等皆以四寶所成謂
金銀琉璃水精城門亦以四寶合成
門門皆有大華表柱亦以寶成舉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五張　禮

七人城外渠塹深三人半其渠渠畔
砌以寶甎於七院中各有多羅樹而為
行列皆四寶成金多羅樹以銀為枝
葉花果銀樹金葉琉璃樹水精葉水
精樹琉璃葉此等諸樹風吹動時出
微妙響悅可衆心於此樹間皆有浴
池階基砌道亦四寶成四邊欄楯亦
四寶成池中多有可愛之花嗢鉢羅
鉢頭摩俱物頭分陀利迦極軟花極
香花常生花如是諸花人無護者隨
其受用復於池岸有占博迦花摩利
迦花美意花如是等花隨時開發阿
難陀於林樹間多諸美女服妙瓔珞
隨意遊從所須飲食皆能給與又此
城中所有耽著五欲樂者於此遊觀
皆遂其心又復常有種種鼓樂絲竹
歌舞出妙音聲皆悉勸讚修諸福業
持齋或等又阿難陀於此城中有王
名大善見七寶具足具四希有所謂
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
兵寶四希有者所謂王壽命長遠初
為王子次為太子次登王位後修梵
行如是四位一一皆經八万四千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六張　禮

是名第一希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
世間無比是為第二希有又復少病
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為第三
希有又諸人衆忠孝事王皆生父想
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
而去勅馭者曰汝今宜可徐徐引車
令衆見我王於人庶常生慈念是為
第四希有
復次阿難陀時有國人持諸金銀末
尼等寶來詣王所白言大王臣有此
寶謹奉大王願哀納受時王告曰鄉
等當知如是諸寶我自豐足誠无所
須諸人如是再三啓請王竟不受時
彼念曰我持此物本希奉進王既不
受將如之何宜置王前各還本處作
是念已置寶而去王作是念今此珎
寶是依法得非是枉求我今宜用修
造法堂時有八万四千諸城小王聞
大王將建法堂咸詣王所白言唯願
聖王不煩神慮臣等望欲為王營造
尒時大王告諸臣曰我足珎財無煩
卿等諸王如是再三啓請王不然許
時諸小王來捧王足或執衣襟合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七張　禮

咎白願天安住臣等為造王見慇勤
默然而許諸王知已各還本處各持
金銀等寶又復人持一柱皆以寶成
來詣王所白言聖王諸有所須悉已
周備不知何處可欲興功其量大小
王曰於此城東簡形勝地縱廣一踰
繕那可於彼作諸王聞已即就其處
興建法堂如其量數阿難陁其堂所
須椽梁栿栱闌道鉤楯軒牕周帀如
是諸事皆用金銀琉璃水精等寶之
所成就其牀敷座席氍毹優枕几案
箱篋衣服之流皆以衆寶而為莊挍
阿難陁於堂階下一一柱間各種一
樹樹身各列四寶枝葉花果互以寶
嚴如前所說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
奏天樂堂內悉以金沙布地栴檀香
水常為灑潤金繩界道寶網四懸盡
諸寶鈴盡世嚴飾是時八万四千諸
王同建法堂莊嚴事畢於此堂側多
造浴池皆方四十里所有階砌悉以
四寶而為嚴飾於其池中有四種花
池外復有諸陸生花並如前說又於
堂前處處行列四寶多羅樹枝葉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第十七卷　第十八張　禮二

果皆乎嚴飾風動發聲亦如前說所
在之地皆布金沙灑以香水寶鈴和
響在處皆懸是時諸王嚴飾既畢皆
共白王聖主當知所建法堂及諸林
泉備盡嚴麗願覲臨幸王開生念此
勝法堂我今不應先自受用宜請一
切沙門婆羅門等有德行者於此堂
中備盡所有如法供養即隨所念設
大施會皆供給已復作是念我今不
應於此法堂放逸著樂遂將一人以
為執侍躬自入堂淨修梵行遂於金
閣銀座之上結加趺坐正念思惟遠
離欲界諸不善法除去尋伺證入初
禪從金閣起次昇銀閣坐於金座及
琉璃水精皆悉綺乎而為莊飾其王
於上皆能次第證會深禪除諸障累
尒時八万四千宮人婇女詣寶女所
白言大家我等諸人承王恩念久闕
侍衛情甚渴仰咸願拜謁希垂聽許
時大夫人報主兵臣曰汝今應知我
等後宮久不見王情深戀慕將事朝
謁宜時嚴駕其臣白言若如是者伏
請大家勑諸侍從所有莊嚴皆為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第十七卷　第十九張　禮

色復更白言然我今者且命八万四
千小國王等誡兵令集諸王依命初
令象駕都八十千以長淨象王而為
上首次嚴馬駕以勝雲馬王而為上
首次嚴車駕以喜鳴輅車而為上首
如是二類亦八十千皆寶莊嚴殊妙
第一國大夫人乘鳴輅車所將婇女
亦復如是其諸從皆乘象馬咸容
嚴肅旗鼓曜日駭天震地同往法堂
時王問曰何因緣故車馬繁雜出大
囂聲謁者答曰國大夫人及小王類
并諸婇女悉著黃衣花鬘幢蓋盡黃
嚴飾其數繁廣不可勝言同來至此
方申拜謁王曰汝可於此堂外敷設
牀座吾將往觀使者奉命敷金座已
而白王言數設已畢
時王從臺安詳而下次半階路遙見
黃色儀駐嚴盛遂作是念是等威儀
甚可愛樂嚴飾鮮異何其盛哉王既
坐已國大夫人前致敬訖却住一面
白言大王以此八万四千寶女嚴飾
美麗敬奉大王願時哀納勿為弃捨
時小國王八万四千衆各以兵寶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第十七卷　第二十張　禮

為上首白言大王今此象馬車乘及以八万四千城邑拘奢跋底城而為上首復有八万四千樓閣忠皆嚴飾甚為殊妙唯願大王哀憐納受而見覆護王曰姊妹當知我先與汝極為親密誰謂今日有若怨家以諸非法勸喻於我時夫人等聞彼大王喚為姊妹泣而言曰今觀王意似弃我等以衣拭淚重白王言何故大王先於我輩意甚親密今若怨家時王告曰汝等應知人命短促生者皆死我及諸人同歸滅壞設有姝女無量百千如怨詐親必能害已雖懷愛染終當離別臣佐車馬樓觀嚴飾如是妙物无量無邊一一皆有八万四千終歸無常不得久住是故智者速宜遠離勤修梵行勿生染著時夫人等聞王此語知不採納不稱所願時王如法廣勸誡已復歸金閣於銀座上結加趺坐於諸有情起大慈意遍滿十方布無限量普熏修已端心而住從慈定起次發悲心大喜大捨於諸有情亦復如是周遍十方其閣及座綺互

眾實時王一一修習四梵住諸欲皆斷壽將盡時為死所逼情生憂悶命終之後得生梵天佛告阿難陁拘尸那城三金河岸娑羅雙樹壯士生地繫冠制底於此周迴十二踰繕那如來昔為轉輪王於此中間六度捨命今復於此而般涅槃是為第七又復如來應正等覺於十方界更无第八捨身命處何以故我生已盡斷諸惑業更不於餘受後有故尒時具壽鄔波摩那在佛前立佛告鄔波摩那汝今不應對我前住時此苾芻即離佛前時阿難陁白佛言我侍世尊二十餘年未曾聞作麁訶責言如鄔波摩那苾芻佛告阿難陁无量百劫長壽諸天共相嫌議作如是語世間唯有如來大師極難出世時乃一現如烏曇跋花今日中夜定入無餘妙涅槃界由此威德苾芻當佛前住我等无眼親近世尊供養恭敬阿難陁白言諸來天衆其數幾何佛言南自金河至拘尸那城雙林之處來至繫冠制底於此周環十二踰繕那皆有大威

德天排肩而住中間無有立技之地時諸苾芻咸生疑心請世尊曰具壽鄔波摩那先作何業有大威德佛告諸苾芻鄔波摩那先自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餘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足住婆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時鄔波摩那身為出家時諸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此人次當守寺時有黑風暴雨卒起既屬嚴寒彼作是念諸梵行者遭此寒苦衣服皆濕將欲來至我今宜應嚴辦相待作此念已入浴室中然火煖湯敷設牀席於其廊下繫繩為架諸寺門首望諸苾芻彼既至已屆入室中取其濕衣淨浣濯已安在架上別將淨服與苾芻著既解勞之身心溫煖寒苦皆除歡喜適悅其願言我今為諸同梵行者除苦得樂所生善根如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授摩納婆記於當來世人壽百歲時成等正覺号釋迦牟尼願我於彼佛

法之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然火功德當願身光天莫能近汝等當知由彼願力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有大威德為此諸天莫能逼近
時具壽阿難陁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般涅槃後我當云何恭敬供養如來法身佛告阿難陁汝宜且止汝所問事當有信心婆羅門長者等自為施設復白佛言諸長者等所有施設其事云何佛言一一皆如轉輪王葬法又問轉輪王法其事云何佛言汝今應知轉輪聖王命終之後以五百斤上妙疊緊以用纏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為裝飾於鐵棺中滿盛香油舁王置內然後蓋棺以諸香木焚燒其棺次灑香乳以滅炎火方取王骨安置金瓶於四衢道興建大塔幡幢金蓋諸妙香花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設大齋會阿難陁如恭敬供養轉輪聖王於我滅後人天供養當倍過此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宣我言告五百壯士諸人當知

乾隆大藏經 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二十二張

如來大師必定今日於中夜時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所應作者宜可速為勿招後悔去此境內大師涅槃我等不知不為供養時具壽阿難陁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陁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如是語如來大師於我境內入般涅槃我等不能少興供養時諸壯士既聞是語各與妻子眷屬朋友僕使之類共相招引詣娑羅林頂禮佛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時諸壯士從座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某甲等並是拘尸那城尊貴壯士願盡形壽歸依佛陁歸依達摩歸依僧伽并受學處時阿難陁作如是念彼諸壯士於世尊處一一別受近事學者時既淹久妨廢圓寂我今宜請與彼一時受其學處作是念已從坐

乾隆大藏經 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二十三張

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如是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陁對世尊前一時隱名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學處生大歡喜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尒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來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汝今當知菩薩在覩史多宮以其五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降神母胎我等宜往共為衛護時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菩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從母胎出我等宜往示為侍從荅乃如前與諸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共諸童子遊戲可往侍從荅乃如前菩薩觀知老病死已情生憂惱依託林野修諸苦行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氣力宣

乾隆大藏經 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二十六張

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塗拭蘇油尒時帝釋復命樂神令其侍衛荅亦如前世尊降彼三十六億天魔軍衆成无上智建王来請詣婆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制諸學處凡是有緣所應度者皆已度訖詣拘尸那城寂後而卧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説乃至可往聽法荅言我且奏諸音樂時天帝釋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覺世尊寂後而卧必般涅槃可與供養荅亦同前尒時世尊作如是念善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善愛无自来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者如来亦度應佛度者餘不能度由待勝上善巧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愛作是念已即便入定由定力故寂後卧處化作一身又復化作千絃瑠璃箜篌於卧處没自持箜篌詣三十三天至善愛健闥婆王宮門而住其時善愛自恃憍慢於彈箜篌謂无過者於自宮中作樂歡戲情生愛著尒時世尊告守門者汝可往報善愛王言有健闥婆来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二十七張 諸

門者即入具報其王高慢報曰除我更有健闥婆耶荅曰更有今在門外善愛聞已情懷不忍即自出門告言丈夫汝是健闥婆耶佛言我今實是健闥婆王若尒可来對奏音樂報言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箜篌佛斷一絃彼亦斷一然二音聲並无闕處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如是乃至各留一絃然音聲不異佛便總斷彼亦斷之佛於空中張手彈擊然其雅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情生希有降伏憍慢知彼音樂超勝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闥婆身復本形相時彼樂神見佛世尊身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帀莊嚴赫弈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忘倦見已欣悦深生敬仰礼佛足下坐聽法要尒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為説四聖諦法令得開悟彼即能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身見邪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深自慶幸而白佛言大徳世尊我今所得非父非母非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二十八張 諸

非天非我眷屬及諸知識非餘沙門婆羅門等能為成辦如是勝事唯獨世尊慈念哀愍令我今者枯竭血海超越骨山閉惡趣門開涅槃路置人天道我今歸依佛法僧寳為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受三歸依并五學處尒時世尊復為説法示教利喜已即便入定天宮處没還至雙林寂後卧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甲辰歳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二十九張 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說涅槃之餘

爾時拘尸那城有出家外道名曰善賢（梵云蘇跋陀羅）年百二十形容衰朽俱尸那城所有壯士於善賢處悉皆恭敬尊重供養如阿羅漢去斯不遠有大花池名曰曼陀枳你於池岸上有烏曇跋樹善賢梵志常遊於此往昔菩薩在覩史天作白象狀入母胎時彼烏曇樹花始新出降誕之始漸有光色為童子時其花欲發厭老病死遠詣山林其花稍大狀如鷄鷇修苦行時現萎悴相捨苦行已氣息踈通噉諸飲食廣如前說乃至成等正覺其華開敷梵王來請於婆羅痆斯轉法輪時其樹及花光色榮盛妙香芬馥遍諸方界然佛大悲普於有緣所在世界廣濟度已詣拘尸那為最後臥而此花樹形色枯萃見者驚歎是時善賢覩斯變異而作是念拘尸那城必有凶禍爾時護國天神發大音聲告諸人曰今日如來於中夜時必入無餘妙涅槃界善賢梵志聞其說已作如是念哀哉苦哉彼大沙門喬答摩氏必於今夜當般涅槃然我每於日所得法有懷疑惑常自思惟我於何時因何方便得見彼人諮啓未悟惜哉法眼不久將滅今宜速往親自啓問若蒙大悲垂哀為決於諸猶豫永得開解作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雙林所于時阿難陀見佛日將沒在寺門外身心憂慼露地經行善賢見已近而告曰汝阿難陀我聞沙門喬答摩是一切智於諸衆生平等濟拔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猶豫比常希願聽受未聞竟不果遂今聞天聲遍告我等如來今夜定入涅槃大德願能為我諮啓容我面奉申述疑情阿難陀言善賢汝今不應作如是語故惱世尊然我大師今見背痛未能安隱善賢如是再三諮啓竟不為白又告曰阿難陀我昔曾聞古仙梵志耆年有德軌範人說諸佛出世如烏曇花億百万劫時乃一現如來今日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張　津

入涅槃我懷迷惑願見諮問唯希大德為我諮白我得見佛誠為幸甚阿難陀告言善賢今我大師身有乖違甚不安隱勿故相惱善賢再三如前苦請尊者不允其志阿難陀與善賢於寺門外共言論時佛以清淨耳超越人天一一聞說告阿難陀曰汝今不應遮彼善賢任來見我隨其請問何以故此善賢者即是我於最後為外道說法令生正信親命善來為我弟子于時善賢聞佛世尊慈悲容許心生歡喜不勝抃躍詣世尊所共申種種往復言談却住一面白言喬答摩我欲諮問願垂聽許為我解說佛告梵志隨汝所問彼即問曰喬答摩我曾遍觀諸外道類各別立宗所謂晡剌拏迦攝波子末塞羯利瞿梨子珊逝移毗剌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腳俱陀迦多演那子昵揭爛陀慎若低子此等諸師各述異宗未知誰是爾時世尊即命善賢為說伽他曰

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法　又五十餘年
專行戒定慧　一心無散亂　唯求於正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三張　津

除斷真法外　無別有沙門
尒時世尊說此頌已復告善賢曰此
是諸佛善說八聖道支甚為希有難
可值遇除此已外欲求一二三四沙
門道果終無可得是故能於善說法
律八聖道支求沙門果必定當得復
次善賢離八聖法諸有外道婆羅門
等各執已見或說三世無因無果所
修福善皆空無益是故我於沙門婆
羅門衆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凡有
修行皆獲果報說此法時善賢梵志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諸諦實得不
壞信超越愛河斷諸疑網自然通達
諸微妙法即從座起整衣合掌向阿
難陁作如是語大師尊重難諮請
我觀大德獲大善利幸得值遇無上
法王於諸師中灌頂寂上由師力故
我亦善證我今重希於善說法律而
為出家求受近圓成苾芻性修沙門
行時具壽阿難陁白佛言世尊今此
善賢聞法悟解心樂出家廣如前說
乃至成苾芻性唯願世尊哀愍拔濟
尒時世尊即告善賢善來苾芻可於

梵行於佛言下如常威儀出家近圓
成苾芻性一心勤勇不為放逸作如
是念善男子何故剃除鬚髮而披法
服正信出家於無上道而修梵行於
現法中得自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尒時善賢起
徹到心即便速證阿羅漢果得心解
脫復作是念我今不忍見佛般涅槃
宜可先去作是念已詣世尊所頂礼
雙足退坐一面
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願先入涅槃佛
告善賢汝於今者入涅槃耶答言如
是每三願問佛言一切諸行皆悉無
常汝於所作自可知時我更何言善
賢將欲入滅而作是念我今應為五
種加持方可滅度諸來觀者皆見我
身剃除鬚髮著僧伽胝莫令彼見外
道儀式又諸外道未昇我時勿令身
舉同梵行者方能昇去又入浴池洗
我身時令諸外道不得其底同梵行
者能洗我身又諸外道入水之時當
令魚鼈擾乱不安同梵行者即無惱
害又諸外道不能燒我遺身同梵行

者方令火著作此五種加持念已便
入涅槃時諸外道聞善賢梵志已入
涅槃將諸音樂幢幡傘蓋詣拘尸那
城於四衢道告諸人曰汝等當知彼
大沙門喬答摩常作此語唯我法中
有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外道中無廣
說如前乃至作師子吼然我法中同
梵行者大師善賢亦得涅槃與彼何
異諸苾芻曰汝等若言是我徒侶任
自持去而諸外道多人共舉竟不能
動況能持去苾芻告曰汝等不能我
等自舉答曰可尒諸苾芻即共舉去
外道默然又諸外道來至浴池諸苾
芻曰今可為汝同梵行者洗浴其身
彼入水時不得其底又被魚鼈之所
擾惱苾芻不尒苾芻報曰此若是汝
同梵行者宜自焚燒而諸外道以火
焚燒竟不能著苾芻然火遂便炎熾
時諸人衆共嗤外道彼各懷慚低頭
而去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見此希
奇於世尊處倍生敬仰發淨信心各
懷戀慕作如是語大悲世尊為寂後
卧況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為彼善

賢說法令速證得阿羅漢果復令拘
尸那城諸壯士等皆獲善利時諸苾
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今時現
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令彼善賢梵
志出生死海證阿羅漢究竟涅槃盡
諸苦際佛告苾芻汝等當知此未希
有我今已斷根本三毒解脫生老病
死愁憂苦惱具一切智於諸境界得
大自在令彼善賢出生死海得寂後
邊住涅槃處不足為難我於往昔在
生死中具貪瞋癡未斷生老病死憂
悲苦惱無有智慧能善思量在傍生
內尚能為彼善賢梵志及拘尸那城
諸壯士等自捨身命我為汝說宜應
諦聽
乃往昔時於大山澤有一鹿王千鹿
圍繞依林而住有大智慧豫識機宜
於所居處獵者來見而往告王時王
以兵周遍圍繞鹿王作念我若不能
救濟衆鹿必被獵人之所屠害尒時
鹿王四顧瞻望而作是念我今作何
方便能令羣鹿免斯苦厄遂見深山
下有澗水駛流出谷諸鹿羸弱不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七張 埋

浮越鹿王入澗橫流而住作大音聲
普告群鹿汝等速來可從此岸擲上
我背越於彼岸必得存活若不尒者
當遭屠害於是群鹿次第悉踊大鹿
王脊皆越駛河得離危難由諸群鹿
蹄甲踐蹋鹿王皮穿血肉皆盡唯餘
脊骨雖極苦痛心無退轉悉令群鹿
安隱得渡仍懷顧戀誰未渡者於群
鹿中有一鹿兒不能越渡尒時鹿王
雖受極苦尚懷哀念不顧自身從水
而出遂取鹿兒置於脊上渡至彼岸
鹿王遍觀知渡盡已氣力將消臨命
終時而發誓願我救群鹿及此鹿兒
救濟死厄不惜身命願我當來得成
无上正等覺時令彼得渡生死羅網
置寂後邊妙涅槃處佛告諸苾芻汝
意云何勿生異念往時鹿王者即我
身是其群鹿者拘尸那城諸壯士是
其鹿兒者即善賢是
又諸苾芻如我无智在傍生內喘息
不安受諸苦毒皮肉支節分解之時
救濟善賢令至无畏汝等善聽乃往
古昔婆羅痆斯時有國王名曰梵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八張 埋

以法化世廣如經說王有智馬預知
前事隣國敬畏悉來朝貢馬既命終
時諸小王令使報曰汝梵授王今可
輸稅分與我等若不尒者不得出城
如見違者我等同來破滅其國王告
使曰我不送稅亦不出城遂於國內
訪求智馬後於異處遂便獲得時屬
春序卉木敷榮群鳥和鳴甚可愛樂
王乘智馬將諸婇女遊適芳園歡娛
受樂時諸小王聞梵授王與諸臣佐
及宮婇女在外遊戲情无所懼未即
入城相與謀計各嚴四兵至城門首
大臣白王諸小國王不恭朝命敢興
逆乱來扣城門願見警備王既聞已
勑索智馬速嚴四兵我自討擊時王
乘馬嚴兵揩衆共彼鬪戰王恃威力
獨處先鋒遂被賊軍以槊中馬腸胃
皆出受諸楚毒衆苦難堪形命無幾
仍作是念王遭困厄我若不救是所
不應宜忍苦楚令王免厄得至城門
到无畏處作是念已周迴顧望无入城
路然此城外有大浴池名曰妙梵近
王宮闕於其池中有四蓮花青黃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九張 埋

亦皆悉遍滿于時智馬不顧身命勝踊池中踐荷葉上負王度難直入宮中時王纔下馬便命絕時諸小王覺入園林處處尋覓竟不能得迴軍劫掠各還本居時梵授王既免危厄得存性命告婆羅痆斯諸大臣等及眾人曰若有能救剎帝利灌頂大王命若如何恩賞諸臣白王可分半國王曰此之智馬能全我命馬今既死欲何以報諸臣答言應為智馬於城四門宜作非時白蓮花會廣行惠施或修福業以資冥路王言甚善宜時疾作時王即令太子中宮婇女臣佐吏民莊嚴衢路布列香花幡蓋明燈在處懸設无不充滿如歡喜園甚可愛樂王令擊鼓宣告遠近我於明日欲為智馬於城四門營建非時白蓮花會宜可告知集法場所受我供養時至雲集還須給與普令稱意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時智馬即我身是我為彼王受諸苦楚身形分解不顧身命尚能救濟令離危厄

時諸苾芻又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具壽善賢先作何業今為大師最後弟子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自所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處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如來應正等覺有外孫子名曰无憂求解脫故而為出家謂解脫果自然可得於八正道而不勤修經歷多時竟无果證遊行人間隨處作夏時彼如來有緣皆度所作已辦如薪盡火滅於其中夜將入涅槃時彼苾芻在无憂樹下而此樹神問迦攝波如來當般涅槃悲泣雨淚无憂苾芻觀問其神曰有何所以如是悲啼樹神對曰今日中夜迦攝波佛入涅槃時彼苾芻聞已悲戀情懷痛切[illegible]號啼發聲大哭樹神問曰何故悲泣對曰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已涅槃我雖依附而不勤修今此[illegible]禮敬我是凡夫無力速往是以悲泣樹神報曰然汝有力令[illegible]佛得[illegible]不

苾芻報曰我極勇猛若見佛者必能依行證獲果利是時樹神以神通力將此苾芻疾至佛所既見佛已發清淨心起廣大願時彼如來隨其根性為說妙法證阿羅漢果不忍見佛入般涅槃是故於先而取滅度時彼樹神既見世尊及苾芻涅槃已情懷戀慕作如是念今此具壽所獲勝利皆由我得以此功德願我來世迦攝波佛所授摩納婆記人壽百歲得成正覺号釋迦牟尼彼涅槃時我得聲聞无學果已在先滅度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天神者今善賢是由是義故汝於一切時遠離惡友近善知識應如是學

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如是念善知識者是半梵行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辦得善友故遠離惡友以是義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佛言阿難陀勿作是語善知識者是全梵行何以故善知識者是全梵行由此便能離惡知識不造諸惡常修眾善純一清白具足圓滿梵行之

相白是因緣若得善伴與其同住乃至涅槃事无不辦故名全梵行何以故阿難陁我由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若離善友无如是事阿難陁於我所說應勤修學

尒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巳去不應輒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圓除釋迦種及事火外道若披外道服来求出家及受近圓者問無障法此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機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有策勵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家并受近圓若是自餘外道之類来求出家及近圓者其親教師應與衣服食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行調柔堪濟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圓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来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讀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世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衆生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三張　地

頌自說因緣本事本生方廣希有法譬論議此十二分教若能受持讀誦如說行者能於現在生長利樂乃至慈愍群生佛法久住汝等苾芻我涅槃後作如是念我於今日無有大師汝等不應起如是見我令汝等每於半月說波羅底木叉當知此則是汝大師是汝依處若我住世無有異也又始從今日小下苾芻於長宿處不應喚其氏族姓字應喚大德或云具壽老大苾芻應喚小者為具壽然大苾芻於小者處應可存情哀憐愛護生慈念心或以衣鉢鉢絡腰絛共相濟給勿令闕事或復教授讀誦禪思使有日益如是能令我法增長若不尒者法當速滅又汝等苾芻此地方所有其四處若有淨信男子女人乃至盡形常應繫念生恭敬心云何為四一謂佛生處二成正覺處三轉法輪處四入大涅槃處若能於此四處或自觀礼或遥致敬企念虔誠生清淨信常繫心者命終之後必得生天此

西方現是如來一代五十餘年居止之處古具八所一本生處二成道處三轉法輪處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四張　壇

復次佛告諸苾芻汝等有疑今悉應問若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四聖諦處有疑問者我當為荅

時具壽阿難陁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解佛所說命諸苾芻有疑當問然此衆中竟无一人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諦有懷疑惑更須問者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陁汝能如實通達作如是語於此衆内我以智觀於諦實中實無疑者此是如来寂後所作尒時如来大悲愍故遂去上衣現其身相告諸苾芻汝等今者可觀佛身汝等今者可觀佛身何以故如来應正等覺難可逢遇如烏曇跋羅花時諸苾芻咸皆默然佛言法皆如是諸行無常是我最後之所教誨作是語巳安心正念入初靜慮從此起巳順次第入第二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及滅受想定寂然宴默時阿難陁問尊者阿尼盧陁曰今我大師為入涅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五張　泣

為未入耶荅曰佛未涅槃但住滅受想定阿難陁言我曾從佛親聞此語若佛世尊入邊際定寂然不動從此無間世間眼閉必入涅槃尒時世尊從滅受想定出逆次第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所有處次入識無邊處次入空無邊處次入第四靜慮入第三入第二入初靜慮從初禪出還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寂然不動便入无餘妙涅槃界

尒時世尊纔涅槃後大地震動流星晝現諸方熾然於虛空中諸天擊鼓時具壽大迦攝波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見大地動即便斂念觀察何事便見如來入大圓寂自念我今既無大師唯依法住諸行法尒知更去何復作是念此未生怨王於身之子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嘔熱血而死我今宜可豫設方便作是念已即命城中行雨大臣仁今知不佛已涅槃未生怨王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嘔熱血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六張

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即依次第而為陳說仁今疾可詣一園中於妙堂殿如法圖畫佛本因緣菩薩昔在覩史天宮將欲下生觀其五事欲界天子三淨母身作象子形託生母腹既誕之後踰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剛座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次至婆羅痆斯國為五苾芻三轉十二行四諦法輪次於室羅伐城為人天衆現大神通次往三十三天為母摩耶廣宣法要寶階三道下贍部洲於僧羯奢城人天渴仰於諸方國在處化生利益既周將趣圓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北首而卧入大涅槃如來一代所有化迹既圖畫已次作八函與人量等置於堂側前七函內滿置生酥第八函中安牛頭旃檀香水若因駕出可白王言暫迂神駕躬詣芳園所觀其圖畫時王見已問行雨言此述何事彼即次第為王陳說一如圖畫始從覩史降身毋胎終至雙林北首而卧王聞是語即便悶絕宛轉于地可速移入第一函中如是二三四乃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七張

第七後置香水王便蘇息是時尊者次第教已往拘尸那城行雨大臣一如尊者所教之事次第作已時王因出大臣白言願王暫迂神駕遊觀園中王至園所見彼堂中圖畫新異始從初誕乃至倚卧雙林王問臣曰豈可世尊入涅槃耶是時行雨默然無對王見是已知佛涅槃即便號咷悶絕宛轉于地臣即移舉置酥函中如是至七方投香水從此已後王漸蘇息

尒時如來入涅槃時娑羅雙樹名花下散弥覆金軀時有苾芻見斯事已而說頌曰

世尊涅槃時　最勝娑羅樹　從枝下垂蔭
復散以名花

時天帝釋亦說頌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梵天王亦說頌曰

於一切世間　生者皆歸死　無常力最大
諸行盡淪亡　大師世間眼　十力无與等
化緣既周遍　寂滅在雙林

尒時尊者阿尼盧陁亦說頌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八張

佛無出入息 其心亦湛然 世眼今已閉
寂然安不動 世尊十力具 化盡入无餘
見聞諸有情 毛竪心驚怖 汝心莫沉没
亦勿懷憂惱 佛證真未又 譬如燈焰滅
時諸苾芻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
悲感或有迷悶宛轉于地推胸大哭
心生憂惱或有尋思法理作如是說
我等今時宜自裁忍世尊常說一切
光華可愛樂事雖是尊重終歸無常
悉皆離別
時阿尼盧陁告阿難陁曰具壽宜應
勸誘大衆且各裁抑勿乖儀式莫大
悲號所以者何於此現有住百千劫
長壽諸天皆生嫌恥作如是語去何
苾芻於佛世尊善說法律而為出家
不能善觀諸無常事乃生憂苦阿難
陁白言此諸天衆其數幾何答曰從
此拘尸那城乃至金河及娑羅雙樹
至壯士繫冠制底於此四邊周十二
踰繕那大威德天悉皆充滿無有空
隙可容立杖而此諸天見佛涅槃各
懷悲感椎胸懊惱悶絶于地亦有如
前共相開解且各裁止乃至終歸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六張

常悉皆離別于時尊者阿尼盧陁為
阿難陁及諸大衆廣說法要乃至天
明時苾芻等默然聽受阿尼盧陁復
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告
諸壯士昨於中夜如來大師已入無
餘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
當速辦勿為後悔復重告曰如來大
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仁等去何不
與供養報佛慈恩時阿難陁聞是語
已即持天衣將一苾芻以為侍者往
壯士集堂有五百人先在堂處尊者
告曰仁等壯士及諸大衆如來大師
已於中夜入無餘依妙涅槃界仁等
今時所應作者宜應速辦勿生後悔
又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城邑入般
涅槃汝等去何不與供養報佛慈恩
時諸壯士聞是告已或有悶絶宛轉
于地推胸大哭身體戰慄不能自持
或有高聲作如是語我於佛所曾聞
是說世間无常悉皆離別時諸壯士
共相謂曰宜各齊持種種花鬘塗香
末香燒香及諸妙物音聲鼓樂速往
雙林以申供養并大臣輔相各將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十張

屬男女大小親友知識出拘尸城詣
雙林所既至彼已於佛卧處師子林
前盡哀情已各持所有上妙諸香名
花無數幢幡繒綵飲食奇珍奏諸音
樂廣供養已白阿難陁曰無上法王
已歸圓寂不知今者葬禮如何尊者
告曰然我先已奉佛教勅所有葬法
如轉輪王問曰其法如何答曰以白
疊如絮先用裹體次以千張白疊周遍
纏身置金棺中盛滿香油覆以金蓋
積搆檀木及海岸諸香以大炬燃後
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
瓶於四衢大道建窣覩波周帀圍繞
懸繒幡蓋塗末燒香奏衆伎樂恭敬
供養設大施會此是輪王葬之法
如來大師倍勝於此
時諸壯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
其言然非一二三日能辦此事若至
七日住者如前所為方可成就答言
可尒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依輪王葬
法一一备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
周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冠制底所
有无量歸仰衆生咸來雲集各持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十一張

花種種伎樂供養之具壯士眷屬皆悉出城詣雙樹間於師子牀前陳設所有盡心供養時壯士中有一耆宿告諸人曰現在大衆女持幢幡男可擎輿我等負持種種花鬘塗香末香燒香及諸音樂從拘尸那城西門而入於東門出度金沙河至壯士繫冠制底勝處安置以火焚燒是時諸人聞是語已各各爭前欲舉金棺竭其盡力竟不能動

尒時具壽阿難陁白尊者阿尼盧陁曰拘尸那城諸壯士等雖竭筋力竟不能動如來金棺我今不知有何所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幡男擎尊輿威儀整肅翊從如來我等諸天共持花鬘燒衆妙香奏天伎樂廣陳供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陁報尊者曰若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願備設如前方來持舉即便輕舉擎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嗢缽羅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三張

拘物頭花缽頭摩花分陁利花沉水末香栴檀末香多揭羅香摩羅末香及曼陁羅花等諸天伎樂百千万種於虛空中一時俱奏諸天花蓋其從如雲并散天衣有盈億數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女營辦香花威儀嚴肅百千万種不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過渡金沙河至繫冠制底所散之花積至于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滅度詣娑羅林持花數莖還波波聚落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威儀整肅稽詣雙林禮大師足遇見外道問言汝從何來欲向何處外道答曰我從拘尸那來將詣波波聚落迦攝波知而故問汝從彼來知我大師釋迦牟尼如來四大安不外道答言我從彼來親見大德喬答摩已入涅槃經今七日自滅度來所有人天皆以香花種種威儀具申供養遺身舍利我從彼會得此花來大迦攝波所將五百人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三張

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麤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諸戒律太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叟出此語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蔽聲響不令人聞唯迦攝波領知斯語是時尊者為教誨彼故即於道傍暫時停歇與衆俱坐告言諸具壽世間諸行皆悉无常體不堅牢是難委信不得久存並歸散滅宜起猒離勿生愛著且止斯事我等速往見佛全身各並前進時諸壯士并四衆等先用疊絮裹如來體次以千張白疊周帀纏身置香油棺覆以金蓋各持香木如法焚燒火不能著時阿尼盧陁告阿難陁曰雖欲然火終無著法問其何故荅曰斯為諸天不令火著復問何緣荅曰為大迦攝波與五百徒衆隨路而來欲見世尊金色全身親觀焚燎為待彼故天不令燒時阿難陁即以此事普告衆知須臾尊者從衆皆至拘尸那城諸人遥見尊者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四張

来各持香花種種音樂詣尊者所頭面礼足時有无量百千大衆隨從尊者詣世尊所除去香木啓大金棺千疊及絮並開解已瞻仰尊容頭面礼足於此時中唯有四大耆宿聲聞謂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難陁具壽十力迦攝波具壽摩訶迦攝波然摩訶迦攝波有大福德多獲利養衣鉢藥直觸事有餘尊者作念我今自辦供養世尊即辦白疊千張及白疊絮先以如是裹後用疊纏置金棺中傾油使滿覆以金蓋積諸香木退往一面由佛餘威及諸天力所有香木自然火起時阿難陁右繞火積說伽他曰

如来妙體歸圓寂　自然火起燎餘身
唯留内外一雙全　所有千衣隨火化

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欲以牛乳注火令滅未瀉之頃其火積中忽生四樹一金色乳樹二赤色乳樹三菩提樹四烏曇跋樹於此樹中乳自流出令火皆滅是時拘尸那城諸貴賤等共收舍利盛金瓶中置七寶輿上以種種香花栴檀沉水塗香末香燒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十五張

繒蓋幢幡音聲伎樂廣陳供養早入城中安妙堂上復更如前盛興供養是時波波聚落諸壯士等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已經七日無量人天廣陳供養於其聚落惣集四兵象馬車步各自嚴辦種種器仗共詣拘尸那城欲分舍利既至城已報諸人曰無上法王衆生慈父我等諸人比於長夜供養恭敬親承訓導受持正法今既滅度有餘舍利我等欲取將往波波聚落建窣覩波安置供養城中諸人聞斯告已咸作是言世尊導師是我慈父親承訓誘既於我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應留永劫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時波波人遣使答曰若分者善如不與者我等當以強力奪取城人聞已告彼衆曰徒事鬪戰終不可得

尒時遮洛迦邑部曾迦邑阿羅摩邑吠率奴邑劫比羅城諸釋迦子薜舍離栗姑毗子悉皆来集是時摩伽陁國未生怨王既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一切人天廣設供養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十六張

聞是事生大憂苦遂告行雨大臣曰卿今知不我聞世尊已入涅槃在拘尸城大興供養為爭舍利諸處競来欲相侵奪我今亦往請取身骨臣曰如是應裝整兵便往拘尸那城時未生怨王遂乘大象欲往佛所纔昇象上念佛恩深心便悶絶從象墜墮宛轉于地良久乃蘇便乘馬去念佛恩故不能抑止還墮于地久蘇息已告行雨大臣曰我今不能親往佛所卿等今者可領四兵往拘尸那城傳我言教問訊壯士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世尊在日接引我等長夜殷勤是我大師今於仁等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與一分於王舍城作窣覩波興申敬重香花伎樂種種供養行雨白言如王教勅即嚴四兵詣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曰仁等咸聽摩伽陁國未生怨王問訊仁等具說如前世尊大師於我等輩常為饒益令得安樂可尊可敬今者於仁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當與分於王舍城建窣覩波廣興供養諸壯士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二十七張

世尊誠是饒益安樂一切羣生可尊
可敬然於今者在我聚落入般涅槃
有遺舍利王欲見分此誠難得待行
兩臣告諸壯士曰若其仁等能與者
善如不見分我加兵力強奪將去答
言任意時諸人衆悉皆大集鬧噎城
隅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開弓射即
便總出象馬車步嚴整四兵欲共七
邑兵交合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涅槃之餘次明三百結集事

時有婆羅門名突路拏在於衆内見
此諸人欲爭舍利共相戰伐恐有損
傷違害佛教自執長蓋以麾大衆告
拘尸那諸壯士曰仁等且止今欲為
君陳其損益我昔曾聞此大沙門喬
答摩天慜於一切諸有情故於无數
劫熾然精勤忍苦忍害長時習已讚
行忍辱自是因緣成無上覺心行平
等猶若虛空於諸有情普皆濟度衆
生福盡捨棄涅槃息化以來纔經七
日即興兵戰誠是相違唯願諸人勿
為鬪競我為平分必令歡喜佛身舍
利分為八分各將供養饒益群生量
舍利瓶願同惠我持還本國建窣覩
波時拘尸那城壯士聞已報言可尒
然大師世尊長夜修忍不為殺害處
如前說仁今順教為我平分斯為善
事其婆羅門既蒙許可即分舍利而
為八分第一分與拘尸那城諸壯士

等處與供養第二分與波波邑壯士
第三分與遮羅博邑第四分與阿羅
摩處第五分與吠率奴邑第六分與
劫比羅城諸釋迦子第七分與吠舍
離城栗姑毗子第八分與摩伽陀國
行雨大臣此等諸人既分得已各還
本處起窣覩波恭敬尊重伎樂香花
盛興供養時突路拏婆羅門將量舍
利瓶於本聚落起塔供養有摩納婆
名畢鉢羅亦在衆中告諸人曰釋迦
如來恩无不普於仁聚落而般涅槃
世尊舍利非我有分其餘炭燼幸願
與我於畢鉢羅處起塔供養時贍部洲
世尊舍利乃有八塔第九瓶塔第十
炭塔如來舍利總有一碩六斗分為
八分七分在贍部洲其第四分阿羅
摩處所得之者在龍宮供養又佛有
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釋處一在健陀
羅國一在羯陵伽國一在阿羅摩邑
海龍王宮各起塔供養時波吒離邑
无憂王便開七塔取其舍利於贍部
洲廣興靈塔八万四千周遍供養由
塔威德莊嚴世間天龍藥叉諸人神

等咸皆恭敬尊重供養能令正法光顯不滅有所願求无不遂意已下序王舍城五百結集事尒時釋迦如來生在釋種於摩揭陁國成等正覺婆羅痆斯轉妙法輪拘尸那城壯士生地而取滅度尊者舍利子與大苾芻衆八万人同入涅槃尊者大目連與七万苾芻亦入涅槃世尊與一万八千苾芻亦般涅槃時有多劫長壽諸天見佛涅槃情懷悲感又見諸聖悉皆滅度遂生譏議世尊所說蘇怛羅毗奈耶摩窒里迦正真法藏皆不結集豈令正教成灰燼耶時大迦攝波知彼天意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連各與衆多大苾芻衆不忍見佛入大涅槃並悉於前已歸圓寂而今世尊復與一万八千苾芻同般涅槃然有无量劫長壽諸天皆起歎惜復生譏議何不結集三藏聖教豈令如來甚深妙法成灰燼耶咸皆報知可共結集斯為大事衆皆言善我等隨作時迦攝波白僧伽曰於此衆中誰為最小報曰具壽圓滿時大迦攝波告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三張　竹

圓滿汝鳴揵稚令僧伽盡集圓滿聞已便於靜處入第四禪隨其定力繫念思察既觀察已從定而起即鳴揵稚當有四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從諸方來雲集於此就座而坐尊者大迦攝波白言諸具壽苾芻僧伽悉來集未好審觀察是誰未集時諸苾芻咸遍觀察報大迦攝波言諸方苾芻悉皆來集唯具壽牛主今未來至時牛主苾芻在尸利沙宮閑靜而住大迦攝波告圓滿曰汝今可詣具壽牛主所居之處作如是語告牛主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令告尊者得无病不僧伽有事宜可速來圓滿聞已入甚深定以其定力於拘尸那城沒尸利沙宮出詣尊者前頂礼雙足白尊者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願言无病作如是說僧伽有事宜當速來尊者雖離諸欲仍有愛恚習氣告圓滿曰善來具壽將非大師釋迦牟尼如來為有化緣向他界耶為諸僧伽有諍事耶為是如來所轉無上法輪諸外道等生誹謗耶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四張　竹

非外道等衆結徒黨於我如來聲聞弟子為留難耶不有如來諸弟子等煩惱增盛相輕賤耶不有沙門婆羅門違背佛教耶非諸愚夫將破僧耶不有惡見之人將像似法所有文句惑乱如來真正法耶不有衆多同梵行者棄廢讀誦擯思勝業樂談世俗無益語耶又復不有心懷疑惑猶豫二途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耶不有諸苾芻為慳貪垢之所擾乱棄背六種和敬之法見有客來及同梵行者不相愛念耶不有惡性苾芻令諸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背佛正法歸外道耶不有苾芻習行邪命耕田賣買諂曲事王占相禍福盡衣貯畜不淨財耶不有苾芻於杜多正行受下卧具生厭賤耶不有賓非沙門自言沙門於同梵行所相惱乱耶然汝圓滿遠來至此應言大德世尊安隱無事乃稱迦攝波而為上首者將非大悲世尊捨諸含識永入无餘大涅槃界耶將非世間亡失船師生驚恐耶將非十力無畏被无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五張　竹

鬼之所吞耶將非能覺一切有情為
開益者睡不覺耶將非佛日光沉沒
耶將非如來滿月被阿修羅怨而為
障蔽隱光明耶將非三千世界寂尊
大師勝如意樹菩提分花以為莊嚴
四聲聞果香美可愛被无常狂象而
摧折耶將非如來智燈被無明風吹
令滅耶尒時具壽圓滿聞是語已說
伽他曰
聲聞衆已集　智慧皆往利　令法久住故
唯待於尊者　佛法船已沒　智慧山亦隤
大師殊勝衆　皆欲歸真寂　唯願速赴彼
共結世尊教　是大事非輕　違我未相命
是時具壽牛主告圓滿曰且止命言
以頌報曰
無上明燈若住世　我願往彼礼尊容
今既緣盡入涅槃　何有智人能赴彼
汝今持我三衣鉢　與彼大衆應供者
我今入寂更不生　唯願聖慈咸忍恕
說此語已即從座起昇於虛空現十
八變放種種光化火焚身而取滅度
即於身內四道水流第一水說伽他曰
我等衆生福德盡　今時忽然逢弃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五張

世間慧日已潛暉　一切群迷無救者
第二水說伽他曰
一切諸行剎那滅　從生至盡皆歸苦
但是凡夫虛妄計　作者受者悉皆无
第三水說伽他曰
智者心常不放逸　於諸善法速修成
容華年命並皆亡　恒被无常所吞食
第四水說伽他曰
我今稽首佛弟子　所應作者已成辦
敬順大師入圓寂　如牛王去小牛隨
是時具壽圓滿供養牛主遺身舍利
已持其衣鉢入甚深定從室利沙宮
沒於拘尸那城雙林處現詣大迦攝
波及五百苾芻處敬禮應敬已將其衣
鉢置上座前說伽他曰
彼聞聖主歸圓寂　所有福業亦隨行
此是衣鉢我持來　唯願僧伽見容恕
是時尊者迦攝波告苾芻曰淨梵行
者咸皆善聽說伽他曰
彼隨聖教身已滅　所餘應供多涅槃
現在和合衆同心　廣為人天當結集
時迦攝波復令大衆志念堅固莫入
涅槃說伽他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六張

仁等勿同彼牛主　室利沙宮入圓寂
不應造次般涅槃　宜作衆生利益事
是時具壽大迦攝波與五百苾芻共
立制曰諸人當知聽我所說佛日既
沉恐法隨沒今欲同聚結集法藏彼
諸人衆初奔六師情各憂惱若即於
此而結集者四方僧衆來相喧擾心
既不安事難成辦然佛世尊在摩
揭陁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法身已
謝我等今應就彼結集有云大善有
去我等可詣菩提樹下時大迦攝波
告諸人曰摩揭陁國勝身之子未生
怨王初發信心能以四事資身之具
供給大衆令无有乏我等宜應就彼
結集時諸大衆咸皆稱善復有說云
我等諸人悉皆證得阿羅漢果唯阿
難陁獨居學地又此具壽世尊在日
親為侍者於佛法藏普能受持果未
圓備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作
簡擇法恐餘學人情生不忍可為方
便應差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
衆言善
尒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衆前告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八張

難陀曰汝能為衆作行水人不彼荅
言能時迦攝波即作白二羯磨差之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
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若僧伽
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令差苾芻
阿難陀供給衆僧作行水人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
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僧伽令
差阿難陀為衆行水若諸具壽聽阿
難陀為衆行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
僧伽已差具壽阿難陀為衆行水竟
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
持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與大
衆人間遊行可詣彼摩揭陀國我取
直路而去時阿難陀與衆俱行詣王
舍城迦攝波在前而至未生怨王於
佛深信若乘大象遙見佛時自墜于
地由佛威力身无傷損王乘大象遙
見迦攝波憶念如來即便自墜于時
尊者以神力扶持不令有損告言大
王應知如來大師心常在定聲聞弟
子則不如是若不攝念觀察不知前
事有觀不觀是故我今共王立制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五張　[illegible]

見如來聲聞弟子王乘象馬不應造
次自墜身形宜當保愛三曰如尊者
教聖者應知若佛在世我親供養今
既涅槃何處申敬仁則是我所敬世
尊何以故如來教法並皆委寄作是
語已告大臣曰尊者大迦攝波四事
供養無令闕乏尊者言大王當知佛
於此國證大菩提法身成就今於王
處建立法幢結集三藏苾芻大衆在
路俱來王言善哉我於聖衆但有所
須悉皆供給時諸聖衆不久欲至王
舍大城王聞欲至便勅諸臣遠近貴
賤一切人民嚴飾城郭掃灑街衢持
妙花香寶幢幡蓋及諸伎樂百千万
種王及后妃太子內宮婇女國內人
民皆悉出城迎諸聖衆既入城已大
衆坐定王便致敬於上座前合掌長
跪白大德迦攝波言今日聖衆皆來
至此為諸衆生作大饒益一切所須
我當供給我今不知於何處所堪為
敷設結集之會時尊者告言若於此
城竹林園中作結集者諸處僧來共
相喧擾恐有妨廢若向鷲峯山亦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六張　[illegible]

安靜然畢鉢羅巖下堪為結集然元
卧具王聞語已深生歡喜報迦攝波
曰若於彼處結集定者諸有所須卧
具之類我當供給時迦攝波白大衆
曰今此大王為諸聖衆就畢鉢羅巖
結集之處諸有所須悉皆祗待令无所
乏仁等大衆宜當赴彼三白迦攝波
曰大覺世尊入涅槃時而不告我唯
願尊者久住世間設將圓寂幸垂預
告時迦攝波默然而許是時尊者復
作是念於前夏中可修營房舍卧具
至後夏時當為結集尊者即便觀阿
難陀心告具壽阿尼盧陀曰汝今於
此世尊所讚大衆之中誰是學人有
染瞋癡具足受取所作未辦時阿尼
盧陀入第四定觀察衆中唯見具壽
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
辦觀已告迦攝波曰尊者應知此大
聲聞悉皆清淨无諸腐敗唯有貞實
具大福德所作已辦堪受人天冣上
供養唯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
所作未辦時迦攝波即便觀察此阿
難陀為是慰諭調伏為須訶責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七張　[illegible]

伏見彼乃是以訶責言方可調伏即於衆中喚阿難陁汝宜出去今此勝衆不應共尒同為結集時阿難陁聞是語已如箭射心舉身戰慄白言大德迦攝波且止斯事幸願容恕我不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於僧伽中亦无違犯如何今者忽為擯棄尊者報曰汝親侍佛云何破見戒威儀正命者何成希有云於僧伽無違犯者可起把籌我出其過令汝自知時阿難陁即從坐起當起之時三千大千世間三種震動所謂小震中震大震小搖中搖大搖小動中動大動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張目出聲作如是語嗚呼大迦攝波能得如是真言實語此阿難陁近事世尊即作如是出苦切言共相訶責時迦攝波告阿難陁曰汝云我於僧伽無違犯者云何汝於僧伽得无愆犯汝知世尊不許女人性懷憍諂而求出家如佛言曰阿難陁汝勿為女人求請出家及近圓事何以故若令女人於我法中為出家者法不久住如好稻田被霜雹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張

竟无穀實如是阿難陁若令女人為出家者法當損減不得久住汝請佛度豈非過失阿難陁曰大德且止當見容恕我無餘念請度女人然大世主是佛姨母摩耶夫人生佛七日便即命終世主親自乳養既有深恩豈得不報又復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並佛同彼一為報彼厚恩二為流念氏族為此請佛度諸女人願容此過迦攝波告曰阿難陁此非報恩便是滅壞正法身故於佛田中下大霜雹正法住世合滿千年由汝能令少許存在又云流念氏族者此亦非理出家之人永捨親愛又云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者於曩昔時人皆少欲於染瞋癡及諸煩惱悉皆微薄彼合出家今則不然世尊不許汝見苦求令佛聽許是汝初過可下一籌時

又復有過阿難陁且如有人於四神足若多修習欲住世一劫或一劫餘汝於佛所不為衆生請佛世尊住世一劫白言尊者我无餘念當尒之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三張

被魔障蔽荅曰此是大過寧容得有近佛世尊慣習俱盡而被魔羅波卑而為障蔽此是第二過可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在日為說譬喻汝對佛前別說其事此是第三過可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曾以黃金色洗裙令汝浣濯汝以脚蹋換衣豈非是過阿難陁曰更无餘人所以足蹋非是慢意尊者曰若无人者何不擲上虛空諸天自當助汝是第四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欲趣雙樹涅槃為渴須水汝以濁水奉佛豈非是過阿難陁曰我取水時正屬脚拘陁河有五百乘車渡河无清水可得非我之咎報曰此是汝過當尒之時何不仰鉢向空諸天自注八功德水置汝鉢中此是第五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如世尊說我令苾芻半月半月說別解脫經所有小隨小戒我於此中欲有放捨令苾芻僧伽得安樂住故汝既不問未知此中何者名為小隨小戒令无問處此欲如何令且說四波羅市迦法十三僧伽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四張

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衆多學法除斯以外名小隨小戒有說去從四他勝乃至四對說法餘名小隨小戒有說去從四他勝乃至九十墮罪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乃至三十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乃至二不定餘名小隨小有說唯四他勝餘名小隨小時諸苾芻皆不知何者為小隨小於此中間外道聞已遂得其便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大為限齊身存之日聲聞弟子教法全行及其命終火燒已後教法隨滅所有禁戒受者即留不受便捨多不奉行汝何不為未來衆生請問世尊由是合得追悔之罪阿難陀答言大德我元餘心而不請問但為尒時離背如來生大憂苦報言此亦是過汝親侍佛豈可不知諸行無常而生憂惱斯成大過此是第六過可更下一籌汝復有過於俗衆中對諸女前現佛陰藏相答言大德我元餘心為諸女人欲染熾盛熱惱纏縛若見世尊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五張　禮

藏相者欲染便息尊者告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女人見佛陰藏欲染便息此是第七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執自開佛黃金色身示諸女人彼見佛身即便淚落霑汙尊儀此是汝過阿難陀曰我非元耻然作是念有諸衆生若見世尊妙色身者皆發是言願我身相當得如佛迦攝波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衆生發如是願此則是汝第八過失可更下籌又復汝未離欲於是身在離欲衆中是事不可汝宜起去殊勝聖衆不應與汝共為結集

時具壽阿難陀既被尊者大迦攝波詰其八事惡作罪已四面觀察情懷悲歎作如是語嗚呼苦哉如何我今一至於此新離如來無依無怙失大光明欲何所告尊者迦攝波詰彼罪時空中諸天作嗟歎聲乎相告曰大仙當知天衆增盛阿蘇羅減世尊正法必當久住此大聲聞道隣於佛以其八事詰彼尊者是大聲聞德亞於佛是故我知佛法不滅時阿難陀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六張　禮

白尊者言大德且止願施歡喜我如法說罪不敢更為然佛世尊臨涅槃時作如是語阿難陀我滅度後汝勿憂惱悲啼號哭我今以汝付大迦攝波豈復尊者見我少過而不容忍幸施歡喜奉大師教迦攝波曰汝勿悲啼善法由汝而得增長不為損減我等必須結集如來所有聖教汝今可去離茲聖衆不應共汝同為結集

時具壽阿尼盧陀白尊者迦攝波曰元阿難陀我等云何而為結集答曰此阿難陀雖俗衆德然猶未離欲染瞋癡有學有事不可與彼同為結集時迦攝波復告阿難陀曰即宜速出所應作者當自策勤得阿羅漢果衆可與汝同為結集時阿難陀離別大師情懷悲戀復被詰擯倍加憂惱從此而出詣增勝聚落作夏安居以村中童子而為侍者尒時具壽阿難陀於此時中極加勤勇常為四衆而說妙法是時童子作如是念我鄔波馱耶為是學地得離欲耶為是無學得離欲耶我今宜可入相應定觀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七張　禮

其心即便入定見尊者心是有學[illegible]欲見已出定詣尊者所立在一面說伽他曰

可依樹下幽閑處　一心當念涅槃宮
師令謹慎務勤修　不久必歸圓寂路

是時尊者見彼童子說要義已即於晝日或坐或行於諸障法諫磨其心於初夜時或行或坐亦復堅心淨除障法即於中夜洗足入房右脇而臥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作意頭未至枕斷盡諸漏心得解脫證阿羅漢果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至大衆所衆知得果咸皆讚歎是大丈夫是時大迦攝波與五百阿羅漢至畢鉢羅巖所既集會已告大衆曰汝等應知於當來世有諸苾芻鈍根散亂若无攝頌於經律論不能讀誦及以受持是故我等宜於食前先集攝略伽他事相應者食後可集經律及論時諸苾芻聞是語已白尊者言今可先集伽他既至食後白言先集何者尊者告曰宜先集經時五百阿羅漢各共同請大迦攝波昇師子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八張

尊者登座告阿難陁曰具壽頗能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不荅曰能尊者即便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陁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陁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陁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陁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諸具壽聽阿難陁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與具壽阿難陁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具壽阿難陁既欲說法五百阿羅漢各各皆以僧伽胝衣敷其座上時阿難陁四邊顧望於諸有情發悲愍念於正法中極生尊重於覺行者起敬仰心右繞高座住頭申敬於上座前依法敬礼作無常想以手按座正身端坐次審觀察見諸聖衆猶如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illegible]張

深湛然大海便作是念我於佛所親聞是經或有傳說或龍宮說或天上說悉皆受持而不忘失我今應說時諸天衆手相謂曰仁等當知聖者阿難陁將欲宣暢如來所說經法當一心聽時有天子說伽陁曰

若能建妙法　饒益三千界　聖者法无畏
猶如師子吼　仁等應至誠　聽說微妙法
所欲安樂者　知此真實義

今時尊者迦攝波以頌告阿難陁曰

具壽今當宣佛語　一切法中最為上
凡是大師所說法　咸從利益於衆生

時阿難陁聞說大師名心生戀慕遂便迴首望涅槃處虔誠合掌以普遍音作如是語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此中廣說如上三轉法輪經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大迦攝波曰此微妙法親從佛聞世尊慈悲為我宣說由是經力能令我等枯竭無邊血淚大海超越骨山閉閉惡趣无間之門善開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十張

宫解脱之路説此微妙甚深經時我
既聞已於一切法離諸塵垢得法眼
淨八万諸天皆蒙利益説是語時於
虚空中所有諸天及未離欲諸苾芻
等情生苦痛如千箭射心悲啼號叫
咸作是語苦哉苦哉而説頌曰
禍哉此世間　无常不簡别　壞斯珍寶藏
枯竭功德海　我親於佛所　聞此解脱法
今乃於他處　傳説如來言
又諸大衆聞説經時咸作是語苦哉
禍哉無常力大无有簡别能壞如是
世間眼目時憍陳如即離本座蹲踞
而住時諸羅漢見是事已咸起敬心
皆離本座蹲踞而住作如是語苦哉
禍哉無常力大如何我等於世尊所
親自聞法今者傳聞而説偈言
天人龍神尊已謝　我等何因不歸寂
无一切智世間空　誰復將斯活為勝
尒時諸阿羅漢俱入第四静慮以願
力故觀察世間各從定起告具壽阿
難陁曰汝為法来荅言大徳我為法
来仁等亦為法来荅曰如是尒時摩
訶迦攝波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最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三張　[illegible]

初所説經典於同梵行處无有違逆
亦无訶猒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
復告阿難陁世尊復於何處説第二
經時阿難陁以清徹音荅言世尊亦
於婆羅痆斯為誰説耶為五苾芻所
説云何荅言作如是説汝等苾芻當
知有四聖諦云何為四所謂苦集滅
道聖諦云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
苦死苦愛别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
苦若略説者謂五趣蘊苦是名為苦
云何苦集聖諦謂喜愛俱行隨處生
染是名為集云何苦滅聖諦謂此喜
愛俱行隨處生染更受後有於如是
等悉皆除滅棄捨變吐染愛俱盡證
妙涅槃是名苦滅云何趣滅道聖諦
謂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
正勤正念正定是名趣滅道聖諦説
此法時具壽阿若憍陳如於諸煩惱
心得解脱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
眼淨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具壽大
迦攝波曰如是等法我於佛所親自
聽聞我聞法已於諸煩惱心得解脱
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我已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三十二張　[illegible]

結集世尊第二所説經教於同梵行
處無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
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陁世尊在何
處説第三經時阿難陁以清徹音荅
曰世尊亦於婆羅痆斯為誰説耶謂
五苾芻所説云何荅言作如是説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痆斯施鹿
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
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
惱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
如是隨情所欲是故當知色不是我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廣説如前佛告
五苾芻曰於汝意云何色為是常為
是元常白言大徳色是無常佛言色
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苦壞苦行苦然
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色即是我
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不
尒世尊如是汝等應知受想行識常
與元常亦復如是凡所有色若過去
未来現在内外麁細若勝若劣若遠
若近悉皆元我汝等苾芻應以正智
而善觀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識過去
未来現在悉應如前正智觀察若我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三十三張　[illegible]

聲聞聖弟子衆觀此五取蘊知無有
我及以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无能
取所取亦非轉變但自悟而證涅
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說此法時五苾芻等於諸煩
惱心得解脫
尒時諸阿羅漢咸作是念我已結集
世尊所說第三蘇怛羅於同梵行無
有違逆亦无訶猒是故當知此蘇怛
羅是佛真教復作是言自餘經法世
尊或於王宮聚落城邑處說此阿難
陁今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爲結集但
是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爲建立
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
品而爲建立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
即名緣起而爲建立若聲聞所說者
於聲聞品處而爲建立若是佛所說
者於佛品處而爲建立若與念處正
勤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
品處而爲建立若經與伽他相應者
此即名爲相應阿笈摩（舊云雜含取義也）若
經長長說者此即名爲長阿笈摩若
經中中說者此即名爲中阿笈摩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二十四張

經說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事者
此即名爲增一阿笈摩
尒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陁曰唯有尒
許阿笈摩經更无餘者作是說已便
下高座尒時具壽迦攝波告大衆曰
汝等應知世尊所說蘇怛羅已共結
集其毗奈耶次當結集聞是語已咸
言善哉二時衆中唯有具壽鄔波離
於毗奈耶緣起極善解了迦攝波便
昇高座告大衆曰汝等應知具壽鄔
波離於毗奈耶悉皆明了世尊記說
於持律中最爲第一是故我請結集
毗奈耶大衆言善尒時迦攝波告鄔
波離曰具壽汝頗能簡擇結集如來
所說毗奈耶不答言能尊者即便
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鄔波離能爲簡
擇結集如來所說毗奈耶者僧伽時
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鄔
波離爲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毗奈
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成時具壽
迦攝波作羯磨已從座而下鄔波離
即昇師子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二十五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二十六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六五百之餘及七百結集事

尒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一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世尊於波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脣整者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尒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說衆初學處於同梵行无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毗奈耶是佛所說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二學處時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婆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脣整披三衣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第二學處廣如上說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三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羯蘭鐸迦村此為誰說即羯蘭鐸迦子蘇陣那苾芻其事云何謂若苾芻受禁戒於餘苾芻乃至畜生行婬欲者得波羅市迦罪亦不得同住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自餘學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為諸苾芻廣制學處時鄔波離悉皆具說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法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法三十捨墮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衆多學法七滅諍法此是初制此是隨制此是定制此是隨聽如是出家如是近圓如是單白白二白四羯磨如是應度如是不應度如是作褒灑陀如是作安居如是作隨意及以諸事乃至雜事此是尼陁那目得迦等既結集毗奈耶已具壽鄔波離從高座下時迦攝波作如是念後世之人少智鈍根依文而解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窒里迦欲使經律義不失故作是念已便作白二羯磨白衆令知衆既許已即昇高座告諸苾芻曰摩窒里迦我今自說於所了義皆令明顯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四無畏四无导解四沙門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相无願雜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智苫摩他毗鉢舍那法集法蘊如是惣名摩窒里迦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次第觀已還從定起如前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怛羅此是毗奈耶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真教如是集已

時地上藥叉咸發大聲作如是說仁等應知聖者大迦攝波為上首與五百阿羅漢共集如來三藏聖教由是因緣天衆增盛阿蘇羅減少虛空藥叉聞是說已亦發大聲徹四大王衆三十三天夜摩覩史多樂變化他化自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无量光極光淨少淨無量淨遍淨无雲福生廣果無煩无熱善現善見天等須臾之間其聲上徹色究竟天此諸天等咸發聲言諸天增盛阿蘇羅減少時五百

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為五百結集
尒時大迦攝波而說頌曰
仁等結集法王教　皆為慰念諸羣生
所有言説量无邊　今並纂集无遺闕
世間愚癡不能了　為作明燈除眼瞖
時具壽大迦攝波復作是念三藏聖教
我已結集今以定力觀察世尊所説
教法得久住世所應作者依如來説
並已作了如來法王示我正道如教
奉行我已少分報佛慈恩誰能盡報
如来恩德世尊大師所有遺教利益
衆生並皆纂集大師大師無復依怙
五蘊臭身荷負勞倦涅槃時至無宜
久留作是念已而説頌曰
我已結集牟尼教　為令正法得增長
久住利益於世間　饒益衆生離諸惑
無羞恥者已折伏　有慚愧者皆攝受
所作利益事已周　今我宜應趣圓寂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陁曰汝今知不
世尊言教付囑於我而般涅槃我今
復欲入般涅槃轉以教法付囑於汝
當善護持又復告曰我滅度後於王
舍城有商主妻當生一子其子生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四張

以奢搦迦衣裹身而出因即名為奢
搦迦　後因入
海求諸珍貨安隱迴還於佛教中遂
設佛陁五年大會當得出家所有佛
教轉付於彼作是語已痆迦攝波復
作是念世尊大悲修諸苦行是真善
友元量功德共所莊嚴遺身舍利隨
所在處我今皆當恭敬供養而入涅
槃作是念已以神通力往四大制底
謂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涅槃處并
餘舍利塔處至誠供養即入龍宮供
養佛牙已騰空即往三十三天欲礼
佛牙時天帝釋及諸天等見迦攝波
恭敬礼拜問言何故得來至此尊者
報曰我欲寂後供養世尊所有舍利
牙塔時諸天等聞寂後言心生憂惱
黙然而住是時帝釋即持佛牙與迦
攝波尊者受牙置於手掌瞻視不瞬
便安頂上復以曼陁羅花及諸蓮花
牛頭香末布於牙上以申供養為天
帝釋及諸天等略説法已從須弥頂
没王舍城出
尒時大迦攝波復作是念我先已許

欲涅槃時報未生怨王作是念已便
詣王宮告門人曰為我通王去迦攝
波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聞
是語已便入宮中旣至王前正属王
睡即還却出報迦攝波曰聖者大王
現睡尊者報言汝宜更去為我覺王
守門人曰王性暴惡難可侵犯我今
不敢恐三瞋責刑戮於我迦攝波告
曰若如是者待王覺後為我報知大
迦攝波為欲涅槃來説三門與王取
別作是語已便往雞足山中於三峯
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
尊所施糞掃納衣用覆於身令身乃
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
諸弟子及諸大衆令生猒離即便入
定三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復
作是念若未生怨王來至於此山即
為開若王不見我身便嘔熱血而死
念已入定捨其壽行是時大地六種
震動流星下落諸方熾然於虛空中
諸天擊鼓尒時具壽大迦攝波踊身
空中現諸神變或流清水或放火光
遍起密雲降注洪雨作是事已入石

至中右脇而卧重疊雙足入無餘依
妙涅槃界
尒時釋梵諸天咸作是念何因緣故
大地震動便共觀察乃見迦攝波入
於涅槃即與无量百千万億天衆各
持嗢鉢羅花拘勿頭花分多利花及
牛頭栴檀沉水香末皆詣尊者身所
以種種天花及妙香末散其身上而
為供養既供養已三山即合上皆蓋
覆時彼諸天既離尊者生大悲惱作
如是語佛般涅槃憂懷未息如何今
者復屬悲哀畢鉢羅巖舊住諸天空
名而已所有勝法亦復隨行摩揭陁
國無復光彩貧窮衆生福田斷絕所
有善法皆亦銷亡如第二佛入般涅
槃須於今時法山隤壞法船傾沒法
樹崩摧法海枯竭魔衆歡喜所有正
法教化衆生及利益事悉當隱沒時
彼諸天作如是等悲歎語已礼尊者
足欻然不現時未生怨王於其睡中
作如是夢見宮中舍棟梁摧折忽然
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迦攝
所囑之語具奏王知王聞是語悶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第七張 杜

于地時諸輔佐以清冷水灑面乃穌
往竹林園見阿難陁五體投地悲啼
號哭作如是言我聞尊者大迦攝波
入般涅槃時阿難陁即共王去詣雞足
山[illegible]
示尊者處既至山已諸大藥叉便
開三山王既見已復見諸天以曼陁
羅花及諸適花栴檀沉水種種花香
而供養處時王即便舉手悲號悶絕
投地猶如大樹新斷其根良久方起
便欲拾薪時阿難陁見是事已告言
大王何為拾薪答言欲焚尊者告曰
勿作是語此尊者身以定守持乃至
慈氏菩薩當來下生與九十六俱胝
聲聞而為隨從來詣於此取尊者遺
身示諸聲聞云此迦攝波是釋迦牟
尼佛上首弟子於少欲知足中行杜
多行寂為第一釋迦牟尼所說教法能
為結集建立法眼時諸聲聞當作是
念過去世中人身甚小佛身廣大時
彼世尊便持迦攝波僧伽胝衣示聲
聞衆此是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所被
僧伽胝服時九十六俱胝聲聞聞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第八張 杜

語已便證阿羅漢果皆悉勤行杜多
少欲知足之行是故尊者有此遺身
以定力持不可焚燎可於其上造窣
覩波時王出後三山還合盖覆其身
於上造塔王礼阿難陁足白言尊者
我不見佛入般涅槃亦復不覩尊者
迦攝波滅度若聖者涅槃我當願見
尊者便許時奢搦迦從大海中安隱
來至安置物已往竹林園時阿難陁
在香臺門首而作經行彼既見已礼
足言曰我從大海安隱來至是三寶
力我今願設五年法會供養佛僧世尊
今者在何方處答言子佛已涅槃時奢
搦迦聞悶絕于地水灑穌息又問尊
者舍利子大目乾連及大迦攝波皆
在何處答曰並已涅槃聞極憂感即
便廣設五年會已尊者言子於佛法
內四攝行中已作財攝今者更應作
法攝事答言大德今作何事尊者言
子汝可於佛教中出家修行答言如
是應作尊者即與出家并授近圓羯
磨既了遂發誓願始從今日乃至盡
形常著奢搦迦衣此苾芻聰明聞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第九張 杜

一領便受其阿難陀親於佛所受持
八万法蘊奢搦迦盡皆領受具足三
明洞閑三藏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
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人壽百歲 不見水白鶴 不如一日生
得見水白鶴
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
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
若人壽百歲 不了於生滅 不如一日生
得了於生滅
汝今應知世有二人常謗聖教
不信性多瞋 雖信顛倒解 妄執於經義
如象溺深泥 彼當自損失 由其无智慧
邪解聽無益 如毒藥應知 是故諸智者
聽已能正行 煩惑漸銷除 當得離繫眞
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
阿難陀老闇 無力能憶持 出言多忘失
未必可依信
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陀
覆來聽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
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告以師
語白尊者知尊者聞已作如是念今
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欲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illegible]

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乾連摩訶
迦攝波事亦同此彼諸大德並已涅
槃如來慈善根力能令法眼住世千
年乃傷歎曰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審行 寂處我一身
猶如殼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无過定中念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衆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无
所化者無邊 能導者但一 如野孤制底
殘林唯一樹
時具壽阿難陀告奢搦迦苾芻曰尊
者大迦攝波以世尊教付囑於我已
般涅槃我今轉付於汝而取滅度汝
可守護當於末度羅國有手論荼山
可造住處於此國中有長者子世尊
已記當為寺主入此國內有賣香人
名曰笈多當有一子名鄔波笈多汝
度出家世尊記彼名為无相好佛然
我涅槃百年之後大作佛事奢搦迦
聞是語已白言如鄔波馱耶教尊者
報言汝可善住我般涅槃并白王知
時阿難陀復作是念我若於此般涅
槃者未生怨王與廣嚴城久相違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illegible]

我身舍利必不共分若於廣嚴城中
取涅槃者未生怨王亦不得分我今
宜可於殑伽河流中而取滅度作是
念已即便欲往時未生怨王因睡夢
見已之傘蓋其竿摧折王作夢已忽
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阿
難陀所囑之語具白王知王聞語已
悶絶于地水灑方穌作如是言尊者
阿難於其何處而般涅槃時奢搦迦
以頌報王
今此尊者從佛生 隨佛守護於法藏
求證涅槃斷生死 由是已向廣嚴城
尒時未生怨王聞此語已嚴駕四兵
往殑伽河邊是時廣嚴城舊住諸天
於虛空中告諸人曰
尊者慶喜世間燈 哀愍群生衆無量
心懷悲感將圓寂 今者來至廣嚴城
時廣嚴城栗姑毗子整四兵衆往至
河邊時未生怨王礼尊雙足合掌
白言
世尊目若青蓮花 綠盡於斯證真滅
仁今復欲求圓寂 唯願於此為留身
時廣嚴城所有人衆亦復遍礼請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十二張 [illegible]

留身尊者見巳作如是念說伽他曰

我今欲為未生怨　眾姑毗子情生恨
若在廣嚴留舍利　王城人衆復傷悲
宜可半身與王舍　半身留為廣嚴城
兩處和解不相爭　各得隨情自供養

是時尊者將欲涅槃此之大地六種震動時有仙人將門徒五百乘空而來到尊者所合掌白言大德我今願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是時尊者作如是念去何令我弟子令來至此便以通力即於水中絕人行路纔起念巳有五百弟子一時俱至尊者即於水中變為洲地四絕人蹤與五百人出家受具足作白時其五百人得不還果第三羯磨時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由其大仙出家近圓在日中時復在水中為此時人喚為日中或名水中（本云末田地摩末田是中地摩是日國以為名吳為日中或云末田鐸迦末田是中鐸迦是水由在水中出家即以為名吳為水中舊為末田地者但出其名皆未詳所以故為注出）是時尊者所作巳了礼阿難足作如是語世尊寂後度彼善賢先證圓寂我亦如是前入涅槃我不欲見鄔波（[illegible]）

馱耶般涅槃事尊者報言子世尊以教付迦攝波然後涅槃大迦攝波轉付於我我今付汝所有教法當善護持世尊記曰迦濕弥羅國林卧之具所須易得與定相應寂靜第一佛復記汝我涅槃後滿百歲時有一苾芻名末田地那令我教法流行此國是故汝今應可於彼宣揚聖化答言如是應作尊者歡喜即現神變如水滅火而般涅槃遂分半身與未生怨半與廣嚴城衆頌曰

以利智金剛　解自身令破　半與王城主
半與廣嚴人

時廣嚴城得半身已造窣覩波而興供養未生怨王於波吒離造塔供養爾時尊者日中作如是念我親教師囑如是語迦濕弥羅國流通佛教世尊亦記當來之世有苾芻名曰日中於迦濕弥羅國調伏毒龍其名忽弄流行我教我今宜可滿大師意即往其國加趺而坐此國是龍之所守護自非擾乱龍難調伏即便入定令此國地六種震動龍見地動便擊雷電（[illegible]）

降注洪雨來怖尊者是時尊者即入慈定龍威雖盛苾芻衣角亦不能動龍即降雹於尊者上變成天花繽紛乱墜龍加忿怒更下刀斧諸雜器仗皆悉變成拘物頭花散其身上空中頌曰

空中下雷雹　變作妙蓮花　假使刀杖臨
悉是諸瓔珞　龍現大威怒　山峯皆墜墮
尊者雪山王　光淨無傾動

由慈定力火刀毒藥皆不能害龍見其事生大希有詣尊者所作如是言聖者今何所須答曰汝可容我安置之處龍曰此事難為尊者曰世尊令我此處居止又云迦濕弥羅國房舍卧具所須易求與定相應寂為第一問曰是佛記耶答曰實爾龍曰可須幾地答曰加趺坐處龍曰此即施與尊者加趺歷九峪口龍曰尊者可有幾許門徒尊者入定觀知有五百阿羅漢來住於此龍曰隨意若一人欠少我當奪地尊者去尒凡於其處若有受者即有施主我今欲於此處令諸人衆共來居止龍言任意是時四（[illegible]第四十卷　第十五張[illegible]）

方人至尊者即領親自封疆城邑聚落既安置已諸人共來白尊者曰我等居人且蒙安隱活命支濟其事如何尊者即便以神通力將諸人衆往香醉山告諸人曰皆可拔取鬱金香根時香醉山中有諸大龍見拔香時悉皆忿怒欲降雷雹尊者遂令調伏具告其事龍白言尊者如來教法當住幾時尊者答言住世千年龍言共立盟要乃至如來教法住世以來當隨意用尊者曰善即與諸人各持香根還迦濕弥羅種植增廣乃至佛教未滅以來不令虧失是時尊者既令四方諸人善安置已即現種種神通之事令諸施主及同梵行者皆得歡喜猶如火滅入无餘涅槃時彼諸人各以牛頭栴檀香木焚葬餘骸即於其處造窣覩波時尊者奢搦迦度鄔波笈多（此云小護）令出家已遂令佛教廣得流布告鄔波笈多曰汝今應知如來大師以其教法付囑大迦攝波便入涅槃時大迦攝波亦以教法付我鄔波馱耶而入涅槃鄔波馱耶以法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法付囑於汝當般涅槃汝今宜於聖教當善護持勿令虧滅佛所制者皆應奉行時奢搦迦作是教已與諸施主及同梵行方便說法令歡喜已即現種種神變之事上騰火燄下注清流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尒時鄔波笈多以法付囑具壽地底迦此既弘通正法教已轉付具壽黑色次復轉付具壽善見如是等諸大龍象皆已遷化大師圓寂佛日既沉世无依怙如是漸次至一百一十年後

尒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十種不清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乖違正理諸苾芻等將為清淨皆共遵行於經律中不見其事云何為十

一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是諸大衆聞此說時高聲共許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不清淨將為清淨觀斯非法云何捨而不問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二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諸人見時悉皆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將諸苾芻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三者諸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此即名為舊事淨法廣說如上乃至皆共遵行

四者諸苾芻以鹽盛盎自手捉觸守持而用和合時藥敢食隨情此即名為鹽事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五者諸苾芻未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此即名為道行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六者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二指嘬食此即名為二指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七者諸苾芻和水飲酒此即名為治病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八者諸苾芻當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此即名為酪漿淨法乃

至皆共遵行

九者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磔手壓帖而自受用此乃名為坐具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十者諸苾芻躬持好鉢塗拭香花即令求寂持以巡門普告諸人作如是語遍廣嚴城現在人物及四遠來商客之類若有布施若金若銀貝齒之類置鉢中者得大利益富樂無窮既多獲利所有金寶皆共分張此即名為金寶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作不淨事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尒時具壽阿難陀在廣嚴城有弟子名曰樂欲(梵云薩婆迦摩)是阿羅漢住八解脫少欲知足省緣而住此有弟子在婆颯婆聚落号曰名稱(梵云耶舍)亦阿羅漢住八解脫與五百弟子人間遊行至廣嚴城時諸苾芻欲分利物授事人来告尊者名稱曰僧伽獲利今欲共分可来受取報言具壽此之物利從何而得是誰所施彼即如前所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四十卷 第一九六頁 經

物處具告其事尊者聞已作如是念唯於此事有惡萌生為更有餘事即入定觀察乃見於戒慢緩作諸惡行共作十種非法之事見已欲令法久住故即便往詣尊者樂欲處礼雙足已白言尊者苾芻合作如是高聲共許法耶(言是非法見作之時大衆高聲共許為法)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法答曰此廣嚴城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高聲共許此事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来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而諸苾芻作不清淨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聞是語默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四十卷 第二〇〇頁 經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来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二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舊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舊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自手掘地或復教人而大衆將為舊事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来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墮罪尊者此是第三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鹽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鹽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箱盛鹽守持而用和合時藥噉食隨情將為鹽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来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為誰答為具壽舍利弗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四事斯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四十卷 第二〇一頁 經

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应
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
問尊者合作如是道行淨不尊者問
曰何謂道行淨法答曰此諸苾芻或
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將為道行淨
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
来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王舍城復
問為誰答為天授問得何罪答言得
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五事斯乃
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
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二指淨法不尊
者問曰何謂二指淨法答曰此諸苾
芻不作餘食法而以二指食數將為
二指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
是問曰如来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
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来問得
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
第六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
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
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治
病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治病淨法
答曰此諸苾芻以水和酒攪而飲用

將為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
是問曰如来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
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来問得
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
七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
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
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酪漿淨法不尊
者問曰何謂酪漿淨法答曰此諸苾
芻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
將為酪漿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
應如是
問曰如来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
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十七衆苾芻
問得何罪答曰得波逸底迦尊者此
是第八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
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
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坐具淨法不尊
者問曰何謂坐具淨法答曰此諸苾
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
帖而自受用將為坐具淨法是事合
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来何處

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
誰答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
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九事斯乃違
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
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金寶淨法不尊
者問曰何謂金寶淨法答曰此諸苾
芻莊飾妙鉢持以巡門乞諸金寶貝
齒之類衆共分張將為金寶淨法是
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来
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吠奈耶復問
為誰答為六衆苾芻及餘苾芻問得
何罪答言得捨墮罪尊者此是第
十事。
又於相應阿笈摩佛語品處寶頂經
中說又於長阿笈摩戒蘊品處說又
於中阿笈摩相應品處鴉耻鄰經
中說又於增一阿笈摩第四第五品
處中說斯乃違背佛教尊者答曰若
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
汝為法伴侶時具壽名稱從尊者樂
欲聞是語已便入第四邊際靜慮已
即向安住聚落彼有苾芻名日耆佗

此云諸宿是尊者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奢佉所頂禮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為六眾苾芻問得何罪答言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如前廣說乃至十事尊者答曰善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

我當與汝為法伴侶彼即辭去便往僧羯世城彼有婆幾尊者是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婆幾所頂禮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同前廣說乃至十事奉辭便往波吒離子城彼有具壽名曰曲安是時曲安住滅盡定名稱復向具壽善意處廣說十事乃至奉辭詣流轉城彼有具壽難勝亦為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詣大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第六張 禮

城彼有具壽善見亦為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次詣俱生城彼有具壽妙星亦為廣說如前十事是時具壽妙星聞其說已作如是念而此具壽先來我處為當亦至餘處說耶乃知已向餘處妙星念曰今此具壽遠涉長途必當疲苦告言汝可住此且為歇息我往求黨是時名稱即住妙星便往是時廣嚴城中諸苾芻悉皆往詣名稱弟子之處問曰汝鄔波馱耶今在何處答言往求善黨復問曰何故求黨答言為擯汝等告曰我等有何違犯而欲驅擯名稱弟子廣陳其事彼諸苾芻曰汝鄔波馱耶所為不善佛已涅槃於遺法中何故相惱我等隨緣且為活計於彼眾中有諸苾芻共相議曰斯言誠實不謟汝等具壽所為不順聲聞行違逆事我等先聞世尊正法住一千年時今未過令教隱沒彼今求黨護持正法而欲驅擯甚為妙善由是義故令諸惡人不惕於戒惡疱不生而諸苾芻咸皆恐懼莫能加報默然一邊干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十六張 禮

議曰具壽名稱已往求黨為驅擯事何故默住彼言我欲何為答曰彼既求黨我等亦求何能驅擯或言若如是者當有諍起可共逃竄或言欲何處去所至之處還有斯過可求容恕從乞歡喜或言彼定不與我等歡喜宜可且住於此名稱所有弟子門人我等當以衣鉢瓶絡銅椀腰絛先相資贈令彼情悅方乞歡喜咸言是善方便或與僧伽胝衣或與七條或與五條或與裙僧腳欹或與襯身衣或有與鉢或與水羅如是供給漸相容忍住處中位

是時具壽名稱既求善黨來至廣嚴弟子門人頂禮足已白言鄔波馱耶求黨得不報言諸子不久善黨自來相助諸弟子言鄔波馱耶此事已過願可迴心大師既滅教亦隨去任緣活命何為惱他名稱聞已作如是念我諸弟子未曾聞說如此之語看其形勢定受他求告言諸具壽我於汝等未曾聞說如此之語汝等不有受他求情耶時諸弟子咸皆默然是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十七張 禮

名稱令使往告善黨曰惡黨漸增意速來赴佛法大事不可遲延說伽他曰

應速更遲　應遲返速　此乖正理
是愚所行　得惡名稱　遠離善友
所作衰損　如月漸黑　應遲者遲
應速者速　此順正理　智者所知
得好名稱　親近善友　所作增長
如月漸白

即鳴揵稚便有六百九十九阿羅漢悉皆來集咸是具壽阿難陀弟子尒時尊者曲安入滅盡定不聞揵稚聲時諸苾芻皆集會已具壽名稱作如是念我若稱名而白衆者必大惱亂宜可平懷昔告即詣上座處蹲踞合掌而住時曲安尊者從滅盡定起是時有天告聖者曲安曰何為安然有諸同學六百九十九阿羅漢皆來集會住廣嚴城欲為結集令法久住可宜速往以神通力於波吒離沒於廣嚴出便扣其門諸苾芻問曰是誰曲安尊者伽他報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諸根寂

門內苾芻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耶可道名字曲安答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斷諸疑

苾芻報曰於餘亦有斷諸疑耶尊者復答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名曲安

苾芻曰善來善來今可入來既入院已諸苾芻皆起相迎問訊頂礼還依次坐時具壽名稱見諸尊者坐已陳說十事白言諸具壽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如有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名為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尒問曰在何處制答曰瞻波城復問為誰答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十事問答同前已即共結集以言白已即鳴揵稚住廣嚴城所有苾芻皆來集會次第而坐時尊者名稱復為大衆廣陳十事論說是非悉皆共

許時有七百阿羅漢共為結集故云七百結集

攝前內頌曰

高聲及蘆草　掘地酒盛盋　半擧二指病
酪漿坐具實

廣嚴安住大聚落　從天下處僧羯奢
波吒離子流轉城　大惠俱生處有七
尊者樂欲及名稱　尊者奢侘婆竭羅
善意曲安與難勝　善見妙星人有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此經・高麗藏本